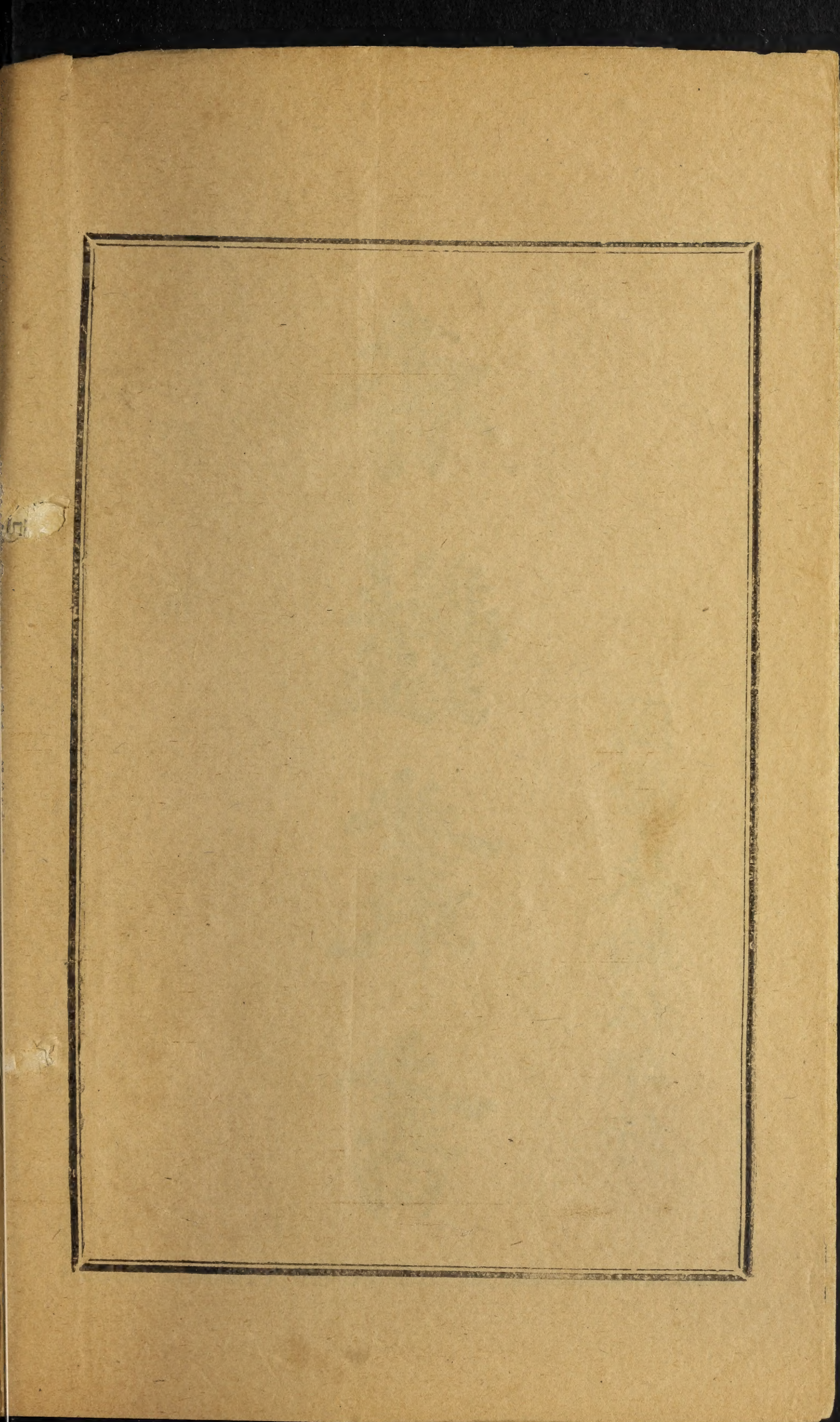
第一集

第一集

# 香豔叢書



國學扶輪社印行



# 序

嗚呼。詞傳硯北。歌絳樹之雙聲。夢到江南。賞休文之四曲。靡不落珠璣於紙上。墜金粉於行間。蓋情之所鍾。正在吾輩。而纖不傷雅。易索解人。集中載孝綽之名姝。叙李波之小妹。翬雌粥粥。非奪壻於瑤光。往事沉沉。孰留痕於鰂墨。或玉鉤斜畔。弔勝國之遺蹤。或鞶鑑圖中。譜盛朝之佳話。或刻潛英於紙帳。或喚踏搖於屏風。或片語解圍。絜散謝家之雪。或神鍼繡夜。錦飛織女之雲。事有可徵。言非無據。掘來銀管。寫靖節之閒情。傾盡金壺。記東山之韻事。阿難往矣。誰將戒體摩挲。此豸娟然。剩有遺徽。髣髴嗟乎。十五王昌之句。忍俊不禁。三章河女之辭。哀情若訴。漫說風華流蕩。顏子或竟坐忘。須知比興溫柔。宣尼未經刪削。妄言妄聽。編者祗借古以鑑今。見智見仁。讀者毋玩華而喪實。

宣統元年十二月八日蟲天子序于國學扶輪社

凡例

一本集搜輯隨時不拘朝代先後今人亦間登一二多係可驚可喜未經刊刻之作

一本集所選以香艷爲主無論詩詞樂府足以醉心蕩魄者一例采入

一本集所刊均係海內藏書家秘本名人校訂本間有可疑處不敢臆改以存其眞　大雅諒之

# 香艷叢書一集目錄

卷一

香艷叢書一集目錄終

## 鴛鴦牒

新安程羽文蓋臣著

譚友夏曰。古今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拘父母。板住不能成對。賫情而死。乃悟文君犇相如。是上上妙策。不知世人陰陽之契。有纏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如此。即皆有所歸。正不必致怨高堂也。春風在手。抹殺月下老人。隨舉彰彰缺陷者。各下一牒。爲千古九原吐氣。

武曌英華鮮顯。詔可催花。宜借配魏武帝。鎖之銅雀台上。無使播穢牝晨。即以淫穢論宜正配。金海陵。兩雄旗鼓。頗足相當耳。

王昭君。淒情惋調。青塚難埋。宜配蘇子卿。旄落氈殘之餘。啉琵琶一曲。併可了塞外生子之案。

謝道韞。柳絮逸思。潘安仁。花封冶意。一則風高林下。一則美擅車中。移花就柳。

端不恨天壤王郎

班氏昭淵深典贍宜正配鄭康成六經爲庖廚百家爲巽饌

薛濤巧偷鸚鵡色借鳳凰空作風塵染濫宜遠配張緒楊柳魏收蝴蝶舉止輕儇恣其佻達

蔡文姬靈心慧齒辱跡穹廬宜續配禰正平以胡笳十八拍佐漁陽三撾鼓宮商迭奏悲壯互陳

王嬙秀挺勁孤卓惜其稍有炎心宜故配寒郊瘦島以消之不然亦直配李長源十六年宰相妻克善厥終

鮑令暉清斷另巧宜硬配庾信徐陵庶可珊瑚鬭咽琉璃鬭舌

甄后玉固有香花亦解語無奈雨妬風狂塘上一行字字沉痛宜奪配陳思王慰此洛神癡賦蒲生怨詩

杭妓周韶澹遠瀟迴有遺俗之思宜操茶具暫配陶學士郵亭煑雪而後念觀音般若經終配蔡君謨鬭茗

侯夫人尖酸宛惻畢命梁下宜鬼配薛道衡燕泥飛禍異事同傷

江采蘋俊朗高潔抱恨樓東宜遙配孟浩然林君復肆癖湖山共對梅花索句

崔鶯鶯嬌憨淫冶宜身配韓致光李義山以香匳西崑諸艷筆貌其柔柔款款百世而下又神配董解元王實甫關漢卿謝其寫照摹情令當時薄倖微之羞死

蘇若蘭迴文一錦瞑截天孫正索解人不可得宜擇配楊德祖共參曹娥碑陰雞助話謎

朱淑眞圓音曲轉困此駑庸宜任配蘇子瞻秦少游晁無咎陳季常黃山谷王晉卿晏同叔蘇子美柳耆卿輩綺舌交酬錦腸不斷

班婕妤左九嬪高厚渾朴永巷索居宜留配簡文帝綱元帝繹可以麗句陶情規言贊理

步非烟慧語誰聆嬌花不賞飄香墜粉亦復何疑宜遣配宋子京助修唐書倦則命酒酣歌令天不曉

花蕊夫人。短拈小摘。輕纖爲妖。宜近配徐鉉舒雅。李昊韋莊。韓熙載等。風流一代。不夭斧斤。

遼蕭后。纖雅纒綿。焚椒最慘。宜聊配蜀主昶。唐主煜。頗諧情緣。且以宸葩。嬿美。

魚玄機。疎瘦亭亭。宜冷配張志和。嘲烟美水。不然。亦乾配貫休齊已。以伴遂初。

黃崇嘏。奇跡突出。千古難雄。宜合配鄉人司馬長卿。揚子雲。王子淵。李太白。同筮仕于大周如意建元。爲牝朝雌相。

李清照。曠爽超越。播遷以還。貽羞牙儈。宜續配王十朋。謝希孟。米元章。陸務觀等。以金石剩錄。樂此桑榆。

曹比玉。風操遒上。守貞三十載。未免情枯。宜勸配楊廉夫。臥起小蓬萊榜門不下。一笛一琴。唱予和汝。

楊容華。鶯吭亮溜。鵾鶴非羣。宜郎配王子安。駱賓王。盧昇之。蜚聲振藻。不忝四家。

崙王儀。冲華賦骨。騷腸顚危。抑鬱。宜賜配文文山。共唱滿江紅一曲。氣吐爲虹。

張惠連、霞姿月韻。春夢樓高。宜聽配高則誠。馬東籬。鄭德輝。白仁甫。詹天游等。節紅牙以度曲。

秦女子羅敷。陌上歌長。箏中聲遠。半詩半謔。傲睨侯王。宜配甯戚。馮諼。與扣角彈鋏嗣響。

漢津吏女娟。慷慨悠揚。胆與識並。宜配尹伯奇介子推。以礪忠孝之助。

嚴幼芳。嬌啼嫩語。偏覺鐵中錚錚、宜配馬光祖。文及翁。以筆舌作中流之砥。

關盼盼。燕羽差池。空樓不暖。宜配白樂天。蹴綠銜紅。呢喃于桃夭柳嚲之間。

李秀蘭。徐月英。談諧歌笑。機捷轆轤。或配張藉王建捧硯。或配盧仝陸羽煎茶。或配劉伯倫馬賓王作酒佐。致逸趣。別事事咸宜。

鄭月流。英資秀拔。屈身傭販。琵琶亭一作。情見乎詞。宜分配白傅。淚鄭潜詩。東籬曲。不使有老大商婦之歎。

李弄玉。鸞影早孤。哀憤成響。藏名隱語。不減驛字雞碑。宜巧配謝靈運。沈初明。以離合諸作。慧解絜微。破其岑寂。

光威裒姊弟三人。聯輝競綵。幾使棣蕚無花。宜急配王勃王勔王劇三株樹。錦披繡錯。合映一庭。

郭紹蘭別淚成吟。傳情燕翼。宜送配王謝。共乘飛雲軒。偕老烏衣國裡。

劉采春雖羅嗊曲高。足敵元才子。然鱸魚不戀。半分章蕙叢裴柔之之愛。宜奪配賀知章。一觴一咏。受賜鏡湖。

其餘名字未新者。不必另配。有佳偶者。不可另配。有節烈者。不敢另配。一仍舊牒而已。

（完）

美人譜

秀水徐　震秋濤著

葢聞芙蓉別殿。曾居窈窕之姝。楊柳深閨。不乏輕盈之媛。然而偏長易獲。全美難臻。必欲性與韻致兼優。色與情文並麗。固已歷古罕聞。曠世一見。故歌舞進。吳則寵冠蘇台。而烏喙獲行成之請。琵琶出塞。則魂銷漢帝。而畫工攖上罪之誅。此不惜傾城國。佳人難再得之歌。雖爲忘國解嘲。而亦見美人色之不易覯也。余夙負情癡。頗酣紅夢。雖淒凉羅袂。緣慳賈午之香。而品列金釵。花吐文通之穎。用搜絕世名姝。撰爲柔鄉韻譜。使世之風流韻士。慕豔才人。得以按跡生歡。探奇銷恨。又何必羨襄王之巫雨。想院肇之仙踪也哉。

美人艷處。自十三四歲以至二十三。只有十年顏色。譬如花之初放。芳菲妖媚。全在此際。過此則如花之盛開。非不爛漫。而零謝隨之矣。然世亦有羨慕半老佳人者。以其解領情趣。固有可愛。而香銷紅褪。終如花色衰謝之後。秪有一種可憐之態耳。

古來美人有足思慕者。共得二十六人。

西子　毛嬙　夷光　李夫人　卓文君

班婕妤　王昭君　趙飛燕　合德　蔡琰

二喬　綠珠　碧玉　張麗華　侯夫人

楊太眞　崔鶯鶯　關盼盼　蘇蕙　非烟

柳姬　霍小玉　貞娘　朱淑眞　花蕊夫人

古來名妓有足當美人之目者。共得六人。

紅拂　李娃　薛濤　紫雲　蘇小小

琴操

古來婢妾有可爲美人之次者。共得四人。

飄風（崇石婢）　樊素　小蠻（俱白樂天妾）　朝雲（東坡妾）

美人遺跡有足令人銷魂者。

浣紗石　響屧廊　琴台　青塚　蒲東

燕子樓　蘇小墓　眞娘墓

一之容。

螓首　杏脣　犀齒　酥乳　遠山眉

秋波　芙蓉臉　雲鬢　玉筍　荑指

楊柳腰　步步蓮　不肥不瘦長短適宜

二之韻。

簾內影　蒼苔履跡　倚欄待月　斜抱雲和　歌餘舞倦時

嫣然巧笑　臨去秋波一轉

三之技。

彈琴　吟詩　圍棋　寫畫　蹴踘

臨池摹帖　刺繡　織錦　吹簫　抹牌

鞦韆　深諳音律　雙陸

四之事。

護蘭　煎茶　金盆弄月　焚香　咏絮

春曉看花　撲蝶　裁剪　調和五味　染紅指甲

鬬草　教鸚鴿念詩

五之居。

金屋　玉樓　珠簾　雲母屏　象牙牀

芙蓉帳　翠幃

六之候。

金谷花開　畫船明月　雪映珠簾　玳筵銀燭　夕陽芳草

雨打芭蕉

七之飾。

珠衫　綃帔　八幅繡裙　鳳頭鞋　犀簪

辟寒釵　玉珮　鴛鴦帶　明璫　翠翹

金鳳凰　錦襠

八之助。

象梳　菱花　玉鏡台　兎穎　錦箋

端硯　綠綺琴　玉簫　紈扇　毛詩

玉台香匳諸集　韻書　俊婢　金爐

古瓶　玉合　異香　名花

九之饌。

各色時果　鮮荔枝　魚鮓　羊羔　美醞

山珍海味　松蘿徑山陽羨佳茗　各色巧製小菜

十之趣。

醉倚郎肩　蘭湯晝沐　枕邊嬌笑　眼色偷傳　拈彈打鶯

微含醋意

（完）

花底拾遺小引

花者美人之小影美人者花之眞身若無美人則花徒虛設耳然花則常有而美人不常有使既有花而復有美人吾知美人之于花必且休戚相關好惡相合殆所謂我與我周旋耳其可與相往還者在人則有三在物則有五曰郎曰小婢曰鄰姬皆人之屬也曰蝶曰蜂曰鶯曰鶯鷰曰鸚鵡皆物之屬也此外一切塵俗安可使闌入耶第思開闢之初造物者欲生百花以洩其華英之秘不知費幾許經營而始各臻其妙于色則有淺深濃淡之不同于香則有淸濁重輕之各別于形狀則有尖圓單複之各極其致而且妖嬈其態豔冶其容卽下至鬚之多寡短長葉之大小奇正莫不皆有可觀而且不病于雷同不傷于怪誕造物一番苦心使非有美人焉爲之領畧而鑒賞之不幾虛費之無用之地哉吾輩鬚眉丈夫亦未嘗不與名花爲友然終是以人愛花固不若以花愛花之更爲親切而有味也則花之受愛於人又何如受愛於美人之爲浹洽而無間耶心齋張潮譔

# 花底拾遺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花事如羅虬張翊簡舉無遺矣。然而生香解語。顧影相憐。深院曲房。別饒佳致。道人讀書之暇。聊爲譜之。不必溺其文情。聊堪裁作詩骨。

春朝姊妹爲嫩蕊乞晴。下珠簾寫種樹書。選芳名字小婢。戲拈榴瓣貼臂。作守宮砂。湖山背浴起落紅粘玉。金籠懸鸚鵡作花監。帶花春睡惹浪蝶闌入紅綃。白衣稱簷蔔。避人入深叢低枝罥鬢。撫拾花事作佳謎。摘髮繫茉莉與郎。調鸚鵡舌教誦百花詩。聞席上有詞人自摘新紅飣飣。紅袂護風。深夜疏燈刺蠹。着輕縠睡蕉陰石几納凉。摟人搖落緋桃成陣。薛濤箋榜移種事宜。郊遊遺失夜合憂爲俗漢取得。臨蘐草帖餐菊。粧樓上誤擲荼蘼賺酸措大作情詩。花朝慵病强起。花時深閉小閣怕觸香烟。砌香篆作情字。恨春風吹散。暗祝桂花前。梨香下內集。碧紗牕下摹疏影作刺繡譜。寒食後寫落花詩寄人。浴怪石待水仙開。

揀古今名姬與花名合者。編作列傳。 製香藕。 梳頭碎紅圍地。 燒手炮紙片雜飛花迸落。 佩忘憂草羞人喚作宜男。 近枝頭呵積雪。 間以綠絲碎桃自況。 借郎書拾殘紅點記。 粧臺畔雜置小盤松竹。 誦郎詩偷識竹下。 燈下剪石菖蒲。 歎素馨不得作牡丹比隣。 唱小詞餘聲繞値花飛。 搗鳳仙染甲彈箏。 自撰根苗分種。 晏起知有夜雨忙出芳階。 采相思豆。 令小婢傳情字。折葳蕤作郵筒。 芙蓉水醮筆自譜春容。 踏青拜花田古冢。 占花小婢報喜。 姊妹夜集各出名花共賭。 卸粧後杏黃衫子襯玉簪花。 罨繡榭闘蘭。 嗤郎麝氣。 春病倩女巫禳解戒林下紅粧。 嚙指血摘荷葉寫書。 拆荷花罥藕絲纏臂。 寫秋葉。 凭闌細數落花亂風時一聲嬌怨。 玉簪破葳蕤藏稚蝶。 采百藥勘方療春病。 簡方朵合歡藥。 折花荊枝刺臂玉暈微紅。 新搆朱闌勒名筆顏題。 小滿覓鄰嫗嫁杏。 墮馬急挽垂楊。 聞叢邊鈴索聲低喚誰人。 低聲誦取紅花咒。 閉丁香菴雙跏習內觀。 掃檻外待隣姬踐約。 七夕懸素馨燈乞巧。 夜度芳徑罥帶。 胭脂徑

上縱橫小屐跡。傲燭。花製春釀。雨中架琉璃覆並頭花。系綵縷束拔
枝。霧裏捉迷藏錯攬垂枝失足。俏步向園林尋媚蝶。勅侍兒理枕畔殘
香。門譚花媒事臉赬。綠陰深處作鳥語賺人。摘花連雙蝶送鄰姬開奩
時忽驚飛出。綠荷池自放鴛鴦。夢回失芍藥知是郎至。竚立柳絮風前
坐堦前砌紅白春茵嗔人行。就流紅送老蠻蛾稱是薄倖事。扮壽陽粧
考訂花名。怨枝上啼鶯卻惜花不敢驚起。水閣對荷池繡佛浣灑莊嚴。
門草濕羅裙。玉蘭片學寫春詞。串結瑞香球貽贈小郎。俏還粧閣喚
小婢摘去刺衣蕪絮。嚼香蕊。剪花鬟。撾小鼓催花作酒政爲意中人緩
急。百蝶譜收藏桃花片。剪花日櫺婢發嬌嗔。縱郎衣綴吉祥草護行。
滴葉上天泉煑茗。脫繡鞋挂花間代幄。簡曆日覓種花佳期。揮寒梅檀
口輕呵。買古窰盤卣作花金屋。胭脂花染唇輙含毫寫相思字。雜佩贈
人。避人轉入深叢驚怯。曉晴滴上池水傳粉。纖手捧紅蓮供佛。觀落
紅有悟皈命空王。扶留葉雜木犀蕊結鴛鴦梹榔包。覓桐花鳳。元日結

綵勝綴臘槑贈郎稱是宮花。　紉蘭。　作齋供釆製春葩。　藝蘭月令。　栽芭蕉簟。　花關待人濃葩隱面。　洗𢾺葉裝作春燈。　春夜出荼蘼露酒。　飲次澆與海棠扈酒。　簪花簇髮倩郎分理。　書帶草作同心結。　明月疏陰長嘆。　曲逕避殘絲。　回腰逐飛絮。　玉指撥山茶斅開。　閒二三月𧫴罷女紅。　結丁香菴。供事神女。　執磁瓶自灌合歡。　消渴吸香露。　歌扇斥遊蜂。　金丸彈破簇蕚。　侍兒分部司栽灌。　拈花瓣盛相思淚。　嘲花結子太早。　惜過牆枝入他人手。　放蓮瓣喚作小船。　修竹裏別建文房。　攜銀燭探竊脂巢處。　紗厨內懸胆瓶。　對鏡比花發妒。　上鞦韆飛紅如雨。　行酒觴繁英有罰。　唾香脂染損紅心。　摹蘭竹影學畫。　青絲一縷繫狂蜂。　除夜硃砂染柏葉。　結束上採蓮船。　串金剛子念珠。　花祥瑞禱郎中甲。　藏冰水製五色菊。

（完）

跋

黎忠愍公明季來廣陵。時值吾邑鄭超宗先生作黃牡丹會于影園。忠愍製七

律十首。奪得狀頭。口口口先生評。抑何榮也。茲花底拾遺百五十餘條。約束芬芳。平章佳麗。誠可謂入名花隊。以藏身現美人身而說法者矣。心齋居士題。

# 補花底拾遺

歙縣張　潮山來著

嶺南黎美周先生著花底拾遺百五十餘則。約束芬芳。平章佳麗。現美人身而說法。入名花隊以藏身。眞令人豔動心魂。香生齒頰。竊效顰于西子。同避世之東方。補其缺略。空慚狗續貂。仿厥體裁。或者蠅能附驥云爾。

百花生日。約鄰姬共祝。　藏花瓣裝繡枕。　紉[illegible]。　製小旛倩郎書字。　戲以松針柳線爲郎製荷衣。　聞雨聲命侍兒爲花張蓋。　選佳花彩蝶入繡譜。　夏月以蕉葉代簟臥。　席草坐。　晨起吸花梢露。　選古人咏花詩。　自繡梅花帳。　收柳絮作茵褥。　數花鬚。　剜蓮房作茗椀。　出巧思作花下朱欄。　共郎考訂花譜。　戲學鳥語。　採百花可入藥者。　蓮瓣書佛偈。　纖指剝蓮房送郎口內。　製花箋。　握蓮子教郎射覆。　製小詞鐫竹上。　散花供佛。　調丹青諸彩色染菊蕊。　薛濤箋自寫藝蘭月令。　梧葉落取製爐灰。　搗花汁染詩箋。　桐葉學書。　嗔鳥啄含桃。　剪桐葉作弓鞋樣。　約鄰姬鬬草。

花露和粉傅面。中秋夜豔裝種鶯粟。製花謎。倩郎簪花。荷葉貯水盥纖指。屑香瓣實錦囊。爲郎製踏青鞋。擷花釀酒。折垂柳作同心結。洗桐。紉五色紗囊貯花種。製菊苗柳芽作茗。坐桐陰待月。囑郎命奚奴採紅葉。課婢灌花。花下晚粧。敎鸚鵡百花詩。拜花神囑郎攀桂。花露與兒洗面。浣花。搗鳳仙花汁和粉傅面。噴水潤莓苔。鄭花蕊賺金魚。燈下位置花影。縛花毬。

（完）

## 十眉謠小引

古之美人以眉著者得四人焉曰莊姜曰卓文君曰張敞婦曰吳絳仙莊姜螓首蛾眉文君眉如遠山張敞爲婦畫眉絳仙特賜螺黛由今思之猶足令人心醉而魂消也然莊與卓質擅天生而張與吳兼資人力二者不知爲同爲異春秋之世管城子尙未生莊姜之眉自非畫者第不知文君當日亦復畫眉否漢梁冀妻孫壽作愁眉啼粧齲齒笑折腰步京都人咸爭效之其後卒以兆亂眉之所繫如此大丈夫苟不能干雲直上吐氣揚眉便須坐綠牕前與諸美人共相眉語當曉粧時日爲染螺子黛亦殊不惡而乃俱不可得唯日坐愁城中雙眉如結顰蹙不解亦何憊也西湖徐野君先生風流倜儻爲文士中白眉所著十眉十髻兩謠摹寫盡致點染生姿捧讀一過令人喜動眉宇手不忍釋乃知名士悅傾城良非虛言也先生著作頗富其雁樓集久已傳播藝林予生晚不獲登其堂而浮太白以介眉壽僅從遺集中覩其妙製耳前輩風流可復見耶

心齋張潮譔

十眉謠附十髻謠

錢塘徐士俊野君著

一鴛鴦

鴛鴦飛蕩漣漪。鴛鴦集。戢左翼。年幾二八。尚無艮。愁殺阿儂。眉際兩鴛鴦。

二小山

春山雖小。能起雲頭。雙眉如許。能載閒愁。山若欲雨。眉亦應語。

三五岳

羣峯參差。五岳君之。秋水之紋。波不爲高山之峨峨。岳之圖可取。負彼眉之長莫頻皺。

四三峯

海上望三山。縹緲生煙。采移作對面觀。光華照銀海。銀海竭。三峰滅。

五垂珠

六斛珠。買瑤姬。兒加一斛。餘買此雙蛾眉。借問蛾眉誰與並。猶能照君前後十

二乘
六月稜
不看眉只看月月宮斧痕修後缺才向美人眉上列
七分梢
畫山須畫雙髻峰畫樹須畫雙丫叢畫眉須畫雙剪峰雙剪峰何可擬前梅梢後燕尾
八煙涵
眉語汝汝作煙涵儂作煙視迴身見郎旋下簾郎欲抱儂若煙然
九拂雲
夢游高唐觀雲氣正富眉曉風吹不斷
十倒暈
黃者檀綠者蛾曉霞一片富心窩對鏡縮約覆纖羅問郎暈澹宜倒麼
鳳髻周文王時一名步搖髻

有髮卷然。倒挂么鳳。儂欲吹簫。凌風飛動。
近香髻 秦始皇時
香之馥馥。雲之烏烏。自然天生。膏沐何須。
飛仙髻 王母降武帝時
飛仙飛仙。降于帝前。回首髻光。爲霧爲煙。
同心髻 漢元帝時
桃葉連根。髮亦如是。蘇小西陵。歌聲相似。
墮馬髻 梁冀妻
盤盤鬈髻。墮馬風流。不及珠娘。輕身墜樓。
靈蛇髻 魏甄后
春蛇學書。靈蛇學髻。洛浦凌波。如龍飛去。
芙蓉髻 晉惠帝時
春山剷出。明鏡看來。一道行光。花房乍開。

坐愁髻 隋煬帝時

江北花榮江南花。歇髮薄難梳。愁多易結。

反綰樂遊髻 唐高祖時

樂遊原上草軟如綿。婀婧鬟多。春風醉眠。

鬧掃粧髻 唐貞元時

隨意粧成。是名鬧掃。枕畔釵橫。任君顛倒。

(完)

跋

美人粧飾古今異尙古人塗額以黃畫眉以黛額之黃殊不雅觀今人廢之艮是第不如黛之色淺深濃淡何若大抵當如佛頭青然古又有紛白黛綠之云則是黛爲綠色數寸之面五色陸離由今思之亦殊近怪豈古人司空見慣遂覺其佳而不復以爲異耶噫古之眉不可得而見矣所可見者今之眉耳余意畫眉之墨宜陳不宜新陳則膠氣解也畫眉之筆宜短不宜長短則與纖指相稱且不致觸于鏡也鄙見如此安能起野君於九泉而質之心齋居士題

閒情十二憮

莆田蘇士琨聖孚著

憮仙

夫世外奇緣。非絕奇人不能遇也。奇人猶或不遇矣。惟奇人不能遇。其奇乃爲眞奇緣。絕世堪傾倒。耳桂樹幽幽。毛衣自綠。花源半笑。蹼帶桃腮。月滿仙壇。彩鸞乘而飄舉。風淸藍水。元霜盡而不歸。此絕奇緣。塵土何以堪此。問之蘇郎。當在碧落飛行處乎。

憮達

夫褌中之事業。庸人領之。窘如囚拘。達士輾然。以爲青眉之內。遠山之前。皆神奇所變化也。非通身是寶。不足與於斯。奇之絕者。其東方生乎。長劍割肉。一何勇也。朶細君頤。又何甘也。吐故納新。妙如弄丸。又何快也。若老彭之形。贅奉倩之神傷。皆未達趣。安知其旨。故曰至情無情者。其東方生乎。

憮奇

夫怒松生寒于半天驚峯拔舞干遼迴男兒之奇若是矣獨不見曲欄疎竹玉韻瀟空半水龍泉虹光飄斗乎此又奇之奇矣古來女流奇俠如政姊韓娥奇識如阮新李姊奇趣如紅拂柳姬奇骨如紅線輩皆是奔天震地鬥月驚雷世界未落雙眼長青目以女流不可就目以勇流亦不可直是床頭捉刀奇流無二嗚呼盡令此間逐塵漢吐舌死矣

憮俊

人言俊不傷道夫黃埃易老白日睡眠秋色伊人久在水中但患不俊耳何傷道之有琴心三弄引度淩雲紅拂一枝臨風舞怪自爾神俊翻飛難禁目空千古此時縱大聖人大菩薩大阿羅漢止有眉宇作聲微微快笑何敢一吐舌其傍乎是爲眞俊可喜也

憮才

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倘慧業不具且亦徒然豈意得于修蛾長腕間哉嬌霞解語掩映秋水之神落筆生波澹蕩春山之黛既已含毫發付白笑東風矣千載

而下。猶令人顧慕徘徊不能已已。況夫把臂露初之會。同嘯星晚之前者。其情景當何如哉。倘爾不信。疎暉斜倚。悠影憐人。半笑風前。獨無聊賴。試想流水一葉。胡笳數拍。謝家雪清。錦字月明。怎容爾不一。吗一。眉清矣。

慊色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神物奇醜。何必爲容。然出塵遠體。總係仙才。好德如好色。非慧男子不至。是長卿之病渴。陶令之閒情。豈欺我哉。洛妃乘霧。江浦佩明。遇猶。不。可。得。況。可。得。而。不。好。也。

慊飲韻

宇宙之間。凡物皆有韻。況閨房之秀乎。雖然。韻固難也。飲韵自難。張京兆之飲。飲於眉者也。楊毫暉之飲。飲于聲者也。蚪髯客之飲。飲于髮者也。張君瑞之飲。飲于琴者也。留仙台之飲。飲于裙者也。司馬長卿之飲。飲于詩文臉際者也。飲如數子。始爲知趣。爲當行家矣。傍肉爲歡。憨憨無味。此俗觀也。

慊憐賞

夫同調相憐。滄洲不遠。況夫明月共分。不勞千里者。而無可憐哉。玉淨花明。妍無停趣。憐賞者何一而足焉。歡則千花聳笑。其神嬡也。悶則峨眉積雪。其神秋也。舞則明霞水拂。其神俊也。流連歌詠。則環佩天風。其神遠也。陽台片雨。儘足洗醒。湘水一泓。總傳佳思。小中見大。自是至理。非戲論也。古來如竹皇之憐舞。楚伯之憐悲。元機之憐夜。李郎之憐駿。謝公之憐絮。中郎之憐紘。皆眞可憐。而眞。善。憐。也。快。絕。千。古。矣。

憮快境

夫明月流杵。名花醉露。神有悅暢。何得莽然。豈可以解語花月。不煩標位哉。故德曜宣姜。宜置之泉石。助其幽也。虞英源女。應置之洞天。飄其爽也。大家逸調。頓之牙廚。謝韞高談。遲之錦帳。舞淨腕于風前。弄玉卮于霞上。位置旣佳。神韻自絕。何得尋常閨閤間哉。

憮惜別

快心相晤。千古一夕。何堪言別。然別。固。不。免。也。惟。有。別。而。佳。情。吐。矣。俊。胆。傾。矣。

紅淚落而碧空悲矣離恨摇而情霞變矣白雲在天山陵悠而自出王孫青草漳河紘而曉飛辛清婉切怨滿上流素臆廻文玉關反駮雖是絕興翻爲千古快興何可少哉

憮風流

古謂人論之至者不風流不至也瀟湘竹淚風流之魁矣輾轉琴瑟風流之最矣犢鼻共滌風流之聖也飛星排闥風流之神也馬飽姬來風流之快也何時何處不足風流者特恨無眞風流耳榻畔喜天女之禪碧紗熟江南之夢銀瓶汲水解渴文園清露作花暢懷元度風流豈異價乎雖然必具眞風流識風流骨風流才者乃足當之非是者寗枯坐學太常勿憎俗趣可也

憮佐侍

夫世外嫣姿類有競爽巫湘標映蔚而成奇安可令芙蓉一枝秋江自冷哉細題隨侍亦各有宜品清者宜倩婢晚霞之擁新月也品幽者宜鬆婢輕風之吹奇韻也品麗者宜淡婢海棠之玉簪也品遠者宜逸婢蓮花之荷葉也品嚴者

宜快婢。松柏之春風也。品濃者宜疎婢。艷夏之薌澤也。品俏者宜通秀婢。秋霜之菊韻也。荀香何粉。迭笑蘭堂。暮雨朝陽。映人淡適。亦一。也。快。（完）

閒情十二憮跋

是亦悅容編之類而風期散朗自見雅人深致閒情一賦寄托遙深正不得輙以白璧微瑕訾陶靖節也乙丑仲春震澤楊復吉識

黛史

句曲張　芳菊人著

臨川章子大力于坐睡食酒香五者。有疏焉。謂之曰史。猶雅言或佐之史也。坐睡食酒。皆有香以生其淸微。而常于坐爲暱。坐獨事也。除神之庭。神將自明。餘三非能以獨爲事也。自他有耀。居一于對。居一于旁。居一于偶値也。對言室也。旁言媵也。偶値言伎也。邇有患焉。多有患焉。邇則媟。多則落。媟敗吾守。落去吾事也。是故有取于黛。黛以遠爲其義者也。予故戲續一疏。曰黛史。其目有六。曰厚別。曰養麗。曰靜娛。曰一儀。曰鍊色。曰禪通。

男女之遇。有賓道焉。禮文繾綣。重之固之。巹合燭出。取于昏夜。事如寐矣。黛則以明相見也。珠玉以心之。琴瑟以好之。朝日夕月以潔齊之。致恭于匜饋之間。而屛昵于裳帶之末。室事之所辨也。家事之所成也。不相辨也。而相辨也。是曰厚別。

倩以爲巧。盼以爲美。詩詠碩人。曲而盡矣。倩之巧。盡或傳諸聲。盼之美。盡或寓

諸容聲有逞焉容有佚焉巧美之得全者或寡矣聖人惡其盡也罕譬諸繪事繪事猶人爲也黛則幾于天事矣倩盼之上不示其巧不見其美而美巧之質恒藉之以相全其惟眉乎眉之居首居質于空有之間而著文于髮顱之際所謂無用之地也閑靚而明惠者善藏于無用非倩與盼之所可盡是故雅步以安目也善睞以安眉也眉目之間而首之所以致淸也四末之所以致端也喻其端淸不言而得矣是曰養麗

人生無歡歡如家室其頃焉耳童穉之昵不知其莊農成之睽不知其厚富貴之靡不知其淡貧老之瘁不知其幽今夫面首身之上也手與足身之四末也緩其結束四末散弛無有上也但橫陳耳一棄離之其鄙滋甚由是髩塡以爲觀瑳齒丹脣形其豔袿裳以爲粲秀腰修領見其都若是者猶常均之質也今夫黛之爲娛也春烟可懷則歛裳修褉夏草未歇則約帶倚風閑軒秋爽則角茗讐書曲室冬淸則然燈弄翰妝台不借于鉛調丈室無妨于花散也故京兆之膴可以由房可以節色不謂之昵文君之遠可以當壚可以乘駟不謂之靡

是日靜娛。

喜聾語默黛之四儀。心止於所。可以有儀矣。故喜之守黛也。審聾之守黛也。審語默之守黛也。審喧景含荑黛之喜也。微雲拂漢黛之聾也。朱紘拂袖黛之語也。淸月翳林。黛之默也。喜聾語默。無作也。而感諸黛。黛無作也。而感諸近侍。感諸同類。感諸君子矣。故息嫣不言。强宰銷其蠱術。李妹善對。猜嫗戢其囂風。是日一儀。

夫圭齋之息。非有却扇之姿也。縫裳之嬪。非有出鏡之豔也。蹇修難託。自成其廣永矣。象服未施。自見其淸揚矣。雖然此猶以黛爲黛也。房敎之由。其質彌端。其文彌婉。徐淑之裁翰。蘇蕙之陳圖。以手爲黛也。越人歌其山木。謝女詠其白團。以口爲黛也。雖然此猶近于黛者之黛也。夫晦朔相望。以爲明者也。澤山無心。以爲咸者也。無所息于其終。禮以爲之前矣。無所怨于其末。恩以爲之裏矣。恩禮不匱。無易悴之齡。是日鍊色。

鶩嶺之言。有色諸天。兼乎粗妙。形墜即欲。情超即禪。分界有三。本一境耳。如登

山然曉則堆藍曛則柴紫當其漸遠蒼蒼橫翠已而遙辨一抹雙螺邈若雲霄不知同在地上也心無正音宛成流濫彼以故意此以新姿懟已生矣薄已成矣是故黛之爲質僅有而已有亦無也何從執哉知有之無是曰禪通

往予有食色觀刻之楚中海內見者第以爲梵夾精言耳意者觀與食色猶二也今復拈黛史夫彼已不啻有雙眸觀我矣若之何如馳而不知止也子瞻云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以視解人定不河漢（完）

## 小星志

秣陵丁雄飛菡生著　　江寧胡其毅致果删訂本

易。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

詩。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因所見以起興言其所以如此者由於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爲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禮。行役以婦人。疏曰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

魏表。魏淮陽王孝友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王侯官品一至九。置妾各有數。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而聖朝忽棄此數。將相多尙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強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受人欺。畏彼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

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奸淫之兆興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妒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按律七出條內一曰無子一曰妬）卿大夫不可無侍妾此皆天理人情之至不可以褻行目之也聖賢之同于凡夫在此儒行之別於二氏亦在此然而漁色實士人之大戒也與其漁於色也孰與無二色勢必不能無二而念亦難於頓絕則有品節限制之權焉按禮古者五等諸侯皆有八妾降及于士則一妻一妾　國朝之制因之藩國親王額設支俸之妾八人郡王不得過四人鎮奉國將軍不得過三人則官僚當從郡王將軍之例無疑也士即大貴妾不得踰三四人侍婢不嫌倍之庶人雖擁素封之業置二妾猶不大違於禮內則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是也否則踰分矣媵婢則可量寬其額而過多亦導淫之囮也

至於弱冠治經之士。褐未及釋。而一妻能治內事。則置妾乃荒業之端。待壯年艱嗣而議納妾未晚也。媵婢則通房之所必須。而亦以少爲貴矣。然愚猶以爲傳家之道。子孫果能遠色貴德。尙矣。設有好佚遊好晏樂之氣質。則寧聽其漁於妾婢而務禁其漁於外色。爲其上干　國憲而下比羣奸。此喪身忘家之本也。

儀禮名夫爲君。名正室爲女君。妾猶稱曰側室。婢之有子者曰婢妾。即側室亦不得稱矣。故夫之臨妾也。以君道爲夫道。但有侍立而無侍坐。妻之臨妾也。以母道姊道與夫同席。不命坐與夫別席。亦命坐。妾與子婦相參承。夫恒貴子婦而賤妾。以子婦有承祧之責。而妾則不祔於廟者也。妻則上妾而下子婦。以妾任事夫之役。而子婦則事我者也。故妾侍夫側。當爲子婦作引導。侍妻側則女若婦俱當以肩隨之體讓妾。亦有不必讓者。宗子婦之長於父妾者是也。婢妾又下妾一等。而不得與嫡子之婦同班矣。蓋婢有子而附名於妾。仍婢也。夫亦以婢臨之而已。妻則爲夫爲子。當稍優其待而進之羣婢之上。然亦班於妾

後。而不得如妾之命坐也。飲食寢處。則當使之越羣婢班焉。卽無子而久御於夫者。亦與之相上下可也。大概妻之待婢妾與夫待妾之體同。婢妾之待妾與妾待妻之體亦同。而先後進之間。復有辨。媵婢先妾而進。又或先妾得子。雖壓於女君。不得如妾之同坐席隅。而聚於側室中。亦可以肩隨之體分左右。但當讓妾一肩。若後妾而進。則雖有子而難與妾比肩矣。妾有多體。而所生之子無貳體。子事所生之母。則不得與嫡母同體。妾與婢妾之臨其子也。亦不得與嫡母同薦粢食。母之體。於其間。以避尊也。

古人寢榻之處。非妾不與。故雖多子。亦不廢妾。意固以妾者接也。我可褻昵之耳。

禮昏義。天子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鄭康成云。后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九嬪當一夕。二十七世婦當三夕。八十一御妻當九夕。十有五日而周。　梁國子博士清河崔恩撰三禮義宗。有后夫人進御之說。凡后夫人進。御自下而上。十五日徧。象月初漸進至盛。法陰道也。婦人陰道。晦明是其

所忌。故古之君人者。不以月晦及望御於內。晦者陰盛。望者爭明。故人君尤愼之。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以辟六氣。故不從月之始。但放月之生耳。妾御八十一人爲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爲三夕。九嬪爲一夕。三夫人爲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爲十五夕。明十六夕則后復御而下。亦放月以下漸就於微也。

諸侯之御。則五日一遍。亦從下始。漸至於盛。其御則從姪娣而迭爲之御。凡姪娣六人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凡四夕。夫人專一夕。爲五。故五日而遍至六日。則還從夫人如后之法。 卿大夫有妾者。二妾共一夕。內子專一夕。 士有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則專夕。 凡七嬪以下。女御以上。未滿五十者。悉皆進御。五十則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猶御。故內則云。妾年未滿五十者。必與五日之御。則知五十之妾不得御矣。卿大夫士妻進御之法。亦如此也。

金生云。御妻妾有術。此語似非。實是蓋惟誠動物。妻妾間豈用術之地。然婦人。女子。見偏性執。非假術以御之。不可有術。然後駕御安妥。歸於和洽。究竟亦是誠而已。 一人處內不和。唐一菴勸之居外。有老僕問何故居外。便得和。一菴

曰其病根在此情狎則易遷凡人之情令其可繼一時用得多後便不續久則變變則通所以自防者須吝情吝情者須疏迹

夫之於妾何以不言服蓋惟情有輕重難以預定在人以義起之耳甘泉先生爲蒯氏服九月以其代妻事母久而慈子有成也後之服妾者擬之　禮記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

## 胭脂紀事

香山伍端龍國開著

伍子病酒。五羊二客闖門。拉赴珠江之遊。舟中紅粧數人。每坐輙簇伍子。中一姬口脂最鮮。伍子問曰。脂有法乎。曰法則有之。而不可傳也。酒半酣。捨舟就岸。射骰子長林之下。伍子連負四五觥。罷去。散步亂葉中。見紙一角。拾而展之。則古本書也。其書葉心名紅暉閣逸攷。卽言胭脂事也。其文曰。秦子都。初名碧玉。汾陰人。晉禽吏秦植之女也。年十三。以冶色箸。人呼爲子都。子都曾遇道人至其家。拊之曰。此女不類人間。授以渥丹之法。使子都自汲汾水。注古鼎烹之。水旣沸。道人袖出物少許。點沸湯中。忽嫋嫋凝紫烟。子都拂之。烟愈重。滿鼎作紫金色。子都因取綿絮覆烟上。烟盡入絮。遂藏以爲膏唇之飾。道人旣去。子都乃時時集煙。所居不論遠近。咸就子都求紫烟綿。子都性嬾散。年二十不嫁人。以鬻胭脂供父母。又不耐水烹煎。凡求者止以齒嚼綿汁少許。各持歸。隨綿多寡悉是紫煙之色。于是千里內外女子。俱來就子都。呼胭脂師。後子都旣老。面猶

桃花色。一夕。水冲其廬。子都化去。不知所之。後人弗得其法。但向汾流汲水漬綿。漬不成則熾炭。候其水盡。又不成。有黠女子曰。胭脂男女之艷色也。則擇日與男子交而後製之。終不成。乃相與立廟于汾水上。加子都號爲紫府胭脂之神。每歲三月八月。諸女郎着紫衣。或紫裙。紫帶。紫冠。簪紫髲。帨用皆紫。設祭於廟。歌紫府之歌以娛神。神來則有紫氣出於牲上。尋飛颺滿空。須臾牲醴花果盡變紫色。祭者以是爲驗。又各鑄小神像。事於私室。欲製胭脂。則先斫取桃枝煎水。遍洒屋兩楹。又斲桃枝寸許數千條。圍插牆陰。禁雞犬勿使鳴吠。貢一盃紫琉璃於神前。禮拜之。又以桃葉自然汁刮其脣。少出血。乃將汾水置鼎內。遠者則用井華水。隨便點以紫色花。別沸湯溫之。長跪以待。稍瞑目則化爲胭脂矣。然後入綿什襲藏之。其色如天半朝霞。後世胭脂之法。始於此也。伍子讀罷眉舞色飛。自念紅暉閣一書。素不經見。其事又素所不聞。是時同舟有以博雅聞者。俱茫然不知。獨先時鮮脣一姬曰。儂固自有法也。欲製胭脂。先祭胭脂神。伍子曰。胭脂神爲誰。曰胭脂神相傳出西川。卽紫姑也。祭之日。每歲正月十五

至三月春盡日以前。連日祭之。先採新花及楊柳葉。仍煮桃葉湯滌器。懸一鏡以伺神來。來必於夜。燈光中視鏡有過影。即禮拜之。旋取胭脂綿百二十章。逼以沸湯。令盡出其汁。又用赤金箔如胭脂數。眞珠末四分。大紅珊瑚末四分。血珀末三分。梅花氷片一分。和金箔擣爲泥。將所逼胭脂汁入精細磁碗。分作二十分。又將金箔等分作二十分。入胭脂汁內。攪勻。置烈日下。候其稠。乃取胭脂綿縮取其汁。曬之極乾。用淨竹器盛之。下設冷泉水。水中點以時花之極芬者。一二朶于胭脂。移就朗月以吸月華。月初七至十四五。望後之月。雖佳勿取。滿八九日。又置烈日曬極乾。然後以絹素封固。次第取用。伍子曰。望後月即不用者何。姬曰。望前乃生月。露下多成珠。物霑之潤。其氣暖。能發顏色。望後乃死月。露下少成珠。物霑之始潤。終枯。其氣澀。不發顏色。伍子于是爽然起曰。合古今之說胭脂事。其盡于此乎。紅暉閣不見于書林。吾幸覩其殘缺。又得今製。以暢其旨。一物雖微。其亦有天幸也。此法傳于閨閣。麗事。不爲無功。獨惜我輩方在塵勞中。白駒赤電。冉冉愱人。况乎道德文章。未有涯涘。豈則竭胆力以赴精華。

暮則盡形容以供蕉萃。雖有秦碧玉在前。紫衣紫冠紛紜侍側。其奈潘郎之鬢何哉。舟興未終。擱管紀事。不醉死不休矣。

陳子明曰胭脂卽燕支又作焉支又作閼氏地名花名亦人名古詩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娶無顏色唐宋朝有口脂面藥之賜其法實出秦弄玉粉丹偕簫史飛昇秦子都想是弄玉後身故名碧玉非國開好事不能盡此狡獪

衞嬾仙曰唐天寶宮中下紅雨太眞命宮奴各以椀杓承之用染自有天然色艷千百年後惜未有得以𩟔面者今倩國開韻筆傳出紫烟法于人間鄉嬛惜逸此則余搜奇補之

附記女星旁有小星名始影婦女夏至夜候祭之得好顏色子都爲胭脂神綠䆫私室亦當塑像配享

胭脂記事跋

髻鬟有品粧台有記洎乎黛史眉譜抽秘騁妍更無微不入惟是膏脣丹飾尙少志述金閨缺典應爲之首屈一指得此記事香艷彌絕僕本恨人亦不禁眉

飛色舞丙申初秋震澤楊復吉識

## 十美詞紀敘

偶于拾字僧篋中檢得一帙雖紙頁破碎而字跡尚未模糊且甚嫵媚中載小序一小傳十傳後各綴以詞題其首曰酒城漁叟著復有鄒樞字貫衡及松陵鄒氏家藏印章則鄒生者固吾邑人也中有陳圓圓一傳則與圓圓同時大約生于勝國天啟年間序末自著云辛酉初夏書則此書成于康熙二十年也觀其興致清狂文詞雅麗其爲風流才子無疑獨異既少負雋才一時名盛卽事業未著而詩文可傳何近在同邑且未有知其姓字也時　朝廷特開鴻博之科一時名士俱與其列以彼其才何獨見遺豈淡泊相遭放浪自得久矣置功名于度外乎且玩其詞意卽多感慨之情並無窮愁之語狎妓徵歌尋花問柳則家之素封可知生平著作要非無力付梓者何湮沒不彰一至于此因思天下之大人才何限顯揚什一淪落什九彰著什一湮沒什九有唐賜方干等數百人孤魂及第吾恐尚有抱孫山之泣者耳安得上天雨酒大地作杯澆盡古今才子之壙則鄒生者亦得沾其餘瀝焉更有不可解者名士必悅傾城而佳

人難逢才子而若人生平奇遇不一而足巧蝴蝶天然其妻也如意天然其妾也年相若才相等使屋貯二嬌遊多名妓嘲風弄月惜玉憐香豈非千古福人千古快事乃一則貪利而賣一則母怒而遣遂以千載奇逢化爲千載恨事雖迂腐頭巾必不出此豈從來薄倖多出風流才子乎彼鄙生者幸而不解相思尚得於詩酒場歌舞隊縱橫徜徉終其餘生而所謂巧蝴蝶如意者流落天涯旅遭兵火竟不知所終矣可不惜哉因將原本手跡收藏別錄一通爲副其末一頁爲琵琶婦朱增傳詞曰瀟湘夜雨已汗漫破壞不可復讀姑闕之不以已意增補云已未仲冬同邑楊凌霄漫序

# 十美詞紀

吳江鄒　樞貫衡著

詠王獻之桃葉之歌。吟蘇子瞻柳綿之句。玉局詞人。猶迷水盼。金蓮學士。尚胃蘭情。七賢亭琴酒宵陳。百美圖嬋娟曉起。霞粧星靨。攬菱鏡之春雲。金鳳銀鵝。試舞衣之秋襞。翡翠樓前。競解紅鸞之珮。鴛鴦渚畔。時抽絳樹之簪。至若遇花奴於小曲。譽重憐憐。逢藍女於幽坊。名高盼盼。穪香箋而咏柳。酹粉筆以題梅。謝秋娘之雅調。不肯送客淇間。霍小玉之風情。豈願數錢河上。欲脫煙花之藉。思依龍鳳之賓。無何而梁園榛莽。金谷灰塵。烏衣燕子。飛入遠近人家。凝碧優伶。散往尋常巷陌。宜春院風流雲散。猶存李白酒樓。走馬台燼滅煙消。誰識盧仝茶館。文簫翠笛。俱歸山水清音。艷曲濃歌。都付漁樵新話。揀殘編而書農譜。執禿管而寫牛經。瞻星望氣。誰爲識寶之英。賢擲果分綃。翻憶憐才之窈窕。展三冬而抒采。續藻云乎哉。列十美以塡詞。感慨係之矣。辛酉初夏酒城漁叟自序

## 巧蝴蝶

余在襁褓卽外祖母撫育。十二歲。外祖母憐余深夜讀書。無有伴者。乃命媒婆莊嫗。以三十金買得徐氏一女。年十二。眉目秀麗如畫。以七夕來。呼爲阿巧。數日後。巧垂泣告余母。曰我非徐氏女。乃某族之某房女也。余母大駭。卽命莊嫗召其母至。曰我與汝家係至戚。豈可爲此事。若論中表。我與汝兄弟也。令愛與我之子女輩。亦兄弟。遂備酒同拜。皆以兄弟相敘。巧敏慧。詩詞寓目三遍卽熟。好畫蝴蝶。若有滴水在案。卽隨水畫蝴蝶形。閒則研朱砂濾青花粉買白箋描畫蝴蝶。到後園撲取活者置室中。掩牕戶以扇逐之。觀其飛舞之態。於是畫愈工。余母常以素綃製新樣裙。命之畫。服之風吹裙帶。蝶若翩舞。見者嘆絕。呼爲巧蝴蝶。一日與侍女海棠同宿。余作歌嘲之。曰巧蝴蝶。作盡風流業。若到花叢伴海棠。花瓣定有勾魂帖。巧因自嘲曰。巧蝴蝶。欲畫心終怯。高飛難近寶釵旁。低飛且隱湘裙摺。嗣後更不復畫。會東城伍學憲有公子。字存敬者。中年少嗣。欲娶偏室。先於橫塘綵雲庄上構造鴛鴦樓。雕甍畫棟。爲瀟湘綠綺牕。琪花玉

樹。交映前後。以見金屋貯嬌之意。然後謁余父求巧。以二百金爲聘。余母厚備粧匳。如親生者。去後慰問不絕。曾以柿蔕綾一方。作小楷。備敘姊弟相依之義。風雨聯吟之情。後附意難忘詞三首。外有水晶圖書二枚。金陵色箋二匣。西洋白芯布一疋。水沉香三兩。遺余。余偏示兄弟。皆爲慘然。余以南京花綢一端。犀簪一枝。取桃花淺色絹。作小楷述舊意。和其詞韻答之。甲申乙酉歲。余兄弟避亂於鄉。明年歸城。而音問疏矣。

借梁園金谷培養瓊肌。珠作唾。玉爲啼。道饔堂女婢。聰明侍鄭。槐扉根葉。窈窕名崔蝶譜時。窺鳳毫輕點。巧奪滕王執與齊粉。字吟梅和雪。寫碧牋。咏柳帶煙題。　曾共湘簾吹絮。倚簫選夢。多少事。說着眉低。靑嶂隔。紺園迷。釭花夜笑。往恨重題。鵲渚遺簪。淚辭春閣。鳳樓鏁珮。影伴香溪。鴻音憑紙。待尋踪。南浦橫塘待渡。踏遍雲堤。春風嬝娜

如意

余年十五。外祖母以二十五金買一女名如意。年十四。色態俱絕。外祖母於寢

室旁闢一小軒。俾余夜誦。女洗硯擁書拂几掃榻瑩潔一塵不到。余甚喜之。如是者一年。余偶於書中得西廂有紅硃評點。余笥中有花間集。亦以硃筆批閱。余疑此處更無人到。出自誰手。乃呼女問之。女笑不答。余曰。此必汝所爲。吾觀汝非尋常女也。曾讀書否。女曰。我南城織戶陸氏女。七歲鬻於顧氏家。主憐我聰穎。命我入館伴讀。主母延女師訓諸姑。師姓沈。嘉興秀水人。工詩詞。盡心教我。以故詩詞頗曉。余曰。何又來此。女曰。主母以我長成。恐家主見留。乘家主赴杭。立命陳嫗轉鬻於此。但家主恩深。不得一辭。爲恨耳。乃嗚咽淚下。余因檢其匳中。得詞。調生查子。詞云。粧罷倦臨帷。燕語鶯聲寂。誰與伴香匳。一卷花間集。瑣細製芙蓉。旖旎薰安息。枉自足風流。沒個人憐惜。余笑之。含羞索去。及余十六歲。秋夜將半。酒微酣。呼女曰。我欲爲西江月詞。汝爲我聯去。因指燈曰。金粟初垂一穗。女即曰。銅壺已報三更。余曰。梅花繡帳影搖燈。女曰。可是芳魂未定。聯未畢。外祖母以夜深催寢。女去。余亦睡。從此吟咏。或詩或詞。幾於盈篋。余長兒一日潛至余寢所。啓篋一見。袖去洩之於母。母大怒。呼余責曰。我望汝讀書

汝但爲詩詞。狎昵奴婢。乃立命莊嫗遣女去。適有杭宦娶妾許之。女臨別更無一言。惟以繡花汗巾。挽結數十。擲我而去。余悽惋至今不能去懷。

紗牕夢未醒。簫聲斷。遙憶玉嬋娟。記美髮未齊。嫩鵶初握。步蓮堪印。小鳳新彎。銷魂處流波傳細語。低翠掠煙鬟。薛氏校書。芙蓉養帋。崔家錄事。芝髓封編。　草蕙蘭佳句。相鳴和。巧樣卵色魚箋。誰是多才情種。我見猶憐。嘆輕鴻甫就。銀屏生暖。彩鸞旋去。繡榻重寒。多少愁霜悲火。頭上心前。內家嬌

陳圓

陳圓者。女優也。少聰慧。色娟秀。好梳倭墮髻。纖柔婉轉。就之如啼。演西廂。扮貼旦紅娘。脚色體態傾靡。說白便巧。曲盡蕭寺當年情緒。常在予家演劇。留連不去。後爲田皇親以二千金酎其母。挈去京師。聞又屬之某王。寵冠後宮。入滇南終焉。

濃點啼眉。低梳墜髻。聲驟平康。苔翠氍毹。花紅錦毯。趁拍舞霓裳。雙文遺譜。風流誰解。卿能巧。遞溫涼。香犀挽生綃。淡束幾疑不是當塲。　星回斗轉。芳

筵已散。倦餘嬌凭牙牀。玉版塡詞。瓊簫和曲。粉脂尙殢紗牕。鈿車催去。燕台程遠。鼓鼙進譟漁陽。風塵老。蠻烟遠隔。信音渺茫。永遇樂

## 卞賽

卞賽。金陵樂部伎也。工詩。好畫蘭。寓虎邱山塘白公堤側。慕而邀之者。香車畫舫不絕於道。常以金陵十竹齋小花箋。閶門白面圓箑。畫蘭邀余題詩。余信筆題就。頗愜其意。每以十竹齋硃砂印色。及水沉香等贈余。不好華飾。不輕與人狎。似艮家婦。後爲杭宦取去。生一子。聞已爲顯宦矣。

淸剪冰華。香團雪彩。淡絕秋娘風度。青粉牆頭。門對白堤雲樹。開曉幕茉莉來時。臨凉檻木瓜馨處。展鵝箋輕掃叢蘭。白瓷斟茗篆烟午。　堪憐江夢未杳。曾草湘裓麗句。欣附芳譜。擬結同心。又値賦驪情苦。空撇下萬卷霞綃。覔西樓一塘春雨。問何年重見風流。小牕深夜語。綺羅香

## 沙才

沙才者。金陵歌院伎。家桃葉渡。風致淡雅。工詩。余赴南闈。曾至其室。見其小軒

中位置花石几上。有自評唐詩及花間集。丹黃雜采。不忍釋手。後徙至蘇寓虎邱山塘。常以閶門雲母箋裁斗方。吟小令。作蠅頭楷贈余。索和。余取宣德帋。以碎硃研粉研光。賦詩一半兒十首答之。喜甚。藏之金陵紫檀鈿盒中。每見出以示余。吟咏不置。余家每有小飲。必招之。彼必辭他客而來。後金陵院樂中。有僾其舊居者。姥載女歸故曲。遂不復至蘇矣。

相台錄事。韋曲司書。仙藻憑纖手。冷金箋剖。綟毫嫩。常伴翰林千首。碧衫唾皺。早看盡閶門楊柳。賦小詞。題徧鮫綃。滿路飄香蔻。　何意憐才贈玖。寫回文短幅。春情先逗。微波暗溜。相憐處。爲我客前辭酒。傍奩未久。又鼓棹石城渡口。想到時懶唱桃根。人似黃花瘦。解語花

梁昭

梁昭。吳門妓也。姿色絕麗。酒微酣。兩頰紅暈。望之如桃花士女。時吳門有徐六度曲。余愛之。撥阮汪君品玉。簫管伍吹管子。爲歌壇絕頂。昭師事徐六。學度曲。不逾年。精妙反過於徐。諸樂中惟管子合曲最和協。而管伍之管。其細如縷。昭

動口簫管稍低於肉。聽之若只知有肉。而不知有簫管也者。而簫管精蘊。暗行於肉之中。偷聲換字。令聽者魂消意盡。虎邱中秋夜勝會。畢集。若昭等不來。皆以此夕為虛度。後適一錢姓者。錢以事繫獄將死。昭殉身以報。投繯於尼菴。時人皆稱其烈焉。

荳蔻衣香。芙蓉笑譜。小立春風門巷。蜻蜓碧淺。魚子紅深。可體縠紋三兩。戶外亂擁雕輪。陪宴蘭臯。繫舟湖上。把瓊簫漫品。錦箏微撥。遏雲聲響。　還自結顧曲周郎。哀絲豪竹。心力盡消歌唱。誰知燕燕不信。鶯鶯烈骨。竟藏鴛帳。思守藁砧。又因金谷摧殘。墜樓悲壯。女丈夫櫬在吳門。堪與要離同葬。　惜餘春慢

## 李蓮

李蓮。吳門妓也。姿色纖麗。少有渴病。年十九。以患熱不出見客。常以小札招呂湘烟及余至其家。蓮靚粧艷服。迎坐小軒。設餚饌精美。行酒政。遞花催板。竟夜無倦容。撥絃索。唱西廂草橋驚夢。歌徹首尾。宛轉瀏亮。嫣憐惜不使之畢。而蓮

不顧也。是歲秋復招我二人。見其面龐消減。香腮印紅。仍具酒垂淚而言曰。我病已久。向之與君盡歡者。勉力以報知心。故不覺其憊也。今則不能矣。請君一訣。幸毋悲切。於是取絃索。歌新水令闋。氣短而止。持袂嗚咽不勝。逾數日逝矣。予作招商曲以挽之。湘烟賻之甚厚。至今言及猶悵悵云。

鴛樹凝愁。珠樓墮影。慘慘啼紅。幽夢扇冷桃花。把香車誰控。掩坊曲常自瓊梳懶掠。粉椀梅鈿膠凍。單鵠離鸞語此生休弄。 憶芳筵曾受憐憐。重扶衰體笑解春風軴。勉强撥施搊箏。苦霜颼吹送。葬西阮近在眞娘塚。簫聲斷。零落歌紈鳳。問誰念小玉情眞。賦招魂是宋。拜星月慢

朱素

朱素者。北濠名妓也。色調稱絕。好酒。然不遇知心不飲也。余常結俠友數人。爲連夜飲。時有張孟恭劉默生呂湘烟陸森玉等。而素亦與焉。素愛惠山雪酒。每飲。必瓷罈屢易。坐客或有倦睡受罰者。而素卓然無惰容。後隨媽至杭。有李生往天竺遇素於湖心亭。素欵李生至家。備詢余等數人。李生歸述。蓋不勝欷噓

云。

鮫宮一縷氷絲影。亭亭幻成嬌倩。梨夢方榮。梅粧初洗。迎入宜春歌院。相逢未晚。正茂苑新鶯。白隄清管。羯鼓催樽。竹林頹玉。笑稽阮。雙紅豪思誰比。酒壇臨未久。離袂旋判。南內雲痕。西湖雨蹟。暗把吳綃偸染。零箏斷扇。念影伴無多。璧沉珠掩。欲賦閒愁。未吟先意懶。 齊天樂

## 羅節

羅節。金閶女優也。爲旦。色柔婉絕倫。嫣以其年漸長。思得一富家兒爲破瓜計。節曰我爲名優嗣後以所得者。酧母正多。我終身事。母幸勿預。一日。節在余家演劇。卸杏色外衫於衣桁。余見其衣帶上。繫小紫香囊。內有琥珀墜。素綃半幅。上書細字。辭義俱不可解。忙向余索去。自是年餘。節忽不見。嫣徧求不得。思想成病。半載後。嫣忽不見。方知其綃上所書。密約也。珀墜贄物也。節之去。踐盟也。嫣亦去。迎養也。節亦青樓中之異人矣。

縱流溫傍玉。評不到此。眞眞看鳳曲鶯喉。鳩驚燕舞。態肅花茵。步幄珊珊暗

出似巫峯墜下一絲雲料想蜂狂蝶騾自應無處藏春誰知歛恨與收欣却早乞閒身看仙杍梭霞芳屏晝草願事情人蘭棹五湖歸去迓慈幃猶念舊時恩鑠住花心柳性莫教飄蕩風塵木蘭花慢

題詞　樊舟附客

挑燈拂拭讀殘編想見風流美少年伴讀女中稱學士締交院裏號書仙焚香煑茗聯新句妙舞淸歌醉綺筵莫道才人鮮遇合如君何必怨蒼天雲散風流未幾時可憐姓氏已無知美人題贈胭脂冷才子文章錦繡迷當日爭籠書壁句而今誰唱定情詩筆精墨妙長流落拾得殘編費夢思

又　琴川姪均

淸詞麗句僅遺編湮沒荒江歷百年當日不知有柳七今朝始識是坡仙梨花同夢歸深院桃葉行歌醉綺筵回首昔時豪興處埋名何必問蒼天才華應自冠當時遇合風流人共知芍藥盈篇帋上裊葡萄滿幅望中迷聯吟繡閣塡新曲伴讀書齋製小詩韵事却歸何處也那堪千古繫人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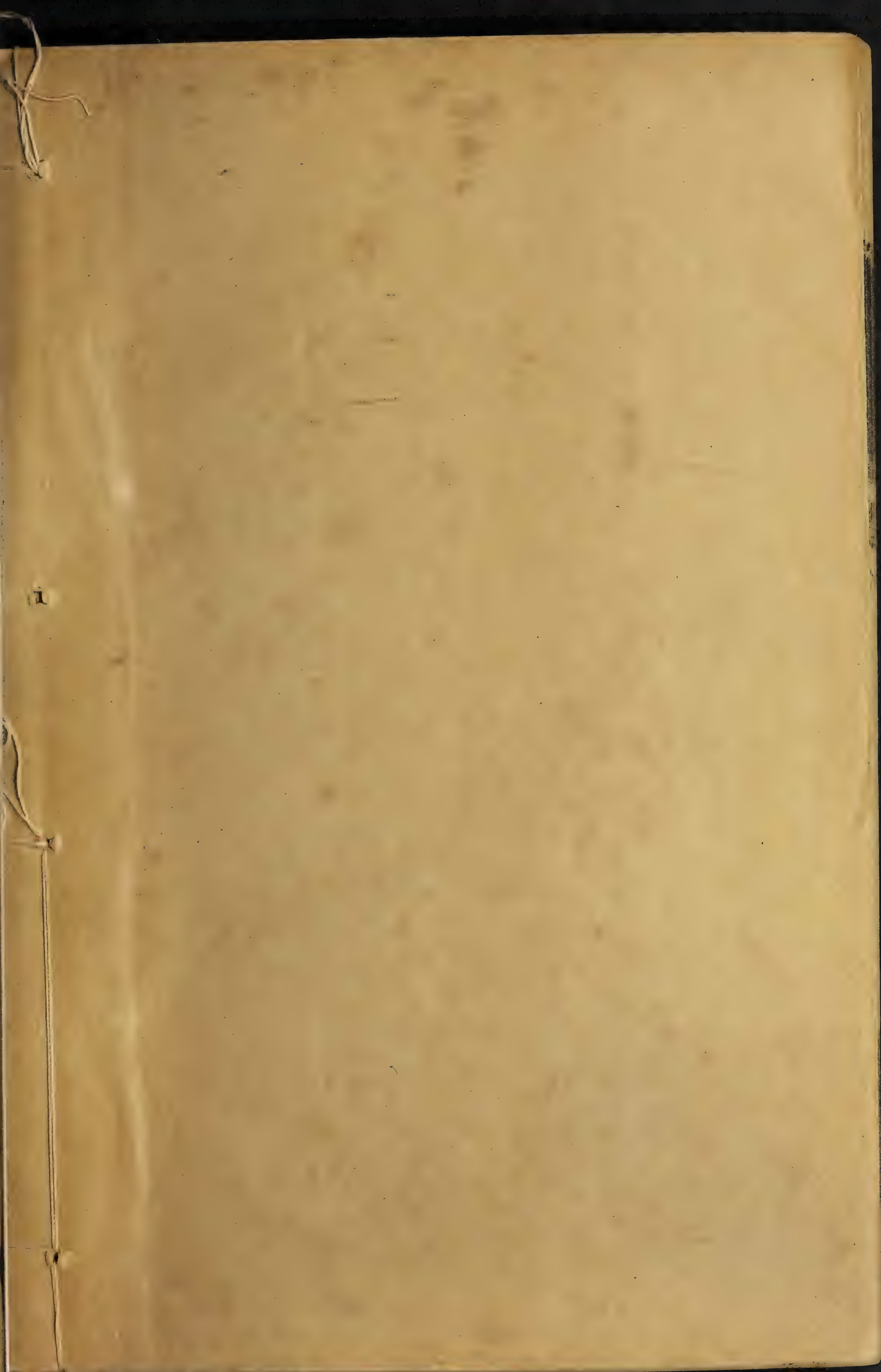
（完）

十美詞紀跋

缺憾世界。可憾實繁。每讀非烟春夢諸傳記。趣於邑者累日。茫茫千古。何處淚痕哉。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常圓。十美詞成。吾知離恨天中。又增一重公案矣。甲午夏日同邑楊復吉識

香艷叢書一集卷一終





[illegible]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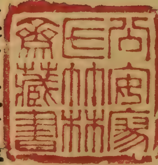
# 香艷叢書

一集卷二

## 悅容編

長洲衞泳懶仙訂

情之一字。可以生而死。可以死而生。故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莫非大有情人。顧丈夫不遇知己。滿腔眞情。欲付之名節事功。而無所用。不得不鍾情于尤物。以寄其牢騷憤懣之懷。至婦人女子。一段不可磨滅之眞。亦惟寄之以色。事人一道。昔云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每感斯言。大抵女子好醜無定容。惟人取悅。悅之至而容亦至。衆人亦收國士之享。雖然。悅容者寄也。編悅容者寄所寄也。使索我以眞。則余且爲扁舟五湖人矣。豈獨向空山續禪火哉。夫不身履其境而摹其事。調停愛護。欵則欲周。詞旨欲暢。設非曲解其情。了不可得。正如高唐一夢。想像自眞。然猶不敢自匿。用以公之好事。爲閨中清玩之秘書。以見人生樂事。不必諱言帷房。庶女子有情。不致埋沒云爾。



## 隨緣

天地清淑之氣。金莖玉露。萃爲閨房。遇之者若前世。若夢中。瑟鳴鐵。躍劍合龍飛。一切關河歲月。都不能間隔。然非奇緣不遇。必欲得此麗容。而後加意。是猶謂秦漢以後無文。唐以外無詩也。要以隨其所遇。近而取之。則有其樂而無其累。如面皆芙蓉。何必文君。眉皆遠山。何必合德。口皆櫻桃。何必樊素。腰皆楊柳。何必小蠻。足皆金蓮。何必潘妃。歌即念奴。笑即褒姒。顰即西子。點額即壽陽。肥者不失其爲阿環。瘦者不失爲飛燕。奇醜不失爲無鹽。當其怨。出塞之明妃也。當其恨。長門之阿嬌也。當其雲雨。巫山之神女也。他如稍識數字。堪充柳絮。高才。畧減妬心。已有小星遺意。無才便爲德。大貞出于淫。皆當棄短取長。安知不買骨致馬。而天龍降于好畫者哉。

閨閣之事古來不廢則知婚姻非假第緣自爲之合非可强爲則雖人而實天也隨之一字大有理解

葺居

美人所居。如種花之檻。插枝之瓶。沉香亭北。百寶欄中。自是天葩故居。儒生寒士。縱無金屋以貯。亦須爲美人營一靚粧地。或高樓。或曲房。或別館村庄。清楚一室。屏去一切俗物。中置精雅器具。及與閨房相宜書畫。室外須有曲欄紆徑。名花掩映。如無隙地。盆盎景玩。斷不可少。蓋美人是花眞身。花是美人小影。解語索笑。情致兩饒。不惟供月。且以助粧、

修潔便是勝場繁華當屬後乘

## 緣飾

飾不可過。亦不可缺。淡粧與濃抹。惟取相宜耳。首飾不過一珠一翠一金一玉。疏疏散散。便有畫意。如一色金銀簪釵行列。倒插滿頭。何異賣花草標。服色亦有時。宜春服宜倩。夏服宜爽。秋服宜雅。冬服宜豔。見客宜莊服。遠行宜淡服。花下宜素服。對雪宜麗服。吳綾蜀錦。生綃白苧。皆須褒衣闊帶。大袖廣襟。使有儒者氣象。然此謂詞人韻士婦式耳。若貧家女典盡時衣。豈堪求備哉。釵荊裙布。自須雅致。

花鈿委地無人收方是眞緣飾

選侍

美人不可無婢。猶花不可無葉。禿枝孤蕋。雖姚黃魏紫。吾何以觀之哉。佳婢數人。務須修潔。時令烹茶澆花焚香披圖展卷捧硯磨墨等項。兼其命名。亦猶齋頭品具。可無佳稱乎。聊摘古青衣美名以備擇用。如墨娥綠翹白苧紅綃紫玉麗華輕紅雲容曉粧佛娥輕娥紅香等俱佳。一切花名近屬濫套。所謂號俗子不出山泉溪橋。敬愛仰慕也。必洗去。

待月抱衾選侍最工

雅供

閒房長日。必需欵具。衣厨食榻。豈可溷入淸供。因列器具名目。天然几藤牀小榻醉翁牀禪椅小墩香几筆硯彩箋酒器茶具花罇鏡台粧盒繡具琴簫棊枰。至于錦衾紵褥畫帳繡幃。俱令精雅。陳設有序。映帶房櫳。或力不能辦。則蘆花被絮茵布簾帋帳。亦自成景。

又須以蘭花爲供。甘露爲飲。橄欖爲餚。蛤蜊爲羹。百合爲虀。鸚鵡爲婢。白鶴爲奴。桐柏爲薪。薏苡爲米。方得相稱。

博古

女人識字。便有一種儒風。故閱書畫。是閨中學識。如大士像是女中佛。何仙姑像是女中仙。木蘭紅拂女中之俠。以至舉案提甕截髮丸熊諸美女遺照。皆女中之模範。閨閣宜懸。且使女郎持戒珠。執麈尾。作禮其下。或相與參禪唱偈說仙談俠。眞可改觀。兜意滌除塵俗。如宮閨傳。列女傳。諸家外傳。西廂玉茗堂還魂二夢。雕蟲館彈詞六種。以備談述歌詠。間有不能識字。暇中聊爲陳說。共話古今奇勝。紅粉自有知音。

白首相看不下堂者必不識一丁。博古者未必占便宜。然女校書最堪供役

尋眞

美人有態有神有趣有情有心。唇檀烘日。媚體迎風。喜之態。星眼微瞋。柳眉重暈。怒之態。梨花帶雨。蟬露秋枝。泣之態。鬢雲亂灑。胸雪橫舒。睡之態。金針倒拈。

繡屏斜倚。懶之態。長顰減翠。瘦靨消紅。病之態。惜花踏月爲芳情。倚闌踏徑爲閒情。小牕凝坐爲幽情。含嬌細語爲柔情。無明無夜乍笑乍啼爲癡情。鏡裡容。月下影。隔簾形。空趣也。燈前目。被底足。帳中音。逸趣也。酒微醺。粧半卸。睡初回。別趣也。風流汗。相思淚。雲雨夢。奇趣也。神麗如花豔。神爽如秋月。神淸如玉壺氷。神困頓如軟玉。神飄蕩輕揚如茶香。如烟縷乍散乍收。數者皆美人眞境。然得神爲上。得趣次之。得情得態又次之。至于得心難言也。姑蘇台半生貼肉。不及若耶溪頭之一面。紫台宮十年虛度。那堪塞外琵琶之一聲。故有終身不得而反得之一語。歷年不得而反得之邂逅。廝守追歡渾閒事。而一朝隔別萬里繫心。千般愛護。萬種殷勤。了不動念。而一番怨恨。相思千古。或苦戀不得。無心得之。或現前不得。死後得之。故曰九死易。寸心難。

態之中吾最愛睡與懶。情之中吾最愛幽與柔。趣則其別者乎。神則其頓困者乎。心則卻以不得爲大幸矣。客曰。癡心婦人負心男子。其來也一非日矣。負心吾不忍爲之。癡心又不能禁也。自此緣情深重。展轉愛戀。交互纏綿。流

淚生死海中。何時出頭。不若暫時籠鳥瓶花。點綴光景。到頭來各奔前程。大家不致担誤。何如何如。說至此。亦自知殺風景極矣。然不能不殺風景也。昔日袁中郎在天竺大士前祝曰。但願今生得壽夭。不生子。侍妾數十人足矣。極得此意。固知中郎自是慧人。然不可與俗人共賞鑒也。

## 及時

美人自少至老。窮年竟日。無非行樂之場。少時盈盈十五。娟娟二八。爲含金柳。爲芳蘭蕋。爲雨前茶。體有眞香。面有眞色。及其壯也。如日中天。如月滿輪。如春半桃花。如午時盛開牡丹。無不逞之容。無不工之致。亦無不勝之任。至于半老。則時及暮。而姿或豐。色漸淡。而意更遠。約略梳粧。偏多雅韻。調適珍重。自覺穩心。如久窖酒。如霜後橘。知老將提兵。調度自別。此終身快意時也。春日豔陽。薄羅適體。名花如粧。相携踏青。芳菲極目。入夏好風南來。香肌半裸。輕揮紈扇。浴罷湘簟共眠。幽韻撩人。秋來涼生枕席。漸覺欵洽。高樓爽月。窺牕恍擁嬋娟。而坐或共泛秋水。芙蓉映帶。隆冬六花滿空。獨對紅粧。擁爐接膝。別有春生。此一

歲快意時也。曉起臨粧。笑問夜來花事闌珊。午夢揭幃。偷覷嬌姿。黃昏着倒眠鞋。解至羅襦。夜深枕畔細語。滿床曙色。強要同眠。此又一日快意事也。時乎時乎不再來。惟此時爲然。

了此則日日受用。時時受用。以至一生受用。無半日虛度。都是不枉做了一世人。但一日也要有嗔怪時方有趣。一年也要有病苦時方有韻。一生也要有別離時方有致。紅顏易衰。處子自十五以至二十五。能有幾年容色。如花自蓓蕾以至爛漫。一轉瞬耳。過此便摧殘剝落。不可睨視矣。故當及時。

晤對

焚香啜茗。清談心賞者爲上。諧謔角技。携手閒玩爲次。酌酒餔肴。沈酣潦倒爲下。

晤對何如遙對。同堂未若各院。畢竟隔水閒花。礙雲阻竹。方爲眞正對面•一至牽衣連坐。便俗殺不可當矣。

鍾情

王子猷呼竹爲君。米元章拜石爲丈。古人愛物。尙有深情。倘得美人而情不摯。此淑眞所以賦斷腸也。故喜悅則暢導之。忿怒則舒解之。愁怨則寬慰之。疾病則憐惜之。他如寒暑起居。殷勤調護。別離會晤。偵訊款談。種種尤當加意。蓋生平忘形骸。共甘苦。徹始終者。自女子之外。未可多得也。

尾生抱橋柱而女子終不至者。此最是有情人。若遂至同溺。便鍾情不深矣。

## 借資

美人有文韻。有詩意。有禪機。非獨捧硯拂箋。足以助致。即一顰一笑。皆可以開暢元想。彼臨去秋波那一轉。正今時舉業之宗門。能參透者。文無頭巾氣。詩無學究氣。禪亦無香火氣。

## 招隱

謝安之屐也。稽康之琴也。陶潛之菊也。皆有托而成其癖者也。古未聞以色隱者。然宜隱孰有如色哉。一遇冶容。令人名利心俱淡。視世之奔蝸角蠅頭者。殆胸中無癖。悵悵靡托者也。眞英雄豪傑。能把臂入林。借一個紅粉佳人作知已。

將白日消磨。有一種解語言的花竹。清宵魂夢。饒幾多枕席上煙霞。須知色有桃源。絕勝尋眞絕慾。以視買山而隱者何如。日隱日借。正所謂有托而逃。寄情適興。豈至沉溺如世之癡漢顚倒枕席。牽纏油粉者耶。如此則不爲桃源而爲柳巷矣。不日買山而隱。却要買山而埋矣。

## 達觀

誠意如好好色。好色不誠。是爲自欺者開一便門矣。且好色何傷。乎堯舜之子。未有妹喜妲己。其失天下也。先于桀紂。吳亡越亦亡。夫差却便宜一個西子。文園令家徒四壁。琴挑卓女而才名不減。郭汾陽窮奢極欲。姬妾滿前而朝廷倚重。安問好色哉。若謂色能傷生者尤不然。彭籛未聞鰥居而鶴齡不老。殤子何嘗有室。而短折莫延。世之妖者病者戰者焚溺者札厲者相牽而死。豈盡色故哉。人只爲虛怯死生。所以禍福得喪。種種惑亂。毋怪乎名節道義之當前。知而不爲。爲而不力也。倘思修短有數。趨避空勞。勘破關頭。古今同盡。緣色以爲好。

可以保身。可以樂天。可以忘憂。可以盡年。
色空空色皆虛話斬斷藤蘿我獨存此悟得眞身而觀有獨至也。癡女戀男。正無達觀。昔一妓被逼。苦吟曰。自嘆身爲妓遭淫不敢言。此其觀身最爲高潔。充此一念。可證仙果。

（完）

悅容編跋

悅容編之載于快書者。易名鴛鴦譜。又有枕函小史評林本。首標長水天放生輯。俱不載撰人姓氏。因樹屋書影指爲梁溪葉文通所作。然亦擬議之辭。初無灼見。閒攷綠牕女史。則署名吳下衛泳。其次序詳略。互有異同。究未知孰是也。今春購得懶仙枕中秘一冊。內有是編。因據以錄入叢書。懶仙字永叔。吳中韻士。順治甲午歲。嘗選刊古文氷雪携。皆幽奇蒼古。味在鹹酸外者。甲辰仲春震澤楊復吉識

# 香天談藪

震澤吳雷發夜鐘著

洛陽人梨花開時。携酒其下。曰爲梨花洗粧。惜洗粧詩。未有出群之才。足以稱此。余嘗于花落時。聚而瘞之。襲以破硯。作葬花詩曰。蝶拍鶯簧當輓歌。蠭房釀酒酹高坡。蓬窠埋後無人賞。負却春光奈爾何。幽香絕艷本難知。無限荒榛又蔽之。開亦枉然何況落。誰吟楚些吊湘纍。連袂成行覓斧斤。描空射影聚飛蟁。勞君百計戕佳麗。難損青山與白雲。

黃山谷曰。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其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幹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也。愚觀前人皆謂蘭優蕙絀。然蘇郡鬻蘭甚賤。而蕙價有加。若所謂建蘭者。乃漳之蕙也。其値較蘭何啻數十倍。然則向所云果不足憑耶。抑古今或有不同耶。寔則漳之蕙。其香無以加也。

余少喜植花。蘭最易培。而勞莫甚于菊。然猶易得其性。惟蕙爲至難。人于蘭蕙總稱曰蘭。其香微有不同。而寔則二而一也。山谷比蘭于君子。而以

蕙爲士大夫。余謂二花先不當分。且士大夫獨不可爲君子乎。大抵蘭蕙皆可比于君子。或在茅舍。或在玉堂。出處雖殊。而其品之高不改也。香不在烟也。然烟自不可無。若憎烟而欲去之。香亦何從生乎。世有植蘭蕙者。剪除其葉而獨留花。豈得謂之愛花者。大抵諸花皆以葉爲助。惟梅開時無葉。正是無可如何耳。

暑易傷人。李笠翁謂中元既過。當舉家相慶復生。余謂寒之中人。亦可畏也。過花朝亦當如是。

王荆公讀孟嘗君傳一篇。余嘗論之曰。責人易。責已難。荆公以南面制秦責孟嘗君。不知爾時諸侯。不能同心。其勢愈弱。將何以制强秦。若鷄鳴狗盜。能救人主于危。方見平時待客之厚。一朝食報也。鷄鳴狗盜。乃能報主。而人君委任之專。幾于壞有宋天下。且以全宋不能制一元昊。尙欲責人無已乎。

或曰。以一笑欲殺趙之美人。此躄者亦非庸庸者矣。愚謂觀人者。必于其樹立如何。假使躄者果感平原君之意。而有以報之。猶有說也。乃不聞其于邯鄲之

闔合縱之議。或致其身。或建一策。是其人不過知平原之惟恐失一士。而有挾以來言耳。縱肆狡獪以成其殘忍之心。其罪不可勝誅。而毫無功之可贖。乃猶賛美之乎。美人之笑。斷無死罪。而平原君輕以所愛之頭。謝一庸惡之人。亦惟恐士心之不得而已。覽者之妄生于相脅。平原之殘成于相畏。此皆可爲之痛恨者。而何足取之有。

晝閒之境。紛紜變化。不能豫料。不堪追憶。至夢尤甚。豈天之顚倒生人。抑人之自爲顚倒乎。然余謂夢乃不可無者。所思之人。千里可以咫尺。客遊于外。有術可以溢歸。皆夢之功也。唐李昌符有中宵多夢晝多眠之句。余有句云。避愁尋夢夢偏稀。又云昨宵夢斷今堪續。又云夢爲蝴蝶也尋花。此雖晝閒所得。然安知非夢也。

夢每昏于醒時。此其常也。甚而晝間必不爲之事。夢中爲之矣。然夢有淸于醒時者。晝或多欺。夢中則自覺其心而不欺也。人之一生。睡醒各半。是半生在夢中過也。若余之多病者。又豈止半生乎。半生之事。必有神司之。夢中亦有豐嗇

悲歡。一切所值之地。所接之人。各有不同。不可謂非半生之命也。若徒曰想曰因。竟有毫無所想絕無所因者。夢之所包。亦大矣哉。

夢飲花下。有舞者索詩。口吟應之。舉座叫絕。一碧衫少年。令舞者捧巨觥以進曰。此乃紅玉杯也。聊潤詩腸。飲畢復斟。辭以不能。旁有美人衣繡綠者曰。吾當代飲。爾卽歌此詞以侑觴。舞者揚袂而歌。少年執板。美人緩飲。舉座歡然。少年攀一花大如斗。簪余帽上。兩美人大笑。余遂醒。憶此詩猶未嘗忘也。追想夢境。花傍一亭。額曰思舊居。或曰此卽吾子所書。亦紀其歲月乎。余惝怳不能答。

遼懿德蕭皇后抱千古之沉冤。令覽古者人人悲憤。終不能解其故。雖乙辛孝傑。後皆誅戮。然何補于香消玉碎乎。世有以輪迴刼運解之者。吾仍欲搔首問天也。得後人憑吊。庶幾稍白萬一。姑以懈其幽魂。特恐彈入瑤琴。適令隳淚者欲添江漲耳。余嘗有題回心院詞後曰。象牀翠被蘸熏爐。猶剔銀釭影尙孤。不用黃金邀買賦。清絃彈出付宮奴。又題十香詞後曰。群小焚芝更刈蘭。倩誰芳艷吐毫端。喪心偏屬文人事。千載還應按劍看。

同一魚也。入釜鬵者無數。而金魚則畜之。同一鳥也。調酸鹹者無數。而鶴則置之園中。畫眉之屬。則藏之籠內。而日飼之。然則文采聲音。其可忽乎。

靖節之宰彭澤。左司之守蘇州。未聞明記其善政。而共信其惠澤及民者。信之於其詩也。大抵鍾情山水。寄懷翰墨。其人處則必非俗人。出則必非俗吏。

乩仙詩曰。蓼岸蕩蘭橈。花深人未遇。鴛鴦正熟眠。回舟更尋路。此情仙也。

常熟馮定遠班燈花句云。閨中有喜深深拜。旅邸無眠淺淺挑。顧粟園述崑山吳修齡殳泥美人句云。公如反國甘爲塊。郎若封關定作泥。顧柳村述二顧皆崑山人。能詩。

余嘗有閨情小詩云。雨滴梧桐小院涼。移爐留住一簾香。夜深還候月光到。添得羅衣立畫廊。志葵弟在楚。嘗書此詩於一童紈扇上。後此童來志葵處。屢索作者詩。復書閨情於小牋云。懶看燈花吐復蔫。鸚哥不語繡簾前。夜深枕上頻驚起。小婢無端夢語顚。童子持去報以繡囊。曰金閨以贈作者。志葵叩以姓氏再三。不答。曰屬不許言也。

香奩艷體。至王次回疑雨集而極。實度越溫李。耳食者每諱言之。且故譏其纖巧。有傷大雅。直登徒子耳。余酷愛其不由熟徑。仍入人心坎中。悉評跋之丹鉛不啻再四。嗜痂之癖。恐莫余同矣。

檇李夏宁枚煜著海外遊草有綠茉莉說云。嶺南多茉莉。色白。獨瓊地色綠。綽約鮮妍。土人呼爲多情花。有中州人携牡丹求售至瓊者。花葉卽凋落。故土人歌有不求富貴愛多情之句。又云綠珠博白人。花所以變色爲綠。瓊種亦自博移來者。語非無徵。附記於此以俟解人。

汪研村沃有桃葉渡書所見云。楊花萬點因風起。畫船搖蕩春風裡。波回吹動綺羅香。有女如花隔牕紙。自研螺黛硯痕新。含睇拈毫笑忽顰。潤玉些傳王逸少。簪花擬學衛夫人。却笑舟人歸去速。回頭簾幙藏深綠。錦纜日繫柳陰中。沉吟自製秦淮曲。王漁洋評。余小時有句云。不知何事牽儂意。欲疊紅箋賦洛神。聊可印證。

康熙庚寅秋。客遊西湖。月夜至斷橋。不禁慟哭而返。余生平畏言斷橋。謂境遇

情緒無非此耳。因賦一絕。六橋楊柳飄零候。更有消魂是斷橋。行到此橋原不斷。斷腸人看淚如潮。抱病昭慶寺。有友人攜青樓以詩招飲。次韻謝之曰。遊半西湖興未饒。一燈秋雨臥僧寮。雲遮寶塔貪看影。夢繞錢塘怯聽潮。半臂借君涼亦暖。六橋招我近偏遙。秦箏趙瑟心難動。況復河陽恨未消。
同邑姚魯望岱長貧工詩。以客授老而弱女棲霞幼嫺吟咏。十七而夭。著有剪愁吟。臨終數日前寒夜不寐。口占云。半庭殘雪峭寒生。榻近梅花病亦清。冷夢未成燈自滅。疏鐘畫角一聲聲。夜永紗牕月下遲。無眠起坐強支持。意中多少難言事。盡在低聲喚母時。讀之殊堪腸斷。
在園雜志云。余守括州時。十二月下旬。雜花作蕊。梅花盛開。立春詩有插瓶花影一蜂過之句。同人以爲太早。豈知四方風氣不同。無足爲異。至溫州十月小春。桃花杜鵑山凹如火。則早而又早矣。
文心雕龍。竹有生日。即五月十三日。四民月令。是日謂之竹醉。栽竹多盛。山谷詩。夏栽醉竹餘千个。注。是日竹醉宜栽竹。(古今類傳)又月令。潮日種竹易

活。潮日八月十八日也。（同上）案兩日自應栽竹而雨過郎移記向南枝二語。尤貴知之。
竹種甚多。有見于書者。有未傳者。後各以其意名之。或略沿古。或從時。或隨地。不可勝計矣。愚謂可玩而兼可用可食。植物之美。無踰于竹。欲尋其倫。其蓮與菊乎。
珍珠船云。世稱三友。竹有節而嗇華。梅有花而嗇葉。松有葉而嗇香。惟蘭獨併有之。
愛才有上施者。如任華之於供奉拾遺。繁知一之於忠州刺史是也。有下施者。如茂孝之於子遷。逋翁之於香山是也。總之。皆是具眼。皆是婆心。
范昭逵從西紀略曰。五月十九日蚤行至舍勒烏孫少歇。前次黑河沿地。郎青塚也。塚高二十丈餘。闊數十畝。塚前石虎二。石獅一。享殿遺址。尙有琉璃碧瓦。猥藉道左。頂有室。碎石砌其外。磁瓮貫其中。云是喇嘛所爲也。塚旁有古柳。橫臥道中。老幹上伸。葱鬱舒秀。噫。靑天碧海。塞外斜陽。白草黃沙。魂歸何處。征人

短歌。用當長嘆。炎漢寧無出使臣。却敎紅粉去蒙塵。琵琶不盡當年恨。萬里長城倚婦人。余爲和曰。運籌決勝足才臣。誰遣蛾眉靖塞塵。咫尺昭陽猶未識。那能遙選苧蘿人。

才女不年。古今最痛。余所見湘碧遺草。乃長洲袁雁亭刻其亡婦所著。婦郭氏。名文蛾。字瓊媚。其遺草淡中帶艷。粉翠欲飛。康熙庚辰鶴栖老人爲作傳及序。而老易軒主人亦序其事。附以雁亭悼亡幷諸家誄挽之作。余觀紅顏薄命。或遇人不淑。及得所耦而復嗇其壽。其可悲悼。與才士之不遇將毋同。每欲搜其類而彙之。以傳於後。聊補域中缺陷。而撫躬嗟嘆。殘紅碎錦。叢榛掩之。青衫如故。惟有淚洒蓉裳耳。

丁巳春杪。遊靈芝菴。菴後土邱。呼曰小娘墳。俗傳沈萬三葬其女穿塚甚多。欲後世莫辨眞葬處。此乃其一塚耳。古樹斜陽。令人不勝憑吊之感。因賦二絕。點點棲鴉樹影寒。鐘聲聊醒斷魂酸。玉魚鉄鳳藏何巧。疑塚纍纍似阿瞞。金谷無人吊季倫。蘭堂繡戶久飄塵。荒墳有女招提畔。誰解尋芳獨愴神。

明崇正中。揚州名妓沈隱。字素瓊。偕母遊西湖。卜居於樓外樓。樓本宋人所建。歌舞舊地也。嘗語人曰。但得一眞才士。不復爲樓中人矣。一日尋蘇墓。見西冷橋上一才子。獨坐縱飲。狂歌自得。訊之。爲新安夏子龍也。負才使氣。傲岸不羈。瓊竟歸之。夏故揮霍。家赤貧。瓊甘焉。未幾。夏以痛飲傷肺卒。瓊視斂盡哀。遂盛妝飾。自序平生詩稿。題曰幽憤言。復成絕命詞三首。以紅絲自經於柩旁。余友鈕滄亭賦念奴嬌詞弔之曰。凭高長嘯。喚起耐雪梅魂。酹他紅友。檻外奇峰留古色。一任癡雲浪走。靑眼杯邊。白頭字裡。月濯章台柳。秋風太慘。花銷並蒂香藕。不堪破鏡尋鸞。縞衣拭淚。仍是描蛾手。三尺紅絲知我意。縮住黃壚佳耦。野塚雙鴛。遙天孤鶴。環珮西湖口。問今歌舞。還學得素瓊否。余讀之有感。爰題二絕於其端曰。烟月蕭蕭買柳枝。錢塘還記舊遊時。怨紅愁綠情誰寄。却見西湖輓玉詞。懷古無端有淚飄。靑蛾化土不堪招。南屏鐘響風篁和。欲醒芳魂在六橋。

南雅一書。苕溪董江屏耒所輯諸詩僧詩也。後附江屏之兄裘夏樵及江屏詩。

其序而跋之者。江屛父漏霜禪人（南潛）也。漏霜未出家時。著豐草菴詩集。而寶雲詩集。則皆爲僧以後詩。其中叩寂寞而求音。乃世俗所未能搜索者。

明萬歷中。有官於浙者。（忘其名）貪虐自縱。托其子捆載而歸。選勇士數人。督役夫而行。至茗中。見一翁策蹇至。相與談甚洽。抵暮過長林。翁忽曰。公子裝歸之物。皆非理所得。曷不假我以爲娛老之具。公子怒。諸勇士厲聲呼之。翁加鞭而前。行約半里許。飛一彈中一勇士之指。諸勇士皆持兵欲與角。又數彈徧中其指。復躍至。謂役夫曰。隨我行則生。若諸勇士悉投兵而拜。公子乃揮役夫去。悵然自失。反走訴於其父。乃令人廣捕。踰月。公子訪求技勇。偕遊西湖。見此翁行堤上。兩少年從之。公子命從者突出擒之。翁大笑。一少年略擧手而仆者三人。餘人遂不敢動。翁謂公子曰。姑至我舟中小酌可乎。則畫舫泊於九溪。揖公子及群從登焉。酒肴之陳。非人世所易有。所言者皆述生平賑貧䘏困鋤抑强暴之事。公子欲啟口。輒獻巨觥。酒酣。翁掀髯曰。爲我達尊公。無相覓也。呼童設筆硯。疾掃數行。攜公子手登岸。共覽十八澗之勝。坐石上聽瀑聲。笑謂公子

宜勉爲賢人。幹父之蠱。我欲將此水滸爾塵襟也。出一緘與別。謂一二日間。消息可到。勿以微物瑣瑣長者。爲公子歸語其父。開緘視之。則歷數其罪狀也。翼日。父子晨起。各云所臥之枕。截而爲兩。旁有白絹大書曰。官改前非。子改父惡。以枕代爾。尙其戒之。自此召還捕者。竦然自戢。父子俱得令名。

葉虞部仲韶有自撰年譜。吾黨葉庭方携來見示。此書始於明神宗之已丑。終於懷宗之癸未。乃未刻之書也。可以見虞部生平大略。爲儒者。爲俠士。爲詞客。爲情種。歷歷在目。栩栩欲生。而總之當以二字概之。曰愁人而已。

其叙四十八歲之春云。茗華盡白。靈腑恒摧。春花秋月。晝卷宵燈。靡非愉恍之端。祇是悽慘之緒。如韋蘇州云。暄涼同寡趣。朗晦俱無理。矣有二婢。一素韋時年十九。一紅于。時年十八。雖周旋屏幃之間。有分感傷。無心消遣。並令及時適人。復聽其父自嫁。余不惟不取其值。凡平日爐匣奩具。余貧士。故非華美者。亦悉與之携去。各嫁士人爲妾云。

九月午夢堂集。成鸝吹二卷。愁言一卷。返生香一卷。窈聞二卷。伊人思一卷。秦

齋怨一卷。岠雁哀一卷。彤奩續些一卷。百旻一卷。共九種。其鴛鴦夢一卷。後易之以靈護集。爲十種云。

竊聞載於買愁集。余童時卽見之。惟瓊花鏡之板。已斂。近始得見。古今靈異。殆少其倫。其畧云。朱生名懋。字熙哲。淮陰人。善李少君之術。能招魂。如生人。繪以金粟影華法。當其磅礴丹青時。人皆得以目寓也。其法裝白帋於壁。以鏡對帋。凝神屏氣。先視鏡中。恍惚若覩。卽現帋上。又云。瓊章從境中髣髴露形。卽帋上儼然在焉。隨二青衣女侍。亦爲冶麗。但寫瓊章方已。卽如游絲隨風飛散。不及運管矣。

瓊花鏡又云。瓊章今在緱山仙府。前身爲月府侍書。名寒簧。最初則軒轅時王屋山小有清虛洞天侍女。名成璈。淮陰人朱生。則藉靈於圖籙。攄宸於表象。舉其在世內遷流者。言之。或亦一道。不妨互參爾。

鏡內朱書有云。葉瓊章前身曹大家。天帝嘉其才藻。重其貞淑。召爲廣寒執節侍史。偶以節墜。誤碎玉笙。遂於唐時謫凡間。竹雙氏曰。在人間爲曹大家。在天

上僅爲執節侍史。何異蘇子卿爲典屬國也。此已爲理之不可解者。
續竊聞中有乞泐菴大師寫瓊章影神而師甚難之之語。余覽至此。深痛惜之。
及觀瓊花鏡所載。則方士朱生招入鏡中而寫其貌。庶稍慰耳。然具壇建醮焚
章書符至四五次。乃得之。其亦難矣。
瓊章姊妹芳藻。聚於一家。昭齊所著愁言及蕙綢所作鴛鴦夢。皆擅才韵。世只
盛傳瓊章。實鸞鳳也。然小紈之名。遜於紈紈小鸞者。則以昭齊瓊章之殀而後
世尤惜之耳。不幸之幸。是亦可以慰千古之悲者矣。
百昃遺草。虞部仲子世偁字聲期者。年十八而沒。所存詩文甚少。無聘崑山顧
咸建室女。聞訃守志。有奇節之褒。其附刻挽詞。兄世佺、弟世傛、世侗、世儋、姊蕙
綢也。
靈護集。虞部第三子世傛字威期者。以金陵鄉試不得志。鬱而成疾。未半載卒。
年二十二。著述之存。較百草昃爲多。所列挽什。婦沈憲英字蘭枝。姊小紈字蕙
綢。妹小繁字千瓔。時年十五。兄世佺字雲期。弟世侗字開期。世儋字遐期。世綰

字星期時年十四世錘字工期時年十二玉香珠唾萃集一門要皆足以墮千秋之淚者（完）

香天談藪跋

夜鐘先生著述甚富身沒無後日就散佚茲編暨說詩菅蒯皆其高足弟陸丈研覃於易簀前授予者吉光片羽巋然僅存良足寶貴已甲午夏日同邑楊復吉識

婦人集

宜興陳維崧其年著

如皋冒褒無譽注
新城王士祿西樵評

長平公主。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公主名徽娖。明思宗女。周皇后產也。甲申之變。御劍親裁。傷頰及腕。越五宵。旦復甦。順治二年。上書今皇帝。甚有音旨。書曰。幾死臣妾。跼蹐高天。髡緇空王。庶申罔極。先是主議降大僕公子都尉周君名世顯。至是詔求故劍。仍館我周君焉。尋薨。張晨長平公主誄曰。當扶桑上仙之日。距穠李下嫁之年。星燧初周。芳華未歇。又曰。公主葬彰義門之賜莊。禮也。

明思宗田貴妃。維揚人。性明惠。沉默寡言笑。最得帝寵。（吳偉業永和宮詞曰。貴妃明惠獨承恩）甲申李賊入燕。妃先一年薨。

長安女尼妙音。舊先帝時宮人也。國破後出居民間。祝髮于北城之文殊菴。與海昌相國居址相近。常出入相國家。談宮中舊事。及甲申三月事。甚悉。言十九日夜漏欲盡。先帝徧召內人。命其出宮避賊。是時黃霧四塞。對面不相見。帝泣下沾襟。六宮皆大哭。又言宮中侍姬。都以青紗護髮。外施釵釧。自遭喪亂。香奩

寶鈿。悉爲人奪。惟存青紗數幅。猶昭陽舊物也。吳江吳兆騫白頭宮女行云。長安女冠頭似雪。曳地黃絁縣百結。手執金經淚暗流。云是前朝舊宮妾。又云一托香台已十秋。每談遺事自生愁。室中漫禮金仙席。夢裏還隨玉輦遊。惆悵生年遘陽九。戒珠持徧甘衰朽。天家龍種尙飄零。賤妾蛾眉亦何有。晚樹沉沉禁苑斜。山川滿目思悲笳。傷心欲到扶風市。零落金箱憶漢家。

鄭妗故襄王宮人。遭亂。爲沔陽漁人所得。常椎髻跣足。釣于黃金湖頭。獨著慘紅袙服。云是襄妃物也。(見董以寧楚遊聞見錄。張獻忠假楊嗣昌兵符破襄陽。事出倉卒。宮中無得免者。妗奉命往凌儀賓家送生日銀綵。因匿藻井上獲免。又聞賊盡斮城中婦女纖趾。囊之酒間賭勝。妗之跣足。意或悼此。見原註)

姑蘇女子圓圓。(字畹芬)戹家女子也。色藝擅一時。如皐冒先生嘗言婦人以姿致爲主。色次之。碌碌雙鬟。難其選也。蕙心紈質。澹秀天然。生平所覯。則獨有圓圓耳。崇禎末年。戚畹武安侯刼置別室中。侯武人也。圓圓若有不自得者。李自成之亂。爲賊帥劉宗敏所掠。我兵入燕京。圓圓歸某王宮中爲次妃。(吳

縣葉襄贈姜垓百韻詩有云。酒壚尋卞賽。花底出圓圓。按卞賽亦金陵名妓。家伯兄有贈畹芬絕句。瀟湘一幅小庭收。菡萏香餘暮色幽。細細白雲生枕簟。夢圓今夜不知秋。湫水波迴春月姿。淡然遠岫學雙眉。清微妙氣輕噓吸。谷裡幽蘭許獨知。)

臨淮老妓某戚畹府中凈持也。後爲東平侯女教師。甲申京都失守。侯欲偵兩宮音息。而賊騎充斥。麾下將無一人肯行。伎奮然曰。身給事戚畹邸中久。宜往。遂易鞨鞢持匕首間關數千里。穿賊壘而還。(戚畹蓋田貴妃長兄東平侯劉澤淸也。)

金屋恭順侯(侯名吳維華)。姬人。父筆工也。幼穎悟。讀書善强記。侯寵之專房。一日偶有他事失侯意。錮別室中。姬乃以小赫蹏作書。叙其辛楚。中有長生殿卷中人語。侯見之不解所出典。籤某曰。此用玉環崔徽二事實也。侯大喜。卽日迎歸邸第。寵愛如初。(蘭陵鄒推官有金屋歌。歌長不載。)

寇白門南院敎坊中女也。朱保國公娶姬時。令甲士五十。俱執絳紗燈。照耀如

同白書。國初籍沒諸勳衞朱𥡴室入燕都。次第賣歌姬自給。姬度亦在所遣中。一日謂朱曰公若賣妾計所得不過數百金。徒令妾落沙吒利之手。且妾固未暇卽死。尚能持我公陰事。不若使妾南歸。一月之間。當得萬金以報公。度無可奈何。縱之歸。越月果得萬金。）按姬出後復流落樂藉中。吳祭酒作詩贈之。有江州白傅之嘆。

顧夫人識局朗拔。尤擅畫蘭蕙。蕭散落託。畦徑都絕。固當是神情所寄。（顧字橫波。合肥龔大中丞夫人。中丞名鼎孳。其尊拙齋集中。孤負香衾事早朝。及不知何福得消君諸絕。俱爲夫人咏也。）

人目河東君風流放誕。是永豐坊底物。（河東君姓柳名是。字如是。錢口口口口姬人。尚書築我聞室以居之。常于鴛湖舟中作百韻詩以贈柳。中有云河東論氏族。天上問星躔。漢殿三眠貴。吳宮萬縷連。瑤光朝孕碧。玉氣夜生元。又云纖腰宜蹴踘。弱骨稱鞦韆。天爲投壺笑。人從爭博癲。又云凝明嗔亦好。溶漾坐生憐。薄病如中酒。輕寒未拆綿。清愁長約略。微笑與遷延。君之風情與才藝。概

可見矣。)

徐湘蘋(名燦)才鋒遒麗。生平著小詞絕佳。蓋南宋以來。閨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詞娣視淑眞。姒畜清照。至道是愁心春帶來。春又歸何處。又衰楊霜徧灞陵橋。何處是前朝等語。纒綿辛苦。兼撮屯田淮海諸勝。直可憑衿。(湘蘋海寧陳相國之遴賢配。著拙政園詩餘初集。再錄其感舊二首。 西江月 剪燭閒思往事。看花尙紀春游。侯門東去小紅樓。曾共翠蛾杯酒。聞說傾城尙在。可如舊日風流。忽忽彈指十三秋。怎不敎人白首。 水龍吟 合歡花下流連。當時曾向君家道。悲歡轉眼。花還如夢。那能長好。眞箇而今。台空花盡。亂烟荒草。算一番風月。一番花柳。各自門春風巧。休嘆花神去杳。有題花錦箋香蘸。紅英舒卷。綠陰濃淡。對人猶笑。把酒微吟。譬如舊侶。夢中重到。請從今。秉燭看花。切莫待花枝老。)

或于舊台城內見二絕句云。南朝天子一愁無。石子岡連元武湖。草綠離宮人不到。日長惟勅阮佃夫。臨春閣外渺無涯。烽火連天動妾懷。十萬長圍今夜合。

君王猶自在秦淮中有字畫爲苔蘚剝蝕或以意補之詞意淒婉類宏光時宮人語（宏光時懷寧阮大鋮方貴幸用事詩中所云佃夫意或指此）

海昌彭幼玉（名炎）進士孫遹從姑也遺集一卷最新警王十一曾以小密花牋書其銀河吹笙一詩詩云銀河吹徹玉笙遲淸漏迢迢睡覺時巫峽雲歸俱是夢鮫人淚滴盡成絲霜衾抱月羞孤影露葉驚風別故枝王偶遺記末二句幽思怨緒政自使人不能終曲也（王推官集中有舟中懷彭十駿孫時讀其從姑幼玉遺集一詩詩曰鳳脛燈寒共帝城銀河小院語平明蜀川消渴人如昨洛水微波賦競成寂寂武原春嶂遠迢迢江浦暮潮生謝娘柳絮班姬扇欲向仙源上玉淸）

秣陵紀映淮有秋柳句云棲鴉流水點秋光世多誦之（映淮字阿男詩人紀映鍾妹也漁洋山人秦淮雜詩云十里淸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毿毿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

計孝廉（名果）婦吳夫人善排調孝廉故貧士嘗置一妾夫人揶揄之曰古

聞糟糠之妻。不聞糟糠之妾。如何。（見汪琬鈍菴說鈴。）

吳江葉進士（名紹袁）三女。長昭齊。次蕙綢。三瓊章。俱有才調。而瓊章尤英徹。如玉山之映人。詩辭絕有思致。載午夢堂集中。（瓊章有侍兒名紅于。）（天台泐大師序曰。汾河諸葉。葉葉交輝。中秀雙株。尤爲殊麗。）

桐城姚夫人（名維儀）無大師（方簡討以智法號無可）姑母也。酷精禪藻。其白描大士。尤工。所著清芬閣集。文章宏贍。亞于曹大家矣。

宗梅岑（名元鼎）母陳夫人。郡丞九室公（名輔堯）女。有婦德。兼工文詠。然唱隨外。不以示人。每有所作。梅岑欲受而錄之。輒不許。恐言之出于壼也。臨終取生平所作。盡焚之。故不傳一字。梅岑每言及。痛手澤之不存。猶嘆慕者久之。王吏部爲予言如此。

昭陽李夫人（字季嫺）游心元虛。託情道味。賦詩不多。殊復令人咨賞。可謂德音。（夫人一字元衣。女子所撰詩集五卷。文集一卷。）

石城卞元文（名夢珏。）女曰吳巖子（名山。）夙擅詩歌西曲。諸女郎能音旨者

靡不宗卞。後適廣陵劉孝廉。（孝廉名師峻）吳梅村西冷閨咏序曰。巖子著同聲之賦。元文賦嬌女之篇。辭旨幽閒。才情明惠。又曰趙明誠金石之錄。卷軸無存。蔡中郎甕臼之辭。紙筆猶在。詩凡四首。今錄其二。五銖衣怯鳳凰雛。珠玉爲心冰雪膚。綠屧侍兒春祓禊。紅牙小妹夜樗蒲。瓊牕日暖櫻桃賦。粉箋風輕蛺蝶圖。頻斂翠蛾人不識。自將書札問麻姑。石城楊柳碧城鸞。謝女詩篇張女彈。鸜鵒歌調銀管細。琅玕字刻玉釵寒。雙聲宛轉連珠格。八體穠纖倒薤看。閒整筆牀攤卷素。棠梨花發倚闌干。）

黃比部）名永）與夫人浦氏（名映淥字湘靑）伉儷最篤。一日鄒大（名祇謨）戲比部曰。君得毋昔人所謂愛翫賢妻。有終焉之志乎。比部曰。下官正復賞其名理。夫人有題閣絡隱坐月浣花圖滿江紅一闋。詞云。彼美人兮宛相對。娟娟欲下。恰此夕月華如洗。花枝低亞。盼到圓時仍未滿。看當開半還愁謝。與花神月姊細商量。歸來罷。 憐嫩蘂。銀瓶瀉。廻淸影。晶簾掛。奈晚妝猶怯鏡臺初架。二十餘年芳草恨。兩三更後長吁夜。幾時將絡秀舊心情。呼兒話。附錄

艾庵往事賀新郎詞一首。往事卿思否。十年來幾嗔幾喜。相偎相守。漫道悲歡如水去。提起心頭都有。卿自置一觴一缶。笑拔金釵閒指點。點點樁樁。欲說還搖手。恐化作皤然叟。何妨憒憒居人後。更誇甚筆搖千字。胸盤二酉。對酒當歌。卿試舞。長袖離披紅溜。爲卿盡先生五斗。醉看諸兒盡繞膝。待長成五岳容吾走。卿好做尋山偶。（浦氏有詩名比部弟京婦巢氏淑只亦能詩）

玉蜂顧文康小女（名諟）亂後歸蘭陵董侍御。一日與弟姪輩讌集。小有唱和。顧因笑謂阿甯（名以甯侍御從姪也）曰著紅廚衫弄虎邱浮圖。輒爲捉搦歌。新婦不如賢從。風日清佳作曲室中語。爾時濯濯。賢從應亦不如新婦也。侍御循環言理。大加撫掌。（董以甯曰。家嫿以國破家亡。流離不偶。每吟舊事。不勝惋嘆。嘗有詩曰。舊婢僕來詢老母。嫁衣裳盡典空箱。每吟二句。輒爲泣下。未幾云逝。家侍御刻其遺集百餘篇。顏曰翰墨有遺蹟。

金沙王朗。學博次回（名彥泓）女也。學博以香奩艷體盛傳吳下。朗亦生而夙悟。詩歌書畫。靡不精工。尤長小詞。爲古今絕調。生平著譔甚多。兵火以來。便

成遺失。嘗于扇頭見其浿淘沙閨情三首云。幾日病淹煎。昨夜遲眠。強移心緒鏡臺前。雙鬢淡烟低髻滑。自也生憐。　不貼翠花鈿。懶易衣鮮。碧油衫子褪紅邊。爲怯遊人如蟻擁。故揀陰天。一疎雨滴青簽。花壓重檐。繡幃人倦思懨懨。昨夜春寒眠不足。莫捲湘簾。羅袖護摻摻。怕拂粧奩。獸爐香倩侍兒添。爲甚雙蛾長翠鎖。自也憎嫌。ニ斜倚鏡台前。長歎無言。菱花蝕彩個人蔫。分付侍兒收拾去。草拭紅綿。　滿砌小榆錢。難買春還。若爲留住艷陽天。人去更兼春去也。煩惱無邊。三才致如許。眞所謂却扇一顧。傾城無色矣。又王吏部爲余言。夫人有春愁浣溪沙詞前段云。抱月懷風繞夜堂。看花寫影上紗牕。薄寒春懶被池香。口口愛詠之。抱月懷風四字。非溫尉韋相不能爲也。綠肥紅瘦。何足言譬。又有詞云。昨夜睡濃兼好夢。一身春懶起還遲。亦是好句。（按朗適梁溪秦氏。父彥泓任楚中學博。朗集唐以餞其行。中有君向瀟湘我向秦之句。可謂雅當。又有學繡青衣閒刺鳳。自把金針代補翎毛空。一詞才思雕妍。殊爲巧妙矣。）

余嘗與諸賢品題閨秀。或謂鉛黛之餘。偏饒韻致。筆墨之外。別有寄托。當今那

得如許甯馨。余沉思久之。忽曰。噫自有人衆或嗤余爲騃。（吳語謂人不甚了了者爲騃。夫銅鳴山應。理由冥契。陽回籥動。感豈人爲。士爲知已者死。女爲悅已者容。皆是物也。愚不可及。願從甯武情至之談。豈諸賢所能尋味乎）向于董二書舍見矮箋數幅。寫會眞詞曲。字法秀逸。如花臨風。後有題云。桃花便嫁東流水。不比楊花更化萍。全詩殊耐尋想。其印識爲采藥女郎云。得于童子手中。以炊餅易之者。

虞山吳永汝（字小法）母故某尙書姬也。七歲善琴箏。十歲工染翰。樂府詩歌。一見卽能詮識。人有霍王小女之目。其母携之毘陵。十二而字余友鄒大。後爲雀角所阻。見其訣別詞有云。質如蒲柳。敢偶姬姜。年豈桑榆。忍甘覊僧。念一生其已矣。將九死以何之。其如夢令一闋曰。簾外一枝花影。月到花梢陰冷。夜坐穗燈消。寂寂小窗寒寢。夢醒。夢醒。重把離愁細整。又蝶戀花半闋云。傷心只怕天公遠。好運何時。薄命應須轉。西鄰姊妹閒相勸。抽箋步入桐陰院。餘俱楚楚可誦。鄒大有惜分飛四十四闋。幷製序以悼之。（惜分飛序中有云。霍王小

女。母號淨持。衛氏少兒。父名鄭季。清風細雨。無不訝其針神。綺月流雲。咸共欽其墨妙。直爲抒寫無遺。至云邯鄲才人。終歸厮養。左徒弟子。空賦嬌姿。金犢東西。不見台邊之柳。畫船南北。徒聞渡口之桃。則千古傷心。不獨我友爲然矣）

會稽商夫人（祁撫軍彪佳夫人）以名德重一時。論者擬于王氏之有茂宏。謝家之有安石。（慈溪魏耕曰撫軍居恒有謝太傅風其夫人能行其敎故玉樹金閨。無不能咏。當世題目賢媛。以夫人爲冠）

山陰王端淑（字玉映）意氣落落。尤長史學。父季翁（名思任）常撫而憐愛之。曰身有八男。不易一女。（按山陰王家郎俱有鳳毛。季翁情鍾賢女。遂損譽兒之癖）蕭山毛奇齡詩云。江南女士一代稀。王家玉映聲先知。著書不數漢時史。織錦豈憐機上詩。淸暉閣中父書在。落筆爭開寫眉黛。吟成細雨滴口脂。行卽靑籐繞裙帶。風流遺世姿獨殊。猗嗟四壁貧無如。牽蘿補屋愁不耐。天寒袖薄侵肌膚。只今兵革滿塗路。欲走西陵過江去。崎嶇宛轉進退難。祇恐行來更多誤。昨宵行李隘巷宿。繡帙香奩解書軸。今朝寂歷風雨來。令我停絃撫

心曲。梧宮木落無復愁。清溪桃葉今難留。君行渺欲向何所。長江浩浩還東流。
秦淮董姬（字小宛）才色擅一時。後歸如皋冒推官（名襄）明秀溫惠。與推官雅相稱。居艷月樓。集古今閨幃軼事。薈爲一書。名曰奩艷。王吏部撰朱鳥逸史。往往津逮之。（姬後夭。葬影梅菴。旁張明弼揭陽爲傳。吳綺兵曹爲誄。詳載影梅菴憶語中。）

黃（名運泰）毛（名奇齡）撰越郡詩選一書。其凡例曰。閨秀則梅市一門。甲於海內。忠敏擅太傅之聲。夫人孕京陵之德。閨中顧婦。博學高才。庭下謝家。尋章摘句。楚纕趙璧。援婦誡以著書。卞客湘君。樂諸兄之同硯。其他巨室名姝。香奩繡帙。董陶徐鄭。詠覽頗多。玉映靜因。流傳最久。編題姓氏。約十二家。閨閣風流。莫此爲盛。識者以爲實錄云。（張楚纕名德蕙。適祁奕慶。朱趙璧名德蓉。適祁奕喜。祁卞客名德瓊。祁湘君名德茝。嘗見山陰徐緘詩云。箕子國中許小妹。錦官城內王夫人。風流曠代不相接。筆陣一門驚有神。今觀諸祁才藻。以方王許。似猶過之。

楚纕鬭牌詩　難遣離懷白晝昏。紅牙牌裡強爭論。不因嬌

嬾無情緒。輸却金釵未敢言。　趙璧和湘君詩　海棠枝上落輕紅。花片隨香散碧空。但得與卿同轉側。不愁此夜逐春風。　湘君夜坐詩　夏雨初晴後長空萬里天花間吹玉笛。月下數金錢。宿燕驚猶熱。簷榴墮欲燃。齊紈裁自好。棄置是何年。　奕喜贈女弟湘君詩　深閨小妹動盈盈。盤內題詩早得名。初見落梅能弄笛。還宜新月照彈箏。又云春光點點逐春江。春水悠悠渡夕陽。空留匣琴千種恨。空留錦字三載香。匣琴錦字無消息。故將天壤怨王郎。）

雲問章玉筐（名有湘）龍眠孫進士（名中麟）婦也。工才調。作詩寄姊云。憶昔同在翠微閣。飛文聯句誇奇作。那知江海各天涯。青鳥無情雙寂寞。蘇合房中愁索居。尺素遙傳錦鯉魚。爲問江淹五色筆。擬成團扇近何如。此詩亦何減唐人韓君平也。玉筐著作有澄心堂集望雲集。姊瑞麟。妹玉璜。並擅詩名。妹廻瀾。妹掌珠。俱以文章顯。（荆隱君序曰夫人之詩。其旖旎則月中楊柳。露下芙蓉。其沉鬱則寒峰際霄。白雲不動。琉璃錦匣。聯翩劉氏之風流。翡翠筆牀。掩映徐家之名勝。荆隱君夏瑗公先生女也。

虞山許太守夫人吳片霞有詩才其梨花雙蝶一詩世尤誦之詩曰如玉雙雙透瑣幃鏡中斜見粉依稀西施舞罷春衫冷道韞詩成柳絮飛影過杏梁朝日澹夢醒巫峽片雲歸梨花深院無人到不是開籠放雪衣（太守名瑤字文玉夫人名絹）（武進徐太守）（名可先） 夫人謝玉英（名瑛）詩名藉甚性簡遠蕭勝不嬰世務太守之官後夫人盡斥其橐中數千金買青山莊居之時於橋上憑欄小立吟哦竟日其風味如此著有博依小草近留心禪理并詩亦不多作云

武林顧若璞黃少參（名汝亨）子婦也早年稱未亡人有綺才所著湧月（王西樵曰似臥月）軒稿行世中有舅姑墓誌銘及外行狀文章詳贍學者韙之孫女埈兒法名智生生而端麗能詩歌小令記其宮詞一首曰長信宮中侍宴來玉顏偏映夜光杯銀箏彈罷霓裳曲又報西宮侍女催又咏雪一首云霏霏玉屑點牕紗碎碎瓊柯響翠華乍可庭前吟柳絮不知何處認梅花清警殊甚顧性喜學佛歲癸已病甚父母痛之女曰金鎗馬麥定業難逃大人獨不聞

之平。且女特身痛耳。心無所苦。年十九夭。（又夫人子燦婦丁玉如字連璧。慷慨好大略。常於酒間與燦論天下大事。以屯田法壞爲恨。其言曰。邊屯則患戎馬。官屯則患空言鮮實。事妾與子戮力經營。倘得金錢十二萬。便當北闕上書。請淮南北開田墾萬畝。好義者出而助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後仍舉鹽筴。召商田塞下。則天下可平也。其大言如此。西樵嘗言夫人臥月一集中多經濟理學大文。率經生所不能爲者。其子婦丁繼母張氏名姒音。才學與夫人相亞。嘗作討逆闖李自成檄。詞義激烈。讀者如聽易水歌聲。惜未之見也。

劉夫人江西吉州劉忠烈公（忠烈諱鐸揚州知府天啓時爲魏奄所殺）女。王撫軍子次諧婦也。名淑。幼穎甚。能小詩。甲申鼎湖之變。夫人嘆曰。先忠烈與撫軍兩姓皆世祿。吾恨非男子。不能東見滄海君。借椎報韓。然願與一旅。從諸侯擊楚之弒義帝者。遂建義旗。適滇帥釁兵精悍冠諸軍。聞夫人名。請謁。夫人開壁門見之。旦日報謁滇師。具牛酒於軍中。高宴極歡。然帥武人也。陰持兩端。又醉後爭長。語不遜。夫人怒。卽於筵前按劍欲斬其首。帥環柱走。一軍皆擐甲。夫

人擲劍笑曰。殺一女子何怯也。索帋筆從容賦詩一首。辭旨壯激。帥悔且懼。夫人曰妾不幸爲國難以至於此。然妾婦人也。願將軍好爲之。遂跨馬馳去。(見巢震林史缺文補)

長山劉節之(名孔和)青嶽相國(名鴻訓)之次子。讀書懷大略。慕陸渭南之爲人。所著有日損堂詩數百首。亦學放翁。明末棄諸生。從戎。隸劉東平麾下。其婦鄒平王氏女。亦善騎射。南渡時。節之與婦各將一軍。婦號令之嚴。過於節之。每相見。有孫權妹刀環風。節之亦敬憚之。後節之爲東平所戕。王間關北歸。爲尼。王吏部爲予筆述其事如此。

海鹽陳若蘭(名麟端)著閨詞一百首。中有云。垂柳依依綠影生。芰荷亭上設棋枰。局中彈出縱橫勢。笑問檀郎若個贏。又云、春閨三月養吳蠶。南陌攀桑滿竹籃。爲避行人回步急。不知鬢上墮牙簪。又云、女伴相邀織綺羅。纖纖素手弄金梭。晚來尋取紅牙尺。較得工夫若個多。又云、閨中喜作道家粧。雲錦裁成綠羽裳。學戴星冠簪日月。侍兒齊綰髻雙雙。又云、一自檀郎赴玉京。殘燈挑盡淚

盈盈黃昏又值芭蕉雨。不管人愁滴到明。如此吟詠。去花蕊夫人何遠。（若蘭詩集有綠窗閒咏一帙）

康鄰（字湘雲）直隸邢台人黃更生內子也。所著有臨風閣集。其菩薩蠻詞有云徙倚聽疏鐘。臨眠愁殺儂。又玉樓春詞云。妾顏自愧石邊花。君心莫化花邊石。其警句多如此。載燃脂集中。西樵有贈更生詩云。殿前筆札凌雲賦。樓上鶯花織錦妻。蓋紀康之能文也。康又有小重山起句云。春雨蕭蕭杜宇愁。綺窗驚曉夢。蹙眉頭。亦致語也。

王吏部夫人張鄒平總憲文定公孫。亦擅詞賦。西樵官萊子時。嘗作寄內詩。萊子淹留我共君。滯人春月復秋雲。巡檐幾夜頻搔首。海國鐘聲已厭聞。夫人屬和末二句曰。海邊休恨還留滯。猶喜離鴻得共聞。後王官國博。官貧不能攜家。每咏此。未嘗不嘆其有思也。

陶令則（名琬儀）雲間陸進士）名鳴珂）夫人也。有九日登高憶芳兒一詩云。有意登高去。遙看江水環。長江連合浦。何日夜珠還。（見雄縣馬之驦詩防初

集）

吳中閨秀贈海陵宮婉蘭一詩曰。雲髻偏宜試晚粧。石牀苔潤恰新凉。採蘭愛向花前立。羸得羅衣滿袖香。婉蘭宮進士（名偉鏐）女歸余友冒無譽。（名褒）曲室唱酬。才情朗暢。伉儷之篤。亞於埧篪矣。婉蘭尤工畫墨梅。雪葉風枝。翛然有偃蹇瑤台之思。

仁和俞瓊英（名桂）詩文纔一十六篇。才思頗清綺。遇合抑塞。年二十而夭。其擬義山無題云。纔唱驪歌日漸曛。牽裳官道淚紛紛。紅英陌上花無主。錦翼雲中雁斷羣。玉鏡幾時還照影。金爐從此罷燒薰。聞知天上無離別。願得相攜駐白雲。江南古意云。江南三月花柳香。青春欲徂白日長。杏梁陰陰燕新乳。頡頏差池弄輕羽。美人午起自結束。曳鬟垂鬟手如玉。春草滿園蝴蝶飛。金鞍少年他日歸。中秋云。玉鏡澄清漢。金波蕩碧流。桂枝應欲謝。空倚最高樓。（錢塘毛先舒有閱俞瓊英集詩云。宋玉眞愁客。江淹本恨人。何當誦遺稿。霜鬢又添新。）

錢塘女子陸幺鳳十四而善吟嫁後夫遊學於外陸頗愁思秋閨晚思三首云晚來疎雨過人頭風靜羅衣颺不休漫拾亂紅題小字暗驚新句又悲秋湖烟漠漠晚歸鴉自掃楓香坐煮茶一帶芙蓉寒映水那知秋思屬兒家翠黛宜颦不耐颦病逢秋氣轉傷神空堂莫掛疎簾起黃菊丹花惱殺人（毛先舒辨坻）

嘉興黃皆令（名媛介）詩名噪甚恒以輕航載筆格詣吳越間余嘗見其僦居西泠段橋頭凭一小閣賣詩畫自活稍給便不肯作（吳偉業題鴛湖閨咏四律中有夫壻長楊須執戟之句想黃所適定楊氏也）

闞玉錢塘人甲申之歲生十三年矣容貌端麗又有倍年之覺父母從小絕珍憐之已父亡獨與母暨兄嫂同居宏光時徵選采女誤為賣菜傭所紿竟嫁其子日令玉職爨炊煨豕稍暇令鋤泥蒔灌足去纏約頭如蓬葆面目黃黑衣服泥污玉悲甚仰天慟哭而作歌聞者莫不悲焉未幾死（歌曰父生我兮中道以逝母煢煢兮門衰猝兄嫂難與居兮抉我如目中之塵沙伊又遘此佻巧兮胡罪我之實多彼六禮之或已愆兮曾貞女子口從剢要予以桑中兮夫豈其

爲予之匹。雙我獨有母兮。瘋思泣血。我父而有知兮。怒衝髮。我兄摩挲兄之金兮。骨肉相蔑。嫂旁睨之兮。笑言咥咥。我忽憤氣兮。如雲指漆室女以爲正兮。又告夫司命與湘君。曰予不愛一死兮。弗忍速阿母之下世。願死而有依憑兮。爲凶之厲。嗚呼哀哉。我終死兮。魂獨歸去。明告母兮。幽訴我父。匪我夙夜兮。胡然遭此行露也。縱謂行多露兮。寗我之汚也。亂曰。嘉名爲玉。父之命兮。幽辱糞壤。終保貞兮。憂思悄悄。淚淫淫兮。蒙此忍詬。日當心兮。（王西樵曰。相其語勢。殆是女中之左徒。徐淑蔡琰。無其嬌嬌。）

辛卯冬。宜興史孝廉（名鑑宗北 上道經淇水。夜宿宜溝客舍。見壁間有數行云。馬足飛塵到鬢邊。傷心羞整舊花鈿。回頭難憶宮中事。衰柳空垂起暮烟。後又云、妾廣陵人也。從事西宮。曾不二載。馬上琵琶。逐塵長去。愴懷賦此。和淚濡毫。促裝心亂。語不成章。時庚寅七夕後四日。廣陵葉子眉識。呼主者問之。知爲宏光西宮也。

王考功箑述云。孫沚亭相公南征紀畧。載女子趙雪華題李家莊壁三詩。并有

感寄不記其詞。　鄒平西青羊店逆旅中有女子題壁者。自署萬里女郎。詩云、獨抱寒衾憶夢眠。第二句不記。馬蹄得得行何己。歸雁提提又近年。蓋和唐人韻也。亦宛轉可誦。　又有題濟南東王舍莊壁者。不記姓名。詩云、夢寄車塵馬足中。依稀綺疏夜燈紅。無端野鶴鳴寒柳。驚起愁心對曉風。後小字旁注隨外北征作。　陽邱道上盧氏店中。曾有女子於七夕題絕句壁上。前一小序。末署云。天孫渡河之夕夢兒書。夢兒蓋其名也。詩後二句云。惆悵佳期不復還。有似銀屏墜簪。井餘不復記憶矣。數條予并載入朱鳥逸史中。以俱題壁詩。故識於此。

江都倪氏有鸝怨集。其本序云。內子為閩中巨族。依其舅氏於白門。孟夏歸余。一病不起。客有善李少君術者。為余招內子魂。叩生前事。歷歷如響。復作詩十數章。本序後附懺詞云。生於閩。海長於西江。又云、衣不曳地。七襄錦織鴛鴦案可齊眉。六禮書連鴻雁。乃以兵戈萍散。魂驚拍裏悲笳。衆之骨肉花殘。影落天涯畫角。爰求媒妁。締此姻緣。纔咏關睢。忽嗟瘏馬。前端陽之一日。鈿翠埋幽。曾

合巹之幾時。爐香化燼。又云廿五年之粉黛。辛苦同休。十九日之牀帷。沉疴不起。（氏詩有云已作蘼蕪離恨草。莫看菡萏並頭蓮。）

柴貞儀（字如光）杭州人也。能詩。其咏羅巾絕句云。拭去盈盈淚。攜來冉冉香。殷勤纏素手。縷縷似愁腸。亦極有思致。

通州陳掣（字無垢）幼博學。詩文絕工。著有繡佛齋集。嘗作閨怨五言詩。有夢去不關愁。曉來心自惡之句。從叔文起（名宏裔）見之。屢形吟賞。（自注姊有寄予內子數絕句。一云斑管吟成字字珠。才高皇甫重三都。寄言小妹慚非古。文采江南讓大蘇。又云既擅分金又惜詩。千秋鮑叔即名師。枯腸索句慚非錦。聊當梅花寄遠思。蓋姊有茹蕙集。即余作序。）

松陵周羽步（名瓊一字飛卿）詩才清俊。作人蕭散。不以世務經懷。傀俄有名士態。生平尤長七言絕句。居如皋冒先生深翠山房八閱月。吟咏頗多。如贈范洛仙云。黯淡消魂獨倚樓。登山臨水又逢秋。簷前垂柳絲千尺。只繫柔腸不繫舟。贈蘇貞仙云、一架薔薇滿袖香。同行誰不羨紅妝。生平最愛清幽事。肯惜淩

波繞曲廊。又寄懷洛仙云蕭騷越客獨淹留。汗漫西風柳岸秋。安得東風解我意。好吹此恨到揚州。此等語。俱極似唐人絕句也。（又羽步贈吳湘逸詩云。絮語花陰夜未央。細聆音韻轉悠揚。君今幸作吹簫侶。儂願期爲雙鳳凰。意蓋有爲也。）

茂苑吳蘂仙（名琪）才情新婉。當其得意。居然劉令嫺矣。與飛卿著有比玉新聲集。蕊仙尤好大畧。精繪染。飛卿贈詩云。嶺上白雲朝入畫。樽前紅燭夜談兵。蓋實錄也。（黃皆令比玉新聲集序曰。不意唐山房中。而後復聞正始。惜未能借江醴陵五色筆。展薛洪度十樣箋。倩衛茂漪手書之。藏之白間靚闥間耳。）

吳湘逸儀眞人。亦冒推官侍兒也。一名扣扣。蓋摘繁欽定情詩中語。資性穎異。好讀書。文選杜詩一二徧。卽能覆誦。年十九夭。聞者惜之。（按湖海樓本集有吳扣扣小傳。卽謂姬也。家伯氏有同湘逸水繪菴看桃花二絕云。林垧深杳悉聊淚。小霽偎紅露。寵光癡態若雲。誰得見。畫隄飛起兩鴛鴦。小閣湘中雲水鄉。有人如玉共文房。三吾昔日應無此。贏得幽情惱漫郎。）

王纕君（名璐卿）通州人馬孝廉（名振飛）之妻也。閨房唱和時以小幅行世。風調綿整人甚稱之。嘗見其一絕句云。靑草湖頭花正妍。綠莎汀畔水連天。輕舟載得春多少。無數飛紅到槳邊。蓋咏舟前落花者。筆情波媚。與題頗稱云。）又嘗見纕君一絕云。春寒日日雨如絲。草滿離亭水滿陂。寄語東君須着意。惜花人去未多時。亦自成調。　自注纕君妹亦工詩。余內子嘗以白紈乞二王簪花格。便覺瓊枝璧月。爭映行間也。）

西軒集（西軒淮南邱象隨所居軒名）載婁江女子。燈夕寄答一絕。淸怨迢迢。耐人尋味。詩曰。荒樓何處忍吹簫。寂寞燈前涕淚遙。忽看病中書信至。却傷今夜是元宵。閨閣中有如許思理。惜已軼其姓名。原唱係襄陽年少所作。有一行淸淚了元宵之句。辛楚欲絕。亦不知誰家年少。殊可惜也。（王阮亭感事三章附錄宵後。　少小愁多不自持。鍼牀初繡合歡枝。春風筵上迴中後。夜雨燈前擁髻時。雙黛痕消鴛翠減。單衾香細鷫鷞知。定情三五遙相憶。詎獨繁欽解賦詩。　曼睩橫波溼鏡潮。紅蘭當戶柳垂條。爲歌白石逢郞艷。曾約黃金貯阿嬌。

酒病正濃過上巳。春愁難妥近花朝。那知更逐香雲去。楚水巫山萬里遙。　金鶻鴉鬟烏柏門。琴川春水記啼痕。機中錦字勞相憶。肘後香囊是舊恩。密約難忘松柏樹。新居聞傍芭蘿村。春江花月千餘里。悵望流光欲斷魂。　又附錄邱象隨擒語爲起句一首。　夜雨燈前擁髻時。上紅初引第三絲。玉鈎穩壓重簾靜。海燕深棲煖夢遲。十七雲鬟年最少。一雙星鶻誓先知。風流意極銷魂處。半

近粧臺有所窺。

吳門家太僕（名濟生）示余以望遠圖。乃十四歲女子所作。霧鬢雲鬟薄施水墨。眞遺世獨立矣。（錢塘陸圻望遠曲十四首今錄其三）　朵髻蘼蕪望故夫。藐姑仙子不曾殊。屏間歷歷窺青瑣。道上明明種白榆。舉體乍飄連理帶。定情羞解合歡襦。可憐漂泊刀頭約。坐看天街夜月孤。　雙啼玉筯濕羅巾。爲結相於訪故人。自是口中生石闕。何堪腹內轉車輪。儂聞梧子心難變。郎比蓮花貌絕倫。何事小姑偏獨處。淸溪簫鼓夜迎神　皓腕輕羅驗守宮。纖纖手爪似春葱。常將小婦誇中婦。不擬賢雄是故雄。九醞滿浮金鑿落。兩環眞作玉玲瓏。

何妨深鎖靑苔濕。說與昭陽絕不同。

夔州李翰林（名長祥崇禎癸未進士官庶吉士）亂後僑居金陵。娶姚夫人。善丹青。得北宋人筆意。曾爲雲間董夫（名黃）母夫人畫一粉箑烟墨離離。深秀不可言。爲香奩畫手中逸品第一。（或曰夫人又工畫仕女圖）

江西康孝廉（名范生）夫人亦金陵女也。工畫竹。最似管夫人手法。孝廉頗矜重之。嘗以一扇貽余。綠篠明玕。便覺白日欲翳。（王考功曰朱遠山夫人文江集。有和康夫人寄外詞。似又不僅擅繪事也。）

江陰女子周淑禧。處士周榮起女也。工畫花鳥。在徐熙黃荃間。好事者爭以餅金購之。）同時又有宜興盧丹。善畫美人。每作一圖。皆婦爲之點睛云。）

海昌女子李因。字今是。號是庵。作水墨花鳥。幽淡欲絕。王吏部嘗題其芙蓉鷺鷥畫云。寒入金塘花葉孤。非烟非雨態模糊。姚家女子丹青絕。寫作芙蓉匹鳥圖。姚月華小傳。嘗作芙蓉匹鳥也。李是葛光祿無奇夫人。著有竹笑軒集。又以節著。

秦淮宋蕙湘。教坊女也。被北兵掠去。題詩郵壁。悽然有去國離家之痛焉。（詩凡四首。猶記其一云。風動江聲羯鼓催。降旗飄颺鳳城開。君王下殿將軍死。絕代紅顏馬上來。 王西樵曰絕代一作薄命。

秣陵崔秀玉。父吳門老教授。家貧居皦鷄鳴埭下。常口授秀玉書史。無不明曉。著有耽佳閣詩集一卷。如咏杜鵑花句云。恰喜花名似鳥名。慧絕可想。（丹陽賀宿述）

賡明弟（名玉堪）自北歸。以郵亭女子一詩示予。予爲憮然。詩曰。凌波卸却換宮鞾。女作男粧實可嗟。扶上高樓愁不穩。泪痕多似馬蹄沙。盖流人羈子過之繫念矣。（詩更有自序云乙酉六月一日遇難賓林庄。傍徨無地。灑淚而書。以爲異日話尋之具。廣陵十七歲女子張氏淚筆書于方順橋店中。

耕塢老人爲余言。予壬寅過鄭州。見驛亭有姑蘇女史芳芸詩。猶記其末句云。銀釭燒盡心還熱。畫鼓金針月已西。最爲清麗。其全首錄藏敝篋。曾舉示映然子郎釆入名媛詩緯。王考功所載。亦余言之也。予閨人亦有和韵。

乙酉澄江之變。士子黃姓者妻秦氏被擄。不屈過金山題詩壁。上末二句曰。蘆團夜坐三更月。懺悔今生未了緣。明日投崕殞。兵去。復甦。適遇乳母夫過。携歸復合。

劉阿李者。李氏。字小鳳。長千里人也。其父母故貧。幼鬻于狄進士（章光）家。耿罹平陵之難。自妻姚朱以外。隨死者凡四人。小鳳法當入官。蘭陵劉生捐金贖之。左右其事者。則馬大將軍之力爲多。（將軍名允昌。吳婁東人。蒙古故將之裔。明末爲黔南大將軍。天兵南下。因束身來歸。 天子嘉之。賜田宅金帛有差。視諸儀同秩。）聞者義焉。與小鳳同時入官者。一日雙蓂。後代小鳳選入掖庭。一日服盆。則年最少。後不知所終云。鄒祗謨有傳。（新城王士禎詩曰。天涯芳草碧氤氳。擁髻燈前感少君。共道朱家輕一諾。非因蕭寺識雙文。定情欲賦明璫解。心字初濃斗帳薰。夢到葭萌關上去。還如蕭總識香雲。）（花枝似玉咏紅顏。曉鏡明窗幾寸山。小閣春濃香蔽膝。後堂蝶拂玉交關。乍宜角枕袁生咏。自賣青溪盧女還。罷畫樓台烟月夜。劉郎應不憶人間。）

李姬（名香）秣陵敎坊女也母曰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姬亦俠而慧畧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尤亟稱之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盡得其音節然不輕發也嘗一日者故開府田仰以金二百鎰邀姬一見開府向兒事魏閹者又姬嘗以他事獲罪阮懷寧至是喟然嘆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峻卻之卒不往（姬與歸德侯方域善嘗以身許方域設誓最苦誓辭今尚存湖海樓篋衍中 又方域與陳處士小札曰昨域歸來有人倚闌私語謂足下與域至契既知此舉必在河亭凝望冀月落星隱少申夙諾不意足下誘李君虞作薄倖十郎也然則一夜徬徨失卻十年相知羅袖拂衣又誰信此盛遇乎域卽冒受法太過之嫌然有意外之逢此卽至誠之報也足下表章白是不藏善之美其實天王明聖不介而孚遭際如此臣願畢矣今日雅集亟欲過談而香姬盛怒足下謂昨日乘其作主而私譏十郎堅不可解則域雖欲過從恐與人臣無私交之義未有當也觀此書詞姬生平風調爾爾）

松陵吳氏（名銀姊）與鄰邑王生以才藝相昵。後事露。庭鞫。氏板所供狀灑灑數千言。頗露致語。一時爭傳誦焉。（辭多不載中有云昔淡眉卓女服縞素而犇相如。漢皇弗禁。紅拂張姬著紫衣而歸李靖。楊相不追。古有是事。今亦宜然。蓋丟放誕于閨房。寄淸狂于蟻黛矣。）

陸姬孟珠。或曰。嘐城大家女也。曾爲侯門寵妓。侯栽于法。姬邑邑不得志。流落江海間。悽然擁髻。有東京夢華想。製詩一卷。自名紅衲道人。（口口口贈姬詩二首　辭漢金人淚滿腮。西園東閣已成灰。莫嫌鳥爪麻姑少。曾見滄桑幾度來。剩水殘山花信稀。瑣牕鸚鵡舊籠非。儂家十二珠簾外。可有尋常燕子飛）

潁水劉公敵比部（名體仁）寄王推官家集數種。中有賢媛詩三卷。一名雲錦樓詩。係進士劉揩妻李氏著。李氏中丞某女孫。一名紉蘭軒詩。進士劉佐臨女著。一名寶田堂詩。秀才劉振女著。俱可誦。汝潁風流。卯金爲最。孝威諸妹。有天人之譽矣。（此條係西樵筆述并注雲錦樓偶成一絕曰。花前閒步數蜂鬚。霽色初晴小院隅。巧試金釵移日影。闌干劃處損紅朱。紉蘭軒新月一首曰宿

雨夕方歇。雲開天氣淸。星河仍欲淨。涼月復來迎。簾捲花初好。螢飛火自明。虛簷移凳久。新茗聽新聲。又櫻桃起句曰。竹實方成筍。朱櫻已及時。賚田堂雪夜起句曰。雪飛忽滿徑。入夜合瑤天。)

臨邑邢慈淨子愿（名侗官太僕）先生之妹。善畫觀音大士。莊嚴妙麗。用筆如玉台膩髮。春日游絲。（慈淨適武定馬方伯馬夫人雅工詩文。詩有非非草。蘭雪齋集二種。錢宗伯選入列朝詩集者。非其佳製也。從馬宦黔中。馬卒于官。夫人扶柩還。塗中作黔塗畧一書。文筆高古。有班惠姬之風。予在萊海時。于劉幼孫先生家見夫人答劉一書。詞極雅健。又于張渤海家見其硯銘二首。亦皆有致。又工書。酷類太僕。刻有之室集帖。婦人筆墨見于金石者。房璘妻高而外。殆不多有。然高文詞不多見。則夫人兼長爲尤難矣。)

余嘗游宿遷北司峿山。有石刻女郞湯文玉遊山詩云。山雨初晴洗佛螺。春風幾處揭靑莎。采香不倦溪邊路。多少飛紅趁襪羅。詞極新蒨。然與他遊詩雜書一石。盖他人爲刻之。非其自書也。

女子瑱玗濟南德州人也。曾有句云。自憐身似楊花。願向天涯情死。字數不多。讀之居然悵惘。（瑱玗題德州旅壁一序二詩。序云、妾家齊右。歡是吳儂。玉樹其人。紅葉贈我。既見君子。信綠綺之可媒。我思古人。願紅拂以爲友。佳人久嗟薄命。好緣肯俟來生。苦海斯離。多露勿畏。寶馬踏來剛半夜。老崑崙焉所用之。彩鸞飛去向天邊。莽吒利從茲逝矣。聊題短句。用示情癡。詩一云、何須押衙妙手。五更暗度香鞍。誰續奇女子傳。小名喚作瑱玗。二云、昨宵紅拂深閨。今日高唐去矣。後二句則所載也。此女子不特筆豔。人亦復奇、

王菊枝工小詩。雋令殊甚。廣東程內史。（名可則）爲余說。洵可謂珠娘之絕調矣。（粵中生女號珠娘。菊枝有絕句一首。紀其末句云。與孤牕雨一般聽。語甚雋。今選家或改作孤牕夜雨一般聽。庸甚矣）

無錫顧文婉自號避秦人。詩詞極多。恆與王仲英相倡和。詞見倚聲右集。（文婉浣溪沙云。風雨妨春苦不寬。開簾怕見嫩紅殘。錦屏深護早春寒。新嬾一身扶不起。愁痕萬點鏡慵看。空拈班管寫長歎、又云、獨坐無聊對簡編。閒題恨字

滿花箋。夕陽西去轉凄然。掩淚低徊粧閣畔。掀簾私語瘦梅前。此時試問阿誰憐。又云、曉日凝粧上翠樓。惱人春色徧枝頭。湘簾風細蕩銀鈎。燕子未歸寒側側。梅花初落恨幽幽。重門深鎖一天愁。）

長沙女子王素音爲亂兵所得。題詩古驛有云。可憐魂魄無歸處。應向枝頭化杜鵑。見者莫不憐之。（王阮亭有減字木蘭花云。離愁滿眼。日落長沙秋色遠。湘竹湘花。腸斷南雲是妾家。掩啼空驛。魂化杜鵑無氣力。鄉思難裁。楚女樓空楚雁來。盖爲素音作也）乙未歲。阿貽偕同邑傅侍御（名扆）北上至白溝河頓此邸。中見壁間有和素音詩者。覓原題不得。以問居停。指牆邊積木堆五六尺許。云在此中堵壁上。時方隆冬。阿貽與侍御急欲讀素音詩。刀同從奴共運木及半。而詩盡出。侍御執炬。阿貽呵凍蘸筆錄詩。竟共讀書。巳復各爲和章。書之壁。書竟乃命酒劇飲。始覺手腕欲僵。各大笑相顧。謂癡絕也。此事亦極可傳。余後此至邸。亦和韵。末有也學低頭拜杜鵑之句。素音原詩共三絕。前有小序。是儷語。凡二百許字。其精麗可與瑯玕女子相敵。載余燕脂集中。（自劉比部

以後共七條。俱係西樵先生筆述并注。以下俱係湖海樓自撰并注。)
江西李侍郎(名元鼎)與夫人朱中楣(字遠山)有文江唱酬一集。盛行于世。
(常熟錢口口文江集序有云珊瑚筆格。綠沉之管交輝。玳瑁書籤。雲母之箋
雙擘。花深綱戶。每刻燭以分題。燕乳綺疏。或擁書而徵事。又云雕軒文駟。玉
馬以北朝。翟茀鞠衣。伴角巾而東下。水精簾幙。鎭日焚香。雲母蓮花。年年辟蠹。
豈若敬通。見抵但對孺人。子美漂流。長隨妻子。
湯畹生(名淑英)長洲人。適休寧吳翾。工詩善奕。年三十六夭。(其暮春南
鄉子云。天氣最無憑。乍雨還晴又做陰。時侯困人三月也。淸明。暗買韶光柳醮
金。杯酒悶吟。寂寞春庭門草心。院落黃昏簾幙靜。深深。獨坐譙門又起更。王
西樵爲予言畹生詞佳者最多。予錄二十餘篇入燃脂集中。)
范滿珠。休寧人。范眉生(名艮)妹。詩才與兄相稱。述母一詩曰。獨眠不禁冷
風。呼攏落梨花滿地鋪。可奈壻亡留女在。那堪兒死更孫無。枕前有夢誰人伴。
燈下無言已淚枯。不是彼蒼昏昧久。如何伯道暮年孤。詩語絕痛。又旅夜絕句

云。殘燈明滅亂蟲啼。展轉鄉心月漸低。夢對家人纔欲語。雞聲依舊到窗西。淒淒楚楚。可念也。詩名繡蝕草。紅豆老人為之序。

周明娸。（名庚）莆田人。諸生陳承纘妻也。生平製撰所見不多。曾覽其尺牘一卷。清遜秀映。允為玉台之名搆矣。與仲嫂書云。感念化者。欲為陳立傳。以之才之美。無子無年。搦管垂毫。惟聞猿哭。是以更端而未就。當續成之。敢不誠于陳耶。又云三國志經嫂所點定。庚應窮其贊辭。但不解于古人何所厚薄。只覺此心為劉。與外一書。曰離騷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緒益亂則憂益深。所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然後知其粹然一出于正。卽不得以奥鬱高深奇之也。又云林媛松石圖已見歲寒之志。欽其至性。以一絕風之畫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風雨悲鳴也。仲嫂能定三國志。林媛能作松石圖。新婦俱于此不凡。惜俱逸其姓氏。（見尺牘新抄王西樵曰。周詩名羹繡集。凡百餘首。是宗竟陵者。亦有一二可錄。小札名十七帖。語語清雋。備錄燃脂集中）

甲申之難。賊入後宮。有宮人費氏者。為賊所獲。將汚之。氏紿賊曰。身是長公主

也。鼠輩詎敢爾。賊舍之居無何。俟賊沉湎後。挾七首立斷數賊首遂自殺。（南昌陳宏緒詩云。衝天劇盜乘金輿。含元殿化綠林區。赭袍日角不知處。鴟鴞飛向陛前呼。團營去盡戚畹走。黯黯風沙掩陽烏。玉貌嬋娟散如雨。紅鴉轢嘴泥中。逭費家嬌女明光姝。巧手丹青不能圖。芙蓉墮井井水涸。銀牀不覆繡羅襦。衆驚窺視爭救出。共惜花間顏色殊。姝生妙計賺蛾賊。稱是崇禎公主軀。鼠輩何敢犯龍種。汝主遙聞磔汝徒。渠魁後驗知非是。擲向帳旁于思胡。身藏七首口伴許。鐵衣醉倒紫氍毹。挾刃立刺咽喉斷。血縷亂濺殘香袪。我仇既報我安徂。七尺應須傍鼎湖。談笑自蹈霜鋒凜。髮鬟不受黃埃污。盈廷豈少如戟鬚。幾个男兒耀簡書。寒燈哭拜披香影。三十六宮春草枯。）

錢塘女子吳柏（字柏舟）未嫁而夫卒。柏衰麻往哭。遂不歸母家。苦節十餘年。遘疾夭歿。所著有柏舟集數卷。詩極鍛鍊。詞尤富而長調。更絕工。不減徐夫人湘蘋也。古文尺牘。在明瑛之上。眞奇女子矣。

洞庭女子遭亂。自投漢陽江。流至壽昌。土人憫而瘞之。獲寸帛于袒衣。油楮密

固展視爲絕句十首。聞者爭傳誦焉。詩有云。征帆又說過雙姑。掩淚聲聲怯夜烏。葬入江魚沉底後。不留青塚在單于。結響悲楚。運格端好。詎在班婕好下。令千古以下王嬙蔡炎花蘂夫人流輩讀之。能無愧赧欲死。（載錄其詩四首。生小伶仃畫閣時。詩書曾託母兄師。濤聲夜夜悲何急。猶記挑燈讀楚辭。當年閨閣惜如珍。何事牽裙繞水濱。報與雙親休眷戀。入江原是女兒身。生平猶未遇簪笄。死後狂瀾嘆不齊。河伯有情憐薄命。東流爲繞洞庭西。照影江干不勝悲。永辭鸞鏡斂雙眉。朱門空許成秦晉。死後相逢總未知。　耕塢老人云。女姓藺名玉眞。或曰湘潭人。或曰卽吾邑人。以入水無月餘。尙能逆流之理。然玩其句有雙姑語文。似從下江而上者。俱存以備攷爲是）

王十一爲余述林四娘事。幽窈而屑瑟。蓋搜神酉陽之亞也。四娘自言故衡邸宮人。（王太史有林四娘歌。歌首繫一小序。序云。晉江陳君寶鑰。分臬青州。入署之夜。堂上忽聞樂作。空中隱隱呵殿聲。如貴人騶從至。至則燿燎輝煌。杯饌羅列。賓客雜沓于堂上。俳優厮養。犇走于堂下。胥役大駭。走白陳君。陳君固已

心異之矣。因率衛卒呵禁之。不止。挾弓矢操而射之不止。持轟天雷諸大炮擊之復不止。越數日陳方爇燭坐小齋。而風雨聲有自遠至者。齋中窸窣如人行聲。少須。雙鬟褰簾。入唱曰。林四娘侍兒青兒啓事。娘子願謁使君。陳惝怳未答。而美人翩然來矣。妖質雪瑩。繡紋花映。修蛾自歛。斜紅半舒。掄袂以前。向陳而拜。拜畢就坐。徐徐啓曰。某金陵林四娘也。幼給事衡王。中道仙去。今暫還舊宮。竊見殿閣毀于有司。花竹淪于禾黍。某故有宮中儔侶。話舊情深。停車無所。敢假片席于使君之堂。某固無能有德于使君。然亦非有害于使君。今與使君爲方外交可乎。某有小酒食。願同醉飽。并及從者。微有薄犒。幸無深訝焉。陳雖疑且畏。然度無可如何。遂偕飲。及下箸則珍饈也。引杯則良醞也。從者視其犒則朱提青蚨也。意始稍稍定。後則夜分必來。更闌卽去。數入內與陳夫人姬媵締交。若娣姒然。陳之客過臨淄者。或請接見。無不歡好。卽席酬和。落紙如飛。詞中憑吊故苑。離鴻別鶴之音。爲多。噫嘻。此何爲者耶。又謂四娘貌本上流。妝從吳俗。秀髾鬟髮。峨如遠烟。覆以霧縠。綴以珠璧。身縈半臂。足躡翠靴。錦縧雙環環

懸利劒。冷然如聶隱娘紅線一流。婢東兒青兒皆殊麗。恒侍左右。人亦無敢調者。居三月。一夕別陳君欲去。且以青兒爲託。把酒賦詩。臨歧悵別。聳身碧霄。蹤影頓絕。青兒後一二來。久亦不至矣。異哉。曾記其一詩云。玉堦小立羞蛾。蹙黃昏月映蒼烟綠。金牀玉几不歸來。空唱人間可哀曲。

閻素華。字雲衣。以長板橋頭人事宛陵唐內史。（名允甲）或稱其羅羅嬴秀。孤情絕照。綽有林下風。（宣城俞綬爲立傳。傳略曰。唐先生官中秘。亡幾何。爲壬人所屏逐。令人至舉牛衣時相慰藉。如嚋昔。自是不復居國門。歸而稅駕雁翅。故居耳。又時時有跡之者。游徼織于道。厲染相屬。無弗辟匿者。唐先生叱令人曰。嚄唶盡去。諸令人對曰。曩者妾不以公貧。故不謹事公。安則暱之。危則違之。失事人者禮。且笄幗者流。除闤闠安所措足。死卽死耳。已事卒定。爲唐先生友者。罔不以令人能執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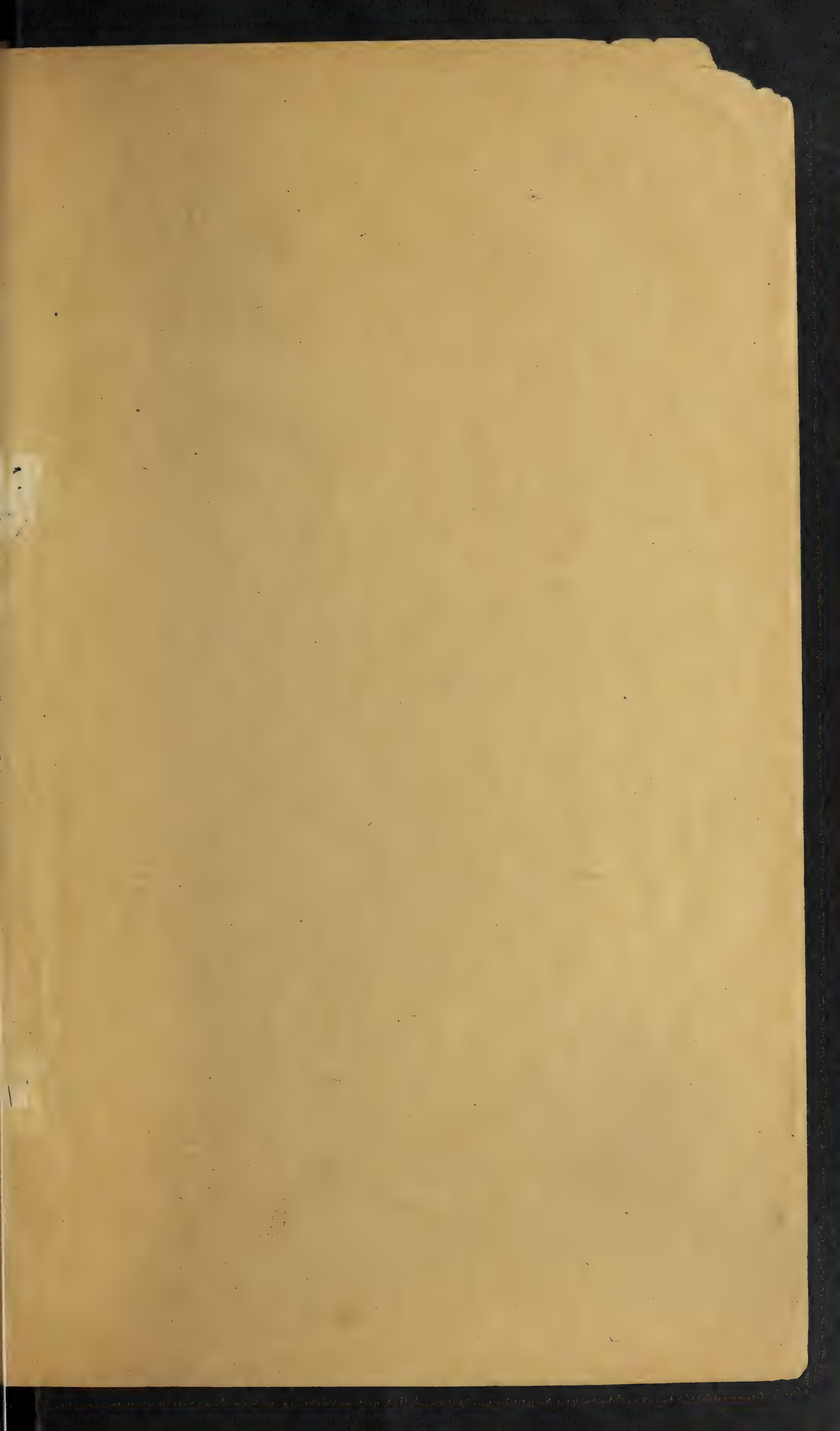
周炤。字寶燈。江夏女子也。湘楚中人。傳其丰神纖媚。皎好如佚女。性敏給。知書。歸漢陽李生。生名以篤。字雲田。生固慕炤。旣得炤。則益大喜過望也。然家先

有大婦在炤眉黛閒恒有楚色。李生愛客遊。常携炤殘箋數幅以示友。人人無不色飛者。生篋中有藏炤自寫坐月浣花圖。雙鬟如霧。烘染欲絕。圖尾有小篆二。一曰絡隱。或曰炤。又字絡隱云。（董以甯周炤傳云。江夏周某女也。某官山東按察使僉事。遇闖難。殉節死。炤哀之。作悼懷之賦。略曰。侑江流之浩浩兮。弔禰衡與屈平。彼塡江而不溢兮。何以抒其憤盈。草參差而並生兮。孰辨其爲杜蘅。鳥之嚶咿。亦各有所謂兮。而人孰知其情。賦長餘不錄。讀之如聽三閭大夫姊嬃吟也。龔百藥傳云。寶燈年十九。所至雖謹自蔽匿。人得窺見寶燈。蓋天人也。寶燈有次林文貞韵寄王玉映詩云。夫子南歸後。永夜述名媛。生小貯金屋。弱齡弄玉研。海桑失廬畝。竹素易釵鈿。感爾瑤華贈。時時動紈扇。芰荷綴鴛翠。天眞寫素絢。詠絮謝女匹。織錦蘇娘彥。儂是小家女。旻令仙人見。注目倚鏡閣。因風寄方便。所恃一片心。的的託澄練。又有閨外君耨香子將歸一律云。荼花梅蕊自紛飛。小圃身如坐翠微。不定陰晴天欲倦。何方燕雀晚知歸。王孫歲歲懷芳草。侍女朝朝倚繡帷。見說畫眉人且近。湘山如黛未應稀。（完）

香艷叢書一集卷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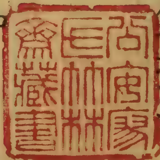
# 香艷叢書　一集卷三

## 婦人集補

如皐冒丹書靑若著

秣陵丁雄飛(字菡生)婦卜氏。(名曇字四香)婉孌柔惠。歸丁以後。每每有憂生之嗟。常讀霍小玉及小靑傳。淚簌簌如雨。性穎悟。雄飛在燕都。得四香手書。書中念字俱少一畫。始悟念字從人從二心。中去一畫。殊見用意也。年三十夭。雄飛悼之。作家人緒語。(經云。不亂取手香。不淫色體香。不妄語口香。不淫害心香。命字四香以此。)

清河丁氏。潘尊貢妻也。幼有劉三娘之目。能詩歌。其舟泊蕪城。云。流離一孤舟。魂黯蕪城路。不見折瓊花。惟聞悲玉樹。二十字中。乃使人居然悽惘。(見淮南詩城。又山陽蕭氏亦能詩。嘗有絕句云。花谿紅亂燕雙飛。錦水香泥春獨歸。爲憶金釵樓上夜。琵琶度月下簾幃。)



龐紉芳。(名蕙孃)吳江吳聞瑋(名鏘)婦。有紫藤花下分賦一詩。詩曰。年來愁病强支離。也向花前醉酒卮。綉閣開尊同北海。金釵雅集勝南皮。錦雲夜月千層浪。紫玉春風萬縷絲。何事今宵稱絕勝。筵前道韞總能詩。(見鼓吹新編陽羨陳先生曰紉芳曾于衍波箋上書春詞一首。詩云。春深詩句滿經函。小字紅箋手自緘。睡起有情疑好夢。愁來無力換羅衫。繁花滿樹空教謝。芳草盈庭未忍芟。蕩子天涯歸未得。雙棲嗔殺燕呢喃。詩絕佳。字畫亦極明秀)

女冠龍隱。俗姓夏氏。華亭人也。常因六姊孫儷簫沒于丁亥家難。爲賦一詩云。憶昔于歸執綺叢。郎家聲譽擅江東。肅雍自叶房中樂。散朗仍歸林下風。日暖畫樓彤管麗。春深珠箔闢蘭通。綵雲散後空憑吊。野哭荒郊恨幾重。又閨思一律云。碧天明月影遲遲。翠袖輕寒香露滋。海內風塵勞客夢。江東羅綺擅文辭。頻驚桂棹迴前渚。時整花鈿立小墀。子夜明燈猶未寢。魚箋珍玩感婚詩。誌句清綺。豈獨君家大哀一賦。獨擅才子耶。(又有王氏道元者。亦女冠也。陳留人。其禪坐書懷一律最流麗。詩云。碧雲靜鎖梵王宮。猶似明霞拱禁中。玉樹舊枝

歸淨業。內家新調擅宗風。三千里外腸堪折。十二年前淚暗紅。欲悟無生何處是。禪燈移照鏡台空。清句如此。可謂女中惠休矣。王考功曰。孔植在京師納一小姬。姓宋。貌絕婉麗。一日于几上寫明月二字。孔植問書此云何。姬笑不答。孔植爲予言之。余爲賦一絕云。雙蛾學畫指初揩。偷搦紅毫小字佳。應識參軍新句好。願隨明月入君懷。孔植持示姬。姬復爲一笑。末七字明遠句也。又東昌蔣夫人能爲小詞。其如夢令一闋。頗爲人所傳誦。全錄入燃脂集中。不記其詞矣。）（又云東昌有尼名泉玉。亦有詞句。劉司李孔植名楷爲余道之）

張氏湖廣黃岡烏林鎮人。工詩詞。先是已字某。父忽以他故悔。將改字富商。女聞之泣曰。兩髮何在。遂至此乎。引刀自刎死。衣帶中有詩云。搖落林居風日清。黃花白露客心驚。頗聞洵美非吾土。卻憶當年敢再生。隱几芳魂飛海嶼。捲簾秋色滿山城。年華轉換俱陳跡。底事猶牽世上名。（啟正野乘曰。張氏類得道者。縱不以節著。亦當以才顯矣。雖然與其爲班姬蔡媛。曷若爲共姜叔姬之尤愈乎。）

吳瑟瑟（字數青）姑蘇人錢進士（名位坤）姬也兄年十七亦美丰姿美音律能爲大小李將軍畫倩妹設色鮮妍遠過其兄兄嘗師朱文甫朱畫冠當時每稱若妹殊勝阿大也瑟瑟畫最著者李夫人簫史圖孫夫人放鴿圖（錢位坤瑟瑟小傳曰壬午八月既望瑟瑟于歸時清露晨流疎星夜落若遠若近楚楚可念也）

王賓嬢湖廣黃岡人七歲能誦唐詩絕句千首十歲能屬文十五博通經史家人以女博士呼之後因所天不偶心恒侘傺詩文諸藁都不以示人也賓嬢王貞定（名追駿丁丑進士）女

女道士曹素侯姑蘇人曾有一詩云梧桐一葉早驚秋鶴夢留人塵夢收情逐綺雲飄玉宇心隨碧露蕩銀鈎淚遊淸院難消日偷上層樓未敢愁空憶舊時衣帶緩不勝遙夜淚重流據此才思或亦魚元機一流

張一嬢婁東張太史（名溥）長女太史無子遺書數萬卷盡歸一嬢自十三經及廿一史無不淹貫文擬左國詩法漢魏尤喜臨十三行人以爲獻之復生適

同邑吳縣祖。（陳黃門子龍挽太史詩曰。若從此日論天道。應有傳經鄭小同。後太史遺腹。又生一女。言之三嘆。）

王兆淑（字仙琬）通州人。亦和秋柳詩曰。春來眉展試羅衣。過眼繁華今又非。吳苑笙歌愁月盡。隋堤花草怨人稀。風吹荒岸流螢墮。葉落村墟黃蝶飛。片影涼光秋欲濟。賞心如夢肯相違。夕陽疎影使人憐。殘恨西風冷碧烟。彭澤舉盃初漉帽。秦川罷織欲縫綿。營中畫角思歸日。馬上章台憶昔年。最是悲涼成九辯。鵾雞啁哳寂寥邊。二詩殊濯濯有致。

予揭來荆南道中。嘗訪求先民著述。客冬從松陵楊列歐進士。得陳定生先生山陽錄。今年春又從沈呂黃孝廉得其年檢討婦人集二書。並夙所心慕者也。間嘗觀之。山陽錄感懷今昔。渺若山河。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非耶。洎婦人集。則風流蕩蕩。有典午名士之習。然而故家遺俗。流風不與玉樹後庭同其消滅者。亦髣髴于是乎見。予故合二編而抄之。俾覽古之君子。知有明所以結三百年之局者。區區南部之烟花。不烈于東京之黨錮也。辛亥

齊豐宿山日吳騫題。

迦陵先生婦人集。向頗疑其名不雅馴。後閱焦氏經籍志總集類載婦人詩集二卷宋顏竣輯。乃知前輩用字之不苟如此也。楊復吉附記。

跋

迦陵先生婦人集。續本事詩。曾採取一二。余購之二十餘年。迄不可得。意謂天壤間無是書矣。辛亥九月。海甯吳丈槎客歸舟攜示。因得睹其全。豹并如臯冒氏叔若姪纂註補遺。網重賓于深淵。合雙龍于劍水。快何如之。十月既望震澤楊復吉識

艷體連珠

吳江閨秀葉小鸞瓊章著

髮

蓋聞光可鑒人。諒非蘭膏所澤。髻餘繞匝。豈由脂沐而然。故艷陸離些。曼鬋稱矣。不屑髢也。如雲美焉。是以瓊樹之輕蟬。終擅魏主之寵。蜀女之委地。能回桓婦之憐。

眉

蓋聞吳國佳人。簇黛由來自美。梁家妖艷。愁妝未是天然。故獨寫春山入錦江而望遠。雙描斜月。對寶鏡而增妍。是以楚女稱其翠羽。陳王賦其聯娟。

目

蓋聞含嬌起艷。乍微略而遺光。流眄揚清。若將瀾而詎滴。故李稱絕世。一顧傾城。楊著回波。六宮無色。是以咏曼睩于楚臣。賦美眄于衛國。

唇

蓋聞菡萏生華。無煩的絳。櫻桃比艷。豈待加殷。故裊裊餘歌。動淸聲而紅綻。盈盈欲語。露皓齒而丹分。是以蘭氣難同。妙傳神女之賦。凝朱不異。獨著擣素之文。

手

蓋聞似春筍之初萌。映齊紈而無別。如秋蘭之始茁。傍荆璧而生疑。故陌上采桑。金環時露。機中識素。羅袖恒持。是以秀若裁冰。撫瑤琴而上下。纖如削月。按玉管而參差。

腰

蓋聞玉佩翩珊。悅若隨風欲折。舞裙旖旎。乍疑飄雪餘香。故江女來遊。逞羅衣之宜。窄明妃去國。嗟繡帶之偏長。是以楚殿爭纖。最憐巫峽。漢宮競細。獨讓昭陽。

足

蓋聞步步生蓮。曳長裙而難見。纖纖玉趾。印芳塵而乍留。故素縠蹁躚。恒如新

月。輕羅婉約。半蹙瓊鈎。是以遺襪馬嵬。明皇增悼。凌波洛浦。子建生愁。

全身

蓋聞影落池中。波驚容之如畫。步來簾下。春訝花之不芳。故秀色堪餐。非鉛華之可飾。愁容益倩。豈粉澤之能妝。是以容暈雙頤。笑生媚靨。梅飄五出。艷發含章。

七夕

蓋聞神女行雲。皆由于誕。姮娥奔月。亦豈爲眞。故世咸謂曾得支機之石。私竊以爲未至飲牛之津。是以乞巧空傳。誤捉蜘蛛之織網。塡河何據。漫言靈鵲之渡人。

附劉孝綽有艷體連珠季女瓊章倣之作以呈予予爲喜甚亦一拈管然女實有仙才予拙不及也沈宜修宛君作

髮

蓋聞魏妃雙翼。艷陸離而可鑒。漢后四起。曜佐條以齊光。故盛鬋不同。豈資膏

澤如雲飛髢自有芬芳是以鬟曉秦宮競槃粧之繚繞憐生晉主垂委地之修長

眉

蓋聞修蛾曼睩寫含愁之黛葉新月連娟效寄情之翠羽故遠山堪入望于邛壚曉粧無倩畫于張嫵是以承恩借問枉自爭長淡掃朝天方難比嫭

目

蓋聞朱顏既醉最憐炯炯橫秋翠黛堪描詎寫盈盈善睞故華清宴罷偏敎酒半微闌長信愁多不損泣殘清采是以娛光眇視楚賦曾波美盼流精衛稱頎態

唇

蓋聞勻檀傅藥其如洛水之辭寫絳調朱豈若巫山之韻故歌憐白紵貝徵露而香聞笛羨綠珠薔半啓而紅運是以芬澤非御于桃顆茜膏無加于櫻暈

手

蓋聞流水題紅。無非柔荑寫恨。盈襘采綠。亦因纖素書情。故春日迴文。逞摻摻于機錦。秋風搗練。響皎皎于砧聲。是以魏殿神鍼。更誇巧製。玉奴紘索。不負時名。

腰

蓋聞嫋嫋纖衣。非關結束而細。翩翩約素。天生柔弱無豐。故飄若春雲。常愁化綵。輕如秋雁。還恐隨風。是以色冠昭陽。裙有留仙之襞。巧推絳樹。舞傳迴雪之容。

足

蓋聞淺印蒼苔。祇爲沉吟獨立。遙聞環珮。却因微動雙纏。故窄窄生蓮。東昏于斯娛矣。纖纖移襪。陳思賦其可憐。是以看上苑之春。落紅宜襯。步廣儲之月。芳綠生妍。

侍兒小名錄拾遺

宋晉陽張邦畿著

少蓬洪公作侍兒小名錄好事者多傳焉王性之補錄一卷意語盡矣余友溫彥緖復得一卷以授余曰他日觀書有可採者續錄之乃作拾遺

劉商夜遊湘中秋月方皎忽見水中一畫舫有七八女子容止儇麗若爲呼盧戲其具俱布希世之寶前有紅臘枝擊以金盤商駭訝未絕聞舟中語曰紫陽眞人昨給劉商黃精二斤乃玉帝所餌之餘食之者爲地仙一女子曰此人不遠可邀致之忽聞人呼商遂卽舟邊拜一女子命侍兒楊孟珠斟一杯雲母漿商取飲一女子笑曰此人不固者無丹元氣耳因曰愼自精修去爾貪忍靈餌漸近天爵宜修復送之岸商覘之直至舜妃廟前落帆入廟黎明廟中得巴牋詩句後果得至人遺精服餌後不知所在(樹萱錄)

寇萊公有妾曰蒨桃公因會贈歌姬以束綾蒨桃作二詩呈公曰一曲淸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牕下幾度抛梭織得成風勁衣單手屢呵

幽牕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翰府名談）

東坡寄劉子玉云。問道床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蓋俗謂竹几爲夫人也。山谷云。竹夫人乃涼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故名曰青奴。嘗作詩曰。穠李四絃風掃席。昭華三弄月侵床。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穠李昭華。貴人家兩女奴也。張文潛後作竹夫人傳。（王直方詩話）

周昭王二十四年。東甌獻二女。一曰延娟。一曰延娛。此二人辨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游于漢水。二女與王同舟乘擁。夾王身同溺于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祠于江湄。數十年間。人于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

燕昭王二年。廣延國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漠。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其舞一名縈塵。次曰集羽。末曰旋懷。昭王知其神異。處

處於崇霞之台。王好神仙之術。玄天之女。托形於此。昭王之末。莫知所在。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徹。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嘗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了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百浣不歇。名曰百濯。或以人名香。每遊皆與同輿席。以前後爲次。所居室名爲思香媚寢。(以上王子年拾遺記)
愛愛姓楊氏。本錢塘倡家女。年十五。尙垂鬟。性善歌舞。幼學胡琴數曲。遂能緣其聲以通其調。泛舟西湖。採荷花。爲金陵少年張逞所調。遂相携潛遁於京師。逞家雄於財。雅亦曉音律。歲時嬉遊。以犢車同載。故鑾輅之幸。琳館之闢。雖遠必先。雖喧必前。京都偉麗之觀。無不及也。踰二年。逞爲父捕去。不及與愛別。留於巷中舍。與余家相鄰。一日人傳逞死。或往慰問其所愛。愴然泣下。曰。是必虛語。若果然。亦不願他從。故鄉道遠。出非以禮。必不能自還。當死此舍。自爾素服蔬膳。日呱呱而泣。不復親近樂器。里之他婦欲往見之。卽反關不納。好事有力者百計圖之。終不可。及愛姿體纖素。艷發不類人間。人後三年。念逞之勤。感疾

而死。小婢子錦兒。今尙在。其繡手籍香囊纈履數物。香皆郁然而新。（蘇子美集）

愛愛集）

晁無咎之貶玉山也。過彭門。而陳履常廢居里中。無咎出小鬟招奴舞梁州以佐酒。履常作小闋木蘭花云。娉娉裊裊。芍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回。心到郞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云。人疑宋開府鐵石心腸。及爲梅花賦。清便艶發。殆不類其爲人。履常淸通。雖鐵石心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淸便艶發。過於梅花賦矣。（無咎紀李艮四事）

東坡朝雲墓誌銘云。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文。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生子遁。未朞而夭。有戲贈朝雲詩云。不學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伯仁絡秀不因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裙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本集）

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如蘭。娟身輕弱。不欲衣纓拂之。恐傷爲痕。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旁。唱迴風之曲。庭中樹爲之翻落。常致

娟於琉璃帳。恐垢汚體也。常以衣帶繫娟袂。閉於重幕中。恐隨風起。娟以琥珀佩置衣中。不使人知。乃言娟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洞冥記)

隋煬帝宮妃吳絳仙。善畫長蛾眉。帝甚憐之。由是嬪御皆倣此。宮吏日供螺子黛五斛。名蛾綠。而進之。帝每倚簾顧之。移時不去。乃云古人言美色若可食。如絳仙者。可以療飢矣。遂賜以合歡水果。絳仙以謝帝。立爲貴妃。後與妃同遊汴河。彩舟爲龍。張帆以錦。飾木剪花。日縱淫樂。遂廢國祚。(大業拾遺)

呂不韋。陽翟人也。家累千金。商於邯鄲。娶劉氏女。名曰諸姬。善舞。時秦昭王太子之孫子楚。質於趙。見諸姬。心悅之。從不韋索之。不韋與之。時已懷娠兩月。及子楚立。爲哀王。生始皇。始皇卽不韋之遺體也。(史記)

周瑜初從孫策攻拔之時。獲喬公二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江表傳策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我二人作婿。亦足爲歡。(吳志)

秦穆公女名弄玉。善吹簫。與簫史共登樓吹簫。作鳳凰音。感鳳凰從天而降。後升天矣。(帝王世紀)

越王勾殘陰謀吳。乃得國中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飾以羅縠。敎以容步三年。使范蠡進于吳。夫差大悅。(吳越春秋)

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丞國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則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娭膽六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姬秦蒻蘭衣敝衣爲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愼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客。穀凛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蒻蘭出歌續斷紘之曲。侑觴。穀大慙而罷。詞名風光好。好因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紘。是何年。(冷齋夜話)

秦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珮丁東別後者。是也。又贈云天外一鈎橫月帶三星。謂心字也。(高齋詩話)

楊貴妃小字玉環。(明皇雜錄)

白公杭州春詩云。柳色初藏蘇小家。本朝賢良馬櫶嘗夢一美人。謂之曰妾幼

以姿色名冠天下。而身無所依。輙有小詞涴瀆其詞有妾本錢塘江上住之句。及後得錢唐幕官。而蘇小墓乃見公宇之後。(雲齋廣錄)

眞娘吳中樂妓。墓在虎邱山傍。(白樂天李商詩)

唐元載末年。納薛瑤英。處以金絲幔。却塵褥。衣以龍綃衣一襲。無一兩。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于異國求此服也。(詩話)

唐杜秋娘。金陵女子也。年十五。爲浙西觀察使李錡妾。嘗爲錡辭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長慶中裴航游襄漢。與樊夫人同舟。樊贈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區區上玉京。航後經藍橋驛。遇仙女雲英。遂娶之。後俱得仙。(並傳奇)

五代時。有一僧號至聰禪師。祝融峰修行十年。以爲戒行具足。無所誘掖也。夫何。一日下山。於道傍。見一美人號紅蓮。一瞬而動。遂與合歡。至明。僧起沐浴與婦人俱化。有頌曰。有道山僧號至聰。十年不下祝融峰。腰間所積菩提水。瀉向

紅蓮一葉中。（古今詩話）

王魁遇桂英於萊州。北市深巷。桂英酌酒求詩於魁。魁時下第。桂英曰。君但為學。四時所須。吾為辦之。由是魁朝去暮來。踰年有詔求賢。桂為辦西遊之用。將行。往州北海神廟盟曰。吾與桂英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魁後唱第為天下第一。魁父約崔氏為親。授徐州僉判。桂英不之知。乃喜曰。徐去此不遠。當使人迎我矣。遣僕持書。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桂英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揮刀自刎。魁在南都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桂英也。魁曰。汝果無恙乎。桂英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為汝飯僧誦佛書。多焚帋錢。捨我可乎。桂英曰。得君之命。即止。不知其他。後魁竟死。（摭遺）

（完）

# 補侍兒小名錄

宋汝陰王 銍著

建康小史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見。女欣然。命婢瓊枝。令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曰。登廬山兮鬱嵯峨。晞陽風兮排紫霞。欣良運兮暢雲柯。口雲龍兮樂太和。琴歌既畢。婉便回去。（祖台志怪）

袁眞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郭薛馬三妓。與桓宣武。馬遂生桓南郡。（續搜神記）

齊惠公妾蕭同叔子生子。棄之。有狸乳而鸛覆之。取而養之。字曰無野。是爲頃公。代有齊國。（搜神記）

宋何恢爲廣州刺史。有妓曰張耀華。美而有寵。將之任。要權貴阮佃夫飲。設樂。佃夫見耀華悅之。頻求于恢。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怒。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坐免。（南史）

霍去病父仲孺。河東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女衛小兒私通。生去病。仲

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去病爲驃騎大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至平陽傳舍。遣吏迎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知爲大人遺體也。仲孺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爲仲孺大買田宅奴婢而去。(戚苑)

晉賈后召愍懷太子入朝。置于別室。遣婢陳舜賜太子酒三升。太子辭而不能飲。舜逼之曰。不孝也。天賜汝酒而不飲。中有惡物耶。太子不得已強飲。遂大醉。又令小婢承福以紙筆授太子使書之曰。陛下不自了。吾當入了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呈帝廢太子。(至隱晉書)

孫綽韓非靈語。責李中書曰。建元元年六月。余家婢辟邪夜眠。如夢囈語半時。云。忽有一老公著黃練裙。巾。身短衣長。甚自矜厲。瞑目切齒云。吾是刑名先生韓非弟子。李光日習吾業。綜習吾書云云。(孫綽集)

晉泰始二年。使使持節兼五官中郞將宗正丞司馬恢。拜崇陽園妾李琰爲修華。王宣爲修容。徐琰爲修儀。吳淑爲婕好。趙珽爲充華。十年。使太常洛陽令司

馬敳拜采女胡方爲貴嬪。又使御史中丞太子舍人司馬誕拜采女劉瓊爲淑妃。臧耀爲淑媛。趙祭爲修容。陳秀爲修容。咸甯三年拜美人左嬪爲修儀。邢蘭爲婕妤。朱姜爲容華。（晉起居注）

宋元凶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南史）

魏文帝宮中侍女所絕寵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段巧笑四人。（崔豹古今注）

唐進士段何。太和八年。賃居臥病。有四人負金碧。從二青衣。一雲髻一半髻。皆絕色。說諭再三。何終不應。乃以紅箋題詩一篇。置何樓上而去。其詩云。樂廣清羸經幾年。姬娘相托不論錢。輕盈妙質歸何處。惆悵碧樓紅玉鈿。書迹柔媚。亦無姓名。紙末惟書一我字。何自此疾日退。（河東記）

南陽張不疑。開成四年。應宏詞。寓京師。以錢六萬。置青衣鴉鬟垂耳曰春條。善書。音旨清婉。有所指使。無不愜適。又濳爲小詩曰。幽室鏁妖艷。無人蘭蕙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不疑素禮門徒。尊師者謂不疑曰。郎君有邪氣。不疑令

作法。春條撲然作聲。視之一朽冥器耳。背上題曰春條。其衣服若蟬殼然。（博異志）

武德中曹惠爲江州參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工飾甚巧。因持歸與侍兒戲。稚兒食。木偶引手請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怪。曰輕素與輕紅。是宣城謝太守家備偶。且曰廬山神要索輕素等爲舞姬久矣。請命畫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爲飾之。輕素笑曰。此度非論舞妓。亦當爲彼夫人矣。（幽怪錄）

崔紫雲兵部李尚書樂妓。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罷鎭北都爲尹東洛時。方家妓盛列。諸府有宴。台官不赴。杜紫微時爲分司御史。過公有宴。故留南行一位待之。爲訪諸妓。併歸北行三重而坐。宴將醉。杜公輕騎而來。連引三觥。顧北行。回顧主人曰。嘗聞有能詠紫雲篇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儻垂一惠。無以加焉。諸妓皆回頭掩笑。杜作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召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坐。三重粉面一時回。詩罷升車。鞾鞚而歸。李公尋以紫雲送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得斐然詞。不料霜台御史知。愁見便敎隨命去。戀恩腸斷出

門。時

竇梁賓。夷門人。詞華容態皆可觀。進士盧東表念其才藻。緣而綠之。嘗爲喜東表及第詩云。曉粧初罷眼初瞤。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帋。上頭名字有郎君。又有雨中看牡丹詩。東風未放曉泥乾。紅藥花開不耐寒。待得天晴花已老。不如擕手雨中看。

程洛賓。長水人。爲京北參軍李華所錄。自安史亂。常分飛南北。華後爲江州牧。登庾樓。見中流泝棹有鼓胡琴者。李喪色而言曰。振絃者宛如故舊。令問之。乃岳陽郡民王氏之舟。詢其操絃者。是所錄侍人也。王氏尋令把四絃而至。李轉加凄楚。問其姓。對云。是隴西李氏。父曾爲京掾。自祿山之亂。父倉皇劍外。母程氏乃流落襄陽。父母俱有才學。所著篇章。常記心口。因講數篇。乃李公往年親制。泫然流涕。且問洛賓所在。投絃再拜。嗚咽而對曰。巳爲他室矣。李歎曰。是知父子之性。雖間而親。骨肉之情。不期而會。便令歸宅。揖王君別求淑姬。賫弊詣洛賓使回。洛賓寄詩曰。魚雁回時寫報音。難憑坐虆數年心。雖然情斷沙吒後。

爭奈平生怨恨深。(已上女舞圖)

唐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于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資治通鑑)

貞元中進士賈全虛者。黜于春官。春深。臨御溝而坐。忽見一花流至全虛之前。以手接之。香馥頗異。旁連數葉。上有詩一首。筆蹟纖麗。言詞幽怨。詩曰。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全虛得之。悲想其人。涕泗交墜。不能離溝上。街吏頗疑其事。白金吾奏其實。德宗亦爲感動。令中人細詢之。乃于翠筠宮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者。詰其由。云初從母學文選初學記及慕陳後主孔貴嬪爲詩。幾日前臨水折花。偶爲宮思。今敗露死無所逃。德宗爲之惻然。召全虛授金吾衞兵曹。以鳳兒賜之。車載其院資。皆賜全虛焉。

經行寺僧行蘊。灑掃堂殿。見所畫女人姿顏妖冶。戲曰。世間女人得如此者。我必作妻。其夕有款扉者。蓮花娘子來。從一侍婢。妖姿麗質。妙絕人倫。蓮花顧侍

婢曰露仙。可準備幃帳。

天水趙旭家于廣陵。夢一青衣。挑笑窗牖間。及覺。忽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子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笑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時有世念。帝罰下人間。感配于君子。時叩柱清歌曰。白雲飄飄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通幽記)

唐韋諷家于汝潁間。遣小童理草鋤地。忽有人髮。鋤漸深漸多。而不亂。諷異之。卽掘深尺許。乃一婦人。肌膚容色儼然如生。再拜言曰。某是郎君之祖女奴。名曰麗質。娘子嫉妬。生埋此園中。

開元中。有士人從洛陽道。見一女子。容服鮮麗。泣謂曰。巳非人。昆明池神之女。嫁劍閣神之子。夫婦不和。無由得白父母。故欲送書一封耳。士人問其處。女曰池西有斜柳樹。君可叩之。若呼阿青。當有人從水中出。士人入京。便送書池上。果有此樹。叩之。頻喚阿青。俄見幼婢從水中出。得書甚喜。曰久不得小娘子消息。延士人入。謂曰。君後日可暫至此。如期果有女子從水中出。手持珍珠一筒。笑以授士人云。(已上會昌解頤集)

趙王鎔命馬彧使于燕。劉守光命韓定辭館之。時燕之酒妓轉轉者。一代名姝無比。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馬頻目之。韓曰。昔文公分季隗于趙衰。伯符輟小喬于公瑾。蓋惟名色。可奉名人。所慮倡婦不勝賢者顧矚。願垂一詠。故得奉之。或卽命筆授毫。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其首曰。玳筵旣啓。雅樂斯陳。霧卷羅幕。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縱玉韻而傾國。步隨縹紗。蹴羅襪以生塵。或載以歸。（劉崇遠耳目記）

穆員稱其麗雲善歌。聽之使人醉者醒。醒者醉。悲者樂。樂者悲。聲音能移人爲工。（穆員集）

柳條女奴也。成都米市橋僞蜀時。有柳條家酒肆。蓋當時皆以當壚者爲名。柳條偶得患。沉綿經歲。俟死而已。有一道士常來貰酒。柳條每加勤奉。乃留丹數粒。柳條初服一粒。疾起能食。再服能行。終食充盛如初。（成都古今記）

元公鎭南海日。疽發於鬢。氣息惴然。忽有一少年道士直來床前。謂元曰。本師知公病。遣某將少膏藥來。可傳之。元公寵姬號醉君。收藥貼之。至暮而愈。失道

士所在。（劉公嘉話）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乃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達臨河。令女使齎二百疋及生饎。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粧束更衣。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諧謔筆札。和淚作詩曰。妾閉閒房君路歧。妾心君恨兩依依。魂神倘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洵美乃不受辟。夜渡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蓄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欻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即遁跡他所。（燈下閒笑）

小東。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于馬氏。後國入為郡。窮于京師里。而人絕不知。余憫其老。詢長沙宮中事。則必南望涕泣而後言。因為作小東詩焉。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宮中。善歌稽康。稽康江南曲名也。學舞於鍾離氏。建業破。零落於江北。予遇於洛陽福善坊趙春舍。飲酣。於是歌稽康。其詞即後主所

製焉嘗感激座人皆泣春舉酒請舞謝曰老矣腰腕衰硬無復舊態乃強起小舞終曲而罷座有王生者請予爲稽康小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郎蘭香花態生春堂龍盤王氣變秋霧淮聲哭月浮秋霜宜城酒烟溫羈腹與君強舞當時曲玉樹遺辭莫重聽黃塵染鬢無前綠我聞襄陽白銅鞮荒情古艷傳幽悲凄凉不抵亡國恨座中苦淚飛柔絲洛陽公子擎銀觴跪奴和曲生玄光茂陵旅夢無春早彤管含羞裁短章（以上錢易集）

王霞卿者藍田人才華清贍節行尤高進士鄭殷彝旅于會稽寓唐安寺樓見粉壁間有題云瑯琊王氏霞卿光啓三年陽春二月登于是閣臨軒軫恨覩物增悲雖觀煥爛之花但比凄凉之色時有輕綃捧硯小玉看題其詩曰春來引步強尋游恨覩烟霄簇寺樓舉目盡爲停待景雙眉不覺自如鈎鄭子依韻繼之曰題詩仙子此曾游應是尋春別鳳樓賴得從來未相識免交錦帳對銀鈎霞卿乃故邑宰韓嵩自京師挈之任所嵩緣遇暴寇而卒鄭子怡然而往謁之霞卿竟辭以疾不見只令總角婢子輕綃持詩以贈之詩曰君是烟霄折桂身

聖朝方切詔貢臣正堪西上投知已何必留程見婦人鄭得詩抱慙而去（女仙圖）

王琨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獠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崑崙懌後娶樂玄無子故以琨爲名立以爲嗣（南史）

王藻尚宋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瑗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主讒之于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南史）

寵姐甯王愛姬王宴客妓妾皆在獨寵姐無得見者李太白恃酒强之迺設七寶簾使寵姬隔簾而歌（唐史）

# 續補侍兒小名錄

宋晉陽溫　豫著

二書所載。共一百七十六條。猶未備也。乃復續補焉。

初莽妻以莽殺其子。涕泣失明。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能爲星語。宮中偶有白衣會。臨喜以爲所謀且成。後貶爲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手書曰。上于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有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宮。則不知託命所在。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初莽爲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開明生女捷。皆留新國。以其不明故也。(王莽傳)

皇太子詠武陵王左右五暠傳杯詩曰。頂分如兩髻。簪長驗上頭。提杯如欲醉。疑殘已復留。(玉臺新咏)

楚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正妻之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

身以示君而泣曰。得爲君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肯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君復幸于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不知也。今乃欲强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衣。此子不孝。莫大于此焉。君怒而殺甲。(韓非子)

劉曠豫章海昏人。義熙二年。病困頓二十餘日。手足皆冷。正腹微暖。二日二夜。蹶然起坐。云有人著平幘喚曠。西北向有樓。其上有綵女團坐作樂。見曠住樂。相指而笑。游歷未遍。不知所從而出。倏忽至此。病于此都。愈後月餘。黨輩于平澤射獵。留曠守舍。因晝眠聞語。何女郎通使。便覺颯然已至。自說東海何氏。八歲而夭。于今十歲。應爲君妻。故來修好。何女郎曰。昔日樓上之擊節我也。衆以君見棄。是以相笑。智瓊杜蘭香。咸吾曹也。婢名採薇。奴名邊羅。常以九石合拌奠果。問家中吉凶及晴雨之占。必驗。曠母妻嫌之。被妬日滋。女曰。應爲君妻妬

嫌已。至三年而無子。何以見忌。後留信宿。曠家以湯澆之。慘然而言。曰苟不我容。便與君辭。既去之後。愼勿相憶。爲君累也。(幽明錄)

煬帝自到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動。或歌吹聲齊。方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意。每寢必令振舉支節。乃得睡不厭。賜名爲來夢兒。蕭妃密令訊之。帝不舒。汝能安之。豈有他媚。俊娥進言。妾從帝自都城來。在何妥車。車行高下不等。妾態自搖。帝就搖洽悅。妾後得以侍寢。私效車中之態。成寢。非他媚也。他日蕭妃譖去之。帝暇日登迷樓。憶之。題柱二篇云。黯黯悲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强半爲多情。又不信長思憶。絲從鬢裏生。閑來倚柱立。相望幾多情。(大業拾遺)

唐思元大夫崔義起妻蕭氏。蕭鏗女也。爲人妬忌多瞋。好打奴婢。不信業報。麟德元年。從駕洛陽。至二年九月身亡。蕭所愛婢名閏玉。信樂佛法。家爲夫人設三七齋。僧正食時。夫人自來看齋。枷項鏁腰。獄卒衛從。唯閏玉見夫人。靈着此婢使傳語家內大小。云吾適崔氏。爲性多瞋。横不信因果。今至地獄受罪極重。

願汝眷屬將吾平生受用資具速舍至七七日爲設齋云云。（法苑珠林）

余媚娘者才婦也。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時爲正郎。聞其容美而善書。巧智無比。俾行人中善言者游說之。媚娘乃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巾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則可。爲陸家新婦。希聲諾之。既歸二年。夫妻敦睦。無何希聲又獲名姬柳舜英者。姿殊麗。逾於媚娘。媚娘知而深怨之。密銜不發。異日令迎入宅。與之同處。比間候希聲他出。即召舜英閉私室中。手刃殺之。（余媚娘敘錄）

蜀靑石鎭陳洪裕妻丁氏。因妬忌打殺婢金匿。潛於本家埋瘞。仍榜通衢云。金匿逃走。經年還居夾江。因夏潦漂壞舊居渠岸。見死婢容質不變。鎭將報州追勘。擬伏其婢尸一夕壞爛。遂寘丁氏於法。（儆戒錄）

前南鄭尉李雲。於長安求納一姬。其母未許。雲曰。予誓不婚。乃許之。號姬曰楚賓。數年後。姬卒。卒後經歲。遂婚前南鄭沈氏。及婚日。雲浴於淨室。見楚賓執一貼藥末。徑前謂雲曰。誓予不婚。今又與沈家作壻。無物相奉。贈君香一貼。以資

沐。浴寫藥末入斛中以釵攪水訖而去。雲甚覺不安。羸困不能出浴具。遂死。支體如綿。筋骨並散。(聞奇錄)

潞之女伶曰孟思賢。巧黠人也。嘗爲君侯王制之寵貯焉。制之所私伊宙。亦衙門將。多與制遊。思賢舍故僕射楨之子也。風流善杯酒。思賢心悅之。遂私焉。關鎖益牢。遂卽踰牆而奔於宙。制知不可奈何。遂逐思賢出門。宙且納焉。宙有女奴曰解兒。有愛於宙。思賢心忌之。一日杖解兒脛間出血見骨。解兒瘡甚死。明年長慶二年軍亂。伊宙遇飛矢而死。思賢無所庇。復投制。制得之喜曰。有甘吾心者矣。遂命以短兵關思賢二脛。踣且極捶之。制臨觀語思賢曰。其能踰牆而奔於伊宙耶。迨夜閉於幽室。思賢終夜呼曰。解兒解兒不能惠我速死耶。竟不勝其楚毒。再宿而死。遂與宙同瘞於邢之東門外。(昭義軍記室別錄)

吳太伯祠在東閶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相率合牢醴祈福於三讓王。多圖善馬綵轝子女以獻之。時乙丑春有金銀行首糾合其徒。以輕綃畫美人侍婢棒胡琴以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爲勝兒。蓋戶牖牆壁間前後所獻者無以

四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於廟之東通波館。忽久伸思寢。乃就榻。夢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妓。藝甚精。而色殊麗。知吾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生頗不甘。命酌人間杯酒一杯與飲。逡巡酒至。井佐酒物。視之。乃向館中祖筵者。生飲數杯而醉。作歌曰。繁弦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迻撥。四弦攏撚三四聲。喚起邊風駐明月。大聲嘈嘈奔淈淈。浪蹙波翻倒溟渤。小弦切切怨颸颸。鬼哭神悲任竊窣。倒腕斜挑掣流電。春雷直戛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氏。不省胡塵暫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奔騰恣唐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爲虜。飲恨吞聲空嗢咽。時看漢月望漢民。怨氣衝聲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改。輓粟推車徒兀兀。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歌成。劉生乘醉落魄。草札而獻。王尋譯數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見有不樂者。妬

色形於座中。恃酒以金如意擊勝兒面破血淋襟袖。生乃驚起。明日視素繪。果有損痕。歌至今傳於吳中。(纂異記)

石季龍擿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爲聘將軍郭榮妹爲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淸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晉書載記)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杜預注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左傳閔二年)

元載寵姬瑤英之母趙姬。本岐王愛妾也。後出爲薛氏妻。生瑤英。(杜陽編)

前書只載瑤事故續補此)

隋煬帝幸月觀中夜。憑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薔薇叢調宮婢。衣帶爲薇刺。骨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見腰肢纖弱。意爲寶兒而有私。帝披單衣長衫不帶。急行擒之。乃宮婢雅娘也。(大業拾遺)

霍小玉命侍兒櫻桃。褰幃執燭。授李生筆硯。又取珠絡縫綉囊中。出越姬烏絲

欄素段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薛防霍小玉傳)(前已載浣沙桂子獨遺此事)

長安中有媒氏鮑十一娘。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嘗受李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忽聞扣門甚急。攝衣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惠然而來云云。(霍小玉傳)

崔氏鶯鶯婢曰紅娘。嘗爲崔持綵箋以授張生。(元微之鶯鶯傳)

平陸尉薛昭元和中坐。謫有田山叟者。贈藥一粒。教令遁去、因入蘭昌宮。見雲鬟仙衣女子三人。詢其姓氏。長曰雲容。姓張氏。次曰鳳台。姓蕭氏。次曰蘭翹。姓劉氏。飲酣。蘭翹命骰子。白二女曰。今夜佳賓相逢。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遇采強者得以薦枕席。雲容數勝。蘭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昭發問曰。夫人何許人也。何以屆此。容曰。某乃開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嘗命我獨舞霓裳于綉嶺宮。妃悅。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嫋嫋青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

池邊初發水詩成。皇帝吟諷久之。亦有繼和。但我不憶耳。此時多遇皇帝與申天師談道。亦數侍天師茶藥。因閑處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但汝無今日之分。不久處世如何。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師乃與降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壠。廣其穴。含以眞玉。疏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沉寂。而有物拘制。陶出陰陽數百年。若遇生人得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爲地仙耳。昭因詰天師之狀。乃田山叟之魁梧也。乃大駭曰。山叟卽申天師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予符曩日之事哉。（裴鉶薛昭傳）

唐監察御史淸河張佶侍兒仙鵝。能歌舞。能書翰。常出使以仙鵝充使典。有客知者將發之。佶鉤距多數。竟得不發。（御史台記）

沈詢在昭義。嘗宴府中賓友。歌著詞令曰。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休使兩分離。及歸而夫妻皆爲嬖妾歸秦所殺。（北夢瑣言）

申胡子。朔容李氏之蒼頭也。李氏本亦世家子。得祀江夏王廟。吾與對舍於長安崇義里。遂將衣質酒。命余合飲。氣熟杯闌。因謂吾曰。李長吉爾徒能長調。不

能作五言歌詩。直强回筆端。與陶謝詩勢相遠幾里。吾請撰申胡子觱栗歌。以五字斷句。歌成。朔容大喜。擎觴起立。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稱善三弄。於是以弊辭配聲。與予爲壽。（李賀集）
謝秀才有妾縞練。改從於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生感憶。座人製詩嘲謝。賀復繼四首（李賀集）
梁元帝爲妾弘夜姝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啓。曰夜姝昔往陽台。雖逢四照。曾遊澧浦。慣識九衢。未有仍我爵叙。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玆麗玉。修辟夫人。本分章華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宮之恩。有志當熊。無期投閣。（藝文類聚木門）
梁元帝爲妾夏王豐謝東宮賚錦啟。畧曰。舒將並石。堪來暮雨。縈持結纜。剩可蕩舟。（藝文類聚錦門）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前漢）
廣川王去有所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

更愛之。去輿地餘戲。得袖中刀。笞問狀服。欲輿昭平共殺昭信。笞問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强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修靡夫人。主繒帛。崔修成爲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云云。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云云。（前漢）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魯氏有叔姪同處者。叔曰無恒。姪曰數奇。無恒有妾曰善佞。蓄私夫以生子。曰不類。數奇愛不類如其子。無恒久乃告數奇曰。不類非吾子。他人之子也。汝勿以爲弟。（李文公集）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賄。蔡公謂之雷尙書。（世說）

# 妒律小序

昔漢高入關。中約法三章。而秦民以定。後此益加嚴密。以齊一天下之民。凛遵法守不敢犯。此非獨明有以治民也。推之天堂地獄之說。絲毫不踰。廣大如來。而戒律尤爲精嚴。是律之所用綦密矣。乃余竊謂獨不可施於婦人女子之間。任夫人死且不避。而况笞杖徒流乎。人謂美女宜妒。而醜者不宜。巧者宜妒。而拙者不宜。不知毒出胎根。孼緣性結。奚暇自顧乎。每見千古奇妬。有不止於刻眉灼眼髡頭椎墓者。彼帝王將相。不難駕馭羣雄。讋服海內。恒不能得之閨閫牀第之間。非徒有所恐也。實有以奪之者矣。吾友某風流道學中人。性柔而骨俠者也。傷鬚眉之陷溺。悼脂粉之癡迷。戲著妒律。縷晰條分。比例嚴密。而又不及大辟。以從寬典。蓋以慈悲心。轉大法輪。使慧心者讀之。兢兢自好。即頑悍者亦或赧赧自慚。雖未必革面洗心。正如禹鑄九鼎。魑魅魍魎。情狀畢現。其爲祟亦少殺矣。抑聞之梁武因郗后悍妬成疹。左右進曰。聞鶬鶊羹能療妬。郗茹之稍減。帝善之。左右復進曰。願陛下廣修諸劑。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毋妬于有

才。挾私者毋妬於奉公。濁者不妒其清貪者不妒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余曰否否。若然。將盡取天下之鶬鶊爲羹以飼妬婦。則斯律措而不用。是萬不能。因思南宋劉休妻妒。帝勅令開小店賣皂筴掃帚以辱之。元制婦人妒者。令乘驏牛車。狥部下。昔人謂其惜不著之令甲。是妒律一書。蓋發前人之所未發者矣。安得不急鑄之以廣布之門內者。

妬律

海甯陳元龍廣陵著

名例

一凡婦梳頭臨鏡。駕言從鏡中見夫與婢目挑。遂生嗔毒駡併及丈夫者。擬坐以斷罪不以律例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迷綱沉淪聞蟻聲而驚。夢疑團莫解。飲弓影而成疴。是以披畫圖而含哀。詢洛神而赴水。群狐滿腹。載鬼一車。以莫須有之情。比將毋同之律。罪由自召。人亦何尤。

一凡婦允夫宿妾。日間反覆議明。及至更深。猶復令妾針紉若或忘之者。擬坐以公事應行稽程律笞二十。遲至三更者。加一等。

判曰。春秋盟會。成事定於一言。戰國縱橫。趨向決於片語。乃爾拘牽薄務。似存退悔之心。演習虛文。無非出納之吝。雖健忘者。當不至此。援引律法。猶覺從寬。

一夫與婢有染。妻乃褪婢內衣。以秦椒等辛辣之物。納入婢女私處。比照以穢汚入人口律加等。引新例。發與黑龍江新披甲爲奴。

判曰。荳蔻猶含。尚苦鹽梅之味。牡丹初放。何堪姜桂之投。卽蛇蝎以爲心。無此毒也。本豺狼而成性。豈其然乎。按律無可引援。請從新例究擬。

吏部

一凡婦見夫外入。故拈針線。兀坐不語。及再三詢之。一推而起。擬坐以無故不朝參公座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慵拈倦繡。祇念遠人。默坐低頭。爲懷遊子。未有室家靜好。琴瑟和諧。見良人而轉嗔。聞溫言而添恨者也。婦德無極。女怨無終。律以朝參。正斯壼範。

一凡婦有病在牀。仍令腹婢稽查丈夫與妾偶語等情。擬坐以納交近侍官員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珠沉玉碎。肯使鸞鏡塵埋。柳折花殘。不許鶯簧舌囀。卽曰關心者亂。

奚須璧後置人。若云在家必聞。夫豈沙中偶語。今乃展轉反側。殊多密探之煩。而迷夢沉吟。祗壓他山之慮。官箴有玷。自當屏絕於遐荒。壼範斯懲。庶不患深於跋扈。

一凡婦每見人之內眷。必苦勸不可令夫納妾。娓娓不倦。擬坐以同僚代判文案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畫樓秘閣。共談閫內之私。密室柔情。細訴胸中之壘。聯牀握手。附耳訂謀。豈誠永漏話長。祗為深閨計遠。老璫衣鉢。官家勿使空閒。少婦傳燈。阿郎决難二室。比目何堪瘤贅。並頭胡可駢枝。苐彼婦各具肺腸。豈容人而參帷幄。家有制度。此屬越庖。自謀已非。代人難恕。

戶部

一凡婦每同婢妾觸牌點韻。嘻笑一堂。忽聞主人聲息。悉皆屏去。擬坐以脫漏戶口律。家長杖六十。徒一年。

判曰。紫罽平鋪。象牌齊翻。玉筍霞箋試展。班管漫拈。瑤詞乃老子興復不

淺。而羣芳吹散。因何是豈楚卒聞歌。競解中宵之甲。抑亦蘇生挾策。惟深兼併之防。罪坐發縱。奔逸免究。

一凡婦值偶宿姬妾室。便偃臥不起。只推有病。及再三安慰。不覺盈盈淚下。擬坐以戶役不均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自是桃貪結子。故尋樹底殘紅。原非浪逐癡兒。疑作花間戀蝶。不知樛木下逮。方可螽斯誦興。爾乃鳥啼殘夢。憐春色之將闌。花擾獨愁。恨秋梧之早落。猶然心懷固寵。念舊愛而情傷。志切專房。分新恩而腸斷。苑枯頓異。情罪偏歸。

一凡婦容夫納妾。限夫往妾所止以一更爲率。遲歸則怨望詈罵。擬坐以丁夫差遣不平律。杖六十。

判曰。命將出師。最忌從中掣肘。濟人利物。應須忘分推心。如其箝制刻期。恐致工多限促。必欲束縛計晷。定然此怨彼嗟。苟發縱之不公。當援律而杖懲。

一凡婦無子有年。畏人淸議。陽爲娶妾。私禁冷室。不令丈夫見面。擬坐以田地荒蕪。律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歷歲深耕。旣無薄穫。乃憎多口。爰挾陰謀。縱不學司馬公夫人。飾之入院。何致如白太傅內子。不使進幃。鴉過長門。夢斷朝陽。日影魚封永巷。魂消巫峽雲蹤。女有罪而幽囚。郞何辜而乏後。荒我田疇。律難輕貸。

一凡婦見夫妾生子。故將家業施捨僧尼。搬運母家。倂與出嫁女狼藉無度。擬坐以盜賣田宅。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珠非蚌出。奚惜金穴銅山。篋自我操。卽欲沙揮泥灑。綺丸蔽野。翠玉成塵。神誕佛生。窮朝昏於水陸。老嫗少婦。溢裘馬之輕肥。甘心若敖之鬼。甯惜叔孫之兇。惡其縱恣。律以攘竊。

一凡婦聞親戚朋友娶妾。卽行毒罵。倂自咒以及丈夫。擬坐以把持行市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城門失火。未嘗殃及池魚。滕國防危。預爾憂先槃薛。含沙射影。足徵

鬼蜮之衷。打草驚蛇。預作綢繆之計。罪狀似難比擬。情形不易姑容。律以把持。實爲允協。

一凡婦無子。恐夫賣妾。非立已姪。卽抱螟蛉。擬坐以斬人宗祀。律杖一百。刺配寧古塔。絕產沒官。父母兄弟不行解勸。俱發旗下爲奴。

判曰。妒蚌難胎。久慮蛾眉之入室。牝狐幻術。陰營蜾蠃之良圖。乃欲代馬以牛。更恐以武繼李。科其罪狀。投豺虎而誰憐。揆厥私衷。飽溪壑而自利。擬減等於大辟。且屬原情。藉絕產而入官。詎資異孽。在昔設謀決策。計雖出自妖姬。而今遂過模棱。事自成於醜類。禍因滋蔓。連坐非苛。

一凡婦歸寧父母。或詣廟燒香。必將丈夫愛妾。挈之同往。擬坐以拐帶人口律。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情懷水火。原非蘭茝之和。意介干戈。素乏壎篪之雅。攜手同歸。是何心也。與子偕往。保無他乎。察其略取之心。治彼杖徒之罪。

一凡婦與夫議明。或三六九。或二八日。分潤於妾。乃至期齟齬。不令夫往。擬

坐以收支留難律笞五十。再犯者加一等。如是三次者杖六十徒一年。

判曰。三分有二。宜加服事之誠。取二用三。古有貪殘之戒。爾乃渝盟割地。輙懷猶豫之衷。役志侵漁。漸現饕餮之態。當與不與。律固有條。初犯從輕。再犯加等。

一凡婦故令陋婢強夫衽席。以塞娶妾之念。擬坐以良賤爲婚律。主婚者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錦衾璀璨。自宜軟玉溫香。繡帳氤氳。可無穠桃翠柳。雖實命不同。允共葑菲薄采而承恩。非貌奚堪魑魅偕歡。因濁酒粗布之謠。解醜妻惡妾之嘲。進以匪匹。實爲亂群。責有攸歸。誰職其咎。

一凡婦使婢年已長大。不令蓄髮。恐丈夫有成人之思。擬坐以嫁娶失時律。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芳草無情。隨春來而漸茂。綠楊何意。因時至而垂絲。惡竹筍之衝簷。刪其鳳羽。嗔薔薇之踰架。剪彼蓬心。自崔夫人不許麗服而裒紹妻遂使

髡頭。乃虞擲果而禁投桃。未咏摽梅而歌冰泮。不疑他意。祇問失時。

禮部

一凡婦年已衰邁。猶然脂粉翠鈿。以固寵幸。擬坐以服飾違式律。笞五十。逐出免供。

判曰。翠鬟香雲。豔質曾邀帝寵。柳眉桃靨。嬌姿準擬人看。不知出塞明妃。顏華已非舊日。抱病婕妤。形容頓異當時。乞憐未必希恩。掩袖殊堪憎惡。態固難堪。情猶可憫。

一凡婦蓄妾。原非得已。乃自誇賢德。冀人贊美。擬坐以現任官輙自立碑律。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膏雨和風。令望應流於萬里。深仁厚德。芳譽自播於千年。故口碑載道。逢人惟訴。峴山而尸祝由心。至今永思棠芾。何爾事因情近。名與實殊。輒向人言。攘爲已德。苟傳聞不察。幾欲勒之貞珉。久假不歸。竟爾厠於賢哲。盜名有禁。功令宜遵。

一凡婦暗令腹婢借名罵奴僕。因夫及妾。併有子之妾。擬坐以公差人員役欺淩長官律。杖六十。徒一年。主婦辯非主使。記過一次。

判曰。浪蝶狂蜂。奚顧新蓓嫩蕊。暴風驟雨。那管細果花胎。猶如狐假虎威。豈惜鼠投器忌。雖護身有符。苟犯法無赦。主婦記過。姑免深求。

一凡婦買妾入門。必使魘鎮。或掛己褌於門首。或置捧槌於門限內。種種不一。擬坐以禁止師巫邪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玉顏未入。輪廻九轉之腸。象管初吹。聲斷百年之夢。不用千金買賦。陰求片鐵鑄符。一帋硃書。宜撥蛛網。數行秘籙。忽墜迷途。性情制以鸚哥。精爽攝爲虎倀。是蓋幻而無跡。卽或殺之泯蹤者也。淫覡邪巫。痛懲遠屏。

一凡婦因夫買妾。便設經堂。修齋禮懺。惟同尼僧往來。擬坐以左道惑衆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楊柳新栽。昨夜幾番風雨。荼蘼初架。曉來無數葛藤。蛾眉入而粉黛衰。鴉鬢添而鸞鏡掩。粧閣因而繡佛。琴堂用以繙經。寄怨毒於瞿曇。發幽

慣於般若。淫艷妲尼。藉禪和而入室。貪癡釋子。披緇戒而踵門。內則從此踰閑。性情由之難制。是用履霜杜漸。故爲首禁嚴懲。

一凡婦嫉夫有妾。從旁嫁禍。期以絕之。擬坐以術士妄言禍福。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婉容順色。鬒眉不計其猜。深阱隱機。脂粉亦忘其忮。是以不言掩鼻。鄭褏以巧愛而斃楚姬。覆被殺兒。武曌以忍心而殞唐後。臨風搧毒。向影吹沙。不第讒言離間。蓋實溺陷死生者也。所當滿杖遠配遐陬。

兵部

一凡婦夜臥。必將床前暗置桌椅等物。周匝布密。以防夫有他適。擬坐以假宿衛人儀仗律。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秦王宮裡。不失狐白之裘。漢后禁中。誰通赭馬之跡。不虞竊符之魏姬。第慮偷香之韓壽。乃無防意如城之謀。聊效入笠招豚之計。坐以假借罰其愚騃。

一凡婦因夫夜起溲溺。不與聞知。疑其私婢。卽生嗔毒罵。擬坐以夜禁不嚴律。笞五十。

判曰。床內靑銅。原慮懷奸之計。枕邊玉盒。用爲護身之符。乃崇垣何處飛奴。簾外忽驚人影。醒來夢話。郞已夢到高唐。醉後魂銷。身遂魂遊楚館。彼固失告。此則疏防。

一凡婦使用婢女。不許面粉鬢油。止令破衣敝履。充作夜不收。打聽丈夫外事。擬坐以私渡關津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金釵十二。豈必盡充下陳。粉黛三千。亦惟供我侍從。何必修羅夜乂。分途句攝。山精水怪。匿影潛窺。出入自有關防。內外豈容飛越。爰書有禁。城旦何辭。

一凡婦見夫入室同妾悄語。卽假借公事。突入衝散。擬坐以擅闖轅門律。如止以譁擾不作嗔狀。引例末減。笞五十。免供。

判曰。翡翠牀前。方調鸚鵡之舌。水晶簾外。忽來俊鶻之衝。不徒花上曬衣。

未免腹中藏劍。有心心術不端。無心學術不到。

一凡婦度妾與夫正値綢繆之際。忽喚妾起。屬以他事。擬坐以擅調官軍律。杖一百。發邊遠充軍。

判曰。酣戰方深。浪子軍威正盛。金牌忽召。夫人桴鼓停聲。既徹白登之圍。詎有黃龍之望。隳功西徼。先軫之唾固宜。掣肘東牕。長舌之罪難貰。宥以生命。猶爲寬典。

督捕

一凡夫入妾室。慮主母之嗔。因而逃入妻所。妻遂閉之。不令出戶。擬坐以窩隱逃人律。杖一百。流徙尙陽堡。

判曰。桃源有路。本期接引漁郎。梅子多酸。未便相延洞口。效紅拂之宵征。非得已也。反文君之私奔。意何爲乎。爾乃冥心已會。故托於李上蔡逐客之書。妙諦全窺。竟不學魯男子閉戶之美。汝既有意於窩逃。吾將按例而問擬。

刑部

一凡婦見夫與妾就寢。故不穩臥。隔房頻問瑣屑事務。擬坐以聽訟迴避不迴避律笞四十。

判曰。鴛夢初諧。正慮鏡簾鸚鵡。蝶棲未穩。何堪聒耳游蜂。既干迴避之條。難辭撓法之譴。量從薄儆。以蔽厥辜。

一凡婦設榻床後。應妾同寢。令抱衾裯以就。即使合歡。不令暢遂。併不得謔語一字。擬坐以不應禁而禁律杖六十。

判曰。臥榻之側。原非鼾睡之方。忌者之前。又豈詼諧之地。桃花三汲。猶虞浪動潛鱗。鶯囀一聲。更慮驚翻宿蝶。是宜通禁。允此嚴懲。

一凡婦因夫偶飲妓家。遂令端跪床前。自仍假寐。更餘不允發放。擬坐以告狀不受理律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蝴蝶偶入花叢。原非貪宿。蜻蜓薄遊水際。未免沾濡。況風過帶香。何關薄倖。而衣沾剩粉。聊以娛情。爾乃頓發嬌嗔。罔顧黃金之膝。居然假寐。

任憑玉漏之催。眞變羊之巫可誑。而逆鱗之怒難批矣。懸案過情。杖遺不枉。

一凡夫調婢。婢極力洒脫。以致頰紅肉顫。妻乃不察。仍撻婢女毒打。擬坐以官司故出入人罪律。杖六十。以增減輕重論。

判曰。狹路相逢。幾餌身於豺虎。投梭峻拒。得幸脫於鷹鸇。顫斷香肌。蓋爲雲横烟鎖。紅堆粉面。原非雨後霞生。不申法於强梁。反宣威於弱質。故出故入。按律何辭。

一凡夫夜來私妾。及旦入妻房。乃託故啓釁。需索首飾衣服。擬坐以因公科歛律。計贓從重論。贓未入手者。杖六十。

判曰。終年交頸。曾無感於寸衷。一旦分甘。遂矜懷於大賚。翠環金縷。非可要挾而求。寶鈿繡衣。務在隨宜而錫。爾需索既出於機心。將擬罪應同於科歛。

一凡婦因夫娶妾。反目假病。臥牀不吃茶飯。其夫委曲勸解。終屬忿言詬罵。

及腹婢私進飲食則啖之。人至輙復匿去。擬坐以貪緣作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銀牙正闢。何心翠釜紫駝。繡戶無人。輙啜金虀玉粒。若彼陰險之情。爲鬼爲蜮。業已覘其一斑。刎其秘藏之迹。如虺如蛇。甯能防之久後。縱茲不治。長此安窮。

一凡婢薄有姿色。見其稍稍修容。輙以誘漢痛詆。擬坐以故勘平人律杖八十。

判曰。桃花沐雨。原非有意呈嬌。梅子含酸。遂謂揉脂獻媚。擬以重杖。警彼多心。

一凡婦閱戲。見有演及妾妓者。婦必嘵嘵併罵。揀戲之人。以及自己丈夫。擬坐以決罰不當律笞五十。

判曰。雅劇新聲。用佐娛賓之勝。芳姿艷質。藉供綺席之歡。事爭選䴡麗之情。詞必出佳人之口。爾乃覩花容而色沮。聞鶯囀而神飛。撫景傷心。當歌

疑讟。誰家薄倖。故開作俑之端。郎實情乖。冀效跳梁之習。衾裯鼎沸。媚友波騰。鼓焰無端。笞懲有律。

一凡婦因公擊婢。輙侵下體。便處擬坐以決罰不如法於人虛怯處非法毆打律。成傷者笞四十。

判曰。前代腐刑。爰書久削。編民閹割。憲典嚴懲。卽男子而已然。況女子乎。何有爾乃借公洩忿。聲罪討於包茅。乘興宣威。肆戈矛於夾谷。如驗有傷。按律究擬。

一凡婦値夫外出。卽將夫妾及有姙之妾。陰賣。並不擇人論價。迨妾知覺不從。竟以燒香等計誑騙出門。擬坐以監守自盜律杖一百。發倘陽堡。同謀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小往大來。本蓄分甘之怨。母以子貴。愈深固寵之憂。不虞君子之征行。巧屬紅顏之薄命。機乘挂帆鼓棹之時。早定調虎離山之計。牢籠巧計。奚容不抱琵琶。亟拔眼釘。那計珍珠十斛。辱當壚而不惜。雖換馬亦欣然。

傷情極矣。慘何如之。勘狠毒之元凶。固應遠徙。即同謀之協從。勿令網遺。

一凡婦端坐。令夫跪受刑杖。如不依從。號哭無已。擬坐以威勢制縛人律。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毒龍飛怒。白日晦而海水揚。脂虎橫行。谷風生而狐兎伏。吼聲正厲。鼻息敢舒。不憚協以威行。何惜律其勢制。

一凡婦喜多蓄婢。每同夫對飲。不令婢立已後。恐美目之盼。向夫傳情。擬坐以誘人犯法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錦繡成行。勿使肉屏障後。鴛鴦羅列。莫教花陣當前。蓋防對面芙蓉。密訂上官之約。燈前秋水。暗邀月下之期。不知慢藏之招。實爲冶容之誨。既飲人以狂藥。復忌已而閉邪。爾故陷之罪。還責爾。

一凡婦毒打婢女。其夫微言勸解。便謂私婢。愈加鞭笞不已。擬坐以寃屈平民爲盜律。杖六十。徒一年。

判曰。毒手老拳。情難坐視。纓冠披髮。勢涉嫌疑。乃詞以情遷。卦因變動。貪

非盜璧。淚爲竊金。屈法枉贓。故出故入。

一凡婦不能容妾。反飾嗔作喜。以昭賢德。願稱姊妹。無分大小。及入門非禁即賣。擬坐以欺詐官私取財律杖八十。徒二年。

判曰。夢中之蘭玉未占。被底之鴛鴦難共。琵琶隔院。聲已遠而莫疑。鸚鵡異籠。語雖調而難覺。顧耳屬於垣。趾不旋踵。王丞相之驅車。爲凌諸婢。戚少保之肉袒。奚獲二雛。爾乃蜜裏藏刀。必欲花間逐蝶。情亦甚矣。城旦猶輕。

一凡婦與夫小有間言。便呼兄喚弟。加之強橫。以宣威夫妾。擬坐以假冒官兵律杖七十。徒一年半。

判曰。日麗雲開。風忽變而成颶。波恬淚靜。石偶激而生瀾。巧令如虎如狼。鬨然吠聲吠影。遂聞猛鷙摶鷹。不啻羣鴉噪鳳。蠢茲醜類。勿令網遺。孰爲主謀。訊明并逮。

一凡婦見夫有恙。便歸罪婢妾。故醜言徧告於人。衆擬坐以假公營私律杖

六十。徒一年。

判曰。紙帳呻吟。遽稱此風之始。竹牀偃仰。遂生爲厲之堦。不知閨閫之事。甚於畫眉。乃以中冓之言。指爲牆茨。意欲如將軍體敘。因人言而驪姬。恐難同太傅暮年。以老病而放妾。假借釁端。誑誣加等。

一凡婦舉動難堪。因夫稍違。便從妯娌兄弟哭訴。加以聽信婢妾之言。漫不省察。擬坐以越訴律。如汚人名節。杖一百。發附近充軍。

判曰。冀握權衡在手。先以論議向人。蓋因蠱惑於心。奚計含沙於口。不知盜嫂之事。猶可解也。至若通妹之誣。豈能堪乎。天譴難逃。王章莫貸。

一凡婦見婢垂髫。頗諳人事。竟不謀之夫主。擅配家奴。擬坐以屏去人服食律。杖八十。

判曰。桃花含蘂。何須便嫁東風。蚌孕猶胎。豈遂揚輝北渚。預作納履之猜。何其遽也。陰爲掩襲之計。不亦泰乎。擬以重杖。抑彼機心。

一凡婦打罵婢妾。吼聲震外。併罵及親友者。擬坐以辱罵尊長律。無服笞二

十有服笞五十期親同胞杖一百伯叔師友各加一等

判曰虎牙橫噬豈避賢豪烈火蔓延寗分玉石西楚大呼鉄騎重圍辟易河東一吼拄杖落手茫然魚無耳而深藏鳥高飛而色舉此蓋司晨之牝非特門内之妖已也因族黨之尊卑就科條之輕重量從分別予以自新

一凡侍婢垂髫者婦恐其夫沾染悉皆鬻賣另覓小者供用擬坐以畧賣人口律杖八十徒二年若畧賣至三口以上枷號一個月發邊衛充軍牙保人各減並追價入官

判曰絲柳初垂遂驚心於黃鳥夭桃未放早留意於游蜂以防微杜漸之心作革故鼎新之計刈蓁竹以植黃楊驅修翎而蓄蚱蜢律以畧賣允蔽厥辜

一凡婦知妾有娠故使勞力以致墮胎併令產中飲食失時擬坐以竊弓殺傷人律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海棠新放幸有色而無香荳蔻初含將漸開而結實滿園春色誰是

宜。男共祝天孫。若爲乞巧。甫徵蘭夢。旋起鳩謀。致使瓜未熟而蒂已離。木向榮而心先蠹。覆巢不令完卵。殺母必更傷兒。豈止暗地害人。是蓋明欲絕後。置於徽纆。誠爲允宜。

一凡婦因事與夫反目。遂即駕言寵妾。身投尼室。經宿不回。擬坐以背夫逃走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久蓄疑猜。苦無半隙。稔懷怨恨。巧駕一言。禪關藍室。允爲解脫之門。妖廟淫祠。故是藏奸之藪。即非紅拂之奔。難洗緇流之辱。投之有北。永絕南還。

一凡婦抓碎丈夫面皮。併嚙傷肌膚者。擬坐以妻妾毆夫律。杖一百。徒三年。願離者聽。

判曰。情緒偶乖。笑裂千端錦繪。幽思乍觸。怒敲七尺珊瑚。狂飆發而松柏摧。驚濤轟而蘭蕙損。金閨虎坐。玉潤羊眠。既昧三從。須嚴七出。

一凡婦特令腹婢私行窺探。互相論譚。以致婦之面色忽白忽青。微微冷笑。

擬坐以竊盜不得財律笞五十。免刺。
判曰。紗窗隙底。聆潛蟻門之聲。羅帳房中。化作鴟張之態。百螢惑眼。千祟蠱心。蜀碎芙蓉。吹上桃花之面。南香含笑。如啼漢女之粧。薄笞少懲。姑不深究。
一凡婦聞妓女送夫扇巾等物。輙搜尋裂碎。擬坐以毀棄器物律。准竊盜已行而不得財律。笞四十。
判曰。采蘭贈芍。雖屬淫靡。煮鶴焚琴。殊虧大雅。況報桃引趣。原非越水之紗。貽管呈憨。豈是江皋之珮。存之增韻。毀之獲愆。
工部
一凡婦置妾衾裯床第。命作窄小。止堪一人獨臥者。擬坐以造作不如法律。笞四十。
判曰。棣棠誼重。曾傳大被之風。燕雀情深。舊有聯牀之雅。即眉公之新式。未聞隘彼規模。非楚宮之細腰。何故減其繩尺。既稽古而無徵。當按律以

示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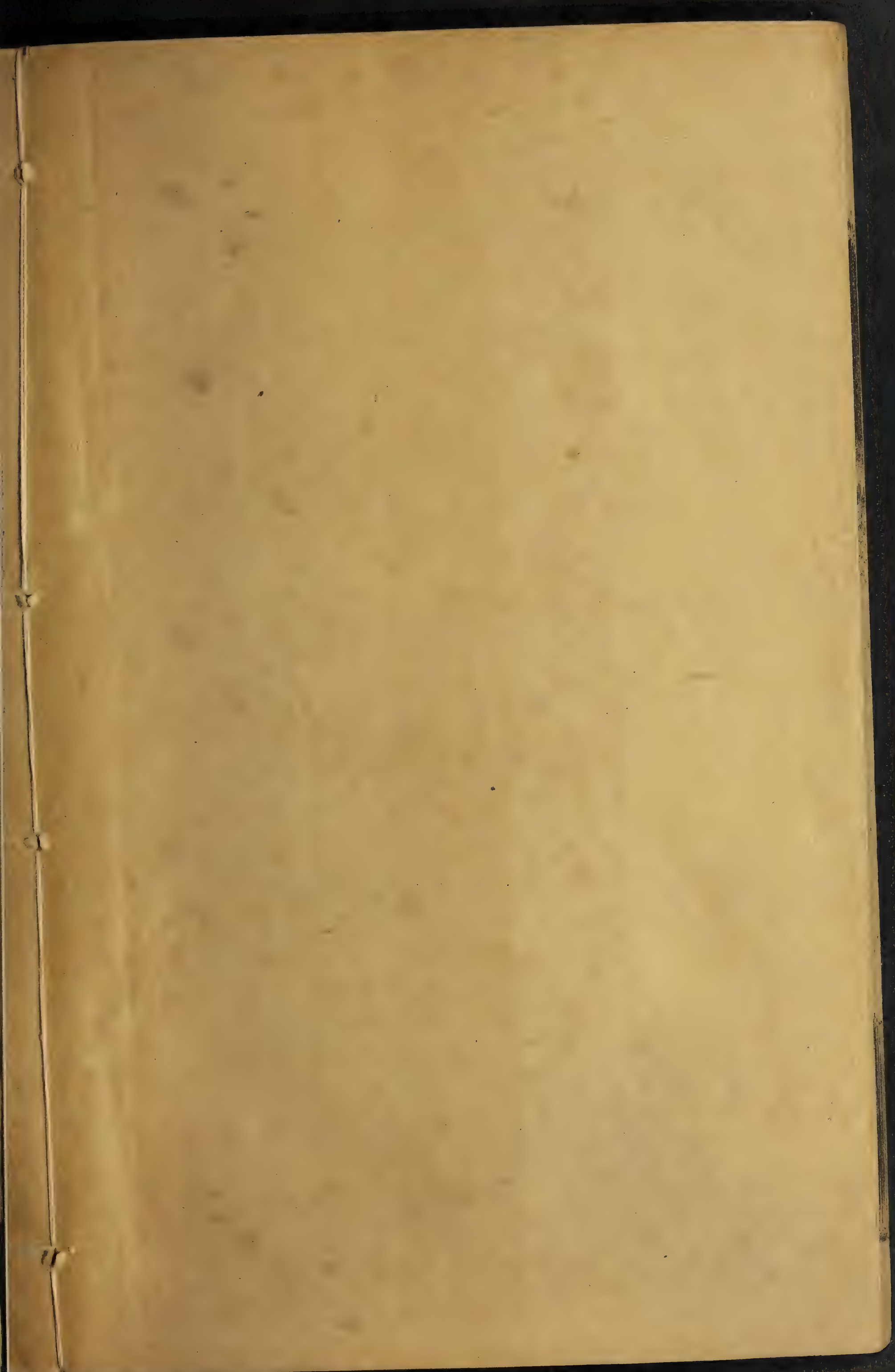
一凡婦因夫欲往妾所。乃身先誘敵及酣戰𥹋久。已挫其鋒。始令鼓勇出汛。擬坐以虛費工力。採取不堪用。律坐贓論罪。杖一百。徒三年。

判曰。戈矛高揭。原期用力邊陲。而根本動搖。遂至奮身內寇。率罷乏之兵。將何充敵。値蕭牆之變。實所傷神。罪不止於阻撓。律應坐以虛費。畧稽贓迹。雖城旦而猶輕。究厥奸謀。迅決杖以發遣。

（完）

香艷叢書一集卷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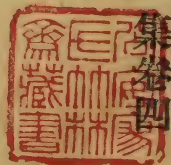


香豔叢書 第一集



# 香艷叢書





## 三婦評牡丹亭雜記

錢塘吳人吳山著

吳人初聘黃山陳氏女同。將昏而沒。感於夢寐。凡三夕。得倡和詩十八篇。人作靈妃賦。頗泄其事。夢遂絕。有邵媼者。同之乳母也。來述同沒時。泣謂媼必詒姑所。言同薄命不逮事姑。嘗爲姑手製履一雙。令獻之。人私叩同狀貌服飾。符所夢。媼又言同病中猶好觀覽書藉。終夜不寢。母憂其苶也。悉索篋書燒之。僅遺枕函一冊。媼匿去。今尚存也。人許一金相購。媼忻然攜至。是同所評點牡丹亭還魂記上卷。密行細字。塗改略多。紙光冏冏。若有淚跡。評語亦癡亦黠。亦元亦禪。即其神解。可自爲書。不必作者之意果然也。惜下卷不存。對之便生於邑。已娶清溪談氏女則。雅躭文墨。鏡匳之側。必安書簏。見同所評。愛玩不能釋。人試令背誦。都不差一字。暇日仿同意補評下卷。其杪芒微會。若出一手。弗辨誰同

誰則。嘗記人十二歲時。偕衆名士集毛丈稚黃齋。客偶舉臨川恨不得肉兒般團成一片語爲創獲。人笑應曰。此特衍詩義耳。詩不云乎。聊與子如一兮。遂解衆頤。諸子虎男載之橘苑雜紀。今視二女評。人語直糟粕矣。則既評竟。抄寫成帙。不欲以閨閣名聞於外。間以示其姊之女沈歸陳者。謬言是人所評。沈方延老生徐丈野君譚經。徐丈見之。謂果人評也。作序詒人。於時遠近聞者。轉相傳訪。皆云吳吳山評牡丹亭也。則又沒十餘年。人繼娶古蕩錢氏女宜。初僅識毛詩字。不甚曉文義。人令從崑山李氏妹學。妹教以文選古樂苑漢魏六朝詩乘唐詩品彙草堂詩餘諸書。三年而卒業。啓篋得同則評本。怡然解會。如則見同本時。夜分燈炧。嘗欹枕把讀。一日忽忽不懌。請于人曰。宜昔聞小青者有牡丹亭評跋。後人不得見。見冷雨幽牕詩。淒其欲絕。今陳姊評已逸其半。談姊續之。以夫子故。揜其名久矣。苟不表而傳之。夜台有知。得無秋水燕泥之感。宜願典金釵爲梨棗資。意甚切也。人不能拂。因序其事。吳人舒鳧書。

坊刻牡丹亭還魂記。多標玉茗堂元本者。予初見四冊。皆有譌字。及曲白互異

之句。而評語率多俚陋可笑。又見刪本三冊。惟山陰王本有序頗雋永。而無評語。又呂臧沈馮改本四冊。則臨川所譏割蕉加梅。冬則冬矣。非王摩詰冬景也。後從嫂氏趙家得一本。無評點。而字句增損。與俗刻迥殊。斯殆玉茗定本矣。爽然對翫。不能離手。偶有意會。輒濡毫疏注數言。冬釭夏簟。聊遣餘閒。非必求合古人也。

還魂記賓白間有集唐詩。其落場詩。則無不集唐者。元本不注詩人姓氏。予記憶所及。輒爲注之。至于詩句中多有更易字者。如莫遣兒童觸瓊粉。作紅粉。武陵何處訪仙鄉。作仙郎。雖于本詩意剌謬。既義取斷章。茲亦不復批摘也。

右二段陳姊細書臨川序後空格七行內自述評註之意。共二百四十字。碎金斷玉。對之黯然。談則書。

向見牡丹亭諸刻本。詰病一折。無落場詩。獨陳姊評本有之。而他折字句亦多異同。靡不工者。洵屬善本。每以下卷闕佚。無從購求爲怏怏。適夫子遊苕霅間。攜歸一本。與陳姊評本出一板所摹。予素不能飲酒。是日喜極。連傾八九瓷杯。

不覺大醉。自晡時臥至次日。日射幔鉤。猶未醒。鬬花賭茗。夫子嘗舉此爲笑噱。於時南樓多暇。仿姊意評注一二。悉綴貼小籤。勿敢自信。積之累月。紙墨遂多。夫子過泥。予迋許可與姊評等埒。因合抄入茗溪所得本內。重加裝潢。循環展覽。笑與抃會。率爾題此。談則又書。

同語二段。則手鈔之。復自題二段于後。後以評本示女甥。去此二頁。摺疊他書中。予弗知也。沒後。點檢不得。思之輒增悵惘。今七夕曬書。忽從庾子山集第三本翻出。楮墨猶新。映然獨笑。又念同孤冢埋香。奄冉十三寒暑。而則哉身女手之卷。亦已三度秋期矣。悵望星河。臨風重讀。不禁淚潸潸下也。吳人記。

此夫子丁已七月所題。計余是時才七齡耳。今相距十五稔。二姊墓樹成圍。不審泉路相思。光陰何似。若夫青草春悲。白楊秋恨。人間離別。無古無今。茲辰風雨淒然。牆角綠蕚梅一株。昨日始花。不禁憐惜。因向花前酹酒。呼陳姊談姊魂魄。亦能識梅邊錢某。同是斷腸人否也。細雨積花蕊上。點滴如淚。既落復生。盈盈照眼。感而書此。壬申晦日錢宜記。

夫子嘗以牡丹亭引證風雅。人多傳誦談姊鈔本。釆入不復標明。今加吳曰別之。予偶有質疑。間注數語。亦稱錢曰不欲以蕭艾云云。亂二姊之蕙心蘭語也。若序目所注。則無庸識別焉。宜又書。

或問吳山曰。禮女未廟見而死。婦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子于陳未娶也。而評牡丹亭概稱三婦。何居。曰。廟見而成婦。謂子婦也。非夫婦之謂也。女之稱婦。自納釆時已定之。而納徵則竟成其名。故納釆辭曰吾子自惠貺室某室者婦人之稱。納徵則曰徵者成也。至是而夫婦可以成也。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吊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女之可夫。猶婿之可婦矣。夫何傷于禮歟。

或曰。曲有格。字之多寡。聲之陰陽去上限之。或文義弗暢。衍爲襯字。限字大書。襯字細書。俾觀者了然。而歌者有所循。坊刻牡丹亭記往往如此。今于襯字何概用大書也。曰。元人北曲多襯字。概用大書。南曲何獨不然。襯字細書。自吳江沈伯英輩始斤斤焉。古人不爾也。予嘗聞歌牡丹亭者。臯晴絲吹來閒庭院格

本七字。而歌者以吹來二字作襯。僅唱六字。具足情致。神明之道。存乎其人。況玉茗元本。本皆大書。無細書襯字也。

或謂牡丹亭多落調出韻。才人何乃許耶。、曰古曲如西廂。人値殘春蒲郡東。才高難入俗人。機値字俗字作平。則拗琵琶。支虞歌麻。且諸韻互押。若僅僅韻調而乏斐然之致。與歌工之乙尺四合無異。曷足貴乎。、曰子嘗論評曲家以西河大可氏西廂爲最。今觀毛評。亟稱詞例。牡丹亭韻調之失。何不明注之也。吳山曰然。不嘗論說詩者乎。意義訛舛。大家宜辨。若一方名一字畫。偶有互異。必旁搜羣藉。証析無已。此博物者事。非閨閣務矣。聲律之學。韻譜具在。故陳禾嘗注談。亦仿之。予將取所用音調。故實方語。詩詞曲幷語有費說者。學西河論釋例。別爲書云。

或問曰。有明一代之曲。有工於牡丹亭者乎。、曰明之工南曲。猶元之工北曲也。元曲傳者無不工。而獨推西廂記爲第一。明曲有工有不工。牡丹亭自在無雙之目矣。

或曰子論牡丹亭之工可得聞乎吳山曰爲曲者有四類深入情思文質互見上也審音協律雅尙本色次也吞剝坊言讕語專事雕章逸辭案頭場上交相爲譏下此無足觀矣牡丹亭之工不可以是四者名之其妙在神情之際試觀記中佳句非唐詩卽宋詞非宋詞卽元曲然皆若若士之自造不得指之爲唐爲宋爲元也宋人作詞以運化唐詩爲難元人作曲亦然商女後庭出自牧之曉風殘月本於柳七故凡爲文者有佳句可指皆非工於文者也

或曰賓白何如曰嬉笑怒罵皆有雅致宛轉關生在一二字間明戲本中故無此白其冗處亦似元人佳處雖元人勿逮也

或問坊刻牡丹亭本婚走折舟子又有秋菊春花一歌准警禦淮二折有箭坊鎖城二渾何此本獨無也曰舟子歌乃用唐李昌符婢僕詩其一章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憂推道那家娘子臥且留教住要梳頭言外有春日載花停船相待之意二章云不論秋菊與春花個個能噇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閒物要些些則與舟子全無關合當是臨川初連用之後於定本削

去。至以賤房爲箭坊。及外面鎖住李全裏面鎖住下官諸語。皆了無意致。宜其幷從芟柞也。

臨川曲白。多用唐宋人詩詞。不能悉爲引注。覽古者當自得之。卽尋夢二字。亦出唐詩。乃評者往往驚爲異想。遼豕白頭。抑何可怪耶。

或問記中雜用哎喲哎也哎呀咳呀咳也咳咽諸字。同乎異乎。曰、字異而義略同。字同而呼之有輕重疾徐則義各異。凡重呼之爲厭辭。爲惡辭。爲不然之辭。輕呼之爲幸辭。爲嬌羞之辭。疾呼之爲惜辭。爲驚訝辭。徐呼之爲怯辭。爲悲痛辭。爲不能自支之辭。以此類推。神理畢現矣。

或曰。牡丹亭集唐詩。往往點竄一二字。以就已意。非其至也。曰、何傷也。孔孟之引詩。有更易字者矣。至左傳所引。皆非詩人之旨。引詩者之旨也。曰、落場詩皆集唐。何但註而不標也。曰、既已無不集唐。故玉茗元本不復標集唐字也。落場詩不注𣝔色。亦從元本。

或問若士集詩。腹笥乎。獺祭乎。曰、不知也。雖然。難矣。

陳於上卷末注三句。談補之談於下卷亦未注一句。錢疏之。予涉獵於文。既厭翻檢。而錢叅覩記寡陋。唐人詩集。以及類苑紀事。萬首絕句諸本。篇章重出。名字互異。不一而足。錢偶有所注。註漏實多。它如來鵠。或云來鵬。崔魯一作崔櫓。誰能譚笑解重圍。皇甫冉句也。譌刻劉長卿。微香冉冉淚涓涓。李商隱詩也。謬爲孫逖。不勝枚舉。皆不復置辨。覽者無深摭掎焉。

或問若士復羅念菴云。師言性。弟子言情。而還魂記用顧況世間只有情難說之句。其說可得聞乎。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性發爲情。而或過焉。則爲欲。書曰。生民有欲。是也。流連放蕩。人所易溺。宛邱之詩。以歌舞爲有情。情也而欲矣。故傳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至浮屠氏以知識愛戀爲有情。晉人所云未免有情。類乎斯旨。而後之言情者。大率以男女愛戀當之矣。夫孔聖嘗以好色比德。詩道性情。國風好色。兒女情長之說。未可非也。若士言情。以爲情見於人倫。倫始於夫婦。麗娘一夢所感。而矢以爲夫之死靡忒。則亦情之正也。若其所謂因緣死生之故。則從乎浮屠者也。王季重論玉茗四夢。紫釵俠也。邯

鄲仙也。南柯佛也。牡丹亭情也。其知若士言情之旨矣。

宜按洵有情兮。是千古言情之祖。陶元亮效張蔡爲閒情賦。專寫男女。雖屬託諭。亦一徵也。

或者曰。死者果可復生乎。曰可。死生一理也。聖賢之形。百年而萎。同乎凡民。而神常生於天地。其與民同生死者。不欲爲怪以惑世也。佛老之徒。則有不死其形者矣。夫强死者尚能厲。況自我死之。自我生之。復生亦奚足異乎。予最愛陳女評牡丹亭題辭云。死可以生。易生可與死。難引而不發。其義無極。夫恒人之情。鮮不謂疾疹所感。溝瀆自經。死則甚易。明冥永隔。夜台莫旦。生則甚難。不知聖賢之行法俟命。全而生之。全而歸之。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一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死不聞道。則與百物同澌絕耳。古來殉道之人。皆能廟享百世。匹夫匹婦。凜乎如在。死耶生耶。實自主之。陳女茲評。豁與道合。不徒佛語涅槃。老言谷神也。

或又曰。臨川言理之所必無。情之所必有。理與情二乎。曰非也。若士言之而不

欲盡也。情本乎性。性即理也。理貫天壤。彌六合者也。言理者莫如六經。理不可通者六經實多。無論元鳥降生。牛羊腓字。其跡甚怪。即以夢言。如商賚良弼。周與九齡。孔子奠兩楹。皆非情感。周禮掌夢獻夢。理解傳會。左氏所紀益荒忽。不倫已。然則世有通人。雖謂情所必無。理所必有。其可哉。

或問若士言夢中之情。何必非眞。何謂也。曰夢即眞也。人所謂眞者。非眞也。形骸也。雖然夢與形骸未嘗貳也。不觀夢搆而精遺。夢擊躍而手足動搖乎。形骸者眞與夢同。而所受則異。不聲而言。不動而爲。不衣而衣。不食而食。不境而無所不之焉。夢之中又有夢。故曰天下豈少夢中之人也。

嘗與夫子論夢境。夫子曰。吾其問諸焦冥乎。眼睫一交。已別是一世界。古德教人參睡着無夢時。便似鴻濛混沌也。予謂按頤則驚。拊心則魘。此處大可觀。夢夫子頷之。又一日論夢。夫子曰。晝與夜。死生之道也。醒與夢。人鬼之道也。予曰其寐也綿綿延延。如微雲之出岫。若不遽然。其寢也千里一息。捷如下峽之船。何也。夫子曰。陽見而陰伏。故出難而歸速。

或稱評論傳奇者。類作鄙俚之語。以諧俗目。今牡丹亭評本文辭雅雋。恐觀者不皆雅人。如臥聽古樂也。曰是何輕量天下也。天下不皆雅人。亦不絕雅人。正使萬俗人譏不足恨。恨萬俗人賞。一雅人譏耳。

或曰。子所謂抄入茗溪本者。嘗見之矣。陳評上卷可得見乎。吳山悄然而悲。喟然而應之曰、癸丑之秋。予館黃氏。隣火不戒。盡燔其書。陳之所評。久爲灰塵。且所謂茗溪本者。今亦亡矣、曰何爲其亡也、曰癸酉冬日。錢女將謀剞劂錄副本成。日暮微霰。燒燭煖酒。促予檢校。漏下四十刻。寒氣薄膚。微聞折竹聲。錢謂此時必大雪矣。因共出推牕見庭樹枝條積玉堆粉。予手把副本。臨風狂叫。竟忘室中燭花爆落紙上。烟達簾外。回視熚熚然不可嚮邇。急挈酒瓮傾潑之。始熄。復簇爐火然燈。酒縱橫流地上。漆几焦爛。燭台融錫與殘紙煨燼團結不能解。因嘆陳本既災。而談本復罹此厄。豈二女手澤。不欲留于人世。精靈自爲之耶。抑有鬼物妬之耶。殘釭欲灺。雪光易曉。相對淒𤑔久之。命奴子坎牆陰梅樹旁。以生綃包燼團瘞之。至今留焦几。志予過焉。

李玉山曰。瘞燼。團留焦儿。皆雅事可傳。

或曰。女三爲粲。美故難兼。徐淑蘇蕙。不聞繼孅。韋叢裴柔。亦止雙絕。子聘三室而祕思妍辭。後先相映。樂乎何遇之奇也。抑世皆傳子評牡丹亭矣。一旦謂出三婦手。將無疑子爲捉刀人乎。吳山曰。疑者自疑。信者自信。予序已費辭。無爲複也。且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其斯之謂與。予初聘陳。曾未結褵。夭閼不遂。談也。三歲爲婦。炊臼遽徵。錢復清瘦善病。時時臥牀。殆不起。予又好遊。一年三百六十日。無幾日在家相對。子以爲樂乎。否也。

右或問十七條。夫子每與座客談論所及。記以示余。因次諸卷末。是日晚飯時。予偶言言情之書。都不及經濟。夫子曰。不然。觀牡丹亭記中騷擾淮揚地方一語。卽是深論天下形勢。蓋守江者必先守淮。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遮蔽。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襟帶長江。以限南北。而長淮又所以蔽長江。自古天下裂爲南北。其得失皆在於此。故金人南牧。必先騷擾其間。宋家策應。亦以淮揚爲

重鎭。授杜公安撫也。非經濟而何。因顧謂兒子向榮曰。凡讀書一字一句。當深繹其意。類如此。甲戌秋分日錢宜述。

甲戌冬暮。刻牡丹亭還魂記成。兒子校讐譌字。獻歲畢業。元夜月上。置淨几于庭。裝褫一册。供之上方。設杜小姐位。折紅梅一枝。貯胆瓶中。然燈陳酒果。爲奠夫子。忻然笑曰。無乃太癡。觀若士自題。則麗娘其假託之名也。且無其人。奚以奠爲。予曰。雖然。大塊之氣。寄于靈者。一石也。物或憑之。一木也。神或依之。屈歌湘君。宋賦巫女。其初未必非假託也。後成叢祠。麗娘之有無。吾與子又安能定乎。夫子曰。汝言是也。吾過矣。夜分就寢。未幾。夫子聞予嘆息聲。披衣起肘予曰。醒醒。適夢與爾同至一園。彷彿如所謂紅梅觀者。亭前牡丹盛開。五色間錯。無非異種。俄而一美人從亭後出。豔色眩人。花光盡爲之奪。意中私揣。是得非杜麗娘乎。汝叩其名氏居處。皆不應。廻身摘青梅一丸。撚之。爾又問若果杜麗娘乎。亦不應。銜笑而已。須臾大風起。吹牡丹花滿空飛攪。餘無所見。汝浩歎不已。予遂驚寤。所述夢蓋與予夢同。因共詫爲奇異。夫子曰。昔阮瞻論無鬼。而鬼見。

然則麗娘之果有其人也。應汝言矣。聽麗譙紞如打五鼓。向壁停燈未滅。予亦起呼小婢簇火瀹茗。梳掃訖。急索楮筆紀其事。時燈影微紅。朝暾已射東牖。夫子曰。與汝同夢。是非無因。麗娘故見此貌。得毋欲流傳人世耶。汝從李小姑學尤求白描法。盍想像圖之。予謂恐不神似。奈何。夫子乃強促握管寫成。并次記中韻繫以詩。詩云。暫遇天姿豈偶然。濡毫摹寫當留仙。從今解識春風面。腸斷羅浮曉夢邊。以示夫子。夫子曰。似矣。遂和詩云。白描眞色亦天然。欲問飛來何處仙。閒弄青梅無一語。惱人殘夢落花邊。將屬同志者咸和焉。錢宜識

李玉山曰。予應兄嫂敎有和句云。因夢爲圖事邈然。牡丹亭畔一逢仙。可知當日懷春意。猶在青青梅子邊。如鸜鵒學人言。不惟不工。亦不似也。

或謂水墨人物。昉自李伯時。非也。晉衞協爲列女圖。吳道子嘗摹之以勒石。則已是白描法矣。龍眠墨筆仕女倣也。非昉也。予與吳氏三夫人爲表妯娌。嘗見其藏有韓冬郎偶見圖四幅。不設丹青而自然逸麗。比世所傳宋畫院陳居中摹崔麗人圖。殆於過之。惜其不署姓名。或云是吳中尤求所臨。今觀錢夫人爲

杜麗娘寫照。其姿神得之夢遇。而側身斂態。運筆同居中法。手搓梅子。則取之偶見圖第一幅也。昔人論管仲姬墨竹梅蘭無一筆無所本。蓋如此。乙亥春日

馮嫻跋。

吳山四兄。聘陳嫂。娶談嫂。皆蚤夭。予每讀其所評還魂記。未嘗不泫然流涕。以爲斯人既沒。文采足傳。而談嫂故隱之。私心欲爲表章。以垂諸後。四兄故好游。談嫂沒十三年。朱弦未續。有勸之者。輒吟微之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之句。母氏迫之。始復娶錢嫂。嘗與予共事筆硯。酬花歗月之餘。取二嫂評本參注之。又請於四兄。典金釵雕板行世。予偶憶吳都張元長氏梅花草堂二談。載俞娘行三。麗人也。年十七夭。當其病也。好觀文史。一日見還魂傳。黯然曰。書以達意。古來作者多不盡意而出。若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眞達意之作矣。研丹砂旁注。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表。如感夢折注云。吾每喜睡。睡必有夢。夢則耳目未經涉。皆能及之。杜女故先吾著鞭耶。如斯俊語。絡繹連篇。其手蹟遒媚可喜。某嘗受冊。其母請秘爲草堂珍玩。母不許。急錄一副本將上

湯先生謝耳伯顧爲郵不果。上虞山錢受之。近取西廂公案參倒洞聞漢月諸老宿。請俞娘本戲作傳燈錄。甚急。某無以應也。由此觀之。俞娘之注牡丹亭也。當時多知之者。其本竟湮沒不傳。夫自有臨川此記。閨人評跋不知凡幾。大都如風花波月。飄泊無存。今三嫂之合評。獨流布不朽。斯殆有幸有不幸耶。然二談所舉俞娘俊語。以視三嫂評注。不翅瞠乎。則不存又何非幸耶。合評中詮疏文義。解脫名理。足使幽客啓疑。枯禪生悟。恨古人不及見之。洵古人之不幸耳。錢嫂夢覩麗娘。紀事寫像。詠詩。又增一則公案。予亦樂爲論而和之。并識其後。自幸青雲之附云。玉山小姑李淑謹跋。

牡丹亭一書。經諸家改竄。以就聲律。遂致元文剝落。一不幸也。又經陋人批點。全失作者情致。二不幸也。百餘年來。誦此書者。如俞娘小青。閨閣中多有解人。又有賦害殺婁東俞二娘者。惜其評論皆不傳于世。今得吳氏三夫人合評。使書中文情畢出。無纖毫遺憾。引而伸之。轉在行墨之外。豈非是書之大幸耶。文章有神。其足以傳後者。自有後人與之神會。設或陳夫人評本殘缺。無談夫人

續之。續矣。而秘之篋笥。無錢夫人參評。又廢首飾以梓行之。則世之人能誦而不能解。雖再閱百餘年。此書猶在塵霧中也。今觀刻成。而麗娘見形于夢。我故疑是作者化身矣。同里女弟顧姒題。

吳與予家爲通門。吳山四叔。又父之執也。予故少小以叔事之。未嘗避匿。憶六齡時僑寄京華。四叔假舍焉。一日論牡丹亭劇。以陳談兩夫人評語引證禪理。舉似大人。大人嘆異不已。予時蒙穉無所解。惟以生晚不獲見兩夫人爲恨。大人與四叔持論。每不能相下。予又聞論牡丹亭時。大人云。肯綮在死生之際。記中驚夢尋夢診祟寫眞悼殤五折。自生而之死。魂游幽構歡撓冥誓回生五折。自死而之生。其中搜抉靈根。掀翻情窟。能使赫蹏爲大塊。隃糜爲造化。不律爲眞宰。撰精魂而通變之。語未畢。四叔大叫歎絕。忽忽二十年。予已作未亡人。今大人歸里。將于孤嶼築稗畦草堂。爲吟嘯之地。四叔故好西方止觀經。亦將歸吳山草堂。同錢夫人作龐老行逕。他時予或過夫人習靜。重聞緒論。即許拈此劇參悟前因否也。因讀三夫人合評。感而書其後。同里女姪洪之則謹識。

甲戌長夏。曬書檢得舊竹紙半幅。乃陳姊彌留時所作斷句。口授妹書者。夫子云。陳沒九年後。得諸其妹壻。妹亦亡二年矣。竹帋斜裂。僅存後半。因鍥夫子還魂記。或問上方空白。感其昔時閒論牡丹亭之句。附錄於此。俾零膏剩馥。採香奩者猶得采擷焉。第二行北風吹夢四字。二行恰如殘醉欲醒時七字。是末句也。以後皆一行二十一字。一行七字相間。凡九首。三行下缺二字。其文云。也曾枯坐閱金經。不斷無明為有形。及到懸崖須□□。如何煩惱轉嬰寧。按闕文疑是撒手二字。次云。𧝎子裁羅二寸餘。帶兒折半裹猶疏。情知難向黃泉走。好借天風得步虛。次云。家近西湖性愛山。欲遊娘却罵痴頑。湖光山色常如此。人到幽扃更不還。次云。簇蝶臨花綉作衣。年年不著待于歸。那知著向泉台去。花不生香蝶不飛。次云。盡檢箱奩付妹收。獨看明鏡意遲留。算來此物須爲殉。恐向人間復照愁。次云。爺娘莫爲女傷情。姊嫁仍悲墓草生。何似女身猶未嫁。一棺寒雨傍先塋。次云。看儂形欲與神離。小婢情多亦淚垂。金珥一雙留作念。五年無日不相

隨。次云。口角渦斜痰滿咽。涓涓淸淚灑紅綿。傷心趙嫂牽衾語。多半啼痕是隔年。次云。昔時聞論牡丹亭。殘夢今知未易醒。自在一靈花月下。不須留影費丹青。按談姊南樓集。載補陳姊缺文一首。云北風吹夢欲何之。簾幙重重只自垂。一縷病魂消未得。却如殘醉欲醒時。予亦有補句云。北風吹夢。斷重吹。一枕餘寒心自疑。添得五更消渴甚。却如殘醉欲醒時。自顧形穢難免續貂之誚矣。

跋

臨川牡丹亭數得閨閣知音。同時內江女子。因慕才而至沉淵。玆吳吳山三婦。復先後爲之評點校刊。豈第玉簫象管出佳人口已哉。近見吾鄉某氏閨秀。又有手評本玉綴珠編。不一而足。身後佳話。洵堪驕視千古矣。丙申長夏震澤楊復吉識

龜台琬琰

新安張正茂松如著

西王母

母居龍月城。城中產黃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母惜之過於蟠桃。

嫦娥

羿妻。逃月為虛上夫人。

上元夫人

夫人名阿環。降漢宮。年可二十餘。頭作三角髻。

玉女

葭萌縣有石穴。名玉女房。房前修竹數竿。下覆青石壇。每因風自掃此壇。女每遇明月夜。卽於壇上閒步徘徊。復入此房。

太眞王夫人

夫人有子。為三天太上府都官。時乘白龍。週游四海。

殷王女

女食蓬累根得道。

朱翼

太陽女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花。眉髩如畫。

馬郎婦

婦於金沙灘施一切人淫。凡與交者。永絕淫念。死葬後。一梵僧來云。求我侶。掘開乃鏁子骨。僧以杖挑起。升雲而去。

玉巵娘子

玉巵西王母第三女。崔書生遇之。遺以白玉合。

顓和 大玄女

一名西靈子。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然。盛寒着單衣行水上。可至積日。能徙宮殿城市於他所。指之則失所在。

麻姑

姑降蔡經家云。接待以來。東海三爲桑田。蓬萊水久清淺矣。共有三麻姑。此即王方平妹降蔡經家者。又石勒時。麻秋女於望仙橋飛昇。名麻姑。又政和中。建昌人。姑餘山得道者。亦名麻姑。（畊餘雅錄云。麻姑姓黎。字瓊仙。唐放出宮人也。則是有四麻姑矣。）

女儿

朱仲嘗於會稽賣珠。以素書貰酒於儿家。儿盜寫之。學其術仙去。

紫雲娘

魯敢遇仙女曰。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

毛女

女字玉姜。陶太白陟芙蓉峯。遇之。毛髮翠潤。身輕如飛。以萬歲松脂千歲柏子遺陶。

梅姑

梅姑生時。能着履行水上。

弄玉

玉吹簫作鳳鳴。有鳳止其屋。後乘鳳去。

英妃

妃腋下忽生碧毛。謝同列曰。我碧毫小仙也。久爲世溷。今當去。汝等努力。會當見我於玄圃耳。

張麗英

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如鑒焉。

南陽公主

王莽秉政。公主避亂犇華山。得道仙去。嶺上遺一雙珠履。

白水素女

晉安郡書生謝端。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一螺。大如一石米斛。割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爲君婦。

曉暈

暈釀游仙酒。飲之而臥。夢歷蓬萊赤水。

鹿娘

村人韓文秀。見鹿產一女。遂收養之。及長爲女冠。梁武帝爲立觀。後死。入棺。帝開視之。但異香絪緼。不見骸骨。

皇太姆

姆居武夷。遊行乘白雲一片。

水仙子

仙子爲南溟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子。如鳥卵。色類玉。後以贈靑霞君爲經鎭。一日忽大風雨。石裂。有一蟲走出。狀若綠螈。就研池飲少水。乘風雨掣去。蓋一龍也。

蕚綠華

降羊權家。可二十許。上下皆靑衣。贈權詩。及金玉條脫各一枚。

配瑛

瑛與鳳共處。鳳嘗以羽翼扇女面。

拳夫人

夫人居處。嘗有青紫氣屬天。兩手俱拳。漢武帝令開其手。數十人擘莫能開。帝自披手卽伸。後死雲陽宮。香聞十里。尸解柩空。但存絲履。

魯妙典

麓林道士。授妙典大洞黃庭經。入九疑十年。

智瓊

瓊下嫁濟北從事弦義起。贈詩云飄浮敖遊敖。曹雲石滋芝。一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常降。應會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菑。

程偉妻

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卽因偉爐中汞。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卽成金。

黃虛微

虛微年逾八十。貌如嬰孺。號花姑。

緱仙姑

姑居南岳魏夫人仙壇。忽一青鳥飛來。自言爲南岳夫人使。以姑修道精苦。命我爲伴。姑徙湖南。隱九疑。鳥併隨之。（清話云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緱仙姑曾見之。）

雲英

雲英。雙手如玉。光彩照人。

杜蘭香

蘭香。駕青牛鈿車。下嫁張碩。婢子二。大者萱支。小者松支。墉城集仙錄云。湘江漁父。於洞庭聞啼兒聲。視之三歲女子。舉之。十年餘。忽有青童自碩所來。攜女去。臨升謂父曰。我杜蘭香也。有過。謫人間耳。

秀英

英。丁義女。今瑞州崇元觀。有英煉丹所。

少室仙姝

封陟居少室山林。藪深秀。泉石清寒。仙姝降其居。陟不顧。留詩。蕭郎不顧鳳頭人。雲澀廻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

樊夫人

一名雲翹。夫人爲玉皇女史。劉綱吐盤成魚。夫人吐盤成獺。食之。

楊敬眞

敬眞適同村王清。奉箕帚惟謹。目爲勤力新婦。

賣蕨母

姆賣蕨市上。黃衣破結。有飢色。王鯨過而憫之。乃以千錢買蕨。姆謝而去。及歸蒸於烏頭甑。盡成金釵。

郟道光女

女嘗於高郵軍南樓東井汲水。煉丹。飛仙去。今號玉女井。

湛姆

許旌陽心期每歲謁姆。姆卽覺之。曰。子勿來。吾卽還帝鄉矣。

雲林夫人

夫人與許穆書云。玉醴金漿。交梨火棗。當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

何仙姑

姑生而頂有六毫。含雲母粉。往來山嶺。行步如飛。天寶九載。見於麻姑五色雲中。

吳彩鸞

彩鸞日寫唐韻一部。運筆如飛。

崔生妻

崔生得隱形符。潛唐玄宗宮禁中。爲術士所知。追捕甚急。生逃還山。追者在後。隔澗見妻。告之。妻擲其領巾。成五色虹橋。生過即滅。

許明恕婢

明恕以杖擊婢。隨杖身起。不知所在。

楊父女

女絕色。有謝生者求娶。父曰。有詩一聯。能續則許。詩曰、朱奩半牕月。脩竹一簾風。生曰。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女曰、天生吾壻。偶之。七年而逝。後生見之江中。曰。吾水仙也。蹔謫人間耳。

驪山老姥

姆袖中出一瓢。令李筌谷中取水。既滿。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

潘統制妻

妻一歲連舉三子。常于淨室趺坐誦經。出必以虎子自隨。

東陵聖母

或以聖母姦妖。官收付獄。頃之已從獄牕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遺所着履一緉。

孫仙姑

姑臨化書頌云。三千功德超三界。跳出陰陽包裹外。隱顯縱橫得自由。醉魂不復歸寧海。

裴玄靜

玄靜乘白鳳冲舉。

瞿夫人

隋末黃元仙爲辰州刺史。隋亡。與夫人隱州西之羅山。貧甚。爲人傭織養姑。如此者十年。忽謂元仙曰。昨有帝命當與君別。俄化青氣數丈騰空而去。

戚逍遙

逍遙獨處靜室。忽一日屋裂如雲。但見室內所御衣履。逍遙與衆仙在雲中。

陳元嬌

元嬌掌蓬萊紫虛洞。

唐廣眞

廣眞跨大蝦蟆度海。因游名山。

錢妙眞

妙眞與妹。依陶隱居。道成。忽披白衣。入茅山燕洞。妹後至。洞已扃矣。至今有碧

桃花紫菖蒲在焉

曹仙媪

媪常携幼女引一犬息馬鬬關柳下一日渡河舟師拒之媪携女與犬凌波御風須臾登岸

武元照

元照在女孩母茹葷輙終日不乳比長神人告照絕粒母强食神乃剖腹滌之

麻衣仙姑

仙姑隱少室山人見跳入石壁中聲隱隱如雷

馬大仙

大仙家貧事姑甚謹嘗往來傭織去家百里有美食即以笠浮頃刻還家薦姑

劉安女

母送女適何氏忽有白鵝自空而墮女乘之去陳軒詩曰白鵝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不遙若使何郎有仙骨也應同引鳳凰簫

焦靜貞

靜貞謂薛季昌曰。司馬承禎得道。高于陶都水。當爲東華上淸眞人。

酒家女

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鄰人犢子。牽一黃犢過。女悅之。遂隨去。冬日常賣桃李市中。

太眞

楊通幽道士。至蓬萊最高處。多樓閣。有戶東向。署曰玉妃太眞院。

江妃二女

女遊江湄。逢鄭交甫。解所佩明珠贈之。行數十步。女不見。珠亦隨失。

謝自然

自然登天台玉霄峰。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乃浮一席。航海訪蓬萊。

王氏祖母

母二百餘歲。兩眼白皆皆碧。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來。牀頭秘一柳

箱。可尺餘封鏁甚密。一日母不在。因竊開之。中止一小鐵筵。自是不歸。

洛神女

蕭曠遇神女。問曰。陳思王精靈安在。曰爲遮須王。

明節劉后

林靈素云。后是九華玉眞安妃。後有青城翁。見后於巫山。

禪黎王女

女生而不言。其國枯旱。地下生火。王怖。女爲仰嘯。天降洪水至十丈。

賣酒姥

姥善採百花釀酒。王方平嘗以千錢過蔡經家。與姥沽酒。後有人經洞庭湖。見賣百花酒者。姥也。

（完）

# 潮嘉風月記

山陰俞蛟清源著

青樓珠箔能勾蕩子之魂。赤仄雲繪難實妖姬之壑。被無窮之遺害。溯作俑于何年。金縷歌殘。豔名花而早折。玉簫聲咽。傷幽會以難期。洞號迷香。入尋何衆。泥惟沾絮。洗脫者誰。僕也不解溫柔。貽譏風雅。遇紫雲于席上。敢發狂言。賡綠水于牆邊。頓忘綺夢。墨堆雪嶺。美醜無煩加黑白之評。風颭荷珠。姻緣何必有短長之喩。乃梅州帶水。毗接封圻。而潮郡連疆。地鄰瀛海。徹夜之笙歌疊奏。撥鵾絃而驚起潛鱗。侵晨之紛黛皆香。籠蟬鬢而豔留碧浪。采風問俗。紀載宜詳。品翠題紅。篇章爭麗。逞擲心而賣眼。每氣盡于綺袴圍中。竭獻笑以呈歡。徒魂斷于篷牕深處。迨夫色荒情倦。繼以裘敝金殘。對此日之蕭條。傷懷殊甚。憶當年之佳麗。回首難堪。是用箴規。爰資搜輯。

## 麗景

潮州居羊城東北。山海交錯。物產珍奇。嶺表諸郡。莫與之京。以故郭門內外。商

旅輻輳。人烟稠密。儼然自成都會。昔韓文公貶潮州刺史。驅鱷魚之害。開文敎之端。後人追慕其德。名其江曰韓江。越今七百餘年。烟波浩渺。無滄桑之更。而繡幃畫舫。鱗接水次。月夕花朝。鬢影流香。歌聲戛玉。繁華氣象。百倍秦淮。此外如梅州之八角亭前。齊昌之西河塘外。雖規模不及。而雨絲風片。殢人魂魄。如出一轍也。若非在上者惠養有方。則荒徼之區。安能富庶華美。至此極哉。

潮嘉曲部中。半皆蜑戶女郎。而蜑戶惟麥濮蘇吳何顧曾七姓。以舟爲家。互相配偶。人皆賤之。間嘗攷諸紀載。蜑謂之水欄。辨水色。卽知有龍。又曰龍戶。秦始皇使屠睢統五軍監祿殺西甌王。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意者今之蜑戶。卽西甌之遺民歟。生男專事篷篙。祇在淸溪潮陽五百里內。往來載運物貨。以受値。生女則視其姿貌之妍媸。或留撫畜。或賣鄰舟。父母兄弟。仍時相顧問。稍長輒勾眉敷粉。擫管調絲。蓋其相沿之習。有不能不爲娼者。非如燕趙之區。隨處可遊。資生多術。乃不顧廉恥。以身爲貨。可同日而語。故遇交好者。擇純謹可倚。卽託以終身。不俟老大始嫁作商人婦也。廣東蜑戶。與浙江墮民。

晉蒙

諭旨。准其爲良。與居民一體安居習業。土豪地棍。橫加逼辱。依律治罪。載在令典。此眞胞與爲懷。欲滌斯民舊習之汚。無如結習莫除。甘於下賤。亦可哀也已。

六篷船形勢。昂首巨腹而縮尾。首長約身之半。前後五艙。首艙居則設門。幷几席之屬。行則幷篷去之。以施篙楫。中艙爲款客之所。兩旁垂以湘簾。雖寬不能旋馬。而明敞若軒庭。前後分爲燕寢。几榻衾枕奩具熏籠紅閨雅器。無不精備。捲幔初入。竟錦綉奪目。芬芳襲人。不類塵寰。然此猶麗景之常耳。頃年更有解事者。屏除羅綺。臥處橫施竹榻。布帷角枕。極其樸素。榻左右各立高几。懸名人書畫。几上位置胆瓶。彝鼎。閒倚蓬牕。焚香揷花。居然有名士風味。對榻設局脚牀二。非詩人雅士不延坐。韓江抵濇溪。往迴千餘里。處處修篁夾岸。每乘此船。與粉白黛綠者。凭欄偶坐。聽深林各種野鳥聲。頓忘作客。是何異古之迷香洞。非胸有卓識。安得不爲之惑。諺云。少不入廣。職此故歟。

潮嘉風俗樸魯。良家婦女布衣椎髻。頗形惡劣。舟中則雲鬟分梳。薄如蟬翅。蛾

眉約秀。淡若春山。綵袖曳風。唾花凝碧。繡鞋步月。瘦玉生香。至於環珮聲低。芳蹤漸遠。釵鈿製巧。新樣頻翻。更有不能枚舉者。而傖荒之徒。囿於習俗。每嫌蓮船不束。無論妍媸。見而齒冷。是皆措大之見。烏足與品題佳麗哉。從來歌咏美人。未嘗語及其足。史稱楊妃羅襪。宋書稱婦人圓履。韓冬郎詩云。六寸圓膚光緻緻。皆不纏足之明驗。且昔人論東坡詩。如名家女大脚步。便出是女之美惡。不在足之大小。今有人焉。濃眉闊目。碩腹粗腰。雖裙底雙鈎。不盈三寸。亦謂之佳麗乎。如余所見潮州之竹姑。興寧之貞娘。月鳳。郭十娘。麥蓮鳳。梅州之吳小金。麥鳳妹。皆眉黛楚楚。一笑嫣然。綏行獨立。倍譽娉婷。余雖不解個中三昧。而知當日西子太眞。足以傾人城者。斷不在鳳頭窄小也。

琵琶古樂器也。自康崑崙而後。能彈五十四絲者已久無其人矣。然當時太常卿王璵嘗云。琵聲多。琶聲少。亦未可彈大弦。豈俗手所能擅其技哉。今舟中女校書度曲。動輙亂撥石槽。以倚和其韻。雖有巧者時變新聲。究不足與言樂也。但空江秋夜。月印澄潭。雁橫碧落。箕踞蓬窗。靜聽鄰船。輕彈低唱。亦復不惡。友

人金柳南贈林香竹姬人大美云香楓一曲欲銷魂紅燭靑尊忽夜分無限幽懷寫不盡滿江涼月白紛紛

鴉片烟出外洋諸國色黑而潤凡遊粤者無不領其旨趣余初不知爲何物後按本草綱目云鴉片一名阿片又名阿芙蓉天方國種紅罌粟花不令水淹頭七八月花謝後刺靑皮取之此說甚確余嘗見人煮烟熬膏其中尙有花瓣如蓮者不過形體略小其爲罌粟所製無疑友人姚春圃嘗爲余道鴉片之美謂其氣芬芳有味淸甜値悶雨沉沉或愁懷渺渺矮榻短檠對臥遞吸始則精神煥發頭目淸利繼之胸膈頓開興致倍佳久之骨節欲酥雙眸倦豁維時拂枕高臥萬念俱無但覺夢境迷離神魂駘蕩眞極樂世界也余笑曰其然豈其然乎然近日四民中惟農夫不嘗其味卽仕途中多有耽此者至於娼家無不設此以媚客然嗜好過分受害亦甚酷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爲精緻爐形如截筒高約一尺二三寸以細白泥爲之壺出宜興窰者最佳圓體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

許。杯盤則花瓷居多。內外寫山水人物極工致。類非近代物。然無欵識。製自何年。不能考也。爐及壺。盤各一。唯杯之數。則視客之多寡。杯小而盤如滿月。此外尚有瓦鐺棕墊紙扇竹夾。製皆樸雅。壺盤與杯。舊而佳者。貴如拱璧。尋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將泉水貯鐺。用細炭煎至初沸。投閩茶於壺內冲之。蓋定復徧澆其上。然後斟而細呷之。氣味芳烈。較嚼梅花更爲淸絕。非拇戰轟飲者得領其風味。余見萬花主人於程江月兒舟中題吃茶詩云。宴罷歸來月滿闌。褪衣獨坐興闌珊。左家嬌女風流甚。爲我除煩煮鳳團。小鼎繁聲逗響泉。蓬瀛夜靜話聯蟬。一杯細啜淸於雪。不羨蒙山活火煎。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尙者惟武彝。極佳者。每斤需白鏹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見焉。

潮州土俗。以蛇之青色者爲青龍。奉之如神。每歲二月。望前結綵爲輿。管絃鉦鼓。舁之以行。名曰迎靑龍。女郎之未經梳攏者。皆濃粧豔服。扮劇中故事。隨神遊行。望之燦然。如錦始濯。如花始發。豔心悅目。莫可名言。紈袴子弟。裙屐少年。爭備金繒。擇佳麗者。以次給之。受者名曰得標。得標多者。聲名噪甚。即有大腹

腹賈不惜千金爲製衣飾與之梳攏昔邱海陽鐵香有觀妓詩云鳳城二月好春光社鼓逢逢報賽忙百戲具張全不顧爭圍台閣看新粧又云一枝花門一枝新公子王孫逐後塵奪得錦標載月返不知春思屬何人蓋實錄也

曲中稱謂多不可解如余澹心秦淮雜誌所載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客至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之類皆不離乎本來面目惟潮嘉妓呼客曰老燕客呼妓曰老襄外人呼之曰阿嫂或曰潮人阮讀如燕襄讀如相卽劉阮楚襄之意是眞癡人說夢楚襄非女子何以客反呼妓爲襄耶燕襄之稱必有命意者在惜乎無從考據耳舟中妓女親生者少皆買自貧家或得諸他舟教習絃歌傳授衣鉢頗費劬勞迨梳櫳後一切家計取給於女謂之當家當家日久遇意中人任其繾綣不甚管束唯私本船篙工則與良婦犯奸無異阿母忿相責詈不少寬容姊妹中亦鄙薄之此娼家家法也

## 麗品

濮小姑。韓江人。態度豐豔。柔情綽約。雖不嫻文翰。而吐屬溫和。遇少年服飾炫麗。舉止浮蕩者。厭薄之。名士騷客。聯句飛觴。則櫻唇微綻。粉靨生渦。侍坐終日不倦。否則邀之亦不至。卽至。酒數行。先姊妹歌滿江紅一曲。便向座客斂袵辭去。雖有力者。啗以金帛。挾以威勢。亦不顧也。故當時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舟。如奉爲吟壇主。臨安吳殿撰頡雲校試潮嘉。適乘其舟。嚴諭從人禁妓不得入謁。小姑竊窺而心慕之。然以學使尊嚴。何敢遽爲毛遂。轆轤于中。莫可排解者。累日矣。一日傍晚。舟次齊昌江口。密雨如注。小姑曰。此天贊我也。因與其母定計設筵。醉僕從于他舟。潛令篙師約當吳寢所穴篷數處。頃之衾枕淋漓。吳急起狂呼。莫有應者。小姑僞自夢中驚覺。挑燈出視。謂吳曰。湫隘何可甜息。後有小榻。尚潔。敢請貴人移寢。何如。吳睨之。嫣然一笑。媚致橫流。不覺心動。遂與燕婉。及試罷返省。題便面以贈小姑曰。輕衫薄鬢雅相宜。檀板低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後。月明初見鄭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襟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蓬窗便百年。小姑捧詩而拜。欲脫籍隨行。吳不可。殷勤慰諭而

止于是潮人咸呼小姑爲殿撰夫人云。小姑益自矜貴。卽名士騷人。亦難輕覯其面。假母邏之。小姑曰。兒嘗侍寢玉堂。何可復理故業。遂出私囊千金于湘子橋邊。築精舍數間。焚香禮佛。後聞吳君逝世。設位哭奠。數日不食而卒。至今潮人豔稱之。噫。歌妓中如濮小姑者。亦傭中佼佼者乎。余聞吳公臚唱後告假完姻。其夫人雙目失明。自慙非偶。告之父母。遣人謝絕。吳曰。夫婦之義。一與之盟。終身不易。漢宣帝卽位。尙求微時故劍。余何人。斯敢背此盟。卒爲夫婦。其高義有足多者。因紀其遇小姑。而幷及之。

豔妹不知其姓氏。或曰。卽濮小姑之妹。姿態豐豔。舉止蘊藉。頗有小姑風。浙人沈子靜常贈以詩曰。蘭湯試罷倚新粧。回憶巫雲幾斷腸。竇樹自歸珊網後。一枝紅豔獨凝香。生平不諳歌絃。酷喜彈棋。客至其舟。有善弈者。卽煮茗對局。終日不倦。靜常每勸其脫藉。而妹不悟。因題詩棋枰以寄之。殘棋一局費思量。卜翅頻經未散場。困到垓心纔回首。滿枰花影已斜陽。妹得詩泣下曰。靜常眞愛我也。敢當什襲藏。無負明訓。然同心難得。至今尙在曲中。

才娘眉目如畫。能學內人裝束。樵風居士贈詩云。百結雲鬟七寶釵。曉粧纔試鏡奩開。不知宋玉傷秋甚。鎭日牆東盼楚才。其鄰舟有福來青姑。色藝與才娘頡頏。而談吐流利。應酬圓轉則過之。有無名子贈福來云。石槽一曲奏新聲。彈向江天月正明。泪溼青衫緣底事。兒家前歲學初成。又贈青姑云。素馨白朶綴釵梁。蟬鬢輕盈燦雪光。勻罷晚粧人倚檻。好風吹去隔江香。

曾春姑。澄海人。自幼父母俱喪。依於嬸母蓉娘。丰姿穠粹。如碧桃初放。滿座生春。顧性情孤峻。每日晨起梳洗畢。輒閉戶焚香。或臨牕刺繡。不喜見人。嘗有販米客備百金願親薌澤。春姑鄙其人。毀粧稱疾。客去。蓉娘讓之。春姑曰。撫育之恩。兒豈忘懷。容俟得當以報。無相迫也。蓉娘無如之何。然春姑之名從此噪甚。欲締交者。鵠首履滿。俱不當意。吳江金大司馬聽濤爲諸生時。作客韓江。聞其名訪之。値午睡。因朗吟梁簡文美人春睡圖低鬟壓落花之句。驚迴幽夢。倦眼斜注。覺金公神彩不似庸流。整巾徐起。叙談良久。情意頓洽。遂成燕婉。未幾。金公鄉試旋里。春姑祖餞江邊。攬衣揮涕。金公取小端硯勒其事於背。贈之曰。我

苟富貴。攜此而來。當不相負。春姑珍如趙璧。後十餘年。金公以內閣學士校試潮嘉。向例當道往來。蜑船應役。時春姑猶在舟中。未脫藉。隨蓉娘至清溪。聞學使姓名里居甚確。伏蓬底窺之。態度宛然。密謂蓉娘曰。是誠前度劉郎也。夜分設筵舟中。延其幕客沈靜常者。邀金公過飲。春姑作別時裝束。侑酒酣。用盤承硯獻之。金公就燭取視。驚詢曰。爾豈昔年韓江曾氏春姑耶。春姑嗚咽不成一語。金公攜硯返舟。作詩二首。贈白金五百兩。慰遣之。春姑遂留金於蓉娘曰。兒不能復事賤役。聊借金公之惠。以報阿母恩。因擇士人委身而去。詩曰。含顰憶昔侍尊前。麗服明妝似水仙。今日相逢卿老矣。不堪回首問當年。不抱琵琶過別船。芳心與石一般堅。相思有證分明在。淚漬模糊滿硯田。潮嘉河畔。至今傳誦焉。

蓉娘字秋卿。不善飲酒。每酹半杯。即紅暈滿頰。如落日芙蓉。情致纏綿繾綣。凡與交者。均不能忘懷。黃岡張司馬贈詩云。被池香煖睡昏昏。日過高春尚掩門。怪煞雪衣頻喚起。梨花滿地見春痕。江頭小宴捧霞觴。風送芙蕖隔岸香。侑酒

却防呼唱曲。潛邀姊妹理霓裳。其姪女曾春姑落藉後。蓉娘老大。隨土人而去。郭十娘居齊昌西門外。早著豔名。一時名流爭妍取媚。尋盟責諾。無虛日。十娘蔑如也。獨與余友金柳南傾蓋輸心。如董小宛之遇辟彊。柳如是之懷蒙叟。其私心竊計。謂意中目中。微斯人莫可委身者。柳南名作機。與余同里。家計山。卓犖不羣。意豪氣邁。工吟咏。屢應童子試不售。即棄去。遊於滇楚。臨流攬勝。慷慨悲歌。久之賦歸。益無聊。因挾申韓業遊嶺南。公卿問。理文案。詳慎明敏。雖久居要津者。不能及。人多忌之。以是恒賦閒。然雖貧。猶典衣聚書。至數千卷。嘯歌不廢。而所爲詩益工。宜其縱情風月。欲銷塊壘鬱勃之氣於溫柔鄉也。先是柳南遊幕齊昌。公餘登河濱之鄉嬛樓。屢招十娘不至。因以蟬翼紗二端。並蒂蘭一枝。遣僮申欵曲。十娘收蘭返紗。謂僮曰。歸語汝主。好珍重此花。拜惠多矣。越日。柳南張筵邀姬。少選。十娘珊珊來。雅服靚粧。容華妍秀。席間奏湘妃怨一曲。宛然幽篁浥淚。音韻悽楚。定情未幾。而十娘遽嬰疾。柳南爲之焚香默禱。由是十娘情意逾密。欲脫籍相從。而柳南旅囊羞澀。因裂如意一鈎。各執半要盟。以待

異。日適某邑某。公夙聞柳南名。峕仟厚幣以聘。勢不可却。刻日戒塗。十娘設讌以餞。相對汍瀾。酒半。柳南僞醉。離席馳馬去。從此關河間隔。歡會難期矣。柳南以世無黃衫客。恒鬱鬱。因賦如意詩寄十娘曰。如意不如意。其如如意何。望穿春信杳。別久淚痕多。孤月照裙屐。重雲鎖黛螺。回頭似一夢。壯志盡銷磨。後十年柳南重過卿嬛。十娘已臥病牀第。玉容憔悴。握手失聲。柳南賦詩二十首。歌以當哭。節錄其半。十載重來事已非。梨花零落燕分飛。徐娘未老風姿減。淚溼當年舊舞衣。幽蘭一剪證前因。蟬翅紗輕穩稱身。對鏡嫣然渾一笑。分明我是意中人。挹翠偎紅正暮春。名花齊折鬥芳辰。一枝冷豔誰堪似。妙手玲瓏寫洛神。樺燭高燒照綺筵。清歌兩部醉群仙。漏聲欲斷人初散。偷近熏籠倚玉肩。小閣濛濛細雨中。殘燈隱約背牕紅。傷春倦臥無人問。獨爇心香禱碧空。沈痾乍起倍清癯。閉戶兼旬似隱居。興至偶然乘彩鷁。閒憑水榭數遊魚。不曾竪指學紅綃。鐵練何須鎖綺寮。怪底連宵玩明月。出門動即遣垂髫。（原注十年前假母慮十娘效紅拂故事跬步命小婢隨行）半鈎如意締三生。密誓雙雙對短

繫。小語有時紅兩頰。欲呼夫壻又低聲。悲莫悲兮生別離。臨歧揮淚共牽衣。明朝南濟橋頭水。不見鴛鴦相並飛。賣賦慙非司馬才。空教紅粉委荒萊。不知海國蒼茫外。何處黃金可築台。未幾十娘奄逝。埋香黃土。柳南攜尊哭奠其生前愛桃花。爲購數十株。環種墓門。吾知異時花發成林。香凝紅露。猶似當年人面也。

郭十娘有妹曰紐兒。膚髮光膩。眉目韶秀。惜兩腋下有氣。觸鼻甚穢。俗名爲狐騷臭。遇讌集酒酣。輒薰蒸滿座。往往有掩鼻而去者。友人周海廬與之暱。贈以詩。不啻連篇累牘。並徧徵諸同人之善詠者。裝錦軸贈之。余戲拈黃金縷一曲云。芳思撩人當永晝。無限柔情。河畔心期久。金屋勸君須早構。六篷船可藏嬌否。底事尋春偏獨後。綺夢初迴。小字頻呼紐。百和香濃薰莫透。知君愛齅狐騷臭。海廬大慙。遂與紐兒相絕。後遇士人以百金爲之落籍。當與海廬有同好也。

大美字美娘。廉靜寡欲。衣飾樸素。每逢讌集酒酣。拇戰羣囂紛起。獨美娘默如。

春歌馬頭調。其聲嬌而細。宛而長。如春鶯出谷。然深自珍秘。初見不輕度也。與梅州陳生交。逾年。舉子。卽潛至其家。母訪得之。挾歸不從。因延道士作法。俗名狗頭符。美娘心動。遽返。近有閩人林香竹。教之誦唐詩。至劉希夷今年花開顏色改。明年花落知誰在。爲之憮然。亦有心人也。

蓮鳳玉膚芳貌。雲鬟霧鬢。眞曲中尤物。爲人敏妙。廣筵長席。閒使主觴政。纖悉無訛。且能爲酒客解紛。故凡有宴會。鳳不與。則舉座不樂。名重程江。惜其母貪鄙。客纏頭輕者。輙形辭色。以是遊蹤漸稀。唯余同僚北平松君。以貴家子弟揮金如土。恒至其舟。蓮鳳亦善事之。

桂姐姿首略堪寓目。故自矜莊。不苟言笑。儈夫妄稱其有閨閣態。互相推奉。桂姐益自信不疑。甚至客至其舟。白眼相對。無一言酬答。有惡少恨之。僞爲貴公子。乘其舟至清溪道上。俟夜深人靜。令乞兒數輩褫其衣而迭就之。創甚。自此稍斂戢。昔日伎倆。不敢復試矣。

西姐品格端好。能誦毛詩及四子書。舟中以女學士呼之。吾鄉劉生曾至其舟。

見西姐憑几作札致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惠而好我。命彼夙駕。我有旨酒。以燕嘉賓。其樂何如。如鼓瑟琴。劉生不勝心折。因力勸其從良。不久卽隨杭州徐某脫籍去。粤中歌妓能讀書通文翰者。西姐而外。指不再屈。

月兒姿首清麗。白晝相接。如對名花。映燭而坐。愈覺其妍。故人呼爲夜嬌嬌。桂山邱學士贈詩云。春衫窄袖小雲鬟。燭影浮杯照遠山。怪煞纖纖江上月。夜來光彩滿人間。由是月兒名噪甚。遠近文學之士。得識一面以爲快。

大普一名西洋畫。姿色穠粹。堪與桃李爭妍。爲殿撰劉大戎賞識。贈詩云。叱咤頃刻變風雲。橫槊江臯酒正醺。百鍊此身得一普。溫存不讓李將軍。其妹普姑。亦娟秀有詩云。雲翹繼起賽雲英。踏月歸來調素箏。獨普何如兼普美。休言先已證三生。自是兩姝實錄。

小金舟居程江之東。容光韻秀。體態娉婷。頗有大家風範。與蕭山朱某交好。曾于秋夜乘艇。閒歌浣花溪一曲。音韻淒惋。兩岸旅人爲之揮涕。朱某臨別贈七絕二首。(詩不錄)小金藏之枕篋。獨坐無聊時。一誦之。

琳娘不好妝飾。粗服亂頭。天然風韻。有潔癖。拂拭几榻塵壁終日不去手。凡賈人與達官門吏等。雖挾重貲求見。概不納。獨與湘湖老人程介夫善。故介夫贈詩。有作客頭將白。逢卿眼倍青之句。後介夫得疾。旋里逾年無信。其同鄉友人王百川過琳。娘見淚痕滿面。伏枕不起。詢其故。曰昨夜夢介夫死矣。百川多方慰喻。終不釋。已而凶問果至。琳娘爲位哭之。累日。噫風塵中如琳娘者。葢亦鮮矣。

簪姑人物秀麗。服御繁華。有豪貴家氣象。韓江士人鄭之鼎。嘗與交好。贈詩云。碧紗如霧護春妝。蘭麝薰多骨亦香。何處相逢曾識面。刺桐花底月昏黃。矜貴氣象于此可見。鄭生貴介子弟。與簪姑往來。未及半年。所贈不下數千金。唐人北里志稱。每席四鐶。燭盡加倍。較之鄭生。不亦陋哉。

玉娘膚理皙白。態度輕婉。每夕陽含波。晚風微颺。輙金鎖絳衫。獨倚水榭。望之如仙。座客王百川贈詩曰。滿江風月淨塵氛。獨立亭亭迥不羣。漫說玉娘顏似玉。軟香更勝玉三分。眞實錄也。其母貪鄙。稍不如願。即令玉娘謝客。澄海豪客

李芥園。邀集韓江人士。張宴湘子橋下。玉娘每度一曲。擲錦十匹。其母聞之。匍匐船頭。口呼佛號。以謝芥園。叱去。滿座閧然。玉娘不勝忿。旋舟數日不食。其母悔悟。惡習爲之稍減。

石姑又名十姑。白如玉肪。眉目楚楚。饒有風致。曾隨傖父四年而寡。無所倚。遂返程江理故業。曲中姊妹咸非笑之。獨小娜與之欵洽。相對忘懷。小娜潔白可匹。石姑而冶容柔態。則過之。毘陵陳雲羈旅梅州。每月夜卽招兩人煮工夫茶。細啜清談。至曉不及亂。人怪之。答曰。譬彼名花。綴于樹枝。迎風浥露。神致飛越。若折而嗅之。生氣寂然。有何意趣。後解維返省。石姑小娜南望涕零。甚于所歡。噫。如陳生者。堪稱好色矣。非若登徒子徒有淫行也。

寶娘不知其里居姓氏。大抵韓江土著。或曰金性。故又呼金寶云。頎而秀。玉立亭亭。髮長委地。善歌。工調笑。凡往來韓江及宦遊者。靡不與之相接。余友宗君芥颿。攝南澳司馬篆。讌集其舟。寶娘平日遇富商貴介。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者。都無所屬意。獨傾心于宗君。時宗君耄矣。視茫茫而髮蒼蒼。且于溫柔鄉中。郎

其少壯時初無所繫戀。故于金寶亦淡漠置之。僅以定情詩八首作纏頭之贈受代者至。旋歸會城。逾年揭陽有事。隨觀察張公朝縉復至韓。事畢。張公置酒宴羣僚。席間謂宗君曰。吾聞此間有名妓金寶者。欲委身于君。非一日矣。君固名士也。以名妓事名士。如吾鄉當日董小宛之嫁冒襄。至今傳爲美談。吾當爲君作蹇脩以成其美。卽令海陽令諭金寶之假母。是夕以彩輿簫鼓迎之而歸。宗君出其當日定情詩以示同僚。一時傳頌。羨金寶之得所歸。而張觀察實當代風流教主也。詩曰、去年頁會共浮槎。疎雨如珠透臂紗。似此風流眞絕代。妙香開到白蓮花。莊嚴喜聽腐儒談。打破機關絕愛貪。別有風光消不得。杏花春雨似江南。瓊花一見一回新。更向名花證慧因。畫舫簾波燈影下。紅粧偏對白頭人。細撥檀槽板未停。低鬟翠鳳動琤玲。多情爲我歌金縷。倦倚蓬牕半醉聽。濛濛香篆障輕綃。鬢嚲釵橫奈此宵。觸迕校書狂杜牧。塡詞紅燭又高燒。前身粵北與香南。拈取紅芳一指參。結習風懷除得否。載花船是散花龕。流轉濃華又一旬。幾番風信逐芳塵。蘭因絮果何時了。我是羅浮夢醒人。贏得清風兩袖

輕。濃香淺夢記分明。愧無十幅纏頭錦。便面題詩贈寶卿。余讀其詩。婉麗纏綿。鍾情實摯。因拈如此江山一闋。以贈。藍橋本是神仙窟。爲問阿誰能遇。碎搗元霜。細斟玉液。夢繞韓江古渡。相逢競妒。覷鬢影脂香。輕盈媚嫵。畫舫橫波。錯疑解佩漢濱女。赤繩經早繫。就笑擲心賣眼。多少紈袴。往日情癡。而今願足。知費幽懷幾許。韶華暗度。試品色題香。未云遲暮。月下花前。從今詩思苦。

小琳者。金寶之女。姿態不甚豔。而粧束雅淡。別具一種韻致。自金寶歸宗司馬。舟中冷落。不啻蓬門。小琳屈意欵接。凡至其舟者。烹茗陪坐。終日無倦容。于是物望頓歸。家聲復振。江南士人張仲玉。與交最密。贈以詩曰。客邸愁無奈。乘艄一訪卿。叩門驚好夢。倚笛奏新聲。小鼎茶初熟。疎簾月倍明。撥灰添百和。絮語忽更深。同時擅美者。有小足小蓀。皆色藝俱佳。沈靜常贈小足詩云。十六芳齡正破瓜。妙于酬應足當家。生成一種銷魂處。眼似秋波臉似霞。贈小蓀云。胭脂河畔女兒家。冶色當春醉曙霞。未許羣芳誇解語。風流還讓合歡花。練江何似浣花村。秀茁蘭芽有小蓀。莊蝶飜飛不知處。(原注小蓀自莊漁莊潮陽攜來)

空教杜宇漬啼痕。後小蓀因惡少招飲。堅拒不去被辱。遂決意脫籍從良。俊添色藝不甚佳。而性情豪放。每逢月夜。質衣沽酒。邀韓江士女。作團圞會。清歌酣暢。恒數夕不休。後得消渴病。瀕危。囑其妹小鳳曰。我本瑤池侍女。誤愛色香世界。謫墮人間。今限滿當去。既而偏體嬌汗。如燒沈水。香聞隔浦。視之。玉筋下垂。雙眸合矣。蘭溪章鳴皐有遊仙詩二首挽之。玉洞春迴萬樹花。個中茅屋即儂家。閒邀姊妹臨流水。笑指蓬山隔彩霞。一春好事醉中過。偏愛黃鶯對酒歌。石徑乘旬無客到。不關風雨落花多。小鳳亦翩翩有致。今尚在韓江。有無名子贈詩云。桃根桃葉莫爭妍。月旦湘橋憶往年。有妹嗣音誇小鳳。玉樓風韻更嫣然。味其詩。疑與俊添有舊者。

軼事

岐巔抵韓江六七百里而遙。其間溪流曲折。隨山而下。月夜。女郎獨坐船頭。輕彈低唱。時一遇之。風味亦足宜人。碣石衛先輩晞駿有詩云。曉風殘月滿江秋。獨倒芳樽澆客愁。十載宦遊歸未得。不堪更聽古梁州。公以名進士。除興甯令。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聚書至數百卷。公餘吟詩自娛。有事梅溪。必登女郎舟倚翠偎紅。在所不免。玩其詩可以知其風格焉。

有滿姑者。本韓江妓。恒往來淸溪岐嶺間。郡人故未之識。與餘姚翁寶山。情好頗篤。後其母卒。姑挈千金欲從寶山。寶山避之省城。屢招不往。姑不得已。委身土人。或詰寶山以堅拒之故。寶山喟然曰。吾淸白吏子孫也。豈可以不義之財玷辱家聲哉。

昔陶朱公有致富奇書。以養魚種竹爲先務。齊昌境內。徧處皆池沼。既可灌田。復可養魚。而舍旁及邱隴。皆藝竹。宛有淇澳之風。而竹惟南濟橋一帶爲尤盛。兩岸綠影參差。迤邐十里。夏午蒸暑。盤旋室中。無坐臥處。輒與魏湘巖。楊嘉榦。路玉峯。金柳南諸君。攜尊挈榼。放舟其間。登岸至池邊竹林深處。解衣席地而坐。驕陽斂影。通體淸涼。柳南折荷花爲杯。注酒其中。以筯刺之而吸。相顧樂甚。一日興闌思返。林外忽有雙鬟。冉冉而至。曰。聞公等效李靖安故事。烏可無酒料。我輩故不速而至。視之。則柳南所賞之大小兩鳳也。遂命歌相府蓮一曲。同

人紛起。洗花更酌。久之。夕陽欲下。飛鳥歸林。柳南載雲姬返棹。謂余曰。昔在傳家孔公幕中。嘗與同人納涼此地。有時郭姬亦不召而至。今諸人散若秋烟。而我儽然重至。能無如右軍蘭亭脩禊。俯仰今昔之感耶。大鳳即倚墨伸紙。請賦詩以紀。柳南成七律一章。修篁兩岸綠參天。依舊風光似昔年。獨倒芳尊悲逝水。空勞湘管弔非烟。朱門俯仰成春夢。白袷飄零老硯田。何日扁舟返鑑曲。匡牀夜雨話聯蟬。大鳳貌不逮小鳳。而情勝之。與柳南無一夕歡。握手纏綿。較嚙臂者更篤。故柳南每有讌集。雙鳳必翩躚齊下。猶賣珠者得錦匣。而光益顯也。

程江蛋船中有雛女。年纔十一歲。髫髮鬖髿垂肩際。若松塵。一夕。窺見其母與所歡橫陳榻上。不覺慾心頓熾。比曉。告母欲人梳櫳。母笑其稚年無識。諭止之。女曰。不如我願。即服毒死。母無悔也。越日竊取鴉片和酒欲吞。母奪棄之。不得已。爲之倩人梳櫳。見者咸捧腹胡盧而去。或有訐之者曰。汝知奸幼女之律乎。是欲誘我以蹈法網也。女則晝夜號泣欲死。母因招無賴子與以金。若傭值者。至今女長猶不滿三尺。而爲雨爲雲。已不止高唐一夢矣。五代南漢劉龑每令

男女白晝祼淫後苑。相視爲樂。名爲大體雙。後苑中鳥獸。以及雞犬。皆見慣。亦鎭日交合。今雛女見母之交歡。而遽思梳櫳。是何異南漢苑中之禽獸哉。

又有老娼。年垂六十。齒搖搖而髮星星。狀極衰憊。然夜無男子。則寢不安枕。一日停橈江渚。見一少年。于水淺處褰裳以涉。體貌豐偉。娼愛之。邀至舟中。屈意承歡。欲與合。少年不可。曰。汝髮其種種矣。我方年壯。母乃不倫。請別選相當者以求歡。予不敢聞命。娼因餌以重金。少年遂勉强就之。至今倡隨如夫婦焉。昔夏徵舒之母。雞皮三少。嘗借陽精爲駐景之丸。故人或以娼擬夏姬。夫夏姬年耄而貌艾。自陳靈公之後。楚莊欲納之而不果。後巫臣子反黑要之徒。爭欲委禽者。指不勝屈。其艷冶之態。卽少艾者猶瞠乎其後也。記曰。儗人必於其倫。若老娼者。徒有淫行。而無駐景之術。直母彘耳。烏足與夏姬同日語哉。

江左楊少憒者。年弱冠。丰姿姸秀。如好女子。見人面輒發赬。强與接數語。卽避去。隨舅氏某公任潮州分司。舅嘗謂人曰。此余家賢宅相。有北齊楊遵彥之風。眞足消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者也。與一姬交最密。姬品貌年齒。與生亦相埒。

嘗細雨初晴。兩人乘舟。閒泛岸上。觀者環堵。驚爲一雙玉樹臨風搖曳也。尋某公卒。凡親友隨任者。皆旋里。生獨戀姬不去。逾年。囊橐將罄。姬勸其歸。輒淚沾衿袂。姬因太息曰。我豈不欲脫籍相從。顧私蓄止百餘金。不足以飽阿母慾。然謀事在人。君攜去。試向贖身。濟否聽命可也。生浼交好者說之。鴇不從。計無所出。唯閉戶掩泣。或散步芳郊。旬日間。一日徘徊樹下。望姬船。嗚咽不已。忽有人自後撫其肩曰。異哉。子何悲之甚也。生驚。則一少年。衣冠楚楚。爰詭詞以對。客搖手曰。觀子神氣。已知底蘊。自指其胸曰。此中有熱血斗許。願爲世間佳士一灑之。君固未可與語者。咨嗟欲去。生知非常人。挽與共坐。備述顛末。客初無一語。但詢生姓名寓居而去。久之。揭陽奸民朱阿姜謀不軌。制軍提兵往勦。文武員弁。往來韓江上下者如梭織。一夕。姬與他客酌酒篷牕。擲石槽度曲。忽有皂衣者數人。坌至。疾呼曰。督轅巡官至。舉舟惶遽。客倉皇鼠竄。而巡官已高坐艙中。傳呼鴇母。責其買良爲娼。令左右褫衣欲撻之。鴇哀乞始釋。顧謂姬曰。汝當照例發賣。姑念事不由已。許汝擇人而嫁。姬跪謝。以願從楊生對。巡官卽傳生

至舟視之曰眞汝偶也飭繳身價給鴇促兩人買棹遄行生與姬喜出望外而終不知巡官爲何人也次日薄暮舟抵三河有客攜尊逕入揖生稱賀盍卽當日樹下相逢之少年也笑問姬曰昨夜驚乎日者別後謀爲若兩人撮合而無術非制軍臨郡焉能作此狡獪以遂足下願乎生與姬頓顙若奔角敬叩姓氏客不答但釂數觥致聲珍重騰躍登岸長嘯而去嗟乎誰謂世無黃衫客哉

昔有浙東陳生遊幕海陽學問旣優人亦老成持重服食更儉樸無華美每謂同人曰吾儕彈鋏侯門所得修脯如傭工之値贍父母妻子而無餘豈可冶遊以喪志少年儇薄者恒非笑之爲迂曰彼孽緣未到耳饒舌何爲凡同人設席河干强之必峻拒越十年幕囊所蓄幾累萬而生亦年垂耳順矣因束裝思歸戒途有日驕其同人曰諸君見我之歸徒嘖嘖稱羨盍亦學我之守不作狹邪遊乎同人銜之思設穽以相傾而無術謀之某姬云此亦易與先是姬小忤幕寮虞有禍轉懇陳生爲之緩頰而免每欲置酒申謝生拒之至是招其僕歛容致詞曰我蒙陳君覆幬久矣今聞遄歸有日圖報無期特備薄餞以伸悃曲煩

謹達之。倘得一顧。當酬以洋蚨大衍之數。非所吝也。僕利其金。以告生。且慫慂之。生念僕相隨久。藉此一行。足償其勞。況刻即解維。何至喪其所守。因許之。姬遂盛筵延生至舟。翠袖金尊。殷勤侍奉。無半語涉謔。亦不作狎昵態。生私心竊許。謂章臺柳竟不作臨風蕩漾耶。日暮辭去。姬并不挽留。送至鷁首。而預屬篙師伺其登岸。擠之落水。姬即奮躍隨下。抱持狂叫。舟人坌集。拔之而起。衣冠沾濡。回坐舟中。呼僕旋寓取衣。良久不至。詢之則已入醉鄉。置主人濕衣沾體而不顧矣。生躁悶欲死。已有雙鬟捧華服至。換畢猶兀坐以待。夜分身倦。假寐於榻。姬爲之徧體按摩。觸骨節盡酥。沉沉睡去。比醒聞枕畔小語曰。渴乎。視之姬也。語如鶯轉。氣勝於蘭。不禁神魂駘宕。不能定情。從此朝朝暮暮。至兼旬不返。僕促之歸。曰、舟中樂甚。吾將娛老於此矣。迷戀數年。半生心血所積。盡歸烏有。而面日亦憔悴尫羸若病夫。有當日被其訕笑者。顧曰。陳某素不治遊。其鐵石心腸之張乖崖乎。座中有妓。心中無妓。其有道之程夫子乎。今何以色荒若此。則直是河間婦矣。生聞之默然無以對。未幾卒於舟。妓殮而埋之。噫、女色爲釣

魂之鈎。妓館實陷人之阱。觀於此可以猛省矣。

昔黃司馬之署梅州也。有家人張和者。囊無長物。與一妓交最密。至積逋累累。故往來雖頻。而纏頭甚薄。假母患之。令妓拒絕。而妓不聽。一日張飲妓所。夜半。母喚去。借他事撻之無數。始令返。張見棒痕。爲之揮涕撫摩。妓益感其意。謂曰。情好如我兩人。豈忍相離。然汝既不能脫我於風塵。而母日摧折。終不免於難。不如仰藥同死。結夫婦於九原。不猶愈於生乎。張落魄。計不得妓無生人之趣。慨然許諾。妓拔釵付張。質錢沽酒。投鴉片於中。兩人對酌。各醺醉抱持而臥。迨母驚覺。多方灌救。妓蘇而張則無及矣。母擕妓向州署自投司馬。云彼孽由自作。與汝等何尤。越日妓竟別抱琵琶。爲他客侑酒。不復念張之死。幷張之何以死也。而張魂不昧。每夕至舟首。呼妓名而罵。雞鳴始去。妓延道士作法禳之。厲益甚。甚至掠甎拋瓦。解衣床外。衣自豎立。種種怪異。不可殫述。而遊客之尋花問柳者。亦裹足不敢登其舟。久之。鴇亦不堪其擾。賣妓與鄉人爲妾。妓夢張謂曰。汝誘我同死。而今獨活。行將與汝就質陰曹。以泄此憤耳。逾年。妓爲其嫡所

辱。憤激服毒死。人盡云負張之報。其所以不死於疾而卒死於毒歟。余謂張咎實自取。其遷怒於妓。是張死而猶頑鈍無知也。妓之死。亦命數會逢其適。非張之果能爲厲而死之也。紀之以警世之戀妓者。

附錄

趙翼簷曝雜記

廣州珠江蜑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爲生計。猝難禁也。蜑戶本海邊捕魚爲業。能入海挺鎗殺巨魚。其人例不陸處。脂粉爲生者。亦以船爲家。故冒其名。非眞蜑戶也。珠江甚闊。蜑船所聚長七八里。列十數層。皆植木以駕船。雖大風浪不動。中空水街。小船數百往來其間。客之上蜑船者。皆由小船渡。蜑女率老妓買爲己女。年十三四。卽令侍客。實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黃色。傅粉後。飲卯酒作微紅。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繞行水街者。賣果實香品。竟夜不絕也。余守廣州時。制府嘗命余禁之。余謂此風由來已久。每船十餘人恃以衣食。一旦絕其生計。令此七八萬人何處得食。且纏頭皆出富人。亦裒多益寡之道也。事

遂已。聞潮州之綠蓬船。較有佳者。女郎未笄。多扮作僮奴。侍側。官吏亦無不爲所染也。有狀元夫人者。尤絕出。某修撰視學粵東。試潮畢。以夏日回廣州。所坐船不知其爲綠蓬也。夜就寢。忽蓬頂有雨滲及枕邊。急呼群奴。奴已各就妓船去。莫有應者。忽船後一麗人。裸而執燭。至紅綃抹胸。膚潔如玉。褰帷就視漏處。修撰不覺心動。遂暱焉。船日行二三十里。十餘日。至惠州。又隨至廣州。將別矣。而麗人誓欲相從。謂久墜風塵中。今得侍貴人。正如蛻骨得仙。若復淪下賤。有死而已。請隨入署。爲夫入作婢。以沒世。淚如雨不止。百計遣之。不去。贈以五百金。始歸。而不知正其巧於索資也。及歸而聲價益高。非厚幣不得見。人皆稱之謂狀元夫人云。

袁枚隨園詩話

久聞廣東珠娘之麗。余至廣州。諸戚友招飲花船。所見絕無佳者。故有靑唇吹火拖鞋出。難近都如鬼手馨之句。相傳潮州綠蓬船人物殊勝。猶未信也。後見毘陵太守李甯圃程江竹枝詞曰。程江幾曲接韓江。水膩風微蕩小艭。爲恐晨

曦。驚曉夢。四圍黃篾悄無窗。江上瀟瀟暮雨時。家家蓬底理哀絲。怪他楚調兼潮調。半唱消魂妙絕詞。

檀萃楚庭稗珠錄

吳殿撰於潮眷一妓。妓持帋乞詩。卽書一絕云。濤箋親捧剪輕霞。小立當筵蹙錦鞾。休訝老坡難忍俊。多因無奈海棠花。此妓聲價頓增。人因呼爲狀元嫂。蓋粵妓稱爲阿嫂。因殿撰之眷而獨異之。故稱狀元嫂也。後知交間有見之者。而人頎然而目衝焉。不似當年李琪風韻。使殿撰而在。再得見之。則影搖千尺。聲撼半天。能無再借重於端明乎。

吳樹珠擘紅餘話

珠江襟帶羊城。上承湟湞牂牁諸水。合流入海。粵秀屏其北。虎門障其東。翠峯拱翠。一水拖藍。中央海珠石。隨波上下。勢欲浮去。夾岸闤闠千家。風欄雪檻。宛如海上蜃樓。眞者疑幻。其間帆檣如林。靑雀黃龍之舫。集于洲渚。別有花艇藏嬌。靚粧炫服。照臨波鏡。乃水上平康里也。每當夜靜月明。皓腕當窗。絳樹之淸

歌競奏。綠珠之玉笛橫飛。雖竹西歌吹。無以加茲。然綺羅紘管。大抵長鬚奴大腹賈徵逐其中。若杜樊川書記風流百無一焉。此則烟花減色而亦珠江之辱矣。

潮嘉風月記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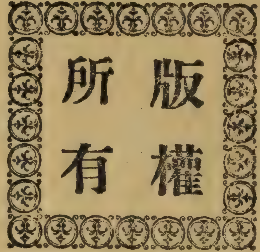
潮嘉風月記蓋仿余澹心板橋雜記而作也。麗陳蛋戶瑣事非不娓娓可聽顧纔出墨池便登雪嶺文人月旦每多失實所見不逮所聞作者恐亦未能免俗耳乙亥孟夏震澤楊復吉識

香艷叢書一集卷四終

宣統元年十一月初版
宣統二年四月三版

香艷叢書一集
（四冊定價大洋一元）

校刊者 國學扶輪社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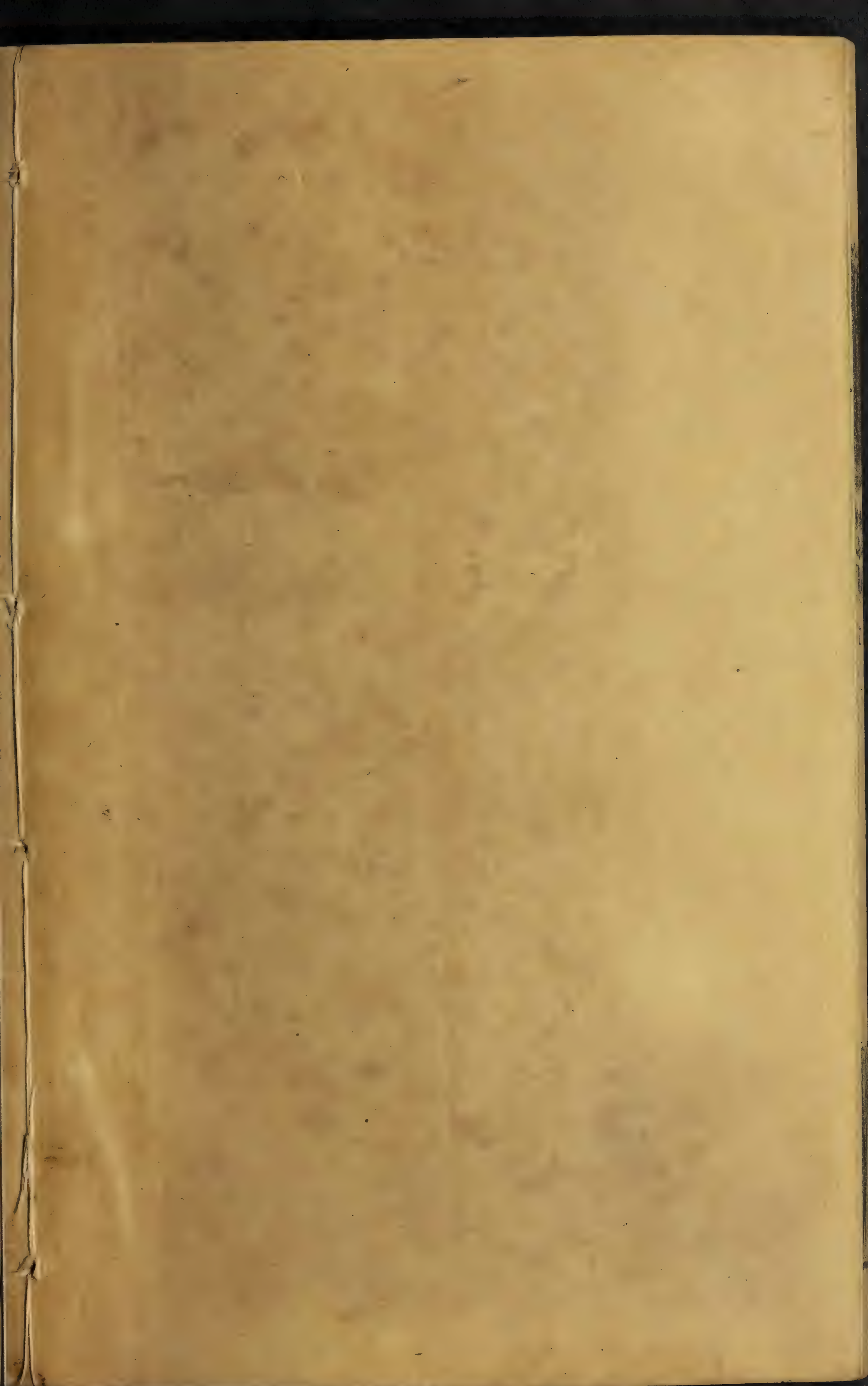

印刷所 國光活版部 上海六馬路吉慶坊內

總發行所 國學扶輪社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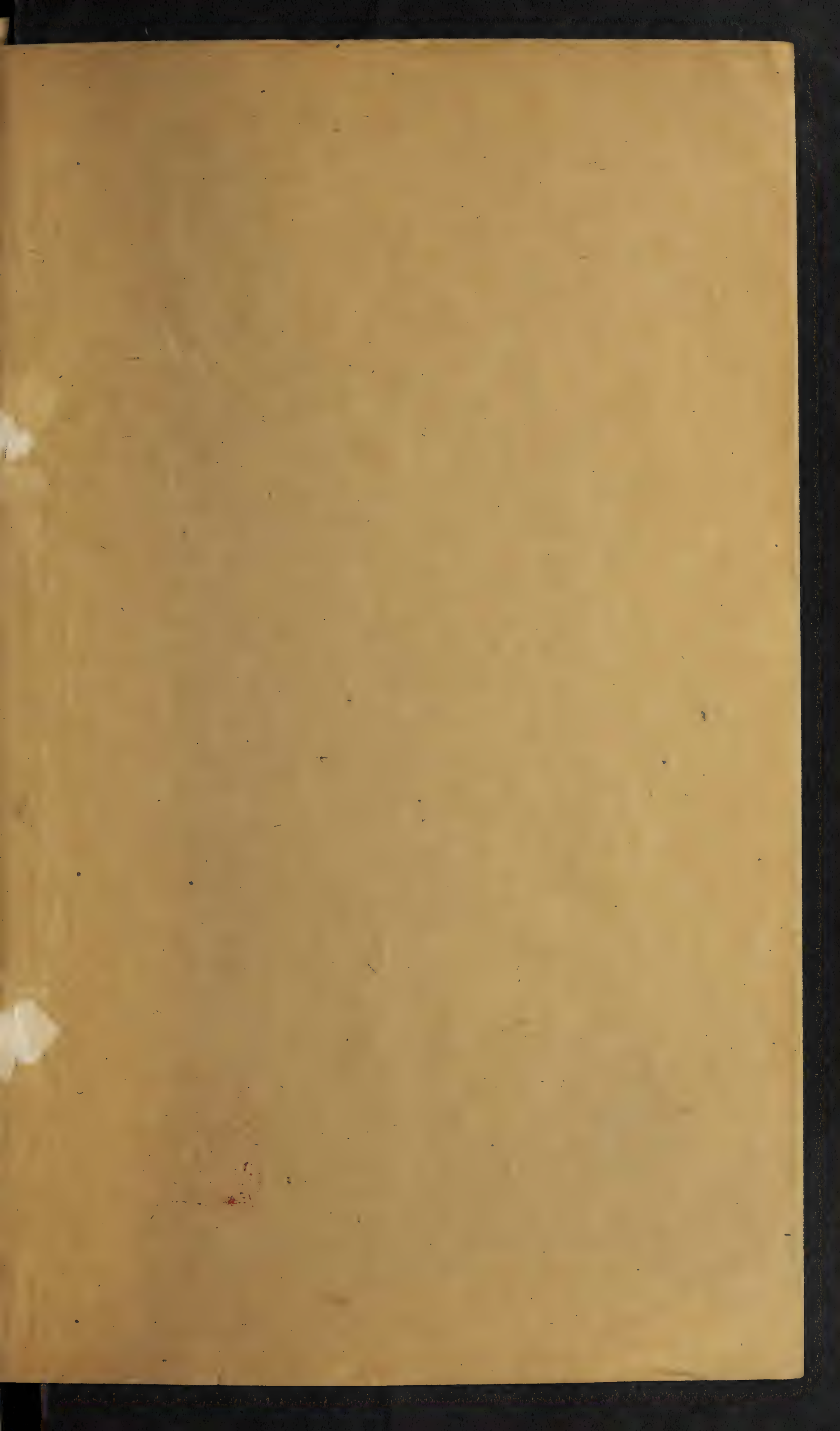
外埠分發行所

成都 粹記書局
成都 源記書莊
北京 官書局
北京 各書坊
天津 官書局
天津 各書坊
保定 官書局
山西 文元書局

廣東 會文學社
漢口 廣益書局
長沙 鴻文書局
南京 啟新書莊
杭州 德記書莊
蘇州 振新書局
湖北 羣益書局
甯波 汲綆齋



香豔叢書 第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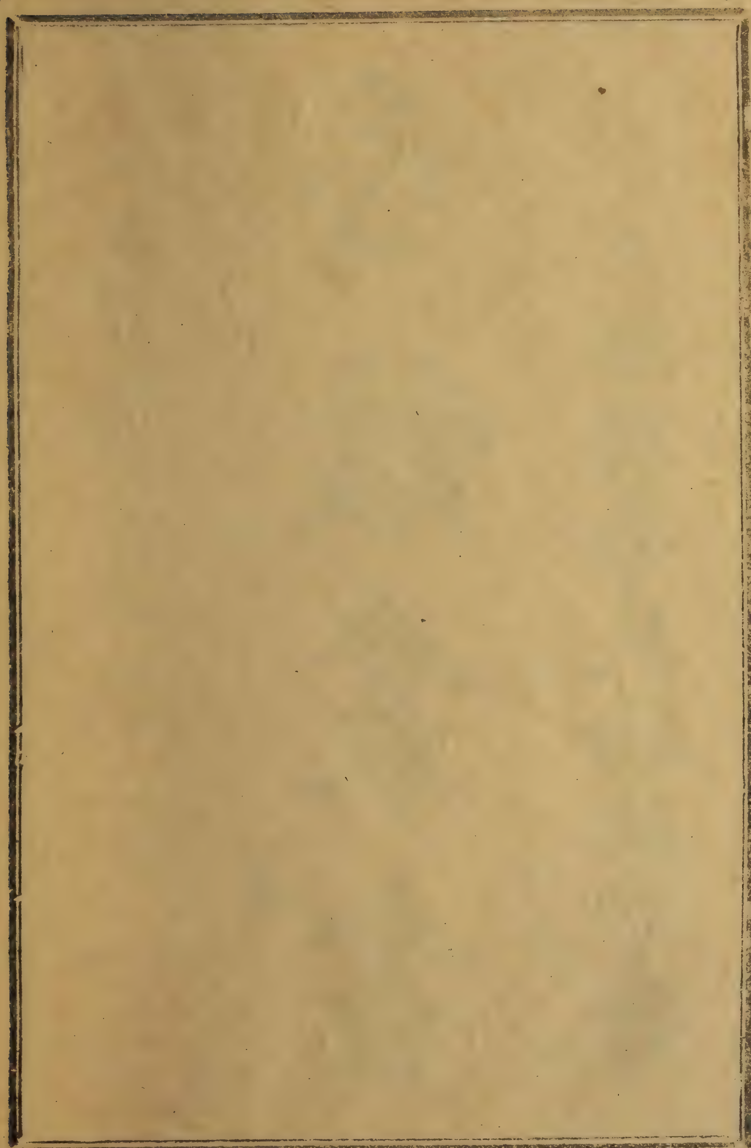


第二集

# 香豔叢書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 香艷叢書二集目錄

香艷叢書二集目錄終

三風十愆記記色荒

明滅元。凡蒙古部落子孫流寓中國者。令所在編入戶籍。其在京省。謂之樂戶。在州邑。謂之丐戶。丐戶多在邊海之邑。其隸於常熟者。男謂之貧子。婦謂之貧婆。其聚族而居之處。謂之貧巷。初無姓。任取一姓以爲姓。而各以種類自相婚配。其男以索綯爲業。常不足以自給。婦則習漿[illegible]縫紝。受役於殷實高貴之家。所獲常百倍於男。司晨之勢。積重於牝雞。由來久矣。厥後家計日足。男子不復理前業。衣裳楚楚。安坐而食。婦則爲伴媵。爲賣珠娘。爲小兒醫。常以一人而營數業。以一人而應數家。都市之中。窈窕少女。往來如織。摩肩躡踵。混雜人羣。恬不爲怪。然不事艷粧。色服簪止骨角。衣止玄絹。裙止白練。不捲袖。不束帨。不着紅履。淡埽蛾眉。以相矜尚而已。當有事而出。則令其夫或攜小囊。或負小筐。相隨於後。道遇所熟識。婦則趨迎而前。殷勤歡語。移時。夫則俯立道旁。不敢與其

人舉手。然亦實不知其何許人也。至大戶家。婦則直入閨闥。與內主人謔語飲饌。日旰未及出。夫則跼蹐伺候於門外。不敢他往。亦不敢迫促。必俟婦出乃偕歸。歲時糕粽。喜慶酒肉。給賞頻來。醉之飽之。皆拜婦之賜。初丐戶中有吳家娘者。色美而性頗貞。豪胥徐孚中之子欲私之。不得。乃乘其婦歸寧。令僕急叩吳之門。詭言郎君病驚。急求診視。吳急往。入門則止徐在家。將逼以非禮。吳乃唾罵而出。邑人咸高而敬之。於是丐戶中頗知自好。相戒勿令少婦出應。止令老年嫗奔走其業。不四五年。人各家索衣食無資。而有事相召者。亦寥寥於門。蓋顏色不足投時好。故去而他顧也。於是衣食之謀迫。而俊巧之婦艷冶其容。仍出而曳裾於富貴之家矣。自是而後。其風益惡。其業益行。則有若張氏之妻。以賣珠寶而見悅於琴堂大令。宿氏之婦以誘奸而致汚夫名。闔家聲然。事猶隱蔽不甚著聞。惟所謂草頭娘者。夏姬再世。大類人妖。列之淫風。以實十慾中之一事。雖語涉穢褻。亦聊以供委巷中談資耳。草頭娘者。初嫁葉某。葉死。復嫁徐四。徐又死。已而擇當意者招之。爲假夫。假夫者僅以給應門之役。聽指使供買

辦名爲夫實則不之夫也稍失其意輒逐之復招他人故自壯至老屈指多人

人因其初嫁夫姓稱爲葉家娘厥後著名於邑輕薄子又因葉字有草頭遂指

曰草頭娘蓋隱號也草頭娘居縣署後小巷體微豐姿容秀媚喜吹簫鼓琴工

博戲能誦詩更熟二十一史精彈詞工於調五味不減易牙少時嘗從其母出

入大家貴介子弟之不檢行止者輒與有染故未嫁時已多外幸既嫁專業伴

媵不屑更事他業邑中承平幾三十載競尙繁華好勝之舉日新月異凡嫁女

之家非得草頭娘不足耀婚禮之盛或召他婦旁觀竊非笑曰枉費財伴娘乃

尋常物色耳以至親戚鄰友之來賀者倘草頭娘不在則舉席爲之不歡故嫁

女之家恐其他往必先期訂之以金至則人人色喜遇嘉宴雖貴客亦與同席

爲酒正律若商君其令新巧出人意表坐客醉輒與之挨枕擋挖無所不至席

間遇所歡輒與訂私會期毫無顧忌欒安氏以過暱而患消渴天水氏以結想

而病癲癇更可笑者爵尊鄉老亦慕其名令侍寢一夕捐以廿金未幾遂成痿

痺之疾其蠱人毒人如此而名反益噪甚中年遂棄伴媵業不復事事闢一軒

洒掃精潔。幽竹數竿。盆花數種。几榻器皿。布置清雅。親治酒餚。招所歡宴樂其中。凡尋常肴品。一經其手調和。輒可人口。如嘗異味。人益爭慕之。於是邑中豪富勢宦。日命肩輿邀草頭娘至家治庖。呼朋羣飲。迭爲賓主。命曰車盤會。計肴一簋。値須一金。治庖畢。即置之座。草頭娘挽髻鬌爲時樣。粧素馨茉莉等花。羅插滿頭。搖曳而出。入座。衣香襲人。吐音嬌細。客未飲。先爲之骨醉矣。席間好與客辯逸事。多慧解。客有言近日西山土人掘地得瓦缶數千。如養蟋蟀器。啟視各置一骷髏。衆茫然未識何故。草頭娘曰。此定是海倭殺邑人首級。欲獻功。故聚於此。後倭退。邑人憐而葬之。而棺不盡具。故作此窨器以埋之耳。客未之信。後檢之倭寇日記。適與其言符。又客有訛以瓦礫之礫作外鑠之鑠爲談者。草頭娘曰。翻礫作鑠。亦將翻瓦作磚耳。又自言先世在元時。係貴戚元老。籍在中國宦戶之上。謂之正戶。明太祖於正字底畫帶筆畧挑。遂成丐字。我豈眞乞丐子孫耶。由是風雅之士。聞其談吐。亦心慕焉。一時墮其阱中者。亦指不勝屈。年五十後。益自放誕。羣惡少來與狎。雜沓紛呶。甚且爭鬭於庭。有傷目及指者。草

頭娘懼乃閉門謝客佯示矜貴實以避禍也而貪其色者如蠅慕羶卒依戀不舍潛窺竊視踵趾相接於戶外至有以父子而迭相來覷其門聚麀爲樂者羣惡少鼓噪逐之乃去草頭娘聞之益自深匿蓋獨居岑寂者三四月矣有馬嫗者與草頭爲鄰親愛若同胞姊妹凡嫗有所勸阻一言立聽當閉門謝客時富家宦戶必欲招之出肩輿數邀草頭固辭不往百計欲致之知馬嫗爲所親信許之金囑令慫恿嫗乃言於草頭曰與彼素厚歡好奈何遽爲之絕草頭始諾乃令所謂假夫者守視門庭淡粧幽雅綽約登輿小婢一二隨後至彼家或侍飲或博戲流連忘反於是有力者恐其復沮羣議聚歡則一日酧五兩留宿則倍竟以娼妓家用纏頭錢例邑中爲之語曰要認縣背後只跟馬腳走要見娘家好老馬先喂飽於是惡少輩乃大喜曰是有徑可通也乃就馬嫗講欵說合一次例予金若干入門後願費金一如富家勢宦數嫗則得金即諾少年至輒爲先容伺草頭娘暇日必以示諸少年嫗藉是得以溫飽而草頭娘所積以千計無子乃出其所蓄齋僧飯尼邑中放生樂施等會諸鄉老率以草頭娘爲善

緣領袖揮霍多金一無吝色嘗私語馬嫗曰吾所以不惜恥者欲舍生作善事爲來生福耳邑人傳之爲笑談初邑中豪宦趙某好冶游嘗邀草頭娘侍其宅眷抵郡賞桂己則與郡子弟別坐一舟隨之既至兩舟並維一處時郡中有廢紳時某者與趙某爲宿好新喪其如君亦坐畫舫來解悶懷一見趙卽邀之過舫云無以爲樂有樂女徐鴻鴻者頗有名郡中適招之來可令侑酒也須臾一小舟載徐至入席不善飲亦不能爲酒令殊失主人意趙乃云敝內眷舟中有一侍婦葉家娘者可命之來極歡而罷何如某大喜亟令人邀草頭草頭已與趙眷微酣乘輿而至趙行令令以古詩中字爲飲數因舉杯曰銅雀春深鎖二喬則客飲二次至草頭娘亦舉杯曰五雲深處是三台各飲八合座乃大喧笑主人歡喜詢知無夫欲得之趙爲通意於草頭草頭以時有盛名欣然願侍巾櫛而諸宦中素與草頭狎者從中撓之佯爲愛時札述草頭平時情狀時懼而止草頭聞殊怏怏也於是誓不與此宦往來晚年醜聲如故擇少年之美貌者往來不絕爲竟日歡爲長夜飲意興更不減少壯日計每月費諸少年金幾及

中人十家之產。一士人家本素封。因狎草頭娘五六年而家產蕩然。其友遇諸塗。憫其飢挈至家飲食之。酒後戲詰之曰。人狎少婦亦情之常。彼年巳六十餘。子有何樂而狎之。乃自令若是。士人曰。子非我。安知我之樂也。彼年雖老。然髮黑如漆。容色淡若。又通體肉勝於骨。肌膚柔滑如凝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安得不爾。其友大笑。復戲問曰。外此得無悅子媚子者乎。士人不覺色飛。拍案起曰。有之。但此際非親暱之不能知。即知之亦難以明言。友復大笑。由是以觀。歐陽子所謂妖嬈女態。老有餘妍者。猶不足以盡之。豈非夏姬再世。大類人妖者耶。雖然。妖由人興。人心所好。成爲風尙。風尙所積。生是尤物。誰職其咎歟。商書曰。殉於貨色。是謂淫風。今乃見之。可慨已。

三風十愆記記飲饌

宋洪巽撰暘谷漫錄中有厨娘事。言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之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資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針線人。堂前人。雜劇人。拆洗人。琴童。厨子等等。級截然不紊。就中厨娘最爲下乘。然非極富貴家。力稍不足。不能用也。有某宦者。奮身寒素。遨歷郡守。然日用淡泊。不改儒風。偶奉祠居里。便變不足使令。於前飲食且大率。郡守因念昔日在都。於某官處晚膳。出厨娘所調羹。極可口。適有便介往京。諉作書友人。囑以物色。皆不屑來就。未幾。友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某大老第。有容藝。能算能書。當疾遣以詣。不下旬月。果至。初憇五里亭。特遣夫先申禀啟。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正。歷敘慶賀新禧。以即日伏事左右爲欣幸。末乃乞其煖轎接取。庶成體面。其詞委婉。殆非庸碌女子所及。郡守一見。爲之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衫翠裙。參侍左右。乃退。郡守大過所望。於是親友皆議舉杯爲賀。厨娘亦遽請試技。郡守曰。大筵有待。且具常食五

簋五分。廚娘請菜品食品質次。郡守書以與之。食品第一羊頭僉。菜品第一葱虀。餘皆易辦者。廚娘謹奉令。舉筆硯開列物料。內羊頭僉五分。合用羊頭十個。葱虀五碟。合用葱五斤。他物稱是。郡守心嫌太費。然未欲遽示儉嗇。姑從之。翌日。廚役告物料齊。廚娘發行奩。取鍋銚盂勺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燿燦耀日。皆是白金所製。約每器須值廿金。至如刀砧雜器。亦一一精緻。旁觀爲之嘖嘖稱賞不已。廚娘更團襖圍裙。銀索攀膊。掉臂入廚房。據胡床坐。徐起切抹批臠。快熟條理。直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也。漉置几上。剔留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廚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也。衆爲拾起。頓置他所。廚娘笑曰。若輩欲食狗子食耶。其治葱虀也。取葱輒微過沸湯。悉去須葉。視碟之大小。分寸而截斷之。又除其外數重。取條心之似韮黃者。淡酒鹽浸漬。餘悉棄了。無所惜。凡所調和。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食之舉箸無餘。親朋相顧稱好。既徹席。廚娘整襟再拜曰。此日試廚。幸中台意。乞照例支犒。郡守方遲難。廚娘曰。得毋待檢成例耶。乃探囊取數幅紙以呈曰。是向在某官所得支賜判單也。郡守視之。其例

每大筵。則支犒錢十千緡。絹廿疋。常食半之。數皆足。無虛者。郡守不得已。爲破慳。强給之。私歎曰。吾輩力薄。此種筵晏。豈宜常奉。此等廚娘。豈宜常用。不旬日。託以他事。善遣之去。此北宋時風俗也。羣尚飲食。雖素儉之郡守。不免俗情。況今日之華靡成性者乎。前所紀畜女優。譜時曲。酣歌恒舞。所謂巫風已盡矣。然尙鬼之俗。必牲牷告備。而尸祝乃緩節以安歌。好樂之場。必肴饌精緻。而朋儕乃式歌而且舞。則求精於肴品者。乃酣歌恒舞之媒也。用是附之巫風云。邑中食物之求豐求美。始於典商方時茂家。每宴客。率以侈泰。碗以宋式。爲小。易以養文魚之大者。碟以三寸。爲小。易以盛香圓之大者。煑豬蹄甜醬黃糖。全體而升諸俎。謂之金漆蹄膀。燒羊肘白糖白酒。全體而升諸俎。謂之水晶羊肘。燒雞及鴨。每俎必雙。亦全體不支解。他品率稱是。一時富家爭效之。而明時庶人宴飲定制。器用淺小。簋止六。或缺其一。間用木刻鱗像魚形。盛諸豆以備其數。至此其風大變矣。於是錢副使者。富而宦。宦而益富。里居時。好賓容。其夫人克勤中饋。職善造酒饌。所取以新清精三字。爲上品。其著聞於邑者數種。今列於左。

羊腰。從刲羊者買歸生腰子。連膜煮酥取出。剝去外膜。切片用胡桃。去皮搗爛。拌腰炒炙。俟胡桃油滲入。用香料原陳酒原醬油烹之。味之美。熊掌不足擬也。或無羊腰。卽用猪腰。如前法製之。並佳。鱉裙。鱉自江北販來者。不用。惟用產於河裡者。宰之。畧煮取出。剔取其裙。鑷去黑翳。極淨純白。畧用猪油爆煿。和薑桂末。乃出供客。入口卽化。異味馨香。咸莫知其爲鱉也。因别其名曰葷粉皮。蒸野鴨。家鴨肥濃。不足貴也。必野鴨之網得者。去毛極淨。乃空其腹。用五香和甜醬醬油陳酒實腹中。而縫其隙。外用新出鍋腐衣包之。乃蒸。蒸爛去皮。自頸至腿節節開解之。抽其骨。止存頭脚。仍用全體。再用五香甜醬醬油陳酒等料。入原汁中。微火爊之。視汁將乾。乃取出供客。餘若山中花雞刺蝟鷹等物之有脂者。皆用腐衣包裹而蒸。故脂不漏而腴。鴨舌。從廚師家或酒館中廣取得之。熟而去其舌中嫩骨。豎切爲兩。同筍芽香菌等入麻油同炒。潑以甜白酒漿。客食之。疑爲素品中麻姑之類。而味不同。此爲雜品中第一。雄雞冠。亦廚司家酒館中收得者。絹裹置藏糟中。經宿。亦用麻油甜白酒漿。同筍芽香菌等炒之。客嗜其

味。莫知爲何物。此爲雜品中第二。雞鴨腎亦收之。廚司家酒館中。沃以酒漿。取泉水煮爲羹。和以鮮筍芽或鮮嫩松花菌。味美異常。此爲雜品中第三。鴿蛋先期付錢於養鴿者。逐日收積。白湯煮熟。去殼。廿顆圓勻光白可愛。作湯點。又香蓮米磨粉爲糰。松子仁入潔白洋糖搗爛爲餡。與鴿蛋並陳作湯點。客或携歸二三枚。香氣滿袖。此爲湯點中勝品。鯽魚舌亦廣收之。廚司家酒館中者。白酒漿沃之。泉水煮爲湯。略摻細葱心一撮。作酒後湯品。極爲清貴。青魚尾。選青魚之大而鮮者。斷其尾。淡水煮之。取出劈作細絲。抽去尾骨。和筍菌紫菜爲羹。或研胡椒末。調白蓮藕粉作膩。而滴以米醋少許。酒後啜之。神思爽然。味回於口。此又羹湯中別具一種風味也。以上數種。過於求美。然濃肥之味。十不列一。尙有衛生頤養遺意。抑或非厥性所好也。而好勝者必踵而增華。而副使者新清精三字爲食上品之風。又爲之一變。於是太原趙氏以蒸鰻擅譽。潁川氏勝之以無骨刀魚。徐廚夫以燉鯡魚鳴技於春時。邵聲施家則勝之。以四時皆有。事輒翻新。實古昔先民口所未嘗也。蒸鰻擇肥大粉腹者。去腸及首尾。寸切爲段。

拌以飛鹽。排於鏇中。沃以甜白酒釀。隔湯燉之。數沸後。加以原醬油。復煮數沸。視其脊骨透出於肉。就鏇內箝去其骨。然後用葱椒拌潔白肥猪油。厚鋪其面。入鍋再燉數沸。視猪油融入鏇底。乃出供客。此味最濃厚。貪於飲食者。一言及口中津每涔涔下也。而潁川氏曰。是未足奇也。春初刀魚。先於總會行家下錢。凡刀魚之極大而鮮者。必歸陳府。令治庖者。從魚背破開。全其頭而聯其腹。先鋪白酒釀於鏇中。攤魚糟上。隔湯燉熟。乃抽去脊骨。復細鑷其芒骨至盡。乃合兩片爲一。頭尾全具。用葱椒鹽拌猪油。厚蓋其面。再蒸之。迨極熟。不更置他器。舉鏇出供。味鮮而無骨。細潤如酥。至未及請。舉箸而客先欲染指而嘗矣。鰣魚本美味。爲南方水族中貴品。向用蒸。或用煮。自廚夫徐姓者。約畧如王氏蒸鰻。陳氏蒸刀鱭。製但加潔白洋糖。不切段。不去鱗。味更腴而鮮潔。視他種煮法。尤覺風味不同。人皆爭嗜之。然春盡則有。夏盡則無。未能常繼也。乃邵氏謙賓。雖在秋冬皆具。客問何來。邵曰。其來不易。春將暮。命僕之善腊魚者。攜銀錢及洋糖椒末飛鹽上好藏糟等料。舟載至海頭。坐居停主人家。俟漁人一得魚。即去

腸留鱗。用洋糖實其腹中。搽之鱗上。隨用藏糟厚鋪瓮底。加椒末飛鹽若干。放入魚。又用糟厚蓋其上。又加椒末飛鹽若干。積滿瓮口。手拳築實。細泥封固。至家。必掘地窖貯之。恐炎天潰敗也。客述主人言如此。然此猶未若食河豚者事更煩且重也。虞邑邊海。春日多河豚。人皆知其有毒。食之者少。自李子寧起家牙行。講於飲食。隔年取上黃荳數斗。揀純黑及醬色者去之。復揀其微有黑點及紫暈者去之。純黃矣。必經他手再揀。逐粒細驗。乃煑爛用淮麥麵拌作醬黃。六月中入潔白鹽合醬。稀少作罩。晒之烈日中。醬熟入瓮。覆之瓮盆。用灰封固。名曰河豚醬。據云荳之黑色醬色及微有黑紫斑者。作醬燒河豚。必殺人。而晒醬時。或入烟塵。燒河豚。亦有害。故必精細詳慎如此。其治河豚也。先令人至澄江。舟載江水數缸。凡漂洗及作汁等水。皆用江水爲之。河豚數雙。割去眼。抉出腹中子。刳其脊血。洗淨。用銀簪脚細剔肪上血絲。盡淨。封其肉。取皮全具。置沸湯。煑熟取出。納之木板上。用鑷細箝其芒刺。無遺留。然後切皮作方塊。同肉及昉和骨。猪油炒之。隨用去年所合醬入鍋烹之。啟鑊時。必張蓋其上。蔽烟塵也。

用紙丁蘸汁燃之則熟否則未熟每烹必多每食必盡而卒無害以是著名於時年年二三月間朋黨輙醵錢聚會於其家上下怱忙竟似以河豚爲一年大事饕餮淋漓恣啖爲快春初及夏初殆無虛日至於邑人尤有可笑者蟹出覃塘爲最肥大爪黃者謂之金爪黃蟹向用煑不知何人以煑則黃易走漏味不全忽起巧思用線縛入蒸籠蒸之味更全美斯足飫矣乃有周四痲子者自都中歸又剏一新法爲爆蟹遂開酒館於西城秋時來顧者晝夜無虛席其法將蟹蒸熟置之鉄節炭火炙之蘸以甜酒痲油須臾殼浮起欲脫二螯八足骨盡爆碎臍脇骨皆開解用指爪微撥之應手而脫僅存黃與肉每人一分盛一碟中薑醋洗之隨口快啖絕無刺吻抵牙之苦其術秘不肯授人人雖效其法炙之蟹焦而骨殼如故或云彼於春夏時路丐者捕蛇千頭剝皮煑爛蛇肉浮起成油貯之於器隱取用之炙時所云痲油者實則蛇油也人信爲然不三四年人無爆蟹者於是邑中仍興食蒸蟹會始自漕書及運弁爲之每人各有食蟹具小錘一小刀一小鉗一錘則擊之刀則劃之鉗則搜之以此便易恣其貪饕

而士大夫亦染其風焉。是時海禁嚴。凡海錯之自閩廣者。貴於白金。人僅恣口於本境易致之物。未幾海禁弛。珍錯畢至。於是士大夫以爲宴客無海味不足爲觀美。席中首品必用大菜。大菜者。燕窩也。彼處須五六金一斤。至蘇必倍之。其他若鯊翅密刺等物。間以供客。人又忽嘗異味。不思魚肉矣。食味已盡。講及器皿。某品宜用哥窰。又某品雖恒有。宜用宣窰。味取諸遠來。器取諸上古。前此濃味饕餮之風。忽又一變。於是孫封公著同嗜錄。陸比部有食經注。雖一時游戲之筆。亦見攸好之同。後君子循覽斯篇。其謂之何。

偶憶舊聞。故明時有沈三胖者。居北鄉。富於財。每食輒殺數牲。猶世苦無下箸處。其妻好淡泊。屢勸其惜福。無太侈。不聽。年五十後。財盡乏食。依栖一室。妻以菜羹進。稍入口。卽嘔。寧忍飢不食。一親戚饋以熟肉一盤。一飧卽盡。緣腸胃餓損。過飽而死。其妻與一老婢紡織存活。値歲飢。市無米者已浹旬。自分與老婢必皆作餓鬼。忽思園中有衍蔓於高樹者。或是山藥。掘之可食。當延殘喘一二日。乃令老婢掘其根。得一物。如東瓜形。蓋何首烏也。乃取而食

之。每晨各食一片。至夜不飢。而神氣日旺。半年乃盡。而歲已豐。米多價廉。仍得存活。一日因爨下無薪。破屋中所鋪木板已朽。令老婢拆爲薪。婢入忽隨板而陷。蓋板下乃窖也。別無他物。惟泥封酒甕五十具。啟之皆似水結冰半寸許。有鄰翁聞之來視。詫曰。此上首房主人所藏醴也。鼎革時兵亂。主人移居於鄉。遂遺忘耳。迄今已三十餘年。此酒眞瓊漿矣。其面上凝結爲冰者。乃酒之精華無疑。乃皆取而嘗之。略無酒味。而三人不覺酩酊大醉。邑中好事者爭欲購得之。每甕予價廿金。沈妻以是衣食頗足。終其天年。

艷囮二則

嚴思庵先生閒筆

明萬歷之末。上倦於勤。不坐朝。不閱章奏。輦下諸公亦泄泄沓沓然。間有陶情花柳者。一時敎坊婦女競尚容色。投時好以博貲財。後且聯布羽黨。設局誆騙。妙選姿色出衆者一人爲囮。名曰打乖兒。其共事者男曰帮閑。女曰連手。必擇見影生情撮空立辦者。與之共事。事成計力分財。而爲囮者獨得其半。于是搆成機巧。變幻百出。不可究詰。時鄭貴妃專寵。兄國泰倚皇親勢。暄赫都中。諸樂戶女子牽以承應。至其家往來日久。因熟悉其內眷及子弟輩。思欲一試其術。而慴於皇親未敢也。有徐少司空者。南直揚州人。自部曹歷職卿貳。久宦京都。晚年於都中娶一妾。生少子。甚愛之。司空家富。以本籍田產撥付長君。而以燕京市廛租及古玩寶器幷宦囊予之少子。復以其所蔭職予之。爲出身地。司空歿。少子以母同居都中。其書屋有小樓。窗外爲隣家內院。適有沈嫗者。移居於此。一日嫗詣徐宅。徐母子與之欵洽。嫗自言一子爲國學生。善鑒古玩。客於鄭

皇親門下。皇親信任吾子。待之異於他客。吾亦往來其家。其家正夫人爲某氏。副夫人爲某氏。女曰賽姑。年十八。尚未字。其正夫人云。必擇名宦子貌美才美。且有官職者。方與爲婚。因笑指徐生曰。郎君必中選。吾爲媒可乎。徐母曰。齊大非吾偶也。蓋業已謝之矣。他日其子沈瑪來拜。人物俊偉。談吐嫻雅。徐生一見懽甚。知其善識古器也。出其珍藏羅列示之。瑪咋舌曰。君家寶玩若是。除是榮陽府中。天下莫如君家者。然如雙玉獅啣環一事。世所罕有。即鄭府中無可匹敵。徐生曰。鄭氏最珍者何物。瑪曰。前日貴妃所賜賽姑數種。其中有不世奇珍。有玉如鵝卵。曰暖手。寒時兩手握之。掌中溫氣欲汗。有爐曰自然香。木質而中空。臥時以體相偎。香氣滃然。流繞被中。一是臂釧。白玉爲質。而以金刻花鳥嵌。其細巧不可名狀。又一爲碧藍寶石簪。黑夜中有碧光射人目。其餘珠珥服飾。尚有價可評。未足奇也。徐生因問賽姑何人。曰。鄭君之嫡女也。與老母極親厚。老母嘗言。賽姑妙麗。神仙中有之。塵世所無也。鄭夫人愛之甚。前後求婚者百數。皆不見允。蓋良緣未遇耳。徐生信其言。獨耿耿於所謂賽姑者。恨未一寓目

也。至中秋夕。徐生母子登樓賞月。忽聞樓外嬌聲紛紛。俯瞰沈家庭中。婦女濟濟。皆艷粧共圍一美姝於堦前小立。玉容姣好。與月色相映。珠光翠影。閃耀於烏鬟綠髩間。沈嫗倉皇晉接。驚喜若狂。携座語美姝曰。盍少坐。且玩此皎月。因仰觀天上。笑指嫦娥曰。不意今夕降寒家也。俄而茶至。美姝畧舉盃沾唇。旋立起辭去。嫗執手挽留。姝微吐一二語。音細不辯。兩保姆相扶。率衆婦遂出。徐母子從樓上細窺。且莫知其爲何等貴家女也。次日沈嫗來。欲借朱紅盒子。自云昨宵忽蒙一貴人過舍。倉猝不及款待。欲盛果品數種。聊申意耳。徐母曰。得非昨夜坐汝庭中者耶。嫗佯驚曰。太君何以知之。因作回想狀。忽拍手笑曰。吾知之矣。在樓上窺見之耶。徐母曰。然也。嫗曰。太君前吾不能私。實鄭皇親賽姑。昨宵往大興隆寺燒香。歸途經此。一至寒舍。外間不知。徐母曰。曾字人否。嫗曰。未也。吾向固言之。可爲郎君嘉偶。奈太君意過謙何。徐母曰。姑試言之。但多費恐力不支。嫗曰。何哉。以太君家財萬金。可吐手而辦。尋常婚禮。以數百金爲至。今結婚皇親。誠不容過嗇。然統計問名若干。納采若干。吉期若干。不過二三千金

足矣。且陸續付去。不必一朝盡輸。所有異日新人至。白鏹黃金。堆箱盈篋。小往大來。何目前吝此區區者哉。東海家世。不亞榮陽。郎君以妙年指日授職。若借泰山力。倚爲奧援。將躐五馬。登八座。金章紫誥。榮及所生。此豈世間常有之福。吾以比鄰美情。欲成此佳事。非有厚望。但冀郎君得意後。念老婦微勞。一垂盻。於吾子可耳。時徐生在旁。不覺飫聽。其母亦心動。遂託求昏。越日將晚。嫗忽至。面色酡然。行動皆有醉容。戲拉徐生手。頓諸地。大呼曰。速揖謝吾。速揖謝吾母。迎而問之。嫗曰。事諧矣。但鄭夫人欲一見郎君貌。約來月初一日。與吾往神木廠女貞庵遊玩。須郎君來一面。以郎君貌定入彀。徐母子大悅。待至是日。徐生盛服乘馬。僕從衣服皆煥然。至庵門。蒼頭數十人坐於門首。見生至。頗倨不爲起。生欲入。一蒼頭呵止之。言家太太在。何書生。乃擅入耶。徐生爲道來意。蒼頭曰。果爾亦須入報。乃令小童入。須臾沈嫗出。咎生曰。相待久。何遲遲耶。亟携生入。至客堂。令坐少頃。小鬟出。令嫗引生入內。生至後堂。立堦下。望簾內一麗人。珠襦綉帔。莊嚴若神。徐生鞠躬拜手。簾內彷彿爲答。嫗復引至客座。欵茶良久。

有秀麗小鬟兩人。自內各捧一金絲盒出。向嫗曰。太夫人贈公子者。徐生向盒拜謝。令僕從擎之趨出。則諸蒼頭。肅立。叩送。非復向時倨坐呵叱態矣。徐生揚揚。馬上如從天上來。至家。亟欲啟視所贈物。則金扇及佩囊等。皆宮中式。意其爲貴妃所賜。轉贈愛婿者。喜極。於是擇日發柬。邀沈母子。款以盛筵。令往鄭府議聘禮。嫗述滎陽夫人意。議定聘金二千兩。綵幣四百端。泰山泰水。各以寶玩古器數事爲壽。兩舅兄亦如之。徐生母獨留古玩中雙玉獅啣環。不列禮目。沈瑀有難色。語徐生曰。此物差足博皇親歡。餘雖足珍。彼目中視若尋常物。倘無以得其歡心。恐多齟齬。生曰。此百世寶環。有血斑。兩玉獅色微青。共啣環於口中。婉轉盤旋。疑是天工。琢成。吾家世代珍藏。外人無知者。惟吾兄一親見之。家母意欲存留。奈何。嫗從旁笑曰。太君計左矣。鄭府中古玩無一非賽姑掌者。異日。止須吾一言。盡數納諸奩中。仍是君家物。何損毫髮乎。徐母不得已。竟從之。乃行聘禮。金多五十兩一錠。每盤雙錠。兩人舁之。古玩皆盛以錦匣。襲以綉緞。每盤二事。亦兩人舁之。綵幣每盤二十端。每端鎮以簪環小件。亦兩人舁之。使

從百餘人。鼓樂闐其中。炫煌道路。臨行。媒者謂衆曰。昨皇親諭意。已在上東門別第受禮。行事不必詣府第也。已而至別第。高門畫棟。蒼頭蹌濟。凡陳設器皿等。悉是公侯家氣象。回禮答式。事事得體。欵帖書忝眷滎陽字樣。其大如拳。使從多於徐人。盡簪花披紅衣。裳鮮耀。一時喧塡街巷。都中人咸知徐鄭結秦晉好也。沈嫗索媒金。徐予之四鎰。不受。加綾絹四端。猶不受。更贈以寶簪一對。乃受。翌日。其子來謝。不言所事而去。數日後。嫗來盛言皇親爲賽姑治裝。已遣人往各省採辦。毯則往陝。翠則往廣。珠則往遼東。綾緞則往蘇杭。今吾子已持千金往蘇杭矣。撫掌而談。歷歷可聽。閱月餘。嫗足音杳然。徐生母乃從樓上窺之。庭中亦闃然。怪之。乃使人至皇親第訪之。並無沈監生者在門下。亦無老嫗沈姓者往來。又至上東門。則其房屋封扃。問諸旁隣。皆云此王閣老空宅。他家或燕客。或結姻。則賃以壯觀耳。歸告徐生母子。不勝憤恨。遂相對而泣。乃兄之手札忽自南來。云沈君來南。知弟將補官。欲移吾五百金。恐吾見却。將先人所遺玉獅啣環爲信。同胞兄弟。乃作如是計校耶。某日勉集五百金。并雙玉獅交與

集

沈君回北。想巳檢收。但此物不可輕以託人也。徐生得兄書。恚愧更甚。其母歎曰。吾偶昏迷。受此大創。致乃兄亦墮其術。不意一老醜婦。乃詭詐如此。眞神奸也。遂出千金爲徐生謀蔭職。未幾得某州通判。隱忍前事而去。後諸樂戶中。有洩其事者。知此役也。主謀者樂戶婦駱四娘。其假賽姑。則京師名妓羅小鳳。假鄭夫人者。則小鳳之嫂羅二娘也。沈嫗沈瑪及蒼頭婢婦等。則所謂帮閒人。連手人也。紛紛不可勝紀。至崇禎中。御史風聞其狀。奏請裁汰。在京樂戶。於是散入各省。而流寓揚州者獨多。有陳錫元者。本徽人。依揚州富商趙昌祺司質庫中。奔走事。陳與趙爲表親。而陳素愿慤。趙信任之。乃令往鹽廠課竈戶。司鹽務出入。歲得幹金獨厚。中年未娶。無室家。積金五百餘兩。以百金買屋。爲弛擔時居停地。時海濱出鹽。倍多於常歲。諸灶戶委積如山。錫元與同事各出銀若干。賤價而買囤儲規利。適海泛。鹽盡沒。價忽貴。所獲利子。多於母。陳橐中頓長千金。自以爲一生吃着不盡。洋洋如濠上魚矣。錫元之同事吳子寧者。居某處。錫元早起往候之。見其西隣有浣衣門首者。鬒髮如雲。皓腕併雪。羅裙輕颺。纖履

微露。時婦方曲身洗滌。陳從後窺之。未見顏色。既至吳居。主人他往。不遇而出。見婦方立起。仰面看日光照處。眉目秀媚。頰輔豐盈。如初日芙蓉。凝露鮮艷。陳為之心動。歸至家。適子寧來坐談。良久。忽問曰。兄居向無西隣。今居者是何家。子寧曰。吾亦不知。何自前日。從廠中歸。內子語余曰。有新鄰馮二娘者。挈其子小哥來拜。自云北京人。夫主物故。孤貧無依。來維揚。欲依一至戚。遍訪無踪。不得已與乾父及此子僦居於此。聞吳君善經紀。欲令此子追隨。擔登練習貨殖。為衣食計。否則同業者或欲求螟蛉。仰恃高義。望為先容。因戲語錫元曰。兄未有子。盍撫之。錫元曰。遽撫螟蛉。諸多不便。計惟有中饋主。乃為處置得所。子寧解其意。乃起戲捶其背曰。無恥老人。乃作假途取虢想耶。然彼未嘗出口。吾不便與言此。遂拂衣去。他日。馮又至吳家。申前言。乞為小哥地。子寧內子為言某處頗有機緣。聊慰其來意。馮遽歸。具酒肴。令其乾父李老。率小哥猝至錫元家。錫元意必子寧為之作合。非無因而至。又見所饋諸品。烹調精腆。滋味馨香。糕餌諸式。玲瓏新巧。皆非市肆可得。不欲拂其情。遂坐受百拜。父子禮竟。似夙有

成議者。小哥年十五。炊汲洒掃。朝夕恪勤。依依膝下。聽使令。錫元愛之。携往鹽廠。吳子寧見之。以爲此舉錫元自爲之。亦不問其所以也。已而錫元挈小哥返揚。小哥歸而省母。未幾。忽偕李老至。錫元延之坐。李似欲有言而止。既而曰。勢必爾。無嫌直告也。因語錫元曰。爲極無理事。欲瀆君聽。此事必如予老人意。則可兩全。否則兩失。姑妄言之。予家北京。侄爲司禮監太監。頗得意。老人在京。差具饘粥。前因吾女隻身遠出。必欲老人作伴。不得已來揚。月內家司禮已兩次飛書。促吾北歸。但念吾女一子。已爲君嗣。隻影單形。萬不能自活。若令此子歸宗養母。則負君德。且傷君心。皆爲非計。老人之意。莫如令吾女繼君室。爲君操井臼。君就居吾女家。爲吾女主持門戶。則小哥離母而仍依母。稍盡烏私。君無妻而適得妻。亦成嘉耦。衣綻則縫。服汚則洗。饑則飯。至渴則茶來。試問老鰥夫曾有此樂事否。所謂必如予意則兩全。否則必至兩失者。老人之意如此。明哲如君。請三思之。錫元大喜曰。事固善。但誰爲主婚者。李老拍胸起曰。我便是。有家司禮在。誰敢何我者。乃急索柬及筆硯。親書生庚。雙手送陳。陳奉持之如獲

珍璧已而就馮居成婚則李老已北上錫元心慤其美意倀倀如有失比入內則几席器皿事事精緻綉帷錦被熣燦耀目爐內香氣芬郁繚繞裾袂雖劉阮之入天台不過過也自是燕爾之情堅如膠漆主人以鹽廠事屢促之殊有此間樂不思蜀意二娘盡態極妍曲媚之中間以謔浪一日錫元過其𨤲忽以足鈎之擁而置之膝揶揄之曰霜後葫蘆中乾外枯又一日忽語錫元曰聞夫養婦不聞婦養夫汝囊中羞澁何以處我錫元曰無恐我有八百金貯主人典中汝日坐啖亦不過羨餘微利耳二娘眉忽縐故作沉思狀忽作咄咄聲伸指指錫元曰眞懵懂漢多金貯彼無片紙隻字付汝爲據主人年邁一旦不測伊郎豈善良者欲强索難矣前無室家故作此淺計今守舍有人急宜索歸伺物有賤徵君居奇可獲大利何寄人籬下仰人鼻息錫元心以爲然乃向昌祺索取所貯金昌祺年老而智深者語錫元曰銀便如數取去但此物當念辛苦中來貯諸典利雖薄得之意中若貯之他所利雖多宜防失之意外勿以吾言爲非錫元不省持歸二娘置之櫃付其匙於陳陳欲持銀往鹽廠爲經運計與二娘

商之二娘曰固善但須一觀大局有大利然后歸取未晚萬一無利可弋勢必持歸舟車淺露道途往返八百金豈不足動人耳目哉錫元又以爲然巳而主人促之急諸同事又來勸駕乃定行期二娘爲錫元計曰向典移二百金以足千數異日獲利以償之經紀家固多多益善也錫元從之移二百金併付馮囑曰謹守之二娘笑曰前何太疏今何太密汝物卽吾物尙煩過慮哉又語錫元曰汝舊居房屋値百金空置無益盍售之歸價於我我居此屋亦以百金償者願以歸汝我年未四十尙有孕道倘得子則此爲我二人偕老之處授之汝子小哥則別處之他所宜早爲計亦欲附槖中求微息也錫元又從之且喜其有遠慮精心計也臨行二娘問歸期錫元曰吾久未往諸務叢積今往多則三月少亦一二月二娘曰期何遠也天氣將暑汝父子需涼衣越日須遣小哥歸取服之垢者歸濯之彼處食物或不堪入口此間當製就令小哥挈至錫元領之又心感其情之深也既至廠逾數日果遣小哥歸囑以五六日必至廠逾期不至延至二旬仍不至錫元乃暗自詫爲怪事遂棄廠務乘程而歸至則屈戌守

門。排入則室中蕩然。不留一物。往問屋主人則曰渠計月出賃錢。居三月出錢若干。欲去則聽其去。又安知其所之。錫元乃知所居亦非百金僦者。不覺魂胆俱喪。謀之吳子寧。子寧曰墮彼術中矣。偕晤趙昌祺。欲其撥遣多人蹤跡之。昌祺搖首曰。何益。彼有如此手段。而豈爲人蹤跡耶。所惜者八百金耳。錫元大慚。已而主人知鹽課中虧二百金。爲陳所浪費。亦不復追索。但好言遣之。錫元無所歸。窮困。每爲人言反詛狀。輒搥胸頓足。悔恨欲泣。或有知之者。曰此北京黠妓羅二娘也。詭信憑耳。一日錫元閒步雷塘。適畫舫有貴公子擁數麗妓歡飲。二娘在焉。始知其行踪不遠。又抱琵琶渡別船也。因在岸側。爲二娘所見。乘間以手招之。私語曰。陳郎耶。向日無情。實爲李老所誤。彼搆成此局。許我百金倩爲媒。非我本懷也。明日可伺吾於集慶巷王姥家。其繼女小鳳。我姑也。爲白我意。留彼處片刻。我來當有以報汝。乃出袖中碎金五六兩予之。郎麾之去。翌日錫元至集慶巷。則王門已爲邑令封扃。所言王姥及小鳳者。被逐出竟久矣。乃知復被所欺。憤極歸徽。爲僧云。是時流賊破陝西及河南。勢逼南畿。淮揚諸郡

無樂土。秉値歲飢。比戶流亡者半。至宏光立四鎮。揚州繁華都會。幾爲戰塲。於是隋堤楚館。蛛網塵封。吳地妖姬。風流雲散矣。揚城西郭有種蔬人蔣老者。所居茅屋一椽。四壁傾壞。値世荒亂。種蔬常不自給。飢則掘江干野薺充腹。往往數日不能舉火。然勤於操作。年五十餘。精力健强。揮鉏町畦間。雖寒暑無所苦。歲乙酉清兵南下。將至淮揚。蔣之鄰里。皆率妻子逃避一空。蔣老無妻不逃避。仍依茅屋。自念無食逃亦死。不逃亦死。死是意中事也。既而大兵圍揚州。其駐西城者。爲滿洲都統某。其隊長曰拔甲一。拔甲掠村落。獲蔣老至都統營。都統見以敗蓑蔽下體。問曰是鄉農乎。蔣老不能對。都統令剪其髮。當各營擔水之役。蔣老力作不敢片刻閒暇。擔水畢。即爲析薪炊爨。沐馬掃溲。事事周至。諸拔甲悅之。相與語曰。聞說南方人耽情逸樂。日日啖爛肉飲苦茗。睡至日高三丈未起。何此人勤懃如是。因擔水至都統大營。其掌馬卒令蔣老刈取馬芻。都統閱馬。見馬芻。問何人所辦。掌馬卒舉蔣以對。都統喜曰。彼乃辦事精細。夏月茭根有蛭。截其根。令馬不病。滿人生長北方。不知南方茭艸夏月不宜連根飼馬

也。遂納蔣老步兵牌隸正藍旗下。未幾揚城破。闔城受屠。婦女老醜皆被殺。獨留少美者給有功披甲。已而大兵渡江。軍中不許携帶婦女。限三日賣諸民間。諸披甲以買主揀擇致價不均。各以巨囊盛諸婦女。固結囊口。負至通衢插標於囊上。求售甚急。大率皆爲留揚鎮守北方人買去。本城人則靡有孑遺矣。一披甲欲賣去囊中人三日不售。怒而欲投之江。同伍力阻之。披甲曰。然則將付之何人。或曰蔣蠻子勞苦無妻。盍以賞之。皆曰善。呼蔣至。披甲指囊示之曰。爾無夜伴。任爾取去。蔣茫然不識所謂夜伴何物。諸滿兵語之曰。賞汝老婆耳。蔣恐甚。頓首於地。哀懇曰。一身不能自活。不敢從命。披甲怒曰。南方人刁詐。信然。白手得百金貨。乃假意故却。天下豈有不要老婆之男子。而於吾前作誑話耶。將拔刀斬之。一滿兵從後抱持。諸同伍舉囊置蔣老背。叱令速退。蔣老不得已。負歸茅屋。惝怳久之。莫知所措。既而念此中人受困已極。背負時絕無聲息。似垂斃者。不勝心惻。乃啟囊視之。則一美也。奄奄一息。果垂斃矣。急抱起臥之於敗板。罄其瓶得米合許。拾蘆枝煑粥。就其口灌之。已而婦仍昏昏睡去。蔣老復

至大營供役。滿兵戲語曰。新郎宜有喜色。何不豫爲。蔣老曰。吾自分將作溝中殍。何忍更累一婦。俟彼稍甦。詢其親戚。行將送之歸耳。諸滿兵憐其誠。贈以蚊帳被褥。又與乾糗黑豆各斗許。蔣老拜謝。携歸視婦。轉動頗爲心慰。復煑粥抱起進之。覓一便器置寢所。次日復煑粥食之。時大營已行。蔣老無所事事。仍携耡種菜。及歸。婦已起。兩手揞敗服而坐。見蔣老。忽問曰。此何處。曰西城外小村落也。曰、我何以至此。曰、滿洲兵令我負歸。曰去錢幾何。曰貧人無錢。婦沉吟曰。無錢安能得我。曰當日以不能相活力辭。乃彼拔刀欲殺我。幸同伍中力救勸我負歸。語未畢。婦又昏倦倒身下睡。閱兩日。婦神氣漸爽。蔣老炊飯。佐以園蔬與食。蔣曰。此地離城。不及半里。婦潸然淚下。蔣曰。爾有夫乎。婦曰。吾揚州太守妻也。蔣駭甚。曰是官太太耶。因頓足曰。太守已殉難。奈何。婦曰。非也。乃前任太守某也。蔣曰。然則太守固在。可相聞也。婦悲泣曰。前月往金陵謀復官。遇盜殺之江中矣。蔣曰。獨無親戚乎。又泣曰。陝西殘破。太守親戚久無。蔣曰。太守無親戚。汝或有父母兄弟。尚可相依。吾當爲汝遍訪。婦又泣吾止一義母。城破時爲

兵所殺。因號慟不止。蔣老亦爲流涕。慰之曰。且無悲。終當有所歸依。缶中尚有半月粮。遲遲以待。可也。婦曰。感爾厚恩。但爾貧困至此。食不能繼。奈何。蔣老曰。世亂已平。謀生亦易。婦領之。後見此老誠慤。遂有倚託終身之意。呼至前問曰。汝得進城否。蔣老曰。日來爲訪官太親戚入城。奚止數十次。遍走空城。寂無人踪。惟尸骸滿道耳。曰、滿兵守門。免盤詰否。曰、守門兵吾熟識也。且吾有正藍旗步兵腰牌。原無所阻。婦喜曰。果爾。吾有事相委。西城內有董公祠。祠之左側第三家門首。一大陰溝中。有木匣二具。可爲吾取至。蔣老遽諾。卽行。婦呼還語曰。匣不可露人目。守兵見之。奈何。蔣老曰。置匣於土籠底。而以亂薪覆其上。可也。須臾歸。問婦曰。何物鎭肩沉沉者。婦曰。銀也。破鎖視之。約千金。婦又曰。更有一處。乃集慶巷中第四家。屋頗卑小。門有雙環。入此門。過第二進。至東側廂廚下。積灰中藏銀兩大包。今已四年有餘。未知爲何人所得也。蔣老曰。吾姑一往。及至其處。則門首陳設弓刀。爲滿洲兵舍館矣。蔣老方徘徊門外。一滿洲兵出見之。遽趨而前。拍其肩曰。老蠻何事至此。蔣視之。乃素相識者。答曰。拾糞釀田。其

人曰。甚善。此間廚下有多年積灰。爲吾除之。乃引蔣老至灰所。指曰。幸除淨。言已。卽去。蔣老抉灰得大包二。各用布厚裹。而以細繩縛紮。比前更重。乃置之籃底。灰覆其上。擔歸。婦大喜。次日婦復語蔣老曰。汝膽頗壯。玉帶橋北有一大第。汝識之乎。蔣老曰。識之。吾前爲官太訪親屬。屢至其地。向爲一滿洲大帥所據。今大帥移營南去。此宅空洞無人居矣。婦曰。此宅中板房一所。下有銀窖。其左邊版末有鐵環隱記。拽環啟板。卽可得。蔣老曰。倘已爲滿帥所得。奈何。婦曰。吾決汝此往。亦必如意。蔣老於是荷土籃入城。至其處。果有板房一所。半爲滿兵拆毀。獨有鐵環處一半安然未動。如其言啟視。則累累皆白銀砌滿窖中。運之於籃。仍覆土於上。擔重而出。荷虛而入。如是者數四。守門者曰。老蠻種菜獲幾許利。而作苦如此。邪答曰。窮人不勞不活耳。於是盡運以歸。卽於婦寢所之側。累土爲窖。爲婦藏金其中。喜謂婦曰。頃見揚人紛紛返里。鋪家亦有開張者。大勢已靜。人間夫妻子女骨肉相聚有期。吾爲官太訪親屬。倘有天幸。可挈此多金歸去。搬運之勞。吾力猶能爲役。婦曰。吾何歸。歸汝耳。蔣老大驚。辭曰。茅舍餓

夫。不敢作此想。婦告以情曰、吾北京樂戶羅小鳳也。出自青樓。慙非白璧。髮方覆額。猥以姿容邀諸貴人欣賞。奈慈母即世。見妬悍嫂。繼爲此地洪生所憐。挈吾南來。別居吾於董公祠左側。又遭洪妻率悍婦捽我痛毆。扃吾於小樓中。吾憤極自縊不死。繼歸吾集慶巷王姥家爲妓。幸義母加恤。恩同巳出。安處數年。忽爲諸惡少圖詐。未遂。首之公庭。備諸榜笞。逼令歸籍。乃與義母行至山東。適太守朝覲南回。娶吾爲繼室。侍寢三年。適太守解任。留揚玉帶橋邊。又一載。不料江中之訃。旋聞城外殺聲。踵至白頭老母。魂逐江流。翠黛嬌兒。身羈毳幕。忽又東縛囊中。委棄道左。暴露三晝夜。飢渴莫我救。此時早知有死。安望生存。誰實脫我以死。誰實食我而生。私心竊幸。謂自此巳得所天。君乃令我終失所歸耶。言巳悲咽不自勝。蔣老亦爲之憐惻。後遂與之同枕席。蓋此老混沌初開時也。時南北雖通商。賈往來絕少。兩地所出貨物。各苦積滯。蔣老與謀。先營草房百間。於是持千金往北各賤販其土貨而歸。艸房百間。儲俱滿。一時南北賈人樂其便近。悉來貿易。不數年。取利幾十餘萬。乃造大第。畫棟雕梁以居婦於其

中。羅列珍錯以養之。凡婦所指揮。無不如其意。至是仍呼婦爲官太。家人亦不知此何自來也。一日蔣老語婦曰。藉官太力得起家。或意欲施舍作善事。當以萬金相還。婦曰。是吾還汝物。何待汝還我也。因言少時在北京。母將死。私舉遺貲五百金授吾。是夜夢金甲神指吾百金諭吾曰。留以償債。已而攜至揚城。得洪生厚贈。又夢金甲神來曰。速藏償債金。禍且至。驚寤如神言。匿之門首溝中。已而遭洪生妻苦辱。以練自絞其頸。魂離形矣。忽見金甲神叱曰。債未償。乃欲逃乎。揮手作刀劍聲。樓下一嫗驚寤來救。吾已而入妓館。積金二千餘。靜夜與義母共包裹。又夢神如前語曰。速藏償債金。禍且至。寤而泣告義母。母不信。黎明吏役持牘來拘母。迫匿之廚下灰中。房屋即爲縣令封閉。不得入取。已而入太守署。專寵宦囊。若干皆委我藏弆。又夢神曰。償債金已足。汝可自繳。今各處所藏金。汝往輒獲。神亦不復夢。豈非原是汝物。兆由前定乎。蔣老亦心異焉。婦乃立誓。焚修廣行善事。遂爲蔣老置妾。生一子。撫之如已出。年逾六十。先蔣老而卒。小鳳之晚節若此。而羅二娘則不知所終。

逭宵積雪。飲南酒數盃。紙窻淅瀝聲不止。一燈相對。不覺旅懷岑集。適主人出。縱談維揚坊曲閒逸事。主人。揚人也。聲口間頗足爲乙邦奇優孟。曲暢情節。巧摹入神。一時噱嗢。差慰寂寥。早起呵凍筆書之敗紙。庚寅仲冬燕邸思庵閒筆。

# 筆夢叙

古今皆夢也。自富貴逸樂以至貧賤困厄。境不同而夢則同。何也。當其富貴逸樂。則見爲富貴逸樂矣。當其貧賤困厄。則見爲貧賤困厄矣。一旦神與形離。冥然歸於無何有之鄉。彼又烏知夫富貴逸樂之爲富貴逸樂。貧賤困厄之爲貧賤困厄耶。是則古來境不同而同歸於夢也。若錢侍御秀峯公。其可謂極富貴逸樂之境者乎。第宅之廣且鉅也。如此人人見爲富貴逸樂也。而不知富貴逸樂之人。亡歸於無何有之鄉。則所謂富貴逸樂者。烏可得而據乎。不可得而據。尙安有所謂富貴耶。逸樂耶。侍御之生也。因夢而生。後之富貴逸樂。特夢緣耳。爲述其生平。作筆夢小叙。

侍御之生也。父龍橋公夢一老僧。豐頤大耳。徑造其家。云自泰山來。欲借此了緣。覺而夫人生男。因取名岱。字汝瞻。後汝瞻爲直指。奉使泰安州。詣一寺。見僧堂有一小照。宛如已貌也。問之。有僧對云。此先師爲某鄉宦所辱。一笑而逝。其年月日。則侍御所生之月日也。已偵知鄉宦實肆橫鄉里。爲不法。欲題參。不五

日而家書至。蓋鄉宦聞而恐。急赴常求救於龍橋。願重建此寺。爲封翁祝釐。龍橋性仁厚。好奉佛作書寬解之。後此寺鼎新巍煥。重振宗風。如老僧時云。龍橋世業頗豐。實無意其子讀書。侍御入小學。其師亦僅能記名姓而已。不二年而經書皆成誦。并曉大義。師驚告龍橋。乃擇師學舉子業。甫擱管而文理斐然可觀。眞夙慧也。是時吾邑承瞿文懿盛名後。邑中士大夫家立文壇。月旦子弟。侍御與近里蕭氏子徒步來城與課。至湖橋兩人遙玩山景。錢喟然曰。我得志。第宅必營於西半城。蕭曰。然則我必東半城。後皆驗。蕭名應宮。字觀復。登進士。兵備遼東。捆載而歸。廣營第宅。今方塔前小東門一帶蕭家廊下是也。自兵備去也。而其子孫已凌替矣。侍御中隆慶辛未進士。出江陵相公門。江陵愛其才。深相得也。擢御史。三持斧鉞。代巡四典鄉會試。而門生故舊。自此盛也。神廟登極。覃恩龍橋。贈封誥然。尙勤稽事。時郡丞楊借防江名。驛騷鄉里。道經彭城宅。欲暫避雨。吏役見一老翁倉卒在場收麥。以蒼頭呼之。俄而肅冠帶出迎。則前收麥者。語郡丞曰。明府此來何爲。曰鹽盜出入。特親稽察耳。翁厲聲曰。盜於

何有此地實寧靜。何爲數來。使數十里小民不勝擾。郡丞慙焉。卽爲返旆。并勗汎卒戒勿生事。龍橋有兄早世。爲撫遺孫。翼之成立。分金使富弟念甫營宅占乃兄地旁。觀爲之不平。翁曰渠從力穡起家。肯堂肯構。亦先人之光也。置勿較。後侍御給假養親。壽至七十有八而終。江陵秉政。勢頗煊赫。長安士大夫欲一見顏色而不可得。惟侍御至。接見似有夙緣。壬午春。江陵招飲。席間偶言楚省文風頗盛。但敝邑則殊少科甲。侍御對曰。今科必是世兄。然無心也。至秋闈而湖廣主試首點錢岱矣。江陵子中式。撤闈。張來謁。卽呈帖邀飲。次日主考赴相府宴。自貢院至相府。約二里許。所經街道。皆上結綵繒。下鋪氍毹。旁列鼓吹。主司與從吏皆履不沾泥。如入赤霞城。郡人聚觀。傳爲勝事。

附記贐儀

程儀二千兩　綵緞百端　素緞百疋

色絹八十疋　銀壺二　金斗一

玉匣硯二　碧玉蟾蜍二　貓兒眼二

湘妃洒金扇十　東珠扇球一　雄黃假山一

金鑲玉帶一　古銅爐一　古銅香盒一

水晶插屏四　宋元板書四種

侍御復命後。謁江陵。握手慰勞。意氣欿然。侍御爲人煦煦和厚。而後慮深遠。以江陵明察。凡事並不干請。遇公政。亦能委曲開導。於江陵前。故江陵雖剛愎自用。未常不改容以聽。而仕途熱中之士。皆思得當於彭城公。不待謀面而餽遺絡繹於門庭矣。

一日江陵酒後。諦視侍御。戲之曰。兄眞福相。老夫此位不久將屬。蓋非有心也。而侍御不無他疑。遂作引避想。時皇太后萬壽慶賀畢。疏請終養。江陵挽留甚力。不從。江陵作詩以送。且屬云。地方利弊。幸密札相聞。以佐老夫不逮。時長安歌詩餽贐者。塡塞旅邸。遂告假歸。時也四十有四。出京後。如長蘆鹺司。山東按撫布政及諸都司。皆故交。俱遣使賫厚贐。至府縣以下。雜沓送禮。過宿遷。揚州鹽運司趙汝瑚。知府方進。皆侍御門人。離郡二十里。出郭迎接。請暫留身。泊埂子。坐軒轎。儀導至公館。結綵張燈。陳設綺麗。二公及江都尹陪宴。明日出遊瓊

花觀。晚至鹽司署設宴觀劇。凡揚郡名班皆集。有揚州監稅徐老公者亦在座。自云有家妓數名。頗嫻音樂。明早乞枉駕一顧。稍申款曲。至次日復往監稅署觀女樂。徐公屢詡其教習之善。選擇之審。侍御姑口譽之。以其爲弋陽腔。心勿悅也。徐監選女樂四名來送。固辭之。徐監乃喚滿江紅載四女遣管家二人女侍二人。候鎮江口。隨侍御至家。

附記女妓

張五兒（年十二揚州人後名五舍）　韓壬姐（年十二北京人後名壬壬）

馮觀兒（年十二揚州人後名觀舍）　月華兒（幼養徐公家不知姓年十一後名月姐）

時江南旱。鎮江閘止辰酉二時開放。雖上司緊急公文。踰時亦不能行。獨侍御舟至。不待卽開。而撫標兵卒及按院差官。已賚帖迎候三日矣。侍御錦歸。會族慶宴。龍橋冠帶上坐。命四女子侑酒。曲皆弋陽調。舉座大笑。後侍御命掌家韓壽妻老四者。撫五舍月姐爲女。命王成妻老慶者。撫壬壬觀舍爲女。兩婦梳妝極好潔。纏弓足。理髮鬟。不踰年皆成秀美小鬟。

附記揚州衆商揭送禮單

賻儀六千兩　銀盃盤十二副　金盃盤四副
金鑲牙箸十雙　金鑲檀箸十雙　銀喜壺兩把
銀蠟臺二副　嵌銅蠟臺六副　銀鑲插屏十二
晶燈二十盞　宣德瓷器八十件　蓮花晶燈二十盞
門色晶燈二十盞　古銅唾盂一　花梨桌四
椅十六　書桌二　脚踏四
文櫃二　雕漆涼牀一　古銅面盆一
錦被二床　錦褥兩牀　哆囉呢帳一
銀帳鈎二　繡披十六　繡圍四
古銅花瓶大小各二　一品補服十

是年冬。龍橋公考終。訃音未至京師。而江陵慰唁手札已至。蓋公從驛遞報知也。治喪分三處。皆設公神位。凡各省同僚近好。則郡中承天寺。縣中紳衿則慧日寺。鄉間則三黨姻戚。間有籍在各省仍來弔於郡縣親至鹿苑者。（公所住鎮名）皆

門下士也。郡中治喪。則在郡鄉先達主之。王婁東亦與焉在縣則瞿孫陸三宦主之。鄉則三日而畢。縣則五日。郡中則幾及半月。蓋遠方道里不齊故也。數日輻輳駢集。司喪者幾應接不暇。江陵祭文墓志及賻贈等。郡侯吳縣尹親賫至承天寺隨後復躬送至鹿苑墓中。其祭幛三百軸皆白綾裱寫。賻儀亦幾二萬有奇。祭品充棟猥籍庭階。每日都爲輿隸厮役負載而去。其猪羊等牲積若邱山。婁東每日分送陪弔諸賓。有庠士誇詡人曰。錢老先生家執紼回。知荊妻豚子日日得嘗少牢味。聞者哂之。侍御守制三年。江陵四次手書不答。終喪始上書答謝。江陵即答回書又云。倏忽三載。光儀契闊。夢想爲勞。適接華翰。知讀禮後餘哀未忘。眞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賑濟事不意奉行不善。至此當再瀆聖明。救此一方民命耳。伏祈云云。江陵札侍御皆秘此札偶書房見之未幾江陵復致書來。殊有推轂意。然侍御已相度西城營菟裘爲終老計。捧檄之喜。久淡如也。西城第宅。其最著者曰集順堂。怡順堂。百順堂。其順堂。其順爲長子仍峯建棟擇名材尤極堅緻在虹橋下塘宅第皆前後相望。翬飛門角。盤亘山塘西涇邑中。第宅此爲首推。集順堂右爲山滿樓。侍御門人

爲浙鹽司遣幹僕建此樓爲老師壽。其紀綱之僕身極短。粥粥若無能。而指揮工匠三月而成。其高數仞。深廣稱是。後鹽司來謁侍御。設宴此樓。適優人裝兀朮戰敗時跳跌狀。撼攤席上。高果。鹽司赧甚。恐老師之不足於中也。立命更造。用直長木厚至二寸餘。崇做罣固。爲通邑名樓之冠。今爲侍郎蔣載門析得分授三房俗稱環秀山滿樓之右。爲四照軒。軒有池。池上有湖石。名舞袖。名翔鶴。皆玲瓏聳秀。門下士遠方輦致。選擇最緻者。假山之上。有亭曰挹翠。西城山景。踴躍亭前。亭下有五石壁。剗削如天成。刻營造年月於其上。侍御自記。亦鐫焉。軒前皆美山石。有大松二。挺秀天表。軒之左右。亦皆湖石。爲山。山徑幽折。峯巒隱秀。侍御一生此處爲最樂。故以秀峯自號焉。闢園曰小輞川。在西城九萬圩西偏。城河自南門依城趾直西至此。而繚繞回環。中多曲港。方爲之窪。圓爲之沼。俱與城河通。圍以高垣。甃以水門。水門時啟閉。容游船出入。內則石梁木棧。或造臺觀以架其上。水邊植柳桃李梅芙蓉等。每春鄉人載婦女蕩槳入水門。濃陰垂庇。落英繽紛。皆歡呼終日。以爲勝遊。窪之中有亭。無基址。以大木作樁。凌空結撰。所謂空心

亭也。其鋪板不用實心。俱彫鏤花勝如窗槅。以透水面涼風。爲夏日避暑所在。
門客趙靜之搆思營成者。集順、怡順、其順。每大門前開一荷池。石欄周圍。夏月
則荷香數里。惟百順堂在山塘涇西岸。荷池在聽事之旁。亦極廣大。園內爲侍
御晚年結構。雖不及四照軒之勝。然名石頗少。而四時花卉則盛。近地街道俱
設閘閟。故侍御門前無敢夜行者。夏月則令居民各潑井水於第前街道。侍御
夜歸。如行早涼時也。侍御寢處在集順堂之日多。怡順堂爲令嗣讀書處。西席
設焉。其順乃晚年所建。長公仍峯居之。百順則女樂聚焉。連房洞闥幾四百間。
長公極聰明。曾記其幼時試筆作破題。是日侍御設盛筵。演戲欵師。題目是
學而時習之一句。待完後。邀師赴席。而搦管良久。只寫一句如鳥數飛。師意
大窘。謂其抄註凡兒也。外邊邀請已屢。視其稿只是如鳥數飛四字。及侍御
自來邀師。長公大恐。速書學之象也。呈師。師乃訝其靈異不凡。長公名時俊。
萬歷庚子舉人。甲辰進士。仕至湖廣副使。長公子裔肅亦孝廉
侍御居鄉。加惠於寒微。而待紳衿則殊倨傲。生平未常作威福。亦未嘗與當道

關談一事。雖聲氣甚廣。東脩之問。接踵門庭。皆及門顯位者。爲報師恩。實未甞遣介致書以求分潤也。故江陵身後。大滋物議。而侍御脫然無累。優遊林下數十年。聲色自娛。無纖芥禍云。

女教師　沈娘娘。蘇州人。少時爲申相國家女優。善度曲。年六十餘。探喉而出。音節嘹亮。衣冠登場。不減優孟。

薛太太。蘇州人。舊家淑媛。善絲竹。兼工刺繡。年五十餘。宅中皆稱爲太太。

女優十三名

老生　張寅舍。家人女。兩眉疎秀。顏色絜白。頰有微黶。體態端雅。弓足。得幸於侍御。改名素玉。爲侍妾三十年。侍御卒後。入尼庵奉佛終身。

正旦　韓壬壬。北京人。紫膛色。頤額方。稱丰姿綽約。足略弓。後適張僕子五郎。

外　馮觀舍。揚州人。姿容秀麗。長大姣好。足弓。名翠霞。侍御於侍妾中命爲首領。侍御卒後。旋卒。第中。

老旦　張二姐。小東門竹匠女姿色紅白停匀。身材五短。弓足。侍御卒。年已四十餘。適人。

小生　徐二姐。蘇州人。臉如鵝子。豐滿潔白。小口花牙。態度嫻雅。弓足。爲侍御妾。貌獨冠羣妾。上名佩瑤。後終其家。

小旦　吳三三。蘇州人。眼微似鬭鷄。而丰姿俏麗。色態雙絕。弓足而纖小。後適顧氏子爲妾。

小旦　周桂郎。蘇州人。姿容妍麗。體態娉婷。弓足纖小。其平正輕利。爲衆妾莫及。有凌波微步之致。爲侍御妾。改名連璧。

大凈　吳小三。家人女。面白而圓。身材微胖。足未弓。後適家人長壽。

二凈　張五舍。揚州人。姿色紅暈。身材短俏。足略弓。終於侍御家。

小凈　徐二姐。韋縣人。面潔白。唇有一黑痣。頗嫵媚。獨足未弓。後適蘇州一富人。

貼旦　月姐。眉梢長曲。面頰微靨。姿色頗艷。弓足。後配家人子譚四。

以上十三人皆女師沈薛二人敎之。咸能嫻習成戲。然皆不能全材。每能一二齣而已。又各有工有未工。如張素玉與韓壬壬則姜詩蘆林相會。伯喈小別。其擅場也。徐佩瑤之張生。吳三三之鶯鶯。周漣璧之紅娘。張素玉之汲水訴夫。馮翠霞之開眼上路訓女等齣。尤爲獨擅。扮淨者則無他長。第傅粉面作雜襯脚色。或吹彈合曲。打雜走場。而女師沈娘娘則職司鼓板而已。吳小三名扮大淨。實未獨出登場。聲音細。不能唱高調。而張五舍徐二姐每扮雜色登場。則縮胸不能爲科諢。惟舞技則人人精熟。每於酒筵散後。擺列舞桌。或四張。或八張。女教師配齊身材長短。著一色舞衣。音樂競奏。捉對登場。歌曲一闋。乃立舞桌起舞。其偏反偃仰。跪起鞠曲。疾徐高下。節奏齊合。長袖旖旎。絑裾閃爍。宛如洛神巫女從空而降。舞畢再歌一闋而退。然張樂時。僮僕非承應不得混入戲房中。祇是女人伴當錢老四、王老慶、各管箱籠、衣服首飾、裝匣及靴帽等具。不關男人也。曾記數年前。侍御宴一顯達。出女優爲侑。其僮姚保者。竊從百順堂罘罳隙窺之。有言於侍御。卽杖而逐之。而教師沈薛又能拘束嚴肅其家人女。平時

則母家照管。餘皆兩教師收管。衣服四季增添首飾及脂粉等費。則歲底頒發。時或三兩一名。或五兩一名。設宴時賞賜在外。所賞或簪或環。或指釧。惟扮生旦者蒙賜尤多。其曾侍寢者。歌舞且工。郤不在宴時賞賜。羅蘭姐者。其父爲羅鳴九。係瑞霞班老生。瑞霞爲郡中名班第一。而羅又爲子弟中第一。羅之姊爲廣東按院王公副室。王係侍御分房所取士也。復命過蘇。來謁侍御。知侍御怡情音樂。乃因副室介鳴九。出千金買此女爲壽。後因習舞登桌蹉跌。血不華色。侍御遣還母家。不知所終。馮翠霞者。小名觀舍。性極慧。自維揚來。不閱月。已能說此間鄉語。初裝副末。僅能錦衣緩步。唱開場詞。唱畢。卽戴紅毡帽出場吹笛彈弦。或扮家人之類。別無他長也。後因裝外之王仙仙身材微短。教師令兩人交換。乃大見所長。侍御觀而悅之。至晚年猶朝夕不離左右。諸妾咸聽指揮焉。宅中每月演戲。亦不過二三次。若檀板清歌。管弦齊響。無日不洋洋盈耳。諸女中歌聲最婉轉悠揚。字字溜亮者。惟張素玉。次則馮。次則韓。又次則張與二徐。餘皆出聲太細太嬌。似非小旦以外所宜。蓋女人不能高調也。侍御止蓄女樂。

不蓄梨園子弟。邑中向有錢府班者。特記錢府牌額。非錢府敎成也。然侍御宴
外賓多用男班。而女樂但用之家宴及花朝月夕而已。曾不輕出侑賓。

附記演習院本　躍鯉記　琵琶記　釵釧記　西廂記　雙珠記
牡丹亭　紅梨記　浣紗記　荊釵記　玉簪記

以上十本。就中止摘一二齣。或三四齣。演時王仙仙將戲目呈上侍御親點訖。
登場演唱。侍御和顏諦聽。或曲中有微誤。則即致兩女師爲校正之。春時小輞
川花叢似錦。侍御日偃息其間。諸女或打十番。或歌清曲。張素玉中坐司鼓。餘
女團團四圍。笙歌相聞。幾於滿城。牆外遊人。竟日立聽。皆作李謩想。夏時則避
暑小輞川之空心亭。諸女輪番隨從。每日四人坐一船。盪舟輕漾而渡。至亭。湘
簾四掛。蘭蕙百盆。縹緗盈几。四女則趿小紅鞋。徧體氷紈。肌膚雪映。揮扇榻旁。
侍御手一編。飲涼茗。倦則偃臥軒睡。以消永晝。時或捲簾憑檻。惟覺荷香風送。
清氣襲人。至暮方回。侍御於夏月酷暑。不作音樂。不會客。雖貴客至。亦祇令長
子仍峯晉接而已。秋時或小輞川。或四照軒。遇楓葉落。則登挹翠亭。列酒肴。命

侍妾每清歌一曲。進酒一觴。至夜張燈亭上。弦管迭奏。都人士每從城西上望之。以爲不減謝安。冬月則於百順堂期我軒地板上。再鋪重茵氊毹。皆以毳幕揜蔽。臥榻之前後。以細姑絨作幔。掛於帳前。帳用細絹爲表。復以細絹夾之。故安寢絕無寒氣。宴飲用女樂。惟冬天爲多。七十以前。每多長夜狂飲。管弦歌舞。甚至達旦。七十以後。自日入至夜分而已。晚年畏寒尤甚。常至小輞川賞雪。首戴風巾。紫貂暖耳。身衣狐白裘三重。猶慮足冷。令兩侍妾對坐一長圓桶中。復以纊被伸兩足於中間。以資暖氣。蓋用非人不煖之意也。故冬夜臨臥。則侍妾先脫衣臥被中。令溫然後就寢。不用火爐。恐火氣燥烈也。年八十。郡縣敦請應鄉飲大賓。戚里雜沓慶賀。乃出女樂演戲相款。列筵百順堂。徹席後。復作管弦之會。已而令女樂十人齊舞。且歌且舞。夜半方散。人盡歎爲觀止。有門客舉少陵詩曰。盡簪騰櫪馬。列炬散林鴉。謂此宴如是。泰昌元年十二月。考終於集順堂。享年八十有二。

甕侍御一生。掇巍科。登顯要。獲燕衎之福。極聲色之娛。享期頤之壽。子五。登

科甲者二。舉孝廉者二。孫曾孫十有四。舉孝廉者二。入士籍者六。侍御故後。有族人某者生忮心。謂集順不足爲喪。次宜治喪於百順。乃於山塘涇上下兩岸搭席廠作過街棚。移屍就殯焉。一縣譁然以爲非禮。周連璧者依於其孫裕公家。女刺繡朝夕伴處。外間羣不逞之徒。遂謗議沸騰。欲傾裕公。牧齋爲之排解。事乃昭雪。周後嫁諸生王宇新爲妾。宇新有兄宇春者。亦諸生。竟欲攫而奪之。致周蓬首跣足走避。尤爲當日異聞云。

舊交據梧子哭曰。天乎。何爲乎倏而盛。倏而衰乎。一轉瞬而變幻如是乎。其愚弄斯人乎。既而瞿然覺曰。侍御之生非生乎。其夢因乎。侍御之富貴逸樂非富貴逸樂乎。其夢境乎。則第宅之廣且鉅。其南柯之郡乎。姬妾之多且美。其蕉葉之鹿乎。衣服供養之華且麗。其邯鄲旅舍之黃粱乎。且安知侍御之沉酣於富貴逸樂之境者。不栩栩然爲胡蝶乎。雖然。侍御之夢其往夢也。而夢侍御之夢者。重復聲勢赫奕於電光泡影中而尚未覺也。天乎。其誰覺之乎。

按蒙叟續譜、岱字汝瞻。隆慶辛未進士。除廣州府推官。以卓異拜湖廣道監

察御史。壬戌五月卒。年八十二。汝瞻易直弘亮。明允沉塞。遇事斧劈觽解。目無盤錯狀。貌魁偉。聲如巨鐘。抵掌談諧。聳動一座。驟而與之游。無不傾倒。知爲通人快士也。汝瞻爲江陵舉士。江陵方急才。每得其章奏。輒稱善。故事元輔不謁客。而江陵尤貴倨。顧獨枉駕過汝瞻。呼守邸人屬曰。傳語主人。吾不以此禮加他御史也。巡按山東湖廣。再主鄉試。程文簡潔圓潤。文體一變。山東多豪猾大駔。通關京輦。持監司郡邑長短。德府强親近賊殺不辜。急則亡匿王所。一切用閒掩捕。按治論死。豪强慴服。言者請穿河渠。通灌注下齊豫按臣議。汝瞻討覈原委。條上利害。謂當壞官亭廬舍千萬。所費水衡錢萬萬。兩省騷動。而無補國計。事乃寢。其能引大體。決大事。爲西臺眉目如此。壬午楚闈事甫竣。而江陵歿。諸與江陵厚善者。皆目爲張黨。汝瞻遂不復振。垂三十年。國成潰弛。寇氛日熾。追思綜覈初政。咸嘆息於江陵。思其所錄用之人。皆精强幹辦。可資緩急。不若近世儒臣鄙夫。憒眊蠹國家者。而汝瞻則已老矣。中年歸田。氣力壯盛。出其精神才術。從事於田園聲妓。以耗壯心。每日管

弦鏗鏘。奕棊飲酒。如是者四十餘年。汝瞻內行淳備。以尊祖敬宗收族爲事。建五王祠。脩族譜。宗人貧老破衣芒履蒙袂登堂。與金章朱履雜坐稱孫稱姪。不敢少自假易。蓋其祖父家風如此。晚與余談江陵時事。舉其決疑斷國者數十條。以相策發。新城王司尊象乾同年生也。天啟中。以欵虜開鎭前邃。汝瞻笑曰。王霽宇遂作擎天一柱。朝家可謂乏人矣。先君常言汝瞻不坐廢。當任邊督。爲名本兵。晉溪虞坡。其在季孟之閒乎。汝瞻舉酒屬先君而笑。以爲知言也。子時俊。字用章。萬曆甲辰進士。歷官湖廣道按察使司副使。居官醇謹。管武林南關。以淸惠聞。歸田後。園池使女之奉。不減汝瞻。其才情揮霍不如。

附顧仲恭討錢岱檄

仲恭名大韶顧大章之孿生弟雅擅古今文詞恃才任氣老於國子生時岱將飲大賓仲恭作文討之傳播通邑岱爲氣沮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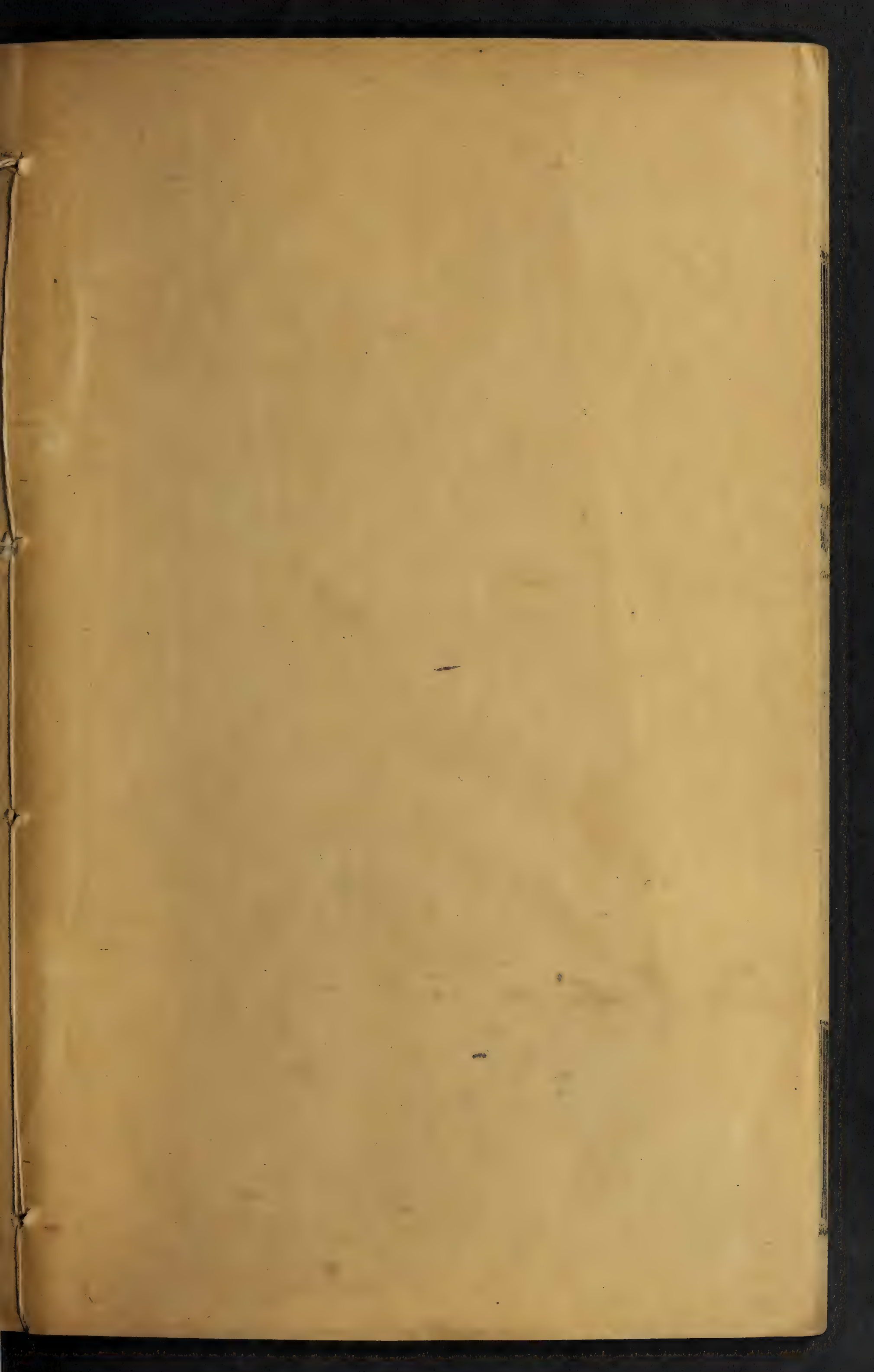
原任削籍御史錢岱者山川鍾戾宇宙窮兇筮仕節推而佯敗奕棋作吳太守之門客躐等侍御而號呼狗竇附張相國之義男敬大臣命題士林訕笑八丑記成曲里巷喧傳既失江陵之鷹犬而垂首以歸旋爲虞邑之豺狼而張吻以噬丞簿佐貳悉供頤指氣使之人門皂吏胥盡結爪牙腹心之黨瞿起吾以刀筆入幕素著閣老之稱王壽舍以籌算登堂秉擅國舅之寵署曹完爲發坵校尉趙玉玫之白骨夜零授葉鳳爲橫海將軍揚子江之赤波晝沸用文則高艮朱文臣之徒逞其詐用武則陸勝侯文學之屬耀其威立分管四十九區處處生波造釁准手本數千百紙日日傳板投文極勢力之可吞大不厭乎萬貫苟摶攫之所及細不遺乎百文其可以柔取者則餌之以酒食鈎之以女優不惜捐廉喪恥其可以强取者則逼之以私牢封之以官法奚憚極慘窮刑金玉滿

堂。盡是禦人之貨。田園半邑。孰非悖入之財。家僮無算。不治饔飧。而慣習酒肆。爲醉飽之地。伎樂成羣。不給衣飾。而專倚市門爲粉黛之資。締構則但畫圖樣。而重閣層樓。聽督工者之巧。覓燕享則止開品件。而山珍海錯。任買辦者之旁搜。毀文學書院爲中堂。而荷亭之臥榻難穩。截蕉尾琴川爲西沼。而輞川之疆界日恢。局哄族叔君平。立詈錢三山百年之產。奸誘妾姊鄭氏。潛移顧豫川半萬之資。殺夫大逆也。貪其色而掩其奸。則有若蕭文煌之嫂。強盜重辟也。賴其賍而收其黨。則有若王玉川之兒。父子相爭。則助子以殺父。骨肉之焚尸暴矣。主僕成訟。則佐僕以毆主。李翁之託孤痛哉。陳尚書敕諭猶新。松楸之斬伐殆盡。趙少宰骨肉未冷。田盧之攘奪靡遺。翁都諫二姓姻盟。愛女幾葬於幽阱。陸職方兩榜年誼。親弟垂斃於老拳。揑假命以詐鄉紳。則先太常忍恥唾面。縱羣優以辱甲榜。則王進士飲恨垂涕。龔孝廉發忿以成名。半因撻之朝市。浦舉人撫膺而立死。正緣辱及妻孥。認奴子爲孫。行喬昌之登譜牒。不可解也。壓宗女爲奴配。錢梗之投書揭。豈能已乎。總之作惡似惟日不足。行兇眞罄竹難書。計

罷官以來。歷三紀於茲。日管一事。則所破不下百萬餘家。月殺一人。則所斃何止三百餘命。若斯人者。鯨鱷不足喻其貪。虺蝎不足比其毒。蛆蠅不足喻其穢。鬼奸不足比其蜮。上自衣冠縉紳。下至行乞負販。方百里之內。五萬戶之民。聞者無不痛心。言之莫不切齒。以故龍橋羞爲之父。焚封誥以絕恩。陳氏恨爲之妻。借託鉢以表怨。張大尹醜詆於公案。秦直指榜示於通衢。乃至甘鄧二案。臺耿楊兩父母。屢欲伸威國法。迄今漏網天誅。豈意衆棄之罪人。突踞上元之賓席。老生利其微賄。攘臂公然具呈。學師畏其積威。給解先行謝事。將使千年庠序。轉爲盜賊飲博之區。五百鬚眉。盡成兒女唾罵之物。高皇之大誥何在。列聖之申飭蕩如。匪直一邑之羞。實重三吳之恥。且岱八旬。安富三世。豪奢再輸重寶於天合。家業已腰纏金帶。預拜房師於相國寺。亦遂名荐賢書。秉之貽厥孫謀。直足繩其祖父。殺婢僕如草芥。縛良善如鷄豚。而國家既逭癉惡之刑。造化尙稽禍淫之報。止存一線之清議。聊當百姓之口誅。若遂抹殺公評。倒持學政。堂堂。僎主強顏爲之酬酢。赫赫憲綱盛典。登其姓氏。則兇邪必加肆橫。世界行

且陸沉。迄今子游之遺迹尙存。仁宰之新政伊始。豈容殉一二無恥之請。禁億兆不平之鳴。詔雖伏枕臥床。不覺裂眥怒髮。通學雲翔而不救。則國學亦可儳言。壯夫林立而不前。則病夫亦可仗義。雖岱勢堪搖。岳錢可通神。觸之必焦。犯之必碎。姚志禹黴訐之而身殞於毒餅。孫弘道隱諷之而禍懸於伏機。然詔廢棄散材。留殘微息。視一生如蝶夢。等七尺於鴻毛。欲敗其名。則彈章波及之人。已忌情於寸進。欲殺其命。則奇病荐臻之際。又何戀夫餘生。是用危言於濁亂之鄉。奮筆於痿痺之手。敢持大義。責爾諸儒。若不能抗步以揚聲。舉觥而發郢。憚亦便當捲堂而削迹。蹈海以追仲連。胥腸既斷。聾聵斯警。檄文所至。士類咸知。

香艷叢書二集卷一終



香豔叢書 第二集



# 香艷叢書





## 絳雲樓俊遇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晚而自號蒙叟。亦自稱東澗老人。萬歷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殿試第一甲第三人。入翰林。授編修。尋丁父憂。天啟辛酉。補原官主試浙江。以失察錢千秋關節事。坐罰俸告病歸。甲子起爲諭德。進少詹事。時魏忠賢羅織東林諸人。謙益以東林黨削籍旋里。崇禎改元。召爲正詹事。轉禮部侍郎。適會推閣員。廷臣列謙益名。而溫體仁周延儒不得與。遂爲兩人所忌。溫借浙闈節事訐訟於上前。周從旁助之。復坐杖論贖。削籍竟廢不用。家居九年。又爲同邑奸民張漢儒訐奏。逮至京。事白得釋。弘光僭號晉階宮保。兼禮部尚書。大兵定江南。謙益投誠。命以禮部侍郎管內院學士事。尋以老病乞歸。順治四年。又以江陰黃毓旗事牽連被逮。下金陵獄。事白釋還。謙益詩古文詞冠絕近代。入仕途。自詞詩臺閣文章無出其右者。大拜乃意中事。而屢起屢蹈常快

快於中年。遂不惜名節。晚年益放情於聲色。柳姬如是。故娼也。性慧善詩。晨夕酬唱。倚以娛老。嘗修明史。屬稿未就。悉燼於火。乃歸心佛乘以自遣云。所著有初學集。列朝詩集。開國羣雄事畧。楞嚴金剛心經蒙鈔。至康熙三年甲辰卒。年八十有三。

牧齋殿試後。小璫宮報謂狀頭已定錢公。司禮諸監俱飛帖致賀。傳臚前夕。所知投刺者絡繹戶外。牧齋亦過信喜極。比曉榜發。則狀頭乃吳興韓敬。蓋敬通巨璫藉其潛易也。錢恨甚。後韓以京察見黜。疑錢擠之。亦恨甚。牧齋與浙人水火。自奪狀頭始。

吾炙集。投筆集。皆牧齋晚年所撰。觸忌諱。藏此書者多秘。投筆集爲族子曾王注。吾炙集表曾王詩爲首。曾王博學好古。注初學有學兩集。牧齋深器之。謂能紹其緒云。

牧齋極經史淹貫之能。其讀書法。每種各有副本。凡遇字句新奇者。卽從副本抉取。粘於正本上格。以便尋覽。供采擷。蓋正本或宋元精刻。則不欲輕用丹黃

也。

一門生具腆儀。走幹僕。自遠省奉緘於牧齋。內列古書中僻事數十條。懇師剖晰。牧翁逐條裁荅。復出已見。詳加論定。中有惜惜鹽三字。尙待凝思。柳姬如是從旁笑曰。太史公腹中書乃告罄耶。是出古樂府惜惜鹽乃歌行體之一耳。鹽宜讀行。想俗音沿訛也。牧翁亦笑曰。吾老健忘。若子之年。何藉起予。

初吳江盛澤鎭有名妓曰徐佛。善畫蘭。能琴。四方名流。連鑣過訪。其養女曰楊愛。色美於徐。而綺淡雅淨。亦復過之。崇禎丙子春。婁東有張庶常溥。告假歸。溥固復社主盟。名噪海內者。過吳江。艤舟垂虹亭。訪佛於盛澤之歸家院。値佛他適。愛出迎溥。一見傾意。擕至垂虹亭。繾綣而別。愛自是竊自負。誓擇博學好古爲曠代逸才者從之。聞虞山有錢學士謙益者。實爲當今李杜。欲一見其丰裁。乃駕扁舟來虞。爲士人粧。坐肩輿。造錢投謁。易楊以柳。易愛以是。刺入。錢辭以他往。蓋目之爲俗士也。柳於詩內微露色相。牧翁得其詩。大驚。詰閽者曰。昨投者士人乎。閽者曰。士人也。牧翁愈疑。急登輿。訪柳於舟中。則嫣然一美姝也。因

出其七言近體就正錢。心賞焉。視其書法。得虞褚兩家遺意。又心賞焉。相與絮語。沓終日。臨別。錢語柳曰。此後卽柳姓是名。相往復。吾且字子以如爲今日証盟。柳諾。此錢柳作合之始也。

柳嘗之松江。以刺投陳臥子。陳性嚴厲。且視其名帖自稱女弟。意滋不悅。遂不之答。柳恚。登門詈陳曰。風塵中不辨物色。何足爲天下名士。洎遇牧翁。歸乃昌言曰。天下惟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學士者不嫁。錢聞之大喜曰。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乎。我亦非如柳者不娶。時牧翁適喪偶。因傚元稹會眞詩體。作有美生南國百韻以貽之。藻詞麗句。窮極工巧。遂作金屋住阿嬌想矣。

庚辰冬月。柳歸於錢。牧翁築一室居之。顏其室曰我聞。取金經如是我聞之義。以合柳字也。除夜促席圍爐。相與餞歲。柳有春日我聞室之作。詩曰。裁紅暈碧泪漫漫。南國春來已薄寒。此去柳花如夢裡。向來煙月是愁端。晝堂消息何人曉。翠幕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欄。蓋就新去故。喜極而悲。臉裙之恨方殷。解佩之情愈切。

辛巳初夏牧翁以柳才色無雙小星不足以相辱乃行結褵禮於芙蓉舫中簫鼓遏雲蘭麝襲岸齊牢合巹九十其儀於是琴川紳士沸焉騰議至有輕薄子擲磚彩鷁投礫香車者牧翁吮毫濡墨笑對鏡臺賦催粧詩自若稱之曰河東君家人稱之曰柳夫人

當丁丑之獄牧翁侘傺失志遂絕意時事既得章臺欣然有終老溫柔鄉之願然年已六十矣黝顏鮐背髮已皤然柳則盛鬋堆鴉凝脂竟體燕爾之夕錢戲柳曰吾甚愛卿髮黑膚白也柳亦戲錢曰吾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因作詩有風前柳欲窺青眼雪裡山應想白頭之句牧翁於虞山北麓構樓五楹匾曰絳雲取眞誥絳雲仙老下降仙好樓居以況柳以媚柳也牙籤萬軸充牣其中置綉帷瓊榻與柳日夕晤對錢集中所云爭光石鼎聯名句薄暮銀燈算劫棊蓋紀實也牧翁披吟之好晚而益篤國史校讐唯河東君是職臨文或有待探討柳輒上樓番閱雖縹緗盈棟而某書某卷隨手抽拈有百不失一者或用事微有舛訛旋爲辨正牧翁悅其慧解益加憐重

國朝錄用前朝者。舊牧翁赴召。旋罣吏議放還。由此益專意吟咏。河東君侍左右。好讀書以資放誕。客有挾著述願登龍門者。雜沓而至。幾無虛日。錢或倦見客。柳即與酬應。時或貂冠錦靴。時或羽衣霞帔。清辨泉流。雄談蜂起。座客爲之傾倒。客當苔拜者。則肩筠輿隨女奴代主人過訪於逆旅。即事拈題。共相唱和。竟日盤桓。牧翁殊不芥蒂。嘗曰。此我高弟。亦良記室也。戲稱爲柳儒士。

庚寅絳雲災。錢移柳居于紅豆山莊。其邨有紅豆樹一株。故名。良辰勝節。錢偕柳移舟湖山佳處。其中秋日携內出遊詩曰。綠浪紅闌不帶愁。參差高柳蔽城樓。鶯花無恙三春侶。蝦菜居然萬里舟。照水蜻蜓依鬢影。窺簾蛺蝶上釵頭。相看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柳依韻和曰。秋水春山淡暮煙。船窗笑語近紅樓。多情落日依蘭棹。無藉浮雲傍綵舟。月幌歌闌尋麈尾。風床書亂覓搔頭。五湖煙水常如此。願逐鴟夷泛急流。其餘篇什。多附見牧翁有學集。不盡載也。

大江以南。藏書之富。無過於錢。自絳雲災。其宋元精刻。皆成刧灰。世傳牧齋絳

雲樓書目。仍牧齋暇日。想念其書。追錄紀之。尙遺十之二三。惟故第在東城。其中書藉無恙。北宋板前後漢書幸存焉。初牧翁得此書出三百餘金。以後漢缺二本。售之者故減價。僅獲金三百餘。牧翁寶之。如拱璧。遍囑書賈。欲補其缺。一書賈停舟於烏鎭。買麵爲晚飡。見舖主人於敗簏中取舊書一頁作包裹。具諦視。則宋板後漢書也。賈驚竊喜。因出數金買之。而首頁已缺。賈問主人。求之。主人曰。頃爲對鄰包麵去。索之可也。乃幷首頁獲全。星夜來常。錢喜欲狂。欵以盛筵。予以廿金。是書遂爲完璧。其紙質黑色。烱然奪目。眞藏書家不世寶也。入本朝。爲居要津者取去。

牧翁一日赴親朋家。晏肩輿歸。過迎恩橋。輿夫蹉跌。致主人亦受倒仆之驚。忽得奇疾。立則目欲上視。頭欲翻拄於地。臥則否。屢延醫診視不效。時邑有良醫兪嘉言。適往地郡治疾。亟遣僕往邀。越數日。兪始至。問致疾之由。遽曰。疾易治無恐。因問掌家曰。府中輿夫强有力善走者。命數人來。於是呼數人至。兪命飲以酒飯。謂數人曰。汝輩須盡量飽飡。且可嬉戲爲樂也。乃令分列於庭四角。先

用兩人夾持其主併力疾趨自東至西自南至北互相更換無一息之停主人殊苦顚播俞不顧益促之驟少頃令息則病已霍然矣他醫在旁未曉其故俞曰是疾乃下橋倒仆左邊第幾葉肝搖摺而然今扶掖之疾走抖擻經絡則肝葉可舒既復其位則木氣舒暢而頭目安適矣此非藥餌之所能爲也牧翁益神其術稱爲聖醫

附俞嘉言

嘉言本姓朱江西人明之宗室也鼎革後諱其姓加朱以捺爲余後又易朱以刖爲俞向往來於牧齋之門結草廬北城之山麓嘉言少遇異人授以秘方兼善黄白之術弟子有祈得其術者輒語曰吾誓以濟世不以私故先師強以授我然尚不免大譴二一天殛一無後汝願天殛乎無後乎二者必於設誓時願受其一乃可弟子聞而懼不復請人或疑其託辭以拒然嘉言無後

嘉言治疾尤加意貧人藥籠中預貯白金或三星或四五星育貧人來就醫

者。則量其病之輕重爲多寡雜白金於藥中。予之臨去則語之曰。歸須自檢。點。乃可煮也。其人如言。得金。喜若天賜。藥未進而病已去其半。其金其黃白之術成之也。聞其煉時。掌火者皆隔於穴中運扇。不令一人見。然亦不常煉也。煉亦不過十金。多則廿金而已。

嘉言往鄉舟。過一村落。見一少女於沙際擣衣。注視良久。忽呼停棹。命一壯僕曰。汝登岸潛近此女身。亟從後抱之。非我命無釋手。僕如其言。女怒且罵。僕抱之益力。女益怒。罵大呼其父母。其父母出欲毆之。嘉言徐諭曰。我兪某適見此女將攖危症。故相救。非惡意也。女父母素聞其名。乃止。兪問曰。此女未豆乎。曰然。兪曰。數日將發。悶豆萬無可救。吾所以令僕激其怒者。乘其未發。先洩其肝火。使勢稍衰。後日藥力可施也。至期可於北城外某處來取藥。無遲。越數日。忽有夜叩兪廬者。則向所遇村中小女之父也。細言女得熱疾。煩燥不寧。狀。兪問膚間有豆影否。曰不但現影。且現形。兪慰之曰。汝女得生矣。乃畀以托裏之劑。此女漸致發透。其痘獲無恙。

北城多敗屋。居民多停柩其中。嘉言偶見一棺似新厝者。有底縫中流血若滴。驚問傍鄰。則曰頃間某鄰婦死。厝柩於此。嘉言急見其人。爲語之曰。汝婦未死。凡人死者血黯。生者血鮮。吾見汝婦棺底血流出甚鮮。可啟棺速救也。蓋其婦實以臨產昏迷一日夜。夫以爲死。故殯焉。聞兪言。遂啟棺診婦脈未絕。於心胸間針之。未起而下已呱呱作聲。兒產婦亦甦矣。夫乃負婦抱兒而歸。

邑有大老某致仕家居。其夫人年已五十。忽嘔吐不欲飲食。諸醫羣集。投劑俱不效。邀嘉言視脈。側首沈思。遲久而出。乃拍大老之肩曰。高年人猶有童心耶。是娠非病。吾所以沈思者。欲一辨其男女耳。以脉決之。其象爲陰裹陽。定是男也。已而果驗。嘉言以醫名世。奇效甚多。不盡載。

己酉。豫王兵渡江南。在京諸臣相率迎降。致禮幣有至萬金者。牧齋獨致禮甚薄。蓋表已之廉潔也。柬端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百拜叩首。謹啟上貢計開鎏金銀壺一具。法瑯銀壺一具。蟠龍玉盃一進。宋製

玉盃一進。天鹿犀盃一進。夔龍犀杯一進。葵花犀杯一進。芙蓉犀杯一進。法琅鼎杯一進。文玉鼎杯一進。法琅鶴杯一對。銀鑲鶴盃一對。宣德宮扇十柄。眞金川扇十柄。弋陽金扇十柄。戈奇金扇十柄。白子宮扇十柄。眞金杭扇十柄。眞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右啟上貢。又署順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時郡人張滉與豫王記室諸暨曾王佐善。因得見牧翁送禮帖子而紀之。以歸又語滉云。是日錢捧帖入府。叩首墀下。致詞王前。王爲色動。接禮甚歡云。

乙酉五月之變。柳夫人勸牧翁曰。是宜取義全大節。以副盛名。牧翁有難色。柳奮身欲沈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其時長洲沈明倫館于牧齋家。其親見歸說如此。後牧齋偕柳游拂水山庄。見石澗流泉潔清可愛。牧翁欲濯足其中。而不勝前。却。柳笑而戲語曰。此溝渠水。豈秦淮河耶。牧翁有恧容。

拂水山庄在西郭錦峰之麓。牧翁先塋在焉。依丙舍爲別業。曰耦耕堂。曰秋水閣。曰小蘇隄。曰梅圃谿堂。曰酒樓。時絜河東君游息其中。每於早春時梅花將

綻則坐鷁首輕颺而來令僮擊鼓舟中音節清越謂之催花信

芙蓉庄即紅豆村在吾邑小東門外去城三十里白茆顧氏之别業也牧齋爲顧氏之甥故其地後歸於錢紅豆樹大合抱數十年一花其色白結實如皂莢子赤如櫻桃順治十八年辛丑牧翁八十壽誕而是花適開蓋距前此時已二十年矣遂與諸名士賦詩以誌其瑞見有學集至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再結實數斗村人競取之時庄已久毀惟樹存野田中耳今樹亦半枯每歲發一枝枝無定向土人云其枝所向之處稻輒歉收亦可怪也

弘光僭立牧翁應召柳夫人從之道出丹陽同車携手或令柳策蹇驢而已隨之私語柳曰此一幅昭君出塞圖也邑中遂傳錢令柳扮昭君妝炫煌道路吁衆口固可畏也

牧翁仕本朝亦不得志以禮部侍郎内弘文院學士還鄉里丁亥歲忽爲蜚語所傷被急徵河東君實爲職橐饘長君孫愛性暗懦一籌莫展牧翁于金陵獄中和東坡御史臺寄弟詩有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之句蓋紀實

也。孫愛見此詩。恐爲人口實。託翁所知百計請改孝子二字。今集中刻壯子。是求改後更定者。牧翁游虎邱。衣一小領大袖之服。士前揖問此何式。牧翁對曰。小領者。遵時王之制。大袖乃不忘先朝耳。士謬爲改容曰。公眞可爲兩朝領袖矣。又有題詩寺壁者曰。入洛紛紜意太濃。蓴鱸此日又相逢。黑頭早已羞江總。青史何曾惜蔡邕。弘光時牧翁奏請在家修史不許昔去尙寬沈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可憐北盡章臺柳。日暮東風怨阿儂。或云是雲間陳臥子所作。

牧齋欲延師敎令嗣孫愛。而難其人。商之程孟陽。孟陽曰。吾有故人子嘉定黃蘊生名淳耀。足當此席。但其耿介。未可輕致。惟渠同里侯某素爲親信。囑之轉懇乃可。牧翁如其言。以囑侯。侯致錢旨。力爲勸駕。黃意不悅。不得已於侯而應錢聘焉。牧翁相得恨晚。一日程出海棠小箋示黃。黃曰。唱者爲誰。程曰。牧老如君柳夫人作也。子帖括之暇。試點筆可乎。黃變色曰。忝居師席。可與小君酬和乎。先生耆年碩德。主人爲老友。固可無嫌。若淳耀則斷不可。後孟陽語牧翁。牧翁益加驚。

一鄉人入城。聞異香濃郁。隨風而來。俄見婦女數十人。皆靚粧簇擁綵輿至一大第。居鄰各呼伴入第往觀。鄉人雜於衆中。亦立於階下觀之。綵輿停置中堂。若有所俟。而旁女肅佇久之。俄而中門啓。白鬚老人烏巾紅履。翔步而出。女從揭輿簾。扶一麗姝登猩罽褥。環佩璆然。珠襦綉帔。燿燦奪目。俛首下拜。老人抗顏受之。拜已。攜麗姝手。歡然笑語而入。鄉人怪之。問於衆人之同觀者。始知某宦女從師學詩。白鬚老人。則學士牧翁也。

牧齋長君名孫愛。性暗懦。亦頗迂闊。其居在東城。與海防公署鄰。比防署火延及內衙。防尊倉猝而出。暫借錢廳事。一憩孫愛出迎。始亦無失禮。及坐定。便問老父臺何科舉人。第幾甲進士。防尊係是滿州。非由科甲。囁嚅未有以應。一吏從旁微語。係某旗下某堡人。孫愛默然。未及待茶。便拂衣進內。弗出。防尊大窘而去。

田雄執宏光至南京。豫王幽之司禮監韓贊周第。令諸舊臣一一上謁。王鐸獨直立。戟手數其罪惡。且曰。余非爾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去。曾王佐目擊

其事。是日獨錢宗伯見故主伏地慟哭。不能起。王佐爲扶出之。柳夫人生一女。嫁無錫趙編修玉森之子。柳以愛女故招婿至虞。同居於紅豆村後。柳沒。其婿構柳小照至錫。趙之姻戚咸得式瞻焉。其容瘦小而意態幽嫻。丰神秀媚。幀幅間幾呼之欲活矣。坐一榻。一手倚几。一手執編。牙籤縹軸。浮積几榻。自跋數語於幅端。知寫照時適牧翁選列朝詩。其中閨秀一集。柳爲勘定。故即景爲圖也。

康熙初。長君孫愛己與鄉薦。迎牧翁同居。柳與女及婿仍居紅豆村。踰二年。牧翁病。柳自鄉奔候。未幾牧翁卒。柳留城守喪。不及歸也。初牧翁與其族素不相睦。乃托言牧翁舊有所負。聚百人交訟於堂。柳泣而前曰。家有長嫡。義不受凌削。未亡人奩有薄資。留固無用。當捐此以賂凶而抒難。立出千金授之。詰朝羣凶喧集如故。宗人聞風來求沾惠者益多。柳遣人問曰。今將奚爲。族人曰。昨所頒者。夫人之長物耳。未足以贍族。長君華館連雲。腴田錯繡。獨不可分其半以給貧族耶。斯時孫愛聞而懼甚。匿不敢出。柳念若厭其求。則如宋之割地。地不

盡兵不止非計也乃密召牧齋懿親及門人之素厚者復糾家僕數輩部署已定立與之誓曰苟念舊德無踰此言咸應曰諾柳乃出語族人曰妾資已盡不足爲贈府君之業故在期以明日盃酒合歡所須惟命衆始解散是夕柳果執豕炰羊肆筵以待申旦而羣宗麕至柳與列坐喪次潛令僕鐍前扉乃入室登榮木樓似將持物以出者久之不出家人心訝入視則已投繯矣大書於壁曰幷力縛凶黨然後報之官孫愛哭之慟家人急出盡縛族人門閉無一脫者而維繫之具柳於前一日預備一室故數十人頃刻就縛柳之女鳴之官邑令某窮治得實繫羣凶於獄以其事上聞悉置之法牧翁之不致身死而家毀者柳之力也於是邑中之能詩者作殉節詩以輓之而長洲顧荃作河東君傳

予友震澤徐奎伯孝廉有咏河東君詩云一死何關青史事九原羞殺老尙書蒙叟有知難乎其爲夫壻矣　庚戌正月上浣一日皞皞子附識

# 金姬傳序 原闕

吳之士喜談張氏有吳時事其書所載有異聞若金姬傳者蓋海虞前憲副五川楊先生著也予嘗數過姬墓一坵穹然於水溪聞其爲借國之遺不知其事始若是方張氏自淮南渡江以窺吳貀突鯨吞其弟寔將有徒常熟於是首受兵疆守弛備遂至不支而楊氏能以其家力與寇鏖戰雖不克濟豈非一時之雄乎張氏既宅吳假王稱兵賓賢才謀纓組尙禮樂誦說太平以文其治士如饒介之蘇昌齡陳敬初陳汝言輩言議信合

## 金姬小傳

金。姬姓李氏。名金兒。濟南章邱人。李素女也。五世祖嘉謨。僞齊劉豫時以四郡强壯應募爲雲從親衛子弟。豫愛其年少精敏。又自言與李儔侍郎通譜。時儔亦受僞齊官。因納爲壻。將加爵都尉。嘉謨堅辭不拜。然能謙恭下士。排難解紛以全善類。人多德之。豫敗。故得免禍。歸田里。爲富翁。宋亡。其孫以鄉役部發歲運至元都。嘗夜對月悲歌。聞鄰婦有倚樓而泣者。明日訪之。則宋舊宮人金德淑也。因過語。德淑本杭人。心懷故土。欲以身託南行。遂與通。生一子。名都生。竟留都下。父死。都生從母爲金姓。不復與章邱之族相聞。及長。娶大都女子。復生一女。都生亦早亡。家貧甚。偶章邱有李生至。欲求爲妾。謀之媒氏。卽以都生女應之。李見生以百金酬聘。眷戀不復思歸。居數年。亦生一女。名金兒。卽姬也。明敏妙麗。世罕其匹。日誦古今經史及仙佛百家之書。父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醫卜。悉以其術授之。遂元妙言人禍福。皆響應。父自謂不能及也。元室政亂。民窮。李生將携家還山東。兵阻。從間出。覊離旅寓盱眙縣。夏暑。金氏嘗裸體納涼。李

生見其肘下有黑痣大如五銖生曰吾肘亦有一黑痣形甚似豈天以形類作合乎抑亦同苗裔耶因各言家世妾曰吾先父章邱士人之子本亦姓李父早喪從母姓爲金聞先大父有遺文可驗也出書示之備載族屬姓李生名亦在焉生即素都生即李生祖孫婦子（孫婦謂金德淑）妾固生從女弟也相顧慚恨不能自存金兒聞之剪髮自誓願爲尼以贖骨肉之恥自是以兄妹別處求歸愈切時至正十四年甲午張士誠僞稱周誠王六月己酉兵陷泗州李生一家悉被游兵所掠金兒時年未及笄分配太妃曹氏帳中爲侍兒曹氏頗賢智偶問及其鄉里金兒具陳始末又言自幼祝髮爲尼頗知經典醫卜雜藝是歲十月朔士誠因避苗軍之鋒自揚州退保高郵元右丞相脫脫統兵十萬圍其城用部將董摶霄之言分兵復其侵地天長六合等城高郵危急曹氏命金兒卜之得无妄之小過執策進曰天下雷行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其占利正而獲大亨說者謂首顚顚趾延延剛以正之畏以齊之乃可得順而合道變體以柔得中下怫上悖趾趄爪墜故必畏以省同政奮威以懲小人乃可對時育物以當天命

也。然其繇曰伊尹智士去桀耕野。執順以終。天祐無咎。主公今方改元。天祐顯著。卜詞事同圖讖。取威定霸。決於此矣。旣而脫脫兵日集。勢號百萬。遂壓其城。士誠危蹙。計將背城死戰。曹氏復命卜之。得需之坎。金兒曰。雖需於泥。其利用恒。能敬愼則不敗也。又以立準之曰。夬之初一。赤卉方銳。利進以退。其測曰赤卉方銳。退以動也。蓋陽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家性爲夬。雖勿肆。終無咈。愼毋妄動也。更二夕。時當冬。忽聞雷發城中。金兒夜起賀曰。明日可出師戰矣。遂登樓仰觀良久。天將曙。趨告曹氏曰。龍文虎氣。悉見我營。上時不可失。請急擊之。曹氏卽以告士誠。俄而諜者緣城至。言元主有詔削奪脫脫官爵。四更時親衛鐵甲軍聞報。皆喪氣散去矣。士誠乘隙開門縱擊之。大敗元兵。軍勢復振。由是帳中悉以金兒言驗。稱爲姑姑。曹氏益寵愛。父母皆留幕下。蓋自被錄以後。雖不復髫緇。而脩持如故。明年乙未。江陰大盜朱英江宗三自相讐殺。英不能勝。過江求援於士誠。疑爲元兵說客。按劍臨之。辭拒不許。自夏徂秋。往復數四。英乃盛陳江南饒富。玉帛子女冠於海內。且曰妻子皆在軍門。願以爲質。

士誠夜入帳中。言於其妻劉氏。遂聞於其姑。同召金兒問之。對曰。伯王之相。自與凡流不類。昨從太夫人帳後。竊見主公顏色。似得之天成。妾見太陰累犯壘壁軒轅。又見太白自五月至九月。累經天晝見。入犯太微。光掃天梁。其應在吳。江南之禍。必不能免。曹氏强之卜。乃請扶乩占之。曰天遣魔兵殺不平。世人能有幾人平。待看日月雙平照。殺盡不平方太平。明日事聞於士誠。時士誠改歷明時。大喜。以爲日月雙照之符。遂定計過江。先遣其弟士德選高郵兵三千人。以英爲嚮導。擊橫柵以渡。至福山時。已逼歲除。英曰。兵貴神速。常熟守臣雖已知我渡江。今當除夕。官民且耽慶節。醉飽。未必有備。乘間卽趨之。可卽破也。夜半兵至九浙港。士德尙疑之。乃遣李伯昇將高郵兵千人。統率朱英兵直趨城中。而自將大軍。以英子清爲嚮導。從虞山南入。約明日合兵縣治。其寔欲以英嘗敵也。先是蜀人楊椿字子壽。來吳。自言裔出關西。爲宋少師楊棟之嗣。與楊文靖公五世祖汝江爲近族。因隱居虞山。買田結廬於湖村。又立家廟。與文靖子孫之居邑中者。相爲倫次。遂土著。椿爲人尙氣節。好文章。鎭帥脫寅知其賢。

召爲館客既又署爲參謀留居郡中至是聞士誠聲言南渡脫寅恐常熟失守先遣椿將兵二千至縣相機調兵至則與縣魯達花赤議論不合椿歎曰我本邑人爲元帥守禦而守臣謀不合事何由濟頃之聞士誠已渡江乃移兵伏虞山北麓興福寺中計士德必從福山塘直入將伺其兵半渡要擊之及士德分兵南行椿夜聞報率將士越維摩嶺逕趨湖橋伏於其家園圃及林木中以伺十六年正月朔士德將至墅橋朱清曰此去湖橋數里耳過此則湖山相逼林木繁茂不可不爲之備士德乃遣其將韓謙錢輔將兵前行至湖橋椿從其家廟中鼓譟而出伏兵盡集謙輔兵出不意不戰而走椿追至小山頭士德聞變疾趨之潰卒望見士德旂幟反兵奮擊一以當十椿見勢不敵且戰且卻循山而南復湖橋整旂肅隊堅壁以待士德仰戰不能勝三被流矢所中方自危懼時伯昇兵已入城官民棄城走不血及而下遂遣朱英將其步卒從虞山項來迎英望見兩軍相持疾馳下攻之椿遂敗然猶殺傷及蹂躪死者各千餘人血流遍野椿僅以身免遁入郡中士德既據常熟復用維揚人蘇昌齡計二月壬

子朔。士德兵抵齊門。附城而入。脫寅告急於椿。椿曰。士德兵已入城。吾聞巷戰將勇者勝。請以身當大敵。乃自率梟銳直赴士德。搏鬥自辰至晡。士德身被數創。輔謙持短兵接戰。亦皆重傷。忽屋瓦飛墮馬。士德持鎗突前刺椿。洞其胸。椿死。罵不絕口。脫寅方與伯昇戰於婁門。聞椿死。亦敗走。匿叢篠中。亂兵殺之。蘇州遂下。士德據承寺為王室。立省院六部百司之職。皆以部將及所親愛者布列。改平江路為隆平府。以鍜工周仁為太守。悉以郡中院寺及豪府第宅分給居之。捷至高郵。士德以蘇昌齡為弘文館學士。遣齎書來迎士誠。以是月二十五日發高郵。至通州。期以三月三日渡江。仍由福山入。服御器用皆假乘輿。三月朔。奉其母登狼山觀長江之險。心憚之。設齋祈福。曹氏謂士誠曰。舟中有金姑姑。智算神妙。非塵世間物也。試與議之如何。士誠曰。我每用其占。皆奇驗。軍旅事多。未暇見耳。趣使召之。金兒青衣跣足。垂涕而出。衆皆駭愕。曹氏大詬。侍從令易衣。金兒收淚徐對曰。妾本俘獲子女。罪當萬死。初見主公。安敢粧飾取便。一時愁眉怨語。體兒不端。士誠凝立忘言。注目諦視。唯唯再三。遣去。頃之易

常服出拜。士誠曰。汝事太夫人已久。劉夫人每言汝遯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然占有數。宗汝得其幾。金兒曰。占有定。天人宗太乙。宗五行。堪輿宗建除。宗叢辰。宗歷宗妾。皆究之。惟象緯蓍龜之占。乃出聖賢正論。故古之卜者。掃除設座。正其衣冠起居。自誓以當鄉人。顏色嚴正。以對孋婦。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棊。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人事之成敗。此天下之重事。不敢不以敬也。後世之卜。齊楚異語。瓦玉異用。而其人又多誇浮虛矯。居卑行汚。何足與論卜哉。夫卜而不審。不見奪猾。所晉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故古之聖王建國受命。未嘗不寶卜筮以助善。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占體辭象。用范蠡文種為謀臣。而推遠西子。故能破敵國而霸天下。桀紂之時。與天爭功。壅遏鬼神。使不得通。又用趙梁左疆為謀臣。寵妲己妹喜以為內嬖。卒使蔽其耳目。以亡其國。此皆經史所著也。士誠曰。蘇州雖已新服。地方百里。四面皆非吾有。元末革命。人心反側。將奈之何。金兒對曰。軍國大事。非兒女子之所知。今蒙主公再生之恩。老夫人解衣推食之愛。不敢不言。妾聞創業開基與守成之主不

同。非仁與義無以収四海之望。非才與知無以服英雄之心。天下神器也。可以智取而不可以力爭。可以群策謀而不可與羣才斷。是故君德莫善於運乾剛之斷。莫不善於任匹夫之勇。守成且然。而况創業之君乎。今以天時人事占之。江南政乖民困。徵賦煩劇。威力迫脅。萬姓離心久矣。主公以江淮先聲。士卒效命。乘破竹之勢。南定嘉湖。北撫淮泗。鼎足千里。角立羣雄。不過一投鞭之勞耳。然聞江南捷至。而子女玉帛盡入私門。府署官爵已皆濫給。損舉義伐暴之名。失厲世賞功之柄。政教號令非出一門。入吳之後。方將爲國家深慮耳。時金兒初見士誠。察其意有所屬。每荅問輒高其論以動之。盛陳綱紀約束其邪思。士誠果端然改容。致席召前謂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居卜筮之中。誠如太夫人言。汝眞天人也。安得沉埋在此。且勿他言。但今江波浩渺。大險爲限。又聞江中沙洲盤繞。舟師皆新集鄉民。未能盡悉。汝爲我卜之。得蠱之剝。詞曰。羊腸九縈。相推稍前。止須王孫。乃得上天。對山江中。風浪雖險。當自有降人相助。姑伺之。俄頃而福山富人曹氏聞士誠將渡。先已脅於士德之威。恐禍及家門。

遂發江舡百艘。殺牛釃酒。犒士誠之師。士誠初以癸巳歲起兵。後用是月十二日癸巳入吳。欲知國祚脩短。自起焚香再拜。祝著卜之。得中孚之晉。金兒進曰。中孚陰陽變動。六位周帀。反及游魂之卦。互體見民止於信義。辛未土以壬午水火用事。與乾爲飛伏。晉陰陽反覆。進退不居。精粹氣鈍。是爲游魂。己酉金用丙戌火土用事。與民爲飛伏。詞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榮光赫赫。創業大數。俟天運一周。乃決國祚靈長。當與日月並明矣。士誠喜謂金兒曰。帷幄運籌。多汝之功。伺戎事稍暇。當行册賞。今卽渡江矣。聞汝能詩。有詩以作士氣乎。命將校收庭中列幟。置金兒前。立綴詩其上曰。萬隊旌旗臨北斗。連江笳鼓動雄風。君王自欲觀朝日。驅石行看到海東。舟遂發。蔽江而南。金兒父母舟中乘間私問曰。主公以國祚卜。終當何如。金兒曰。中孚之卦。準立之中。其體最尊。其象則混淪旁薄。正天作主。而必待思貞當位。乃受其福。至於陰陽神戰。覆常是虞。巔靈之反。或難免也。故先賢命繇。旣贊其榮光赫赫矣。又言不得保巔躓隕墜。更爲士伍。其意可見。父曰。然則汝告主公。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榮光赫赫。似謂國祚

靈長者何居。金兒曰。一寒一暑。大運周也。歷以十二辰為一紀。自今起丙申後十二年為丁未。別有眞人當其榮光者矣。但我時命已促。他日當自驗之。其父驚曰。吾本窮途覊旅。俘獲餘生。賴汝天賦敏質。乘時遭際。今江南已下。鼎足勢成。定策帷幄之勳。當首及汝。同享富貴無異。邱子明之遇武帝。何自出不祥之言若此。金兒對曰。傳有之矣。美好佳麗。為衆人患。故騏驥不能與羅驢為駟。鳳凰不能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同列。且強得者必暴亡。強取者必無功。吾不願臣妾末流也。士誠既至福山。曹氏迎致其家。獻金帛米穀各以鉅萬計。珠玉錦繡數千器。及暮將士縱掠。積貨一夕而空。僅免屠戮而已。時以巨舟重載。恐塘水淺澁。復發人濬治。乘潮平壅絕江口。又收曹氏所蓄竹木每數里為一㕔。舟至發之。命其將徐志堅督守巡察。故所駕龍舟戰艦。大或萬斛。小或數百石。江河畧無阻滯。至九浙港。蘇昌齡曰。入郡必由縣治河狹。不能容舟。莫若仍回道以行。士誠從之。是為三月十日。時和景明。自福山以達郡城。士馬騰躍。甲仗鮮華。壅塞兩岸將二百里。旌旂鼙鼓。振撼天地。士誠黃屋左纛。搴帷顧

盼意滿志驕。追憶金兒之占驗。使人召見。初金兒見士誠於狼山。屬軍旅急遽。危疑未安。又爲金兒危言所恐。敬畏之未敢他有所冀。及金兒入舟。發容明麗。進止端莊。帷幄侍御。人人自失。不覺心動。紿之曰。我有所求。汝試卜之。意欲金兒自爲卜吉也。卦成得大畜之觀。進曰。卜詞不協。不敢以告。士誠曰。試舉其詞。金兒不肯荅。士誠强之。乃以繇進曰。三蛆逐蠅。陷墮釜中。灌沸潦殪。與女長訣。士誠曰。吾聞神龜知吉凶。而首直空栝。卜可盡信哉。自起取桃花簪其鬢。笑曰。此爲聘。金兒曰。吾卜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昔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主公方受命爲王。豈忍以妾爲驪姬乎。士誠不從。盡出所得曹氏珠翠錦繡賜之。而命參軍王敬去撰冊金姬詞。且俟他日加妃號位次劉氏。金兒苦辭不得。忽輕翠已覆體矣。知不能免。乃曰。妾受老夫人厚恩。不可不先往謝之。士誠曰。此固當然。即命謹厚女士數人從之。至曹氏舟。屏去盛粧。復其常服。進拜具陳。曹氏曰。汝天賦敏妙。分所當得。不必辭也。又拜劉。劉語亦如之。又召其父母所親。各敘訖。忽就舟中啓其故篋。出香焚之。向天列拜長跪

私祀。環視者皆無所聞。莫測其意。須臾閉目奄然無語。父母驚赴急趨呼之。已絕息矣。士誠倉皇至。執其手哀慟不已。求良材爲棺不可。或曰曹氏牐木皆楩楠油杉可用也。卽出諸水中。架空熬沸油灌其頂。水下出如注。俄棺成。悉以所賜珠玉從葬。築坟道旁。士旣窆。乃行舟次湖橋。呂齡指陳士德戰地。士誠停駐觀之。見陣亡將士屍骨橫籍。積如邱壟。心恨椿。又見椿舊宅祠宇尙存。卽命守將盡撤之。徙建金姬墓道。其園圃中嘉樹珍草。悉令乘時移種。又發曹氏園亭盆之。由是數日之間。花木品列。臺榭參差。老柏喬松。交蔽內外。繁華盛觀。雖出一時。而棟宇花石皆成舊林。儼然一古寺古宅也。又藉楊椿產業以給姬親黨。從行者使留守姬墓。將俟成大業後。別爲陵寢。徙之未幾。拜其父素爲隆平府丞。時有陰陽術人李行素爲丞相。或卽其人。姬母封夫人。與素別縣而處。避兄妹之嫌也。其親黨皆得出入士誠府中。二十六年。士誠謀取江陰。久未得逞。因感金姬之言。加封護國定仙妃。饒介之撰文。周伯奇書篆。刻石神道。國初張羽所撰之七姬權厝志並銘。祠而卜之。其夜劉氏夢姬對劉泣曰。國家舉事大錯。天意已不在主公。若不早脩德以塞天

譴。來歲此時。難爲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妾受夫人恩。有不測。當相庇。劉氏私心憂懼。秘不敢言。預召姬母。厚撫之。賞賚日多。人莫知其故。明年天兵下蘇州。士誠兵敗。城將陷。劉氏以二子付姬母及二乳母。各給銀三斤。且曰非不能多也。但汝不可過取。多則反爲吾兒累矣。城破。姬母匿兒民家舍。月餘嚴稍解。乘間馳至湖村。視姬墓。則已成邱墟矣。其同時親黨。尙多竄伏山中。漸相聚。言陸將軍從江陰來。亂兵發姬墓。屍已脫去。棺中惟衣衾在焉。葢姬時事起倉卒。士誠先以珠寶金銀盡埋土中。其母獨識其處。乃就廢穴旁。又發土數尺。悉存無失者。母盡取之。復自福山渡江。還章邱。二子長。遂冒李姓。亦不復知有張也。洪武之末。其季領山東鄉薦。將赴都下。母戒之曰。京師平字街南官房口。有一盲母。年八十餘矣。汝可密訪之。勿令人知。寄言我猶無恙。急歸報我知也。兒奉母教以行。至京。拜戶部主事。訪得之。夜入其家。姆盲不能視。隔屏問曰。客從何來。乃夜入此。兒荅曰。我章邱李氏子。吾母金夫人寄聲問起居耳。姆遽起。捫其面。連拔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亡。幸留此孽。敢不畏死來

此耶。可速還家。竟卽推出。閉其戶。盖姆卽士誠姊。得赦不死。當時預聞託孤者也。明日兒稱疾還鄉里。其子孫至今編籍章邱云。

附記

題盱眙客舍 金兒初渡淮作

馬足燕山雪。船頭泗水雲。客身和雁影。飄泊過孤村。

常熟縣志曰。金雞墩在縣治西北二十五里。世傳張士誠渡江。妃死。權厝於此。訛姬爲雞。因有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爲雞。夜鳴其上。

# 金姬傳別記

## 李嘉謨不拜僞齊官

李嘉謨世爲章邱農家。劉豫初僭位。外節儉而內淫佚。人多獻妻女姊妹以求官。習以成風。又禁偶語。喜棓克士。豫妾至百七十人。子麟妾百二十人。嘉謨父懼禍。見其子年少精敏。玉肌瑩白。遂命以四郡強壯應募雲從親衛。時麟駐軍魏博。投謁靈岩山谷間。冒雨出雲樹中。軍從皆竦立而觀。及拜麟馬前。辭旨清辨。了無懼色。拭雨而退。色愈明潔。精彩射人。一時軍門呼爲雲中仙子。麟遂留幕下。稱帳中小李。月餘。豫畀問之。自言與李疇侍郎通譜。儔亦受僞齊官。豫妾錢氏有女玉英。豫所鍾愛。因納爲壻。常與麟並馬出入。寵幸無比。豫欲加爵都尉。嘉謨堅辭不拜。錢氏強之。嘉謨泣曰。我本章邱小民。一旦際風雲。身極富貴。文不知筆硯。武不識干戈。寵冠三軍。富當萬戶。何德以堪之。玉英曰。父母爲帝后。女爲宮主。都尉之職。古今通典。君才貌迥出流輩。雖欲辭之。恐不能免。嘉謨引妻至屏後語曰。吾非不知都尉之榮。然視汝父母兄弟。皆無遠謀。昨聞遺劉

從善爲河南湞沙官意在發掘宋室陵寢吾苦諫不從且虐害小民斬戮忠義敗亡可待也吾與汝身尙不知何託況敢思高位以自速夷滅乎妻曰今將奈何曰吾意待汝生子後受爵汝當從中勸止之再俟別圖或可免禍也由是竟不拜官然能謙恭下士排難解紛以全善類每獨出則儒衣緩帶從僕不過三四人恂恂如書生路人不知其爲貴壻也及豫敗與其妻逃入荆湘泛舟爲商竟得免禍初玉英恃父母之愛所得金寶鉅萬悉遣親僕以漸運送章邱藏之地中後金以李儔改汴京同知副留守嘉謨始歸遂成富家翁

楊椿死節靈異

楊椿旣死士德棄其屍水中椿婦王攜其子往求不得擗踴號泣於戰地明日巡掠將士遇之遮道扣馬哭且罵將士欲兵之知爲椿妻子執送士德不屈蘇昌齡爲椿友善謂士德曰公方開國定基與江北時不同不可不以節義風厲其下椿旣死義其妻復犯嚴不遜是妻不失烈婦子不失孝子宜以義宥之士德怒解昌齡使人扶歸其家王氏病甚席地假寐夢椿謂曰我尸在張香橋急

收。之妻扶創往。則尸當流倚橋而立。得以禮斂葬虎丘。復神附王曰。虜乘我墮馬殺。我已得請上帝。不一年。當復吾寃。然吾不願妻子陷虜。後五日來取。同往矣。時子纔年十五。女滿年九歲。皆無疾與王氏如期一日並死。明年三月。士德兵援常熟。果亦墮馬爲虎所擒死。

# 滇黔土司婚禮記

江陰陳鼎定九著

滇黔龍土司。本鸞氏也。於周爲漢上諸姬。左氏傳所載羅人鸞人是也。楚滅宋蔡羅鸞四國。俘其宗室。放之南徼。遂成苗彝。今滇黔之間。有宋家蔡家羅家龍家之苗。卽其裔也。四家之冠裳服飾。冠婚喪祭。一秉周禮。以十一月建子爲歲首。婚姻重媒妁。備六禮。然後成。鸞氏于三國時伯仲從諸葛武侯平南蠻有功。兄王于滇東爲龍氏。弟王于滇南爲鳳氏。一去鳥爲龍。一增几爲鳳。世爲諸苗之長。蓋與黔西安氏火濟同受爵于蜀漢者也。故至今第宅仍王家規模焉。四家世爲姻好。嫁嫡長女爲嫡長婦。必一媵八人。古諸侯一娶九女之遺意也。然所媵或養同姓。或選頁家。或庶產。嫡女則不能矣。中國士大夫嫡長子娶四家長官嫡長女亦然。王臣加于諸侯也。常人則否。長官女亦靳與常人。其宗族則勿論矣。余幼以文字見知宣慰父子。以嫡長女許字。問名拜允。納采下聘。以及親迎奠雁。一遵周禮。余飄流異域。一貧如洗。安能備禮。皆內父母資之而後行

也。內父母以余爲士也。不可以箄門圭竇而成大禮。乃爲治第于宣慰府西之里。許。卽蜀漢阜東柘察第故址也。柘察者。苗語也。峒主呼壻爲柘察。呼女爲以納。卽漢語郡馬郡主之稱也。龍氏既封王。其壻阜東母拜司隸副尉。曾列第于此。時以材武從武侯入蜀。官侍中。舉家遷焉。第遂廢。故卽其址而堂構也。四旁瓦草房數千楹。皆其族屬及僮僕所居。俱刀耕火種爲業。其俗淳龐。大有三代遺風焉。第輕殺重姦。罪犯者男女皆斬。卽親子弟毋赦。其所屬部落。有作奸犯科。魘蠱刼殺漢人者。長官卽率衆掩而斬之。俘其子女以歸。若申請上司。動輒累歲月。彼奸苗卽擁衆叛。不可制矣。蓋不可治以鞭朴之刑。而威以斬殺之罪辟。庶乎得以久安長治也。所治第凡三十層。中十層。層各五楹。有頭門儀門大堂二堂三堂。皆平屋。其後卽書樓粧樓藏樓繡樓護樓。層各有廂。廂各二楹。三堂之後。左右各五層。皆樓樓各三楹。廂各二楹。左右各分貯四媵。媵各侍女四人。老媪一人。處左後一層爲內厠。右後一層爲內庖。三堂之前。左右亦各五層。層三楹。廂二楹。皆平屋。左則二層爲外庖。庖前兩層居僮僕。一層豢騾馬。右則

二層爲外書房以待賓客前兩層居僮僕一層奉香火盖室西南隅奥是也三堂之外即宅門常扃鑰匙交宣慰府欲啓發牌付司閽者馳取之旁闢一竇深咫有半置轆轤所以進飲食者也左右有巷中絶別內外內置銅缸可容十石以刳竹穿牆引山澗水注之分流各院以應用護樓後有隙地可五六畝半種箐鑿池畜水以供浣濯半爲曬曝地周以大石牆高數仞牆外丈餘即巉巖峭壁矗漢高山矣其材木皆采于海南大都鉄梨檀柘之屬地墁鉛磚夏不發潮冬不作冷屋成費不貲矣盖土司于前朝盛時多產五金珍寶最稱豐富所渭時逢至治天不吝瑞地不愛寶也及其季年諸貨絶產而民困矣余值其已衰猶得叨其餘光况全盛乎去其居三十里過峻嶺即有水道可達南海通交趾西南諸國故所用器皿多紫檀花梨棼皆沉速安息之類女子尚短衣衣齊腰長裙裙百折或二百折富者穿五重貧者亦兩三重男子亦然其衷衣及裩冬夏皆紵處女夜臥不脫不沐臨嫁方沐既嫁日一沐沐畢塗以蘇合油貧者塗以羊膏故膚如凝脂也其衷衣與裩相接皆聯金扣以百數裩口與羅襪相接

亦密以扣扣皆圓而扁者貧家以鉛錫爲之合卺之夕始解既定情復起穿如故生子然後去惟仲家牯羊苗黃毛犵狫白猓猓黑猓猓五種苗以跳月爲婚者皆不裾跳月爲婚者元夕立標于野大會男女男吹蘆笙于前女振金鐸于後盤旋跳舞各有行列謳歌互荅有洽于心卽奔之越日送歸母家然後遣媒妁請聘價焉既成則男就于女必生子然後歸夫家周禮暮春之月大會男女過時者奔之勿禁不及時者勿許今此五苗無論過時與不及時者皆奔殆其流弊歟長官家女有縛足者民聞多不縛便于工作也其縛也甚易山中有草曰威靈仙者取其根汁煎濯之不數日而步步金蓮矣苗種類甚多而習俗各異婚禮亦不同惟宋蔡羅龍鳳五姓得其正其條節甚繁不用樂三月廟見方作樂大會親戚新郎君見長者用斑竹箸雉羽扇爲贄長者贈以硃砂石青牛馬犬豕新婦見尊者用棗栗榛松爲贄尊者贈以峒巾苗錦金寶簪珥此四姓五家古例也余娶時雜行漢禮用樂器兼苗中銅鼓親迎絳紗燈百對筏炬百燎火爆以千計綵輿藍盖用先人儀仗爲前導羊一牛一豕一犬一皆塗以彩

酒二甕。錢百緡。犒司閽。其執事人皆役所屬諸苗。抵府。奏樂者七。發炮者七。開門。外舅公服趨立阼階。（爾雅妻之父爲外舅）揖壻及儐相入。儐相皆庠中知名士。閑于禮者也。具巾衫頂帶以從。事壻與相者從右入。再拜堂下。相者引壻升堂。布席南向。請外舅坐。外舅辭焉。壻入拜。外舅受四荅四。壻下堂奉雁幣陳上。奠之。再拜畢。壻與相者東向坐。外舅北向坐。進桂子湯者三。鞠躬者六。相者引壻入後堂。發炮者三。奏樂。垂簾。相者凡三誦詞。請外姑。（妻之母爲外姑）少頃。外姑率媵出坐簾內。壻入拜于簾外。亦受四荅四。卽命坐簾外。進梅花湯者三。飲畢。簾內一緋衣老媼出。以軟紅羅丈許束壻腰。牽入簾內。相者不得入。外姑引入三堂。再拜訖。又遍拜諸媵母。母皆跪荅。引壻南向坐。外姑西向坐。諸媵母皆退。外姑一等坐。進玫瑰湯者三。畢。又進棗栗蓮子湯者三。每進湯必再鞠躬。畢起再拜謝。外姑出贈金玉盃各一對。金象箸廿雙。金銀鎭帋彷圈各一對。金二條。銀二錠。命緋衣媼送出大堂。坐席演劇。飲三爵。徹席。更衣上攅盤。又飲三爵。起。復衣公服。相者引至堂下。再拜謝外舅。乃出緞紗綾羅各十二束。黃

金十二錠。玉碗二隻。古爐二座。爲贈壻再拜謝。引壻從後堂歷三堂。由書樓至粧樓。凡門相者必唱禮再拜。謂之拜門。將見其女。故重其門而勞壻也。吁、有苗氏可謂愚矣。夫拜門豈見門而拜之。謂耶。門何知而拜之乎。相者出。外舅引壻見外姑。又兩揖兩拜。諸媵母亦兩揖兩拜。乃引壻中堂北向立。奏苗女樂數十小婢衣緋。擊諸葛銅鼓。震天盤旋。環繞于庭中。謳苗歌。抑揚宛轉。如鶯啼芳樹焉。俄而衣緋媼以朱絲一縷。繫婿左臂。引絲入室。繫女左臂。牽出女以錦蒙首。與壻並立。拜其祖宗神位。凡八拜。畢。夫婦交拜。次拜外舅姑。凡八拜。命坐外舅姑北向。諸媵母皆侍立。壻與女東向並坐。緋衣媼揭女綉盖以面示壻。諸媵母俱作苗語。嘖嘖頌女。若曰吾女不辱壻也。送粉團湯。同牢。壻與女皆侍。女引匙進食。畢。外舅引壻出。女送壻出粧樓。至書樓中堂止。緋衣媼解壻左臂絲。引女還。緋衣媼者。女儐相也。已而呼相者入苗更錦衣舞蹈。擊銅鼓。謳苗詞。請新人登車。引車入。舉家涕泣以送。媵母擁女登車。諸媵女皆涕泣。就車內擊銅鼓吹蘆笙送之。樂奏天鵝聲。外發炮開中門。外舅送壻至堂下。鞠躬者三。上馬奏樂

馳歸第。少頃。鸞車至。諸女親於大門外。設香案。焚楮帛。送家神畢。迎入書樓。相者誦詞三。請新婦。緋衣媼持鑰啟門。引新婦左臂朱絲付新郎君。牽新婦下車。侍女扶諸媵出。共簇新婦歸臥房。相者立中堂唱禮。夫婦交拜。諸媵皆隨新婦後。行禮。不坐牀。席地而坐。飲交盃。諸媵皆雁行列坐。新郎君新婦各一飲。推遞諸媵。飲畢。相者擊銅鼓歌喜詞。撒紅豆。爲祝多男。奏樂畢。相者請新郎君安諸媵室。乃與諸媵皆出。緋衣媼即合房門。爲新婦更衣履。進香湯。凡三沐焉。相者引新郎君先從右奏樂安室。其俗尚右。故先右。侍女扶媵者參新郎君。新郎君坐受二拜。荅二拜。老媼進媵者酒。手奉新郎君。飲半。媵者接。跽飲畢。起。鞠躬者四。侍女扶入幃中。相者復引新郎君安第二室。亦如之。西四畢。至東四。俱如右。相者引新郎君還正室。更衣畢。相者出。新婦出迎。鞠躬者四。新郎君荅以四揖。相攜入綉幃。諸媵者新沐畢。更衣俱來幃中。亦鞠躬者四。新郎君新婦荅禮畢。告辭。各歸房。訖。雞初鳴。諸媵俱櫛沐至新房遞茶。道喜。候新婦粧畢。偕新郎君於姑寢門外。遞茶。姑受茶不接見。令婢辭焉。新郎君新婦率諸媵於寢門外。再

拜而退。新郎君即公服策馬詣外舅府謝。先於大堂拜外舅畢。入後堂拜外姑留飲。陪者皆其娣姒姑姊之屬以百數。俱各再拜。飲畢歸。日暮新郎君新婦率諸媵遞酒核。姑亦辭焉。如前行禮而反。如是者五日。第六日張樂設席於後堂。新郎君新婦先拜天地。次祠家神。次祀灶。次拜姑。次女親。次小姑。諸媵者俱隨新婦後行禮。南向一席坐新婦。東向八席坐媵者。西向四席坐諸女親。西北向一席。則姑小姑主焉。姑遞杯箸。新婦跪辭。小姑代行禮畢。新婦跪遞姑盃箸。次女親。次小姑。飲三爵。徹席。更衣再飲三爵。新婦率媵下堂拜謝。訖隨姑入堂。爲姑進幃帳衾枕衣服首飾奉沃盥。候姑寢。乃率諸媵退。自是每雞初鳴。必起櫛沐。率諸媵至姑寢門。如未醒。即默候。既醒。即呼內侍女啟門入。爲姑着衣履櫛沐。進早膳。訖乃退。中午亦率媵奉飯。每日以一媵侍其役。日暮爲姑滌溺器。整衾枕。候寢。然後退。日日如是。如疾病。必令媼請假。俾諸媵奉事。如前三月。請設三代祖宗神主。夫婦率媵謁焉。盛設酒筵。大堂會男。後堂會女。夫婦執贄遍拜長者。各受貽贈而成婦焉。余幼時胆最怯。常聞舅氏錢伯可先生曰。苗俗淫亂。

惟蔡宋羅龍鳳五家風氣最正。卽親子弟奸僮僕婦女。必殺不宥。余悚然。于是每遇苗女艷者。皆不敢仰視。及僥倖後。入見座師大主考閻公。問曰。尊庚幾何矣。余對曰。十六歲。副主考沈公問曰。曾有姻事否。余卽頸面發赤。不能荅一辭。同年友項汪蕙代答曰。想猶未爾。沈公曰。尙赧顏耶。閻公曰。如未聘。到京聯捷。吾爲子卽柯。余益羞赧不能對。及合巹時。一由儐相主持。唱揖卽揖。唱拜執拜。安諸媵室。以爲皆送親來之女。我有主道。故相者令我安之也。至于媵者奉酒。直以爲內家之人。敬我新郎君耳。自後日見其同婦侍姑。稍稍悟其爲侍妾。又見其與婦同起居。若非卑賤之流。見余輙侍立。並不敢抗坐。夫婦又言語不通。婦固識漢語而不能講。雖解余言。而余不解其言也。故無可問處。竟不識其何等人。總由處于萬山之中。孤陋寡聞。別無交游知心同輩。爲我談其風俗。又在家日少。總不解其語言。止有一慈母之舅。又老成持重。亦難以褻語與甥言家慈平日極嚴。又不敢問。亦難於啟齒。且家慈亦不解苗語。故無從以教予也。一表妹卽慈母舅所出。年雖幼。最聰穎。然以異姓。故見余輙匿影。踽踽凉凉。甚可

悲也。且心又畏舅氏親子弟必殺之言。故平日見諸媵者。皆以賓客待之。不敢或狎也。初外姑月一至。三月之後。月兩三至。或四五至。至輒熟視女眉目及壻眉目。時與室老作密語。我又不解其所語何事。揣其意若壻與女未嘗定情者。又時時密問女。女輒融然面赤。俯首不答。固問固不答。彼輒頓足而去。我見之。煩悶欲絕。家慈亦訝之。詰予。故予以不解對。家慈煩懣抑鬱。惟吁嗟而已。他日又來密問女。見女不對。輒垂涕。女不得已。乃附其母耳語數語。彼輒翻然喜悅。撫予肩背者再而去。曩外姑數與室老密語。妹侍家慈常陪從。盡聞之。時妹在苗中兩載餘。盡解苗語。知其所語。故及家慈見外姑屢形不豫之色。心甚憂之。妹告母曰。母憂也。無他事耳。我知之矣。又不告母所以然。蓋難於言也。而母憂疑益深。余益不安。及半載後。夫婦言語相通矣。我能解苗語。內子及諸媵妾皆學於家慈。略通漢書。能漢語矣。因問內子曩者尊慈密語。頓足垂涕者何耶。內子告以故。果不出予所揣也。室老者。老年寡居有德之婦。亦龍氏宗人也。聘來掌一室之事。舉室聽其指揮。善報文。室中皆登焚薄以焚內父母者也。為人極

端嚴。內子及諸媵幷侍女。稍不合。輙罵詈。輕則揮掌。重則提以杖。見之無不胆落。忽一夕。外姑携酒筵來。大張花燭于下房。盛設幃幔衾枕。令媵者蘭彷。嚴粧出拜家慈。再拜余夫婦。及室老諸人。然後拜外姑。各奉酒三爵。畢。歸下房。日暮。外姑去。家慈亦入。內子携雙燭引余寢下房。余曰何爲者。內子曰。寒門家敎。凡女子適人。半載不孕。卽令媵妾入值。冀早生子。今妾空侍巾櫛六閱月矣。蘭姊長。當首入侍。故家慈送花燭來耳。且男子結褵。敝鄉風俗。期一年舉子。不舉則嗣續艱矣。故家慈前者之皇皇。爲妾之不娠也。予方悟。乃就下房寢。雞初鳴。室媼促媵者歸。內子亦起櫛沐。頃與諸媵集。卽率往家慈處。遞茶萬福。奉姑櫛沐早膳而退。促予詣謝外姑。行再拜禮焉。自是間兩日。蘭必入值。至雞初鳴。卽去。詩所謂戴星而往還者是也。兩月蘭不孕。內母如前携花燭酒筵來。送甄姑入值。月餘。內子有孕。蘭與甄俱孕。孕者室老卽不令入值。且有厲禁。蓋苗中嬰兒。最忌種痘。痘必死。百無一二生者。其氣又易沾染。卽壯夫染之。無不痘。痘無不死。常見一兒痘。而禍延一鄉。竟絕噍類者。求其不痘。無如一受孕。卽不與男子

同處。則他日所產兒。決不痘矣。故大家有室老之設。專護其事。小戶。其姑卽嚴護之。其孕也易識。今夕受胎。明晨婦眉間卽有一縷紅絲。隱隱而現。大家婦人。每早必參見室老。室老一見卽知曰。若有孕矣。毋與男子同處。立爲移置別室。夜必扃鑰。室老日夜隄防。至七閱月胎成。方解嚴。蓋關係非一人一家故也。外姑聞三婦皆有孕。大悅。以次備花燭酒筵。送媵者鄭重。琬香蕙雪安節蕊珠瓊鈿六女入值。乃已從嫁八媵。半屬宗人。半選良家。大都其家臣之女也。其齒以內子居中。上而遞長至四齡止。下而遞幼至四齡止。蓋亦周制也。服飾皆同。惟內子多一金項環。而釧則起花金樣也。他皆素金爲之。琬香者。良家女也。長內子一歲。同月日時生。聲音笑貌皆同。惟髮差短耳。餘皆酷肖之至。余結褵半載後。夫婦言語雖通。然倉卒間常不能辨之。往往見琬香來。輒起欲拉與語。彼曰。吾非小姐也。郎君幸尊重。如是者再矣。室人皆目笑之。卽家慈亦嘗錯認爲媳而呼焉。蓋無一不相同。不能辨也。他日內子與余作戲。以項環戴琬香。令入寢室。余方踞坐於榻。以爲內子來也。卽欲拉與語。彼輒翩若驚鴻。踉蹌趨出。余深

訝內子之急遽。異于尋常也。少頃內子入。頸無環矣。余以爲琬香也。問之曰。小姐何在。內子曰。誰爲小姐者。輒與余並坐于榻。余又深訝琬之唐突。蓋媵者向不與主人抗也。須臾琬入。採環戴內子項。顧余曰。還郎君小姐。舉室皆鬨然一笑。古語云。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謂面皆不同也。然天下竟有相同者。豈特仲尼陽貨而已哉。大都苗女狀同者最多。余往往見有雙雙而來。似無分於彼此者。不特親姊娣然也。乃至妯娌姑嫂亦有然者。甚而相隔數十百里。亦有相同者。不一而足也。蓋苗中之山。峰巒多有相同者。故產人面目。亦多相同者。內子嘗謂余曰。妾年十七必死。繼妾席者。必琬香也。夫子善視之。善琬香。卽善妾矣。余怪而詰之故。對曰。妾嘗夢遊一山。有瓊樓玉宇焉。一女冠引妾入謁玉眞仙姬。云仙姬錦衣霞冠。南向坐。妾拜於堂下。旁一女官以笏指妾謂姬曰。是女慧。且有道緣。可留爲侍。仙姬曰。尙幼。姑令讀漢書。須十七齡耳。遂揮妾出。妾還至臥室。見一女踞妾榻。妾叱之。因驚寤。後家君選媵。得琬香。妾一見。卽夢中踞榻之人也。妾之榻。誰得而踞之。而踞者乃琬香。故繼妾席者必琬香也。且曩不識

所謂漢書者。今從姑讀論語孝經。非漢書而何耶。故知妾十七必死也。余聞其言而悲之。然夢也。烏足以爲據。後內子果十七而死。未半載而琬香亦故。余卽續錢氏繼席之說。殊謬。盖內子與琬香狀相類。夢魂自外來。見踞其榻者卽已軀也。非琬香也。不自識其爲已軀而叱之。適琬香狀與相類。故疑繼其席者爲琬香。而琬香卒不應也。各媵女獨處室老皆有法。不許偃仰縱橫。既覆以衾。外加繡袱。四角鎮以銅獸。重或至二三斤。若不令其轉側者。寢後卽禁復起溲溺幃外張燈徹夜。榻前每夕輪一婢伺值。室老時行潛察。一聞發鼾呼聲。輒排闥入。捉其髮而扑之。卽侍女亦不得有鼾聲也。每二鼓卽寢。至雞初鳴。室老輒擊銅版者七。各房室媼亦擊銅版以應之。俱促諸婦起櫛沐。櫛沐畢。皆集正室爲主婦治粧。粧畢則偕往候姑。凡有身者立。稍不端坐不正。臥或偃仰縱橫。及酣酒茹葷者。室老輒誡之。諸媵與主婦常同坐起。或嬉戲投博。皆勿論。見主人則不敢坐。常侍立終日。不敢生怠傲色。總因室老之嚴。舉室從無諠譁聲。侍女森立左右。屏氣似不息者。肅然如三軍之稟大將軍令也。主人欲與諸媵坐。必其

臥榻若於椅室老聞之必加撻媵者或逢怒主人室老必勸媵者去其下衣當庭而痛扑之無赦也凡爲姑滌溺器浣衣服治裳履愁衾枕進飲食生子者連三日女者二日未生者一日次第以行無敢或紊皆室老主之卽內子亦不敢假手侍女如有身及疾病必請假始免次者行產後病痊復入廕此眞三代之禮也不意中原絕響乃存邊徼古語云禮失而求諸野今野不可求乃在苗蠻之中亦可慨矣家慈一切動用內子總之入媵各有分掌一事不備一物不工職者恥之嗟乎苗蠻之有禮不如諸夏之亡也嗟乎龍氏富貴自漢迄今矣其世守勿失者非有堅甲利兵之足恃也所恃者世有其德耳今其所產女能盡婦道如此則其家敎之善可知矣夫女能盡婦道子能盡子職則德立矣又何有富貴之不久且遠哉今中國之士大夫妄希富貴久遠不於孝友是求而反從事於無倫之浮屠氏以誦經布施飯僧塑像以行善悲夫

## 衍琵琶行

新建曹秀先冰持著

余過潯陽訪所謂琵琶亭者。有亭巋然。不聞琵琶之聲。憶白司馬歌咏。當時情景宛然在目。引其詞而長之。命曰衍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吳楚中間開水驛。兒童報道司馬來。名曰居易姓曰白。楓葉荻花秋瑟瑟。一派秋聲吹觱篥。江上凄淸總可哀。況是相逢驪唱日。主人下馬客在船。紛紛别緒若爲牽。冀得石尤風一起。明朝繫纜此江邊。舉酒欲飲無管絃。寂然對酌當離筵。多少漁燈散江面。照成李郭兩神仙。醉不成歡慘將别。天涯分袂情難說。潯陽作郡送迎難。只愁柳條盡攀折。别時茫茫江浸月。異地風烟寄舟筏。故人心事訴分明。彼此書空還咄咄。忽聞江上琵琶聲。此聲端不似無情。可能彈出明妃曲。教人怨恨一時生。主人忘歸客不發。豈是離悰未休歇。但覓知音古亦稀。誰操絕調蛟龍窟。尋聲暗問彈者誰。商陵牧子不同時。又疑滯跡江湖外。關山月向笛中吹。

琵琶聲停欲語時。知他何喜更何悲。底事四絃聲緊慢。惱人情緒一絲絲。
移船相近邀相見。渺渺予懷生眷戀。自哂文人癖未除。溷跡通榮與優賤。
添酒迴燈重開宴。江頭主客不知倦。醉吟居士久牢騷。藉澆塊磊咸稱善。
千呼萬喚始出來。故故姍姍步却回。不是多情鍾我輩。那能覿面弗相猜。
猶抱琵琶半遮面。主客凝神銀海眩。纖纖諒不似從前。遮莫秋來舊紈扇。
轉軸撥絃兩三聲。調音操縵手將迎。欲待琵琶不振響。莫慰主客意縱橫。
未成曲調先有情。有情二字誤平生。而今試把鵾絃弄。涇水羸於渭水清。
絃絃掩抑聲聲思。性自沉吟百工媚。悠然想見漢宮人。按曲徵歌成金翠。
似訴平生不得意。絃中句語聲中字。何必鬚眉好丈夫。哭途泣路心如醉。
低眉信手續續彈。歷歷落落與禾闌。遠客一尊消不得。幽憂苦調摧心肝。
說盡心中無限事。心中暗灑絃中淚。巾幗羈愁江上舟。命之窮也時不利。
輕攏慢撚抹復挑。徐徐盡態費招邀。淡泊形容聲細細。管渠雨驟與風飄。
初為霓裳後六幺。隸事翻新譜亦調。轉疑不是文君操。司馬奚緣解渴消。

大絃嘈嘈如急雨。曾無點滴到塵土。怕與江上風水遭。雪浪直撼江邊樹。
小絃切切如私語。兒女妮妮相爾汝。不知琵琶是何聲。忘却曲彈到幾許。
嘈嘈切切錯雜彈。閒暇神情活指端。除是精能成妙妓。得心應手豈非難。
大珠小珠落玉盤。但問清聲橫闌干。聲將透及珠微碎。聽來還未覺摧殘。
間關鶯語花底滑。好音絃上時相軋。歷歷倫轉紅袖中。一路清聲鳴遠戛。
幽咽泉流水下灘。清音互荅向回湍。竟是冰桐齊一例。鍾期聆得愜餘歡。
水泉冷澀絃凝絕。凍風吹成澗邊雪。絃上莫問瀧瀧聲。感到人間歲寒節。
凝絕不通聲暫歇。依舊風情生倏忽。當筵悵望耳無聞。舉首青天問明月。
別有幽愁暗恨生。婦人心事果難明。誰無愁恨還輸汝。轉恐舟中載不輕。
此時無聲勝有聲。蕭蕭慘慘各崢嶸。萬事刺懷眉上現。未須撥弄客心驚。
銀瓶乍破水漿迸。紛灑井幹心不竟。詎道鉄琵經手彈。隱隱清商帶風勁。
鉄騎突出刀槍鳴。鎧甲光寒大將行。潛師間道制奇勝。婦人幻作琵琶聲。
曲終收撥當心畫。轉捩權奇中間隔。那聞五音競響臻。比視千金輕一擲。

四絃一聲如裂帛。淸商暗動齒牙擘。彈者熟練局初完。多少豪人盡廻席。
東舟西舫悄無言。一洗耳畔袪勞喧。似解琵琶曲眞妙。遷客離人何處村。
唯見江心秋月白。委波一片凈圓璧。依稀直上廣寒宮。霓裳羽衣仙子夕。
沉吟放撥揷絃中。黯淡風姿若个同。玉人老去嬌如舊。江上秋風任轉蓬。
整頓衣裳起斂容。一枝霜月蘸芙蓉。多年未覩車旗色。此夜尊前抵折衝。
自言本是京城女。長安甲第連禁籞。區區弱質此間生。誓不牽絲到吳越。
家在蝦蟆陵下住。下馬陵成踵訛誤。我家住此幾何年。尙有田園有墳墓。
十三學得琵琶成。纔把琵琶玉手輕。自是因緣關愛好。嬌姿宛轉可憐生。
名屬教坊第一部。居然女子持門戶。豈眞他可壓簪紳。能向人前歌且舞。
曲罷曾教善才伏。歌喉跌蕩還回覆。品題今古善歌人。不絲如竹竹如肉。
妝成每被秋娘妒。不分眉蛾兼齒瓠。世途兩美傾軋多。同業同時不同路。
五陵年少爭纏頭。裘馬翩翩指翠樓。却慕虛名謁門下。外間謾自詡風流。
一曲紅綃不知數。物力艱難那省顧。慘歔泣淚盡鮫人。歎盡朝朝還暮暮。

鈿頭雲篦擊節碎。少年不禁顛狂態。桃李春風爛漫花。蜂蝶紛紛舞成隊。
血色羅裙翻酒汙。石榴花瀉金盤露。狹斜惡少結同心。回望西陵松柏樹。
今年歡笑復明年。縮得光陰買笑錢。愛色人多愛才少。春蠶絲盡懶成眠。
秋月春風等閒度。別家管領情回互。描却遠山顰蹙眉。學走金蓮尙翹步。
弟走從軍阿姨死。單形隻影苦蓮子。亦復門庭氣象衰。日日催人迅彈指。
暮去朝來顏色故。駒隙犇馳曾弗駐。兒時憶得醲桃花。肌容羞却織縑素。
門前冷落車馬稀。待欲題門燕子飛。燕子自遺來往影。肯隨舊雨欵柴扉。
老大嫁作商人婦。也賦鸞鳳親井臼。昔年掌上弄明珠。靑靑化作章台柳。
商人重利輕離別。自渠本色不相欺。我曾綺席承官長。低唱陽關却爲誰。
前日浮梁賣茶去。計較錙銖向羇旅。候火應烹苦味濃。未識夢回何處所。
去來江口守空船。今日船中儂可憐。水鳥雙雙掠舟過。野鴨無因飛上天。
繞船月明江水寒。江中穆穆跳金丸。薄命自慚無月樣。一年圓得幾回圓。
夜深忽憶少年事。九枝燈下海棠睡。一刻千金不領春。癡人要墮傷心淚。

夢啼妝淚紅闌干。博得抛家髻一看。潯陽郭外人初醒。那識江城有達官。
我聞琵琶已嘆息。風土操音來自北。往時王粲賦登樓。直是欲歸歸不得。
又聞此語重唧唧。譬如貴人初謝職。莫誇曩昔住京城。點綴風華來澤國。
同是天涯淪落人。謾言物色尚風塵。汝嫁茶商元寂寞。我官司馬剩清貧。
相逢何必曾相識。萍水孤蹤亦暫卽。如此燈前一識君。錦字廻文認誰織。
我從去年辭帝京。蕭條僕馬指南征。算是玉皇香案吏。詎眞物外住蓬瀛。
謫居臥病潯陽城。游宦無聊心曳旌。五架三間草堂在。謾勞五老笑相迎。
潯陽地僻無音樂。人誦詩書守淳樸。但知山水有清音。水宮亭背山廬嶽。
終歲不聞絲竹聲。東山冷處負平生。只學蘭亭修禊會。一觴一咏暢幽情。
住近湓江地低濕。九派風濤鋪濼濬。均傳此地是長沙。若遇賈生哀欲泣。
黃蘆苦竹繞宅生。嫋嫋娟娟競野榮。信此官曹荒涼甚。不堪風雨下深更。
其間旦暮聞何物。深樹蒼蒼遠山屹。因風訝得怪聲來。詎能久居不鬱鬱。
杜鵑啼血猿哀鳴。物類何當心不平。三更月上催歸急。十二時中浴泪盈。

春江花朝秋月夜。貴游行樂居亭榭。謫宦心情怯景光。蕭索獨愁無稅駕。
往往取酒還獨傾。儼覺淵明風骨清。束帶無心縈五斗。漉巾乞食有誰爭。
豈無山歌與村笛。粗有聲音破虛寂。或騎牛背棹漁舟。儗若梨園非勁敵。
嘔嘔啁哳難爲聽。敢從海上叩秦青。吏散官閒空索句。杯中物盡板扉扃。
今夜聞君琵琶語。惆悵何因理愁緒。西蜀琵琶即有峰。隴山鸚鵡弗如汝。
如聽仙樂耳暫明。鈞天髣髴奏瑤京。潯陽城外少此調。邇日江山韵亦清。
莫辭更坐彈一曲。妙曲泥人心不足。竟教北海再開樽。無礙楚庭方滅燭。
爲君翻作琵琶行。胡笳十八拍還成。潯陽後有游人過。商婦能歌或著名。
感我此言良久立。由來知已下車揖。粉黛看看末路難。不獨傷心背鄉邑。
卻坐促絃絃更急。一彈再鼓難收拾。未是絃催手腕疲。新知舊好懷憂悒。
凄凄不似向前聲。木落風寒水一泓。惹恨難迴腸九折。歌喉順處逆人情。
滿座重聞皆掩泣。欣慨胡然遽交集。憐渠不早立身名。中流壺繫判呼吸。
座中泣下誰最多。樂極悲來泣當歌。懷土思鄉全不耐。鏡中髮白影婆娑。

江州司馬青衫溼。半世豪雄付歌什。酒闌歸散客亦行。商婦回向客船泣。

衍琵琶行跋

潯陽江頭商婦琵琶。自有白傅一詩。遂成雙絕。今更得地山夫子引而伸之。千秋韵事。鼎足而三矣。癸卯仲夏震澤門人楊復吉識

西湖小史

山陰李鼎和仲著

一時

袁石公曰西湖宋畫也最足賞鑑惟遇雪則水空山沒雲低樹斷儼似元人手筆余論湖景當以雪爲第一次新柳餘寒初淺半染輕黃絕樣風流致堪腸斷其次月皎蟾當空波光生艷衆山靜遠如百千美人臨鏡梳鬟四季皆妙不獨秋也又其次紅葉南山一帶秋老愈妍錯如錦綉豈減二月花哉今遊湖者春時最盛然半屬看忙領幽味賞淸韻者有幾吳人嘲杭人爲怕月信非虛也如西溪之梅滿隴之桂翁山之李六橋之桃盡人知之何煩予筆

二地

向時所傳十景已滄桑不復可識湖瀲麗矚莫逾南屏試登慧日芳翠盈袖若紫陽饒石而嫌于市天竺有泉而嫌于闤杖履所及每爲惋惜予所賞者于勝果寺則取其僻于蓮花峰則取其雋于放生池則取其空于西冷橋則取其澹

千木巖危蹤鳥道。演福庵巧奪鬼工。靈鷲惟韜光差寂。金蓮池可枕漱較冷泉爲深。龍井惟片雲足賞。風篁嶺堪袍笏比烟霞爲杳。兩高峯峻矣。恨無康樂之屐。十八澗曲矣。惜少蘇州之嘯。永興則綠蕚最著。雲居則楓林獨佳。古蕩不減桃源。雲棲居然淨土。御教場奇石揷天。月輪塔怒濤捲雪。遊踪到此。別是一觀。乃至六一之泉。叔明之屋。窮兒翻經之台。抱朴沉丹之井。遺跡雖存。荆榛莫辨。安得好事者一爲表出。爲湖山吐氣哉。

三墅

凡爲園者。先水石。次古木。次結構。西湖秀冶。自具剪裁。無須壘山鑿石。林木無不森蔚。到處會心。所難獨結構耳。雅則易寒。華則易俗。山林廊廟。故難兼勝。姑就邇年所築。稍爲次第。湧金惟寄園頗倣。而取徑不迂。南山惟寓林最秀。而結屋不稱。孤山稱快雪堂。而更置少韵。裏湖推鳴鷗墅。而廊落無致。包園在靈峰者。人巧天工。俱錯而斧痕太露。馮園在西溪者。老梅脩竹俱古。而山骨不靈。予友江邦玉築室橫山。林岫深迴。足稱最勝。遠則士橋金園。白蕩懶園。水木幽茂。

亦堪游憩。柴園獨稱麗甚。惜秘不爲人見。他園尙夥。不能悉載。無論宋時諸園。不能髣髴。即如太倉弇園。惠山鄒園。永嘉王園。雲間顧園。皆膾炙一時。數墅一邱一壑。恐不能敵。差足豪者。西湖一大園耳。

四舫

湖中之舟。鱗鱗如鯽。曷啻數百。其稍潔者。輒爲有力人所據。半雜以市兒官役。又否則高髻廣額。塗脂抹粉之嫫母。見之欲嘔。予嘗論湖中舟。居大勝園。居既遠塵囂。亦鮮剝啄。當月則濯魄冰壺。當暑則披襟荷畔。當雨則潑墨欲狂。當曉則輕霞未散。沉湎濡首。領畧方盡。然舟有二。其一紅粧成隊。士女堵立。玉簫象管。一飲百鍾。此豪士之快舉也。其一則雅姬焚香。俊童捧鈞。筆床茶灶。臨流賦詩。此韵士之風流也。所好各異。用舫亦別。如隨喜菴水上園等。則宜雅士。水一方臨春樓等。則宜豪士。舍此二者。反不如扁舟一葉。晨夕夷猶于烟波間耳。何可同俗子日午登舟。未暮即返哉。

五產

湖上耳目奉無不極天下之娛。獨于樽俎間概所憒憒。一經庖人手。更無鮮口者。如讀中原紫氣等詩。入目可厭。又如讀老生帖括語。出口已臭。董思白先生嘗曰。湖中厨子。功勝大黃。的非戲語。然有所產。足以奪四方之嗜而易所好。品有嗜味者。西來之栗也。龍泓之茶也。有仙饌者。花下之藕也。湖中之蓴也。楊梅則玉泉最勝。櫻桃則亭皋最佳。芡實則橫里最富。密橘則栖上獨異。至于春初之筍。秋半之菱。葛園之青李。三橋之紅菱。皆屬杭產。不得獨遺。其餘土魰水皃。紅蝦青鯽。非不稱珍。以非清韵。故不載。獨虎跑泉名喧宇內。與慧山可伯仲。郎以甲湖產何愧哉。

六獻

閱舊志。風雅輩出。足以領袖天下。嗣響寥寥。每徒申嘅。聊述一二。私仰止焉。馮開之醉心宗乘。兼負東山之癖。虞德園搜目奇僻。不讓子雲之元。徐茂英博雅共推。黃貞父澹宕自喜。論書則湯堯文不失正鋒。許靈長別具逸腕。論畫則張白雲頗無作氣。沈青門另饒雋才。王雲萊壽踰百歲。疑有方術。邵虎菴石隱半

生無慚棲逸數先生雖逝遺徽剩墨尙足照映湖山嗟乎孤山非君復不著冷泉非樂天不名誰謂地不以人重哉近四賢祠增入王元美此公爲一代文章冠俎豆無忝獨進東粵周公不知何意余謂周有周祀似不以此重也孫太初畜鶴南屏詩最淸勁可並和靖入以太初諸賢定當抱臂(周卽府城隍是)

七僧

友之有僧如花中之竹羽中之鶴氣韵別是一種籜冠櫻履最宜淨侶同行西湖梵宮甲天下僧稱好事但趨騖勢利有自命騷雅而居積不異俗人有高唱禪宗而乞墦直同市井急宜遠去弗復與交不若種茶藝竹之野衲倘覺椎朴可喜若昭慶一賈肆也天竺一屠門也法相一錢埒也淨慈差冷靈隱獨貧種種名刹不可勝紀靜室林布豈乏名緇第求如淸順可久輩亦無其人獨蓮持大師單持念佛遠傳永明之衣近拍中峯之板西湖佳麗藪遊者如狂一入雲塢恍入蓮邦卽鳥鳴松唱皆有禪意不必禮大師之塔而心已冷然矣

八艷

湖中不可無美人。猶鬟無關於神明。而失之不佳。蘇小同心。至今芬烈。琴操參悟。猶屬錚錚。佳人難再。孰踵其芳徽者。據余目所見。杜天素書擅一時。風鬟霧鬢。而多高韻。王修微詩驚四座。讀書談道。而多勝情。惜哉。林既還閩。王亦他適。近有王雲友精於六法。足參管姬之座。風流不墜。賴有此君。昔人有云無此不成京師。予亦曰無美人不成西湖。要豈論於俗妓輩哉。未暇語貌。一種有氣惡甚。反不如獨對西子。雨顰晴笑。自堪傾國。弗以此輩唐突之耳。(完)

西湖小史跋

西湖佳麗甲天下。名人題識。每不能名言其妙。茲不過得其一壑一邱而覽之者。已不禁悠然神往。正猶吳仲圭畫山水縮本。雖絹素無多。而烟雲紀縵。神味全別矣。惜作者命筆時。適當勝國末年。否則後日湖山全盛之際。應大有勾留清夢者。足供記載耳。丙申夏日震澤楊復吉識

香艷叢書二集卷二終



香豔叢書 第二集

# 香艷叢書

二集卷三

秀水孟彬賦魚著



## 十國宮詞

唐室鼎遷。正五季代興之日。中原雲擾。亦羣雄競奮之秋。地擁江淮。楊花共李花並茂。天開巴蜀。兎子與毬子同謠。彭城則嶺海稱雄。典午復湖湘坐大。又況跨吳越而朝稱尙父。據甌閩而人號三郎。江陵當四戰之衝。太原守一隅之固。居然衮冕。同封異姓之王。到處樓臺。爭列後庭之寵。三千粉黛。繡幕珠簾。二八妖嬈。舞裾歌扇。漫襲承平之舊。渾忘締造之艱。然而興廢靡常。繁華易逝。宮庭閴寂。賸有荒烟。輦道蒼涼。鞠爲茂草。悉一時之游宴。供千載之流連。爰搜十國遺聞。用賦百篇宮體。匪敢補史之佚。竊附識小之私云爾。

十圍燃燭擊球工。兵諫何來跋扈雄。繞柱白龍曾入夢。袖中一紙出西宮。

按楊行密唐天復二年賜爵吳王建國揚州傳渥隆演溥三主後徐浩稱帝奉吳主爲讓皇　通鑑楊渥燃十圍之燭以擊球一燭費錢數萬　又渥晨視事張顥徐溫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謂之兵諫　五國故事注徐溫夢入宮中見白龍繞其殿柱明日入果見渥弟渭衣白衣抱殿柱而立乃嗣位　通鑑張顥遣紀祥弒渥圖自立嚴可求急書一紙乃西宮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告諸將無負楊氏

小樓懽飲酒初醺。傳粉君臣禮不分。一笑。鶉衣蒼鶻健。三郎反自作參軍。

五代史徐氏專政隆演幼懦而知訓尤淩侮之無君臣禮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髽髻爲蒼鶻　十國春秋宋齊邱密言于知誥曰三郎驕縱敗在朝夕

樓上焚香誦佛頻。丹陽宮裡羽衣新。楊花飄落渾如雪。怎奈團枝玉樹春。

五國故事讓皇帝方誦佛書于樓上使者趨前帝以香爐擲之俄而見弒　十國春秋昇元二年徙讓皇居丹陽宮　通鑑讓皇帝服羽衣習辟穀術　十國春秋武義元年有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無了期　按徐知誥本性李後遂應此謠

江南江北已無家。臺樹荒蕪冷鈿車。三十年來同一夢。枯楊何事復生花。

江表志讓皇帝賦詩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 又讓皇既還數年未卒每有枯楊生枝葉

玉葉金枝絕世姿。雙雙白雁繫紅絲。妝臺鸞鏡春何在。嗚咽人呼公主時。

玉壺清話璉讓皇長子也初先主第四女璉納之爲妃容範絕世及禪代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爲之慘戚

縞素長齋畢此生。延和人靜月空明。佛香一炷還私誓。願作無情莫有情。

玉壺清話璉卒永康公主終身縞素不茹葷血朝夕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爲有情之物居延和宮年二十四無疾而亡

讓皇百日海陵遷。扃却朱門不計年。楚岫吳江空悵望。永寧宮裏草如烟。

五代史昇元六年李昇遷楊氏子孫于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 五國故事讓皇帝溥既渡江賦詩略曰烟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量

一夕秋霜上鬢鬚。清光漸漸入天衢。金奴烏舅黃門喚。照夜何須大寶珠。

按吳徐誥唐天福二年僭稱帝復姓李氏更名昇是爲南唐傳以璟
煜二主爲宋所滅 南唐近事烈祖輔吳之初以爲非老成無以
彈壓遂服藥變其髭鬢一夕成霜 江南野史初先主有受禪意
忽夜半寺僧撞鐘逮且召問云夜來偶得月詩先主令白乃曰徐
徐出東海漸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私喜而釋
之 清異錄江南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桕子油但
呼烏舅案上捧燭鐵人高尺五一日黃昏急須燭喚小黃門掇過
我金奴來左右竊相謂曰烏舅金一奴正好作對 默記小說載江
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者見燈輒閉目云烟氣易以蠟燭亦閉目
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
大寶珠光照一
室如日中也

瓊霙片片灑金鋪。清暇君臣樂事俱。旋進和章陪曲宴。更傳名手寫新圖。

清異錄保大五年元日大雪李主展宴賦詩命李建勛繼和建勛
卽時和進乃召同宴仍集名手圖畫眞容高沖古主之侍臣法部
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
董源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皆絕筆也

茱房菊蕊繡花餻。佳節重陽散鬱陶。望斷鴒原數行淚。宮中愁賦卻登高。

南唐書從善後主同母弟也遣朝京師因留質不歸後主悲思每
憑高北望泣下沾衿由時歲時游宴皆罷嘗製卻登高文有原有
鴒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無
一懽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之句

茶油花餅鏤金黃。雅淡新翻北苑妝。宮樣更誇天水碧。薄綃爭染露珠涼。

南唐拾遺記南唐時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宮嬪鏤金于面皆淡妝以此花餅施額上時號北苑妝 宋史李煜伎妾常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

錦洞天開近御牀。金鋪玉戶麗花房。移風纔報蓬萊紫。又賞崇蘭讌飲香。

清異錄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牕壁柱栱階砌並作隔筒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 又廬山僧舍有麝囊花一叢色正紫號紫風流後主詔取數十根植于移風殿賜名蓬萊紫 十國春秋保大二年八月幸飲香亭觀蘭

雅度何須粉黛施。珊珊玉骨擅仙姿。吼聲如虎金環震。不改從容進膳時。

十國春秋种氏名時光態度閑雅宛若神仙烈祖常大怒聲如乳虎殿陛金環爲震動左右皆喪膽褫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

纖裳高髻淡蛾眉。煖殿開筵夜雪時。製得新聲催按拍。破傳醉舞曲來遲。

南唐書周后剏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妝嘗雪夜酣宴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剏爲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 十國春秋注後主誄周后詞有曲演來遲破傳醉舞等句

霓裳法曲譜開元。利撥檀槽雅製存。一自玉環留別後。空將金屑殉芳魂。

南唐書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後不復傳周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于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于世　十國春秋注後主以誄周后詞有利撥迅手重新雅製等句　南唐書后臥疾已革猶不亂親取元宗所賜檀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卒于瑤光殿後主哀甚以后所愛檀槽琵琶同葬

衩襪還提金縷鞋。畫堂南畔早情諧。待年此日重親迎。彩雁啣書過御街。

詞綜後主子夜詞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衩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十國春秋繼國后周氏周后女弟也周后沒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繼室將納采後主命以鵝代白雁被以文繡使啣書特舉親迎之禮

柔儀殿內碧牕紗。侍女添香金鳳斜。更築紅羅亭子小。花深深處醉流霞。

清異錄李煜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有玉太古容華鼎金鳳口罌諸種　南唐書後主于羣花中作亭冪以紅羅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

巧笑明眸態絕殊。保儀新選有誰如。月明不復羊車過。閒掌深宮萬卷書。

馬令南唐書保儀黃氏容態華麗冠絕當世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后專房由是進保儀稱而品秩不加第以掌墨寶而已初元宗後主皆妙于筆札博收古書宮中圖籍萬卷皆保儀所掌

椒寢香埋又幾春。琵琶聲咽舊宮嬪。鈿蟬金雁都零落。猶按當年一曲新。

南唐書宮人流珠者性聰慧工琵琶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問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遺所忘失後主大喜

淩波素襪獨翩翩。掌上輕盈宛若仙。學得纖纖新月樣。春趺裏就舞金蓮。

道山新聞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令窅娘以帛纏足纖小屈上如新月狀著素襪舞金蓮上體勢回旋有淩波之態

御苑依依柳幾株。風情烟態映春蕪。臨池愛仿元和腳。手寫黃羅付慶奴。

墨莊漫錄江南李後主嘗于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強隨烟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南唐書元宗後主俱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御公權柳宗元詩柳家新樣元和腳且盡薑芽斂手徒

異卉奇葩繞院開。侍兒春曉折花回。風流輸與雙飛蝶。恣傍玉人雲鬢來。

十國春秋宮人秋水喜簪異花芳香拂鬢常有蝶繞其上撲之不去

繡佛深宮戶自扃。承恩淡埽黛眉青。傷心彌勒花空獻。剩有金書一卷經。

默記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廷出其經舍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于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舍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

薄命如雲粉黛羞。梧桐葉落故宮秋。勸君休唱芳儀曲。塞北江南一樣愁。

默記遼聖宗芳儀李氏江南李景女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彊都監妻女皆爲聖宗所獲封儀生公主一人晁補之爲作芳儀曲有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一等之句

霞帔長披玉貌溫。雅通仙術獨承恩。麥珠圓處盈銀釜。雪鋌鎔成帶爪痕。

江淮異人錄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頗明于道術保大中召之入宮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手如鳥爪 十國春秋元宗常購眞珠數升欲得圓珠耿曰易致也就取小麥以銀釜爛之皆成圓珠光彩奪目 江淮異人錄嘗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爲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實之握銀鋌投于熾炭中過食頃曰可矣乃出赫然洞赤及冷爛然爲

爲銀鋌而指痕具在

雲冠羽氅道家妝。慷慨身投烈焰亡。無限江山容易別。白衣紗帽愧君王。

十國春秋淨德院尼乃入十餘人皆宮人入道者都城將陷亦積薪于庭院後主與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爲應吾與汝輩俱焚死及保儀黃氏燔積書于宮淨德院望見烟焰遂蘇積薪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　十國春秋注後主作長短句云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故臣聞之有泣下者　宋史曹彬俘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

手爲佛印額成疣。精舍香林處處修。開善夫妻方普度。王師已報下池州。

十國春秋開寶二年普度諸郡僧祟修佛寺改寶公院爲開善道場國主與后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爲瘤贅手常屈指作佛印　南唐書有北僧立石塔于采石磯施予皆拒不取及王師下池州繫浮橋于石塔然後知其爲開也

讖成兎子上金牀。山色青城繞苑牆。阿姊昭陽新擅寵。旋看花蘂又專房。

按王建唐天復三年爲蜀王僭稱帝是爲前蜀傳子宗衍爲後唐所滅　十國春秋帝以卯年生至是丁卯卽位左右獻兎子上金牀之讖帝命飾金爲坐又徐耕有二女皆國色相工曰青城山王氣徹天不十年有眞人　承運此女當作后妃長女卽太后事高

祖爲賢妃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淑妃宮中稱爲花蕊夫人

金甲珠冠燿素秋。昇仙橋畔餞宸游。漢嘉一路宮人隊。水調聲聲下閬州。

十國春秋乾德二年下詔北巡秋八月帝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戈矢而行后妃餞于昇仙橋遂以宮女二十人從行至漢州浮江而下壬申至閬州舟子皆衣錦繡帝自製水調銀漢之曲命樂工歌之

土木繁興姿宴娛。飛鸞瑞獸儼蓬壺。宣華十里樓臺倣。枉獻南朝三閣圖。

十國春秋帝命宣華苑內延袤十里搆重光太清延昌會眞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眞蓬萊丹霞怡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土木之功最極奢巧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幷作歌以諷

霓裳唱罷後庭酬。履舃交歡醉未休。怪道江邊珠翠繞。浣花溪上看龍州。

十國春秋帝以上巳節宴怡神亭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內臣嚴凝月等競歌後庭花婦女雜坐履舃交錯酣歌達旦夏四月幸浣花溪龍舟彩舫十里緜亘自百花潭至萬里橋游人士女珠翠夾岸

毬場步障錦爛斑。白打春風入市闤。重向御厨當面列。經旬猶未下繒山。

十國春秋帝雅好蹴踘引錦步障以翼之往往擊毬其中漸至街市而不知　又帝結繒爲山立二綵亭于前列諸金銀錡釜之屬

取御廚食料烹燀其間帝乃憑欄觀之號曰當面廚或樂飲繪山經旬不下

數錢女子手摻摻。小市紅欄柳影纖。絕勝齊宮沽酒肆。風帘颭處著青衫。

十國春秋帝命大內造村坊市肆令宮嬪著青衫懸帘鬻食男女雜沓交易而退帝與妃嬪輒爲笑樂

碧落溶溶夜宴時。玉簫一曲侑金卮。月華如水君須醉。卻笑嘉王好酒悲。

十國春秋後主宴近臣于宣華苑令宮人李玉簫歌己所撰月華如水宮詞侑嘉王宗壽酒詞曰燀燀赤赤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是癡人　五代史衍嘗以九日宴宣華院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耳諸狎客共以慢言爭謔嘲之

臉夾燕支冠帶蓮。醉妝相對坐生憐。風流只愛尋花柳。不走者邊便那邊。

北夢瑣言蜀王衍常裹小巾其光如錐宮女多衣道服帶蓮花冠施胭脂夾臉號醉妝　詞綜蜀主王衍醉妝詞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

風塵淪落不堪聞。連袂悲歌響入雲。唱徹甘州新譜曲。柳眉桃臉畫羅裙。

五國故事衍奉母后同幸青城至上清宮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衍製甘州曲親唱之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

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宮人皆應聲和之

丹景元都次第登。雲浮翠輦陟崚嶒。賦詩到處尋名勝。夜上星壇看聖燈。

十國春秋帝與太后太妃歷丈人觀元都觀丹景山各製辭勒石遂至漢州三學山觀聖燈賦詩而還

珠鞍寶馬動香塵。競擁流星二十輪。七里亭邊回鶻隊。一時相對盡沾巾。

清異錄蜀衍造平底大車凡二十輪牽以駿馬騎去如飛謂之流星輦 五代史衍自縣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御文明殿與羣臣相對涕泣無一言以救國患

喧呼鬪夾城雞。煽處深宮有艷妻。忍向秦川重回首。春花夜月總淒迷。

通鑑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生鬪雞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乎有廢立意而徐賢妃爲之內立覺不能也 又唐莊宗遣中使向延嗣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 十國春秋注 時有蜀僧遠公傷廢國詩有丹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老漫開花之句

故苑筵開此代興。一燈誰識酷頭僧。丹霞樓上穿鍼夕。又與宮人乞巧凭。

按 孟知祥唐長興四年爲蜀王僭稱帝是爲後蜀傳子昶爲宋所滅 十國春秋王宴府僚于王氏宣華院謂左右曰使衍不荒于

政有賢臣輔之繼岌小子豈能遽及此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與 又先是有僧自號醋頭手携一燈藥所至處卓之呼曰不得燈燈便倒及帝登極數月即宴駕人以爲驗 又帝以七夕宴丹霞樓觀宮人乞巧前蜀後主亦以七夕與宮人乞巧于丹霞樓

羅帳綾帷寢殿張。宮中小輦只銅裝。如何元夜觀燈火。十萬金錢賜舞倡。

五國故事昶頗務慈儉寢處惟紫羅帳碧綾帷褥無錦繡諸飾居常在內惟銅裝朱漆小輦而已 十國春秋廣政三年春正月上元節帝觀燈露臺命舞倡李豔娘入宮賜其家錢十萬

競渡龍舟水一隈。繡旂隊隊彩雲開。淩波殿外薰風入。慈母年高奉輦來。

十國春秋夏五月重午節帝奉皇太后游淩波殿觀競渡

紫府移根託上闌。春秋佳日儘追歡。芳林催賞紅梔子。御苑宣看黑牡丹。

十國春秋冬十月賞紅梔子花於芳林院大宴百官其花爛紅六出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 又三月帝宴牡丹苑牡丹花有檀心如墨者香聞至五十步從官皆賦詩以賞之

錦纜徐牽泛畫艘。重樓窈窕閒文牕。分明海上神仙府。金殿何須數曲江。

堯山堂外紀蜀王昶游浣花御龍舟觀水嬉人望之若神仙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未及此也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昶稱善久之

栽徧芙蓉覆綺帷。層闉高下萬千枝。錦城一望眞如錦。空賦邠風七月詩。

堯山堂外紀蜀主昶令羅城上皆種芙蓉覆以帷幕每至秋時盛開四十里皆鋪錦繡高下相照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眞錦城也張立作詩諷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裝蜀國三秋色難入邠風七月詩

宮寢桃符換隔年。長春餘慶製新聯。內臣競獻金花樹。最愛忘憂獨立仙。

堯山堂外紀蜀未亡前歲除日昶自題桃板于寢門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賀長春乃宋祖誕聖節名也 清異錄孟昶時每臘月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樹梁守珍獻忘憂花縷金于花上曰獨立仙

品分十四列深宮。官職新除望幸同。多少驚婚喧里巷。桃夭處處詠春風。

十國春秋廣政六年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州縣騷然民多立嫁其女謂之驚婚于是後宮位號列十四品有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春保衣安宸安蹕安情修容修媛修娟等秩比公卿大夫士焉

寵擅椒房眉黛妍。青城同輦幾流連。白楊不復當時路。猶憶深宮點翠鈿。

十國春秋後主妃張氏擅殊色以眉目如畫嘗同輦游青城山久而不返忽雷雨大作被震而殞乃以紅錦龍褥裹瘞觀前白楊樹下後數年鍊師李若冲忽見女子吟詩若有所怨詩曰一別鑾輿今幾年白楊風起不成眠常思往日椒房寵淚滴衣衿損翠鈿

**雪香宮扇暑風淸。水殿涼生夜幾更。一任釵橫雲鬢亂。摩訶池上月華明。**

淸異錄孟昶夏月水調龍腦末塗白扇上一夕與花蕊夫人登樓望月悞墮其扇爲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　詞綜蜀主孟昶一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冰肌玉骨淸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詞

**離恨緜緜出劍門。杜鵑聲裏暗銷魂。最憐白首宮詞後。一幅張仙戀舊恩。**

詞譜花蕊夫人有采桑子半闋云幾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緜緜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　後山詩話靑城費氏女五代時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　見聞搜玉世傳張仙像者乃蜀主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乃攜此圖懸于壁且祀之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詭答曰此吾蜀中張仙像也祀之能令人有子

**芙蓉帳子淡籠烟。暖向鴛鴦被底眠。誰唱後庭新樂府。一聲萬里去朝天。**

十國春秋後主以芙蓉花染繒爲帳幔名曰芙蓉帳　輟耕錄孟蜀主一錦被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如雲版樣此之謂鴛衾　五國故事蜀之末作新曲云萬里朝天未幾後主朝宋崎嶇川陸斯其驗矣

珠殿纔興又玉堂。風流天子王鑾方。芙蓉甘菊呼鑾道。無復龍川歌舞岡。

按劉隱梁乾化二年爲南海王隱弟巖僭稱帝是爲南漢傳玢晟鋹三主爲宋所滅　十國春秋乾亨元年建玉堂珠殿　又帝顧左右曰縱不及堯舜禹湯亦不失作風流天子又言家本咸秦恥王鑾土　廣州志歌舞岡南越王佗三月三日修禊之處劉龑壘石爲道名曰呼鑾夾栽甘菊芙蓉與羣臣游宴

南薰宮殿迥淩虛。暗炙龍涎散玉除。藏用仙人二十四。車燒沈水笑麤疏。

清異錄廣府劉龑僭大號晚年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鑪燃香故有氣無形上謂左右曰隋帝論車燒沈水郤成粗疏爭似我二十四個藏用仙人

金柱銀衣儼玉壺。採珠更置媚川都。寺人競進才人寵。只合蕭閒作大夫。

五國故事鋹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白金三千錠又以銀爲地衣　十國春秋置媚川都于合浦縣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　又帝委政于宦者龔澄樞陳延壽及才人盧瓊仙等臺省官僅充員而已　清異錄劉鋹僭立奢麗自恣在宮中自稱蕭閒大夫

流花橋外水沄沄。丹荔含漿映薄曛。也博一時妃子笑。遺釵墮珥醉紅雲。

廣東新語城北有芳春園桃花夾水二三里一名甘泉苑其橋曰流花鋹與宮人爲紅雲宴于此雨後往往拾得遺釵珠貝知爲亡

國之遺物也　十國春秋帝命荔支熟時設紅雲宴以樂後宮歲以爲常

曉色朦朧赴上林。花枝角勝採春深。阿誰喧笑全輸却。買讌頻催獻耍金。

清異錄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鬥花凌晨開後苑各任采擇少頃勅還宮鎖後苑膳訖普集角勝負于殿中負者獻耍金耍銀買宴

亭館淸幽地更偏。一尊淺酌共流連。綠天深處親題字。親錫佳名扇子仙。

十國春秋南海有蘇氏園者雅稱幽勝後主攜李蟾妃微行至此憇酌綠蕉林中大書蕉葉曰扇子仙後人搆亭于上以志異名爲扇子亭云

玉朵銀絲簇髻靑。惢珠宮裏態娉婷。香殘粉冷歸何處。只有花田瘞素馨。

廣東新語素馨斜在廣州城西十里南漢葬美人之所有美人喜簪素馨死後遂多種素馨于塚上故曰素馨斜以彌望悉是此花又名曰花田　十國春秋宮人素馨惟喜插白花遂名其花曰素馨花

瓊仙端不讓瓊芝。秩進才人管百司。腕白身輕來月下。幽吟還似在宮時。

十國春秋盧瓊仙與黃瓊芝並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後主進位陞瓊仙秩爲才人瓊芝廣東新語盧瓊仙劉鋹之才人也崇禎間有請乩仙者瓊仙至題云身輕不間許風中立腕白愁敎月下看

新署宮銜作候窗。祇應獨夜守明釭。妖淫羞煞波斯女。裸逐相看大體雙。

清異錄南漢劉晟殿側置宮人望明窗以候曉宮人謂之候窗監又劉鋹得波斯女黑腯而慧豔善淫鋹嬖之賜號媚豬又選惡少年配以雛宮人使褫衣露偶鋹扶媚豬延行玩覽號曰大體雙

遠游冠服紫霞裾。內殿尊嚴奉女巫。寶帳高懸呼太子。玉皇昨降上淸都。

十國春秋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帝于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游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帝爲太子皇帝國事多叩于胡子

昌華苑裏月如霜。野蕈叢生輦路荒。執梃降王嗤作長。花名誰喚小南強。

葉廷珪海錄圖經荔子州在番禺縣劉氏于其上創昌華苑五國故事大寶末年野蕈生于宮殿　通鑑太宗將討北漢鋹進言曰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　清異錄南漢每見北人盛誇嶺海之強世宗遣使入嶺館接者遺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

軋軋機聲萬戶同。八牀山茗摘幽叢。好開明月春風圃。老作湖南一令公。

按馬殷梁開平元年爲楚王傳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五主爲南唐所滅　十國春秋湖南不事桑蠶高郁勸王令輸稅者以帛

代錢由是機杼大盛又高郁請聽民售茶由是屬內民皆得摘
山收茗茗號曰八牀主人　堯山堂外紀馬殷建明月圃于潭州
命徐仲雅賦詩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嫦娥夜月樓　冊府元龜
曹琛往湖南馬殷冊命或欲稱臣呼殷爲殿下琛謂之曰豈有湖
南一介公稱藩唐室復欲天使
稱臣一哉旣見殷但呼公而已

娉婷秀質毓蘭房。愛主盈盈駕七香。唇齒遠聯秦晉好。纔歸珠海又錢塘。

十國春秋南平王劉巖求婚許之王遣弟永順節度使存送女于
廣南吳越王錢鏐爲其子傳璙來求婚許之命掌書記李峴馬匡
送女于
吳越

丹砂塗壁爛生光。十六樓成又五堂。合殿更看雲氣繞。九龍爭吐篆烟香。

十國春秋文昭王希範作天策光政等十六樓天策勤政等五堂
塗殿率用丹砂　通鑑希範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龍長十餘丈
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　三楚新錄凌晨將坐先使人
焚香于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

麝香風煖日遲遲。嘉宴堂開泛玉巵。妒殺風流徐學士。會春園裏賦新詩。

十國春秋王建有會春園嘉宴堂金華殿開　攜子弟僚屬于會春
園游宴學士徐仲雅等賦詩上觴晝夜無節　湖湘故事馬氏作
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詩有山色遠堆螺黛雨草梢春戛麝香風
爲當時所稱

漏盡銅壺醉未休。可堪花謝漢宮秋。馬家婦是彭家女。長夜何曾縱夜游。

通鑑天復三年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爲長夜之飲　十國春秋秦國夫人薨石文德獻挽詞有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句王品爲挽詩第一　又秦國夫人嘗上香報恩禪院僧問曰夫人何家婦女夫人以其辯之忽也遽索檐子疾歸且以其言告文昭王王笑曰此釋氏禪機耳何不答以彭家女馬家婦則禪機立解矣夫人慚服曰是妾無見性之過也

衆駒爭棧亦堪悲。苦諫深閨淚暗垂。一片梧桐留井月。倉黃不似景陽時。

十國春秋許德勛語吳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也願吳朝勿以爲念他日衆駒爭皁棧後可圖耳　通鑑馬希萼調朗州丁壯爲鄉兵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爲人笑不聽已而敗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家山高會唱吳謳。玉爵金尊迭勸酬。喜見白頭鄰媪在。寧馨猶復說婆留。

按錢鏐梁開平元年爲吳越王傳元瓘宏佐宏倧宏俶四主後納土于宋　十國春秋王置酒高會父老男婦八十以上者金尊百歲者玉爵王執爵上壽高揭吳音爲歌舉座賡之叫笑振席武肅世家王衣錦親巡有鄰媪九十餘攜壺漿迎王曰錢婆留寧馨富貴王下車拜之　吳越備史王始誕之夕紅光滿室皇考頗怪之將棄于井祖妣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

焉

春露秋霜淚暗揮。萱闈長日色依依。層樓親負同歡笑。衣錦分明是彩衣。

吳越備史王純孝禀于天性每春秋祭享必嗚咽流涕嘗曰今日貴盛皆由積善所致但恨祖母不能見耳嘗游衣錦庭層樓皇妣春秋高不能上王親負而登焉

深宵機杼月黃昏。寸帛時關民隱存。暇日偶尋游賞地。百縑爭肯施空門。

吳越備史正德夫人吳氏將游奉國寺王乃命帛百縑以備散施夫人曰妾備嘗機杼之勞遽以游賞費之非恤民之道遂不受而罷

陌上花開鶯亂飛。香車過處色芳菲。君王不道多情甚。贏得歌聲緩緩歸。

東坡陌上花序吳越王妃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好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悽然

元女聯姻沁水開。吹簫未下鳳皇臺。鸞鏘重見如雲盛。百兩還從帝里來。

十國春秋天祐三年唐哀帝選武肅王第三子傳瑛尚壽昌公主未及降而卒天祐四年哀帝又選武肅王第十五子傳璟爲駙馬

侍女中宵各主更。綴鈴枕上夜頻驚。後庭樂部渾拋卻。祇鼓胡琴一再行。

吳越備史王每夕必列侍女各主一更戒之曰外有報事當振鈴聲以爲警省又以圓木小枕綴鈴睡熟則欹由是而寤名曰警枕又嘗夕宴諸王子及諸孫命鼓胡琴未數曲遽止之曰外間當謂我不恤政事爲長夜之飲也宴遂罷

香含寶鴨篆烟融。鑄得銅容奉蕊宮。道服曾宗黃老學。松風一曲奏絲桐。

吳越備史王命鑄王妣恭懿太夫人銅容二致于奉國金地二尼寺恭懿夫人幼而婉淑善鼓琴頗尙黃老學居常被道士服餘皆布練而已

錦棚繡褓飾珠鈿。銀鹿成羣戲帳前。誰是釋迦親抱送。宮中特鑄洗兒錢。

吳越備史莊穆夫人馬氏常置銀鹿于帳前坐諸公子于上夫人閱其聚戲喜動顏色 十國春秋穆王第十四子儼初生之夕母崔夫人合瞑時見一僧坐帳前既寤彷彿如見乃生儼文穆王喜命鑄金銀大錢爲洗兒之具

曾駕雲軿覲帝畿。金銀湯藥錫宮闈。駢蕃天寵加尤渥。特典還封異姓妃。

十國春秋開寶九年王與妃及世子入覲加封吳越國王妃宰相言異姓無封妃故事太祖曰行自我朝表特恩也妃辭謝中宮賜金銀衣著湯藥法酒等

浮圖揷漢影亭亭。鐫偈華嚴幾度經。更乞君王親作記。夕陽金碧照南屏。

十國春秋黃妃嘗于南屏山雷峯顯嚴院建塔奉藏佛螺髻髮名黃妃塔塔高四十餘丈兀立層霄金碧璀璨建塔時以石刻華嚴經鱗甃其下忠懿王有建塔記

西湖湖水碧溶溶。十里樓臺罨畫中。複道衣香人影亂。一時同在水晶宮。

按王審知梁開平三年爲閩王子延翰延鈞嗣稱帝傳昶羲二主羲爲朱文進所弒　湧幢小品僞閩王延翰跨城西西湖築室十餘里號曰水晶宮每攜後庭游宴從子城複道以出

羽葆霓旌扈屬車。溪田處處麗如霞。不知宮錦裁多少。鋪徧泉州母后家。

十國春秋惠宗幸泉州如皇太后母家謁黃氏家廟田鋪緹錦木被彩繪因名里曰錦里驛曰錦田居曰錦第溪曰錦溪臺院曰錦溪院

新築長春夜宴開。萬枝龍燭映蓬萊。靚粧侍女分行立。玉椀金尊次第來。

十國春秋永和元年立淑妃陳氏爲皇后后本昭武帝侍婢名金鳳惠宗嬖之築長春宮以居數爲長夜之飲每宴燃金龍燭數百枝救宮婢數十擎杯柈多金玉瑪瑙琥珀玻璃之屬以次遞進不設几筵

堂開甘露兩株㮈。珠琲金莖早著花。相約傾筐聯雅會。清人樹底試新芽。

清異錄僞閩甘露堂前兩株楼鬱茂婆娑宮人呼
爲清人樹每春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設傾筐會

錦衣簇簇映紅妝。紘管聲喧蘭麝香。上已風光修禊好。桑溪溪畔共流觴。

金鳳外傳三月上已延鈞修禊桑溪金鳳偕後宮雜衣文錦列坐
水次流觴娛暢沈麝之氣環佩之音達于遠近途中絲竹管絃更
番迭
奏

紫蓼青蒲浪影浮。短衣飛棹競中流。樂游新曲同聲唱。長奉君王鬬彩舟。

金鳳外傳端陽日造彩舫于西湖每舫載宮女二十餘人衣短衣
鼓楫爭先延鈞御大龍舟以觀金鳳作樂游曲使宮女同聲歌之
曲曰西湖南湖鬬彩舟青蒲紫蓼滿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
王萬歲游

大牀長枕暖生春。殢雨尤雲雜笑顰。更向水晶屏下望。分明玉體看橫陳。

金鳳外傳延鈞張長枕大牀擁金鳳與諸宮人裸卧造水晶屏風
與金鳳狎淫于內令宮女隔屏覘之

鏤金錯彩燦牙牀。飛燕宮中赤鳳翔。誰信長春明月夜。九龍帳底貯歸郎。

十國春秋惠宗晚年得風疾后遂與幸臣歸守明私惠宗嘗命錦
工造鏤金五彩九龍帳于長春宮既成進之守明日宿于內國人
歌曰誰謂九龍
帳惟貯一歸郎

曼殊陀利鬪穠華。紅雨飛空整復斜。好設六宮三昧宴。依稀天女散天花。

清異錄閩昶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昶曰彌陀經云雨天曼陀羅華此景近似今日觀化工之雨天三昧宜召六宮設三昧宴

金礎珠簾奉麗華。坐還同席出同車。情根不斷人間種。猶作鴛鴦一樹花。

金鳳外傳延鈞爲春燕造東華宮以眞珠爲簾範金爲柱礎立十國春秋康宗后李氏本惠宗宮人名春燕有色康宗烝焉遂爲皇后行則同輿坐則同席後康宗與后葬蓮花山側冢上有樹生異花似鴛鴦交頸時人名曰鴛鴦樹

剩粉殘香鎖畫樓。蓮花山畔黯松楸。却憐一樣傾城色。化作胭脂土一邱。

十國春秋康宗同李后葬蓮花山側先是陳后與惠宗亦葬是山後亂兵發諸陵剔取寶玉后及陳后容色如生鮮血流漬山爲之赤世遂呼其山曰胭脂山

銀葉杯深醉不醒。醉中生殺任傾城。九龍殿內簪花出。怪是桃林又鼓聲。

五國故事延羲在位鍊銀葉爲酒杯名曰醉如泥十國春秋賢妃尙氏有殊色景宗最憐寵焉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五國故事延羲將與僞妃上官氏出幸上官之私第首簪花自九龍殿搴簾而出三爲簾所拂花墜于地既而不踰數步遇害 稽神錄桃林一小村中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其年審知克晉安盡有甌閩之地至子延羲桃林地中復有鼓聲其年延羲爲左

右所殺王氏遂滅

吳姬唱罷又韓娥。聽徧春風幾曲歌。錦段鮮明紅破束。歌聲何似哭聲多。

按高季興唐同光元年爲南平王傳從誨保融保勗繼沖四主爲宋所滅　堯山堂外紀貫休避地渚宮荊帥高氏優待之會有言時政不治乃作酷吏詞以刺之有吳姬唱一曲等閒破紅束韓娥唱一曲錦段鮮照屋寧知一曲兩曲歌曾使千人萬人哭

渚宮亭上宴仙曹。簇簇紅妝束錦縧。四十朱絃聲競奏。當筵齊抱紫檀槽。

十國春秋天福八年王鑿江陵城西南隅爲池立亭于上曰渚宮　堯山堂外紀王仁裕嘗使江渚高從誨出女妓數十並善彈胡琴仁裕有詩美之云紅妝齊抱紫檀槽一抹朱絃四十條

看花臺畔繞春風。幾隊金隄十里中。作得琅玕新檻子。一枝深護海珠叢。

江陵志餘高氏常修築金隄厥後江勢改徙而看花臺一帶十五里猶存古跡土人呼爲高王古隄焉　十國春秋侍中保勗好營造臺榭有估客自嶺外來得龍眼一枝獻于保勗保勗命作琅玕檻子置之曰海珠叢

杞梓堂開後苑連。清泉一鏡子城邊。轆轤聲斷肩輿日。孤柏蕭蕭泣杜鵑。

十國春秋開運二年建杞梓堂　江陵志餘高氏井在子城內高王後苑之井也宋兵入城繼沖以肩輿纍井上給內人入輿多墮

井死後人哀之植柏建祠于上

淨業同修入化城。雲鬟剪卻戒衣成。最憐年少金閨女。簾外鐘傳五寺聲。

十國春秋武信王五女失其名相傳五女俱幼年好道薙髮爲女僧各止一處一曰佛華寺一曰菩提寺一曰莊嚴寺一曰石佛寺一曰法輪寺

幼讀黃庭內外經。夢中彷彿遇湘靈。琵琶翻盡人間調。疑向麻姑指上聽。

十國春秋荊南仙女適文獻王子保節五歲通黃庭內外經及長善琵琶一夕夢見金銀宮闕中有仙人披羽服自稱曰麻姑傳以樂曲每夕輒夢遇之歲餘得百餘調都非人間所曾有

昆玉金友漢家孫。母后深宮鞠育恩。不分麻衣還似雪。碧天涼月照冤魂。

按劉崇更名明稱帝于晉陽是爲北漢傳鈞繼恩繼元三主爲宋所滅 十國春秋睿宗后郭氏天會時常養英武帝兄弟爲子 宋史北漢主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爲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于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私縊殺之

僧女翩翩入禁闈。承恩椒寢獨乘鸞。册妃底事貽鄰笑。問罪遺書自契丹。

宋史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爲妃樞密使段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　十國春秋遼主貽書來責其詞曰段常爾父故吏本無大惡一旦誣害婦言是聽非爾而誰帝惶恐謝罪

手揮如意講華嚴。施積如山國用添。知是後宮多內寵。更將首飾助香奩。

十國春秋五臺山僧繼容故燕王劉守光子也睿宗嗣位用宗姓例拜鴻臚卿繼容能講華嚴經手執香如意四方爭爲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　宋史北漢多內寵繼容獻首飾數百副

霏霏大雪碎瓊粧。一夜春風入苑牆。官妓如花齊拜賜。晉陽宮裏作端陽。

清異錄僞　季年東漢國大雪盛唱曰生怕赤眞人都來一夜春後大宋受命　十國春秋廣運六年帝奉表請降獻官妓百餘人于宋以賜將校先是宋太宗將至晉陽語侍者我以端午日當置酒高會于太原城中及帝降果五月五日也

十國宮詞跋

五代史之闕佚不可枚舉即如周世宗有兩皇后俱係符氏薛歐所載祇有宣懿皇后符氏而已文獻通考則云世宗後符后宋初號周太后太平興國中入道號玉清仙師大事且不能紀而況瑣事乎孟賦魚先生搜羅十國典故作爲宮詞百首而以其事分注于下非特情詞悱惻能動閱者之心即其所徵引亦足以廣見聞而昭鑒戒故亟登之壬寅初夏吳江沈楙悳識

南匯吳省蘭泉之著

## 吳

太祖楊行密傳子烈祖渥被弒弟高祖隆演立薨弟睿帝溥立讓位于南唐歷四主凡四十六年

黑雲都外陣雲收。卅六英雄扈豫游。滁上甜梅新賜號。蜂糖早又諱揚州。

孔傳六帖楊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繒黑甲號黑雲都歐陽修五代史吳世家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劉斧翰府名談楊行密據江淮滁人謂荇溪爲菱溪杏爲甜梅揚州民呼密爲蜂糖

郎君玉貌欵和來。忽地簫聲起鳳臺。邂逅早聯兩姓好。楊頭錢。眼。各。無。猜。

陶岳五代史補楊行密嘗命宣州刺史田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璙修好于楊行密元璙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女妻之遂命頵罷兵又先是行密與鏐勢力相敵行密嘗命以大索爲錢貫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至以元璙通婚二境漸睦穿眼斫頭之論始止

東院親軍署職優。射場無事更勾留。十圍地室光明燭。夜夜麻衣試擊毬。

吳任臣十國春秋吳烈祖世家初內營有親軍數千屯于牙城之內王悉遷出于外以其地爲射場已而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

親信以爲將吏陳彭年江南別錄景王居父喪掘地爲室作音樂夜燃燭擊毬燭大者十圍一燭之費數萬錢

**擁柱盤桓見白衣。眞龍託夢是耶非。參軍慣作逢場戲。又試金丸頂上飛。**

十國春秋吳高祖世家徐溫嘗夜夢入宮見白龍繞殿柱詰旦見隆演衣白衣擁柱而立心異之至是得嗣立 又徐氏專權王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凌侮之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以不從又汎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

**俚謠傳唱渺無端。雪似楊花李玉團。江上樓船親試覽。書生挾策話迎鑾。**

十國春秋吳高祖世家武義元年有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又有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無了期 又吳睿帝本紀順義四年冬十月王如白沙觀樓船太學博士王轂上書請改白沙爲迎鑾略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爲黃道鑾輿所止井邑皆爲赤縣王命更其名曰迎鑾鎭

**辟穀長辭廟算勞。嵯峨殿牓列仙曹。丹陽何處尋漁父。殘笛聲聲憶漸高。**

十國春秋吳睿帝本紀天祚三年冬十月己丑齊主表請改江都宮殿名皆于仙經內取之帝常服羽衣習辟穀術 主 陸游南唐書烈祖本紀昇元二年夏五月讓皇屢請徙居戊午改潤州治爲丹陽宮以平章事李建勳充迎奉讓皇使甲寅徙讓皇居丹陽宮十國春秋糝潭漁者傳太祖初起廬州稱入營都知兵馬使巡警至糝潭有漁父鼓舟至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霸也

又申漸高傳漸高事睿帝爲樂工常吹三孔笛

南唐 烈祖李昪傳子元宗璟璟傳後主煜降于宋歷三主凡三十九年

木再呈奇月再延。維新鼎命百靈駢。內家從識駝蹄餤。夜捧金奴侍御筵。

龍袞江南野錄李昪受徐溫之禪也其日江西楊化爲李洪州李生連理詔還李姓國還號唐 又南唐圜丘之際太史奏月延三刻 陸書雜藝傳某御厨烈祖受禪御膳晏設賴之其食味有鷺鷟餅天喜餅駝蹄餤春分餤密雲餅鐺糟炙瓏璁餤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頭舊法具存 陶穀清異錄江南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桕子但呼爲烏舅案上捧燭鐵人高尺五云是楊氏時馬廐中物一日黃昏急須燭喚小黃門掇過我金奴來

圖畫天然摹雪夜。交輝棣蕚小樓西。朝元纔了芳菲早。又縱宜春綠耳梯。

鄭文寶江表志元宗友愛之分備極天倫太弟景遂江王景逷齊王景達出處游晏未嘗相舍保大五年元日大雪召太弟以下登樓展晏咸命賦詩夜分方散侍臣皆有詩詠徐鉉爲前後序太弟合爲一圖召名公圖繪曲盡一時之妙御容高冲古主之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 清異錄宜春王從謙嘗春日與妃侍游宮中後圃妃睹桃花盛開意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綵梯獻從謙乘駿馬擊毬乃引鞚至花底痛采芳菲顧

謂嬪妾曰我之綠耳梯何如

裘衫杳渺去青城。無復金門羽客迎。別試承漿鎔雪手。內廷重欸耿先生。

十國春秋南唐譚峭傳峭字景昇師嵩山道士得辟穀養氣之術夏則服烏裘冬則綠衣衫或臥風雪中後入青城山仙去　陳舜俞廬山記保大中道士譚紫霄賜號金門羽客亦曰元流眞侶按景昇號紫霄眞人　吳淑江淮異人錄保大中南海貢龍腦漿能補益元宗嘗以漿調酒服之耿先生曰未爲佳也乃以繒囊貯龍腦懸于琉璃缾中食頃已漿矣元宗聞滴瀝聲少頃視之一勺水矣明日發之半缾香氣馥然　江表志耿先生大雪時取雪投熾炭中灰埃甚起徐以灰周覆之　過食頃取出赫然者銅置之于地及冷爛然爲鋌銀視其下如追酥滴乳之狀　陸書方士傳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少爲女道士玉貌鳥爪嘗著碧霞帔自稱比邱先生始因宋齊邱進

敲枰圍坐畫屏隈。陪試春場鞠一回。宿諸深銜眞不爽。銀韡新著謝恩來。

陸友仁硯北雜誌周文矩畫重屏圖江南中主兄弟四人圍棋紙上著色人皆如生前　文鄭文寶南唐近事元宗嘗謂馮權曰我富貴日爲爾置銀韡及保大初因擊鞠賜銀三十斤權命工鍛韡穿之

韛扇輕颸碧箭抽。蒼苔紅葉總非儔。飲香亭外秋如水。侍輦同參謦列侯。

清異錄俗以開花風爲風䑺扇　陳耀文天中記南唐元宗廬山百花亭刻石云蒼苔迷古道紅葉亂朝霞　清異錄保大二年國主幸飲香亭賞新蘭詔苑令取滬溪美土爲馨列侯壅培之具案列一本作烈

北苑新妝的乳茶。六宮清讌內香誇。帳中別有留春法。爇取鵝梨一穗斜。

毛先舒南唐拾遺記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宮嬪縷金于面皆淡妝以此花餅施額上號北苑妝　宋庠楊億別談宮苑江左李氏別令取茶之乳作片或號京鋌的乳及骨子等名　清異錄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燕凡中國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江南所無　馮贄南部烟花記江南李主帳中香法以鵝梨蒸沉香用之

硯官尊並墨官尊。小殿龜頭細與論。禿盡翹軒諸葛帚。千秋祖帖勒昇元。

羅願新安志龍尾山在婺源東南南唐元宗時歙守獻硯薦工李少微擢硯官　陳師道後山叢話南唐于饒州置墨務官歲貢有李數李氏本姓奚賜國姓世爲墨官云　十國春秋南唐元宗本紀帝在位嘗構一小殿謂之龜頭常居處以視事左右偵其所在必問曰大家何在龜頭裏　清異錄宣城諸葛筆勁妙甲當時號翹軒寶帚　十國春秋南唐元宗本紀保大七年命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古今法帖上石原案馬傳慶言後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入石名曰昇元帖即此帖也

停觴久爲聽歌聲。花外垂除空復情。一笑當筵除拜普。仙僚同話李家明。

馬令南唐書談諧傳王感化善謳歌元宗嗣位晏樂擊毬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覆杯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　又李家明談諧敏給工爲諷辭元宗好游家明常從元宗賞花後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元宗獨無獲家明進詩曰玉甃垂鉤興正濃碧池春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悅　又景遂景過景達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戲爲翁媼列坐諸婦進飲食拜禮頗煩翁媼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也元宗笑曰吾爲國主恩不外覃于是百官進秩有差原注江浙謂舅爲官謂姑爲家

燒槽拜賜出東房。新破番番迭和長。要倩重瞳頻醉舞。躃囊花底按霓裳。

馬書女憲傳後主昭惠后周氏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琵琶時謂燒槽者賜焉　又後主嘗演念家山舊曲后復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皆行于時　陸書后妃傳昭惠國后嘗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卽命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　又後主本紀後主一目重瞳子　清異錄廬山僧有躃囊花一叢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江南後主詔取植于移風殿賜名蓬萊紫　江南野錄霓裳羽衣曲自兵興之後絕無傳者江南周后按譜尋之盡得其聲

匝匼春陰錦洞天。纖裳高髻鬭嬋娟。花香拂拂隨人影。鳳子紛黏綠鬢邊。

清異錄李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窗壁柱栱階砌並作隔筩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　陸書后妃傳昭惠后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粧人皆效之　十國春秋南唐列傳宮人秋水喜簪異花芳香拂水嘗有蝶繞其上撲之不去

親迎銀鵝繡被陳。金錢四撒帳生春。明珠依舊深宵展。恰照香階衩襪人。

馬書女憲傳繼室周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鵝代白雁被以文繡使衒書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屋極至有墜死而斃者　董逌錢譜李書撒帳錢其文曰長命富貴金玉滿堂又有忠孝傳家五男二女天下太平封侯拜相之類　王銍默記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見燈輒閉目云烟氣易以蠟燭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閣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　馬書女憲傳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後主樂府詞有衩襪步階手提金縷鞵之類多傳于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

主香長日奉柔儀。鋪殿花光望欲飛。等得新涼秋露滿。忙收天水染羅衣。

清異錄李煜僞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卍字金鳳口罌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江南徐熙輩有于雙縑幅素上畫叢艷疊石傍出藥苗雜以禽鳥蜂蟬之妙乃是供李主宮中掛設之具謂之鋪殿花　宋史南唐李氏世家煜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案天水趙之望也謂天水碧時謂逼迫之徵

小亭窄窄羃紅羅。葉格香歛貯不多。密意難傳祇勸酒。萬花叢映醉顏酡。

十國春秋南唐繼國后周氏傳後主常于羣花中作亭羃以紅羅押以玳牙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間 焦竑國史經籍志李後主妃周氏擊蒙小葉子格一卷 香歛注見前

紅羅疊間白羅層。檐角河光一曲澄。碧落今宵誰得巧。淩波妙舞月新升。

五國故事 南唐後主每夕延巧必命紅白羅百匹以豎爲月宮天河之狀 丹青志後主嘗坐碧落宮中張八尺琉璃屏書夷光獨立圖 道山新聞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纏足纖小屈上如新月狀著素襪舞金蓮中回旋有淩波之態唐鎬詩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爲窅娘作也

牙籤萬軸手親儲。玉貌何曾下玉除。妒殺黃羅團扇女。懷中偷展錯刀書。

馬書女憲傳保儀黃氏容態華麗冠絕當時顧盼纂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出于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專房進御稀而品秩不加第以掌墨寶而已云 顧起元客座贅語南唐宮人慶奴後主嘗以黃羅扇書詞賜之云 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魂銷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强垂烟態拂人頭 夏文彥圖繪寶鑑後主能文善書畫書作顫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

鶖鶩寺主感銷零。譜在流珠指上聽。還證多生花佛諦。細摹金字施心經。

清異錄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為不速之客垂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僧妓不知為誰也 十國春秋南唐列傳流珠後主嬪御也性通慧工琵琶後主嘗製念家山破昭惠后製邀醉舞恨來遲二破流傳既久樂籍多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后理其舊曲顧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失 默記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宮人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出舍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于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白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

## 前蜀

高祖王建傳子後主衍滅于後唐二世凡三十五年

神妝半面告祥符。穩坐金牀大業扶。恰喜壽春嘉節裡。仙宗呈進混元圖。

十國春秋前蜀高祖本紀初帝見裸體婦人于鹽井告曰若當為吾國土地主及即位遣官祭鹽井玉女之神神出半面享之又帝以卯年生至丁卯即位左右獻兎子上金牀之讖帝命飾金為坐詔以金德王 又帝以降生日為壽春節諸僧進辟支佛牙道士獻武成混元圖 案武成建年號也

秋稧宮妝結束牢。殘紅飄墮罷登高。多情龜化橋頭水。緩送燕脂咽暮濤。

張唐英蜀檮杌永平四年重陽建出游寶歷寺妃后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藏民家與僧二十二

人同靳龜化橋

新裁麗句寫紅絲。總是烟花絕妙詞。敎得歌伶承制好。低翻一段聖琉璃。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本紀童年卽能屬文甚有才思尤酷好靡麗之詞常集艷體詩二百篇號烟花集凡有所著蜀人傳誦焉淸異錄王衍伶官家樂侍宴小池水澄天見家樂應制云一段聖琉璃

聖燈高下照巖梯。鳳藻聯賡鳳字題。但是碧烟紅霧裡。宮銜隨處勒金泥。

一統志聖燈蓬山者爲最初出三四點漸至數十點高下相應離合不常未知何物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本紀帝奉太后太妃禱青城山又歷丈人觀元都觀丹景山金華宮至德寺朝上淸宮謁高祖塑像帝與太后太妃齊製辭勒石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薄莫觀聖燈賦詩而還及天直驛又賦詩案碧烟紅霧撲人衣太后題丹景山金華宮句也

憑樓展眺聖情娛。四面繪山當面廚。倚徧新妝殘醉裡。小娥扶上麝香騟。

孔平仲續世說衍結繒爲山及宮室樓觀于其上又別立二彩海亭于前列諸金銀錡釜之屬取御廚食料烹燀于其間帝乃凭樓視之號曰當面廚爲風雨所敗則易新者或樂飲繪山涉旬不下孔六帖王衍好裹尖巾其狀如錐宮伎施胭脂夾臉名曰醉妝自製醉妝詞　淸異錄王衍苑馬數百皆逸足也有名曰麝香騟

仙苑張筵侍夜游。交橫簪舄雜觥籌。玉簫低唱深杯勸。沉醉嘉王淚未收。

蜀檮杌命于宣華苑中構重光太清延昌會眞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眞蓬萊丹霞怡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帝時與諸狎客婦女游戲其中爲長夜之飲　十國春秋前蜀王宗壽嘗于九日侍酒宣華苑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潘在迎韓昭等曰嘉王從來酒悲乃與諸狎客共以譏言譴嘲之坐上嗤然後主不能省復命宮人李氏歌己所撰新詞侑宗壽酒宗壽飲而盡盞懼禍也　又李玉簫傳後主嘗宴近臣于宣華苑命玉簫歌己所撰月華如水宮詞侑嘉王宗壽酒聲音委婉抑揚合度一座無不傾倒宗壽懼禍亦爲之盡觴詞曰煇煇赤赤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

別酒仙橋送幾巡。珠冠金甲賽祅神。承恩恰侍流星輦。二十輪排二十人。

蜀檮杌衍北巡旌旗戈甲百里不絕衍戎裝金甲冠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祅神后妃餞于昇仙橋以宮人二十人從　清異錄蜀衍荒于游幸乃造平底大車下設四臥軸安五輪凡二十輪牽以駿馬騎去如飛謂之流星輦

村店旗亭禁苑通。青衫交市笑春風。闖然一見成狼虎。猜鬼疑神沸六宮。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本紀命大內造村坊市肆令宮嬪著青衫懸帘鬻食男女雜沓交易而退帝與妃嬪輒爲笑樂　何光遠鑑戒錄帝或晝作鬼神夜爲狼虎潛入諸宮驚動嬪妃老少奔走往往致卒

龍舟畫舫返雲汀。簇仗相迎七里亭。官裡敕排回鶻隊。蓮花冠子暫拋停。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本紀帝浮江南下龍舟畫舸照燿江水舟子皆衣錦繡帝自製水調銀漢之曲命樂工歌之 司馬光資治通鑑蜀主至成都百官後宮迎于七里亭妃嬪作回鶻隊入宮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本紀妃嬪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

步障層圍白打來。潛移早度錦城隈。御香飄處人能識。爲是中參皂莢灰。

夏樹芳詞林海錯韋莊詩內官初賜淸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白打卽今之蹴踘戲也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本紀雅好蹴踘引錦步障以翼之往往擊毬其中漸至街市而不知 續世說王衍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皁莢以亂其氣

不語停杯睿慮廑。霓裳罷按夕陽曛。宮筵回得天心喜。傳誦溫江十在文。

蜀檮杌咸康元年四月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不能弔伐所以憂也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卽令洗馬林罕著十在文以進曰興土木于禁中選驍雄于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于退方命鑾輿而遠幸爲釁之端爲禍之原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繆處腹心斷性命于戲玩之間戮仇讐于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無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在受先王之付屬爲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忝一門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繆陟烟霄殊非蹇諤興亂爲本則違章程之妙悉奸謀

則事類舌之能心口傾危尙居左右有韓昭左性懷慘毒心恣貪殘焚爇軍營之恢拓私第不顧喧騰于衆口惟思自任于忿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井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偏于安蒙蔽由憑于密勿有田魯儔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竟同于上苑金珠求滿于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循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惟誇乎便捷佐詩不識乎經綸素非忠勤實爲忝竊有嚴凝月在唱亡國之音銜趨時之侈每爲巫覡以玩聖明致君爲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彩五百段加開府在珣以彩之半遺罕罕溫江人除主簿遷太子洗馬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蜀主衍嘗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

玉貌淸才妙擅雙。新詞傳唱釣魚舡。夜闌更寫婆娑竹。影透南軒月一窗。

十國春秋前蜀昭儀李氏傳王衍昭儀李氏名舜絃酷有詞藻所著蜀宮應制詩隨駕詩釣魚不得詩多爲文士所賞圖繪寶鑑西蜀李夫人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揮毫濡墨模寫紙窗明日視之生意自足

後蜀 高祖孟知祥傳子後主昶降于宋二世凡四十一年

綃帳輕紅玉枕青。仙能入夢醉能醒。瓊華一去幈宮冷。獨旦迢迢七十屏。

清異錄皇明帳不知所自色淺紅恐是鮫綃之類于緝紋中有十州三島像施之大小牀皆稱夜則粲錯如金箔狀　又左宮枕青玉爲之體方平長可寢二人冬溫夏涼醉者破醒夢者游仙云是左宮王夫人所製左宮以授杜光庭光庭進之蜀主與皇明帳爲嫲宮二寶　又嫲宮孟蜀高祖晚年作以畫屏七十張關百鈕而鬬之用爲寢所　十國春秋後蜀高祖皇后李氏傳後唐太祖弟克讓女也莊宗即位封瓊華長公主已而改封福慶長公主長興三年薨唐遣使歸賻冊贈晉國雍順長公主高祖登極追冊爲皇后

逢場毬馬暫開襟。鳴杼敦耕繫聖心。鳳紙祗看裁詔罷。又摛宸翰飭官箴。

五代史後蜀世家昶好打毬走馬　十國春秋後蜀後主本紀明德元年頒勸農桑詔曰刺守縣令其務出入阡陌勞來三農望杏敦耕瞻蒲勸稽春鶬始囀便具籠筐蟋蟀載吟卽鳴機杼　蜀檮杌廣政四年昶著官箴頒郡縣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政是貪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人父母罔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

佳日正逢明慶節。法雲寺裡特行香。近臣跪進黃箋筆。桃核宣來賜壽觴。

十國春秋後蜀後主本紀廣政元年十一月以誕生日爲明慶節帝幸佛寺散香　花蘂夫人宮詞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誕

降辰　龔鼎臣東原錄館中有蜀人黃筌畫白兎甚佳蓋孟昶卯生每誕辰郎獻畫也　張唐英後蜀紀事孟昶時中書舍人劉光祚獻蟠桃核酒杯云得于華山陳摶賜帛五十疋　四川通志蜀後主有桃核二扇每扇盛水五升良久成酒能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

白白紅紅萬朶攢。洛陽花譜幾曾看。參承新自宣華苑。始識仙栽瑞牡丹。

胡元質牡丹譜蜀中自李唐後未有此花凡圖繪者惟名洛陽花至僞蜀孟氏于宣華苑中廣加栽植名之曰牡丹苑廣政五年牡丹雙開者十黃者白者各三黃白相間者四後主宴苑中賞之有深紅淺紅深紫淺紫淡黃鉅黃潔白正暈側暈金含稜銀含稜榜枝副搏合歡重臺至五十葉面徑七八寸復有檀心如墨者香聞五十步　蜀檮杌廣政五年三月復宴苑賞瑞牡丹從官皆賦詩

舊本新翻滮漫餘。摹鐫不異太和初。君王最薄纖浮體。特敕官司勘韻書。

曹學佺名勝志成都記孟昶有國其相毋昭裔刻孝經論語爾雅周易尚書周禮毛詩禮記儀禮左傳凡十經于石盡依太和舊本歷八年乃成　洪邁容齋續筆廣政十四年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秘書郎張紹文書周禮校書郎孫朋古書周易博士孫逢吉書尚書校書郎周德政書爾雅平泉令張德昭書字皆精謹　四川通志詩話孟蜀後主崇尚六經恐石經本流傳不廣乃易爲木板宋世稱刻本書始于蜀也昶嘗曰我不效王衍作輕薄小詞乃敕史館集古今韻會五百卷惜不傳今所傳邵武黃公紹

者乃輯略耳十國春秋後蜀後主本紀廣政十六年宰相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鏤板印九經以頒郡縣從之

聽朔先期敕大官。緋羊首向食單刊。玉霄自具清虛府。只奉齋筵月一盤。

清異錄孟蜀尚食掌食典一百卷有賜緋羊其法以紅麴煮肉緊卷石鎭深入酒骨淹透切如紙薄乃進注云酒骨糟也十國春秋後蜀後主本紀廣政十三年帝加尊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道號玉霄子 紀清異錄孟昶月旦必素飡性喜薯藥左右因呼薯藥爲月一盤

氷肌玉骨耐煩炎。拜奉新詞妮夜蟾。池上風來紈扇卻。雪香濃傍御衣霑。

蘇軾洞仙歌序僕七歲見眉州老尼姓朱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主與花蘂夫人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今朱已死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氷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 清異錄孟昶月夜水調龍腦末塗白扇上以揮風一夜與花蘂夫人登樓望月誤墜其扇爲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

紅梔花種自仙巖。點綴釵梁綠鬢銜。香似梅兼有色。畫宜團扇繡宜衫。

耿煥野人閑話蜀主昇平日嘗理園苑申天師進花子兩粒曰紅梔子種之不覺成樹其花斑紅出其香襲人蜀主甚愛重之令紅圖寫于團扇或繡入于衣服或以絹素鵝毛做作首飾謂之紅梔子花 于蜀檮杌十月孟昶宴芳林園紅梔子花六出而紅清香如

梅時最重之

浣花溪水滑于油。面面芙蓉映好秋。下上龍舟簫鼓引。神仙宛在錦城游。

蜀檮杌廣政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溪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創亭榭游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不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詩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昶稱善久之 堯山堂外紀蜀主昶令羅城上盡種芙蓉每至秋時盛開四十里皆鋪錦繡高下相照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張立作詩諷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裝蜀國三秋景難入豳風七月詩

露臺燈燿舞衣妍。一搦纖腰十萬錢。進御乞頒新位號。梳將高髻學朝天。

蜀檮杌廣政三年上元觀燈露臺舞倡李艷孃有姿色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 又後宮位號十有四品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安蹕安情修容修媛修涓等秩比公卿大夫士 宇文氏妝臺記孟昶時婦女治髮為高髻號朝天髻

紅錦泥窗破臘天。金花樹樹四廊駢。官家隱愛忘憂字。口敕宣檯獨立僊。

陸游老學庵筆記蜀人謂糊窗為泥窗花蘂宮詞云紅錦泥窗遶四廊 清異錄孟昶時每臘日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樹子梁守珍獻忘憂花縷金于花上曰獨立僊

鴛錦成時只一梭。鋪裝早屏舊綾羅。淸宵夢杳芙蓉帳。黃土留時不忍哦。

陶宗儀輟耕錄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蓋以扣于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一錦則擁覆于肩此之謂鴛衾也　十國春秋後蜀後主本紀後主初襲位頗勤政事寢處惟紫羅帳碧綾帷褥無錦繡諸飾　又後主以芙蓉花徧染繪爲帳幔名曰芙蓉帳　又後主妃張氏傳妃名太華少擅殊色事後主有專房之寵廣政　初同輦游青城山宿九天丈人觀月餘不反居數日雷雨大作太華被震而殞以紅錦龍褥裹瘞觀前白楊樹下明日急趣回鑾悲悼無已後數年鍊師李若冲于薄莫步白楊樹側忽見女子往吟詩若有所怨詩曰一別鑾輿今幾年白楊風起不成眠常思往日椒房寵淚滴衣襟損翠鈿問曰人耶鬼耶女子殞祚言妾蜀妃張太華也因陪駕游此被震乞賜超拔若冲乃于中元節修長生金簡以答之未幾夢太華謝曰妾己受生入世矣璧間以黃土留詩而去詩曰符吏忽忽叩夜扃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得生神九卷經後主聞之厚賚若冲

南漢　列祖劉隱傳子高祖龑殂子殤帝玢立遇弑弟中宗晟立殂子後主鋹立降于宋歷五主凡六十七年

萬里梯航一笑休。玉堂珠殿造蠻陬。加尊新尙安豐頂。刺史傳呼到洛州。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貞明元年劉巖以吳越王鏐爲國王而己獨爲南平王求封南越王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爲天

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由是貢使遂絕卽皇帝位于番禺改元乾亨曾羣隆平集僞襲爲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見北人必自言世居咸秦恥爲南蠻王呼中朝止曰洛州刺史清異錄南漢僭擬小國乃作平頂帽自冠之由是風俗一變皆以安豐頂爲尙

風流天子垂衣坐。越國夫人迎輦回。礎柱四圍香氣湧。錯疑手握楚雲來。

清異錄劉龑僭大號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鑪燃香故有氣無形上謂左右隋煬帝論車燒沉水爭似我二十四箇藏香用僊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不失作風流天子通鑑記事本末貞明元年劉巖逆婦于楚楚王馬殷遣永順節度使馬存送之五年正月漢主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殷之女也

朱鬃白馬致深誠。遠嫁長和貴主行。布燮高才誰得偶。中朝賦手仗王翃。

五代史南漢世家雲南驃信鄭明遣使致朱鬃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千戶持節鄭昭仁昭仁好學有文辭龑與游讌賦詩龑及羣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明文案驃信卽南詔長和國主也鄭明滇志作鄭仁明布燮夷官名與坦綽久贊竝謂之清平官猶中國之宰相孫逢吉職官分紀南詔獻朱鬣馬中書舍人王翃獻賦

**軍門舊額乍貽嗤。旋拜南宮獻七奇。狡獪更傳王學士。白虹見賦白龍時。**

十國春秋南漢王定保傳高祖欲稱帝憚定保不從先遣出使荆南及郎位而定保回知其心未善也預使倪曙迎勞且告以建國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淸海軍額猶在豈不見一笑四方高祖常作南宮極土本之盛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時稱爲絕倫　又王宏傳官翰林學士承旨會白虹化爲白龍見三淸殿宏爲賦上之文采鉅麗高祖悅改元白龍深加欣賞案五國故事乾亨九年八月白虹入三淸殿中頗懷憂畏會宏欲悅乃巖以白虹爲白龍見上賦賀之巖大悅乃改元白龍

**受得神丹保睿躬。雲華扃秘石堂穹。甘泉無事勞窺決。只付雙雙女侍中。**

十國春秋南漢中宗本紀乾和七年帝如英州受神丹于野人隨御雲華石室以藏焉　王士黙禁扃劉晟有昌華天明甘泉玩華秀華玉淸太微七宮　資治通鑑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

**霞裾雲幄坐娥嫱。鵠立金鋪聽不淆。遙見至尊呼太子。禨祥說是玉皇教。**

五代史南漢世家宦者陳延壽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鋠于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游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鋠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于胡子

**內三公並內三師。紫闥黃樞判百司。聞說狀頭勤自閹。人間無復重須麋。**

十國春秋南漢陳延壽傳後主信任宦者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用者由是奄人十倍于乾和時諸使名不啻二百有三師三公等官稍加內字以別之因謂士人爲門外人

一雙玉李進軍容。豔雨奢雲寶帳重。誰更偷陪題扇子。綠天秋淨曉陰濃。

十國春秋南漢李托傳托納二養女于後主長爲貴妃次爲美人政事皆決于托而後行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使兼六軍觀軍容使行內中尉　清異錄廣主常與幸姬李蟾妃微行至蘇氏園憩酌綠蕉林廣主命筆大書蕉葉曰扇子仙蘇氏于其所起扇子亭

私署宮司慣候窗。銀壺靜報漏琤瑽。何來絕慧波斯女。別戀春場大體雙。

清異錄南漢劉晟殿側置宮人望明窗以候曉宮人謂之候窗監又劉鋹得波斯女黑腯而慧絕善淫鋹賜號媚豬延方士求健陽法選惡少配以雛宮人使褫衣露偶鋹與媚豬延行覽玩號曰大體雙

名花美女正相當。一例呼來共色香。彩縷細盤雲鬢韠。還應壓倒小南强。

廣羣芳譜　素馨夤考龜山志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冢上生此花因以得名　十國春秋南漢美人李氏傳同時有宮人素馨以殊色進性喜插白花遂名其花曰素馨花　清異錄南漢地狹力貧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國之志每見北人盛誇嶺南之强世宗

遺使入嶺館接者遺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後鋹面縛到洛陽見牡丹大駭有縉紳謂之曰此名大北勝

芳林花事鬭紛紜。買燕揮金勝負分。又看離枝三百熟。敕開內苑賞紅雲。

十國春秋南漢後主本紀春三月命宮人鬭花內苑帝向晨時先啟後苑集衆采擇俄敕扃戶還宮膳訖角勝于殿中令宦者抱關置樓羅歷以驗出入號曰花禁負者獻要金要銀買燕 禁扃南漢有芳林園 清異錄嶺南荔枝固不逮閩蜀劉鋹每年設紅雲晏正荔子熟時

魚英托子鏤椰壺。恰稱蕭閒署大夫。戲結珠龍情不淺。探波仍課媚川都。

清異錄劉鋹僞宮中有魚英托鏤椰子立壺四隻各受三升魚英蓋魚腦骨熁治之可以成器 又劉鋹僭立奢麗自恣在宮中自稱蕭 閒大夫 吳坰五總志劉鋹性絕機巧嘗結眞珠為戲龍之狀 王象之輿地紀勝東莞縣有媚川都南漢置凡隸三千人入海採珠有及五百餘尺而後得珠者

楚

武穆王馬殷傳子衡陽王希聲文昭王希範廢王希廣恭孝王希萼入于後唐歷五王凡五十七年

宮門環帶碧湘波。幕府紅蓮得氣多。底事聯吟明月圃。瑞卿頻唱九州歌。

湖南通志碧湘門即今長沙府城 南門馬氏建明統志長沙城南門之側有碧湘宮五代時馬氏置 蔡條西清詩話馬殷據潭州

時建明月圓命幕客賦詩徐仲雅詩云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　五代史補歐陽彬工詞賦馬氏時將希其用攜所著詣府掌客吏弗與通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延于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歌于筵上時湖南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

連蜷八柱巧安排。身介潛飛用九諧。沉水迷離春殿曉。嵯峨頭角上雲階。

續世說馬希範建天策府搆九龍殿以沉香爲八龍各長八尺環柱相向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樸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凌晨將坐先使人焚香于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

春園雅會勝宜探。黛雨香風作意酣。明日羽觴應再舉。流杯池上月重三。

五代史楚世家馬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　陶岳荊湘近事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詩有數聯爲當時所稱云珠璣影冷偏粘草蘭麝香濃卽損花山色遠堆螺黛雨草梢春憂麝香風衰蘭寂寞含愁綠小杏妖嬈弄色紅　湖南通志流杯池在長沙縣北五里一統志五代馬希範鑿爲上己祓禊宴集之所

學士新成十六樓。逍遙眞個似瀛洲。深宵角篳吟談劇。暖送丹砂不識秋。

路振九國志希範開天策府以拓拔恒李宏皋廖匡圖徐仲雅李鐸潘起曹梲李莊徐牧彭繼英裴頎何仲舉孟元暉劉昭禹鄧禹

文嚱　李宏節作李松年　蕭洙作蕭銖　十國春秋楚文昭王世家建天策府于長沙城西北作天策光政等十六樓天策勤政等五堂極棟宇之盛欄檻皆飾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緜與子弟僚屬游晏其間也

（李宏節蕭洙彭繼勳等十八人爲十學士　案五代史補曹栻作衛）

漢宮花謝鏡生埃。記髑禪機薄怒回。今夜半開雲路月。初筵迎得四儀來。

十國春秋楚石文德傳秦國夫人薨天策學士各撰挽詞以進文德亦撰十餘章其一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王得詩大驚品爲挽歌第一　五代史補文昭王夫人彭氏嘗往城北報恩寺燒香長老問夫人誰家婦女彭氏大怒索檐子疾驅而歸文昭驚曰何歸之速也夫人曰今日好沒興被個老禿問妾是誰家婦女大凡婦女是不善之詞安得對妾而發文昭笑曰此所謂禪機夫人可答弟子是彭家女馬家婦則禪機立解矣夫人曰如此則妾所謂無見性也慙赧數日　曹衍湖湘馬氏故事徐雅休長沙人因馬希範夜宴迎四儀夫人賦云雲路半開千里月洞門斜掩一天春

宿衛銀槍盡選鋒。鎖香屈戌護重重。西堂春永淸宵短。惱聽催人七寶鐘。

九國志希範奢欲無厭募富民年少肥澤者爲銀槍都尉長槍大槊鋈以白金用備宿衛　劉恕十國紀年馬希範少愛倡伎徐降眞及嗣立號西堂夫人　天中記七寶鐘七寶所鑄高六尺廣二尺孟昶以之爲馬希範壽後希範以賜山寺

楚膩湘醽薄病嘗。行廚日料費評量。清涼一勺崑崙蕉。更覓袁家纏齒羊。

十國春秋楚雜狁坊長卒傳當馬氏時善種子母蕉灌蒔有法繁殖蔓衍遂爲湖南圃人冠蕉凡三種曰蠟蕉曰荻蕉曰赤崑崙蕉一時稱絕盛焉　清異錄袁居道不求聞達馬希範延入府希範病酒厭膏膩居道曰大王今日使得貧家纏齒羊詢其故則蔬茹也

情多不獨小東曾。雨過高唐夢倍增。龍脚一雙輕舉穩。帝鄉遙望白雲層。

王銍補侍兒小名錄小東長沙之伎人以能詩得幸于馬氏後國入爲郡窮于京師里而人絕不知言及長沙宮中舊事則必南望泣涕而後言　天中記馬希範二脚左右長尺餘謂之龍脚人或誤觸則終日頭痛　十國春秋楚文昭王世家王好學善詩頗優禮文士然奢靡喜淫先王媵妾多加無禮又令尼僧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强委禽焉前後數百人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五百女以升天吾其庶幾乎

吳越

武肅王錢鏐傳子文穆王元瓘子忠獻王宏佐立薨弟忠遜王宏倧立胡進思爲變弟忠懿王俶立納土歸宋歷五王凡九十八年

婆留井上夜芒衝。絕域爭傳不睡龍。白髮宮娥知底事。綠螈偏話黑甜濃。

十國春秋吳越武肅王世家始誕之夕父寬方他適有鄰人奔告曰君家後舍聞甲馬聲甚衆寬馳歸而鏐已生有紅光滿室之怪將以棄于水邱氏之井鏐大母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婆留而井亦以名　九國志晉天福中契丹使至朝廷以近侍李泳爲監伴使有判官幽薊人謂泳曰吳越嘗不睡乎詰其故答曰嘗聞五臺山王子大師云浙中不睡龍今已歸矣　西湖游覽志武肅居宮中輪差諸院敏利老姥監直一夕有大蜥蜴沿銀釭噏油既竭而倏然不見監院更嫗異之不敢語人也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膏而飽監更嫗以所見對王徵哂而已

汲引高居握髮頻。相看客面澤于銀。寫生校尉描鸞手。不貌尋常行路人。

順存錄武肅王于宮中建握髮殿取周公吐哺握髮意訛作惡發殿　方鎮編年錢鏐鎮吳越有名書二三十人號鸞手校尉伺北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修有福相者用之胡岳渡江工以貌進鏐曰面有銀光奇士也即召見

警枕攲聽警夜丸。長年布帳不知寒。椒盤畫燭逢今夕。喚取胡琴一再彈。

錢儼吳越備史錢鏐在軍未嘗安寢用圓木作枕睡熟則攲由是得寤曰警枕　又每夕彈金丸于牆樓之外使直宿者畢應　又武肅王夫人嘗以王寢帳毀裂造清練帳將易之王曰作法于儉猶恐爲奢卒不用　九國志吳越王錢鏐嘗于除夜命諸子及諸孫鼓胡琴一再行遽止之曰人將以我爲長夜之飲也

香茅脯棗佐清酤。水府函詩逞霸材。夜半六丁趨海上。君王親自射潮迴。

吳越備史武肅王以梁開平四年八月築捍海塘怒潮急湍版築不就表告于天禱胥山祠函詩一章置海門云傳語龍王并水府錢塘借與築錢城因採山陽之竹造箭三千隻羽以鴻鷺之羽飾以丹珠鍊剛火之鐵為鏃既成用葦敷地分箭六處以幣用東方青九十丈南方赤三十丈西方白七十丈北方黑八十丈中央黃二十丈鹿脯煎餅時果清酒棗脯茅香淨水各六分香爐布置以丙夜三更子時屬丁日上酒三行禱云六丁神君玉女陰神從官兵六千萬人鏐以此丹羽之矢射蛟滅怪渴海枯淵千精百鬼勿使妄干唯願神君佐我助我令我功行早就禱訖明日募強弩五百人以射濤頭人用六矢每潮一至射以一矢射至五矢潮乃退

扶鳩翁嫗識眞王。照耀臨安十錦張。玉斝金樽齊醉舞。吳喉高揭唱還鄉。

僧文瑩湘山野錄開平元年梁封錢武肅鏐為吳越王改其鄉臨安縣為臨安衣錦軍是年省塋壟延故老旌鉞鼓吹照耀山谷自昔釣游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有封官爵者舊貿鹽肩擔亦裁錦韜之一鄰嫗九十餘攜壺漿角黍迎于道鏐下車亟拜嫗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沉于了溪此嫗酷留之遂字焉為牛酒大陳鄉飲張蜀錦為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歲已上玉樽時黃髮飲玉者尚十餘人鏐起執爵于席自唱還　　以娛賓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兮天無欺時

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之曉武肅覺其歡意不甚洽再酌酒高揭吳喉唱山歌以見意詞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有一般滋味子永在我儂心子裏吳人謂儂為我呼味為寐歌闋合聲賡贊叫笑振席歡感閭里 嘉靖臨安縣志錢武肅王衣錦還鄉盛晏父老山林皆覆以錦故名臨安為十錦衣錦營衣錦山衣錦南鄉衣錦北鄉錦溪錦橋晝錦堂晝錦坊保錦坊衣錦將軍樹

寒食東風上錦衣。輕陰掩冉麴塵飛。繁花最是多情種。常送香車緩緩歸。

蘇軾陌上花詞序吳越王妃每歲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為歌含思宛轉王聽之淒然而曰其語鄙野為易之曰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游女還歌緩緩歸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軿來若為留得堂堂去且更重教緩緩迴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歸家

玉帶名駒嗜好奇。英雄顧盼自生姿。嗤他北使誇張甚。輸睹金餅箭一枝。

劉中達鴻書吳越武肅王遣使于梁太祖問王所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曰眞英雄也選玉帶一名馬四賜之 吳越備史天成中有番使假道來聘仍以弧矢大誇于吳人武肅晏之龍山酒酣因以金餅置射堋之上命番使射之一發中餅之寶武肅王吏崔詢兼嘴寶以勝遂授以親箭二一發中餅之寶再發中餅之嘴番使慙服

樛木恩闈推壼化。行玉羊卌載夢羆。成宮鎮日喧何事。銀鹿紛紛看戲嬰。

十國春秋吳越文穆王恭穆夫人馬氏傳武肅王常禁中外畜聲伎而文穆王年逾三十無子夫人爲之請武肅王喜曰我家宗祀幸汝得主之矣乃聽文穆王納諸姬鄜氏生宏傳宏倧許氏生宏佐吳氏生宏俶衆妾生宏偡宏億宏偓宏仰宏信既長夫人皆均養之常置銀鹿于帳前坐羣兒于上而弄之 吳越備史文穆王元瓘唐光啟三年丁未冬十一月十二日生于杭州之東院先是有胡僧持一玉羊獻武肅王曰得此當生貴子王果以丁未生焉

清門處士件沉篸。影寫琅玕點素綃。連日小侯瓜戰罷。寒漿盛進越州窯。

清異錄海舶來有一沉香翁剜鏤若鬼工高尺餘舶會以上吳越王王目爲清門處士發源于心清聞妙香也 十國春秋吳越武肅王世家亦間能書寫畫墨竹然不以廢正務 清異錄吳越進瞢上瓜錢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的數言定剖負者張宴謂之瓜戰 朱炎陶說吳越祕色窯錢氏有國時越州燒進曾慥高齋漫錄越州燒進爲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祕色

鮮䱜玲瓏出盎初。天然色樣牡丹如。買來新向漁人網。不是西湖使宅魚。

清異錄吳越有一種玲瓏牡丹鮓以魚葉鬭成牡丹狀既熟出盎中微紅如初開牡丹 閑談錄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額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釣國更誰如若敎生得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遂蠲其役

一枝龍蘂施禪關。法苑珍逾旖旎山。更與眞妃留塔記。細書經尾禮華鬘。

清異錄吳越孫妃嘗以一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筯僧不以爲珍偶出示舶上胡人曰此日本國龍蘂簪也增價至萬二千緡易去 又高麗舶主王大世選沉水近千金疊爲旖旎山象衡岳七十二峰錢俶許黃金五百兩竟不售 十國春秋吳越忠懿王妃孫氏傳又有黃妃者常于南屏山雷峰顯嚴院建塔奉藏佛螺髻髮名黃妃塔後以地產黃皮木遂訛爲黃皮塔俗稱雷峰塔焉 吳越國王錢俶建黃妃塔碑記略云諸宮監尊禮佛螺髻髮猶佛生存不敢私秘宮禁中恭率瑤具刱窣堵波于西湖之滸以奉安之宮監私願之私以千尺十三層爲率爰以事力未充姑從七級梯吳初志未滿爲歉塔成之日又鐫華嚴諸經圍繞八面眞成不思議刧數大精進幢于是合十指爪以贊歎之塔曰黃妃云吳越國王錢俶拜手謹書于經之尾

好夢分明踐彩繩。禮賢新宅寵光騰。中元已賜鼇山會。又買元宵兩夜燈。

十國春秋吳越忠懿王世家忠懿王將內附決于天竺大士夢大士以彩繩圍繞其宅歸宋之意始定後子孫遂金紫不絕 又開寶九年二月王至京師賜宴于迎春苑尋詔王居禮賢宅 又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上表願以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十一萬五千六十六獻于下執事宋帝隨賜王誓書仍賜禮賢宅爲永業七月中元節汴京張燈宋帝令有司于王宅前設燈山陳聲樂以寵之 西湖游覽志正月十五爲上元節前後張燈五夜相傳宋時只三夜錢王納土買添兩夜

閩
司空王潮傳太祖審知堯子嗣王延翰立被弑弟惠宗鏻立被弑子康宗繼鵬立遇弑太祖子景宗曦立遇弑弟天德延政立滅于南唐歷七主凡五十有三年

白馬驅馳動七閩。緇流指點說金輪。西天一現蓮花相。急鑄金銅丈六身。

五代史閩世家王審知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　黃滔丈六金身碑略我公粵天祐三年秋七月乙丑鑄金銅像丈有六尺高後二十有三日丁亥鑄菩薩二丈有三尺高銅爲內肌金爲外膚取法西天鑄成東越初我公登壇之三年己未秋夕夢天之西際彩雲罅裂大佛中座而啟言曰斷予一臂衛之一方既覺而思現乎形昭像也斷一臂誓誠也衛一方保衆也始嘉其異姑默其事後創其意命自賓席逮衆庶有植信根映慧燭者許以一金投吾俸中將櫝于肆傒以銅易而後鳩工鴻爐卜境擇日鑄斯佛于九仙山定光多寶塔之右古仙徐登上昇之地斯佛也一寫而成翼日我公禮閱之乃與夢中一類其一臂工以之別鑄而會我公神之而露其夢于是迎入府之別亭冬十二月丙申會僧千人引歸于開元寺壽山之塔院翼二菩薩于左右三十二相足八十種好具其明年正月十八日設二十萬人齋號無遮會以落之

檜影池光見性靈。飯僧留得去來形。中朝昨賜金身額。寫徧稜伽四藏經。

十國春秋閩太祖世家王夢梵僧數百輩奕奕有光所至處有雙檜並池而秀一僧前跽曰王能飯我于此乎及旦訪其地而築室

焉命池曰浴聖檜曰息聖　又王子城西南張爐冶十三所鑄釋迦彌勒諸佛像唐主賜額曰金身報恩之寺王又鎔金銀萬餘兩作金銀字四藏經各五千四十八卷

**神霄秘殿五雲連。雙鶴飛來太乙烟。位業寶皇親說與。他生還主大羅仙。**

十國春秋閩陳守元傳以左道見信于惠宗作寶皇宮居之守元謬爲大言稱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爲六十年天子惠宗欣然避位令長子主府事道名元錫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復謬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主　閩海叢談閩王鏻曰祈太乙神冊逾年雙鶴徘徊而下遂謀僭號

**長春晏罷月初移。秘戲中宮敕許窺。意逐行雲情逐雨。水晶屏外立多時。**

徐熥陳金鳳外傳龍啓元年封金鳳爲皇后築長春宮以居之延鈞數于其中爲長夜之晏每晏輒敕宮中燃金龍燭數百枝環左右光明如晝復敕宮女數百人擎一杯盤皆瓊瑤瑪瑙琥珀玻璃之屬以隊遞進不設几筵酒酣張長枕大牀擁金鳳及諸宮女裸卧隨意幸之又遣使于日南造水晶屏風周圍四丈二尺延鈞與金鳳淫狎于內令宮女隔屏窺之嬉笑爲樂

**羽觴宛轉水雲邊。一曲桑溪沸管絃。燭影衣香回仗早。當頭新月未成弦。**

金鳳外傳三月上巳延鈞修禊桑溪金鳳偕後宮雜衣文錦列坐水次流觴娛暢窮日而返沈麝之氣環佩之響燎炬之光達于遠

近途中絲竹絃管繽紛奏和清音入雲觀者塞道

南湖風景接西湖。紫蓼青蒲入畫圖。彩舫如流歌互答。綺羅香裡鬬氷膚。

金鳳外傳端陽日造彩舫數百于西湖每舫載宮女二三十人衣短衣鼓楫爭先延鈞御大龍舟以觀金鳳作樂游曲使宮女同聲歌之曲曰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淡淡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西湖南湖鬬彩舟青蒲紫蓼滿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游游人士女綺繡夾岸雜沓如市夜收宮女入宮多不知所之者延鈞亦不問

長春寂寞似長門。酺晏香銷燭就昏。回得九龍綃帳暖。清詞一首抵文園。

金鳳外傳有小吏歸守明弱冠晳美延鈞嬖之日侍禁中畚緣與金鳳通百工院使李可般因歸郎以通于金鳳可般慧敏造縷金五彩九龍帳于長春宮織入龍于外而以延鈞爲一龍既成延鈞歎甚益曬守明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初金鳳因李做得進及爲后令可般譖之做怨金鳳負已盛飾其妹春燕進于上春燕媚婉絕代初入宮年才十五顧盼舉止動移上意冊爲賢妃擅愛專席延鈞自是不復御九龍帳矣明年元夕御大酺殿召前翰林承旨韓偓等觀燈暢宴命各賦大酺樂偓感長春宮失寵事賦詩曰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夢魂遙延鈞動念因返駕長春宮

求丹都在三清殿。嬪御同焚山水香。月地雲階仙仗闕。御槽。閑。煞。渥。洼。郎。

通鑑紀事本末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　金清異錄道士談紫霄有異術閩王昶奉之爲師月給山水香焚之香用精沉上火半熾則沃以蘇合油　金鳳外傳建三清殿紫霄導春燕諸後宮　齋宿其下晝夜聚禱謂爲繼鵬祈年永祚而媟褻無忌國人醜之　清異錄王昶傾金錢市名馬五匹各有位號曰金鞍使者千里將軍致遠侯渥洼郎驥國公

**清人樹影鬱堪攀。佳會傾筐紫翠閒。纔摘新芽甘露㬉。乳甌試鬬鷓鴣斑。**

清異錄僞閩甘露堂前兩株茶鬱茂婆娑宮人呼爲清人樹每春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設傾筐會　陶穀清異錄閩中造盞花紋鷓鴣斑點試茶家珍之按方輿勝覽云兔毫盞出甌寧下注云黃魯直詩建安瓷盌鷓鴣斑是鷓鴣斑即兔毫盞試鬬之法以水痕先退者爲負耐久者爲勝故較勝負曰一水兩水茶色白入黑盞水痕易驗兔毫盞之所以貴也

**紫薇照耀列宮峨。春比東華貯更多。看到雨天三昧足。香紅亂墜曼陀羅。**

十國春秋閩康宗后李氏傳本惠宗宮人名春燕有色惠宗病康宗因陳后以求春燕惠宗怏怏與之康宗嗣位立爲賢妃及通文改元復立爲皇后別造紫薇宮爲皇后游幸之所土木之盛逾于東華　金鳳外傳延鈞爲春燕造東華宮以珊瑚爲梲桷琉璃爲櫺瓦檀楠爲梁棟眞珠爲簾幙范金爲柱礎　清異錄閩昶春餘晏後苑飛紅滿空昶曰彌陀經云雨天曼陀羅花此景近似今春日

觀化工之雨天三昧
宜召六宮設三昧晏

建州新進耐重兒。不入歡筵荷御題。郤愛別腸犀學士。宣來常捧醉如泥。

清異錄有得建州茶膏取作耐重兒八枚膠以金縷獻于閩王曦遇通文之禍爲內侍所盜轉遺貴臣 十國春秋閩景宗本紀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光準常侍夜晏以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輒殺繫之獄中明旦召復其位是夕又晏侍臣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楊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已而醉解釋之他日又曲晏羣臣皆醉去獨維岳在坐帝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帝欣然命捽維岳下殿剖視酒腸之旁有解之者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乃舍之五國故事閩王曦爲長夜之飲以銀葉作杯桑弱爲冬瓜片名曰醉如泥酒盈不可復置他所惟飲盡始得脫手

醉鄉日月共椒塗。買晏何嫌鋌励麤。開閣平章承敕問。永隆萬貫進曾無。

十國春秋閩景宗后李氏傳 司空李眞女也永隆四年冊立爲皇后嗜酒剛愎景宗寵而憚之 洪遵泉志陶岳泉貨錄王審知鑄大鐵錢闊寸餘甚麤重亦以開元通寶爲文以五百文爲貫俗謂之鋌励錢與銅錢並行 通鑑紀事本末議以同平章事李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掠人子女詐稱受詔采擇事覺按之廷英自歸退獻買晏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曰晏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于李后乃遺歸泉州復召爲相又曦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百

荆南

武信王高季興傳子文獻王從誨蘉子貞懿王保融立蘉弟侍中保勗立卒貞懿王長子侍中繼冲立降于宋四世五帥凡五十七年

五院精藍一旦開。宮花四散落香臺。諸天欲證聲聞果。彌勒隨緣示像來。

十國春秋荆南武信王五女傳五女失其名相傳俱幼年好道爲女僧各止一處曰佛華寺曰菩提寺曰莊嚴寺曰石佛寺曰法輪寺江陵志餘彌勒瑞像現于高氏淸泰開隨吳商葉旺船至荆登岸乃知爲像高氏迎之從香烟所指置城西北隅萬壽寺右手缺中指屢鑄不成後漁人得之高沙湖以補缺處如生成

五花賓館望沙樓。時駐軒車述勝游。隨例筵鋪高足椀。紫槽一抹送淸謳。

錢易南部新書荆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蔣肱上成汭詩云不是上台知姓氏五花賓館敢從容 十國春秋荆南文獻王世家天福五年晉翰林學士陶穀來聘王晏穀之望沙樓 又開運元年晉學士王仁裕來聘王出十伎彈琴以樂之 韻府羣玉載從誨有句云紅妝齊抱紫檀槽一抹朱絃十四條 周羽冲三楚新錄高從誨時荆南尙使瓷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椀

桃源洞口似仙家。亭記迎春麗景斜。忽地渚宮秋漸老。淸風開徧白蓮花。

禁扁望沙樓下有桃源洞　十國春秋荊南文獻王世家王鑿江陵城西南隅爲池立亭于上曰渚宮先是城東南舊有渚宮王特倣其名而稱之又置亭于側曰迎春　孔自來江陵志餘清風池在城東北隅方數百步深清鏡潔潭而不流高氏之所鑿也　天中記荊文獻王未甍前數年凡溝港城隍悉開白蓮花

金耩翠袖醉春風。窈窕軒甍叅曲通。盼得嶺南龍眼到。琅玕重護海珠叢。

十國春秋荊南侍中保勗世家保勗日召倡妓集府署擇士卒壯者令恣調謔乃與姬妾垂簾共觀以爲娛樂又好造臺榭窮極土木之工　清異錄賈人自嶺外還得一枝龍眼已鹽乾凡四十團共千枚至荊南獻高保勉因作小琅玕檻子立置之名曰海珠叢

全休萬事見時堪。湯社頻分一勺甘。鎮日坐叅華定水。茶烟輕颺紫雲庵。

隆平集從誨于諸子中最愛保勗保勗在保抱雖甚怒見之則釋然而笑荊南人目之爲萬事休　清異錄吳僧文了善烹茶游荊南高保勉白于季興延置紫雲庵日試其藝保勉父子呼爲湯神奏授華定水大師上人目曰乳妖

麻姑弟子汜清商。芳禁流傳韻繞梁。一曲彈來憑一指。四條絃外作秋涼。

十國春秋荊南仙女傳平江節度王保義女五歲通黃庭內外經及長善琵琶一夕夢涉水登山顛見金銀宮闕中有仙人披羽服自稱麻姑傳以樂曲自是每夕輒夢遇之郎指授音律歲餘得百餘調都非人間所曾有其尤者名獨指商以一指彈一曲更爲擅

奇適文獻王子保節復夢麻姑至曰卽當相邀明日庭中聞雲鶴音樂仙女奄然而逝

北漢　世祖劉明傳子睿宗鈞殂養子少主繼恩立遇弒弟英武帝繼元立降于宋歷四主凡二十九年

裼衫笠帽氣凌雲。畫閣凝香視政勤。一笑黃騮裝乍卸。殿前宣敕署將軍。

十國春秋北漢世祖本紀帝自高平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騮率百餘騎由雕窠嶺間道馳去歸爲黃騮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禁扁北漢劉明有勤政閣

飛鸞閣上翠華春。定有方留妙法輪。卻怪天公傳玉戲。攔街齊唱赤眞人。

禁扁北漢有飛鸞閣　十國春秋北漢睿宗郭姬傳姬故醫僧女僧與嫠婦通而生姬有殊色睿宗納之宮中嬖之將册立爲后僧樞密使段常以姬所出非偶恐貽笑隣國遂中止　清異錄周季年東漢國大雪盛唱曰生怕赤眞人都來一夜春後大宋受命

異果殊方致得難。分頒鵠立伺千官。竹青棗子紛羣擬。端出金棱畧綽盤。

清異錄唐末羣方負固東漢有商歸自閩越以橄欖獻于霸君明日分賜大臣禁帥郝惟慶曰此公狀類我鄉竹青棗加之一時久方得薄味官家何用賜臣所喜者金棱略綽盤耳

神旗鼓吹助朝威。丹仗頻移頌佛暉。相對定王禪味永。握君揮灑映三衣。

李煇天龍寺千佛樓碑銘略帝宅之西五里而遙北自乾坎南距于
申酉往者北齊啟國後魏興邦各營避暑之宮用憩鳴鸞之駕于
是乎金人塔廟老氏宮觀星布于巖石奕懿哉坤維之上一舍之
區上有平址東西僅五十步北倚石壁有彌勒閣內設石像侍立
對峙昔睿宗皇帝再加添飾功用宛然次東有池水甚潔國人儼
其□□宇偶其神位每角亢方中雷雨未施即雩禱咸萃矣由嶺
西下約三百步有高寺榜曰天龍今英武皇帝應千齡之運居九
重之尊天會中睿宗皇帝以道□□出閣授檢校司徒歸義府都
督時年尚幼冲躬親官次吏不敢歎府無留事嘗以公退休暇與
叔季諸王禮謁精藍一歲之中□□□東序□□觀音像一堂每具
齋禱因心愛敬不忘斯須□□甚嘉羣倫歸美攸是□□公府峙
恩加檢校太保授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大內都點檢及帝踐阼加
太師行太原尹未幾値倉卒之變上獨執雄斷入平內難時戊辰
秋九月嗣昇宸極立定傾危恒切皈依每屆良辰必親行幸至壬
申歲十二月詔有司于大殿後正面造重樓五間鑄賢刼自拘留
孫如來以降鐵佛千尊上御宇之入年乙亥歲天贊皇帝累飛詔
示必以備物典冊將加徽號鴻名果降貴近受英武皇帝兼頒龍
衣御帶駟馬琱鞍別賜神旗鼓吹英武皇帝嚴整儀衛親率公卿
屆初禪之境臣幸陪天仗親奉德音歡心有待謹作銘云　十國
春秋北漢英武帝本紀英武帝美風儀善談論頗通禪學居潛邸
時常假僧繼容如意每接僧則頂帽具三衣秉此揮灑名爲
握君　又定王繼容傳能講華嚴經手執香如意紫檀鏤成芬馨
滿
室

十國宮詞跋

昔歐陽永叔重修五代史于吳楚諸世家多所漏略此　本朝何氏所以有十國春秋之作也夫十國之君惟吳越王錢鏐爲翹楚而陌上花開緩緩歸猶不免南朝天子愛風流之習其他可知矣錢籜石先生撮侈靡之事懷規諷之思所箸十國詞箋略抽秘騁妍久已膾炙人口是編倣而爲之雖筆意少遜而足以備烱戒則一也壬寅初夏日吳江沈楙悳識

# 啟禎宮詞

貴池劉　城伯宗著

## 天啟宮詞

閶闔新迴暈月風。龍旂斧鉞下高空。依稀偶語聽難了。南海子裡老王公。

蓮漏投籤已幾回。金鋪屈戍鎖難開。火城忽簇仙韶動。奉聖夫人休沐來。

經筵故事不容差。一例先生賜吃茶。早已叩頭宣謝去。排當大內好喧譁。

樂撤更深御寢安。喧爭驚起玉闌干。聖恩問取人情願。判許和鳴結采鸞。

漢帝椒風絕等儕。六宮粉黛枉金釵。高家小姐蛾眉好。那用凌波窄錦鞵。

旌旗鉦鼓徹雲霄。講武彤庭蒐與苗。堪笑諸臣勞諫草。豹房戎服自先朝。

上谷雲中有奏題。似云烽火接城西。聖人正案龜茲舞。未可張皇說鼓鼙。

聖人自是人倫至。規矩方圓百世師。小閣運斤多秘製。唐虞何用命工垂。

水殿蒲觴太液游。柘袍親自轉船頭。不因蔡女舟能蕩。誰見黃龍負艣浮。

玉管瑤笙別殿喧。朝看金屋暮長門。漢皇不好相如賦。莫把黃金買淚痕。
青鳥時稱王母宣。黃河如瀉水衡錢。老蟾駕月天宮裡。福澤人間誰許先。
玉面眞欺桃李紅。年年春到怨東風。自從王聖承恩寵。對食相憐滿漢宮。
封章連日奏重瞳。鐫德銜恩祀上公。早見文書房奉進。溫綸已票速批紅。
部題閣票舊章同。墨敕何妨自聖衷。昨日言官解經好。舜湯執用總皆中。

# 崇禎宮詞

天亶吾皇達四聰。早從興慶受分桐。令孜王聖芟夷後。桂殿蘭房日正中。

蛾眉巧笑溢三千。選藝徵歌盡可憐。不是恩輕及命薄。清心寡欲揭宮前。

水晶簾照月微明。鴛被迴身夢始驚。門外稍聽牌子過。鑾輿警蹕已聞聲。

昨朝暖閣詢邊計。今日平臺議用人。內宴排當遲不御。相傳弘治事重新。

御爐縹渺裊香烟。聖體虔恭再拜天。欲卜金甌如往事。願求良弼似商賢。

講章進到聖情欣。玉几旋攤披覽勤。昨日經筵無逸畢。回宮猶閱尚書文。

升天大祀曠多年。聖主精禋格上玄。始自致齋成禮返。祥雲直到掖庭纏。

貞靜坤寧紫極俱。兩宮貴姊亦規模。聖王風化從宮閫。不覓平陽衛子夫。

絳蠟宵分跋幾除。至尊永夜覽文書。每逢水旱兵戎事。共覩龍顏慘不舒。

宸極森嚴兼聽全。刺奸密奏戒傳宣。打來事件朝朝進。短紙牢封奏御前。

文書識字缺常員。掌監循規也補遷。睿聖命題親試取。掄才不使費金錢。

大官玉食每從裁。茶飯難循往例開。近爲恒暘憂側席。青袍步禱外郊來。
未容戚里門繁華。請乞常裁望聖奢。御帕黃封恩澤重。時時宣賜到田家。
尚衣三澣敢言勞。修省連朝又布袍。怪得蘇杭頻減織。冰紈阿錫念民膏。
宵衣每動鼓鼙思。重遣中軍往視師。敕約頻聞救水火。轉銜原不假恩私。
御案瑱函入覽多。孝經小學日編摩。代言票擬仍塗改。那有閒情看舞羅。
吾皇仍不語機祥。忽詔因緣事闡揚。因感掌珠天籟語。依稀得見老孃孃。
拜舞天顏喜氣融。東朝册立出中宮。齊傳列祖希聞事。千載元良迥不同。

香艷叢書二集卷三終



香豔叢書　第二集



## 海鷗小譜

益都趙執信秋谷著

### 自題二首

落絮沾泥會有時。鬓絲禪榻最堪思。阿難一笑花偏著。合向楞嚴覓道師。

曉漏趨朝夢已乖。日高和酒泥香懷。不教名輩輕揮扇。縱戀鱸魚亦復佳。

余放斥既久。不自檢飭。浪遊南北。多預花酒之筵。頗能諧笑。或雜綴詩詞。或間爲時人傳誦。而實無所接遇。知交輩咸以介靜之目歸之。甲申歲客津門。自春徂秋。狎遊既數。矯激非情。如海客之于鷗鳥。不自覺其相親近也。長日無事。戲爲紀錄。以志吾過。且詒好事者。

蘂枝者。西郭人也。當戊寅己卯間。名噪甚。尋常不可得一見。余以辛己之秋。始遊于此。友人百計爲致之。寒夕濃陰。紅燈深屋。翩然而來。明豔奪目。蒲州

老友吳天章先生。當代詩人也。方在座。一轉盻間。頓失常度。乃相與爲詩品題。雜以嘲謔。屬和者至成帙。時妓適有所避。于余有知己之感。情殊厚。會余遂東歸。頗不能忘。今年再至。則已爲有力者所主。不可復見矣。居久之。有爲余傳言者。乃相期于他所。叙舊傷離。數語而別。猶持余前時所書便面。容色憔悴。非復曩態。先是有問于余者曰。蘂姬何如。余曰。新荷出水。飛鳥依人。聞者莫不惝怳自失。及是余又自失矣。爲二絕句示客。

鳥鵲秋前報好音。人間不信月終沉。如何兩渡臨滄海。不見輕泥蘸客襟。

照水閑花偏有豔。先霜病葉已難支。三年好在遊春夢。悔作重尋杜牧之。

坿便面留別詞

蝶戀花

秋老家山紅萬疊。何意淹留斷送重陽節。醉裏情懷空自結。鸞環低盡湘簾月。

總爲相逢敎惜別。明月風帆亂落霜林葉。暮雨迷離天外歇。寒花付與紛紛蝶。

天津之西。有村名楊柳青者。臨漕河。人家皆曲折隨水。比屋如綉。樹色鬱然。風景可戀。中多狹邪。而金錢眞珠者爲其尤。北地諸姬以金玉珠名者十七八。蓋其俗也。眞珠貌及中人。齒亦不卑。然恬雅無囂陵習。故人多稱之。余始至。即得妓意。不甚屬而妓乘余于醉。故余贈詞有醉濃不省歡娛之句。後不再至。其妹玉珠則劣矣。

柳梢青

無計枝梧。病身陡頓春夢模糊。亂惹閒愁。驚開倦眼。斗帳紅珠。　醉濃不省歡娛。曉鏡裡臨窺畫圖。聞道門前。煙波滄淹。楊柳蕭疏。

有玉素者。行四。人第稱其行第。晉人也。小身常貌。色頗鮮好。至于手足柔纖。膚肌瑩膩。時盖罕其輩矣。性尤慧利。工于應對。余始于初夏燭下見之。贈以南柯子詞。又有句云。何物比將嬌與巧。燕子鶯兒。蓋紀實也。然自待過高。意所不愜。雖竭貲力。百計媚之。不能得其歡。其當意者。即無所隱也。用是爲雅流所賞。而市兒或嫉之如仇。金錢者反是。流俗豔稱之。蓋其性頗蕩。舉動佻

急不能自持語亦敏給而皆近俚惟足趾與素相若膚色風態薄似吳娘可暫見而不可久狎者也

南柯子

引燭催行雨排愁泥酒巵春光不信去天涯看取樽前楚楚海棠枝　瞥眼渾相識瞢騰不自持他年何處最相思應是紅酥著體欲融時

浪淘沙

微雨過庭墀新綠離披玉人和笑近郎時何物比將嬌與巧燕子鶯兒　杯趁晚風移漏鼓參差雲間細閃月如眉滅燭解襟香澤散一石何辭

玉秀者素之嫂也春間爲何人攜往都門余未之見客有能道之者放逸略似金錢而姿首殊勝頃聞在酒筵觸忤醉客以拳揮之應手而殞久乃復甦猶病累月士人傳以爲笑余戲爲長句以調素妓曰

君不見曲中宜潤雙芳妍苦死願得書生憐蛾眉鷄肋不自惜傷心不作移栽蓮又不見舊院聲名馬老三琵琶一曲喧江南一朝摧殘値强暴秋波變血雲

鬓鬖情鍾我輩古有語磊落寒酸空自許不及長安俠少年傲睨當筵力如虎綺羅紅粉輕于塵膝行匍伏擎金尊醉中片語不稱意毒手半落消香魂令我忽憶半臂忍寒宋使君又憶五花殺馬王學士不辭白髮映紅粧請卿試看風流子

余以康熙甲子有事太原遂車下太行中間宴會多見妙麗予時年二十有三眼色所接交相飛動徒以簡書可畏強自檢束其後友人有知之者讚訕相半余亦時時自笑也今適已二十年余垂垂老矣此間諸妓往往還自山右問其年大都二十年中之所生長者也而余乃荒迷潦倒其間有似補當時之所不足信乎有夙分哉妓以玉名者素秀而外有玉蓮玉葵以金名者有金仙金香仙妓最與余荏苒久蓮體貌似眞珠而肌膚膩潔余曾于月下攜其手因醉後見其胸殆素之流也葵白晳多肌齒甚少而頗染市氣仙語余曰使是兒從我三月當入雅流此言可以知仙之格調矣

仙姿貌中上而脩眉稚齒風韻體態近是上流若其酬答敏慧雖文士靡以

加也。亦能爲吳語。數往來余寓齋。余賦不忘十絕句。倣微之雜憶體。

其一

迢迢銀漢事難期。冉冉朝雲路易迷。不忘半牕聞小語。花陰孅孅獨來時。（盖其時亦有所主竟能宛轉自至也）

其二

藥爐煙裊鬢鬟愁。却月長矑翠欲流。不忘嬌多緣咽苦。向人强笑背燈羞。（盖妓有牙病余强之服藥含嚥甚艱明日良愈）

其三

朝光晃朗久侵匳。雲影低迷作掛簷。不忘粧成心自賞。雙持明鏡映疎簾。

其四

微風吹月入牕櫺。隱約蘭湯沃雪聲。不忘黃昏新浴起。隔簾低喚太凉生。

其五

玉盤的皪貯清冰。濕照雲鬟韓枕稜。不忘搴帷窺午睡。雪膚欲向簟紋凝。

其六

晚凉新點麯塵沙。半月微明絳縷霞。不忘當筵索疆飲。春來初放小桃花。

其七

玻璃波影木蘭橈。十里香風颭翠翹。不忘新粧閒弄水。蓮花妬面柳舒腰。

其八

綠雲撩繞惹春衣。欽燕參差拂鏡飛。不忘閒庭梳結晚。月明風細髮香微。

其九

高樓雲盡月團圓。遠水無聲夜露乾。不忘溪風裊衫袖。羅輕如雪壓闌干。

其十

新蟬嘒嘒送斜陽。小蝶翩翩過短牆。不忘臨行還却坐。滿頭花映讀書床。（皆即事敘述無容溢語耳）

埘初贈三詞

謁金門

腸欲斷。昨暮酒闌人散。明月似知人戀戀。夜深教夢見。　聞道高堂開宴。悵望行雲一片。誰送暗香來枕畔。頓成新繾綣。

女冠子

薄酣枕上。月澹牕明。相向可憐生。風裡纖纖柳。花前恰恰鶯。　新歡偏鄭重。幽態更輕盈。酒醒寒近曉。不勝情。

清平樂

曉牕晴曙。黯淡巫山雨。寶鏡晶明(一作瑩)香一縷。故傍新粧耳語。　輕衣乍褪天紅。微波暗逗春濃。坐久雙蛾顰久。芳心更屬誰儂。

金香者。仙之姊也。與仙名相埒。而仙每稱之曰。是我以上人。方臥病謝客。惜不得一見之。素琴者。貌不揚而能歌。好飲。得酒即不自制。或醉則嘔吐狼藉。酒徒多與之。善又有素可者。年長矣。而色不衰。素妓亟稱之。

玉如者。秦人也。僑居眞定。壬午之春。津有好事者。聞其名而致之。至則不合意。外間人亦無有顧之者。居久之。狼狽而返。明年。別有人攜以再來。則聲價

大起。向之不顧者。皆爭邀致。每宴會。以其來否爲榮辱。居一年。衣裘鮮華。金帛充牣。而人又稍稍厭之矣。今春復返。客有從眞定來者。言其困苦無生理。欲隨客更來。而客辭之。昔時相識。又無人肯爲之地。余聞之友人云。如妓眼色撩人。歌小詞殊佳。餘無可取。善飮酒。而必擇人與地。性嬌憨。不肯俛仰。人故人寢惡之。嗟乎。一人之身。三載之內。非有美醜懸殊也。前之所棄。即爲後之所爭矣。且前之所爭。而又爲所棄矣。人生遇合。亦猶是耳。安得如妓立至。余爲引巨觥而慰之。

若青者。與蘂妓並時齊名。津中皆呼之爲小八兒。似燕台妓品中題目也。辛巳秋。友人欲並致之。而適有據之者。卒不可得。壬午夏。妓避地之江南。逮今二載。匪惟余。其舊識者亦絕望矣。中秋日。有邀余飮月者。酒甫行而妓出。四座動色。迥非常觀。細詢之。附舟北來。纔數日耳。余已倦客。戒行有期。仙素杳然不可復蹤蹟。豈意晚得高流。且酬夙願。贈以夜合花長調云云。余謂青妓眉目姣好。放誕風流。似卓文君。至于輕纖柔媚。兼有衆長。自非蘂妓無能爲

輩而藥已若彼矣美名難居盛時易失昔人所爲感慨係之者也

夜合花

天與溫柔人傳嬌小幾年思煞傾城江波浩渺斷潮何處相迎秋有信月還盈鵲橋邊巧送新盟劉郎前度徐孃未老消得風情　連宵雨暗隱檽趁向雲輕漢淺掩映三星龍鬚鳳枕黛眉幾許低橫金不暖玉無聲算瑤池獨有飛瓊東阿才費文園渴劇(一作消渴)端爲卿卿

天津密邇上都水陸交會俗頗奢靡故聲色最焉纏頭豐侈擲臂紛紜南北所經無與同者向者率多土著近來秦晉間遂聞風而麕至矣然佳者蓋寡其稍稍出色者卽不能留也藥與青要爲秀色獨立者異地多才難爭勝耳又聞其里中有童姓者始得名客言其姿態綽約背立風前殆奪畫圖而雙彎之妙在青素之上蓋目所未睹者若風流言詞無以過人也咸欲爲余力致之余謝曰美不可盡欲不可極揚州一夢可以覺矣乃附識于卷末

此譜成于中秋後余行有期矣余故人自都中至與主人巧相援止既度重

陽。而余侵尋抱疾。入仲冬始愈。冬至前乃成行。青妓自八月晦來齋中。依依不去。及是乃分手。不知者幾謂有鏡湖春色之戀也。蓋妓性慧絕。既習余。郤視外間人無足與者。由是大致怨怒。不恤也。或徵其指。答以微詞。大似蕭夫子之僕矣。主人曰。盍委身乎。妓不應。强之。則哀泣而已。其不可奈何。惟余知之耳。方余病中湯藥洗沐。抑搔扶掖。無不曲體而周至者。余甚荷之。故人復招致有蓮衣(束鹿人)月英素雲(皆茌平人)數輩。皆少好在仙素之間。妓多方推引。余壹不顧也。瀕行前數日。妓悽楚不自勝。屢廢飲食。余再三慰之。妓自言生平未嘗如此矣。余行之明日。夕宿青縣。題少年遊以寄思。蓋不忍沒妓之意。因再識。

少年遊

離情觸處總相關。小字縣名傳。聽去偏驚。避將無計。誰使駐征鞍。　夢中從此尋猶近。寒夜奈無眠。轉眼春風。預愁江上萬點見青山。

此書聞于武林汪師。李徵君求之積年不得。平原董曲江太史。許假

而爽。約今春遇德水趙易叔明經於廣陵。願爲抄寄。七月之杪始至。
披卷纏綿。如入柔鄉。惜不得與鳳樓共觀之也。丁丑暮春沃田居士
跋於紅橋客館。

丁丑臘二十三日陳竹町從蟫書樓借得。轉示。在陬老人錄於維揚
無事此靜坐齋。幷綴二絕句於後。徐郎恬澹偏多事。手寫飴山集外
編。紅紫妖邪紛著眼。亭亭可有出泥蓮。不緣落魄滯江湖。肯與師師
立傳無。卻笑平安杜書記。祗將慟哭換歡娛。

癸未長至後一日研石山農錄于婁縣官齋。丁酉暮春在陬老人重
錄於張氏蘋香齋。距丁丑忽忽二十一年矣。

秋谷先生於康熙己未科館選。時年一十有八。甲子衡文山右。所謂
有事太原東下太行者。指此時也。至作譜歲在甲申。則先生已於戊
辰年因演洪稗畦長生殿事去官。自後遂浪遊燕趙吳越間。老而喪
明。不廢吟咏。迨乾隆己未。猶及與後輩稱前後同年云。楊復吉附記

# 海鷗小譜跋

海鷗小譜。秋谷先生。於康熙甲申歲寓津門所作。風流放曠。囂態極妍。所係詩詞。旖旎纏綿。出入香奩。疑雨二集。洵藝林豔品也。先生雜著。如談龍錄。聲調譜。德州盧氏皆已梓行。獨此帙尚少流傳。壬寅孟冬。武林鮑丈以文過訪。談次及之。則云篋中久藏寫本。丙戌春。間萊陽趙荷村太守。借刻於杭。東板寄睦。荷村捐館。此書亦不可問聞矣。爲惋惜者久之。余因憶吳興同年閔太史裕仲。曾云家有其書。許爲持贈。郵書索之。仲冬上浣。太史專函寄示。余得之。狂喜。急倩友人鈔入叢書續編。而錄其副以詒以文。廿年劍化。一旦珠還。遙稔知不足齋主人。應不禁掀髯一笑也。此帙爲笠澤書院山長閔敦甫先生手校本。後附題辭二絕句。今并錄後。壬寅小除夕。震澤楊復吉識

（完）

## 邵飛飛傳

江陰陳　鼎定九著

邵飛飛者。字扶搖。三山西河女子也。幼孤。其季父授村童句讀。飛飛隔牆聞讀書聲。過耳輒成誦。七歲。徧記學庸論孟毛詩。常闇誦於室。季父奇之。教之識字一目了然。稍講。卽通大義。垂髫以才貌聞里中。求之者。阿母皆不許。蓋欲售顯者以圖富貴也。閩寇伏誅。姚口菴總督閩南。幕員有羅密者。道經其居。見飛飛澣衣河畔。豔羨不已。復廉知能文。遂殫力圖之。乃託辭繼室。以千金餽母。又厚賄其季父。卽歸之。居五載。秩滿還京師。其婦悍妬且虐。不能容。遂以飛飛配閽人。乃作薄命詞二十絕句。燕台詞十絕句。以寄其母。而死。其薄命詞曰。誰憐青鬢亂飄蓬。馬上琵琶曲又終。嫁得傖夫雙足健。漫云佳壻喜乘龍。隔斷江山幾萬重。粉脂零落爲誰容。如何嫡嫡親生母。只愛金錢不愛儂。停鍼無語對銀釭。心自酸辛淚自雙。高疊愁城堅似鐵。酒兵十萬總難降。荻簾日影上遲遲。亂綰烏雲不畫眉。羨殺隔街誰氏女。金錢閒擲買臙脂。鶼鶼比翼兩相依。文彩褊褼

世所稀。誰料風濤生洛浦。鍛翎又逐野雞飛。白雲縹緲望中迷。獨倚蓬牕掩面啼。萬里北堂知也否。碧梧不是鳳凰棲。想後思前恨屢加。誤人都是浣溪紗。既然負却當年意。何必尋春訪若耶。十里西湖憶舊游。而今無復汎輕舟。自憐磊落看花眼。日對烟牕兩淚流。積雨汚泥盡沒階。行行溼透小弓鞋。偶思多少侯門女。指點青鬟對對排。不須重賦白頭吟。入骨憂煎死易尋。贏得芳魂歸去好。一抔黃土百年心。自排薄命更誰如。蘭不當門竟被鋤。回首五年成底事。珠圍翠繞夢華胥。土砌茅簷撲面塵。可憐觸目也傷神。看他赫赫司晨牝。也是奴儂一樣人。獅子容他吼獨尊。却將儂去配司閽。兒郎薄倖眞堪恨。不記天香枕畔溫。憶昔雙雙倚畫闌。名花相對並頭看。何期棄置同秋葉。忍使琵琶別調彈。淡淡春衫婀婀腰。菱花自對亦魂消。如何剛狠河東性。相見雖憐總不饒。五載紅妝窄袖輕。人人都道妾傾城。郎情底事秋雲薄。莫訝青樓日送迎。挑燈含淚疊雲箋。萬里緘封報可憐。爲報生身親血母。賣兒還賸幾多錢。無端昔日慕金夫。也是貪癡女子愚。寄語故園諸姊妹。荆釵裙布自堪娛。自悔當初博望高。今成

明月水中撈。風箏本是隨風信。莫怪絲絲綫不牢。無奈鳲鳩居鵲巢。啄將紅藥出林梢。堪憐薄命愁如織。却與詩人作解嘲。其燕台詞曰。袴褪郎當短短衫。高箍頭髻更巉巖。教奴依樣常妝束。滿漢平分道不凡。摩娑雙眼蹙雙蛾。掩面呼天怎奈何。俗子不知人意嬾。挨肩的的唱秧歌。柳色青青詠漢南。樹猶如此人何堪。輸他鄰婦無思慮。椀大葵花滿髻簪。怪聲咀噲誇多般。反道奴奴缺舌蠻。悵望夕陽芳樹外。嬌鶯嘹亮語家山。炎天斗室穢難聞。燒酒生葱盡日熏。記得故園風景好。白羅衫襯石榴裙。豕圈雞棲暑氣重。嗡嗡滿屋門青蠅。有人水閣珠簾裡。猶說今朝熱不勝。蜀魄啼殘不忍聽。斷腸最是雨淋鈴。劈蘭老米鍋焦飯。南國佳人幾慣經。秋宵偏厭酒人狂。雨怨雲愁總斷腸。一枕正成鄉曲夢。門前猶喚賣甜漿。騾車陣陣響如雷。門外風吹百尺灰。可惜青蔥纖似玉。日生爐火簇烟煤。北地風高朔雪寒。滿天飛絮壓重簷。炕頭不是尋常火。馬糞如香細細添。共三十絕句。所親得其詩於母氏。偏以示人。讀者莫不憐之。

外史氏曰。紅顏薄命。自古而然。況有才乎。才者造物之所忌也。丈夫擅之。且猶

不可。況女子哉。況女子而猶使之不得其所哉。宜其怨之深而言之忿。必至于死而後已也。余讀飛飛詩三十章。感慨係之矣。

婦學

會稽章學誠實齋著

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人之文字。千古蓋有所用之矣。婦學之名。見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該者廣。非如後世祇以文藝爲學者也。然易訓正位乎內。禮職婦功絲枲。春秋傳稱賦事獻功。小雅篇言酒食是議。則婦人職業。亦約略可知矣。（男子弧矢女子鞶帨自有分別至于典禮文辭男婦皆所服習蓋后妃夫人內子命婦于賓享喪祭皆有禮文非學不可）

婦學之目。德容言功。鄭注言爲辭令。自非嫺于經禮。習于文章。不足爲學。乃知誦詩習禮。古之婦學。略亞丈夫。後世婦女之文。雖稍偏于華采。要其淵源所自。宜知有所受也。

婦學掌于九嬪。教法行于宮壼。內而臣采。外及侯封。六典未詳。自可例測。葛覃師氏。著于風詩。（侯封婦學）婉娩姆教。垂于內則。（卿士大夫）歷覽春秋內外諸傳。諸侯夫人。大夫內子。並稱文能道。故斐然有章。若遡盈滿之祥。鄧曼詳推

于天道。利貞之義。穆姜精解于乾元。魯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訓。齊司徒之內主。有禮加封。以至泉水毖流。委懷賦懷歸之什。燕飛上下。淒涼送歸媵之詩。凡斯經典禮法文采風流。與名卿大夫有何殊別。然皆因事牽聯。偶見載籍。非特著也。若出後代史必專篇類徵。列女則如曹昭蔡炎。故事。其爲裔皇彪炳。當十倍於劉范之書矣。是知婦學亦自後世失傳。三代之隆。並與男子儀文。率由故事。初不爲務異也。（不學之人。以溱洧諸詩爲淫者自述。因謂古之孺婦矢口成章。勝於後之文人。不知萬無是理。詳辨其說于後。此處未暇論也。但婦學則古實有之。惟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齊民婦女皆知學耳）

春秋以降。官師分識。學不守于職司。文字流爲著述。（古無私門著述。說詳校讐通義）丈夫之秀異者。咸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此指戰國先秦諸子家言以及西京以還經史專門之學）至于降爲詞章。亦以才美所優。標著文采。（此指西漢元成而後。及東京而下諸人詩文集）而婦女之奇慧殊能。鍾于間氣。亦遂得文辭偏著。而爲今古之所稱。則亦時勢使然而已。然漢廷儒術之盛。

班固以爲利祿之塗使然。蓋功令所崇。賢才爭奮。士之學業。等于農夫治田。固其宜也。婦人文字非職業。間有擅者。出於天性之優。非有爭于風氣。騖于聲名者也。（好名之習起于中晚文人古人雖有好名之病不區區于文藝間也丈夫而好文名已爲識者所鄙婦女而騖聲名則非陰類矣）唐山房中之歌。班姬長信之賦。風雅正變。（雅指房中風指長信）起于宮闈。事關國故。史策載之。其餘篇什寥寥。傳者蓋寡。藝文所錄。約略可以觀矣。若夫樂府流傳。聲詩則傚。木蘭征戍。孔雀乖離。以及陌上采桑之篇。山下蘼蕪之什。四時白紵。子夜芳香。其聲嘽以緩。其節柔以靡。則自兩漢古辭。（皆無名氏）訖於六朝雜議。並是騷客擬辭。詩人寄興。情雖託於兒女。義實本於風人。故其辭多駘宕。不以男女酬答爲嫌也。（如陌上桑羽林郎之類雖以貞潔自許然幽閒女子豈喋喋與狂且爭口舌哉出於擬作佳矣）至於閨房篇什。間有所傳。其人無論貞淫。而措語俱有邊幅。文君淫奔人也。而白頭止諷相如。蔡炎失節婦也。而鈔書懇辭十吏。其他安常處順。及以貞節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靜如

止水穆若清風雖文藻出於天嫺而範思不踰閫外此則婦學雖異於古亦不悖於教化者也

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所擬以漢魏六朝篇什證之更無可疑（古今一理不應古人兒女矢口成章後世學士力追而終不遂也）譬之男優飾靜女以登場終不似閨房之雅素也昧者不知斯理妄謂古人雖兒女子亦能矢口成章因爲婦女宜於風雅是猶見優伶登場演古人事妄疑古人動止必先歌曲也（優伶演古人故事其歌曲之文正如史傳中夾論贊體蓋有意中之言決非出於口者亦有旁觀之見斷不出本人者曲文皆所不避故君子有時涉於自贊宵小有時或至自嘲俾觀者如讀史傳而兼得詠歎之意體應如是不爲嫌也如使眞出君子小人之口無是理矣國風男女之辭與古人擬男女辭正當作如是觀如謂眞出男女之口無論淫者萬無如此自暴卽貞者亦萬無如此自褻也）

昔者班氏漢書未成而卒詔其女弟曹昭躬就東觀踵而成之於是公卿大臣

執贄請業。（大儒馬融從受漢書句讀）可謂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專門絕學。有淵源。書不盡言。非其人卽無所受。爾又符秦初建學校。廣置博士經師。五經精備。而周官失傳。博士上奏太常韋逞之母宋氏家傳周官音義。詔卽其家講授。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幃而受業。賜宋氏爵號爲宣文君。此亦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彼時文獻盛於江左。符氏割據山東。遺經絕業。幸存世學家。女非名公卿所能强與聞也。此二女者。並是以婦女身行丈夫事。葢傳經述史。天人道法所關。恐其湮沒失傳。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禮。非謂才華炫燿。驚流俗也。卽如靖邊之有譙洗夫人。佐命之有平陽柴主。亦千古所罕矣。一則特開幕府辟署官屬。一則羽葆鼓吹。虎賁班劍。以爲隋唐之主。措置非宜。固屬不可。必欲天下婦人以是爲法。非特不可。亦無是理也。

晉人崇尚元風。任情作達。丈夫則糟粕六藝。婦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圍之談。新婦參軍之戲。雖大節未失。而名教蕩然。論者以十六國分裂。生靈塗炭。歸咎清談之滅禮教。誠探本之論也。

王謝大家。雖從禮法。然其淸言名理。會心甚遠。皆習儒風。亦暢元旨。方於士學。如中行之失。流爲狂簡者耳。（近於異端非近於娼優也）非僅能調五言七字。自詡過於四德三從者也。若其旖旎風光。寒溫酬答。描摹纖曲。刻畫形似。脂粉增其潤色。標榜飾其虛聲。晉人雖曰虛誕。如其見此。挈妻子而逃矣。（王謝大家雖從禮法然實讀書知學故意思深遠非如才子佳人一味淺俗好名者比也）

唐宋以還。婦才之可見者。不過春閨秋怨。花草榮彫。短什小篇。傳其高秀。間有別出著作。如宋尙宮之女論語。侯鄭氏之女孝經。雖才識不免迂陋。（欲作女訓不知學曹大家女誡之體而妄擬聖經等於七林設問子虛烏有）而趨向尙近雅正。藝林稱述。恕其志足嘉爾。（此皆古人婦學失傳故有志者所成不過如此）李易安之金石編摩。管道昇之書畫精妙。後世亦鮮有其儷矣。然琳瑯款識。惟資對勘於湖州。筆墨精能。亦藉觀摩於承旨。未聞宰相子婦。得偕三舍論文。（李易安與趙明誠集金石錄明誠方在大學故云爾）翰林夫人。可

共九卿揮麈。蓋文章雖曰公器。而男女實千古大防。凜然名義綱常。何可誣耶。蓋自唐宋以訖前明。國制不廢女樂。公卿入直。則有翠袖熏爐。官司供張。每見紅裙侑酒。梧桐金井。驛亭有秋感之緣。蘭麝天香。曲江有春明之誓。見於紀載。蓋亦詳矣。又前朝虐政。凡搢紳籍沒。波及妻孥。以致詩禮大家。多淪北里。其有妙兼色藝。慧傳聲詩。都人士從而酬唱。大抵情綿春草。思遠秋楓。投贈類於交遊。殷勤通於燕婉。詩情闊達。不復嫌疑。閨閣之篇。鼓鐘聞外。其道固當然耳。且如聲詩盛於三唐。而女子傳篇亦寡。今就一代計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濤魚元機三人。其他莫能並焉。是知女冠方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禮法名門。篇簡自非儀之誡。此亦其明證矣。

夫傾城名妓。屢接名流。酬答詩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謂善藉辭矣。而古人思君懷友。多託男女殷情。若詩人風刺邪淫。又代狡狂自述。區分三種。蹊徑畧同。品隲韻言。不可不知所辨也。夫忠臣友誼。隱躍存懇摯之誠。諷惡嫉邪。言外見憂傷之意。自序說放廢。而詩之得失懸殊。本旨不明。而辭之工拙迴異。

（離騷求女爲眞情則語無倫次國風溱洧爲自述亦徑直無味作爲擬託文情自深）故無名男女之詩。殆如太極陰陽之理。存諸天壤。而智者見智。仁者自見仁也。名妓工詩。亦通古義。轉以男女慕悅之實。託諸詩人溫厚之辭。故其遺言雅而有則。眞而不穢。流傳千載。得耀簡編。不能以人廢也。第立言有體。婦異於男。比如薤露雖工。惟施於挽郎爲稱。櫂歌縱妙。亦用於舟婦爲宜。彼之贈李和張。所處應爾。良家閨閣。內言且不可聞。門外唱酬。此言何聞爲而至耶。（一自官妓革而閨閣不當有門外唱酬丈夫擬爲男女之辭不可藉以爲例古之列女皆然）

夫教坊曲里。雖非先王法制。實前代故事相沿。自非濂洛諸公。何妨小德出入。故有功名匡濟之佐。忠義氣節之流。文章道德之儒。高尚隱逸之士。往往閒情有寄。簪於簡編。禁綱所弛。亦不爲盛德累也。第文章可以學古。而制度則必從時。我　朝禮法精嚴。嫌疑愼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肅者也。自　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倡頓妓漁

色冓奸並干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職官生監並是行止有虧永不敘用)雖吞舟有漏。未必盡罣爰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拘司敗。每見名流板鐫詩稿。未窺全集。先閱標題。或紀紅粉麗情。或著青樓唱和。自命風流。倜儻以爲古人同然。不知生今之世。爲今之人。苟於禁令未嫻。更何論乎文墨。周公制禮。同姓不昏。假令生周之後。以爲上古男女無別。而瀆亂人倫。行同禽獸。以爲古人有然。可乎。(名士詩集先自具枷杖供招雖謂未識字可矣)

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爲小慧。小慧無識。是爲不才。不才小慧之人。無所不至。以纖佻輕薄爲風雅。(雅者正也與惡俗相反習染風氣謂之俗)纖佻鄙俚皆俗也。鄙俚之俗猶無傷於世道。人心纖佻之俗則風雅之罪人也。以造飾標榜爲聲名。(好名之人未有不俗者也)炫燿後生。猖披士女。人心風俗。流弊不可勝言矣。夫佻達出於子衿。古人所有。標榜流於巾幗。前代所無。蓋實不足而爭鶩於名。已非夫而藉人爲重。男子有志。皆耻爲之。乃至誼絕絲蘿。禮殊授受。輒以緣情綺靡之作。託于斯文氣類之通。因而聽甲乙於臚傳。

求品題於月旦。此則釵樓勾曲。前代往往有之。靜女閨姝。自有天地以來。未聞有是禮也。

古之婦學。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職業爲學。畧如男子之專藝而守官矣。至於通方之學。要於德言容功。德隱難名。（必如任姒之聖方稱德之全體）功粗易舉。（蠶績之類通乎士庶）至其學之近於文者。言容之事。爲最重也。蓋自家庭內則。以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莫不習於禮容。至於朝聘喪祭。后妃夫人內子命婦。皆有職事。平日講求不預。臨事何以成文。漢之經師。多以章句言禮。尙賴徐生善爲容者。蓋以威儀進止。非徒誦說所能盡也。是婦容之必習於禮。後世大儒。且有不得聞也。（但觀傳載敬姜之言森然禮法豈後世經世大儒所能及）至於婦言主於辭命。古者內言不出於閫。所謂辭命。亦必禮文之所須也。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善辭命者。未有不深於詩。（但觀春秋婦人辭命婉而多風）乃知古之婦學。必由禮而通詩。（非禮不知容非詩不知言）六藝或其兼擅者耳。（穆姜論易之類）後世婦學失傳。其秀穎而知文者。方自

謂女兼士業。德色見於面矣。不知婦人本自有學。學必以禮爲本。舍其本業而妄託於詩。而詩又非古人之所謂習辭命而善婦言也。是則卽以學言。亦如農夫之舍其田而士失出疆之贄矣。何足徵婦學乎。嗟乎古之婦學。必由禮以通詩。今之婦學。轉因詩而敗禮。禮防決而人心風俗不可復言矣。夫固由無行之文人。倡邪說以陷之。彼眞知婦學者。其視無行文人。若糞土然。（無行文人學本淺陋眞知學者不難窺破）何至爲所惑哉。（古之賢女貴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者非惡才也正謂小有才而不知學乃爲矜飾騖名轉不如村姬田嫗不致貽笑於大方也）

飾時髦之中駟。爲閨閣之絕塵。彼假藉以品題。（或譽過其實或改飾其文）不過憐其色也。無行文人。其心不可問也。嗚呼。已方以爲才而炫之。人且以爲色而憐之。不知其故而趨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趨之。愚之愚矣。女之佳稱。謂之靜女。靜則近于學矣。今之號才女者。何其動耶。何擾擾之甚耶。噫。

婦學跋

章實齊進士婦學。余于藝海珠塵中得見全帙。其言婉而多風。洵金閨藥石也。因錄登叢書之蓋。較陸麗京陳乾初查石丈新婦譜徐野君婦德四箴更進一籌矣。丁卯上巳日震澤楊復吉識

## 婦人鞋襪考

莆田余懷澹心著

古婦人之足與男子無異周禮有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勾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功屨命屨散屨可見男女之履同一形製非如後世女子之弓彎細纖以小爲貴也考之纏足起於南唐李後主後主有宮嬪窅娘纖麗善舞乃命作金蓮高六尺飾以珍寶絅帶纓絡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纏足屈上作新月狀著素襪行舞蓮中迴旋有凌雲之態由是人多效之此纏足所自始也唐以前未開此風故詞客詩人歌詠美人好女容態之殊麗顏色之夭姣以至面粧首飾衣䘯裙裾之華靡鬢髮眉眼唇齒腰肢手腕之婀娜秀潔無不津津乎其言之而無一語及足之纖小者卽如古樂府之雙行纏云新羅繡白脛足趺如春妍曹子建云踐遠遊之文履李太白詩云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韓致光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杜牧之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漢雜事秘辛云足長八寸脛跗豐妍夫六寸八寸素白豐妍可知唐

以前婦人之足無屈上作新月狀者也卽東昏潘妃作金蓮花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金蓮花非謂足爲金蓮也崔豹古今注東晉有鳳頭重台之履不專言婦人也宋元豐以前纏足者尚少自元至今將四百年矯揉造作亦泰甚矣古婦人皆着襪楊太眞死之日馬嵬媪得錦袎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李太白詩云溪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襪一名膝褲宋高宗聞秦檜死喜曰今後免膝褲中揷七首矣則襪也膝褲也乃男女之通稱原無分別但古有底今無底耳古有底之襪不必着鞋皆可行地今無底之襪非着鞋則寸步不能行矣張平子云羅襪凌蹋足容與曹子建云凌虛凌步羅襪生塵李後主詞云剗襪下香階手提金縷鞋古人鞋襪之製其不同如此至于高底之製前古未聞于今獨絕吳下婦人有以異香爲底圍以精綾者有鑿花玲瓏囊以香麝行步霏霏印香在地者此則服妖宋元以來詩人所未及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賦香匳咏玉台者

余澹心先生此考甚精博然竊疑之卽以所引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

下句乃云纖纖玉筍裹輕雲。已極善形容。秘辛云。足長八寸。下云底平指歛。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亦覺摹寫酷肖。非影響之談。蓋漢尺最小。其長如今六寸耳。是八寸僅四寸餘也。秘辛又云。自顚至底長七尺一寸。蓋四尺三寸也。漢制攷云。中婦人手長八寸。儀禮註云。中人之跡。長尺二寸。較量卽可知矣。且他處言纏足甚多。姑引數條。白樂天上陽宮人白髮詩云。小頭鞋履窄衣裳。誠齋雜志云。天寶間桃源女子吳寸趾。以足小得名。姚鷟尺牘云。馬嵬老嫗得太眞錦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履一隻。眞珠飾口。薄檀爲苴。長僅三寸。南部烟花記。有陳宮臥履。臥時猶履。纏足可知。古樂府云。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輟耕錄云。晉永嘉元年。靸鞋用黃草。宮內妃御皆著。始有伏鳩頭履子。伏鳩頭。狀其纖小也。南史羊侃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時人謂能掌中舞。此皆在窅娘之前。不止此也。又按史記貨殖傳云。今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袖。躡利屣。謂之利。亦尖銳之意。張衡西京賦云。振朱履于盤。㨄史游急就章。靸鞮印角。下注云。靸謂韋履。頭深而兌底

平而薄者也。今俗謂之跣子。按兌與鋭同。鞮薄革小履也。按此卽張衡同聲歌。鞮芬以狄香者也。印角當印其角。舉足乃行。疑卽今之扳尖鞋。此三者皆謂婦之履也。修竹閣女訓云。本壽問于母曰。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聖人重女。使不輕舉。是以裹其足。范睢裹足不入秦。用女喻也。此又在秘辛之前矣。其他言婦人鞋履者甚衆。尙在疑似。未暇多載也。費錫璜滋衡氏跋

# 纏足談

錢塘袁　枚子才著

婦人纏足。墨莊漫錄。以爲起於李後主窅娘。楊升菴丹鉛錄。引古樂府之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杜牧詩之鈿尺裁量減四分駁之。以爲唐時已有矣。輟耕錄亦云始於五代。余按漢隷釋漢武梁祠畫老萊之母曾子之妻履頭皆銳。是証據之最古者。然沈約宋書禮志。男子履圓。女子履兌。是又非銳之說也。大抵古女子行不露足。愼夫人衣不曳地。王莽妻亦然。以爲美談。可見古婦人衣皆曳地不露足也。若纏足之事。轉在男子。毛詩赤芾金舄。卜子夏小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云。如今行縢也。行而緘足。故曰行縢。邪而纏之。故曰邪幅。衞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出公怒其無禮。豈古人必赤足登席。乃謂之有禮乎。蓋雖脫履解襪。而足上自有邪幅裹之故也。想婦人亦當如男子矣。大抵婦人之步貴乎舒遲。毛詩月出皎兮。佼人了兮。舒窈糾兮。毛傳。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張平子南都賦。羅襪躡蹀而容與。焦仲卿詩。足下躡絲履。纖纖作細步。既以緩行

爲貴則纏束使小在古容或有之故急就章靸鞮卻角褐韈巾師古注靸韋履也頭深而銳平底俗名跣子鞮薄革小履也巾者裹足巾若今褒足布漢書地理志趙女彈絃跕躧師古注躧與屣同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躡之也是數者皆漸漸有以小爲貴之義然唐白香詩曰小頭鞋履窄衣裳天寶末年時世粧韓致光詩曰六寸膚圓光緻緻皆極言其小而終不言其弓可見潘妃之步金蓮花亦非弓也北史任城王楷刺幷州斷婦人以新靴換故靴知男子婦人同一靴也郭若虛圖畫見聞記唐代宗令宮人穿紅錦靿靴楊妃死於馬嵬人藏其錦韈觀者人一錢太白越女詞屐上足如霜不着鴉頭韈皆婦人穿靴韈之明證其非弓也明矣宋史治平元年韓維爲潁王記室侍王坐有以弓鞋進者維曰王安用舞靴可見當時婦人舞才着弓鞋平時不着也惟北宋徐積咏蔡家婦云但知勒四支不知裹兩足陸放翁老學庵筆記宣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伊世珍瑯嬛記言徐玉英臥履以薄玉花爲飾內加龍腦謂之玉香此則弓鞋之明証盛行於宋時若玉壺清話載唐明皇咏錦韈云

瓊鈎窄窄手中弄明月。以爲弓鞋之証。恐是小說家之附會。

完

# 百花彈詞

錢塘錢濤怒白著

自古名花號美人。嬌紅嫩白鬥芳春。
每誇金谷千秋麗。更道隋宮五色新。
把酒常須花在眼。現花莫便酒離唇。
明朝試向花前看。滿地殘紅最愴神。
花落花間最有情。問將筆墨譜花名。
千紅萬紫都評遍。分付花神仔細聽。

問誰人開闢就花花世界。更那个創造下草草乾坤。百年中無非是香花陽燄。一日裏不可少檀板金尊。慨世間有無數名花異卉。普天下知多少花朵花名。君不見錦堤邊千般爛熳。君不見紅嬌畔萬種精神。君不見上陽宮蜂喧蝶攘。君不見宜春苑燕送鶯迎。一種種一般般看他妖艷。紅者紅白者白聽我評論。

有客能將雁柱排。花前高唱獨徘徊。

春風春雨雖相妬。　看取名花指下開。

第一種牡丹花。天生富貴號花王。稱國色。花裡爲尊。姚家黃。魏家紫。而今罕見。得君王帶笑看。傾國傾城。醉楊妃。倚闌干。沉香亭北。李青蓮題妙句。三調清平。芍藥花。比牡丹雖然少遜。一般的鬥春華越樣鮮新。金帶圍。廣陵城。預知宰相。不知道洧水畔。贈與何人。露桃花。倚東風。深紅淺白。武陵溪。元都觀。到處藏春。蓬萊山。三千載。開花結果。天台路。盼着了阮肇劉晨。最可惜暮春時。一番紅雨。眞堪嘆今日裡。人去題門。桃花謝。杏花開。艷妝春色。疊亂雲。飄微纖。根倚深雲。碎錦坊。裴晉公午橋遺愛。廬山上。董神仙五樹成林。探花宴。上林中賦詩爭快。狀元去。馬如飛。踏碎香塵。桃花紅。杏花紅。李花偏白。白如霜。白如雪。無月自明。怎知道。王家郎。一朝鑽核。倒不如李家兒。萬古盤根。世間花。還又數梨花潔白。似何郎曾傅粉。一樣消魂。鶯來窺。蝶來認。新粧淡淡。淚闌干。愁寂寞。春雨盈盈。薔薇花。在牆東。春紅零亂。想經年。未架却。心緒縱橫。無人處。折一枝。常防刺手。夜深時。纔經過。攪住羅裙。玉蘭花。分明是茗華刻就。玉堂前。爭春色。香氣氤氳。

繡球花在風前誰能踢弄玉簪花滿地上若個遺簪金雀花一般兒飛飛欲動
蝴蝶花可也是栩栩身輕丁香花荳蔻花念愁不破夜合花合歡花最苦多情
有一種水中蓮又名菡萏照秋波窺明鏡冉冉亭亭細端詳綠雲中宛如仙子
雖然是在汚泥不染埃塵太華峰藕如船曾開十丈太液池花能語紅白芳芬
似六郎好龐兒親承兒女后怪潘妃一步步喜殺東昏只有那老嫦娥一枝丹
桂有誰人攀得著兩袖香生紅狀元白探花黃爲榜眼寶龍涎欺鳳餅老翠連
雲臯塗山種將成八株齊挺廉寒宮斫不去家載重生晚霜天東籬畔菊花開
放想從來稱知已只有淵明問尊前子細看花如我瘦吟澤畔靈均氏問夕餐
英秋江上芙蓉花淩波弄影一枝枝翻江浪別有風情紫薇花端只許仙郎相
對紫荊花再不教兄弟輕分木筆花描不出千般春色金錢花買不得萬種春
情玉堦前鷄冠花那能報曉三更裡杜鵑花啼得傷心並不見金燈花夜深照
影只有那鼓子花雨打無聲我愛他十姊妹要他窈窕我愛他千日紅不肯凋
零我愛他剪春羅剪開羅帶我愛他紫羅欄裁作羅巾誰得似淩霄花干雲直

上誰得似蜀葵花向日傾城誰知道萱草花兒兒女女誰知道棠棣花弟弟兄兄茉莉花偏偏只是秋香不散荼蘼花全不能春夢難醒山丹花山茶花十分春色瑞香花木香花滿座香薰鳳仙花細看時恍如鳳彩牽牛花試聽花不見牛鳴蜡梅花是誰把黃酥細染石梅花問誰將紅粉調勻眞堪嘆木槿花朝榮暮瘁怎能似菖蒲花不老長生有一個着蘆花花中孝子有一個嘅松花花裡仙人眞難得欵冬花三冬獨茂眞難得長春花四季長新紅蓼花一點點離人淚血楊柳花一絲絲蕩子春魂朱藤花盡道是輕盈不俗水仙花又自會瀟灑離塵棣棠花雖不是黃金煉就玫瑰花却眞個紫玉雕成棗子花橘子花終須結實碧桃花海棠花可惜飄零梔子花帶妙香三分嫩白櫻桃花垂紫蔕一樹紅英照菱花洞房中一雙俊影椒花高堂上兩位雙親一千兩金銀花那能買笑幾萬貫榆莢錢不會通神萬種花總不如寒梅獨異又淸香又高古無與爲羣點就了壽陽粧一時豐韵做醒了羅浮夢千古消魂尚記得在他鄉寄歸驛使不知道是何年嫁與林君

聞道花開不易看。一時說出許多般。
不知尙有名花在。聽我從頭仔細彈。

還有那幽蘭花生於空谷。縱無人。香自在。不受塵埃。還有那蕃釐觀瓊花一本。是。天。花。豈。肯。在。人。世。沈。論。還有那優曇花奇香妙品。在西方億萬刼與物爲鄰。還有那虞美人花開古墓。立風前。情脉脉。欲笑。還顰。還有。那。雁。來。紅。老。年。忽。少。還。有。那。吉。祥。草。到。處。爲。禎。還。有。那。美。人。苴。偎。紅。倚。綠。還有。那。映。山。紅。徧。谷。彌。陵。鶯粟花媚藥中實名鴉片。珠蘭。花。七。碗。內。堪。伴。茶。星。一丈紅五尺攔剛遞半段。木蘭花船上望原是花身。漢宮秋。那知道長門秋怨。秋海棠。最堪憐腸斷秋砧。梧。桐。花。放。下。着。六。根。六。識。木。棉。花。識。就。了。千。緯。千。經。月。季。花。月。月。紅。四時不斷。含笑花。朝朝樂。一笑生春。一般。的。菜。花。開。遊。蜂。隊。隊。直。等。的。槐。花。黃。舉。子。紛。紛。石竹花。篆竹花。迴於異樣。朱蘭花。若蘭花。各自相分。苜蓿花。靛青花。近於野草。王瓜花。白豆花。瑣碎難論。籛尖頭寫不盡許多數目。四季花那能彀悉記其名。倒。不。如。隋。煬。帝。宮。中。剪。綵。代。天。工。補。就。了。一。段。陽。春。又。不。如。唐。天。子。服。軒。擊。鼓。

好春光。判斷了。不費天心。洛陽城到春來名花開遍。河陽縣號花封。仙吏傳名。黃四娘有的是千枝萬朶。蘇公堤鎭一片紫霧紅雲。說不盡自古來繁華境界。收拾些從今後花柳心情。君不見雲時間催花風雨。粉牆邊蒼苔上。都是殘英。金谷園剩得些荒苔野鮮。百花洲只見些蔓茸青燐。彩雲中望不見散花天女。春宮內難覔個花蕊夫人。覷得破假機關。花開花落。悟得着眞消息。非色非聲。坐談間描寫盡花情花態。東風裡不知道花喜花嗔。滿詞塲又添了一番佳話。慚愧殺江郎筆。五色花生。

百歲光陽易白頭。　花開花落幾時休。
日將膝上琵琶語。　彈盡胸中一段愁。
最好春光二月天。　驚紅哭紫各紛然。
那能化作花間蝶。　日向花房自在眠。

## 今列女傳

### 母儀

孝聖憲皇后　純皇帝之母也。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貧無奴婢。六七歲時。父母遣詣市買漿酒粟麵。所至店肆輒大讎。市人敬異焉。十三歲時入京師。值中外姊妹當選入宮。隨往觀之。門者初以爲在籍中。既而引見十人爲列。始覺之。主者懼譴。令入末班。　孝聖容體端頎。中選。分皇子邸。得在雍府。卽　世宗憲皇帝王宮也。　憲皇帝肅儉僅學。靡有聲色侍御之好。福晉別居。進見有時。會夏祓時疾。御者多不樂往。　孝聖奉妃命。旦夕服事唯謹。連五六旬。疾大愈。遂得留侍生　高宗焉。及爲　太后。約　皇帝以禮率六宮。以慈福壽仁賢形於四海。準回之平也。有女藉於宮中。生有美色。專得　上寵。號曰回妃。然準女懷其家國。恨於亡破。陰懷逆志。因侍寢而驚。宮御者數矣。詰問。具對以必死報父母之讎。　上益悲壯其志。思以恩養之。　太后知焉。每召回女。　上輒左右之。會郊祭齋宿。子夜駕出。　太后乘平輦。直至　上宮。入便閉門。宦侍奔告

上遽命駕還。叩門不得入。以額觸扉。臣御號泣。聞於內外。　太后當門坐。促召回。女絞而殺之。待其氣絕。撫之已冷。乃啟門。　上入號泣。俄而大寤。頓首　太后前。　太后亦持　上流涕。左右莫不感動泣下。海內聞者皆歎息相謂　天子有　聖母也。靜而有化。而彊于教誨。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此之謂也。

節義

織笠女者。河南人也。其縣婦女采臺草織笠以爲事。女自十二三時。每織擇精好細潔之草別藏之。既多。復擇其尤。當嫁之歲。自製一笠。既成。昏用獻其夫。而語其勤焉。夫戴以出市。人見者無不誇也。久之。旁縣亦聞之。它日夫出。有自後呼之者。公子也。問之曰、物以難得而珍。貨以有用爲貴。今子之笠。婦所織也。冠之不可以卻暑。無貪不可以爲炊。子誠賣之。願論其價可乎。其夫心惜之。而以客爲讆言。姑應之曰。吾笠不賣。客幸欲之。若得錢八萬。當以與客。不然。無相問也。公子大喜。遽下錢八萬。取笠而去。於是其夫輦錢而歸。喜告其婦曰。笠已賣矣。乃得八萬。若先靳之。十萬可致也。女問其故。默然。內悲而無言。其夫出。遂闔

戶自經而死。君子以織笠女爲識微。夫古之婦也。義可求去。今也不然。一入其門。業辱隨之。至於見賣逼淫而求死。與獄者有司日有聞也。女之死。可謂達時。矣。使龍比知之。則其君無殺諫之名。屈平知之。則其先無左徒之寵。君子與其待。敗而俱傷也。不若自潔以全其交。詩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之謂也。

辯通

直辭女童。滿洲人。其父爲京營四品官。則未知其爲參領與佐領與。咸豐九年冬。選旗家女入宮。引見內殿。 上親臨視。女童以父官品例在籍中。晨入天寒。 上久不出。諸女立階下。冰凍縮蹙。莫能自主。女童家貧衣薄。不堪其寒。屢欲先出。主者大瞋。怪固留止之。稍相爭論。女童大言曰。吾聞朝廷立事。各有其時。今四方兵寇。京餉不給。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吾等家無見糧。父子不相保。未聞選用將相。召見賢士。今日選妃。明日挑女。吾聞古有無道昏主。今其是邪。於是 上在屏後微聞之。出則 詔問誰言者。諸女恐怖失色。莫能對。女童前跪稱奴。適有言。 上問曰。汝何所云。女童前對。奴等當引見。 駕久不出。誠

不勝寒。欲出不得而總管以朝廷禁令相責。奴誠死罪。忘其軀命。具言朝廷立事、各有其時。今四方兵寇。京餉不給。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奴等家無見糧。父子不相保。未聞選用將相。召見賢士。今日選妃。明日挑女。竊聞古有無道昏主。竊以論　皇上。願伏其罪。於是　上默然良久。曰、汝不願選者。今可出矣。女童叩頭退立。　上遂罷選。當女童前後言時。與在旁者。莫不惶急流汗。咋舌不敢卒聽。及得　溫旨遣出。或猶戰。慄不能。正步。以此女童名聞京師。君子以爲能直辭。詩曰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此之謂也。女童既出。　上它日以事降其父一階。欲令後選時女可不豫也。君子以爲女童以一言而悟　主。成　文宗之寛明。顯名於後世。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女童可以煒彤管矣。

今列女傳附錄

國風報春冰室野乘載此三事據云得之逹縣吳季淸先生所箸筆記吳又聞諸王壬秋先生云云茲讀湘綺樓今列女傳筆意謹嚴敘述得體事實與吳稍異惟吳文斐亹亦有可觀因附錄之　皡皡子識

回部王妃某氏者。國色也。生而體有異香。不假熏沐。國人號之曰香妃。或有繩其美於中土者。　高宗純皇帝微聞之。　西師之役。將軍兆惠陛辭。　上從容語及香妃。命兆惠一窮其異。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師。先密疏奏聞。　上大喜。命沿途地方官吏。護視起居。維謹。慮風霜跋涉。致損顏色。兼以防其自殊也。既至。處之西內。妃在宮中。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國之恨者。唯上至。則凛若霜雪。與之語。百問不一答。無已。令宮人善言詞者。諭以指。妃慨然出白刃袖中示之曰。國破家亡。死志久決。然決不肯效兒女子。汶汶徒死。必得一當以報故主。　上如强逼我。則吾志遂矣。聞者大驚。諱其侶。欲共刦而奪之。妃笑曰。無以為也。吾袒衣中尚有如此刃者數十。計安能悉取而奪之乎。且汝

輩如强犯我者。吾先飲刃。汝輩其奈何。宮人不得要領。具以語白　上。上亦無如何。但時時幸其宮中。坐少選。即復出。猶冀其久而復仇之意漸息也。則命諸侍者日夜邏守之。妃既不得遂所志。乃思自戕。而監者昕夕不離側。卒無隙可乘而止。妃至中土久。每歲時令節。思故鄉風物。輒潸然泣下。上聞之。則於西苑中妃所居樓外。建市肆室廬禮拜堂。具如西域式。以悅其意。令其地尚無恙也。時　孝聖憲皇后春秋高。微聞其事。數戒　上毋往西內。且曰。彼既終不肯自屈。曷弗殺之。以成其志。無已。則權歸其鄉里乎。上雖知其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數年。會長至圜丘大祀。上先期赴齋宮。太后瞯　上已出。急令人召妃詣慈甯宮。妃既至。則命鐍宮門。雖　上至。不得納。乃召妃至前問之曰。汝不肯屈志。終當何爲耶。對曰。死耳。曰。然則今日賜汝死可乎。妃乃大喜。再拜頓首曰。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耶。妾間關萬里。所以忍辱而至此者。唯不欲徒死。計得一當以復仇雪恥耳。今既不得遂所志。此身眞贅旒。無甯一瞑不視。從故主地下之爲愈矣。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臣妾地下

感且不朽語罷泣數行下　太后亦爲惻然乃令人引入旁室中縊之是時上在齋宮已得報倉皇命駕歸至則宮門已下鍵不得入乃痛哭門外俄而門啟傳　太后命引　上入則妃已絕矣膚色如生面色猶含笑也乃厚其棺歛以妃禮葬之

旗人某氏女者父爲驍騎校夫婦老而無子且家赤貧恃女針黹以養縫澣湢廚之事悉一身兼之女略識文字有暇則聚鄰童教以識字藉博升合資時咸豐初年也一日禁中選秀女期屆女名在籍中聞報抱父母慟哭念已入宮父母老無依且展轉死溝壑欲奉親以遁者數矣故事無問官民家女既當選則以官監守之慮其遁也女既不克脫不得已屆期隨衆往排班候駕於坤寧宮門外時天甫黎明也是時金陵甫失守羽書絡繹至　上憂勞旰食每樞臣入見議戰守事輒至日昃乃退民家女初入宮禁已戰栗不自勝又俟駕久罷倚不能耐重以飢渴交迫相向飲泣監者叱之曰　聖駕行且至何敢若此不畏鞭笞耶衆聞言愈戰懼欲絕女勃然起厲聲語監者曰去室家辭父母以入宮

禁果當選即終身幽閉不復見其親生離死別爭此晷刻人孰無情安得不涕泣吾死且不畏況鞭笞乎且赭寇起粵嶠閒不數載悉長江而有之今遂陷金陵天下已失其半　天子不能求將帥之臣汲汲謀戰守以遏賊鋒保　祖宗大業而猶留情女色强攫民家女幽之宮禁中俾終身不獲見天日以縱已一日之欲而棄宗社于不顧行見寇氛迫宮闕　九廟不血食也吾死且不畏況鞭笞乎監者大驚急掩其口而　上適退朝御輦已至前矣因共縛其手牽詣　上前抑之跪女猶倔强不肯屈膝初女所言　上已微聞之至是復笑問其故女仍侃侃然奏如前語　上欣然喜曰此眞奇女子也亟命釋其縛令引入宮中朝見　皇后時某邸方喪偶謀續娶因以女指昏焉而罷所選秀女使皆甯其家

某氏者河南民家女也生而奇慧鄉里以針神譽之少失怙恃鞠於兄嫂兄嫂皆鍾愛之爲擇配甚苛故及笄猶無人委禽也女一日以麥草織雨笠窮工極巧鉤心鬥角竭數十日力僅成一具持付兄俾詣市售之曰第索價百金無增

減。有購者。卽詢其里居姓字而謹識之。兄訝曰。一笠耳。惡能直百金。持以過市。人不將疑我狂耶。女曰。第如我言行之。必有購者。如其竟無人。不怨兄也。嫂在側。默喻其意。知女意在擇偶也。因促其夫如妹言。兄不得已。持以出。閱三日無人問價者。意女特奮言耳。日暮。倦欲歸。忽一少年翩然來。迎與語。衣履脩潔。神宇閒雅。兄故所相識。隣村某高材生也。見所持笠。異之。把玩不釋手。問持此何爲。以求售對。詢其價。以百金對。生沈思久之。恍然悟。卽邀兄詣其家。出百金授之。而留其笠。兄微以言叩之。則生猶未娶也。歸告妻。使以語妹。女果首肯。亟以媒氏往。婚遂成。卜日親迎以歸。伉儷果綦篤。壻家故無舅姑。惟夫婦二人。倡隨之樂。誠萬戶侯不與易也。生寶愛草笠。甚。令女爲製錦韜藏其中。出必冠之。無間晴雨。歸必手自拂拭。韜而懸之帷中。以爲常。數年後。女舉一子。已呀呀學語矣。生有所善某富室子者。嘗求昏于女。女以其無行。却之。至是。益妒生之得美婦也。謀所以閒之者。乃陽納交焉。恆招生爲詩酒會。因道之爲狹邪遊。生恐焉。出。輒數日不歸。女憂之。乃婉語曰。昨某君來吾家。吾於屏後窺其人。目動而言。

肆是殆有異圖不可近也生未以爲然笑置之一日醉歸忽易笠而帽女訝問之則已爲某乘醉攫去矣女默然亦無一言生倦而酣寢曉始醒則獨臥於床訝女胡蚤作呼之不應亟起視巳縊於窗櫺閒矣生駭極木立大痛茫不知其故俯視碎錦狼藉地上拾審之卽所以韜笠者始悟女所以死乃大痛悔號泣數日亦感疾死

李師師外傳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爲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爲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亦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爲摩其頂。啼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眞佛弟子。爲佛弟子者。俗呼爲師。故名之曰師師。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娼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既即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紹述爲名。勸帝復行靑苗諸法。長安中粉飾爲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繒帛。充溢府庫。於是童貫朱勔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園囿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采殆徧。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嶽。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爲狹邪遊。內押班張迪者。帝所親倖之寺人也。未宮時爲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故與李姥善。爲帝言隴西氏色藝雙絕。帝豔心焉。翌日。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霞㲲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廿鎰。詭云大賈趙乙

願過盧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帝易服雜內侍四十餘人中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安坊鎮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庳姥出迎分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雪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爲各嘗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棐几臨牕縹緗數帙牕外新篁參差弄影帝翛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少頃姥引帝到後堂陳列鹿炙鷄酢魚膾羊簽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爲進一餐姥侍旁款語移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好潔勿忤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湢室中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肴核水陸盃盞新潔勸帝歡飲而師師終未一見良久姥纔執燭引帝至房帝搴帷而入一燈熒然亦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爲徙倚几榻間又良久見姥擁一姬姍姍而來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艷服新浴方罷嬌艷如出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姥與帝耳語曰兒性頗愎勿怪帝于燈下凝睇物色之幽姿逸韻閃爍

黯眸問其年。不答。復強之。乃還至于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坐。唐突勿罪。遂為下帷而出。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輕綈。捲右袂。援壁間琴。隱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輕攏漫撚。流韻淡遠。帝不覺為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雞唱矣。帝急披帷出。姥聞亦起。為進杏酥飲棗糕餺飥諸點品。帝飲杏酥盃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即擁衞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語師師曰。趙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師怒曰。彼賈奴耳。我何為者。姥笑曰。兒強項。可令御史裡行。已而長安人言藉藉。皆知駕幸隴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啼泣。泣謂師師曰。洵是夷吾族矣。師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餘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誅戮。事起佚游。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也。次年正月。帝遣迪賜師師蛇蚹琴。蛇蚹琴者。琴古而漆䵷。則有紋如蛇之蚹。蓋大內珍藏寶器也。又賜白金五十兩。三月。帝復微行如隴西氏。師師仍淡粧素服。俯伏門階迎駕。帝喜。為執其手令起。帝見其堂

戶勿華廠前所御處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又小軒改造傑閣畫棟朱欄都無幽趣而李姥見帝至亦匿避宣至則體顫不能起無復向時調寒送暖情態帝意不悅爲霽顏以老娘呼之諭以一家子無拘畏姥拜謝乃引帝至大樓樓初成師師伏地叩帝賜額時樓前杏花盛放帝爲書醉杏樓三字賜之少頃置酒師師侍側姥匍匐傳樽爲帝壽帝賜師師隅坐命鼓所賜蛇蚹琴爲弄梅花三叠帝啣杯飲聽稱善者再然帝見所供肴饌皆龍鳳形或鏤或繪悉如宮中式因問之知出自尙食房廚夫手姥出金錢倩製者帝亦不懌諭姥今後悉如前無矜張顯著遂不終席駕返帝嘗御畫院出詩句賜諸畫工中式者歲間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名畫一幅賜隴西氏又賜藕絲燈暖雪燈芳苡燈大鳳銜珠燈各十盞鸕鷀杯琥珀杯琉璃杯金偏提各十事月團鳳團蒙頂等茶百斤餜飥寒具銀餤餅數盒又賜黃白金各千兩時宮中已盛傳其事鄭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測願陛下自愛帝頷之閱歲者再不復出然通問賞賜未嘗絕也宣和

二年。帝復幸隴西氏。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欲出耶。即日賜師師辟寒金鈿。映月珠環。舞鸞靑鏡。金虬香鼎。次日又賜師師端溪鳳咮硯。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筆。剡溪綾紋紙。又賜李[illegible]錢百千緡。迪私言于上曰。帝幸隴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繼。今艮嶽離宮東偏有官地袤延二三里。直接鎭安坊。若于此處爲潛道。帝駕往還殊便。帝曰。汝圖之。於是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向多露處。臣等願出貲若干。于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以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鎭安坊止。而行人爲之屛跡矣。四年三月。帝始從潛道幸隴西。賜藏鬮雙陸等具。又賜片玉棋盤。碧白二色玉棋子。畫院宮扇九折。五花之簟。鱗文蓐葉之席。湘竹綺簾。五綵珊瑚鉤。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圍棋又不勝。賜白金二千兩。嗣後師師生辰。又賜珠鈿金條脫各二事。璣琲一篋。毳錦數端。鷺毛繒。翠羽緞百匹。白金千兩。後又以滅遼慶賀。大賚州郡。加恩宮府。乃賜師師紫綃絹幕。五彩流蘇。冰蠶神錦被。却塵錦褥。麩金千兩。良醞則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

計前後賜金銀錢繒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讌坐韋妃私問曰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帝曰無他但令爾等百人改豔粧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迥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韻要在色容之外耳無何帝禪位自號為道君教主退處太乙宮佚游之興於是衰矣師師語姥曰吾母子嘻嘻不知禍之將及姥曰然則奈何師師曰汝第勿與知唯我所欲是時金人方啓釁河北告急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牒開封尹願入官助河北餉復賂迪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為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未幾金人破汴主帥闥嬾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之乃索累日不得張邦昌為蹤跡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寵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為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醜虜冀得一當為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雁贄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帝在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涕泣之汍瀾也

論曰李師師以娼妓下流猥蒙異數所謂處非其據矣然觀其晚節烈烈有俠

士風不可謂非庸中佼佼者也道君奢侈無度卒召北轅之禍宜哉

附錄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吉凶喪祭節序北人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人集成一帙刋在榷場傳寫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檃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云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年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尹京不案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

不見李師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裡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徧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樂府待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于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貴耳集

讀書敏求記吳郡錢功甫秘冊藏有李師師小傳牧翁曾言懸百金購之而不獲見偶聞邑中蕭氏有此書急假錄一册文殊雅潔不類小說家言師師不第色藝冠當時觀其後慷慨捐生一節饒有烈丈夫概亦不幸陷身娼賤不得與墜崖斷臂之儔爭輝彤史也張端義貴耳集載有師師佚事二則傳

文例舉其大。故不載。今併附錄于後。又宣和遺事。載有師師事。亦與此傳不盡合。可并參觀之。

## 紅樓百美詩

潘容卿孚美著

百美新詠創格之後繼者林立潘容卿孚銘著有紅樓百美詩一帙裁對工整言簡事賅洵佳製也詩云

椒殿恩榮渥。元妃萱闈福祚昌。賈母宜家嫻靜好。王夫人警世演荒唐。幻仙姑金玉前緣誤。寶釵蘋蘩內則詳。尤氏承愉鸚舌巧。鳳姐矢志鵠音傷。李紈私語銷銀燭。四兒新盟訂海棠。探春瓊葩開並蒂。李文綺彩筆紀千行。彩明悽惻芙蓉誄。晴雯娉婷茉莉妝。平兒良姻希附鳳。傅秋芳雅謔笑攜蝗。劉老老覓醫徵仙品。薛寶釵鵑啼悼壻鄉。迎春魂難招露井。金釧夢竟覓蘭房。秦可卿慧鏡層層障。妙玉禪燈藹藹光。惜春旅愁淹淑女。邢岫烟歸信誑癡郎。紫鵑介壽聯雙美。喜鸞四姐兒稱名應七襄。巧姐贈硝懷舊侶。藥官鬥草擾離腸。豆官秋月詩人榻。香菱春風仲子牆。司棋醉顏眠芍藥。史湘雲清淚灑瀟湘。黛玉忿積拌爭柳。春燕情移慣畫薔。齡官倩容欣一顧。嬌杏嘉禮侍三商。雪雁舞趁秋韆索。

佩偕鳳鸞書傳傀儡塲○葵官伶官寒食帋○藕官梵宇合歡牀○鶴仙沁香鼠竊模
糊遺○墜兒鸞交邂逅臧○萬兒詼諧銜主命○小螺嫵媚炫戎裝○姽嫿將軍篢拭蘭
湯膩○碧痕衣沾桂蕚香○秋紋添粧脂粉具○素雲倚立佩環鏘○繡鳳繡鸞彩鳳賞
雨浮瀲鶩○寶官玉官牽絲引鳳凰○雛鳳偕行旋白璧○靑兒留盼羨紅裳○紅衣女
曲度秋宵豔○文花神游雪徑涼○若玉陳詞樓啟鑰○豐兒宣令座飛觴○鴛鴦杯茗
看爭歠○智能厨肴瞷秘藏○蓮花投箋來欵欵○翠墨問扇去皇皇○靚兒楓露空遺
憾○茜雪苓霜不諱贓○彩雲屬垣聽隱約○小鵲觀海詠蒼茫○眞眞國女飲恨金無
迹○尤二姐全貞劍有鋩○尤三姐風箏飄蛺蝶○嫣紅冰練殉鴛鴦○張金哥菊獻花
盤麗○碧月梅編綵線長○鶯兒珠期還合浦○彩霞雲早試巫陽○襲人笑雜疏糯外
寶蟾羞含短榻旁○柳五兒知交嗟賦鵩○可人往事鑒亡羊○良兒繾綣縈綃帕○小
紅憨癡認綉囊○傻大姐藏珍兒陷妹○入畫感義女悲娘○寶水月涵眞性○芳荼蘼
殿衆芳○麝月夭桃偏減色○茄叢棘更生芒○秋桐妙諦頤能解○翠訛傳口未防○侍
書飛蚨憑爾賜○佳蕙釁鳳向誰償○繡橘藎篋聊分檢○翡翠玻璃繰居鎮自忙○二

丫頭歌喉流綺席。雲兒忠節吊迴廊。瑞珠花曆嬌慵畫。綺霞蓮羹喜共嘗。玉釧霜螯滋戲謔。琥珀脂虎逞强梁。夏金桂演劇鬟眉古。艾言撩人意態狂。多如娘撫紘膠幸續。胡氏舒悅影徐颺。春纖搆訟夫貽戚。周瑞女言歸母待將。檀雲佳音潛問訊。小霞噩夢細論量。彩屏薦枕情何迫。貴兒媳婦操戈氣易揚。善姐買糕通絮語。小蟬潑醋惹餘殃。鮑二家姐醱奠鸛蕭寺。鸚鵡鸚哥追隨過別廂。銀蝶蟹蒙煩飭戒。珍珠覽勝偶偕伴。翠雲蝶使憐纖弱。文杏鴛儔歎逝亡。藥官乞錢呼較便。銀姐送券任堪當。笑兒身擬彰文繡。小吉祥名同衍吉祥。同喜貴趨蹌陪御輦。抱琴等鼓吹奏華堂。文官等

（完）

百花扇序

趙杏樓著

自古美人多薄命。（虞美人）正如風播楊花。（楊花）苟非之子遇同心。（梔子）幾見扇迎桃葉。（桃花）所以青樓色減。（冬青）玉女名湮。（玉蘭）縱或萍水相逢。（萍花）不少贈芍秉蕑之什。（芍藥）無如蔦蘿莫託（蔦蘿松）徒深鳳漂鸞泊之悲。（鳳仙）故迷香之洞無春。（木香）比紅之詩難繼也。（紅花）茲有蘭蘅女史。（蘭花）桂籍仙娥。（桂花水仙）顏如槿華。（木槿）年方瓜及。（木瓜）惺忪杏眼。剪秋水之雙清。（剪秋羅）的皪櫻唇。（櫻桃）探春痕之一點。（探春）祇以家無儋石。（石竹）居少槐堂。（槐花）遂依姊妹叢中。（十姊妹）僑寓臙脂巷口。（臙脂花）委玫瑰於糞壤。（玫瑰）素質何堪。（素馨）嘗荼蘼之苦辛。（荼蘼薜花）甘心未必。（甘棠）踟躕兮玉簪搔首。（玉簪）懊惱則金盞澆胸（金盞）縱迎春色以爭妍。（迎春）猶抱冬心而獨耐。（耐冬）則有采香才子。（楝子花）

紅豆詩人。（豆花）翠袖情深。（翠雀）錦囊才富。（靑囊）韓冬郎無其豔句。（欵冬）杜紫薇是彼前身。（紫薇）咳唾珠璣。（珠蘭）襟懷風月。（二月藍）祗以未登蕊榜。（玉蕊）恒搖木筆以書空。（木筆）因之逐隊香街。（瑞香）爰擲金錢而買笑。（金錢）偶過枇杷花底。（枇杷花）試叩荆扉。（紫荆）竟從茉莉幃中。（茉莉）潛窺蓉面。（芙蓉）高燒蜡燭。（蠟梅）海棠之春睡初醒。（海棠）對照菱花。（菱花）籬菊之秋容比瘦。（菊花）茶餘共話。（山茶）漏滴忘歸。（滴滴金）繡毬抛向郎懷。（繡毬）錦帶繫於女手。（錦帶）從此家人含笑。（含笑）公子忘憂。（忘憂）訂夜合之雙情。（夜合）綰丁香之百結。（丁香）石榴裙底。（石榴花）飽看並蒂蓮花。（蓮花）金橘懷中。（橘花）幾索雙丸荳蔻。（荳蔻花）雖乏桑中之喜。（扶桑）已無李下之嫌。（李花）情思纏綿。（木綿）詩腸鼓吹。（鼓子花）爰對一枝香草。吟成惜玉新詞。（晚香玉）更拈百種名花。繪向合歡團扇。（百合花）木桃有贈。（夾竹桃）瓊玖思酬。（瓊花）因描依樣葫蘆。（蘆花

）壽登棗梓。（棗花）更仿浣花藤紙。（藤花）色染天桃。（碧桃花）張蕉雪爲譜傳奇。（紅蕉）魯棣花遍徵題詠。（唐棣）共願春長月季。（月季）杜鵑無復催歸。（杜鵑花）倘然香肯夜來。（夜來香）桐鳳不妨相似。（桐花）僕燕山羈旅。（山礬）牛渚詞人。（牽牛）性嗜丹鉛。（山丹）心慚鐵石。（鐵樹花）記得牡丹開日。（牡丹）曾遇梨園。（梨花）不圖梅蕚舒時。（梅花）又親蘭澤。（木蘭）爰挹薔薇香露。（薔薇）試洗手以披函。（洗手花）更剪銀燭繁花。（闌天燭）讀斷腸之佳句。（斷腸花）愧我心同葵芡。（芡花）彌殷向日之忱。（向日葵）感君下采蘋蘩。（蘋花）殊乏凌霄之筆。（凌霄花）

附題詞　吳麓泉

公子翩翩壹湏游。詩名傳播在青樓。嗟余醉出歌姬院。散盡黃金祇賣愁。

周子方

紅情綠意惜娉婷。寫照分明在畫屏。看到一枝償一詠。勝他十萬護花鈴。

爲花忙煞筆頭春。阿寶憐才意備眞。紈扇錦箋留韻事。靑衫紅粉兩傳人。　張次瑄

小靑眞个解憐才。權把新詩當鏡台。一曲韋娘春意滿。百花齊向筆尖開。

欲將永好報投瓜。十色裁箋學浣花。他日吟壇傳韻事。門前也合種枇杷。　張子修

逢人共說項斯名。展讀詞章心更傾。紈扇彩箋眞妙絕。風流千古兩多情。

才華錦繡滿胸中。百詠名花字字工。紅袖而今長拂拭。何須羨彼碧紗籠。　周愼之

好風吹放合歡枝。彩筆題成絕妙詞。我亦癡情舊狂客。怕從愁裡讀君詩。

拋殘紅豆舊風流。回首不堪京洛游。剩得模糊詩畫在。尋常團扇亦千秋。　趙才石

漫拈紅豆說相思。兒女情工一例癡。粉黛飄零名士感。凄凉譜入斷腸詞。

新詩一卷當纏頭。小杜靑樓慣買愁。贏得薛濤千載後。天涯芳草繼風流。

名葩憔悴委芳時。空費羅虬百首詩。不及金鈴三萬個。一春長護好花枝。
紅顏命薄恨難塡。落拓靑衫復可憐。扇自團圓人自缺。聲聲徒喚奈何天。

陳鐵珊

一枝仙卉謫天台。吹落風塵信可哀。名士自來饒豔福。美人從古重詩才。
多情草本王孫種。薄命花難閬苑栽。細雨小聰無限景。幽蘭都爲女兒開。
寄語東風好護持。莫教風雨損花枝。贈投有意心原慧。飄泊無歸命可知。
不信傾城偏墮刼。幸逢才子自工詩。百花牋紙殷勤製。如此癡情報亦宜。

周愼之

名花恰似女兒嬌。春意三分韻更饒。才子從來情是累。美人眞個福難消。
吟成團扇憐桃葉。染就華箋勝薛濤。一樣風流佳話在。朝宗而後又詩樵。

寶竹坡

花叢聞說有知音。百首新詩費苦吟。夜雨滴乾才子淚。春風吹暖美人心。
錦箋染出關情切。紈扇題成寄意深。轉盼鴛鴦各飛去。綺樓何日再追尋。

（完）

# 閒餘筆話小引

閒與餘有不同乎曰不同焚香煮茗種竹栽花雅歌投壺鼓琴對奕皆閒也其事已過則爲閒之餘矣筆與話有不同乎曰不同一堂晤對酬酢紛如面固能聞久不復記皆話也欲其不朽則有賴于筆矣故惟閒餘始能以筆爲話此湯君卿謀閒餘筆話之所由以名也雖然話可易筆哉能勝讀十年書者則筆之能悅親戚之情者則筆之能大家團圞共說無生者則筆之非是話也不可以筆今卿謀之筆固已不啻如此吾嘗取而讀之其措思在有意無意之間其吐語在亦佛亦仙之際其旁通如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其靜致如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不唯非閒餘不能著且非閒餘亦不能讀矣吾獨怪乎世之著書者應酬世務權衡子母凡其筆之于書者皆出于忙冗之餘亦安得有佳話乎哉虞卿有言非窮愁不能著書余謂窮而愁者必且米鹽不繼室人交謫富爾時安能著書能著書者大都皆貧而樂者耳余雖不識卿謀然未嘗不可想見其樂也

心齊張潮譔

# 閒餘筆話

長洲湯傳楹卿謀著

予閒人也。性好靜。閉門兀坐。杳若深山。悠如永年。類禪家之寂。已而世事及我。一切遣往不問。我不累物。物亦忘我。遂流而為懶。既乃頹澹幽默。心忽倦去。投足一榻。作土木形骸。竟日不聞履聲。且積而成病。寂也。懶也。病也。皆閒境也。而又佐以聽雨之朝。看雲之晝。臨風之晚。待月之宵。澆書攤飯之餘。篝火篆烟之暇。皆閒境也。造物者秘為清福。而人不能享。以本無閒情。故予獨以閒情領受之。則天清地曠。浩乎茫茫。皆吾閒也。皆是助我閒話也。雖然。話亦何擇之有。白雲往還。星月自出。以為太空之話可也。風葉鳴廊。江波自湧。以為大塊之話可也。夕秀始吹。草蟲雜作。以為萬象之話可也。惟其閒閒爾也。而吾置身此間。不已餘乎。吾尤以其閒而為話。不尤餘之餘乎。吾愛吾餘。輒付此卷。或莊或謔。或雅或俗。或喜或悲。或笑或罵。或醒或醉。或獨或偶。或出或處。或見或聞。無乎不閒。無乎不餘。則皆可話也。吾話吾閒亦閒也。人知吾話之為閒。而不知吾話之

閒爲閒之餘也。昔蘇學士強閒人說鬼。不免犯妄語戒。予喜聞閒苦而話不得閒人。因邀中書君話之。中書君卽予之閒人也。中書君閒矣。而予益復閒。閒情一篋。宛在十指。問何必妄言妄聽。借鬼話作舌本。毋乃耳根未淨乎。予舌本既強。耳根復淸。因以其聞聞及中書君。而中書君相過從時。輒爲閒時閒境一助。自今以往。庶無餘閒逸此卷外。此中閒話。日夕自佳。惜不令蘇學士掀髯聽之也。

聰明能誤人。不如懵懂。文章能亂世。不如朴誠。意氣能隕命。不如優容。衣冠能厚顏。不如草野。

原評　名言可銘座右

胸中涇渭。淸濁之流自如。皮裡春秋。雌黃之口何在。彼日以標榜爲事者。吾祝其世世生生爲喑啞之人。庶足懺悔寃業。解脫殺機耳。

神仙是英雄退步。然此事本多寄托、須知張子房暮年用不著黃石公。不得不借赤松子爲好結果。當日辟穀。畢竟是英雄欺人。若果神仙石作英雄收場、則

秦皇漢武。何不白日飛去。

吾輩不可不存時時可死之心。不可不行步步求生之事。存心事事可死。則身輕而道念自生。行事步步求生。則性善而孽緣不墮。此儒宗禪悅不二法門也。若心境本不淸。曠飾放誕爲風流。事跡本不光明。假慈悲爲因果。地獄之設。正爲此人。

人生不可不儲三副痛淚。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爲。一副哭文章不遇識者。一副哭從來淪落不偶佳人。此三副方屬英雄血淚。眞事業。眞性情。俱在此中。非復兒女情長。執手涕泣比也。

原評　如卿謀言。豈有淚乾時耶

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哀逝過舊遊處。惆亂說太平事。垂老憶新婚時。花發向陌頭長別。覺來覓夢中奇遇。未免有情。感均頑豔矣。然以情之最惡者言之。不若遺老吊故國山河。商婦話當年車馬。尤爲悲惆可憐。

原評　古詩云。可惜歡娛地。都非年少時。又云。風月自淸夜。江山非故園。每

一諷詠殊不勝情如卿謀言有同感矣

風月娟然。天下第一有情物。而于韻士美人。尤爲親近。意中嘗設一佳景于此。願與天下有情者居之。一庭一院一花一石一簾一几一塵一屏一茗一香一卷一軸。然後一妾一婢一絲一竹一愁一喜一謔一嘲。乘興則一樓一台一觴一咏。倦遊則一枕一簟一蝶一槐。夢覺徐徐。兩美在側。一寐一寤。一偎一抱。當此之時。只愁明月盡矣。

原評　但云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耶

極意作詩。不必得詩。窮形作畫。不必入畫。深于詩畫者。正于不著筆處遇之。予嘗登樓遠眺。見樹頂藏鴉。山嵐滴翠。便如身在畫圖中。又嘗扃戶靜思。見竹影搖牎。茶烟裊日。輙覺詩情落帋上。乃悟坐卽有詩。行卽有畫。簡文所云會心處不在遠。東坡所云時于此間得少佳處也。但不堪向莽漢饒舌。恐減吾輩清福耳。

吾輩一身得秋氣多。便是雅人深致。若得春氣。則近于思婦。得夏氣。則近于熱

宜。得冬氣。則近于隱士。固當以蕭瑟清曠。蕩我襟情。秉持萬斛秋光爲世間療俗耳。

一日之間。人各有有。有各有時。時各有宜。養德宜操琴。練智宜彈棋。遣情宜賦詩。輔氣宜酌酒。解事宜讀史。得意宜臨書。靜坐宜焚香。醒睡宜嚼茗。體物宜展畫。適境宜按歌。閱候宜灌花。保形宜課藥。隱心宜調鶴。孤況宜聞蛩。涉趣宜觀魚。忘機宜飼雀。幽尋宜藉草。澹味宜掬泉。獨立宜望山。閒吟宜倚樹。清談宜剪燭。狂笑宜登台。逸興宜投壺。結想宜欹枕。息緣宜閉戶。探景宜携囊。爽致宜臨風。愁懷宜佇月。倦游宜聽雨。元悟宜對雪。辟寒宜映日。空累宜看雲。寄歡宜拾釵。揮憤宜擊劍。遣亂宜學道。臥病宜參禪。療俗宜避人。破夢宜說鬼。識此意者。一遊一賞。悠然自得。何憂不合時宜耶。若予心慵手懶。身外俱空。無乎宜也。無乎宜。是以無乎不宜也。

文君當壚。卓王孫恥之。却爲千古佳話。昔人詩云。卓女盈盈亦酒家。數錢未慣半羞花。遠山風流。宛然可念。但此時沽酒者必極多。萬一有阮嗣宗來醉臥其

側。不知文君何以處之。未免代長卿躭憂耳。思之大笑。

袁粲爲丹陽尹。郡南一家有竹石。粲徒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吟咏自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至門。方知是袁尹。予謂車騎不至。爲高。既己徒步而來。何必乘軒而返。將以此鳴高耶。抑市重耶。即此未能免俗。便是一重公案。桓子野每聞淸歌。輒喚奈何。予曰。既巳無可奈何。何必又喚奈何。展成笑曰。使子野聞此言。必又喚奈何矣。

展成自號三中子。人不解其說。予曰。心中事。揚州夢也。眼中淚。窮途哭也。意中人。返生香也。我比猜詩謎的杜家。何如展成笑而不答。

展成作夏子夜歌云。招郎採蓮去。宛在水中沚。郎自採蓮花。儂自採蓮子。因自註云。不採蓮花。焉得蓮子。予曰。註脚妙矣。請下一轉語。曰。你只顧採蓮花。又那得蓮子。相與絕倒。

金陵歸。展成從水路。而余登陸。展成寄語云。君欲消受曉風殘月耶。予答云。誠不如君唱大江東去。

予與展成會飲。一家客方聚訟。適進蛤蜊。展成笑曰。那知此事。只食蛤蜊。或問此何人語。予亦笑曰。那知此事。只食蛤蜊。

展成嘗云。月犯少微。戴逵求死。乃應在謝敷。可見蒼蒼者自有眞品題。不爲處士虛聲所誤。今人纔能握管。便自號文士。脫一旦文星有厄。吾知人人有一篇自祭文矣。予應之曰。此曹徒亂天下人鬼俱憎。吾今屈辱文星。權令大家應兆也。得名場乾淨一番。但恐冥司自有公案。不欲令豎子成名耳。雖然。今日謝敷。非卿而誰。設不幸月犯少微。卿劇可危。爾時即不作自祭文。亦須以諛墓累及我也。相與狂笑不已。

原評　孰意今日謝敷。卿謀當之耶。諛墓之譃顚倒。及余能無車過腹痛之感

夜坐閱牡丹亭。因憶比來所傳世上演牡丹亭一本。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未知人語鬼語。意甚不平。竊謂才如臨川。自當修文地府。縱不能遇花神保護。亦何至摧殘慧業文人。令受無量怖苦。豈冥途亦妬奇才耶。内子從旁語曰。當由

臨川不幸遇著杜太守陳教授一班人作冥判耳。予笑頷之。徐曰。若令我作判官。定須覓一位杜小姐判送氤氳司矣。

展成嘗語予云。昔謝康樂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予亦謂天地茫茫。祗有萬斛愁。予獨得九千斛。世人合得千斛耳。予曰不然。萬斛愁君獨得九千斛。世人又派去千斛。然則置我何地。還是萬斛愁。爾我各分其半。大家得五千斛。彼世人者。無與焉。此言頗得平否。展成首肯。

（完）

跋

向讀尤悔菴先生西堂雜組。其傾倒于湯君者實甚。屢欲購湘中草讀之而不可得。及西堂全集出。始見其書。誠有如尤先生所云者。湯君雖早賦玉樓。然觀其閒而有餘。苟以東坡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之說準之。則二十五年之壽。便可作五十觀矣。心齋居士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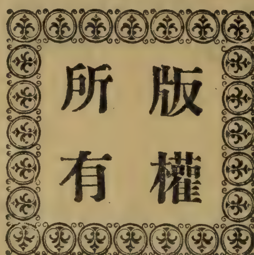
香艷叢書二集卷四終

宣統二年二月付印
同年二月出版

香艷叢書

（四册定價大洋一元）

校刊者 國學扶輪社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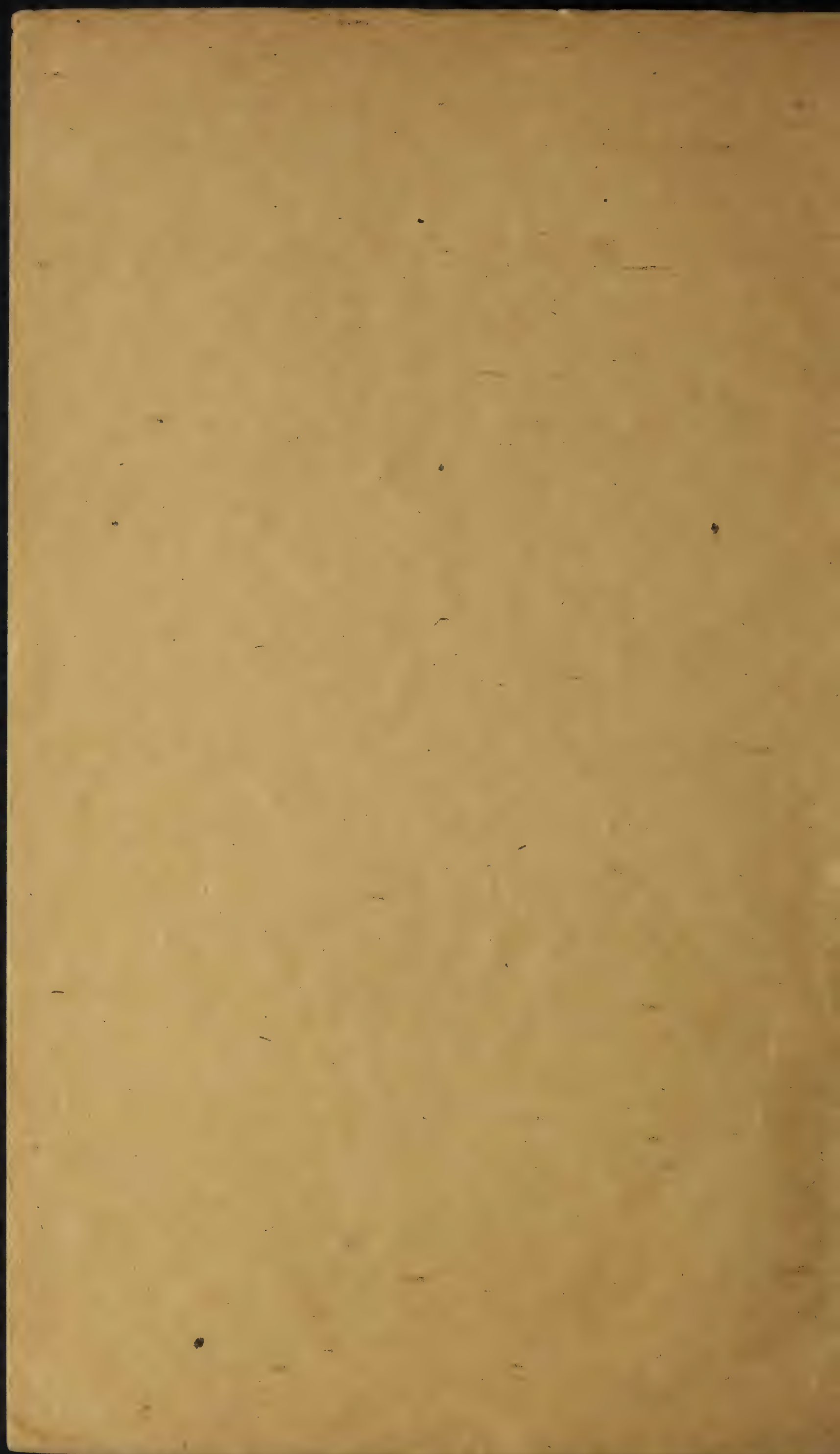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國學扶輪社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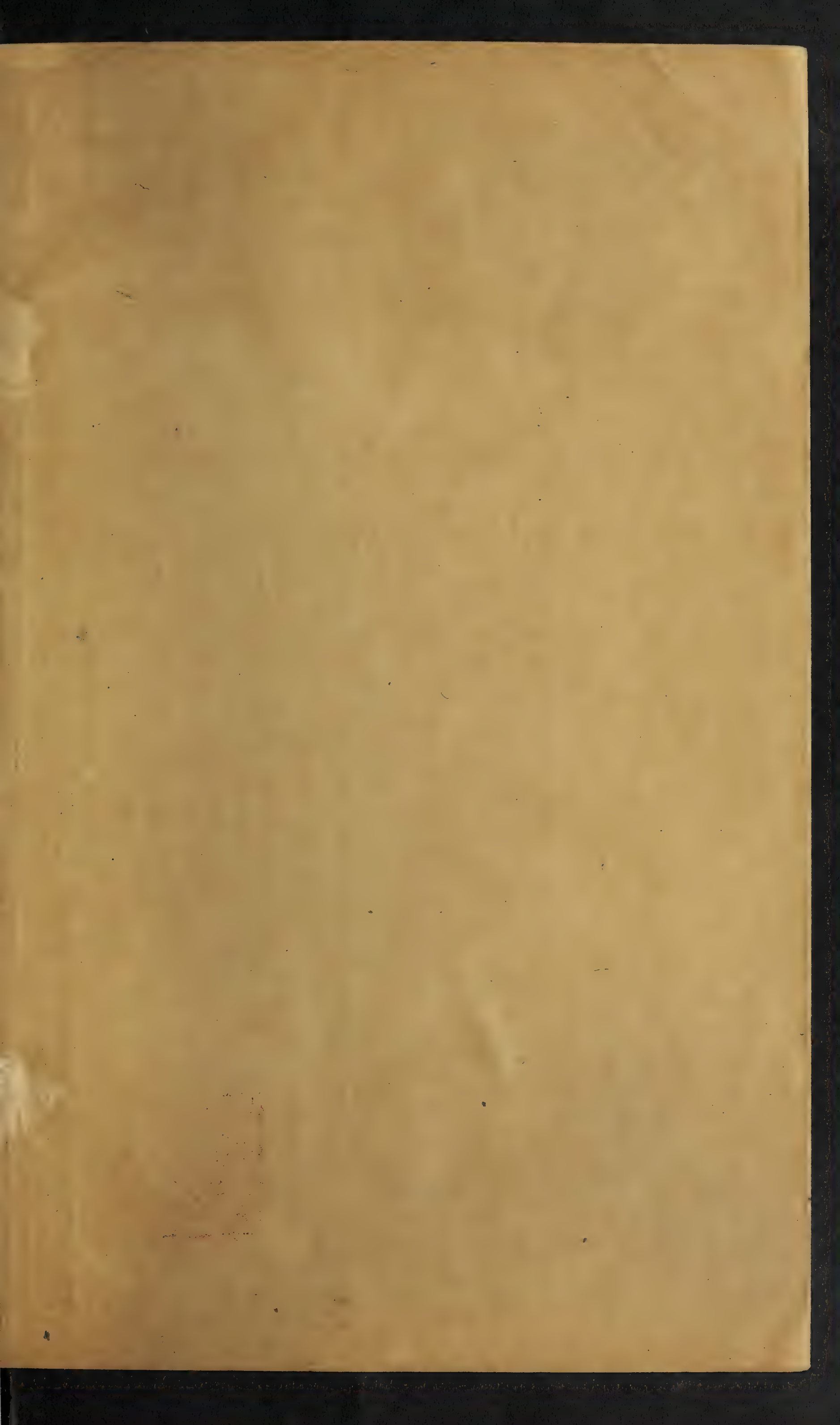
外埠分發行所

成都粹記書局
成都源記書莊
北京官書局
北京各書坊
天津官書局
天津各書坊
保定官書局
山西晉新書局

廣東會文學社
漢口廣益書局
長沙鴻文書局
南京啓新書莊
杭州德記書莊
蘇州振新書莊
湖北羣益書局
寧波汲綆齋



# 香豔叢書 第三集



# 古今說部叢書

第一集

即日出版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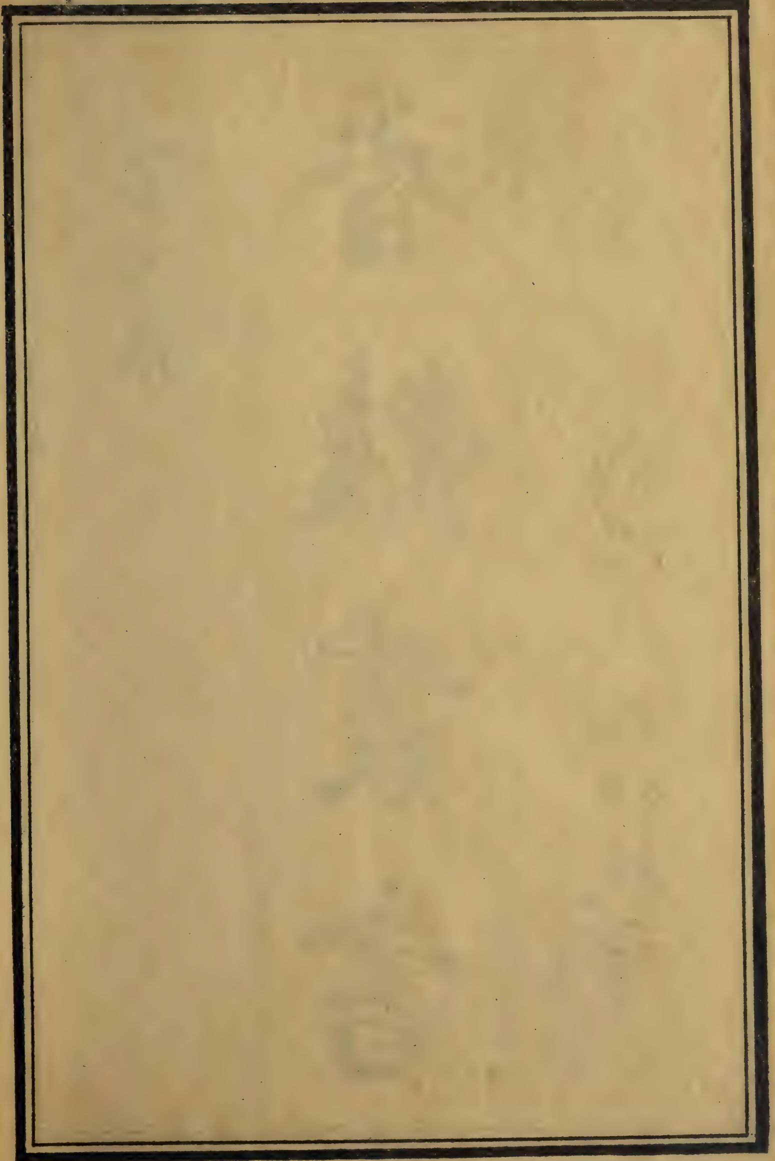
邇來小說盛行膚俚濫惡大雅唾棄東西譯本又與我國社會心理相鑿枘閱者索然本社同人慭焉憂之不惜重貲購得 說郛說鈴古今說海名賢說海藏說小萃唐人說薈五朝小說歷代小史顧氏文房小說明朝四十家小說袁氏四十家小說後四十家小說廣四十家小說烟霞小說及各種叢書秘書精本原刻本 互相讎校刪複擇尤賡續付刋至其紀述之賅洽 趣味之濃厚文筆之古雅春華秋實兼而有之 不特酒後茶餘藉資消遣而開卷有益足以藥近日學子空疏固陋之病最錄各種名目即日佈告全部六十冊分作十集每集六冊定價一元六角全集十六元 預定全部者減半外埠郵費一元六角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平和里 本社謹啟

第三集

# 香豔叢書

國學扶輪社校印



# 香艷叢書三集目錄

## 斂帚齋餘談節錄

秀水沈德符景倩箸

### 婦人弓足

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于齊東昏。則以步步生蓮一語也。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則與男子無異。友人陳眉公姚叔祥俱有說為証明。又見則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皆然。惟大曆中夏侯審咏被中睡鞋云。雲裡蟾鈎落鳳窩。玉郎沉醉也摩挲。蓋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云。鈿尺纔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只抵今製七寸。則六寸當為今四寸。亦弓足之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于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為宮姬窅娘作新月樣。以為始于此時。似亦未必然也。向聞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即解去足紈。別作宮樣。蓋取便御前犇

趨無顚蹶之患。全與民間初製不侔。予向寓京師。隆冬遇掃雪軍士從內出。拾得宮婢敝履相視。始信其說不誣。　近日刻雜事秘辛紀後漢選閱梁冀妹事。因中有約束如禁中一語。遂以爲始于東漢。不知此書本楊用修僞撰。託名王忠文得之土酋家者。楊不過一時遊戲。後人信書太眞。遂爲所惑云。

## 春畫

春畫之起。當始於漢廣川王畫男女交接狀於屋。召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及齊後廢帝於潘妃諸閤壁。圖男女私褻之狀。至隋煬帝烏銅屏白晝與宮人戲。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鏡殿成。劉仁軌驚下殿。謂一時乃有數天子。至武后時遂用以宣淫。楊鐵崖詩云。鏡殿靑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浴錦波。而秘戲之能事盡矣。後之畫者大抵不出漢廣川齊東昏之模範。惟古墓磚石中畫此等狀。間有及男色者。差可異耳。余見內庭有歡喜佛。云自外國進者。又有云故元所遺者。兩佛各瓔珞嚴妝。互相抱持。兩根湊合。有根可動。凡見數處。大璫云帝王大婚時。必先導入此殿。禮拜畢。令撫摩隱處。默

會交接之法。然後行合卺。蓋盧睿稟之純朴也。今外間市骨董人亦間有之。製作精巧。非中土所辦。價亦不貲。但比內庭殊小耳。京師勅建諸寺。亦有自內賜出此佛者。僧不肯輕示人。此外有琢玉者。多舊製。有絨織者。新舊俱有之。閩人以象牙雕成。紅潤如生。幾遍天下。總不如畫之奇淫變幻也。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後有仇實甫。今僞作紛紛。然雅俗甚易辨。倭畫更精。又與唐仇不同。畫扇尤佳。余曾得一扇。面上寫兩人野合。有奮白刃馳往。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狀如生。旋失去矣。

人痾

人生具兩形者。古即有之。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曰博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然不曰亦能女也。素問有男脉應女脉應之說。遂具兩形矣。晉惠帝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而性尤淫。解者以男寵太興之徵。然亦不聞一月中陰陽中各居其半也。余幼年在京師。聞教坊有妓陳二者。姿貌既非殊麗。門前車馬亦稀。但爲勳貴家所暱。動輒彌月不出。甚或攘奪詬病。問

之。則如晉惠京洛人分上下半月作男女。以故閨閣中孌溺不肯捨去。又吳中常熟縣一縉紳夫人。亦大家女也。亦半月作男。當其不能女時。藁砧避去。以諸女奴當夕。皆厭苦不能堪。聞所出勢偉勁倍丈夫。且通宵不訖事云。按二十八宿中心房二星皆具兩形。則天上已有之。何論人世。舊傳狸有兩體。其年久者能變幻惑人。遇男則牝。遇女則牡。京師多有此妖。或一家中內外皆爲所蠱。各自喜爲佳遇。然實同此獸也。狐與狸又各一種。而世多混稱之。

不男

男子生而隱宮者。內典以爲人中惡趣。有五種不男。曰生堅妬變半。且有五種不女。曰螺筋鼓角線。俱終身無嗣育。如古帝王貴人亦有之。晉廢帝海西公有隱疾。漢武陽侯樊市人不能爲人。元魏仇洛齊生非男。北齊臨漳令李庶之天閹。隋大將軍楊約之爲口所傷。皆是也。本朝藩王則楚王英㷿亦傳聞不男。大臣則楊文襄一清。倪文毅岳。及士人閔工部夢得。俱云隱宮無嗣。息其有無罪而自宮者。國初太常卿邱元淸以辭賜宮女金吾指揮同知傅廣以求入內廷。

隆慶間戚畹李文進以隨侍今慈聖皇太后。入宮仕至御馬監太監。賜蟒玉。卽今武淸侯李文全同產弟也。今莆田王繼祖。以少年讀書苦思。慾自去睾丸。又聞嘉靖末年。閩人戶部主事柯維麒以修宋史新編求絕房室專功。亦如太史公下蠶室故事。此聞之馮開之祭酒。及於中甫比部者。王與柯俱孫茂竹同年進士。其言或有據。 宋宦官梁師成自詭蘇軾出子。及用事後。復應進士。舉登上第。仍供內役。此古今所無。若本朝翰林庶吉士敬成坐晉王濟熺事腐刑。爲郕府典寶。以潛邸恩陞太監。尊寵一時。其宦蹟竟與司馬遷無異。卻與梁師成相反。又元順帝至正間。有趙伯顏不花者。年三十餘。有妻子矣。爲順帝所閹。從官至樞密院。便大貴用事。

懼內

士大夫自中古以後。多懼內者。蓋名宦已成。慮中冓有違言。損其譽望也。乃若君相亦有之。則唐孝和帝之賜宴。見嘲於優人。至下比於裴談。其後王鐸之爲都統。見嘲於門生。謂不如降黃巢。固爲千古笑端。唐季朱溫。李克用。皆一時劇

盜酋豪。一畏其妻張。每聞召即中道而返。一散其妻劉。與計軍國大事。此其才智。或自有足攝二主者。本朝名臣。亦大有此風。往事不及知。如吾浙王文成之立功仗節。九死不回。而獨嚴事夫人。唯諾恐後。近年吳中申王二相公。亦與夫人白首相莊。不敢有二色。至如萬歷初薊帥文登之戚少保繼光。今甯夏帥蕭都督如薰。皆矯矯虎臣。著庸邊閫。俱爲其妻所制。又何也。又若近日新安汪司馬長君無疆。爲婦陸氏所妬。至刑厥夫爲閹人。蒲州楊太史元祥。與婦羅氏爭言。遂以刀自裁。尤慘毒之甚者。抑更非前將相諸公比矣。　先是永樂宣德間。有吳中者。山東武城人也。由監生起。以永樂二年。爲左都御史。尋改刑工尙書。至兼掌吏部。兼宮詹事。加官至少保。正統七年卒。贈茌平伯。謚榮襄。凡爲二品正卿者。四十年。一品亦十六年。其人好色多妾媵。而妻嚴酷不敢近。一日領誥命歸。妻令左右讀其詞。因問中曰。此果聖語耶。中曰。不敢。詞臣代言耳。妻曰。此翰林眞無黍清華。即吳中一誥。何嘗以一廉字許之。中慚笑而已。蓋中素以墨著也。其後禁中優人承應。遂作吳中畏內一劇。上輒爲一引滿。此亦懼內之最

亭福澤者。附紀爲諸公解嘲。　今有一詞林華亭人。甲辰庶常也。以怕婦著名。一日其同年陳無非往候之。歡然留飯。坐久過午。而脫粟未具。且詞林亦被呼入內。良久陳餒甚。馳歸。他日詢其故。則云是日問客爲何人。曰陳工部。又問得毋同里同年耶。曰然。遂大怒曰。是人窮秀才。糟糠有年。甫登第。即買一妾。此等獰漢。便餓死不可與糠粃。故并虀粞禁不許出。此亦何異隋之獨孤后以高熲愛妾生子。遂憎之至殺之也。

婦人髭

婦人有髭者。唐則李光弼之母宋氏。酒媼朱氏。元則順帝至正十一年正月京師齊化門東一婦人生髭尺餘。本朝則宏治十六年。湖廣隨州應山民張本華妻崔氏。生髭三寸餘。見之邸報。鄱陽邸婦人美髭。人呼爲三鬚娘。見之紀載。若宦官則惟宣和間廣陽郡王童貫。頷下鬚數十莖。他不多見。本朝太監劉馬兒爲帥西征。臨戎必戴假髯。以令其衆。蓋取威重。如蘭陵王假面入陣耳。

蔡見菴

隆慶間邊庭效順。各鎮議馬市講欵。虜酋俺荅貢馬至宣府。其妻三娘子者。專虜中事。時蔡見庵可賢憲使備兵陽和。疋同督府宴犒于城上。蔡少年登第。丰姿白晳。如神仙。三娘子心慕之。在城下請于督府曰。願得兵道蔡太史至吾營中。一申盟誓。以結永好。蔡出城。至其營。正奉湩酪爲壽。忽以精騎數十擁蔡北去。塞上大駭。欲追。然諸砦按堵。未敢遽議勦。數日後仍送蔡入城。三娘子已荐寢于毳帳數昔矣。自此邊塵不驚。西陲寢烽者數歲。蔡坐此被議罷歸。三娘子每至邊。輒以蔡爲問。一時推轂者亦衆。因再起再廢。至壬辰寧夏劉哱之亂。言者復以邊才薦。又用爲寧鎮河西道。既奏功進大叅。又以言歸。甲午再起遼東未久。仍被議。去而蔡亦暮年矣。閟氏自獻。邊臣不能守慎獨之戒。于廉隅或稍妨。而威重亦未失。遽遭吏議。屢蹶不振。惜哉。

守土吏狎妓

今上辛巳壬午間。聊城傅金沙光宅令吳縣。以文采風流爲政。守亦潔廉。與吳士王百穀厚善。時過其齋中小飲。王因匿名娼于曲室。酒酣出以薦枕。後遂以

為恒王因是居間請托。槖為之充牣。癸未甲申間。臨邑邢子愿侗以御史按江南。蘇州有富民潘璧成之獄。所娶金陵角妓劉八者亦在讞中。劉素有艷稱。對簿日呼之上。諦視之。果光麗照人。因屏左右密與訂。待報滿離任。與晤于某所遂輕其罪。發回教坊。未幾邢去。令人從南中潛竄入舟。至家許久方別。二公俱東省人。才名噪海內。居官俱有惠愛。而不矜曲謹如此。是時江陵甫歿。當事者。一切以寬大為政。故吏議不見及云。

妓鞋行酒

元楊鐵崖好以妓鞋纖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鎮以為穢。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隆慶間何元朗覓得南院王賽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座中多因之酩酊。王弇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元鎮潔癖。固宜有此。晚年受張士誠糞漬之酷。可似引滿香尖時否。

徐安生

徐安生。吳人徐季恒女也。季恒能鑒古善談。為余父客。暮年始舉此女。慧美多

藝而性頗蕩曾嫁武林邵氏以失行見逐遂恣爲非禮其寫生出入宋元名家嘗倣梅道人風雨竹一幅遺予且題二絕句於上云夏月渾忘暑酷堪愛酒杯棋局何當風雨齊來打亂幾叢新綠其二云滿擬歲寒持久風伯雨師凌誘雖云心緒縱橫亂處君能整否次詩蓋用唐李季蘭語其寄意不淺予怪其無因置不復答後此女淪落許久嫁里中黃生亦名家子也爲乃父不容復下山作魚元機行徑今年已漸長不知踪跡何所聞爲一武弁誘入京師矣其才情實可念也余向已記徐姓女三人矣

契兄弟

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爲契兄少者爲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壻弟後日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于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尙寢處如伉儷至有他淫而告訐者名曰㝹奸㝹字不見韻書蓋閩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至相抱繫溺波中亦時時有之此不過年貌相若者耳近有稱契兄者則壯夫好淫輒以多貲聚丰姿韶秀者與講衾

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諸少年于子舍。最爲逆亂之尤。聞其事肇于海寇。云大海中禁婦人在師中。有之輙遭覆溺。故以男寵代之。而酋豪則遂稱契父。因思孫恩在晉以諸妓妾隨軍。豈海神好尚亦隨今古變改耶。但契父亦有所本。嘉靖間廣西上凍州土知州趙元恩者。幼而失父。其母尚盛年。與太平陸監生者私通。久之遂留不去。元恩因呼陸爲契父。事之如嚴君。其尊稱與閩寇同。第其稱謂之故。大不侔耳。　南宋王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欵。後欲逼留之。避不往。乃于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殺之。男色之嗜。至不避族屬尊卑。且行凶忍如此。亦閩俗之祖歟。

## 同川浴

古云粵中多蜮。因男女同川而浴。乃淫氣所生。同川事。予未之信。一日與沈繼山司馬談。及沈云予令番禺時。初不知有此風。蓋令居廨署。不及見耳。及謫戍神電衛閒居。每飯後群奴皆出。必暮而返。日日皆然。則痛笞之曰。爾輩亦效權奸欲棄擲吾耶。然不悛如故。一日午飯罷。微伺之。則僕輩相率出城。因尾之同

行至郭外。近河濱。見老少男婦俱解衣入水內。拍浮甚樂。彌望不絕。觀者如堵。略不羞澀。始知此曹寗受笞而必不肯守舍也。予因問曰。自此後公將何法以處之。沈曰。從此以往。豈但不施箠楚而已。每遇飯飽。吾先羣奴而出門矣。因抵掌大笑。此風不知今尚然否。

牡猿化牝

隆慶二年。山西男子李良雨化女一事。見之奏牘。天下所信。近日有傳其僞者。後見郎氏七修類稿云。雄黑猿多有化爲雌者。予怪笑。謂郎老儒爲人所紿。及見嘉靖間吳興王濟著日詢堂手錄。則云廣西横州山中猿皆黑。老則轉爲黃。其勢與囊俱潰去。化爲牝。與黑而牡者交。輒孕。此王宦彼中所親見者。蓋其地凡爲猿者皆然矣。猿既變黃。又數百年。則化而爲白。既白之後。爲牡爲牝。遂不可得而知矣。然則白猿公劍術。亦屬老牝耶。宇宙中非目覩者。斷不可臆决。向傳兎生俱牝。望月而孕。近偶畜兎。則雌雄各具。其孳尾如恒獸。古語蓋難盡信。

周解元淳樸

周用齊汝礪。吳之崑山人。文名藉甚。舉南畿解元。久未第。館于湖州南潯董宗伯家。賦性樸茂。幼無二色。在塾稍久。輒告歸。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強留。微及龍陽子都之說。卽恚怒變色。謂此禽獸盜丐所爲。蓋生平未解男色也。主人素稔其憨。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納其莖。夢中不覺歡洽。驚醒。其童愈嬲之不休。益暢適稱快。密問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曰。龍山眞聖人。數日聲不絕。明日其事傳布遠近。怪笑。龍山爲主人別號。自是遂溺于男寵。不問妍媸老少。必求通體。其後舉丁丑進士。竟以暮年好外羸憊而沒。

男色之靡

宇內男色。有出于不得已者數家。按院之身辭閨閣。黎之律禁奸通。塾師之客羈館舍。皆係託物比興。見景生情。理勢所不免。又如罪囚久繫。狴犴稍給朝夕者。必求一人作耦。亦有同類爲之講好。送入監房。與偕臥起。其有他淫者。必相毆訐。告提牢官。亦爲分剖曲直。嘗見西署郞吏。談之甚詳。但不知外方獄中。

亦有此風否。至西北戍卒貧無夜合之資。每于隊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無匹者。往往以兩足凹代之。孤苦無聊計遂出此。正與佛經中所云五處行淫者相符。雖可笑亦可憫矣。至于習尚成俗。如京師小唱閩中契弟之外。則得志士人致孌童爲厮役。鍾情年少。狎麗豎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漸染于中原。乃若金陵坊曲有時名者。競以此道博游婿愛寵。女伴中相誇相謔以爲佳事。獨北妓尚有不深嗜者。佛經中名男色爲旃羅含

以上選錄敝帚齋餘談十五則

# 影梅庵憶語

如皐冒　襄辟疆著

愛生于暱。暱則無所不飾。緣飾著愛。天下鮮有眞可愛者矣。矧內屋深屏。貯光闃彩。止憑雕心鏤質之文人。描摹想像。麻姑幻譜。神女浪傳。近好事家。復假篆聲詩。侈談奇合。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人人閣中有之。此亦閨秀之奇冤。而嗷名之惡習已。亡妾董氏。原名白。字小宛。復字靑蓮。籍秦淮。徙吳門。在風塵雖有艷名。非其本色。傾蓋矢從余。入吾門。智慧才識。種種始露。凡九年。上下內外大小。無忤無間。其佐余著書肥遯。佐余婦精女紅。親操井臼。以及蒙難遘疾。莫不履險如夷。茹苦若飴。合爲一人。今忽死。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但見余婦煢煢粥粥。視左右手罔措也。上下內外大小之人。咸悲酸痛楚。以爲不可復得也。傳其慧心隱行。聞者歎者。莫不謂文人義士難與爭儔也。余業爲哀辭數千言哭之。格于聲韻不盡。悉復約畧紀其槩。每冥痛沉思姬之一生。與偕姬九年光景。一齊湧心塞眼。雖有吞鳥夢花之心手。莫能追述。區區淚筆。枯澀黯削。不能

自傳其愛何有于飾殉姬之事余始終本末不緣狎昵余年已四十鬢眉如戟十五年前眉公先生謂余視錦半臂碧紗籠一笑瞠若豈至今復效輕薄子漫譜情艷以欺地下儻信余之深者因余以知姬之果異賜之鴻文麗藻余得藉手報姬姬死無恨余生無恨

已卯初夏應試白門晤密之云秦淮佳麗近有雙成年甚綺才色爲一時之冠余訪之則以厭薄紛華挈家去金閶矣嗣下第浪遊吳門屢訪之半塘時逗遛洞庭不返名與姬頡頏者有沙九畹楊漪炤予日遊兩生間獨咫尺不見姬將歸棹重往冀一見姬母秀且賢勞余曰君數來矣予女幸在舍薄醉未醒然稍停復他出從兎徑扶姬于曲欄與余晤面暈淺春纈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然嬾慢不交一語余驚愛之惜其倦遂別歸此良晤之始也時姬年十六

庚辰夏留滯影園欲過訪姬客從吳門來知姬去西子湖兼往遊黃山白嶽遂不果行

辛巳早春余省覲去衡嶽繇浙路往過半塘訊姬則仍滯黃山許忠節公赴粵

任。與余聯舟行。偶一日。赴飲歸。謂余曰。此中有陳姬某。擅梨園之勝。不可不見。余佐忠節治舟數往返始得之。其人淡而韻。盈盈冉冉。衣椒繭時背顧湘裙。眞如孤鸞之在烟霧。是日燕弋腔紅梅。以燕俗之劇。咿呀啁哳之調。乃出之陳姬身口。如雲出岫。如珠在盤。令人欲。仙欲。死。漏下四鼓。風雨忽作。必欲駕小舟去。余牽衣訂再晤。答云光福梅花如冷雲萬頃。子能越旦偕我游。否則有半月淹也。余迫省覲。告以不敢遲留。故復云南嶽歸棹。當遲子于虎畽叢桂間。蓋計其期八月返也。余別去。恰以觀濤日奉母回至西湖。因家君調已破之襄陽。心緒如焚。便訊陳姬。則已爲竇霍豪家掠去。聞之慘然。及抵閶門。水澁舟膠。去滸關十五里。皆充斥不可行。偶晤一友。語次有佳人難再得之歎。友云子誤矣。前以勢刼去者。贋某也。某之匿處去此甚邇。與子偕往。至果得見。又如芳蘭之在幽谷也。相視而笑曰。子至矣。子非雨夜舟中訂芳約者耶。曩感子殷勤。以凌遽不獲訂再晤。今幾入虎口。得脫重晤子。眞天幸也。我居甚僻。復長齋茗椀爐香。留子傾倒于明月桂影之下。且有所商。余以老母在舟。緣江楚多梗。率健兒百餘

護行。皆住河干。矍矍欲返。甫黃昏而砲械震耳。擊砲聲如在余舟旁。亟星馳回。則中貴爭持河道。與我兵鬥。解之始去。自此余不復登岸。越旦。則姬淡粧至。求謁吾母太恭人。見後仍堅訂過其家。乃是晚。舟仍中梗。乘月一往相見。卒然曰。余此身脫樊籠。欲擇人事之。終身可託者。無出君右。適見太恭人。如覆春雲。如飲甘露。眞得所天。子母辭余。笑曰。天下無此易易事。且嚴親在兵火。我歸當棄妻子以殉。兩過子。皆路梗中。無聊閒步耳。子言突至。余甚訝。卽果爾。亦塞耳堅謝。無徒悞子。復宛轉云。君倘不終棄。誓待君堂上晝錦旋。余答云。若爾。當與子約。驚喜申囑。語絮絮不悉記。卽席作八絕句付之。歸歷秋冬。犇馳萬狀。至壬午仲春。都門政府言路諸公。恤勞人之勞。憐獨子之苦。馳量移之耗。先報余。時正在毘陵。聞音如石去心。因便過吳門。慰陳姬。蓋殘冬屢趣余。皆未及答。至則十日前。復爲竇霍門下客。以勢逼去。先吳門有嫟之者。集千人譁刼之。勢家復爲大言挾詐。又不惜數千金爲賄。地方恐貽伊戚。刼出復納入。余至。悵惘無極。然以急嚴親患難。負一女子無憾也。

是晚壹鬱。因與友覓舟去虎嘐夜遊。明日。遣人之襄陽。便解維歸里。舟過一橋。見小樓立水邊。偶詢遊人。此何處何人之居。友以雙成館對。余三年積念。不禁狂喜。即停舟相訪。友阻。云彼前亦爲勢家所驚。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鐍戶不見客。余强之上。叩門至再三。始啓戶。燈火閴如。宛轉登樓。則藥餌滿几榻。姬沉吟詢何來。余告以昔年曲欄醉晤人。姬憶淚下。曰。曩君屢過余。雖僅一見。余母恒背稱君奇秀。爲余惜不共君盤桓。今三年矣。余母新死。見君憶母。言猶在耳。今從何處來。便强起揭帷帳審視余。且移燈留坐榻上。譚有頃。余憐姬病。願辭去。牽留之。曰。我十有八日寢食俱廢。沉沉若夢。驚魂不安。今一見君。便覺神怡氣王。旋命其家具酒食。飲榻前。姬輒進酒。屢別屢留。不使去。余告之曰。明朝遣人去襄陽。告家君量移喜耗。若宿卿處。詰旦不能報平安。俟發使行。甯少停半刻也。姬曰。子誠殊異。不敢留。遂別。越旦。楚使行。余亟欲還。友人及僕從咸云。姬昨僅一面。蓋拳切不可負。仍往言別。至則姬已妝成。凭樓凝睇。見余舟登岸。便疾趨登舟。余具述即欲行。姬曰。我裝已戒。隨路祖送。余却不得。却阻不忍阻。由滸

關至梁溪毘陵陽羨澄江。抵北固。越二十七日。凡二十七辭。姬惟堅以身從。登金山。誓江流曰。妾此身如江水東下。斷不復返吳門。余變色拒絕。告以期逼科試。年來以大人滯危疆。家事委棄。老母定省俱違。今始歸經理一切。且姬吳門責逋甚衆。金陵落藉。亦費商量。仍歸吳門。俟季夏應試。相約同赴金陵。秋試畢。第與否。始暇及此。此時纏綿兩妨無益。姬仍躊躇不肯行。時五木在几。一友戲云。卿果終如願。當一擲得巧。姬肅拜于船牕。祝畢。一擲得全六。時同舟稱異。余謂果屬天成。倉卒不臧。反僨乃事。不如暫去。徐圖之。不得已。始掩面痛哭失聲而別。余雖憐姬。然得輕身歸。如釋重負。纔抵海陵。旋就試。至六月抵家。荆人對余云。姬令其父先已過江來云。姬返吳門。茹素不出。惟翹首聽金陵偕行之約。聞言心異。以十金遣其父去。曰我已憐其意而許之。但令靜俟畢場。事後無不可耳。余感荆人相成相許之雅。遂不踐走使迎姬之約。竟赴金陵。俟場後報姬。金桂月三五之辰。余方出闈。姬猝到桃葉寓館。蓋望余耗不至。孤身挈一嫗。買舟自吳門。江行遇盜。舟匿蘆葦中。柁損不可行。炊煙遂斷三日。初八抵三山門。

又恐擾余首場文思。復遲二日始入。姬見余雖甚喜。細述別後百日茹素杜門。與江行風波盜賊驚魂狀。則聲色俱淒。求歸逾固。時魏塘雲間閩豫諸同社。無不高姬之識。憫姬之誠。咸爲賦詩作畫以堅之。場事既竣。余妄意必第。自謂此後當料理姬事以報其志。詎十七日忽傳家君舟抵江干。盖不赴寶慶之調自楚休致矣。時已二載違養。冒兵火生還。喜出望外。遂不及爲姬商去留。竟從龍潭尾家君舟抵鑾江。家君閱余文。謂余必第。復留之鑾江候榜。姬從桃葉寓館仍發舟追余。燕子磯阻風。幾復羅不測。重盤桓鑾江舟中。七日乃榜發。余中副車。窮日夜力歸里門。而姬痛哭相隨。不肯返。且細悉姬吳門諸事。非一手足力所能了。責逋者見其遠來。益多奢望。衆口狺狺。且嚴親甫歸。余復下第意阻。萬難即詣。舟抵郭外樸巢。遂冷面鐵心。與姬決別。仍令姬歸吳門。以厭責逋之意。而後事可爲也。陽月過潤州。謁房師鄭公。時閩中劉大行自都門來。與陳大將軍及同盟劉刺史飲舟中。適奴子自姬處來。云姬歸不脫去時衣。此時尚方空在體。謂余不速往圖之。彼甘凍死。劉大行指余曰。辟疆夙稱風義。固如是負一

女子耶。余云黃衫押衙。非君平仙客所能自爲。刺史舉杯奮袂曰。若以千金恐我出入。卽于今日往陳大將軍立貸數百金。大行以葠數觔佐之。詎謂刺史至吳門。不善調停。衆譁決裂。逸去吳江。余復還里。不及訊。姬孤身維谷。難以收拾。虞山宗伯聞之。親至半塘。納姬舟中。上至薦紳。下及市井。纖悉大小。三日爲之區畫立盡。索券盈尺。樓船張宴。與姬餞于虎疁。旋買舟送至吾臯。至月之望。薄暮侍家君飲于拙存堂。忽傳姬抵河干。接宗伯書。娓娓灑灑。始悉其狀。且卽馳書貴門生張祠部立爲落籍。吳門後有細瑣。則周儀部終之。而南中則李總憲。舊爲禮垣者與力焉。越十月。願始畢。然往返葛藤。則萬斛心血所灌注而成也。

杜茶村曰。是篇娓娓至數千言。浩浩蕩蕩。西起崑崙。東注溟渤。冲瀜窈窕。異派分支。千態萬狀。姿媚橫生。頓使會眞長恨等篇。黯然失色。非辟疆莫能爲此文。非姬莫能當此作。眞千秋大觀矣。情語云乎哉。

壬午淸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豔。以退

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遶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去秋淛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返舟。舟中宣磁大白盂。盛櫻珠數升。共啖之。不辨其爲櫻爲唇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座爲眉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演燕子箋曲。盡情豔。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台烟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異游仙枕上夢幻也。鑾江汪汝爲園亭極盛。而江上小園尤收拾江山勝槩。壬午鞠月之朔。汝爲曾延予及姬于江口梅花亭子上。長江白浪。擁象犇赴杯底。姬轟飲巨叵羅。觴政明肅。一時在座諸妓。皆頹唐潰逸。姬最溫謹。是日豪情逸致。則余僅見。

乙酉。余奉母及家眷。流寓鹽官。春過半塘。則姬之舊寓固宛然在也。姬有妹曉

生。同沙九畹登舟過訪。見姬爲余如意珠。而荆人賢淑。相視復如水乳。羣美之羣妬之。同上虎邱。與予指點舊遊。重理前事。吳門知姬者。咸稱其俊識。得所歸云。

鴛鴦湖上。烟雨樓高。迤遞而東。則竹亭園半在湖內。然環城四面。名園勝寺。夾淺渚層溪。而瀲灔者皆湖也。游人一登烟雨樓。遂謂已盡其勝。不知浩瀚幽渺之致。正不在此。與姬曾爲竟日游。又共追憶錢塘江下桐君嚴瀨碧浪蒼巖之勝。姬更云新安山水之逸。在人枕灶間。尤足樂也。

杜茶村曰。金山一點。屹當匹練之中。臙粉六朝。香染金陵之地。樓名烟雨。湖字鴛鴦。而二妙采眞。披雲擷秀。讀之令人步步欲仙。甯但兩越天都嵐翠沾洒衣裾已也。

虞山宗伯送姬抵吾皐。時余待家君飲于家園。倉卒不敢告嚴君。又侍飲至四鼓。不得散。荆人不待余歸。先爲潔治別室。幃帳燈火器具飲食。無一不頃刻具。酒闌見姬。姬云。始至止不知何故不見君。但見婢婦簇我登岸。心竊懷疑。且深

悁駭。抵斯室見無所不備。旁詢之始感歎主母之賢。而益快經歲之矢相從不誤也。自此姬扃別室。却管絃洗鉛華。精學女紅。恒月餘不啟戶。貌寂享恬。謂驟出萬頃火雲。得憩清涼界。回視五載風塵。如夢如獄。居數月。於女紅無所不妍巧。錦繡工鮮。刺巾裾如蟣無痕。日可六幅。剪綵織字。縷金迴文。各厭其技。針神針絕。前無古人已。

姬在別室四月。荊人携之歸。入門。吾母太恭人與荊人見而愛異之。加以殊眷。幼姑長姊。尤珍重相親。謂其德性舉止。均非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勞承旨。較婢婦有加無已。烹茗剝果。必手進。開眉解意。爬背喻癢。當大寒暑。折膠鑠金時。必拱立座隅。強之坐。飲食。旋坐旋飲食旋起。執役拱立如初。余每課兩兒文。不稱意。加夏楚。姬必督之。改削成章。莊書以進。至夜不懈。越九年。與荊人無一言枘鑿。至於視衆御下。慈讓不遑。咸感其惠。余出入應酬之費。與荊人日用金錯泉布。皆出姬手。姬不私銖兩。不愛積蓄。不製一寶粟釵鈿。死能彌留。元旦次日。必欲求見老母。始瞑目。而一身之外。金珠紅紫。盡却之。不以殉。洵稱異人。

杜茶村曰。斷斷是再來人。一毫不苟。一絲不挂。誠然而來。誠然而往。吾以比之董永織女薛嵩紅線。

余數年來。欲裒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列人與年爲次第。每集細加評選。廣搜遺失。成一代大觀。初盛稍有次第。中晚有名無集。有集不全。并名集俱未見者。甚夥。品彙六百家。太略耳。即紀事本末千餘家名姓稍存而詩不具。全唐詩話更覺寥寥。芝隅先生序十二唐人。稱豫章大家藏中晚未刻集七百餘種。孟津王師向余言。買靈寶許氏全唐詩數車滿載。即曩流寓鹽官胡孝轅職方批閱唐人詩。剞劂工費需數千金。僻地無書可借。近復裹足牖下。不能出遊購之。以此經營搜索。殊費工力。然每得一帙。必細加丹黃。他書中有涉此集者。皆錄首簡。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辭少陵義山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迴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唐詩而臥。今秘閣塵封。余不忍啟。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猶憶前歲。余讀東漢至陳仲舉范郭諸傳。爲之撫几。姬一一求解其始末。發不平之色。而妙出持平之議。堪作一則史論。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艷。其書之瑰異精秘。凡古人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台歌舞針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即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析。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即當忍痛爲之校讐鳩工。以終姬志。

姬初入吾家。見董文敏爲余書月賦。仿鍾繇筆意者。酷愛臨摹。嗣遍覓鍾太傅諸帖學之。閱戎輅表。稱關帝君爲賊將。遂廢鍾學曹娥碑。日寫數千字。不訛不落。余凡有選摘。立抄成帙。或史或詩。或遺事妙句。皆以姬爲紺珠。又嘗代余書小楷扇存戚友處。而荆人米鹽瑣細。以及內外出入。無不各登手記。毫髮無遺。其細心專力。即吾輩好學人鮮及也。

杜茶村曰。閨秀較書鑒賞。唐有薛濤。宋有李易安。濤風塵老醜。易安失身匪人。終爲風雅之玷。宛君才藻精敏。益見芳貞。而眞嗜殊好。本之天性。方之大家女史何愧。

姬于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叢寒樹。筆墨楚楚。時于几硯上輒自圖寫。故于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笥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寧委奩具。而以書畫捆載自隨。末後盡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眞且至矣。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岕片。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煙。小鼎長泉。必手自吹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鑑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瓷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眞如木蘭沾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椀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宮香諸品淫。沉水香俗。俗人以沉香著火上。煙撲油膩。頃刻而滅。無論香之性情未出。即著懷袖皆帶焦腥。沉香有堅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沈。即回種沉香內革沉橫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結而未成。如小笠大菌。名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紗。使不見烟。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薔薇。熱磨琥珀。酒傾犀斝之味。久蒸衾枕間。和以肌香。甜豔非常。夢魂俱適。外此則有眞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迥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曾與姬手製百丸。誠閨中異品。然爇時亦以不見烟爲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略到此。

黃熟出諸番。而眞臘爲上。皮堅者爲黃熟桶。气佳而通。黑者爲夾棧黃熟。近南粵東莞茶園村。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吳門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油尖鉄面盡出。余與姬客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于此。重價數購之。塊者淨潤。長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繡。半雜鷓鴣。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垂。毾㲪重疊。燒二尺許絳蠟

二三枝。陳設參差。堂几錯列。大小數宣爐。宿火常熱。色如液金粟玉。細撥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選香。蒸之。歷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鬱勃氤氳。純是糖結熟香間有梅英半舒。荷鵝梨蜜脾之氣。靜參鼻觀。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恒打曉鐘。尚未着枕。與姬細想閨怨。有斜倚薰籃。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在蘂珠衆香深處。今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于幽房扃室中也。

一種生黃香。亦從枯瘇朽癰中。取其脂凝脉結。嫩而未成者。余嘗過三吳白下。遍收筐箱中。蓋面大塊。與粵客自攜者。甚有大根株塵封如土。皆留意覔得。攜歸。與姬為晨夕清課。督婢子手自剝落。或觔許僅得數錢。盈掌者僅削一片。嵌空鏤剔。纖悉不遺。無論焚蒸。即嗅之味。如芳蘭盛之小盤。層撞中。色殊香別。可弄可餐。曩曾以一二示粵友黎美周。訝為何物。何從得如此精妙。即蔚宗傳中恐未見耳。

又東莞以女兒香為絕品。蓋土人揀香。皆用少女。女子先藏最佳大塊。暗易油粉。好事者復從油粉擔中易出。余曾得數塊于汪友處。姬最珍之。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蚤夜出入皆爛漫香雪中。姬于含蕋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几上軍持相受。或隔歲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採入供。即四時草花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略殊清。使冷韻幽香。恒霏微于曲房斗室。至穠豔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秋來猶躭晚菊。即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具雲罨風斜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留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迴六曲圍三面。設小座于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橫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態盡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畫。

閨中蓄春蘭九節及建蘭。自春徂秋。皆有三湘七澤之韻。沐浴姬手。尤增芳香。藝蘭十二月歌。皆以碧箋手錄粘壁。去冬姬病。枯萎過半。樓下黃樓一株。每臘萬花可供三月插戴。去冬姬移居香儷園。靜攝數百枝。不生一蘂。惟聽五鬣濤聲。增其淒響而已。

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爲去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誦唐人咏月及流螢紈扇詩。半榻小几。恆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窗延月于枕簟間。月去復捲幔倚窗而望。語余曰。吾書謝希逸月賦。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縞冰凈。較赤日紅塵。迥隔仙凡。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齁睡者。桂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浣潔。領略幽香。仙路禪關。於此靜得矣。

李長吉詩云。月漉漉。波烟玉。姬每誦此三字。則反覆迴環。日月之精神氣韻光景。盡于斯矣。人以身入波烟玉世界之下。眼如橫波。氣如湘煙。體如白玉。人如月矣。月復似人。是一是二。覺賈長江倚影爲三之語尚贅。至淫躭無厭化蟾之句。則得翫月三昧矣。

杜茶村曰。絕域名香。重霄皓魄。奇花異茗。倚態爭芬。自非眞仙瓊媛。莫可得而領略。兼之天才麗質。把玩晨昏。玉臂雲鬟。馥郁于琉璃世界中矣。

姬性澹泊。於肥甘一無嗜好。每飯以岕茶一小壺溫淘。佐以水菜香豉數莖粒。

便足一餐。余飲食最少。而嗜香甜。及海錯風薰之味。又不甚自食。每喜與賓客共賞之。姬知余意。竭其美潔。出佐盤盂。種種不可悉記。隨手數則。可覩一斑也。

釀飴爲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蕊。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噴鼻。奇香異豔。非復恒有。最嬌者爲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爲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梅英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櫞。去白縷絲。色味更勝。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瓷中。解酲消渴。金莖仙掌。難與爭衡也。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穰一絲漉盡。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澤示潔。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濃淡爲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

製豉取色取氣。先於取味。豆黃九晒九洗爲度。顆瓣皆剝去衣膜。種種細料。瓜杏薑桂。以及釀豉之汁。極精潔。以和之。豉熟擎出。粒粒可數。而香氣酣色殊味。迥與常別。

紅乳腐烘蒸各五六次。內肉既酥。然後削其膚益之以味。數日而成者。絕勝建甯三年之蓄。他如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菭。蒲藕筍蕨鮮花野菜枸蒿蓉菊之類。無不採入食品。芳旨盈席。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柏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麂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鱘骨如白玉。油䱇如鱘魚。蝦鬆如龍鬚。烘兔酥雉如餅餌。可以籠而食之。菌脯如雞。㙮腐湯如牛乳。細考之食譜。四方郇廚中一種偶異。即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為之。莫不異妙。

杜茶村曰。一七一觴。異香絕味。使人作五鯖八珍之想。

甲申三月十九之變。余邑清和望後。始聞的耗。邑之司命者甚懦。豺虎狰獰踞城內。聲言焚掠。郡中又有興平兵四潰之警。同里紳衿大戶一時鳥獸駭散。咸去江南。余家集賢里。世恂讓。家君以不出門自固。閱數日。上下三十餘家。僅我灶有炊煙耳。老母荆人懼。暫避郭外。留姬侍余。姬扃內室。經紀衣物書畫文券各分精粗。散付諸僕婢。皆手書封識。群橫日掠。殺人如草。而鄰右人影落落如

晨星勢難獨立。只得覓小舟。奉兩親挈家眷欲衝險從南江渡澄江北。一黑夜六十里。抵湖洲朱泛宅。江上已盜賊蜂起。先從間道微服送家君從靖江行。夜半。家君向余曰。途行需碎金無從辦。余向姬索之。姬出一布囊自分許至錢許。每十兩。可數百。小塊皆小書輕重于其上。以便倉卒隨手取用。家君見之訝且歎。謂姬何暇精細及此。維時諸費較平日溢十倍。尚不肯行。又遲一日以百金雇十舟。以百餘家募二百人護舟甫行數里。潮落舟膠不得上。遙望江口大盜數百人。踞六舟爲犄角守隘以俟。幸潮落不能下逼我舟。朱宅遣有力人負浪踏水馳報。曰後岸盜截歸路不可返。護舟二百人中且多盜黨。時十舟哄動。僕從呼號垂涕。余笑指江上衆人曰。余三世百口咸在舟。自先祖及余祖孫父子。六七十年來居官居里從無負心負人之事。若今日盡死盜手。葬魚腹。是上無蒼蒼。下無茫茫矣。潮忽早落。彼此舟停不相值。便是天相爾輩無恐。即舟中敵國。不能爲我害也。先夜拾行李登舟時思大江連海。老母幼子。從未履此奇險。萬一阻石尤。欲隨路登岸。何從覓輿輛。三鼓時以二十金付姓沈人。求雇二輿

一車夫六人。沈與衆咸詫異笑之。謂明早一帆。未午便登彼岸。何故黑夜多此難。尋無益之費。倩榜人募輿夫。觀者絕倒。余必欲此二者登舟始行。至斯時。雖神氣自若。然進退維谷。無從飛脫。因詢出江未遠。果有別口登岸。通泛湖洲者。舟子曰。橫去半里。有小路六七里。竟通彼。余急命鼓檝至岸。所募輿車三事。恰受俯仰七人。餘行李婢婦。盡棄舟中。頃刻抵朱宅。衆始嘆余之夜半必欲水陸兼備之為奇中也。大盜知予中遁。又朱宅聯絡數百人為余護。發行李人口。盜雖散去。而未厭之志。恃江上法網不到。且值無法之時。明集數百人。遣人諭余以千金相致。否則竟圍朱宅。四面舉火。余復笑答曰。盜愚甚。爾不能截我于中流。乃欲從平陸數百家火攻之。安可得哉。然泛湖洲人。名雖相衞。亦多不軌。余傾囊召圖庄人。付之。令其夜設牲酒。齊心于庄外。備不虞。數百人飲酒分金。咸去他所。余即于是夜。一手扶老母。一手曳荊人。兩兒又小。季甫生旬日。同其母付一信僕偕行。從庄後竹園深箐中蹣跚出。維時更無能手援姬。余回顧姬曰。汝速蹴步。則尾余後。遲不及矣。姬一人顛連趨蹶。仆行里許。始仍得昨所雇輿

輛。星馳至五鼓。達城下。盜與朱宅之不軌者。未知余全家已去其地也。然身脫而行囊大半散矣。姬之珍愛盡失焉。姬返舍謂余當大難時。首急老母。次急荊人兒子幼弟。爲是。彼即顚連不及死深箐中無憾也。午節返吾廬。祇金革城與內皋境爲伍者十旬。至中秋始渡江入南都。別姬五閱月。殘臘乃回。挈家隨家君之督漕任去江南。嗣寄居鹽官。因歎姬明大義。達權變如此。讀破萬卷者有是哉。

乙酉流寓鹽官。五月復値犇陷。余骨肉不過八口。去夏江上之累。緣僕婦雜沓犇赴。動至百口。又以笨重行李四塞舟車。故不能輕身去。且來窺瞷。此番決計置生死于度外。扃戶不他之。乃鹽官城中自相殘殺。甚閧兩親。又不能安。復移郭外大白居。余獨令姬率婢婦守寓。不發一人一物出城。以貽身累。即侍兩親挈妻子流離。亦以孑身往。乃事不如意。家人行李紛沓違命而出。大兵迫樯李。薙髮之令初下。人心益皇皇。家君復先去惹山內外。莫知所措。余因與姬決此番潰散。不似家園尙有左右之者。而孤身累重。與其臨難捨子。不若先爲之地。

我有年友。信義多才。以子托之。此後如復相見。當結平生歡。否則聽子自裁。毋以我爲念。姬曰。君言善。舉室皆倚君爲命。復命不自君出。君堂上膝下。有百倍重于我者。乃以我牽君之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我隨君友去。苟可自全。誓當匍匐以待君回。脫有不測。與君縱觀大海。狂瀾萬頃。是吾葬身處也。方命之行。而兩親以余獨割姬爲憾。復携之去。自此百日。皆展轉深林僻路茅屋漁艇。或月一徙。或日一徙。或一日數徙。飢寒風雨。苦不具述。卒于馬鞍山遇大兵。殺掠奇慘。天幸得一小舟。八口飛渡。骨肉得全。而季之驚悸瘁瘏。至矣盡矣。

秦溪蒙難之後。僅以俯仰八口免。維時僕婢殺掠者幾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貝靡子遺矣。亂稍定。匍匐入城。告急于諸友。卽襆被不辦。夜假蔭于方坦庵年伯。方亦竄跡初回。僅得一氈。與三兒共裹臥耳房。時當殘秋。颸風四射。翌日。各乞斗米束薪于諸家。始暫迎二親及家累返舊寓。余則感寒。痢瘧沓作矣。橫白板扉爲榻。去地尺許。積數破絮爲衛。爐煨霜節。藥缺攻補。且亂阻吳門。又傳聞家難劇起。自重九後潰亂沉迷。迄冬至前僵死。一夜復甦。始得間關破舟。

從骨林肉莽中冒險渡江。猶不敢竟歸家園。暫棲海陵。閱冬春百五十日病方稍痊。此百五十日。姬僅捲一破席。橫陳榻旁。寒則擁抱。熱則披拂。痛則撫摩。或枕其身。或衛其足。或欠伸起伏。爲之左右翼。凡痛骨之所適。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無形無聲。皆存視聽。湯藥手口交進。下至糞穢。皆接以目鼻。細察色味。以爲憂喜。日食粗糲一餐。與籲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溫慰曲說。以求我之破顏。余病失常性。時發暴怒。詬誶三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見姬星靨如蠟。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憐之。感之。願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猶生也。脫夫子不測。余留此身于兵燹間。將安寄托。更憶病劇時。長夜不寐。莽風飄瓦。鹽官城中。日殺數十百人。夜半鬼聲啾嘯。來我破牕前。如蛩如箭。舉室飢寒之人。皆辛苦鼾睡。余背貼姬心而坐。姬以手固握余手。傾耳靜聽。淒激荒慘。欷歔流涕。姬謂余曰。我入君門整四歲。蚤夜見君所爲。慷慨多風義。豪髮幾微。不隣薄惡。凡君受過之處。惟余知之亮之。敬君之心。實踰于愛君之身。鬼神讚歎畏避之身也。冥漠有知。定加默祐。但人生身當此境。奇

慘異險。動靜備歷。苟非金石。鮮不銷亡。異日幸生還。當與君斂屣萬有。逍遙物外。愼毋忘此際此語。噫吁嘻。余何以報姬于此生哉。姬斷斷非人世凡女子也。

杜茶村曰。才子佳人。多生亂世。如王嬙文姬綠珠。莫可縷數。姬生斯時宜矣。奔馳患難。終保玉顏無恙。首邱繡闥。復得夫君五色彩毫。以垂不朽。孰謂其不幸歟。

丁亥讒口鑠金。太行千盤。橫起人面。余胸墳五嶽。長夏鬱蟠。惟蚤夜焚二紙告關帝君。久抱奇疾。血下數斗。腸胃中積如石之塊以千計。驟寒驟熱。片時數千語。皆首尾無端。或數晝夜不知醒。醫者妄投以補病益篤勺水不入口者。二十餘日。此番莫不謂其必死。余心則炯炯然。蓋余之病不從境入也。姬當大火鑠金時。不揮汗。不驅蚊。晝夜坐藥爐傍。密伺余于枕邊足畔六十晝夜。凡我意之所及與意之所未及。咸先後之。已丑秋。疽發于背。復如是百日。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者皆死疾。惟余以不死待之。微姬力。恐未必能堅以不死也。今姬先我死。而永訣時惟慮以伊死增余病。又慮余病無伊以相待也。姬之生死爲余

纏綿如此。痛哉痛哉。

杜茶村曰。此種精誠格天徹地。嘔血剖心。能與龍比並忠。曾閔齊孝。萬祀千秋。傳之不朽。

余每歲元旦。必以一歲事卜一籤于關帝君前。壬午名心甚劇。禱看籤首第一字。有得憶字。蓋憶昔蘭房分半釵。如今忽把音信乖。癡心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余時占玩不解。卽占全詞。亦非功名語。比遇姬淸和晦日金山別去。姬茹素歸虔卜于虎疁關帝君前。願以終身事余。正得此籤。秋過秦淮。述以相告。恐有不諧之歎。余聞而訝之。謂與元旦籤合。時友人在坐。曰我當爲爾二人。合卜于西華門。則仍此籤也。姬愈疑懼。且慮余見此籤中懈。憂形于面。乃後卒滿其願。蘭房半釵。癡心連理。皆天然閨閣中語。到底不諧。則今日驗矣。嗟乎。余有生之年。皆長相憶之年也。憶字之奇。呈驗若此。

姬之衣飾。盡失于患難。歸來澹足。不置一物。戊子七夕。看天上流霞。忽欲以黃跳脫摹之。命余書乞巧二字。無以屬對。姬云。曩于黃山巨室。見覆祥雲眞宣爐

欵式佳絕。請以覆祥對乞巧。鐫摹頗妙。越一歲。釧忽中斷。復爲之恰七月也。余易書比翼連理。姬臨終時。自頂至踵不用一金珠紈綺。獨留跳脫不去手。以余勒書故長生私語。乃太眞死後。憑洪都客述寄明皇者。當日何以率書。竟令長恨再譜也。

姬書法秀媚。學鍾太傅稍瘦。後又學曹娥。余每有丹黃。必對泓潁。或靜夜焚香。細細手錄閨中詩史成帙。皆遺跡也。小有吟咏。多不自存。客歲新春。二月。即爲余抄選全唐五七言絕句上下二卷。是日偶讀七歲女子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之句。爲之淒然下淚。至夜和成八絕。哀聲怨響。不堪卒讀。余挑燈一見大爲不懌。即奪之焚去。遂失其稿。傷哉異哉。今歲恰以是日長逝也。

客春三月。欲長去鹽官。訪患難相恤諸友至邗上。爲同社所淹。時余正四十。諸名流咸爲賦詩。龔奉常獨譜姬始末。成數千言。帝京篇。連昌宮。不足比擬。奉常云。子不自註。則余苦心不見。如桃花瘦盡春醒面。七字綰合己卯醉晤壬午病晤兩番光景。誰則知者。余時應之。未卽下筆。他如園次之自昔文人稱孝子。果

然名士悅傾城。于皇之大婦同行小婦尾。孝威之人在樹間殊有意。婦來花下郤能文。心甫之珊瑚架筆香印屧。著富名山金屋尊。仙期之錦瑟蛾眉隨分老。芙蓉園上萬花紅。仲謀之君今四十能高舉。羨爾鴻妻佐春杵。吾邑徂徠先生韜藏經濟一巢樸。游戲鶯花兩閣和。元旦之蛾眉問難佐書幃。皆爲余慶得姬。詎謂我侑卮之辭。乃姬譽墓之狀耶。讀余此雜述。當知諸公之詩之妙。而去春不注奉常詩。蓋至遲之今日。當以血淚和槀隃也。

三月之杪。余復移寓友沂友雲軒。久客臥雨。懷家正劇。晚霽。龔奉常偕于皇園次過慰留飲。聽小奚管絃度曲。時余歸思更切。因限韻各作詩四首。不知何故詩中咸有商音。三鼓別去。余甫着枕。便夢還家。舉室皆見。獨不見姬。急詢荆人。不答。復徧覓之。但見荆人背余下淚。余夢中大呼曰。豈死耶。一慟而醒。姬每春必抱病。余深疑慮。旋歸。則姬固無恙。因閒述此相告。姬曰。甚異。前亦于是夜夢數人强余去。匿之幸脫。其人猶狺狺不休也。詎知夢眞而詩籤咸來先告哉。

杜茶村曰。名士名姬。精爽俱至。動與人孚。故其卜兆揮毫。宛然對語。顧造物

何不少延其算耶。惜哉。（完）

影梅庵憶語跋

巢民先生生多奇遇而中年後屢悲死別殆禪家所謂修福修慧而未了愁緣者顧色能伐性憂能傷人而先生獨享大年其以色壽者歟抑以憂延齡者歟

癸巳秋日震澤楊復吉識

## 王氏復仇記

祝孝廉者。姓顧。名化雍。字仲求。爲諸生時。能閉戶自守。古之狷介士也。其先常隸屬於陳司空必謙。以故人輕之。天啟辛酉化雍登賢書。鄉老中或與相見者。第稱之曰祝舉人而已。邑有公事。當集諸紳會議。值嚴寒。有孝廉沈某者。見化雍至。故作嘲語曰。今日眞寒甚。鼻中涕乃突然而出。吳下以奴僕爲鼻。沈故借景揶揄之。同座皆匿笑。其爲人侮慢如此。祝之居在南城。與趙宦鄰。趙宦者名士錦。字前之。明時進士。爲橫於鄉里。邑人號爲四大王者也。與陳必謙爲兒女姻。陳趙勢焰赫奕。而士錦尤貪悍肆兇虐。覬祝居與己聯比。啟鳩據心。遂挾陳與祝瓜葛。謂祝居係陳故業。令備畚於趙。囑媳呼祝妻王氏至面白。祝不往。則令婦隔墻詈而辱之。化雍含忍者有年。而趙終不能釋。祝終不與校。蓋受其凌虐久矣。化雍秉鐸丹陽。會試旋里。士錦即令其黨持銀數伴。欲價買逼之立券。祝不應。士錦怒。令健僕肆口辱罵。拆毀墻壁。頃刻間。兩家廳事洞達爲一。化雍夫人王奔趙哀懇。趙妻及媳受士錦旨。捽其髮而毆之。褫衣裂裾。苦辱萬狀。化

雍忿恨情極自縊死遺筆囑其子曰行年未五十被惡鄰趙士錦逼佔祖基朝夕詈罵辱及爾母凌虐萬狀含寃自經雖類匹夫小諒實出萬不得已橫死之後爲伍尙者爲伍員者聽兒輩爲之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父含淚遺囑

事聞闔邑人心不平實甚然畏趙勢熖無敢過而問者王夫人於是出揭遍貼通衢其揭曰

丹陽縣儒學敎諭舉人祝化雍妻王氏仝男從、泰、虔、泣血具揭爲誣陷逼產立殺夫命事痛夫化雍祖居與豪宦趙士錦鄰並百計謀呑夫宦丹陽未遂今初一日覘夫下第歸家統兇立拆墻垣搜捉逼立文契氏急奔告伊妻及士錦喝家衆一面將氏裂衣毆辱一面擒夫鎖考夫逃避無門立刻殞士錦猶謂夫詐死令奴遍行搜驗持鎗搠夫妾趙氏破頸流血拗折氏指萬目共覩今署縣公出暴尸七日地方不敢舉報訴捕不敢准呈鄰里不敢作証地慘天昏神號鬼哭士錦廣收亡命蓄意叵測抄萬家殺萬命今則殺及命官

目無國紀罪惡貫盈人天共憤激切哀告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　　日具

於是王夫人復刋揭百五餘張遣急足走丹陽粘於街衢復遍送合學諸生且寓書曰願諸君敦侯芭之誼舉鮑宣之旛助我未亡人執兵隨後共報斯讐則大義允堪千古未幾諸生各擔襆被裹餱糧雲集響應而麇至於虞人人攘臂裂眥欲甘心於天水氏以報師仇時瞿稼軒先生家居於陳趙兩家皆夙好故不避嫌怨特爲廁身謹解約次日集合邑紳士會議於天水氏之堂（時化雍樞已殯於堂）上丹陽諸生群入相揖向衆紳士昌言曰逼死命官至變也至慘也貴邑禮義之鄉固宜聲罪致討共伸公忿何乃首鼠兩端人各模稜坐視晚輩雖懦儒頗知在三之節惟有急走京師擊登聞鼓泣訴九閽爲貴邑科名中人一雪恥辱耳諸紳噤不發一語當是時邑中諸先達齒爵最尊者唯錢牧齋謙益未至諸紳故列坐以待少頃報錢至稼軒起謁迎入皆坐瞿乃白錢曰祝趙搆難紛擾匝旬迄無成議惟丐老師片言以爲折衷錢曰陳氏之意若何瞿曰陳氏意主

於和錢艴然作色曰在陳既可以無君祝亦可以無主遂拂衣登輿去於是丹陽諸生奮臂一呼邑中士民響應數千百人飛甍擲棟塵烟蔽天聲震山谷瞬息間趙居頓爲平地諸生遂捐土葬化雍於天水氏之堂基各撫掌稱快而去祝氏亦毀其宅不留片瓦蓋恐士錦駕題搶劫爲反噬計也當衆人之毀趙室也諸鄉老如徙壁上觀絕不敢出一義忿言以當鳴鼓之攻者惟延竚舍旁久乃潛散云

野史氏曰祝雖出自卑微然亦膺一命於朝矣趙欲攘其居又致之死設長吏中有義縱王溫舒命斷斯獄豈不大快人心哉奈當日國事已非羣情瞀亂鄉先生箝口結舌惟知避怨自全賴蒙叟一言稍扶諸生義氣爲差強人意耳卒之死者徒死生者竟生營兎窟而安身別業勢餤依然覆馬鬣而賚恨重泉沈冤誰訴尙論往事者不禁擊唾壺而長歎也

# 紅樓葉戲譜

德清鬘華室女史戲擬

凡作此戲者。四人入座。一人坐醒。三人免醒。兩人亦可對看。莊家十二張。散家十一張。每副三張。各從其類。如情胎歸情胎。情淑歸情淑。名字不得重複。遇重者打去。或另配一副。寶玉茫茫渺渺作百子用。如情胎祗有兩張。用寶玉或茫茫或渺渺一張。便可配成一副。惟金釵情淑中。茫渺不得配入。寶玉處處可配。而三領袖亦不得配。配成四副。即算和成。和成之家。照牌內註明副數核算。用百子配成者減半。不和之家。如有成副者。亦許算抵。惟各花色如四字三同等和家方算。九情淑一情鍾如已全者。手內雖有餘牌。亦算和成。至於十二金釵。十二侍女。更無須配副數也。

牌式　每樣兩張共計八十四張

茫茫大士

渺渺眞人

情鍾　神寶玉　穿花蛺蝶

情淑 貴淑媛領袖 元春 金釵 三十二副
情淑 英婦德宜家 探春 金釵 三十二副
情淑 富婦德宜家 寶釵 金釵 三十二副
情淑 豪紅樓絕豔 湘雲 金釵 三十二副
情淑 芳叢蓓蕾 李綺 三十二副
情貞 節婦德宜家 李紈 金釵 三十二副
情貞 烈青衣領袖 鴛鴦 侍女 三十二副
情義 忠卷簾三豔 紫鵑 侍女 三十二副
情義 媚陛階芍藥 平兒 侍女 三十二副
情憐 芳叢蓓蕾 巧姐 金釵 三十二副
情憐 閒冷韻幽芳 妙玉 三十二副
情幽 雅芳叢蓓蕾 惜春 金釵 三十二副

情淑 柔巫雲夢冷 迎春 金釵 三十二副
情淑 仙金釵領袖 黛玉 金釵 三十二副
情淑 豔紅樓絕豔 寶琴 三十二副
情淑 冷韻幽芳 李紋 三十二副
情貞 俠紅樓絕豔 尤三姐 金釵 三十二副
情義 孝陛階芍藥 寶珠 侍女 三十二副
情憐 風陛階芍藥 香菱 侍女 三十二副
情幽 幽冷韻幽芳 岫烟 三十二副

情幽 巫雲夢冷 狹紋 三十二副

情胎 賢 櫻木分陰 王夫人 三十二副

情胎 冠帔承恩 史太君 三十二副

情庸 冠帔承恩 尤氏 十六副

情庸 櫻木分陰 周姨娘 十六副

情慧 甜 卷簾三豔 鶯兒 侍女 十六副

情慧 暗水浮香 小紅 侍女 十六副

情傲 暗水浮香 金釧 侍女 十六副

情傲 暗水浮豔 司棋 侍女 十六副

情妬 鼓舌如簧 金桂 八副

情妬 鼓舌如簧 趙姨娘 八副

情移 冶 游絲別引 尤二姐 八副

情胎 櫻木分陰 薛姨媽 三十二副

情庸 冠帔承恩 邢夫人 十六副

情慧 鼓舌如簧 芳官 侍女 十六副

情傲 嬌 卷簾三豔 晴雯 侍女 十六副

情妬 騷 游絲別引 王熙鳳 金釵 八副

情移 游絲別引 襲人 侍女 八副

情移 麗可卿金釵
巫雲夢冷八副

四字 每副加二百五十六副

富貴神仙　忠孝節烈　幽閒豔雅

英賢豪俠　嬌柔甜媚　冶麗風騷

三同 每副加六十四副

樛木分陰　冠帔承恩　紅樓絕豔

婦德宜家　芳叢蓓蕾　冷韻幽芳

陞階芍藥　卷簾三豔　暗水浮香

巫雲夢冷　游絲別引　鼓舌如簧

三領袖

凡四字三同祇將手中成副者合看有無此種花色不必另配
如下三李三尤等類則須以牌配成也

各種花色

三李　李紈　李紋　李綺

三尤　尤氏　尤二姐　尤三姐

三春　元春　迎春　探春

三星　寶玉　渺渺　茫茫

三仙　寶玉　黛玉　寶釵

以上每副合作一百二十八副

四春　元春　迎春　探春　惜春　作二百五十六副補一張

四喜　寶玉　茫茫　渺渺　寶釵（如無寶釵黛玉亦可）　同上

五花　寶玉　寶釵　茫茫　渺渺　黛玉　作五百十二副補兩張

六合　兩寶玉　兩茫茫　兩渺渺　作七百六十八副補三張

六德　兩寶玉　兩寶釵　兩黛玉　同上

七巧　四春　三仙　作副同上補四張

八聚　兩寶玉　兩茫茫　兩渺渺　兩寶釵（如無寶釵兩黛玉亦可）　作一千零二十四副補五張

九聯　三春　三尤　三李　作七百五十六副不補

十全　兩寶玉兩黛玉　兩茫茫　兩渺渺　兩寶釵　作一千零二十四副補七張

十二金釵　每名一張不得重複　同上

十二侍女　同上　同上

九情淑一情鍾　同上　作二千零二十四副補同上

此爲我鄉徐曼仙女史所創閨中游戲生面別開近日麻雀盛行以此較之一俗一雅判若天淵女史工詩詞有鬘華室稿行世卽此小道亦足見其慧心之獨運矣庚戌三月鵫鵫子識

釵小志

唐　朱揆著

如夫人

齊侯多內寵嬖如夫人者六人。

教美人戰

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於是出宮中美人百人。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爲隊長。

妾與政

王導有幸妾姓雷。頗豫政事。蔡公謂之雷尚書。

攜妓東山

謝安棲遲東山。放情丘壑。好音樂。每遊賞。必以妓從。

開閤放妾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

諸婢妾數十人任其所之

妾爲夫人

杜佑議者謂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爲夫人有所蔽云

妓圍

唐申王每冬月苦寒令宮女密圍而坐謂之妓圍

簾衣

梁夏候亶性儉率有妓妾十數並無被服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白頭吟

張跂欲娶妾其妻曰子誦白頭吟妾當聽之跂慙而止

霓裳羽衣曲

上皇令宮妓佩七寶瓔珞舞霓裳羽衣曲曲終珠翠可掃

雪兒歌

雪兒者李密愛姬每賓朋文章有奇麗者。付雪兒協律歌之。

絳紗帳

馬融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肉臺盤

南唐孫晟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

以倡進

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

婦女連百

秦皇婦女連百。倡優累千。

賜妓樂

夏侯惇從太祖征孫權還。賜妓樂名倡。

毆殺笛妓

王愷嘗置酒。女妓吹笛。少有牪韻。愷便令黃門毆殺之。一座改容。

奪傷指
張均妓多麗彈琵琶曲頂上有高麗絲結趙詩爭奪致傷二指
綾羅袴褶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飲食
自爲小君裁剪
李紳爲相時俗尙輕綃染蘗碧爲婦人衣紳自爲小君裁剪
琥珀釧
東昏侯爲潘妃作一隻琥珀釧直七十萬
樂天姬侍
樂天詩曰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云皆臧獲名
燕子樓

張建封節制武寧。納妓盼盼於燕子樓。公薨不它適。

不許妾粧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容儀端麗。不許群妾作時世粧。

呼琵琶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名琵琶。嘗養一鸚鵡。持正每呼琵琶。即扣響板。鸚鵡傳言呼之。

盡記歌詞

歐陽永叔閑汝陰時。一妓能盡記公所爲歌詞。

唱金縷

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嘗爲錡唱金縷詞。

柳枝

退之二侍姬。名柳枝絳桃。

二妾歌舞

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

記曲娘子

張紅善歌。每聽新聲一遍。卽能記其節奏。後入宮。號記曲娘子。

百濯香

吳孫亮寵姬有異香。歷年彌盛。浣百遍不歇。名曰百濯香。

善吹篪

河間王侍兒朝雲善吹篪。諸羌叛。王令朝雲假爲老嫗吹篪。羌皆流涕。復降。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別錦兒

韓渥集中有別錦兒詩。

房老

石崇愛婢翾風。年三十。遂退之。使爲房老。

燒指否炭

高聰有妓十餘人。及病。欲不適他人。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

教誦賦

蜀劉琰侍婢。教誦魯靈光殿賦。

手語

崔生謁一品問疾。其妾與之手語。

善琴箏

李汧公妾名七七。善琴與箏。

香兒

元載妓薛瓊英。幼以香屑親飲啖之。長而肌香。故名香兒。

燭圍

韋涉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面行立。人呼。爲。燭圍。

宴客典斟

陳無咎宴一客。用一婢典斟。必十二而後使滿。以盡誠敬之道。

金牌盈坐

河間王夜飲。妓女謳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終金牌盈座。

笑春紅

閬中叅軍黃涉婢曰笑春紅。死。涉念之。淚洒犀簾。至皆損壞。

二花

阮文姬揷鬢用杏花。陶溥公呼曰二花。

妾無副服

諸葛亮答李嚴書云。吾受賜八千斛。今畜財無餘。妾無副服。

愛妾換馬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彰有美妾可換。惟君所擇。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名白鶻。故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絃歌焉。

婢皆讀書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一婢不稱旨。使人拽着泥中。須臾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

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以婢馬賭

爾朱文略豪縱不遜。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致請。文略殺馬列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遺之。

以妓易帶

嚴續相公歌姬。唐高給事通犀帶。皆一代尤物。因呼盧之會。出姬解帶角之。唐彩大勝。乃酌酒令美人歌一曲而別。

我見亦憐

南郡主見桓溫妾。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

侍女合彈

韓退之晚年。二侍女合彈琵琶箏。

妾不衣帛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妓堂

司馬郎君時貴好作妓堂。然香烟薰之。屋爲之黑。

女倡着羅穀

曹洪令女倡着羅穀之衣。

望江南

李太尉鎭關西。呂爲亡姬謝秋姬作望江南曲。

弓腰

梁羊侃妾孫荆玉。能反腰貼地。嘲席上之珍。謂之弓腰。

鏡兒善箏

郭曖宴客。有婢鏡兒善彈箏。姿色絕代。李端在坐時。竊寓目屬意。甚深。曖覺之曰。李生能以彈箏爲題。賦詩娛客。吾當不惜此女。李即席口號曰。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曖大稱善。徹席上金玉酒器。幷以鏡兒贈李。

袖裏春

元宗爲太子時。愛妾號鸞兒。多從中貴董逍遙微行。以輕羅造梨花散蕊。裛以月麟香。號袖裏春。所至暗遺之。

金鳳凰

周光祿諸妓掠鬓用鬱金油。傅面用龍消粉。染衣以沈香水。月終人賞金鳳凰一隻。

鄭姬香

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薰麝。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盡一蒂不獲。

梅粧閣

郭元振落梅粧閣。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鴛鴦襭裙衫。一曲終。則賞以糖雞卵。明其聲也。宴罷散九和握香。

窈窕湯

嘉平二十五日叔良宿酲未解窮𥨍烹百和解酲湯進之隨飲而醒後遂依法作湯名窮𥨍湯

染花奩

郭代公愛姬薛氏貯食物以散風奩收粧具以染花奩

謝郎衣

蘇紫藭愛謝耽咫尺萬里靡由得親遺侍兒假耽恒着小衫晝則私服于內夜則擁之而寢耽知之寄以詩曰蘇娘一別夢魂稀來借青衫慰渴飢若使閒情重作賦也應願作謝郎衣謝亦取女袒服衷之後爲夫婦

不用落塵

麗居孫亮愛姬也鬒髮香淨一生不用洛成疑其有辟塵犀釵子也註曰洛成即今篦梳似落塵子誤未考

萱草浣衣

鄭元令婢萱草浣衣萱草輙云郎君塵土太多令人手皮俱脫

白團扇

王珉與嫂婢通。嫂知撻之。珉好持白團扇。婢製白團扇歌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枕畔着衣

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

鳳窠羣女

姑臧太守張憲使娼妓戴拂壺中錦仙裳密粉淡粧便侍閣下。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傳食者號仙盤使。代書札者號墨娥。按香者號麝姬。

玳瑁牀

楚娘名伎也。江都王寵之。寢玳瑁之牀。懸翡翠之帳。

諢衣

穆宗以玄綃白書素紗墨書爲衣服。賜承幸宮人。皆淫鄙之詞。時號諢衣。

春草

白樂天有姬善舞。名春草。

碧綃蚊幬

宋武帝節儉。張妃房惟碧綃蚊幬。

作芙蕖香

歐公知潁州。有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蕖花香。有蜀僧云。此人前身爲尼。誦法華經二十年。

停隼旟

劉禹錫泰娘詩。風流太守韋尚書。路旁忽見停隼旟。

半粧

諺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幃婢作樂

謝安夫人劉氏幃諸婢使在前作伎。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

傷盛德　青綃紫袖

竟陵王青綃持拂。紫袖吹簫。

鶬鶊止妬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忌於郄后。左右進言曰。以鶬鶊爲膳。可以止妬。

寵邉墜牀

顏延之有愛姬。姬憑寵邉。延之墜牀至損。

脂肉滑

元稹詩越婢脂肉滑。

老不遺妾

齊張瓌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畜妓。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一復存。唯未能遺此耳。

卜姓

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專房

霍后傳寵之專房。

畫衣粉面

梁陳士人春游。畫衣粉面絃歌相逐。

纖手烹

白傳詩。茶教纖手侍兒烹。

蘭葉載

柳惲書請以一小蘭葉載桃葉小姬以往。

燕燕相見

趙飛燕姐妹並幸。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

響玉鳴

楊士弘曰。江南貴家。每宴。饗玉一鳴。靑衣紅綃十許曹。籠燈迎立。

巾箱之寵

記曰豈惟炊爨之勞。抑亦巾箱之寵。

顧語子

韓愈序今人持被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

莫敢當夕

禮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聲淸性惡

魏武有一妓。聲音淸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一人聲及之。便殺性惡者。

推婢墓中

于寶父有寵婢。母妬甚。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後十餘年。開墓。婢伏棺而甦。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

榴花染

詩鬱金香汗裛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

誚失婢榜

唐人有誚失婢榜詩詩曰撫養在香閨嬌癡教不依總然桃葉寵打得柳花飛曉露空調粉春羅枉賜衣內家方妬殺好處任從歸

# 粧臺記

唐宇文氏

舜加女人首飾。釵雜以牙瑇瑁爲之。

周文王於髻上加珠翠翹花傅之鉛粉。其髻高名曰鳳髻。又有雲髻步步而搖。故曰步搖。

始皇宮中悉好神仙之術。乃梳神仙髻。皆紅粧翠眉。漢宮尙之。後有迎春髻。垂雲髻。時亦相尙。

漢武就李夫人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多用玉。時王母下降。從者皆飛仙髻。九環髻。遂貫以鳳頭釵。孔雀搔頭。雲頭篦以瑇瑁爲之。

漢明帝令宮人梳百合分髾髻。同心髻。

魏武帝令宮人梳反綰髻。插雲頭篦。又梳百花髻。

晉惠令宮人梳芙蓉髻。插通草五色花。

陳宮中梳隨雲髻。卽暈妝。

隋文宮中梳九眞髻。紅妝謂之桃花面。揷翠翹桃華搔頭。帖五色花子。

煬帝令宮人梳迎唐八鬟髻。

揷翡翠釵子。作日妝。又令梳翻荷鬢。作啼妝。坐愁髻。作紅妝。

唐武德中宮中梳半翻髻。又梳反綰髻。樂遊髻。卽水精殿名也。

開元中梳雙鬟望仙髻。及迴鶻髻。

貴妃作愁來髻。

貞元中梳歸順髻。帖五色花子。又有鬧掃粧髻。

古今注云。長安作盤桓髻。驚鵠髻。復作俀鬌髻。一云梁冀妻墮馬髻之遺狀也。

晉永嘉間。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於額。自出而已。吳婦盛粧者。急束其髮。而劘角過於耳。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

太元中。王公婦女。必緩鬌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

文帝元天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鬟直向上謂之飛天紒始自東府流被民庶。

宋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爲異服婦人則簪步搖釵衫袖窄小。

楊貴妃常以假鬢爲首飾而好服黃裙。

蜀孟昶末年婦女治髮爲高髻號朝天髻。

理宗朝宮妃梳高髻於頂曰不走落。

梁簡文詩同安鬟裡撥異作額間黃撥者捩開也婦女理鬟用撥以木爲之形如棗核兩頭尖尖可二寸長以漆光澤用以鬆鬢名曰鬢棗競作萬妥鬢如古之蟬翼鬢也。

後周靜帝令宮人畫眉墨粧。

漢武帝令宮人作八字眉。

漢日給宮人螺黛作翠眉。

魏武帝令宮人畫青黛眉連頭眉一畫連心甚長人謂之仙蛾妝齊梁間多效

之。

唐貞元中。又令宮人青黛畫蛾眉。

古今注云。梁冀妻改翠眉爲愁眉。

魏宮人畫長眉。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妻文君眉色如望遠山。時人効畫遠山眉。

五代宮中畫眉。一曰開元御愛眉。二曰小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却月眉。七曰分稍眉。八曰涵烟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烟眉。十日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烟却月爭新奇。

唐末點唇。有胭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宮巧恪兒殷淡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唐眉花奴。

婦人畫眉有倒暈粧。古樂府有暈攏鬢之句。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上官昭容所制。以掩黥迹也。

隋文宮中貼五色花子。則前此已有其制矣。乃仿於宋壽陽公主梅花落面事

也。宋淳化間京師婦女競翦黑光紙團團靨。又裝縷魚腮骨。號魚媚子。以飾面。皆花子之類耳。
美人妝面既傅粉。復以胭脂調勻掌中施之。

髻鬟品

唐　段柯古

髻始自燧人氏。以髮相纏而無繫縛。

周文王加珠翠翹花。名曰鳳髻。又名步搖髻。

秦始皇有望僊髻。參鸞髻。凌雲髻。

漢有迎春髻。垂雲髻。

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飛仙髻。九環髻。

漢元帝宮中有百合分髾髻。同心髻。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欣髻。又有假髻。

合德有欣愁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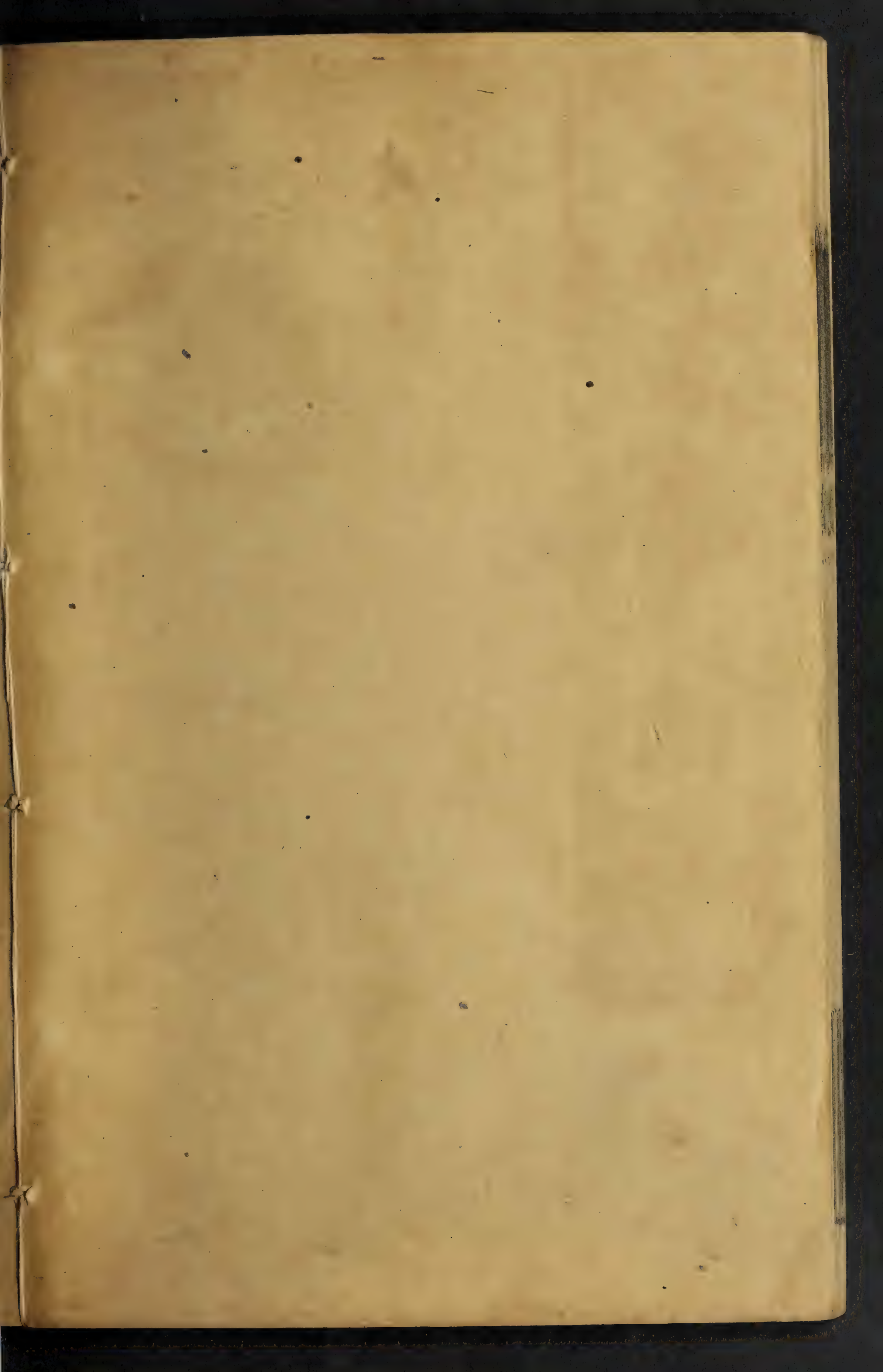
貴妃有義髻。

魏明帝宮有涵煙髻。

魏武帝宮有反綰髻。又梳百花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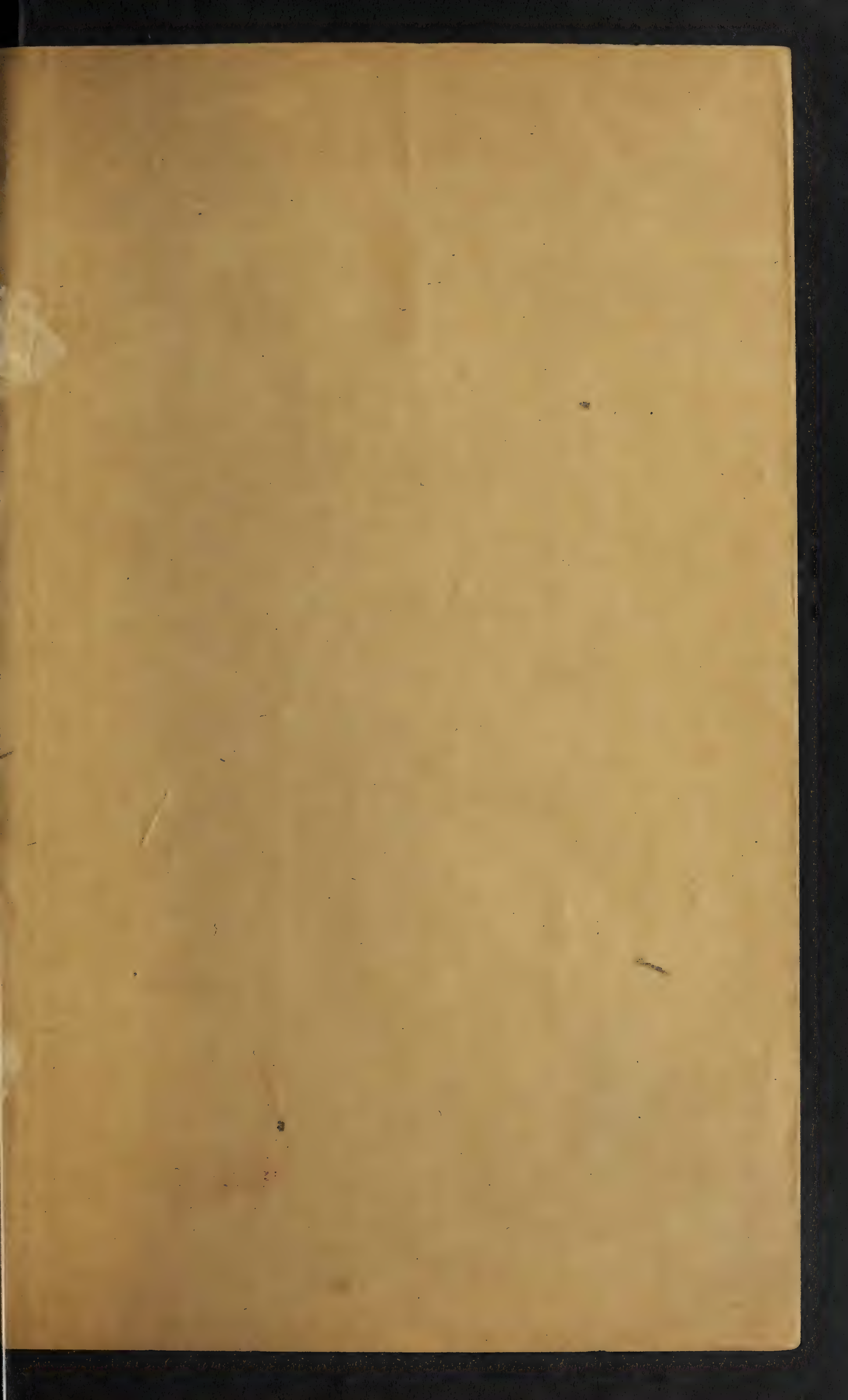
晉惠帝宮有芙蓉髻。

梁宮有羅光髻。
陳宮有隨雲髻。
隋文宮有九貞髻。
煬帝宮有迎唐八寰髻。又梳翻荷髻。坐愁髻。
高祖宮有半翻髻。反綰樂游髻。
明皇帝宮中雙鬟望仙髻。廻鶻髻。
貴妃作愁來髻。
貞元中有歸順髻。又有鬧掃粧髻。
漢梁冀妻作墮馬髻。
長安城中有盤桓髻。驚鵠髻。又抛家髻。及倭鬌髻。
王憲亦作解散髻。斜插簪。
周弘文少時着錦絞髻。
香艷叢書三集卷一終



# 香豔叢書

第三集



# 香艷叢書

三集卷二



## 漢雜事秘辛

漢　無名氏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姁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姁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毋諱匿。朕將採焉。姁即與超以詔書趨詣商第。第內讙譟。食時商女女瑩從中閣細步到寢。姁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接侍。閉中閣子。時日晷薄辰。穿照蜃窗。光送著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艷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脩耳懸鼻。輔靨頤頷。位置均適。姁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髹可鑒。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頳抵攔。姁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姁爲手

緩捧著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胸乳菽發臍容半寸許珠私處墳起為展兩股陰溝渥丹火齊欲吐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畧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臂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脛跗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襪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姁令推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臣妾姁女賤愚憨言不宣心書不符見謹祕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緘歡喜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闊目所未見不謂爭達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有司奏曰謹按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今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女弟膺紹聖善舊協潛邸結婚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一準孝惠皇帝納后故事於六月癸未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乾施坤受實始人

經。不有配儷。曷奉天地宗廟。爰謀公卿。咸謂宜率前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父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未閑訓誡。衣履若而人。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冀上。臣冀頓首再拜承制。乙酉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兩儀配儷。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女弟女瑩父母所生。先臣故九江之守定陵鄉侯統之遺玄孫。先臣故褒親愍侯竦之曾孫。先臣故少府特進乘氏侯雍之孫。先臣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侍中鯛陽侯萬全之外曾孫。先臣故大鴻臚鯛陽侯桂之外孫。年十六。欽承前典。肅奉儀制。戊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勝。欽承前典。肅奉儀制。辛卯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之女弟。有母儀之德。窈窕之

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玄纁穀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戒太常弘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前典。肅奉儀制。甲午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謀于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大常弘宗正千秋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弘重宣中詔。吉日惟今月庚子可迎。臣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庚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歲吉月令吉日惟庚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尉喬司徒戒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喬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乘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蝝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悚惶悸。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后服紺上玄下。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十二鏌。加以翡翠。朱鳥䄂。乘法駕。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路。青帷裳。櫨畫輈。黃金塗五末。蓋蚤施金華。駕駟馬。龍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車府令設鹵簿。屬車四十六乘。前鸞旗車。皮軒。鳳皇闟戟。九斿雲罕。金鉦黃鉞。洛陽令奉引。公卿五官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以從。置

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時副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五將導騎千乘萬騎引至闕下自皇漢迎后未有若斯之盛也至八月乙未詔曰維建和元年八月乙未制詔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女瑩朕聞任姒佐周緜運八百艮以德重黃床足奉宗廟也朕以寡昧承嗣歷服爰求英淑共臨海內惟爾夙間內戒德冠後庭有夭桃之宜協和鳴之祥宜升尊位母儀天下今使太尉喬使持節奉璽綬宗正千秋爲副立爾爲皇后其敬愼中饋以踐乃位無替朕命永奠坤維后卽位于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陛設虎賁旄頭五牛旗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往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稱臣妾皇帝萬年畢住位太尉喬授璽綬中常侍超長跪受璽綬奏于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長跪受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皇帝萬年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卽位大赦天下

漢雜事一卷得于安寧州土知州董氏前有義烏王子充印蓋子充使雲南時篋中書也然御覽諸書亦有漢雜事而畧不見收此特載漢桓帝懿獻梁

皇后被選及六禮册立事。而吳㚬入后燕處審視一段。最爲奇豔。但太穢褻耳。不謂冀威赫震人。猶得瀆選如此。卷首有秘辛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余嘗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足後漢已自有之。言脫于口。追駟不及。聊志于此。用塞疏漏之誚。成都楊愼識

# 大業拾遺記

唐 顏師古

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擇將征之。攀車留借。指血染鞅。帝意不回。因戲飛白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既行。師徒百萬。前驅大橋未就。則命雲屯將軍麻叔謀濬黃河入汴堤。使勝巨艦。叔謀御命甚酷。以鐵脚木鵝。試彼淺深。鵝止。謂濬河之夫不忠。隊伍死氷下。至今兒啼聞人言麻胡來。即止。其訛言畏人皆若是。帝離都旬日。幸宋何妥所進車。車前隻輪高廣。疎釘爲刃。後隻輪庳下。以柔楡爲之。使滑勁不滯。使牛御馬。車名自都抵汴郡。日進御女車。車轤垂鮫綃網。雜綴片玉鳴鈴。行搖玲瓏。以混車中笑語。冀左右不聞也。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騃憨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蔕迎輦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輦名之。花外殷紫。內素膩菲芬。粉蘂心深紅。跗

爭兩花。枝幹烘翠。類通草。無刺。葉圓長薄。其香氣穠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
嗅之令人不多睡。帝令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
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於
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
便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
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上大悅。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綵纜。窮極侈
靡。舟前爲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即蒲澤國所進。以負山蛟睫幼蓮根絲貫小
珠。間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
金檝。號爲殿脚女。一日帝將登鳳舸。凭殿脚女吳絳仙肩。喜其柔麗。不與羣輩
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拜婕妤。適
值絳仙下嫁爲玉工萬羣妻。故不克諧。帝寢興罷。擢爲龍舟首檝。號曰崆峒夫
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爲長蛾眉。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螺子黛。出
波斯國。每顆值十金。後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帝每

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餐。如絳仙。眞可療飢矣。因吟持檝篇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粧艷落梅。將身旁輕檝。知是渡江來。詔殿脚女千輩唱之。甞越溪進耀光綾。綾紋突起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於石帆山下。收野繭繅之。繅絲女夜夢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繭。卽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故進之。帝獨賜司花女洎絳仙。它姬莫預。蕭妃恚妬不懌。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帝甞醉遊諸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羅畏蕭妃不敢迎帝。且辭以有程姬之疾。不可薦寢。帝乃嘲之曰。箇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顱簇小蛾。幸得醻儂伴成夢。不醻儂住意如何。帝自達廣陵宮中。多效吳言。因有儂語也。帝昏湎滋深。往往爲妖祟所惑。甞遊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尙喚帝爲殿下。後主戴車紗皂幘。青綽褏長裾。綠錦純緣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女迥美。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卽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㕙紫毫筆。書小砑紅綃作答江令璧月句。未

終。見韓擒虎躍靑驄車擁萬甲直來衝入殊煞風景。以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蠡。酌紅梁新釀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白後主。辭以抛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肢依巨。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誦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窗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窗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寄碧玉云。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麗華拜求帝一章。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留儂。會有留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爲之操觚曰。見面無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捧詩赧然不懌。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邪。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快快不悅。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尙目我爲殿下。復以往事訊我邪。隨叱聲。恍然不見。

帝幸月觀。烟景淸朗。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簾櫳不開。左右方寢。帝凭妃肩

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薔薇叢調宮婢衣帶爲薔薇罥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見腰肢纖弱。意爲寶兒有私。帝披單衣亟行擒之。乃宮婢雅娘也。迴入寢殿。蕭妃誚笑不知止。帝因曰。往年私幸妥娘時情態。正如此。此時雖有性命不復惜矣。後得月賓被伊作意態不徹。是時儂心不減今。復對蕭娘情態。曾效劉孝綽爲雜憶詩。常念與妃。妃記之否。蕭妃承問即念云。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卸粧仍索伴。解佩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沈水未成灰。又云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裊。笑動上林中。除却司晨鳥。帝聽之。咨嗟云。日月遄逝。今來已是幾年事矣。妃因言聞說方外羣盜不少。幸帝圖之。帝曰。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人生能幾何。縱有他變。儂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帝嘗幸昭明文選樓。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迎侍。微風東來。宮娥衣被風綽直泊肩項。帝睹之。色荒愈熾。因此乃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爇名香於四隅。烟氣霏霏。常若朝霧未散。謂爲神仙境不我多也。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

名延秋月。妝奩寢衣。帳各異製。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或歌吹齊鼓。方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聳支節。然後成寢。別賜名爲來夢兒。蕭妃常密訊俊娥曰。帝體不舒。汝能安之。豈有他媚。俊娥畏威進言妾從帝自都城來。見帝嘗在何妥車。車行高下不等。女態自搖。帝就搖怡悅。妾今幸承皇后恩德。侍寢帳下。私效車中之態以安帝耳。非他媚也。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不能止。暇日登迷樓憶之。題東南柱二篇云。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爲多情。又云不信長相憶。絲從鬢裡生。閑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殿腳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由是絳仙等亦不得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進合歡水果一器。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遇馬急搖解。絳仙拜賜。不然。因附紅箋小簡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省章不悅。顧黃門曰。絳仙如何來辭怨之深也。黃門懼拜而言曰。適走馬搖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意不解。因言曰。絳不仙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也。亦何謝左貴嬪乎。帝於宮中嘗小會爲拆

字令。取左右離合之意。時杳娘侍側。帝曰。我取杳字爲十八日。杳娘復解羅字爲四維。帝顧蕭妃曰。爾能拆朕字乎。不能。當醉一盃。妃徐曰。移左畫居右。豈非淵字乎。時人望多歸唐公。帝聞之不懌。乃言吾不知此事。豈爲非聖人邪。於是奸蠹起於內。盜賊攻於外。直閣裴虔通虎賁郎將司馬德勸等。引左右屯衞將軍宇文化及。將謀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奏。即宣詔云。門下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休勞之節。咨爾髦衆。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壒溢於爪髮。蟣虱結於兜鍪。朕甚憫之。俾爾休番。從便億戲。無煩方朔滑稽之請。而從衞士遞上之文。朕於侍從之間。可謂恩矣。可依前件事。是有焚草之變。

右大業拾遺記者。上元縣南朝故都。梁建瓦棺寺閣。閣南隅有雙閤。閉之忘記歲月。會昌中詔拆浮圖。因開之。得筍筆千餘頭。中藏書一帙。雖皆隨手靡書。而文字可紀者。乃隋書遺稿也。中有生白藤紙數幅。題南部烟花錄。僧志徹得之。及焚釋氏羣經。僧人惜其香軸。爭取紙尾拆去。視軸皆有魯郡文忠

顏公名題云手寫是錄卽前之筍筆可不舉而知也志徵得錄前事及取隋書校之多隱文特有符會而事頗簡脫豈不以國初將相爭以王道輔政顏公不欲華靡前迹因而削乎今堯風已還得車斯駕獨惜斯文湮沒不得爲詞人才子談柄故編云大業拾遺記本文缺落凡十七八悉而補之矣

# 元氏掖庭記

天台陶宗儀

元祖肇建內殿制度精巧。題頭刻螭形。以檀香爲之。螭頭向外。口中銜珠。下垂珠。皆五色用綵金絲貫串。負柱融滾。霞沙爲猊。怒目張牙。有欲動之狀。瓦滑琉璃。與天一色。朱砂塗壁。紅重胭脂。彤橑華棁。金桷雕欂。務窮一時之麗。殿上設水精簾。皆琢龜文。繞以曲檻。檻與堦皆白玉石爲之。太陽東升。殿中燦爛。堦更飛輝。古謂天子有金殿玉墀。名不虛也。又有紫檀殿。以紫檀香木爲之。光天、玉德、七寶、搖光、通雲、凝翠、廣寒等殿。其餘不可一一數也。

元妃靜懿皇后旦日（一作誕日）受賀。六宮嬪妃以次獻慶禮。時南朝宮人亦有選入後庭者。亦以所珍進獻。一人獻寒光水玉魚。一人獻青芝雙虬如意。一人獻柳金簡翠腕闌。（似今之手鐲類但彼扁而用臂者耳）魚是太眞潤肺物。如意是六朝宮人所遺。闌又建業景陽宮臙脂井物。（疑是麗華所墜）后不悅。

宮中以玉板筝及白兎胎作羹。極佳。名換舌羹。（玉板筝吉州土產）備載尤艮名饌錄。及

高廸詩叙。
大內有德壽宮、興聖宮、翠華宮、擇勝宮、連天樓、紅鸞殿、入霄殿、五花殿。亦名五華殿東設吐霓缾曰玉華。西設七星雲板曰金華。南設火齊屏風曰珠華。北設百藥龍脉曰木華。幷中央木蓮花紫香琪座千鈞案九朶雲蓋爲五華。
大內又有迎凉之所曰清林閣。四面植喬松脩竹。南風徐來林葉自鳴。遠勝絲竹。旁立二亭。東名松聲。西名竹風。又有溫室曰春熙堂。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桂爲柱。設鳥骨屏風。鴻羽帳。規地以罽賓氍毹。
九引堂臺。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宮女登臺以五采絲穿九尾鍼。先完者爲得巧。遲完者謂之輸巧。各出資以贈得巧者焉。
至大中。洪妃寵于後宮。七夕諸嬪妃不得登臺。臺上結綵爲樓。妃獨與宮官數人升焉。剪綵散臺下。令宮嬪拾之。以色艷淡爲勝負。次日設宴大會。謂之門巧宴。負巧者罰一席。
刺繡亭。冬至則候日于此。亭邊有一線竿。竿下爲緝衮堂。至日命宮人把刺以

驗一線之功。

九龍墀。龍形九曲。金鬐玉鱗。繞羅亭。植紅梅百株。延香亭。春時宮人各折花傳杯于此。拱璧亭。亭六角。六璧旋拱。中置夜光珠一顆。晦夜燦若白晝。光燭數十步。外又名夜光亭。探芳徑。旁爲逍遙市。集賢堂。臺。徑除御道外植垂梅海棠。指甲花。徑中十步起一亭。皆松栢竹樹爲之。苑中每一花開。携置亭下以備觀玩。市上鋪陳九州四方珍異。揭錦爲招。又立庖人烹鮮餁香以供倦游之飲。集寳臺。凡遠夷貢獻上古所遺器物。一皆貯之。又有眺遠閣。留連館。萬年宮。並在禁苑。又有龍泉井。碼磁石爲井牀。雨花臺。石爲井湫。香檀爲蓋。離朱錦爲索。雲母石爲汲缾。

宮中飲宴不常。名色亦異。碧桃盛開。舉杯相賞。名曰愛嬌之宴。紅梅初發。携尊對酌。名曰澆紅之宴。海棠謂之煖粧。瑞香謂之撥寒。牡丹謂之惜香。至于落花之飲。名爲戀春。催花之設。名爲奪秀。其或繪樓幔閣。淸暑回陽。佩蘭採蓮。則隨其所事而名之也。

酒有翠濤飲、露囊飲、瓊華汁、玉團春、石凉春、葡萄春、鳳子腦、薔薇露、綠膏漿。酪有杏花酸、脆棗酸、潤腸酸、苦蘇漿。鹽有水晶鹽、香霜鹽、五色鹽。醬有蟻子醬、鶴頂醬、提蘇醬。油有蘇合油、片腦油、膃肭臍油、猛火油。得水愈熾

后妃侍從。各有定制。后二百八十人。冠步光泥金帽。衣翻鴻獸鉋袍。妃二百人。冠懸梁七曜巾。衣雲肩絳繒袍。嬪八十人。冠文縠巾。衣青絲縷金袍。並謂之控鸞昭儀。

熊嬪性耐寒。嘗于月夜遊梨花亭。露袒坐紫斑石。元帝見其身與梨花一色。因名其亭曰聯縞亭。

宮中制五雲車。車有五箱。以火樹爲檻。式烏稜爲輪轅。頂懸明珠。左張翠羽蓋曳金鈴。結青錦爲重一作層雲覆頂。旁建青龍旗。列磨鍔雕銀戟五。右張白鳩緝毳蓋曳玉鈴。左宜玉右爲金結素錦爲層雲覆頂。旁建白虎旗。列豹絨連珠槍五。前張紅猴毛氈蓋曳木鈴。結赤錦爲重雲覆頂。前建朱雀旗。列線鋒火金戈五。後張黑兎團毫蓋曳竹鈴。結墨錦爲層雲覆頂。後建玄武旗。列畫干五。中張雕羽曲

柄。蓋曳石鈴。結黃錦爲層雲覆頂。建勾陳旗。中箱爲帝座。外四箱爲妃嬪坐。每晦夜遊幸苑中。御此以行。不用燈燭。

附 陳剛中雲車夜遊詩云。金根雲蓋輅移玉。露花不墜瑤草綠。明珠照乘秋月懸。天風吹下簫韶曲。萬年枝上清光滿。八鸞導引雙龍管。夜深如晝翠華來。三十六宮碧雲煖。

巳酉仲秋之夜。武宗與諸嬪妃泛月於禁苑太液池中。月色射波。池光映天。綠荷含香。芳藻吐秀。游魚浮鳥。競戲群集。於是畫鷁中流。蓮舟夾持。舟上各設女軍。居左者冠赤羽冠。服斑文甲。建鳳尾旗。執泥金畫戟。號曰鳳隊。居右者冠漆朱帽。衣雪氅裘。建鶴翼旗。執瀝粉雕戈。號曰鶴團。又綵帛結成採菱採蓮之舟。輕快便捷。往來如飛。當其月麗中天。彩雲四合。帝乃開宴張樂。薦蜻翅之脯。進秋風之鱠。酌玄霜之酒。啗華月之糕。令宮女披羅曳縠。前爲八展舞。歌賀新凉一曲。帝喜謂妃嬪曰。昔西王母宴穆天子于瑤池。人以爲古今莫有此樂也。朕今與卿等際此月圓。共此佳會。液池之樂。不減瑤池也。惜無上元夫人在坐。不

得聞步玄之聲耳。有駱妃者。素號能歌。趨出爲帝舞月照臨而歌曰五華兮如織。照臨兮一色。麗正兮中域。同樂兮萬國。歌畢。帝悅其以月喻已。賜八寶盤玳瑁盞。諸妃各起賀。酒半酣。菱舟進。鮮紫角玉心之奇。山聳而至。蓮艇奉實。絳房金的之異。陵疊而來。由是下令。兩軍水擊爲戲。風旋雲轉。戟刺戈橫。戰既畢。軍中樂作。唱龍歸洞之歌而還。

癸巳秋。順帝乘龍船泛月池上。池起浮橋三處。每處分三洞。洞上結綵爲飛樓。樓上置女樂。橋以木爲質。飾以錦繡。九洞不相直達。

附 陳剛中太液秋風詩云。一鏡拭開秋萬頃。碧天倒浸琉璃影。寒飈夜捲雪波去。貝闕珠宮黛光冷。三千歌棹搖綠烟。濕鬟吹墮黃金蟬。琪樹颼颼紅鯉躍。袞龍正宴瑤池仙。

順帝宮嬪進御無紀。佩夫人貴妃印者不下百數。如淑妃龍瑞嬌、程一寧、戈小娥。麗嬪張阿玄、支祁氏。才人英英、凝香兒。尤見寵愛。所好成之。所惡除之。位在皇后之下。而權則重于禁闈。宮中稱爲七貴云。

每遇上巳日。令諸嬪妃祓于內園迎祥亭。漾碧池。池用紋石爲質。以寶石鏤成奇花繁葉。雜砌其間。上張紫雲九龍華蓋。四面幃幃。皆蜀錦爲之。跨池三匝。橋上結錦爲亭。中匾進鸞。左匾凝霞。右匾承霄。三匾鴈行相望。又設一橫橋接乎三亭之上。以通往來。祓畢則宴飲于中。謂之爽心宴。池之旁一潭曰香泉潭。至此日則積香水以注于池。池中又置溫玉狻猊白晶鹿紅石馬等物。嬪妃浴澡之餘。則騎以爲戲。或執蘭蕙。或擊球筑。謂之水上迎祥之樂。唯小娥體白而紅。著水如桃花含露。愈爭妍美。帝曰。此天桃女也。因呼爲賽桃夫人。寵愛有加焉。

麗嬪張阿玄性號機敏。帝或視朝而退。卽與諸嬪嬉遊後宮。常曰。百歲光陰。等于馳電。能幾何哉。日夜爲樂。猶不滿十萬。況其間疾病相侵。年壽難必。如白雲有期。富貴皆非我有矣。何爲自苦。以虛度一生乎。於是長歌大舞。自暮達旦。號曰。遣光。諸嬪貴妃百媚。其前以求容悅。阿玄乃私製一崑崙巾。上起三層。中有樞轉。玉質金枝。紉綵爲花。團綴于四面。又製爲蜂蝶雜處其中。行則三層磨運。

百花自搖。蜂蝶欲飛。皆作鑽蘂之狀。又置爲飛瓊流翠之袍。趨步之際。飄渺若月宮仙子。帝見之指謂衆嬪曰。張嬪氣宇清越。服帝子雲霓之服。玄爲帝製繡絲絞布之裘。雪疊三山之履以進。御帝服其裘。穿其履。冠春陽一線巾。巾乃方士所進。云是東海長生公所服。帝珍重之。作寶光樓以藏焉。至是始出服之。顧謂宮人曰。使朕服此。不食不饑。遨遊臺島間。得與金仙羽客爲侶。視棄天下如土塊耳。內竪梁行進曰。陛下冠服不異神仙。海池瓊島。亦壺島之匹也。卽今逍遙百歲。猶足爲樂。何必遠有所慕哉。帝於是自稱玉宸館佩瓊花第一洞烟霞小仙。以玄爲太素仙妃。一寧爲太眞仙妃。就於萬歲山築垣。狀如天台。亦城亦號紫霓城。建玉宸館。疊石爲瓊花洞以居焉。

淑妃龍瑞嬌貪而且妬。宮人少有不如意。笞撻至死。有不欲置之死地者。則百計千方致其苦楚。以醋沃鼻。謂之酸刑。以穢塞口。謂之臭刑。夏則火圍。謂之蒸骨。冬則臥氷。謂之煉肋。不能酒者。强令之飲。多至十椀。是名醉鬼。削木埋地。相去二尺。高三尺。令女立上。又以一木拄其腰。兩手各持重物。不得失墜。名曰懸

心之刑。凡此類者甚多。帝嘗賞賜金帛比他妃有加。麒麟鸞鳳白兎靈芝雙角五爪龍萬壽福壽字赭黃等段以巨萬數。嬌乃開市于左掖門內。發賣諸色錦段。如有買者。仍給一帖。令不相禁。宦官牛大輔掌之。由是京師官族富民及四方商賈爭相來買。其價增倍。歲得銀數萬。時呼爲繡市。又號麗色多春之市。凝香兒本部下官妓也。以才藝選入宮。遂充才人。善鼓瑟。曉音律。能爲翻冠飛履之舞。舞間冠履皆翻覆飛空。尋如故。少頃復飛。一舞中屢飛屢復。雖百試不差。帝嘗中秋夜泛舟禁池。香兒着瑣里綠蒙之衫。瑣里夷名產撒哈刺。蒙茸如氈罽。但輕薄耳。宜于秋時着之。有紅綠二色。至元間進貢。帝又命工以金籠之。粧出鸞鳳之形。製爲十大衫。香兒得一焉。至此服之。又服玉河花蘂之裳。于闐國烏王河生花蘂草。採其蘂織之爲錦。香兒以小艇蕩漾于波中。舞婆娑之隊。歌弄月之曲。其詞云。蒙衫兮蘂裳。瑤環兮瓊璫。泛予舟兮芳渚。擊予楫兮徜徉。明皎皎兮水如鏡。弄蟾光兮捉姮影。露團團兮氣清。風颼颼兮力勁。月一輪兮高且圓。華綵發兮鮮復妍。願萬古兮每如此。予同樂兮終年。帝復置酒于天香

亭。爲賞月飲。香兒復易服趨亭前。衣絳繒方袖之衣。帶雲肩迎風之組。執干昻鸞縮鶴而舞。乃歌曰天風吹兮桂子香。來閶闔兮下廣寒。塵不揚兮玉宇淨。萬籟泯兮金堦涼。玄漿兮進酒。兎霜兮爲侑。舞亂兮歌狂。君飲兮一斗。雞鳴沈兮夜未央。樂有餘兮過霓裳。吾君吾王兮壽萬歲。得與秋香月色兮酬酹乎樽觴。歌畢。帝笑曰。昔唐明皇遊月宮。見女娥數十着素衣歌舞于樹下。朕今。酌醁醽酒對才人歌香桂長秋曲。可謂絳繒娥唱小搖金調者矣。邀香風于屏圍。呼華月以入座。衆嘩俱寂。綠竹交奏。人間之樂。當不減天上。京城北三十里有玉泉山。山半爲呂公巖。帝于夏月嘗避暑于北山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荷蒲菱芡。帝以文梓爲舟。伽南爲楫。刻飛鸞翔鷁。旆于船首。隨風輕漾。又作採菱小船。縛綵爲棚。木蘭爲槳。命宮娥乘之以採菱。爲水戲。時香兒亦在焉。帝命製採菱曲。使篙人歌之。遂歌水面剪青之調曰。伽南楫兮文梓舟。泛波光兮遠夷猶。波搖搖兮舟不定。揚予袂兮金風競。棹歌起兮纖手揮。青角脫兮水潆洄。歸去來兮樂更誰。篙人歌之。聲滿湖上。天色微曛。山銜落日。帝乃周遊荷間。取荷之葉。或

以爲衣或以爲蓋。四顧自得。畢竟忘歸。又命作採蓮之曲。于是調折新荷而歌曰。放漁舟兮湖之濱。剪荷柄兮折荷英。鴛鴦飛兮翡翠驚。張蓮葉以爲蓋兮緝藕絲以爲衿。雲光淡。微烟生。對芳華兮樂難極。返予棹兮山月明。

程一寧未得幸。時嘗于春夜登翠鸞樓。倚闌弄玉龍之笛。吹一詞云。蘭徑香銷玉輦踪。梨花不忍負春風。綠窗深鎖無人見。自碾朱砂養守宮。帝忽于日下聞之。問宮人曰。此何人吹也。有知者對曰。程才人所吹。帝雖知之。未召也。及後夜帝復遊此。又聞歌一詞曰。牙牀錦被繡芙蓉。金鴨香銷寶帳重。竹葉羊車來別院。何人空聽景陽鐘。又繼一詞曰。淡月輕寒透碧紗。窗屏睡夢聽啼鴉。春風不管愁深淺。日日開門掃落花。又吹惜春詞一曲曰。春光欲去疾如梭。冷落長門苔蘚多。懶上粧臺脂蓋蠹。承恩難比雪兒歌。歌中音語咽塞。情極悲愴。帝因謂宮人曰。聞之使人能不悽愴。深宮中有人愁恨如此。誰得而知。蓋不遇者亦衆矣。遂乘金根車至其所。寧見龍炬簇擁。遂趨出叩頭俯伏。帝親以手扶之曰。卿非玉笛中自道其意。朕安得至此。憂懷中遣況無地。是以來接其思耳。攜手至

栢香堂命寶光天祿厨設開顏宴進兎絲之膳翠濤之酒雲仙樂部坊奏鴻韶樂列朱戚之舞鳴睢之曲笑謂寧曰今夕之夕情圓氣聚然玉笛卿之三靑也可封爲圓聚侯自是寵愛日隆改樓爲奉御樓堂爲天怡堂

帝爲英英起采芳館于瓊華島内設唐人滿花之席重樓金線之衾浮香細鱗之帳六角雕羽之屏唐人高麗島名產滿花草性柔折屈不損光澤可佳土人編之爲席重樓金線花名也出長白山花心抽絲如金長至四五尺每尺寸縛結如樓形山中人取以織之成幅大德間尾灑夷於淸源洞得一物如龍皮薄可相照鱗鱗攢簇玉色可愛又間成花卉之形或紅或綠暑月對之涼意自生遺人進貢時無識者有一胡僧言曰此斑花玉虬殼也

帝在位久怠於政事荒於游宴以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裙襖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巾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纂琵琶笙胡琴響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帝又於內院造龍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

十尺。上有五殿。龍身并殿宇俱五朵金裝。日於後宮海子內游戲。船行則龍首尾眼爪皆動。又自製宮漏。約高六七尺。爲木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四方三聖殿。櫃腰設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

焚椒錄序

鼎於咸太之際方侍禁近會有懿德皇后之變一時南北面官悉以異說赴權互爲證足遂使懿德蒙被淫醜不可湔浣嗟嗟大黑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戶說以相白乎鼎婦乳嫗之女蒙哥爲律耶乙辛寵婢知其奸搆最詳而蕭司徒復爲鼎道其始末更有加于嫗者因相與執手歎其寃誣至爲涕淫淫下也觀變已來忽復數載頃以待罪可敦城去鄉數千里視日如歲觸景興懷舊感來集乃直書其事用竢後之良史若夫少海翻波變爲險陸則有司徒公之實錄在

大安五年春三月前觀書殿學士臣王鼎謹序

# 焚椒錄

遼　王鼎

懿德皇后蕭氏爲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夢月墜懷。已復東升光燿照爛。不可仰視。漸升中天。忽爲天狗所食。驚寤而后生。時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母以語惠。惠曰。此女必大貴而不得令終。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將復奈何。后幼能誦詩。旁及經子。及長姿容端麗。爲蕭氏稱首。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觀音。二十二年。今上在青宮。進封燕趙國王。慕后賢淑。聘納爲妃。后婉順善承上意。復能歌詩。而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由是愛幸。遂傾後宮。及上卽位。以淸寧元年十二月戊子冊爲皇后。后方出閤升坐。扇開簾捲。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此何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敎領三十六宮也。后大喜。宮中爲語曰。孤穩壓帕女古鞾。菩薩喚作耨斡麽。蓋言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妃嬪從行在所。至伏虎林。上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

綠江。靈怪大千都破膽。那敎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羣臣曰。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次日上親御弓矢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媿后詩。一發而殪。羣臣皆呼萬歲。是歲十一月。羣臣上皇帝尊號曰天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華夏同風詩。后應制屬和曰。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鹿蠡。聲敎薄雞林。大宇看交泰。應知無古今。明年后生皇子濬。皇太叔重元妃入賀。每顧影自矜。流目送媚。后語之曰。貴家婦宜以莊臨下。何必如此。妃銜之。歸罵重元曰。汝是聖宗兒。豈虎斯不若。使敎坊奴得以可敦加吾。汝若有功。當除此帳笞撻此婢。于是重元父子合定叛謀。于九年七月。駕幸灤水。聚兵作逆。須臾軍潰。父子伏誅。而討平此亂。則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與有功焉。尋進南院樞密使。威權震灼。傾動一時。惟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爲怏怏。及咸雍初。皇子濬冊爲皇太子。益復蓄奸爲圖后計矣。后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于當御之夕。進諫得失。國俗君臣尙獵。故有四時捺鉢。上既擅聖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

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患之。乃上疏諫曰。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伏豫。夏社幾危。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此雖威神所屆。萬靈自爲擁護。倘有絕羣之獸。果如東方所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爲社稷憂之。惟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爲牝雞之晨而納之。上雖嘉納。心頗厭遠。故咸雍之末。遂稀幸御。后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絃。以寓望幸之意也。埽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堦面。埽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秋來轉展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鉤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敎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貺。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懽不終夕。展瑤席。待君息。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

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靑熒熒。剔銀燈。待君行。爇熏爐。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爇熏爐。待君娛。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時諸伶無能奏演此曲者。獨伶官趙惟一能之。而宮婢單登故重元家婢亦善箏及琵琶每與惟一爭能。怨后不知已。后乃召登與對彈四旦二十八調。皆不及后。彈媿恥拜服。于時上常召登彈箏。后諫曰。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輕近御前。因遣直外別院。登深怨嫉之。而登妹淸子嫁爲教坊朱頂鶴妻。方爲耶律乙辛所暱。登每向淸子誣后與惟一淫通。乙辛具知之。欲乘此害后。以爲不足證實。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詞。用爲誣案云。靑絲七尺長。挽出內家裝。不知眠枕上。倍覺綠雲香。紅綃一幅强輕闌。白玉光試開胸。探取尤比顫酥香。芙蓉失新艷。蓮花落故妝。兩般總甚比。可似粉腮香。蝤蠐那足並。長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和羹好。滋味送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氣。不是口脂芳。却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旣摘上林蕊。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携手。纖纖春笋香。鳳鞾抛合縫。羅

襪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鈎香。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魂別有香。咳唾千花釀。肌膚百和裝。元非噉沉水。生得滿身香。乙辛陰屬清子使登乞后手書。登時雖外直。常得見后。后善書。登紿后曰。此宋國忒里蹇所作。更得御書。便稱二絕。后讀而喜之。卽爲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已所作懷古詩一絕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悞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鳥入昭陽。登得后手書。特出與清子。云老婢淫案已得。況可汗性忌。早晚見其白練挂粉脰也。乙辛已得書。遂搆詞命登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伶官趙惟一私侍懿德皇后。有十香淫詞爲證。乙辛乃密奏上曰。太康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據外直別院宮婢單登及敎坊朱頂鶴陳首。本坊伶官趙惟一向要結本坊入內承直高長命。以彈箏琵琶得召入內。沐上恩寵。乃輒干冒禁典。謀侍懿德皇后御前。忽於咸雍六年九月。駕幸木葉山。惟一公稱有懿德皇后旨。召入彈箏。于時皇后以御製回心院曲十首。付惟一入調。自辰至酉。調成。皇后向簾下目之。遂隔簾與惟一對彈。及昏。命燭。傳命惟一去官服。着綠巾金抹額。窄袖紫羅衫。珠帶烏

韡。皇后亦着紫金百鳳衫。杏黃金縷裙。上戴百寳花髻。下穿紅鳳花韡。召惟一更入內帳。對彈琵琶。命酒對飲。或飲或彈。至院鼓三下。敕內侍出帳。登時當直帳。不復聞帳內彈飲。但聞笑聲。登亦心動。密從帳外聽之。聞后言曰。可封有用郞。君惟一低聲言曰。奴具雖健。小蛇耳。自不敵可汗眞龍。后曰。小猛蛇。却賽眞懶龍。此後。但聞惺惺若小兒夢中啼而已。院鼓四下。后喚登揭帳曰。惟一醉。不、起。可爲我喚醒。登呌惟一百通。始爲醒狀。乃起拜辭。后賜金帛一篋。謝恩而出。其後駕還。雖時召見。不敢入帳。后深懷思。因作十香詞賜惟一。惟一持出誇示同官朱頂鶴。朱頂鶴遂手奪其詞。使婦淸子問登。登懼事發連坐。乘暇泣諫后怒痛笞。遂斥外直。但朱頂鶴與登共悉此事。使含忍不言。一朝敗壞。安免株坐。故敢首陳。乞爲轉奏。以正刑誅。臣惟皇帝以至德統天。化及無外。寡妻匹婦。莫不刑于。今宮帳深密。忽有異言。其有關治化。豈非渺小。故不忍隱諱。輒據詞并手書十香詞一紙。密奏以聞。上覽奏大怒。卽召后對詰。后痛哭轉辨曰。妾託體國家。已造婦人之極。況誕育儲貳。近且生孫兒女滿前。何忍更作淫奔失行之

入乎。上出十香詞曰。此非汝作手書。更復何辭。后曰。此宋國忒里蹇所作。妾卽從單登得而書賜之耳。且國家無親蠶事。妾作那得有親桑語。上曰。詩正不妨以無爲有。如詞中合縫鞾。亦非汝所着。爲宋國服邪。上怒甚。因以鐵骨朶擊后。后幾至殞。卽下其事。使參知政事張孝傑與乙辛窮治之。乙辛乃繫械惟一長命等訊鞫。加以釘灼邊錯等刑。皆爲誣服。獄成。將奏。樞密副使蕭惟信馳語乙辛孝傑曰。懿德賢明端重。化行宮帳。且誕育儲君。爲國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語動搖之乎。公等身爲大臣。方當燭照奸宄。洗雪寃誣。烹滅此輩。以報國家。以正國體。奈何欣然以爲得其情也。公等幸更爲思之。不聽。遂具獄上之。上猶未决。指懷古一詩曰。此是皇后罵飛燕也。如何更作十詞。孝傑進曰。此正皇后懷趙惟一耳。上曰。何以見之。孝傑曰。宮中只數趙家妝。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以二句中包含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决。卽日族誅惟一。併斬長命。敕后自盡。時皇太子及齊國諸宮主咸被髮流涕。乞代母死。上曰。朕親臨天下。臣妾億兆。而不能防閑一婦。更何施眉目靦然南面乎。后乞更面可汗一言

而死。不許。后乃望帝所而拜。作絕命詞曰。嗟薄祐兮多幸。羌作儷兮皇家。承昊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華。托後鈞兮凝位。忽前星兮啟耀。雖釁孽兮黃牀。庶無罪兮宗廟。欲貫魚兮上進。乘陽德兮天飛。豈禍生兮無朕。蒙穢惡兮宮闈。將剖心兮自陳。冀廻照兮白日。寧庶女兮多漸。遏飛霜兮下擊。顧子女兮哀頓。對左右兮摧傷。共西曜兮將墜。忽吾去兮椒房。呼天地兮慕惸。恨今古兮安極。知吾生兮必死。又焉愛兮旦夕。遂閉宮以白練自經。上怒猶未解。命裸后屍。以葦席裹還其家。春秋三十有六。正符白練之語。聞者莫不冤之。皇太子投地大呌曰。殺吾母者。耶律乙辛也。他日不門誅此賊。不爲人子。乙辛遂謀害太子。無虛日矣。嗟嗟。自古國家之禍。未嘗不起于纖纖也。鼎觀懿德之變。固皆成于乙辛。然其始也。由于伶官得入宮帳。其次則叛家之婢使得近左右。此禍之所由生也。第乙辛凶慘無匹。固無論。而孝傑以儒業起家。必明于大義者。使如惟信直言。毅然諍之。后必不死。后不死。則太子可保無恙。而上亦何慚于少恩骨肉哉。乃亦昧心同聲。自保祿位。卒使母后儲君與諸老成一旦皆死于非辜。此史冊所

書未有之禍也。二人者。可謂罪通于天者乎。然懿德所以取禍者有三。曰好音樂與能詩善書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則十香詞安得誣皆后手乎。至于懷古一詩。則天實爲之。而月食飛練。先命之矣。

余讀焚椒錄乃知元人修史之謬也即如宣懿皇后諫道宗單騎馳獵僅百二十餘言其辭意並到有宋人所不及者其他若陰屬單登索后書及證懷古詩於帝前此乙辛孝傑罪案也可削而不載乎一書去取如此其他挂漏可知矣惟此錄言皇后生於五月五日而道宗本紀稱坤寧節在十二月又云重元父子伏誅則重元走出大漠自殺耳豈別有所據邪至於錄中所載詩詞雖淫靡不足道如解卸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此等皆有唐人遺意恐有宋英神之際諸大家無此四對也併識於此以竢博雅君子西園歸老題

予得焚椒錄讀之何讒人罔極戕害天倫一至於此亦宇宙一大變也然與漢

武前後一轍惟道宗因妻以及其子漢武因子以及其妻而兩孫亦皆嗣位第天祚不敢望孝宣耳荀卿氏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予于此錄而益信矣

吳寬記

此錄有西園歸老跋不知爲誰當是國初儒舊其品鑒亦當但謂坤寧節在十二月則彼不詳考淸寧八年十二月行道宗母仁懿皇太后再生禮耳且曆象朔日考重熙九年五月乙卯朔則五日正己未也至若后疏以絕羣之獸爲東方朔所言此乃后誤以相如爲東方也不可不一正之更按王鼎傳云淸寧五年擢進士第乃八年放進士王鼎等則五年爲誤矣不然豈有兩王鼎邪又按鼎作此錄在謫居鎭州時時乙辛已囚萊州孝傑亦死故敢實錄其事但天祚時鼎尙在如懿德皇后第二女趙國公主以匡救天祚竟誅乙辛及乙辛孝傑剖棺戮屍以家屬分賜羣臣事並不補錄一快觀者亦此錄一不了公案也海鹽姚士粦叔祥跋

國語解附

南北面官遼制北面治宮帳南面治漢人耶律遼始興地曰世里譯曰耶律因爲國姓　蕭氏遼律皇后兄子名蕭翰后族因以爲姓可敦突厥皇后之稱孤穩玉也　女古金也　耨斡后土也麽母也　虎斯有力也　四時捺鉢謂四時畋漁行在所也　四日二十八調遼大樂也　忒里蹇皇后也　有用郎君遼有著帳郎君皇太后等帳皆有蓋宦官也　宮帳遼宮中亦有帳房　遼后服有雙同心帕絡合縫韡　鐵骨朶遼刑具名鐵骨朶之數擊之或五或七也秀水殷仲春方

# 美人判

長洲尤　侗悔菴著

## 呂雉殺戚夫人判

悍如飛燕。班姬自老秋風。驕若玉環。梅女猶來西閣。非無獅吼。未聞劓刵蛾眉。豈有龍漦。遂見招搖狐尾。今按呂雉本非艷色。但作淫威。犇項羽於軍中。貽羞子女。薦辟陽于帳下。孰辨君臣。幽少帝而鴆趙王。乃楚舞何辜。痛隨瓜摘。斬准陰而醢彭越。乃舂歌豈反。慘甚弓藏。牝雞母晨。況野雞而鼓翼。狗彘不食。忍人彘之驚心。非人所爲。託天與直。合依居厠之例。幷加入甕之科。幸免若翁鼎烹。且令此嫗骨醉。

## 曹丕殺甄后判

賦買長門。漢帝還憐金屋。歌連繐帳。阿瞞尚戀銅臺。后妃夕月之儀。忍同棄婦。神女朝雲之貌。日令游仙。今按曹丕秀亦文人。佻仍公子。芙蓉池上。苦憶彈棋。水晶屏前。輕捐綉枕。若言選色。則華茂春松。榮曜秋菊。豈隨瓊樹靈芸。果解憐

才。則詩稱塘上。琴操流泉。甯讓仲宣公幹。況明珠翠羽。洛川猶夢靈妃。乃瑤碧羅衣。永巷竟因博士。雖袁家新婦。不宜再奉五官。而武帝舊人。何得重陪九御。眞成薄倖。亦覺厚顏。曹丕降爲庶人。甄氏却歸子建。

孫秀殺綠珠判

北山羅鳥。庶人不樂宋王。南陌采桑。使君豈恨秦女。打鴛鴦于綉帳。歌舞何仇。殲蛾翠于粧樓。裙釵非罪。今按孫秀雄豪非分。勢力橫干。目眈火樹沙棠。心妬釵聲玉色。本無三斗酒。反疾才人。豈有十斛珠。輙求麗女。匹婦不可奪志。小人難與作緣。哀此紅顏。歸同白首。喪嬋娟于稚齒。千古傷心。灰狙獪之淫思。一時快事。阮遙集之乞宋偉。遺韻猶憐。武延嗣之借窈娘。效尤抑甚。彼既一家同死。此亦二豎駢誅。

韓擒虎殺張麗華判

吳宮西子。尙逐鴟夷。魏國薄姬。還輸織室。雖君王氣盡。已知賤妾無聊生。然兒女情長。應念佳人難再得。今按韓擒虎張威跋扈。流毒嬋娟。裂翠管以揚灰。剖

紅粧而喋血。縛天子于胷井。劃斷塵香。刃嫦娥于桂宮。吞殘璧月。誰無傾國。獨欲甘心。既有撫軍。不思稟命。况輕狂狎客。且釋檻車。豈窈窕才人。反勞齒劍。生爲上柱國。不近人情。死作閻羅王。難逃自孽。姑援議功之典。薄從朴敎之刑。木以囊頭。鞭之見血。

陳元禮殺楊貴妃判

雪膚花貌。爭看被底鴛鴦。國色天香。獨對亭前芍藥。金釵鈿合。自應冠此三千。霓裳羽衣。猶當宥之十世。今按陳元禮。忠非兵諫。亂已臣將。徒驅疲散之軍。豈解風流之陣。冰山亡狀。宜從盤水之誅。玉腕非妖。忍委繡衾之覆。香囊錦襪。空棄馬嵬。翠髻黃裙。并埋鸚塚。豈爲天子。不能庇一佳人。何物將軍。遂敢加于貴后。上皇垂淚。愁聞淋雨之聲。方士遊魂。感話渡河之事。應誅首惡。以警六軍。比謀逆者次之。依威逼者加等。

李益殺霍小玉判

千金買笑。白頭吟尚爾悲啼。十斛易妻。黑心符可爲鑒戒。苟得新而棄故。下堂

之怨爲何。況背死而貪生。抱柱之誠安在。今按李益有才無行。寡信多疑。不思海誓山盟。遂忍雲翻雨覆。烏絲欄依然在篋。侍婢傷心。紫玉釵落去誰家。工人流涕。舉杯擲地。一座欷歔。引帶倚帷。九泉感歎。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片言可折其獄。百身莫贖其辜。斑犀合少許。驢駒不過游戲。黃衫客豈無匕首。未免糊塗。亟當撲殺此獠。庶足下謝彼美。

附錄判詞三則

兪生出妻判

浙江金華府武義縣薛絅齋太令。以名進士。現宰官身。愛民勤政。頌聲載道。近因兪生員細故出妻。妻母張氏投縣呈控。當由薛大令傳至內署。分別開導。夫婦均爲之泣下。大令備輿送婦返。兪重敦琴瑟。一時傳爲佳話。茲將判詞照錄于左。

照得風首關雎。夫婦乃人倫之始。禮詳奠雁。婚姻爲王化之原。良緣既結。衿褵。靜好宜諧琴瑟。又況近居同里。本珂鄉修桑梓之恭。均屬清門。非玉樹誚蒹葭

之倚。豈可嚚陵反目。不思黽勉同心。茲查某秀才身列膠庠。誼諧名教。卽勃谿偶形諸姑婦。宜調停曲盡于家庭。胡爲忽振雄風。遽爾忍傾覆水。夫順親誠爲孝。冒不韙則其孝近愚。宜室主于和。交相謫則不和成懟。一紙之休書輕遞。萬人之清議難逃。至如某某氏者。慈庇萱闈。夙恃掌珠之溺愛。幼凋椿蔭。莫懸心鑑以相攸。保無性習嬌憨。偶或儀愆淑愼。豈甫作三旬新婦。卽遽干七出明條。乃微嫌等挾積嫌。致嘉耦頓成怨耦。方占反馬。忽訝離鸞。慣剪香雲。惜截髮非留賓之譽。誓深皎日。甘傷心作棄婦之吟。夫也不良。我將安適。羌復五張六角。繫鈴人不善解鈴。空勞萬語千言。破鏡後倩誰圓鏡。大好鴛鴦。一朝折翼。互爭雀鼠。兩造成仇。斯誠風化攸關。宜令因緣復合。玉女成俾式相好。金夫見豈不有躬。公庭三尺。仗聯撮合之山。恨字十行。投爇無明之燄。在夫母某某氏。盡捐嫌隙。啼三更月冷。再休愁姑惡聞聲。而妻母某某氏深感圓全。羨兩袖芹香。本雅願壻鄉。修好平情。毋爲已甚。晚蓋可滌前愆。曲諒曠夫怨女之癡情。仍完佳婦慈嫜之樂事。代修鴛牒。飭備魚軒。轟動闔城。紅鸞星爭看。重照迎來內署。青

鳥使令導雙歸。此時案結琴堂。藉戢爾兩家訟喙。他日筵開湯餅。方感余一片婆心。有厚望焉。其各凛之。此判。

張月蘭從良判

蜃樓海市。同命鳥每惜分飛。酒地花天。可憐虫如何結果。墮風流之孽障。結露水之情魔。解語花所以傷心。隨風絮未可同論也。如張月蘭者。七年落泊。非趙璧之能完。百折不回。比精金之入鍊。獨舒慧眼。自作良媒。之死靡他。臥元龍于百尺樓上。有生不貳。刺文鴛于七襄錦中。詎意鴇金未饜。錢樹子不肯讓人。于是羯鼓頻撾。英公堂因而對簿。謂他人母。不知身所自來。順我者生。豈竟志爲伊奪。乞發堂而待字。望好月之能圓。物色前度劉郎。却似重來崔護。桃花人面。居然璧合珠聯。紅葉詩情。還藉硃符墨牒。點翻鴛譜。喜嘉耦之天成。懲彼狠貪。載輕車而風駛。看此去宜家宜室。青蓮花拔出火坑。爾當知用經用權。黑心符難逃法網。

林仲和調戲女子判

廣州省城有林仲和者。世家子也。家頗小康。年華二九。蕩檢踰閑。與瞽姬福意後改名六妹者。有囓臂盟。出番佛五百尊。爲之贖身而藏金屋。詎福意無意于彼。攜資轉適他人。林自是頓失常性。遂成癲狂。某日在城隍廟前見一自由裝女子。遽行調戲。該女子大聲疾呼。仲和爲巡士拘局轉解警署。經某委員訊明情節。判語傳誦一時。

訊得林仲和者。家本業儒。幼而失怙。世居鄂渚。豈號楚狂。籍寄珠江。最多蠻妓。其初有瞽姬某作夜度之娘。唱懊儂之曲。花雖鮮而着霧。柳以暗而成陰。銀海光沉。已涸剪瞳之水。鮫人臭逐。竟成囓臂之盟。可憐五百纏頭。去隨黃鶴。縱覓三千弱水。信杳青鸞。羅敷別自有夫。傖楚難爲其婦。携琴別抱。斷縷難牽。曲似文姬。塞北之金莫贖。狂非杜牧。揚州之夢難醒。遂致癲狂。隨柳絮之風輕薄。逐桃花之浪。章台走馬。易鈎蕩子以銷魂。藥店飛龍。難療相思之病。骨路逢鄭旦。旁人每致風魔。家有摩敦。少子倍多憐愛。蓋其母以癲狂送于醫院者。已有年矣。適有女學界者。額髮覆簷。蠻鞋曳步。以壓線抽針之暇。暑讀駒盧羅馬之新

詞。彼何人斯。遽集于此。遊蜂無賴。浪尋書帶之香。野馬歸來。飛集女貞之樹。溫太眞欲求下鏡。其如窯乏葭莩。登徒子謬託窺鄰。不過居同里巷。詩咏在城佻達以刺狂且。傳稱行路扞格以懲淫者。呼聚循之卒。占徽墨之爻。伊戚自貽。何詞以解。林劉氏失東海母儀之訓。怒藍田醉尉之呵。惡聞肆諸市廛。長舌哮于堂上何耶。惟念林仲和。竅掩慧珠。非有生之眞性。波生慾海。實受病之原因。除函送醫院調治外。當爲諭知母氏。速爲另締良婚。或者調攝有方。防閑自守。既足保個人之壽命。亦免擾地方之治安。一面諭知林仲和以生從宦族。當讀父書。寡慾所以清心。悔過必期改行。莫鑽牆隙。致玷門楣。他日女界相逢。須如神聖不可侵犯。我國歐風未徧。莫言男女盡可自由。庶于正俗衛生。兩有裨益。是否有當。伏候憲示施行。

歙縣程羽文蓋臣著

刺約六

一曰癖。典衣沽酒。破產營書。吟髮生歧。嘔心出血。神仙煙火。不斤斤鶴子梅妻。泉石膏肓。亦頗頗竹君石丈。病可原也。二曰狂。道旁荷鍤。市上懸壺。烏帽泥塗黃金糞壤。筆落而風雨驚。嘯長而天地窄。病可原也。三曰嬾。蓬頭對客。跣足爲賓。坐四座而無言。睡三竿而未起。行或曳杖。居必閉門。病可原也。四曰癡。春去詩惜。秋來賦悲。聞解佩而踟躕。聽墮釵而惝怳。粉殘脂剩。盡招青塚之魂。色豔香嬌。願結藍橋之眷。病可原也。五曰拙。學拙妖嬈。才工輭欵。志惟古對。意不俗諧。飢煑字而難糜。田耕硯而無稼。螢身脫腐。醯氣猶酸。病可原也。六曰傲。高懸孺子半榻。獨臥元龍一樓。鬢雖垂青。眼多泛白。偏持腰骨相抗。不爲面皮作緣。病可原也。

小蓬萊

蓬萊爲仙子都居。限以弱水者。盖隔謝其囂塵濁土之風。然心遠地偏。卽塵土亦自有逈絕之場。正不必侈口白雲鄉也。

門內有徑。徑欲曲。徑轉有屛。屛欲小。屛進有階。階欲平。階畔有花。花欲鮮。花外有牆。牆欲低。牆內有松。松欲古。松底有石。石欲怪。石面有亭。亭欲朴。亭後有竹。竹欲疎。竹盡有室。室欲幽。室旁有路。路欲分。路合有橋。橋欲危。橋邊有樹。樹欲高。樹陰有草。草欲青。草上有渠。渠欲細。渠引有泉。泉欲瀑。泉去有山。山欲深。山下有屋。屋欲方。屋角有圃。圃欲寬。圃中有鶴。鶴欲舞。鶴報有客。客欲不俗。客至有酒。酒欲不却。酒行有醉。醉欲不歸。

天然具

砍栢成門。牽蘿就幕。山家眞率。多自有天種天然具也。

榆莢錢　柳線　芰荷衣　秧針　竹粉　蓮房
桐葉箋　蕉扇　松拂　荷珠　苔茵　蘿薜帶
蘭佩　碧筒　蒲劍　柏子香　癭瓢

眞率漏

柝鳴永巷。角奏邊徼。擊熱敲寒。總不入高人之夢。惟是一頃白雲。橫當衾枕。數聲天籟。代我麗譙云耳。

蛙鼓　子規啼　竹笑　鐵馬驟簷　砧杵擣衣　蛩啾唧

鶴警露　松濤　雞唱　石溜　雁過　犬聲如豹

烏鵲驚枝　莎雞振羽　鐘遠度　魚躍浪　蚓笛

鳥言

春日不第喚逸情。驚幽夢。對此正勝與俗人言也。

姑惡　鈎輈格磔　提壺蘆　脫布袴　不如歸去　行不得也哥哥

雲韶部　鳳凰不如我　得過且過　布穀　泥滑滑　都護從事

婆餅煎　莫損花

棋能避世

湯武征誅一局棋。波波劫劫。究竟何在。不如借此一枰。剝啄聲寒。聊消永晝

也。

坐隱　橘中樂　爛柯　手談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賭墅　姑婦夜局　徵餅餌牛酒　妄恚　河圖數　讓老夫一着

握中一子　說法　木野狐　仙奕山　蜺龍牙　竹下

十二卜　閉目應著出人意表

釀王考績

酒德有頌。酒功有讚。緊爾釀王。空沈湎乎哉。漫爾條列數事。乃知麴生故自奇也。

斷送一生　中聖　掃愁帚　澆書　上頰　破除萬事

歡伯　釣詩鈎　輭飽　擒奸　輔邪　百藥長

著地勝

睡鄉供職

睡鄉安恬無夭札疵癘。高行之士。分封而處。未許忙人供職也。

化蝶　腹便便　曲肱　南柯郡　象耳山　邯鄲道
黑甜　遊仙枕　北牕　白雲堆　一局　混沌譜
攤飯　兩腳棋盤　麴世界　東牀　華胥國　鈞天樂
黃嬭　蓬萊第一宮　百尺樓　西堂　陽台

十七醫

慧日禪師作禪本草。普度世間。但其味冲淡。服者多無恒。因戲備十七治云。

省費醫貧　苦心醫賤　餐松醫餓　裁雲醫冷　嚼雪醫熱　彈琴醫躁
安分醫貪　量力醫鬥　參禪醫想　獨寐醫淫　鳥啼醫夢　面壁醫動
焚香醫穢　痛飲醫愁　廣交醫寂　遠遊醫僻　讀書醫俗

四時歡

日月跳丸。忽忽如夢。加以名犇利競。膏火自煎。祇令人嘆蜉蝣耳。夫鳥飛花落。目前光景。爲歡自饒。七尺我身。定有安排處也。

春時

晨起點梅花湯。課奚奴洒掃護階苔。禺中取薔薇露浣手。薰玉蕤香。讀赤文綠字書。晌午。採筍蕨供胡麻飯。汲泉試新茗。午後。乘欵段馬執剪水鞭攜斗酒雙柑。往聽黃鸝。日晡。坐柳風前。裂五色箋。集錦囊佳句。薄暮。繞徑灌花種魚。

夏時

晨起。芰荷爲衣。傍花枝吸露潤肺。禺中。披古圖畫展法帖臨池。晌午。脫巾石壁。據匡牀。談齊諧山海。倦則取左宮枕爛遊華胥國。午後。剖椰子盃浮瓜沉李。搗蓮花飲碧芳酒。日晡。浴罷硃砂溫泉。擢小舟垂釣于古藤曲水邊。薄暮。籜冠蒲扇。立層岡看火雲變現。

秋時

晨起下帷。檢牙籤。挹露研珠點校。禺中。操琴調鶴。玩金石鼎彝。晌午。用蓮房洗硯。理茶具。拭梧竹。午後。戴白接䍦著隱士衫。望紅樹葉落。得句題其上。日晡。持蟹螯鱸膾。酌海川螺。試新釀。醉弄洞簫數聲。薄暮。倚柴扉聽樵歌牧唱。焚伴月香。壅菊。

冬時

晨起飲醇醪。負暄盥櫛。焉中置氈褥。市烏薪。會名士作黑金社。晌午。挾筴理舊稾。看晷形移階。濯足。午後攜都統籠。向古松懸崖間。敲氷煑建茗。日晡。布衣皮帽。裝嘶風鐙。策蹇驢。問寒梅消息。薄暮。圍爐促膝。煨芋魁。說無上妙偈。談劍術。

月令演

令節良辰。世賞久矣。或因一事而留。或託一人而重。零時碎日。尚多流風可挹。總輯一篇。貽諸同好。

正月

天臘歲旦　油卜人日　金吾弛夜十五　耗磨日十六　買兩夜燈十七十八

補天穿十九　送窮二十九

二月

獻生子朔日　踏靑二日　芳春節八日　祭馬祖剛日　治聾酒社日

撲蝶會十五

三月

流觴三日　撲石遊　賜新火清明　送春下旬

四月

飲酎上旬　龍華會八日　菖蒲誕十四　櫻筍厨十五　結夏

浣花潭十九

五月

地臘五日　皓露曲　竹醉十三　天地合十六　祓祭夏至

分龍晦日

六月

避伏三日　天貺節六日　薦麥瓜初伏　碧筩勸中伏　竹篠飲

蓮誕二十四

七月

貙劉立秋　曝腹書七日　鵲橋七夕　鬥巧宴八日　盂蘭盆十五
鬼燈節十八

八月

五明囊朔日　圍棋局四日　廣陵濤八日　天灸十日　梯月十五
牡丹誕十五

九月

皇極日五日　息呂七日　題餻九日　小重陽十日　菊花節
御溝紅葉

十月

秦歲首朔日　儲穀　煖爐會　小春　下元十五
祭司寒亥日

十一月

縣土炭至前三日　迎長至前一日　添宮線至日　妓園　黑金社

天竺至節十六
十二月
細腰鼓八日　星迴節十六　祠竈二十四　送寒下旬　驅儺歲除
賣癡獃除夕
二六課
撒開兩手。魚躍鳶飛。打破桶底。中流自在。此是轉身向上一路。還從法外護持。所以飢食困眠。假借四大。行生坐臥。不離色身。但令二六時中。隨方作課。使生氣流行。身無奇病。只此著衣吃飯家風。便是空假中觀正局。
辰
夙興。整衣襟。坐明窗中。調息受天氣。進白湯一甌。勿飲茶。櫛髮百餘徧。使疎風清火。明目去腦中熱。盥漱畢。早餐宜粥。宜淡素。飽徐行百步。以手摩腹。令速下食。天氣者。亥子以來眞氣也。靜而淸。喧而濁。故天氣至巳午而微矣。
巳

讀書。或楞嚴。或南華。或易一卦。循序勿汎濫。勿妄想。勿聚談。了大義知止。勿積疑。倦卽閉目。咽津數十口。見賓客寡言以養氣。

午

坐香。一線畢。經行。使神氣安頓。始飯。用素湯。當飢而食。未飽先止。茶滌口膩。漱去乃飲。多行步。小坐勿傴。胸中悶。則默呵氣二三口。凡飲食之節。減滿受虛。故當飢節其滿。未飽留其虛。

未

獵史。看古人大局。窮事理。瀏覽時務。事來須應過。物來須識破。勿晝臥。無事無物不妨事物之來。涉獵流覽。都是妙明生趣。讀書人日用不知。

申

朗誦古人得意文一二篇。引滿數酌。勿多飲令昏志。或吟名人詩數首。弄筆倣古帖。倦卽止。吟誦。浮白。以王眞氣。亦是張顚草書被酒入聖時也。

酉

坐香一線。動靜如意。晚餐宜早。課兒子一日程。如法即止。小飲勿沉醉。陶然。熱水濯足。降火除濕。暮漱滌一日飲食之毒。

戊

燈夜默坐。勿多思。勿多閱。多思傷心。多閱傷目。坐勿過二更。須安睡以培元氣。臥必側身。屈上一足。先睡心。後睡眼。睡心是止法。睡眼是觀法。

亥子

亥末子初。嬰始孩也。一身元氣。于焉發陳。當其機候。起坐擁衾。虛心靜亡。無爲而行。約香一線。閻其命門。精神日餘。元氣久盈。醒而行之。雖老而長存也。

丑寅

丑寅間。精氣發生時也。勿酣睡。靜守。令精住其宅。或轉側臥如弓。氣亦周流不漏洩。如勾萌不坼迎生氣也。

卯

醒見晨光。披衣坐牀。叩齒三百。轉動兩肩。調其筋骨。以和陰陽。振衣下榻。俾勿

濫觴。

花曆

花有開落凉燠。不可無曆。祕集月令。頗與時舛。予更輯之。以代挈壺之位數。白記紅。誰謂山中無曆日也。

正月

蘭蕙芳　瑞香烈　櫻桃始葩　徑草綠　望春初放　百花萌動

二月

桃夭　玉蘭解　紫荊繁　杏花飾其靨　梨花溶　李花白

三月

薔薇蔓　木筆書空　棣萼韡韡　楊入大水爲萍　海棠睡

繡毬落

四月

牡丹王　芍藥相于階　罌粟滿　木香上升　杜鵑歸　荼蘼香夢

五月
榴花照眼　萱北鄉　夜合始交　薝蔔有香　錦葵開　山丹頳
六月
桐花馥　菡萏爲蓮　茉莉來賓　凌霄結　鳳仙降于庭　雞冠環戶
七月
葵傾赤　玉簪搔頭　紫薇浸月　木槿朝榮　蓼花紅　菱花乃實
八月
槐花黃　桂香飄　斷腸始嬌　白蘋開　金錢夜落　丁香紫
九月
菊有英　芙蓉冷　漢宮秋老　芰荷化爲衣　橙橘登　山藥乳
十月
木葉脫　芳草化爲薪　苔枯　蘆始荻　朝菌歇　花藏不見
十一月

蕉花紅　枇杷蘂　松柏秀　蜂蝶蟄　剪綵時行　花信風至

十二月

蠟梅坼　茗花發　水仙負冰　梅香綻　山茶灼　雪花六出

花小名

花問園丁名始知。業習于專也。若五色殊彩。五方殊俗。園丁拘墟矣。譽紫褒紅。或多逸事。鋤經拾傳。誌此小名。

瑞香曰麝囊　櫻桃曰石蜜　薔薇曰玉鷄笛　辛夷曰木筆

牡丹曰木芍藥　芍藥曰將離　罌粟曰米囊　木香曰錦棚兒

杜鵑曰紅躑躅　荼蘼曰佛見笑　玫瑰曰徘徊　萱曰忘憂又曰宜男

夜合曰蠲忿又曰合歡　梔子曰薝蔔又曰林蘭

蜀葵曰戎葵又曰一丈紅丈曰茈芣　荷曰芙蕖

茉莉曰鬘華　素馨曰悉那茗　凌霄曰紫葳　玉簪曰白鶴

紫薇曰百日紅　木槿曰舜華又曰日及又曰麗木　秋海棠曰斷腸花

丁香曰百結　芙蓉曰拒霜　山礬曰刺桐

（完）

香艷叢書三集卷二終



香豔叢書 第三集

# 香艷叢書

三集卷三



## 看花述異記

武林王 晫丹麓著

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素愛花。自號花遯。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疊石爲山。高下互映。開時熒熒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百數。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徽。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迓。予隨問夫人隸何事。曰。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卉。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于此賦形焉。然則何爲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隨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

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林蓊鬱。沿溪行里許。但覺烟霧溟濛。芳菲滿目。人間四季花同時開放略盡。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爛熳。有三女子。紅裳艷麗。偕游樹下。見客亦不避。予歎息良久。花姑曰。此鶴林寺杜鵑也。自殷七七催開後。即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徙倚花側。予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爾恐獲罪。予笑謝乃已。行至一山。巖壑爭秀。花卉殆與常異。聽枝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甍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厥棟宇。侈于王者。傍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左曰太師府。予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須太醫耶。花姑笑曰。乃蘇直耳。善治花瘠者能腴。病者能安。故命爲花太醫。其左曰太師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孺所居也。名單父。善吟詩。亦能種植。藝牡丹術。凡變易千種。人不能測。上皇嘗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故至今仍其稱。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側有小苑。畫檻雕欄。予遽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

三強之。方許。及階。見一花合蒂。濃艷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時復取嗅之。腰肢纖惰多愁態。予不敢熟視。花姑曰。君識是花否。予曰。不識也。曰此產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以貢煬帝。會車駕適至。爰賜名迎輦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人。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由中道過大殿。殿角偶遇二少婦。皆靚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爲樂。客既至。當入報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俟。諸美人可得窃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曰。汝且陪君子。我二人俟樂畢相延也。去後。予乃問花姑。二婦爲誰。曰二婦本李鄴侯公妾。衣青者曰綠絲。衣緋者曰醉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簾外。見絲竹雜陳。聲容倩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覺絲竹之音不能遏。既而廣場寂寂。若無一人。予聞之。不勝驚歎。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謂歌値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入。予斂容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翹冠。珠璫玉佩。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艷絕人。

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見諸美人乎。予謝不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眞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予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聲纔動。四座無言。冷冷然撫遍七絃。直令萬木澄幽。江月爲白。夫人稱善曰。昔于頔嘗令客彈琴。其嫂審聲歎曰。三分中一分箏。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能清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眞奏琵琶。予聞呼太眞。私意當日稱爲解語花。又曰海棠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悽清。飄出雲外。予復請搊箏。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乎詞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箏手。無如薛瓊瓊。尋有一女。着淡紅衫子。繫砑羅裙。手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即箏也。頃乃調宮商。于促柱轉妙音。于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曲纔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琵琶而圓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合琴

音韻清朗。予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予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最善此。予方知是女卽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予起視。見一美人。含情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予遂問夫人是女云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箜篌。爲明妃出塞之歌。聽者莫不動容。已持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齊奏之。果如夫人言。俄有一女。誇丹鳳至。諸女輩咸曰。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嗚嗚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媚。横吹玉笛。極要眇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伴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國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綠珠聞之。怒曰。阿紀敢與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季倫。不似汝謝仁祖歿。遂嫁郗曇。不以汗顏。翻以逞微技。是女羞慚無一言。夫人不懌。命止樂。忽有囀喉一歌。聲出于朝霞之上。執板當席。顧盼撩人。

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益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
…夫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予見其年僅十四五。玉膚柔軟。
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曲風庭叶翻
落如秋。予但喚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尚未見絳樹也。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
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
勝予。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淩雲態。信妙舞莫巧于絳樹
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效吾歌。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
漢武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
都着。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爲王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態愈媚。第恐臨風
吹去。忽聞鷄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尚有期。愼自愛。乃命花姑送予行。視諸美
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予亦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予從間道出。路頗崎
嶇。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階。翻然若顧予而笑。
露坐石上。憶所見聞。恍然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

三月。

袁籜菴曰。具三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無情。則不眞。有情無才。則不暢。讀竟始服其能。

李湘北曰。此丹麓戒折花文絕妙注疏也。將千古豔魂。和盤托出。笑語如生。不數文成將軍之于李夫人。臨卭道士之于楊玉環矣。

徐竹逸曰。逸興如落花依草。可補虞初志豔異編之所未備。文心九曲。幾欲佔盡風流。

張山來曰。予謂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略定饒逸趣。以愛美人之心愛花。則護惜別有深情。丹麓惜花如命。固應有此奇遇。

又曰。向讀豔異諸書。見花妖月姊。往往于文士有緣。心竊慕之。恨生平未之遇也。今讀此記。益令我神往矣。

# 新婦譜

湖上陸圻景宣撰

傅氏有理縣譜。一家相傳。不以示人。今世無其書。予所見者。惟時人治譜一帙。京邸授官者。率不可闕。使果能奉以從事。雖古循吏。何以加茲。今丙申七月。倉卒遣女。蕭然無辦。因作新婦譜贈之。以視世之珠玉錦繡。炫熿於路者。雖所贈不同。未爲無所贈也。然恐予女材智下。不能讀父書。并以遺世之上流婦人。循誦習傳。爲當世勸戒。至文不雅馴。欲使羣婢通知。大雅君子。幸毋加姍笑也。

## 做得起

近俗不知道理。閨女出嫁。必要伊做得起。至問其所謂做得起者。要使公姑奉承。丈夫畏懼。家人不敢違忤。果爾必是一極無禮之婦人。公姑必怒。丈夫必恨。羣小皆怨。且乘間搆是非。親戚內外。視爲怪物。何人作敬。宗族鄉黨聞之。皆舉以爲戒。則世之所爲做得起。正做不起也。吾今有一做得起之法。先須要做不起。事公姑不敢伸眉。待丈夫不敢使氣。遇下人不妄呵罵。一味小心謹慎。則公

姑丈夫皆喜有言必聽婢僕皆愛而敬之凡有使令莫不悅從而宗族鄉黨動皆稱舉以爲法則吾之所爲做不起乃眞做得起也

## 得歡心

新婦之倚以爲天者公姑丈夫三人而已故待三人必須曲得其歡心不可纖毫觸惱若公姑不喜丈夫不悅則鄉黨謂之不賢而奴婢皆得而欺凌我矣從此說話沒人聽矣凡事行不去矣故婦之善事公姑丈夫也非止爲賢與孝也以遠辱也

## 聲音

婦人賢不賢全在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即是賢高即不賢言寡即是賢多即不賢就令訓責己身婢僕嚮尙不雅說得有道理話多亦取厭況其他耶

## 顏色

愉色婉容是事親最要緊處男子且然況婦人乎但事公姑丈夫之色微有不

同。事姑事夫。和而敬。事翁肅而敬。待男客親戚。莊而敬。待羣僕純以莊。

## 欵待賓客

凡親友一到。即起身親理茶盞。拭碗拭盤。撮茶葉。點茶果。俱宜輕快。勿使外聞。并不可一委之羣婢。蓋新婦之職。原須必躬必親。不宜叉手高坐。且恐羣婢不稱姑意。姑或懊惱。而見卑幼不起代勞。是一娶一阿婆也。記之。

二

凡阿翁及丈夫。要留客酒飯。或豐或儉。即須請命於姑。用菜幾器。酒果小碟多少。一一親自動手。至精潔敏妙。則須自心裏做出。不潔則客疑主人不能烹。不速。即客餒而主人有愧色。大不可也。又須再囑奴僕等。於座後用心看視。若有續到賓客。再添杯箸。若菜垂盡。須早增益。俱不必待外廂催討。

三

凡留客不留客。自有阿翁丈夫作主。新婦只宜隨順做去。不須措意也。如阿姑而上親。可請教於姑。新婦該見否。該見。急出萬福。遲則親去。而姑不悅矣。萬

一阿姑不留酒食。不妨贊成留膳。若留阿姑而上親。姑云牽薄。不妨從厚。如新婦母家親戚。一到即請教阿姑。應見否。如見。一茶之後。新婦自先立起。不必久談。蓋久坐恐阿姑要治飲饌。深爲煩擾耳。若阿姑云。何不留之。新婦必謝云。彼有事。不能强留。蓋新婦統於所尊。未經分析。誰則責之。又况人有倉卒。不便銀錢匱乏之時。即姑難以語婦者。而新婦主席。阿姑治具。亦使此心不安。故凡涉母家親戚。槩不宜留。

四

凡阿翁丈夫。有親友倉卒忽到。要留酒食。而銀錢偶乏。及要慶弔諸儀。而資財偶竭。新婦知之。即宜脫簪珥。典衣服。不待公姑開言。方爲先意承志。新婦或係貧家之女。奩無可廢。然常存此心。即布衣可質。髮鬖可截也。至一二贈嫁器皿。即當公用。不問全毀。若小有愛惜之語。即屬吝嗇。卽傷公姑之心。卽爲下人姍笑。以故公姑有寧貸鄰家。而不敢問新婦者。彼塵封不用。又保無水火盜賊之虞乎。

五

常見人家羅列請客。或費一金二金。又衆舉家辛苦。無非爲奉客計也。乃客歡飲而忽報酒完。忽云燭盡。又見蠟炬瘦短。數滅屏間。碗盞玎璫。此俱欲客速行之意。最惹客怒。殊爲可恨。況既費一番經營。反取一番不快。此愚之甚也。請客時。酒須多蓄。未完先買。添燭須粗大。多買幾枝。不失古抱燋之意。飯須用湯。可令客飽。价須蚤與酒飯。不可令飢。不過略加意。要好客人便終席歡暢。主僕皆得所欲而去。且歎主人之賢矣。新婦未當家者。不論若姑出外。及有倦時。代爲料理。必須識此。

答禮行禮

凡答禮送禮。毋論姑家親戚。與母家親戚。或否或該。應厚應薄。一須稟命於姑。不可自作主意。然待姑家親戚。須常存要好看之心。母家親戚。其禮文可省處。一切省之。蓋整理一番。必費阿姑多少心血。就有煩苦。姑亦忍耐。不好聲說。所以只是少些好若。必不得已。則略一舉動。倘姑以爲煩。竟歇亦可。與其獲罪於

姑。寧負歉於親戚也。況身未當家。人多見諒。

## 親戚餽遺

凡內外親戚餽遺於新婦。應受。應辭。一須禀命於姑。姑命受之。則受而獻之於姑。如姑云汝可收去。必對云。婆婆收用。仍藏姑之厨櫃中。犒便多寡。俱應請教於姑。　凡他家女使來。即應和顏色立起。不可高坐板臉。蓋敬主及使自然之理也。如厮呌。須要響響答應。若輕微。則似不屑。而彼或不聽見。即怨我傲矣。其問安於他家主母。亦須頭頭。　如阿姑不在一處。須頻喚女使與坐。

## 夫家親戚

新婦要得公姑歡喜。此大端也。其餘姑娘姑婆舅婆伯叔婆等類。非公之近親。即姑之至戚也。若有一處不喜。即於公姑分上有欠闕矣。故凡遇歲時慶賀而來。必代姑作主人。和色歡言。卑躬曲體。備極趨蹌。用心襯貼。方爲賢婦。如無處睡者。留在房中。讓大牀。奉好被。薰香。點茶時。其饑飽。適其寒溫。又要密請阿姑意旨。姑若要多留數日。則放口去留。姑若今日聽歸。即不宜強留矣。不然身雖

做好人。恐不便於姑也。

其或還家餽問往來。不可失禮。寧存過厚之心。又當爲親戚分勞。如做鞋做針指之類。他日新婦若有急切事。彼亦相助。爲理不唯見情厚且亦得人之驗也。

歲時甘旨二條

凡一歲之中。除夕。上元。端陽。七夕。中秋。公姑壽日。俱爲大節。是晚雖公家自有喜讌。新婦房中。不可不自治精潔豐滿飲饌數簋。送公姑處。以表孝心。若阿翁出外。則身陪姑飲。若翁有急客。姑欲移用。卽移用爲得也。其公姑丈夫壽日。俱宜蚤起。嚴妝拜祝。虔恪備禮。凡花朝月夕。賞心樂事時。姑或寂靜。及不快意時。俱宜室中備美醞一壺。精品數器。侍姑談論。以攄懷抱。若疾病所需甘旨。尤須速辦。仍問知醫者可進否也。

二

甘旨之奉。不在多。而在意之誠。隨時可盡。隨地可盡。如貧家之女。必欲珍窮水陸。此斷不能之勢也。但逢時新諸品。俱要用心探聽。最初第一二日。可卽買之。

其葷腥仍手烹待公姑午膳晚膳時以進。不則作家之人。又不捨吃矣。其平時只要物件可口。便是甘旨。若用銀置買。必須精者貴者。若從親戚中餽遺所得。雖平常之物皆可進也。至於赴席所得。親戚母家所與。雖物之一二枚亦可藏之袖中。退而奉姑。姑必鑒其誠孝。不以爲褻。蓋事雖小物雖微。而見人之眞也。若姑事冗腹飢。雖棗栗之類。豘蹄雞肋。皆可進之。凡以物奉公姑。要使物溢於器。毋令晨星落落。搖於器之中間。　凡治饌進公姑。須豐實不可墊底。

## 早起

新婦於公姑未起前。先須蚤起梳洗。要快捷。不可遲鈍。俟公姑一起身。即往問安萬福。至三飡須自手整理。不可高坐。聽衆婢爲之。至臨吃時。則須蚤立在傍。侍坐同吃。萬不可要人呼喚。阿姑等待不來。胸中必不快。意就有小恙。還須勉強走起。若高臥不來。阿姑令人搬湯運食。又費一番心曲矣。晚上如翁在家。即請早退歸房。靜靜做女工。不宜睡太早。如翁不在家。直候姑睡後。安置歸房。

門戶

舉家門戶啓閉。自有公姑主持。不須新婦措意。但自巳房門無論夫在不在。一進房後。即須緊緊拴下。若夫在姑處。未來。仍令婢女守門。一叩即開。不可睡去。若夫不在家。有人叩門。此必姑有所命也。響朗問明。方始開之。如姑有召。速整衣而出。毋遲時刻。其行仍以件以火。

有過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况新婦乎。新婦偶然有失。致蒙公姑丈夫譴責。便當欣然受之。云我不是。我就改。則不惟前過無害。後且增一善矣。若橫爭我是。得罪公姑丈夫。是一小過未完。而又增數大罪。愚之甚也。或被人讒謗。有寃抑處。亦須緩緩辨晰。不可過於爭論。如一時難白。即付之不辨。久當自明。古人云。止謗莫如自修。最爲善處之法。

粧飾

婦人德言功容。容止端莊。非云粉白黛綠也。固不可隨俗艷粧。亦不宜亂頭垢。

褻。在家布衣整潔。出外櫛沐清鮮。立必擁面。行必屏人。此不易之程也。但衣粧髻髻。各家風尚不同。又宜請教於姑。隨其指示。然寧不及時。毋過時。要於淨潔中。常存樸素之意。不失大家舉止。

孝翁

新婦於翁。殊難爲孝。蓋中人之產。既有僕婢。則新婦謁見有時。無須執役。但當體。翁之心。不須以。向。前。親。密。爲。孝。也。何謂體心。如翁好客。則治酒茗。必虞翁望子成名。則勸勉丈夫成學爲急。如此之類。體而行之。自可視無形而聽無聲也。或至爲翁洗濯器皿。及守藥爐酒鐺。可躬執其任。勿使婢操作。亦見服勤之義。若體小不安。不妨數對姑定省之。一日十數問候。不多也。極貧家。躬親服事。不在此例。

孝姑　三條

視姑當如視母。則孝心油然而生。方從性命中流出。不是體面好看。但事姑事母。作用處微有不同。母。可。徑。情。姑。須。曲。體。凡事姑須在姑未言處。體貼奉行。若

姑一出口。爲婦者便有三分不是。蓋姑不得已而發於言。原欲媳之默喻。此姑之慈也。與母之開口便說。正自逈異。

二

新婦事姑。不可時刻離左右。姑未冷。先進衣。未飢。先進食。姑慍亦慍。姑喜亦喜。姑有怒。婦寛之。如大怒。則婦亦怒。姑有憂。婦解之。如大憂。則婦亦憂矣。至姑責備新婦處。只認自不是。不必多辯。罵也上前。打也上前。陪奉笑顏。把搔背癢。無非要得其歡心。彼事君者。尚曰媚於一人。況婦事姑乎。非是諂。盖道當然也。

三

凡姑事翁敬。款客豐。待下慈。治家勤儉。此即新婦之師。奉之不暇。尚敢悖戾乎。即有形迹中不盡合者。必係老成人。別有所見。隨時處中。爲新婦者。一以順爲正。如略懷斟酌。即失之遠矣。　其或姑有蕩佚非僻。放於繩撿之外者。新婦嚴憚自守。不在忤逆之例。

姑佞佛

凡為姑有佞佛者。如在家長齋誦經等。新婦俱宜遵信。雖不必效法長齋或月齋六齋觀音齋斗齋之類。亦可志誠奉之。非惟順姑。且亦惜福。　倘姑喜尼衆往來者。新婦當敬而遠之。不可妄有施與。及多接譚　倘姑喜入寺燒香者。新婦。託病不得隨行。或能幾諫。更為賢哲

姑物件

姑媳之間。雖如母子。然母子以情勝。姑媳則情而兼法矣。凡姑衣服器具。銀錢酒食。俱不可擅動。若姑有低語向人。新婦便須退後。若姑在房中開箱。或看首飾衣服。或低語向姑娘小叔。俱不宜進前直闖。若姑命之。即入門。　若看姑首飾衣服。不可多玩弄讚歎。及云我倒沒有。我也要製。恐涉希冀。有傷堂上之心。

背後孝順

新婦當面孝順易。背後孝順難。背後孝順。全在語言中檢點。起念處眞實。如在母家。必思姑家某事未完。恐其勞苦。或今日天寒。不知姑添衣否。念茲在茲。所

謂起念處眞實不是當面好看也人如在母家親戚夫家親戚之前及在自已房中凡有言語必稱公姑丈夫之德云待我好只是我不會孝順展轉相聞不欺背面不愧闇室豈非眞孝順乎若略有一言怨望內戚傳聞公姑丈夫不喜連當面好處落空矣此所謂語言中檢點也然起念果眞而語言自檢點矣語言之不檢由起念之不眞也

妯娌姑嫂

新婦之善相其夫者第一要丈夫孝友乃世之不孝者十不遇二三而不友者則十之五六其源多起於妯娌不和丈夫各聽婦言遂成參商此不可不謹也爲新婦者善處妯娌第一在禮文遜讓言語謙謹勞則代之甘則分之公姑見責代他解勸公姑蓄意先事通知則彼自感德妯娌輯睦矣如我爲伯姆彼爲叔娣則爲伯姆者先須做小伏低儻彼偶疾言遽色我歡然受之不得回答爲姆且然況爲娣乎其或公姑偏愛多分物件一勿較量只是仰承或我富他貧我貴他賤皆須曲意下之周其不足不可使勢淩他若他富貴我貧賤亦宜謙

卑委婉。不可有感憤相抗之意。蓋貧富貴賤。俱是各人分定。只宜認骨肉同氣。不可多生形跡。致有妬心也。諸姪姪女。俱宜愛之如子。乳少者。代之乳。衣食不給者。分之衣食。常加笑容。抱置膝上。新婦所生子女。當令其敬伯母叔母。一如本生之母。雖不必盡拜乾子。盡稱寄娘。亦須得兒無常母之義。方爲天倫樂事。○妯娌是非。多起於羣小搬鬬。乳媼贅襄。別房有此。切勿聽之。本房僕婢。尤當痛飭。○凡姑嫂之間。尤宜愛厚。母之憐女。人所同然。姑喜則婆亦喜矣。故凡有好物衣飾。察婆欲與姑者。須竭力贊成之。婆未有此意。或微開導之。又不可比例我也要。

## 敬丈夫 七條

夫者天也。一生須守一敬字。新畢姻時。一見丈夫。遠遠便須立起。若晏然坐大。此驕倨無禮之婦也。稍緩通語言後。則須尊稱之。如相公官人之類。不可云爾汝也。如爾汝忘形。則夫婦之倫狎矣。凡授食奉茗。必雙手恭擎。有舉案齊眉之風。未寒。進衣。未飢。進食。有書藏室中者。必時檢視。勿爲塵封。親友書札。必謹識

而進閱之。每晨必相禮。夫自遠出歸。緜隔宿以上。皆雙禮。皆婦先之。

二

凡少年。善讀書者。必有奇情豪氣。尤非兒女子所知。或登山臨水。憑高賦詩。或典衣沽酒。剪燭論文。或縱談聚友。或座挾妓女。皆是才情所寄。一須順適。不得違拗。但數種中。或有不善衞生處。則宜婉規。亦不得聒聒多口耳。

三

丈夫在舘不歸。此是攻苦讀書處。不可常寄信問候。以亂其心。或身有小恙。亦不可令知。只云安好。所以勉其成學也。彼知或數歸。即荒思廢業矣。若母家及親戚有餽遺時。亦須全送阿姑處。待姑云挈幾許至舘中。方如數送去。

四

丈夫有說妻不是處。畢竟讀書人明理。畢竟是夫之愛妻。難得難得。凡爲婦人。豈可不虛心受敎耶。須婉言謝之。速卽改之、以後見丈夫輒云我有失否。千萬敎我。彼自然盡言。德必日進。若强肆折辯。及高聲爭鬭。則惡名歸于歸人矣。于

丈夫何損。

五

丈夫或一時未達。此不得意之以歲計者也。或一事小拂。此不得意之以日計者也。爲妻者。宜爲好語勸諭之。勿增嘅嘆以助鬱抑。勿加誚讓以致憤激。但當愉愉煦煦。云吾夫自有好日。自有人諒。方爲賢妻。如對良友也。其或一時闕乏。竭力典質措辦。勿待其言。毋令其知。

六

風雅之人。又加血氣未定。往往遊意倡樓。置買婢妾。只要他會讀書。會做文章。便是才子。舉動不足爲累也。婦人所以妒者。恐有此輩。便伉儷不篤。不知能容婢妾。寬待青樓。居家得縱意自如。出外不被人恥笑。丈夫感恩無地矣。其爲膠漆不又多乎。　凡待妾。恩禮之數須優。內外之防須密。　有等丈夫不事儒業者。或居家營運。出外經商。俱是心血所成。勞四體以贍妻子。而婦人輩坐享衣食。恬然不知。深可怪也。若新婦之賢者。必須憫夫勞役。軫夫飢寒。其體卹隨順

處正與事讀書之夫無異若娶婢買妾俱宜聽從待之有禮方稱賢淑貧家能撫卹相安尤徵婦德　蕩子嫖賭致費祖宗基業新婦苦諫作家堅守田產允稱哲慧

七

丈夫未達有不快意處要勸慰之鼓其上進之氣既達有得意處要戒勉之淡其榮利之心且常常想未遇時回頭是岸須存厚道蓋富貴戲場不能保久在也至果報輪迴之說不可不信信則慈念易起但尼僧往來無端施與俱非功德唯恤親友之貧待下人之慈救人急難解人寃抑葱菜轎夫舟子輩價值略寬等頭銀水好看些此眞修行也

待堂上僕婢 二條

待公姑之僕婢不但不可折罵也并不可疾言遽色蓋優禮婢僕即所以敬公姑也如婢有過失公姑未見則當好言戒諭之仍不可令公姑知道如公姑親見欲加譴責則當婉言方便不可作增怒之語其或大偷盜及欲逃亡背主情

果萬眞者。亦須稟知。然非密聞阿姑。則密聞丈夫。不可公言。其狀致難收拾。又須云有聞不敢不言。恐非灼見。須再詳察。

二

凡平時待羣婢之色以和。待羣僕之色以正。其或公姑偶不在前。奴婢將有怠肆之意。則待羣婢之色以正。待羣僕之色以嚴。其或姑扑責僕婢。但云伊不足惜。只是難爲婆婆身體。此不說方便。而方便在其中。總不應搀怒也。　待公姑之僕婢。須常存優禮之心。此即孝經云。得衆人之歡心以事親也。況羣小無怨。則讒慝無自而生。　凡授銀物與僕輩。必置几案上。喚使領之。

待本房僕婢　四條

陶淵明有云。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蓋此輩與我同爲父母所生。可憐他命不好。我吃他還未吃。我厚衣他還薄衣。我睡他遲。我起他蚤。俱是命苦可憐也。常常要照顧他。但又不可過於愛護。凡事先有堂上之僕婢。而後有巳身之僕婢。毋使人云與公姑分爾我。先私己之婢僕。而後公衆也。要令巳之婢僕。尊稱公

姑之婢僕。公婢之長曰阿奶。少者曰阿姆。公僕之已冠者曰阿伯。阿叔。稚者曰阿兄。其事之之理。亦如卑幼之於尊長。

二

已身婢僕。童稚居多。如有小過。但當正言教誨之。不改。再罵詈之。許之以責。必不改而過差大。然後用小界尺與三下五下。亦不可多。第一要教他敬老家主。老主母。第一要教他做公衆之用。而室中次之。

三

凡婢僕有三大罪。一淫佚。二偷竊。三説謊搬鬬。是非。此須防之於漸。愼之於徵。防淫佚之法。以莊。防偷竊之法。以介。防搬鬬之法以默。此治家之大略也。至於僮僕布素充體。亦宜浣濯縫補。早晚櫛沐。亦須眉目清朗。使有天機自得之狀。則瑕易露而教易入也。有等人家。此輩蓬首垢面。涕淚愁苦。身多血漬。面有爪痕。非如卑田院乞兒。則同地獄中餓鬼。余常歎悼。以爲主婦之不慈。不賢。入門即。得。之。耳。

四

本房僕婢雖宜慈愛然或觸公姑之怒及得罪賓客鄰里皆宜重懲不則俗所云護短也又立言須平和訓飭之不可過於憤激此即俗所云夾氣孔反開罪於公姑耳

## 偷盜

一家之中惟盜情最難測度或有形跡甚似而實非者或有平常行止不好而此事偏不涉者俱難以臆斷也若以臆斷令含冤之人最難辯白傷德實多故舉家有偷盜事雖極小者新婦不可闗一語本房婢僕尤不可置喙其間也（謂自己奴婢不許說人偷竊）若公姑丈夫疑及己身奴婢則當細心詳察如果眞實當告公姑丈夫痛責之勿行護短誤其終身　本房奴婢與堂上奴婢爭鬧不論是非只說本房奴婢不是痛責之

## 孝母

有等新婦不能孝姑而偏欲孝母此正是不能孝母也事姑未孝必貽所生以

惡名。可謂孝母乎。蓋女子在家。以母爲重。出嫁以姑爲重也。譬如讀書出仕。勞於王事。不遑將母。死於王事。不遑奉母。蓋忠孝難兩全。全忠不能盡孝。猶事姑不能事母也。今若新婦必欲盡孝於父母。亦有方略。先須從孝公姑。敬丈夫做起。公姑既喜孝婦。必歸功於婦之父母。必致喜於婦之父母。丈夫既喜賢妻。必云彼敬吾父母。吾安得不敬彼父母。於是曲盡子壻之情。歡然有恩以相接。舉家大小。敢不敬愛。而新婦之父母。於是乎榮矣。夫家貧賤。還只是情意好。夫家富貴。還有無限好處及母家矣。此女之善孝其親也。反是者。公姑致怨於親家。丈夫歸獄於泰山。父母兄弟不好上門。情意索莫。譏誚稀少矣。女雖欲孝其親。何道之從乎。

## 母家奴婢

母家奴婢往來。自然稠密。然留飯留宿。俱不宜出自已意。若阿姑云須留飯留宿。必先固辭謝。不得已而後仰承。萬一母家人微有放肆處。必嚴諭之云。汝來此。尤不比在家。須分外小心。汝若不敬。罪歸于我。

婢來或在房中有低語亦不必多多則恐姑見疑以爲以家事相告也若僕則有何密語萬不可近身分付聲音亦須朗朗使衆聞之

# 新婦譜補

東海陳　確乾初著

## 絕尼人

三姑六婆。必不可使入門。尤當痛絕尼人。雖有眞修者。亦概絕之。蓋容一眞尼。而諸僞尼隨之而入。不可卻矣。此肅閨門第一要義也。雖或素嘗與姑往還。不無異同之嫌。然新婦苟賢孝素著。事事恭順。惟此一事過執。亦不見怪。且或以嚴見憚。使此輩蹤跡漸疎。家風淸楚。亦是新婦入門一節好事也。

## 不看劇

新婦切不可入廟遊山。及街上一切走馬。走索。賽會等戲。俱不可出看。即家有喜宴。偶舉優觴。在主家者自須豫絕此等。內外釐隔一簾。新婦禮不當預席。或辭以疾。或以中饋無暇。爲辭。期必獲命而後已。確有女既嫁一日歸寧。笑謂父曰。吾年近三十。終不知世所謂戲文。確曰而父素不能教女。唯此一節差足免俗。復何用求知之女。笑而退。敢以勸凡爲婦女者。

## 聽言 二條

婢女傳言往往失眞切不可聽若言某人說新婦不好便當反求而速改之勿加忿怒若言他人不好毋論眞假置若罔聞若自己身邊婦女言之便當痛戒勿令妄言以啓搬鬭之漸古人云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且不忍聞況口可顯言乎至言及人家閨閫事尤須塞耳雖姊妹姑嫂娣姒間相聚閑論傳說流言如言及人不好及閨門事亦不得助順一語默受而已俟其人說完須徐徐云恐傳聞未眞此厚道也雖姑及諸尊長言亦如之

二

婢僕相訴切不可偏聽遽加呵怒須徐察其實而諭解之若小事雖有曲直須云此何足較毋多言若家主聞之反取責不便若大事不可不理使從實稟公姑丈夫理之須一聽外廂理斷不可從中偏袒若訴公家僕婢雖果負寃亦只莫管凡聞人言不動如山胸中却自有分曉此女中君子也

## 責僕婢

凡僕婢雖有大過當責。萬不可自加鞭扑。必稟公姑丈夫請責治之。倘公姑丈夫。決不肯責。亦只忍耐去。但云爾等罪實難饒。家主法外貸汝。下次莫再犯。若再犯。亦只用此法。弗以前告不聽。便擅自責治也。蓋凡事持之以正。羣下自然畏服。不必鞭扑立威。如此則體不褻。而新婦愈尊重矣。

勸夫孝

新婦不唯自己要盡孝道。尤當勸夫盡孝。勿恃父母之愛而稍弛孝敬之心。語云。孝衰於妻子。此言極可痛心。今入門以勸夫孝爲第一。要使丈夫踪跡常密於父母。而疏於巳身。俾夫之孝德倍篤於往時。乃見新婦之賢。若丈夫小有違言。公姑不快。便當脫簪待罪。曰此繇婦之不德。致使吾夫有二心於公姑。非獨丈夫之罪也。必令丈夫改過盡孝而後巳。

妯娌

兄弟一氣。必無異心。往往以娣姒之間。自私自利。致傷兄弟之和者有之。此極可恨事也。今往夫家。弟一要和妯娌。妯娌之不和。固非一端。大約以公姑之恩。

微有厚薄。便生嫉忌。便有爭執。此不達之甚也。大人胸中。如天地一般。有何偏見。若厚於大伯大娘。必是大伯大娘賢孝。得公姑之歡者也。厚於小叔嬸嬸。必是叔嬸賢孝。得公姑之歡者也。正當自反。省罪引慝。改過自新。庶公姑有回嗔作喜之時。不可因而不平。致有後言。若公姑獨厚已夫與已。則當深自抑損。凡百公物。讓多受寡。讓美受惡。如或妯娌中時有不堪相加。一味順受。聞惡言常若勿聞。只是陪面要好。久之自然感化。自相和洽。務使娣姒之間。情同姊妹。則可謂吉祥善事矣。

## 待婢妾

新婦成婚後。數年無子。或丈夫不耐。或公姑年老。急欲得孫。須及早勸丈夫娶妾。或飾婢進之。即已既有子。而丈夫或更欲置妾。以廣生育。無非為新婦代勞替力之人。自當歡忻。順受。但須防其出入。謹飭閨門。稍有差池。責歸主母。不可謂無預已事也。恩禮須優。夫喜亦喜。情同姊妹。妬在七出之條。稍形辭色。便不成人矣。

抱子

凡生養子女。固不可不愛惜。亦不可過於愛惜。愛惜太過。則愛之適所以害之矣。小兒初生。勿勤抱持。裹而置之。聽其啼哭可也。醫云。小兒頓足啼哭所以宣達胎滯。無須憐惜。乳飲有節。日不過三次。夜至雞將鳴。飲一次。衣用稀布。寧薄毋厚。乃所以安之也。語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蓋孩提家一團元氣與後天斲喪者不同。十分飽煖。反生疾病。此易曉也。珠帽繡衣等物。切不可令着身。無論非從樸之道。而珠帽誨盜。繡衣裹溺。稍明理者。必不當墮此陋習矣。滿月拿周。即是慶生張本。並須從簡。男子生三月鬌。女一月鬌。父命之禮如是止矣。受賀饗客何爲耶。

失物

凡物自當謹守。防閑有法。毋令所失。萬一有失。此自已不能謹守之過。且只忍着。不可猜人。及輕聽人言。輒至僕婢房中搜索。搜出則喪其廉恥。搜不出。則彼反。有。辭。若公家僕婢及他家人。尤不可妄指。每因失物。反惹是招非。增添閒氣。

此不可不深思而切戒也。

勤儉

勤儉乃治家之本。爲讀書人婦。尤要講究。每見人家丈夫。姿禀絕勝。往往其妻。好佚妄用。家計日落。時不勝內顧之憂。并學業亦廢者有之。語云。家貧思賢妻。此至言也。內外之事。並須細心綜理。寛而不弛。方合中道。雖新婦無預外事。而今日房中之人。即他日受代當家之人。故須預習勤儉。爲新婦貪懶好閑。多費妄用。養成習氣。異日一時難變矣。戒之戒之。　凡家裏要做事務。並須及早趲完。蓋先時則暇豫。後時則忙促。忙促則難爲力。暇豫則易爲功。先之勞之。爲國之經。亦治家之經也。無事切勿妄用一文。凡物須留贏餘。以待不時之須。隨手用盡。俗語所謂眼前花。此大病也。家雖富厚。常要守分。甘淡泊。喜布素。見世間珍寶錦繪。及一切新奇美好之物。若不干我事。方是有識見婦人。

有料理有收拾

凡物要有收拾。凡事要有料理。此又是勤儉中最吃緊工夫。苟無收拾。沒料理。

縱使極勤極儉。其實與不勤儉同。正如讀書人。只讀死書。了無處用也。但所謂收拾料理之法。亦非言說可盡。皆在新婦自己心上做出。唯用意深詳者。爲得之。蓋凡事虛心訪求。只管要好。便有無窮學問。雖如日月飲食。煑粥煑飯。至庸至易。愚不肖咸與知能。苟求其至。亦自有精細工夫。況進而上之。道理原自無窮。而可鹵莽滅裂乎。亦如讀書人作文。愈造愈妙。更無底止。新婦唯能不自是。而處處用心。則做人作家。俱臻上乘矣。

## 新婦譜補

東海查　琪石丈著

### 事繼姑

繼姑待媳稍帶客氣者世或有之新婦當此務以誠心感格既屬巳姑何分前後凡事極其誠敬不假一毫虛飾阿姑知以眞心相待自然潛孚默奪并客氣都化了若新婦胸中稍有芥蔕那便形之辭色初則彼此客氣既而乖戾無所不至矣或有新婦先入門而繼姑後至者名分肅然便當一於誠敬不可生怠慢心諺云先來媳婦不怕晚來婆此言大謬戒之戒之

### 事庶姑

或已爲嫡媳而家有庶姑其事庶姑須一視嫡姑之意而將順之而更曲全之曲全之道尤宜百般加意如嫡姑已沒則待之以和敬可也不可倚嫡淩庶致傷庶叔之心并傷阿翁之心若已爲庶媳則宜情摯篤切極體庶姑之情嫡姑在堂則事庶姑以心而體或稍殺統所尊也嫡姑沒并體亦極宜尊崇矣倘或

庶姑舉止有未合處。新婦只宜以禮自持。和色婉容。規以正道。不激不隨。方爲兩得。

逞能

一應女工及中饋等務。是婦人本分內事。非有奇才異能可炫耀也。新婦切不可矜巳之長。形人之短。妯娌姑嫂間。每以此而成嫌隙者有之。昔人戒女曰。愼勿爲好。又曰女子無才便是德。非欲其狀如土偶。一事不爲也。有好而矜。有才而炫。所傷婦德實多。

火燭

火燭關係最大。而新婦房中。尤宜謹愼。凡火箱焙籠。須時時親手檢驗。寧寒無熱。不可因衾衣寒冷。責罵羣婢。一行責罵。彼且得而有辭。火燭之禍。基於此矣。其羣婢臥具。冬日天寒。被絮不可不厚。萬勿許携火爐入榻中。察出定行戒飭。此最悞事。不可不愼也。

古豔樂府

吳江楊　淮蘋蘭著

鳳簫引

秦穆公有女名弄玉。美而豔。好吹簫。時秦人有簫史者。亦善吹簫。穆公遂以玉妻之。因敎玉吹簫作鳳鳴。乃作鳳凰台以居之。一夕互爲吹簫。雙鳳忽集。二人遂乘之仙去。

洞簫一聲皓月圓。秦樓縹緲起雲煙。弱水清淺落雙影。蓬萊突兀登其巔。亦美人。亦貴主。亦神仙。他日祖龍遍求海上之三山。何不携簫跨鳳。偕簫史以飛還。

白紵歌

西施生于越之苧蘿村。姓施氏。家居村之西。名因稱焉。有國色。越方圖沼吳之計。遂居之爲奇貨。飾以羅縠。敎以歌舞。令范蠡進于吳夫差。果大悅。乃釋越。于是建姑蘇之台。創館娃之宮。步響屧廊。櫂錦帆涇。歌舞吳宮。追歡日夜。以底于亡。吳亡後。西施隨范蠡泛五湖而去。或曰沉之江、以謝鴟

夷。未詳孰是。

苧蘿村裡柳絮飛。幾家女兒製羅衣。怪底西家有之子。亂頭粗服浣紗溪。亂頭粗服天姿絕。何物老嫗生國色。向人含顰默無言。背人揮淚嬌難匿。一朝應詔入吳宮。珠衫汗濕怯曉風。歌舞追歡樂未央。運籌袵席建奇功。奇功就。伯圖覆畫漿芙蕖瘦。胥台麋鹿走。響屧廊空館娃秋。遺香殘月昏黃候。

採桑行

邯鄲秦氏女羅敷。嫁邑人王仁。仁爲趙王家令。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台見而悅之。欲奪焉。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明其志。趙王乃止。

採桑復採桑。採桑陌上陽。有美人兮執懿筐。綠葉叢中映明光。桑葉嫩。桑條直。使君貴人寗不識。妾自採桑蠶有食。蠶能吐絲妾能織。使君一何愚。豈曰桑中禮可踰。獨不念使君有婦妾有夫。何況夫壻本風流。人言儘可配羅敷。

垓下歌

項王籍有美人名虞。常從幸。及軍敗垓下。漢兵圍之數重。夜聞四面皆楚

歌聲。乃悲歌忼慨。虞亦從而和之。項王泣數行下。謂虞曰。善事漢王。虞曰。妾聞忠臣不二君。貞婦不二夫。請爲君死。王拔劍背而授之。姬遂自刎死。葬處生草能舞。人呼之爲虞美人草。

暗啞叱咤萬夫辟。垓下天亡拔山力。八千子弟起江東。沛上亭長烏足敵。惜哉氣盡楚歌聲。慷慨虞兮一劍橫。賤妾請先君前死。羞學劉家之婦甘偷生。嗚呼香消玉碎鐵骨錚。重瞳目中自有睛。美人眞不枉鍾情。灑將碧血化舞草。楚宮漢殿墓木繞。虞兮虞兮千秋表。

## 金屋貯

漢武幼時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答曰。欲得。乃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曰不用。復指其女阿嬌問好否。答曰好。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

尤物早移人。藍田田有種。爲問儲君歡。好色亦天縱。兒家欲得婦。阿嬌可好否。椒房桂殿常相守。瑤台璇室供箕帚。莫使長門歎白首。一言訂。紅絲定。金屋貯。

玉人稱。

懷夢草

漢武帝所幸李夫人病劇。帝臨視。夫人蒙被謝。帝必欲見之。夫人轉側向內。不言。既死。帝追悼不已。使齊人李少翁爲追魂之術。一日鍾山有香草。東方朔採獻。帝懷之。即夢李夫人。因名懷夢草。

六宮誰第一。天子負情癡。耽花豈獨癖。爲看不多時。臥而思。影何翩翩而垂垂。立而望。步何姍姍而遲遲。眞耶幻。是耶非。瑟瑟兮帷風吹。盼彼美兮魂歸。細認還疑不是伊。

當壚曲

司馬相如家貧。遊臨邛。邛富人卓王孫聞爲令貴客。招之飲。酒酣。請相如鼓琴。卓女文君寡而好音。竊聽之。相如聞其美。以琴心挑之。文君悅而犇焉。相與馳歸。家徒四壁。無以爲業。乃賣其車騎。酤酒於臨邛之肆。文君親爲當壚。相如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滌器于市中。氣豪甚。

君挑琴。妾知音。君提壺。妾當壚。君脫鷫鸘勸妾醉。妾暈芙蓉報君媚。夫作酒家傭。妾作酒家婦。噫嘻吁嗟乎。丈夫何不高車駟馬臨帝都。而乃著褌滌器仰鼻息于臨卭之酒徒。吁嗟乎。

出塞曲

昭君齊國王穰女。獻于元帝。時宮人既多。帝不能別房帷。乃令畫工圖之。披圖召幸。于是宮人爭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志不苟求。工遂毀其狀。會單于入朝。求美人爲閼氏。帝敕以宮女賜焉。昭君抑鬱。自請掖庭令求行。單于臨辭。帝召女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射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悔欲留之。重失信于異域。遂與匈奴。昭君即戎服乘馬。提一琵琶出塞而去。

颯颯寒風和觱篥。紫臺青塚香聲泣。廟堂戰勝仗蛾眉。詎曰佳人傾城國。肉食者鄙謀帷幄。畫工之賤操黜陟。長抱琵琶鎮玉門。嗚呼佳人難再得。黃沙攪地翼天飛。不改塚草青青色。嗚呼佳人難再得。徒殺畫工亦何益。

紈扇歌

班婕妤少負才名。成帝選爲婕妤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同輦。婕妤辭。上賢之。及飛燕姊妹用事。譖其咒詛。考問之。對曰。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必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雖愬何益。上直其對。置不問。婕妤恐久見危。乃求養太后于長信宮。作紈扇歌以自傷其遇。

扇擎于前。月圓于天。今夕何夕。與子流連。一解 扇藏于篋。月圓復缺。樂不可再。悲曷其極。二解 光映碧空。皎潔誰同。長信月冷。其奈秋風。三解 嗟嗟紈素。合歡見妬。避熱趨涼。毋逢薄怒。四解

赤鳳來

趙宜主身輕腰細。若人手執花枝顫顫然。因善踽步行。號爲飛燕。流寓長安。日習歌舞。後藉陽阿主力得入幸。拜爲皇后。寵冠六宮。肉肌盈實。其初承恩時語也。帝嘗與后共泛太液池。令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中流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甯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裾。無方

捨笙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泣數行下帝愈愛焉又嘗通于宮奴燕赤鳳宮中爲作赤鳳來曲

火德衰赤鳳來肉肌盈實齒痕在仙乎飛去寗忘懷豐有餘柔無骨六宮環視都無色浴蘭室避風台燕啄皇孫最可哀

姊妬我

合德宜主妹宜主旣貴樊嬺爲言于帝帝遣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斬首以報延福還奏嬺爲帝取后五采組文以召合德遂因后以進帝大悅號爲溫柔鄉謂嬺曰我老是鄉矣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後封昭儀昭儀見后好爲兒拜又嘗與后爭通燕赤鳳后怒以杯抵昭儀曰鼠子敢囓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囓人乎樊嬺扶昭儀爲拜后昭儀拜且泣曰姊寗忘長夜苦寒使合德擁姊背耶今忍自相搏耶后亦泣而罷帝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姊妬我耳以漢家火德故

以帝爲赤鳳。事隱。後以媚藥進帝。帝崩。太后使理其事。遂嘔血而死焉。

鸞誥鸞聞下九重鳳輦百贄宮車。從不夜珠照玉人兩。金霞帳擁雙芙蓉。五朵組文姐召妹。妹姊作貴人。妹兒拜。丈夫富貴易驕人。何况區區女子輩。願相憐。毋相傾。姊妹本是。同根生。穿衣見私何必爭。石華廣袖留姊吐。點點滴滴成花朵。可畏人言水滅火。非妹不知姊死所。奈何姊妬我。

十八拍

蔡文姬。名炎。中郎女也。幼慧。工文詞。中郎絕愛之。漢末遭亂。爲匈奴左賢王掠去。陷其中數年。生二子。常鬱鬱不得志。作胡笳十八拍。淒怨哀咽。聞者流涕。後曹操念中郎舊誼。遺金贖歸。以嫁董祀。胡笳十八拍。遂流傳中國焉。

寂寂江山如故。渺渺家園何處。夢魂仍逐塞雲飛。依稀尙記來時路。死爲漢鬼生胡婦。縱有離愁誰訴。何如紅淚滴黃沙。灑作秋風秋雨。

江東秀

漢末喬公有二女。皆國色。流寓江東。孫氏兵起。伯符納大喬。以小喬妻周瑜。未幾伯符卒。瑜佐其弟權。破曹軍於赤壁。後瑜亦早夭。

東吳萃俊物。妙選得孫郎。辛苦參帷幄。戎服助紅妝。江以南。鼓鼙震。江以北。風雷迅。大兒伯符小公瑾。可憐銅雀漏春光。長江水。赤壁火。八十萬曹軍爲猿鶴爲蟲沙爲灰燼。幸哉兵一交。伯圖定。惜哉鼎三分。將星殞。生瑜生亮扼英雄。錯恨佳人多薄命。

## 玉人兩

蜀甘后沛人也。玉質柔肌。姿態光艷。先主召入。致白紗帳中。于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時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置后側。日不意我玉人乃有兩也。于是嬖寵者。非惟嫉于后。亦且妬于玉人也。

懷璧者奚罪。抱璧者奚泣。品而重之。抵兼金之萬鎰。比佳人兮二而一。謂玉爲人。溫潤而身。謂人如玉。不雕不琢。何以失之吳魏。得之蜀。君不見枕戈待旦兮消壯士之髀肉。玩物喪志兮。亂英雄之心曲。彼美人兮。安臥帳中兮。何不鋤而

去之日非吾族。

凌波曲

甄后本袁熙婦。魏武破湖北。中郎將世子丕獲之。見其美。遂納焉。魏武聞之情不懌。曰。今年殺賊爲此奴。盖亦有意于甄也。後文帝即位。立爲后。陳留王子建作感甄賦。復以其名不雅。改爲洛神賦。亦寓意甄云。燃荳萁釜中泣。乘飛鳬波中立。有心得。無心失。殺賊今年爲此奴。洛水神交夢有無。父兄子弟爭一偶。獨不念彼亦袁家之新婦。

墜樓哀

綠珠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生雙羊角山下。美而豔。時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眞珠三斛致之。珠善吹笛歌舞。崇嘗作懊儂曲贈焉。趙王倫黨孫秀使人求之。崇不聽。秀怒。乃譖崇于倫族之。兵至。崇顧珠而泣曰。我今爲爾獲罪矣。珠號慟曰。願效死于君前。遽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

生珠江。死金谷。珠沉珠碎季倫族。値得眞珠聘三斛。黛蛾綠顏色不隨人反覆。掌上珠。貴重不共絮飄。逐燕啄香泥葬落紅。片片桃花鬼夜哭。

錦廻文

蘇若蘭名蕙。扶風竇滔妻也。年十六。歸于竇滔。滔甚敬之。後滔納寵姬趙陽台置之別所。蘇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甚恨之。及滔鎭襄陽。邀陽台同往。蘇往不與偕行。音問遂隔。于是悔恨自傷。織錦廻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横八寸。題詩三十餘首。計八百餘言。顚倒反覆。皆成文章。名曰璇璣圖。一時讀者不能盡通。蘇笑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家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賫送襄陽。滔覽錦字。感其情。迎蘇至漢南。恩好如初。

良人天涯去不返。雲山翹首千重巘。迴腸百結織迴文。文成不覺玉容減一寸絲。絲絲不斷皆愁思。一行字字端詳。皆血淚。郎留意。顚倒縱横須記。須記取糟糠莫使輕相棄。新人想必勝如花。故園春色多憔悴。願郎留意新故須同視。

西陵歌

蘇小小錢塘名妓也有西陵歌情致移人膾炙人口

郎乘靑驄馬妾乘油壁車邂逅西陵路迴風送落霞郎情無厚薄妾情無淺深有如西湖水松柏結同心

步步蓮

潘妃名玉兒齊東昏侯拜爲貴妃嘗鑿地爲金蓮花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後梁武入建康見妃色美欲納之將軍王茂諫曰亡齊者此物也不可留遂殺之

一步東昏傾再步梁師入三步建康失爲蓮花爲禾黍爲荊棘千秋難辨蹈荒色噫吁嘻齊庭有鬼不廟食先見禁門相喋血非關蓮步美人跡試問亡梁又何物

女從征

木蘭姓花氏北魏人也時發卒戍邊木蘭憫父年老無子代之行在邊十二年始得歸同戍之人竟莫有知其爲女子者

軍有令。弗可違。堂有親。弗可委。健兒生女請勿悲。爲王前驅。代父荷戈。君看女却是門楣。我聞在昔拓拔擾宇宙。旁午軍書風雨驟。花家有女貌如花。彎弓抽矢停織綉。金印大如斗。奏凱慰白首。一身許國全親兩無負。嗟彼株守戶。老死牖。生生死死不出婦人手。腐草纍纍骨已朽。世無奇男子。雌木蘭誰其偶。

## 無愁曲

馮小憐。穆黃花從婢也。因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爲續命。慧黠善彈琵琶。後主愛之。立爲淑妃。帝嘗與共獵。晉州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及至晉州。城已沒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妃妝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塞城。遂不下。又與並騎觀戰。陳稍却。妃怖曰。軍敗矣。帝與並奔。師遂潰。時號無愁天子。後齊亡。入長安。後主向周武帝乞妃。周武仍賜焉。

春宮傳試馬。烽火遍郊野。內人罷回獵。新妝傾城國。山河百二棄敝屣。琵琶一曲愁亡矣。吁、金蓮生步南齊蹶。黃花留蒂北齊滅。不願長封歸命侯。願乞小憐

老溫柔家亡國破亦何柔

赤樹謠

陳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光可鑑人瞻視盼睞照映左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以居之妃常于閣內靚妝憑檻宮中望之飄飄若神仙焉與諸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名其曲曰玉樹後庭花後隋滅陳後主與妃共入景陽宮井因號臙脂井相傳後主與妃淚染所致云

漢有陰麗華文叔思娶妻陳有張麗華後主爲選妃一絡后一作俘臙脂井上血糢糊玉樹流光不可踸得婦不當如是乎嗚呼阿麼空有好頭顱叔寶心肝未全無

破鏡詞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妹封樂昌公主陳將亡德言知不保謂曰以君之才色國亡必入權貴之家斯永絕矣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

宜有信物。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可以相訪。及陳亡。其妻果爲越公楊素所得。寵嬖殊甚。德言流離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于都市。有蒼頭賣照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言其故。出半照合之。題詩以寄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遂偕歸江南以終老焉。

七尺菱花八寶妝。美人相對生輝光。美人一去明月冷。青鸞無復嫦娥影。最憐奩匣滿塵封。猶染當年點淚紅。人生不幸遭離亂。致使圓光剖作半。鏡兮鏡兮縱復。完鏡中人非昔日顏。

青目鑑

楊素守西京日。李靖以布衣獻策。素踞胡床而見。靖責之。素改容謝焉。時妓妾羅列。內有執紅拂者。貭殊色。獨目靖。靖既去。而執紅拂者臨軒問姓名居止。靖具以對。妓誦而去。靖歸逆旅。其夜五更。急聞叩門而聲低者。靖啟視。則紫衣紗帽人。杖一囊。問爲誰。曰楊家紅拂妓也。延入。脫衣去帽再

拜。靖驚答之。叩來意。曰妾侍楊司空久。閱人多矣。無如君者。來相就耳。靖曰。如司空何。曰彼尸居餘氣。不足畏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名。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形狀。言詞氣息。眞天人也。于是偕與雄服。策馬排闥而去。

長安古今一棋局。朝犇夜趨多碌碌。重天富貴倚冰山。龍蛇不辨羣無目。尸居氣。楊司空出羣雄。李衞公中原鹿。共馳逐此也雄飛。彼也雄伏。海上豪定局。猶待東南角。王者師執拂。凝眸早已卜。

長門怨

隋煬帝建迷樓。後宮無數。多不得進御。有侯夫人者。忽自縊于棟下。臂懸錦囊。左右取進。得自感詩三首。妝成詩一首。自傷詩一首。皆情至之語。不忍竟讀。帝反覆傷感。親往視其尸。猶色如桃花。乃厚葬之。選女中使賜自盡。

國色難邀寵。幽宮祗自憐。君恩誠已遍。妾命奈無緣。貌不因人妬。情能任棄捐。

淚盡羞鸞鏡。血枯啼杜鵑。悲莫悲于恩波相承不及泉。

## 秀色餐

隋煬帝幸江都。一日憑龍舟檻注視。見殿脚女吳絳仙。長黛柔肌。迴異群輩。召幸焉。將拜婕妤。又因絳仙已嫁玉工萬群。故已之。擢爲龍舟首檝。號曰崆峒夫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爲長黛。司官吏日給螺子黛五斛。內人尙多不給。帝常吟持檝篇賜絳仙。謂左右曰。古人云秀色可餐。若絳仙眞可療肌矣。

持短掉。持短掉。三千殿脚羞花貌。描長黛。描長黛。三千殿脚摹嬌態。玉工有婦眞玉人。秀可療肌色可餐。誰將十斛波斯螺。勾出廣陵新月痕。千載尙銷魂。無怪當年看煞隋家風流之至尊。

## 司花女

隋煬帝遊廣陵。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纖腰憨態。寵愛特厚。適洛陽進合蔕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采者異而貢之。帝因賜名曰迎

鞾花。花香濃芬馥。惹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減睡。醒酒。帝卽以賜寶兒。號日司花女

君王愛花花傍鞾。美人司花花貌靦。十分春色滿隋堤。第一迎鑾一枝選。旭日臨花花態憨。宿雨潤花花半酣。司花鞾袖花影移。司花垂肩花魂語。十里紅摟曉風吹。風香憐護司花女。

來夢兒

煬帝荒淫。沉酣失度。每睡須侍兒韓俊娥搖動振聳。方得美睡。因呼俊娥爲來夢兒。

夢揚州。花月愁。夢巫峰。雨露濃。阿麼夢蝴蝶。俊娥傳羽翼。阿麼夢蕉鹿。俊娥爭角逐。嗚呼迷樓月觀臙脂冷。秋草雷塘夢未醒。淚零凄雨咽悲風。夜台無復姮娥影。

女主昌

武氏初爲太宗才人。賜號武媚。貞觀末年。太史占曰。女主昌。民間後高宗

欲立爲后。褚遂良諫。帝不聽。許敬宗曰。田舍翁歲收十斛麥。尙欲易婦。況天子乎。帝遂決。后既立。與帝垂簾並聽政。帝不能制。及高宗崩。后廢廬陵王而自立。改國號爲周。恣爲淫穢。大興殺戮。然見事明決。用人盡才。故雖女主當陽。不及于亂。時亦有負名望若狄仁傑輩。咸翼戴之。恬不爲耻。中宗返政。後人猶許以爲返周爲唐云。

金輪御世仙根覆。陽消陰亢果殺戮。一時鬚眉變婦人。彈冠傅粉眞膏沐。咄哉武媚若將男子擬。爾匹性殘刻。前孟德。性狡淫。後海陵。爾立七廟。誰爲爾添羽翼。爾設五刑。誰爲爾興羅織。朝聞告密反舌鳥。夕聞援救叩頭蟲。咄哉武媚千古絕。一世雄。立后功。許敬宗。作帝力。狄仁傑。

玉尺評

婉兒上官儀之女也。母夢人授玉杵而生。幼慧多才華。武后時沒入掖庭。中宗反政。立爲昭儀。駕幸昆明池。令諸詞臣賦詩。婉兒登玉尺樓。評其次第。時沈佺期宋之問各自負一時。冠未分甲乙。私語曰。今日我二人次第

定矣。毋得爭。是時衆人詩之不佳者。盡隨風飄落。盈覆玉階。獨沈宋兩人詩未下。各屏息以待。頃之一帋飛落。二人愕然。拾而視之。則沈句也。評曰。二人詩實相頡頏。但沈詩收聯怯。不及宋餘勇可賈。二人服其敏。各無辭而退。

夫人負鬚眉。巾幗作座主。昆池誇量才。沈宋建旗鼓。盧耶駱耶羞同伍。臨天下者韋與武。太平家。安樂府。紛紛鷹犬爭門戶。筆如龍。文如虎。有才無行無足數。嗟彼蛾眉玉尺亦輕取。

樓東怨

梅妃姓江氏。年九歲。能誦二南。謂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因名之曰。釆蘋。高力士使閩越。見其美。選歸侍上。大見寵幸。妃性愛梅。所居悉植梅。遂號梅妃。及太眞入宮。寵愛漸移。太眞忌而智。妃性仁慈。柔無以勝。竟爲太眞譖。遷于上陽東宮。妃抑鬱無聊。作樓東賦。獻上。倍極淒凉哀感。上覽之情動。懼拂太眞意。不果。復召遣中使。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

。受題句返封。中有何必珍珠慰寂寥。句令使者進上。上命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

名花初入上陽宮。晴日含芳弄曉風。亭北沉香春爛漫。風風雨雨妬樓東。海棠開。江梅落。解語香。氷心薄。肥綠成陰瘦枝弱。空留月影件樓東。吁嗟乎寂寥難把珍珠却。

## 馬嵬坡

楊妃小字玉環。宏農華陰人。開元二十二年冊爲壽王妃。武惠妃薨。後宮鮮當意者。或言壽王妃之美。二十八年。使高力士取妃于壽邸。度爲女道士。號太眞。天寶四載。冊爲貴妃。進御之日。奏霓裳羽衣曲。是夕授金釵鈿合。爲定情焉。後通于安祿山。祿山出入禁中無忌。嘗爲洗兒戲。上知之。付之一笑。及祿山出鎭范陽。舉兵反。思至長安日。取貴妃爲后。上幸蜀。駕至馬嵬。六軍不發。殺貴妃兄國忠。并索貴妃。上不得已。賜妃自盡。後至劍門。作雨零鈴曲。皆悼貴妃也。

君不見五侯七貴聯雲騎。丞相門楣仗女弟。又不見蛾眉淡掃風流姨。金門走馬朝天帝。誰知樂極却生悲。半夜漁陽鼙鼓催。六軍不發馬嵬驛。始悔卵翼大腹兒。霓裳歇。羽衣裂。天子不能庇家室。倉皇割愛謀生拙。絕代紅顏化黃土。行人莫歎馬嵬路。前車試讀樓東賦。

朝天詞

太眞第三姊虢國夫人者。在諸姨中尤爲美豔。得幸于上。月給錢十萬。爲脂粉資。虢國自矜豔麗。每出入禁中。常素面朝天。故杜甫有詩咏其事。誌實也。賜第在宮之東南。與國忠秦韓相對。雕梁畫棟。窮極奢侈。入朝恒與國忠並轡。人皆笑之。後因馬嵬之難。死于亂兵焉。

有女有女乘玉驄。揚鞭顧盼鳳闕東。新妝墮馬映旭日。內家導節上陽宮。上陽花放春如錦。一枝穠豔難與並。錦匳間道走奇兵。淡掃遠山開新境。貴妃姊天子姨。披香殿進昭儀。漢家故事傳軼史。九重雨露古無私。君不見朝天素面天顏喜。蛾眉妬煞玉環姊。

西廂月

鶯鶯姓崔。名徽。小字鶯鶯。號雙文。博陵人也。偕母護喪歸長安。及蒲東。適有叛兵掠蒲。因寓普救寺之西廂。同寓有張生者。與蒲將善。請兵護之。不及于難。其母甚德之。設饌宴張。令子女出拜。鶯垂鬟接黛。雙頰斷紅。光彩射人。張一見而惑焉。乃倩鶯婢紅娘私通衷曲。紅初難之。旣因生情迫切。乃爲持生所綴春詞二首以投鶯。久之。復攜彩箋以示生曰。鶯所命也。中有待月西廂之約。及期。生赴之。鶯以禮責生。不及于亂。生悵然而出。踰數夕。生方獨寢無聊。紅忽捧鶯而至。授生綢繆。永夕無一言。雞鳴。紅復促鶯去。如是者幾一月。生因賦會眞記及詩三十韻以貽之。後生赴長安。文戰不利。復貽書于鶯。鶯緘報之。書累千言。情辭婉轉。言與淚俱。無非怨生始亂終棄也。生每持緘以示友。故同時楊巨源爲賦崔娘行。或曰。會貞記。乃元微之所作。盖託名于張云。

西廂月。皎皎潔潔誰圓缺。三三五五千古懸。玉人綰就相思結。憶昔嬌姿初束

髮。庭院深深阿母挈。十三學畫眉描。取新勾月。十四學彈琴斜。抱雲和月。十五學弄簫。吹徹碧天涼夜月。整待十七賦三。星鐘冷無如夜氣。沉光落牆東花動影。薄衫不禁露華。侵彩雲散。香塵滅人去西廂寂。阿誰問取舊時月。

妾薄命

霍小玉故霍王女也。王沒後。偕其母出居長安之勝業坊。時隴西李益負才。名以少年試天官。玉慕其風調而委身焉。定情之夕。若瓊林玉樹互相激射。益此時幾疑身之入仙境矣。中宵玉忽流涕。恐後色衰見棄。益命侍兒牽帷執燭援筆而書盟詞。詞甚懇切。及後益得官返鄉。約之任迎玉歸家。竟別娶盧氏女。踰年不通音問。玉抱恨成疾。懨懨將至不起。益復至長安。路過玉門。每迂道而避焉。忽一日有豪士衣黃衫。策駿騎挾益直達玉所。玉已徵夢梳洗而候。含睇視益。不能出言。坐皆欷歔。頃之豪士致酒餚。玉舉杯酹地謂益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飲恨黃泉。皆君所致。擲杯長慟而絕。後益寢處。輒見玉焉。豈玉尚不能忘情于李乎。

君丈夫妾女子薄命之薄至于是負心之負何若此中道棄捐巳可傷鬱鬱奈何令人死死者今已矣生者恐難為情耳十郎十郎須記取憐取新人莫作故人視天長地久從今始妾薄命君休巳

燕子樓

盼盼關氏徐州張建封愛姬也尚書沒後盼盼念舊不嫁十餘年獨居一小樓名曰燕子因作詩以寓意焉時白樂天見其詩愛之遂和其韻又贈句以相諷盼盼得詩讀之泣然下淚曰自我公逝妾非不能死恐千載以下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傷公盛德也于是乃作詩答白遂不食死

紅樓飛燕子九十逗春光明霞方啟戶美人正曉妝蹁躚啣泥塗金屋營窟不辭勞朝夕雙飛逐春色去樓外落花知何許歸燕啾啾猶戀主樓中人樓中燕送熱迎涼雨風楚孤影單棲吾與汝非吾與汝誰共語嗟乎哉他日空梁落燕泥殘脂剩粉同埋處

惜黃花

李易安名淸照宋濟南李格非之女適趙明誠明誠雅好書卷夫婦相得日事鉛槧堆積書史以決勝負及靖康中金人南侵犇走不定所蓄殆盡明誠亦病死易安誄之極哀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多悔恨之詞有漱玉集三卷行世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漱玉詞中語也

嗟汝黃花何不凌霜暴日披風躡月而乃墮乃金減乃色弱乃骨爾何弗如梅耐彼寒威抑爾何弗如蘭傲彼衆香國爾何弗勵爾晚節夭嬌卓立爲松爲柏嗟汝黃花惜哉空灑西風泣

斷腸吟

朱淑眞錢塘人也幼警慧早失父母適夫村陋淑眞抑抑不得志自傷非偶作詩多幽怨之音宛陵魏瑞輯其所遺詩名之曰斷腸集

我欲留春春不住我欲送春春不去可知不忍覩春光爲覩春光易斷腸楊柳絲絲繫恨梨花片片銷魂掩重門怕黃昏冷流蘇濕淚痕夜雨零鈴聲聲滴愁人兩耳聽不得曉風苔砌滿落紅斷腸百結啼鵑血

## 女黃冠

伯顏破臨安。六宮盡北轅。昭儀王清蕙題滿江紅詞于驛壁。音調激昂。結曰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文文山見之。爲之惋惜曰。夫人于此少商量矣。亦作二詞以和之。于是膾炙人口。和者林立。後入北。乞爲女道士黃冠以返故鄉。

南渡衣冠淩夷也。鬚眉若個男兒者。君不見補天正氣。燕市血灑。撼天怒濤。崖山骨捨。烈士殺身甘殉名。美人出世眞耶假。塞上烽烟塞上塵。碧天難問姮娥寡。哀哉翁笠雲鬟返故鄉。大江南北無宗社。

## 十香詞

遼懿德皇后蕭氏。母夢明月入懷。復升中天。爲天狗所食。驚寤而生。后姿容絕。世兼擅詩詞。琵琶觀音其小字也。清寧元年册爲后。是日后方出閣升坐。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落。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何意。左右對曰。此天書敕后領三十六宮也。玉飾首。金飾足。觀音爲后。皆宮中頌后語。后嘗

作回心院詞以望幸。伶官趙惟一演爲曲。耶律乙辛欲傾后。使宮婢單登作。證誣后與惟一私通。更使人作十香淫詞。令登紿后手書。及后所題懷古詞爲據。密奏上聞。上大怒。命參知政事張孝傑。與乙辛鞫治其獄。酷刑煅煉。皆爲誣服。獄具上猶未決。孝傑指后懷古詞文致之。上意乃決。族誅惟一。敕后自盡。遂符白練之徵。

古人亦有言。無才便是德。三復十香詞。椒房增歎息。玉飾首。金飾足。觀音爲后千古絕。三十六宮人第一。底事叛家奴。流香授彩筆。點與染。因妬嫉。風與波起羅織。黠哉乙辛。明月入懷飛而食。忍哉孝傑。法吏下石蔽天日。哀哉懿德。惜未聞婦人無才便是德。回心院。生荊棘。十香詞。悲何極。

月下笛

元順帝寵妃程一寗未得幸時。嘗于月下登翠鸞樓。倚闌弄玉龍笛。情極悲愴。帝聞而召幸焉。謂寗曰。玉笛卿之三弄也。可封爲圓聚侯。自是寵愛日隆。改其樓名爲奉御樓。

天子方耽天魔舞。宮人自弄月下笛。月下笛。花枝泣。羊車未知何所適。銀河倒瀉銅壺滴。一聲吹徹翠鸞樓。萬里關山聞裂石。按玉龍。心如搗。君王若不惜蛾眉。賤妾何辭長門老。韻悠揚。聲杳渺。倩風吹落餘音。願向君前繞。

薄皇后

徐妙錦中山王達第三女也。長兄輝祖殉難時抗節繫獄。次兄增壽圖出降。爲建文帝所手戮。姊卽仁孝皇后。后甍帝欲聘之。妙錦矢志不從。遂守貞不嫁。至宣德中入宮朝張太后自稱徐達第三女。宮人竊私語曰。此薄皇后而弗爲者。

有所思。自古有讓天子無讓皇后。有之自中山王達第三女始。父居開國功。姊亦侍宸。宮妃后尋常耳。名節垂青史。有所思。賤妾生無富貴骨。願稱故臣徐達女。不樂與高皇帝子。匹至尊委禽敢請辭。有所思。長兄魏國抗節且釋囚。次兄定國乞降身亦死。思何起。思何止。思之思之。電火光華。妙錦悟之早久矣。

負明山

臨淄妓王翠翹能新聲。善琵琶。徙居海上。倭入寇掠之去。爲塞王越人徐海號明山和尚者所得。海故嘗與翹善。絕愛幸之。寵爲專房。會中丞胡梅林勦寇無策。遣華老人誘海降。海怒欲殺之。翹爲救得釋歸。于是中丞更遣華賫金珠賄翹。且陰許海以富貴。令海屠其黨以自拔。翹力贊海。海勉從之。及事成。胡負約。以重兵出不意擊海。海倉卒赴水而死。凱旋大享軍士于幕府。令翠翹行酒。酒酣與亂。醒後悔之。仍以翹功高。乃賜所調永順酋長。翹與渡錢塘。泣而歎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故悞誘殺之。不意戮一酋更屬一酋。何面目復生世間乎。竟投江而死。後胡亦以非罪斃獄人咸以爲負心之報云。

飄以忽。海水立。猖與狂。海波揚。吏胥誅索居無所。徒手水濱走絕士。爲亙命如草。作賊名如虎。可憐沿海民。日怕東南風。豪哉海上雄。舊歡擁帳中。汪洋大海盤踞出沒。難與爭鋒。中丞將紅顏仗。誘殺降奇功。上噫異矣。首功不錄何可辱。宗憲歡。翠翹哭。一身爲國殉錢塘。死見明山何面目。寄語中丞善保富貴毋反

覆。不然且爲明山續。

廣陵花

小靑姓喬氏。家廣陵。生而夙慧。丰神逸豔。年十六。歸武林馮生。生性蠢俗。婦又奇妬。遷靑于孤山別業。以幽之。靑悵抑無聊。作詩多哀婉之音。令人酸鼻。惟婦之戚屬有楊夫人者。常憐而顧焉。居久之。鬱鬱成病。倩畫工圖其眞。設梨漿以爲奠。一慟而絕。妬婦索其遺詩盡焚之。所存於世者。惟寄楊夫人書一。古詩一。七絕十餘首。詞一闋而已。戔戔居士乃爲之作傳。好事者每以詩爲憑弔云。

是廣陵花。何以吹折于武陵之妬風雨耶。貌而才。薄命固無足嗟。吁嗟乎。瘦影憐秋波。無命奈若何。孤燈吟夜雨。有恨向誰語。維貌而才。有一于此。其能免于妬風雨之殘摧。何況並臻其絕佳。死矣哀哉。阿靑阿靑。尙何須顧影而徘徊。

紅橋曲

張紅橋。閩縣人。居於紅橋之西。因以自號。豪右爭欲聘之。悉不從。曰。必得

才如李青蓮耆事之耳。于是操觚之士。咸託五字爲媒。張第置之無所答。永泰王偁尤所鍾念。至稅其隣以居。竊窺張睡起。投以絕豔佳詞。張怒其輕薄。終不許。福清林鴻道過偁居留宿。亦托鄰嫗投句。張捧詩啟齒。援筆而和。隣嫗返命。爲通殷勤。乃委禽焉。鴻遂舍其家。以外室處之。定情之夕。各以其字箋詩互韻。爲瓊瑤之報。唱和香奩。情好日篤。將一年。鴻有金陵之游。乃作大江東詞。以爲留別。張亦依韻賦答。其後往來詞札甚多。皆各踵其前韻。張因念鴻成疾。未幾鴻歸。已鬱鬱而卒。後鴻每過紅橋。輒爲之神癡終日。

美人自古生南國。相思子綴板橋側。遙天巧啄一飛鴻。長棄雙蛾添黛色。大江東去鴻書稀。午夜紅橋燈火微。寄語玉人消減樣。顋郎記取帶腰圍。自分紅顏甘薄命。可憐黃土埋青鏡。瘦骨輕軀病避風。嬌花耐得幾回病。步橋東盼歸鴻。歸鴻無信月華空。倚遍闌杆染淚紅。

返生香

我邑葉工部幼女名小鸞。字瓊章。別字瑤期。少稟夙慧。一門皆負麗藻。而瑤期才色尤獨絕。惜未笄而卒。卒後復有審戒詞一卷。托乩以呈無葉堂甘神寄跡處也。其他愁言麗句。俱流傳于午夢堂集返生香中。

汾湖諸葉。葉葉爭輝。連枝競豔。幼最娥眉。香流午夢。粉泣子規。夕秀凝粧兮飄玉屑。曉霞入戶兮落珠璣。那知仙夢難留。好花不再。匳鏡捐黃土。粉盒埋紅淚。無葉堂中落葉聲。返魂不響三山佩。

石砫悲

秦良玉者。石砫土司女官也。秦氏世忠貞。其父兄皆以征調歿于王事。故良玉得以女襲爵。能馭下。嘗將兵數與流冠戰皆捷。思陵有御製詩褒美之。後流冠犯蜀。蜀撫邵捷春束手無策。棄險不守。良玉亟見邵曰。蜀之險在邊。若賊進險。則大事去矣。今盡調我溪洞卒。可二萬人。足制賊。不必他兵。助乞中丞移鎮發餉。邵不能從。辭以督師借蜀爲壑。甯撤險待死。良玉扼腕而出。及蜀破。良玉以帚召其下。盖土司遇至急事。以箸調兵。謂能食

者即赴。以帚則掃境內無遺矣。于是與賊苦戰。一軍盡沒。同時總兵左艮玉擁重兵避寇打糧百姓苦于賊寇如梳兵如篦。明末謠言官軍殃民。甚于賊也。

明季丁陽九。一時兩艮玉。男觀望中原。女馳驅西蜀。惜哉同名不同志。倚官作賊男兒事。天生石砫女將軍。爲國赴難請長纓。嗚呼寇如梳。兵如篦。寧南軍過靡孑遺。不然何以皇圖墮。寇如麻。兵如帚。掃我境內除小醜。闖乎獻乎幾授首。天子聞之錫優詔。剪逆還師跋扈討。淩煙閣寫美人貌。毋奈將星墜西南。沙場先塗紅顏腦。噫嘻男爲賊導女國殤。左軍未散鼓聲死。秦軍既潰氣飛揚。艮玉艮玉孰可羞。孰可傷。

河東君

柳如是。本姓楊。名愛。柳其寓姓也。逸麗工詩。年二十餘。歸虞山錢宗伯。時錢已黝顏鮐背。雙鬢斑白。柳則盛鬋堆鴉。凝脂竟體。燕婉之夕。錢曰。我甚愛卿如雲之黑。如玉之白也。柳亦曰。我亦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

髮也。相顧大笑。傳爲美談。宗伯爲作我聞室以居之。戲稱之爲柳儒士。謂人曰。此我高弟。亦良記室也。與之聯句于絳雲樓。更討論于古今文翰。良辰勝節。携之放舟湖山佳處。留連唱和。望者疑爲神仙。後宗伯捐舘。其族聚衆交訌于其室。索資無厭。柳軟語欵留之。閨戶自經。令家人急馳報官。于是盡縛凶黨。置之法。時人頌其節者。謂牧齋寔有愧于柳云。

如是本佛言。何來入我聞。昔日窺青眼。今日拂絳雲。絳雲樓高勢接天。章台過客願執鞭。海之東。江之南。名花無數爭鮮妍。長條獨有故人憐。膚如玉。髮如漆。相憐相愛紅絲結。膚如髮。髮如膚。憐卿愛卿本丈夫。君領東林袖。妾居北里首。縱不富貴亦風流。壓倒江南花社詩壇齊却走。君虧晚節妾完貞。妾命薄。君顏厚。嗚呼。夫沾泥絮。婦喬松。白髮夭死紅顏壽。

司畫奴

睞娘者。姓易氏、世居松陵之舜水鎮。父好蓄古畫。令睞掌之。呼爲畫奴。復因其星眸流盼。更名爲睞娘。甲申歲。海內鼎沸。睞偕父母避兵于午溪姑

家故居。悉爲灰燼。亂稍定。父母返家葺故廬。睞留故處。姑孀居不謹。通於中表潘生。生因其姑而以情詞逗睞。睞嚴拒之。怒辭歸家。匿不以故告父母。恐累于姑之行也。潘固已婚某氏。離其婚。倩其姑求婚于睞之父母。尙未許。姑又附耳密語於睞母。誣睞與生有他故。父母不得已。遂許焉。議婚之事。睞不知也。及入贅。揭帳見良人。卽佻㒓生也。乃大慟曰。姑悞我。伉儷之際。非其本懷。後生挈之歸家。因無行爲人所黜。怒睞不爲禮。日加叱詈鞭楚。睞中夜作書遺父母。遂自縊。及晨。父母得書。長慟而至。生已挈室潛踪矣。乃殮睞。挾其婢聞香以歸。後數日。忽有豪士躍馬提劍。從碧眼奴排門突入睞柩前。大呼曰。負心人已殺之矣。解囊疾馳而去。視之。中有生頭髑髏。其姑未幾亦爲盜掠去。人咸以爲睞冤所雪云。

松陵之僻。舜水之濱。天生佳麗。仙貌盈盈。幼掌芸籤。長司畫城。爲憐慧性。爰錫芳名。嗟乎。烽烟四起兮鳳凰飛。殘枝悞集兮狐鼠窺。長舌工讒兮鼎妻非委身瑣類兮。惟一死。噫嘻。縱然天下誠多美。庸奴何福能消此。我欲使恨筆描黛淚

墨摹態。寫出佳人嫣然睞。是耶非耶。昨夢花間美人在。

## 七歌哀

魏于雲者。原傳失其字。浙之嘉善人也。家本富。于雲少負夙慧。姿態明秀。其父延師敎之。與松陵袁華同學。華與雲乃中表兄妹。故得唱和無間。居久之。二人遂私有紅絲之訂。雲日促華求婚于父母。且曰我母愛子。求之事必獲。濟白首之盟。可指日而定也。華每託辭以緩其期。旣而雲年及笄。華亦歸家。二三年不通音問。雲屢以書招之。華性寡恩情。竟中衰。雲書盈篋。悉置之若無聞。求姻之事寂如也。父母以雲年長。將字同邑他姓。雲情急。復致書于華。幷附絕命七歌。誓以身殉。華始情動。求媒於雲父之密友。華有異母兄某者。性最殘刻。聞其事。潛往魏門辱詈。意欲挾此以居奇。于是雲父母竟許他姓。所求不日而納聘焉。至是而雲死志遂決。乃焚其平日所作。中夜。齧其婢。復修數柬。多訣別之語。遂投繯而逝。晨起。父母見之。血漬手書宛然。哀而不忍違其志。乃招華付以遺詞。聞者皆爲流涕。後袁

華亦不知其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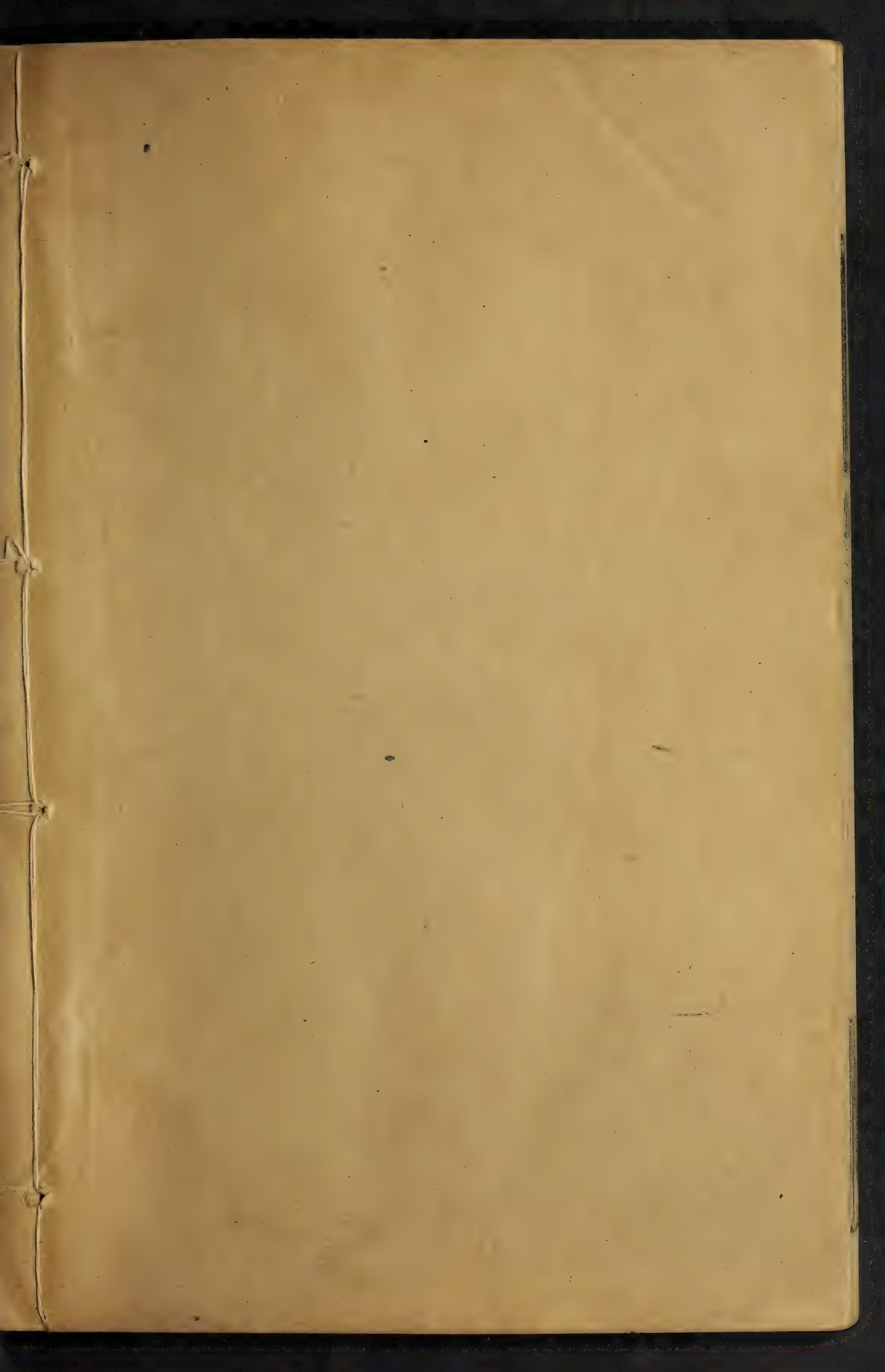
七歌哀哀哉狂且負微才。薄命之薄薄于紙。吹落彩雲作飛灰。可憐魏女目無珠。汙泥溷擲無瑕軀。可憐袁子胸無血。甘作傷心人情滅。我讀七歌絕命語。愁言未竟淚如雨。紅顏薄命一何多。于雲惜遇非其侶。王魁李益得君三。負心公案可同參。七歌哀哀何似自悞。早拚一死耳。九轉迴腸猶如此。我恨袁華不足誅。于雲嗚咽泉臺裏。

古豔樂府跋

仇實父二十四美人眞蹟。凡四脫稿。未三百年。巳如威鳳。卽藏弆家且亦不能枚舉其名矣。余從祖吸江嘗彙古今名媛。各以本事製爲樂府。兼繫小傳。自先秦以迄　國初凡五十人。珠光璀璨。令人色舞眉飛。余嘗戲謂樂府固佳。再得丹青妙手。如實父輩各繪小影。左圖右詩。襲貯檀几。當不必更憂相如四壁也。

甲午秋日侄孫復吉識

香豔叢書三集卷三終



香豔叢書　第三集



比紅兒詩註自序

唐摭言羅虬辭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肉聲嘗爲貳車屬意會貳車聘鄰道虬請紅兒歌而贈之繒綵孝恭以貳車故不令受所貺虬怒拂衣而起詰旦手刃(吉按雅雨堂刊本摭言手刃下有紅兒二字)絕句百篇號比紅兒詩大行于世據摭言有手刃二字太平廣記遂衍爲羅虬手殺紅兒等語余思虬果因孝恭之阻當怒在孝恭與紅兒何涉虬乃遷怒於無能弱女亦不成丈夫矣其詩何傳乎且虬原序並無怒意細閱摭言詰旦手刃卽接絕句百篇似有譌字闕文然讀至終篇眞紅兒歿後憐之而作也手刃之事未知有無而紅兒則因詩而如繪矣潞河客館枯坐無聊友人以故實來問者旣縷答之因裒集分註各詩之下亦博覽之一助也乾隆壬寅日南至嘉興沈可培識

比紅兒詩註

嘉興沈可培向齋著

唐羅虬原序比紅者。爲雕陰官妓杜紅兒作。貌麗年少。樸智慧悟。不與羣女等。余知紅者。乃擇古之美色灼然稱於史傳者。優劣于章句間。遂題比紅兒一百首。

雲間翡翠一雙飛。水上鴛鴦不暫離。寫向人間百般態。與君題作比紅詩。

此百首總冒。以翡翠鴛鴦情好之密。叙情好之由。

姓氏堪侵尺五天。芳名占斷百花鮮。馬嵬好笑當時事。虛賺明皇幸蜀川。

唐俚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首句切杜。(唐書)安祿山反。元宗幸蜀。至馬嵬驛。將軍陳元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遮國忠馬。訴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虜謀反。遂殺之。上出驛門。令收隊。軍士不應。元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上令力士引妃於佛堂縊殺之。 此言紅兒美於玉環。明皇因寵玉環。以致幸蜀。眞爲不値。

羽化嘗聞赴九天。只疑塵世是虛傳。自從一見紅兒貌。始信人間有謫仙。
如杜蘭香是天上謫仙。然徒聞其名耳。今見紅兒。始知眞有謫仙。非虛傳也。
月落潛奔暗解攜。本心誰道學單棲。還緣交甫非良耦。不肯終身作羿妻。
（王充論衡）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以奔月。託身於月。是謂蟾蜍。（洛神賦）感交甫之棄言兮。（文選註）鄭交甫遵彼漢皐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顧請子之珮。二女解與交甫。交甫受而佩之。超然而去。行十餘步。探之即亡矣。回顧二女亦亡矣。　言紅兒解佩貽我者。因前所見之人。俱不足以配其美。故未肯學姮娥之單棲耳。
長恨西風送早秋。低眉深念嫁牽牛。若同人世長相對。爭作夫妻得到頭。
（續齊諧）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又云織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述異記）天河之東有美女人。乃天帝之子。機杼女工。年年勞役。織成雲霧綃縑之衣。天帝憐其獨處。嫁與河西牽牛之夫壻。自此竟廢織紝。帝怒。責歸河東。但使一年一度相會。　牛女惟

一年一會。故得長生。耳甚言紅兒之美。爲之夫者不惜喪身也。即萬楚郤令今日死君家之意。

曉日雕梁燕語頻。見花難可比他人。年年媚景歸何處。長作紅兒面上春。

匼匝千山與萬山。碧桃花下景長閑。神仙得似紅兒貌。應免劉郎憶世間。

（幽明錄）漢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入天台山。度山出一大谿。谿邊二女子。姿質妙絕。遂留半年。懷土求歸。既出。親舊零落。邑室改異。無復相識。訊問得七世孫。

五雲高捧紫金堂。花下投壺侍玉皇。從道世人都不識。也應知有杜蘭香。

（唐高駢女仙傳）杜蘭香者。漁父得三歲女于洞庭之岸。十餘歲靈顏姝瑩。殆天人也。忽有青童來携女去。臨去謂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于人間。期已滿。今去矣。後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授以擧形飛仙之術。碩亦得仙。

筆底如風思湧泉。賦中休漫說嬋娟。紅兒若在東家住。不得登牆爾許年。

（宋玉好色賦）天下佳人。莫如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

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墻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

照耀金釵簇膩鬟○見時直向畫屏間○黃姑阿母能判剖○十斛明珠也是閑○

(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阿母長相見○　言紅兒直是天孫○倘黃姑阿母肯捨得○則不惜十斛明珠以聘娶之也○

知有持盈玉葉冠○翦雲裁月照人寒○紅兒若戴當風帽○直是瑤池會上看○

(穆天子傳)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幽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擬將心地學安禪○爭奈紅兒笑靨圓○何物把來堪比似○野塘初綻一枝蓮○

(洛神賦)灼若芙蕖出淥波○

濃豔濃香雪壓枝○裊烟和雨曉風吹○紅兒被掩妝成後○含笑無人獨立時○

淺色桃花亞短牆○不因風起也聞香○凝情盡日君知否○還似紅兒淡薄妝○

以桃花比新妝之豔。

樓上嬌歌裊夜霜。近來休數踏歌孃。紅兒漫唱伊州徧。認取輕敲玉韻長。

於伊州聽新韻之嬌。

火色櫻桃摘最初。仙宮知有世間無。凝情盡日君知否。眞似紅兒口上朱。

（白香山詩）櫻桃樊素口。

明媚何時讓玉環。破瓜年紀百花顏。若教貌向南朝見。定卻梅妝似等閒。

楊太眞小字玉環。（蘇詩）玉環飛燕誰能嗔。（古詩）碧玉破瓜時。　壽陽公主人日臥簷下。梅花點額。卽依以爲妝。曰梅妝。

宿雨初晴春日長。入簾花氣靜難忘。凝情盡日君知否。眞似紅兒舞袖香。

暖塘爭赴蕩舟期。行唱菱歌著豔辭。爲問東山謝丞相。可能諸妓勝紅兒。

（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終不渝。（李太白詩）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

初月纖纖映碧池。池波不動獨看時。凝情盡日君知否。眞似紅兒舞罷時。　兩叶

戲水源頭指舊蹤。當時一笑也難逢。紅兒若肯迴桃臉。豈止連催舉五烽。

(史記)幽王以褒姒爲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爲烽燧。例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燧。其後不信。諸侯不復至。

世事悠悠未足稱。嬾將閒事更爭能。自從命向紅兒斷。不欲留心在裂繒。

(帝王世紀)妹喜好聞裂繒聲。又褒姒好聞裂繒。

休語如皋一笑時。金髀中臆錦披離。陋容枉把雕弓射。射盡春禽未展眉。

左傳。

總是紅兒媚態新。莫論千度笑爭春。任伊孫武心如鐵。不忍軍前殺此身。

(史記)孫子以兵法見吳王。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王乃出宮中美女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爲隊長。皆令持戟。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干是鼓之右。婦人大笑。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乃斬左右隊長。

越山重疊越溪斜。西子休憐解浣紗。得似紅兒今日貌。肯教將去見夫差。

(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好色。於苧蘿山。得鬻薪之女二。曰西施。曰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三年。使范蠡獻之。

一舸春深指鄂君。好風從度水成紋。越人若見紅兒貌。綉被應羞徹夜薰。

(說苑)越鄂子晳泛舟于新陂之中。乘青翰之舟。張翠盖。會鐘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乃揄修袂而擁之。舉綉被而覆之。

自隱新從夢裏來。嶺雲微步下陽台。含情一向東風笑。羞殺凡花盡不開。

(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台之下。 五代劉鄩侍兒王氏。有艷色。人號爲花見羞。見(五代史)。

南國東鄰各一時。後來惟有杜紅兒。若教楚國宮人見。羞把腰身並柳枝。

(管子)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尹文子)楚莊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

檻外花低瑞露濃。夢魂驚覺暈春容。憑君細看紅兒貌。最稱嚴粧待曉鐘。

波平楚國浸星辰臺上君王宴早春畢竟章華會中客冠纓虛絕爲何人。

（韓詩外傳）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扢冠纓而絕之言于王曰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歡於是冠纓盡去不知王后所絕者誰羣臣歡飲而罷。

傾國傾城總絕倫紅兒花下認眞身十年東北看燕趙冷眼何曾見一人。

（古詩十九首）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今時自是不諳知前代由來事見爲一笑陽城人便惑何堪教見杜紅兒。

注同第九首。

青史書時未是眞可能纖智却強秦再三爲謝齊王后要解連環與別人。

（戰國策）秦昭王常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能解此環否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巳解矣。　別與人言要解連環須俟紅兒也。

繡帳鴛鴦對刺文博山微暖麝凝薰詩人若見紅兒貌悔道當時月墜雲。

博山香爐也。

薄粉輕朱取次施。大都端正亦相宜。只如花下紅兒貌。不藉城中半額眉。

（後漢書）長安城中謠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陌上行人唱黍離。三千門客欲何之。若教粗及紅兒貌。爭肯樓前斬愛姬。

（史記平原君列傳）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請曰。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問之。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造躄者門謝焉。其後門下乃稍稍來。

樂營門外柳成陰。中有佳人畫閣深。若是五陵公子見。買時應不惜千金。

（漢書原陟傳）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

青絲高綰石榴裙。腸斷當筵酒半醺。置向漢宮圖畫裡。入胡應不數昭君。

（劉歆西京雜記）漢元帝時匈奴求美人爲閼氏。上按圖畫以昭君行及召

見貌爲後宮第一帝悔之窮案畫工皆棄市毛延壽與焉

詔下人間選好花月眉雲鬢盡名家紅兒若向當時見繫臂先封第一紗

(晉書胡貴嬪傳)泰始九年晉武帝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

通宵甲帳散香塵漢帝精神禮百神若見紅兒醉中態也應休憶李夫人

(漢書外戚傳)李夫人早卒武帝憐之圖畫其形於甘泉宮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不得就視上益悲感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姍姍其來遲

芳姿不合並常人雲在遙天玉在塵因事愛思荀奉倩一生閒坐枉傷神

(世說)荀奉倩妻曹氏有豔色妻常病熱奉倩恒以冷身熨之妻亡人弔不哭而傷神未幾奉倩亦卒

薄羅粧剪越溪紋鴉翅低從兩鬢分料得相如偷見面不應琴裏挑文君

(梁武帝西州曲)雙鬟鴉雛色。(史記)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善。富人卓王孫爲具召之。必欲盡酣。吉曰。聞長卿善琴。請撫之以自娛。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窃聽之。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遂夜奔相如。與之歸成都。

輕小休誇似燕身。生來占斷紫宮春。漢王若遇紅兒貌。掌上無因著別人。

(漢書)成帝微行過陽阿公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爲婕妤。貴傾後宮。(荀悅漢紀)趙善舞。帝悅之。號曰體輕。

雕陰舊似逞嬋娟。有個紅兒賽洛川。常笑世人多誕誑。今朝眞見火中蓮。

(宋傅亮芙蓉賦)表麗觀于中沚。開郁烈于蘭堂。在龍見而萌秀。于火中而結房。(維摩經)火中生蓮花。是名爲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永嘉禪師證道歌) 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知不壞。(唐張謂蓮花寺詩)樓殿總隨烟燄盡。火中何處出蓮花。

誰向深山識大仙。勸人入山下引春泉。定知不及紅兒貌。枉却工夫漑玉田。

(搜神記)羊公雍伯雒陽人。父母亡。葬于終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

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云玉當生其中。又語云後當以此得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獨視見石子生玉。北平徐氏女甚美。行人多求不許。公乃試求焉。徐氏笑以爲狂。乃戲曰得白璧一雙來當爲昏。公至種石處。得五雙以聘。徐氏遂以女許之。天子異之。拜爲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曰玉田。

京口喧喧百萬人。競傳河鼓謝星津。奈花似雪爭雲髻。今日天容是後身。

(史記天官書)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　奈女者域因緣經萍沙王從伏竇中入登樓。就之明晨當去。奈女曰若其有子。當何所與。王則脫手金環之印以付奈女。　言髻插奈花黑白爭妍。誰知紅兒乃即是花身也。

鍊得霜華助翠鈿。相期朝謁玉皇前。依稀有似紅兒貌。方得吹簫引上天。

(列仙傳)簫史善吹簫。作鳳鳴。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焉。作鳳樓。敎弄玉吹簫。感鳳來集。一日隨鳳飛去。

巫山洛浦本無情。總爲佳人便得名。今日雕陰有神豔。後來公子莫相輕。
合用巫山洛神兩事。言後人若有才如曹植者。定當移洛神而賦雕陰也。
舊恨長懷不語中。幾回偷淚向春風。還緣不及紅兒貌。卻得生教入楚宮。
左傳
恨臭西風日半沈。地無人跡轉傷神。阿嬌得似紅兒貌。不費長門買賦金。
(漢武故事)帝年數歲。長公主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女阿嬌好否。曰
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漢書)武帝陳皇后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
聞司馬相如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相如乃作長門賦以悟
主。皇后復得幸。　按阿嬌。陳皇后名。
輕梳小髻號慵來。巧中君心不用媒。可得紅兒拋醉眼。漢王恩幸一時迴。
(飛燕外傳)趙后飛燕之父馮萬金。通於江都中尉趙曼之妻。曼妻江都王
孫女姑蘇主也。有娠。一產二女。長曰宜主。次合德。皆冒姓趙。宜主即飛燕。合
德新沐膏九曲沉水香。爲卷髮。號新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

衣敵短。繡裙小袖。李文禯。淖方成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自有閑花一面春。臉檀眉黛一時新。殷勤爲報梁家婦。休把啼粧賺後人。

（華嶠漢書）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也。

漢皇曾識許飛瓊。寫向人間作畫屛。昨日紅兒簾外見。大都相似更娉婷。

（班固漢武帝內傳）帝見西王母。王母自設天厨。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廷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唐高駢女仙傳）開成進士許纏夢到瓊台。見仙女三百餘。內一人許飛瓊。遂賦詩云。曉入瑤台露氣淸。坐中惟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及成。又令改第二句云。天風飛下步虛聲。云不欲世間知有我也。

紅兒不向漢宮生。便使雙成漫得名。疑是痲姑惱塵世。暫敎微步下層城。

註同上。

馮媛須知仕漢宮。將身只是解當熊。不聞有貌傾人國。爭得今朝更比紅。

(漢書孝元馮昭儀傳)初爲婕妤。上幸虎圈鬬獸。熊逸出圈。攀檻欲上。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帝驚歎。自是倍敬重焉。

辭輦當時意可知。寵深還恐寵先衰。若敎得似紅兒貌。占却君恩自不疑。

(漢書孝成班婕妤傳)成帝游後庭。欲與婕妤同載。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毋近似乎。上善其言而止。

曉向牕紗與畫眉。鏡中長欲助嬌姿。若敎得似紅兒貌。走馬章台任道遲。

(漢書張敞傳)敞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上愛其能。不責備也。　又張敞爲京兆尹。時罷朝會。走馬章台街。

鳳舞香飄繡幰風。暖穿馳道百花中。還緣有似紅兒貌。始得迎將入漢宮。

千里長江旦暮潮。吳都風物尙纖腰。周郞若見紅兒貌。料得無心念小喬。

（吳志周瑜傳）瑜從孫策征皖城。得喬公二女。皆有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

鋒鏑縱橫不敢看。淚垂玉筯正汍瀾。應緣近似紅兒貌。始得深宮奉五官。

（魏畧）初袁紹子熙娶甄后。及鄴破。文帝見后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爲迎娶焉。按丕初爲五官中郎將。

拔得芙蓉出水新。魏家公子信才人。若敎瞥見紅兒貌。不肯留神賦洛神。

（魏志）曹植初求甄后不遂。殊不平。黃初中入朝。時甄后已死。文帝以后所遺玉鏤金帶枕賚之。植還渡洛川。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

前代休憐事可奇。後來還有出光輝。爭知晝臥紗牕裡。不得神人覆玉衣。

（魏志）文昭皇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父常怪之。

捨卻靑蛾換玉鞍。古來公子苦無端。莫言一匹追風馬。天驥牽來也不看。

明吳郡錢希言戲瑕云。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樂府解題云。愛妾換馬。舊說淮南王所作。疑淮南王即漢劉安也。有詞。今不傳。後閱獨異志載魏任城王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唯君所選。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鶻。後因獵獻于文帝。此于淮南之說。理較長矣。乃宋人詩話。指鮑生以四絃換韋生紫叱撥。爲愛妾換馬。此開成後事也。何其謬歟。簡文樂府結語有眞成恨不已。願得路旁兒。言旁人譽馬乘者。盡力馳死也。蓋本于應劭風俗通。引古諺曰。殺君馬者道旁兒。一語。唐人張祜詩。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尤佳。

魏帝休誇薛夜來。霧綃雲縠稱身裁。紅兒秀發君知否。倚檻繁花帶露開。

魏文帝迎薛夜來。焚腹題國石葉香。此香疊之如雲母。能辟厲(段成式詩)欲重羅綺嫌龍腦。須爲尋求石葉香。

謝娘休漫逞風姿。未必娉婷勝柳枝。聞道只應嘲落絮。何因得似杜紅兒。

(晉書)王凝之妻謝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叔父安常內集。俄而雪下。安

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兒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總傳桃葉渡江時。只爲王家一首詩。今日紅兒自堪賦。不須重唱舊來詞。

(古今樂錄)桃葉歌王子敬作也。詩云。桃葉復桃葉。桃樹連桃根。相連兩樂事。獨使我殷勤。又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吾自迎接汝。

(樂府集)桃葉王獻之之妾。妹曰桃根。今秦淮有桃葉渡。

重門深掩幾枝花。未勝紅兒莫太誇。玉柄不能探物理。可能虛上短轅車。

(晉書王導傳)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之。將往焉。導乘短轅犢車。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車而進。

一抹濃紅傍靨斜。粧成不語獨攀花。當時若是逢韓壽。未必埋蹤在賈家。

(晉書賈充傳)韓壽字德眞。美姿貌。賈充辟爲掾。充女窺之而悅焉。遂潛通音好。時西域貢奇香。一著人經月不歇。帝以賜充。其女密盜以貽壽。充祕之。遂以女妻壽。

斜凭欄杆醉態新。斂眉凝盼不勝春。當時若遇東昏主。金葉蓮花是此人。

(南史)齊東昏侯寵潘貴妃。嘗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金蓮也。東昏侯即齊主寶卷。

渡口諸儂樂未休。竟陵西望路悠悠。石城有個紅兒貌。兩槳何因向莫愁。

(梁武帝詩)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又(鄭谷詩)石城昔爲莫愁鄉。莫愁魂去石城荒。

一曲都緣張麗華。六宮齊唱後庭花。若教比並紅兒貌。枉破當年國與家。

(南史)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與貴妃張麗華居之。文士張範王瑳等爲狎客。君臣酣歌。賦詩。採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曲。

鳳拆鸞離恨轉深。此生難負百年心。紅兒若向隋朝見。破鏡無因更重尋。

(古今詩話)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見陳政日衰。德言謂主曰。以君之才華。國亡必入豪家。儻情緣未斷。猶期再見。乃破鏡各執其半。約他日

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及陳亡。主果歸楊素。德言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德言引至旅邸。言其故。出半鏡合之。乃題詩云。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主得詩悲泣不食。素知之。召德言至。還其妻。因命主賦詩。口占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

昭却平陽爲小憐。周師百萬戰長川。更敎乞與紅兒貌。舉國山河不値錢。

(北史馮淑妃傳)妃名小憐。工歌舞。後主惑之。周師之取平陽。帝獵于三堆。晉州告急。帝將還。淑妃更請殺一圍。帝從其言。

金谷園中花正繁。墜樓從道感深恩。齊奴恰是來東市。不爲紅兒死更寃。

(干寶晉紀)石崇有妓綠珠。美而工舞。孫秀使人求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數十人曰。任所擇。使者曰。受旨索綠珠。崇曰。綠珠吾所愛。重不可得也。使者還告秀。秀勸趙王倫殺之。(嶺表錄)孫秀勸趙王倫矯詔收崇。崇謂綠珠曰。我爲爾得罪。珠泣曰。當效死于君前。遂自

墜于樓下以死。齊奴崇小字也。

蘇小輕勻一面粧。便留名字著錢唐。藏鴉門外諸年少。不識紅兒未是狂。

(樂府廣錄)蘇小小。錢唐名娼也。南齊時人。(吳地記)嘉興縣前有晉妓錢塘蘇小小墓。

虢國夫人照夜璣。若爲求得與紅兒。醉和香態濃春裡。一樹繁花壓綉幃。

(杜子美詩)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金縷濃薰百和香。臉紅眉黛入時妝。當時若向喬家見。未敢將心向窈娘。

(唐書武承嗣傳)喬知之婢窈娘。美且善歌。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以諷婢。因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殺之。詩云、石家金谷重新聲。十斛明珠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樓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君羞不忍。徒掩芳袂復紅粉。百年離別在須臾。一代紅顏爲君盡。

逗玉濺盆浴殿開。邀恩先賜夜明苔。紅兒若是三千數。多少芳心是死灰。

（拾遺記）秦始中祖梁國獻蔓金苔。色如金若螢聚之。大如雞卵。投于水中。光出照目如火。生水上。宮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照耀滿室。著衣襟如火光。名曰夜明苔。

幾抛靈髻恨金墉。淚洗花顏百戰中。應有紅兒些子貌。却言皇后長深宮。

從道長陵小市東。巧將花貌占春風。紅兒若是當時見。未必伊先入紫宮。

（晉書）秦符堅滅燕。慕容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能將一笑使人迷。花豔何須上大隄。疎屬便同巫峽路。洛川直是武陵谿。

三吳時俗重風光。未見紅兒一面妝。好寫妖嬈與面看。便應休更賦眞孃。

（吳地記）眞孃吳國之佳麗也。行客才子。多題詩墓上。墓在虎邱。

天碧輕紗只六銖。宛風含露透肌膚。便教漢曲爭明媚。應沒心情更弄珠。

(列仙傳)鄭交甫見二女佩兩明珠大如雞卵。解以贈之。

君看紅兒學醉妝。誇裁宮纈砑裙長。誰能更把閒心力。比並當時武媚娘。

(樂苑)舞媚娘大舞媚娘。並羽曲調也。唐高宗永徽末天下歌舞媚娘。未幾立武后。按陳後主已有所歌。則永徽所歌。蓋舊曲云。舞亦作武。

鸚鵡娥如裛露紅。鏡開眉樣自深宮。稍教得似紅兒貌。不嫁南朝沈侍中。

(異聞錄)梁東宮常侍沈警後入周為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酌水具祝。暮宿傳舍。忽一女郎來共寢。自稱張女郎。名潤玉。贈警以金合歡結。至旦而別。後使回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箋。有詩云。飛書報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忘。

浸草漂花繞檻香。最憐穿度樂營牆。殷勤留滯緣何事。曾照紅兒一面妝。

妝成渾欲認前朝。金鳳釵雙逐步搖。未必慕容宮裏伴。舞風歌月勝纖腰。

(晉書)慕容廆鮮卑人。曾祖莫護跋慕燕代。入多冠步搖。乃襲冠諸部。因呼為步搖。後誤為慕容。

琥珀釵成恩正深。玉兒妖惑蕩君心。莫敎回首看妝面。始覺曾虛擲萬金。
(周秦行紀)潘妃自稱玉兒。
畫簾垂地紫金牀。暗引羊車駐七香。若是紅兒此中住。不勞鹽篠灑宮廊。
(晉書)武帝掖庭並寵者衆。莫知所適。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乃取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
一首長歌萬恨來。惹愁飄泊水難迴。崔徽有底多頭面。費得微之爾許才。
崔徽河中倡。裴敬中使河中。與徽相從者累月。敬中使還。徽不能從。情懷抑鬱。後數月。白知退將自河中歸。徽乃託人寫眞。因奉書知退。曰。爲妾謂敬中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爲君死矣。元微之爲作崔徽歌。
昔年黃閣識奇章。愛說眞珠似窈孃。若是紅兒夜深態。便應休說繡衣裳。
奇章公牛僧孺。封(吟牕散錄)李愿姬眞珠。後爲牛僧孺妾。眞珠沐髮以手捧髻。插金釵于兩鬢間。
吳興皇后欲辭家。澤國宮臺展曙霞。今日紅兒貌傾國。恐須眞宰別開花。

(陳書)後主沈皇后吳興人。身居儉約。惟尋閱釋典。陳亡入隋。後自廣陵過江。于毘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

人間難覓是深情。命斷紅兒向此生。何似前時李丞相。枉拋才力爲鶯鶯。

(元微之會眞記)貞元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余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名篇。按李紳字公垂。唐武宗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休道將軍出世材。盡驅諸伎下歌台。都緣沒個紅兒貌。致使輕教後閤開。

(晉書王敦傳)敦嘗荒恣于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易事耳。乃開後閤。驅婢妾數十人並放之。

共嗟含恨向衡陽。方寸花箋寄沈郎。不似紅兒些子貌。當時爭得少年狂。

金粟裝成扼臂環。舞腰輕轉瑞雲間。紅兒若在開元末。羞殺新豐謝阿蠻。

(開元遺事)至德中。上復幸華清之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于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新豐女伶謝阿蠻善舞淩波

曲。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視之凄然垂淚。

梔子同心裛露垂。折來深恐沒人知。花前醉客頻相問。不贈紅兒贈阿誰。

梁徐悱妻劉令嫺摘同心梔子贈謝娘詩曰。兩葉雖可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恨。梔子最關人。

髻綰濃雲立曙軒。我來猶愛不成寃。當時若見紅兒貌。未必相看有此言。

(妬記)桓司馬以李勢女爲妾。桓妻拔刀往李所。欲斫之。見李在窗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絕麗。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閑正。主乃擲刀抱之曰。我見猶憐。何况老奴。

倚檻還因有所思。半開香閣見嬌姿。可能得似紅兒貌。若遇韓朋好殺伊。

(列異志)大夫韓朋妻美。康王奪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殺。妻亦自投台下而死。遺書于帶曰。願以屍還韓氏合葬。王怒。令埋之。兩塚相望。經宿忽見文梓生二塚上。根交于下。枝交于上。

花落塵中玉墜泥。香魂應上窈娘隄。欲知此恨無窮處。長倩城烏夜夜啼。

此百首之結言紅兒已歿而思之無窮也。　烏夜啼。宋臨川王坐廢。夜聞烏啼獲赦。製烏夜啼曲。

比紅兒詩注一卷。吾家向齋先生所纂也。先生結佩命騷。抱琴安雅。暝寫玉台之序。簾押一雙。倫箋錦瑟之題。紘猜十五。偶憑墨戲。小懺情癡。證奩體而翻書。續香聞于識字。拜烏細訂。脂畫氷鏤。剔蠹冥搜。金迷紙醉。說豔瑯嬛記外。鶯穠成材。耽奇笠澤書中。榴裙失繡。錄徵妮古。遇桃枕以能名。詩到無題。問犀通而得解。非所知者。獨麗色。抑雅好之在國風也。用是硯受螺煤。襴薰麝月。紛披俊語。便成鉛黛之雌黃。芟在外篇。猶作荃蘭之職志。

乾隆庚戌五月既望長洲宗後學清瑞跋

附錄

元辛文房唐才子傳

羅虬詞藻富贍。與族人隱鄴齊名。咸通間稱三羅。氣宇終不逮。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爲從事。虬狂蕩無檢束。時雕陰藉中有妓杜紅兒善歌

舞姿色殊絕。嘗爲副戎屬意。會副戎聘鄰道。虬久慕之。至是請紅兒歌贈以繒綵。孝恭以爲副戎所盼爲從事。歌則非禮。勿令受貺。虬不稱意。怒拂衣起。詰旦。手刃殺之。孝恭以虬激已。坐之頃。會赦。虬追其寃。于是取古之有美女有姿艷才德者。作絕句一百首。以比紅兒。當時盛傳。此外不見有他作。體固凡庸。無大可采。序曰。紅兒美貌年少。機智慧悟。不與群妓等。余知紅者。擇古灼然美色。優劣于章句間。其卒章云。花落塵中玉墮泥。香魂應上窈娘隄。欲知此恨無窮處。長倩城烏夜夜啼。情極哀切。初以白刃相加。今曰余知紅者虬實一狂夫也。且聲律之道大爽。姑錄爲笑譚耳。

比紅兒詩注跋

宋方性夫注比紅兒詩一卷。載在郡齋讀書志。至直齋書錄解題。已不著錄。是原本之軼久矣。玆嘉禾同年沈公向齋補注。卷軸縱橫。盖雖屬游戲筆墨。而獅子摶兎。亦用全力也。哲嗣竹岑廣文。近攜公手稿見眎。因亟錄入叢書。用誌欣賞。丁丑季秋震澤楊復吉識

## 某中丞夫人

失名

已故皖撫某中丞性漁色後房粉黛如雲猶是未饜所欲聞良家女有殊色者啗以重金許以並嫡百計營求必達其目的而後已既入門則亦以待尋常婢媵者待之貧家閨秀墮其術中無如何也時常州某貢生性譎而甚有城府膝下一女待字閨中豔名噪遠近中丞聞之謂是可以利餌而計誘也因遣心腹風示貢生謂夫人病久亟思得人以主中饋如女公子來嬪當待以正室禮耳致送聘儀二千金惟婚期須在一月內妝奩有無不計也貢生知其意慨然允之略備荊布草草于歸一切儀文並不挑剔一若甘心受愚也者瀕行付女票千金並授以計女亦心領神會焉成婚後中丞豔女色雖名分未正而寵愛頗深女略識文義亦能書偶與談公事發議頗中肯要中丞益敬而愛之一日閽者忽傳進驛站遞來山東巡撫公文一角朱印爛然中丞啓封閱之則山東巡撫之咨文也內並附奏片大意謂據安徽巡撫某某咨稱東省災荒居民流離失所殊深憫惻今妻某氏節省日用經費並典質釵環湊集紋銀一千兩由莊

號滙至東省請爲散給災區此係出自愚忱斷不敢奏請奬勵等語伏查救災恤鄰古人所難出自婦女尤爲罕見今皖撫某之妻某氏憫念災況慨捐巨資自非刑于之化安能致此爲敢據情奏聞應如何奬勵之處出自逾格恩施非臣所敢擅請云云某月某日奉旨安徽巡撫某某之妻某氏著給予樂善好施字樣准其自行建坊欽此中丞閱竟自思並無此事而關防印信又在內署決非他人所能僞爲心知爲女所播弄而事已上達天聽萬難轉移祇得隱忍不發而某某之妻某氏則已綸綍昭宣正名定分矣蓋某貢生當嫁女時早已胸有成竹二千金之聘儀慨然不辭者固將別有作爲也踰數年中丞病歿家屬扶柩歸吳下寓廬蘇撫某中丞親往弔奠貢生女自喪幃葡蔔出控訴其子之違逆中丞撫慰再三允著親族將遺產勻分女始無言蓋其處心積慮固以得握財產權爲目的幸而得之志已足矣然女父當時設計之工密雖智者亦未易窺破顚頂如某中丞宜乎墮其術中而無如何也

妖婦齊王氏傳　失名

蜀中妖婦齊王氏。軍中稱爲齊二寡婦。姿容絕豔。而驍勇特甚。兼善幻術。時桂涵羅思舉赴營投効。勒制軍以都司札付二張。元寶二錠給之。限七日斬齊王氏首級。遲則軍法從事。二人易服往探。齊王氏擁衆屯大寺內。夜臥紗帳中。一足翹帳外。室中燃巨燭如白晝。簷下持刀護者四十人。二人登樹伺之。竟夜不得其便。因相商曰。逾限當死。不勝亦死。不如徑往取之。遂各執巨斧從樹躍下。持刀者四散辟易。齊王氏躍起。從床中飛出一鞭。幾爲所中。倉猝中斫其一足而出。俄而賊營大擾。舉火如星。二人仍從樹上穿葉攀枝而遁。持足以獻勒。疑其僞。後知齊王氏受傷。越日死。遂復優賞之。有黑丫頭者。每戰作先鋒。尤爲勇悍。曾一日手斬總兵二人。官軍望而畏之。有徽人裴某。能手舉五百觔。隨其同鄉某監司在營。一日大帥議出隊。裴出跪帳前。求派差使。帥問何人。監司稟稱係伊隨僕。不諳軍規。當責懲之。帥曰。此人頗有胆氣。令帶百人出隊。獲勝而回。賞以六品頂帶。裴大喜過望。月餘又領衆巡行。遙見一女子單騎持槍至。衆兵

望見盡逃裴自念一女子耳殺之當不費力策馬直前舉矛刺之女略一舉手裴己翻身入溝內幸素習水性見女下騎俯首尋覓遂從水中躍起矛中其喉女出不意仆地而死即登岸拔刀斬其首以歸因所殺一女子不敢報功私與同列言之索觀其首乃黑丫頭也立聞于帥亦大喜超擢參將後官副將而終

## 老狐談歷代麗人記

鵝湖逸士

蘇州雲巖山爲吳王舊宮有館娃宮及西施梳粧臺故址有某生者讀書山下之蕭寺生風儀俊拔年少才閎好學不倦雖盛暑必苦哦不輟恒至四更始罷一夕讀吳越春秋至吳王納浣紗女事附髀歎曰吾獨恨不能一見此人忽聞窗外低聲應曰我在此生驚凝神傾聽乃曰美人於二千年後尚有靈耶窗外復應曰我已在此生推窗視之則月明如晝一麗人年約三十許絕世無雙雖圖畫中未之見也生大喜啟戶出揖之延入坐齋中酌以佳茗問所由來麗人答曰實告君我非西子我乃西子化身也聞吾子讀書懷古情韻深長不覺觸我意緒既蒙殷勤留客不妨作長夜之談以答雅意生叩以姓氏答曰我乃胡氏我非鬼亦非人也生問何謂西子化身答曰吾族求仙者必先擇世之麗人而摹仿之五百年而形似又五百年而神似其人之尤麗者則必千年而形似又千年而神似若其人之尤極麗而間世不一出者則形似神似期又益遠焉至神似其人則由人而仙又當如由物而人之年數其期愈久則其所成就亦

愈高我生於吳宮在吳子壽夢之世稍長而心知慕道適有吳王長女在宮習禮丰姿韶秀冠於吳國余日夕慕效之魯昭公遙聞其美娶爲夫人所謂吳孟子者也孟子年十五而嫁魯余亦隨往摹仿繼聞夫差納越女西施余復回吳效之厥後雲遊四海聞有傑出之麗人必傾心嚮慕不辭跋涉而往從之至今逾二千年余閱人不啻千數百其尤麗而不爲余所見者蓋亦希矣生曰求仙而必慕麗人何也胡氏答曰此就吾族中雌者言之耳大抵天地菁英之氣所萃在男則爲才士在女則爲麗人吾所見麗人約須分爲三等有超軼一時之麗有跨越一代之麗此其人皆已至地仙神仙之地位有橫絕千古之麗則必天仙之偶謫人間者吾族慕之效之尤難形似蓋麗人之與仙人是一是二故吾族求仙者必由是而入焉生曰子所見之麗人可枚舉而告我乎胡氏答曰吾非不肯告子恐子之不我信也吾周遊所見與子讀書所聞其同者什三異者什七何則書史之所記爲美者或因被寵於將相王侯聲勢烜赫或因見詠於文人學士篇什流傳遂爲後人所豔稱然吾每慕而往觀之則往往名不副

實蓋盛名之下雖不乏人亦有寂然無所稱述而容色絕麗者吾子或未之知也生曰請嘗言之胡氏曰吾初學道時聞前輩嘗言衛莊夫人莊姜晉獻夫人賈姬文夫人文嬴秦穆公女弄玉及楚所虜之息嬀皆豔麗絕倫德性貞淑然吾不及見之矣但見前輩時時效之而未能得其髣髴也生曰賈姬爲晉惠公所烝息嬀爲楚文王夫人不皆失節乎胡氏曰此皆左氏紀事之疏也惠公所烝乃賈姬之姪楚文夫人乃息嬀之娣若賈姬實先獻公而卒息嬀被虜而自殺春秋大事表及劉向列女傳可攷也若吾所歷見者有莊重一流如漢之邢夫人及昭帝之上官后蜀先主之吳后晉穆帝之后何法倪宋哲宗之孟后遼道宗之后蕭觀音后女蘇克滴公主明武宗之夏后太康伯張國紀之第三女寶珠此數人者類皆姿相豐端體格頎碩莊重而彌覺其麗有妍秀一流如魯昭夫人吳孟子秦武王之后魏貞姬漢成帝之許后蜀李勢之女晉之綠珠北齊李希宗之長女瑩娥文宣李后之女溫慧公主陳之張麗華周世宗之小荷后宋欽宗之后朱淑貞金衛王之女岐國公主元泰定帝之薩都巴拉皇后明

之費宮人及福王選后徐瑤英此數人者類皆儀容婀娜丰韻嫣然妍秀而共見爲麗有窈窕一流如漢之魯元公主公主之次女佩琬哀帝之后傅黛君平帝之王皇后三國時孫翊之妻徐氏吳景帝之后朱佩蘭此數人者類皆淡雅絕俗舉止大方窈窕而不失爲麗有俊俏一流如西楚之虞姬漢之李夫人卓文君三國時之孫夫人北魏之木蘭隋之紅拂女此數人者類皆體質脩頎纖腰綽約或具英雄之俠氣或稱巾幗之名流俊俏而適成爲麗凡此三十五人皆山川靈氣所鍾並世無其儔匹所謂超軼一時之麗也其尤麗者則有如楚平王夫人伯嬴之明眸秀項面如鵝蛋伯嬴之女季芊亦酷類其母漢皇后陳阿嬌之蛾眉檀口陰麗華之隆準豐頤三國時甄后及大喬小喬之皎若朝霞灼若芙蓉修短得中穠纖合度隋宣華夫人之瓊姿花貌唐楊玉環之豔質豐肌崔鶯鶯之繡口錦心垂鬟接黛凡此十人皆兩間精氣所萃孕育數百年而一出者所謂跨越一代之麗也若其絕麗之尤者皆天上神仙偶在人間尤屬寥寥以余所見若吳宮西施其一也昔闔閭殺吳王僚而有其國僚愬之上帝

帝乃命西施下降人間以傾吳國西施亦自殺以殉所謂扁舸隨范蠡者誤也越三百年而得漢惠帝之皇后張嫣后實惠帝女甥魯元公主之長女年十四而守寡幽閉空宮蓋終身一處女也又百年而得王昭君昭君之事膾炙人口無庸贅述又五百餘年而得北齊文宣皇后李祖娥不幸生於季世又嫁高氏無禮之家迭遭汚辱幾至玉碎花殘此殆上帝所譴特令多受磨折初非后性之不貞也又千餘年而得明熹宗之皇后張寶珠后遭逢閹豎幾被傾危厥後流寇入都而自縊又受誣謗於世要皆定數然也此五人中以張嫣張寶珠爲最頎長肌體亦最豐豔論德性亦以兩人爲最優漢后稍偏於柔明后稍偏於剛然皆有淑聖之德其守身亦最爲貞潔五人之貌亦莊重亦妍秀亦窈窕亦俊俏不可以一格名然論其獨至之處則漢后張嫣以淑靜而絕豔明后張寶珠以端嚴而絕豔高后李祖娥以秀慧而絕豔西施以靚雅而絕豔昭君以豐整而絕豔皆屬亘古所無所謂橫絕千古之麗也生曰西施昭君則既知之矣彼三人之麗何以不甚著聞胡氏曰此正目見與傳聞之異也夫漢之張后以

幽置空宮而人不知其麗尤難效者在嫣然一笑之時兩旁口輔微暈波痕高之李后以遇人不淑而人幾忘其麗尤難效者在秋波善睞神光動人昭君亦然明之張后以被讒遭謗而人未傳其麗尤難效者在翠眉若畫脈脈含顰西施亦然此皆天仙之麗而非諸麗人所及也生曰子所取之麗人止此而已乎胡氏曰以天地之大二千餘年之久何地無麗人何時無麗人但余所心儀者不過百二十人此五十人者皆見於書史其餘皆子所不知大抵瓊姿淑質埋沒於荒郊窮巷寂寞之中而余物色得之者也總此百二十人之中余得形似者不啻十之八九惟於最上上等之五人僅能肖其十之四也若夫趙飛燕合德武則天之流貌非不麗而陰險妬悍之性慕之適足爲害又如班昭蔡文姬左貴嬪謝道蘊輩才學非不閎博而貌實不揚吾輩慕效麗人要以形貌爲先務而才學抑其次也生曰今夕得聞緒論昭若發矇自此以往請每夕至敝齋暢談可乎胡氏曰不然吾學道將成周遊名山洲島訪求師友以此間爲生長之地偶爾玩月到此不意與子有一夕之緣粗述所見之梗概然願子秘不以

示人彼驟聞之者必駭而不信且發古今未發之秘亦學道者所忌也於是羣雞報曉東方漸明胡氏曰吾去矣生方欲申後約已倏忽不知所在生惘然就寢明日起而書之未嘗示人余與生至友也偶窺其篋見此記大異之乃默識而錄之旋爲生覺窘甚力懇余勿誌其姓名云

宮詞序

吾友大臨少負雋才妙領莫絕芙蓉之句散落人間薜荔之衣依然舊物泰機不遇徒織寒女之絲韜玉自傷久攦他人之綫歎蛾眉之易妬託鴆鳥以何時斯平子所以結美人之愁而初明不禁落通天之淚者也嗟乎文人偏宕才子經奇佛助不羈自然蛺蝶飯顆太瘦易感杜鵑遂乃含情小碎之篇涉想大羅之記近探勝國遙託宮詞上言朝會之多儀不同緜蕞中紀歲時之勝事率類柳圈至於並輦承恩貫魚登寵宮中香滿何處夜來掌上風迎恐其仙去此如犬子賜一杯之露曼倩偷千歲之桃飛箋窣堵坡前落筆沈香亭子也若迺池中蒲葉亦復苦愁篋裏扇紈忽然捐棄甚至秋孃金縷商婦琵琶此如倦客飄零孤臣放逐梁閒玳瑁海燕竟無主人塞外葡萄玉驄不逢善相浮雲南北溝水東西步兵慟其窮途楊朱泣於歧路者矣詞宕知歸亂來終雅至如南都閏位後主小樓宰相得浪子之名宮人唱無愁之曲玉兒何能報主小憐遂己破家夫復何言闕如而已昔者長吉作體多爲阿環仲初擅場半緣花蘂豈若句

中著眼紋外有音恍惚爲荒臺神女之祠髣髴有養卒才人之感方今　盛世篤厚前朝吾邸無帶劍之人西陵容上脯之祭憑茲詞客不畏鸚鵡前頭況是君家尤添珊瑚故事儻使聞之協律定諧玉笛涼州或亦比作遊仙不緣銀河織女云爾康熙甲戌陽月慕廬韓菼序

宮詞

長州徐昂發大臨著

白玉闌干生紫煙。雲仝門聳接三躔。柘黃帕子緗綾帶。草本齊呈御榻前。

芙蓉液進萬年觴。小小針枝彈鬢旁。製就珊瑚紅蝙蝠。齊天兩字嵌中央。

奠告先師九聖前。入春初啟小經筵。綴行金繡東西立。微見香搖鶴頂煙。

寶册炎炎玉檢盛。書追鐘鼎自分明。大家特謙黃扉老。樓鳳金杵出鹿羹。

鞭聲初歇御香來。豹尾槍齊雉扇開。卓影辟邪黃絹裹。內璫橫抱傍金臺。

女官紫袖拂東風。揭帖傳來暖閣中。寶璽歲行三萬顆。金盆磨洗鵲文紅。

奉先殿裏薦新芻。紫杏青梅趁麥秋。記得舊京遺勝事。撿花五百最風流。

閱稼南臺五月天。綠楊垂影見平田。桔槔水足鳧鷗喜。飛入昭和小殿邊。

風淸刻漏傳銀箭。日引花叢覆玉階。上直宮人都避路。內監來換午時牌。

禁城煙樹晚低迷。刻漏分明鐘鼓齊。收盡金鈴七十二。宮鴉翔噪各東西。

午門喚仗頒新厤。內裏齊簪寶萬年。金蹙鮎魚攢赤荔。珠排梵字印花鈿。

珠翠裝花綺結樓。勾芒前後簇春毬。少年竄改諸生服。暗向宮中挽土牛。
祕殿朝開徹玉鋪。立春春繭供柈盂。九蓮菩薩昇雲後。雙樹長懸多寶珠。
先蠶壇接采桑壇。儀適先呈內殿看。從祀歸來紗帽側。暮春花信麥風寒。
油幢羽葆曉童童。積翠坊頭舊偃松。都督勳階誇第一。笑他魯樹受秦封。
盤龍錦段製屏風。金碧山川細染烘。七里灘邊三尺水。釣車橫在夕陽中。
武英殿裏錦帷開。黼領花冠命婦來。趣喚內人供餅餡。紅饈點出似瓊瑰。
嵯峨煖閣切清霄。毯染驃留羃紫綃。一部雲璈兩行燭。喧傳步輦過天橋。
小步風前響玉琚。教成歌舞十三餘。昨朝新選王妃入。撥向元暉殿裏居。
別殿昭儀夢賜蘭。平明排宴敕中官。六宮都送金絲合。一樣盤龍爪拉冠。
小部檀槽倚玉箏。宮厨百品擷精英。霓裳仙子前頭立。夾案更番細數名。
細奏仙韶獻樂方。深宮讌罷夜猶長。欲分蘭燭親書卷。寶炷潛燒起馬香。
潑染何須破墨煤。滇南新採石屏回。移時五岳簾邊立。爲看雲龍出海來。
寵山十二壘層臺。甲煎香濃寶殿開。到處簾鉤齊放下。御前一帶滾燈來。

釵叢新插鬧蛾兒。轉憶春遊後苑時。撲得一雙花蛺蝶。殘鬚重與換銀絲。

煙中花朶開銀樹。火裏珠璣簇蜃樓。比似投壺天一笑。魚龍百戲等閒休。

門鏁瓊花曉霧籠。紅紋銀甲奏東風。賜來鳳尾江南橘。裹在雙蟬錦帕中。

乘鸞仙女畫青紗。團扇新裁繡帶斜。當直宮奴傳賜宴。鮮魚擘鮓趁桃花。

小山子畔展氍毹。戲賭藏鉤百草輸。忽地回身龍吻過。隱花裙上落明珠。

女伴相邀看紫藤。夢中聞喚不曾譍。酉時忽唱金牌到。夾道銅樓已點燈。

宣賜名花殿晚春。紅蘇不記舊香痕。内家齊插花枝了。拜舞金階謝至尊。

宮柳長條一帶青。木蘭小槳掠蜻蜓。水花岸葉開無數。獨採中流九子萍。

蝶翅蜂鬚繞藥叢。錦盆堆裏領春風。趙昌粉筆徐熙墨。小字金泥碧葉中。

漆合金描小鳳皇。奩邊移飼馬頭娘。晝長閒過蠶池畔。桑椹收來一半黃。

飛虹橋北立松杉。曲磴鉤迴見石巖。繞到凌雲最高處。紅花碧刺挽輕衫。

舟裝龍鳳結樓臺。錦絆蘭橈次第開。側柁天鵝房畔過。鴛鴦鸂鶒點波迴。

龍舟泛罷鼓淵淵。射柳分明驟錦韉。看過數番驃騎走。綵毬高處鞠場圓。

五毒宮紗馱玉環。榴花猩色點垂鬟。金韉細馬輕馱去。夾輦從登萬歲山。

水榭風簾細細香。荷花荷葉繞池塘。採將玉蛹華房實。把共銀芽嫩菜嘗。

水殿紗幗繞玉觴。好風亭午忽來時。剡溪湘浦生秋思。閒寫宣皇撒扇詩。

魚蝦萍藻滿方池。膠漆丹青出手時。玉座前頭呈戲本。齊吹畫角颭紅旗。

乞巧山邊奠玉杯。鵲橋宮扇合歡裁。持鍼暗禱占年命。恰有紅蛛掛鏡台。

范饚妙作女牛形。獅象紛排薦綠醽。臺上試鍼先得巧。整妝重視拜雙星。

翠旄絳節一層層。齧鑠金猊香霧升。一派仙璈雲漢轉。玉熙宮畔點河燈。

寶幢法鼓動清冥。殿角明珠綴列星。卸却髻梁釵燕子。紅袍黃領念番經。

鵲橋銀漢舞衣紅。閑在珊瑚小架中。邀得並房宮女到。木犀花下鬥秋虫。

法酒齊分秋露香。蟹螯初劈白于霜。剝成蝴蝶推銀盌。蘇葉還傾洗手湯。

桂花涼露滴珠胎。西內齋宮撤斗魁。三十六聲丹鳳響。遙傳靈藥九天來。

天閑雲錦爛生輝。珠韃香韉繡作韆。選得七龍俱上駟。承恩最有玉麟飛。

涵碧亭邊野菊斑。初三斜月照彎環。梨園小部清歌發。殘拍猶傳鄭隱山。

調鷹內苑草猶青。野雉驚飛入杳冥。玉爪一雙雲裏出。旋摩台畔落紅翎。

鳳喙金泥玉靶橫。窄衫盤鶻掠風輕。莫欺月暈長眉女。親扈君王獵虎城。

佳人殿覆黑琉璃。萬乘親迎踐密期。不怙深恩還諫獵。斷腥應得比樊姬。

千古優俳郭舍人。君王一笑頓生春。百回過錦人間戲。駭女癡兒總未眞。

打稻紛紛戲繞場。扶犁稚子浴蠶娘。繅車秧馬村家物。演作秋來一日忙。

金距花冠各樣題。門棚明日要鈎稽。五更玄武樓中絕。早點紅燈待貼雞。

太液池通銀漢流。斗牛拏霧攪雲遊。曉來忽報池冰立。花草蒙茸捧玉樓。

金鳳刺衣圭刻短。玉虬注水漏聲孤。香醪熯逼紅籮炭。先酹緜羊太子圖。

池冰四合日爭光。紅板低欄艑樣裝。兩岸繩竿飛迅下。玻璃鏡裏放冰床。

玉戲初看第一巡。雲階月地白鱗鱗。滿宮眉黛春山遠。偷眼三千埽雪人。

爐香綈几裊輕烟。應制新詞夜自編。襞取玉紅書小字。沉沉疊鼓燭花偏。

承恩玉輦奉追隨。繡帶東風葉葉吹。鰭歷門邊穿徑去。歸來誦得透玲碑。

階約臘雪爛銀砂。熯洞薰開五色芽。明日玉芝移宴處。隔簾奏進牡丹花。

紅籠敞裏開如雲。錦段堆牀五色分。却與彩妝裁窄袖。更無緣分製宮裙。

巧樣宮幡彈燕釵。彩妝揮羽立庭階。笙歌叢裏看燒歲。院院香燒拍扳柴。

學畫雙蛾寶鏡開。珊瑚舊匣卸妝台。移盛眉子彎環硯。小篆旁題女秀才。

鑾撥犀槌色色新。六么催按第三巡。纏頭自向君王乞。不用從來豆葉銀。

赭黃小袋疊金丸。爲柘新弓挂寶鞍。愛聽栗留花外囀。背人飛過不曾彈。

一樹濃葩綺閣前。萬重羅幕護香妍。花枝自覺三春暮。偏得東皇分外憐。

大高元殿聳青冥。倚寵曾邀玉輦行。密誓御書蟲蝕盡。君恩深重妾緣輕。

鸚鵡學語畫眉青。選得良家八九齡。掛項夜光珠一串。驕人新賜出坤寧。

紫穠雙帶唾痕浮。挽得東風小蝶留。一片綠陰花樹下。人前初試背身毬。

藕花微白芡花紅。屬玉低飛水面風。明月也隨人意好。官家今日宿舟中。

華堂開向玉河濱。寶串香消舊日春。好把銀箏藏繡袋。碧雲長拜畫中人。

漫倚傾城巧笑存。可憐命薄亦休論。傷心雨露春風句。縱被陽和未被恩。

鳳撥調絃奏琵琶。海棠時節降金車。自憐解語東風蘂。不及回龍觀裏花。

京師生小識繁華。寂寂深宮怨落花。長記耍青攜姊妹。女兒節裏倍思家。
碧鸚鵡語對紅樓。促拍哀絃唱石州。伏日縱饒長命菉。可能消得一生愁。
望斷羊車不復來。自憐薄命類輕埃。蚪龍彖畔回身立。願奠霜眉酒一杯。
絳趺落處霞三尺。素蘂開來玉一叉。好乞芭蕉園裏住。輕煙細雨獨醫花。

題宮詞卷後

邱南汪 琬鈍翁

裏頭阿監已無存。處處原陵野色昏。誰是宣陽門鷄叟。向人雪涕說開元。
怊悵宮娃有廢斜。繚垣荒徑入田家。春風麥飯無人灑。吹落棠梨滿地花。
祕籍如新寶璽紅。標題一色錦綾同。平原小楷龍眠畫。流落慈仁賈肆中。
御柳宮鶯歲月賒。遺民不記舊官家。江南少俊才如海。獨爲東京錄夢華。

德州田 雯綸霞

石城輦道苔封久。舊巷紅牆雨壓欹。却怪徐郎偏作態。野花黃蝶譜宮詞。
安世房中曲莫傳。淋池游讌幾何年。笑它南渡無愁在。不入玉台新咏篇。

白頭飛盡夜啼烏。天寶遺聞記得無。曲項琵琶聲未絕。嬌紅寒淚作珊瑚。

長洲韓　菼慕廬

華清何處雨如塵。遺事傳來語語眞。一曲新翻河滿子。可憐無復舊才人。

記得當年璧月時。君裁摩項石麟兒。滿宮蓮色紅綃上。可是前身江總持。

宮體君家久擅名。多才不偶可憐生。玉谿錦瑟長依託。認取無題別有情。

四明周斯盛鐵珊

鬼火青熒欺白晝。竪毛人立嗥狨狖。云是誰家帝王宅。金扆瓊台連結搆。蛟螭築尾盤紅泥。凫鴨銜珠攢碧甃。脈斷江山土石枯。煙昏日月騏驎門。蟬衫鈿帶散行雲。淒涼輦道埋銅獸。徐陵賦筆鐫珊瑚。宮體裁成斲語秀。氷絸調箏聯雁飛。玉牙捍撥單凰奏。總向斜行字裏來。墨灑古香朱印籀。故宮曲澗哀湍漱。宮柳招腰波綠皺。句驪新樣製蠻鞾。爲君舞破東風袖。君不見冬青樹老鷓鴣啼。龍蛻無靈苔蘚厚。不及年年寒食天。玉鉤花草春如舊。

研溪惠周惕元龍

蜀錦褒長迴楚舞。胡槽柱短咽湘絃。不須更綴斜行字。一曲霓裳便惘然。（一大臨云詩成後亡失大半）

鼎湖龍馭已無歸。舊蹟蒼苔冷翠微。獨有金鳧留不住。時時還向日南飛。

六宮遺跡已成塵。無復金蓮點繡茵。每憶夜深花影句。可憐空妬詠詩人。

玉女牕扉曉霧籠。黃旛百尺下相風。九成原是隋家舊。更有何人識故宮。

吳江吳　權超士

一束香詞曲未終。萬年枝上五更風。空聞露掌生苔碧。豈有寒鴉帶日紅。箏語乍停移雁柱。鵾聲不斷接秋蟲。何戡已去張徽老。誰與淒涼吊故宮。

故宮禾黍不禁秋。瑣事流傳抵夢游。時有才人垂紫袖。空教方士覓丹邱。琵琶南內回頭望。觱栗西風滿地愁。憶向天津橋上記。拍中淸淚未曾收。

# 天啟宮詞自序

楊鐵崖稱宮詞爲詩家大香奩僕謂此皇家大竹枝也道細事而不入于俚作豔語而不傷于巧總不許村學究道隻字始唐人爲之原本離騷美人之思自寫其情而不及事雖云宮詞亦曰宮怨至王秘監仲初則以上家起居充依密記如漢秘辛瑣瑣瑟瑟者悉著之祇言事而不言情特命之曰宮詞後人遞相祖述寵之爲可補二史諸小說之闕繇是宮詞與宮怨有間矣僕今此詞竊欲顰效仲初而仲初所詠事皆行樂僕則幽悽哀惋纏緜悱惻大抵多怨音云蓋熹廟在御時閹嫗交訌椒難卒發掖庭娙娥惴惴晨夕不自保稽事揣情當有一種牢愁懮受之況所以其言似頌似諷似慰似懟往往有欲言者不能出諸口或心不欲言而不覺言又及之憂讒畏譏自怨怨人情之所至亦何能已已矧風有綠衣終風雅有白華皆怨祖也綱常變而懲創明獨不可與言天啟宮詞耶癸未三月秀水蔣之翹楚穉氏

天啟宮詞

秀水蔣之翹楚穉著

先皇百二舊神都。三殿重輝紫極圖。宣押鴻臚趨護戟。拜恩五等一門俱。（時皇極三殿告成忠賢晉秩上公魏良卿封甯國世襲給鐵券）

文華開著五雲堆。柘帕盤龍進璽來。陛下自今辭白版。爐烟不動北辰嵬。（河南撫臣程紹表進玉璽上御文華殿受璽慶賀）

排空金殿旭雲光。第一千官肅鷺行。御側何人偏指顧。揷冠貂尾幾多長。

已叶河清三日兆。鏘鏘又見鳳歸昌。小臣漫進呈祥賦。不用房中製樂章。（三年二月鳳凰集于宋州翰林待詔宋啟明獻賦）

十二龍旂大閱翻。冠軍更識聖人尊。九邊羽檄防秋急。只在親勞細柳屯。（閣臣沈漼請復內操爲忠賢設內鎮守之基）

繡裲金鋪天上頭。颯然笳鼓似邊州。觀兵豈爲誇雄武。一洗天河萬里秋。（忠賢導上以武每月慫恿御操內兵賞賚甚渥）

韡鐸朝聞出未央。打毬夜散鬥鷄場。老臣不解君王意。祗乞重繙日講章。（元輔葉向高揭請溫習講過經書）

絲鞭聲肅退金鑾。一字班行盡內官。珠纓已垂新式樣。蟒紋貼裏又加欄。（舊制內臣佩牙牌纓以紅線忠賢創爲珠纓又改蟒貼裏膝欄下復加一欄曰三欄貼裏）

梳妝墮却北台坡。校地平光好試戈。貂珥軍容天寶並。不推神臂擅宣和。（內校場在蕭后梳妝台之東北台之西北臺即乾德殿是也）

掖庭底事見兵符。介胄威嚴可有鬚。闐地殷訇雷礮激。高張毳幕演平吳。（每操試紅衣大砲宮闕悉爲震動）

阿誰走馬御階前。雲繞花韉電作鞭。明主自知好手眼。應弦驚落玉連錢。（忠賢馳馬御前上射殺其馬）

草枯風疾露方晞。西籞尋常正掩圍。手斫兎狐貪目瞤。淋漓血染衮龍飛。（忠賢以慘殺導上游獵時上必手劓狐兎以首體異處目尚轉動爲樂瞤目動也

）

小隊戎裝扈蹕回。煙銷三眼夕陽頹。競誇左射雙鶬落。寧顯長楊諷諫才。（忠賢素善左手轂弦每多奇中）

銜花紫鳳集宸軒。大樂春官禮數煩。徧賞紅羅臨樺燭。阿誰不識母儀尊。（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大婚發册奉迎皇后張氏）

十二箳聯燦紫磨。扇筤雲簇月生波。兩行引贊交迎跪。撒果爭聞唱得多。（撒帳果卽唐宋撒帳錢遺製世俗合巹主今有此但皇家宮人撒之盛于帝后衣裾云得子多也此爲張后而詠）

大事多敎屬廠臣。手營窄殿秘如神。氍毹恰受三人坐。藻井勾闌色色新。（上性喜土木日夕躬自營繕小房琱樓刻畫工師莫及非親暱內臣不得見）

墀開七寶障流蘇。巧鑿銅缸輸灌殊。灑瀑濆珠勞睿思。水尖宛轉弄胡蘆。（上自作水戲用大缸盛水覆以桶鑿孔設機啟閉灌輸使其水上注借力衝擁圓木毬盤旋宛轉久而不墜）

咸安虁燭壁流輝。六院沉沉月影微。暗屬管絃休作徹。夜深龍馭醉無歸。（客氏初住乾西直房後遷咸安穆廟陳皇后宮也）
賢良特薦策書驁。雉尾朝開豹尾翻。玉管斜揮親擢士。臚傳信國好兒孫。（舊制御批第一甲三名卷用玉管筆時首科狀元文震孟）
大官𤇾膾惜芳牙。玉食須供自外家。乞得餘甘爭問訊。珠盤擎著漫矜誇。（上每日進膳皆客氏名下內官辦送名曰老太家膳）
珥筆追隨侍起居。殿頭無事職成虛。但看御酒供來旨。錄得佳名百十餘。（御酒房所造不過竹葉青數種忠賢在外造辦轉于御茶房進上有金盤露荷花蘂佛手湯君子湯瓊酥天乳等名）
櫻桃灼爍北園春。看守朝來報貢新。時薦寢宮猶未入。別金盒裡送夫人。（北果園櫻桃其實美于他產內廷最爲珍味）
中貴承恩寵錫殊。尙方珍異世間無。鐸針新樣團雙鳳。吉字口銜靑亞姑。（鐸針以金銀珠寶鑲成近侍釘居帽中其名有大吉胡蘆萬年吉慶等名）

翩翩翠蓋引鸞輿。輦道西開不用除。急敕信王陪羽獵。勗勤宮裡正繙書。（莊烈帝于天啓二年冊封信王居勗勤宮）

臨河神蝂豢如蚕。銀盒盛將帝澤涵。蟬鬢秀才嬌代語。付敎放著黑龍潭。（二年十月有龍見北花房河下長數寸鱗爪畢具太監宋縉裝盒進呈宮中傳看放黑龍潭中）

羽衞宜春曉色蒼。三宮禋獻鬱金黃。千群女侍排當立。縞帶徽沾俎豆香。（元年六月二十三日爲光廟孝和皇后禫服之期上率三宮詣城南宜春宮行祭奠禮）

平明坐販入宮來。鐸響繚垣未見迴。乞賜一顆龍紐篆。銀黃突兀壓妝台。（客氏在宮乘轎內官抬走儀如先朝嬪妃止缺一青蓋五年四月賜客氏金印方二寸四爪龍紐重二百兩）

回龍別觀百蘤勻。錦瓣黃鬚蔆上辰。不是天香並傾國。如何亦得倚闌頻。（回龍觀多海棠花時駕幸客氏從焉）

樹蔭觚稜月色高。蟠蚴騶唱列旌旄。鐃簫競起嬌心怯。抹額盤龍舞孟勞。（上時習舞刀劍于乾淸殿中夜不休）

青紅錦罽地衣光。秘殿安排蹴踘場。卻見背身驚躡送。綵珠偏打御肩旁。（長樂宮于萬厤四十四年改名永壽時爲忠賢與上打毬之所）

便殿時臨草本呈。葳蕤雲縟九花明。中璫密奏緣何事。指点梁山泊上名。（崔呈秀進天鑒同志點將諸錄于忠賢備錄東林諸人姓名指爲邪黨其點將錄則以水滸傳天罡地煞分配諸人忠賢託王體乾奏處爲一網打盡之計）

沉碧光凝鑰庫錢。欣看聖號有開先。魏梁南詔何堪數。拜啟君王兆萬年。（司鑰庫積歷代古錢內得天啟錢大小數枚上偏問臣下無知者今按梁蕭莊魏元法僧并南詔陳友諒皆有此號）

光開閶闔護雲螭鹵薄千官泊玉墀此日嵩呼傳萬歲初年猶記喚哥兒（泰昌元年上已登極李選侍猶稱之曰我哥兒）

蓬萊宮闕掖庭參。複道秋陰墜石楠。聖母日繙經史閱。侍兒盡解誦周南。

彤史更環似有情。無端輦路碧苔生。相應夢失砂挼枕。鸚鵡窺人簾外明。（中宮張后性端靜好讀書習字客氏憚后遂於上前離間之陰置名下陳德潤爲坤寧宮管事詗后動靜○彤史女官名屬尙衣局二人掌后妃羣妾御于上所書其月日）

鑾鞠鐘鼓辟雍開。象輅初臨遽引回。聞說先皇儀注舊。從容曾賜一茶來。（五年三月六日上視學釋奠忠賢擅改儀注凡賜坐大臣不得賜茶逼上即起駕還宮）

一人穆穆只垂裳。章奏無勞攤象牀。河下金璫互批閱。甲痕鈐記費籌量。（凡章奏付王體乾梁棟石元雅李永貞涂文輔諸監分看遇要處即鈐一白紙條復於面葉上用指掐一重痕關白忠賢）

畫艦龍函詔使呼。元黃朱綠出三吳。上公裝束年來別。萬壽金袍換却無。（內臣佩服向有定制忠賢𠛬造織金壽字喜字紗紵儼然于上前服之）

兩坊官叶第三廳。譔說書章字字馨。逢著講期都詔免。黃金鎭儿自晶瑩。（經

筵御案上有鎭書金獅二枚）

怪底宜男獨早秋。璇宮虛擬見虹流。薺花漫蘸芝蔴水。百子池邊暗卜油。（上生三子俱不育○時宮中呼油曰芝蔴水避御名也）

隨班奉帚入明光。素面朝天不用妝。共聽咸安新約束。敢將脂澤污君王。（忠賢留客氏于內以鈐制宮壼妃嬪而下無不唯唯）

忽賜金莖滿院輝。薔薇露噗熨宵衣。橫陳此夕眞恩數。明日還愁事又非。（時宮人往往有進御而得禍者）

兩雄並倚勢斷斷。二魏無如大魏馴。疇昔榻前驚夜鬧。聖明原識意中人。（初魏朝與忠賢同屬客氏私人曰大魏二魏一夕于乾清暖閣爭寵相毆時已丙夜上驚起曰客嬭只說心裏要誰管事我替你斷客素憎朝猥薄意向忠賢上遂斥朝）

奏獲祥麟照殿圖。張羅爭看抵明珠。馬蹄牛尾麕身樣。綉出針床總不殊。（靑州王家疃產麒麟撫臣李精白疏奏獻圖○燕都謂慌忙曰張羅）

縹飛玉蝀倚層霄。漫學泉台望眼超。影動層波翻貝闕。白頭宮監說神堯。（萬麻中建乾德殿于護城河上游高八丈一尺廣十七丈磴道三分三合而上金碧照耀倒影入水如鮫宮仙闕忠賢導上毀為內校場）

颯颯霜蹄汗血光。天閑十二紫茸韁。殿中漫唱幽州曲。不放沙場放獵場。（上與忠賢俱好馬邊帥每以馬進御馬監獨盛于前代）

初度纔知保嫗尊。爭遺綵履貼金鴛。瓊枝到處霞生臉。御手親傳不謝恩。（客氏生日上為臨幸陞座設宴賞賚甚優彼亦自視八母之一居之不疑）

歌徹咸安分外妍。白翎青鵠入冰紘。四齋供奉先朝事。華嶽新編可尙傳。（神宗孝養兩宮嘗設有四齋近侍二百餘名習戲承應一日兩宮陞座演新編華嶽賜環記中有權臣驕橫寧宗不振云政歸甯氏祭則寡人神宗矚目御容不懌）

龍寢經春在外庭。深宮不夜鑰長扃。妝成空有如花貌。阿妹無端學祭星。（始影星女子于夏至夜候而祭之好顏色）

頻年蜀道棘王師。不信蛾眉豎繡旗。飛奏昨宵來便殿。桓桓靺鞨愧男兒。（四川宣撫石砫女官秦良玉也有疏載實錄）

露旭籠驄花霧冥。嬌鶯無語只梳翎。宸居咫尺應同夢。誰扣金盆不肯停。（忠賢在直房晨起漱口自擊金漱盆盡力大響聲徹御榻）

浮檀梳成日影移。承宣牌子喚嫌遲。玉雲側掠輕移袖。怕著新娥鬧掃垂。（宮人春日咸戴鬧蛾掠風撩草鬢翅生動）

煙韡垂楊芳草平。弓鞵齊倘踏青名。自憐金粟裁痕減。寧用花裙曳地行。（客魏主持內政後宮衣食俱爲減損）

日轉繚絙影欲低。辛夷窗下語黃鸝。裏頭金彈非時挾。莫向君王著意啼。（上好挾彈放馬銃近侍在宮中亦皆習之二年有暖殿王進在御前放銃銃炸打去左手幾危聖躬）

閒承熊席玉雕牀。多恐君王每易忘。退食便如成隔世。遲回嬌步怯西廊。（上性善忘所用之人爲客魏擯斥即不復記憶問及）

禮成方澤恣歡遊。戲影雙雙一葉舟。不爲祓除求度厄•袞裳濺却奏無憂。（五年五月十八日上祭方澤回即幸西苑忠賢與客氏于大船宴飲上携小奄暖殿高永壽劉思源泛舴艋上手自刺篙二監佐之相顧失笑舟覆二監溺死上以管事譚敬赴水救免）

渥洼飛駰捲紅埃。五鳳門鞶逐扇開。莫怪封章留玉案。無人知是涿州來。（忠賢往涿州進香凡章奏要務託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各派站馬疾馳取忠賢可否）

書編昇上烱龍眸。黃帕靑緗內局收。遮莫黨人似元祐。盡稱要典等陽秋。（閣臣顧秉謙進呈三朝典要起萬麻乙卯至天啟辛酉以挺擊紅丸移宮三事翻案成書因科臣揚所修請也）

朝巡西苑逐金丸。擘手橫飛暮險干。一騎馳來催賜酒。嘶啼又聽入咸安。（安王恭廠裏事聞初鄭重徒勞太史書不改蓬萊雲五色至尊豈用省愆居。（安民廠即王恭廠六年五月六日廠遘火災計震塌房屋萬餘間壓死男婦五百

餘人下詔百官修省）○世廟建省愆宮在文華殿西北凡遇天災凶眚居此
以示脩省天啟末雖災異疊見此宮塵封久矣

初無曼倩隱金門。聖主能存乳哺恩。珍重羊車過別院。離瑜慘淡照黃昏。（離
瑜二星名主婦人服飾明則後宮奢侈微則儉約）

上黃明服肅靈階。殊澤新承儷燎柴。翠葆繽紛神宴娭。吾皇隤祉只清齋。（六
年冬魏良卿代祀圜丘）○娭音同嬉音上聲又音靄隤音頹下墜也摧也

銀花畫燭自安排。風射朱櫺月上階。願化飛蛾撲前殿。挑燈趣起玉鸞釵。（客
氏每日清晨入乾清暖閣侍帝甲夜後回咸安宮）

漫論打鴨著鴛鴦。春恨時隨碧草生。裏玉縈香已何限。始知無寵是深情。（客
氏在內時有勒死箠死宮人舁出太安門外故云）

宮瓶祕色露葵荂。入供絲絲繪佛圖。翠靨金蟬常卸却。蕭然一樣似皇姑。（宮
中素多茹菜事佛者至此時尤甚）○荂音誇義同華又音孚榮也

絲鬆銀勒動銜塵。禁樹投丸不畏人。向說椒房此無賴。如今不是霍家人。（忠

賢曾枷死皇親五人）

出班阿監特增輝。進得驪駒玉帶圍。敕賜新蹄隨放仗。元光一道捷於飛。（忠賢初遇聖節同王體乾等于乾清宮朝服行禮自艮卿晋封卽改簪纓出班行禮致詞如公侯例）○忠賢進馬甚多中有飛元光者賜玉帶賞抹布刀兒如管事之秩）

玉河橋畔柳條多。酒泛樓船著柘羅。涙給司房銀豆粒。老公拍手至尊歌。（乾清門西有石梁如虹直跨金海通東西之往來者曰玉河橋）○凡宣召內監某衆必接聲叫某人上召忠賢衆接聲曰叫老公而不名

宣索尋常院本看。紅衣抹額按吹彈。擅場最是王瘸子。合殿春風笑紫蘭。（五年後御前凡撒科打院本有鐘鼓司僉書王瘸子名朝進抹臉詼諧多稱頌忠賢每獲賞賚御顏亦爲之霽）

風閣松棚結綺層。外家各刱有炎蒸。妾心自識凉如水。敢乞天厨一賜冰。（客氏體肥畏熱夏日於咸安宮起大涼棚上復賜冰不絕）

葵榴初纈藥闌敷綵線珍成續命需遙聽塞垣烽火急眞人剛進辟兵符（每歲元旦端午眞人府進符篆貼各宮門上）

飛鳳三花逐電流例逢躤柳拜前旒八珠穿得都班賞奪取頭標勝一籌（午日大駕幸萬壽山閱御馬監勇士跑馬名曰射柳卽金元躤柳遺制（唐時外牧歲進馬印以三花飛鳳故有馬鬣剪三花之語）

招招黃帽綉旗衝三翼乘流羯鼓從何用船頭鱗鬣活中央萬乘是眞龍（五日苑中競渡上親御龍舟撾鼓）

鰣魚冰黨玉鱗鱗千里紅船薦廟新何事年來遞偏晚外頭傳食已嫌陳（四五年後凡薦新時物廟中御前未曾供用而客魏處已飽飫多時或轉致上前上亦不問）

內苑擎天金作柱漢家承露玉雕盤側身偷覷迷離甚欲挾飛仙倒景看（五年八月皇極殿前立金柱百官入賀）

海鏡江瑤百寶幷黃紗籠蓋尙侯鯖後宮私做塡倉會骨董家廚也學烹（上

喜用炙蛤鮮蝦燕菜鯊翅諸海味十餘種共膾一處食之）〇京師正月二十五日進酒食名曰塡倉貴賤皆然

金䤬蔆花合鈿螺。冰糖虎眼雜絲緺。內中侍從叨恩啜。寧問櫻桃舊畢羅。（甜食房製絲緺虎眼糖法不外傳進供御用兼備賜各宮及大臣等屬也〇畢羅即饆饠餅也䤬音創蔆音菱）

何處初寒賜錦裘。手攜龍卵報瓊羞。君王果得昭儀寵。妾願年年長信秋。（客氏蒙上賞甚渥每以滋味悅上上賛嘆不已〇上牡馬之外腎甚益人名曰龍卵十月間御饌內官家最重之）

承恩未見賞羅新。病坐蒼龍夢據身。天子南郊嚴祀典。誰爲奏喚內醫人。（三年上南郊之日宮中有馮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客魏恐其露已橫㓕乘其微疾立刻掩死）

香輿仙珮碧雲鬟。千騎緋袍侍從殷。呼殿只疑鑾隊出。火城如畫照珠還。（客氏暫歸私第必于五更出宮儀從甚盛緋袍玉帶者在前擺隊步行隨從幾數

千人)

暫向咸安歸里第明駝促賜幾曾閒。夫人又約前來晚。月隱宮門不上鐶。(客氏在家賜賚無虛日不久即還宮亦必于五更時云)

漫言票擬盡塗鴉。中旨音傳玉不瑕。憑仗緘題工報密。廠東端屬閣臣家。(忠賢擅政各衙門章奏俱不繇閣票特用內旨生殺予奪惟忠賢與體乾爲之○閣臣魏廣微凡有密札達東廠皆用閣揭貼紅簽用小白文印記于上題曰內閣家報)

瑟居蠕霓儼神明。狗監攢頭嗑狗羹。嚥已皀囊隨入手。橫腰硬拆讀高聲。(忠賢性貪饕好狗肉涂文輔等每日烹熟携于乾清大殿內忠賢體乾輩手奪口啜須臾立盡○舊制掌印秉筆太監看文書俱在直房忠賢用事竟于乾清大殿之上硬拆實封高聲朗誦忠賢不識字體乾又爲講解○霓音孽西京賦直蠕霓以高居)

日見囂書東塞煙。王師犄角駐朝鮮。昭容敕捧將軍賜。玉劍光寒照錦韉。(四

年十一月賜毛文龍劍一口大紅蟒衣一襲加官左都督）
九楹翼翼露華繁。恭薦明禋祼獻敦。繞宇金支靈儼屬。貂勳䙱格賚曾孫。（七年七月魏良卿代饗太廟塡祝版）
溽暑耽觀水傀儡。秋風打稻郤聞歌。依稀過錦無人問。哲婦讒夫世儘多。（鐘鼓司有水傀儡戲秋收打稻戲又有過錦戲約計百回備及世間昏庸受欺奸讒巧詐情事雖市井商匠雜要把戲皆可承應祖宗設此無非欲以廣後人耳目也）
海靑橘律鬧鐃吹。隊舞金獅按拍遲。尋撞蹣跚偏丹陛。無情鎭子若相隨。（乾清丹陛上向有金獅二大座）
貼地蛇行唱不休。西涼假面互相投。巧生背向天顏喜。乞賞纖纖拜兩頭。（一侲童貼地唱歌驚躍數四備極疾徐之態忽于尻間又出一頭以兩足作手拱揖周旋首尾不可辨）
皇史宬輕晒曝時。綵來祖德曷勝思。不無人識欽天頌。一榻門東透玲碑。（皇

史宬藏歷代實錄之處其東則追先閣欽天閣透玲碑在焉世廟置欽天頌中言祖德宗功創業守成皆非易事敎戒子孫勒之于碑碑瑩潤如玉故名〇玲言匣）

次第排當進牝驥歡呼萬壽却生陽綉添綵絢龍紋爛共拜堯天似日長（舊制萬壽節內官進馬稟廟萬壽在十一月十四日每年天下進長至表官俱同入賀）

毫濡粉本一枝梅九九粧殘取次開幀入消寒無俗句成都才子舊刪裁）宮中冬至日畫靑梅一枝爲瓣八十一日染一瓣九九盡而春深矣上書九九消寒歌舊皆俚鄙之語近易新詩係正嘉間楊愼改定者）

靜掩朱扉已二更金輿忽地照前楹上房莫漫忙供奉只索階前一送迎（上于三宮及有名號嬪妃不過經歲一二幸客魏恐有親疎之嫌多方離間故在乾淸宮暖閣居多總之彼二人不離左右而已）

閒徵往事夢徒勞顚頓慵梳媿玉搔亦有簽容偏可悅君王疑是駐顏膏（客

氏係定興縣民侯二妻嫠不多年受封時將四十顏色如二八許）

曲宴經年空復情。搊彈莫怪手旋生。縱令盡解歌章色。誰向君前敢奏聲。（絃索止唱北調亦有以南曲入之名歌章色此正德間頓仁隨駕至北流傳者）

細針七孔影浮波。繪乞雲龍雜水荷。不是日中偏更巧。憎看牛女晚乘河。（七月七日宮中設乞巧山子兵仗局進乞巧針其事與古不同午間曝盎水于日中生膜投針則浮看水底針影有成雲龍花草形者謂得巧其影如椎如絲如軸則以爲拙徵也）

太液池開菡萏風。花容人袂一般紅。時興紈素雯華動。彷彿行雲出峽中。（時夏服尚用紈素俗云懷素是也內襯白紗外有自然活紋如水之波如木之理故云）

秋深御宿禁梨霜。酒泛縹甖月轉廊。纖玉剝殘雙郭索。落花舞蝶唾生香。（八月宮中進蒸蟹用指甲挑肉淨盡以胸骨入跪完整或列爲花或綴爲蝶以示巧○唐武后時季秋梨花杜相日陰陽瀆則爲災）

麻衣金翅欲空群。對御雖爭主客分。奮勇但希當一笑。須須却拜大將軍。（燕都呼蟋蟀爲須須疑本蠕蠕而轉誤者也）

秋深永巷井梧飛。漏促銅虬燭影微。噫昔孀娥恩未盡。繡鴛重拆補寒衣。（東李妃簡重寡言光廟託撫莊烈儼若己出承奉徐應元王文政俱忠賢腹心藉勢驕蹇供用不備憤鬱致疾卒）

先朝嬪御竹痕滋。鬖髮陶匏歲歲思。銅雀不勞施繐幕。相臣跪進二陵詩。（元年十二月元輔葉向高祇謁定慶二陵還恭進詩章上宣付史館）

旄鉞朝麾散虆煙。鷹飛兎走自鈎弦。大家此日眞能武。故事如聞正德年。

西苑鳴鑾芝火揚。橫吹觱栗鼓唐唐。宮門侍女拈香立。候徹鴛鴦瓦上霜。

魚鑰生衣不見春。舞鸞收黛只知顰。先皇貴幸今存幾。珠匌無光燭紫宸。（光廟趙選侍素與客魏不合上登極即賜死選侍列光廟所賜珠翠金玉之物于几再拜痛哭乃投繯）

瓊沼翳然水一方。風生珠翠夾亭涼。內人共啜銀苗菜。芳葯先供點御湯。（坤

寧宮後園曰瓊苑池曰瓊沼有亭曰浮翠曰澄瑞夾立于池上○宮中夏日尙新嫩藕芽曰銀苗菜上愛新蓮子作湯）

天子當陽正少年。生來不肯戀嬋娟。公卿都未穿黃襬。候寢熏衣若箇前。（黃襬乳母服南史召卿使著黃襬注欲使輔幼主也○客氏每日天將明即進殿候上醒至御前甲夜始出）

長春被黜復何論。搊擋誰能拾淚痕。無賴昨宵猶夢幸。深憐不死是君恩。（范慧妃爲客氏所譖失寵李成妃侍寢爲范乞憐客氏偵知之遂革去妃號絕飲食妃素慮此預蓄乾糒于僻處得延數日不死客氏怒稍解黜爲宮人自長春宮退居乾西直房）

何事丹陵遲暮生。葳蕤獨閉未全明。傷心飲徹簷頭水。萬歲潛呼三兩聲。（張裕妃有娠踰期未產客魏恚其異已譖上絕其飲食會大雨匍匐簷下啜溜水數口臨絕猶呼萬歲爺不已）

簷釘風颭月棲櫓。宮正來巡夜獨嚴。不信六宮秋一色。天家每自覓龍鹽。（宮

中女官有宮正司宮正一人正五品掌糾察宮闈責罰戒令之事○龍鹽龍交時所遺有益幃箔）

禁甬驚看列樹疎○玉鞭金鐙䟽無虛○如今台省知清晏○三載誰曾有諫書○（各宮馳道有大松棗核桃等樹皆祖宗二百餘年培植之物西苑古松數株俱封三品食料忠賢因導上走馬悉令除去）

香飄御幄出山陲○萸菊迎鑾放故期○四海不知歌帝力○當筵一曲奏攢眉○（五年重九駕幸萬歲山登高宴飲鐘鼓司太監邱印執板唱維陽橋記攢眉黛鎖不開一套明年登高仍唱此曲）

崔嵬新構半天中○異鳥何來啼晚風○休怪爰居馨祀事○蜚廉曾出未央宮○（六年皇極殿工成有大鳥似鴛鵝頻來殿上呼號似梟非梟其聲咯咯然）

角觝魚龍總是雲○昭忠曼衍岳家軍○風魔何獨嘲長腳○長舌東牕迴不聞○（上好閱武戲於懋勤殿設宴多演岳忠武傳奇至風魔罵秦檜忠賢時避之）

千秋令節自中宮○叱撥嘶風御獵雄○故命翟車參後乘○豈無恩幸肯當熊○（六

年十月六日值中宮千秋節上幸內校場圍獵張后同往及暮乃還）
高元法會演盂蘭箇箇西僧紫袖寬。澤畔魂歸旛影亂。波羅蜜供佛燈寒。（西
苑溺死暖閣二人加贈乾淸宮管事是年中元命忠賢于大高元殿作佛事薦
之○甜食房製進波羅蜜爲佛供）
考工釐正六宮多。湛黑施丹費揣摩。御漆原同宣漆樣。黃金煜爚不稱倭。（上
好弄油漆凡所使器具皆御用監內官監辦進作料上手爲之成而喜喜不久
而棄棄而又成不厭也○宣廟青宮時剔紅塡漆俱經裁定後廠製終不及前
○倭漆中雜金屑砂砂粒粒光色瑩然亦爲時所重
玉戲崖公興未闌。懋勤營窟禦宵寒。紅虬催上剛烹熟。又報傳湯灌牡丹。（上
于懋勤殿造火炕冬日御之○草橋園丁于冬日能支宮中三季之花土窟藏
之火炕烜之十月中旬牡丹已進御矣紫姹紅妖爛如春日）
仙姬翦水散瑤芳。堆象鏤獅侍帀旁。警蹕一聲雷影動。親持玉尺減增量。（上
于宮中凡嬉戲鄙事無不親自經營或有緊切本章王體乾等奏聽上曰你們

用心行去知道了）

生駒浴罷渥洼池。雲散天街若敢騎。天子自來鞍韉熟。不須調習幾多時。

南苑春深籞柳繁。露含垂線淚珠溥。老奴一去無消息。掃地潛聞幼豎言。（忠賢欲害司禮監太監王安遂降南安海子淨軍命提督劉朝絕安飲食數日不死復縊殺之）

九微列處御筵憑。隊隊笙歌擁毾㲪。㡬炬龍膏空門影。芙蓉開徧十三層。（上元乾清宮壽星殿安七寶牌坊及方圓鰲山燈有高至十三層者）

鼇山燈火出墀隅。逢勃千枝萬蘂葯。踠地金錢輪喝采。長明塔峙絡珍珠。（歲暮二十四日起至正月十七日止每夕于乾清丹陛上扎烟火時至二十日之後猶未絕也有壽帶葡萄架珍珠簾長明塔種種名色）

星毬蓮炬燭銀㲯。龍袞旁邊翠袖誰。聞說宣宗三閣老。召登玉殿試燈詞。（凡上有宴賞舊例偕中宮者概罷去唯客魏無不同之）

風沈銀蒜綉簾長。祇奉險槩侍女皇。請得素馨宣貢紙。洛神摹却十三行。（中

宮張后善楷書○宣德中綿料貢箋邊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紙印）

禎門潛來內上林。羅衣輕試柳邊陰。逡巡避衆閒撏摿。一笑拚輸草裏金。（坤寧宮後園名內上林○時宮人所揷鬧蛾尙用眞草蟲夾以葫蘆形如豌豆大名草裏金一枝值二三十金）

雪溝泥盡泛春缸。敕賜金魚唼藻雙。跪拜前來歸院亟。化生爭弄出珠窗。（二月疏濬各宮溝渠大銅缸汲新水于魚藻池取金魚養之）

乍聞浣嫗話淒然。鶴語天寒在往年。一月兩朝渾似夢。傷心千古有紅鉛。（泰昌元年李可灼進紅鉛丸事詳實錄諸書）

寵殊中外冠彤庭。偶見依憑乞未靈。詛去呪來如有恨。聖明亦自奮雷霆。（自五年來客魏有所違忤上時怒罵呪恨形於詞色）

傳火千門曉未銷。黃金四目植雞翹。執戈侲子空馳驟。不逐人妖逐鬼妖。（大儺隷鐘鼓司○侲音震童子也大儺用之出後漢書禮儀志）

綵旐翩翩進綵妝。猙獰闖戟兩班行。共誇身手都如活。更比當年分外長。（惜

薪司以炭塑將軍高二三尺許用金綵裝畫如門神唯手與面存炭質名曰綵妝于臘月二十四日奏安各宮門旁其制與獸炭等耳忠賢特增大之倣傀儡法手眼俱動高八九尺或丈餘衣以綾絹佩以弓刀

上苑今朝共咬春。土牛舁入逐芒神。靑陽左个瞻龍氣。銀勝先敎賜廠臣。（立春日無貴賤皆啖生蔔蘿名曰咬春○先春一日大京兆迎春舁塑小春牛芒神以京兆學生舁入朝百官拜賀訖賜春羅旛勝諸臣戴歸私第）

鋪宮新列望還非。暈碧裁紅憶裕妃。切切太平悽未寐。坐依簫局曉光微。（裕妃事見前注○罰有罪宮人提鈴警夜徐行正步其聲若四字曰天下太平云）

寶仗西臨久不開。樞臣起草出新裁。瀼瀼零露仙方飲。願作金莖萬壽杯。（上自七年五月不豫至八月間總不離枕席樞臣霍維華進仙方零露飲并蒸法器具詳載酌中志略）

阿母生貪椒屬尊。抄名十五進宮門。豈知此日蛾眉賤。誰薦披香拜特恩。（元

年春選婚京輔之內民間以上年少希徼寵澤有女者多樂報名）
辟寒犀貯罨雕牀。尋憶初年事事傷。妙選俄聞三輔地。幾多錯配較儂強。（選
婚之令聞于江浙民間婚嫁紛紛多有錯配者）
撲慕殘花撩亂春。誰傳紅壁可銷顰。聯牀姊妹休相恤。鸚母無情巧伺人。（范
慧妃李成妃事見前注）
宣賜生朝入謝恩。攢犀盤託鬱金尊。辭歸只在西墀畔。稱祝琅然盡子孫。（忠
賢生于隆慶戊辰正月晦日自上元後餽遺者每早乾清西墀幾滿至正日綏
帶齊擁若市千歲千千歲之聲殷訇若雷）

啟禎宮詞

侯官高　兆固齋著

朱衣報喜老宮官。仁德門前舞蹈歡。回奏靑宮星月下。銅壺初滴五雲端。

祖宗內令守宮人。誰敢紅顏媚至尊。空把閒情私對食。一同兒女過靑春。

府中妳口盡如花。玉食羅衣學內家。願得鋪宮多喜信。小房移住近文華。

鑰庫錢文辨六宮。分明天啓字當中。官人識出蕭梁號。爭把詩書笑相公。

詞林教授內書堂。手帕龍涎作贄將。遇著芳辰常放學。歌詩魚貫兩三行。

金龍印匣疊黃巾。鳳彩門中捧監臣。宣付中書教篆寫。印文傳是客夫人。

鬧蛾簇簇帽簷簪。如豆葫蘆貴抵金。爲愛應時元日景。先期分遣外閒尋。

小盒黃封馬上持。平巾冉冉共星馳。遙看正義街西去。知賜夫人炙蛤蜊。

玉食三時派監臣。更番添直客夫人。盒房碟局趨如鶩。暖殿朱衣列幾巡。

監官教習館初開。紗帽宮袍女秀才。晝漏稀聞春日永。殿門爭望換牌來。

蔗霜千杵似香塵。虎眼窩絲製出新。旋領監中金盒貯。御前催進賜何人。

紅衣玉帶簇紗籠。小轎如雲輦路中。抬過乾清門外去。掌司稱是盛安宮。

炮鳳烹龍玉食方。代將文雉有成章。一從私進西乾所。東廠嘗開大膳房。

萬疊琉璃八寶光。黃金合縫號無梁。永陵一閉希臨御。時拾丹沙向玉床。

兩兩金魚玉帶圍。朱絲搖曳午風吹。御前竟日承呼徧。喚節還穿按景衣。

新來秉筆接封章。捧匣先呈各直房。夜半宮門私遞出。批紅清曉進君王。

蟒衣騎馬膝飛魚。禮監班崇衆不如。每日協恭堂裡去。牙牌交接掌紅書。

寢宮魚鑰下銅函。御幄重興判醉監。不欲分明傷乳媼。魏朝勒病解宮銜。

綠蟻香浮琥珀光。廠臣私進御茶房。傳聞貴戚希恩寵。外宅屏人授釀方。

千嬰門北玉階長。宮月如燈照直房。一自承恩升六局。下班常帶御爐香。

寶冊初成進紫宸。六宮耳目一時新。監官早向南薰殿。烹鹿宣勞賜閣臣。

牙章密奏佩監臣。事件新來密似塵。月晦封呈米貴賤。先朝此意爲親民。

烏紗青鬢態娉婷。寶璽丹符掌掖庭。近日廠臣多異數。宮監奏發不曾停。

聖代相承孝養尊。慈甯宮內問安頻。義平門外停清蹕。銅鶴階前立似人。

暖閣聲聞接外廷。崔家小錄最惺惺。內中近日閒調笑。多說江南涙子星。

先朝選侍禮非常。賜得紅羅共斷腸。遙哭德陵開寶篋。宮人禮拜向雕梁。

才見鋪宮奏禮儀。宮門絕食又逾期。內家每望簷前雨。交掩朱衣哭裕妃。

蓮花門外任春風。爭寵承恩總夢中。閒數園林松柏歲。白頭相對噦鸞宮。

長春恩寵冠當時。薄命君前救慧妃。一謫乾西金屋閉。宮街惟有月明窺。

金榜新題永壽宮。赭黃龍幄望當中。廠公蹴踘時來此。喝采聲高散午風。

萬歲山前寶殿鐙。鼇山高起十三層。笙歌繞讚煙花下。頭白宮人憶定陵。

龍墀爆竹散春雷。法樂臨風北斗回。警蹕聲過香霧裏。朱衣十道滾燈來。

朝退乾淸蠟炬紅。叩頭聲徹玉墀中。蟒衣不散金猊畔。知是回身拜廠公。

諸陵果廠獻時新。綠筍櫻桃馬上頻。不及皇船南內進。鮮魚冰養白如銀。

中秋紫蟹進鮮來。琥珀盈筐一尺堆。剔出比誇蝴蝶似。玉簪花畔勸金杯。

諸司元夕侍天顏。駕轉乾淸放直班。一色蟒衣燈景補。重來玉陛看鼇山。

金花宮帽柳枝偏。新賜羅衣向御前。彩架遙看天外起。六宮都教戲鞦韆。

監中御馬賜名封。戲賞刀兒每數重。獨有飛元光最愛。陞來玉帶勢如龍。

畫炭泥香造彩裝。宮門安放映春光。年來進得如人似。衣錦持兵列兩行。

法部伶官演岳秦。懋勤殿畔避權臣。一從承應王瘸子。打諢今無阿丑人。

銅樓燈火夜青熒。一望宮街似落星。腸斷日精門下路。滿身風露把金鈴。

艾虎青蒲綉絳紗。金泥寶扇畫朱砂。聽談西苑龍舟好。都羨長隨各外家。

木池水戲倣紗屏。宣白時誇小御伶。眞有魚龍游荇藻。更來仙佛渡滄溟。

寢殿春光列監臣。尙冠初進九華巾。宮前水戲重陳列。疋練晴空似瀉銀。

齋宮幸罷游西苑。太液池心蕩鳳舟。天護眞龍出波浪。金壺玉案沒中流。

御前牌子似花枝。宮裡群呼作女兒。太液池中扶不起。龍香飄繞法筵悲。

聞道回龍觀裡回。海棠千樹殿前開。六宮誰似花枝在。能使年年玉輦來。

白玉欄干紫玉橋。侍臣書榜在雲霄。漫誇石上魚龍巧。鱗甲波瀾勢動搖。

七夕金鍼進印監。掌宮催著鵲橋衫。旋來乞巧山前立。守看蛛絲結玉函。

封過文鯉內裏稀。貓房近侍鎮相隨。朝朝肉食闕支飽。臥看花前蛺蝶飛。

貴顯宮人滿御前。尙衣隨直五更旋。官家閒說珠袍事。猶有傷心萬歷年。

歲歲新秋損玉顏。登高隨幸兎兒山。羅衣日暮秋風起。擎著黃花對立班。

四壁塗椒百蘊香。紅籮獸炭疊銅瓶。內家只愛宮房暖。誰解調和及小王。

長日坤甯只習書。化行要使比關睢。六宮七載憑當御。共道君恩亦不如。

文樓經廠最淸班。皇史宬中日月閒。一自官家眷東顧。圖書將出向人間。

秉筆書紅禮監尊。梓材丹雘聖人親。萬幾爭羨多能事。三殿工成合有神。

至日宮中添線無。承恩齊向御前趨。金錢銀葉隨宣賜。更賞消寒九九圖。

鐘磬風微宮殿深。西番寳像坐森森。千秋漢玉爲供養。宣德銅盤細綱金。

內府芳辰賞賜偏。宮人隨例拾金錢。坤寧近日千秋節。止口銀枝向殿前。

深宮欲令識民艱。圖繪屛風列座間。怪底武英諸畫士。高人寫出富春山。

派學番經祝至尊。法螺瓔珞笑旁人。三朝跳步英華殿。誰識弓鞵一寸辛。

銀豆金錢向掉城。御前抛擲角輸贏。開原失後俱消歇。十載關支賞賜輕。

直房人語細如煙。暖閣分頭立內員。宮婢下班交耳語。外間封事奏楊漣。

乾清宮裏萬幾餘。牌子坊開日買書。問著詞臣綸閣下。楸枰棋局止羣居。

端門左去是神宮。灑掃司香領印公。此地不教人畜犬。玉衣虛殿在其中。

聖躬自夏未垂裳。八月宮中幸藥房。一色紅紗金壽字。裁衣賜著近前璫。

金餅靈露賜樞臣。內裡依方進聖人。帀月汪汪空減膳。懋勤殿外執沾巾。

大監平明入問安。紙花捧出血紋丹。宣來院使薰香過。寢殿前頭跪細看。

客奶承恩出禁門。梓宮辭見斷人魂。赭黃小袱焚燒哭。道是沖年齒髮存。

令節宮中賜鐸鍼。明珠簇簇鏤黃金。信王府內諸承奉。特賜同關帽上簪。

北苑門前兒小龍。碧鱗搖日看傾宮。特宣錦覆黃金盒。送入龍潭波浪中。

慈慶宮中日問安。禎祥已數黑龍蟠。誰知躍井黃金鯉。放入江湖生紫瀾。

朱柄青紗曲蓋輕。宮中遮向駕前行。天家豈少珍珠織。祖制相承不敢擎。

龍衣專敕造臨安。近侍常誇是美官。一自君王登大寶。不因差點致凋殘。

碧瓦雕梁象一宮。高高雙闕北宸中。神聖具禮黃金像。直殿三時尚膳同。

坤寧宮裡奉恩暉。日日平明宿直歸。前殿鐘鳴回首處。滲金圓頂五雲飛。

二氏宮中像設榮。寶幢千尺與雲平。官家恭已如神聖。一日都教送外城。
祕書寶扇宣臨寫。精一堂開每日西。花下緋衣環玉檻。風前絳帖壓金猊。
寢宮安置夜如何。簾外分班跪拜過。散向直房銀燭下。金鈴聲到殿門多。
暖閣重簾曉日含。御門朝退自辰參。宸居恭默無他好。頗愛書臨虞世南。
瓊苑春和紫禁深。石山魚沼備登臨。皇家止此爲游幸。不似劉郎看上林。
圓殿南頭樓閣黃。玉河橋下水湯湯。青松數樹還如畫。空與宮鴉坐夕陽。
宸翰時濡小墨欄。宮人捧定鴨頭丸。案前一硯青綾匣。不是沉香與白檀。
當軒紅日五雲舒。六字高懸聖祖書。西北黃扉離地起。累朝臨御省愆居。
年年西內看秋收。旋磨台前侍冕旒。呈扮農家諸故事。豳風那得羨姬周。
寶牕朝旭映垂裳。御座文書覆柘黃。小樣金爐高一尺。時來宮監跪焚晉。
紫禁霏霏瑞雪交。君王祈穀詣南郊。玉階遠望齋宮處。天外元燈動寶旓。
丹梯玉磴絕人寰。鳴鹿呦呦翠柏閒。近侍行過多指說。外家浪道是煤山。
玉食朝朝薦奉先。宮中製作最精虔。御前皇膳非無及。致孝親承列聖傳。

藉田隨侍向郊南。歸把三推禁裡談。宮嬪一時齊望幸。苑中何日看親蠶。

丹碧凌霄俯九重。螭頭雙繞紫金龍。宮簾一一垂黃錦。小監彤墀立仗恭。

高品夫人侍起居。南門宣示手精書。仁昭殿內時臨御。笑語無容近綺疏。

兩宮封册一時俱。祖制甯敎禮數殊。坐愛內家稱賀後。女官宣贊引皇姑。

憂深寇盜久齋居。手閱封章每夜除。慈聖自通瀛國夢。大官始進奉先餘。

六瓣青紗爪拉冠。袍房大布製來寬。天家皇子非從儉。要識民間織絍難。

兩王出閣舘初開。宣使宮人侍往來。講罷雙雙紅板轎。青羅小傘日中回。

畫屏金碧日曈曈。寶鏡光分黼扆中。開著前星門北望。冬寒聞道正移宮。

暖殿晨趨甲夜回。提爐香霧滿蓬萊。六宮宮眷誰能比。奉聖恩深莫浪猜。

移宮賜膳日尊榮。板屋抬從內裡行。獨有名封難請乞。青山圓蓋不敎擎。

劉監還朝景物非。舊時老伴對沾衣。大家亦說南邊好。勿戀深宮賜與歸。

啟禎宮詞跋

固齋先生爲八閩騷壇巨手余于全閩詩話睹其數作皆超脫雄渾嗣響盛唐

顧以未見全集爲憾茲宮詞一編其隷事雖與陳蔣王徐四家不甚同異而清辭麗句駸駸乎欲駕而上之亟爲錄登俾閱者如觀金谷珊瑚愈出愈奇而不致哂其床上疊床也庚子初冬吳江沈林悳識

香豔叢書三集卷四終

宣統二年三月付印
同年三月出版

香艷叢書

（四冊定價大洋一元）




校刊者 國學扶輪社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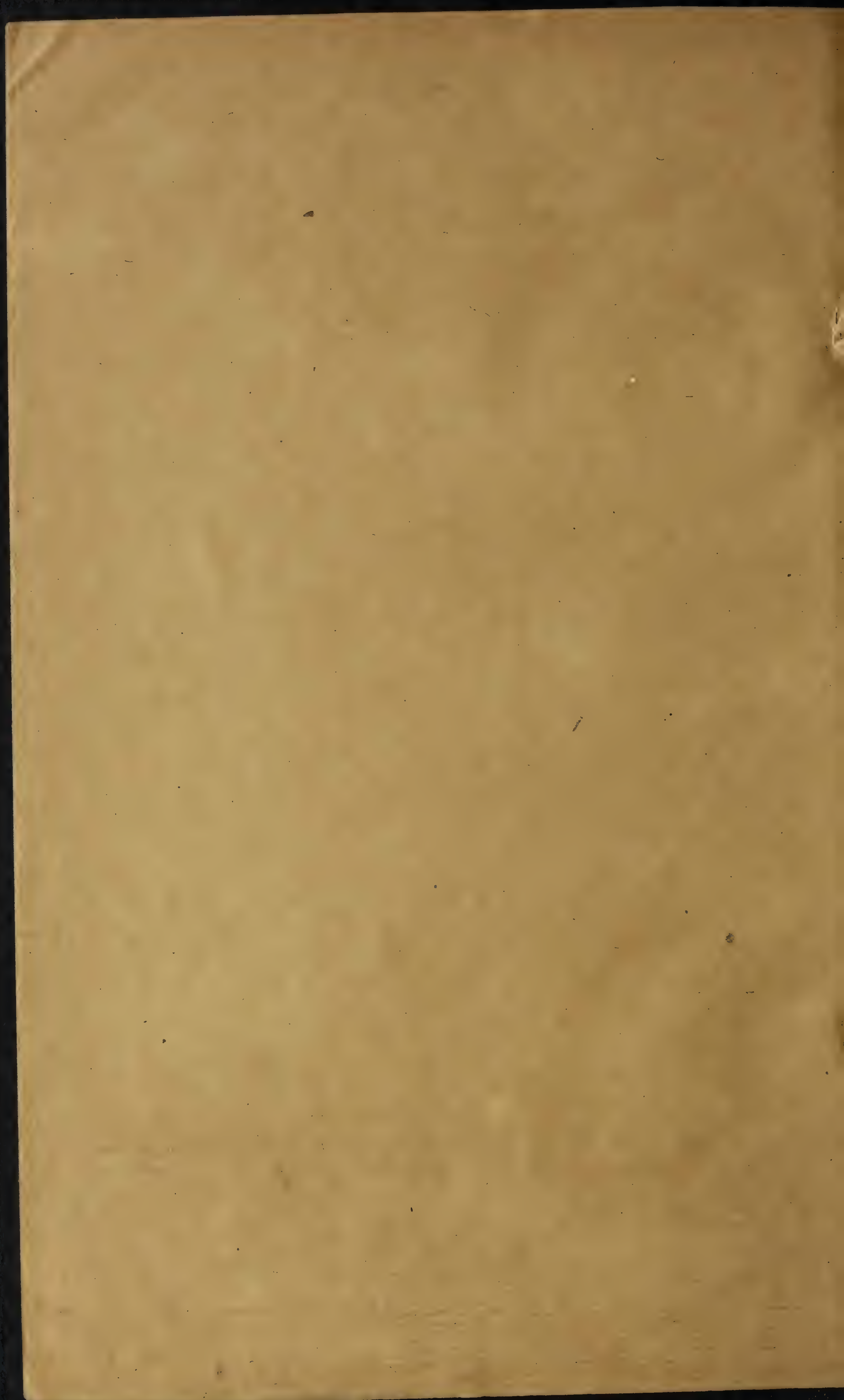
印刷所 國光活版部 上海六馬路吉慶坊內

總發行所 國學扶輪社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外埠分發行所

成都 粹記書局
成都 源記書莊
北京 官書局
北京 各書坊
天津 官書局
天津 各書坊
保定 官書局
山西 文元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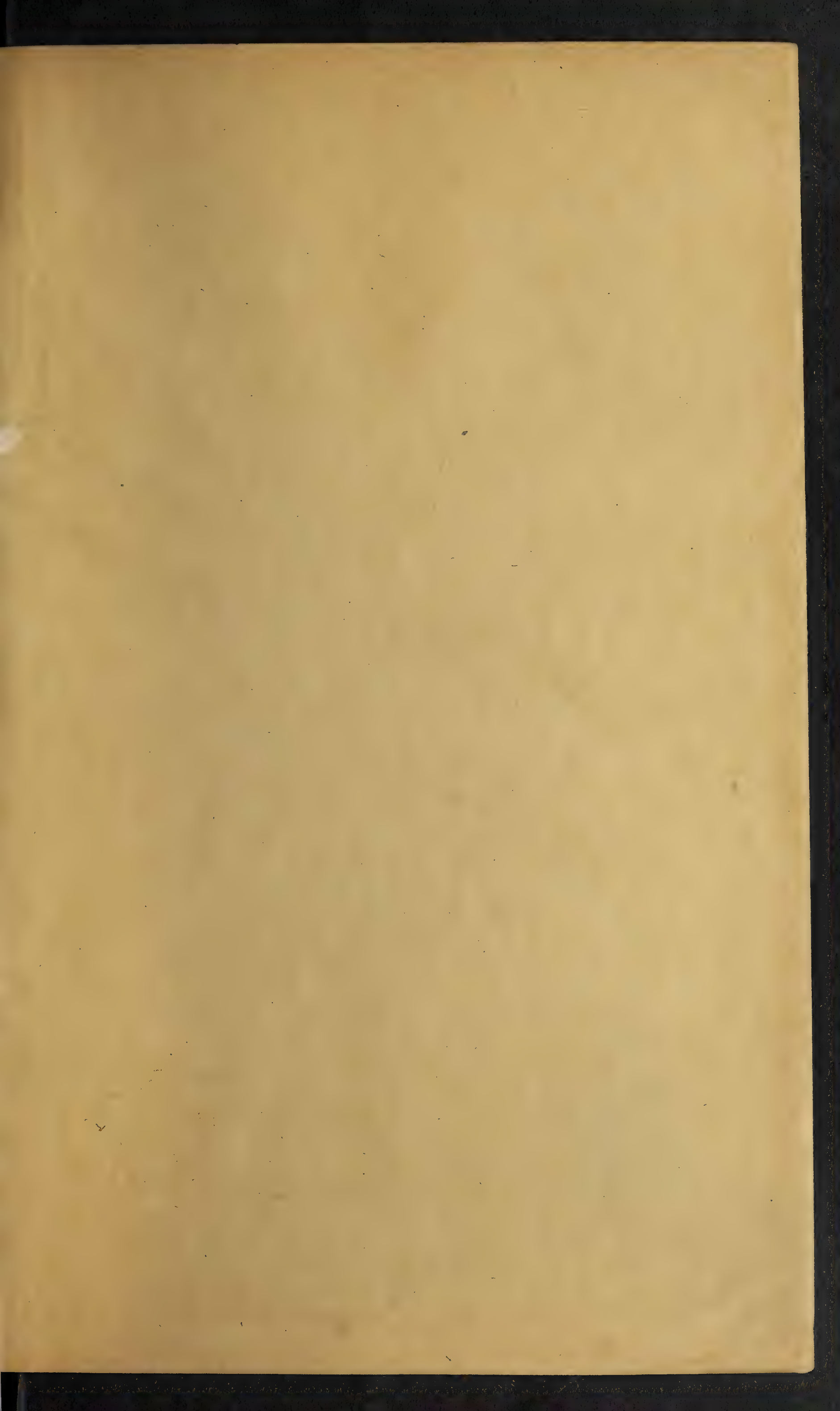
廣東 會文學社
漢口 廣益書局
長沙 鴻文書局
南京 啓新書局
杭州 德記書莊
蘇州 振新書莊
湖北 羣益書局
寧波 汲綆齋



特設

# 廉價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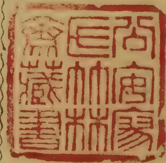




第四集

# 香豔叢書

國學扶輪社印行





# 香艷叢書四集目錄

卷一

趙后遺事

宋　秦醇

余里中有李生世習儒術而業甚貧余嘗過其家墻角一破筐藏古抄書數十册中有趙氏瑣事雖紙墨脫落尚可觀覽余就李生乞之以歸補正編次成篇傳諸好事者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踽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顫顫然。他人莫能學也。在主家時。號爲飛燕。入宮後。復引援其妹。得幸爲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骨秀滑。二人皆天下第一。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益希幸東宮。昭儀居西宮。后日夜欲求子爲自固久遠計。多用小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后宮。后方與人亂。不知也。左右急報。后驚遽出迎。帝冠髮散亂。言語失度。帝因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衣中有人嗽聲。帝乃去。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故。隱忍未

發。一日帝與昭儀共處。帝忽攘袖瞋目。直視昭儀。怒氣怫然不可犯。遽自離席。伏地謝曰。臣妾族孤寒。下無強近之親。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獨承幸御。濃被聖私。立于衆人之上。恃寵邀愛。衆謗來集。加以不識忌諱。冒犯威稜。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因涕淚交下。帝自引昭儀曰。汝復坐。吾語汝。汝無罪。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斷其手足。置溷中。乃快吾意。昭儀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況陛下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下也。願得身實鼎鑊。體膏斧鉞。因大慟。以身投地。帝驚遂起持昭儀曰。吾以汝之故。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就坐。問壁衣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昭儀往見后。言帝所言。且曰。姊曾憶家貧寒飢無聊。姊使我共鄰家女爲草履。入市貨履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火可炊。飢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擁姊背同泣。此事姊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狀我。而自毀敗。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地。爲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歿無定。或爾妾死。尙誰攀乎。乃泣

涕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復往后宮。承幸御者。昭儀一人而已。昭儀方浴。帝私窺之。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覘。蘭湯灩灩。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飛揚。若無所主。帝常語近侍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為矣。后知昭儀以浴益寵幸。乃具湯浴。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裸體而立。以水沃之。后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幸而去。后泣曰。愛在一身。無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為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下。帝曰。他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有所不足耶。后曰。妾昔在主宮時。帝幸其第。妾立主後。帝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體常汚御服。童欲為帝浣去。帝曰。留以為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傾視嗟歎。帝欲留。昭儀先辭去。帝遇暮方離后。而后因帝幸。心為姦利。經三月。乃詐託有孕。上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遣賜大號。積有歲時。既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重沐恩施。再承幸御。臣妾數

月來。內宮盈實。月脉不流。愛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夢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總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爲嘉瑞。更約蓄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云。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夫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任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求上字。勿煩牋奏。口授宮使可矣。兩宮候問。使交至。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盛謀自爲之計。盛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姙者。不可近人。近人則有所觸焉。觸則孕敗。后乃遣王盛奏帝。帝不復見后。第遣問安否而已。俯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入宮中。謂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俱富貴無憾。吾爲自利長久計。託孕。乃吾之私意。實非也。巳及期。子能爲我謀焉。事成。子萬世有後利。盛曰。臣爲后取民間才生子。携入宮。爲后子。但事密不泄。亦無害。后曰。可。盛訪郭外有生子者。纔數日。以百金取之。以物囊囊之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后驚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載子之器氣不泄。此所以死也。臣當穴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宮門。欲入內。子

驚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携之趨門。子復如是。盛終不敢携入宮。盛來見后。言子驚啼事。后泣曰。爲之奈何。時已踰十二月矣。帝頗疑訝。或奏帝云。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娠。當是聖人。后終無計。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尚不可欺。況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時後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昭儀曰。從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大慟。帝自持昭儀起坐。昭儀聲呼宮吏蔡規曰。急爲吾取子來。規取子上。昭儀語規曰。爲吾殺之。規修慮未行。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也。不然。吾併戮汝。規以子擊殿礎死。投之井。後宮宮人孕子者。皆殺之。後帝行步遲澀。氣憊不能御女。有方士聞而獻丹。其丹養於火者百日。乃成。先以大甕貯水滿。乃下丹。水中水卽沸。又易去復貯新水。如是十日不輟。丹乃成。帝日服一粒。頗能行幸。一夕在大慶殿。昭儀醉。連進十粒。初夜絳帳。春濃。帝笑聲吃吃不止。及中夜。昏昏不能起坐。聲息閒然。昭儀急起。秉燭視帝。精出如泉溢。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急窮帝

得疾之端。昭儀乃自縊。后在東宮。忽寐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適吾夢中見帝。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日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吾意既不足。吾又問帝昭儀安在。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爲巨黿。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水寒之苦。乃大慟。後梁時北鄙大月支王獵如海上。見巨黿出於穴。其首猶貫玉釵。顒望波間。惓惓有戀人之意。大月支王遣使問梁武帝。帝以昭儀事報之。

（完）

# 金縷裙記

韋氏子舉進士。門閥甚盛。嘗納妓于洛。顏色明秀。尤善音律。韋嘗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舛。妓隨筆改正。文理曉然。年二十一而卒。韋悼痛之甚。爲羸瘠棄事而寐。意其夢見。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處士有返魂術。韋召而求之。任命擇日齋戒。除一室。舒幃焚香。仍須一經身衣以導其來。韋搜衣笥盡施僧矣。惟餘一金縷裙。任曰事濟矣。是夕絕人屏事。且以晒近悲泣爲誡。然蠟炬於香前曰。觀燭燃寸。卽復去矣。韋潔服斂息。一禀其言。是夜食寢俱止。河漢澄明。任忽長歎持裙。面幃而招。如是者三。忽聞吁歎之聲。俄頃。暎幃微出。斜睇而立。幽芳凝怨。若不自勝。韋驚起泣。任曰。無庸恐迫。以致倏逝。韋忍淚揖之。無異平生。或與之言。頷首而已。時夜將半。欻欲逼之。紛然而滅。韋乃捧幃長慟。既絕而蘇。任生曰。某非獵食者。哀君情切。故來奉救。徒思無益。嗣後不必寘懷。韋欲酬之。不顧而別。韋嘗賦詩曰。惆悵生前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是布施剛留得。安得相逢此夕君。生以此鬱鬱不懌。逾年而歿。

續漢書曰。漢明德皇后禿裙不緣。五行志曰獻帝時。女子競爲長裙。其上甚短。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立爲皇后。其弟上錦織成裙。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紗複裙。絳碧結綾複裙。丹碧紗紋雙裙。紫碧紗文雙裙。紫碧紗文繡纓雙裙。紫碧紗縠雙裙。丹碧杯文羅裙。晉宋舊事曰。崇進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備絳碧紗雙裙。絳絹襡（蜀）裙。湘絳紗複裙。白絹裙。

（完）

# 冥音錄

唐　朱慶餘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遠。子未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絃歌自娛。有女弟菃奴。風容不下。善鼓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聰明。死何篾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夢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出入一年。

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爲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主。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髣髴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鴞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歔欷。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三十八疊 斛林歎分絲調四十四疊 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 廣陵散正商調二十八疊 行路難正商調二十八疊 上江虹正商調二十八疊 晉城仙小石調二十八疊 絲竹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 紅窗影。雙柱調四十疊 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斛林歎紅窗影等。每宴飲。卽飛毬舞盞。爲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醼酣。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勑秘其詞。極切。恐爲諸國所得。故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異路。人鬼道

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璹親召而試之。則絲桐之音。搶摐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廉察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小女尋卒。

## 三夢記

唐　白行簡

人之夢。異於常者有之。或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丞。嘗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寺。路出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盡得覩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之而共食。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思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罍洗。破迸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扃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敍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於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矣。

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劍外。踰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

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舍。徧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巳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酌甚歡。暢兒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于壁。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寄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率同。蓋所謂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矣。

貞元中。扶風竇質與京兆韋旬同自亳入秦。宿潼關逆旅。竇夢至華岳祠下。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裙素襦。迎路拜揖。請爲之祝神。竇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氏。及覺。具言於韋。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容質妝服。皆所夢也。顧韋謂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三環。與之。巫撫掌大笑。謂同輩曰。如所夢矣。韋驚問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醑陵錢三環焉。及旦。乃徧述於同輩。今則驗矣。竇因問巫之姓氏。同輩中曰。姓趙氏。自始及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

行簡曰。春秋及子史言夢者多。然未有載此三夢者也。世人之夢亦衆矣。亦未有此三夢。豈偶然也。抑亦必前定耶。予不能知。今備記其事。以存錄焉。

行簡云。淮安西市帛肆有販粥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不得名。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因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棨戟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之爲。左右廊皆施幃幄。有紫衣吏引張氏于西廊幃。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既至。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紛。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自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尚書來。未有識者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個。坐廳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群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鍧震響庭署。酒酣。王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習何藝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與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受吟詩。鬟梳嫽俏學宮妝。獨立閒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且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張忽

啼。瘖手捫衣帶謂母曰。倘書還詩矣。索筆錄之。母問其故。泣對以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魘爾。何以爲辭。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肴者。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瀹。母聽良久。豔妝盛色而至。食畢乃偏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留。某今往矣。因授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爾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完）

名香譜

宋　葉廷珪

蟫蠶香

交阯所貢唐宮中呼爲瑞龍腦。

茵犀香

西域獻。漢武帝用之煑湯辟癘。

石葉香

魏文帝時腹題國貢。狀如雲母。可以辟疫。

百濯香

孫亮爲四姬合四氣香。衣香百濯不落因名。

鳳髓香

唐穆宗藏眞島。出焚之崇禮。

紫述香

述異記云。又名蘼香草。

都夷香

洞冥記云香如棗核。食之不饑。

荃蕪香

燕昭王時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

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

唐同昌公主帶玉香囊。芬馥滿路。

月支香

月支國進。如卵。燒之辟疫百里。九月不散。

振靈香

十洲記云。聚窟洲有樹如楓葉。香聞數百里。

返魂香震檀香驚精香返生香却死香

月支國一香五名。屍埋地下者。聞之即活。

千畝香

述異記云。以林名香。

䣽齊香

出波斯國。入藥。治百病。

龜甲香

述異記云。卽桂香之善者。

兜末香

本草。漢武帝西王母降。焚是香也。

沉光香

洞冥記云。塗魂國燒之有光。

沉榆香

拾遺記。黃帝封禪。焚之。

蘅蕪香

漢武帝夢李夫人授此香。

百蘊香

飛燕浴身用此。

月麟香

文帝宮中愛女號袖裏春。

辟寒香

焚之可以辟寒。

龍文香

漢武帝時外國進。

千步香

南郡所貢焚之千步內猶有香氣。

九和香

三洞珠囊曰玉女擎玉爐焚之。

九眞香青木香沉水香
皆合德上飛燕襚中物。
罽賓國香
楊牧席間焚之。上有樓臺之狀。
拘勿頭華香
拘勿頭國進香聞數里。
精祗香
出塗魂國焚之。辟鬼。
飛氣香
珠囊曰。眞人所燒。
五枝香
燒之十日。上徹九重。
羯布羅香

西域記云。樹如松。色如氷雪。

大象藏香

因龍鬭而生。若燒一丸。興大光明。珠如甘露。

兜婁婆香牛頭旃檀香

出典釋。

明庭香明天發口香

出胥陀寒國。

迷迭香

出西域。焚之去邪。

必栗香

焚之去一切惡氣。

揭車香

本草。焚之去蛀辟臭。

刀圭第一香

唐昭宗賜崔胤一粒。終日旖旎。

曲水香

香盤印之。似曲水像。

鷹嘴香

番人出。焚之辟疫。

乳頭香

曹務光理趙州。用盆焚。云財易得。佛難求。

助情香

安祿山進。玄宗含之。筋力不倦。

夜酣香

煬帝迷樓所夢也。

雀頭香

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雀頭香。

伴月香

徐鉉月夜露坐焚之故名此。

雞舌香

漢侍中刁存事又尙書郎含雞舌香奏事。

安息香

出三佛齊國。

亞濕香

出占城國。

金顏香

出大食眞臘國。

神精香一名荃蘼一名春蕪

出波弋。卽前荃蕪香也。其皮如絲。可以爲布。

沉光香。明庭香。金磾香。塗魂香。
元封中外國所獻。
蓬萊香
即沉水香結未成者。成片如小芝及大菌之狀。
鷓鴣斑香。思勞香
出日南。如乳香。
橄欖香。
狀如黑膠。炙燒毫粒。經旬不散。

（完）

清尊錄

宋 廉宣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某官者至。因自言某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某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叫子狀。三二日輒一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卽見形如平生。叙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因謂曰。昔爲夫婦。今忍不相親。於是相與坐堂中。某起執其手。則堅冷如氷鐵。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乃復來。慍曰。前日遽驚我。何耶。某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怪。乃陰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絕。

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貲鉅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疾。廣故豪橫。兼幷其鄉鄰。甚患苦之。旣病篤。絕惡見人。雖妻子不得見。自隙窺之。則時捽所藉稻藁而食之。日所食方數尺。乃死。斂畢。棺中忽有聲若蹠蹋者。

家人亟呼匠欲啓棺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怪勿啓其子不忍啓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然因繫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忽跳齧婦臂流血婦蠢暴忿怒取抹草刀刺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興元民有得塗遺小兒者育以爲子數歲美姿首民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不售數十萬錢邪婦曰固可詐爲也因納深屋中節其食飲膚髮腰步皆飾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攜至成都教以新聲又絕警慧益秘之不使人見人以爲奇貨里巷民求爲妻不可曰此女當歸之貴人於是女儈及貴遊好事者踵門一覿面輒避去猶得錢數千謂之看錢久之有某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得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既成券喜甚置酒與客飲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擁而致之房男子也大驚遣人呼其父母則遁去不知縱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

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叢柩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爲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讙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帟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衒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相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群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覩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邪。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

二囊示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邪。生亟曰。四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須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直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氏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邪。姑留之。明旦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媼。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頳面搖手曰。不可。尼慍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我不敢强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辨。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治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殽俟之。晡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携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唄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搴簾見生及飲具。大驚。

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却。爲盡卮。即持酒酬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即幃中。狄氏亦歡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直。且訟于官。夫謂貽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于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閑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死。余在太學時親見。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下。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于門。徘徊徙倚。若有所待者。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忽忽遂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

則寂然無人聲。循墻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墻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嘆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忽墻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嫗負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嫗。嫗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挽而拗之曰。汝爲女子。而夜與人期至此。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我邂逅遇汝。亦有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而從之。生携歸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氏。父早死。獨有已一女。母鍾愛之。爲擇所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嫗達意於母。母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墻下微嘆而去者。當是也。生既南宮不利。遷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詢之。頗知有女子偕處。大怒。促生歸。扃之別室。女所賫甚厚。大半爲生費。所餘與嫗坐食垂盡。使人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得已。與嫗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閩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樂籍。易姓名爲蘇媛。生游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

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倡侍讌識生。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不覺兩淚墮酒中。生悽然曰。汝何以至此。女以本末告。淚隨語零。生亦媿歎流涕。不終席辭疾而起。密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子。仕至尙書郎。歷數郡。生表弟臨淮李從爲余言。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强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皇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隣里笑怪。張曰。不然。汝不過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即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飮罷去。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

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回邀并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既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臥俄頃即死父母哀慟呼其隣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仵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即日穴壁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即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埋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當從御翣至永安將行祝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誰敎汝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

跳踉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歸。女不敢往解。張以爲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嚙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死。傭馬者恐累也。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使上鄭發冢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應死。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時吳拭顧道尹京。傳其事云。

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噬盩無噍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絕偉。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爲盜。脫饑耳。得食則已。奈何廣殺。凡俘獲士人及僧道。輒條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起居飲食甚篤。士卒得女以獻者。置別室。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者。擇配嫁娉。由是遇帳下謂之曰。是收軍情者。遇怒掃塲欲斬之。呼至。數其罪。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須有罪耶。何云云。如是。我死固分耳。既就地坐。瞑目合爪。視之死矣。遇雖殘忍。亦爲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至人。以至佛菩薩。多隱盜賊牢獄屠釣中。以其救人。如吉殆是耶。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不通客。但戒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

晚入報是日公適病足臥小室延康節至臥床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耶公亦笑指康節所坐胡床曰病中心怦怦雖兒子來立語遣去此一胡床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床來公問故答曰日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强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閽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既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蠢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叵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得竟爲修撰韓公傳此事尹侍郎說

雷申錫者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訃踵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爲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纔入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世矣要更一世乃能以償宿譴耳其事可以爲治獄者之戒

右清尊錄廉宣仲布所撰或謂陸公務觀所作非也葢二公同時後人因誤
指耳至大改元三月華石山人識

# 蜀錦譜

元 費著

蜀以錦擅名天下。故城名以錦官。江名以濯錦。而蜀都賦云。貝錦斐成。濯色江波。游蜀記云。成都有九壁村。出美錦。歲充貢。宋朝歲輸上供等錦帛。轉運司給其費而府掌其事。元豐六年呂汲公大防始建錦院於府治之東。募軍匠五百人織造。置官以涖之。創樓于前。以爲積藏待發之所。榜曰錦官。公又爲之記。其畧云。設機百五十四。日用挽綜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練染之工十一。紡繹之工百一十。而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紫茢之類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足用。織室吏舍出納之府爲屋百一十七間。而後足居。自今考之。當時所織之錦。其別有四。曰上貢錦。曰官告錦。曰臣僚襖子錦。曰廣西錦。總爲六百九十疋而已。渡江以後。外攘之務十倍承平。建炎三年都大茶馬司始織造錦綾被褥。折支黎州等處馬價。自是私販之禁興。又以應天北禪鹿苑寺三處。置場織造。其錦自眞紅被褥而下凡十餘品。於是中國織

紋之工轉而衣衫椎髻鴃舌之人矣乾道四年又以三場散漫遂卽舊廉訪司潔已堂剏錦院悉聚機戶其中猶恐私販不能盡禁也則倚宣撫之力建請於朝併府治錦院爲一俾所隸工匠各以色額織造盞馬政既重則織造益多費用益夥隄防益密其勢然也今取承平時錦院與今茶馬司錦院所織錦名色著于篇俾來者各以時考之

轉運司錦院織錦名色卽成都府錦院

上貢錦三疋花樣

八答暈錦

官告錦四百疋花樣

盤毬錦　簇四金鵰錦　葵花錦　八答暈錦　六答暈錦

翠池獅子錦　天下樂錦　雲鴈錦

臣僚襖子錦八十七疋花樣

簇四金鵰錦　八答暈錦　天下樂錦

廣西錦二百疋花樣

眞紅錦一百疋

大窠獅子錦　大窠馬大毬錦　雙窠雲鴈錦　宜男百花錦

青綠錦一百疋

宜男百花錦　青綠雲鴈錦

茶馬司錦院織錦名色 茶馬司須知云逐年隨蕃蠻中到馬數多寡以用折傳別無一定之數

黎州

皂大被　緋大被　皂中被　緋中被　四色中被　七八

行錦　瑪瑙錦

敘州

眞紅大被褥　眞紅雙連椅背　眞紅單椅背

南平軍

眞紅大被褥　眞紅雙窠錦　皂大被褥　青大被褥

文州

犒設紅錦

細色錦名色

青綠瑞草雲鶴錦　青綠如意牡丹錦　眞紅宜男百花錦　眞

紅穿花鳳錦　眞紅雪花毬露錦　眞紅櫻桃錦　眞紅水林檎

錦　秦州細法眞紅錦　鵝黃水林檎錦　秦州中法眞紅錦

紫皂段子　秦州麤法眞紅錦　眞紅天馬錦　眞紅湖州大

百花孔雀錦　眞紅飛魚錦　四色湖州百花孔雀錦　眞紅聚

八仙錦　二色湖州大百花孔雀錦　眞紅六金魚錦

（完）

春夢錄

元　鄭禧

城之西有吳氏女。生長儒家。才色俱麗。琴棋詩書。靡不究通。大夫士類稱之。其父早世。治命宜以爲儒家室。女亦自負不凡。余今年客于洪府。一日媒嫗來言女家久擇壻。難其人。洪仲明公子戲欲與余求之。余辭云已娶。不期媒嫗欲求余詩詞達于女氏。余戲賦木蘭花慢一闋。一日女和前詞。附媒嫗至。乃曰吳氏之族見此詞。喜稱文士之美。但母氏謂官人已娶而不可。然女獨憐余之才。賡唱迭和。復命乳母來觀。且述女意。雖居二室。亦不辭也。囑余托相知之深者。求啓母意。歸余。然余在城之日淺。相知者少。謬囑意山長吳槐坡者往說其母。終亦不從。有周氏子懼余之成事。挾財以媚母氏。母乃矢於從周。遂納其定禮。女號泣曰。父臨終命歸儒生。周子不學無術。但能琵琶耳。我誓不從周氏。因佯狂擲冠于地。母怒毆之。女發憤成疾病。且篤。母乃大悔懼。逆其意。即以定禮付媒嫗以歸于周。然女病竟無起色。因以書遺余曰。妾之病。實爲郎也。若生不救。抱

恨於地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臨終。又泣謂其靑衣名梅蘂者曰。我愛鄭郎生也爲鄭。死也爲鄭。我死之後。汝可以鄭詩詞書翰密藏棺中。以成我意。未幾果卒。嗚呼。文君之於相如。自昔所難。而況夫婦之間。多才相配。世之尤難者乎。夫以女之才如是。而憐余之才又如是。齊眉相好。唱和百年。豈非天下之至樂者乎。而况其家本豐殖。復有貲財者哉。乃厄母命之不從。發憤成疾。抱恨而死。嗟夫。紅顏勝人多薄命。亘古如斯。而況才色之兼全者乎。驚綵雲之易失。痛黃壤之相遺。亦徒重余之臨風悒怏耳。恨何言也。抑余非悅於色也。愛其才也。感其心也。今具錄往來詞翰于後。覽者亦必昭余之悽愴也。延祐戊午永嘉鄭禧天趣序

丁巳歲二月廿六日。余寄木蘭花慢云。倚平生豪氣。冲星斗。渺雲煙。記楚水湘山。吳雲越月。頻入詩篇。菱花皎潔。劍光零亂。算幾番沉醉樂生前。種得仙人瑤艸。儂家五色雲邊。芙蓉金闕正需賢。詔下九重天。念滿院琅玕。盈襟書傳。人正韶年。蟾宮近傳芳信。姮娥嬌艷待詩仙。領取天香第一。縱橫禮樂三千。翼日女

氏和云愛風流俊雅。看筆下掃雲烟。正困倚書窗。慵拈針線。懶咏詩篇。紅葉未知誰繫。慢躊躇無語小闌前。燕子知人有意。雙雙飛度花邊。殷勤一笑問英賢。夫乃婦之天。恐薛媛圖形。楚材興念。喚醒當年。纍纍滿枝梅子。料今生無分共坡仙。贏得鮫綃帕上。啼痕萬萬千千。二月廿九日女密令乳母來觀。三月一日再賦前腔云。望垂楊裊翠。簾試捲小紅樓。想鸞珮敲瓊。鸞妝沁粉。越樣風流。吟懷自憐豪健。洒雲牋醉裏度春秋。有唱還應有和。纖纖玉映銀鈎。犀心一點暗相投。好事莫悠悠。便有約尋芳。蜂媒纔到。蝶使重遊。梅花故園憔悴。揖東風。讓與古稍頭。況是梅花無語。杏花好好相留。女氏再和云。看紅牋寫恨。人醉倚夕陽樓。故里梅花纔傳春信。先認儒流。此生料應緣淺。倚窗下雨。怨共雲愁。如今杏花嬌艷。珠簾嬾上銀鈎。絲羅喬樹欲依投。此景兩悠悠。恐鶯老花殘。翠消香減。辜負春遊。蜂媒問人情思。無緣應只低頭。夢斷東風路遠。柔情猶爲遲留。余觀所和兩詞。其才情標致。豈可得哉。此余所以深不能忘也。再賦詩三首云。銀牋寫恨奈情何。料得情深歛翠娥。須信梅花貪結子。東風著意杏花多。翠袖籠

香倚畫樓。柔情猶爲我遲留。何時共箇鴛鴦字。吟到東風淚欲流。兩才相遇古來難。重寫芳情仔細看。莫待後時空自悔。不如聞取舞雙鸞。吳氏和云慈親未識意如何。不肯令君畫翠娥。自是杏花開較晚。梅花占得舊情多。殘紅片片入書樓。獨倚危闌覺久留。可惜才高招不得。紅絲雙繫別風流。今生緣分料應難。接得新詩不忍看。謾說胸襟有才思。却無韓壽與紅鸞。詩尾又繫數語云屢蒙佳什。珍藏篋笥。福淺緣慳。不成好事。母命伯言。不期違背。一片眞情。番成虛意。勤讀詩書。好圖名利。故里梅花。依然夫婿。數語贈君。盈盈垂淚。余復爲儷語以寄遺恨。因達于女氏云。切以詩書相過。罕見于夫婦之間。詞翰先投。乃求于聲臭之表。字含玉理。韻染蘭香。悵故里之梅花。絲傳春信。比芳園之杏蕊。無奈風儔復令乳母來觀。預遣女媒通好。謂先君是定。猶遺在耳之言。矧才子如斯。不忝齊眉之願。倘得百年而諧老。雖居二室而不辭。妙語難忘。芳心可掬。既窈窕之慨然。許鄭何聖善之必欲從周。事既相違。分亦何淺。慕底阻牽於紅線。石上空磨於玉簪。誰令慵暴之男。强投雁幣。痛失文章之壻。怒擲蟬冠。脉脉春愁盈

盈妝淚。念欲挾文君而夜遁。終不忍爲。竟幸杜牧之春遊。實成深恨。猶勸詩書之勤讀。極知恩愛之愈深。嗟伉儷之無緣。徒唱酬之相與。此日落花愁裏去。遙想芳塵。它時折桂月中歸。必貽後悔。茲憑四六。用表再三。願深思賢父之言。庶免抱終身之歎。難期面敘。幸冀心融。又續以詩云。畫粱雙燕舞輕塵。只見新詩不見人。夜夜相思飛蝶夢。東風著意杏花春。風流才思古難全。若得相逢不偶然。有約綠楊門下過。珠簾半捲露嬋娟。吳氏答書云。伏以鍾天地之秀氣。偉矣儒人。含閨閣之芳情。孤哉幼女。兩才相遇。方圖結於紅絲。一語敗盟。又空成於畫餅。詩詞寄恨。蜂蝶傳情。先人之遺訓昭昭。曾巳告母。慈母之嚴命切切。乃不諒人。鄭郎將故里之梅花憔悴。周子戀芳園之杏蕊嬌羞。齊眉之好巳休。衆口湖之辭不息。龜占未吉。雁幣輒修。經史不得聞。琵琶奚足聽。鴛鴦枕上。夜夜相思。蝴蝶夢中。時時歡會。深沉院宇。無路可求。寂寞簾櫳。有緣終遇。雖後死劝玉也尋柳氏。奈今生文君未識相如。勒此申酬。伏祈丙照。復和前詩二首云。才高豈肯困泥塵。雁塔名香第一人。却笑此生緣分淺。可憐辜負兩青春。琴棋書畫

藝皆全。一段風流出自然。院宇深沉簾不捲。想君難得到嬋娟。是日吳氏又寄領。呈其工夫精巧。云此是十年工夫。所繡者若此。余復作詩云。領中垂繡蹙雙鸞。幼小工夫此最難。日久羅襦香欲褪。多情拆寄鄭郎看。落花時序易消魂。忍看雲牋沁粉痕。近日懨懨香玉瘦。可憐和淚倚重門。繡線慵拈夢乍醒。風流誰畫柳眉青。琵琶聲裏昭君怨。莫向它時不忍聽。嫩柳嬌依道韞家。東風何事苦驚鴉。流鶯欲往頻回首。盡日愁腸惱落花。吳氏答書云。某早忽然洪妳至。欲遣一書。奈家事冗。人事多。覓弗克。午間再辱雲牋。披味恍如會晤之。爲快。中間此事。苦爲母氏所阻。故作痴佯狂。此數日周子稍緩。其事但兩受凌辱。被打氣憤成疾。不離枕席。亦是因君耳。恐天不假之以壽。萬一抱恨而歸。亦爲君耳。如天從人願。因緣有在。此事尚可成就。中間多恐十一安人恩意。如三五日病可却至洪府相謝。亦可以見興。言至此悲涕漣漣。先生千金之軀。不可因賤妾而成疾。但以堅心爲念。好事亦不在忽忙。衷腸非筆可盡。切祈尊照。又詩二絕云。淚珠滴滴濕香羅。病裡芳肌瘦減多。怪得夜來春夢淺。不知今日定如何。青衣扶

起鬢雲偏。病裡情懷最可憐。已自懨懨無氣力。強擡纖手寫雲箋。吳氏臨終答書云。哀哉古人云。春蠶到繭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誠哉是言也。一自女媒通好之後。妒情之輩。登奴門者。其說不一。有云先生貧者。有云子多者。有云妻妒行者。奴聞之若風過耳。但以眞心而待。況兼母與伯以奴之身色才藝俱全。豈可為人次妻。而周舍挾財以媚母氏。遂以一紅一書為定。奴乃泣涕不已。兩被母凌。以致成病。而相思之情。又何可勝言。念欲竊香相隨。奈千方百計不可。而此病愈危。昨日兩奉佳音。且喜且泣。母氏而今已作噬臍之悔。有通容處。但奴魂飛不定。神亂不常。雖師巫醫卜。無所不至。而病略不減。先生自宜將息。不可因賤妾而失寐忘飡。以郎之才。不患無好色之妻。以奴之命。眞恐不見有才之郎。若此生不救。抱恨於地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然妾之死無身後之累。郎若成疾。則故里梅花。青青梅子。將靠之誰乎。倘得病安。必見臨終哽咽不知下筆處。奴扶憊拜上。吳氏既終。余以文寄祭云。嗚呼。昆山玉樹。閬苑瓊葩。豈人間之凡植。夐獨冠於仙花。儲芳絕艷。吐日春華。祥雲為蓋。皓月為家。俄驟驚為怪

雨瘞遺綵於塵沙。悲玉鸞而自惜。愁翠鳳而空嗟。嗚呼哀哉。玉容如在。瑤珮何之生也何待。死之何爲。染芙蓉以爲色。裁錦繡以爲詩。琴彈綠綺兮氷雪爲絲。畫鉛粉澤兮烟霞爲姿。牙籤縹帙兮融融奧旨。紋楸玉子兮了了玄機。閨房之秀。誰其似之。謝家柳絮詎足比斯。余也惜年冉冉。負志奇奇。投鯨竿兮學海之驚濤。透翠衣兮詞苑之葳蕤。鶴風孤退。鵬雲自垂。楚山古木。湘水燕祠。泣娥英兮愁牽翠衣。吊靈均兮空抱瓊芝。悠悠徒返。渺渺遐思。抱英懷之未擢。召窈窕之相知。始之以女媒而通好。申之以乳母而傳書。是耶非耶。物理茫茫。色可得而有兮才孰儷而孤芳。形不可得而見兮。心殷殷而愈彰。迨夫女夢之初覺。余亦攬涕而成章。胡言路阻。莫奠壺觴。千古萬古。遺恨空傷。又悼亡吟二首云。特寫青牋幾往來。佳人何自苦憐才。傷心春與花俱盡。啼殺流鸎喚不回。相見愁無奈。相思自有緣。死生俱夢幻。來往只詩篇。玉珮驚沉水。瑤琴憤斷絃。傷心數行淚。盡日落花前。余召箕仙卜問。得一詞云。綠慘雙鸞。香魂猶自多迷戀。芳心密語在身邊。如見詩人面。又是柔腸未斷。奈天不從人願。瓊銷玉減。夢魂空有

幾愁多怨。四月朔余再調木蘭花慢云。任東風老去。吹不斷。淚盈盈。記春淺春深。春寒春煖。春雨春晴。都來助與詩人。興更落花無定。挽春情。芳艸猶迷舞蝶。綠楊空悞流鶯。玄霜著意搗初成。回首失雲英。但如醉如痴。如狂如舞。如夢如驚。香魂至今迷戀。問眞仙消息最分明。後夜相逢何處。清風明月蓬瀛。是日再召箕仙。一道童降筆詞云。今日瑤池大會。羣仙不肯來臨。眞華傳語鄭郎君。記得相嘲妒行。好个木蘭花慢。休題相契分明。君還要問那香魂。正在仙宮聽命。吳氏之母痛憶之甚。亦死。一子年長不慧。移居鄉村。此眞可慘哉。余又作哀文云。嗚呼。茫茫九泉。爰莫起之。靈之容忽有遠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靈之心其可忘乎。蝍蜮在堂。蛸蠨在戶。靈之家蕩然矣。天長地久。恨無絕期。靈之恨其可絕乎。使靈之至此者。誰之咎歟。母氏之無明見。伯氏之無理言也。當是時。二老果無允余之意。姑舒徐數日。而冀圖擇壻。誰得而間之。矧先君之治命。若見之昭昭者乎。龜占未吉。雁幣輒修。其靈之死。在此而不在彼也。靈之容固不可得而見之矣。靈之恨。靈之心。與余相悲快者。果無幽冥之隔也邪。余嘗過靈之家。

但見門掩夕暉兮。艸沿堦而春色憐人。疑為我而來兮。空彷彿乎靈之魂獨在也。吾意靈飄霞佩於太清兮。擬羣仙於瑤池。逶迤而不忍去兮。欲與余而追隨。余因知靈之同心兮。雖同往而何辭。忽返魂乎故鄉兮。念衆雛之無依。靈書勉余以自愛兮。何旣死而忽遺。緊母氏之念而死兮。諒雖悔而曷追。余報卿以一死兮。其奈修短之有期。嗚呼。疇昔之夜。忽有擁雙鬟而泣者。非靈也耶。恍一夢之驚。覺空伏枕而漣漪。愴余懷之欝結。重抑憤之哀詞。毋知天知有知無知。吾獨自知爾。嗚呼哀哉。友人共閱此女詞情事迹可傷。作詩悼之云。結髮因緣豈偶然。如何契闊便登仙。可憐一點眞才思。辜負韶華二十年。磊落襟懷亞淑眞。琴棋書畫更超倫。惜哉周鄭番成怨。底不當初早嫁人。女子文章天下少。男兒才學豈應無。滿懷空有詩書料。負个卿卿旦夕呼。不見佳人亦可傷。傷他非命為才郎。杏花夢斷東風曉。空把新詩寫數行。黃子侑敏讀之有感云。春樓珠箔捲東風。幾度偷彈淚粉紅。艷質豈期黃壤隔。香魂應逐綵雲空。解將遺事留身後。盡忘前言在耳中。杏蕊梅花俱一夢。悠悠深恨鎖幽宮。汪庭材子才云。犀心

兎潁屢通津。未識嫦娥一面新。輿盡故園梅已謝。情留別塢杏初春。將身輕許志雖失。在耳不忘言可遵。生死幽冥千古恨。臨風披閱爲傷情。徐子文天賚和黃韻云。杏花初破怯春風。未識芳心一點紅。詞翰往來傳意密。死生夢幻轉頭空。素知分淺鴛幃裏。預許名魁雁塔中。杳杳幽魂何處覓。眞華消息報仙宮。先生沈君淸和黃汪韻云。落花一掃夜來風。枉駕相思寄斷紅。梅信日聞魚水遠。杏香還逐燕泥空。情懷琴瑟千春恨。怨入琵琶一夢中。門掩滿庭詩思遠。令人惆悵館娃宮。仙境何由一問津。但吟佳句覺淸新。不知中道夢中夢。如坐上陽春復春。空想綵鸞緣有分。可憐司馬意難遵。白頭老去吟猶苦。羨爾忘形似有神。眞子述後序云（眞子述者不欲知其姓字故作此名）昔者孔子繫周易其辭有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吉凶榮辱之主也。是以子張問行。孔子則以言忠信行篤敬者答之。其學干祿也。孔子又以言寡尤行寡悔者告之。蓋一言一行。實乃君子立身之大節。可不愼歟。今衛陽鄭天趣讀聖人書。將以爲祿仕也。其未遇時。嘗館于洪氏舍。而城之西吳氏女。與之有文學之好。天趣乃以其往來詩詞文翰。

編爲春夢錄以示於人。且自爲之序。言其女之自甘爲二室。然痴小女子。不能持其志而輕身以許人。固多有之矣。天趣以爲得之。如俯拾地芥。吁其愚眞不可及也。夫今觀其初達女詞。則有嫦娥嬌艷待詩仙之語。實所以挑之也。而女氏則以薛媛圖形寄南楚材事而和之。有云。料今生無分共坡仙。亦可謂止乎禮義者矣。鄭子當於此時灰心可也。乃復懷睠睠。既有梅花故園憔悴杏花好好相留之詞。反不如聞早舞雙鸞之句。心迹顯然。而謂之樂而不淫可乎。女答之則曰。恐君難得見嬋娟。蓋已截之之意矣。於是天趣復有儷語以貽之者。夫婦之稱。齊眉之好。又曰念欲挾文君而夜遁。終不忍爲。既念之矣。其心果不忍爲之乎。特欲爲之而不能耳。且如此女動心拂性。亂其所爲。違母之命。持不嫁凡子之說。以至殞其軀而弗悔。實天趣導之也。其罪容可隱乎。且序又曰況其家本豐殖而有資財者乎。吁此一言足以見其貪戀顧惜之心而惑之甚者也。雖然。又曰非余悅其色也。愛其才也。非徒愛其才也。感其心也。愚獨以爲非徒愛其才也。實貪其財也。非徒感其心也。實慕其色也。文中子曰。一夫一婦庶人

之職也。今天趣有妻在室。有子在家。而猶寓人門館。苟慕妻子。則何以少艾爲。而况鍾於情。形於言。言之不足。又從而咏嘆之者乎。然聽其言也。則有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之心。欲其言寡尤也難矣。言之忠信者如是乎。觀其行也。蓋欲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也。要其行不寡悔也難矣。行之篤敬者奚取焉。然吳氏母之不從正也。其女之思可哀也哉。女子情固不足取。惜乎天趣學而優則仕者也。顧其行言若斯。士君子立身之大節已虧。宜乎不容於堯舜之世。詩云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鄭子吳姬皆有之矣。噫。春夢一錄非所以爲榮。實所以爲辱。追其前程之識。未知果天趣之筆。若果天趣之筆。余不得而助其悽愴也。遂復爲儷語以斷其後。雖曰刺時。亦自難之也。非徒能言之。亦允蹈之也。其詞云。蓋聞有德者先須正己。無瑕者可以戮人。事宜變通。時有可否。爰觀鄭子錯愛吳姬。才美雖可誇名。教未足數。廣文先生官獨冷。斐然成章。深閨少女嬌復痴。喜而不寐。有唱還應。有和多才。又遇多能。公子得之。於辭婚。既愼其始。佳人自嗟。於薄命。鮮克有終。胡爲戀杏蕊之嬌羞。而欲棄梅花之憔

悴。雙鸞早舞。豈能樂爾妻孥。一雁傳書。安可便爲夫婦。毋乃養小而失大。未免棄舊而憐新。爲之也難。言之非怍。彼美人之多情無定。寧不動心而先君之治命是遵。亦有立志嬋娟。難見珠簾。故嫻上於銀鈎。信禮不持羅襦。乃拆寄於繡領。苟甘心於二室。實屈己於偏房。不出正兮。豈能叶於琴瑟。斯爲下矣。空寄怨於琵琶。祇自辱兮。未之思耳。然女子之嫁也。故母氏而命之。若曰無緣。或云非偶。周鄭等耳。亦何親而何疎。秦晉輔之。當別卜而別選。章臺柳乃肯攀折。遂負倉庚之好音。洛陽花是處芬芳。竟與鴛央而同夢。既失自生之慈愛。空能守死之遺言。女不爽而死無名。士極罔而貳其行。暗求鳳也。鄭亦不能無罪焉。强委禽焉。周當分受其責也。傷中道人倫之廢。嘆前程事業可知。慕文章而論其財。斯人之過也。哀窈窕不淫其色。夫我乃行之。昔幼卿結髮以求親。月如有約。若倩女離魂而覓壻。雲本無心。夫居鰥者尚不忍爲。而得偶者何須多愛。縱橫禮樂三千字。因此作虛名。寂寞金釵十二行。付之於分定。雖故獲乘軒之寵。鶴然終愧鈞渭之非熊。歎龍虎榜之方登。奈鳳凰池之遽奪。若是彼夫之愚。得似非

君子之所爲。春事悠悠。總是綠楊風後。絮秋陽皜皜。依然丹桂月中花。常擬兩人事貴人。空嗟好事成虛事。古既有春秋之作。今何無月旦之評。饒舌以言餂寧甘得罪於鄭。如心而爲恕。居然行歸於周。倘或反身而誠。庶幾克己復禮。彼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不揣小子之狂簡。聊布箴規。尚賴達人之大觀。特加斥正。

（完）

# 牡丹榮辱志

愚叟丘璩

花卉蕃廡於天地間。莫踰牡丹。其貌正心荏。莖節蔕蕊。聳抑撿曠。有剛克柔克態。遠而視之。疑美丈夫女子。儼衣冠當其前也。苟非鍾純淑清粹氣。何以標全德於三月內。迂愚叟順造化意。以榮辱志其事。欲姚之黃爲王。魏之紅爲妃。無所忝冒。何哉。位既尊矣。必授之以九嬪。九嬪佐矣。必隸之以世婦。世婦廣矣。必定之以保傅。保傅任矣。則彤管位矣。則命婦立。命婦立則嬖倖愿。嬖倖愿則近屬睦。近屬睦則疏族親。疏族親則外屏嚴。外屏嚴則宮闈壯。宮闈壯則叢脞革。叢脞革則君子小人之分達。君子小人之分達。則亨泰屯難之兆繼。繼之者莫大乎善也。成之者莫大乎性也。稟乎中。根本茂矣。善歸巳。色香厚矣。如是則施之以天道。順之以地利。節之以人欲。其栽其接。無竭無滅。其生其成。不縮不盈。非獨爲洛陽一時歡賞之盛。將以爲天下嗜好之勸也。

姚黃爲王

名姚花以其名者。非可以中色斥萬乘之尊。故以王以妃示上下等夷也。

魏紅爲妃

天子立后以正內治。故關雎爲風化之治。妃嬪世婦所以輔佐淑德。符家人之卦焉。然後鵲巢采蘋采蘩列夫人職以助諸侯之政。今以魏花爲妃。配乎王爵。視崇高富貴一之於內外也。

九嬪

牛黃　細葉壽安　九蕊眞珠　鶴翎紅　鞓紅

潛溪緋　朱砂紅　添色紅　蓮葉九蕊

世婦

麤葉壽安　甘草黃　一捻紅　倒暈檀心　丹州紅

一百五　鹿胎　鞍子紅　多葉紅　獻來紅

今得其十。別求異種補之。

御妻

玉版白　多葉紫　葉底紫　左紫　添色紫
紅蓮萼　延州紅　駱駞紅　紫蓮萼　蘇州花
常州花　潤州花　金陵花　錢塘花　越州花
青州花　密州花　和州花
自蘇臺會稽至歷陽郡。好事者衆栽殖尤夥。八十一之數。必可備矣。

花師傳

蓂莢　指佞草　蒲蓮　燕胎芝　螢火芝
五色靈芝　九莖芝　碧蓮　瑤花　碧桃

花彤史

同穎禾　兩歧麥　三脊茅　朝日蓮　連理禾
薝蔔花　長樂花

花命婦

上品芍藥　黃樓子等　粉口　柳補　茅山冠子

醉美人　紅纈子　白纈子　黃絲頭　紅絲頭
蟬花　重葉海棠出蜀中　千葉瑞蓮

花嬖倖

中品芍藥　長命女花出蜀中　素馨　茉莉　荳蔻
虞美人出蜀中　丁香　含笑　男貞　鴛鴦草出蜀中
女貞　七寶花　石蟬花出蜀中　玉蟬花出蜀中

花近屬

瓊花　紅蘭　桂花　娑羅花　棣棠
迎春　黃拒霜　黃雞冠　忘憂草　金鈴菊
酴醾　山茶　千葉石榴　玉蝴蝶　黃酴醾出蜀中
玉屑

花疎屬

麗春　七寶花出蜀中　石瓜花出蜀中　石巖　千葉菊

紫菊　添色拒霜出蜀中　羞天花　金錢　金鳳
山丹　吉貝　木蓮花　石竹　單葉菊
滴滴金　紅雞冠　矮雞冠　黃蜀葵　千葉郁李

花戚里

旌節　玉盤金盞　鵝毛金鳳出蜀中　瑞聖　瑞香
御米　都勝　玉簪

花外屏

金沙　紅薔薇　黃薔薇　玫瑰　密有
刺紅　紅薇　紫薇　朱槿　白槿
海木瓜　錦帶　杜鵑　梔子　紫荊
史君子　凌霄　木蘭　百合

花宮闈

諸類桃　諸類李　諸類梨　諸類杏　紅梅

早梅　櫻桃　山櫻　蒲桃　木瓜

桐花　栗花　棗花　木錦　紅蕉

花叢脞

紅蓼　牽牛　鼓子　芫花　蔓陀羅

金燈　射干　水葓　地錦　地釘

黃躑躅　野薔薇　薺菜花　夜合　蘆花

楊花　金雀兒　菜花

花君子

溫風　細雨　清露　暖日　微雲

沃壤　永晝　油幕　朱門　甘泉

醇酒　珍饌　新樂　名倡

花小人

狂風　猛雨　赤日　苦寒　蜜蜂

蝴蝶　蠮螉　蚯蚓　白晝靑蠅　黃昏蝙蝠
飛塵　妬芽　蠹　麝香　桑螵蛸

花亨泰
閏三月　五風十雨　主人多喜事　婢能歌樂　妻孥不倦排
當　僮僕勤幹　子弟醖藉　正開値生日　欲謝時待解
酲　門僧解栽接　借園亭張筵　從貧處移入富家

花屯難
醜婦妬與隣　猥人愛與嫌　盛開値私忌
主人慳鄙　和園賣與屠沽　三月內霜雹
賞處着棊鬬茶　筵上持七八　盛開債主臨門
箔子遮圍　露頭跣足對酌　遭權勢人乞接頭
剪時和花眼　正歡賞酗酒　頭戴如厠
聽唱辭傳家宴　酥煎了下麥飯　凋落後苕帚掃

園吏澆濕糞　　　　　　落村僧道士院觀裏

按姚黃爲王下予曾見某氏抄本作姚爲重華之後裔黃如中央之正色遙遙帝胄以土德王萬乘之尊名足稱矣是否好事臆改姑附錄之以俟考庚戌三月天壤王郎識

（完）

# 芍藥譜

宋　王觀

舊譜如緋單葉、白單葉、紅單葉、不入名品之內、余自熙寧八年官江都。又得八品焉。非平日三十一品之比。皆世之所難得。今列于左。舊譜三十一品分上中下七等。此前人所定。今更不易。

上之上

冠羣芳

大旋心冠子也。深紅堆葉。頂分四五旋。其英密簇。廣可及半尺。高可及六寸。豔色絕妙。可冠羣芳。因以名之。枝條硬。葉疎大。

賽羣芳

小旋心冠子也。漸添紅而緊小。枝條及綠葉並與大旋心一同。凡品中言大葉小葉堆葉者。皆花葉也。言綠葉者。謂枝葉也。

寶粧成

髻子也。色微紫。於上十二大葉中。密生曲葉。回環裹抱團圓。其高八九寸。廣半尺餘。每一小葉上。絡以金線。綴以玉珠。香欺蘭麝。奇不可紀。枝條硬而葉平。

盡天工

柳浦青心紅冠子也。於大葉中小葉密直。妖媚出衆。儻非造化。無能爲也。枝硬而綠葉青薄。

曉粧新

白纈子也。如小旋心狀。頂上四向葉端點小殷紅色。每一朵上。或三點。或四點。或五點。象衣中之點纈也。綠葉甚柔而厚。條硬而絕低。

點粧紅

紅纈子也。色紅而小。並與白纈子同。綠葉微似瘦長。

上之下

疊香英

紫樓子也。廣五寸。高盈尺。於大葉中細葉二三十重。上又聳大葉如樓閣狀。枝

條硬而高綠葉疎大而尖柔

積嬌紅

紅樓子也色淡紅與紫樓子不相異

中之上

醉西施

大軟條冠子也色淡紅惟大葉有類大旋心狀枝條軟細漸以物扶助之綠葉色深厚疎而長以柔

道粧成

黃樓子也大葉中深黃小葉數重又上展淡黃大葉枝條硬而絕黃綠葉疎長而柔與紫紅者異此品非今日之黃樓子也乃黃絲頭中盛則或出四五大葉小類黃樓子葢本非黃樓子也

掬香瓊

青心玉板冠子也本自茅山來白英團掬堅密平頭枝條硬而綠葉短日光

素粧殘

退紅茅山冠子也。初開粉紅。即漸退白。青心而素淡。稍若大軟條冠子。綠葉短厚而硬。

試梅裝

白冠子也。白纈中無點纈者是也。

淺粧勻

粉紅冠子也。是紅纈中無點纈者也。

中之下

醉嬌紅

深紅楚州冠子也。亦若小旋心狀。中心緊堆大葉。葉下亦有一重金線。枝條高。綠葉疎而柔。

擬香英

紫寶相冠子也。紫樓子心中。細葉上不堆大葉者。

妬嬌紅

紅寶相冠子也。紅樓子心中。細葉上不堆大葉者。

縷金囊

金線冠子也。稍似細條。深紅者於大葉中細葉下抽金線細細相雜。條葉並同深紅冠子者。

下之上

怨春紅

硬條冠子也。色絕淡。甚類金線冠子而堆葉。條硬而綠。葉疎平稍若柔。

妬鵝黃

黃絲頭也。於大葉中一簇細葉雜以金線。條高。綠葉疎柔。

蘸金香

蘸金蕊紫單葉也。是髻子開不成者。於大葉中生小葉。小葉尖葉一線金色是也。

試濃粧

緋多葉也。緋葉五七重。皆平頭。條赤而綠葉硬。皆紫色。

下之中

宿粧殷

紫高多葉也。條葉花並類緋。多葉而枝葉絕高。平頭。凡檻中雖多。無先後並開齊整也。

取次粧

淡紅多葉也。色絕淡。條葉正類緋。多葉亦平頭也。

聚香絲

紫絲頭也。大葉中一叢紫絲細細是也。枝條高。綠葉疎而柔。

簇紅絲

紅絲頭也。大葉中一簇紅絲細細是也。枝葉並同紫者。

下之下

效殷粧

小矮多葉也。與紫高多葉一同。而枝條低隨燥濕而出。有三頭者。雙頭者。鞍子者。銀絲者。俱同根而土地肥瘠之異者也。

會三英

三頭聚一萼而開。

合歡芳

雙頭並蔕而開一朶相背也。

擬繡韉

鞍子也。兩邊垂下。如所乘鞍狀。地絕肥而生。

銀含稜

銀緣也。葉端一稜白色。

新收八品

御叙黃

黃色淺而葉疎。葉差深。散出於葉間。其葉端色又微碧。高廣類黃樓子也。此種宜升絕品。

黃樓子

盛者五七層。間以金線。其香尤甚。

袁黃冠子

宛如髻子。間以金線。色比鮑黃。

峽石黃冠子

如金線冠子。其色深如鮑黃。

鮑黃冠子

大抵與大旋心同。而葉差不旋。色類鵝黃。

楊花冠子

多葉白心。色黃漸拂淺紅。至葉端則色深紅。間以金線。

湖纈

紅色深淺相雜類湖纈。

黽池紅

開須並萼或三頭者。大抵花類軟條也。

（完）

花經

宋　張翊

翊好學多思。致世本長安。因亂南來。嘗戲造花經。以九品九命升降次第之。時服其允當。

一品九命

蘭　牡丹　蠟梅　酴醾　紫風流睡香異名

二品八命

瓊花　蕙　巖桂　茉莉　含笑

三品七命

芍藥　蓮　薝蔔　丁香　碧桃　垂絲海棠

千葉桃

四品六命

菊　杏　辛夷　豆蔻　後庭　忘憂

櫻桃 林禽 梅

五品五命

楊花 月紅 梨花 千葉李 桃花 石榴

六品四命

聚八仙 金沙 寶相 紫薇 淩霄 海棠

七品三命

散花 眞珠 粉團 郁李 薔薇 米囊

木瓜 山茶 迎春 玫瑰 金燈 木筆

金鳳 夜合 躑躅 金錢 錦帶 石蟬

八品二命

杜鵑 大淸 滴露 刺桐 木蘭 雞冠

錦被堆

九品一命

芙蓉　牽牛　木槿　葵　胡葵　鼓子
石竹　金蓮
（完）

花九錫

唐　羅虬

花九錫亦須蘭蕙梅蓮輩。乃可披襟。若芙蓉躑躅望仙山木野草。直惟阿耳。尙錫之云乎。

重頂帷障風　　金剪刀剪折

甘泉浸　　玉缸貯

雕文臺座安置　　畫圖

翻曲　　美醑賞

新詩詠

附韓熙載五宜說

對花焚香有風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

木犀宜龍腦　　酴醿宜沉水

蘭宜四絕　　含笑宜麝

簷蔔宜檀

附陳仲醇花寵幸

梅芬傲雪偏饒吟魂　杏蕋嬌春最憐粧鏡

梨花帶雨靑閨斷腸　荷氣臨風紅顏露齒

海棠桃李爭豔綺席　牡丹芍藥乍迎歌扇

芳桂一枝足開笑語　幽蘭盈把堪贈佳儔

以此引類連情境趣多合

附袁中郎花沐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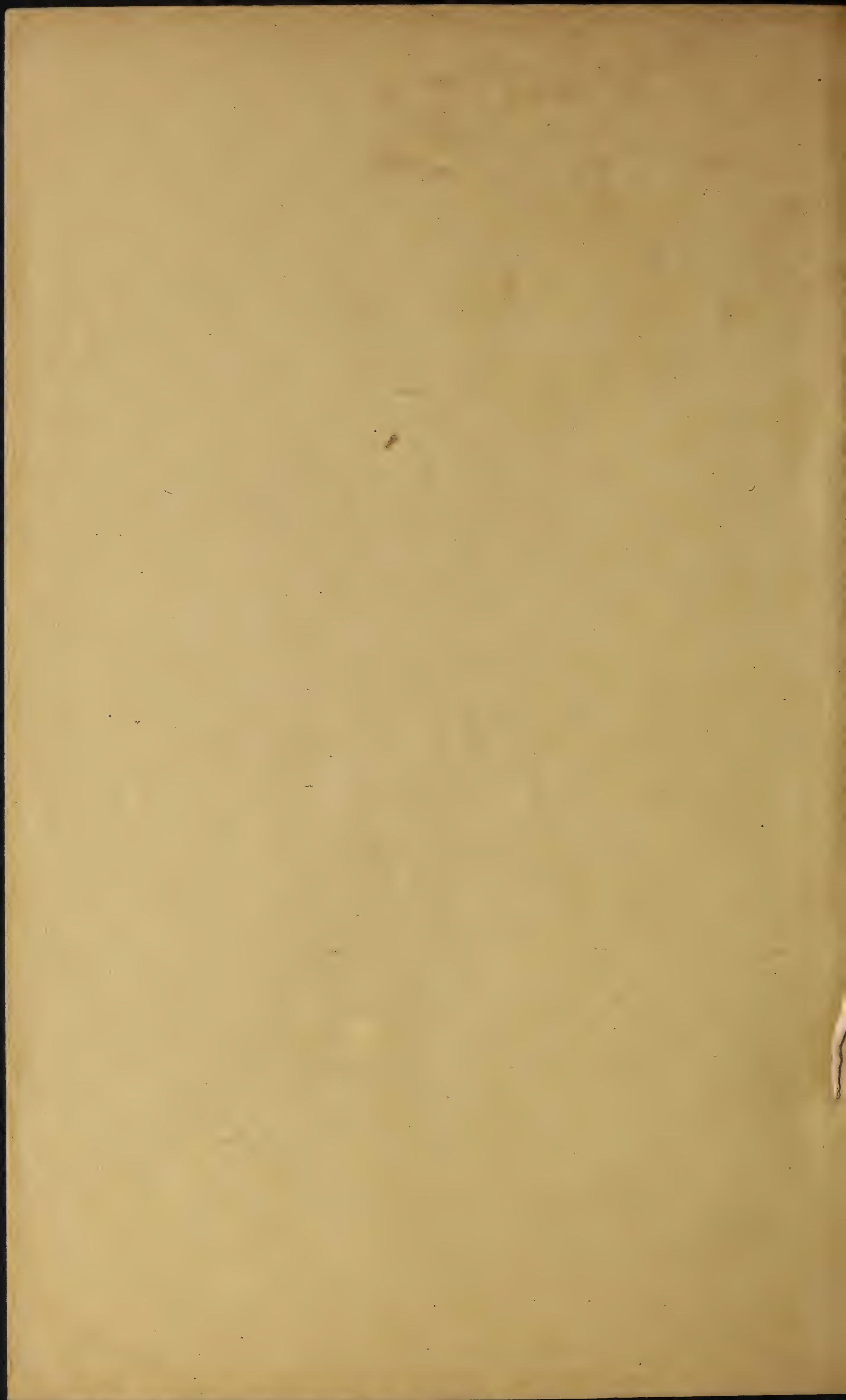
浴梅宜隱士　浴海棠宜韻致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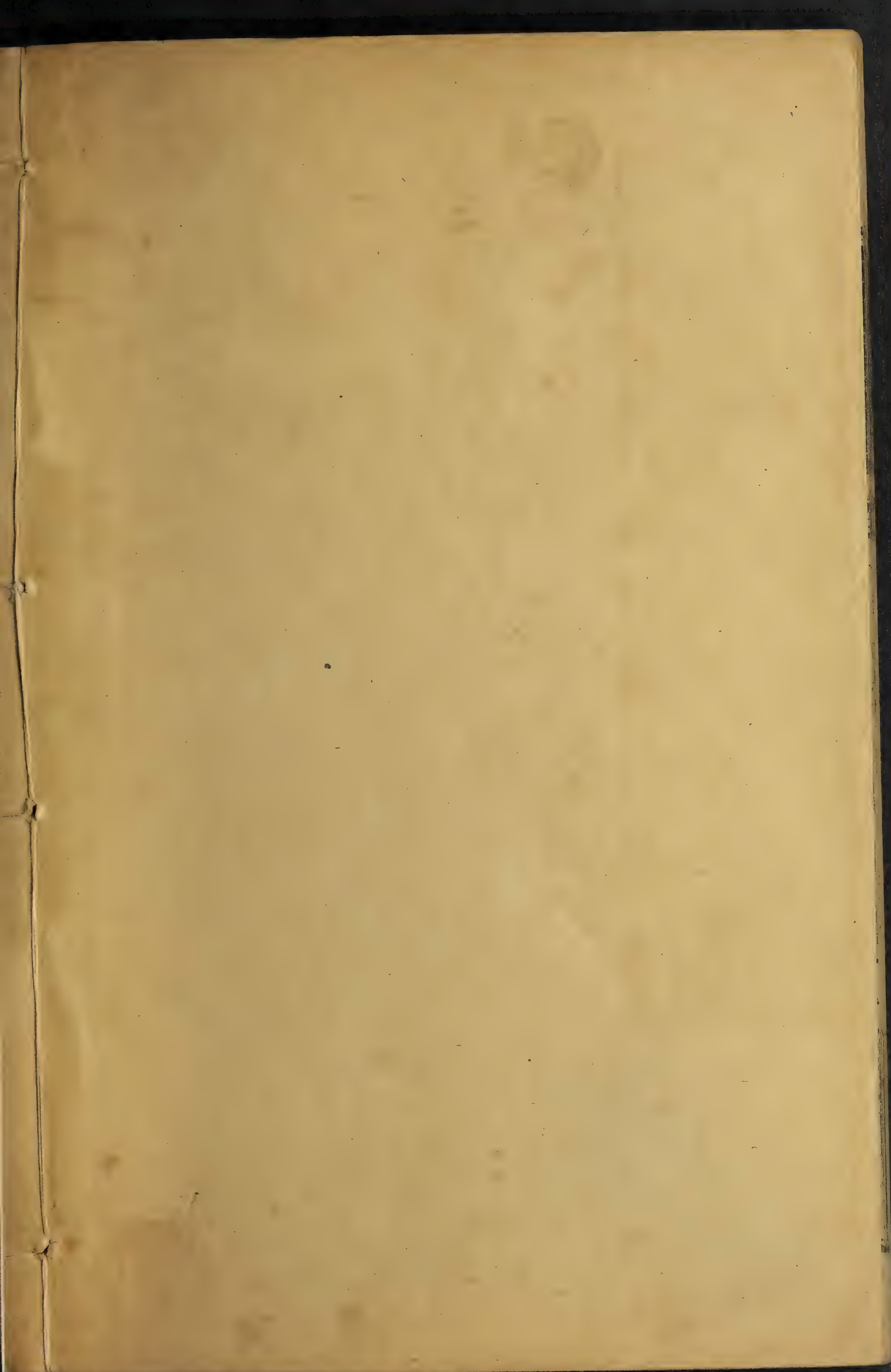
浴牡丹芍藥宜靚粧妙女　浴榴宜艷色婢

浴木樨宜淸慧兒　浴蓮宜道士

浴菊宜好古而奇者　浴臘梅宜淸瘦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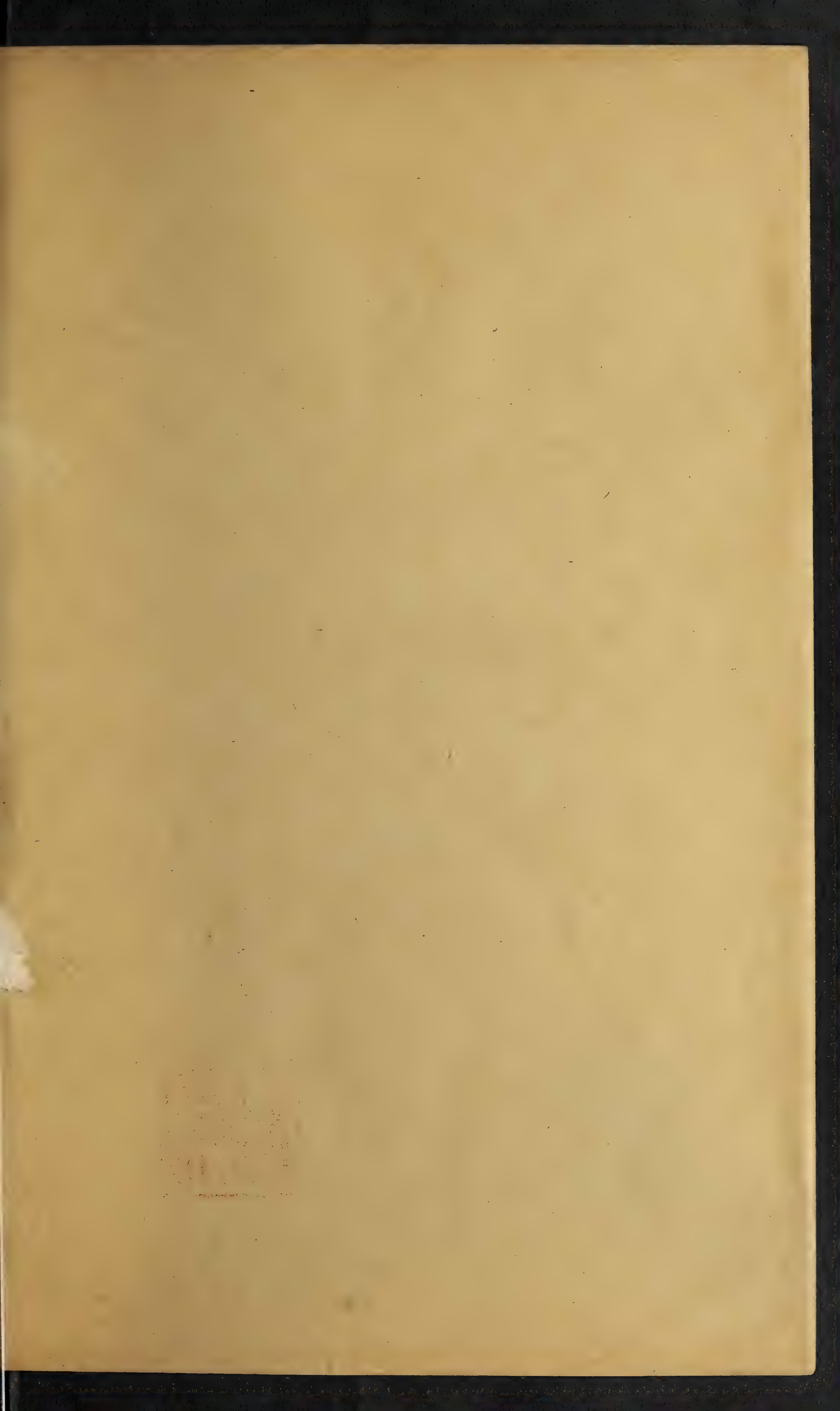
香豔叢書四集卷一終





# 香豔叢書

第四集



# 香艷叢書

瑤臺片玉甲種上編

明施紹莘子埜箸

合鏡詞和闇生作 有序

闇生有瑤臺人。得之甚艱。向日曾相與賦閒桃。嘗見諸詞。何其悲淒怨慕。今以折桂手作偷花漢。了不煩崐崙老奴黃衣客之力。而殘燈側。小窗畔。竟有向人話舊矣。此時之樂。恍惚夢境。無怪乎闇生亟被之筦絃也。篷窗夜雨。伸繭屬和。聊識闇生一時盛事。且見吾輩亦有出頭日如此。

南商調金索掛梧桐

安排錦繡窩。修訂鴛鴦譜。莫話歡娛。且話當初苦。記尊前一諾。初轉秋波。却不道花命艱辛受折磨。郎奔馳京國。東西路。妾死守空閨。日月梭。從頭數星星記得怎模糊。眞箇是怨處恩多。恨處情多。今証了恩情果



前腔

曾記愛裏過也向愁中坐越是分離越把心腸鎖沙家事若何付南柯不嫁三郎頭不梳寧使做呑酸忍楚痴兒女決不似拋冷趨炎歹丈夫非閒可歷遭情刼忒多魔到如今歡處悲多却又是悲處歡多攪亂了相攙和

前腔

怎車乾恩愛河推不動相思磨祆廟燒完漸近藍橋路今朝出網羅到鳳凰窠爭氣潘郎成就奴羞慚了搬唆誹謗銷金口塗抹了長短方圓畫餅圖從今呵刀山變做軟衾窩眞箇是悲處歡多況更是歡處歡多把歡字渾身裹

前腔

郎登折桂科妾有奔琴路就天樣高墻怎隔得伊和我滔天浪不波渡銀河眷屬團頭住大羅從前苦楚將歡娛補把此後歡娛做曲子歌擎杯賀人間花事等榮枯我也曾歡處悲多悲處歡多可合撰悲歡譜

言言眞至字字儆策情根艷種綉口錦心何其幽微曲折如是也沈德

生

聞生此番情案須作一傳使後之觀者知其辛苦萬狀方知此詞字字

信史　顧淡止

夢花詞有序跋

偶叩花房忽成春夢。情知得鹿之非眞。聊且書蕉而作記。蓋將鍋之巫雲

片石而藏諸南柯郡樓也。

南商調梧桐樹

屏山錦綉開。衾枕溫香在。了却因緣。還却鴛鴦債。奇逢命裏該。也是娘拖帶。今

夜燈前心事纔明白。盟山一座。塡情海。

東甌令

星前祝。月底猜。月底星前今半載。花顚柳橫多尷尬。畢竟有前程。在臉邊情淚。

一時揩。竟穩取。貼香腮。

大聖樂

婚姻事天自安排戰心兵今奏凱非干色膽天來大氤氳使遣教來好向奇花隊裏爭先採只是分淺卑人怕未該鴛鴦兩字喜從來撩草自今端楷

解三酲

從此後花瀟月洒從此後瑟靜琴諧從此後藥爐經卷償花債從此後給酒縫裳試慧才從此後風幃雪案親描黛從此後香几燈窓看綉鞋重思揣恍一似當年驚喜夢裏人來

尾文

貧無長物把風流買但筆底奇葩將艷史裁且將就休嫌嫁秀才

予初非好色直是多情每爲憐花時生痴夢但柳絮隨風從來未曾結果而桃源問渡於今忽地成仙花譜初修且喜名題綉榜書仙下謫多應天配詞人水雲一旦化成膠眞稱遇合山海千秋堅似鐵無限高深自知骨相煙霞窮措大豈應有此或云心腸錦綉工句字焉可無言乃晩翻聲蘭永新鑄粧臺業鏡雖然過眼成花千紅萬紫畢竟至人無夢

一覺三生纔醒來脂粉叢中已挿入龍華會裡矣 自跋

從來文人借花事作文章每每吹影鏤塵而要非本色好如子野此詞曲寫柔情刺心入骨及觀其序跋夫豈流連惑溺者哉人謂子野爲墮花業予將謂子野爲証花果 眉公跋

予讀古人詞雖名家如陳大聲梁少白亦不過明衍恬贍而已未必字字刻畫句句尖艷如子野者每讀此篇令人意中冉冉如風花之舞 存人評

舟居旅懷 有跋

南仙呂入雙調惜奴嬌

飄泊。寒。塘。歎。人。生。何。苦。別。離。如是鴛鴦字輕拆好如兒戲。曾記。寶鴨同宵。寶瑟同朝。寶笙同醉。今日。獨。自。在。蓼。花。汀空。想。霧鬟。雲。佩。

前腔

如痴。鎭。日。凭欄。不。曾。離。一。片。雨。山。烟。水。閒心計數。偏鴉凶鵲喜。傷悲。燈盞兒昏。

香字兒溫風窗兒碎判死就做道鐵心腸怕也難堪此矣

鬥寶蟾

當歸蛙角蠅頭把心花意蘁等閒拴住想樓前楊柳濕烟鋪地應是香爐冷翠幃腮珠搵繡衣可憐伊你敢是薄命佳人我豈認薄情夫婿

前腔

無謂捨玉拋香把取涼休却畫眉荒廢問風流底事一身客寄迢遞江岸遠望迷清宵夢當歸猛驚回只有剩枕單衾人隔際天烟水

錦衣香

別離愁難迴避別時言心牢記況有針線親拈巧裁親製口脂猶是污征衣怎教伴我草店寒鷄啓窗兒一望大江西平蕪如地眼看人歸去隻身偏滯秋山似劍割人腸碎

漿水令

上燈花渾如猜謎酒消愁終難療醫便宜討盡一雙眉秋風透衣宿雨沿堤無

滋味增瞌睡清清悶把牙兒抵渾如在渾如在烟中夢裡爭飛出爭飛出這愁圍

尾文

香羅一幅封回去上寫斷腸詩句四邊多是淚痕湮處

予有釣舡曰隨庵辛酉文戰泝大江抵金陵遂舟居不復假館每到山水勝處便刺篙休焉山有面背隱現水有曲折平遠兩涯烟柳有高低疎密乃船之去就斜橫可以隨緣選勝詭遇徵奇時天又陰晴不定山雨欲來風月如掃朝霞夕照水面通紅新雁寒鴉點散影沒更隨時觸目之奇觀也獨伊人之思有不能爲情之甚耳因爲長歌以紀之他日重遊此情味當猶在江山烟雨間也自跋

辛酉之役予與子野盤桓於隨庵者十餘日山水風月相與領略俱人生未有之樂時見子野多作詩詞絕不了試事予戲曰此行何爲乎來哉子野笑曰子見昔年闈牘乎如某某者亦峨然進賢則吾與爾正恐

時貴來逼人耳烟景召人心氣皆旺且撇却眼前花了理千秋業可乎已而與予皆鎩羽而歸一番辛勞竟成灰飛而子野情言至今猶然在牘燈下較讐細閱眞堪字字不朽乃知吾輩終不當以彼易此也　韓巨卿

言情宛轉綢繆塡詞蒼勁遒逸情種詞仙一人占斷矣　朱君深

贈石城董夜來　有序跋

余落魄風塵銷沉壯志秋波浩蕩感岸上之愁蘋宿雨連綿夢江南之芳芷蓋悲哉之氣多感而黯然之魂易驚柔情縹緲能無伊人之思奇福難銷孰是東家之子偶尋花圃忽睹仙妃問姓則雙成是其前生詢名則夜來乃其再世年同碧玉婷婷之致可知骨抵輕雲裊裊之容何限有心人誰能堪此多情種未免流連乃寄艷於詞葩聊紀情於夢蝶

南仙呂月兒雲

花星偏照前宵夢兒好偶到花叢裏瞥見如花貌生怕人瞧背燈兒覷着了他

不道兒夫至俺不道寃家到俺忍不住偷將冷眼挑他羞臉微紅一線潮

桂枝香

逡巡戲調剛才微笑誰知事到其間也暗地俏聲低叫却教人怎生却教人怎生眞個是柳慵花笑抵不得酒容歌貌俊多嬌身輕女史應呼趙有福檀郎豈姓蕭

不是路

幻出藍橋眞叶秦樓一曲簫奇逢到合歡頭上夜枝交福難招解開螺髻烏雲裊半嚲酥胸白玉銷誰承料鴛鴦牒上掛姻緣號怎生推調怎生推調

排歌

綉戶風淸金猊篆消西窓隙月偷瞧一雙蝴蝶綴花梢一對鴛鴦浴暮潮惺惺語半是嘲惱娘常是撒心焦低低問半是招泥娘常是撒春嬌

皂羅袍

如此掛人懷抱把情根一瓣種活心苗梨魂已被杜鵑銷楊花一任春風鬧屏

問燈燼餘花自飄枕邊茉莉餘香亂拋於中有事郎知道

大聖樂

映窓紗旭日初高惜嬌眠嫌起早碧欄杆外鸚哥叫枕痕沁印紅桃且喜玉臺此夜留溫嶠只是金屋何年貯阿嬌情痴怎了趂娘行睡着揭帳偷瞧

解三醒

忘不得香沾片臘忘不得汗漬鮫綃忘不得破瓜年紀身材小忘不得蝬客蛾眉韵味高忘不得蓮花吐瓣尖尖舌忘不得束素重封窄窄腰千般好忘不得千金一刻刻刻良宵

皂角兒

歎酸丁天付情苗向青樓姓名流落誰承望性忒憐花却隨處每逢花報似伊家比花嬌同柳寵近今無從古少也容囉嗹一言低告伊家聽着但從今花朝月夕可是魂勞

尾文

揚州花夢痴難覺。夢逐西風到處飄。却被奇花。又。纏。住。了。

戊午文戰予以首秋八日赴金陵旅邸枯坐蕭條若僧適衝雨晚出自鈔課街循文德橋而西卒飲於朱伯瑞寓飲散從子楚安仲禺中輩偕行微雨如毛酒力彌勁忘其所之之迢遞也乃邂逅董姬於燈影之下視其年可十三雙鬟初掠眉目遒穎細骨柔肌如何摶掬花心酒境於此雙妙遂定交焉問其小名曰月哥乃以夜來字之而贈之以詞盍原其名且志其時其事也 有記

妙詞雋豔無比直愧剩粉殘紅不堪承當耳已付蔣三哥玉簫度之一夕旦便新聲盈耳矣今夜惡雨不敢復望高車中秋月色定佳正足下文戰凱旋時也幸過擎杯聽新曲兒且手撥琵琶以待 夜來柬中語

萬斛奇香彌天花艷古人麗情駢語簡翰如山求其如此才情恐溫柳輩尚須羅拜床下耳 張子楚

予既薙髮例不得讀綺語偶過三影齋子野出小詞示我不覺神味洒洒善哉參寥之言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珧柱能無一朶頤蓋正不須作空花觀其尖艶處皆其血性處大可助人機鋒予請以子野爲師甘吃痛棒也 蓮儒師

予長子野十五年猶記其兩髻垂垂不謂筆鋒直咄咄逼人如此歲戊午薄遊金陵與子野流連文酒者月餘因得識夜來於燈月之下枯禪老眼訝爲異人初謂夜來當以綺句爲贈已而見子野詞歎曰無庸吾輩局外人作隔靴搔癢語 王禹中

閨詞 有跋

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翠被香濃春寒夜小閣燈花謝窓紗月影斜照着離人曲曲欄杆下驀地自嗟呀早日長人去今宵也

山坡羊

急颼颼隔簾風大冷淸淸隔窗花弫瘦岩岩曾經病來悶懨懨扭得身兒趄半思他三分又恨他春光如許如許春無價怎地離家抛人得下思他是眞耶是假耶恨他是痴耶是夢耶

解三醒

思則思文人骨格皆風雅思則思翰苑文章的大家思則思風流置不喬聲價思則思些事何曾肯使乖思則思宵眠爲我煨金鴨思則思睡起敎他拾繡鞋難抛下思則思藏鬮鬥草曾賭金釵

前腔

恨則恨艮宵負了千金價恨只恨春病緣誰逐日加恨則恨書來舊套寒暄話恨則恨要我通宵夢着他恨則恨虛名也掛傍人口恨則恨是我當初一念差丢開罷恨則恨傳來謊信說便歸家

皂角兒

寄一股傳情玉釵兼一幅揾啼羅帕情知他未必思量且胡亂試他心麽若果

是十分歪渾是歹他既然我索性一勾都罷伊家負我非奴負他偏是你甜美語花上生花

尾文

可憐虛度歡娛夜。那一夜燈前不歎嗟。將一幅新詞和淚寫。

字字新思言言柔韵古今情詞不啻充棟然非枯淡無味則塵俗可憎如此新韵可以前無古人抑亦難爲繼起者矣 陸五如

五如予心友也猶記此詞脫稿適以原草裹藥五如偶來見之驚喜散藥滿案袖携而去遂爲好事者所傳乃南及鴛湖而北及金閶焉今小詞行且付梓而五如墓木拱矣撫詞之墨如新心友之骨已朽燈下偶閱評辭不覺五內欲裂也 自記

懷懷舊

南黃鐘畫眉序

孤燈伴愁寂院落沉沉雨花滴。更流螢冷淡。候蟲啾唧。今宵裡數恨三年方寸。

內量愁千尺合眼前無限心頭事過去了怎生留得

前腔

當年正今夕兩個團頭起和立記燈光影子一雙東壁相携手只惜從前誰料得尙餘今日合前

前腔

從今與伊隔彩鳳靑鸞沒消息歎蕭郎冥個路旁行客朱門老一段靑春人世過幾番寒食合前

前腔

燈前展書跡小字蠅頭噴香墨料從今之後半行難得花箋上日月時辰應變做怨時愁刻合前

滴溜子

漫說道從來兩心鐵石更誰知別後夢魂空憶就哭得淚乾何益今生要見他甚時日淚信傳來怕多不的

鮑老催
追思那日奇花一朶親手摘春風被頭鴛鳳匹是錦繡緣繁華命風流敵巫雲
柔軟嫌風急柳線輕搖嫩無力眞個是相憐惜
滴滴金
花開並蒂花遭劈線結同心線還拆揚州夢有回來日將海誓丟山盟息且把
韓香返璧從今一場春事畢好歹來生和你再相覓
雙聲子
黃昏立黃昏立細雨洒尖風急靑燈側靑燈側眠不穩空勞憶眼見得眼見得
畫不出畫不出似亂花飛過怎生邀勒
尾文
從今勾却風流筆須把從來念頭息只恐陡上心來消未得
一聲一淚一字一珠蓋賦情之深自能窮思之變將從來相思套語一
切洗却獨寫其意中之意情外之情如一幅新翻人錦自然文綵煥然

不須更付染人也 顧閣生

旅懷

北仙呂八雙調二犯江兒水

相思滋味嘗不了相思滋味破題兒才做起想前宵我你今夜東西忍教他在夢兒裡俺燈下寫烏絲他機中製錦詞他冷落空閨俺潦倒江隈攪春魂眼睜睜多不要睡無靠無依這凄凉無靠無依無頭無尾這思量無頭無尾只落得滿青衫冷熒熒多是淚兒

前腔

荒村自守挨不過荒村自守妙人兒在心上有就甫離心上也在眉頭易沾身難放手俺潘郎滿鬢秋他蕭娘滿鏡愁他花命判休俺花債判酬儘今宵恁凄凉多自受玉嫩香柔只爲你玉嫩香柔天長地久害得俺天長地久兀似有實丕不丕一塊兒咽不下喉

沽美酒

半開窗半掩窗燒短燭照空床只擁着衾窩爇好香忒寂寞好凄凉衣單薄淚洒惶空廊外風吹葉响荒村裡雨寒鷄唱我呵自不合住在東墻你呵又不合立在西廂呀却做出今宵這般悽愴

前腔

風兒急夜又長燈花結咬銀缸想前暮私情一兩樁眞堪憶怎能忘若忘記有蒼蒼衫袖上口脂猶亮枕頭上淚光溶漾我呵儘判個此心爲娘你呵也索要好心待郎呀甘爲你受這般魔障

清江引

隨風近遠村鐘响窗帋看看亮孤身又曉行柳色河橋颺儘躭着這相思幾時和你講

予結習不除艷句日積癸亥春末始付小童歌之花月之下偶有新聲亦復隨時換譜右詞皆偶然口占或止一章半折因其語意相入彙而成篇乃詞家百衲琴也自記

情文雙妙詞林雋品甲子桃花下子野曾命小童以大小忽雷叶而歌之其聲頗逸宕纏綿至今耳根猶嫋嫋有生氣也予家有小童曰紅兒雪兒亦善三絃提琴但恨所譜不通院本諸舊曲今倂花影集成當令樂部盡譜之滿床絃索從此塵土一新矣子念跋

吾松絃索幾絕統近來諸名家始稍稍起廢然不久便散逸樂天詩有曰歌舞敎成心力倦蓋此事亦大費心力只宜付散人迂叟以閒中日月搜討逸事庶幾有成耳子野避地空山絕跡城市日撰新聲令宗工名手商搉翻度差爲絃索興滅繼絕時時率諸童過予頑仙廬絲竹嘈嘈隨風飄揚村姑里叟皆負子憑肩而聽亦山林快事也始予開徑東佘得奇石戲名曰絃索坪每月底花下有狎客携紅裙坐此吹洞簫彈琵琶適子野塹土西佘得石平直小童六人恰好盈坐子野請于予欲乞此名名之予曰子但遺我一鐵笛我便當以此名爲贈葢予有童善吹笛而子野諸童善絃索各得其所應有也眉公跋

兒避跡西佘與子野盤桓花月者四十餘日幾有結茆松干之約常聽慧童繁絃脆管而就中尤酷愛此詞子野每索飲十杯命歌一解不知爲却此詞醉幾回矣 薛翩翩

王元美謂北曲多詞情南曲多聲情子野以南詞韵語作北詞且簫管絃索合而翻度宜其聲情詞情灑灑傾聽也丙寅季春夜醉秋水庵因題記 王季長

閨恨有跋

南商調十二紅

山坡羊 一團花看看消瘦十分嬌看看非舊傍粧臺痛跌菱花沒來由乾淨因他醜 五更轉 想他們沒進止無前後分明看得人將就你戀着何等烟花不怕神前盟咒 園林好 痛前生多應欠修可眞個燒香斷頭竟半路遭池毒手 江兒水 干得教人一件件落人之後 玉交枝 荒荼蘼酒好風光何曾去遊生疎一向琵琶手這幾日忘記梳頭 五供養 痴心堅守却做

出酸疼萬般症候看花心膽怯擡面何人羞問爲着誰來花性多收　好姐姐
曾記搬唇口有無數前頭後頭虧心硬手你如此做人忠厚　主山頹　恩
量𥅿個歹細追求幾番兒跌綻繡鞋勾　鮑老催　九分是休恩人反致成敵
頭不尷不尬把我丟　川撥棹　下賫將他咒有蒼天在頭上頭瞞不得照淚
燈籌瞞不得照淚燈籌拚告你陰司奴先死休　嘉慶子　奴把誰來記上心
頭你把誰來放下心頭奴苦苦相思你一筆勾　僥僥令　般般聽你哄件件
罪根由甚日歸來拿着手不痛打承招不罷休　尾聲　恩情自比天長久就
恨你終須寬宥只要你歸來多放手

大抵情不深則恨不毒閨詞至于恨而無遁情矣每見院本舊曲從無閨恨竊謂其情波有限乃別譜新聲擷翻恨字纔覺相思於此痛人他時閨思閨怨等篇正不及情語耳　自記

咬定恨字無限波瀾可稱能品不愧雋才此直是海神廟一帋狀詞耳誰爲刀筆深文如是　闇生評

妾初度偶言 有序跋

窮村辟遠三徑成蒿雨暮風潮還往竟絕洞花幽草時以翻經繡佛之暇相與尋討烟霞勾當香茗此中幽趣豈堪語忙人乎乃因其初度播之聲歌而私命其篇爲北山迂叟房中之樂

南中呂漁家傲

今日裡。把往事從頭作話題。不覺的日子三千。年頭又八。我你容顏俱蒼矣。各添年紀俺守着經卷丹爐。你只是荆釵布衣但年年花謝花開。花開時進酒巵。

剔銀燈

你姻緣事誰知在這裡。前生事。便嫁窮酸也何媿。幾間屋。正與翠巍巍。前山對。幾個人。只在艷騰騰。羣花內。終年終日。如此桑海變。俺和伊。兀是不知

地錦攤花

謝天。公。安。頓。咱。和你命福。不低樂田園案舉眉齊。醉月吟風。鬭茗圍棋。永相依。享用些太平日。

美娘兒

折花折花來上壽。花香點繡衣。把酒把酒雙勸飲。紅潮臉上脂。檀郎。豪。俊。會。塡。詞歌兒舌脆音律細。一簇一簇瓊簫沸。似月瀰秦樓跨鳳時。

予山居在東西二佘之間其地土肥水滑宜花便木丙辰冬作半閒精舍在山腹明年作就麓新居在山足不五六年樹可蔭人而竹皆抱孫矣更以亭臺庵閣點綴其間雖不事華飾然自是幽微妍穠春花發艷秋木隕黃屋角參差巍巍前山對幾個人只在艷騰騰羣花內蓋實錄也夫吾輩進不能膏雨天下若退又不能桔槔灌園是眞天地間一腐草亦烏用此四大爲予自分無洪福不敢負淡緣凡移花接果之方開畦疏水之法莫不悉心悉力爲之今幸有小成花木暢茂禽留不去山隱轉奇橋梛臺松古秀嫵媚春深秋早日美風恬待與村翁漁叟觴花問竹於其間或令椎髻孟光携東閣中人醼花紅調竹粉媒花門草以爲樂蓋用志不分天遺食報予既易之以勞復享之以淡庶幾不取罪

於彼蒼而予之筋骸骨血亦差不爲人間眞棄物耳予嘗有詩曰蒼生久矣無霖雨三徑何曾有旱荒筋力未嘗無用處要銷花福爲花忙盖用以自勗不敢甘自暴棄孤負老天眷顧盛心也 自跋

扭聲色入煙霞將風情用花月趣淡彌眞境冷逾熱子野可謂巧于享受矣 陳壽卿

星劍霞衣仙風道骨豈眞脂粉中人耶 性夙評

與妓語舊感贈 有序

蝶睡醒來花心謝了忽到趙家重看合德因逢虢國轉憶太眞舊事相與攢愁笑痴心又來做夢乃振詞壇旗鼓驚開花陣心兵

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未許。芳。心。全。灰。死。想起。前頭事當初見你時。姊妹隨肩。記得排行。次自分。會。無。期。却。誰。知。夢。裡。重。逢。此。

江兒水

燈下重偷覰予心有所思幾千番變到今朝地措蕭郎又見蘇卿妹兩嗟呀盡說相逢處有可音書容寄答道而今就姊妹音書沒紙

園林好

記當日你猶然未笄驗身材早長於去時笑我也添年紀你換了舊容儀我換了舊情痴

玉交枝

我今老矣漸腮邊鬑鬑有鬚當初花柳和雲雨今日是筆硯琴書心窩忘了定情詩眼睛暈了鴛鴦字笑當初痴耶忒痴索性有今朝忘記

人月圓

忽忽想當初妝前見你姊妹梳頭爭學髻到如今喬縮青絲到如今喬縮青絲畢竟有三分似得伊記些些是與非痛今生長別離

僥僥令

鴛鴦曾打結織錦舊塡詞是你姐姐月下花前般般事倒付與我和伊作話題

尾文

從今為你重提起。有便信須教遞與伊。只說。檀。郎。忘。了。矣。

吾輩情之所鍾每見遺粉殘膏猶是銷魂欲死況見其妹乎當時唐玄漢成直於太眞飛燕情種既深遂覺艷根柔蔓綿引不已從太眞而號國從飛燕而昭儀卽至愛移于遠條然使于飛燕淺必不至于合德深也故予嘗謂漢之成更情深于唐之玄此言甚似解人語耳 自跋

寫情傳恨語語幽深蓋身經是境自是摹神倘不悲而泣正恐其淚不下耳 徐合明

宛如小窓對語可與幽閨記拜星月並傳 巨卿評

拚則而今拚了忘則怎生便忘得 王元白

紘索詞

北南呂罵玉郎

手抱琵琶彈怨詞。把俺哀腸事。愬與誰。天。生。我。你。配。雄。雌。有何疑。俺與你明白

夫妻。怕旁人怎的。怕旁人怎的。怎不日夜相隨。倒拋人路岐。倒拋人路岐。我你豈鴛鴦。君瑞。可只是哥哥妹妹。雖不曾合巹牽絲。雖不曾合巹牽絲。却也曾焚香設誓天地皆知。俺聞之。那王魁負了心期。終有日捉將去海神相對。

前腔

再把淒凉愬與伊。好和歹。是你妻。怎瞞心昧已把奴欺。任施爲。覷得人似脚底黃泥。忍教人受虧。忍教人受虧。眼見得玉碎花飛。病岩岩怎醫。不記得一雙兒跪。不記得。一頭兒睡。把許。多繡帳溫香。把許多。繡帳溫香。倒做了。單衾血淚飯醉茶痴。俺尋思。甚來由枉費心機。倒被他貼天飛。拿他不住。

前腔

下實磨牙咒罵伊。就是你歸不得書也。歸看行行征雁帶愁飛。淚雙垂。可知俺玉體香肌。倒痴心待伊。倒痴心待伊。受用些月帳風幃。冷清清夢回。冷清清夢回。痛咬。得鴛衾。兒碎。推開了。枕頭兒睡。却誰。知業障寃魂。却誰。知業障寃魂。悄悄。的。夢。中。來。至。强。做。夫。妻。恨冲天。那寃家還要無知。俺只。是。罵幾。聲。薄倖。賊將

與你斷恩絕義

小窓兒女語恩怨相爾汝此中己自有琵琶聲不須更付氷絃檀板方知其妙也 眉公評

婦人言辭思路自有一種幽沉憤懟之意此詞模擬曲盡而措辭更質直眞至似近俚俗正絃索詞妙處也若稍被文彩便非本色矣塡詞貴道地信哉 友夔評

重陽恨 有跋

南南呂香遍滿

重陽時候籬邊看花愁不愁借問花前人在否伊心敢是休咱心怎便丟猛凝花下眸恍立在身前後

懶畫眉

當初記得在妝樓正病起騰騰舉止羞眉兒低蹙暮山愁要引他開口費多少心機在上頭

梧桐樹

同登翡翠樓共飲茱萸酒淡粉芙蓉正是開時候南枝曾折伊之手這度開時他竟在天南沒盡頭西風綠鬢依然否若是相思定比黃花還瘦

浣沙溪

把連理分將鸞鏡剖要知他信息無由殷勤贈下同心扣空錦袋熏香篋內收離別久儘寸寸肝腸兒被伊割不然呵也蹙個眉頭

劉潑帽

滿城風雨初晴後照離人月滿床頭消愁聊且邀紅友倒愁心上事多非舊

秋夜月

看看罷休全不應伊之口罪犯風流應難宥些些撇下他安否忍撇得許久忒下得毒手

東甌令

千般恨萬種愁辜負重陽一段秋黃花隊裡無紅袖獨自登高後見征鴻嘹嚦

過南樓帶得信來不

金蓮子

休怎休花箋字跡伊親手有一個伊名兒在上頭只落得向燈前一星星想出舊風流

尾文

今生未審重逢否料十分中間難得九空一度重陽一度愁

城南戴氏居有芙蓉一區早發而茂庚戌九日曾就花前爲泛菊之飲今且兩年於茲人在天南夢不可得而芙蓉如面籬菊宛然淸歎不足繼之悲歌不覺一字一淚也壬子重陽記自跋

不淚而啼無聲而泣深情密意只以淡言平語中出之若草草看過寧知其爲無窮之慨也性夙評

七夕閨詞

美秀溫文綢繆宛轉而俯仰噫嘘不堪多讀張瑞齡

南南呂梁州序

羅衣初試新凉纔長。恰到穿針樓上。一團歡笑。針鋒月色。微茫早是珠凝仙掌。風定梁塵。半縷庭烟漾。隔年牛女也也成雙。偏有個人間薄倖郎。如眉月與眉相。向畫眉人遠。空惆悵。心上事到眉上。

前腔

綺疏深掩朱門閉上。一葉高寒初响。玉堦羅襪。新聽蟋蟀凉况。早是絲牽連愛。膾饌同心。卍字縈蛛網。從教得巧也也悲傷。只巧織迴文封寄郎。郎飄蕩把奴撇颺。空夢回殘月窺鴛帳。眼下淚滿衾上。

前腔

歎良辰今歲無雙。豈花容來年無恙。怕經秋瘦損。一似敗荷模樣。可是潘愁鬢老。沈賦魂消。打扮無心想。深深深拜也炷心香。願莫染秋來鏡裡霜。香暗爇心自想。心頭有話和誰講。口中話在心上。

前腔

賞芳辰姊妹飛觴强梳粧十分時樣怕匣中團扇可能往日風光生怪鴉鬟聒絮不解人愁染甲爭喧嚷輕輕輕步也立西廂見月照當年舊粉墻傷往事成悵惘把蒼苔立遍誰偎傍鞋底露透幫上

節節高

金風透右廂敞虛涼流螢幾點粘羅幌傾葡萄釀浸茉莉香掩芙蓉帳剛才出浴衣輕爽風吹薄翠釵頭响何事檀郎愛分離把良宵容易輕抛颺

前腔

當初話夜涼靠西窓把三郎故事閒論講願連枝長比翼雙生人天上而今眼下遭魔障來生爭不成虛謊想別有銀河在人間無風咫尺生波浪

尾文

勾消不盡相思帳一度穿針一斷腸從此秋宵夜夜長

閨詞作梁州序如以净脚扮旦終是雄爽有餘柔韵不足右詞殊不宜清板隻簫當爲歌場作廢但中有雋語似亦不可概棄也 自記

十年前曾讀此詞句字小異今一經竄定遂楚楚花艷足稱名篇王石公

眼前故事翻弄自新而舉止妍和自是大家風範呂鳴諧

春思

南南呂楚江情

飛花打繡窓零星滿床枕邊檻外垂綠楊偏生鶯語罵流光也把心期自數心香自裝叫一聲知心着意俊俏娘你下得風流害俺春思蕩害得俺閒時也是忙閒時也是忙慵時也是慌熱沸在心肝上

前腔

淒涼立小廊身單影雙楊花滾滾人斷腸柔魂一縷待離腔也分明是俺依稀是娘只覺道嬌嬌滴滴脂粉香把餓眼昏花權當嬌模樣且書兒寫幾行書兒寫幾行夢兒做幾塲總記入相思帳

皂羅袍

沒事幾回痴想。但把他儀容畫了。頂禮燒香。衾窩獨自也叫娘行。就虛空也把魂。靈。傍。更把。生。辰。八。字。裝於繡囊。餘香剩。粉。沾。在。繡。床。娘你可。在。我。枕。邊。衾。畔。衣。裙。上。

子野老於情痴花夢時作予每每規之不遺餘力今觀此詞風情逸興殆出於性生或亦花命使然乎如此才情自然隨處發越拈花弄柳總是錦心繡腸不須以周程張朱困其藻艷也 伯瑞跋

骨韵玲瓏致味遒逸摹神入妙刻畫深微聖於詞者矣 徐長興

閨詞

南仙呂九迴腸

鬢。兒。邊。黃。花。不。戴。。窗。兒。下。鸞。鏡。慵。揩。。香爐茗椀無心擺。。軟騰騰骨瘦如柴。。才還。又。欠。是。相。思。債。有。重。無。輕。是。花。命。災。誰。掩。帶。明明是你寃家害。。再不。干。奴。命。安。排。。漂沉苦海撈難起。。圍困心兵打不。開。。只索向銀釭畔把虧心罵。。又。心。疼。。你。不。覺。。淚。。盈。。顋。。

前腔

鬆解了團花的帶。寬褪了弓字兒鞋。一床紋索空閒在。怪酸疼玉腕難擡。鮫綃帕上有盟言在。奈鴻雁雲中無便信來。伊心歹。奇花輕易容他採。却等閒認做應該。他痴心不顧三生願。我怨氣常修一口齋。只落得眞心待。倩傍人去尋芳信。寄個小金釵。

秀艷纏綿聲聲哀怨尖新熨貼兩極其妙　沈友蓮

瑤臺片玉甲種中編

明施紹莘子埜著　　東海黃公輯

村中夜懷 有跋

南商調二郎神

和衣睡這一段淒涼爲着誰水國霜濤寒徹髓分明夢裡醒來人在天涯聽不得風吹窓上紙方信道夜長如是渾欲死撇不下心頭一個人兒

集賢賓

盈盈祇隔衣帶水來時密約佳期眼見得差池三日矣況一紙音書難寄般般爲你知多少雨啼風涕羅帕裡請看取一行行淚

黃鶯兒

心病煞難醫只當歸是妙藥兒今宵症候難存濟冷一陣是甚的熱一陣又爲誰更眼花錯喚名和字鎭如痴伊難負俺難負俺恁相思

猫兒墜

一燈相伴加被更添衣守寡淒涼渾似此枕頭香膩是誰的憐伊實實是前宵枕上人兒

尾文

幾番還自披衣起茶冷香消寒似水聽敗葉敲門疑是你

是夜宿韓巨卿齋偶有所懷臥不成寢乃起坐燈下磨墨伸紙凡得古詩三律詩一南北宮長調各一已而天明花日在窓親故以予之至也少長並集見諸綺語爭錄之而去頃刻間徧布墟落更歲餘予復詣巨卿見其村中小兒大學序首空處有徧書予詞者亦大可笑矣 自記

喬夢符寄遠折桂令云飯不沾匙睡如翻餅氣若遊絲曲寫相思模樣可謂多情矣乃子野則曰冷一陣是甚的熱一陣又爲誰又曰守寡淒涼渾似此鍾情之甚更覺過之大凡情患不足不患有餘世間忠孝俠烈總發乎情者耳子野嘗有詩云從來江海淚花成自古乾坤情字裏的是名言 彥容評

子野生負風流命饒花福每逢奇麗不禁縈牽戊午冬日過余村居予爲設雞黍進尊罍擬盡歡洽乃微睨子野意中惘惘若有所失夜宿竹雲齋臥而復起挑燈吮毫苦吟達曙予蚤起見諸詩詞曲寫悲淒景况因爲和韻有好把新詞先寄與相思滋味要伊憐之句子野笑曰子誠知我哉幸毋投轄致令予負心期也至次夕留詩案頭中宵逸去異哉何情痴至此雖然予觀古來才人恒遇佳人然當其分離阻隔迢迢魂銷欲死發諸咏歌以子野之才之遇而欲其含藻歛華作無情鈍漢此實難矣蓋惟個中人諳個中味如子野始可謂識得情字耳能讀斯詞者必天下深情人也庶有知子野者哉 韓大進巨卿跋

摹情欲絕是普天下相思領袖 夏瀶生評

懷舊重和彥容作 有跋

南黃鐘畫眉序

心頭轉淒惻。舊恨餘歡總堆積。歎一場花事十分狼籍。他做下影裡恩情我贏

得畫中悲憶（合）看看逐旋隨流水過今日又還明日

前腔

曾經苦分拆還有個相逢在他日怕從今見你就再生難必曾記你絮語叨叨畢竟也信音寂寂（合前）

前腔

花儔與月匹難道心腸竟如墨料重門深鎖雁書無策就做道今日辜恩畢竟是當初難得（合前）

前腔

依希有消息聞道伊家尙相憶就一些難信也堪疑惑眼皮上越有思量心坎裡轉添鶻突（合前）

滴溜子

誰承望恩情兩下分劈倒浪想來生和你相覓幾個黃昏白日教人捱不起這時刻索取憂愁報伊憐憶

鮑老催

重思細憶些些好處郎知得手托腮兒過時日這幾時行忘止坐忘食淹淹瘦損腰兒窄鏡裡看看減顏色爲着你眞相直

雙聲子

眞難得眞難得寵柳意嬌花格眞可惜眞可惜輕閃下都收拾沒計策沒計策生死隔生死隔是一對寃家兩辜心力

尾文

佳人才子風流籍未許卑人多占得該有今朝這分拆

彥容曰爾懷舊詞已極美妙得無江郎才盡乎予曰有情可摹無才可肆若云才盡則尺幅立窮若云摹情則天大樣花箋願借一幅乃因其和作復重和之終恨句字有限未寫得其萬一耳 自記

子野長於才自深于情才情二字固是相生嘗借唐之詩方子野之詞大抵如崔賈之雄偉而無館閣氣如元白之流利而無排偶氣如錢劉

之清藻而無佻率氣如郊島之澹遠而無寒瘦氣如崔鶯薛濤之香豔而無粉脂氣如齊已靈一之機警而無蔬筍氣其在初唐則十三家也其在盛唐則李杜也下逮晚唐雖句雕字選間奏新聲寧易闖其堂奥耶 彥容評

情波滚滚隨地江河尺幅之間濤頭萬狀 張調卿

四景閨詞

北雙調八不就

恰收燈又近清明只覺道花事凋零又添些鬼病鬼病伶仃冷落瑤琴生踈錦瑟打疊銀箏今宵夢前宵夢全然沒准千遭信萬遭信看看半句無憑恨咬牙根痛剪香雲痛的是挫過芳年恨的是錯盻錯盻書生

前腔

看酴醿自占柔條間屈指幾度春歸何曾似這度這度魂消愁㑣蓮心驚看夜合怯聽芭蕉搖紈扇悲紈扇怕秋風又早掩羅袖恨羅袖偏生粉淚痕交指冷

瓊簫帳冷鮫綃枕頭邊茉莉花香你怎生的孤負孤負良宵

前腔

聽寒蛩聲滿床頭這壁廂月在東窗那壁廂雁過雁過南樓獨杵砧敲空床夢杳親筆書修生離別死離別堅心耐守今生債前生債判個一例都酬釵股誰收匣鏡誰留記當初夜夜良宵到如今日日日日三秋

前腔

映窗紗雪間梅花不覺的一味相思消除了一歲一歲年華誰共圍爐誰同寶鴨誰聽琵琶千不信萬不信終須被耍千不是萬不是只是當初自差我豈殘花他戀做問茶他既然現不思量我怎生的恩愛恩愛常賒

此等詞本被絃索須帶肉麻當在不文不俗之間方入詞家三昧右詞以亦夢見一斑者每花月之下令兩童以三絃簫管凄聲度之宛然一燕趙佳人攢眉酸涕矣 自記

和彥容重會西湖佟姬留別之作 有跋

南南呂宜春令

春將盡春意濃陡春心雲期雨蹤那人情重當年綺席親陪奉把恩情付與湖山到今日枕頭春夢情悰忘他不得再尋花洞

太師引

趁東風一片晴帆動擺蘭橈平湖鏡中看無盡青山如畫況更是綠水卿空詩筒茗椀和春甕怎少得那人相共心頭事今年去年曾記得雙携手在曲水橋東

瑣窗寒

到如今人去橋空髫鬌當初旖旎容記紅鞋底印半折如弓衫裁小樣六銖猶重淡雙眸一泓波瑩想儂般般件件總朦朧怎生問信尋踪

三段子

隔花轉東過青樓深深幾重兒的便逢看花容如今轉穠好似春風到處花心動花心開處蜂偷擁眼口相依這情深重

東甌令

分離後沒雁鴻怎料今朝得再逢輕輕窗下親摩弄肩臂相捱擁奈新歡舊恨積重重如在夢魂中

三換頭

湖山翠籠載伊情種迷離笑也春心忒濃娘行恩寵向衾窩欸欸把溫香軟情偷送一覺鴛鴦夢香肌兩下烘這樣親偎怕甚麼勒熋輕寒柳絮風

劉潑帽

冰輪一片松梢湧候卿卿睡眼矇矓枕邊溜卻金釵鳳莫放鬆這良夜休輕送

大聖樂

奈些些幾夜情悰業魂靈全被哄多應別後相思重因此上十分濃正是人歸恰在花叢裏春色偏生錦陣中餘懽剩恐只恐怕從今去後雲雨無踪

越恁好

相携手怎鬆繾綣全何用終久是分離硬個心腸且去也看秦簫再弄怨雙雙

飛燕各西東歎人生幾番多被離愁哄臨歧泣別太匆匆

尾文

春風吹得離情重楊柳堤邊一樣濃何日樓頭香再擁

古人詩讖每以爲諱予竊笑之興到吮毫未嘗有所避就也右詞適在毗陵舟次對客揮洒疏率平淡第粗成句字而已歸來出示彥容讀至況是來時未必逢彥容拍案曰何作此不祥語予笑曰不意達人亦爲斯言明年春盡彥容將赴心期而姬訃忽至偶然胡言眞欲成讖耶嗟乎佳人難再得花夢不多作每披此詞想見當時朱欄畫舫中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今日化爲東風亂蝶夜雨哀燐粉面魂儘付柳啼花哂檀郎於此能不動心恨天寡緣而高高不可問恨人負心而冥冥不復知乃轉而咎予曰詞讖詞讖殆無聊之極思而情深之致語也予亦甘爲有心人受過矣 自跋

悼亡妓爲彥容作 有序跋

佟姬乃西湖名姝也彥容素與遊嘗兩度遊湖屢有贈答昨歲寄彥容詩有記否斷橋橋上月爲郎揩淚爲郎歌之句風流蘊藉於此可思今歲淸明桃李正發彥容將赴心期出示懷舊四闋予賞其婉麗久之因許屬和不兩日而姬訃至矣適在沵上作淸明感桃詞未竟使發因寄語彥容尋當相示也彥容復曰兄作定佳但恐挑人人面桃花之感耳予感斯言因得桃花人面春風之句而以荳蔻郞心夜雨儷之聊以志彥容之感且以當和作耳嗟嗟彥容世事轉眼可悟空色淸明感桃詞願以爲藥壬子淸明後十日記

南仙呂桂枝香

時時。心裏看看夢裏桃花人面春風荳蔻郞心夜雨記前春見伊。前春見伊伊道你且今年歸去我准明年待你竟誰知地下無消息人間長別離

前腔

再逢何地要逢何計高樓歲歲春深海燕年年胡語問伊家怎的伊家怎的你

曾寄斷橋詩句郎也寄新詞與你竟誰知郎才柳絮沾泥日妾是梨花魂斷時

前腔

意中人去眼中人淚傷心荒草新墳腸斷亂鴉枯樹想今番別離今番別離郎儘相思爲你你便相思無據竟誰知燭灰眼下空含淚蠶老心中枉掛絲

前腔

去年滋味今年憔悴當初誓海盟山到此夢花兒戲歎年年此時年年此時不見舊遊之侶只到舊遊之處竟誰知一向同香閣而今泣路歧

子野云桃花人面春風荳蔻郎心夜雨石萍云夕陽邊草綠郎心銀缸畔鴛紅妾枕皆駢麗中情語　年來花運百六歌場板蕩風流一線猶在斯人古云佳人難再得亶其然乎子野塡詞吊之當使香魂艷魄與西泠小小俱不死矣　彥容評

佟姬葬孤山之麓張九娘葬西泠橋畔一坏荒塚斷送風流情烟意月之下不知粉魅花魂尙能作綺羅絃管當年伎倆乎哀哉哀哉予嘗欲

作卜詞吊合之或曰與子有何交涉亦勞費筆墨乃爾予曰野草庭花吾輩見之亦有意思此豈皆枕席間物哉予終當了是願作雙花薄命吟明歲遊西湖當於寒雲荒莽中揚杯以酹之 自記

贈嫩兒 有跋

南南呂嬾畫眉

葡萄花下閉門居。小小。房櫳。廝稱。渠。眉兒淡掃畧施朱。淸俊麗兒素貞管領春風盡不如。

前腔

偶然。相。見。落。花。餘。衫子新裁紅杏初。溫柔香軟骨如無。愛把眉兒鎖。淚老賺人一寸波。

前腔

溫香脈脈遞衣裾。慙媿蕭郎是姐夫。前生緣分道如何。恁樣。看。承。我。問。取。卑。人。折。福。無

前腔

瞑烟初合落花多。潛遣青衣將小字呼。燈前密語一更初。片腦煨殘火。正窻外。初三月。似蛾。

前腔

有人窗裏解流蘇。泥得檀郎不奈何。窮酸也得近冰膚。今夜休輕挫。知費了。纏綣。司中。印幾顆。

前腔

驀然分別兩情辜。郎上孤舟妾綺疏。懸懸望眼兩糢糊。無數西江路。只哄得。蕭娘。裹淚珠。

前腔

相思今夜破題初。獨向西廂月底哦。一場花夢又南柯。納悶支頤坐。驗瘦損腰圍一寸多。

前腔

娘行且自強支吾郎不是青樓薄倖徒衷腸一段在春羅須着意加留護這是折証相思一帋符

嫩兒姓沈氏色不踰中人然善歌初見淡然已而亦微微近人而時露俠士風無婦女氣談話信宿頗極歡匆匆別去遂成各天以後兩訪之皆不得見今且聞其從人矣恐後晤無期空有芙蓉面楊柳眉耳燈下偶閱舊詞酷思其人乃細書數語爲他日半幅遺照也 自記

嫩兒從人時曾以一緘寄予浮沉兩年始達雖或出倩代手然不忘故人封完舊物情深義決眞可云俠試反復書詞其人可想而其事可傳因附記于此其辭曰清江一別遂易歲年江南渭北人遠心近誰言雲水萍花恐非個中人語也別後浪游金焦間會有夙約風絮便當沾泥矣但古詩有云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正不知誰淺誰深春天雨枕秋夜風幃孤燈殘夢此豈重門深鎖所能限也悠悠此情未知何極素羅一段折証相思向寳之秘之異香熏之古錦襲之只令渠

見淚痕耳未嘗敢輕出示人雖然今日之事情不可割義不可留謹繫同心仍送左右豈忍等秋雲哉但使足下謂兒爲薄倖人以歧路視之從此心花稍開眉結稍熨則委骨窮塵所甘心矣時移事改生死離隔洒淚書懷封緘盡濕千萬珍重遠大爲期膩粉柔香不堪丈夫在意也

又自記

此小聚散耳遂成花史一段大關目有此公案恐子野他生復受花業玉妃有言爲此一念又不得居此爲天爲人心再相見噫可懼哉吾輩情根纏綿不知何時稅駕矣請子野勇猛懺悔則個 眉公跋

夜窗話舊 有跋

南仙呂八聲甘州

鴛鴦牒上把雲英姐姐配定裴航談何容易驀面便敎相傍勾消幾許相思帳收拾無邊年少場方纔有今宵細語空窗

前腔

記當日晝樓相訪。正朦朧睡起。半嬾梳粧。兜的覷上。從此不教拋放。曾深談雨枕銷金帳。曾泣誓風燈蕭寺房。也曾守淒涼。楓落吳江。

不是路

不厭疎狂。許我眞心學孟光。親供狀。就輪廻也願作鴛鴦。怎生忘。把池邊樹影做談心幌。將峰外松臺做拜月堂。相偎傍。一塲花夢拚勞攘。儘他魔障。儘他魔障。

解三酲

我也曾錦衾羅幌。我也曾路雨橋霜。我也曾把香心月夢潛來往。我也曾封寄啼痕十萬行。我也曾軟偎珠翠將花心養。我也曾抹殺鬚眉將浩氣藏。風流帳。爲風流兩字。摟得人荒。

前腔

你如今繡房鴛帳。你如今琴儿爐香。你如今舞裙歌扇拋塵綱。你如今伴先生月句花觴。你如今不愁心上鴛鴦曠。你如今冷看人間脂粉狂。休謙讓。眞個是

情因証果花籍生光。

尾文

空窗一夜閒論講個裏悲歡有一萬場把天比情還未是長

二十年前一夢空依稀猶記夢花紅而今短鬢侵尋白閒話風流落照中此予乙丑春日花前感舊詩也夫人生七十謂之古稀而初十年太少後十年太老中間止五十年而坐困於塾師者幾十年羈纏於病冗者幾十年幽沉於風雨者幾十年所存幾何哉而粉債花魔酒兵愁陣又無日不煎熬熱沸爲生亦良苦矣幸有一字訣曰忘庶以寡情得安樂法耳奈何絆繫情根常在心口當年童心業已多事又復爲之追思記憶點算狂花舊事縈纏業緣增重何時得解脫哉右詞乃十年前舊案花影集成予擬删去彥容曰事不須憶而詞則可傳爾但作空花觀聽天下着相人臨文感歎可也乃仍附之卷中令如夕陽之在疎林半明半滅云爾 自跋

七夕後二日祝如姬初度

南中呂好事近

花種降瑤池。管領人間花事。偏生及此天孫。昨夜歡會。金風玉露。向高樓洗出秋如水。百日紅似有意。拈花並頭蓮。可爲你成對。

千秋歲

翠紅圍。排比做神仙會。共獻祝酒映蛾眉。鱸膾蓴絲。鱸膾蓴絲。擺列着江南早秋風味。香翻袖。花蒸氣。紅潮面人微醉。歡暢文園裏俺烟霞地主。你羅綺花魁。

前腔

兩相宜。可不是天婚配。百歲事今日纔起。月信花期。月信花期。待與你醉婆娑。典珠沽翠。風流事俺生來會。繁華夢你休慙媿。但歲歲人相對。做雙星姊妹配滿月夫妻。

越恁好

綵毫佳句。綵毫佳句。俺文齊又福齊。喜卑人有福。把卑人配了。你桃花郎姓崔。

瓊漿人嫁裴。把香馥馥一枝花。待移入繡幃。嬌小小年紀兒就從今白首兒寸
步相隨同心膽連愛絲咱兩個長歡會向黃姑笑道俺不輸你

雙乘鳳

願從今拋却歌衣歌衣。願從今重修艷史艷史。梁鴻婦賓家妻。伸月誓赴花期。
草隨步絮沾泥。

前腔

願從今荆布釵衣釵衣。願從今香茗琴棋琴棋。常蝶幸未花媒。風前旬月中杯。
把生花筆畫山眉。

鳳毛兒

尊前獻祝團歡喜。這壽酒多應是合卺杯。風光甚美。可知道勝事良緣又有個
天公帮襯你。

子野情根引蔓隨地下種觀此詞則香馥馥一枝花又將移入繡緯矣
獨不顧人間饞眼愍妒欲死乎雖然如此好詞香艷鮮美千金一字庶

幾無慙以當一斛珠恐人間正少此買花錢他人安得爭買也　包稺先

寄人構字　有跋

南商調金索掛梧桐

花間宿雨收。細疊花茵皺。雨雨晴晴。一個人孤守。歸期怎逗留。過中秋。又早看看二十頭。音書淚得傳人口。你在天涯何處樓。眉兒皺。將紛紛淚點灑寄東流。問當初偎傍人不問今宵夢見人不。空夢裡人依舊。

前腔

鴛鴦湖畔舟。西子臺前柳。一望天南。怒雨驚風驟。淒涼立小樓。見濤頭。銀屋翻空罨素秋。此時遙憶人安否。更添上眉峰兩點愁。空僝僽。這般般件件總難丟。要與君說個因由。問個因由。二十後歸來否。

前腔

思量無斷頭。往事空回首。暮暮朝朝。漸漸添新瘦。金錢暗自投。淚雙流。看幾片青蚨個個愁。分明許下歸時候。怕人在天涯還逗留。揩衫袖。把淚珠收去又慼。

眉頭想人生幾度中秋早虛了一度中秋況歸期未必中秋後

前腔

梁間隻燕愁鏡裡雙鸞剖書信重封不盡還傳口書憑征雁投怎生留惆悵臨封幾度抽你看時料把眉兒皺我倒怪修時忒恁愁君知否這書來之後盼望回頭須知道日日江樓夜夜燈篝好消息何時有

此詞予旣寄贈後爲彥容潛錄適遊西湖因口授一歌姬纔一過便能了了再夕卽歌之段家橋風流俊逸坐客銷魂者久之夫一經美人之口便傾動一時如此予自分何緣消此奇福且花事巳休芳心灰冷名傳樂部空屬可憐耳予曾有詩曰夢破揚州事有無近來只合叩維摩誰知猶有空名在却被人偷譜艷歌又曰而今非復舊情痴誰遣新聲似昔時好比仙人天上去人間傳得步虛詞蓋爲此而作姬姓顏行第一聞是慧人未得一覩時爲惘然自跋

開元中高適王渙之王昌齡齊名偶拈小詞便爲教坊偷譜一日小飲

旗亭諸姬所唱皆昌齡絕句而不及渙之渙之爲之色動因指諸姬中一最美者謂兩人曰姑稍俟之倘我詞出此子口則爾兩人當以我爲師俄而雙鬟撩袂長歌聲絕雲漢則渙之詞矣渙之爲之大叫狂噱顏姬事與此正相類蓋詞出美人卽燕詞亦有生氣况綿婉淸新如子野此詞者哉且冥契之符莫知其然而然子野之神韻顏姬之慧心當別有作其合者又不直在聲音句字間也彥容跋

平言淡語只如白話此詞家最上白描手所貴乎本色者此也蔡叔文

相思

北雙調閨怨蟾宮

掩重門夜永沉沉聽一派寒砧怯一派寒砧映窗楞月在庭心篩一簇花陰怕一簇花陰抵牙兒慢思量是一個知音第一個知音記他們喜孜孜抽一隻鸞簪贈一隻鸞簪到如今有夢難尋烘一會孤衾擁一會孤衾

前腔

亂紛紛花撲窗紗驚一樹栖鴉定一樹栖鴉悶懨懨倚得身斜覺一陣寒些更一陣寒些托瑤琴寫意兒學一段梅花彈一段梅花聽雁兒飛過也這一隻呀呀那一隻呀呀擁衾兒叫一聲天那見一刻寃家夢一刻寃家

前腔

果然的夢見伊人驚一陣風聲惱一陣風聲夢回來重剔殘燈又一瓣花生更一瓣花生淚痕交衾和枕這一片如氷那一片如氷俺知他他知俺總一種傷情恁一種傷情既伊家知俺傷情判一個殘生儘一個殘生

前腔

漸天明白發東窗臥一半空床剩一半空床意昏迷眼恍心慌叫一聲娘行錯一聲娘行惱心情抽身起顛一領衣裳倒一領衣裳眼睛前身分上那一件思量這一件思量怎能彀便見娘行有一段淒凉說一段淒凉

煞尾

淒凉淒凉忒淒凉教俺和誰講使教就見娘也勾不盡相思帳多應是相思債

兒今夜長

宛轉之思縷縷如訴每讀一過令人神魂徘徊 調卿評

爲顧寶雲作 有跋

南中呂泣顏回

見面勝聞名十郎一樣看承郎之緣分前生做下今生花前月下沒包彈一對人斷稱覷寃家這樣銷魂其間事怎得由人

前腔

鸞衾鸞枕有人溫端的是嬌花細柳輕雨柔雲孤燈背後一絲菩血微腥幽期密訂這雙心兩耳親盟証論奇逢賽過雲英論知音說甚文君

普天樂

任檀郎心腸硬沾着手無乾凈天生個天生個有福張生偏招注有眼鶯鶯眞心至誠多應是鴛鴦牒日下僉名

古輪臺

歎酸丁幾人能勾傍娉婷尊前幸得偎紅袖須判命一對蛾眉已該應傾國傾城況花韵鶯喉香肌玉骨微微眼角乜留情怕的是回眸暗覷險些兒勾攝人魂便做道今生今世來生來世生生世世也願隨君推郎命從今一定犯花星

尾文

東風吹得楊花緊意馬明朝報起程待別却臨邛又入茂陵

顯寶雲生性多情沾泥又起琴心甫貼復訂花盟此番情案幾令小玉占夢矣予因以小詞投之雖極言其花福之奇實規之也幸而白頭吟賦司馬車回然亦岌岌平成薄倖人哉 自跋

雋美不可言新思尖語波委雲集詞壇老宿有袖手眼熱而已但謂予薄倖予則何敢予爲沾泥絮久矣正恐子野作天涯芳草耳 彥容評

相思

南南呂嬾畫眉

暗燈微雨小窗紗隔個簾兒一樹花猛然身子覺寒些把錦被烘烘者怎麽錦

被溫香不見他

步步嬌

筆硯如今多拋捨。顚倒朝和夜。慌張飯與茶。勉強支吾。畢竟都鼈魍。若不早見伊家。怕孱軀怎更支吾也。

山坡羊

一星星記伊頑耍。一樁樁記伊甜話。分明的人在天涯。捻空的淚把他模寫。模寫他依稀似得他。思量一徧又是糢糊者。幾度嗟呀。幾番驚詫。因他眼睛兒常是花。爲他喚人兒多半差。

江兒水

恨殺風前馬。心驚月底鴉。算相逢應在芙蓉榭。到如今又早梅花大。怕差池更過淸明。斬眼。芙蓉重謝。就此際相逢。怕憔悴潘郎頭白。

玉交枝

了緣塡債。受寃家千般苦來。痴心信却書中話。淚驚疑鵲噪燈花。不堪春草鬧

池蛙怎禁寒食梨花謝向雙星安排咒他擁單衾安排夢他

園林好

我記你曾投鳳釵你怎忘了曾偷繡鞋料得你繡鞋還在你怎忍便丢開你直恁做人歪

僥僥令

看看芳信假點點淚痕加海誓山盟渾當要怕有日神明計較他

尾文

相思滋味如何也似芳草無邊着柳花看衣帶今朝又瘦些

摹寫難摹情恍恍若畫正恐寫生家寫人皮毛未能寫人肺腸耳 沈德生

贈薛小濤 有序

夫艷魂不死每幻秀於蛾眉情種無根忽敷榮於綵筆所以文人手澤遇韵事而生花從來錦陣鉛華借才情而流艷小濤氏天付柔香人稱雋品

標韵鮮明似濯錦中流之錦襟期皎潔如娥眉半月之眉依然名士風流故是胆豪神雋無媿美人本色堪稱骨細肌豐洗箏笛耳而學琴解傳幽怨以莫書法而作畫自寫春嬌鶯喉象板已絕唱於當筵月韵花妖直鍾奇於千石蓋浣花溪畔有前因偏生姓薛想萬里橋邊曾寄跡恰好名濤雖則無雙還堪作對云爾乙丑春半清和景和偶携歌扇扇桃花艷驚人面共舉霞觴觴夜月醉死春魂枕邊燈下道人恐無此風情眼際眉頭吾輩終當爲情死若非艷句塡情誰信文心有錦用是短章寄意永令花事傳疑長曲歌成而三生案定矣

南商調長相思

殢風。朝悶雨宵就不關情魂已勞鏡中人面銷怨花飄尋夢遙况見多嬌心轉焦。把一肩花擔挑。

二郎神

聞人道。你曾住成都萬里橋。把千古風流多占了。嬌紅韵粉。分明是一朵夭桃。

却解語伴羞含淺笑。添多少酒懷詩料。人世少。是天上飛來花月之妖。

集賢賓

清明前後春正好。烟花欲妒春嬌。倒形得烟花慙媿了。况花老輸人年少。鞋弓襪小。伴着俺短衫烏帽。嬌嬝嬝。全不管窮酸餓眼偷瞧。

黃鶯兒

象板叶鸞簫。臉霞生。一線潮。酒容歌貌天生妙。有緣怎逃。無福怎銷。想卑人花命該花報。雨雲朝。怕巫山夢裡未必有這多嬌。

猫兒墜

阮郎憔悴。早荒了舊情苗。歎滿眼狂花零亂了。而今重把豔魂招。人笑。人笑我花債多。頭老不相饒。

尾文

惜花心性多縈惱。不供養奇擎不肯饒。怕這樣情痴就吾輩少。

絕世風流心口雙韵　汪子評

贈別和彥容作

南正宮錦纏道

慘西風送行人蘋香水邊一晌奈周旋伴離觴些些野水荒烟多只在三朝上就歸來也渾如幾年怪的是順風兒緊扯伊船臨別又把衣牽這斑斑的是綠何淚漣要伊家把眼看須記得區區爲恁這盈盈望眼甚時乾

玉芙蓉

相携越可憐頃刻人難見歎明朝兩地又還各天前宵燈下看挑線今夜床頭褢薄綿伊言道匆匆便還願檀郎莫瘦了俊潘安

山桃犯

辜負了重陽宴羞殺了黃花面霎時離恨重重見花鈿翠減粧案粉脂紅嫩餘香汗破題兒今夜無眠

尾文

只因悞識春風面恰是前生夙世緣這度分離好掛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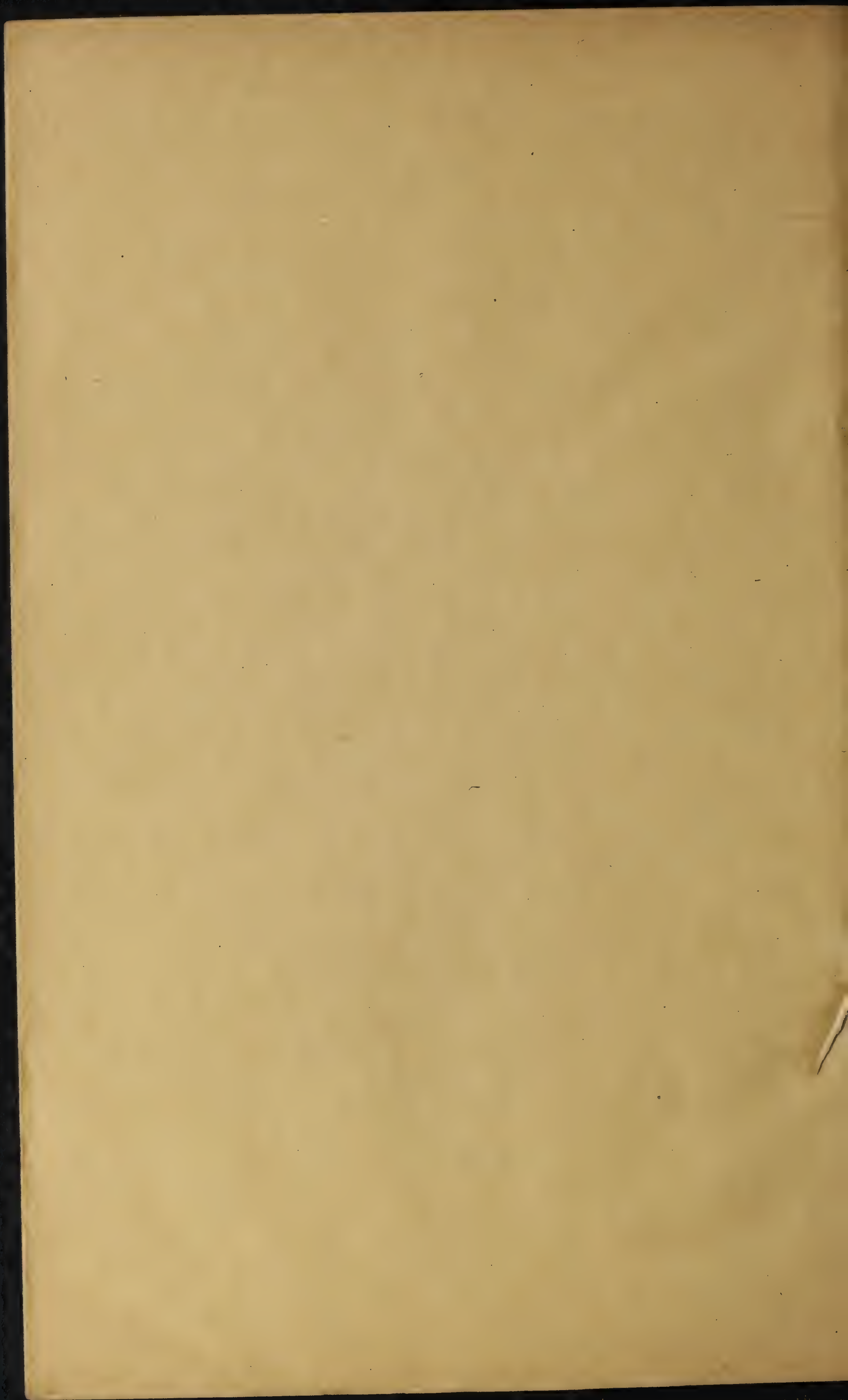
予與子野同受知　駱流翁老師始幸識荆讀一家言稿苧城詩社以子野爲慧業文人也繼得讀諸詩詞雋韵幽情遺世獨立令人嘆服以爲神仙中人其傳諸宙合壽之百禩有必然而無疑者區區以帖括名世所以知子野者淺矣敢拈出以質之同志 諸公永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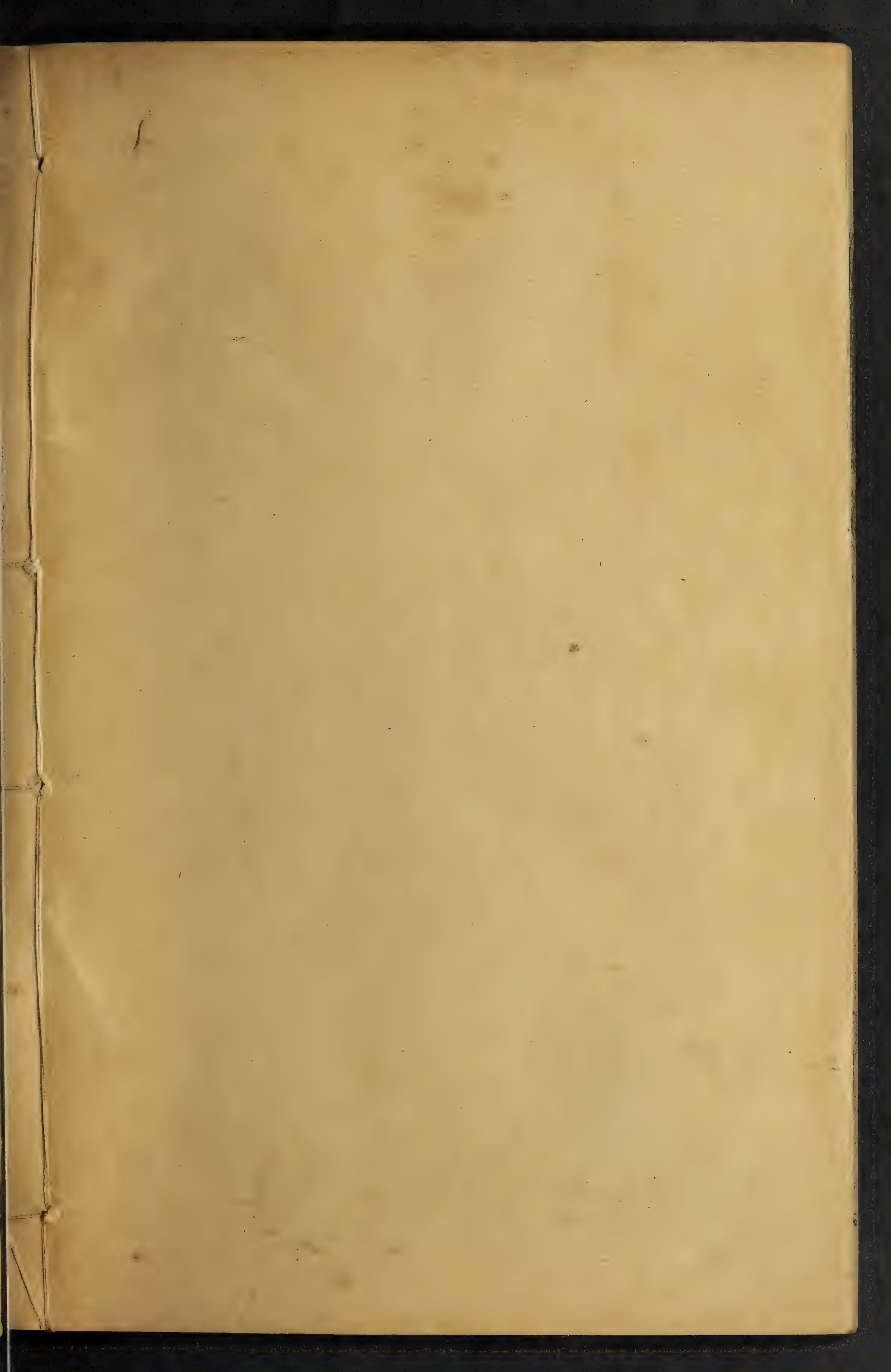
情言娓娓悽愴纒綿眞欲刺人心墮人淚使關馬再生猶未知孰爲瑜亮也 唐叔揚評

子野先生素與家君遊善憶余垂髫時猶得望見色笑每讀新詞輒知愛慕繕寫數篇秘爲帳中鴻寶茲幸覩花影全編如入五都市中珍寶臚列令人心醉目眩口不能言擬以錦囊襲之異香薰之盥手凝神而後讀庶不負予曩日愛慕初心云爾 唐迪畏跋

柔韵秀熨是詞林作家手 子念評

香艷叢書四集卷二終





# 香豔叢書　第四集



# 香艷叢書

四集卷三

瑤臺片玉甲種下編

明　施紹華子埜著

東海黃公輯



夏景閨詞 有跋

南仙呂八雙調步步嬌

夢破秦樓簫聲咽。簾外如珪月。雕欄卍字斜。茉利初簪。點點堆堆雪。寶袜半痕遮。晚涼天一味兒渾嬌怯。

山坡羊

度琵琶纔彈又歇。壓秦箏纔搊又劣。插犀梳纔拈又慵。照菱花纔架又璅琤跌。趁流螢新篁小徑斜。齊紈戲撲扯淡還聊且。百合花殘並頭蓮謝。咨嗟如何信沒些。傷嗟如何夢沒些。

江兒水

記得歡娛夜涼堂浴罷者掩靑團共就荷亭月那人兒親自低聲說月盈虧我和你無圓缺誰料寃家惡劣月缺重圓偏我和你常常離別

玉交枝

尋思痛切歹心腸方纔覺些鮫鮹曾把盟言寫一行行字脚兒斜你當初哄我十分呆我如今判個千般拙我何曾半點心邪你枉人心成何豪傑

解三酲

不記得分疼襯熱不記得翠擁紅遮不記得紫薇花磴羅衣卸不記得海神爺下塲頭看看沒半些本分的歡娛逐旋賒好戲心者怎不把鞋跟跕着脫下空靴

川潑棹

偏是涼添夜你醉平康競狹斜枉敎人短歎長嗟枉敎人短歎長嗟慘斑斑腮邊淚血儘包籠忍耐些有蒼天知道些

僥僥令

這恨難分說。全然好似呆。就是你鉄打心腸眞是鉄。怕見了我恓惶也多斷絕。

尾文

風。流。過。犯。難。容。赦。奈前世。緣。牽。又。難。放。捨。只。是。等。待。歸。來。把。他。生。痛。决。

粤自胡元北聲不勁南音遂歌諸名家誠不用沈約韻亦未曾用中原韻不過以聲音相近爲韻耳自後生厭常喜新而好爲苟難乃極詆沈韻而必宗中原夫沈之被駁以虞元等韻也一聲不諧遺議千古況中原廢四聲爲三聲上去入顚倒錯亂至於如此而猶可爲訓乎五音出於五行五行有金木水火而土寄位焉所以四時有春夏秋冬而土寄旺焉然則五聲之爲四聲自然之理也廢而爲三是爲何說乎將四時亦缺一而可乎且平上去入隨聲自叶乃天籟之自然如天腆腆鉄欲少一聲不得欲多一聲亦不得果如中原韻所云將至腆字竟止矣可乎不可乎甚矣中原韻不韻也要是胡元入主北聲亂華剛勁乖劣幾不成響周德淸乃因其舛謬著而爲書令人知胡元某字即中華某字

聲音雖有不同而眞是卒不可混六經音義由此終天不泯此德清之苦心當諒之聲响之外者也安得不以意逆志反以鴃舌爲師而非毀先賢哉故予嘗謂中原韵爲攘夷功臣而亦爲賢智戎首揭帖韵尤爲乖戾予極恨其詭窒右詞偶戲爲之不過嚴于用韵以苦難筆墨耳敢不大伸正論爲詞林護法也哉 自跋

揭帖韵極難工此却洒然至於入情深至搆語秀特尤見名士風流 子還評

癡憨嬌怯宛爲佳人寫炤擬其姿韵所謂意似近而旣遠若將來而復旋者耶 韓有一評

感亡妓和闇生作 有序跋

張九娘名冠烟花些些多罷顧三郎筆揮珠玉字字可憐說凄凉則生前死後惱心腸無可奈何道徹悟則影外身中這面目似曾相識十年痴夢總是無何有鄉滿眼狂花畢竟非安頓處古今是一紙休書諧老的夫妻

還假人世乃千塲戲本裝成之脚色原非閻王勾魂帖來時躲在何處太上陽生符眼前活得甚人今朝之愛種情苗白日見鬼後日之妖狐硬鹿靑塚頁朋請看紅粉如花到底恩情在否好戲綠雲埋土如今寃債塡無蓋惟其假合所以眞離若要破機關休開情竇用是續調于詞仙庶使破情于夢蝶

南商調二郎神

煙花夢到今日因緣一旦空粉債花魔閒打哄從今以後春花夜月秋桐那個是當年人面孔空剩粉遺香荒塚風流種分付與春老啼鵑一陣東風

集賢賓

持行姊妹悲遠送須臾換白穿紅但水次新添一個塚早又被路人說動描情畫籠黃泥裏些些何用眞沒用一任那老鴉調弄

黃鶯

縈綱破窓紅舊穿衫衣架東可憐猶是衣香重容銷鏡銅鞋空綉弓梅花帳底

人無夢隅花叢鸜哥喚你不見你開籠

猫兒墜

千年長夜春夢了殘鐘桃李無言歲歲風牛羊踐踏耍頑童杉松好一個膩粉濃香斷送其中

尾文

可憐一覺烟花夢仔細思量何用休把你愛子情苗心上種

闇生詞云鸜哥不見空架掛廂東予曰鸜哥喚你不見你開籠此語更使人悽然也九娘朱顏皓齒花韵鶯喉種種可憐予一見銷魂頗有倚玉之意而幽期一悞竟不重來不一月已爲商人婦更朞月而綠陰生子矣且竟坐是死矣紅顏薄命可痛可惜爲塡誄詞作他生緣耳 自記

花貌棘心千古薄命　闇生云年來年去白日老靑銅子野云千年長夜春夢了殘鐘皆可憐句也馬東籬百歲光陰應謝不敏 彥容評

風情和彥容作

南中呂駐雲飛

腼腆。逡。巡。慣。向。人。前。賣。至。誠。畧把欄杆凭。留下弓鞋印。親。道。你。是。逢。迎。又未知。心。性。且按納痴心。花下潛身等。一陣風篩花露冷。幾陣衣衫風露冷。

前腔

等。個。黃。昏。躲在沉香六角亭。大胆捱身進。他並不來睬。問親你。是。俏。人。人。該做。些。身。分。着實偎他。畧畧蒙囘應。道偏是寃家慌得緊。偏是酸丁饞得狠。

前腔

夜。半。三。更。人在衾窩喚小名。夢裡輕輕應。所事頻頻問。親。兩意軟而溫。枕頭作証。鴛。耐。春。酣。柳。耐。風。兒。緊。眞是蕭娘心性。穩還是蕭郎心地忍。

前腔

悄悄冥冥。偷啟南軒小角門。送出蒼苔徑。犬吠花兒影。親。低囑兩三聲。心期重訂。句值千金。白地容支領。莫道書生是薄福人。豈敢蒙恩做薄倖人。

沈靑門唾窻絨率多此體少白既已屬和予復爲之效顰今得子野作

如村姑里婦見毛嫱西施自覺掩袂無色請一切抹殺 彥容評

摹寫曲盡比西廂月下佳期折似猶有未到處 五如評

贈人 有跋

南仙呂八雙調步步嬌

一自匆匆相逢後配定鴛鴦偶霞箋燈下修倩做媒人署展偷花手字字淚花浮摺成方勝同心咒

山坡羊

盼藍橋瓊漿未篘署河陽花星未偶寡臨卭命抵楊花病文園人比黃花瘦要圖他鴛配共鸞儔判教使盡使盡機和彀嬾向茶前愁添酒後難休似引線風箏怎肯休難丟似上釣魚兒怎肯丟

五更轉

喜相逢朱明候載卿卿一葉舟相携素手素手當胸扣只見清盼流波輕顰低岫一時間忙了心和口幾回錯喚錯喚名兒謬當不起臂暈雙鬟香沾羅袖

園林好

佳蘭橈尋芳小洲。印弓鞋苔前半鈎。早把香茵蹴皺。花落處。露釵頭。花密處。溜釵頭。

江兒水

小步金蓮困。清歌玉版浮。軟嬌嬌。楊柳和腰瘦。熱惺惺。檀紐蓮心扣。淡睃睃。秋水和眉皺。把俺骨髓春風熏透。兩袖雙籠。只覺臂環頻溜。

玉交枝

秦樓楚岫。儘風流齊肩並頭。枕前親解芙蓉扣。猛撩人被底鞋勾。夢回窓外兎痕收。微微香噴金猊獸。喜今宵書生志酬。怕今生娘恩未酬。

玉胞肚

佳期迤逗。恰相逢。驪歌馬頭。鴛鴦湖鸂鶒孤飛。姑蘇臺雲雨凝愁。只見遠山疊疊水悠悠。人在天涯無盡頭。

玉山頹

分離未久淚珠兒何曾暫休好姻緣今在天涯細思量早向眉頭般般得愁守幾個黃昏時候白鷗飛抹處見伊舟把離恨從前一筆勾

三學士

當日裡分飛渡頭誰承望聚首樓頭重將張敞眉親畫手把韓家玉再偷鴛枕夢回初月上人俱在小雲兜

解三酲

忘不得燈前命酒忘不得花底藏鈎忘不得枕邊字字同心咒忘不得惜嫩憐柔忘不得殷勤親把香囊繡忘不得含笑頻回扇底眸些些有把些些恩愛記在心頭

川撥棹

結得姻緣就這門就直到頭儘熬他別恨離愁儘熬他別恨離愁終有日蘭房畫樓軟心腸分外柔慢工夫着意守

嘉慶子

早見朶朶蓮花謝小洲又見新筍成班粉淚流那人兒何處淹留也應須粉怨紅愁病染相思甚日瘳一分兒眉上頭十分兒心上頭

僥僥令

靑鸞應有匹丹鳳豈無儔我你海誓山盟須着手笑殺那妒風流巧舌頭

尾文

從今耐着心兒守直到成雙始罷休不枉了一樣心腸兩處有

予幼有所惑相聞未見便挑以小詞不知作詞人爲何如面目也越三日始往訪焉正如滎陽生墜策時相對恍然更十餘日乃以一葉載之往來東西二佘及天馬細林諸山中未幾遂有金閶檇李之別莫樂之新知翻成莫悲之生別情至文生不能已已因綜其事以長言寫之雖詞不甚工然情案不可不存也 自記

此非綺語當是慧業　歎嬌嬌楊柳和腰瘦等句正元詞所謂通身旖旎徹膽風流也比西廂嚦嚦鶯聲花外囀更爲警策 彥容評

此予少作也但媚中欠老耳至其尖秀處亦自不俗 又自記

集彥容舟中時蘇王二姬在坐 有序

季春八日風日和美彥容乃折簡招賓攜樽命妓若蘇若王皆松之冠也彥容能使之來且能使不去其爲絃管尊罍生色多矣是時雨過燕忙芹肥水香乃放舟中流隨潮上下每過樹則綠不見天逢花則紅欲妒面衆之遠山如眉岸草若帶池春甫萍小風微波而浴鷗出沒如與人戲此時之樂不言可知也未幾月上詞客影亂而琵琶按拍猶未慵休客有欲醒不能辭醉不肯者古稱佳人可以奪命不已信乎嗟夫吾輩於白駒隙裏偷取百年如此勝會自算有幾若不紀以筆墨恐又作夢中花耳聊寫數言情境未露正如畫家粉本畧得其梗槩也癸丑季春十二日且閒亭識

南商調金索掛梧桐

江潮雪賺堤岸草煙鋪地綠柳陰中撐個船來至詩筒和酒巵更歌姬淚用春

光好似泥好山留我從教任啼鳥催人未許歸春滋味一觴飛罷一觴飛只見酒暈蛾眉酒污羅衣眞寵柳驕花隊

前腔

耶情色眼饞妾貌花心忌一對尊前默默團歡喜清歌隔水西日低時煙裏山光晚更奇船爲歌舞攢排處岸是煙花簇就的歸還未前村樹裡酒旗低索要爛醉如泥再典春衣共了理春生計

前腔

船如一葉飛人似雙花倚自不由人醒也渾如醉春香透玉肌撲微微罯嗅教人也是迷支持郎眼千般媚更襯起春光一倍奇如何說除非沉醉可酬伊須知道醉聽新詞醉擁名姬就醉死誰迴避

前腔

看看月上時對港將船刺再洗尊罍供奉多能事紛紛醉拂衣鬪琴碁楊柳梢頭月漸低晚粧換了逾精神細細韵生時半忸怩迎如避豔歌淺笑總相宜只

見客要辭歸未肯辭歸醉又到醒田地

秀艷如花新裁似錦摹情寫景宛轉入妙可謂極文人之致矣 君泰評

秋閨

南商調二郎神

西風裡這一對愁眉越慘悽屈指光陰能有幾與他別後又早是木樨開矣幾次曾將書寄伊爲何的伊書不寄朦朧地可下得紅樓十里有个人兒

啄木兒

非伊歹我命低嫁做風流蕩子妻他只管賣弄青春却誰知我玉容憔悴春山不似當時翠秋波渾改前頭媚怕這様容光怎見伊

三段子

當初問伊這芳春如何別離他的性痴說今年多應未歸恩情似海無窮際可能瞧得能容易帶上同心也怎生忘記

前腔

玉孫路迷老蘼蕪天涯馬蹄金風又淒剌鸞針閨中授衣看看又做冬生計寒衣好倩誰人遞把眼底思量做夢中歡會

滴溜子

此日裡此日裡愁伊恨伊何日裡憐伊惜伊共在夜香深處西窗密語時指着花枝教覷花開出去怎直到花老纔歸

尾文

佳期未審何時是日日江頭盼望伊只怕花老依然人未歸

怨而不怒哀而不飲傷其國風之遺乎 公選評

別石城羅采南和彥容作 有序

彥容素豪俠不善飲而喜看人飲酒不好色而喜遊戲聲妓然未免一二染指者近歲好道幾乎木雞今年予善病半載不相見謂彥容眞沾泥絮矣適金陵歸出小詞相示是又何爲者吾擬規之但其詞麗婉絕倫予既不忍不和而使多作藥語予又不得爲韵人故依其聲和之而寓吾意于

末或者檀板敲殘兩耳聽熟聽至卒章忽進一步一切色膽其當下空花乎雖然規者百之一順者十之九未必無益或正有損人將曰抱薪救火火益熾吾將曰長君之惡其罪小

南商調字字錦

勾消宿世緣撞見風流臉如何不愛他宮扇和羞掩可憐人曾見萬萬千千千个不似伊家可憐誰知緣慳分淺枕邊人兒水邊方纔水邊看看天際遠把一對共巢鸞做一對各天鴛好个淒涼你俺你還須念俺你還須念俺今宵那裡山山水水風風雨雨況又是思思想想愁愁悶悶痴指望夢中相見

不是路

路遠天綿漸不見人兒只見船況船不見他芳心一片在江南是何年翠幃香裡重酬願錦繡叢中再插肩君休看滿江煙水和離眼怕倚欄一徧憶人千徧

鵲踏枝

吾鄉遠日頭邊吾鄉遠日頭邊便有信也難傳賓鴻也待明春轉從今去從今

去。一日兒三年眞个是要見他也難要夢他也難尀耐蒼天不行方便偏生的。風。順。開。船。

尾文

郎才女貌人中選。配定前生夙世緣。只怕。世。上。空。花。一。斬。眼。

宋元人塡詞每用疊字乃祖文選諸賦體也李易安聲聲慢云尋尋覓覓冷冷淸淸凄凄慘慘戚戚西廂記云悄悄冥冥潛潛等等待那齊齊整整嬝嬝婷婷姐姐鶯鶯趙明道云燕燕鶯鶯花花草草攘攘勞勞多多少少媚媚嬌嬌亭亭嬝嬝鸞鳳交沒下梢空躭了些是是非非受了些煩煩惱惱又云他風風韵韵艷艷妖妖月月朝朝雨雨雲雲喬夢符云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眞眞事事風風韵韵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徐甜齋云山山水水詩詩酒酒古古今今若此之類不可盡述然以塡南曲更難子野則云今宵那裏山山水水風風雨雨况又是思思想想愁愁悶悶痴指望夢中相見俊舌巧心宛似神工鬼斧正貴耳集

所謂公孫大娘舞劍手矣 彥容評

春閨月夜

南商調集賢賓

珠簾半捲窺月明照珠箔銀屏冷浸樓臺高下影䙰鍬院宇沉沉鴉棲不定怕要睡花心難穩人寂靜粉墻上一線痕生

啄木兒

登樓望傍砌行恰是疎鐘第一更倚欄杆學曲奏箏猛照出隻身另記當年曾把雙肩並正花梢墻角蟾生暈笑拔下金釵賭雨晴

黃鶯兒

音信未分明說來的欠個眞空教人向嫦娥問問他幾聲何曾應聲多應合受凄凉運笑痴心嫦娥今夜早也悔長生

猫兒墜

晚粧初罷和月坐彈琴舊曲離鸞入手生淒淒楚楚一聲聲薄倖怎的負此良

宵一刻千金

黃鶯兒

小妹袖籠燈喚燒香禱月明沉煙一縷迷花徑輕輕訴聲欲言又停隄防小妹乖心性沒心情低頭無語長歎兩三聲

貓兒墜

隔花深處小犬逗金鈴吠過沈香六角亭秋波斜泥認誰人何曾無過柳影花陰露滴三更

尾文

遠將舊事從頭省曾在碧桃花下等今夜花空篩月影

春月如珪殘花委霰金缸微明繡戶半扃當此凄其能無悵惋被詞仙一一譜出宛似兒女語小窗中幾令蘭畹不香玉臺失豔妙絕妙絕 彥容評

惜別和彥容作 有序

彥容具吾輩眼力其于水玉眷戀可知且水玉亦以茂陵屬彥容矣不意爲有力者先得彥容爲之動心形于言色予謂大凡情事不可不合又不可不離譬如豚羊之屬日在口頭幾于嚼蠟何如江珧熊掌不可致之物常使人得之想中爲無窮味也乃綴小詞極道想中味曰請君消受

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眼際人兒分離了這別如何好恩情沒下梢恁樣前程夢裡誰知道放了又心焦猛擡頭總是相思料

醉扶歸

生巴巴拆損姻緣號眼睜睜攧翻彩鳳巢情知你別後准思量鎭爭如也不分離好從今月夕與花朝怕悲歡兩地空猜料

皂羅袍

多只爲伊花貌俏章臺做了恨種愁苗蕭郎從此路人瞧小名把做眞眞叫楚

天雲外秦樓自高檀郎身畔餘香又消看看就裡無消耗

好姐姐

當初也愁便拋就分離分離忒早一場花事頓做了水面蘸痴心料除非判死期祆廟或者乘機守渭橋

香柳娘

記伊家去時記伊家去時簇芃藤轎粉腮珠淚紛紛掉又牽衣幾遭又牽衣幾遭細語絮叨叨定要郎知道你從今去了你從今去了留下淚鮫鮹越看越煩惱

尾文

朱門一閉青春老看是分離又兩宵今日明朝怎麼好

情幽微語尖秀墨氣雲流隨處散彩 德生評

贈人 有序

花夢覺來無夢心禪了處皆禪忽然遇着旖旎花乃眼前花耳偶爾賣弄

文字禪亦嘴頭禪乎

南南呂嬾畫眉

尊前瞧見那寃家頭一個風流定數他水晶簪子挿梅花忒煞撩人價斜刺裡剛剛覷着咱

賺

暈臉潮霞就害死相思有甚差濕甜話端詳句句綻心花可憐他粧非脂粉嬌難畫韵做心腸性好拏相逢乍他徉羞不揣還相迓掉他不下閃他不下

皂角兒

穿一雙花帮繡鞋簇一團着人溫軃把風流盡數收來颺愁煩要人牽掛我本是夢餘花泥裡絮病相如慵內翰也有些尷尬銀河咫尺何年泛槎肯許我桃花渡口飯否胡麻

尾文

道人也說風情話豈是情痴未醒耶便算做情痴題寄者

道人也說風情話正王辰玉所謂豪傑簿上寫相思神仙眼裏滴紅血也從來有根器人每於粉黛叢中認取本來面目不知者便以爲火宅矣 眉公記

韻人作俊語自然字字韶令若第強作解事恐未免帶學究氣文人氣耳 君深評

有寄

南仙呂桂枝香

支頤獨坐。支笻獨步。不晴不雨。時光。不癢不疼。情緒。你文君寡居。俺相如著書。奈滿地落花飛絮。況滿眼暮雲春樹。寄雙魚。你肯償花債眞予美。俺不負心期是丈夫。

賺

也者之乎。難道中間一件無。且把痴人做。安排眞正做兒夫。抱姸姝。繡幃錦帳重重護。解下香羅見白玉膚。親夫婦。揮毫自把催粧賦。俺此心纔足。此心纔足。

長拍

曾向燈花曾向燈花傾心暗許從此花枝有主設盟設誓寫心言親記圖書並不厭寒儒怎使俺這幾日相思受苦似口嚼黃連沒處吐怕苦盡甘來還是虛空教人打卦與占課竟不知鴛鴦號牒裡命福何如

短拍

俺是文鴛俺是文鴛伊眞花祖得成雙是美玉沽諸何用更踟躇第一個痴人是汝第二個痴人是我怎生的花事模糊

尾聲

媒人也不得閒張主自把衷腸自說與待他日成雙做折証符

直如白話 自記

凡詞中用疊句極不宜耳根桂枝香應用兩疊句今予改爲二駢語雖與舊似譜訛然於音律實協當不見訶於詞林也卷中有祝如姬詞越恁好疊句亦已改去大荒中有修月戶予便爲人世間修詞手不亦可

乎又記

幽期有跋

南南呂香遍滿

蟾勾趄影花陰悄然門已扃把指彈彈揮不應弓身潛自聽輕輕嗽一聲回頭怕有人閃過荼蘼徑

嬾畫眉

香風一陣觸人心忽聽得東角門開猛一聲看他剗襪下堦行未敢高聲問怕色眼昏花認錯人

二犯梧桐樹

嬌痴不肯行驚殺檀郎命似朶仙花到手還難近殷勤陪笑深相倩告訴娘行可惜教人守二更看他兩眼全迷暈教道先行怕前面人來不穩

浣溪沙

芭蕉做裀書囊做枕會風流一對知音窮酸餓鬼貪春甚把玉洞桃花味細尋

魂不定。只見那一雙兒花下影看看髻亂釵橫。
劉潑帽
風情今夜纔親領笑從來口說無憑攧掀風裏楊花緊。口問心。莫不是神仙境。
秋夜月
低低訴聲是奴命應招恁。一自相逢憐奇俊。時時只怕無奴分。到今夜勾消。方纔是意穩。
東甌令
合拜跪告卿卿。可是伊家沒眼睛。花枝倒有卑人分。許我和香寢。安排一片至誠心。盡付海山盟。
金蓮子
轉花陰。弓鞋小不支花徑。行。不。動。郎。心。憐。甚直送。到。轉。迴。廊。又惺。惺。絮。語。進。朱。門。
尾文

門閉了仍孤另空齋衾枕冷于氷從教不睡到天明

沈青門有寶欄杆十二玉亭亭之䦨適在酈上客有酷稱其幽豔者余不勝心熱姑妄言之不覺直欲奪沈之坐時坐客十餘人大聲呼妙爭取予稿予乃人書一通猶是爭攘不已有一友兼得四帋有四人不得一焉 自記

麗情不難淫豔而難於不俗青門詞非不豔絕而中間親親氣命等語幾堪噦人矣於此可知二詞優劣 公選評

摹寫曲盡波瀾無窮子野久巳聞道如此綺語亦應懺悔 妙喩師

舟次贈雲兒

南商調二郎神

春雲卷看冉冉飛來逐水仙曾記襄王宮裡見輕盈膩滑最堪憐似玉如綿忽一陣輕風生暴熯早添上暈霞如線情性軟抵多少花間嫩雨輕烟

集賢賓

珠簾不捲春夢遠撩人燈下屏間霧帳霞衣餘淚薛有多少煖恩柔怨香添寶篆早錦被淚花紅亂重檢點好記取八字庚年

黃鶯兒

端的是奇緣謝娘行肯見憐野蜂也得偷花片怕的是今宵枕邊明朝路邊路傍人彷彿簾中面就雁書傳空題再拜各自在遙天

貓兒墜

檀郎羅袖親得藉香肩常嗅餘香聊自遣朝雲夢斷楚山前人天怕從此相思天上人間

尾文

何因借得春風便吹送春雲到枕邊說與他委實相思難過遣

醉死香魂銷沉豔骨風流蘊藉絕世無雙 君泰評

決絕詞 有序跋

予舊有情緣幾拼命死不謂恩情中道棄絕深杳無垠莫測侯門之海棲

遲難再誰回陌上之車想鷓鴣之在雕籠時常話舊歎了香之圍綉幄歲結愁新入夢相逢誰知逢處是別驚鴻待信翻嗟信裡堪疑一襟血淚空留下黑心之符十院燈魂終無望黃衣之力盖歡隨事去春與人歸但臨風而歎奈何空銷魂惟別而已只應義命自裁切莫更尋舊夢縱有因緣爲祟也須直待來生雖負心薄倖似非烈丈夫所爲而守禮閑情豈作兒女子之態用是屬句瀾翻綺欲命决絕殆莫可誰何而爲是言亦不能無恨而託綺語也

南正宮普天樂

我才名伊風韵天付與休謙遜只爲我柳苦花辛拖帶你香愁玉損夫妻兩字兀是名不順使俺一對鴛鴦無投奔你非干負義忘恩俺非干抛脂戀粉却緣何劈雨分雲

雁過聲

當初你肯我肯就生死終身願跟誰知一語風霜緊怨誰人恨誰人這其間長

短。再也休論俺從頭自忖。青樓薄倖誰甘認。只休埋怨。別人兒權自忍。

傾杯序

傷神。吐甘甜食苦辛。脉脉自心頭印。想初見如冰。逐漸添溫。到熱沸如盆。你便心允。這其間可有你的恩情。俺的辛勤。到如今你的眼前身畔換何人。

玉芙蓉

親他。不可親。丢你心難忍。把前情想起。耳聾眼昏。幾番拚死是心頭忿。尚勉強偷生爲舊日恩。前生債今生事。翻指望後世因。笑姻蹟倒仗那癸靈神。

小桃紅

收拾你殘脂粉。留下你金蓮寸。把花箋手蹟常描潤。向衣巾淚漬時聽認。記生辰八字推花運。多只是扯淡殷勤。

尾文

告蒼天須幇襯。但願你鴛鴦睡穩。我甘認蕭郎是路人。

吾人未免有情。誰能甘自菲薄。況誓海波乾。盟山石爛。彌天怨氣亦復

誰能堪此雖然發乎情止乎禮義此學究之言也然於此可得補過法緣至則合緣盡則離此因果之說也然於此可得忍情法豈應妄求無厭爲風流罪人哉予此番情案悠悠成夢境矣每一念至氣盡魂離而義命兩言時舉爲藥所不至於沉疴痼疾者於此得力多也小窓暇日偶檢古詞見四時歡一闋乃按其譜律特製右詞誠思守禮閑情竊欲因文見志云爾後之覽者勿以予爲薄倖人若云薄倖則當有分任其咎者矣庚申月夕秋水庵重題 自跋

字字嘔心當亦有心可嘔耳子野信情種哉彼云守禮予曰多情多情而能守禮益難然則子野眞可謂守禮君子矣 湛生評

有懷

南商調黃鶯兒

獨坐小燈前想人人在那邊依希天遠人還遠愁和病煎雲和雨緣隔墻閃個芙蓉面暗情牽丢他不下心上與眉尖

前腔

只有影相憐近三更人未眠與他分得相思半藍橋玉仙巫山夢緣終須捨賜些方便夜如年今宵過也明夜又怎流連

前腔

再想一回看那人人實可憐些些是俺親瞧見雙彎忒尖雙鬟署偏連嬌帶嫩和愁怨告蒼天如成就也情愿把命兒拚

前腔

想下萬千千問伊家憐不憐怕他們忒看相思賤眉頭也攢心頭也酸當初悔識春風面問蒼天鴛鴦牒裡端的有幾分緣

秀逸不陳 瑞齡評

（完）

## 閨律小序

昔陳文簡公作妬律比附精當字挾風霜設閨閣中盡能讀此不必食鶬鶊之肉而妬疾全消矣惟羅織太深不爲彼美少留餘地使周婆制禮當不若是昔人謂妬極是情深眞溫柔鄉閱歷之語彼聞誦洛神賦而自湛因歎美而斫桃花樹者此種痴情深入骨髓可笑亦可憐也或男子日游俠邪沈酣聲色孌僮嬖妾粲列成行爲之妻者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妬則否矣抑何情不相關乃爾耶予反其意作閨律若干條於錦衾角枕之旁寓讀法懸書之意所以保全男子一片婆心非敢爲胭脂虎傅翼聊爲薄情郎作炯鑑耳道光乙巳天孫渡河之夕芙蓉外史識於眉月樓

作閨律成自題絕句四首

判事何曾習五花但憑游戲作生涯閨房解讀申韓律巾幗人人號法家

公案新翻比附眞玉臺明鏡淨無塵爰書一例歸平允應勝琴堂折獄人

形影都歸約法中士師權畀綺羅叢一條柱杖雙行燭多少男兒在下風

不妨制禮代周婆議罰休嫌左袒多干古美人齊下拜買絲爭願繡蕭何

# 閨律

芙蓉外史戲編

吏律凡七條

一凡靑樓女子。無論色藝若何。概不准來往。違者照官員私通外國例。杖一百。發外房門充當苦差。

判曰鳳子尋芳。易入迷香之洞。鵑兒愛鈔。輕抛買笑之錢。一登歌舞之場。遂陷風流之陣。章臺柳任人攀折。大隄花惹爾顚狂。須防惡疾纏身。冉伯牛空歌芣苢。最恨窮途落魄。鄭元和竟唱蓮花。律以通寇之條。尤當眠香之罪。杖懲旣決。戈荷難寛。磨玷有期。賜環不吝。

一凡男子有事出門。歸家以日暮爲限。踰時不至。照違限例治罪。若未經禀白。留宿他所。先杖八十。再問有無宿娼情弊。審實另擬。

判曰。花間短晷。盼盡金烏。樓上寒更。燒殘銀蠟。妾向空閨待燕。郞如歧路亡羊。悔將羈鎖輕開。遂使樊籠巧脫。試問紅樓提醉。何處追歡。且言翠破

薰香。誰人伴寢楚岫之間。雲暗度秦臺之明。鏡高懸。既貪良夜之游。合聽公庭之讞。供如不實。法定加嚴。

一凡遇閨人譴責。不得遷怒小鬟。違者照虐害平民例。笞八十。罰跪一炷香。

判曰唾面自乾。豈復有丈夫之氣。翻羹不怒。亦斷無宰相之懷。乃我方獻其箴規。而彼反遭乎箠楚。秉性依然。拘執借題。偏易發揮。身辱泥中。畢竟伊罹何罪。肉登几上。豈容鄭虐無辜。徒因逆耳之言。故作齞牙之勢。薄懲不貸。長跪奚辭。

一凡與閨人聚處。不得嗟聲歎氣。作種種不悅之色。違者照誹謗朝廷例。杖四十。罰獨睡一个月。

判曰紅窺簾隙。初開蠲忿之花。綠滿階前。新種忘憂之草。大抵閨房之地。宜多歡樂之思。有何心事難言。惟見眉痕長皺。豈爲鶯啼燕語。惱亂情懷。無非楚館秦樓。牽連愁緒。腹應暗誹。嫌儂拘禁之嚴。翼果能飛。任爾遨游之便。不須研鞫。徒飾虛辭。決十杖而示懲。請分牀而各夢。

一凡遇閨人責罰婢女。不准代爲乞免。違者照屬員請託上司例。杖四十。郎以該婢應得之罪罪之。

判曰。摧花折柳。儂豈心甘。惜玉憐香。郎何情重。倘念嬌肢費力。不妨代我揮拳。怎當怒氣塡胸。輒欲爲伊緩頰。護身符巧。爲遮飾覆盆寃。轉替呼號。毫無皮肉相連。何關痛癢。只覺心腸太輭。慣發慈悲。乞寬解網之恩。恐有同衾之好。諒甘身代。難狥情私。饒舌可憎。扑臀非枉。

一凡男子外間有事。不能陪侍閨人。一日須至閨中起居數次。違者照無故不朝參公座例。笞四十。拘禁內房一個月。

判曰。影隔罘罳。已等山遙水遠。身踰閨闥。便同雁杳魚沈。既違共食之常。兼失問安之禮。縱談有客。難教鸚母呼君。獨繡無人。只賸鯉奴伴我。可惜香閨翠幙。蜂慣離銜。緣何燈灺銀釭。燕纔歸壘。比擬朝參之失。允符吏議之公。加以拘攣。申明法度。

一凡婢女分食糕果。不得從旁乞取。違者照簠簋不飭例。姑免笞責。罰銀二兩

充公○

判日紅梨白棗○羞分奴輩之甘○朧餅殘糕○恥作乞兒之相○豈是清饞莫解○不禁流涎○並非異味難嘗也○思染指徒貪謔浪○願食嗟來○雖飢渴之常情○亦風流之小過○倘使分羹○示惠○易起黏花惹草之端○如其與塊○蒙懲○定學紾○臂○牽○衣○之○狀既官箴之有玷○宜閫法所難寬○刑杖姑饒○罰鍰休緩○

戶律凡六條

一凡閨人遇事他出○或留婢女在家○看守房屋○不得乘機引誘○違者照搶奪良家婦女例○加一等○杖八十○枷號外房門一個月○

判日荊蠻跋扈○常存問鼎之心○陽虎猖狂○時作竊弓之想○徒以扞掫之密○難○爲○寇盜之乘○乃儂因留以巡營○纔可離夫戎帳○而鄭○已勇於挑○戰○竟思抉○彼○重○關事悔疏防○罪難曲貸○侵邊○有禁○那容函○谷偷開○專閫○獨嚴○不許陳○倉○暗○度○褫褌重責○囊木加刑○毋使息肩○庶期革面○

一凡婢女在旁給使○不准語言戲謔○眉眼傳情○違者照拐騙人口例○杖八十○罰

跪一炷香。再聽發落。

判曰弄月嘲風。怪爾言多輕薄。撩花撥柳。禁他性不顛狂。慣來鸚鵡窗前。戲攙游語。怕向櫻桃樹下。密訂私期。縱非有意留情。亦覺旁觀不雅。莫謂偶然調笑。个男兒盛德無傷。須防從此纏緜。小鬼頭春心亦動。剝膚自取。大杖難逃。屈膝誰憐。瓣香應奉。

一凡親戚年輕婦女往來。雖准其相見。然宜引嫌離坐。不得挨近身體。恣意談笑。致生事端。違者照强娶有夫婦女未成例。杖八十。枷號外房門一個月。

判曰朱鳥窗前。原不禁劉楨平視。青綾幛外。亦堪共道韞清談。惟是禮別巾櫛。豈可掎裳聯袂。何况嫌多瓜李。那容浪謔狂言。雖然彼美堅貞。自切投梭之拒。只恐個人佻達。妄邀解佩之歡。隨身未及周防。出語總嫌唐突。合襯衣而重責。并荷校以示懲。

一凡閨人妝奩中物。如釵環鈿釧搔頭約指之類。概不許私自送人。違者照偷盜倉庫例。摋一次。敲八十。原物追還。

判曰鏤鳳雕龍。鈿盒是定情之物。嵌珠點翠。簪環多賠嫁之資。倘逢沽酒留賓金釵願拔。那許借花獻佛。彤管私貽。因爲雜佩之投。來作大弓之竊。奩開碧玉。錢訝蚨飛。箱啓翠雲。杯疑羽化。探丸自得。秖圖揮霍之豪。胠篋偏工。豈任慢藏之咎。事同竊食。律並鼠偷。聊示薄刑。責歸原璧。

一凡庭前雜蒔花卉。秖供閨人插戴。不許折贈鄰家姊妹。違者照糜費錢粮例。援一次。敲四十。原物追還。婢女傳送并罪。

判曰采蘭贈芍。無非鑽穴之媒。報李投桃。總是踰墻之漸。自會眉邊染黛。何須錦上添花。任他淡淡梳妝。豈干卿事。要爾紛紛餽送。去助誰嬌。思憑滿苑芳菲。暗遞隔墻消息。漫勞穉蝶。引來窺玉之人。擬託狂蜂。帶去偷香之客。扑臀姑免。械指須嚴。春從鏡裏追回。罰比泥中加等。

一凡男子需用箱籠中物件。須啓稟閨人親手檢付。不得擅令婢女啓鑰。違者照虧空帑銀例。笞八十。婢與同科。

判曰巧瞞鸚母。偷開翡翠之籠。私喚丫嬛。輕啓葳蕤之鎖。不顧衣裳顚倒。

任將箱籠騰翻。可知室有小君。取攜甚便。莫謂家無長物。搜索何妨。青衣之側媚堪憎。赤棒之嚴威何在。因援漢律。同糜內府之金。試問秦人。誰掌北門之管。雖非鼠竊。終覺狐疑。先責擅奴。次懲菊婢。

禮律凡七條、

一凡尼庵女觀。不准借燒香爲名。私行遊玩。違者照奉行邪教例。杖六十。鎖禁外房門一個月。至僧道寺院不問。

判曰青豆房中。巧鑿藏香之窟。黃花觀內。私開行雨之場。名爲剪髮披緇。皈依清淨。實則貪風愛月。引誘輕狂。只知彌勒龕深。不顧金剛杵猛。豈願耶。登蓮界惟防墮奪。瑤光佛門廣大。而能容。閫法森嚴。而莫輓。蒲鞭既試。木索須關。如從釋道往還。不在閨房例禁。但無留宿。概免深求。

一凡外間婦女私贈表記。如荷包手絹香串等物。概不許携帶入房。違者照士子懷挾入場例。杖八十。追贓入官。

判曰酒邊喝雉。賭來妙伎香囊。枕畔聞鷄。偷得佳人羅帕。緣訂衾裯之好。

遂邀瓊玖之貽。貪看繡鳳描龍。誇他心巧。愛覷零香斷粉。惹爾魂迷。藏諸懷袖之間。已覺罪無可逭。攔入閨房之內。尤爲法所難容。試援議置之條。允合科場之弊。宜加重杖。并索眞贓。暫令小婢收藏。以備下人賞賜。

一凡遇閨人訓飭。當帖耳順受。深自悔過。不許嘵嘵置辯。違者以鼓噪公堂例。笞一百。罰跪一炷香。

判曰。誨爾諄諄。不靳耳提面命。聽余諾諾。還防口是心非。緣何舌竟翻瀾。居然强項。不信頭難點石。太覺頑皮。惟聞一派胡言。藐視三章約法。豈是無疵可索。儂故吹毛。須知有跡堪憑。郞難置喙。欲懲狡辨。姑予薄刑。曳近牀頭。痛加鞭背。更令泥辱。用肅堂規。

一凡遇親戚閒話。不許談論閨人短處。違者照卑幼辱罵尊長例。杖四十。批頰八十。罰飲洗臉水一碗。

判曰。爍金口衆。但憑人吐雌黃。護玉情深。當爲儂分皂白。豈有同衾鳳侶。反來止棘蠅讒。浪云性情乖張。心堅似石。動謂容顏粗醜。眉遠非山。不嫌

外客多疏背談可恨即使細君有過面刺何妨居然娓娓堪聽不啻申申其詈杖臂難宥抉舌姑寬應將醲面香湯爲爾湔腸妙藥休言脂膩定要杯乾。

一凡男或因閨人約束過嚴有意揑造旁人譏訕之辭冀聳聽聞察出照妖言惑衆例笞六十批頰四十罰飼犬三日。

判曰薑尾輿歌要爾關心只甚蛾眉見嫉任他嚼舌何妨乃因防範之嚴故作招搖之語術工搗鬼志在嚇人豈眞川瀆難防不容掩塞縱使風聞是實也合包荒何來詭計多端假說謗書盈篋郎自啓讒夫之口儂寧受悍婦之名罪合敲牙刑先杖脊罰供賤役庶儆刁風。

一凡遇閨人將有差遣得不預先躲匿違者照臨場規避例笞八十罰跪一炷香。

判曰疊被鋪牀自有丫頭服事煎茶換水敢令夫子當差偶然對鏡盤雲花須爾戴或者開簾拜月香要郎燒無非權當嬌憨不算輕勞貴手豈意

狡同兎脫翻嫌驅使之煩居然巧比魚潛預作迷藏之計不甘供役偏愛偷閒例以校士規條無異臨場丐免竹刑宜服鞠跽從寛

一凡遇閨人對鏡理妝須在旁手進釵梳不得與小鬟從背後扮作鬼臉違者照朝賀失儀例杖四十罰倒洗臉水兩個月

判曰筆尖染黛畫眉爭羨張郎奩角凝香碾粉曾傳簫史只要多情之夫壻便留佳話於閨房乃毫無玩愛之心反而作揶揄之狀似謂鬟非墮馬何須貼翠塗黃定嫌貌愧沈魚不配淡妝濃抹妄議綠膍之梳洗致干烏府之糾彈有忝朝儀須繩閫律官刑罔貸婢役速供

兵律 凡九條

一凡男子未曾稟命私自買妾別置房屋潛往食宿察出照謀反叛逆已成例杖一百夾一次發竈下婢爲奴永不許入房妾發官賣房屋器具衣飾等物查抄入官知情不舉者坐

判曰握雨携雲別築藏嬌之館偎紅倚翠新翻得寶之歌暗將桃葉迎來

偷把珍珠量去。鴛幃密擁。忍拋並蒂之蓮。兎窟潛營。巧護旁生之蔗。黑心符誰能遣。此白頭吟於汝。安乎。縱云買妾無妨。娶何不告。可識停妻有罪。法更難容。須服上刑。痛懲大逆。即交爨婢。俾作鉗奴。既無伉儷之情。宜絕綢繆之愛。楊枝立遣。瓜蔓全抄。根究加嚴。株連並逮。

一凡男子有事他適。先至閨中稟白。不准私自出門。違者照武弁擅離汛地例。笞四十。嚴加審訊。若與婦女有約。乘間竊往。再杖八十。鎖禁外房門一個月。

判曰柳巷花街。固非君等遨遊之地。茶寮酒肆。亦豈文人徵逐之場。只貪微服而行。不告當官之假。尋爾來蹤去跡。累儂挂肚牽腸。先予薄懲。更加嚴鞫。可是玉扉輕叩。潛爲花底之游。或因金鎖偷開。巧赴桑中之約。非西曲之名倡。暗誘即東隣之美女。私招供狀。既眞爰書立判。朱籤再掣。黑索牢拴。

一凡婢女年巳及笄。應聽閨人遠嫁。不得從中牽制。違者照阻撓軍務例杖六

十。婢仍遣。

判曰懷春有女。剛逢嫁杏之期。獨處無郎。將及摽梅之候。祇合售同玉衒。倩彼雉媒。豈宜秘共珍藏。遲他鴛偶。儂方申結褵之誡。爾偏存留帶之思。倘非欲炙涎流。何因越俎。不是看花眼熱。那用遮闌。分明意在偷歡。遂致事多掣肘。杖宜立決。法不容撓。速遣僱妝。毋勞妄想。

一凡閨中情事。不得與外人談論。違者照洩漏軍情例批頰八十。罰倒脚盆水十次。

判曰閨房之事。有甚畫眉牀笫之言。何堪踰閾徒以供人諧謔。遂同笑柄談來。居然賣爾風流。不礙和盤托出。博得鬨堂大噱。爭禁滿座傾聽。細摹雨意雲情。郎顏太厚。盡吐花盟月誓。妾面增羞。爰徵擬罪之條。恰合漏師之例。扑臂姑恕。批頰非試。傾豆蔻之湯。俾識蓮花之味。

一凡遇閨人訪問外間情事。須據實供吐。不准隱瞞。違者照地方官諱盜例。杖四十。再訊。

判曰女子善懷。難免尋蹤問跡。男兒薄行。須防竊玉偷香。然來溫嶠之犀形。原莫遁照出秦宮之鏡。胆亦應寒。乃不將實事招承。而反用虛言搪塞。非比捕風捉影。那容露尾藏頭。雖然自己含羞。終當告我。豈有外人可道。偏要瞞儂。既圖掩飾之工。須下榜箠之令。事宜根究。語莫枝吾。務得眞情。期成信讞。

一凡男子差遣婢女。須先向閫人稟明何事。何往。方准出門。違者照擅調官軍例。笞六十。再問有無潛往所處餽送物件。傳遞消息等弊。審實另擬。該婢不卽首告。私自奉行。并罪。

判曰威原獨擅。私藏閫內之符。令豈自公。誰擊軍中之鼓。不謂無端之差調。反爲有意之隱瞞。豈欲請命而無從。遂至甘心於獲咎。應是報瓊貽玖。暗通黃犬之書。或因密約幽期。藉作青鸞之使。重加榜掠。速卽招供。彼非恃爲腹心。焉肯效其臂指。卽無受賄。亦是獻勤。並制官刑。俾知閫禁。

一凡閫人委辦事件。立卽奉行。不得遷延觀望。違者照違誤軍機例。笞四十。事

仍發。

判曰下璇閨之將令。嚴若雷霆。發香閣之兵符。急於星火。傳命比郵籤之速。尅期防羽檄之遲。是宜踴躍以趨公。豈得因循而誤事。何用瞻前顧後。徒存玩法之思。依然陽奉陰違。顯蹈失機之咎。旣干軍政。應隸刑書。須遵帷幄之謀。莫待柝楊之至。速圖後效。以贖前愆。

一凡閨人遇事他出。將次回家。須在門首恭俟。不得遠離。違者照遲誤驛站例。

笞四十。罰煎茶三夜。

判曰香飄翠幰。乘來油壁之車。影豔紅牕。迎到沙棠之楫。微遮金扇。生怕人看。低揭珠簾。應聞郎笑。豈是重門寂寂。徒勞罷吠花陰。緣何深院沈沈。但聽鸚呼架畔。殊失趨承之節。應干疏慢之愆。究從何處陶情。不甘久待。試問今宵挽頸。可要雙眠。姑予輕箠。罰司香茗。欲尋鴛夢。須進龍團。

一凡遇閨人燈下鍼黹。須在旁陪伴說笑。不得託故先睡。違者照營務廢弛例。

笞四十。罰獨睡一個月。有病免究。

判曰銅荷小剔。紅搖一穗之燈。繡譜閒翻。彩雜五紋之線。倘肯同消旦夜。何妨伴我讀書。縱教閒坐深更。也合遲儂就枕。豈是宿酲未解。不禁倦態難支。先登行雨之峰。身倩誰伴。孤擁薰香之被。夢亦何甘。試聽寒漏聲遙。不顧空房胆怯。宜加懲創。以醒曹騰。既貪永夕之安。且識獨眠之況。如逢小極。合示優容。

刑律凡七條

一凡閨人年不過四十以上。不准起意蓄妾。違者照圖謀不軌例。杖一百。徒半年。期滿釋回。再聽發落。

判曰白傅之買樊素。已在暮年。坡公之納朝雲。亦非壯歲。大抵比房之置。恒爲煖老之謀。乃今則妾尚朱顏。采葑竟遺下體。郎猶青鬢。貪花莫禁狂懷。妄思取媚爭妍。祇是喜新厭故。逆端既兆。春秋嚴誅意之條。香夢徒縈。帷幄重詰奸之任。宜懲官杖。俾隸鬼薪。竢待及瓜。再歸司李。

一凡婢女年過十四以上。男子不得入其臥房。違者照黃夜入人家非姦即盜

例。杖八十。枷號一個月。若係該婢勾引。依律減一等。婢發官賣。
判曰顚狂粉蝶。祇防深入花叢。隱現金鱗。偏愛潛藏水底。彼已及破瓜之歲。爾或存啖蔗之心。須知賤列青衣。承恩最易。莫謂近連朱闥。越境無嫌。棒喝先施。枷懲不貸。或者態工狐媚。妄誇西子之顰。因而語學鶯偷。思擅東君之寵。郎宜末減。婢定難容。速倩蜂媒。售充魚媵。
一凡孌童兎客以及年少優伶。概不准交接。違者照結納匪類例。杖一百。罰倒馬桶一個月。與文人往來聽。
判曰花陰解佩。私邀斷袖之歡。席畔飛觥。遽密分桃之愛。別有兎園。可入居然。鳥道能攀。洞許尋源。不顧陰陽顚倒。戰誇背水。任教雲雨掀翻。祇因戀彼後庭。遂至虛儂前席。事同臊辱。罪合肉刑。既喜納汙。宜令滌厠。倘使交來文字。提麈談詩。不妨欵以壺漿。殺鷄爲黍。無庸鼓瑟。速遣調羹。
一凡外間使令。皆用蒼頭。不得私蓄俊僕。違者無論有無情弊。俱照雞姦例。杖八十。枷號一個月。該僕逐出。

判曰。忍笞不去。難求頴士之奴。飲水偏甘。誰似子淵之僕。只要履箱解捧。垢面何妨。但期詩料能馱。蓬頭亦可。祗是尋常之役。何須婉孌之僮。分明愛彼卯宮。遂欲藏諸甲帳。薰香婢罔防有我。免爾探花。讀書堂照顧無人。任伊鑽李。既貪烏合。須置象刑。先撻尻輪。次加頸木。亂風必儆。禍水速除。

一凡婢女傳送茶湯。不得牽拽衣袖挼搋手腕。違者照强姦良家婦女例。杖八十。罰樓板上睡十夜。

判曰。不是臨歧執別。何須擘子之袪。並非拯溺從權。豈得援人以手。私遞雙眉之語。陰圖一握之歡。婢子情多。定必隨郎宛轉。女兒膚好。豈容任爾摩挲。但教低捧金甌。非供調笑。倘使頻沾玉體。難免橫陳。因萌染指之思。致取剝膚之痛。休嫌席地。不准同牀。

一凡交游聚處。不許談論他家婦女姿色。及一切穢褻之事。違者照誣告平民例。批頰四十。與談之人。立即逐出。永不許往來。

判曰。手揮麈尾。居然自詡風流。目豔驚鴻。輒欲共評月旦。妄議瘦肥之態。

兼工淫褻之辭言之若甚快心聞者皆將掩耳修肩廣額徒供諧謔之資斷雨零雲總屬荒唐之語君偏樂道儂已私聽事涉閨幃罪同誣衊姑從寬典僅置薄刑宜嚴逐客之條永著絕交之令

一凡遇閨人臥病須終日在房料理湯藥并聽使喚不得托故躲匿違者照罪人逃亡例杖四十鎖禁內房候病起釋放

判曰禁寒惜煖全憑熨體之人丸藥和羹較勝粗心之婢欲識恩情之重但看疾疢之時如其憐我呻吟當必爲儂憔悴豈意潛藏梱外不管醫來翻因宛轉牀頭巧從郎便匿跡秪圖安逸捧心誰替摩挲任教顣額顰眉蒺藜久困忍使呼漿索茗鸚鵡空譍刑象難逃圈豚立禁待離鴛枕始赦雞竿

工律凡四條

一凡閨人遇事他出房中扃鎖箱櫃不准私自開動違者照侵蝕公項例撥一次敲四十再問有無偷盜情弊依律重擬

判曰守藏人虛空有魚鍵之設洞垣術巧忽來狗盜之謀或因情急呼盧思偷鳳釧豈是計圖換酒故索鷫裘漫爲藎篋之搜竟等嚴關之奪私開金鑰撩亂衫裙重檢香奩拋零環鈿作賊斷無空過得贓那許終牖僅施敲扑之威未蔽穿窬之罪再從嚴訊冀獲眞情

一凡閨人委辦物件須挑選上等精細之物充用不得以低爛不堪者塞責違者照承辦工程不力例笞四十發回另辦

判曰翠鈿珠鐶只怕爐工欠巧杏衫蓉帶總宜花樣翻新雖然粗蠢容顏無須愛好爭奈嬌痴心性偏欲爭高緣何閨閣之需必較錙銖之值不是儂貪錢費須知佛要金裝鬢添時式之釵人因增媚身曳舊裁之錦郎亦無光加以鞭笞破其慳吝再令適市勿惜傾囊

一凡閨人給予物件如荷囊繡帶等類不許私自送人違者照盜賣官物例杖四十原物追繳給過之物一併奪還

判曰新挑錦綫繡成五綵之囊巧度金鍼刺就百花之帶中有同心之縷

暗藏比翼之思只宜密繫郎腰豈得輕拋人手捐同珮玦徒爲敝屣之遺投並瓜桃竟作弁髦之棄傳觀尙可脫贈奚甘倘非索自丁娘定必貽之子國唾絨猶賸枉敎工費春纖佩韘何存不僅威收夏楚湏嚴杖比務使珠還

一凡婢女衣裙鞋膝及簪環等物俱憑閨人賞給男子不得私製擅與違者照擅自造作例杖六十追贓入官

判曰操來箕箒何須體被羅裳捧到盤匜不配額安花鈿只要衣衫無垢烏容環瑱生光乃儂方高德曜之風不嫌粗服而郎豈有石崇之富故遺華妝分明愛彼麗嬌因欲投之香餌倘更施其膏沐直將寵以專房法必防微懲宜從重仍令返樸毋許誨淫

（完）

續豔體連珠

眉

蓋聞遠山有黛。卓文君擅此風流。彩筆生花。張京兆引爲樂事。是以纖如新月。不能描其影。曲似彎弓。可以折其梃。

眼

蓋聞將軍之號。乃喻其大。美人之容。實驚其豔。是以新柳之靑垂垂。春風誰識。雙鳳之丹點點。秋水何長。

腰

蓋聞楚宮餓死。因婀娜之難求。沈郎瘦時。知飄飖之有托。是以。邯。鄲。學。步。此後無。人。金。谷。啣。杯。憐。卿。獨。我。

脚

蓋。聞。白。綾。三。尺。玉。筍。枝。枝。金。蓮。一。雙。沉。香。步。步。是以迴風曲罷。窅娘眞是可兒。凌雲態濃。飛燕呼爲仙子。

粉奩

蓋聞飄零致感。蝶翅飛來。塗飾何多。燕支濕處。是以何郎掩袖。不妨重數秦台。虢國掃眉。何必徒譏臣里。

鏡台

蓋聞光能照胆。一毫不逃其形。影每羞鸞。六宮輙悲無色。是以樂昌巧合。可以慰其流離。溫嶠深緣。可以結其癡想。

玉釵

蓋聞遍結同心。頻勞羅帶。驚成折股。本是花枝。是以剔開紅燄。飛蛾之救能傳。貼上香鈿。金鳳之聲欲墜。

金環

蓋聞寶石垂金。風前玉立。明珠成串。月下人來。是以照見銀燈。却等瑱琮之價。聽殘夜漏。錯疑騂騮之鑣。

眞珠兒

蓋聞龍山風起。飄飄如仙。滄海波深。處處是寶。是以驢背訪梅。名士與美人並重。蚌胎得月。閑愁與離恨同量。

金烟袋

蓋聞紫玉何歸。離魂天上。層台高築。流水人間。是以術傳吐火。考其源得自西方。異可辟寒。售其值却同連璧。

雕毛扇

蓋聞新秋風到。何處迎涼。曲檻人歸。頻呼拾翠。是以紈扇見捐。班姬之辭太苦。風塵能出。謝傅之望猶濃。

花露水

蓋聞荷葉田田。香能徹骨。羅衣薄薄。冷太欺人。是以龍腦成灰。休喚海棠睡起。鮫人有淚。空隨銅狄同流。

（完）

勝朝彤史拾遺記一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彤史者後宮女官名也其制選良家女子之知書者充之使之記宮闈起居及內廷燕褻之事用示勸戒而惜其書不外傳予幼時得先子石阡府君教授所藏宮闈記聞一卷自洪武至萬歷凡十三朝可謂小備雖所闕亦無幾第載事未確其文不雅馴予承乏爲史官值修明史常屬題起草得順成弘正四朝后妃列傳因歷探中秘以爲必有異聞畸事可補疏略而遍搜史宬但得詳册封年時及后妃崩薨喪葬諸禮卽而他無所有乃不得已仍取外史所記與實錄稍不符者草成應之而拾其餘賸歸而雜之先子之所藏復爲斯篇大抵事取可驗甯闕勿備謂之拾遺既無彤史稱彤史者曰非史官之正史焉

太祖洪武朝孝慈高皇后馬氏宿州徐王馬公女也馬之先有宋太保默者家于宿之新豐里（一作閔子鄉新豐里）數傳及公以貲豪里中善施而貧元至順間其母鄭媼生后卒公殺人避仇投所好友定遠郭子興以后託焉會江淮亂子興起兵據濠

州。太祖在軍中。子興妻張氏。奇太祖。力勸子興妻太祖以后。曰、是人有異相非常。當藉此收之。且馬公不可負也。子興以爲然。遂贅太祖于其家。獨子興子三與太祖不相能。數數搆太祖。間以他事幽太祖別室。絕口食。后竊懷餹餌飼之。値烝饝饠熱。后乘熱竊其一懷之。薄乳傍乳爲之糜。幸張氏憐后意。皇急陰解之。原評曰陰解不屬上一節然急接此句又急接下一段則與后冊后諭言照映警切時諸軍四出。多鹵獻。獨太祖無有。子興怒。后密勻張氏婉轉。且以棗脯薦子興。子興置不問。后善承人意。而知書精女紅。太祖每出軍。一切軍狀皆屬后籍簿。井井。雖踰時詢之不少遺。暇卽率諸校妻縫紉衣裲以備不給。至太祖渡江。后多智。恐元兵躡其後。必相隔不俟太祖命。急率諸校妻過太平止繁昌陳迪家。而元兵果扼渡。如后慮。后遂于迪家生皇長子焉。時吳漢接境。戰無虛日。后時時贊太祖規畫。嘗謂太祖曰。定天下在得人心。人心者天下之本也。又曰、用兵焉能不殺人。但不嗜殺人。則殺亦罕也。太祖深然之。洪武元年。上卽皇帝位。冊后。既冊。謂群臣曰。昔光武受命嘗回思滹沱麥飯。以勞馮異。唐德長孫后。以其能周旋于隱太子搆隙之間。今皇

后同朕起布衣。閱歷憂患。每不憚灼肌體懷熱食飼朕。此不止麥飯也。至郭氏猜嫌。幾羅不測。后卒能多方彌縫。以脫朕于難。其與長孫之周旋險易。何等語曰妻者齊也。又曰。家貧思賢妻。非后德齊一。安有今日。其敢以富貴忘貧賤哉。羣臣呼萬歲。既而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妾願陛下尤不忘羣臣百姓。原評曰一段雖似馮異傳然文氣直逼西京與後漢稍異乃追封馬公為徐王。鄭媼為夫人。以無嗣。且不得公媼死所。乃瘞衮冕。置冢戶。立廟新豐里。后歲時饗祀哀焉。清江范孺人者。習女史。后令說古今賢后事。至竇太后。后曰。黃老者何教。而太后好之。曰。黃老者。清靜無所為。不必為仁義。而民自孝慈。是其教也。后曰孝慈。即仁義也。世有舍仁義為孝慈者哉。左右諸嬪。有以明德馬后比后者。后曰。吾安所及之。亦效之耳。第后性本儉。嘗命練故織為衾褥。以賜貧民。緝裁餘繒帛及織工治絲有荒纇者。纂集為衣帔。以賜諸王公主。身御澣濯。久紕不即易。曰此弋綈遺法也。周王之國。遺慈母江貴妃。從一作孫貴妃賜以己取御紕衣一杖一。曰。王有過則披衣杖之。即違馳以聞。歲菑六宮。皆蔬食請上賑卹。上許之。

后曰。儲備之不先。以致有此。夫賑以卹其後。不如儲之備于先爲有要也。上深然其言。上意氣豪略。威福多不測。后順事承指。每從容開導。其所補救有爲外廷所未知者。先是參軍郭景祥總制和州。或言景祥子不孝。嘗持槊趣景祥。上曰。若此當誅之。后從容曰。妾聞景祥止一子。獨子者必驕惰也。然亦安至是。且陛下殺一人而遽至絕人之後。此非細也。毋亦廉而後殺之。及廉之果不實。上曰。微后言幾誤斬郭氏祀矣。李文忠守嚴州。上聽楊憲言。欲召改爲揚州守。后曰。文忠賢。其行信于人。改則失人心。且敵方壓境。守將未易動也。上然之。文忠遂克杭州。春坊李希顏爲諸王授經。擊王額以管。上怒甚。后解之曰。幾有使製錦而惡其翦者。夫曲謹婦寺之愛也。而以責師傅可乎。宋濂以學士歸里。坐孫罪被逮。將刑。后念其有師傅功。急進曰。宋學士家居。豈知情者。妾聞里塾延一師。尚終身敬衞之。況官家乎。上曰。此非汝所知也。會后侍上食。舉匕向鉶鼎潸然而却。上問故。后曰。妾痛宋學士之刑。而欲爲諸兒服心喪也。上聞投箸起。明日赦濂。改安置茂州。吳興民沈秀貲富侔國。嘗爲上犒軍。而築都城三之一。上

忌欲誅之。后諫曰。妾聞法也者。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誅不祥。民富侔國。民自不祥爾。夫不祥之民。天菑有之。于國法何預焉。乃釋秀。戍雲南。嘗令死囚築都城贖刑。后曰。以役贖死。仁也。然以久疲之囚而重之力役。得微仍以役死乎。上爲罷其役。釋之。后慈愛性成。而尤持大體。嘗曰。施恩必使遍。然推之有差等也。今民間衆庶。固多艱難。獨念京朝官去井里。挈妻子僮僕。犇走事上。而俸入有限。反多偏謫。差祿之謂何。乃勸帝厚日給別賜諸饔錢。且請太學生之攜妻室者。置家粮。名紅板倉。糧皆后恩也。后細務必親。既貴尤自主饋事。近臣及奏事官朝罷必會食。后每取嘗之。即不旨。必爲上言責光祿卿。至御膳。日上。后必省視。宮人請自重。后曰。事夫親饋食。禮也。且上性嚴急。萬一偶失飪。吾得承之。汝輩堪此耶。他日羹寒。上翻羹汚后衣。后令燂再進。他無所責。上嘗怒宮人。后亦怒。令付宮正司治罪。上稍解。問后曰。不自責。付宮人何也。后曰。妾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故明主不以喜怒加刑賞。當陛下怒時。恐有觭重。付宮正。則酌之矣。即陛下論罪人。亦有司者治之耳。上曰。爾怒何也。后曰。妾之怒。所以解陛

下怒也。后初知書。及貴益好學。嘗謂上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上曰。至哉言也。命女史書之冊。嘗俘元寶玉至。陳于廷。后陽認之曰。元有是何以失之。意者此非寶與。上曰。朕知之矣。后多學必謂珠玉非寶惟善爲寶也。后拜曰。如陛下言。（原評曰不以爲諷諫而以爲衒弄多學一語不可删去）洪武十五年八月。后疾。群臣請禱醫。后曰。生死命也。禱醫何益。且醫一不效。或致錄醫。是重吾過也。上問有言乎。曰陛下與妾起布衣。藉陛下神聖。得貴爲母后足矣。復何言。所願言者。惟陛下求賢人。納讜諫而已。是月丙戌崩。年五十一。上悲悼終身不再立后。九月葬孝陵。（葬日各不同故不錄）以成穆孫貴妃永貴妃江貴妃祔。越日祔太廟。逾年。宮人思之作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萬斯年。泌彼下泉。悠悠蒼天。后生懿文太子標。秦王樉。晉王棡。成祖文皇帝。周王橚。寧國安慶兩公主。初謚曰孝慈皇后。永樂元年上尊謚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復上尊謚曰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高皇后。初后生成祖。有龍見于寢。嘗夢微時野歸。遇賊皆紅

冠追之。成祖以馬進。扶后執鞚。賊見成祖皆避去。后以故鍾愛之。然勿言所夢。及上厭太子柔弱。曰非繼體也。后始以夢告。仍戒勿洩。而其後卒有靖難之事。

貴妃孫氏。陳州人。父和卿。以仕元偕妻晁氏至常州家焉。元末兵亂。妃父母相繼死。獨長兄瑛有材幹。辭家遠游。久未歸。妃年十三。隨其次兄璠避兵江都。將以次北還。而江都城陷。璠又死。元帥馬世熊妻得妃育為女。年十八。未字也。上求有容德者納宮中。或以妃告。及按果然。遂納之。妃敏慧端麗。而嫻禮法。言動皆中矩。高后嘗謂上曰。古賢女也。妃痛無外家。間一請上求兄瑛所在。久之得瑛官參省。上即位。冊貴妃位冠諸妃上。妃佐高后相六宮事。高后以慈。妃以法。皆相濟得治。洪武七年九月癸未（一作庚寅）薨。年三十二。上震悼。賜謚成穆。妃無子。祗生四女。上命周王橚主其喪。服慈母三年。皇太子諸王皆朞。并敕詞臣撰孝慈錄。凡庶子為生母服三年。衆子為庶母皆朞。推妃恩也。時命有司營厝于朝陽門外褚岡之原。賜兄瑛田租以供歲祀。而其後祔高后陵。

郭寧妃。臨淮郭山甫女也。山甫善相人。上龍潛時嘗遊臨淮。過山甫家。山甫自

外至。見上大驚。急呼內治饌。治畢。夫婦捧七箸侍上飲。笑語甚歡。中酒闔外戶跽曰。公非常人也。自愛。嘗言鍾離有王者氣。當在公矣。上去。山甫謂諸子若曹皆田舍郎耳。而有封侯之相。吾初疑之。今始知以是也。原評曰此等形寫在史公高紀之上乃遣其二子從龍渡江。而親飾妃納一室。侍孝慈皇后行間。洪武三年。封寧妃。孝慈崩。妃攝六宮事。稱皇寧妃。生一子。名檀。封魯王。上甚念山甫及妃貴。而山甫已死。乃累贈山甫爲營國公。二子皆以開國勳封侯。如山甫言。長子興。鞏昌侯。次英。武定侯。

皇淑妃李氏。壽州人。其父傑。當洪武初。曾以廣武衛指揮北征。戰而死。十七年九月。册淑妃。以高皇后服闋不立后。進爲皇淑妃。攝六宮事。

郭惠妃者。滁陽王長子郭大舍女。滁陽生三子。皆非命死。獨大舍遺一女。封惠妃。人有相郭氏宅者。曰宅有女當大貴。初惡其言。至是驗。徐王託孝慈于滁陽滁陽育之。亦郭氏女也。妃生蜀王。豫王。谷王。及汝陽。永嘉二公主。豫王即代王。

胡妃。臨淮人。父顯。以世開國功。襲定遼都指揮同知。進都督。既而改武昌護衛。

妃生一子。名楨。封楚王。

建文帝朝。孝康皇后常氏。懿文皇太子妃開平王遇春女也。洪武四年。冊爲皇太子妃。既而有疾薨。太祖哀之。爲輟朝三日。高后素服臨。謚曰懿敬。建文元年。追尊懿文皇太子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遂尊妃爲孝康皇后。永樂改元。復降稱懿敬皇太子妃。祔懿文陵。其後嘉靖二十年。孝宗張皇后崩。廷臣議尊謚有以孝康進者。或曰。此興宗皇后謚也。世宗曰。興宗既降。尊襲之何害。遂謚孝康。蓋世宗有微意云。

建文太后呂氏。壽州人。洪武十一年。冊爲皇太子繼妃。國初有呂本曾仕元爲總管府。已而歸順。官吏部尚書。出爲都轉運鹽使。是其父也。妃生虞懷王雄英及建文皇帝吳王允熥衡王允熞徐王允爒。建文元年。尊妃爲皇太后。靖難兵至金川門。遣人迎太后。太后至軍中。成祖再拜自陳不得已起兵之情。太后無一言慰勞而返。及返。未至宮。宮中火起。遂于是年七月。隨幼子允爒居懿文陵。永樂改元。革太后號。復稱皇嫂皇太子妃。

建文皇后馬氏。光祿少卿馬全女。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册后爲皇太孫妃。建文改元。立爲后。生二子文奎文圭。靖難兵入城。而后崩于火。聞者哀焉。

成祖朝永樂 徐皇后成祖后也。武甯王徐達以張夫人姤。太祖爲之娶謝氏。生后而賢。幼時誦書史。一過不忘。人稱女諸生。然縝愼不狎獵。每觀書。得一善事。必一再思曰。奈何倣之。太祖聞其賢。親召達乞聘爲燕王妃。洪武九年正月授封册。高皇后深愛之。曰眞吾婦也。燕王之國。后理王宮政甚治。乃以居高皇后喪。斷酒肉三年。每語及高皇后。輙流涕。成祖問后高皇后遺言多可誦。顧何言最要。后能舉之乎。后一一舉之。無所遺。靖難兵起。后留與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城。城幾陷。后親率諸將校妻擐甲登陴。挾矢石禦之。敵遂以却。洪武三十五年。上即皇帝位。乃以十一月壬辰册皇后。后明于治理。每言南北兵爭久。民敝宜急休息。而上方用人。稍稍以新舊爲間。后力爲解釋。有曰伊呂宮散即勝朝猶用之。況太祖所遺者乎。原評曰此學問語惜以成祖之英敏而反不及此 后弟增壽。當建文時。曾以國情輸之上。而建文君誅之。至是議贈爵。后不可。上曰。后欲爲漢明德耶。顧今豈以外

戚故封之。竟封定國公。而命其子景昌襲其爵。命下始告后。后不謝。曰、非妾志也。會册皇太子及漢趙二王后。以爲太子仁。不可忝主器。而二王不馴。勸選宮僚。且請仍用廷臣兼署之。曰一則任使。一則疑隙不生。此高皇帝善制。此宜萬世永遵者。嘗問陛下所與共治者何也。上曰六卿理政務。翰林職論思。皆是也。后曰。請得悉召諸命婦觀之。上許諾。及召入遍觀。喜甚。各賜以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凡婦相夫。豈止衣服饋食云爾。必將有德行之助焉。古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其能助成夫德。載諸簡牘夥矣。今上所共理者。六卿翰林之臣也。爾諸命婦。詎無所以贊于內者。夫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夫婦皆安。此所當共勉者也。且夫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而易入。爾其思之。又召翰林學士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妻。見柔德殿。各賜勸勉。且賞賚甚至。后嘗輯女憲女誡諸書。採其要者。作內訓二十篇。曰德性。曰修身。曰愼言。曰謹行。曰勤勵。曰儆戒。曰節險。曰積善。曰遷善。曰崇聖。曰景賢範。曰事父母。曰事君。曰事舅姑。曰奉祭祀。曰母儀。曰睦親。曰慈幼。曰逮下。曰待外戚。又纂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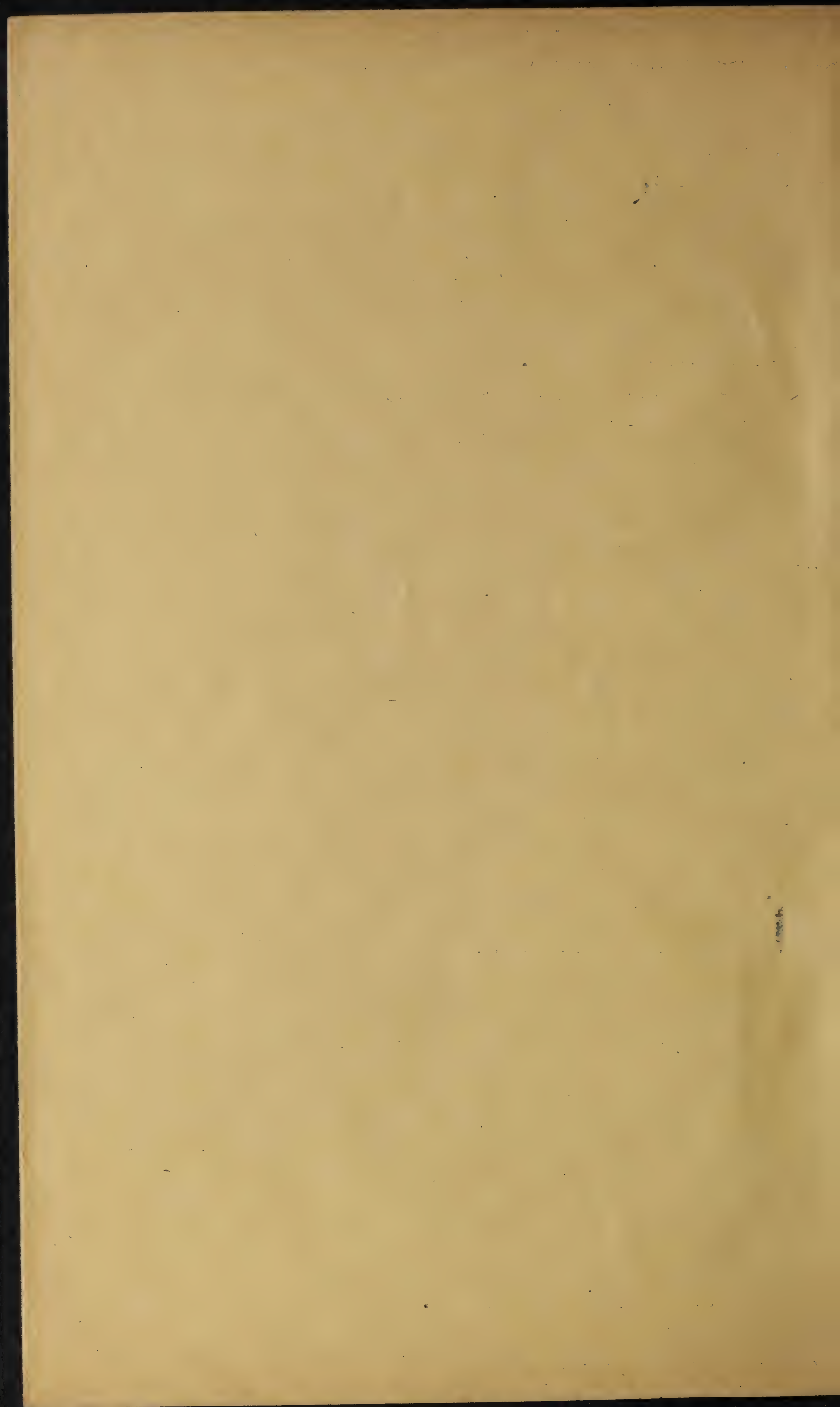
嘉言善行彙一編。名勸善書。頒行天下。永樂五年七月后疾。上臨問。后以求賢才。明邪正。厚宗室。抑外戚爲請。上納之。既而謂皇太子曰。往者靖難時。諸從征婦之居留者。皆爲我授兵嬰城捍敵。往往扯衿纏瀝。粉汗每愧無以謝之。聞上將北巡。吾欲于此時爲追請恩澤。今不逮矣。又曰積善如登山。久必高。積惡如穿坎。久必陷。乙未崩。年四十有六。后生仁宗及漢庶人高煦。趙王燧。永安永平安成咸寧四公主。上慟曰。吾從此不得聞善言矣。乃爲后薦大齋于靈谷天禧二寺。聽羣臣致祭。光祿卿營齋事惟謹。十月甲午册謚曰仁孝皇后。七年葬天壽山。升祔太廟。二十二年。仁宗即位。改葬長陵。上尊謚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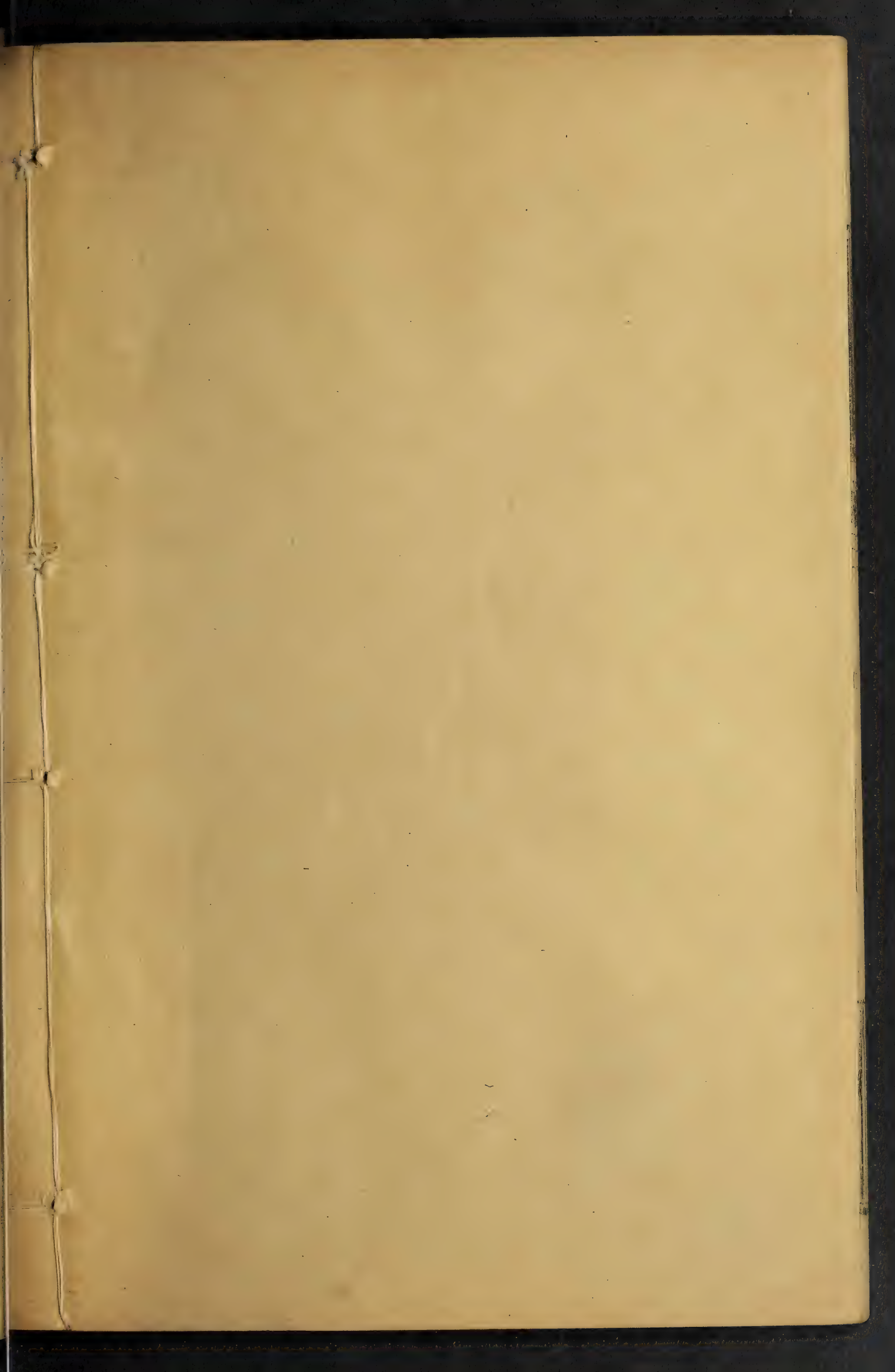
昭獻王貴妃。蘇州人也。隨父宦在京。永樂初。選擇良家女。妃入宮。册爲昭容。時宮中上下。多朔產。略少委曲。獨妃具才德。能從容婉娩以行其意。以故妃佐理宮政稱愜。伏仁孝愛之。永樂七年。仁孝服闋。進貴妃。上自仁孝崩後。在宮多任性。間或躁怒。宮人皆惴惴懼。妃特輾轉調護。徐俟意解。自皇太子親王公主以

下皆重賴焉。十八年七月丙子。以疾薨。上震悼。爲輟朝五日。賜祭謚照獻貴妃。命禮臣考高皇帝成穆貴妃故事。一視其喪葬。以寵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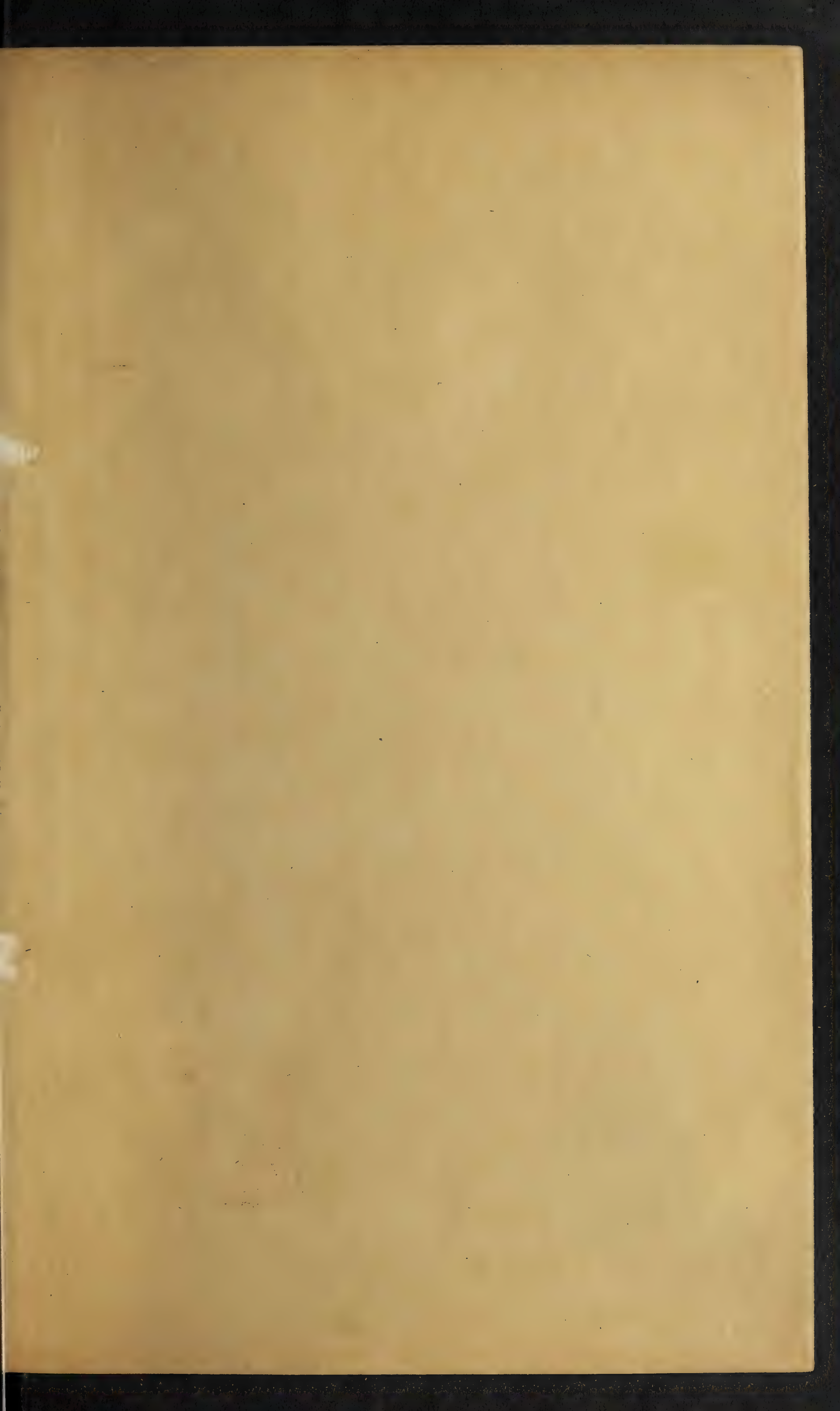
權妃者。朝鮮人。永樂七年。五月。朝鮮貢女充掖庭。妃隨衆女入。上見妃色白而質復穠粹。問其技。出所携玉簫吹之。窈眇多遠音。上大悦。驟拔妃出衆女上。逾月。冊賢妃。授妃父永均爲光祿卿。八年十月。妃侍上北征。凱還而疾。至臨城。曰。不能復侍上矣。遂薨。上哀悼。親賜祭。謚曰恭獻。命厝其柩于澤縣。敕縣官守之。時朝鮮所貢女。其見具位號者。復有任順妃李昭儀呂倢伃崔美人四人。皆命其父爲京朝官。順妃父添年爲鴻臚寺卿。昭儀父文。倢伃父貴眞爲光祿少卿。美人父得霖爲鴻臚少卿。其後永均以宣德一作洪熙中卒。訃聞。上仰推先澤。遣中官賜祭。賜其家白金二百兩。文帛表裡有差。

香豔叢書四集卷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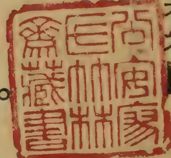


# 香豔叢書　第四集



# 香艷叢書

四集卷四




## 勝朝彤史拾遺記二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仁宗朝 洪熙　仁宗皇后張氏。河南永城張麒女也。麒由兵馬指揮使封彭城伯。生二子一女。卽后也。以洪武二十六年。冊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四月。改冊爲皇太子妃。時仁宗體肥腰腹。經數圍而臃腫。上命與諸王馳馬。仁宗辭不能。上大恚。命有司減仁宗膳。仁宗危甚。會上令監國。二王播流言中之。幾易儲。后內寬仁宗。而外事成祖及仁孝皇后甚謹。重得仁孝心。仁孝每言于成祖。成祖亦意解。嘗曲宴內苑。仁宗侍成祖。見仁宗色變。唾而詈。移時指后曰。此佳婦。他日當承我家。脫微此。廢爾久矣。后起頓首謝。頃之忽失后所在。上怪使覓。后則后方親入宮庖手湯餅出薦。上且感且喜。顧仁孝。原評曰三字人所忽此段傳神全在此三字　仁孝爲慰勞泣下。乃呼仁宗及后前。劇飲盡懽乃罷。由是太子得不易。永樂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既卽位。命英國公張輔持節册皇后。明年仁宗崩。宣宗立。尊爲皇太后。凡軍國大事。悉上皇太后參决。皇太后亦每事諮詢。不敢以聽政自居。擅外廷議。方是時海內太平。上入奉起居。出侍遊宴。四方貢獻。雖瓜果微物。亦必先上皇太后。然後嘗食。兩宮慈孝聞天下。宣德三年。太后游西苑。上親掖輿。皇后皇妃皆從行。泛舟登萬歲山。上捧觴上壽。獻詩頌太后。太后亦賜觴。諭上以保境安民至意。上稽首謝。五年二月。謁長陵獻陵。上親櫜鞬。騎導至河橋下騎。扶輦行。旣過。復騎。畿民觀者夾道傍皆感悅。呼萬歲。時陵園父老適迎至。太后顧上曰。百姓以君能安民。故不憚遠赴。趨承踴躍。爭欲得一望顏色。倘無以安之。則天下之望君者不止是矣。上拜謝。及還。上奉太后過農家。召婦女問生業安否。婦女應對俚朴如家人然。太后喜。賜鈔幣飲食。時有以野蔬村酒獻者。后嘗訖。復賜上曰。此農家味。當知之。扈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請候見。行殿太后慰勞之。賜酒饌及白金文綺。且曰。爾等皆先朝舊臣。今日之清甯。得展游宴。雖祖宗實祐之。亦卿等輔相力也。其勉導嗣君。無忽。輔等頓首謝。是日諭

上作賞春賦。他日上謂士奇曰。太后謁陵還。悉能道汝輩姓名及所行事。謂張輔武臣也。而達大義。蹇義厚重小心。但少斷耳。惟汝能正言無所避。先帝或數不樂。然終能從汝以致不敗。特三事未從。可悔也。士奇謝。太后遇外戚嚴。兄杲彭城伯。弟昇忠安伯。至醇謹。時諭以恭儉。毖飭保家族。不許預議國事。楊士奇每言昇果賢。非他戚比。卽所議事。鮮非是者。其預令議。便太后終不許。暨宣宗又崩。英宗方九歲。太后謂國福長君。欲召立襄王。不果。英宗既嗣。大臣請太后聽政。太后曰。毋壞我家法。凡事付閣議。然後行。致書兄杲及弟昇。第朝參勿干預一切。特除去宣宗宮中諸玩物。及不急諸務。特勗上以學。又數語洪宣間委任股肱事。故是時天子尊師傅。興學校。舉任賢才。爲一代極盛。正統二年。太后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上東立。近榻輔等立西下。女官佩刀劍雜侍。太后召輔等前曰。卿等皆舊臣。嗣君幼。幸同心爲社稷計。又語士奇溥曰。先皇帝監國時。念二卿孤忠。及在位。猶時時道之。言在耳不忘也。士奇等伏地謝。乃顧謂上曰。此五臣皆先朝所簡。帝其重之。凡事非五臣贊決勿行也。先

是中官王振者在宣宗時曾以技巧逆上意後用英宗伴讀恩秉司禮監惡未著也然而太后知其奸故當大臣請垂簾時太后令一切政務必閣下議決越日遣使一至閣詢若日議若事俟閣臣列奏太后親驗之始行或出振不赴閣議者必立召振責格其事其防如此然終恐振不可制之原評曰急著此段則后懲振自嚴舊本或遺此或將此記他處俱失篇法至是令呼振振至太后色頓改曰汝侍帝起居多不法今賜汝死女官抽刃加振頸帝跪請五臣隨帝跪太后曰此輩誤人國多矣帝烏知之既而曰且以帝及諸公故寛汝勿再也由是振終太后世不敢預大政七年乙巳十月太后崩遺詔曰吾自洪武中配仁宗皇帝三十餘年及爲未亡人又十有八年今得全歸從先皇帝地下足矣惟是國家至重當以愛人爲保國之本爾諸臣咸佐帝行仁政秉忠勤勿懈諸后妃家遵皇祖訓戒勿干預國事喪服遵仁宗遺詔以日易月天地祖宗社稷之祭不可以卑廢尊及百神之祀皆循常例勿停十一月丁巳上尊謚曰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啟聖昭皇后越日祔太廟合葬獻陵后生宣宗及越王瞻墉襄王瞻墡方太后大漸時召大臣楊

前問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舉者。士奇言建庶人立四歲雖已亡。當復其位號。修其實錄。太宗詔有收方孝孺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太后默然未答。若不省者。諸臣受顧命遽出。故遺詔不及焉。

宣宗朝宣德恭讓胡皇后者。宣宗廢后也。名善庠。濟甯人。父榮。生七女。洪武初。長女名善圍。以才色給事掖庭。充尚宮。頗見任使。榮故于是時得授錦衣衛指揮。至永樂十五年。有詔選皇太孫妃。司天奏星氣見奎婁。當在濟河間。求之。使者下濟甯。因以榮第三女進。則后也。按之合法相。遂于是年冊皇太孫妃。先是鄒平孫忠者。由太學生擢永城主簿。生一女。姣皙而慧。仁宗張皇后。永城人也。其母彭城伯夫人。嘗見孫氏女于主簿官舍。奇之。會永樂八年。太宗謂皇太孫長。當擇配。彭城夫人稱孫氏女賢。乃因張皇后言于太宗。太宗取孫氏入宮。甫十歲。即令張皇后育之。已七年矣。原評曰此以合傳體叙二后事方有眉目舊史如隔幔張炬絕不明白至是詔選妃。以司天奏。故竟冊立胡氏。而以孫氏爲之嬪。彭城夫人每爲張皇后。唧唧而張皇后賢不言也。原評曰著此句又著下句俱見筋節是時仁宗知其事。故于仁宗嗣位。冊孫氏嬪

時特賜孫氏得服妃冠服宣德改元尊張皇后爲皇太后皇太后有旨謂兩家定位久無可議仍册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故事册皇后用金寶金册皇貴妃而下金册無寶時宣宗初嗣位意亦稍稍向孫氏特爲孫氏請寶于太后敕尙寶製金寶如后賜孫氏當時疑之既而上頗事遊幸且好弄后數數規諷上稍厭后適后疾無子而貴妃宮人有身者貴妃隱之爲已有一年十一月宮中傳言貴妃生皇第一子上遂召張輔蹇義楊榮夏原吉楊士奇入諭之曰朕有一大事與卿等議固出不得已然亦決矣朕三十無子而中宮屢身不得育頃且病日者言中宮祿命必無子今貴妃有子當立爲嗣夫母以子貴禮也特何以處中宮輔等皆不答上乃舉后過一二顧榮榮進曰是可廢也上曰廢后有故事耶義曰宋仁宗廢郭后爲仙妃是也時輔與原吉士奇嘿然無言上特問士奇士奇曰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甯有爲人子而議廢母者榮曰上命也士奇曰正惟上命勿輕出耳輔與原吉是士奇且曰此大事非詳議不可上曰不貽外議乎士奇曰宋仁宗廢后孔道輔范仲淹極言其非因率台臣十數人

入諫見黜。夫廷臣非之。至今史册猶譏之。誰謂無議哉。既退。榮謂原吉曰。上志久矣。恐非臣下所能止者。原吉曰。然。廢之不可也。士奇曰。卽上所舉中宮過。亦何一當廢者。而輕言若是。明日。上召榮士奇至西角門。問曰。昨議云何。榮出懷中紙條。后當廢事以進。上覽未及竟。艴然曰。渠曷有此。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而後復悔之。願陛下詳慎。幸勿却休福而貽後悔。上不懌。罷。他日又詔問五人。輔原吉對如前。士奇曰。皇太后神聖。豈無旨者。上曰。與卿等議。卽太后旨也。是日議未決。最後乃獨召士奇於文華殿。屏左右諭曰。朕問卿。必欲卿處之。如何。士奇曰。此非臣所能處也。上曰。雖然。以問卿。如是者三。士奇俯久之。仰而曰。中宮與貴妃無嫌乎。原評曰有明一代多廢后自此始。大臣依回處寫出可惜。曰。無之。頃中宮病踰月。而貴妃日過視。且倍慇也。士奇曰。若然。曷若乘中宮有疾。而陛下導之使辭讓焉。上曰。善。卿第勿言。俟朕入導之。數日。復召士奇曰。如卿言。中宮果辭讓。雖太后不許。貴妃亦不受。然中宮意決矣。士奇曰。若此。願陛下待兩宮均等。無厚薄。無崇庳。終之始之。昔宋仁宗廢

郭后而恩意彌篤。可監也。上曰。朕不食言。明日以諭義等。義等皆曰善。上乃敕禮部。皇后自罹多病。不能承饋祀。重以無子。懷謙退。上表請閒。朕念伉儷重屢拒不納。而后懇再三。不得已已從所請矣。夫因其謙德而遂尊之。禮也。其稱號服食侍從悉仍舊不改。如敕。乃更立孫氏爲后。而后竟廢。后乃退居長安宮。性本恬。不喜事華飾。至是學清淨。奉黃老。爲仙姑。張太后甚憐之。特召入居清甯宮。凡內廷朝會饗宴。必命后居孫后上。孫后常怏怏。英宗立。尊張太后爲太皇太后。孫后爲皇太后。后益謙讓。然視后如故。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崩。后祭奠列名妃嬪中。竟不得與孫后齒。因痛哭不已。踰年亦崩。下外庭議喪禮。時楊士奇病在告。諸臣就問之。士奇請用后禮葬。諸臣曰。此非內庭意也。士奇面床陰不言。諸臣竟用嬪御禮。別葬於金山。謚靜慈仙師。天順六年。孫太后崩。英宗皇后錢氏。嘗事后。知后賢。每爲英宗言后無罪廢。群臣畏太后。殯葬謚號皆無禮。傷之。英宗問李賢。胡母后以疾請閒耳。謚仙師。豈令典耶。朕欲尊上皇后謚。且飾其陵寢。饗殿神主。皆得更制。如奉先殿式何如。原評曰英宗復胡后位號與止宮妃殉葬皆足爲千古法式第

復位號事稍涉私嫌猶不及孝宗之公若止殉則度越遠矣賢頓首謝稱善。上敕群臣。皇考以胡母后多疾。聽其請閒。朕以沖齡。當母后令終。上謚無狀。心甚缺然。其改議尊謚。令所司修葺陵寢饗殿如制。七年七月巳未。禮部尚書姚夔等議上尊謚曰。胡太后入嬪先皇。久專宮闈。嗣任姒之徽音。慕黃老之清淨。讓位別居。優游卒歲。顧典禮未行。重違素志。尊崇有自。特發宸衷。夫有至行者。必受令名。愼追遠者。可風末俗。先太后謙讓如彼。我皇上克念如此。至德大孝。古今罕有。臣等躬逢盛事。不敢掩忽。謹議上尊謚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乙丑。修陵寢。甲戌。遣駙馬都尉石璟。詣陵所上冊寶焉。

宣宗繼后孫氏。鄒平人。永樂八年選入宮。十五年爲皇太孫嬪。二十二年改稱皇太子嬪。宣德改元。冊貴妃。時雖立皇后胡氏。而后以無子且多病。將遜位與妃。妃乃謬敬后。后病。妃故朝夕視。陽爲憂勞。及妃稱有子。后上表退讓。請定國本。妃猶固辭。曰皇后病已。自有子。吾子敢先皇后子耶。宣德三年三月。以后表遜。故竟冊貴妃爲皇后。子爲皇太子。是爲英宗。英宗卽位。上尊號曰皇太后。車

駕北狩。后用于謙策。斥議遷者。而命郕王入監國。社稷安。郕王即位。尊后曰上聖皇太后。時英宗在迤北。后嘗寄禦寒衣裘。手自縫織。及居南內。后時時遣使問候。遺珍饌。且數自入視。會守者王城舒良密謀伺后入。當白景皇帝。留后南內。后聞。始不往。既而石亨曹吉祥等謀奪門。密白后。后許之。英宗復辟。上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先是宣宗册后爲嬪時。賜嬪冠服。及册妃。賜妃寶。皆非制。原評曰此用略筆後用詳筆一詳一略當與胡后記參看　明初宮闈無上尊者。時岷王徽煠因禮部尚書楊善以請。英宗難之曰。[illegible]非祖宗法。貽後議也。其後尚寶卿錢溥兵部尚書陳汝言。復以爲請。且曰復辟時非太后有詔。誰敢提兵入禁門者。今曹石等皆受賞。而太后尊號缺然。是遠卑而反遺尊也。上從之。然而明代之廢后上后徽號。凡宮闈破例。皆自后始矣。后端慎而有裁決。然故識大體。其待外家皆有法。初王振肆横。祭酒李時勉遇振車不下。振怒。廉時勉他過。械其首示文廟前。太后聞。大驚。召上曰。祭酒者國子師也。至重。即有罪。奈何戴囊頭辱之。謂觀瞻何。上謝不知。太后大怒曰。即不知。何用汝作皇帝。帝遣問知振所爲。立釋之。土木之變。

太后知于謙能任難。卽以侍郞陞本兵。復辟後。太后憐謙忠社稷。以不賞死。面詰上曰。何爲不留謙。上稱悔悟。至若后父忠在永樂初爲永城主簿。母董氏年九十。有子五人。繼宗紹宗顯宗續宗純宗。及諸孫數十人。並以后故賜官爵。繼宗爵會昌侯。董興董太夫人弟。亦以奪門功封海甯伯。然太后無私外家意。時繼宗已侯。復有爲紹宗言者。上謂李賢曰。孫氏授官必數請而後得之。然太后猶怫怫不樂、曰。我家有何功而冒濫至此。今左右復爲之求恩。謂慰太后心。不知正不爾也。賢頓首稱嘆。因曰。祖宗家法。外戚總不得預政。今會昌侯典禁中。太后知之乎。上曰。近侍初言京營者所以禁非常。非皇舅領之不可。故與之。實非太后意。且太后未嘗不悔也。會顯宗奴客奪莊田。私造店房。奪估人貨。上命議如法。其兄會昌侯乘間請。且乞太后念董太夫人。太后曰。豈可以親故骫國法也。敕還田毀店房。拲械其奴客戍之。天順四年。淸冒迎駕功。許檢舉。繼宗檢舉其子弟家人共二十餘名。上用李賢言。令革去家人。存子弟名。曰若白太后不俟矣。六年九月崩。上尊謚曰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合葬景

陵主祔廟。

景泰吳太后者。宣宗妃景帝母也。丹徒人。宣宗以宣德中冊吳氏爲賢妃。景帝卽位。尊爲皇太后。英宗復辟。復稱宣廟皇賢妃。成化中薨。父彥忠先官都督卒。子安封安平伯。天順元年削爵。

郭嬪名愛。字善理。鳳陽人。穎悟警敏。有文章名。宣宗聞之。納爲嬪。入宮二十日卒。嬪自知死期。書楚聲以自哀。其詞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慚乎予之孝也。心傍徨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

英宗朝正統天順

睿皇后英宗后也。姓錢氏。直隸海州人。洪武初有錢萬者。以軍功封昭勇將軍。世襲金吾指揮使。再傳及貴。由金吾指揮使陞中軍都督。追贈安昌伯。（一作后族微外家無封誤）娶明威將軍燕山衞指揮僉事包諒女。（一作后父貴以燕山護衞陞指揮僉事誤）生后。正統六年正月。奉太皇太后懿旨。敕禮部選擇直隸南京鳳陽淮徐河南山東西陝西官民家女子年十三至十五。容貌端潔。姿性純美中禮度者。有司聘給其父母。親送詣闕。時后年十四。中選迎入宮。八年四月冊爲后。十四年上

北狩。后盡出中宮所有貲仗變之佐迎駕費。每夜露告天。罷。即臥地。因壞一股。復以久泣。故傷目。景泰改元。遷后仁壽宮。及迎上還。后乃隨上居南城。上復辟。太監蔣冕。白于皇太后。謂后無子。周貴妃有子。請立周貴妃爲后。上怒。斥之。先是太后陰以上爲子。人無敢言者。至是太后崩。后具言狀。且爲胡廢后白所枉。上始悟。然終莫知母宮人者爲誰也。甚恨。會后弟欽。鍾以從征殉土木難。上念之。欲封其子雄。而后辭甚至。上以是益重后。然終念后無子。恐他日蹈胡后轍。特于彌留時。遺命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朕同葬。大學士李賢書册藏閣中。憲宗立。上兩宮尊號。周貴妃倚子貴。故不欲與后齒。曰。豈有皇帝非其子而稱太后者。倡言錢后無子。損肢體。久病。當祔胡廢后故事。獨尊上生母爲太后。遂傳貴妃意。使太監夏時集外廷議。大學士彭時李賢交爭之。且曰。胡太后以讓位故。遲于上尊。今太后名位在。未嘗讓也。夏時曰。即讓何不可。時曰。胡皇后讓位。宣廟在也。先帝已大行。臣子誰敢爲太后讓者。夏時厲聲曰。公等敢二耶。二即罪矣。彭時仰天立語曰。兩宮同尊。皇上之孝也。臣子所不敢不尊者。正爲皇

上全孝德耳。錢太后已無子。又誰利耶。有太祖太宗之遺法在。又誰二耶。夏時入。請命良久出令草並尊詔。時復與賢議。特加正宮二字以別之。乃上后曰慈懿皇太后。而上周后曰皇太后。當是時上方營裕陵。時與賢復疏營三壙以俟。而上不之許。成化四年太后崩。復集廷臣議葬事。彭時首言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祔廟。故制也。有何議。夏時曰。所議者。謂慈懿無子。損肢體。必難以入山林耳。彭時曰。慈懿母儀三十年。當先皇帝在時。未嘗以損肢體無子遣寢御也。夫先皇帝不異室。而爲臣子者反謂其難與同穴。吾未敢聞。況先皇帝遺命在耶。原闕約四百餘字 前既共所尊。而身後更同其享。此後禩觀型所由起也。疏入再下議。吏部尚書李秉禮部尚書姚夔。廷臣九十九人。皆議如時言。且曰萬一大行皇太后與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不合葬同祔。安保後來無議改者。上曰卿等言是也。但朕屢請皆未得。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卿等爲朕圖之。明日詹事柯潛給事魏元等疏上。又明日尚書姚夔等合疏上。皆執議如初。內旨猶傳別擇葬地。夔等乃率百官跪伏文華門候旨。自己至申。上諭群臣退。衆叩首曰不

得旨不退。于是商輅劉定之等皆入內勸上降旨如群臣議。群臣齊聲呼萬歲退。七月丙子。上尊謚曰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九月庚申祔裕陵。然猶異隧。去英宗元堂約數丈中窒之而虛右壙待周太后。則隧道通焉。且又不得與于奉先殿配祭。弘治十七年。周太后崩。孝宗問劉健李東陽謝遷出裕陵圖指示曰。此有二隧。然是隧中通。而是隧獨否。此當日中官爲之。外廷未曉也。朕見成化間有彭時姚夔等疏。嘆先朝大臣爲國如此。而猶有遺憾爾爾。健遷等乃極言當時委曲先帝不得已之意。上曰。當時先帝亦惑于形家言耳。司天詔上干陵堂。恐漏風氣。故因循聽之。朕今欲爲之一決。因以指畫帋曰。皇堂。窒天地閉。（叶音必列反）皇堂一通風氣流行。朕意既定。可無慮此。健等力贊之。他日御便殿問健等曰。太后祔廟禮如何。健等言祔二后自唐人始也。祔三后自宋人始也。漢以前。一帝一后而已。曩者定議合祔配享。以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如唐宋故事。臣等以是不敢復請。上曰。二后已非。況三后乎。遷曰。彼三后者。謂一繼立。一生母也。上曰。凡事須師古。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

豈敢忘。顧私情耳。祖宗舊制。一帝一后。今設並祔。則改壞祖制。自朕始矣。不可。且卿輩尙不知奉先殿祭也。皇祖特座。一飯一匙而已。夫孝穆皇太后生朕。朕且設奉慈別祀之。今仁壽宮前殿寛。朕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王太后。于傍。歲時享祀。如太廟禮。如何。原評曰聖主舉動可感。東陽對曰。陛下言是也。上曰。雖然。此大事。須卿等確議。時吳寛以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立議曰。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也。漢唐亦然。自宋始祔祭。其禮已謬。然猶是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所追尊者。惟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爲追祔。雖至情。然實非禮。不足法。上覽議大喜。翼日。出奉先殿圖示群臣。指仁壽宮前可廟處曰。廟成。幷遷孝穆太后於此。皆對曰善。再問再對。遂命爲廟。名孝肅太皇太后殿。在仁壽宮前奉先殿西。其制中奉孝肅。左奉孝穆。中外稱合禮。頃之。奏監天欽陵事。歲向不利。內官監亦言英廟寢傍難以輕動。竟不行。上意終不已。就陵殿移英廟神座居中。孝莊居左。孝肅居右。

憲宗太后周氏。英宗妃也。昌平人。初入宮爲貴嬪。正統十二年十月生太子。卽

憲宗也。天順元年四月冊爲貴妃。八年正月。憲宗立。尊爲皇太后。與慈懿並成化二十三年。四月。上徽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十月。孝宗卽位。加尊爲太皇太后。而徽稱如故。太后當憲宗時。憲宗孝。所以事養者備至。五日一朝。燕饗必躬親。每出遊。至尊必躬導寶輿。太后意所欲得。惟恐不得當。稍不豫。卽憂疑見顏色。以故慈懿祔葬事。獨難太后意。久不能決。及孝宗入宮。紀太后暴薨。懼罹不測。太后親育之。飲食起居。必護視。得以無恙。故孝宗之事太后。過於憲宗。日夕問寢膳。定省不輟。太后偶瘍。孝宗夜籲天。適春郊。當宴。以太后未安。詔罷。太后病已。特詔諭群臣。謂疇昔憲宗以天下養。克盡子道。今皇帝嗣位。實能紹述先志。奉養加厚。予偶嬰瘍疾。皇帝夜起籲天。爲予請命。春郊罷宴。問視惟謹。頃者醫藥奏功。飲食如舊。以昔視今。父子一道。予甚嘉焉。又謂予感帝孝。以爲天下物皆帝所有。無以報帝意。故託之語言。以彰聖德。原評曰孝宗實有可感語亦諄切堪念且命副藏內閣。傳之無窮。而上手是時。亦奉表稱謝。一時中外稱慈孝焉。十一年十月。太后以清甯宮災。遷居仁壽宮。越一年。清甯宮成。太后還居之。先是太后

家以恩澤封者甚衆。太后父能由慶雲伯進侯。加太傅。及死。進贈甯國公。諡榮靖。弟壽嗣慶雲侯。或封長甯伯。尋加世襲。壽子瑋瑾瓚瑛。或子塘瑨。皆授錦衣衛指揮千百戶。或嘗與張鶴齡忿爭。闕聞上前。上以太后故。不問。至是或家有賜田。有司請釐正。上難之。太后聞曰。奈何以我故。令皇帝不得守法。使歸田於官。而后有長弟名吉祥者。兒時好游。游即去其家。爾時太后未入宮也。久之不歸。至天順中。爲僧大覺寺。好游如故。晝游他所。夜即宿報國寺伽藍殿中。太后亦忘之。報國寺者。都城宣武門外小寺也。太后夜忽夢伽藍神來告。妃弟在我殿中。妃知之乎。其夜英宗夢亦如之。醒而相語。初不信。遣小黃門物色之。至則小黃門見吉祥坦腹臥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入白太后。大后時爲妃。以告帝。帝召入大喜。使具言生平。太后泣下。因曰。弟爲僧。何如爲皇親耶。吉祥曰。爲皇親何如爲僧。（原評曰其前後行徑只此一語已了）乃遣還寺。厚賜之。憲宗嗣位。太后爲拓報國寺。建大慈仁寺居之。賜庄田數百頃。其後壽與或。歸所賜田。或身後隨見奪。而吉祥庄田藏寺中。者雖至今猶存焉。弘治十七年三月。太后崩。議上尊諡曰孝肅

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詔撰册文。未及上。孝宗尊與劉健謝遷議。立奉慈殿別祀。不祔廟。遂罷謚。仍稱太皇太后。語在睿皇后記。嘉靖十五年。遷太后奉慈殿主與紀邵二太后主。並祀於陵殿。不繫睿純別嫡庶云。王皇妃順天人。與胡惠妃皆有寵。英宗遺命止宮妃殉葬。有云王妃他日宜合葬。惠妃葬桃山。亦宜遷來。以下諸妃。皆任其年終。次第陪葬。其後惠妃仍葬桃山。諸妃皆別葬金山。然竟無殉者。初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宮人十數人。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帝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由錦衣衛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爲本所千百戶。其官皆世襲。以諸人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世所謂朝天女戶者也。成祖以十六妃葬長陵。中有殉者。仁宗殉五妃。其餘三妃。以年終別葬金山。洪熙元年七月。宣宗追謚皇庶母貴妃郭氏謚恭肅。淑妃王氏謚貞惠。麗妃王氏謚惠安。順妃譚氏謚恭僖。充妃黃氏謚恭靖。其郭妃二王妃。卽永樂二十三年十月所册立者。宣宗殉十妃。宣德十年八月。英宗追贈皇庶母惠妃何氏爲貴妃。謚

端靖趙氏爲賢妃諡純靜吳氏爲惠妃諡貞順焦氏爲淑妃諡莊靜曹氏爲敬妃諡莊順徐氏爲順妃諡貞惠袁氏爲麗妃諡恭定諸氏爲恭妃諡貞靜李氏爲充妃諡恭順何氏爲成妃諡肅僖其册辭曰茲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行嗣後皆無殉自英宗始惟景泰帝尙以唐妃殉則天順元年事在遺詔前

勝朝彤史拾遺記三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景泰帝朝

景皇后汪姓。順天人。祖泉金吾左衛指揮使。父瑛中兵馬指揮使。皆以后封故進都督。正統十年八月。英宗選擇郕王妃。得后而賢。冊立之。十四年。英宗北狩。郕王由監國卽帝位。冊爲皇后。時京師新被鹵。凡死事及老弱殺傷者。暴骨滿原野。后下懿旨。令官校掩埋。且勸帝設齋醮䘏之。第后無子。生二女。而次妃杭氏生一子名見濟。景泰三年五月。將廢英宗子憲宗爲沂王而立見濟爲皇太子。議定。后執不可。謂若此。恐礙監國名。夫猶是祖宗之天下。已代之爲帝而反其子。讓也。讓則公。公則賢名皆歸之。上怒曰。謂見濟非而子耶。竟廢英宗子。立見濟。并冊見濟母杭氏爲后。而后竟廢。禮部郞中章綸上弭災疏。首請復中宮位號。以正母儀。忤旨。榜掠幾死。英宗復辟。仍令稱王妃。會景帝晏駕。廷臣議王妃之殉。時杭氏先景帝崩。將及后。李賢曰。景泰妃雖嘗爲后。然旋見幽抑。生亦何有恩而死殉之。且遺二女幼。可憫也。上惻然曰。卿言是。而憲宗時爲太

子。雅知后不欲廢。已感后意。因言上令他妃殉。遷后外王府。而留養二女於宮中。當是時。錢皇后在宮。憂勞哭泣。日藉后慰卹。有如妯娌。而孝肅孫太后。以母后烜赫。頓失勢危。疑見門闥。賴后事恭謹。多保護。願有以報。后至是后淪落一興一衰。因於后歸國時。流涕飲餞。凡在宮所有服御貲器。及其故宮人。咨應。皆令隨后遷外王府。而於是外王府所蓄與宮禁等。原評曰興廢情形寫得綿邈 后既歸。齋素事佛。每歲時令節。太后與后。猶必召入飲宴叙家人禮。而二女稍長。亦齋素矢不下嫁。至憲宗強之始嫁。其一於郡馬王憲。惟后父瑛於天順改元。仍降都督爲兵馬指揮使。然亦隨進爲錦衣僉事。終后之世。皆無恙。正德元年十二月薨。壽八十。廷臣疑祭葬。王鏊曰。葬以妃。祭以后。遂用皇妃禮。合葬金山。明年上尊謚曰貞惠安和景皇后。后性本醇懿。然多執持不輕狥。英宗既復辟。嘗入內帑檢故物。問大監劉桓曰。記有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景帝嘗取去。當在汪所。上遣使再三索。皆對以無有。左右勸后出還上。后不肯。既而語人曰。是實有之。但景帝雖廢。亦嘗爲天子七年。一腰繫何不可消受。乃迫取耶。且景之天下。尚

歸之上。何有此數片玉。當上索時。吾實怒而投之井矣。原評曰賢后此節尤不可少舊本多刪句不合其執持如此。後有言后出攜甚多者。英宗命檢取。得銀二十萬。他物稱是。則所蓄可知矣。后賢而壽。與景帝同齒。閱歷數朝。復位號。而杭氏以景泰七年庚子崩。謚孝肅。祔廟。至天順初。革封號。遷主別室。其一子卽懷獻太子。早卒。

唐氏者。景帝妃。都督唐興女也。以景泰七年進宮。八年封皇貴妃。寵幸冠後廷。嘗乘馬隨帝遊西苑。馬驚。妃墮。帝乃命中官劉茂選御廄之最良者。日控習以待。天順元年二月。革封號。郕王薨。群臣議殉葬。及妃。妃無言。遂殉之。葬金山。

憲宗成化

憲宗廢后吳氏。順天人。天順八年七月。冊立爲皇后。方憲宗居東宮時。有宮人甫笄。竊侍太子起居者。卽萬妃也。寵甚。多無禮。后立而惡之。摘其不法加杖焉。原評曰后能杖萬妃雖廢何憾舊史猶諱言祗稱帝所寵宮人何威懾乃爾 先是。英宗擇太子宮妃。有司以十二人進。英宗親選得三人。一吳氏。一王氏。一柏氏也。三人皆留居宮中。而第王爲首。會孝肅太后與英宗先後崩。憲宗不敢主。復奉太后旨。命禮部選擇三人。選如故。而掌選者爲司禮牛玉。遂選立吳氏。至是憲宗怒。謂吳氏德不稱。輕

率好歌曲。不足母天下。且選立非先帝意。下掌選詔獄。重鞫之。詞連后父俊及
后弟雄。謂立后時。玉以王氏非已選。說太后更易。而雄俊父子遂賂玉。獄上。上
乃白太后。敕諭中宮。爾輕浮粗率。留心曲調。不足以敬承宗廟。表正閨闈。其上
皇后册寶。退居別宮。且下詔群臣。朕仰遵遺几。勉舉大婚。時方在疚。不忍聞命。
矧敢知其事。特念皇后位重。當先帝臨御。親爲朕簡擇賢淑。其時已定王氏。儲
俟及時。而太監牛玉朦朧奏請。易選吳氏。禮成之後。朕親見舉動輕率。德不稱
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立者。用是不得已。請命母后。已廢吳氏。閒住別宮。更册
王氏。以仰承先帝遺意。時后父俊已授都督同知。乃敕與其弟雄同戍登州。而
發牛玉孝陵種菜。聞者冤之。初典璽局局丞王綸者。侍憲宗東宮。侍讀錢溥嘗
教內書館。綸受學焉。時尙寶司丞朱奎以幼童陪讀。皆相狎。及英宗不豫。溥意
綸必入司禮。密遣奎通綸。綸因偕奎造溥宅。歡飲必竟夕。而大學士陳文者居
第與溥鄰。每綸至。溥必邀文俱。而是夕獨否。覘之。則屛人語選婚事。然未有屬
也。既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掣賢筆曰。無庸。有草之者矣。錢侍讀與閣綸計

且代公賢領之未發也。會英宗大漸。綸侍立。外褻而襲貂。上惡之。玉亦恐綸即柄用。遂悉數綸過。且發其通溥狀。降綸南京閒住。而謫溥爲順德縣知縣。凡與通者皆得罪。玉勢大振。至是傾玉者。亦互相根株。玉姪侍讀牛綸。甥吏部員外郎孫琮皆革職。而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等。復群起劾玉。詞連李賢。謂賢與玉通。上重黜徽等。乃罷。然兩家傾陷者。皆借兩后事抵巇言詞曖昧。多周章。而於是廢立之勢成。竟難挽焉。后退居西宮。適紀氏以懷娠故。懼萬妃不測。居后宮傍。生孝宗。而后保護之備至。孝宗即位。念后恩。命服膳起居。一如母后禮。且將復后位號。而抑於孝貞。遂已之。時邏卒有捕后姪盜幽宮寶器者。召問之曰。吳后自門隙投出。非盜也。上憐之。置不問。且復官其姪錦衣衛百戶。原評曰聖主舉動可感此當與神宗敕穆廟恭妃事參看正德中。后薨。劉瑾欲焚屍以滅其跡。閣臣力持之。乃罷。既而議以妃禮葬。

王皇后。上元人。中軍都督追贈阜國公王鎮女也。英宗初擇太子妃。以后與廢后吳氏柏氏留宮中。意屬后。英宗崩。太監牛玉請太后册立吳氏。而后與柏居

別宮。憲宗不悅。下牛玉詔獄。仍廢吳后立后焉。時萬妃有寵。吳后與妃不相中。因見廢。后賢而有智鑒。吳氏一以曲處之。嘗遊西苑。妃車先后行。歲時朝見。不執妃禮。昭德宮醞釀。每加於中宮。帝嘗令妃戎服侍酒。使太監段英掌宮。后一無所忌。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卽位。尊爲皇太后。孝宗崩。后傳諭內閣。自古帝王能力悼孝行。竭事慈宮。如大行皇帝者。恐不多得。先生輩應定一佳謚。傳之。故事上列帝謚。率上十六字。而末統以孝。惟孝宗獨用爲廟諱。感后旨。云弘治十八年。武宗卽位。加尊太皇太后。正德五年。加上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二月。后崩。合葬茂陵。三月上尊謚曰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祔太廟。

孝穆紀太后者。憲宗妃。孝宗母也。賀人。本蠻土官女。成化中征蠻。太后在俘中。久之。中宮人選。授女史。以警敏。俾守內藏。時萬貴妃寵而妒。他妃幸上者皆治使傷姙。卽姙百計使墮。由是他妃勿敢進。上嘗行內藏。紀太后應對稱上意。上悅之。就藏幸太后。萬貴妃察知恚甚。至不食。嘿俟數月。令婢鉤治之。婢謬報曰。

病痞。於是貴妃譖太后上前。謫居安樂堂。久之。孝宗生。太后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今縱不敢使上知。顧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他室。當是時。貴妃雖日伺。無所得。且甚秘。至五六歲。尚不敢剪其胎髮。唯吳太后廢居西內。近安樂。獨往來知其事。時時就哺養。上不知也。他日上召張敏櫛照鑑歎曰。冉冉矣而無子。敏伏地曰。死罪。萬歲見有子。何言無耶。上叱安得有。敏伏地叩頭曰。有祇恐不能保耳。倘能保。子見在也。上曰。吾自能保之。顧安得有有安在。敏叩頭言狀。上急起入西內。令召見。使至安樂堂宣旨。后抱孝宗泣曰。事已覺。吾無生矣。兒去。見黃袍有鬚者。兒父也。乃爲孝宗易衣。置小車中。舁之行。既至。孝宗髮被地。走入上懷。牽上衣。上顧視大喜。且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一云太監段英乘間爲妃言妃念已不復孕乃啓上召見非是　原評曰此段淋漓不必言且亦倉卒處寫得安洽與他本所記召見處迥然不同會其年五月。乾清宮災。外廷憂上無繼嗣者。稍稍見章奏。上乃使司禮監懷恩出謂大學士商輅等曰。主上有子六歲矣。莫之知。因具道故。群臣聞之。皆大喜。卽請爲命名。擬上。不稱旨。上自名之。於是後宮報有子者相繼。至上乃移太后居永壽宮。數

數召飲酒甚懽。貴妃日夜泣怨曰。群小無狀。不使我知。其六月。候上召太后飲。置毒酒中。暴薨。上悲悼之意。貴妃而不敢言。賜謚恭恪莊僖淑妃。張敏懼。亦吞金死。孝宗竟立爲太子。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孝宗嗣位。卽以其年十二月。追封皇太后。謚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遷葬茂陵。奉主奉慈殿。時貴妃已死。中外讙然。切指貴妃家。監察御史曹璘等。請告貴妃罪於大行皇帝。斥其葬。削其謚號。孝宗不許。曰何以妥先帝。遂已。乃特遣太監蔡用之賀。求紀家。得紀父貴。紀祖旺。兄弟二人以聞。上旣悲傷念太后。聞得其家兄弟來。大喜。詔改名父貴爲貴。授錦衣指揮同知。祖旺爲旺。授指揮僉事。賜予金帛第宅莊田奴婢不可勝計。追贈太后父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媼爲夫人。其曾祖祖父亦如之。遺修太后先塋之在賀者。置守墳戶。復其家。而其旣以僞敗也。先是太后在宮中。嘗自語世賀縣。姓紀。親族幼不能知也。太監郭鏞陸愷皆聞之。愷故廣西人。姓李。蠻中紀與李同音。因妄稱太后兄。（一云愷故無爲州巢縣人。其時冒太后兄世官錦衣百戶。）遙嗾鎭守兩廣太監爲訪其族來。而族虛無人。唯愷女兄夫韋父成者。出冒之。有司

遂待父成以戚畹。名所居里曰迎恩里。於是貴旺者。謀曰。父成本韋氏。而猶冒焉。況我姓李。因詐爲宗系上有司。有司莫辨也。既而父成詣闕爭。聽者逐父成而仍不能察貴旺是否。及上使使者。修治后先塋。蠻人凡姓李者。皆自稱太后家。數輩見使者。使者訝之。謂紀也。而李及還。奏貴旺不實。上復遣給事中孫珪。御史滕祐。間行連賀間訪之。珪祐微服入猺獞中。察得其僞狀。歸奏。上謫罪鏞等。而戍貴旺邊海。於是數求太后家。竟不得。弘治三年八月庚寅。禮部尚書耿裕奏曰。臣伏見陛下追念太后。深渭陽之思。重力微之痛。（魏書力微無舅家）使者數輩相訪。見似而喜。上聖之降恩。昊天之極感也。但粵西當大征之後。人民犇竄。歲月悠遠。蹤跡難明。陛下求之益勤。恐天下鑿空以應陛下者益巧。昔者孝慈高皇后。尋求家族。久不克獲。乃立廟宿州。春秋祭祀。以表霜露。今紀太后幼離西粵。賓天已久。連賀非徐宿中原之地。嬪宮無母后正位之年。陛下風木雖悲。訪詢雖切。安能得其要領。獲其疏屬哉。臣愚謂可仿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春秋致祭。必有在天之靈。來歆明祀者。上曰。孝穆皇太后蚤棄朕

躬。每一思念。愆焉如割。向謂宗親。尚可旁求。甯受百欺。冀獲一是。卿等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追慰聖母地下之孝。朕虛有此心。終天痛之。其依我皇祖故事。封后父。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先祿大夫。柱國慶元伯。謚端僖。后母伯夫人。有司立祠桂林府。歲歲祀。大學士尹直撰哀册。有覩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二語。上燕閒念誦。輙流涕。

邵貴妃者。昌化人。興獻王母也。父林。淘沙軍。杭俗。軍衛多貧人無業。取民屋傍沙淘之。得金以易食。他人則否。後凡淘沙者。即非軍。亦皆以軍名之。一作妃兵家女年十四聘者七人輙死有指揮聘之已上馬矣墮而死其父充漕卒。携妃至京生一女。鬻於杭鎭守太監。太監愛其慧。爲授書。讀唐詩。詩餘數千首。稍長。有容色。知禮。太監攜還京。會中宮選掌禮嬪妃應選。時萬妃妒甚。妃託微疾。居外宮。未進也。偶夜坐自詠所製紅藥詩。憲宗過聞之。大喜。遂召幸。原評曰今人見此必以爲小說家言矣紅藥一本作紅葉成化十二年。册爲宸妃。二十三年。進貴妃。生三子。一興王祐杬。一岐王祐棆。一雍王祐標。興王即睿宗也。興王之國。妃不得從。興王作思親詩上妃。妃答之。正德十四年。世宗繼大統。妃老矣。

尙在宮。目盲。喜其孫爲皇帝。摸世宗身頂至踵。乃推本所生。越舊制進稱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壬戌。頒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朕祖母邵氏。聖善慈仁。靜專明哲。克事憲祖。賛理內政。燕禖兆祥。澤隆啓祐。濬發慶源。若斯之遠。而徽號未加。朕甚恚焉。其尊稱曰壽安皇太后。大赦。乃封太后弟昌化伯大爲林治墳西湖。費可十餘萬。名邵皇親墳。杭人訛呼爲邵王墳。是年八月。上選婚。初傳昭聖皇太后懿旨。昭聖者。孝宗張皇后也。旣而諭內閣俟壽安皇太后旨行。大學士楊廷和等再疏言。事不歸一。無以昭示中外。仍改傳奉昭聖旨。十一月。太后崩。卜葬橡子嶺。世宗欲祔葬茂林下。廷臣集議。禮部尙書毛澄等知上意所在。不敢爭。楊廷和言宋甯宗欲祔孝宗於裕思諸陵。朱熹以爲祖陵不當數興工作。驚神靈。今祔壽安於茂陵。不幾驚憲祖靈乎。如原議便。上猶豫未決。後用工部侍郎賈詠奏。卒合葬茂陵。明年上尊謚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太皇太后。別祀奉慈殿。尊遷主陵廟。改稱皇后。卽孝肅孝穆亦如之。皆前此未有者。太后嘗曰。女子入宮。無生人樂。飮食起居。皆不得自

如。如幽繫然。以後選女入宮。毋下江南。此我留大恩於江南女子者也。江南人
家。亦幸無以丐恩澤送女子入宮。當時皆以爲艮言。太后姪喜旣爲昌化伯一
年。卒。於蘭。嗣五年又卒。無嗣其族人爭襲下吏部。會郭勳張璁方獻夫胡世甯
李承勳議。世勳議。曰皇上必嗣邵氏封者。推皇考所自於皇太后。又推皇太后
所自於其父母。與其族氏子姓。可謂遠矣。今皇太子子孫。不幸皆絕。而爭祀者。
又世次不明。誠恐賜之一門之爵。反瀆其百代之宗。祚祀不享。彌滋貿亂。莫若
留封爵量加恩澤。不報。久之特降旨。令其族人杰嗣伯。又久之。革去。其後族人
貧。毀邵王墳。拆其石。賣官築湖塘焉。

萬妃。青州諸城人。父貴爲本縣椽史。以坐法謫居霸州。妃生四歲。選入掖廷。爲
聖烈孫太后宮人。及笄而妍。充小答應給事仁壽宮。憲宗爲太子時。見而悅之。
因竊侍太子。旋命司秩。改侍太子宮有日矣。及即位吳后初立。猶以宮人禮視
之。加扑責。吳后廢。王皇后繼立。鑒吳后事。每損意優容之。妃亦警敏。故善迎帝
后。貴且寵絡諸嬪御。諸嬪御畏之。無敢忤者。上嘗游幸諸宮。必令妃務褶爲前

驪猥褻備至然猶未立爲貴妃也成化二年正月生皇第一子上大喜爲遣中使四出祈祐諸山川之神三月封貴妃既而皇子薨妃亦自是不再振於是大娟忌絕嬪御進幸即偶有進幸者必藥之墮其胎且有從是死者柏賢妃生悼恭太子暴卒即孝宗之生頂上有寸許無髮皆藥所中也時中外洶洶皆知妃無狀上將乏嗣將憂之言者每勸上溥恩澤廣御幸然未敢顯言妃之妒也惟給事中李森言及之而妃寵益甚初居昭德宮後復移安喜宮進封皇妃服用器物每侈僭在中宮上會彗星見六科給事魏元等上疏曰竊見春來災異疊仍近者彗星又見東方光侵台垣此皆陰陽相薄之所致也臣聞陰陽分政不可參貳頃傳中宮昭德彼此相亢一若有參貳之者曩者大學士彭時禮部尚書姚夔每以爲言陛下謂此係內事朕自處置臣等聞命以來屏息傾聽將半年矣而處置未聞（原評曰彭姚二公疏諫不另出附見於此此亦作法）但傳尚食所司昭德進饌不減中宮夫宮墻雖深視聽甚近衽席雖微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震位甚闕豈可以宮廟社稷之大聽其蠱蔽而不思固國本安民心哉不聽妃益驕恣凡四方

所進獻珍異奇巧必歸之妃中官卽用事稍忤妃立見斥逐妃所親倖者出外鎭守如錢能覃勤汪直梁芳韋興輩皆假貢獻科民財中外騷擾至爲妃求福凡一切祠廟宮觀齋醮懺禮之費竭水衡輸之宮中帑藏爲之一空上嘗指語芳興曰帑藏之空由汝二人汝知之乎興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爲陛下造齊天之福何爲藏空卽以所建祠宇歷數之上曰我或恕汝恐後人無汝恕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時上方鍾愛興王或爲芳等謀曰不如語昭德勸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則共保富貴無已豈直免禍哉然之言於妃先是東宮生母薨孝肅皇太后養之每囑之曰貴妃召爾食勿食也既而妃進太子羹太子却之曰疑有毒不食妃恚曰是兒數歲卽如是他日魚肉我矣氣憤不能語至是力勸上易儲會泰山震台官奏東朝有戒心上覽奏悟曰天意也事遂寢二十三年春上郊天大霧人皆訝之明日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貴妃薨妃體肥是日以拂子撻宮人怒甚中痰死上聞報憮然曰萬使上去吾亦安能久矣爲輟朝七日諡曰恭肅端愼榮靖皇貴妃葬天

壽山。初妃父貴以兵馬指揮使進都督同知。兄通錦衣衛都指揮使。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大學士萬安。呼丘嫂。每邀之來家。敬禮之。朝士倖進者。爭趨通門。弘治初言者藉藉。御史曹璘。請削妃謚號。而魚台縣縣丞徐頊。請籍萬氏家。窮治紀太后暴薨狀。孝宗不從。遂已。語具紀太后記。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孝宗朝 弘治

張皇后。孝宗后也。興濟人。父巒。母金夫人。夢月入懷。生后。后當適人。其所當適者。忽大病。及選爲太子妃。則前所當適者病已。孝宗即位。立爲后。篤愛。宮中同起居。無所別寵。有如民間伉儷然者。巒自都督同知封壽甯伯。其卒也。加贈昌國公。子鶴齡嗣后。而鶴齡弟延齡。亦從都督同知。進封建昌伯並加保傅。其他群從以后故。受中書舍人及錦衣百戶諸官者。不可勝數。帝又爲后立家廟於興濟。土木閎麗。明世外戚之盛。無過張氏者。后知大體。不干預政事。而外家稍盛。多側目。帝陰爲之解。山東副使楊茂元。以何決論事。言水陰象失職。以后故。后怒甚。必殺茂元。上爲后徵茂元至。薄謫之。而御史胡獻論延齡鶴齡上下之獄。竟解。戶部主事李夢陽言二齡。二齡奏夢陽謗訕母后當斬。金夫人入泣訴上。下夢陽詔獄。他日上與后夜游南宮。二齡侍。酒半。上召鶴齡膝前解之曰。毋使我以外戚殺諫臣。鶴齡免冠謝。乃已。帝之所以內應后而外處群臣

若此。后生武宗及蔚王厚煒。至武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正德五年。加慈聖皇太后。武宗崩。太后委政楊廷和。散豹房。收江彬。神周下獄。罷威武團練官軍。革皇旂校。而遣各邊鎭守太監之在京者。凡喇嘛哈密諸屬國留侍者。皆使還國。一切政務。皆整飭儲備以侍世宗。世宗入嗣。加稱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已而復進聖帝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上初母太后已用璁議。母本生太后。而以后爲皇伯母。居仁壽宮。十五年。進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二十年八月辛巳崩。諡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合葬泰陵。主祔廟。后正位中宮。侍孝宗者十八年。歷武宗朝爲太后十六年。及世宗嗣位。又二十年。其長年享尊。宮中比之孝誠張太后。獨太后定策。迎立世宗。而世宗事之不以禮。初興國太后迎入宮。后尚以藩妃相視。稍抑之。及上入朝。后頗倨。上以此銜后。當大婚時。初傳昭聖旨。而卽以壽安易之。及三年二月。興國太后誕期。敕命婦朝賀燕賚倍常。至后誕。獨免賀。修撰舒芬具疏言。昭聖誕節。乃陛下承懽之會。所當聚天下歡心。以奉事其親者也。今處傳免賀。遠近驚疑。宜別降綸音。以彰至孝。敕

奪俸三月。御史朱淛言昭聖手携神器親授陛下母子至恩天日昭見。幸值千秋。義應請賀。縱母后固辭。陛下猶宜敦請。豈可以傳免之旨。出自陛下。命建詔獄。又御史馬明衡言暫免朝賀。在平時則可。當此議禮紛更之時。忽聞報罷。安得無疑。使此旨出自太后。則必有因事拂鬱。生今昔之感。此不可不有以慰之。若出聖意。則母后在宮。恩同一體。豈可以本生嗣統分等殺哉。下北鎭撫拷訊。已而御史陳逅季本員外郞林惟聰。又言陛下以宮闈之故。罷及言官。其於本生正統之義。軒輊已極。忠臣義士。尙敢慷慨言天下事乎。幷逮訊之。會后弟延齡爲人上變。以殺人謀逆坐族誅。原評曰世宗隱仁大不可問此篇芝芝具良史筆意 刑部尙書聶賢覆言無左證。卽有謀。亦未成。世宗怒曰。論謀逆者。謀不謀耳。以成否耶。詰責賢等。使急促窮治。太后皇恐無所出。會哀冲太子生。太后請入賀。上知太后欲有言。謝不見。太后使人請。亦不許。閣臣張孚敬乃上奏曰。延齡過惡有之。顧實未反。且孝宗皇帝。獻皇帝兄也。延齡其懿親。陛下宜推獻皇帝友愛之情。以全椒房之義。毋傷伯母心。世宗降手書曰。親不過同姓。同姓爲逆。其能免乎。天下

者。高皇帝天下。孝宗皇帝守高皇帝之法者。卿慮傷皇伯母心。亦慮傷高孝二廟心耶。孚敬復奏曰。臣何敢爲延齡游說。但臣受恩重。不敢不對。當陛下嗣統時。昭聖太后欲子陛下。在朝諸臣。亦曾多設謬妄。恐悞太后。陛下獨用臣言。排破衆議。孝隆所生。始尊太后曰伯母。然而朝士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延齡被罪。大小臣工。嘿無一言。豈以爲延齡果可誅。太后不足顧哉。誠幸太后一旦不得所安。以深陛下之過耳。夫謀逆之罪。滅人種類。必欲成獄。當坐族誅。昭聖皇太后。獨非張氏人乎。臣又不審陛下可以處此。世宗乃第坐延齡殺人罪。絞。降鶴齡南京錦衣衛指揮。會冬月慮囚。上欲卽誅之。令考問漢薄昭故事。孚敬又奏曰。明律皇家祖免以上親。太皇太后皇太后緦麻以上親。皇后小工以上親。皇太子妃大功以上親犯罪。當議。公侯誓券有免死文。延齡戚則皇太后親也。爵則侯也。宜緩與否。似應議。上曰。且爲卿已。既而有男子班明者。奏鶴齡私通益莊王。造符呪壓帝星。上逮鶴齡。道死。而市人劉東山者。陰賊人也。以他事繫獄。與延齡居。延齡久繫怨望。時採擴故事。寫成帙。題其端曰。君道不明。東山

竊取之。他日牢吏弛延齡鉗。繫紲東山。東山不受紲。吏笞焉。東山忿。因挾延齡手書上奏。奏及。吏上復大怒曰。死革無君果矣。召赦東山。加延齡罪。斬而罰諸刑部官前後弛繫者。東山出。益僞張疏草。持喝延齡家。日鮮衣怒馬。恣行長安中。百官畏之。大學士夏言曰。誰能治此。御史陳讓曰。讓能。一日東山怨其父彎弓射之。不中。父告讓。讓窮捕東山。東山急。反誣讓諸子與延齡通。並爲壓星圖壓鎮聖母皇上。其圖凡五十。向年班明所言皆實。延齡家人往來仁壽宮。盜內藏。伺上動靜。皆御史讓陰主之。上大怒。逮讓等與延齡俱移繫詔獄。東山因益株引所不快。定國京山諸公侯俱坐繫。太后至衣敝襦席藁爲延齡請。上猶不許。陳讓從獄中上書曰。東山等結搆奸黨。瀆毀聖躬。妄連宮禁。陛下有帝堯既睦之德。而東山敢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敢言暴秦遷母之事。若復赦不誅。則將睚眦殺人。如郭解離間骨肉。如江充矣。且天下未有忍於弒父而可以預人家國事者。唯陛下詳察。書奏不省。會按詔獄者指揮王佐。謬與東山知。次第餂之。得其情。牘上。反坐。乃始械死東山。出讓等。而延齡

竟長繫不釋。暨后崩而延齡誅矣。始巒故宦族。鄉貢入太學。父爲夔州守有聲。從兄歧爲都御史負侃侃名。獨二齡以外戚故墮其家。聞者悲之。

沈氏選侍名瓊蓮。烏程人。昭慶富民沈秀後也。秀行萬三。洪武初徙家雲南。而其族仍留烏程。父廷禮仕於朝。弘治初被選入掖庭。孝宗試選女知書者。命爲守宮論。氏援筆立成。其發端曰。甚矣秦之無道也。宮何必守哉。孝宗悅。擢居第一。使給事御前。賜名曰女學士。弟溥舉人官通判。氏有寄弟試春官詩傳於外。

鄭金蓮者。初名王女兒。武城中衛軍卒鄭旺女也。幼鬻之高通政家。因採入內。備選侍。得侍上寢。其後遷周太后宮。侍太后。名鄭金蓮。宮中有訛言皇太子爲鄭金蓮生者。時皇太子已册立。會金蓮父旺陰結內使劉山求自通。山遂與言若女鄭金蓮。卽皇太子母也。在周太后宮。汝何不潛發其事。而受尊享焉。旺聞之大喜。遂稍稍播其語。語聞孝宗。孝宗怒。磔山於市。幷論旺死罪。尋赦免。至武宗嗣位。旺悻悻以爲及今不卽發。則何待矣。乃仍爲浮言如初。而市儈王璽覬與旺共厚利。因於正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璽密携旺潛入東安門。喧言國母

鄭娘娘幽居太后宮若干年矣。欲面見皇上。有所奏。東廠執以聞。下刑部訊。無實。擬妖言律。兩人不肯伏。大理寺駁讞者再。乃具獄誣罔議如山例。置極刑。鄭金蓮不罪。

武宗朝正德 夏皇后大興人。一作上元誤考實錄作大興當是 武宗后也。正德元年。册立。其父儒。初授錦衣衛指揮。尋陞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時監察御史杜旻上言。人君處貴戚。患在不教。蓋其人多起側微。一旦姻連帝室。非乞田請爵。則侵官罔利。以所與居者。非端謹之士。未嘗聞禮義之訓故也。都督同知夏儒。以后父得饗殊錫。恐驕侈易成。罪盩必至。宜愼選儒生。俾爲師友。吏部議如旻言。乃選老成端潔堪爲師友者一人。授以訓導之職。令爲儒講學。未幾封儒慶陽伯。尋卒。后以世宗卽位。歲上尊號曰皇嫂莊肅皇后。十四年崩。禮部上喪儀。請上素服冠經帶舉哀。臣民二十日如禮。上曰。嫂叔無服。又兩宮在上。朕服青足矣。臣民則如母后服耳。禮部尙書夏言謂皇上以嫂叔絕服。則群臣不敢素服見皇上。請暫罷朝參。許之。既而下群臣議謚。故事凡帝后謚並用十二字。至是大學士張孚敬

持異議曰。大行皇后皇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謚宜用二字或四字。大學士李時曰。當用八字。而都御史王廷相曰。均帝后也。何殊之有。夏言集上其議。因奏古人尚質。謚法簡。今以漸而增。非獨飾孅。抑亦臣子之情矣。夫少可多。多不可少。大行皇后謚。其於皇上服制有無。名分尊卑。固不相涉。惟是帝后媲美。妻以夫尊。今列聖元后。皆用一十二字。而獨於大行皇后謚文減損。跡涉降殺。二四與八。與禮無據。不如仍用十二字爲當。上曰。朕昔在藩。臣子也。今則無事嫂如母后之義。且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于皇嫂實壓母道。不便。其再議。禮部請如孚敬言用二字。上曰。其用六字。數既半。合陰焉。於是上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十五年。上忽曰。字不備不稱。配武宗。加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十二字如故。

沈賢妃。吳德妃。皆武宗妃也。賢妃父傳。德妃父讓。皆以妃貴。授指揮僉事。故事選后以二女陪選。正德改元。上大婚。二妃陪后進。慈聖太后。卽命封爲妃。越一月。命禮官上册妃議。上乃具袞冕。告大行皇帝几筵。預命鴻臚寺官設立册案

綵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及大樂。錦衣衛設鹵簿法駕。上御華蓋殿皮弁陞座傳制執事官舉節冊由殿左門出正副二使跪受制。制曰正統元年九月初七日皇帝冊沈氏爲賢妃吳氏爲德妃。卿等其持節行禮。於是執事官舉冊置綵輿中蓋用黃鼓樂。至右順門正使持節副使捧冊北向授內官。內官賚之由正門入詣二妃所。二妃禮服護以扇宮人隨者各擎執迎節冊入拜受之。女官宣冊授二妃而以節授內官賚之。出右順門授使使持復節命。於是二妃謁奉先奉慈二殿几筵。詣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行禮。還內殿上皮弁皇后具禮服陞座。女官導二妃詣前行禮。禮畢還宮。方是時二妃固嫺禮。當太后意而上甫親政。盡宗廟之敬動合矩度。一時宮中皆稱之。原評曰帶叙帶議皆見筆法舊史於此處全不曉且上詳叙冊禮處舊俱不備既而賜后家及二妃家各給庄田若干頃。時奸民投獻者咸謂近畿土地腴利饒。當佃諸近畿而近畿之不便者多怨望。至嘉靖改元奸民覘世宗意薄。無復舊戚恩。遂嗾之上訴而莊田盡除。

王妃順天人。能詩工筆札。以才色爲武帝所幸。嘗侍上幸薊州溫泉命妃爲詩。

妃手自書之。刻於石。附詩塞外風霜凍異常。水池何事暖如湯。溶溶一派流今古。不爲人間洗冷腸。

馬氏馬昂妹。豹房供奉女也。美而豔。江彬白之上。時已適畢指揮有娠。甯庶人僞檄稱馬指揮妻幷是上令中使召迎之。至豹房。馬氏善騎射。解于闐龜茲諸樂。能道番語。遂絕幸。封兄昂右軍都督。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內庭中官皆呼昂爲舅。賜第太平倉東。上嘗從數騎過飲其第。六科都給事中呂經等言。近聞閒住將官馬昂。獻其有孕女弟。輒見狎愛。且覩內降已超授昂右軍都督。臣等惶懼不知所爲。夫以失身之婦。而寵奪宮闈。必其人之有異耳。夫天生尤物。亂人聽視。苟非德盛。鮮不及禍。況其身已失也。今昂及子弟。出入禁闥。楊釗之寵。重見今日。昔者王氏封侯。黃霧四塞。昂今拜官。異亦若是。恐失今不治。漸致難測。伏乞誅昂。幷斥孕婦。以遠禍水。御史徐文華亦言。中人之家。尙恥再醮之婦。以萬乘之尊而顧有是。誰爲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竊料其熒惑聖聰。不過曰是姬殊色多技能。而又宜子。陛下悅彼甘言。誤蒙寵納。已婚未婚。有身無身。皆所不計。萬一防杜疏闊。而不韋李園之徒。抵隙以進。所繫豈細故哉。且陛下降等威。削尊

嚴。與昂兄弟子姪媟服共坐。或共臥起。賞賚無章。倖臣皆降禮。而莫敢抗其權
寵可知矣。馬姬專寵於內。昂等擅權於外。欲禍機不發。得耶。俱不報。未幾六科
都給事中石天柱等又言馬昂進納孕婦。臣等已疏論。迄今再旬。未蒙進止。豈
陛下之意。將爲其有身。謂與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
者。特不知而墮其計耳。今陛下知之而復爲之。何也。萬或陛下急於宗嗣。踪跡
曖昧。眞僞未明。言之咋舌。宜立賜裁決。蚤絕覬望。御史程起充等又言內寵爲
孽。是謂女戎。外寵爲幸。是謂男戎。妹喜伐夏。妲己伐商。褒姒伐周。此女戎也。莽
卓伐漢。賈趙伐晉。安史伐唐。此男戎也。夫兵戈之顯伐易知。而中冓之伏機難
測。馬昂兄妹。寵擅後宮。子姪無賴。雜處中禁。臣等昧死有言。未蒙聖斷。夫昂本
驕淫暴橫。而濟之以奸。馬姬柔佞多能。而濟之以媚。是兼內外之戎於一家。積
夏商周漢晉唐之患於一時也。復不報。後上幸昂第。酒酣召昂妾。昂忤上旨。上
怒起。昂懼。乃謝病歸。既後得劉美人。而馬氏寵衰。
劉美人。亦稱劉夫人。太原民劉良之女。世稱美人名良女非是晉王府樂戶楊騰名下妓

也。正德十二年。上幸大同。駐蹕偏頭關。遍索女樂於太原。美人偕衆妓雜進。上遙見美人悅其色。及聆謳大喜。遂從楡林還。再召之。載以歸。命爲美人。大見寵幸。初居豹房。後漸入西內。專寢飲食起居必與偕。言事輒聽。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倖。雖甚貴倨。見必觸首。以母事之。呼之曰劉娘娘。後上將南征。陰移美人至潞河。約駕先發而隨以他舟迎美人。美人脫一簪贈上。行且以爲信曰。見簪而後赴。上藏簪衣間。過蘆溝。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獲去。及至臨淸州。上遣中使召美人。美人辭曰。不見簪非信。不敢赴。上乃獨乘舸晝夜行。徬徨至張家灣。親迎美人。載而南。（原評曰此千載韵事且出自實錄而舊史以異詞諱之殊不必然）當上發臨淸時。倉卒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有數人追及之。亦寥甚。民船爭榜見上舟。不能避。抵觸譏訶。湖廣參議杜文續。衝上舟。過怒。止之入其舟。奪一妾行。及上至揚州。每以數騎獵揚州城西。止宿上方寺。後遂無厭。屢出獵。馳突不測。美人諫乃止。時又稱爲夫人。自上方寺至南京。所臨寺觀。擔壚錦繡梵貝夾冊有爲上所錫賚者。悉署上與夫人劉氏名字。其上正德十六年。世宗入嗣。用南

京給事王紀言。以為至尊別號。媟嫚啓侮。不可示天下後世。自今南北。凡大行皇帝御駕所臨驛置寺觀。有書威武將軍鎮國總督及夫人劉氏名者。悉令撤去。

浣衣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也。以麗色。嘗與選嬪宮。既而罷歸。恥不肯適人。又時時感異夢。謂必有趙萬興者來聘。當許之。其人貴不可言。里中僧出入智家。知其夢。間以語人。道士段鋹挾妖術。聞之。遂潛易姓名。且賂僧。使僧先一日謂智家曰。爾家明日當有大貴人至。詰旦鋹至。問其姓名。曰我趙萬興也。智家懽呼羅拜之。遂妻以滿堂。鋹乃出妖書轉相煽亂。愚民既神其夢。及見書。大信從之者日衆。鋹畏事漏。攜滿堂逃之嶧陽。既而嶧陽人亦信之。有嶧縣儒生潘依道孫爵杖策至。陰受其術。時背人行主臣禮。於是鋹遂僭號。改元大順平定。往來牛蘭神仙二山間。久之鋹出行新城。民掩獲鋹。幷得其妖書。撫按以聞。詔釋愚民之從者。獨斬鋹與依道爵三人西市。乃特降中旨。令勿殺滿堂。沒入之。以官奴送浣衣局。既而召入侍豹房。大幸。世宗嗣位。復出浣衣局。人謂之王

浣衣云。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世宗朝嘉靖 興王妃蔣氏。世宗母也。其先徐州人。以尺藉隸京師。父効初授兵馬指揮使。嘉靖間追贈玉田伯。生妃。通詩書。嘗著女訓十二篇。弘治五年。冊為興王妃。生二子。長岳王厚熜。次即世宗也。興王薨。妃居邸一年。世宗入繼大統。即位甫三日。即奉箋詣藩邸迎妃。而令廷臣議推尊禮。廷臣舉大義。謂宜考孝宗而稱興王為皇叔父。妃為皇叔母。議三上不允。時妃已迎至通州。聞稱皇叔母大恚曰。安得以我子謂他人母乎。不肯入。上聞之。啓慈壽太后。願奉母歸藩而進士張璁者。逆上意。謂宜考興王而母太妃。上大喜。乃始迎妃來。將入宮。禮臣具儀注。謂當由崇文門進東安門。皇帝出東華門迎而入。不許。再議自正陽門進大明門。承天端門午門之東。從王門入。又不許。崇文門。京師東門也。正陽門者。正門也。御道在焉。王門、諸王所出入門也。上曰。聖母當從御道入朝太廟。於是群臣相顧。爭謂王妃無謁廟禮。不聽。又謂當具諸王妃儀仗。不聽。乃尊稱興獻

太后。具太后車服儀仗。竟以太后從正陽門直入謁奉先殿。不廟見。頃之。加稱興獻皇太后。群臣又力爭。謂稱皇非是。大學士楊廷和至辭位去。不聽。會淸甯宮旁室災。論者謂議禮所致。乃姑稱興國太后。然非上意也。越三年。上尊號曰本生章聖皇太后。當是時。張璁桂萼等揣上意有在。益任情與群臣辨。謂上宜考興獻帝。而母興獻后。去本生二字。乃成禮。上是之。遂以是年秋。尊妃爲聖母章聖皇太后。去本生二字。原評曰此篇以逐節反覆爲章法五年。爲興王作世廟成。奉妃入謁廟。大學士石瑤等力爭之。不聽。七年加尊稱曰慈仁。九年頒所製女訓於天下。十五年四郊廟享禮成。加尊稱曰慶靜貞壽。九月奉妃謁天壽山七陵。又謁恭讓章太后及景帝后陵。十六年奉妃幸金山。命諸臣進賀行殿。十七年九月奉妃居慈甯宮。十二月癸卯崩。諭禮工二部曰。朕皇考獻皇帝陵。遠在承天。升遐之日。尙以諸王禮葬。藩衛淺薄。堂隧狹隘。比者展視山陵於成祖長陵之北。得支山曰大峪。林崗鬱衍。實爲吉丘。欲起逆梓宮還祔於此。朕不敢專。卜告於皇祖。既得吉卜。二三勳輔近臣咸贊曰。宜爾。郡臣其擇期襄事。又諭曰。聖母升遐。

山陵爲重。分遣大臣。祭告大峪山頂建顯陵。於是以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爲奉迎行禮使。兵部尚書張瓚爲禮儀護行使。太監鮑忠爲奉侍官。指揮趙俊爲吉凶儀仗官。又賴太師翊國公郭勛知聖母山陵事。上親幸大峪視之。忽諭曰。獻皇帝體魄藏顯陵者二十年。北遷遙遠。大不甯於朕心。朕將奉慈宮南詣合葬。其議以聞。於是禮臣嚴嵩等議謂靈駕北來。慈宮南舉。共一舉也。而春秋享祀。遠近迴殊。如初議便。上曰。孰謂四海非王土歟。且孝陵何以尙在南也。因止崔元等毋行。第令趙俊往順天。啓視元宮。乃上太后尊謚曰孝慈貞順仁敬誠一步天誕聖獻皇后。明年。趙俊還。謂顯陵不吉。上乃議南巡。九卿大臣許贊等。暨左都御史王廷相各疏諫。不聽。已而侍郎呂柟。給事中曾烶。御史劉賢。郎中岳倫。皆相繼諫。不聽。已而太學生陳艮鼎上書諫。不聽。艮鼎下詔獄。上乃至承天。作新宮。虛其一。以待合葬。工竣。歸過慶都。御史謝少南言慶都有堯母墓。佚於祀典。請祀之。上忽曰。帝堯母有墓。洵乎。合葬非古也。卽拜少南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更議聖母葬大峪山。四月。上躬謁長陵。忽召禮臣嚴嵩曰。大

峪山何如純德山耶。仍命崔元護梓宮南祔。七月合葬顯陵。主祔睿宗廟。陳皇后。元城人。少與諸女擲錢戲。錢四側。既長。紹聖張太后爲世宗選婚。臺官言大名有佳氣。得后迎入宮。嘉靖元年冊爲后。授后父萬言都督同知。賜第西安門外。工部尚書趙璜言西安門近宮。治萬言第。請毋過高廣。上怒。逮營繕郎中葉寬員外郎翟璘下獄。而封萬言泰和伯。給世券。既而萬言侵牟其縣民。縣令張好古執萬言家人杖之。好古亦下獄。時上方議禮。以爲禮始自宮闈。每誦關雎講教化。原評曰先入此數語史筆値上與后坐。張文二妃者。嘗茗。上循視其手。后恚投盃起。上大怒。后以驚悸忽墮娠。既而崩。當墮娠時。萬言乞妻入視。上以非祖制不許。至是議喪禮。欲從殺。因裁禮官所上儀注。上玄冠素衣十二日。更淺色衣聽政西角門。朝兩宮則具如常服。百官三日臨喪。服十二日。朝則玄冠素衣。適二十七日除。閣臣張璁執不可。請上素衣絰帶十二日。乃更服玄冠素衣。百官則素衣絰帶。侍西角門。通二十七日除。上曰。不如朕言。朕且以九日除矣。璁曰。不然。天子與后。猶父與母。春秋天王歲有三年之喪二。焉爲后也。古人服妻三

年。後世易以期。期之喪。諸侯絕旁期也。妻之喪。正期也。日易月殺矣。殺之九月後。若有殺者。則將無也。且甯忍臣子不終君母之服者。上曰。以上有兩宮皇太后故也。終不聽。既而詹事霍韜奏曰。今百官有妻之喪。不當公。古人父在喪母杖不上於堂。避尊也。臣請陛下玄冠素衣。御西角門。十日。卽玄冠玄裳。御奉天門。百官朝則玄冠玄裳。退則素。二十七日除。謂夫陛下二十七日。皆御西角門。則無辨於大喪也。百官表衣朝中門。則禮不肅敬也。陛下卽以玄冠玄裳御奉天門者。當陽之義也。猶之百官有妻之喪。不當公也。百官退而素不敢見陛下。避尊之義也。猶之古人杖不上於堂也。庶幾變於禮者之禮也。上可其奏。乃諡曰悼靈皇后。以其年別葬之天壽山襖兒峪。葬之日。出梓宮王門。罷辭祖禮。百官一日臨。都給事王汝梅諫不聽。十五年。禮部尚書夏言議。謂先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七年。夭崩。諡悼。雖倖古法。而靈義有六。並非美稱。請下翰林更諡。上意既久釋。乃改諡曰孝潔皇后。其後繼后諡孝烈。先祔廟。而后祗祔。奉先殿西室。（卽西夾室也 一作東室悞）隆慶初。禮臣議孝潔大行皇帝元配也。宜合葬祔廟。若遵

遺制。祔孝烈則舍元配也。若同祔則二后也。皆不合典制。臣竊以大行皇帝升祔時宜奉孝潔配。遷葬永陵。孝烈移主陵廟。制曰可。乃上尊謚曰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

廢后張氏。世宗第二后也。父楫、錦衣衛指揮僉事。后初入宮。封順妃。嘉靖七年。陳皇后崩。兩宮皇太后命上自擇諸妃中可者。因下詔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者也。順妃張氏。侍朕以來。克盡禮道。其冊立爲皇后。當是時上方追古禮。而后甚婉娩。稱上意。每歲祭。后必從上分獻宗廟。方春季嬪御行親蠶禮。日講章聖太后女訓於宮中。嘗誦翰林所撰內則新詩。使宮人歌之。以當古房中之樂。如是者六年。原評曰着此段纔纔不知其爲風也。至十三年正月癸卯。忽降諭禮部曰。朕惟陰以相陽。若地承天。妻綱於夫。道在敬順而已。朕元配早夭。進冊張氏。藉其內助。恩遇特隆。近乃不思敬巽。罔顧承乾。俟其旣悛。竟成終怙。應收皇后冊寶。退閒別所。其天下箋賀。總停如勅。十五年。薨。上命喪葬。視憲廟吳后禮。十六年。改稱廢后。葬金山。

方后。江甯人。安平侯方銳女。以嘉靖九年選入宮。十年。奉章聖皇太后旨。選九嬪。先是祖制無九嬪名。自后妃下。雜置諸嬪宮。而間以婕妤昭儀貴人美人諸位號。（今史官言明代宮中無昭儀昭華諸位號非是）雖稍參漢制。要其所以爲儲嗣計。未嘗乏也。至是特用張璁言。謂上未有子。古者天子立后。並建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廣儲嗣。陛下春秋鼎盛。宜博求淑女。爲似續計。於是下慈旨爲九嬪之選。而后居其首。三月。后與鄭氏王氏閻氏韋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九人並受册。並冠九翟冠。大采鞠衣。圭用次玉。穀文。册黃金塗。視皇后殺五分之一。至期。上袞冕。告大廟。還服皮弁。御華蓋殿。傳制遣大臣行册禮。既册。乃從皇后朝奉先殿。禮成。百官入賀。上仍服皮弁受之。當是時。后册名德嬪。上以其行禮敬。且升降有儀度。悅之。然未爲后也。（原評曰此篇逐段起伏皆見筋節）越二年。忽廢張皇后。欲立后。以問夏言。言故逆上意。頓首曰。臣請爲陛下賀。夫天圓而地方者也。上大喜。遂以其年立爲后。而以僖嬪沈氏爲宸妃。麗嬪閻氏爲麗妃。副之。故事。立后謁內廟而已。內廟者。奉先殿也。上謂天子立三宮。所以承宗廟。故禮經有廟

見之文。何以不謁廟。下翰林禮部議。議謁廟是正月壬子。上御奉先殿。遣太傅武定侯勛爲正使。少傅孚敬爲副使。持節册立。上乃率后謁太廟及世廟。越三日。頒詔天下。明日受命婦朝賀於未央宮。自是之後。上嘗薦高祖及高后尊號。后捧高后主亞獻。上稱其有禮。睿皇后升祔及禁日。后親扶寶幄。尙七挾惟謹。睿皇后祥。后奉几筵。帥嬪御行享祀。皆恭恪稱上意。上嘗特褒之。二十一年十月。上性卞。待宮人多不測。宮人懼。會所幸曹妃及王甯嬪侍上寢。寢酣。宮人楊金英等謀弒逆。用組繫上頸。而以釵股雜刺上胯間。幸繫組倉卒誤爲殊死。結得不縮。金英懼。同事張金蓮者知事敗。走告后。后馳至解組。上蘇。然病悸不能言。后命太監張左高忠捕宮人雜治。詞首王甯嬪。云曹妃者雖不與。然亦知之。后乃傳上命收曹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於市。并捕斬其族屬十餘人而籍其家。先是曹妃有容色。上愛之。册爲端妃。故每侍上寢。至是上稍愈。疑妃冤曰端妃我所愛。宜無此心。因德后救。已而翻以妃故憾后。是年進后父鈗安平伯爲安平侯。以報后功。二十六年十一月。宮中火。中宮請救后。上不應。后遂崩。已而

復悼曰。后救我。而我不能救后。原評曰此以述語爲斷語純乎史法乃欲厚其喪葬禮。且欲重抑孝潔以厚之。遂稱后爲元后。豫名所葬地曰永陵。遣太傅兼太子太傅成國公希忠爲正使持節。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文華殿大學士言爲副使捧册。諡曰孝烈皇后。故事凡册諡使臣至宮門。內侍傳節册以入。上又諭諡后禮重。其命二使上殿拜命於門內。勿如舊。明年二月喪百日。特修薦事於永禧宮。詔群臣齋戒十日。是日皆素服辦事。五月葬永陵。將葬。禮官請儀注。上命梓宮從中道行。虞嬪如禮。用九數。百官送喪者。皆制服。至入朝。以素服加烏紗帽黑角帶。退而以素服素冠辦事。至迎主之日。仍用制服。至善安門外行安神禮。主還。更以素服素冠辦事。禮畢除。時廷臣謂踰舊制。且有引孝潔前事爭者。皆不聽。二十八年十一月。后大祥。禮官請安主奉先殿東夾室。先是孝潔葬嶼兒峪。後主不議祔。至十五年。禮官始請祔奉慈殿。邵太后傍以爲喪服小記有婦祔祖姑之文。因祔主焉。及邵太后遷陵。廟而奉慈殿廢。廷臣議遷孝潔殿於奉先殿旁室。而殿旁地陿。惟斜廊兩廡。難以奉安。於是有奉先殿盡西夾室之祔。蓋迫

於所請也。今請安后主於奉先殿東。則位先孝潔。此明以元后尊后者。而上復不許。謂當祔太廟。下輔臣嚴嵩尚書費寀等議。嵩等言祔祖姑禮也。請歲時饗獻。則入太廟藏主。則幄憲廟皇祖妣之傍。以從祔於祖姑之義。而上曰不然。祔禮無遷就者。后雖非帝。然帝之配也。帝自有一定之序。而后卽因之。今后以朕存。不啓櫝不定祝已矣。安有饗在此而主藏彼之禮。其依祖制奉祧仁宗而祔以朕他日之新序。其勿違。蓋上意尊后。且慮他日祧睿考。故欲乘已生存時預祧仁宗而借后以定序也。原評曰直斷數語皆舊史所未敢道者然史記漢書在本朝已自有此嵩等謂論及新序。則非臣子所敢言。乞下廷臣議。上命暫已待再期姑藏主皇妣睿皇后傍。明年再期奉主睿皇后傍入享於太廟位。設新序不及祝。而上終欲祔主太廟。命再議。禮部尚書徐階都給事楊思忠皆以爲不可。餘無言者。時帝使人覘會議得狀。及疏入。怒曰爾等懷二三心。猶爾耶。此非專論后也。及非子爲親夫爲婦也。第以朕躬論正序定位。禮所應有。乃無肯奉行者。階思忠二人議定。卽是矣。於是階思忠惶恐言。臣等愚昧不能仰知聖諭。竊惟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

世而祧。至後兄弟相及。亦有不及六世者。國朝廟制。同堂異室。與周禮不同。今太廟九室皆滿。若以聖躬論仁宗。當祧。固不待言。但此係異日聖子神孫之事。而陛下自言之。是自豫廟也。臣聞夏人之廟五。商以七。周以九。禮由義起。五可七。七可九。九之外亦可加也。請於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二室。爲十廟。祔孝烈皇后。毋祧仁宗。陛下亦無豫焉。上曰。會議當人人盡言。今兩人各一言而止。此會議耶。臣子之誼。當祧當祔。自應上請。而乃自爲見。且禮有一定。苟定矣。何避豫爲。於是階等乃如旨議上。報聞。隨條上祧祔儀注。并請曰。忌祭近矣。望可臣奏。上猶銜初議。報曰。孝烈繼后。非元后。其所配者又入繼之君。不忌祭亦可。階等惶恐。請益力。上曰。非天子不議禮。后當祔廟。朕久諭之。顧謂未宜。徒飾繁言惑衆聽。實欲待題朕主矣。因諭嚴嵩曰。禮官卽從朕言。勉强耳。諸臣爭親爭帝爭祔。爭名三十年矣。至今猶未化耶。今卽不忍祧仁宗。且置后主別廟。他日任臣下處之。令忌日奠一卮酒。不致以仁宗傷衆情也。於是禮臣不敢復言。第請如敕行。許之。後二年。六科官表賀正旦。思忠首署名。上猶修前郤。摘其表語詰責

之杖之百。創籍以杜異議。然當時議臣。從無敢爲孝潔言者。隆慶初。上后尊謚曰孝烈端順敏惠恭誠祗天衛聖皇后。不稱肅字。且移孝潔配世宗祔廟。遷葬永陵。而別祀后主弘孝殿。見陳皇后記。

皇貴妃王氏。指揮僉事王隆之女。嘉靖九年選入宮。十年册爲昭嬪。十五年生皇子戴壡。生時有他妃夢星官以嬰兒送昭嬪。上異之。是年進昭妃。明年册爲貴妃。皇子有奇質。嘗見上叩頭曰。兒不敢時時舉手者。以天在上也。上奇其言。至是益重。妃十九年進皇貴妃。二十八年皇子薨。年十有四。時初冠行冠禮翼日而病。命太醫視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兒去矣。端坐而逝。上悼之。謚莊敬太子。明年妃薨。先是閻麗妃生一子。薨。謚哀冲太子。至是命妃與閻妃同葬。而以哀冲莊敬二太子祔之。其地在天壽山。已而禮官言。妃當與閻妃同祔主孝潔皇后陵廟。詔可。妃弟朝用。累官都督僉事。

杜康妃者。穆宗生母也。大興人。父林。封慶都伯。嘉靖九年。妃應選入掖庭。明年封康嬪。十五年進封康妃。十六年正月。皇子生。是爲穆宗。三十三年。妃薨。是時

穆宗以裕王居邸。上下禮部議喪禮。尚書歐陽德等言。累朝皇妃。或未生皇子。或子非居長。而受封國。或子立爲東宮。而先薨。俱與今不同。惟成化中淑妃紀氏薨。所生皇子倫序居長。與妃事相類。但彼時孝宗尚幼也。今裕王既已成婚。禮宜持服主喪送葬。乃議上輟朝五日。裕王主喪。遵孝慈錄斬衰三年。其儀仗人數。皆視舊有加。上不許。於是輔臣引洪武七年。太祖命周王橚服貴妃孫氏故事以對。曰彼慈母猶爾。況生母耶。上命考賢妃鄭氏例以聞。於是德等復上儀注。制可。敕諡爲榮淑康妃。葬金山。及穆宗入嗣。以隆慶元年正月乙未。諭禮部曰。朕仰荷天眷。嗣守丕基。遡惟慶源所自。我生母榮淑康妃。恩實大焉。朕曩居外邸。奉養之禮。既闕生前。光揚之典。未從身後。追思罔極。痛切於衷。夫孝在篤於所生。愛必由於親始。今朕方以孝治天下。而母恩未報。大禮未舉。其何以表因親之誼。立成教之本哉。昔孝宗皇帝上生母淑妃尊諡。祔葬茂陵。建奉慈殿。大內歲時享祀。萬世稱孝焉。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鴻稱。舉遷祔之上儀。營祀享之專宇。爾禮部其議詳以聞。丙寅上尊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

天開聖皇太后。遷祔永陵。祀主神霄殿。

李嬪。延津人。嘉靖十四年十月。夏言請愼選賢淑。補嬪御。以廣儲嗣。上命夫人女官出諸王館選擇。妃父李拱臣自詣通政司。上白有女端麗堪充。下陳。因轉送禮部。以請上。曰。此非大臣獻諛也。既係親陳。當從所願。遂令拱臣送至京。既至。適上行郊祀。夏言請淑女赴諸王館。擇日選視。上曰。淑女至京。適逢郊享。此高禖之兆也。原評曰動必引古然不可已、勅勿赴館選。徑進大內。既進。冊甯嬪。無子。薨。

穆宗隆慶朝

穆宗皇后姓李氏。昌平人。封德平伯李銘女。穆宗爲裕王。冊爲妃。生憲懷太子。嘉靖三十七年。歿。皇邸。穆宗卽位。謚曰孝懿皇后。六年秋。神宗卽位。加上尊謚曰。孝懿尊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合葬昭陵。主祔廟。

繼后姓陳氏。通州人。一作大名父景行。封固安伯。嘉靖中。孝懿李皇后爲太子妃。早薨。冊后繼之。隆慶元年。進爲后。巳而后無子。出居別宮。越一年。后疾。左右無侍者。外廷憂之。既疾甚。試御史詹仰庇上疏曰。皇后者。本先帝所賜以配陛下。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之好。上承宗廟。下以立四方家人之則。舊聞皇后舉止

端肅。久拂聖意。而去歲車駕謁陵園。皇后隨輦。朝野皆慶。以爲相傳或失實。群疑總釋。頃又聞皇后離坤甯。置之別宮。左右失起居。以致抑鬱成疾。陛下又畧無眷顧之意。中外憂懸。萬一不起。如聖德何。亦何以承先帝命。上曰后無子多病。近移居別宮。冀稍安適。或可從此却病耳。爾不曉內廷事。乃妄言。神宗即位。上徽稱曰仁聖皇太后。六年進懿安。十年進康靜。二十四年七月崩。謚曰孝安貞懿恭純溫惠佐天弘聖皇太后。祀奉先殿別室。與孝烈皇后同。先是神宗在東宮時。后病居別宮。而神宗生母李太后者。斯時尚爲貴妃也。神宗每辰謁奉先殿。朝帝及貴妃畢。即往候后。曰娘娘寂寞。禮不可曠。后聞履聲。即喜。彊起取經書指而問之。神宗應聲答。后且感且喜。貴妃聞。妃喜亦喜。原評曰貴妃和厚神宗睿孝兩者可感。神宗既嗣。后稱仁聖。貴妃稱慈聖。兩宮既同尊。而后與慈聖皆賢。素無猜嫌。至是益親謐。神宗又孝事兩宮。一無所間。由是后無疾。優游慈宮者二十五年。神宗嘗設四齋近侍二百餘人。陳百戲爲兩宮歡。每遇令節。先於乾清宮大殿設兩宮座。使貴嬪請導。上預俟雲台門下。拱而立。北向。久之。仁聖與至景運門。

慈聖輿至隆宗門。上居中北向跪。少頃兩輿齊來。前已復齊至乾清門。上起。於是宮中王皇后扶仁聖輿。皇貴妃鄭氏扶慈聖輿。導而入。少憩。請陞座。自捧觴安几。以及獻饌。更衣。必膝行稽首。屏顧攝息。許原評曰一段祗摹叙迎宴一節如詳盡委皙豈非司馬寫生之筆皆從來儀注所未有者。於是始陳戲劇。飲乃罷。凡大饗多此類。

# 勝朝彤史拾遺記六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光宗朝 泰昌

光宗后郭氏。順天人。萬歷二十九年。册爲皇太子妃。生皇一女。四十一年十一月丁未薨。謚恭靖。四十八年九月。進謚恭靖端懿溫惠元妃。熹宗卽位。上尊謚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弼聖貞皇后。遷葬慶陵。主祔廟。后父初封博平伯。進侯。既死。子振明襲。

王皇后者。熹宗生母也。順天人。初入東宮爲選侍。萬歷三十四年十一月生熹宗。進才人。四十七年三月丁未薨。謚昭肅恭和章懿皇貴妃。熹宗卽位。十一月。上謚曰孝和恭獻溫穆徽慈諧天鞠聖皇太后。遷葬慶陵。祀奉先殿。封后父王昇爲新城伯。昇卒。子國興襲。崇禎末殉難。

孝純皇太后。姓劉氏。海州人。後居河間。父應元。一作應槐誤應元號思槐母徐嫗。初入太子宮爲淑女。萬歷三十八年十二月生莊烈愍皇帝。旋以細故失光宗意。被譴薨。既而光宗悔恐。神廟知之。戒掖庭勿復言。葬於西山。愍皇帝封信王。進賢妃。天

啓。中信王未之邸。嘗居勗勤宮。問近侍。曰西山有田懿王墳乎。曰有。其傍有劉娘娘墳乎。曰有。每密封金錢往祭焉。及卽位上尊謚曰孝純恭懿淑穆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遷葬慶陵。而封后父瀛國公。母瀛國太夫人。稱太異數也。弟效祖和陽衛正千戶。封新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文炳文耀。錦衣衛指揮同知。後皆加保傅。進都督。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遺像莫能得。傅懿妃者。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女。進封懿妃。嘗與太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雜指其眉睫及頰輔間。召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認之。時武英殿中書梁祝善形摹。瀛國太夫人同懿妃出宮人指示。揣以意。令髣髴爲圖。圖成。敕具法駕鹵簿。由正陽門警而入。上親跪午門迎之。既入。懸像乾淸宮。呼老宮婢及素侍太后者來前。使瞻視。或曰是。或曰否。上爲之雨泣。兩宮皆泣。原評曰聖主痛心事偏摩寫瑣屑乃爾猶記瀛國太夫人謝表有云聖孝難窮慈容不閟上揮涕慰勞賜以所圖四軸賜其一令供於家及國破文炳率家人環哭於孝純像前閉門自焚凡死者四十二人乃加傅懿妃封號。賞賚太后家及承奉王裕民中書梁祝各有差。上既追念太后。且自以薄祜當憂勞。於加上太后尊號時。群臣奉册寶以進。上以手拭

涙。欲獻不能已。故事生母忌日。不得設祭服靑。十五年六月。上以太后故。欲追宣宗以來生繼七后同建一廟。而祀太后於其末。乃御德政殿。召輔臣及禮部尙書林欲楫侍郞蔣德璟等議。上曰。太廟制有九。皆一帝一后。祧廟亦然。今祧廟自德懿熙仁四祖外。加以仁宣英憲孝五帝。凡九廟而其廟已滿。且其制一帝一后。其繼后及生后七位。仍不得入。卽宮中奉先殿。亦一帝一后。雖嘉靖後有以繼后及生后入者。而前此七位尙無祭也。上意在太后而特未顯言。德璟曰。奉先之後有奉慈殿。亦祀繼后及生后者。今雖廢。盍舉行焉。上曰。孝宗皇帝建奉慈而世廟癈之。然尙有弘孝神霄本恩諸殿。不止一奉慈也。德璟曰。內廷規制。臣未之悉。但既有諸殿。則似隨在可奉祀者。上曰。太廟之禮。一帝一后。朕豈敢輕易。惟是奉先地廣。可以恢拓。朕欲將祧廟之主。祫祀奉先。未審可否。德璟曰。大祫之禮。在歲暮已行於太廟。今復欲以祧廟之主。並入奉先。終恐陿耳。上曰。奉先殿中已現有繼后及生后七位主矣。德璟曰。此萬歷初始增入。非舊制也。上曰。然。按故事弘光初別建奉慈以奉孝穆紀太后。而孝肅孝惠。亦並祀

之。嘉靖中還三主祔陵廟。罷奉慈之祭。至隆慶初。奉安孝烈於景雲殿。更其名曰。奉孝。又奉孝恪於神霄殿。萬歷三年。卽奉孝恪孝烈於奉先。而弘孝神霄之祭。又罷。此奉先附祀所由來也。然以朕思之。奉先之祀。既有定禮。則諸殿沿革。歷世可驗。似不若別建一殿。以祀七后爲較便。德璟曰。善。於是闢殿祀太后。而七后共之。崇禎十七年。都城戒嚴。文炳文燿入衛。帝時李邦華請太子南還。不得。及事急。上召文炳及駙馬都尉鞏永固使護行。文炳叩頭言外戚親臣不藏甲。臣等徒手。安能護皇上。搏賊。皆相向哭。既而城陷。文炳文燿闔門死

李妃者。光宗選侍也。時宮中有兩李選侍。無所別。因以所居東西宮別之。莊妃居東宮。稱東李。此居西宮。稱西李。然西李最有寵。神宗初。以熹宗早失母。命西李母之。既而信王亦失母。仍以命西李。會西李生皇八女。遂改命東李母之。皇八女。卽後稱皇八妹者也。光宗卽位。妃與鄭貴妃同住乾清宮。時上諭封郭元妃爲皇后。王才人爲貴妃。又諭封李選侍爲皇貴妃。及上不豫。召大臣入乾清宮。上御暖閣。憑几諭曰。李選侍夙保震器。撫育國本。宜速封。如是者再。署禮部

事。侍郎孫如游對曰。今孝端孝靖兩太后及元妃才人大典未竣。俟四大禮舉後。行未晚也。既而上崩。選侍遂踞乾清宮。因挾制皇長子。邀封皇后。傳言欲垂簾聽政。於是大學士劉一燝。吏部尚書周嘉謨。都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力請移宮。而選侍始踉蹌移仁壽殿去。於是移宮之案興焉。熹宗卽位。下詔曰。朕昔幼冲。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聖母。以致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朕雖幼。未嘗忘也。皇考病篤。大臣進內問安。選侍威挾朕躬。使朕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靦顏口傳。至今念及。尚含羞赧。朕因避李氏。暫居慈慶宮。又令李進忠劉遜等傳言。每日章奏文書。先呈選侍。方付朕覽。仍欲垂簾聽政。且欲處分御史所言。選侍他日必有武氏之禍者。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噦鸞宮。俱遵皇考遺愛。有此體恤。外廷誤聽李黨謠詠。實未識朕心之故也。其李進忠田詔等。皆係盜庫首惡。自干憲法。勿使渠魁賄囑當事。播弄脫罪。卿可傳示遵行。故諭。十二月復下詔曰。朕冲齡登極。仰庇祖宗眷佑。內外清平。以爲大小臣工開誠布公。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妄

生謗語。輕聽僞傳。誠有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宮始末。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閣臣文武大臣科道等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阻朕於煖閣。當時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見羣臣。選侍許而復悔。及朕出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淸宮丹陛。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持朕衣不釋。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此時顏面存於何處。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著朕還宮。不令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諸宮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溷淆。朝政不甯。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如初一日。朕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於閣中。不令出入。及翼日恭送皇考梓宮於仁智殿。選侍必欲朕朝見彼後。方許回慈慶宮。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命選侍任照管。亦不住彼宮。其飲膳衣服。皆係皇祖皇考所賜。選侍侮慢凌虐。朕晝夜涕泣。皇考自知其悞。親來勸朕。此其親疏自有分別。（原評曰西晋後多此等文字）諸所行事。朕曾閱諭閣

臣。不令傳抄。若避宮不早。則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何如矣。選侍因毆崩聖母。自知有罪。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視。不許朕與聖母下原任各宮娥說話。如有。卽捕去重處。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知。今朕奉養選侍及皇八妹。俱從優厚。各官何以猜度過計。藉爲口實。如異日選侍患病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於朕乎。豈不聞聖母之崩。由選侍之毆。可不問乎。邇來各官。不爲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如天地。履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朕不加封選侍。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敬遵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體朕心矣。大小臣工。惟知私於李黨。責備朕躬。不顧大義。姑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務令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愆。故諭。天啓元年二月。上復諭曰。賈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人。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本不深究。然自繼春出揭以來。引類彌天。爭端大起。大臣求去。小臣紛囂。威懼繼春。莫敢直言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乃昻然肆辨。目無君父。況選侍

移宮以來。未嘗見繼春有疏。明其可否。却借密揭爲攖鱗逆耳之說。箝制朕躬。要名滅罪。姑着照原揭回話。閏二月又諭曰。朕以冲年。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敬禮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揑造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乃繼春奉旨回話。初則一揭朦朧。再則遮飾支吾。本欲逮訊。今自認風聞無影。顯自明肆誣揑。姑從輕削籍。永不叙用。當是時。上方厭選侍。移宮一案。尙無畸見。獨賈繼春有侍選自經。皇八妹投井之說。以爲當安選侍。故有是諭。而其既客魏用事。而上意遂變。四年七月。詔封選妃爲康妃。羣小念移宮之名正。不足以殺諸賢。乃創爲封疆一案。緹騎四出。大獄旁午。至五年九月。賈繼春召至。忠賢遂矯詔諭群臣曰。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至楊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串通王安。倡爲移宮之事。揑造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黨衆力强。不許康妃從容奉旨。而逼令琅璫出宮。先帝體尙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卽有權勢。固亦人臣。乃棄

禮忘君犯上不道。至於如此。使非賈繼春等明揭於前。天牖朕心補封於後。將終始蒙蔽。恩禮有虧。卽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於事。況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黨護熊廷弼。影壞封疆。鐵案既定。猶貪其重賂。力爲出脫。託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亂紀。欺蔽朝廷。及汪文言事發。奸謀畢露。自知理屈。乃巧借他題。以掩其罪。信口裝誣。毫無影響。肺肝如見。欲蓋彌彰。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追贓身死。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卽送法司從重擬罪。爰書既成。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日屢次明旨。俱着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迴護。使善惡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奸飾非。亂聽遠者治以妖言惑衆之罪。特諭。由此璫難大起。而國運隨之。要其禍自移宮始。先是熹宗初立時。值九月早寒霜甫下。而宮中李花齊開。咸以爲選侍當封相顧賀。而其後閹亦李姓。識者謂此草妖云。

東李妃。亦光宗選侍也。以別西李妃。故曰東李。性簡重寡言笑。名位素居西李

前。而寵不能及。嘗奉光宗旨撫視皇五子。皇五子成立。入繼大統。選侍功居多。

天啟元年二月。册封莊妃。客魏用事。妃持正牴牾。凡宮中禮數。多被裁抑。妃不平。會忠賢同官徐應元爲承奉正。當謁妃。奡慢不以禮。嘗在妃前詈宮使。䳢肆無忌。妃以負氣薨。原評曰此時宮闈極饒氣節如莊妃裕妃成妃輩比比皆是豈亦東林過激耶 先是皇五子在宮。每日起。拜天畢。退而謁母選侍。亦愛之。嘗夢黑龍蟠殿柱。以告選侍。選侍私自喜。囑勿言。又所居東宮後有井二。皇五子隨選侍過之。戲汲井。得金魚。汲次井亦如之。至是泣曰。吾不能奉侍王矣。崇禎初。上念鞠育勞。加上妃封號。與其弟李成棟官。給四千頃。而應元以忠賢敗。發南京。賜死。

選侍趙氏者。未有封號。與忠賢客氏不合。熹宗即位後。矯旨賜死。選侍聞命。出光宗所賜物。列案上。沐浴。西向禮佛。畢。痛哭自縊。客氏復矯旨用宮人禮葬。而斥其答應王亮等。發鳳陽陵園。

熹宗朝天啟 懿安皇后祥符人。張姓。太康伯張國紀女。天啟元年四月。册爲皇后。后性嚴正。數於上前。以顚倒舊章爲言。蓋指客魏氏也。客氏橫肆宮闈。后召至。欲繩

以法。客魏大恨。遂於宮中播流言。謂后本孫二女。犯辟以女託之生員張國紀。張國紀女之。非己女也。罔上大不道。上亦疑之。幸其說不根。無左驗。乃已。三年后有身。客魏盡逐宮人之異己者。而以其私人承應。后脅痛。假按摩陰傷之。竟損元子焉。時有匿名帖榜於宮門。列忠賢逆狀。并及忠賢黨七十餘人。忠賢怒。疑出國紀并被逐諸人所爲。而逆黨邵輔忠孫杰等。欲因此興大獄。盡殺諸門戶。而借國紀以動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劉知選偵知之。首上疏參國紀。梁夢環繼之。禍且叵測。賴閣臣力救得免。熹宗大漸。后折逆奄謀。力與大臣傳遺命。定迎立事。愍帝立。上尊號曰懿安。居慈甯宮。時奄方叵測。左右類伺者皆其黨。后豫戒信王勿食宮中食。及即位。猶從戚畹家取櫝食進。至是上見后。感激盡臣子之敬。乃召還戚臣張國紀於河北。慰之。而論知選夢環以謀危先帝中宮之罪。崇禎十四年。刑科給事中胡周鼐。請上后徽號。時國用日匱。上恐舉大典多費。嘆曰。吾之不能盡孝。事貧也。或言周鼐有所授。已下理。而頓釋之。曰。恐傷后心。后嘗語周后曰。吾南中嘗有家可居。又曰。延儒誤皇叔。因歷

言延儒罔上事。周后問以聞。上怒詰周后所從來。周后以后對遽。已十七年三月。都城陷。賊渠李嵓者。中州人。知后賢。特覓后宮中護衛之。后自縊死。

裕妃張氏。有嚴性。不爲客魏用。客魏惡之。會妃已有身。鋪宮膺册妃禮畢而遲久不乳。遂誣其有後言。矯旨閉禳道中。盡逐其內官及宮婢等。絕其飲食。經數日。天雨。妃力疾匍匐啗簷溜死。乃復矯旨革妃封。如宮人例焚其屍。愍帝嗣。始復妃位號。改葬如禮。

李成妃。順天人。天啟四年二月。生皇二女。封成妃。是日地大震。宮瓦皆墮。既而皇二女薨。妃失寵。會張皇后病。皇貴妃任氏以孕皇三子臨月。成妃仍當夕。上慰之。先是范氏慧妃者。頗見幸。生悼懷太子。封皇貴妃。以忤客氏意被斥。妃與慧妃好。每見慧妃輒悵惋。至是侍上寢。從容爲慧妃乞憐。（原評曰。事甚可感。此一段亦殊勝諸先生文）客氏聞大怒曰。彼欲樹兵向我耶。遂矯旨革封。幽妃別宮。而逐內庫管理李謙於海子殺之。幸妃故鑒裕妃。預蓄乾食藏瓴甓間。半月得不死。後乃斥爲宮人而遷之乾西。崇禎元年。詔復妃封號。幷饍禮。且請居慈慶後宮。闈奉[illegible]焉。

熹宗六妃。惟王良妃。段純妃居東西兩宮。任容妃卽皇貴妃生懷獻太子。不受璫禍。張裕妃以幽死。李成妃范慧妃俱被斥。又有定嬪襄嬪恪嬪皆禁居乾西。崇禎初復加封。冊使宮中供養如法。他有馮貴人惡忠賢擅嘗勸上罷內操。忠賢怒矯旨謂貴人誹謗。賜死。胡貴人甫爲上所幸。以非忠賢黨。恐見寵。乘上出郊日掩殺之。而報以貴人暴卒。上不問。

崇禎愍皇帝朝　莊烈皇后周姓。其先蘇州人。徙居大興。父奎以醫名。娶繼妻丁氏生后。家貧能操作。顧性貞靜。居平不見齒。天啓中選信王邸妃。以后進。故事宮中凡選婚。每選一。必以二副者陪升。卽中選皇太后。冪以青紗帕。取金玉跳脫繫其臂。不中則以年月帖子納淑女袖而侑以銀幣遣還。時神宗劉昭妃攝太后寶。而中宮之政。悉稟成於熹宗懿安后。懿安后疑后弱小。將及其次。昭妃力贊之曰。今雖弱小。他日不長大耶。因冊爲信王妃。上卽位。立爲皇后。以后父奎爲南城兵馬副指揮。進都督同知。既而封奎嘉定伯。后家本節嗇。而入典宮政。務減儉。裁宮中縻費。不爲外家乞恩澤。卽歲時大臣命婦入朝賀。亦賞賚必以禮。

時天下飢饉。府庫虛。上憂勞。議節用。而后所行合上意。上甚敬之。初神廟以孝養故。設兩宮百戲。自宮中舊戲。以及民間褻弄。無不備。至是悉裁革。而獨留舊戲承應。如所稱過錦戲者。彷彿古優伶供養。取時事諧謔以備規諷。時旱蝗。中州賊大起。戲者作驅蝗及避賊狀。后見之。徐謂上曰。有此耶。因掩面泣。上亦泣。是日遂罷戲。（原評曰。后語只三字。而仁心靜質。減言嗇事。種種聖德。無一不見。）上薄於聲色。宮中不兼寵。惟田貴妃者頗愛之。妃見后稍倨。后每抑之以禮。會歲旦朝正。妃當詣坤甯宮朝。適天寒雨雪。翟車止門外。不卽入。又不令傳免。久之。袁淑妃車至。時淑妃亦進為貴妃。卽傳入相見。且故為好語謝之。去。於是始傳妃車入。坐朝之。朝已。遽下。無他言。妃大恨。面上泣訴。妃父教之上書。陽引愆而別為微詞挑之。上在交泰殿與后語不合。上推后仆地。后憤不食。欲自戕。上尋悔。遣中使持貂襁賜后。且問后起居。后勉為一餐。上傳旨令貴妃省愆。退居啓祥宮。三月不召。既而后在永和門看花。請召妃。上不應。后遽令以車迎之。乃相見如初。后嚴正自處。而性最仁。母丁太夫人入宮。必先朝后。始行家人禮。后見母之朝己也。而泣。欲太子為

謝。左右力言不可。乃止。後聞寇漸棘。微言曰。吾南中尙有一家。居蓋意在南遷也。上問何從知之。后不語。后凡有所言。不欲盡。且不欲言。外多類此。先是宣懿康昭劉妃者。神宗妃也。萬歷六年立中宮時。隨册爲昭妃。於嬪嬙中最賢而有年。崇禎改元。上使之居慈甯宮。掌太后印。稱太妃。周后之選。昭妃贊成之。以是也。至是歲節。上必朝大妃。朝畢。坐而饗以茶。上甫就坐。忽欠申偃栲栳鼾齁徐聞。太妃戒勿驚。命尙衣者覆以帔。左右皆植立。屏息以埃。有頃。上竟攝衣起。謝曰。聖祖時。天下少事。宮中皆晏安。太妃所親見也。至兒子苦多著。北人呼多爲多著實難。枝梧兩夜。省文書。自謂年甫踰壯。尙可磨耗。不謂蚤困劣。在太妃前。悟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泣。上歸爲后言。后亦泣。時上念寇禍。茹蔬斷庖割。后見上體瘁。具酒餚爲上解菜。上接瀛國夫人奏。瀛國夫人者。孝純太后母也。瀛國夜夢孝純歸。語上瘁而哭。言動舉止如平時。又云翼日有爲解菜者。上勿卻也。上持奏入宮。見后解菜。驚詢曰。汝何以爲此。豈亦有所聞耶。曰無有。外人有導之者耶。曰無有。因念先后慈在冥冥。尙保惜至此。后亦賢能感先后意。乃出奏示后

再拜舉筯相向哭。淚溢盤楄。后生皇長子。及長平昭仁二公主。皇長子已冊立出閣讀書。昭仁主六歲未封。以居昭仁宮。故名。故事太子既出閣。非上命不朝后。偶上坐便殿。皇長子以后故來請朝。時案有急奏。則寇破河南報也。上歎曰兒見母有幾。而關我耶。今後竟入朝勿問也。十七年三月十七日。都城陷。上至宮曰。事急矣。后即於上前再拜自經死。大兵定京師。

香艷叢書四集卷四終

宣統二年四月付印
同年同月出版

香艷叢書

（四冊定價大洋一元）

校刊者　國學扶輪社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印刷所　國光活版部　上海六馬路吉慶坊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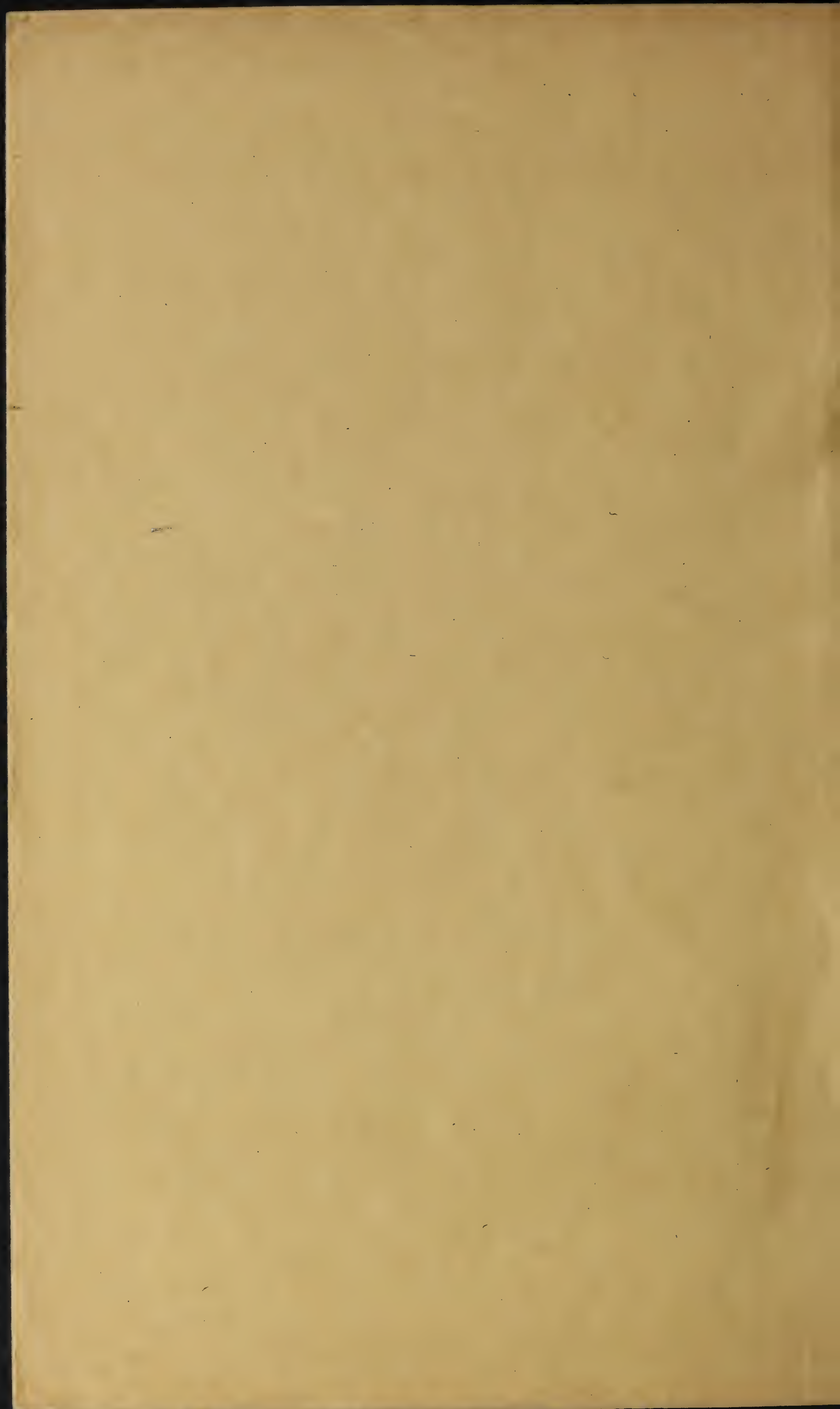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國學扶輪社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外埠分發行所

成都　粹記書局
成都　源記書莊
北京　官書局
北京　各書坊
天津　官書局
天津　各書坊
保定　官書局
山西　文元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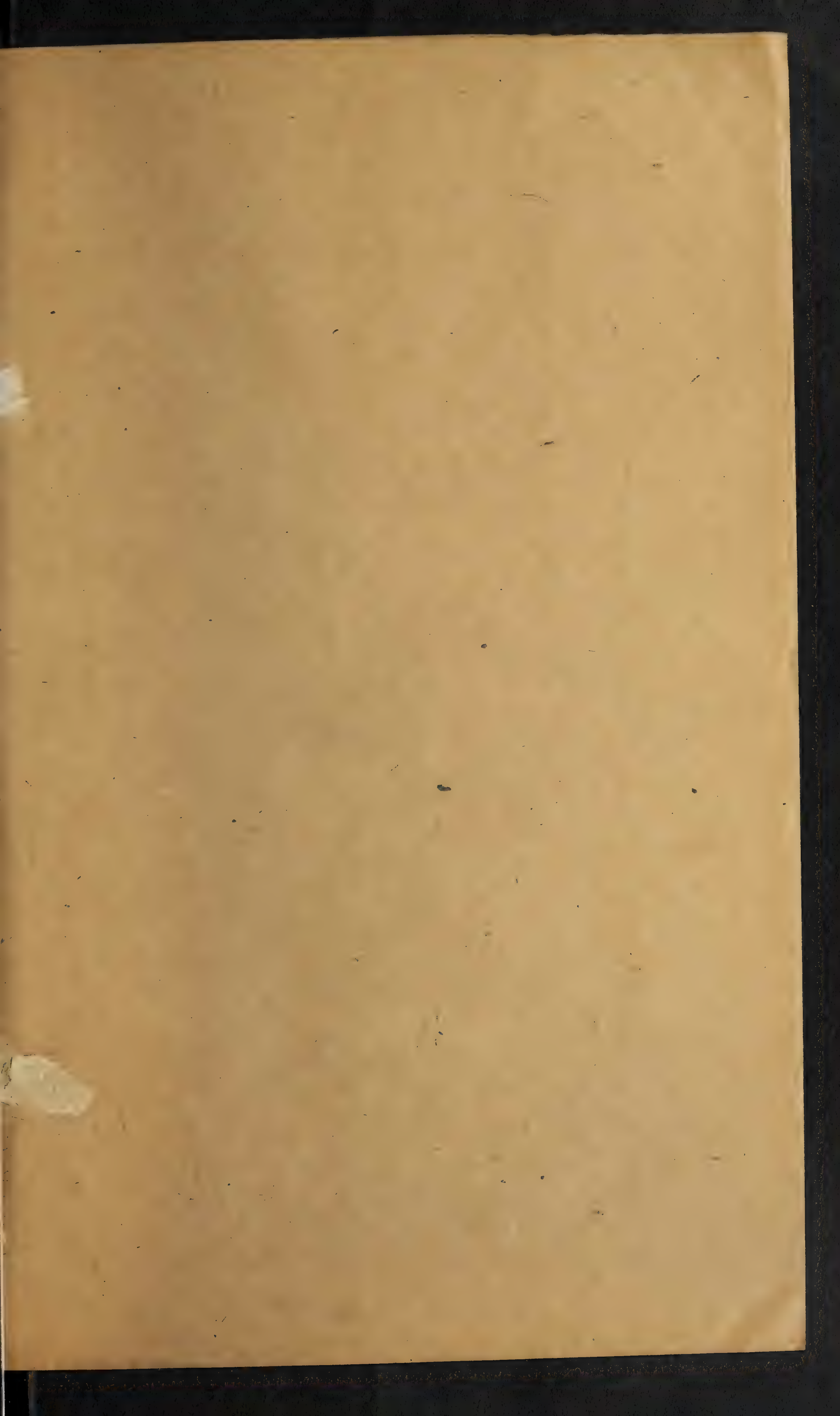
廣東　會文學社
漢口　廣益書局
長沙　鴻文書局
南京　啓新書局
杭州　德記書莊
蘇州　振新書莊
湖北　羣益書局
寗波　汲綆齋



特設
廉價部

# 香豔叢書

第五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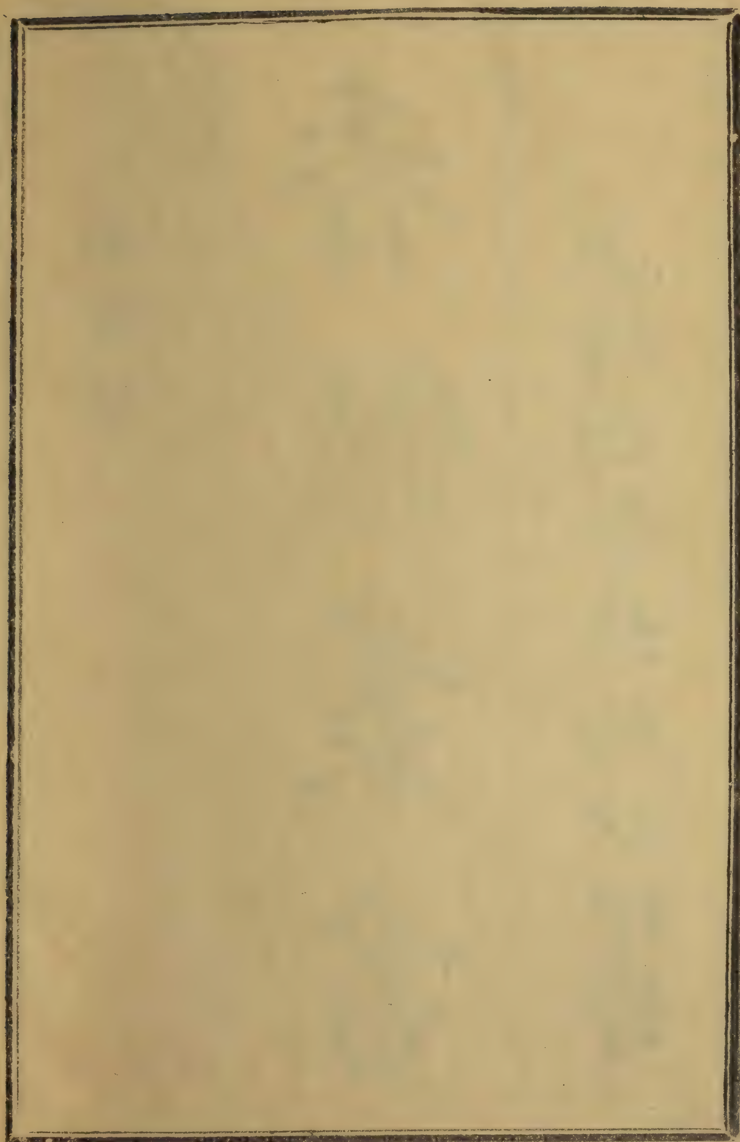


第五集

# 香艷叢書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 香艷叢書五集目錄

楚餠芳草譜

卷三

# 香艷叢書　五集卷一

## 玉臺書史

錢塘厲　鶚太鴻輯

### 宮闈

#### 漢

孝成許皇后　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后聰慧。善史書。（漢書外戚傳）

章德竇皇后　扶風平陵人。大司馬融之曾孫也。年六歲能書。家人皆奇之。（後漢書皇后紀）

和帝陰皇后　光烈皇后兄執金吾識之曾孫也。后少聰慧。善書藝。（後漢書皇后紀）

和熹鄧皇后　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

論語。家人號曰諸生。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卽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後漢書皇后紀)

順烈梁皇后　諱妠大將軍商之女。恭懷皇后弟之孫也。少善女工。好史書。嘗以列女圖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後漢書皇后紀)

馮嫽　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漢書西域傳)

王美人　趙國人也。祖父苞。五官中郎將。美人聰敏有才。能書會計。(後漢書皇后紀)

左姬　字小娥。安帝生母也。善史書。喜詞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清河孝王傳)

魏

文昭甄皇后　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逸上蔡令。后年九歲。喜書。視字卽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

士耶。后言聞古賢女。未有不覽前世成敗以爲己誡者。不知書何由見之。（魏志本傳）

吳

吳主趙夫人　丞相達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拾遺記）

晉

武元楊皇后　諱豔。字瓊芝。宏農華陰人也。少聰慧。善書。（晉書本傳）

安僖王皇后　諱神愛。琅邪臨沂人也。父獻之。尙新安愍公主。無子。唯一女。後立爲安僖皇后。后亦善書。（張懷瓘書斷）

齊

韓蘭英　韓蘭英。吳郡人。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時。用以爲宮中職僚。及武帝以爲博士。敎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云。(南史齊武穆裴后傳)

梁

武德郗皇后　諱徽。高平金鄉人也。后幼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南史梁后妃傳)

陳

武宣章皇后　諱要兒。吳興烏程人。本姓鈕。父景明爲章氏所養。因改姓焉。后少聰慧。美容儀。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詞。(南史陳后妃傳)

後主沈皇后　諱婺華。吳興武康人也。后性端靜。聰明強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南史陳后妃傳)

沈氏后德。名標婺華。允光親署。獨美可嘉。如晚晴陣雲。傍日殘霞。注云今見

署啓一紙。（竇臮述書賦）

後主皇后沈氏。吳興人。君理之女。善書。（書史會要）

北魏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　長樂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誅。后遂入宮。高宗踐極。立為皇后。后性聰達。學書記。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章。（魏書后妃傳）

宣武靈皇后胡氏　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后姑為尼。世宗初。入講禁中。諷左右稱后姿行。世宗聞之。召入掖庭為承華。進為充華嬪。肅宗踐祚。尊為皇太后。臨朝聽政。性聰悟。多才藝。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幾。手筆決斷（魏書后妃傳）

唐

太穆竇皇后　京兆始平人。隋定州總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善書學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工篇章而好存規誡。（舊唐書本傳）

則天皇后武氏　諱曌。幷州文水人也。上元元年。高宗號天皇。皇后號天后。天下謂之二聖。宏道元年爲皇太后。臨朝稱制。天授元年。后自稱皇帝。改國號周。長安五年上后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唐書本紀)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凜凜英斷。脫去鉛華脂韋氣味。乘高宗溺愛。而窺覦竊起。遂能不出重闈深密之地。駕馭英雄。使人人各爲其用。不旋踵。嘿移唐室。使之善自退託。有周南卷耳之志。則其用心。豈減古賢后妃哉。惜乎不知出此。乃欲以牝鷄司晨。宜乎不克令終。而張柬之等起而正子明辟也。新史貶而傳之。舊史以爲穿妖白首。良以爲訓。攷其出新意持臆說。增減前人筆畫。自我作古。爲十九字。曰𠀑天埊地囗日囝月〇星𠙺君𠡦年𠧋正𢘑臣曌照𡕀載𢦏載圀國𡔈初鍪證𢘤授𤯔人𨵦聖𤯓生。當時臣下章奏與天下書契。咸用其字。然獨能行于一世而止。唐之石刻載其事者。知其在則天時也。雖然。亦本於喜作字。初得晉王導十世孫方慶者家藏其祖父二十八人書迹。摹榻把玩。自此筆力益進。其行書駸駸稍能有丈夫勝氣。今御府所藏行

書。一夜宴詩。(宣和書譜)

武后君臨藻翰時。欽順天經而永保先業。從人欲而不顧兼金。注曰則天皇后沛國武氏士䕶女。臨朝稱尊號曰大周金輪皇帝。時鳳閣侍郎石泉王公方慶即晉朝丞相導十一世孫。有累代祖父書迹保傳于家。凡二十八人。緝成一十一卷。后墨制問方慶。因而獻焉。后不欲奪志。遂盡模寫留內。其本加寶飾錦績歸還王氏。人到于今稱之。右史崔融撰王氏寶章集序具紀其事。(竇泉述書賦)

薦福寺天后飛白題額。崇福寺武后題額。(歷代名畫記)

周昇仙太子碑。聖厯二年武后撰幷行書。(金石錄)

延載初。周允初除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元年卒。則天爲七言詩傷之。又自繕寫。時以爲榮。(舊唐書周允元傳)

上官昭容 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天性韶警。善文章。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掞麗可觀。帝即位。進拜昭容。景雲中諡惠文。(舊唐書本傳)

呂溫上官昭容書樓歌序云貞元十四年友人崔仁亮于東都買得研神記一卷有昭容列名書縫處(呂衡州集)

千福寺額上官昭容書(歷代名畫記)

臨川公主太宗女　韋貴妃所生下嫁周道務工籀隸能屬文高宗立上孝德頌帝上詔褒答永徽初進長宮主恩賞卓異(唐書本傳)

晉陽公主太宗女　字明達幼字兕子文德皇后所生主臨帝飛白書下不能辨(唐書本傳)

貴妃楊氏　宋張端義云貞定大歷寺有藏殿其殿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皆極可觀有塗金匣藏心鏡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云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貴耳集)

後唐

魏國夫人陳氏　襄陽人也善書(唐書沙陀傳)

南唐

先主后种氏　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計（馬令南唐書）

後主昭惠后周氏　小字娥皇大司徒宗女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後病亟以元宗所賜琵琶及常臂玉環親遺後主又自爲書請薄葬（馬令南唐書）

保儀黃氏　江夏人後主選爲保儀書學技能多出于天性後主屬意會小周專房品秩不加第以掌墨寶而已初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博收古書有獻者厚賞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蹟皆係保儀所掌（馬令南唐書）

耿先生　軍大校耿謙女好書善畫往往有佳句雅通黃白之術能拘制鬼魅奇怪恍惚莫知其所由來爲女道士自稱天自在山人保大中因宋齊邱以入宮元宗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手如鳥爪題詩牆壁自稱比大先生（鄭文寶耿先生傳）

宮人喬氏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國主薨自內庭出其經捨在相國寺西塔院資薦且自書于後曰故李氏

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失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所書在經後字極整潔而詞甚悽惋所記止此徐鍇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也耶(王銍默記)

宋

曹皇后　仁宗曹皇后眞定人樞密使惠武王彬之孫也性慈儉重稼穡嘗于禁苑種穀親蠶善飛帛書(宋史本傳)

慈聖曹皇后工飛白盖習觀昭陵落筆也先人舊藏一美字徑二尺許筆勢飛動用慈壽宮寶(老學庵筆記)

向皇后　神宗向皇后河內人宰相敏中曾孫哲宗立尊爲皇太后(宋史本傳)

向皇后工行草。（書史會要）

安妃劉氏　安妃本酒保家女。初事崇恩宮。宮罷。出居宦者何訢家。內侍楊戩譽其美。復召入。明達貴妃以同姓養為女。遂有寵。為才人。進淑妃。政和四年。加貴妃。朝夕侍上。擅愛專席。林靈素以技進。目為九華安妃。肖像於神霄帝君之左。宣和三年薨。謚明節和文。冊贈為皇后。（宋史本傳）

明節劉后一時遭遇。寵傾六宮。忽苦瘵疾。臨終戒左右曰。我有遺祝在領巾上。候我氣絕。奏官家。親自來解。語畢而終。左右馳奏。上至。哀慟悲不自勝。領巾上蠅頭細字。其辭云。妾出身微賤。而無寸長。一旦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夭折。雖埋骨于九原。魂魄不離左右。切望陛下。以宗廟社稷之重。天下生靈之衆。大王帝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動聖懷。況後宮千計。勝如妾者不少。妾深欲忍死。面與君父訣別。謫限已盡。不得少留。寃痛之情。言不能盡。自後左右每欲寬解。必提領巾上愈傷感。聞者謂李夫人不足道也。林靈素謂后是九華安妃。臨終聞本殿異香音樂。次年有

青城道士見后于巫山彷彿金釵鈿合云。(錢氏私誌)
憲聖吳皇后　高宗憲聖慈烈吳皇后。開封人。父近以后貴。進封吳王。年十四。高宗爲康王。被選入宮。王卽位。封和義郡夫人。后博習書史。又善翰墨。由是寵遇。日至。尋進貴妃。紹興十三年。詔立爲皇后。高宗內禪。稱太上皇后。名所御殿曰慈福。(宋史本傳)
德壽慈福兩宮御書觀音經共八段。初在碑石庫。嘉定三年。置架設于羣玉堂東偏。(中興館閣錄)
羣玉堂法帖十卷。第一卷有憲聖慈烈皇后御書千文歸田賦。(中興館閣錄)
慈福皇太后。喜親翰墨。尤愛蘭亭。嘗作小楷一本。全是王體。流傳內外。故陸升之代劉珙造春帖子有云。內仗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深不凍。端爲寫蘭亭。(蘭亭博議)
憲聖慈烈皇后吳氏。開封人。吳宣靖王近之女。高宗后。博習書史。妙於翰墨。

帝嘗書六經賜國子監刊石稍倦即命后續書人莫能辨（書史會要）

宋憲聖皇后書養蠶圖自浴種至翦帛凡二十四事使閱者宛然置身田舍見婦子劫劬不遑之景也每段下題小字極其工緻至元中鄭足老題云爲顯仁皇后字后習高皇字高皇手書九經每倦則后書續之人未易辨金華宋景濂云圖出於潛令樓璹璹獲召見以圖上進上携至宮憲聖慈烈皇后逐段題之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絕相類謂非顯仁韋后書余攷之顯仁韋后乃高宗母也從徽宗北轅老年始歸憲聖慈烈吳后乃高宗繼后史稱其善翰墨則爲吳后書無疑金華之言爲確矣（庚子銷夏記）

劉貴妃　臨安人紹興十八年入宮專掌御前文字工書畫（陳善杭州府志）

劉夫人字希號夫人建炎間掌內翰文字及寫宸翰字高宗甚眷之亦善畫上用奉華堂印（書史會要）

三子慶于毘陵得李伯時畫草堂十志前有奉華大小印向曾收入劉娘子位者後有閑關頌酒之裔一印此雖用劉伯倫事然于婦人恐不類耳

楊皇后　寧宗恭聖仁烈楊皇后。少以姿容選入宮。慶元三年四月。進封婕妤。五年進婉儀。六年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屬。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冑見妃任權術。而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而貴妃頗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帝竟立之。皇子昀即位。加尊號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宋史本傳）

恭聖仁烈皇后楊氏。寧宗后。忘其里氏。或云會稽人。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少以姿容選入宮。頗涉書史。知古今書法類甯宗。（書史會要）

太淸宮寧宗時建。楊皇后書道德經石幢（武林舊事）

楊妹子　馬河中遠進御及賜貴戚畫。寧宗每命楊妹子題署。有楊娃印章。楊娃者。寧宗恭聖皇后妹也。書法類寧宗。以藝文供奉內庭。其蹟惟遠畫見之。（淸賞錄）

楊妹子。乃宋寧宗恭聖皇后妹。其書類甯宗。凡御府馬遠畫。多命題詠。余曾見馬遠松院鳴琴小幅。楊娃題其左方云。閑中一弄七弦琴。此曲少知音。多

因淡然無味。不比鄭聲淫。松院靜。竹樓深。夜沉沉。淸風拂軫明月當軒。誰會幽心。調寄訴衷情。波撇秀穎。妍媚之態。映帶縹緲。（韻石齋筆談）

寧宗皇后妹。時稱楊妹子。書法類寧宗。馬遠畫多其所題。（書史會要）

楊妹子題馬遠紅梅　遠在畫院中最知名。余有紅梅一枝。菁豔如生。楊妹子題詩于上。字亦工。按楊妹子者。寧宗恭聖皇后之妹。書法類寧宗。凡御府馬遠畫。多令之題。此幀李梅公見而愛之。攜去竟燬于火。余又有女誡一卷。爲馬麟畫。相傳爲寧宗書。實楊妹子書。用御書之印耳。此卷今在畿南士夫家。（庚子銷夏記）

六月二十四日。赴鑑叔招。出馬遠單條四幅。倶楊妹子題。其一白玉蝶梅。重重疊疊染湘黃。此際春光已半。芳開處不禁風日暖。亂飛晴雪點衣裳。再題晴雪烘香四字。其一著雪紅梅。銖衣翠蓋映朱顏。未委何年入帝關。默被畫工傳寫得。至今猶似在衡山。再題朱顏傳粉四字。其一煙鎖紅梅。夭桃艷杏豈相同。紅潤姿容冷淡中。披拂輕烟何所似。動人春色碧紗籠。再題霞鋪烟

表四字。其一綠彎玉蝶。渾如冷蝶宿花房。擁抱檀心憶舊香。開到寒梢猶可愛。此般必是漢宮妝。再題層疊冰綃四字。後各有楊娃之章一小方印。與余家所藏妹子題馬遠楊葉竹枝二冊。字畫差大。然筆腕瘦嫩。畧相似。二冊楊葉題綠撚依依綠。金垂裊裊黃。竹枝題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項鼎鉉呼桓日記）

嘗觀馬和之四小景。有楊妹子各題一絕云。人道中秋明月好。欲邀同賞意如何。華陽洞裏秋壇上。今夜清光此處多。石楠葉落小池清。獨下平橋弄扇行。倚日綠陰無覓處。不如歸去兩三聲。清獻先生無一錢。故應琴鶴是家傳。誰知默鼓無弦曲。時向珠宮舞幻仙。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沈津吏隱錄）

度宗昭儀王氏　會甯郡夫人昭儀王秋兒東宮直書閣。能屬文。鶴骨癯貌。度皇自即位後。萬幾之暇。批答書閣式。克欽承。皆出其手。（隨隱漫錄）

荊國大長公主　太宗女。幼不好弄。眞宗即位。封萬壽長公主。下嫁駙馬都尉

李邅勗主善筆札喜圖史能爲歌詩尤善女工之事（宋史本傳）

魏國大長公主　英宗第二女神宗時封蜀國公主下嫁左衞將軍王詵好讀古文章善書札（宋史本傳）

越國夫人王氏　端獻王頵之妻作篆隸有古法（書史會要）

華國夫人韋氏　魏惠獻王愷妻特封韓魏兩國夫人（魏王愷傳）

謝翺翠鏁亭避雨詩云仰面無所覩梁間有題字問此何人書婉娩有弱氣云昔魏王妃學書似李衞乘雲到此山灑墨在空翠自注云亭有魏王妃所題字尙新王嘗以成德軍節度鎮明故妃至其處（晞髮集）

## 金

元妃李氏　章宗元妃李氏師兒大定末以監戸女子入宮是時宮教張建教宮中師兒與諸宮女皆從之學章宗問建宮教中女子誰可教者建曰就中音聲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章宗好文辭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遂大愛幸明昌四年封爲昭容明年進封元妃（金史本傳）

明

慈聖李太后　神宗生母也。東安人。神宗在位。上尊號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嘗書謙謹持家四字。以貽其父李公。（名山藏坤則記）

慈壽寺神宗爲慈聖皇太后建也。寶藏閣係聖母御筆題。（燕都遊覽志）

文華殿後殿所懸扁凡十二字。每行二字。共分六行。其文曰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乃慈聖御筆。臣下但見龍翔鳳翥結搆波磔之妙。以爲御書。而實非也。（萬歷野獲篇）

神宗貴妃鄭氏　大興人。父憲成。妃狡媚多智。生皇三子。封皇貴妃。帝寵之顓房。　崇禎三年七月薨。謚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葬銀泉山。（明史稾）

鄭貴妃泥金書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一卷。在藝青紙上。梵本刻絲錦裝卷首題云。大明萬歷甲辰年十二月吉日。皇貴妃鄭謹發誠心。沐手親書金字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一卷。恭祝今上聖主祈願　萬壽洪福。永亨康泰安裕吉祥。楷法秀整。前繪佛像甚精細。今藏吾杭趙谷林齋中。余題絕句四首

云。梵夾瓷青出漢京。翼坤（鄭貴妃宮名）題處最分明。依稀買得硯神記。紙上香多蠹不成。巧笑由來雨露偏。佛恩還在聖人前。開函稽首無他願。一筆泥金壽一年。柘館餘閒罷女紅。祝釐不與衆嬪同。也勝密誓含元殿。小字親封玉合中。城南詩老觀空久。（丁君敬身同賦）特賦新詞繼夢華。他日秋山黃葉下。與君禮足九蓮花。

武宗王妃　燕京人。以才色得幸于武宗。侍幸薊州溫泉題詩自書刻石。今石刻尚存。（列朝詩集）

陳司綵　洪武二十年。詔選民間淑女入宮分司六尙。陳二妹。字瑞貞。仲裕女也。貌端莊與焉。善六書。曉大義。精女工。嬪嬙皆師事之。人稱爲女中君子。二十四年。命爲司綵。賜歸省。（棗林雜俎）

婁妃　婁妃書倣詹孟舉。楷書千文極佳。江省永和門並龍興普賢寺額。其筆也。後人以其賢。不忍更之。（書史會要）

楊妃　楊妃書法趙文敏。頗得筆意。但偏鋒耳。（書史會要）

安福郡主　寧靖王奠培之長女。工草書能詩。（列朝詩集）

## 女仙

### 晉

南嶽魏夫人　諱華存。字賢安。位紫虛元君。領上眞司命（眞靈位業圖）魏夫人左僕射舒之女。太保公掾南陽劉幼彥之室。光祿勳璞之母。天才卓異。少讀莊老及春秋三傳五經百子。後修眞得道。夫人善書。（書史會要）

豫章女巫　豫章女巫太元中有神降之。能空中與人言。且善書。（書史會要）

### 唐

吳彩鸞　女仙鸞自言西山吳眞君之女。太和中進士文蕭客寓鍾陵。南方風俗。中秋月夜。婦人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爲盛集。蕭往觀焉。而彩鸞在歌場中作調弄語以戲蕭。蕭心悅之。伺歌罷。躡蹤其後。至西山中。忽有青衣燃松明以燭路者。彩鸞見蕭。遂偕往。復歷山椒有宅在焉。至其處坐席未煖。而彩鸞據案如府司治事。所問皆江湖溺死人數。蕭他日詢之。彩鸞初不答。問

至再四乃語之我仙子也所領水府事言未既忽震雷迅發雲物晦冥彩鸞執手版伏地作聽罪狀如聞謫詞云以汝泄機密事罰爲民妻一紀彩鸞泣謝諭蕭曰與汝自有冥契今當往人世矣蕭拙于爲生彩鸞以小楷書唐韻一部市五千錢爲餬口計然不出一日間能了數十萬字非人力可爲也錢囊羞澀復一日書之且所市不過前日之數由是彩鸞唐韻世多得之歷十年蕭與彩鸞遂各乘一虎仙去唐韻字畫雖小而寬綽有餘全不類世人筆當於仙品中別有一種風氣今御府所藏正書一十有三唐韻平聲上唐韻平聲下唐韻上聲唐韻去聲唐韻入聲唐韻上下二唐韻六(宣和書譜)

鍾陵西山有游帷觀每至中秋車馬喧闐十里若闤闠豪傑多召名姝善謳者夜與丈夫間立把臂連踏而唱惟對答敏捷者勝太和末有書生文蕭往觀覩一姝甚妙其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蕭駕彩鸞自有綉襦幷甲帳瓊台不怕雪霜寒生意其神仙植足不去姝亦相盼歌罷獨秉燭穿大松徑將盡陟山扣石冒險而升生躡其蹤姝曰莫是文蕭耶相引至絕頂坦然

之地。後忽風雨裂帷覆機。俄有仙童持天判曰。吳彩鸞以私欲洩天机。謫爲民妻一紀。姝乃與生下山。歸鍾陵爲夫婦。（誠齋雜記）

仙人吳彩鸞書孫愐唐韻。凡三十七葉。此唐人所謂葉子者也。按彩鸞隱居在鍾陵西山下。所書唐韻。民間多有。余所見共六本。此一本二十九葉。彩鸞書其八葉。後人所補。氣韻肥濁不相入也。（黃山谷集）

裴鉶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吳彩鸞。善書小字。嘗書唐韻鬻之。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中佛本行經六十卷。乃彩鸞所書。亦異物也。（張邦基墨莊漫錄）

洪龜父朋寫韻亭詩云。紫極宮下春江橫。紫極宮中百尺亭。水入方洲界玉局。雲映遠山羅翠屏。小楷四聲餘翰墨。主人一粒盡仙靈。文簫彩鸞不復返。至今神界花冥冥。（呂本中紫薇詩話）

樓鑰跋宇文廷臣所藏玉篇鈔云。始予讀文簫傳。言吳彩鸞書唐韻字。疑其不然。後于汪季路尚書家見之。雖不敢必其一日可辦。然亦奇矣。爲之賦詩。且辨其爲陸法言切韻。茲見樞密宇文公所藏玉篇鈔。則又過之。是尤可寶

也。既謂之鈔。竊以爲如北堂書鈔之類。蓋節文耳。以今玉篇驗之。果然。不知舊有此鈔而書之耶。抑彩鸞以意去取之耶。有可用之字畧之。有非日用之字而反取之。部居如今本。皆以朱氏別之。而三字五字。止以墨字書之。次序皆不與今合。不可致詰。輒書前歲所與汪氏詩跋於左。庶來者得以覽觀。（攻媿集）

宇文廷臣文孫家。有吳彩鸞玉篇韻。今世所見者唐韻耳。其書一先爲廿三先廿四仙不可曉。又導江迎祥寺有彩鸞書佛本行經六十卷。或者以爲唐經生書。（硯北雜志）

鮮于伯机有吳彩鸞書切韻一本。其書一先爲廿三先。廿四仙不可曉。字畫尤古。（志雅雜鈔）

龍興紫極宮寫韻軒。世傳吳彩鸞寫韻于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有其所寫唐韻。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遒麗。皆人間之奇玩也。（道園學古錄）

虞集題吳彩鸞唐韻眞蹟後。豫章城頭寫韻軒。綉簾窣地月娟娟。尋常鶴唳霜如月。書到人間第幾篇。（道園學古錄）

元詹玉題寫韻軒調桂枝香。紫薇花露瀟灑作涼雲。點商勾羽字字飛仙下筆。一簾風雨。江亭月觀今如許。歎飄零墨香千古。夕陽芳草落花流水。依然南浦。甚兩兩凌風駕虎。恁天孫標致。月娥眉嫵。一笑生春。那學世間兒女。筆牀硯滴曾窺處。有西山青眼如故。素箋寄與玉簫聲。徹鳳鳴鸞舞。（鳳林書院草堂詩餘）

彩鸞與文蕭遇在文宗太和末。而法苑珠林則寫于天寶年間。豈神仙隱顯。原非時代之可限歟。（陳宏緒寒夜錄）

吳彩鸞龍鱗楷韻後柳誠懸題云。吳彩鸞世傳謫仙也。一夕書唐韻一部。即鬻于市。人不測其意。稔聞此說。罕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此本。觀其神全氣古。筆力遒勁。出於自然。非古今學人所及也。時惟太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題其制共五十四葉。鱗次相接。皆留紙縫。天寶八年製。（庚子銷夏記）

項氏寶藏吳彩鸞正書唐韻全部。原係鮮于伯機故物。後爲陸太宰全卿所購。名迹也。雖字細僅若蠅頭。而位置寬綽有餘。全不類世人行筆。當于仙品中求之乃得。（清河書畫舫）

謝自然　華陽貞女也。幼而入道。善筆札。能屬文。（續仙傳）

盧眉娘　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于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至元和中。憲宗以金鳳環束其腕。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以黃冠。放歸黃海。賜號曰逍遙。後神遷。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撤其蓋。惟有藕屨而已。後人往往見乘紫雲遊于海上。（杜陽雜編）

嵩山女子　嵩山女子。佚其名。任生者。隱居嵩山讀書。常夜聞異香。忽一女子開簾而入。年可二十餘。凝態豔質。世莫之見。有雙環青衣左右翼侍。顧謂侍者曰。郎君書籍中取一幅紙。兼筆硯來。乃作贈詩一首。筆札秀麗。後三日來。又贈二篇。良久出門。閃閃上空中。去地百餘丈。猶隱隱見于雲間。生以三篇

示於人。皆知其神仙矣。（神仙感遇傳）

曹文姬　文姬本長安倡女也。生四五歲。好文字戲。及笄。姿豔絕倫。尤工翰墨。自牋素外。至于羅綺牕戶可書之處。必書之。日數千字。人號爲書仙。筆力爲關中第一。後歸任生。三月晦日。偕生乘雲仙去。（劉斧靑瑣高議）

曹文姬本長安倡姿。豔絕倫。尤工翰墨。欲偶者請先投詩。岷山任生詩曰。一點塵心謫九天。玉皇殿上掌書仙。莫怪濃香薰骨膩。霞衣曾帶御爐煙。女曰。眞吾夫也。不然。何以知吾事耶。遂事之。五年。忽對任曰。吾本天上司書仙女。以情愛謫人寰二紀。將歸。子可偕行。騰雲而去。後以所居爲書仙里。（書史要）

附尼

元

妙湛　比邱尼妙湛。管夫人爲寫長明庵圖。妙湛小行書題其上。（珊瑚網）

名媛

周

魯秋胡妻　雕蟲篆。魯秋胡妻所作。秋胡隨牒遠仕。荏苒三年。桑時閒玩。集爲此書。亦云戰筆書。其體遵律。垂畫纖長。旋繞屈曲。有若蟲形。（僧夢英十八體書）

二十二蟲書。魯秋胡婦浣蠶所作。亦曰雕蟲篆。（韋續纂五十六種書）

漢

扶風馬夫人　安定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後漢書列女傳）

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有才學。工隸書。夫人寡。董卓聘之。夫人不屈。卓殺之。（書斷）

後漢皇甫規妻馬夫人行隸中中品。（韋續九品書人論）

蔡文姬　蔡邕女也。博學有才辨。又妙于音律。興平中亂。沒於南匈奴。曹操贖之。操問曰。聞夫人家多墳籍。猶能記憶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

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惟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漢書列女傳）

蔡邕得筆法於神人。傳女文姬。文姬傳之鍾繇。（古今傳授筆法人名）

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蔡炎書。（淳化閣帖）

蔡炎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傳。僅餘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山谷題跋）

## 晉

**衛夫人**　晉中書院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羊欣撰錄）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廷尉展之女。弟恒之從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也。隸書尤善規矩。鍾公云。碎玉壺之氷。爛瑤台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淸風。右軍少嘗師之。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子充爲中書郎。亦工書。（書斷）

鍾繇傳之衛夫人。衛夫人傳之王羲之。（傳授筆法人名）

庾肩吾書品列中之上。

李嗣眞書列上下品。云衞夫人正體尤絕。
韋續九品書人論上中品有李矩妻衞夫人正行。
唐人書評衞夫人書如揷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沼浮霞。（書苑菁華）

## 晉衞夫人筆陣圖

夫三端之妙。莫先於用筆。六藝之奧。莫重于銀鈎。昔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于其源者少。闇于其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也。今删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幷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之君子。時復覽焉。筆要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其硯取前涸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膠。十年已上。強如石者。爲之紙取東陽魚卵

虛柔滑淨者。凡學書字先學執筆。若眞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撆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者先大書不得先從小。善鑑者不寫善寫者不鑑。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　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

丶　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丨　萬歲枯藤

ノ　陸斷犀象

㇏　百鈞弩發

乀　崩浪雷奔

𠃍　勁弩筋節

右七條筆陣出入斬斫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備如篆法。飄颺灑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上虞製記。

晉衛夫人與師帖

衛稽首和南近奉勅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廿。着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眞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求至鑑。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淳化閣帖）

黃長睿云。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竇臮述書賦。（東觀餘論）

黃山谷題絳本法帖云。王會稽初學書於衛夫人。中年遂妙絕古今。今人見衛夫人遺墨。疑右軍不當北面。蓋不知九萬里則風斯在下耳。（黃山谷集）

郗夫人　王羲之之妻也。甚工書。（孔元舒在窮記）

謝夫人　字道韞。王凝之妻。安西將軍奕之女也。（晉書列女傳）

道韞有才華。亦善書。爲舅氏所重。（王羲之外傳）

李嗣眞書後品云。謝道韞是王凝之妻。雍容和雅。芬馥可翫。列中下品。

韋續九品書人論下上品有王凝之妻謝道韞行草。

傅夫人　郗愔之妻也善書。（書斷）

韋續九品書人論下上品有傅夫人正隸。

荀夫人　王洽之妻也亦善書。（書斷）

汪夫人宣和書譜作江　王珉之妻也善書。（同上）

荀夫人　庾亮之妻也韋續九品書人論上下品有庾亮荀夫人正行隸篆。

蔡夫人　羊衡母韋續九品書人論上中品。

桓夫人　唐人書評云桓夫人書如快馬入陣屈伸隨人。（書苑精華）

李意如　瑯邪王獻之保母也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有志行歸王氏

柔愼勤恭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雲麓漫鈔）

宋

謝夫人孔　琳之妻謝氏亦善書（書斷）

北魏

李夫人　高愼妻李氏。趙郡李徽伯女。豔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北史高乾傳）

李彪女　幼而聰令。彪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後宣武聞其名。召爲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後宮咸師事之。（北史李彪傳）

北齊

魏夫人　韋續九品書人論下下品有北齊魏夫人正行。

唐

劉秦妹　馬家劉氏。臨効逼斥。安西蘭亭。貌奪眞蹟。如宓妃遺形於巧素。再見如在之古昔。注云翰林書人劉秦妹歸馬氏。（竇臮述書賦）

劉秦妹善臨蘭亭及西安帖。奪眞。亦唐翰林書人。（法書苑）

房璘妻高氏　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安公美政碑。俱參軍房璘妻高氏書。石壁寺碑。乃行書。（學林新編）

房璘妻高氏。嘗書石刻。字畫潔媚。（墨池編續書斷）

太谷縣令安庭堅美政頌碑跋

開元二十九年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非奇。而文辭亦匪佳作。惟其筆畫遒麗。不類婦人所書。余所集錄。固已博矣。而婦人之筆。著于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爲書之盛莫盛于唐。書之廢莫甚于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陳遊瓌等書皆有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爲爾。唐人書見于今而名不知于當時者。如張師邱繆師愈之類。蓋又可不勝數也。非余錄之。則將遂泯然于斯世矣。余于集古不爲無益也夫。（集古錄）

撰人姓名殘缺。房璘妻高氏書。開元廿九年三月。（金石錄）

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碑跋

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林諤撰。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而下。訖于顯德。凡爲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

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耳。然其所書刻石存于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耳。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宜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也。識者當爲辨之。（集古錄） 林鶚撰。房璘妻高氏行書。開元二十九年六月。（金石錄）

柳夫人 崔簡妻。宗元伯姊。善隸書。爲雅琴以自娛。（柳河東集）

崔瑗 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嫁爲朗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妻。善筆札。讀書通古今。（柳河東集）

楊夫人 柳柳州宗元室。善翰墨。（書史會要）

金鑾 白氏金鑾。居易女。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居易以終南紫石刋之。（書史會要）

陳燕子丁 德宗時人 獨菴比邱道衍法華經跋云。唐僧義道與女人陳燕子丁。共以小楷細書是經。爲薦亾母解脫淸昇。點畫波擎若出一手。（金華府志）

廉女貞　善隸書常爲內中學士（李遠集）

鄧敞妻李氏　鄧敞封敖門生婚李氏其父嘗爲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之所行卷多二人筆跡敞官至秘書少監（玉泉子）

關氏　南楚人圖之妹甚聰慧文學書札圖嘗動人圖嘗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但不櫛耳後圖以妹妻常修關氏與修讀書二十餘年才學優博越絕流輩咸通六年登科（南楚新聞）

薛媛　薛媛濠梁人南楚材妻楚材旅遊陳潁受潁牧之眷無返舊意媛寫眞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莫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夫妻遂偕老焉時人嘲之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守（全唐詩話）

媛善書畫妙屬文（雲溪友議）

封絢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郞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賊悅封色欲取之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

不辱逆賊手。遂遇害。（唐書本傳）

後唐

李夫人　西蜀名家。後唐郭崇韜伐蜀得之。夫人以崇韜武弁。嘗抑鬱不樂。善屬文尤工書畫。（書史會要）

五代蜀

黃崇嘏　臨卭人。周庠知卭州。崇嘏上詩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祗對詳敏。復獻長歌。庠益奇之。召與諸生姪同遊。善琴奕。妙書畫。翼日薦攝府司戶參軍。胥吏畏服。案牘一清。庠美其風采。欲以女妻之。崇嘏袖封狀謝。仍貢詩曰。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覽詩驚駭。召見詰問。故黃使君女也。乞罷歸臨卭。不知所終。（玉溪編事）

宋

朱嚴妻　王禹偁贈朱嚴詩云。妻裴秋卷停燈坐。自注云。嚴妻能詩。（小畜集）

安國夫人崔氏　琦韓妻善書札。體法甚老。殊無婦人氣。（安陽集）

楊夫人　夏竦妻楊氏工筆札。（宋史夏竦傳）

權太君　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經。能略通其說。（臨川集）

武昌縣君郭氏　郭氏曾祖恕。祖遵式。父昭晦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畢。封武昌縣君。（歐陽文忠公集）

和國夫人　和國夫人王氏。宗室趙仲輗室。能詩章。善字畫。（書史會要）

章煎　章煎友直女。工篆書。傳其家學。友直執筆自高壁直落至地。如引繩。而煎亦能如其父。（書史會要）

唐氏　唐氏能書。梅堯臣泗州觀唐氏書詩云。唐氏能書十載聞。誰敎精絕到紅裙。百金買盡蒲葵扇。不必更求王右軍。（宛陵集）

史炎　史炎字炎玉。州刺史張閭聘爲冢子祺之配。祺亦有才。倡和成集。名曰和鳴。作字用禿筆。體法古勁。黃山谷與祺父有內親。而祺弟祉亦以進士爲青神尉。山谷親來訪之。炎玉致書嘗緘綠菜以贈山谷。爲之贊曰。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爲蔌。蛙蠙　衣采采。盈掬芼以辛鹽。宜酒宜餗。在

吳則紫在蜀則綠頒我旨蓄史君炎玉（曹學佺蜀中詩話）

徐宏中跋山谷綠茹賛云按此賛末句言史君炎玉蓋指眉陽望族史氏女名炎字炎玉髫丱資穎嗜學蘋蘩綫纊一不介意善屬文雅安張闇少卿出守眉陽聞其才賢納爲冢嗣子履之婦炎玉日遊心於編簡翰墨平生游覽之勝燕笑之適與子履詩酒酬唱格調閑雅久而盈篋手自敘次目曰和鳴集而少卿之室于山谷老人爲姑輩子履實其親表也因寓書致綠菜爲信山谷珍其品以賛謝之褒其爲古女校書云紹興甲戌秋徐宏中跋（式古堂書畫彙考）

慶國夫人邢氏　余與天台謝傑景英爲忘年交謝趙出也爲余言外氏丞相家法甚悉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戒婦子一紙往往與景英言合邢尚書趙丞相事具國史至其故家典型要自令人起敬（陳傅良止齋集）

謝夫人　謝夫人譚文初妻潁川汝陰人居家雞晨以興家之事無不遍視舍此則讀書觀古人書畫二事皆精（鄭俠西塘集）

李淸照　李淸照。號易安居士。禮部員外郞格非女。知湖州趙明誠室。易安居士能書能畫。而又能詞。尤長于文藻。迄今學士。每讀金石錄序。頓令心神開爽。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大奇。（才婦錄）

李易安一剪梅詞帖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處可消除。纔下眉頭。卻上心頭。　右調一剪梅

跋李易安書一剪梅詞。云易安詞藁一紙。乃淸閟閣故物也。筆勢淸眞可愛。此詞漱玉集中亦載。所謂離別曲者邪。卷後無題識。僅有點定兩字耳。（書畫舫）

秦國潘夫人　周必大題秦國潘夫人書云。右靖國元年辛己祖妣秦國潘夫人。從祖父初任忻州司法時。與鄭州叔祖母姚氏書。夫人富文忠公彌孫。其云奉文乃運使金紫及奉使太師小字。後批三管散一行。金紫年十四代寫。

常記祖母張秦國道祖父之言。舊小吏事上官極恭。太守禮上法曹與他掾窄[illegible]捧案。此書亦云起五更每日兩衙極邊小壘。事體尙爾。況藩府乎。今儀門外雖有州縣官於此下馬牌。然皆肩輿直造客位。初到署展衙禮遠不過三日。近則是日亟免。併記此以示後人。嘉泰二年十月旦立石。（平園集）

徐夫人　徐氏諱蘊行。自號悟空道人。臨川蔡教授銑之母。學虞書得楷法。（誠齋集）

徐夫人名蘊行。善讀書。工歐虞筆法。爲通判蔡逓妻。以賢婦稱。暮年留心內典。手寫華嚴諸部經。號悟空道人。（撫州府志）

蔡同年之母徐夫人。手寫佛經九十五卷。得唐人筆法。字畫亦細楷。（止齋集）

周必大跋徐夫人所書華嚴經梁武懺

鬱林蔡侯子羽故母徐氏。三衢人。宣和間刑部侍郎諱敷言之女。潛心內典。學虞世南書。嘗手寫華嚴經梁武懺。皆終部帙。所謂女人身得度者。其子將

藏是書于名山求予一言予謂夫人爲善如此郗氏之業在所不論二經果報甯復唐捐華嚴經云南方國有長者妻名曰善慧見佛神力心生覺悟法華經云比邱尼憍曇毗得佛授記後名光相如來予知夫人此念不斷盡未來世豈止資其冥福而已慶元丙辰六月丙寅（平園集）

韓玉父　秦人家于杭李易安嘗敎以詩後父母以妻閩人林子建子建得官歸閩韓自錢塘往三山比至林已官盱江矣復回延平假道昭武宿漠口鋪題詩於壁（四朝詩集）

張夫人　張氏蜀之故家漢御史綱之後通判宋若水之妻也性賢孝讀書史善筆札通古今識義理而不肯爲詞章其方直之操士大夫或有愧焉（朱子文集）

游夫人　建安郡夫人游氏贈光祿大夫黃崇妻而子尉端明殿學士中也建安建陽人幼受班昭女訓通大義至它組紃筆札之藝皆不待刻意而能輙過人（朱子文集）

張穠　張俊有愛妾。乃錢塘妓張穠也。頗涉詩書。俊文字。穠皆與之。柘臯之役。俊發書屬穠照管家事。穠報後引霍去病趙雲事以堅其心。且言今日之事。惟在宣撫。不當以家爲念。勉思報國。俊以其書繳奏。上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穠。仍加封雍國夫人。（郭翼履雪齋筆記）

胡夫人　黃子由尙書夫人胡氏。元功尙書之女也。俊敏强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奕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齊東野語）

黃尙書子由帥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行書赤壁賦于壁間。劉改之。從後題沁園春一闋。其辭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拆。小小籃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嗅蕋攀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眞草行書。後黃知爲劉作。厚有饋貺。（張世南游宦紀聞）

陳述古女　陳述古諸女。亦多有文。有適李氏者。從其夫仕晉寧軍判官。部使者以小雁屏求詩。李婦自作黃魯直小楷題其上。紅蓼淡蘆欹曲水。幾雙容與對西風。扁舟阻向江鄉去。卻喜相逢一枕中。曲屏誰畫小瀟湘。雁落秋風蓼半黃。雲淡雨疎孤嶼遠。冷冷清夢到高唐。（耆舊續聞）

邵安人　安人邵氏。道沖字用之。武經郎林延齡之室。家定海。母朱氏方娠。夢丹書金篆在霄漢間。生而敏慧。未齔知書。稍長。觀漢書資治通鑑至成誦。歸于林。姑嫠居亡愛子。斥奩具營喪葬。無靳色。姑疾經年。醫禱備至。人稱其孝。延齡仕不進。一閑十三年。邵安之。觴詠琴奕以相娛。喜繙內典。手書法華圓覺金剛等經。（寶慶四明縣志）

趙夫人　俞似官廣州鈐轄。題英州金山寺壁云。轉食膠膠擾擾間。林泉高步未容攀。興來尙有平生屐。管領東南到處山。似妻趙夫人親書此詩于壁。字畫徑四寸。遒健類薛稷。（容齋隨筆）

方氏　桐廬人陳暉經畧子婦。臨蘭亭幷自作草書。皆可觀。（書繼）

李夫人　名㚷規。號淡軒。宋狀元黃朴之女。長適尚書李珏子。善撫琴畫蘭。爲郞中孫榮甫作九畹圖。自序其後曰。予家雙井公以蘭比君子。父東野翁甚愛之。予亦愛之。每女紅之暇。嘗寫其眞。聊以備閨房之玩。初非以此求聞於人也。（王惲秋澗集）

丁夫人　洪慶善夫人。賢而有文。字畫勁麗。（張綱華陽老人集）

朱淑眞　海甯人。文公姪女也。文章幽艷。才色清麗。實閨門之罕。有因匹偶非倫。勿遂素志。賦斷腸集十卷以自解。（古今女史）

辛亥冬。于京師見宋朱女郎淑眞手書璿璣圖一卷。字法妍嫵。有記云。若蘭名蕙。姓蘇氏。陳留令道質季女也。年十六歸扶風竇滔。滔字連波。仕苻秦爲安南將軍。以若蘭才色之美。甚敬愛之。滔有寵姬趙陽台。善歌舞。若蘭苦加捶楚。由是陽台積恨。讒毀交至。滔大恚憤。時詔滔留守襄陽。若蘭不願偕行。竟挈陽台之任。若蘭悔恨自傷。因織錦字回文。五彩相宣。瑩心駭目。名曰璿璣圖。亘古以來所未有也。乃命使齎至襄陽。滔感其妙絕。遂送陽臺於關中。

具與從迎若蘭於漢南。恩好踰初。其著文字五千餘首。世久湮沒。獨是圖猶存。唐則天嘗序圖首。今已魯魚莫辨矣。初家君宦遊浙西。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雖重購不惜也。一日家君宴郡倅衙。偶于壁間見是圖。償其值得歸遺予。於是坐臥觀究。因悟璿璣之理。試以經緯求之。文果流暢。葢璿璣者。天盤也。經緯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流一眼者。天心也。極星不動。葢運轉不離一度之中。所謂居其所而斡旋之處。中一方。太微垣也。乃疊字四言詩。其二方。紫微垣也。乃四言回文。二方之外四正。乃五言回文。四維乃四言回文。三方之外四正。乃交首四言詩。其文則不回也。四維乃三言回文。三方之經以至外四經。皆七言回文詩。可周流而讀者。紹定三年春二月望後三日。錢塘幽棲居士朱氏淑眞書。首有璿璣變幻。四小篆。後有小朱印。予向見斷腸集。不載斯文。(池北偶談)

朱億女　尙書朱億女。郡人也。淑行婉質。工琴書。至道初。裴愈奉使兩浙。聞其才藝。奏之。召至宮師。既入京。掖賜號白花蓮夫人。後出俗。刺血書蓮花經一

部。改賜慈濟廣慧大師。（洪武蘇州府志）

吳氏三一娘　樓鑰云。今玉編惟越本最善。末題云。會稽吳氏三一娘寫。問之越人。無能知者。楷法最精。（攻媿集）

王排岸女孫　廬陵王排岸之女孫。眉目秀麗。能琴棋。善翰墨。失身富家。常鬱鬱不樂。慕名勝而終焉。郡有朱淵末第。其室寢廢。家事不治。經鬱一妾。頗難其人。隣媼云。排岸女孫歸久。試與官人謀之。朱笑曰。恐無此理。行成以八百券爲質。一至其家。内外之事。皆若素定。（貴耳集）

元

管夫人　管夫人道昇。字仲姬。趙魏公室。延祐四年。封魏國夫人。翰墨詞章。不學而能。心信佛法。手書金剛經至數十卷。以施名山名僧。天子命夫人書千文。敕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裝池收藏。又命孟頫書六體爲六卷。雍亦書一卷。且曰。令後世知我朝有善書婦人。且一家皆能書。亦奇事也。（松雪齋集）

管夫人書牘行楷。與鷗波公殆不可辨同異。衞夫人後無儔。（容臺集）

管夫人題漁父詞

遙想山堂數樹梅。凌寒玉蕋發南枝。山月照。晚風吹。只爲淸香苦欲歸。　南望吳興路四千。幾時閒去雪水邊。名與利。付之天。笑把漁竿上畫船。　身在燕山近帝居。歸心日夜憶東吳。斟美酒。膾新魚。除却淸閒總不如。　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右漁父詞仲姬書）。

吳興郡夫人不學詩而能詩。不學畫而能畫。得于天者然也。此漁父詞皆相勸以歸之意。無貪榮苟進之心。其與老妻强顏色。雙鬢未全斑。何苦行吟澤畔不近長安者異矣。皇慶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子昂書。（淸河書畫舫）

管夫人手寫璇璣圖詩五色相間。筆法工絕。（居易錄）

管仲姬與中峰帖

道昇和尙拜覆本師中峰和尙大禪師法座前。道昇拜別頂相。動是數載。瞻仰之心。日積不忘。年時得以中首座來都。如見師父尊顏。備▢道體淸安。甚

爲慰喜。道昇手書般若經。報薦先父母深恩。及救薦亡兒女輪廻之苦。極感謝我師大發慈悲。點化亡者。皆得離苦海。我師但起一念何獨道昇公姑父母兒女得生淨土。一切法界含靈。皆成佛道。盡證菩提矣。道昇粉骨碎身。生生世世。報答我師大和尚慈悲深恩耶。道昇疊蒙賜書。知前年吾師所惠書及錄題經讚法語寄來。至今並未曾收得。不審當先何人送去。聞知怏怏。道昇一面作書于家間問舍姪去也。去歲以中送去般若經五卷。又蒙本師慈悲。展讀點化。又各得題讚。存沒重感我師。道昇宿業本重。每日人事擾擾。不能安靜。長想我師慈悲指敎。尋思話頭。但提起終得受用。道昇與良人誠心至願。但得到家。只就家庭修設。拜懇本師大和尚大發慈悲。普度一切鬼神。一切有主孤魂。一切無主孤魂。一切冤親。良人與道昇祖上父母兒女外祖妣奴婢。及一切法界含靈。莫墮三塗惡苦。願皆得早生佛界。此乃良人與道昇心願。己託以中先覆知師父大和尚。今春僕回。又拜吾師惠書及心疏。道昇等拜觀如心如願。良人見之生歡喜心。尤增感佩。我師如此大發慈悲度

脫一切衆生。是道昇等七世師父之恩。何以報謝。今因的便。特拜此書報安。更乞善保愛。不宣。六月初七日女弟子管氏道昇和南拜覆。（式古堂畫書彙考）

右趙承旨手牘十一紙。魏國夫人一紙。皆與天目幻住公者。承旨所云悉爲夫人沒後與住商評。欲修事薦嚴。時承旨老矣。音詞宛惻。讀之可爲興感。不知當時本老答語。何以寫其憂也。夫人以書般若得公讚歎。致謝云云。皈依之誠尤爲迫切。本之徒甯通作一卷。今歸黃令公淮東書院藏之。間出以相示。余謂三士皆從菩薩地來。所謂應以此邸宰官信女身而得度者。因緣聚會乃如此。今皆還淨土矣。學士大夫不能釋然于現在之時。而余爲勘破于過去之日。相對一笑。摩挲移日。不獨以其翰墨之妙而已也。吳門祝允明跋（同上）

趙魏公書散滿天下。亦時時獲觀。惟夫人眞蹟。爲世罕有。此卷之可貴者。正在是耳。或謂松雪嗜好佛法大過者。彼其時宗社墟矣。黍離之懷。不於

空觀而焉寄此。則在所當慨而不當認夢爲實也。宏治癸亥十月在錦衣君淸淮堂書前進士吳郡楊循吉（仝上）

子昂書中龍象。當時與之同世者皆沾餘潤。遂成名家。况畫眉閣彥甯不傳受筆訣與之俱化耶。觀魏國夫人尺一題董其昌。（仝上）

管夫人家書

余見管仲姬字一卷平安家書付三哥長壽收拆。娘押封。娘書付三哥吾兒。昨日福山寺僧來得五哥六月內書。知汝安好。家中及道院內平善。方得放心。可收香盟寺呈子。至先還借錢一百定。如得入手。可與四五哥大一哥商量交孫行可買東橫錢百戶屋地。并西邊蘿蔔地。及德淸園前地。我已分付五哥了。此地若別對付錢買了。卻將此錢好生實封了。付的便寄來。九月間沈山主周年。切須與三定錢。油三斤。米五斗。請十僧燈斛做汝父母名字。追薦沈山主。則箇可憐此人多與我家出氣力。切須報答他。書到便與哥哥每說知分付福和萬六道徐慶一等。好生與我安排供養。爲好。蘇灣田塍交徐

壽二好生修理。休誤桑樹好生照管澆灌。山上亦宜照管。交梓沛兒令人多接栗樹。多種桑樹。且此不一。七月廿六日娘付三哥收此池灣沈氏所藏子趙奕有跋。（太平清話）

夫人能畫與詩。嘗人覲中宮。命寫梅稱旨。且命題之。詩云。雪後瓊枝嫩。霜中玉蕊寒。前村留不得。移入畫中看。（霏雪錄）

管仲姬竹卷後跋云。操弄筆墨。故非女工。然而天性好之。自不能已。竊見吾松雪精此墨竹。爲日已久。亦頗會意。因大丞相不忽夫人之命。敬寫一卷。鄙拙可愧耳。此卷藏豫章楊塞雲家。（因樹屋書影）

李瓚貽管夫人畫竹卷長丈餘。離披錯落。姿態百出。與怪石犇峭相間。氣韻生動。眞奇作也。後自題二句云。竹勢撒崩雲觸石應是瀟湘夜雨。集皇慶三年秋日作。道昇下有管氏道昇仲姬二印。（隨草續編）

夫人畫竹風格勝子昂。此幀凡三竿。極其蒼秀。自題一詩云。春晴今日又逢晴。閑與兒曹竹下行。春意近來濃幾許。森森稚子日邊生。字法似子昂。有友

人見而愛之。携去。（庚子銷夏記）

祁縣戴楓仲藏管夫人道昇小畫一幀。有細書小字云。山迴新綺閣。竹掩舊朱門。（池北偶談）

王夫人　夫人字圭卿。號春溫。工書畫。曹文貞公嘗題其書畫卷第所云漕府參軍時見畚者。不知指何人也。（霏雪錄）

曹伯啟題王夫人書畫卷後云。畫傳當代功尤妙。字學前賢體更多。（溪泉漫藁）

八達太夫人　忽都虎郡王。太夫人也。長淸縣靈巖山寺中碑。至治元年八達氏有詩二句云。巖前松檜時時綠。殿上君王歲歲春。大字刻之。不類婦人筆。（金石文字志）

趙夫人　夫人諱鸞。字應善。雍古部氏中書平章世延女。中書參政許有壬室。朗惠慈靜。能琴書。善筆札。（書史會要）

游夫人　雷機母。延祐間。贈建安郡君。善書而有文。（潛溪集）

危郡君　危氏諱德馨。字蘭玉。雷機室。贈建安郡君。通書記。作字有楷法。（潛溪集）

徐氏如珪　鄭天覺妻。通論語孝經大義。工書亦有法。（貝瓊淸江集）

劉氏　孟運判妻也。性巧慧。能臨古人字。咄咄逼眞。（書史會要）

柯氏　天台人九思之女。通經史。善筆札。（書史會要）

段氏　天佑之女。能詩章。善筆札。（書史會要）

士女曹妙淸　自號雪齋。錢塘人。善鼓琴。工書。行書點墨皆有法度。三十不嫁。風操可尙。嘗寫詩寄鐵崖。鐵崖答之云。紅牙管帶紫狸毫。雪水初融玉帶袍。寫得薛濤萱草帖。西湖紙價可能高。玉帶袍其硯名。（列朝詩集）

陳自効　能書。適南潯姚氏。一意奉佛。有手書觀世音普門品。趙榮祿題其後。（六研齋筆記）

明

高妙瑩　字叔琬。解縉母也。通經史傳記。善小楷。曉音律算數。女工極其敏妙。

（名山藏）

蔡氏　隱士韓奕妻也。讀書通大義。善筆札。嘗書經刻以行世。（張昶吳中人物志）

徐氏　裔出吳之天平山。歸水東陸輿。讀書通大義。知楷法。子霽入翰林。封孺人。（震澤集）

楊夫人　邢子厚妻。盧德水云子厚九嫂。乃楊磐石女弟。書法自成一家。博學能文。過于慈靜。（列朝詩集）

馬氏　名間卿。字芷居。金陵人。陳翰林魯南之繼室也。書法蘇長公。得其筆意。頗與魯南相類。（列朝詩集）

黃氏　遂寧黃簡肅公珂之女。新都楊用修之繼室也。博通經史。工筆札。閨門肅穆。用修亦嚴憚之。寄用修長句。爲藝林傳誦。而用修亦云易求海上瓊枝樹。難得閨中錦字書。讀者傷之。（列朝詩集）

金元賓妻　萬歷時人。元賓爲履吉高足。故書法亦因之。綿麗多態。🀆閨閫之

氣未除。（王世貞三吳楷法跋）

邢慈靜　貴州左布政馬拯妻少卿邢侗妹也。書宗李衞。（武定州志）

慈靜善仿兄書。（列朝詩集）

邢夫人慈靜自述詩帖　行書烏絲闌紙本

儂自閨房處女子。聞君博覽通古史。歸君薄海宦遊多。光陰迅度如彈指。萬里黔方道路長。松柏森森雲杳茫。遼陽刀劍如林密。征馬南催鬢如霜。何以君病抱沉痾。與君報國酬英主。日為三苗亂我黎。君家嘔血歸幽旅。不見夫君舊日容。惟思攜手君所口。君家何處侶煙霞。白雲來處空舒卷。獨伴遺兒歸故鄉。修途萬里多炎凉。昔去雲擁駟馬車。今日孤舟住夕陽。子母寥寥淚暗流。幾番欲葬江魚腹。憶昔白頭人去時。依稀點首將予囑。教子朝夕名未成。春光不駐東流急。小庵日日拜空王。思君不見空斷腸。百鳥啼聲驚夢裏。覺來猶是淚千行。君家功若小邱山。誰與夫君奏廟廊。平生功績皆湮沒。儂身何自見君王。恨殺烏紗能誤人。始知名利如羅網。春去秋來愁又結。坐看

衰草心焦。熱杜宇啼我心中悲。我啼杜宇枝頭血。慈靜自述。（式古堂書畫彙攷）

黃氏　編修趙景妻也。少工楷法。讀書通曉大義。（初學記）

姚氏　號青峨居士。秀州人。姚元瑞女。歸范君和。日讀漢魏以來諸集。摹晉諸家書法。吟咏多散佚不盡傳。（玉鴛閣遺稿小傳）

徐夫人　徐媛字小淑。副使范允臨之室也。多讀書。好吟咏。與寒山陸卿子唱和。稱吳門二大家。（列朝詩集）

近代名閨以書表著者。吳中爲范夫人徐小淑。趙大家陸卿子。清漳爲柯孝廉配張徽卿。卿寓白下。有女弟子雲濤月液。與余淸瑤君投分。所遺詩札。翔鸞舞鳳。豈僅鸜哥嬌也。（珊瑚網）

徐小淑天上謠墨蹟

洞天去人九萬里。涼風吹雲天似水。珠扉高啟赤霓翔。冰簾漾中素練舉。碧花瑤草簇闌干。張君危坐聽啼鸞。翠蜃吹涎作樓閣。青田小龍耕曉煙。璇宮

桂花秋露滑。吳剛玉斧香凝屑。絳節高飄阿母來。藕黃衫子翠羅鞋。晏香鳴箏婉華舞。笙歌沸空擁吹臺。自向東王一巵壽。啾啾白麟天半走。貝闕人歸龍夜吼。　右天上謠　東海徐媛小淑氏

陸大家　陸氏名卿子。姑蘇尙寶卿師道之女。太倉趙宧光凡夫之妻也。凡夫棄家廬墓。與卿子偕隱寒山。手闢荒穢。疏泉架壑。善自標置。引合勝流。而卿子又工于詞章。翰墨流布。一時名聲藉甚。以爲高人逸妻。靈眞伴侶。不可梯接也。（列朝詩集）

陸卿子詩墨蹟

鳴蟬寂無聲。閒夜涼飈發。薜荔覆檐楹。葉際見孤月。流光入房櫳。徘徊照華髮。撫景一長歎。終古誰不沒。棄世學神仙。徒勞鍊金骨。寒山趙氏陸。（玉台翰墨餘芳）

張徽卿　清漳人。柯孝廉配。寓白下。善書。（珊瑚網）

張徽卿詩札墨蹟

綺牕聽得梅花弄。至今暗香猶襲人也。　小眗妹告借秋鴻新譜。特遣婢子叩領。贈戴氏二姬一絕附正。　雲鬟月面兩相宜。濤作秋波液是脂。我見猶憐而况若。江妃漢女莫猜疑。外曲中衞宛若楊三秀作容錄呈一品題之眉社女弟張徽卿

雲濤。玉液。　徽卿女弟子淸瑤君贈詩云。妙憮樂穀衍波箋。鐵畫銀鉤字樣圓。姤正臨池洗端石。妹先題葉弄輕煙。（珊瑚網）

雲濤玉液詩札墨蹟

華袞輕于一字。褒儂家姊妹出蓬蒿。媿無芳躅追彤史。浪得虛名動綵毫。

廣陵雲濤煙鬟氏

花牋處處有儂名。欲動春風欲囀鶯。對月瞻雲吟秀句。幽閨一倍使人淸。

適楚玉液纖黛氏

葉小鸞。　字瓊章。一字瑤期。水部葉仲韶季女。四歲能誦楚詞。工詩多佳句。能模山水。寫落花飛蝶。皆有韻致。日臨子建洛神賦。或藏眞帖一徧。靜坐疎香

閣。薰爐茗椀。與琴書爲伴而已。年十七。字崑山張氏。未行而卒。（列朝詩集）

袁氏。　名九淑。字君嬿。通州人。錢艮眉之妻。四川左布政袁隨之女也。少讀經史。尤深內典。詩文清麗。書法遒媚。歸王孫一年卒。年纔十八。有伽音集。（列朝詩集）

沈伯姬　聘黃履素。年十八。早亡。書法似歐率更。（眉公集）

葉紈紈　字昭齊。三歲能朗誦長恨歌。十三能詩。書法遒勁。有晉風。歸趙田袁氏。（列朝詩集）

蔡夫人　李少司馬厚菴說黃石齋先生（道周）配蔡夫人。今年將九十。尙無恙。能詩。書法學石齋。造次不能辨。尤精繪事。嘗作瑤池圖。遺其母太夫人居云（居易錄）

蔡夫人。黃石齋之配也。花卉一册共十幅。今藏友人趙谷林小山堂。每幅俱有題句。其山茶云。蜑風蠻雨。浥注鮮明。千葉桃云。不言成蹊。匪繇色媚。芍藥云。折花贈行。黯然消魂。諸葛菜荷包牡丹云。蜀相軍容。小草見之。罌粟云。對

丘米。囊可以療飢。萱花剪春羅。云瞻焉北堂。勿之洛陽。鐵線蓮。云小草鉄骨。亭亭自立。金絲桃品字蘭。云浙江武陵。或滋他族。秋海棠淡竹葉。云君子于役。閨中腸斷。月季長春。云兩族並芳。四時皆春。此幅上題云石道入命石潤

蔡氏寫雜花十種。時崇禎丙子。小印二曰石潤玉卿。

鄭珠江太守跋云。石齋先生被難以前。蔡夫人致書。謂到此地位。只有致命遂志一著。更無轉念。諄諄數百言。同于王炎午之生祭。閨閣中鉄漢也。後撫孤立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足當斯語矣。寫生得五代人遺法。一花一葉。俱帶生動。所謂爲君援筆賦梅花。不害廣平心似鉄者耶。珠江鄭千仞。

蔡夫人大節在珠江鄭太守跋語中。今讀夫人自題句云。不言自芳。匪繇色媚。以植品也。對此米囊。可以療飢。以安貧也。小草鉄骨。亭亭自立。以勵節也。君子子役。閨中腸斷。以言情也。瞻焉北堂。勿之洛陽。以教孝也。蜀相軍容。小草見之。以勸忠也。言簡意長。得古君子箴銘之體焉。畫之生動鮮妍。後賢惟惲正叔可以希風。此又第二義云。壬子夏月沈德潛題于靈巖山居。

沈紉蘭　字閒靜。秀水司諫黃承昊妻也。紉幼攻書史。雅善臨池。業以孝行聞。著效顰集。(女史)

馬孺人　翰林陳石亭繼室。陳歿。配知馬賢而有文。遂娶之。年八十。不廢吟咏。書法得蘇長公筆意。有芷居稿。(犂居稿)

二方夫人　漢上蕭駕部大茹公夫人。皖城張計部夫人。皆姓方。皆能圖寫諸佛像。又好以泥金繕寫諸經。佈施供奉。(胡之驥詩說紀事)

徐範　吾禾有十三齡女童。能摹諸家體。賣字自活。爲沈伯姬鳳華所書古詩十九首。八石徐媛跋有云。筆彩生芳。墨香含素。歐率更尤拜下風。衞夫人終當北面。至自慊。每草搨便作凍蠅。其推重可知矣。(珊瑚網)

徐範縮書聖教序。無一筆不肖。亦無一毫閨幃羞澀態。(恬致堂集)

徐眞木白榆。長于臨古。頗得形肖。其姊範。行書甚有聖教序筆意。名勝白榆。吾禾射圃關西夫子廟碑記。乃其筆也。病癱瘓。自署蹇媛云。(東村隨筆)

徐範正書木蘭詩一紙。行筆秀勁。題云檇李女子徐範仿吳彩鸞書。今在趙

氏小山堂

梁小玉　武林人。七歲依韻賦落花詩。八歲摹大令帖。長而游獵羣書。作兩都賦。半載而就。著瑯嬛集三卷。（列朝詩集）

國朝

黃媛介　字皆令。嘉禾黃葵陽先生族女也。髫齡即嫺翰墨。好吟咏。工書畫。楷書仿黃庭經。畫似吳仲圭。而簡遠過之。其詩初從選體入。後師杜少陵。清麗高潔。絕去閨閣畦徑。適士人楊世功。蕭然寒素。皆令黽勉同心。恬然自樂也。乙酉鼎革。家被蹂躪。乃跋涉于吳越間。困于檇李。躓于雲間。棲于寒山。羈旅建康。轉徙金沙。留滯雲陽。其所紀述。多流離悲戚之辭。而溫柔敦厚。怨而不怒。既足觀其性情。且可以攷事變。此閨閣而有林下風者也。（無聲詩史）

王阮亭云。禾中女子黃媛介。字皆令。負詩名數十年。近爲予畫一小幅。自題云。懶登高閣望青山。愧我年來學閉關。淡墨遙傳縹緲意。孤峰只在有無間。（池北偶談）

黃媛介。字皆令。嘉興人。楊世功之配。善詩詞楷書。摹黃庭經十三行。畫山水小景。有元人筆致。長安閨秀多師事之。（續圖繪寶鑑）

黃皆令女　黃皆令幼女。不知名。吉水遠山夫人朱中楣云。猶記閒坐湖樓。皆令攜幼女過訪。髮方覆額。遂能以詠詩寫帖。楚楚可人。今依然夢想間。幷裁小詩贈之。瑟瑟輕羅淡淡粧。柳眉鶯語乍調簧。烏雲應拂春山小。紅蕋初含夜雨香。鴛水疏靈多鮑謝。蠅頭妙楷逼鍾王。夢回猶記殷勤別。幾欲箋詩燕子忙。（隨草續編）

姜氏淑齋　膠州宋方伯子婦。姜字淑齋。號廣平內史。善臨十七帖。筆力矯健。不類女子。（池北偶談）

沈無非　嘉興人。項鼎鉉之妻。項鼎鉉云。先室沈無非氏。酷情筆硯。朝夕讀書不倦。尤喜臨池。絕肖褚河南九成宮。有手書所撰朝鮮許士女集小序一首。先爲其兄沈景倩臨摹上木。今記之以爲兒輩存手澤云。是編爲箕國士女許景樊詩若文。秀色逼人。咄咄無脂粉氣。昔稱絳仙可療飢。女豈其儔伍耶。

間剽竊古人如水屋珠扉一二語然肖景處故不害爲畫師後身世毋曰龜茲王所謂贏也而易之無非氏題于密雲之深深齋（呼桓日記）

吳貞閨 字首良適曹村金氏書法遒勁尤精琴理妹靜閨字佩典適汝南周氏幼摹黃庭得其筆意（翠樓集）

郭㻑 字素汝長洲人適埭川顧氏畫學趙文淑花鳥推逸品書法大小俱有古致（翠樓集）

張在貞 字惠婉天如先生女也通經史工琴書與妹文琳倡和有月隐合草姬侍

六朝

墨娥 姑臧太守張憲妓也嘗代憲書札（荻樓雜抄）

宋

王朝雲 蘇東坡侍妾朝雲始不識字晚忽學書粗有楷法從泗上比邱尼義沖學佛亦畧聞大義（東坡集）

朝雲字子霞。錢塘人。蘇子瞻宦錢塘。納爲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學書。粗有楷法。(青泥蓮花記)

翠翹　洪內翰侍人。字畫婉媚。(書史會要)

翠翹工畫墨竹。每自題其後曰。翠翹戲筆。字畫婉媚。墨氣清潤。(繪事備考)

田田　錢錢　辛棄疾二妾也。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筆札。常代棄疾答尺牘。(書史會要)

意眞　劉光世侍兒。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眞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實可哀。尙留姓名壓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胭脂涴綠苔。(鶴林玉露)

廚娘　京師中下之戶。每育女則愛護之。稍長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擇。娛侍名目不一。就中廚娘最爲下色。然非極豪貴家不可用。嘗聞時官中有婺人某者。奮身寒素。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淡泊。不改儒酸。偶奉祠居里。便嬖不足使令。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都下廚娘烹

調極可口。適有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託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有容藝。曉書算。旦夕遣以詣。直旬餘果至。初憩五里頭。特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歴叙慶幸。卽日伏事左右。末乞以四輪接取。庶成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爲之啟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裙綠裳。參視左右。乃退。守益喜過望。（暘谷漫錄）

明

何玉仙　號白雲道人。史癡翁之妾。能篆書。（列朝詩集）

張家婢　張天駿家有廝養婢。善書。觀者嘖嘖稱賞。（紫桃軒又綴）

柳如是　柳是。字如是。一字蘼蕪。本吳江名妓。徐佛弟子。姓楊名愛。柳其寓姓也。丰姿逸麗。翩若驚鴻。性𫍲慧。賦詩輙工。尤長近體七言。作書得虞褚法。年二十餘。歸虞山錢宗伯。而河東君之名始著。（鈕琇觚賸）

國朝

韓郎中姬　韓郎中聖秋姬人某氏好臨摹晉唐法帖獨廢鍾書韓詰所以對曰季漢正統關侯忠義而斥以賊帥狂悖極矣書雖工抑何足取韓有詩記其事云誰知太傅千年後敗闕端從戎路開（居易錄）

高密單氏妾　高密單氏某妾學右軍楷書似黃庭遺敎二經（池北偶談）

## 名妓

### 唐

薛濤　字洪度西川樂妓工爲詩當時人多與酬贈武元衡奏爲校書郎（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婦人薛濤成都倡婦也以詩名當時雖失身卑下而有林下風致故詞翰一出則人爭傳以爲玩作字無女子氣筆力俊激其行書妙處頗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學亦衛夫人之流也每喜寫己所作詩語亦工思致俊逸法書警句因而得名非若公孫大娘舞劍器黃四娘家花託于杜甫而後傳也今御府所藏行書萱草等書（宣和書譜）

元稹以監察使蜀。知有薛濤難得見。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洎稹登翰林。濤歸浣花。造小幅松花牋百餘幅。題詩獻稹。稹寄舊詩與濤云。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箋寫自隨。（牧豎閑談）

宋賈似道家有薛濤萱草詩。（悅生堂古迹記）

宋

王英英　楚州官妓也。學顏公書。蔡襄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書史會要）

梅堯臣贈詩曰。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畫蠶頭魯公體。又觀王氏書詩云。先觀薤姬舞六幺。妍葩發豔春風搖。舞罷英英書大字。玉指操管濃雲飄。風馳雨驟起變怪。文鰩晝飛明珠跳。（宛陵集）

馬昞　徐州營妓也。性慧麗。蘇軾守徐日。甚喜之。能學軾書。得其彷彿。嘗書黃鶴樓賦未畢。昞竊效書山川開合四字。軾見之大笑。略爲潤色。不復易之。今碑四字。乃昞筆也。（書史會要）

李琪　東坡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于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能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之久。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談笑。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散。（春渚紀聞）

楚珍　不知姓。本彭澤倡女。尊篆八分皆工。董史云。家藏長沙古帖。標簽皆其題署。宣和間有跋其後者曰。楚珍蓋江南奇女子。初雖豪放不群。終以節顯。吾嘗見其過湖詩。清勁簡遠。有丈夫氣。故知其人不凡。（書史會要）

謝天香　鉅野有穠芳亭。邑人秋成報祭所也。一日鄉耆謀立石其中。延士人王維翰書之。維翰未至。有妓謝天香者。問云。祀事已畢。何爲遲留不飲。衆曰。俟維翰書石耳。謝遂以袖代筆。書穠芳二字。會維翰至。書亭字完之。父老遂

命刻之石。王謝遂成夫婦。後維翰登進士。與天香偕老。(青泥蓮花記)

溫琬　甘棠倡。字仲玉。初姓郝氏。本良家子。六歲質明叡。訓以詩書。達旦不寐。日誦千言。能通其大義。喜字學。落筆無婦人體。遒韻有格。有得之者。寶藏珍重之。不啻金玉。能染指書尤妙。(宋淸虛子甘棠遺事)

陳相　衡陽妓也。歌舞出其類。學書作小楷。(山谷集)

嚴蕋　字幼芳。天台營妓也。善琴奕書畫。(書史會要)

天台營妓嚴蕋。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齊東野語)

趙總憐　能著棊分茶寫字彈琴。以扇頭乞詞于薌林向子諲。戲贈浣溪紗云。豔趙傾燕花裏仙。烏絲欄寫永和年。有時閒弄醒心弦。茗碗分雲微醉後。紋楸斜倚髻鬟偏。風流模樣總堪憐。(向子諲酒邊詞)

蘇翠　蘇氏。建甯人。淳祐間流落樂藉。以蘇翠名。能八分書。(書史會要)

蘇翠。咸淳間供奉樂部。善寫墨竹。亦工梅蘭。扶疎朗潤。曲盡其致。頗自矜貴。

每一圖成。必以八分書題之。(繪事備考)

延平樂妓　劉克莊後村詩話云。延平樂籍中。有能墨竹草聖者。潘廷堅爲賦念奴嬌美其書畫。末云玉帶懸魚。黃金鑄印。侯封萬戶。待從頭繳納君王。覓取愛卿歸去。(劉後村集)

楊韻　湖妓楊韻。手寫法華經。每舉筆。必先齋素盥沐更衣。病死之夜。其母夢韻來別云。以經之力。今卽往生烏程縣廳吏蔡家作女。時蔡妻方娠。是夜夢有肩輿及門者。迎之。則韻也。云來寄宿。寤而生女。其母他日來視女。爲之啞然一笑。人咸異之。(郭象暌車志)

## 元

梁園秀　劉氏。名梁園秀。歌兒也。才藝精妙。喜文墨。能作樂府。時吟小詩亦佳。字畫楷正。(書史會要)

梁園秀姓劉氏。行四。歌舞談諧。爲當代稱首。喜親文墨。作字楷媚。間吟小詩。亦佳。所製樂府。如小梁州青哥兒紅衫兒塢壚兒賽兒令等。世共唱之。(夏

伯和青樓集）

明

姜舜玉　號竹雪居士。隆慶間舊院妓。工詩兼楷書。（列朝詩集）

林奴兒　號秋香。成化間妓。風流姿色。冠于一時。學畫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筆最清潤。落籍後。有舊知欲求見。因畫柳枝于扇。詩以謝之。曰昔日章台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從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無聲詩史）

沈周題妓林奴兒畫。調寄臨江仙。云舞韻歌聲都揩起。丹青留箇芳名。崔徽楊妹自前生。筆愁煙樹杳。屏恨遠山横。　描得出風流意思。愛他紅粉兼精。未曾相見儘關情。只憂相見日。花老怨鶯鶯。（石田詩集）

馬湘蘭　馬姬名守眞。小字元兒。又號月嬌。以善畫蘭。故湘蘭之名獨著。所居在秦淮勝處。（列朝詩集）

馬湘蘭雙鈎墨蘭立軸。傍作篠竹瘦石。氣韻絕佳。題云翠影拂湘江。清芬瀉幽谷。壬申清和月寫于秦淮水閣。湘蘭子馬守眞又雙鈎墨蘭小軸。題云幽

蘭生空谷無人自含芳欲寄同心去悠悠江路長丙申春日湘蘭守眞子二軸今藏余友廣陵馬半槎齋中

薛素素　姿度妍雅能書作黃庭小楷尤工蘭竹下筆迅掃各具意態又善馳馬挾彈能以兩彈丸先後發使後彈擊前彈碎于空中又置彈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地以右手從背上反引其身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絕技翩翩亦青樓中少雙者（甲乙剩言）

范夫人徐小淑贈素素詩云連城聲價舊名姬着紙芙蓉香粉奇彩筆揮雲誇濯錦誰言蜀女擅稱詩　幽蘭九畹墨花淋走馬章台彈撲金却買輕車駕油壁西陵松下結同心

馬如玉　桃葉妓善楷書詩奕奕有致國華王孫社中人也（姚旅露書）

馬如玉字楚嶼本張姓家金陵南市樓徙居舊院熟精文選唐音善小楷及八分書（列朝詩選）

朱無瑕　朱馥名無瑕字泰玉桃葉妓工楷書畫蘭能詩（露書）

朱無暇字泰玉桃葉渡邊女子幼學歌舞長而淹通文史工詩善書時人以方馬湘蘭云(列朝詩選)

顧文英　善書以碧絲作小行楷綉之盛鏡囊以寄所歡(俞琬綸集)

卞賽　秦淮妓後爲女道士自號玉京道人工小楷善畫蘭鼓琴亂後游吳梅村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板橋雜記)

卞賽字賽賽自號玉京道人莫詳所自出或曰秦淮人知書工小楷能畫蘭僑虎邱之山塘所居湘簾棐几嚴凈無纖塵雙眸泓然日與佳墨良紙相映徹晚依良醫保御氏刺舌血爲書法華經既成自爲文序之(梅村集)

王少君　名曼容白晳而莊清揚巧笑殊有閨閣風其居表以長楊人遂呼爲長楊君學字于周公瑕學詩于佘宗漢學琴于許太初爭以文雅相尙(潘之恒曲中志)

郝文姝　字昭文金陵妓居珠市領其談吐慷慨風生下筆成琬炎幾令衛夫人收泣而以貌列中品姝由由然不屑也甯遠李大將軍物色之載媵車中

方督師遯東。置諸掌記。問稱內記。室凡奏牘悉以屬。(潘之恒鸞嘯小品)

郝文姝。珠市妓。為人文弱。清致逼人。余嘗在其齋頭見信筆作報札頃刻數百言。字不減黃庭。信佳秀也。(露書)

郝賽　名婉然。字蕋珠。珠市妓。麗容媚態。楷書有昭文門風。著調鸚集。(露書)

郝藝娥名婉然。工寫宣示帖。(珊瑚網)

趙麗華　字如燕。小字寶英。南院妓。自稱昭華殿中人。如燕父銳。以善歌樂府。供奉康陵。如燕年十五。籍隸教坊。能綴小詞。被入弦索。予嘗得其書畫扇楷法極佳。後題云乙卯中秋同西池徵君質山學士集海濱天香書屋書此。竟。聞任兵憲在陸涇。擇禦倭大捷。奏凱回。亦快事也。沈嘉則為作傳。有云趙雖平康美人。使具鬚眉。當不在劇孟朱家下。今即其題扇數語。豪宕可知。(靜志居詩話)

李貞孋　字淡如。桃葉妓。工書畫。著韻芳集。(露書)

梁昭　吳姬。字道昭。故以善歌名。為人儀度澹雅綽約若仙。習琴能棊作小楷。

有東方讚曹娥郡筆法。(識小錄)

孫瑤華　字靈光。金陵曲中妓。歸新安汪景純。讀書賦詩。屏却繁華。汪仲嘉有代蘇姬寄怨所歡詩。一時詞客屬和成帙。吳兆熊尤岸然自負。靈光詩一出。皆閣筆歛衽。景純子駿聲以手迹示余。詩詞皆清勁婉約。眞閨房之秀也。(列朝詩集)

楊宛　字宛叔。金陵名妓也。能詩有麗句。善草書。歸茗上茅止生。止生重其才。以殊禮遇之。(列朝詩集)

茅止生云。宛叔歸予。年纔十六。能讀書。工小楷。其于詩游戲涉獵。若不經意。鮮潤流利。(鍾山獻序)

董其昌云。楊宛書非直媚秀取姿。而迴腕出鋒。絕無媚骨。(書史會要)

汪歷賢題楊宛叔蘭亭臨本詩云。獨就規模出新意。更留粉本與蘭亭。雙鈎響搨誰能事。直喚昭陵片筴醒。(香祖筆記)

楊蕙娘　名曉英。秦淮女郎。工黃庭小楷。(珊瑚網)

沙嫩　名宛在。字未央。桃葉妓。善絃管。著蜨香集。(露書)

沙宛在名彩。姝擅臨蘭亭(珊瑚網)

楊叔卿　喜學麻姑壇。一染齊紈。可易百錦。大足掩映林下風。(珊瑚網)

靈異

宋

李媛　遼兄子碩送客餘杭步伍亭。就觀壁後得淡墨書字數行。彷彿可辨。筆迹遒媚。如出女手。云夜臺夜復夜。東山東復東。當時九龍月。今日白楊風。後題云李媛書。詳味詩句。似非世人所作。亭後荒閒有數十塚。疑塚間鬼憑附而書。(春渚紀聞)

紫姑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爲戲。既書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耶。卽書曰。請連黏襄表二百幅。當爲作一福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請大麻皮十斤縛作。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于

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踔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顏書。復取小筆書于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大府留取就鞫治。訖無他狀。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爲幸苑中臨視。乃書一慶字。與前書福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大奇之。因令于襄邑擇地建祠歲祀之。(春渚紀聞)

## 雜錄

### 宋

南陽驛女子　靖康間京畿士人。往往南竄。鄧州南陽縣驛。有女子書字清婉。留題于壁云。流落南來自可嗟。避人不敢御鉛華。却思當日鶯鶯事。獨立東風霧鬢斜。(馬純陶朱新錄)

盱江驛舍婦人　劉仙倫云。盱江驛舍中。有婦人書一憶字。筆勢頗姿媚。游子明王相之皆題詩其後。牽予同賦。　陽台雨歇行雲杳。天闊鴻稀春悄悄。瀟瀟孤眠怨芳草。夜夜相思何日了。妾非無聲不敢啼。妾非無淚不敢垂。柔情

欺損青黛眉春風着人瑣䆳落綠䆳書字寄心曲細看香翰婉且柔中有閒愁三萬斛向隅棄筆惆悵時此情默默誰得知無緣相見空相憶不如當日休相識(松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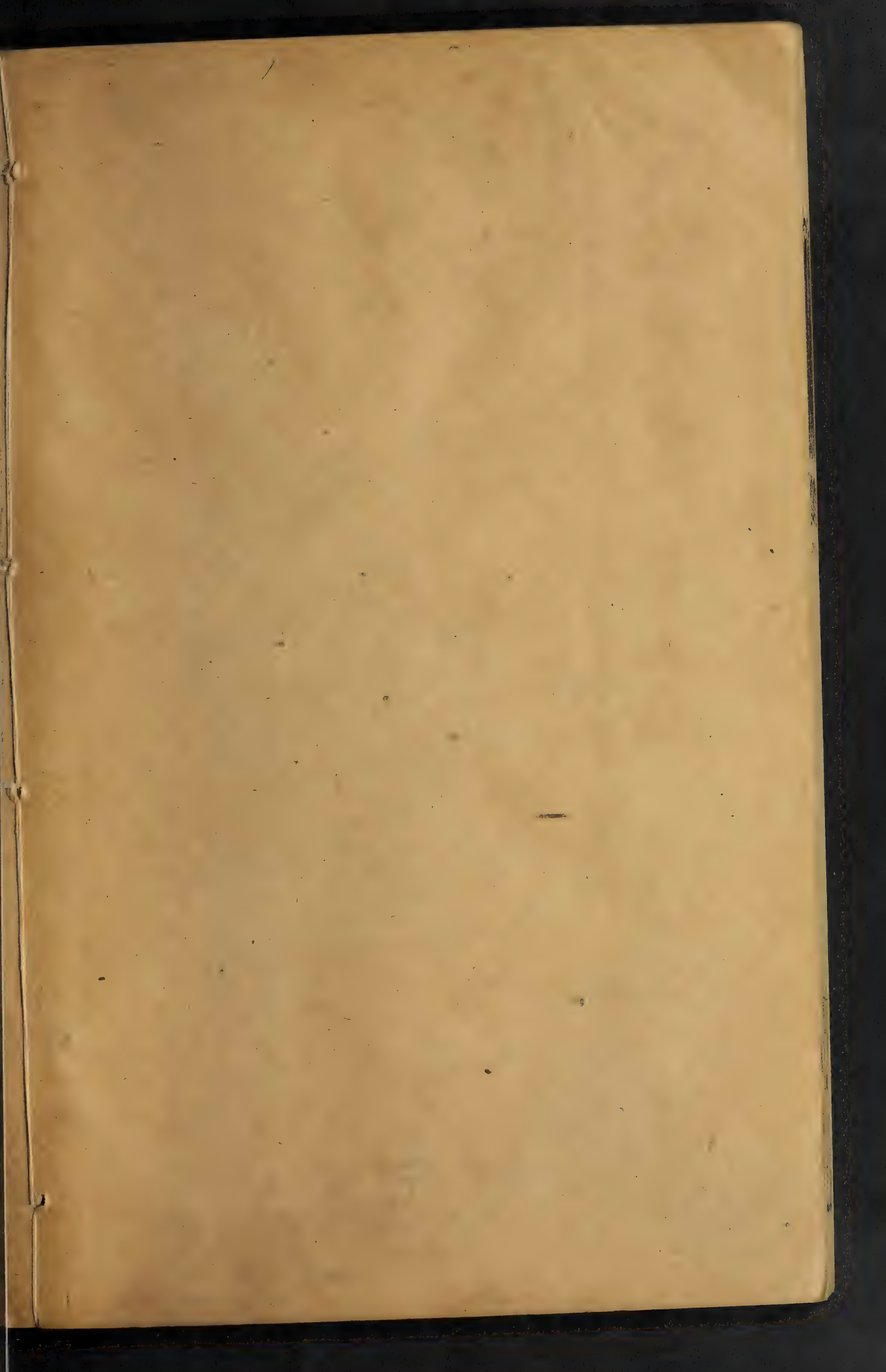
明

曇陽子　曇陽子書陰符經跋云曇陽子手書陰符經貽學使徐公是經論者以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徐公仕宦至中大夫歸不待年其于法于術用誠有所未竟而茲所可竟者神仙抱一之道耳然其大致則一矣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有味乎先民之言或謂是受之元女或謂軒轅氏與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曇陽子居嘗好書是經夫豈以二女自命耶余復覩所貽王廷尉元美心經鳥跡龍文若出造化其原反終始又必軌于正經余不敏無能知曇陽子故爲徐公跋而歸之(宣城梅鼎祚鹿裘石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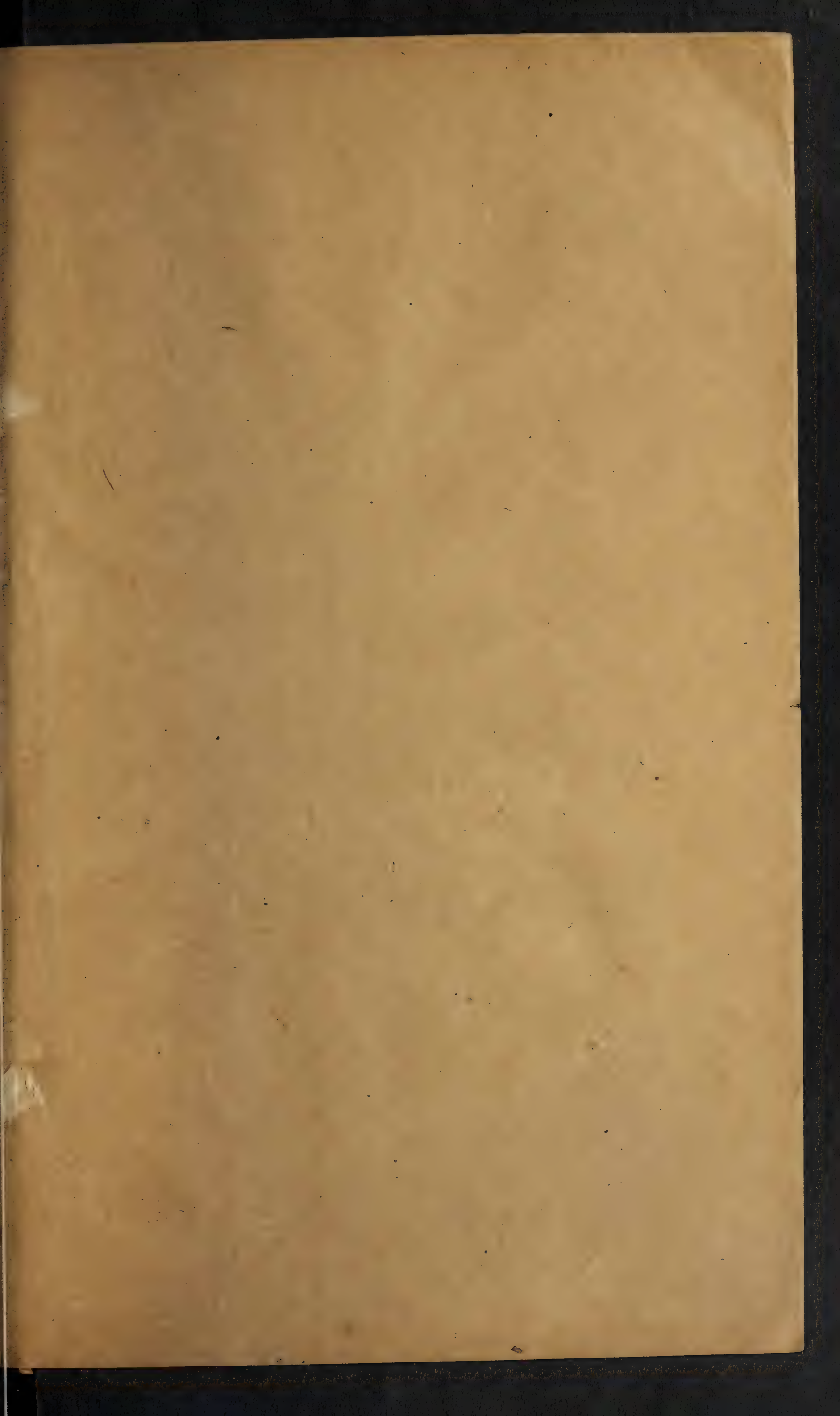
玉臺書史跋

閨閣工書。代不乏人。立言家。曾未聞有彙輯之者。頗爲缺典。今得樊榭先生是編。雅人韻事。艮足千秋矣。是編蒐羅之備。惟李心水女世說雅可伯仲。彼名媛璣囊。綠牕女史諸書。弇鄙蕪淺。恐未能望其項背也。丙午四月望日震澤楊復吉識

香艷叢書五集卷一終



# 香豔叢書 第五集



# 香艷叢書

五集卷二




北里志序

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第故其愛婿鄭詹事再掌春闈上往往微服長安中逢舉子則狎而與之語時以所聞質於內庭學士及都尉皆聳然莫知所自故進士自此尤盛曠古無儔然率多膏粱子弟平進歲不及三數人由是僕馬豪華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爲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仍歲滋甚自歲初等第于甲乙春闈開送天官氏設春闈宴然後離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後能致于他處惟新進士設宴顧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贈之資則倍于常數諸妓居平康里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詣如不惜所費則下車水陸備矣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話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別品流衡尺人物應對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輟叔孫之朝致楊秉之惑比常聞蜀妓

薛濤之才辯必謂人過言及覩北里二三予之徒則薛濤遠有慚德矣予頻隨計吏久寓京華時亦偷游其中固非興致每思物極則反疑不能久常欲紀述其事以爲他時談藪顧非暇豫亦竊俟其叨忝耳不謂泥蟠未伸俄逢喪亂鑾輿巡省崤函鯨鯢逋竄山林前志掃地盡矣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而久罹驚危心力減耗向來聞見不復盡記聊以編次爲太平遺事云時中和甲辰歲孫棨序

孫棨唐翰林學士居長安中頗有介靜之名其撰北里志風韻爾雅雪簑子靑樓集崔令欽敎坊記莫能逮也此志不典無補風敎然天子狎游膏梁平進粉黛之妖幾埒鄭衛萬乘西巡端由北里作志者其有憂患乎陳繼儒識

北里志

唐 孫棨著

泛論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卽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墻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爲二曲輕視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褥帷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占廳事皆彩版以記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俗呼爲爆炭不知其因應以難姑息之故也亦妓之衰退者爲之。諸女自幼丐有。或傭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爲漁獵。亦有良家子。爲其家聘之以轉求厚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涉退怠。則鞭扑備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爲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內。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爲諸邸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待。多有遊惰者於三曲中而爲諸倡所豢養必號爲廟客不知何謂比見東洛諸妓體裁。與諸州

飲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筯之態。勤參請之儀。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則公卿與舉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參禮。大京兆但能制其舁夫。或可駐其去耳。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游。或約人與同行。則爲下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期於諸妓也。有一嫗號汴州人也。盛有財貨。亦育數妓。多蓄衣服器用。常賃於三曲中。亦有樂工聚居其側。或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鍰。繼燭卽倍之。

天水僊哥

天水僊哥。字絳眞。住於南曲中。善談謔。能歌令。常爲席糾。寬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但蘊藉不惡。時賢雅尙之。因鼓其聲價耳。故右史鄭休範（仁表）嘗在席上贈詩曰。嚴吹如何下太清。玉肌無奈六銖輕。雖知不是流霞酌。願聽雲和瑟一聲。劉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陵入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駟。時同年鄭賓先輩扇之。極嗜欲於長安中。天水之齒。甚長於覃。但聞衆譽天

水。亦不知其妍醜。所由輩潛與天水計議。每令辭以他事。重難其來。覃則連增所購。終無難色。會他日天水實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知信。增緡不已。所由輩又利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終不至。時有戶部府吏李全者。（戶部練子也。）居其里中。能制諸妓。覃聞。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銀榼可二斤許。全貪其重賂。徑入曲追天水入兜輿中。相與至宴所。至則蓬頭垢面。涕泗交下。搴簾一覩。亟使舁回。而所費已百餘金矣。

## 楚兒

楚兒字潤娘。素爲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近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鍜所納。置於他所。潤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悛心。鍜主繁務。又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窗牖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箋送遺。鍜乃親仁諸裔孫也。爲人異常兇忍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已而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鍜行。前後相去十數步。仝販使鄭光業（昌國）時爲補袞。道與之遇。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鍜知之。

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冤楚。觀者如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牕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伴亘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秪疑嚇人傳鐵券。汾陽王有鉄券免死罪今則無矣蓋恐嚇之辭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疚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性疎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敢駐馬報復。仍便送之。聞者皆縮頸。鍛杲主兩赤邑捕賊。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 鄭舉舉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眞互爲席糾。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亦爲諸朝士所眷。常有名賢醵宴。辟數妓。舉舉者預焉。今左諫王致君缺右貂鄭禮臣穀夕拜孫文府儲小天趙爲山崇皆在席。時禮臣初入內庭。矜誇

不已。致君已下倦不能對。甚滅歡情。舉舉知之。乃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貴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隲劉允承雍章亦嘗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躍起拜之。喜不自勝。致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有言。於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各取彩繒遺酬。孫龍光爲狀元（名偓文舉狀元在乾符五年）頗惑之。與同年侯彰臣（潛）杜寧臣（彥珠）崔勛美　趙延吉（光逢）盧文舉（擇）李茂勳（茂弟萬）等數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盡預。故同年盧嗣業訴醵罰錢。致詩於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簡辭之子少有詞藝無操守之譽與同年非舊知聞多稱力窮不遵醵罰故有此篇曲內妓之頭角者爲都知分管諸妓俾追召勻齊舉絳眞皆都知也曲中常價一席四鐶見燭郎倍新郎君更倍其數故云復分錢也今左史劉郊文崇及第年亦惑於舉舉同年宴而舉舉有疾不來其年酒糾多非舉舉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爲酒糾坐久覺狀元微哂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蘊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牙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輩翹舉者。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爲事。故硤州夏侯表中（澤）

相國少子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聞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踈猛不拘言語。或因醉戲之。爲牙娘批頰。傷其面頗甚。翼日期集於師門。同年多竊視之。表中因厲聲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澤顏。同年皆駭然。裴公俛首而哂不能舉者久之。裴公瓚其年主司今小天趙爲山每因宴請偏眷牙娘。謂之郡君。爲山內子。予從母妹也。甚明悟。爲山頗憚之。或親姻中聞爲山屬意牙娘。遂以告其內子。他日爲山自外歸。內子謂爲山曰。今日顏色甚悅暢。定應是見郡君也。爲山愕然久之。無言以答。亦終不敢詰其言之之所來。

### 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尙甚雅。亦頗爲時賢所厚。事筆硯。有詞句。見舉人盡禮。祗奉多乞歌詩以爲留贈。五彩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値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歎再四。因索筆題詩云。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後期。因教小童曰。爲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逢見新第郎君及舉人。卽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

家設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數人。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賻送於諸客。甚喜。及聞其言。頗慊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拆視之。皆哀挽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救我朝夕也。其鄰有喜羌竹劉駞駞。聰爽。能爲曲子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教挽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日瘞於靑門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駞駞使唱。駞駞尙記其四章。一曰昨日尋僊子。輀車忽在門。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爲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曰殘春扶病飲。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燕懶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觴。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麝至盡齊眉。花墜有開日。月沉無出期。寧言掩丘後。宿草便離離。四曰奄忽那如此。夭桃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爲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鄰。自是盛傳於長安。挽者多唱之。或詢駞駞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駞駞哂曰。大有宋玉在。諸子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人。極以爲耻。遞相掩覆。絳眞因與諸子爭金相

謔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既而甚有恨色後有與絳眞及諸子昵熟者勤問之終不言也

楊妙兒

楊妙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爲名輩後老退爲假母居第最寛潔賓甚翕集長妓曰萊兒字蓬僊貌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詼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水光遠故山北之子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愛天水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舉自以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爲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以快之萊冶容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謔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婿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尚未信應聲嘲答曰黃口小兒口沒憑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頭亂椀鳴其敏捷皆此類也是春萊兒毷

氉久不痊於光遠。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毷氉光遠嘗以長句詩題萊兒室曰。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憶王孫。醉憑靑瑣窺韓壽。困擲金梭惱謝鯤。不夜珠光連玉匣。辟寒釵影落瑤樽。欲知明惠多情態。役盡江淹別後魂。萊兒酬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却喜波濤未化鯤。嬌別翠鈿枯去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年應促。早辦名香爲返魂。萊兒亂離前有闤闠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所。人頗思之。不得復覩。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諸妓。榷利甚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兒因大詬假母。拂衣而去。後假母嘗泣訴於他賓。次妓曰永兒。字齊卿。婉約於萊兒。無他能。今相國蕭司徒遘甚眷之。在翰苑時。每知聞間爲之致宴。必約定名占之。次妓曰迎兒。既乏丰姿。又拙戲謔。多勁詞以忤賓客。次妓曰桂兒。最少。亦窘於貌。但慕萊兒之爲人。雅於逢迎。

## 王團兒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車駕反正朝官多居此已爲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

美。少時頗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名徹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髀上爲山所見。（名就今字衮求近曰小求宰臨晉）贈詩曰。慈恩塔下新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垂休本第四十後改爲四十三郎崔四十崔相也）次日福娘。字宜之。甚明白。豐約合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名澹贈詩方在內庭）怪得清風送異香。娉婷僊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偷桃客。曼倩曾爲漢侍郎。（時爲內庭戶部侍郎）次日小福。字能之。雖乏風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師。與羣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與二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彩翠僊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爪初。霞盃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緣帶寶。每憂風舉倩持裾。謾圖西子晨粧樣。西子元來未得如。得詩甚多。頗以此詩爲稱愜。持詩於牎左紅牆。請予題之。及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且見戒無艷。予因題三絕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牎費幾朝。指環偷解薄蘭椒。無端鬬草輸鄰女。更被拈將玉步搖。※其二曰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不禁燒。東鄰起樣裙腰闊。剌蹙黃金線幾條。其三曰試共卿卿

戲語蠢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獺爲膏郎有無。尙校數行未滿翼日詣之。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悲鬱。如不勝任。合坐爲之改容。久而不已。詢之。答曰。此蹤跡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嗚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僊郎有意無。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係敎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未及答。因授予筆。請和其詩。予題其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爲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覽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洛。或醵飲於家。酒酣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否。因泣下。洎冬初還京。果爲豪者主之。不復可見。曲中諸子多爲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祗接於客至春上巳日。因與親知禊於曲水。聞鄰棚絲竹。因而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縗麻。北座者遍通反甲反。麻衣對米盂爲糾。其南二妓乃宜之與母也。因於棚後候其

女傭以詢之曰。宣陽綵纈舖張言爲街使郎官置宴。張卽宜之所主也。時街使令坤爲散瑄。二縗蓋在外艱耳。及下棚。復見女傭曰。來日可到曲中否。詰旦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馬。予辭以他事。立乘與語。能之團紅巾擲予曰。宜之詩也。舒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託身。已將心事再三陳。泥蓮旣沒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人。予覽之悵然馳回。且不復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常依其家學針線。誦歌詩。總角爲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紿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至。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遣見賓客。尋爲計巡遼所嬖。韋宙相國子及衞增常侍子所娶。輸此家不啻千金矣。間者亦有兄弟相尋。便欲論奪。某量其兄力輕勢弱。不可奪。無奈何。謂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爲。因尤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兪洛眞

兪洛眞有風貌。且辯慧。頃曾出曲中。値故左揆于公貴主許納別室于公 琮尚

廣德公主宣宗女也。頗有賢淑之譽。從子獵冒其季父于公柄國時。頗用事。曾貶振州司戶。後改名應舉。左揆爲力甚切。竟不得從。投跡今左廣令孜門。因中第。遂佐十軍。先通洛眞而納之。月餘不能事諸媵之間。彰其迹以告貴主。主即出之。亦獲數百金。遂嫁一胥吏。未朞年而所有索盡。吏不能給。遂復入曲。携胥一女。亦當時絕色。洛眞雖有風情。而淫冶任酒。殊無雅裁。亦時爲席糾。頗善章程。鄭右史仁表常與詩曰。巧製新章拍指新。金罍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橫波眄。又怕回詩錯指人。離亂前兩日。與進士李文遠渭渥之弟。今改名澥。其年初舉。乘醉同詣之。文遠一見。不勝愛慕。時日已抵晚。新月初升。因戲文遠題詩曰。引君來訪洞中僊。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予題於楣間。訖。先回。間兩日。文遠因同詣南院。文遠言前者醉中題姓字於所詣。非宜也。回將撤去之。及安上門。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關失守矣。文遠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約。聳然而歸。及親仁之里。已奪馬紛紜矣。乃遂奔竄。因與文遠思所題詩。眞讖詞也。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室寬博。卮饌有序。女昆仲數人。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題牕曰。春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僊子多情態。畱住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畱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犬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蚨熱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後蘇蘇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

王蓮蓮

王蓮蓮字沼容。微有風貌。女弟小僊已下數輩。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王衍之嫌。諸妓皆攫金特甚。詣其門者。或酬酢稍不至。多被盡留車服貨衞而返。曲中惟此家假父頗有頭角。蓋無圖者矣。

劉泰娘

劉泰娘。北曲內小家女也。彼曲素無高遠者。人不知之。亂離之春。忽於慈恩寺

前見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側。下車而行。年齒甚妙。粗有容色。時遊者甚衆。爭往詰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細詢之。云門前一樗樹子。尋遇暮雨。諸妓分散。其暮予有事北去。因過其門。恰遇犢車返矣。遂題其舍曰。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俊奔波遂喫虛。同遊人聞知。詰嘲詣之者。結駟於門也。

## 張住住

張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兄不振。是以門甚寂寞。爲小鋪席。貨草剉薑果之類。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鄰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悅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敎住住。私有結髮之契。及住住將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住住。蓋求其元。已納薄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毬。故逼其牕以伺之。忽聞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龐勛同姓。傭書徐邸。因私呼佛奴爲徐州子。日中蓋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

佳佳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當以疾辭。彼卽自爲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嫗爲之地。嫗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嫗獨留佳佳亦留。佳佳乃鍵其門。伺於東牆。聞佛奴語聲。遂梯而過。佛奴盛備酒饌。亦延宋嫗。因戲謾寢所以遂平生。既而謂佛奴曰。子既不能見聘。今且後時矣。隨子而奔。兩非其便。千秋之誓。可徐圖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願保之。他日佳佳又曰。小鳳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我不負子矣。而子其可便負我家而辱之乎。子必爲我之計。佛奴許之。曲中素有畜鬬雞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託宋嫗致于佳佳。既而小鳳以爲獲元甚喜。又獻三緡于張氏。遂往來不絕。復貪佳佳之明慧。因欲嘉禮納之。時小鳳爲平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傭於徐邸。不能給食。母兄喻之。鄰里譏之。佳佳終不捨佛奴。指堦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聲卽了矣。平康里中素多輕薄小兒。遇事輒唱。佳佳誑小鳳也。鄰里或知之。俄而復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爲鄭九郎主之。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滎陽撫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吃酒李公顚。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

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千。久之小鳳因訪住住。微聞其唱。疑而未察。其與住住昵者詰且。告以街中之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雞因避鬬飛上屋傷足。前曲小鐵鑪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奴。父以爲小福所傷。遂歐之。住住素有口辯。因撫掌曰。是何罷漢打他賣馬街頭田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拉三拳。且雄雞失足。是何謂也。小鳳既不審。且不喩。遂無以對。住住因大哈。遞呼家人隨弄小鳳。甚不自足。住住因呼宋媪。使以前言告佛奴。奴視雞足且良。遂以生絲纏其雞足。置街中。召羣小兒共變其唱。住住之言。小鳳復以住住家噪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見雞跛。又聞改唱。深恨向來悞聽。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夕宴語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龐大作荍(音翹)團。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鳳當額打。更將雞腳用筋纏。小鳳聞此唱。不復詣住住。佛奴初傭徐邸。邸將甚憐之。爲致職名。竟禆邸將。終以禮聘住住。將連大第。而小鳳家事日蹙。復不侔矣。

附錄

胡證尚書

胡證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絶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公嘗狎遊。爲兩軍力士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公潛遣一介求救於胡。胡衣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胡後到。飲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盃盤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胡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横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自謂燈臺)胡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觥者。凡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逮至並坐。胡舉躋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爲神人。胡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裴思謙狀元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光業補袞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器物。

悉授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散。

楊汝士尙書

楊汝士尙書鎭東川。其子知溫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鄭合敬先輩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元聲。楚娘字潤卿妓之尤者

余頃年往長安中。鰥居僑寓。頗有介靜之名。然惚率交友。未嘗辭避。故勝遊狎宴。常亦預之。朝中知巳。謂余能立於顏生子祚生之間矣。余不達聲律。且無躭惑。而不免俗。以其道也。然亦懲其事。思有以革其弊。嘗聞大中以前北里頗爲不測之地。故王金吾式令狐博士滈皆目擊其事。幾羅毒手。實昭著本末。垂戒後來。且又焉知當今無之。但不偵執金吾曲臺之泄耳。 王金吾

故山南相國起之子。少狂逸。嘗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後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頃又有後至者。仗劍而來。以醉者爲金吾也。因梟其首而擲之曰。來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據其牀。金吾獲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瘞之。　令狐博士滈相君當權日。尙爲貢士。多往此曲。有昵熟之地。往訪之。一旦忽告以親戚聚會。乞輟一日。遂去之。滈於鄰舍。密窺見母與女共殺一醉人而瘞之室後。來日。復再詣之。宿中夜。問女。女驚而扼其喉。急呼其母。將共斃之。母勸而止。及旦。歸告大京尹。捕之。其家已失所在矣。以博士事不可不具載於明文耳。

頃年舉子皆不及此里。惟新郎君恣遊於一春。近不知誰何啟迪。嗚呼有危梁峻谷之處。則回車返策者衆矣。何危禍之惑甚於彼而不能戒於人哉。則鼓洪波遵覆轍者。甚於作俑乎。後之人可以作規者。當力制乎其所志。是不獨爲風流之談。亦可垂誡勸之旨也。述才慧所以痛其辱重廩也。述誤陷所以警其輕體也。叙宜之所以憐拯已之惠也。叙洛眞所以誡上姓之容易也。舉令賓所以念蚩蚩者有輕才之高見也。舉住住所以嘉碌碌者有重讓

之明心也。引執金吾與曲臺。所以禆將來爲危梁峻谷之虞也。可不戒之哉。

# 教坊記

唐　崔令欽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中。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卽苑之東也。其間有頃餘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若其家猶在教坊。謂之內人家。敕有司給賜同十家。雖數十家。猶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內人母得以女對。無母則姊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落餘內人並坐內教坊對。內人生日則許其母姑姊妹等來對。其對所如式。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卽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明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箜篌箏等者。謂搊彈家。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

堪上場。惟搊彈家彌月乃成。至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爲首尾。搊彈家在行間。令學其舉手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擇尤者爲首尾。首既引隊。衆所屬目。故須能者。樂將闋。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終。謂之合殺。尤要快徤。所以更須能者也。

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就縵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即於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納懷中。觀者忽見衆女咸文繡炳煥。莫不驚異。

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戲日。內伎出舞。敎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不離此兩曲。餘盡讓內人也。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麞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徤舞。

凡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宴。因謂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並兩院婦女。於是納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臺唱歌。內妓歌

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詬之。有肥大年長者即呼爲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賓阿妹。隨類名之。標弄百端。諸家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喜爲蜆斗。以每日長在至尊左右爲長入。

筯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與長入趙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藥殺之。王輔國鄭銜山與解愁相知。又是侯鄉里。密謂薛忠王琰曰。爲我語侯大兄。晚間有人送粥。愼莫喫。及期果有贈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謀殺其夫。銜山願擎土袋。燈既滅。銜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壓口鼻。其黨不之覺也。比明。侯氏不死。有司以聞。上令范安窮究其事。於是趙解愁等皆決一百。衆皆不知侯氏不淹口鼻而不死也。或言土袋綻裂。故活。是以諸女戲相謂曰。自今後縫壓壻土袋。當加意夾縫縫之。更無令開綻也。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爲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郞聘之者。輒被以婦人名號。即所聘者兄見呼爲新婦。弟見呼爲嫂也。兒郞有任宮僚者。宮忝與內人對。同日垂到內門。車馬相遇。或褰車簾呼阿嫂若新婦

者。同黨未達。殊爲怪異。問被呼者。笑而不答。兒郎既聘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學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知。亦不妬。他香火即不通。

蘇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䭔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爲五奴。自蘇始。

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謂腋氣也

曲名

獻天花　和風柳　美唐風　透碧空　巫山女
度春江　衆仙樂　大定樂　龍飛樂　慶雲樂
繞殿樂　泛舟樂　抛毬樂　清平樂　放鷹樂
夜半樂　破陣樂　還京樂　天下樂　同心樂
賀聖朝　奉聖樂　千秋樂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鳳樓春　負陽春　帝臺春

繞池春 滿園春 長命女 武媚娘 杜韋娘
柳青娘 楊柳枝 晉柳含烟 晉楊柳 倒垂柳
浣溪沙 浪淘沙 撒金沙 紗䆫恨 金簑嶺
隔簾聽 恨無媒 望梅花 望江南 好郎君
想夫憐 別趙十 憶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烏夜啼 墻頭花 摘得新 北門西 煑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燈下見
醉思鄉 太邊郵 太白星 剪春羅 會佳賓
當庭月 思帝卿 歸國遙 感皇恩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憶漢月 憶先皇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 臨江仙 虞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黃沙 遐方怨

征步郎　洞仙歌　太平樂　長慶樂　喜回鑾
漁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夢江南
濮陽女　靜戎煙　三臺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楊下采桑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樂　木笪　看月宮　宮人怨　歎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留諸錯
如意娘　黃羊兒　蘭陵王　小秦王　花黃發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鷓樂
鎮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查子　胡醉子　山花子　水仙子　綠鈿子

玉樹後庭花　伴侶　雨霖鈴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相馳逼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寶
一斗鹽　羊頭神　大姉　舞大姉　魚月記
斷弓絃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底　回波樂
千春樂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雞　昊破
四會子　安公子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鴈子　又中春　翫中秋　迎仙客　同心結

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

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皰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以其稱寃。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鬭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

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旨。或呼爲談容娘又非。

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帝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安公子。隋大業末煬帝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從焉。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裡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須扈從。大駕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爲君。吾是以知之。

春鶯囀。高宗曉聲律。晨坐聞鶯聲。命樂工白明達寫之。遂有此曲。

記曰夫以廉潔之美。而道之者寡。驕淫之醜。而陷之者衆。何哉志意劣而嗜慾強也。借如涉畏途。不必皆死。而人知懼。溺聲色則必傷夭。而莫之思。不其惑歟。且人之生身所稟五常耳。至有悅其妻而圖其夫。前古多矣。是違仁也。納異寵而薄糟糠。凡今衆矣。是忘義也。重衽席之虞。輕宗祀之敬。是廢禮也。貪耳目之玩。忽禍敗之端。是無智也。心有所愛。則覥冒苟得。不顧宿諾。是棄

信也。教諭履仁蹈義修禮。任智而信以成之。嗚呼國君保之。則比德堯舜。士庶由之。則齊名周孔矣。當爲永代表式。寧止一時稱舉。儻謂修小善而無益。犯小惡而無傷。殉嗜慾近情。忘性命大節。施之於國則國風敗。行之於家則家法壞。敗與壞不其痛哉。是以楚莊悔懼。斥遺夏氏。宋武納諫。遽絕慕容。終成霸業。號爲良主。豈比高緯以馮小憐滅身。叔寶以張貴妃亡國。漢成以昭儀絕冢嗣。燕熙以符氏覆邦家乎。非無元龜。自有人鑑。遂形簡牘。敢告後賢。

## 青樓集序

君子之於斯世也孰不欲才加諸人行足諸已其肯甘於自棄乎哉蓋時有否泰分有窮達故才或不羈行或不撿焉當其泰而達也園林鐘鼓樂且未央君子宜之當其否而窮也江湖詩酒迷而不復君子非獲已者焉我皇元初幷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已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留連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難識也百年未幾世運中否士失其業志則鬱矣酤酒載嚴詩禍叵測何以紓其愁乎小軒居寂維夢是觀商顏黃公之裔孫曰雪簑者携青樓集示余且徵序引其志言讀之蓋已詳矣余奚庸贅竊惟雪簑在承平時嘗蒙富貴餘澤豈若杜樊川贏得薄倖之名乎然樊川自負奇節不爲齪齪小謹至論列大事如罪言原十六衛戰守二論與時宰論兵論江賊書達古今審成敗視昔之平安杜書記爲何如邪惜乎天慭將相之權弗使究其設施迴翔紫薇文空言耳揚州舊夢尙奚憶哉今雪簑之爲是集也殆亦夢之覺也不然歷歷有如此者又嘗佐貴人樽俎姚閻二公在焉姚偶言

暮秋時三字閤曰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風西了却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張之才亦敏矣

青樓集

元黃雪簑著

曹娥秀

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遍。公出自內。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爲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解語花

性劉氏。尤長於慢詞。廉野雲招盧疎齋趙松雪飲於京城外之萬柳堂。劉左手持荷花。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曲。諸公喜甚。趙卽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珠簾秀

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爲當今獨步。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嘗以沉醉東風曲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淸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春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待制亦贈以鷓鴣天云。憑倚東風遠映樓。流鶯窺面燕低頭。蝦鬚瘦影纖纖織。龜背香紋細細浮。　紅霧斂。彩雲收。海霞爲帶月爲鉤。夜來捲盡西山雨。不著人間半點愁。蓋朱背微僂。馮故以簾鉤寓意。至今後輩以朱娘娘稱之者。

趙眞眞楊玉娥

善唱諸宮調。楊立齋見其謳張五牛商正叔所編雙漸小卿恕。因作鷓鴣天哨遍耍孩兒煞以詠之。後曲多不錄。今錄前曲云。煙柳風花錦作團。霜芽露葉玉裝船。誰知皓齒纖腰會。只在輕衫短帽邊。　啼玉靨。咽冰絃。五牛身去更無傳。詞人老筆佳人口。再喚春風在眼前。

劉燕歌

善歌舞。齊參議還山東。劉賦太常引以餞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

古別離難。兀誰畫蛾眉遠山。一尊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閒。第一。夜。相。思。泪。彈。至今膾炙人口。

順時秀

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姐。姿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駕頭諸旦本亦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簣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腸。王卽殺所騎駿馬以啗之。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矚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

小娥秀

姓邳氏。世傳邳三姐是也。善小唱。能曼詞。張子友平章甚加愛賞。中朝名士贈以詩文盈軸焉。

杜妙隆

金陵佳麗人也。盧疎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沙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郤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松窻曉。

喜春景

姓段氏。姿色不逾中人。而藝絕一時。張子友平章以側室置之。

聶檀香

姿色嫵媚。歌韻清圓。東平嚴侯甚愛之。

南春宴

姿容偉麗。長於駕頭雜劇。亦京師之表表者。

李心心楊柰兒袁當兒于盼盼于心心吳女燕雪梅

此數人者。皆國初京師之小唱也。又有牛四姐。乃元壽之妻。俱擅一時之妙。壽之尤為京師唱社中之亘擘也。

宋六嫂

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觱栗工張觜兒詞。卽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滕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顰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著意題品。誰料濁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衫老傳。試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周人愛

京師旦色。姿藝並佳。其兒婦玉葉兒。元文苑嘗贈以南呂一枝花曲。又有瑤池景。呂總管之妻也。賈島春。蕭子才之妻也。皆一時之拔萃者。王玉帶。馮六六。王榭燕。王庭燕。周獸頭。皆色藝兩絕。又有劉信香。因李侯寵之。名尤著焉。

秦玉蓮秦小蓮

善唱諸宮調。藝絕一時。後無繼之者。

司燕奴

精雜劇。聲名與宋郭相頡頏。後有班眞眞。程巧兒。李趙奴。亦擅一時之妙。

天然秀

姓高氏。行第二。人以小二姐呼之。母劉。嘗侍史開府。高丰神艶雅。殊有林下風致。才藝尤度越流輩。閨怨雜劇。爲當時第一手。花旦駕頭。亦臻其妙。始嫁行院王元俏。王死。再嫁焦太素治中。焦沒後。復落樂部。人咸以國香深惜。然尚高潔凝重。尤爲白仁甫李溉之所愛賞云。

國玉第

教坊副使童關高之妻也。長於綠林雜劇。尤善談謔。得名京師。

張玉梅

劉子安之母也。劉之妻曰蠻婆兒。皆擅美當時。其女關關。謂之小婆兒。七八歲。已得名湘湖間。

王金帶

姓張氏。行第六。色藝無雙。鄧州王同知娶之。生子矣。有譖之於伯顏太師。欲取

入教坊承應。王因一尼爲介。通問於太師之夫人。乃免。

魏道道

勾欄內獨舞鷓鴣四篇打散。自國初以來。無能繼者。妝旦色有不及焉。

玉蓮兒

端麗巧慧。歌舞談諧。悉造其妙。尤善文揪握槊之戲。嘗得侍於英廟。由是名冠京師。

樊事眞

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飲餞于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毋貽他人之誚。樊以酒酹地而誓曰。妾若負君。當刳一目以謝君子。亡何有權豪子來。其母既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則始毅然。終不獲已。後周來京師。樊相語曰。別後非不欲保持。卒爲豪勢所逼。昔日之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篦刺左目。血流遍地。周爲之駭然。因歡好如初。好事者編爲雜劇曰樊事眞金篦刺目行於世。

賽簾秀

朱簾秀之高弟。欠耍俏之妻也。中年雙目皆無所覩。然其出門入戶。步線行鍼。不差毫髮。有目莫之及焉。聲遏行雲。乃古今絕唱。

天錫秀

姓王氏。侯總管之妻也。善綠林雜劇。足甚小而步武甚壯。女天生秀稍不逮焉。後有工於是者。賜恩深謂之邦老趙家。又有張心哥。亦馳名淮浙。

金獸頭

湖廣名妓也。貫只歌平章納之。貫沒。流落湘湖間。酸齋嘗有老鶴啄之誚。

周喜歌

字悅卿。貌不甚揚。而體態溫柔。趙松雪書悅卿二字。鮮于困學衞山齋都廉使公及諸名公皆贈以詞。至今其家寶藏之。

王巧兒

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嶠與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喻曰。陳公

之妻。乃鐵太師女。妬悍不可言。爾若歸其家。必遭淩辱矣。王曰。巧兒一賤倡。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雖死無憾。母知其志不可奪。潛挈家僻所。陳不知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母氏設計置我某所。有富商約某日來。君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宛轉。飲至夜分。商欲就寢。王掐其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既五鼓。陳宿搆忽剌罕赤闥縛商欲赴刑部處置。商大懼。告陳公曰。某初不知。幸寢其事。願獻錢二百緡以助財禮之費。陳笑曰。不須也。遂厚遺其母。携王歸江南。陳卒。王與正室鐵皆能守其家業。人多所稱述云。

王奔兒

長於雜劇。然身背微僂。金玉府總管張公置於側室。劉文卿嘗有買得不直之誚。張沒。流落江湖。爲敎師以終。

時小童

善調話。卽世所謂小說者。如丸走坂。如水建瓴。女童亦有舌辨。嫁末泥度豐年。不能盡母之伎云。

于四姐

字慧卿。尤長琵琶。合唱爲一時之冠。名公士夫皆有詩贈之。後有朱春兒亦得名於淮浙。

平陽奴

姓徐氏。一目眇。四體文繡。精於綠林雜劇。又有郭次香。陳德宣之妻也。亦微眇一目。韓獸頭。曹皇宣之妻也。亦善雜劇。皆馳名金陵者也。

趙偏惜

樊孛闌奚之妻也。旦末雙全。江淮間多師事之。樊院本亦罕與比。

連枝秀

姓孫氏。京師角妓也。逸人風高老點化之。遂爲女道士。浪遊湖海間。嘗至松江。引一髽髻曰閏童。亦能歌舞。有招飲者。酒酣則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眞仙音也。欲於東門外化緣造菴。陸宅之爲造疏語。多寓譏諷。其中有不比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槌。百煉不回。萬夫難敵之句。孫於是飄然入吳。遇醫

入李恕齋。乃往日舊好。遂從俗嫁。之後不知所終

王玉梅

善唱慢調。雜劇亦精致。身材短小而聲韻清圓。故鍾繼先有聲似磬圓身如磬槌之誚云。

李芝秀

賦性聰慧。記雜劇三百餘段。當時旦色號爲廣記者。皆不及也。金玉府張總管置於側室。張沒後。復爲娼。

朱錦繡

侯耍俏之妻也。雜劇旦末雙全。而歌聲墜梁塵。雖姿不逾中人。高藝實超流輩。侯又善院本。時稱負絕藝者。前輩有趙偏惜樊孛蘭奚。後則侯朱也。

樊香歌

金陵名姝也。妙歌舞。善談謔。亦頗涉獵書史。臺端雖鷹角峨峨。悉皆愛賞。士夫造其廬。盡日笑談。惜壽不永。二十三歲而卒。葬南關外。好事者春遊。必携酒奠

其墓。至今率以爲常。

小玉梅

姓劉氏。獨步江浙。其女匾匾姿格嬌冶。資性聰明能雜劇。號小技。後嫁末泥安太平常鬱鬱而卒。有女寶寶亦喚小技梅。藝則不逮其母云。

楊買奴

楊駒兒之女也。美姿容。善謳唱。公卿士夫翕然加愛。性嗜酒。後嫁樂人查查鬼張四爲妻。憔悴而死。貫酸齋嘗以髻挽靑螺裙拖白帶之句譏之。蓋以其有白帶疾也

張玉蓮

人多呼爲張四媽。舊曲其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韻唱之。絲竹咸精。蒱博盡解。笑談亹亹。文雅彬彬。南北令詞。卽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多貴公子。積家豐厚。喜延款士夫。復揮金如土。無少暫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折桂令贈之。末

句云。朝夕思君。泪點成斑。亦自可喜。又有一聯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泪看簾外飛花。尤爲膾炙人口。有女倩嬌粉兒數人。皆藝殊絕。後以從良散去。余近年見之崑山。年餘六十矣。兩鬢如黧。容色尚潤。風流談謔。不減少年時也。

趙眞眞

馮蠻子之妻也。善雜劇。有遶梁之聲。其女西夏秀。嫁江閏甫。亦得名淮浙間。江親文墨。通史鑑。教坊流輩。咸不逮焉。

李嬌兒

王德名妻也。姿容姝麗。意度閑雅。時人號爲小天然。花旦雜劇。特妙。江浙駙馬丞相常眷之。李生辰。相君致賀禮。遇公燕。則遣以馬腰截。至今歌館。以爲盛事。

張奔兒

李牛子之妻也。姿容丰格。妙於一時。善花旦雜劇。時人目奔兒爲溫柔旦。李嬌兒爲風流旦。

龍樓景丹墀秀

皆金門高之女也。俱有姿色。專工南戲。龍則梁塵暗簌。丹則驪珠宛轉。後有芙蓉秀者。婺州人。戲曲小令不在二美之下。且能雜劇。尤為出類拔萃云。

賽天香

李魚頭之妻也。善歌舞。美風度。性嗜潔。玉骨冰肌。纖塵不染。無錫倪元鎮有潔病。亦甚愛之。則其人可知矣。

翠荷秀

姓李氏。雜劇為當時所推。自維揚來雲間。石萬戶置之別館。石沒。李誓不他適。終日却掃焚香誦經。石之子雲壑萬戶孫伯玉萬戶歲時往拜之。余見其年已七旬。鬢髮如雪。兩手指甲皆長尺餘焉。

趙梅哥

張有才之妻也。美姿色。善歌舞。名雖高而壽不永。張繼娶和當當。雖貌不揚而藝甚絕。在京師曾接司口奴排場。由是江湖馳名。老而歌調高如貫珠。其女口章能傳母之技云。

陳婆惜

善彈唱。聲遏行雲。然貌微陋而談笑風生。應對如響省憲大官皆愛重之。在絃索中。能彈唱口口曲者南北十人而巳。女觀音奴亦得其彷彿。不能造其妙也。

汪憐憐

湖州角妓美姿容。善雜劇。涅古伯經歷甚屬意焉。汪曰。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涅遂備禮納之。克盡婦道。人無間言。數年涅沒。汪髡髮爲尼。公卿士夫多訪之。汪泪其形。以絕衆之狂念而終身焉。

米里哈

回回旦色歌喉清宛。妙入神品。貌雖不揚而專工花旦雜劇。余曾識之。名不虛得也。

顧山山

行第四。人以顧四姐呼之。本良家子。因父而俱失身。資性明慧。技藝絕倫。始嫁樂人李小大。李沒。華亭縣長哈刺不花置於側室。凡十二年。後復居樂籍。至今

老於松江。而花旦雜劇。猶少年時體態。後輩且蒙其指敎。人多稱賞之。

## 李芝儀

維揚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詞。王繼學中丞甚愛之。贈以詩序。余記其一聯云。善和坊裡。驊騮攛出繡花來。錢塘江邊。燕子銜將春色去。又有塞鴻秋四闋。至今歌館尤傳之。喬夢符亦贈以詩詞甚富。女童童善雜劇。間來松江。後歸維揚。次女多嬌。尤聰慧。今留京口。

## 李眞童

張奔兒之女也。十餘歲。即名動江浙。色藝無比。舉止溫雅。語不傷氣。綽有閨閣風致。達天山檢校浙省。一見遂屬意焉。周旋三歲。(一作載)達秩滿赴都。且約以明年相會。李遂爲女道士。杜門謝客。日以焚誦爲事。至期。達授諸暨州同知而來。備禮取之。後達沒。復爲道士。節行愈勵云。

## 眞鳳歌

山東名妓也。善小唱。彭庭堅爲沂州同知。確守不亂。眞侍以機辨圓轉。欲求好

於彭。一日大雪。彭會客。深夜方散。眞託以天寒不回。直造彭室。彭竟不辭。後竟甚密。

大都秀

姓張氏。其友張七樂名黃子醋。善雜劇。其外脚供過亦妙。

喜溫柔

曾九之妻也。姿色端麗。而舉止溫柔。淮浙馳名。老而不衰。江西亦有喜溫柔姓孫氏。其藝則不逮焉。

金鶯兒

山東名姝也。美姿色。善談笑。搊箏合唱。鮮有其比。賈伯堅任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與之甚昵。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紅繡鞋曲以寄之。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婚燕爾。畫船開抛閃的人獨自。遙望關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常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裡。直到死。由是臺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

山東以爲美談。

一分兒

姓王氏。京師角妓也。歌舞絕倫。聰慧無比。一日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程繼善等於江鄉園小飲。王氏佐樽。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曲云。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丁曰。此沉醉東風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應聲曰。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可詠題。堪描畫。喜觥籌席上交雜。答剌蘇頻斟入禮厮麻不醉。呵休扶上馬。一座歎賞。由是聲價愈重焉。

般般醜

姓馬。字素卿。善詞翰。達音律。馳名江湘間。時有劉廷信者。南臺御史劉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落魄不羈。工於笑談。天性聰慧。至於詞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談。變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者。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一日相遇於道。偕行者曰。二人請相見。曰此劉五舍也。此即馬般般醜也。見畢。劉熟視之。曰名不虛得。馬氏含笑而去。自是往來甚密。所賦樂章極多。至今爲人傳誦。

劉婆惜

樂人李四之妻也。與江右楊春秀同時。頗通文墨。滑稽善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先與撫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贛州。時有全普菴撥里字子仁。由禮部尚書值天下多故。選用除贛州監郡。平日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歛歷臺省。但未免躭於酒色。每日公餘。即與士夫酣飲賦詩。帽上常喜簪花。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公。全曰刑餘之婦。無足與也。劉謂閽者曰。家欲之廣海。誓不復還。久聞尚書清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憾也。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歛衽進前曰。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爲你酸留意兒難棄舍。全大稱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爲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小春宴

姓張氏。自武昌來浙西。天性聰慧。記性最高。勾欄中作場。常寫其名目。貼於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選揀。需索近世廣記者。少有其比。

孫秀秀

都下小旦色也。名公巨卿多愛重之。京師諺曰。人間孫秀秀。天上鬼婆婆。

事事宜

姓劉氏。姿色歌舞悉妙。其夫玳瑁斂。其叔象牛頭。皆副淨色。浙西馳名。

簾前秀

末泥任國恩之妻也。雜劇甚妙。武昌湖南等處。多敬愛之。

燕山景

田眼睛光妻也。夫婦樂藝皆妙。

燕山秀

姓李氏。其夫馬二。名黑駒頭。朱簾秀之高第。旦末雙全。雜劇無比。

荊堅堅

善唱。工於花旦雜劇。人呼爲小順時秀。

孔千金

善撥阮。能曼詞。獨步於時。其兒婦王心奇。善花旦。雜劇尤妙。

李定奴

歌喉宛轉。善雜劇。勾闌中曾唱八聲。甘州。喝采八聲。其夫帽兒王雜劇亦妙。凡妓以墨點破其面者爲花旦。

羅春伯聞見錄載陳子翁題蔡奴像曰觀全盛時風塵中人物尚如此嗚呼盛哉余於青樓集不能無感云爾至正丙午夏五月郡人夏邦彥書于風月樓中

麗情集

宋　張君房

浣沙桂子

霍小玉侍兒之名。

遺策郎

鄭生過李妓宅。見娃徘徊不能去。詐遺以駐馬。後訪。自呼曰。前遺策郎也。

卷中人

唐裴敬中爲察官。奉使蒲中。與崔徽相從。敬中回。徽以不得從爲恨。久之成疾。自寫其眞以寄裴曰。崔徽一旦不如卷中人矣。

寄淚

灼灼錦城官中奴。御史裴質與之善。裴召還。灼灼每遣人以軟紅絹聚紅淚爲寄。

環者還也

崔郎寄張生信有玉指環云。環者還也。

燕子樓集

盼盼徐之名倡。張建封納之于燕子樓。張卒。盼盼思之。問者輒答以詩。僅三百篇。名燕子樓集。

秋雲羅帕

賈知微曾城夫人杜蘭香既別。贈賈秋雲羅帕裹丹五十粒云。此羅是玉女繅玉蠶繭以織成。

沈翘翘

文宗時宮人有白玉方響。以犀爲椎。以紫檀爲架。後出歸秦氏。秦出翘製曲以寄之。名曰憶秦郎。

非煙

咸通中武公妓也。善擊甌。其隣趙象窺見。因門媼以玉葉牋題詩寄之。非煙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花牋贈象以通其意。

薛瓊瓊

開元中第一箏手。中官楊羔潛還。崔懷寶飲羔薰香酒。曰此以春草所造。羔令崔作詞。方得見瓊瓊。崔曰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近得佳人纖手子。砑羅裙上放嬌聲。

柳枝娘

洛中里孃也。聞誦義山燕臺詩。乃折柳結帶。贈義山乞詩。

香兒

元載妾薛瓊英。幼以香雜飲食啖之。長而肌香。

荻樓雜抄　闕名

張香橋昔有女子名香。與所歡會此。故名。一曰女子姓張名香。

煬帝時洛陽獻合蒂迎輦花。帝令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

魏夫人有弟子善種花。謂之花姑。

眞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翠鬟綠衣。小女童也。

姚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及。然用以自娛。人不可得而見。嘗爲楊達畫芙蓉匹鳥。約略濃淡。生態逼眞。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籍草。以紅裙遞相插掛。爲宴幄。

揚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數十株。每至爛開。張大宴。一株令一妓倚其傍。立館曰爭春。宴罷夜闌。人云花有歎聲。

姑臧太守張憲代書札伎墨娥。

趙魏公夫人管道昇善書畫。吾竹房嘗題其所畫竹石。竹房有一私印。是好嬉子三字。即以此印倒用於跋尾。人皆以爲竹房之誤。魏公見之曰。此非誤也。這

瞎子道婦人會作畫倒好嬉子。

# 琵琶錄

唐 段安節

琵琶法三才。象四時。風俗通云。琵琶近代樂家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絃象四時。釋名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吹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爲名。漢遣烏孫公主入蕃。念其行速思慕本朝。使知名者馬上奏琵琶以慰悅之。琵琶有直項曲項者。蓋便於關軸也。樂錄云。琵琶本出於絃鼗。而杜摯以爲秦之末世。苦於長城之役。百姓絃鼗而鼓之。古曲陌上桑。間范曄石苞謝變孫放孔偉阮咸皆善此樂。東晉謝鎭西在大市樓上彈琵琶作大道之曲。世說云。謝仁祖在北牖下彈琵琶。有天際之意。又朱生善彈琵琶至大官。貞觀中。裴路兒彈琵琶始廢撥用手。今所謂搊琵琶是也。白秀眞使蜀。便回得琵琶以獻。以迦邏檀爲槽。其木溫潤如玉。光采可鑒。金縷之虹。又蹙之成雙鳳。貴妃每奏於梨園。音韻凄清。飄若雪外。開元中。梨園則有駱供奉賀懷智雷海淸其樂器或以石爲槽。鵾鷄筋作絃。用鐵撥彈之。安史之亂。流落外地。

有舉子曰白秀才子弟寓止京師偶值宮娃內弟子出在民間白卽納一妓爲跨驢之樂因夜風淸月朗是麗人忽唱新聲白驚遂不復唱逾年因遊靈武李靈曜尙書廣設筵白預坐末廣張妓樂至有唱何滿子者四坐傾聽俱稱絕妙白曰某有伎人聲調殊異於此促召至短髻薄粧態度閒雅發問曰適唱何曲曰何滿子遂品調舉袂發聲淸響激越諸樂不能逐部中亦有囘琵琶聲韻高下然揭菴郞指無差遂問曰莫是宮中□二否伎復問曰莫是梨園駱供奉否二人相對汎瀾欷歔而已

建中中有康崑崙稱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兩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鬪聲樂東街則有康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敵也遂請崑崙登綵樓彈一曲新翻謂錄安（以爲名慢稱大腰）至街西豪俠閱樂東市稍誚之而亦於綵樓上出女郞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是曲兼移於風香調中及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崑崙驚愕乃拜爲師女郞遂更衣出見乃僧也莊儼寺僧本俗姓段也翌日德宗召入內令敎授崑崙段師奏曰請令彈一調及彈師曰本領何雜兼帶

邪。聲崑崙驚曰。師神人也。臣少年初掌藝時。側於隣家女巫處授一品絃調。後乃累易數師之藝。今段師精識如此玄妙也。段師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候忘其本態。然後可教。許之。後果盡段師之藝也。

元和中。有王芬曹保之子善才。其孫習納。皆精此藝。次有裴興奴與曹同時。納善運撥若風雨。然不事捏絃。興奴則善於攏撚。指撥稍軟。時人謂納右有手。興奴左有手。

武宗初。朱崖李白太尉有樂人廉郊者。師於曹綱。盡綱之能。嘗謂其流云。教授人多矣。未嘗有此惺靈弟子也。郊嘗詣平原。別於池上彈蕤賓調。忽有一片方鐵躍出。有識者謂是蕤賓鐵也。蓋是指撥精妙。律呂相應耳。

安節門下有樂吏楊志善能琵琶。其姑尤更妙絕。本宣徽弟子。後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深方彈。志善懇求教授。終不允。且曰。吾藝死不傳人。楊乃賂其觀主。求寄宿於觀。竊聽姑彈弄。仍以自繫脂皮鞓帶以指畫帶。記其節奏。遂得一兩曲調。明日詣姑彈之。姑大驚異。楊即實陳其事。姑意

方回。乃盡傳之。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中丞當時宮人官也）善胡琴。內庫有琵琶二。號大小忽雷。因爲題頭脫損。送在崇仁坊南趙家料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有趙二家最妙。時權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照應縣之西南。西臨御河。垂釣之際。忽一物流過。長七尺許。上以錦纏之。令家童接得就岸。乃秘器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容色儼然。以羅巾繫其頸。遂解其領巾。伺之。口鼻尚有餘息。卽移入室中。將養經旬方能言語。云我內弟子鄭中丞也。昨因忤旨。令內人縊殺。投於河中。錦卽是弟子臨刑相贈爾。及如故。卽垂泪感謝。厚本本無妻。卽納爲室。自言善琵琶。其琵琶今在南趙家料理。恰値訓注之事。人莫有知者。厚本因賂其樂器匠。購得之。至夜分。方敢輕彈。後値良辰。飲于花下。酒酣不覺。卽彈數曲。是時有黃門放鷂。私于墻外聽之。曰。此是鄭中丞琵琶聲也。竊窺之。翌日達上聽。文宗始嘗追悔。至是驚喜。遣中使宣詔。問其由來。乃赦厚本罪。任從匹偶。仍加錫賚焉。

咸通中。有米和（卽米萊加字也父喜唱歌）由從道尤妙。後有王連兒。（連兒名金兩）

# 魏王花木志

闕名

## 思惟

思惟樹。漢時有道人自西域持具多子。植於嵩之西峯下。後極高大。有四樹。樹一年三花。

## 紫菜

吳郡邊海諸山。悉生紫菜。

## 木蓮

木蓮葉似辛夷。花類蓮。

## 山茶

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

## 溪蓀

溪蓀如高粱薑。生水中。出茆山。

## 朱槿

重臺朱槿似桑。南中呼爲桑槿。

蕁根

蕁根羹之絕美。江東謂之蕁龜。

孟娘菜

江淮有孟娘菜。並益肉食。

牡桂

牡桂葉大如苦竹葉。葉中一脉如筆跡。

黃辛夷

衛公平泉莊有黃辛夷。紫丁香。

紫藤花

吳苑生。

欝樹

欝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色赤。食之甘。

盧橘

盧橘蜀生。有遺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亦名盧橘。

楮子

南方記楮子如梅實。二月花。七八熟。土人鹽藏之。味辛。出交趾。

石南

石南樹野生。二月花。實如燕子。八月熟。民採取之。曝乾。取皮作魚羹。和之尤美。出九眞。

都勾似栟櫚木。中出屑如麪。可取爲餌。食如桄榔。

茶葉

茶葉似梔子。可煑爲飲。其老葉謂之茅。葉謂之茗。

桂海花木志

宋　范成大

上元紅

上元紅。深紅色。絕似紅木瓜。花不結實。以燈夕前後開。故名。

白鶴花

白鶴花如白鶴。立春開。

南山茶

南山茶葩蕚大倍中州者。色微淡。葉柔薄有毛。別自有一種。如中州所出者。

紅荳蔻花

紅荳蔻花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發。初開花。先抽一榦。有大籜包之。籜解花見。一穗數十蕊。淡紅鮮妍。如桃杏花色。過重則下垂如葡萄。又如火齊瓔絡及剪綵鸞鳳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荳蔻同種。每蕊心有兩瓣相並。詩人託興曰比目連理云。

泡花

泡花。南人或名柚花。春末開。蕊圓白如大珠。既折則似茶花。氣極清芳。與茉莉素馨相逼。番人采以蒸香。風味超勝。

紅蕉花

紅蕉花。葉瘦類蘆箬。心中抽條。條端發花。葉數層。日折一兩葉。色正紅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點鮮綠。尤可愛。春夏開。正歲寒猶芳。又有一種根出土處特肥飽如膽缾。名膽缾蕉。

枸那花

枸那花。葉瘦長略似楊柳。夏開淡紅花。一朶數十蕚。至秋深猶有之。

史君子花

史君子花。蔓生。作架植之。夏開一簇一二十葩。輕盈似海棠。

水西花

水西花。葉如萱草。花黃。夏開。

裹梅花

裹梅花。即木槿。有紅白二種。葉似蜀葵。采紅者連葉包裹黃梅。鹽漬暴乾以薦酒故名。玉修花。春夏之交大發花且實。枝頭碩果罅裂。而其旁紅英粲然。併花實折飣盤筵。極可玩。

添色芙蓉花。晨開正白。午後微紅。夜深紅。

側金盞花如小黃葵。葉似槿。歲暮開。與梅同時。

# 楚辭芳草譜

宋　謝翱

## 江離

江離之草。屈原幼時所先採。蓋自其初度。則固已扈江離辟芷矣。張勃云。江離出臨海縣海水中。正靑似亂髮。楚辭之于江離。畦而種之。則非水物。本草蘼蕪一名江離。又云被以江離。揉以蘼蕪。又不應是一物也。

## 薰草

世以蕙草蓋卽薰草。臭如蘼蕪。可以已厲。故古之祓除。以此草薰之。因謂之薰草。王逸章句云。菌薰也。今之零陵香。

## 菌

按王逸云。菌卽薰。司馬云大芝。支遁云舜華。則王說恐非。七諫云飲菌若之朝露。卽莊子所謂朝菌者豈此耶。

## 蘭

離騷云滋蘭九畹。又云光風轉蕙汜崇蘭。蘭草大都似澤蘭。其香可着衣帶者是。素問云治之以蘭。除陳氣也。皆槩指香草可見。

蕙

蕙大抵似蘭。皆柔荑。其端作花。蘭一荑一花。蕙一荑五六花。香次于蘭。楚辭蘭每及蕙。畹蘭而畝蕙也。汜蘭而轉蕙也。蕙殺蒸蘭藉也。

杜若

杜若一名杜衡。苗似山薑。花黃赤子大如棘。九歌湘君曰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湘夫人云。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杜若之爲物。令人不忘。搴采而贈之。以明其不相忘也。

茝

楚辭以芳草比君子而言茝者最多。蓋今香白芷也。出近道下濕地。可作面脂。其葉可用沐浴。故曰浴蘭湯兮沐芳。

蘼蕪

芎藭之苗葉爲蘼蕪。似蛇床而香。魏文帝以蕙草蘭香。雜之以蘼蕪。藏衣中。故少司命曰。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古詩有云采蘼蕪。

卷施

卷施草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說見郭璞贊。故離騷經曰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非宿草也。

菉

離騷云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皆指惡草。異菉竹之菉。

菊

菊季秋寒露後五日始有華。華得土之正色。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觀崔實費長房九日採菊語則茹菊延齡。自古已然。

荃

荃、菖蒲也。一名蓀。楚辭曰。數惟蓀之多怒兮。蓀佯聾而不聞。辭言香草皆以喻

臣唯言蓀者喻君蓋蓀于藥爲君也。

薜荔

離騷云貫薜荔之落蕋。王逸章句曰。薜荔香草而生蘂實也。

款冬

款冬葉似葵而大。叢生。花出根下。十一十二月雪中出花茂悅。郭氏曰。款凍也。故楚辭云。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柯。

艾

蕭與艾本皆香草。離騷則薄之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然要之庶人所服之蘭蕙則有間矣。

蔞

蔞、蔞蒿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大招云。英酸蒿蔞。不沾薄只。王逸曰。蒿蘩草也。蔞香草也。

莎

莎莖葉都似三稜。和香用之。招隱云。青莎雜樹兮。蘋草靃靡。

匏

匏瓠也。可刳以涉水。按楚辭王褒九懷稱援匏瓜兮接糧。

蓼

蓼生水澤。楚辭曰蓼虫不知徙乎葵菜。言蓼辛葵甘。蟲各安其故。不知遷也。

茨

茨蒺藜也。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狀如菱而小。刺人。生道上。按七諫曰。江離棄于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

蔆

蔆生水中。實兩角。或四角。一名芰。離騷曰。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蓋芰葉雜遝。荷葉博大。有爲衣之象。而芙蓉若可緝者也。

蘋

蘋葉正。四方中拆。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敷水上。天問曰。靡萍九衢。言其枝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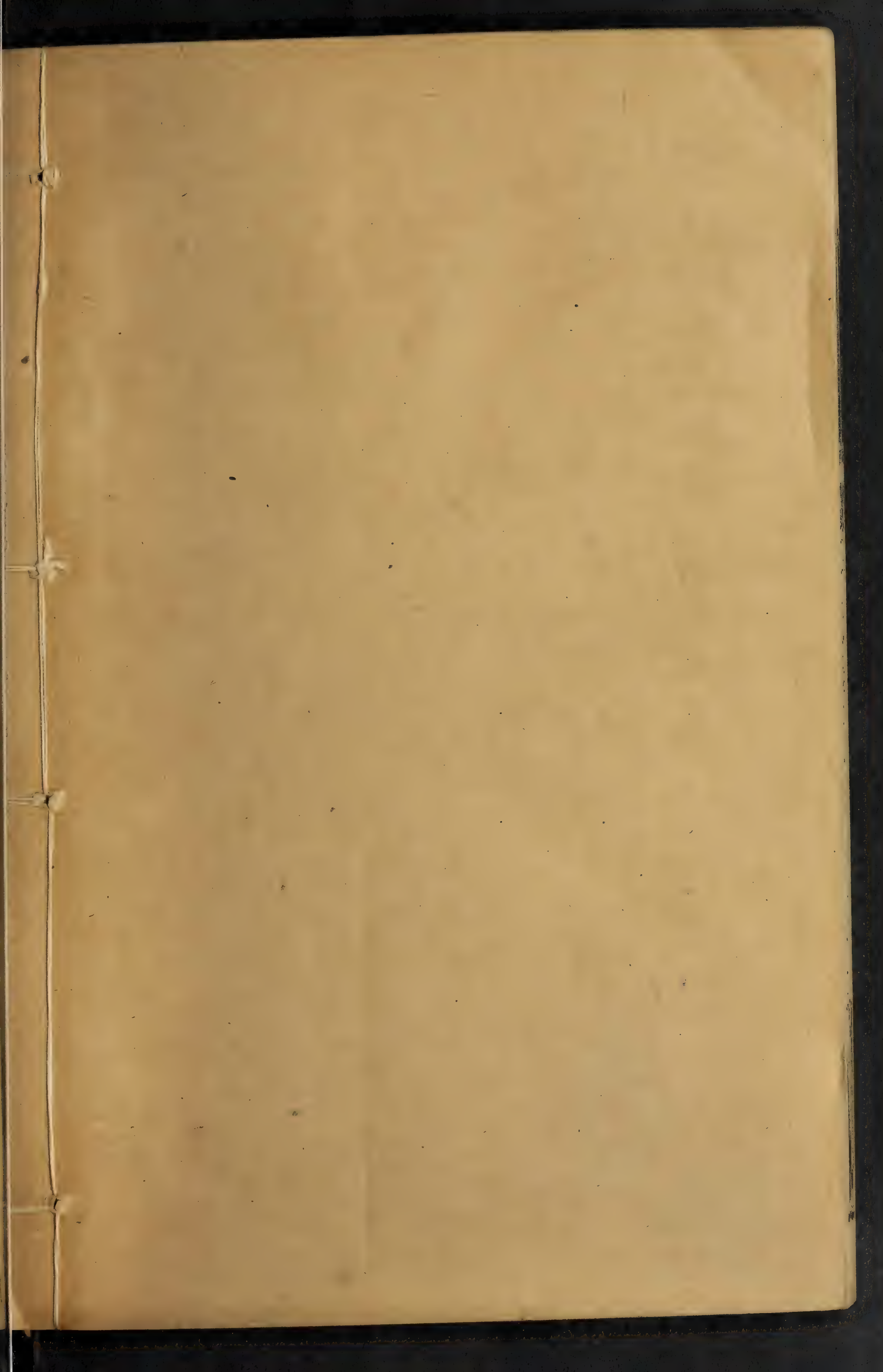
爲衢道。猶今言花五出六出也。

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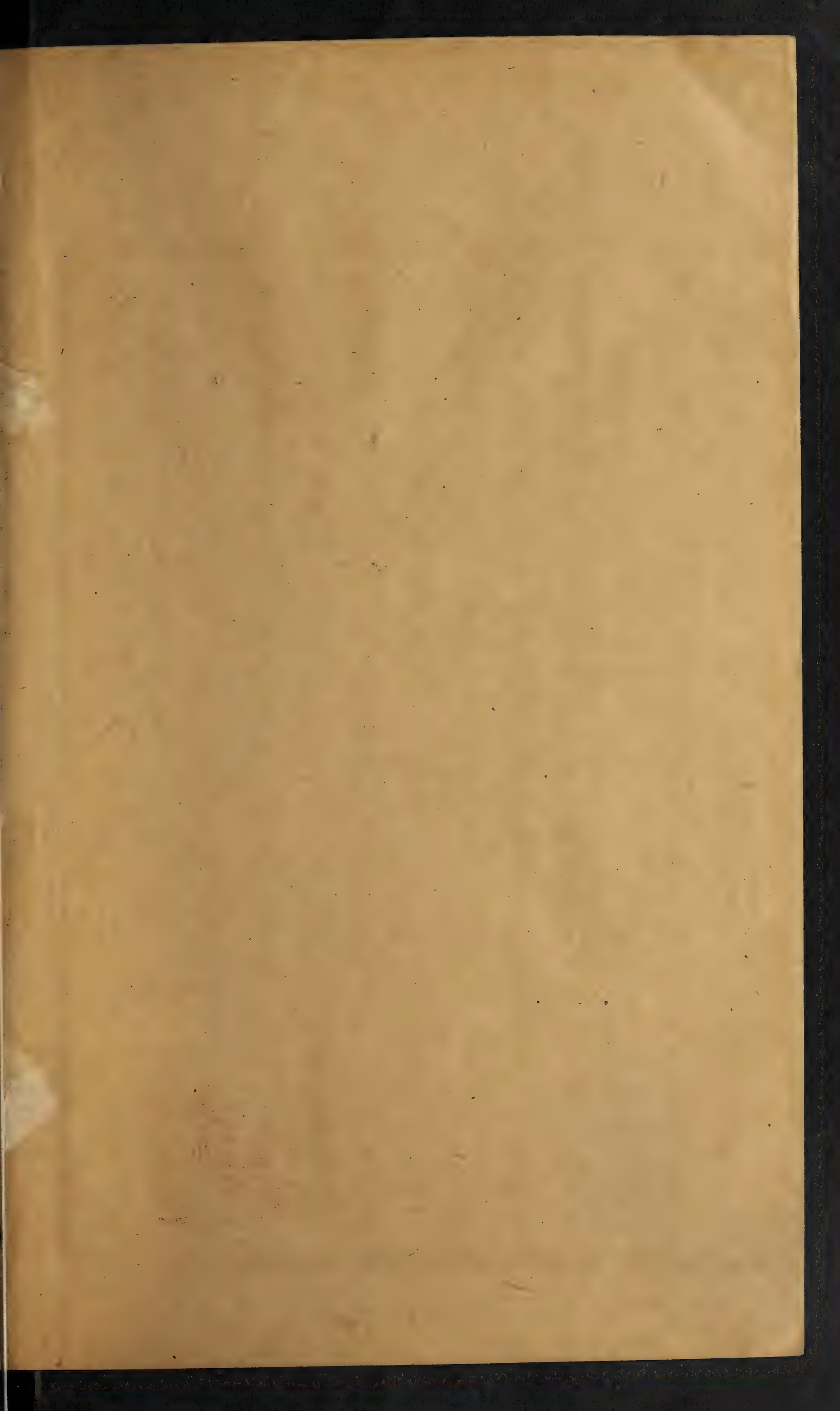
萍無根。浮水而生。楚辭曰竊哀兮浮萍。汎淫兮無根。

香艷叢書五集卷二一終





# 香豔叢書 第五集



# 香艷叢書

五集卷三





瑤臺片玉乙種

花底拾遺集上

東海黃公輯

江詒秋珊著

粤黎美周花底拾遺新安張山來補之弄筆之暇摘其語之尤香豔者輒填小令一闋

雙調南歌子春乾姊妹爲嫩蕊乞晴

細瓣。禁寒。勒。微香。帶雨。封。一春。芳事。惜。倥偬。央。及。東。皇。吹散。絮。雲。濃。　奏換章書。綠。衣。催紙剪紅。雕檽私祝共喁喁。憐取含苞荳蔻未經風。

甘州子金籠懸鸚鵡作花監

小園無主亂紅。欹。邀。蝶使遲。鶯兒綠衣巧舌善言詞。憑。管領。遮。莫。誤芳時。

訴衷情薛濤箋榜種花事宜

桃花一幅費端相新譜摘羣芳今年恰喜逢閏好倣箇十三行　愁命薄惜流光緩商量葉閒覓蝨樹底師駝都要濃妝

雙調連理枝 花朝慵病强起

偏是花同命偏是春朝病況又今朝百花生日教人怎困恁腰肢無力弱難扶待如何安頓　淺趿弓鞋寸畧整蓬鬆鬢怯怯風前儘自支持向春問訊韶光偏在病中過怕簪花無分

江城梅花引 花時深閉小閣怕觸香煙

近來肺病怯熏衣屏相思卻相思拚掩窗紗寂寞度芳時避了鶯兒兼燕子留春住願春還恨將離　將離將離莽天涯夢未癡魂已癡夢也夢也夢未覺生怕人知賸有花前嬌喘一絲絲香霧那禁沉速重簾下也尙殷勤問侍兒

相見歡 碧紗窗下摹疏影作刺繡譜

花枝窗外扶疏月來初照出幾枝疏影倩人扶　新花樣憑誰搦費描摹祇是幾行題款怎生書

長相思 寒食後寫落花詩寄人

惜殘紅。憶殘紅。閒來覔句咒東風。春歸愁煞儂。　流水西。流水東。花落關心誰與同。多事倩郵筒。

醉太平 佩忘憂草羞人喚作宜男

當人自羞。無人淚流。佳名祗說忘憂。佩萱花並頭。　女兒莫愁。生兒阿侯。宜男眞箇宜不。奈蕭郎遠游。

愁倚欄令 拈鳳仙染甲彈箏

纖纖弦上春生。調銀甲猩紅幾星。一曲未成花亂落。姤煞歌脣。　十三行柱分明。恁碎點脂痕粉痕。莫被桐花么鳥。覺挂損朱繩。

蝴蝶兒 晏起知有夜雨步出芳階

夜深時。夢兒知。小樓春覺起來遲。悔教花滿枝。　苔滑堦生翠。寒添步怯移。已教溼絮厭香低。怎禁風又吹。

生查子 采相思豆

但采合歡花莫種相思樹把酒祝東風誤入相思路　紅豆縱相思不向天涯去采得欲遺誰生怕檀郎妬

醉花間　踏青拜花田古塚

來花裏去花裏願向花間死春夢幾時醒一冢土花紫　湔裙過上巳澆酒酬花使花魂倘返香枝發須連理

點絳脣　登繡閣詠蘭

羅幙重重竟體芳蘭初罷繡素心冷透休讓風吹又　預儲幽香耐得寒時候春依舊晴窗暖晝尙有梅花瘦

浣溪沙　折荷花冒藕絲纏臂

未到相憐意已癡折來佳藕早相思爲郎續命戲纏絲　齧臂香留紅一角苦心凉蹙翠雙眉問郎剛道莫相宜

傷春怨　亂風時一聲嬌怨

已爲花愁落錦幛留春耽閣忽地亂紅飛最恨阿姨情薄　茵溷隨緣託一樣

傷漂泊恁地咒東風可消了心頭惡

醜奴兒 埽檻外待鄰姬踐約

鄰家姊妹芳年共祇隔垂楊邀過東牆準備花前細評量 闌干曲曲紅飛遍
掃却苔香添了鑪香約署臺前覓早粧

散餘霞 七夕懸素心燈乞巧

秋宵瓜果庭前供莫聘錢淚用香蕊編箇燈兒照雙星好夢 今宵阿誰巧送
壓閒愁涼重鵲橋珍重歸來怕宵深露凍

更漏子 胭脂徑上縱橫小屐跡

宿雨霽時紅狠籍弓弓小印成行爲因花裏捉迷藏閒踏碎羣芳 花徑窄輭
誰量苔痕綠到鞋幫溼泥滿徑迹猶香卿教燕子忙

憶少年 綠荷池自放鴛鴦

雙雙同宿雙雙同浴荷花香裏臨風正交頸怕蓮歌驚起 五色低飛毛映水
自調持侍兒休使多情愛離別對鴛鴦羞死

### 金蕉葉 竚立柳絮風前

悔教開向春前落。而今是隨風飄泊。南北東西。天涯何處浮生託。不信春情恁薄。驀然往事思量着。枉癡心誤了盟約。看他落向誰邊。儘恨當時錯立損苔堦一角。

### 憶秦娥 怨枝上啼鶯却惜花不敢驚起

春晝暖。金衣不解春深淺。春深淺。驚回一覺天涯夢短。啼聲俏壓花枝輭。莫教零亂殘紅點。殘紅點。惱煞春人情盡不管。

### 清平樂 鬬草濕羅裙

紅閨女伴。不鬬看花眼。芳草多情都入選。那羨謝家鬟翦。佳名也占羣芳。花茵團坐何妨。忽地羅裙濕了。一汪兒水都香。

花底拾遺集 中

相思兒令 玉蘭片學寫春詞

句索丁娘豔。花揀辛夷片。自屑蘗丸。吮兔毫。學寫箇鴛鴦券。 細字蠶眠辨。浮向鷗波面。墨未乾時。瓣已乾。生憎一霎春光換。

畫堂春 抱小鼓催花作酒政爲意中人緩急

金尊傳去落誰家。匆匆響歇三撾。意中人隔繡簾遮。險不爭差。 手把雙枝重起。拚教斟滿流霞。無情羯鼓有情花。底事欺他。

阮郎歸 揷寒梅檀口輕呵

月明輕掬鶴猶醒。重寒偎膽瓶。橫斜位置費沉吟。呵開凍一層。 蘭氣息。玉溫存。幽香冷透心。臙脂吹暖活春痕。金閨返斷魂。

錦堂春 觀落紅有悟皈依空王

賸粉零星易散。殘香委地都消。繁華縱好旋零落。魂倩阿誰招。 碧海三生不返。朱顏一霎終凋。虛空打破浮生夢。寂寞度芳朝。

朝中措 明月綠陰長歎

雅鋤手把落紅埋。芳草滿天涯。恁是月明春盡。綠陰夜少人來。鶯花易散。空餘翠影。鋪滿苔堦。獨自一聲長歎。誰憐作惡情懷。

醉花陰 消渴吸香露

驚覺一聲春曉夢。酒病宵來重。花露未全消。吸向枝頭。舌底香微送。珍珠幾葉凝脂凍。顫釵頭么鳳。漫道唾花飛。潤到歌喉。涼沁心兒縫。

極相思 侍兒分部司栽灌

名花百種都栽。分咏檢詩牌。花神位置。花奴管領。遞報花開。風雨關心休草草。學分曹御史齊來。經秋怨晚。臨寒待秀。各種安排。

太常引 上秋千飛紅如雨

自攀綵索轉香輪。不脫鬱金裙。裙底扇芳塵。驚起花魂一星。雲堆鴉鬢。風生翠袖。催落雨繽紛。到地却無聲。漫贏得空堦綠陰。

梁州令 揀古今名姬與花名合編作列傳

花是人兒影人是名花眞本美人情重合司花名花誰把人兒並 美人易老名花損拈出閒來品龍門合傳差近嗤儂費却閒脂粉

西江月 芙蓉水醮筆自寫春容

雙淚斷紅鏡裏一燈慘黑窗前影兒相伴有誰憐作了曇花一現 醮到芙蓉香水寫來芍藥芳箋幾回把筆細端研他日眞眞誰喚

江月晃重山 墮馬急挽垂楊

玉勒嬌嘶芳草金鈎軟踏香塵鞭絲無力晚風生如飛去一躍賭身輕 弱柳綠搖有影嬌花紅墮無聲垂條攀住戰淩兢粧倭髻險作墜樓人

滿宮花 就流紅送老蠶蛾稱是薄倖事

繭水香繅車巧桑葉成陰春老落紅流水送將歸預祝明年蠶好 花溶溶波渺渺別是一般懷抱負他辛苦繭同功恁把情絲斷了

月中行 百花生日約鄰姬共祝

鈿車香伴祀花神花底弄瑤笙雨朝又道百花生日相約拜香塵 春來百種

芳非豔。偏賺得百樣漂零。算他薄命總無分。怎說不同庚。

憶故人 自繡梅花帳

門掩黃昏。天寒合入羅浮夢。怕遲明月鶴猶醒。製就梅花洞。 一丈鮫綃不用。別繡出枝橫影縱。冰心獨抱。翠羽雙棲。寒香供奉。

滴滴金 數花鬚

開時已費春無賴。玉溪生詩花鬚柳眼各無賴 紛垂恁葳蕤態。指尖拈粉看模糊。怕蹙損眉黛。誤作推敲詩境界。吟成字莖撚壞。採香等煞報衙蜂。看日高門曬。

怨三三 梧葉落取製爐灰

博山未爇鷓鴣斑。留住香烟。尚覺氤氳觸鼻尖。爐灰薄。要重添。 秋風梧葉穿簾。已蝕盡青蟲碧蟫。燒却寸心難。經過塵刼。便近栴檀。

竹香子 翦桐葉作弓鞋樣

臨却書兒仍綠。翦作弓鞋樣曲。雙鳧飛去便封侯。莫笑金蓮蹙。 纖纖掌上一握。鳳兒幺也歛香宿。秋風篩影月兒高。正挂半灣素玉。

玉蝴蝶 折柳作同心結

東風軟透腰肢。嬾與妬雙眉。搖蕩一絲絲。同心是幾時。 丁香原有結。折柳試編之。遮莫唱將離。同心遺阿誰。

太平時 洗桐

坐聽秋聲樹底多。應婆娑。生生翠幹幾摩挲。奈塵何。 自汲井華還洗凈。倚衫羅。晚涼一葉鬢邊過。露姮娥。

攤破浣溪沙 級五色紗囊貯花種

仙露曾收掌上珠。綵囊重自翦羅襦。珍重花前親採擷。貯來無。 佳種分收香篋褥。芳名合寫句珊瑚。不繫胸前懸肘後。笑奚奴。

清商怨 擲花蕊賺金魚

池水風吹欲皺。看纖鱗春晝。嫩蕊初開。戲將春意逗。 細沫珍珠吹就。誤唼咂濺溼衫兒袖。驚散苔痕。深深潛碧溜。

捉拍醜奴兒 燈下位置花影

對影夜嫌孤。翦取花枝作畫圖。疏疏密密窗前態。玉瓶微動金缸綫。剔煞費躊躇。坐久怕模糊。挹蘭膏自下金鋪。夜深未忍拋離去。輕移。寶帳。金鈎。不。下。夢裏。相。扶。

華清引 噴水潤莓苔

生憎綠影上空庭。不長苔痕。自將春水澆遍。應從灑處生。 連朝花事缺春陰。幾枝憔悴芳魂。管教堦下立。濕翠上衣襟。

花底拾遺下

黎張二公所撰得詞若干闋覺有未備爰復廣爲搜討取見之記載者復得詞若干闋

望江東 觀浮萍羨楊花再世

無奈隨風作飛絮。已覺是今生誤。來生知否在何處。可有箇來生路。浮蹤特也無憑據。勝化作朝來露。芳非零落總無數。問誰向來生遇。

入塞 夜聽芭蕉葉上雨

夜初涼。忽瀟瀟打紙窗。奈窗前葉葉。不管攪愁腸。衾一方。帕一方。一燈聽時坐也妨。倚枕兒睡損海棠。綠陰不合種成行。愁又長。漏又長。

雙雁兒 劈桃花銷恨

春來閒事總相兜。千萬種滿心頭。落花飛去祇添愁。奈雲鬟妬溫柔。一溪春水碧如油。把舊恨付東流。門前休倚莫登樓。去年人似舊不。

傾盃令 枇杷花裏閉門

暖閣薰愁。重簾膠影。門閉深深寒晝。筆底凍雲呵透。枝上梅魂猶瘦。模糊三徑苔封就。自圍爐蕭閒時候。春風管領誰識。自抱琵琶僝僽。

紅窗睡 燒紅燭照海棠睡起

最好惺忪春意態。怕禁寒。花魂涼壞。無端。永夜空垂淚。是春心無賴。嬌夢初回愁壓黛。相伴向紅閨深處。無人境界。一枝蜂蠟。看影兒都愛。

東坡引 將離贈勺藥

春來春又去。那得。常相遇。郎心本是無憑據。送郎花下路。送郎花下路。離愁別恨天涯何處。花不語。情難訴。一聲珍重休分付。留郎眞箇誤。留郎眞箇誤。

於中好 薔薇露盥手誦郎詩

吟成佳句教儂和。傍妝臺粉沾脂涴。薰香衹是閒功課。舌未誦香生唾。盥來仍向花前坐。算仙露仙才眞箇。嬌音流處聲無那。似花底吹笙過。

臨江仙 贈同心人梔子

眼角眉梢暗度。未言已結同心。衆中私語不分明。一枝花遞與。兩意莫沉吟。

未展芭蕉心一寸。休將肥瘦閒評。須知潔淨此花身。淚同松柏下。油碧待西冷。

杏花天 穀雨前採茶

清明過郤春深了。展旗槍碧痕尙早。嫩牙初摘纖纖爪。宿露五更猶飽。 聽一路和歌聲繞。貯紅丁甕須封好。梅花積雪曾親掃。看取松烟嫋嫋。

惜分釵 對菱花鏡

深閨面。無人見。菱花自認空中豔。鏡中顏。阿誰憐。花底。相。逢。不。似。從。前。年年。鬢雲亂。啼妝換。新來怕作離魂倩。儘無言。淚如泉。盡日。臨。粧。聰損。香。奩。懨懨。

鷓鴣天 留得枯荷聽雨聲

翠蓋亭亭未忍刪。空房墮粉莫思蓮。縱然憔悴金莖露。猶有秋聲到耳邊。 空悵望。憶田田。鴛鴦驚起一雙眠。愁人慣聽凄涼響。祇待瀟瀟暮雨天。

思帝鄉 香桃如瘦骨

人已非。落紅誰得知。漂泊與他同命。綠先肥。玉骨自憐一把。怯風吹。莫被垂楊覺。妬腰肢。

杏園芳 吹葉嚼蕊

不聞絲竹飛聲。祇疑天籟生成。采花擷葉避傍人。口生春。 抑揚莫漫猜簫管。聽來格外淒淸。模糊香氣已消魂。況分明。

鳳啣杯 病容扶起種菱絲

秋來留取鏡兒看。步淩波先怯宵寒。況是新愁撩亂。意闌珊。已辜郤藕花殘。强支起。尙憑欄。攪香泥一碧灣環。臨水無端照出瘦容顏。生被病纏綿。

長命女 手牽苦絮長蒓花

蒓絲。瘦浮萍綠向方塘。繡湘波搖處。皺蒙茸翠縷粘衫袖。秋時候。風起。水蘋香。歸心郎暗逗。

小重山 鬢濕杏花烟

二月江南春雨晴。看花人早起。徑縱橫。髻鬟偏處罥飛英。香霧散。猶自不分明。樹樹有啼鶯。小樓殘夢昨宵誤。聽行來緩緩可憐生。蟬翼重。添潤入脂痕。

琴調相思引 王曇汲水桐老井

一院西風落葉低。每將玉虎自牽絲。轆轆頻轉怕有斷腸時。郎信銀餅傷久墮。妾心古井復誰知。綠幺小鳥底事向人啼。

河滿子 下堦自折櫻桃花

惱煞玉窗頻見。妝成不語沉吟。莫被蕭郎錯愛。更無樊素知音。緩步掬來一朵。渾疑髮不勝簪。

眉峯碧 天寒袖倚修竹

那得薰香坐。又斜陽墮。婢子牽蘿補屋難。偏颯颯霜風大。冷色壓珠顆。寒意欺爐火。除卻。脩脩竹數。竿零丁。祇有淒涼我。

唐多令 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秋鬢怯蓬鬆。秋花冷處濃。透簾櫳幾陣西風。纔上輕衫涼到骨。驚暗裏。換秋容。花影澹于儂。花魂傲不同。卷真珠問訊籬東。試取尊前憔悴態。花較與阿誰工。

虞美人 摘葉餧蠶

和薰送暖香堪浴嫩葉宵添足初眠未到且從容辛苦伺時博得繭同功　選

來綠凈揩塵網試聽揮毫響饑時添換飽宜防楝花風過休透一絲涼

王翠翹傳

莆田余 懷澹心著

余讀吳越春秋。觀西施沼吳。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竊謂婦人受人之託。以豔色亡人之國。而不以死殉之。雖不負心。亦負恩矣。若王翠翹之於徐海。則公私兼盡。亦異於西施者哉。嗟乎。翠翹故娼家。辱人賤行。而所爲耿耿若此。鬚眉男子媿之多矣。余故悲其志。綴次其行事。以爲之傳。傳曰

王翠翹。臨淄人。幼鬻於倡。冒姓馬。假母呼爲翹兒。美姿首。性聰慧。携來江南。教之吳歈。歌。教之彈胡琵琶。則善彈胡琵琶。吹簫。度曲。音吐清越。執板揚聲。往往傾其座客。平康里中。翹兒名藉甚。然翹兒雅淡。顧沾沾自喜。頗不工塗抹。倚門術。遇大腹賈。及傖父之多金者。則目笑之。不予一盻睞溫語。以是假母日忿。而笞駡。會有少年私翹兒金。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嘉興。更名王翠翹云。當是時。歙人羅龍文。饒於財。游俠自喜。與翠翹交驩最久。兼暱小妓綠珠。而越人徐海者。狡佻無賴。方爲博徒所窘。獨身跳翠翹家。伏匿不敢晝見人。龍文故喜壯

士。傾身結友。與海一見如故。接臂痛飲。推所暱綠珠與之薦寢。海亦不辭。酒酣耳熱。攘袂持杯。附龍文耳語曰。此一片土。非吾輩得意場。丈夫安得鬱鬱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從此逝矣。他日苟富貴。毋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數日別去。徐海者。杭之虎跑寺僧。所謂明山和尚者是也。居無何。海入倭爲舶主。擁雄兵海上。數侵江南。嘉靖三十五年。圍巡撫阮鶚於桐鄉。翠翹綠珠皆被擄。海一見驚喜。命翠翹彈胡琵琶以佐酒。日益寵幸。號爲夫人。斥諸姬羅拜。翠翹既已寵愛無比。凡軍機密畫。惟翠翹與聞。乃翠翹陽爲親暱。陰實幸其覆敗。冀歸國以老。涙漬漬常承睫。洗面也。會總督胡宗憲開府浙江。善用兵。多計策。欲招致徐海。使戕麻葉陳東而離散王直之黨。迺遣華老人賫檄招降。海怒。縛華老人將斬之。翠翹語海曰。今日之事。生殺在君。降不降無與來使。海乃釋其縛。畀金而遣之。老人歸告宗憲曰。賊氣方銳。未可圖也。然臣睨海所幸王夫人者。左右視。有外心。或可藉以殲賊耳。而羅龍文者。微聞是語。自喜與翠翹舊好。乃因幕府上客山陰徐渭以見於宗憲。宗憲以鄉曲故。降階迎揖曰。生亦有意功名富

貴平吾今用君矣與語大悅遂受指詣海營攝舊日任俠衣冠投刺謁海海亟延入坐上座置酒握龍文手曰足下遠涉江湖爲胡公作說客耶龍文笑曰非爲胡公作說客乃爲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遣子納欵故人不乘此時解釋甲兵他日必且爲虜海愕然曰姑置之且與故人飲酒錦繡音樂備極豪侈倜然自以爲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爲也酒半出王夫人及綠珠者見龍文龍文改容禮之竟宴語不及私翠翹素習龍文豪俠則勸海遣人同詣督府輸款解桐鄉圍宗憲喜從龍文計益市金珠寶玉陰賂翠翹翠翹益心動日夜說海降矣海信之於是定計縛麻葉縛陳東約降於宗憲至桐鄉城甲胄而入是時趙文華阮鶚與宗憲列坐堂皇海叩首謝罪又謝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今赦汝汝勿復反厚勞而出海既出見官兵大集頗自疑宗憲猶憐海不欲殺降而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命總兵俞大猷整師而進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殲焉海倉皇投水引出斬其首而生致翠翹於軍門宗憲大饗參佐命翠翹歌吳歈歌遍行酒諸參佐或膝席或起舞捧觴爲宗憲壽宗憲被酒大

醉詟亂。亦橫槊鄣袖。與翹兒戲席亂。罷酒。次日。宗憲頗媿悔醉時事。而以翠翹賜所謂永順酋長。翠翹既隨永順酋長去之錢唐江中。恒悒悒挹牀歎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斃一酋。又屬一酋。吾何面目生乎。向江潮長號大慟。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翠翹以一死報徐海。其志亦可哀也。羅龍文者。世稱小華道人。善製烟墨者也。始以游說陰賂翠翹。誘致徐海。休兵。可謂智士。然其後依附權勢。與嚴世蕃同斬西市。則視翠翹之死。猶鴻毛之於泰山也。人當自重。其死彼倡且知之。況士大夫乎。乃倡且知之。而士大夫反不知者。何也。悲夫。張山來曰。胡公之於翠翹。不以賜小華。而以賜酋長。誠何心乎。觀翠翹生致之後。不能卽死。居然行酒於諸參佐前。則其意有所屬。從可知已。其投江潮以死。當非報明山也。

擬合德諫飛燕書 有序

延陵吳從先著

成帝旣傾心合德。日遠正宮。飛燕輒命宮人。召輕薄少年。載以繡軿。淫湎無度。合德憂不測。日夜惶恐。上書諫。

婕妤臣合德。致書皇后姊陛下。臣聞日以陽德。月以陰德。升墜之間。天地晦明。故皇后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晦蝕之際。后避宮減膳。樂濯心磨神。以示失德。而坤象改纏。古今以來。影響不僭。勿謂深宮何異大廷。勿謂長夜如月之明。勿謂玉石火焚而焜。母儀天下。后德惟人。臣竊見帝堯試舜。俾之皇英。後宮作式。萬國玉帛。垂裳拱手。而天下以淸朝覲時巡。風移俗改。實賴贊襄于二女。臣伏思賤時。合絮擁背。姊姒形影。即或雪夜。獨出花陰。久冷。臣惟含息待命。不敢私有指擬。何也。以身之託者輕也。及召見別宮。試之錦帳。臣之驚怖。震髓震心。而竟有三日之愛。迨于流丹。雖帝之傖。姊甚。而臣之戴天深。此時知陛下乃天授。非復人間血肉也。後宮寵眷。篤厚彌年。貴爲皇后矣。人主之心。何常專

定能無外幸而皇后不鄙臣陋重錫珍寶持節召入豈期皇帝比翼比目卜晝卜夜且逸萬幾以慰深宮臣非不時勸帝念勸進后宮而帝意未解終見遲留然臣之心有如日者近聽赤鳳之歌卿雲之舞郎陛下能自爲樂而臣之深心婉曲憂死誠恐他人乘其間言故臣從容于皇帝曰貴人姊性至妬且善虐萬一天有所不聽臣之骨亦粉矣及皇帝親以日盟而臣之怔忡稍定夫豈薄于陛下哉第臣之顏未能久住臣之愛豈得長居天威罔諶逆鱗倘鎩臣有疎辱伺臣隙者借以投奸斯何日也臣願陛下斆二女之聖全兄妹之懽翻然一新勃然自艾允孚有終不使九嶷專美斑竹徒聞臣德幸甚

# 金小品傳

延陵吳從先著

寓內之交何梅臣者咸曰貯一龍陽君於琉璃屏中令梅臣摸索可得其心矣然而事有不盡然者露花夕月猶銷南國之魂玉蝶畫梅未醒西樓之夢焉有翡翠橫肩援琴合膝而能兀焉自立者也武林金小品者媚挹掌珠詩裁薄倖長支雖骨身弱反飄名著譜中多恨風流無王神飛區外誰言湖色可憐有探之者咄嗟而巳秦樓住吹簫之侶時號劉卿六橋放採蓮之舟自呼小品偶從片石窺鏡鹿苑霞花豈意何郎巳發中元眞誥計隱初陽不干一事息心丹枕薄彼三秋澹泊以明得意郎椎髻而前守約以示無求當凄清逾樂何期西風鎩大鵬之翮郎有乖張而南山習比翼之飛伊無損異廣陵濤橫潑湖湄耳食神仙可就野狐子糾棼暗室口稱兒女何常賂其里戚衆賂從事驅彼戎車且驅茵褥固詭奇而曲致耐色變而難搖雖奪之金夫而射之石虎腸堅過男子志潔擬秋霜豈知殺人之毀屢來則投抒者至而售璞之泣逾亂即孳心潛萌

令好修之女怨士德之不長而鑠金之奸快計成之能徙沉寃霜同於六月輕薄恨積於三年藉非兪生有舌則玉之自焚也向令吳子無腸將璧之終碎乎踵小品而起者南屏有當壚之文君金陵與眞州有愛才之小玉況又有不盡知者乎何龍陽之能牢籠梅臣也嘲分紅袖香映靑樓

# 徐郎小傳

延陵吳從先著

自天上降石麒麟而徐家兒郎相者多取骨勝若轉英異之骨而白面疑若平叔者則今日之徐芳是芳固吳兒父以負犇白門因依常侍爲命常侍從來以聲歌爲生平樂以紫綺富錦隊遂置芳於屛後五色衣充部芳獨驚其艷壓諸兒無不似飄風之葉者好事輩亦因其艷爭艷之誰謂海棠之無香也仙郎五如常亙爲媸姸笑無定情於午夜令余從紫氍毹窺之神乎影乎不可端倪爲笑爲嚬幾易面目歌舞之場情態固多變而此則於情態外自爲情態不可知也矧可度也夫態至於不可知不可度即鬼神亦不必究且曰白面兒乎彼自且不能知不能度安得不令諸兒步趨其韵乎仙郎五如又何必求定情乎余正作前魚論而忽得此節固知若輩之鍾情者正在泣中之乞憐而釀無窮之情與態也噫石麟其灰乎天何不惜而漫爲此錫乎雖然天下事盡如戲場小兒若輩則又戲中作戲矣又何論哉

# 頓子眞小傳

延陵吳從先著

頓子眞名淑行五秦淮女子時秦淮頓氏典教坊故多女子充樂部脂粉剩水可膩桃葉之波錦隊花間五色重影焉觀樂者多物色小五名遂獨豔然素心自照不願以色事人惟寤寐才士曰長沙妓遇少游不難以身殉也相士二年而得鄒生謂鄒生爲定情矣謀贖蛾眉自以金藉鄒固浪於錦琵琶隊中貽知己羞致教坊辱子眞者不置反而求之不得於心乃以死償遂投之池閣以自溺聞者憐而吊之爲情死之慘曲中至奇嗚呼噫嘻此快事也屈原死忠曹娥死孝子眞死癡夫人得其情則生不得其情則死至於情死情而性癡而眞死忠死孝同念也青樓女郎紛於情而子眞惟一非不以情死而子眞必思而終千古一情安得不以二情者所敵故一死不獨愧紛於情者而二情者不知何以生子眞之情自得也故足快也嗚呼水國有春龍女爲儷菱花開鏡荇帶牽衣不爲青泥之蓮花則爲飄風之萍梗濯錦鴛鴦又不堪相對以往也因以悲

喜兩念紀之短言。若其微曲。有詞人諸傳在。予不贅。

## 妓虎傳

延陵吳從先著

鄴下以文章哮吼人人目之爲繡虎散關以氣力呼吸人人目之爲癡虎千古豪名史册著巽有劉秦生者注名秦淮私嘗曰金陵風流六豔六燼不願久居此當在山水間與淸風明月博一笑耳遂流寓虎林居秦樓焉不事膏沐不彫幃幙率意任情或嘯歌或瞑目坐或狂跳或親擊櫂中流或居山頂荊棘中浪飛鵬逝不易踪跡也美少年暱就者見淸譚鋒立輒戢景去矣惟江都遺民詩才酒興稱敵手也一時洽應者武林有何仙郎王晉公卓左車平湖有俞僧密稍未見屈時虎林虎逸出行人斂跡秦生獨以得聞虎嘯爲快移居葛嶺之巔就大樹密篠中始洋洋意得也一日折柬諸名勝施供具一殺覆醢塊色非常客相覷秦生一手舉箸一手持杯大叫食虎肉客衆胆落而秦生已食盡矣適潘子木自新安至仙郎觴之秦生之居秦生席大樹下樹有五色薔薇羅纏樹末靑條倒飛花片風吐鋪敘几案粲如列錦秦生輒滿席置杯命行酒約客各

識花色。以花浸爲政。於是子木盡歡。日以繼夜。曰生平第一豪飲也。客歲遊姑蘇。有生某來自淮上。慕秦生之風而謁之。秦生亦當意置酒高會如平原。然秦生已知某爲所親來。行李貰酒不辨。卽往秦生一日祖道而遣某。辭以他故。秦生呵之曰。丈夫作兒女態耶。亟去毋戀我。某以爲賣己也。强行焉。及去。而探其篋。凡所供用。靡不畢具。某心德之。盟諸獨已。比所親以二十萬緡贈某。追遽持至。酬秦生。秦生意其必報。分其半。悉召平日知己。及有詩酒才者。偕集豪呼痛飲。碎千金而立贈之。潛歸虎林。囊無儲物。嗟乎。古今人情見富貴則狎暱之。貧窮。不擠亦已厚矣。乃能揮金不顧。不以貌取。赤幘自岸。旁若無人。眞有吞吐之胸次。其繡虎耶。癡虎耶。甯野目之曰妓虎。

# 香本紀 有序

延陵吳從先著

若夫使君勞南陌之車煙雲遍野韓壽醒東樓之夢薄倖彌天遂使異種沉淪於絕域仙踪遺老于飛巖無論目所未經良亦耳不期食夐哉譜帙寃矣芳魂近番逸典偶蠹殘書揚其高風流之青翰蓄唵叭而若珍爇檀丸以稱富者或能訪於殊方俾得徵之外史作本紀

滅陽山有神農鞭藥處山上紫陽觀中有千年龍腦葉圓而背白無花實香在樹心中斷其樹膏流出作坎以承之清香爲百藥之祖西方林羅短吒國有羯布羅香幹如松株葉異溫時無香乾後折之狀如雲母色如冰雪亦名龍腦

燕昭王二年波戈國貢荼蕪香焚之着衣則彌月不絕浸地則土石皆香着朽木腐草皆鬱茂以薰枯骨則肌肉立生

齊桓公伐山戎得聞遐草帶者耳聰香如桂莖如蘭

漢文帝聘靈芸道側燒石葉香其石重疊如銀母善辟惡疾腹題國所進

芸香草。死可復生。寘於衣書辟蠹。漢種之於蘭台石。

漢武帝常夕望東邊有雲起。俄見雙白鵠集台上。化爲幼女。舞於台。握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青吳春波之曲。帝開暗海玄落之席。散明天發日之香。香出胥池寒國。有發日樹。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卽拂雲開日光。

武帝息延涼室。夢李夫人授帝蘅蕪香。帝驚起。香起着衣枕間。歷月不歇。帝改爲遺芳夢。

兜木香燒之去惡氣。除疾疫。武帝時兜渠國獻。如大荳。塗門上。香聞百里。關中大疫。燒此香則止。死者皆起。

園客濟陰人。種五色香草。服其實。忽有五色蛾集。客薦之以布。生華蠶。蠶食香草。得繭一百二十枚。大如甕。有一女自來助繅。每一繭繅六七日。繅絕。女與客俱仙。

昭帝元始元年。穿地植芰荷。一莖四葉。實如圓珠。可以飾佩。蕨藜芳馥。徹十餘里。宮人嚼之。口中香透脈理。名曰含香。

元封中起方山像。燒天下異香。有沉光。精祇。明庭。金磾。塗魂。帝張青檀之燈青檀有膏如淳漆。削置器中。以蜡和之。香然數里。

光和元年。波七國獻神精香。卽荃蘪。一名春蕪。一根百條。皮如絲織成爲春蕪布。握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終身芬馥。

飛燕浴五蘊七香湯。合德浴荳蔻湯。成帝謂后不如婕妤。后乃燎百蘊香。

孫亮作瑠璃屏風。甚瑩徹。每於月夕。與愛姬朝沬。麗居。洛珍。潔華。四人同坐。外望之如無隔。合四氣香。凡經幸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百濯香。

月氏國使者獻香。曰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之君。故搜奇蘊異而貢神香。乘沉牛以濟弱淵。今十三年矣。香能起夭殘之疾。下生之神藥也。卽聚窟州返魂樹。其形如楓。其葉香聞數百里。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煑汁。更火煎之。如黑飴。可令丸。一名驚精。一名振靈。一名返生。一名人鳥精。一名却死。人卽有瘞者。聞其香亦活。

龍涎香。蘇門答夾國西去一晝夜。有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內。浮灩海面。波

激雲騰。每至春。羣龍交戲於上。而涎遺。國人駕獨木舟伺龍出沒而採之。其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而成塊。焚之清香。

唐太宗問高州首領馮盎云。卿去沉香遠近。盎曰。左右皆香樹。然其生者無香。惟朽者香耳。

麝形似獐而小。其香在陰前皮內。別有膜裹之。春分取其生者佳。唐鄭注赴職河中。姬妾騎百餘。皆帶麝。氣逆人鼻數里。所過路瓜盡死。一蔕不收。名爲瓜惡香。

紫木香。即桂香之美者。一名仁蘭。一名金杠。一名麝香草。出蒼梧桂林二郡。今吳中有草。色如紅藍而甚芳。

婆斯國馥齊香。皮青色。薄而極光淨。葉如阿魏。每三葉生於條端。無花實。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其狀如蜜。入缶香氣透徹。且治病。

無石子。出波斯國。葉如桃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如彈丸。

紫釧樹。眞臘國出條枝。鬱茂。葉如橘。冬不凋。花白色無實。天大雨霧。露其樹枝條。卽出紫釧。

都夷。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飢。以粒如粟米許。投水中。俄而滿大盂。

降眞香。出黔南。又生大秦國。又生南海山中。主天行時氣。宅舍怪異。並燒悉驗。

神仙傳云。燒之引鶴降。

藿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敗。惟中節堅固。芬香獨存。

萬歲棗木香。出三佛齊。樹類絲瓜。冬取根曬乾者香。

安息樹如苦楝。大而直。葉類羊桃而長。中心有脂作香。又樹脂其形色類核桃。

瓤不宜乾燒。然能發衆香。故人取以和香。

艾納。松皮上蘚衣也。合諸香燒之。其烟團聚。靑白可愛。

篤耨樹如杉檜。香藏於皮。皮老而脂自流溢者。名白篤耨。冬月因其凝而取之。

名黑篤耨。盛之以瓢。碎瓢而爇之。亦香。名篤耨瓢。

遠暫香。出眞臘者爲上。伐樹去木而取者。謂之生速。樹仆木腐而香存者。謂之

熟速。其樹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黃而熟者。爲黃熟。通黑者爲夾箋。又有皮堅而中腐。形如桶。謂之黃熟桶。

三佛齊有乳香樹。樹似榕。以刀斮之。脂溢於外。凝結而成。其品十有六種。有滴乳。餅乳。袋乳。黑榻。纏末之別。

奇南出占城山。酋長禁民不得採取。取數片置之衣帶間。不思溺。

阿膠。參出佛林國。皮色青白。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青。正黃。子似胡椒。赤色。研其脂。汁如油。極青。又治癩。

麻樹生斯調國。其汁肥潤。其澤如脂膏。馨香馥郁。可以熬。香美如中國之油也。

婆利國有婆律樹。高八九丈。瘦者亦能生龍腦。肥者出婆律。又名木五香。根旃檀。節沉。花鷄舌。葉藿香。膠薰陸。清桂。馬蹄。鷄骨。牋香。同是一本。取法先斷其木根。積年皮幹俱朽。心與節不壞者。乃香也。細枝緊實爲清桂。黑而沉水爲沉。半浮半沉爲鷄骨。最粗爲牋。浮者爲檀。似馬蹄爲馬蹄。似牛頭爲牛頭。又有熟結。生結。沉之良者。惟瓊崖等州。有在土中不剸剔而成者。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

卷。咀之柔勒者。謂之黃蠟。

高仙芝伐大樹。得訶黎勒五六寸。置抹肚中。覺腹痛。仙芝以爲祟。欲棄之。問大食長老。長老云。此香人帶。一切病消。其作痛者。吐故納新。

波斯國有樹。葉黃黑色。經寒不凋。二月開黃花。心微碧。刻其葉。有膠如飴。六七月堅凝。爇之通神明。辟邪惡。

芸薇。葇其根爛熳。春夏葉茂。秋蕊。冬馥。其葉供祭。供客。且能止渴。人採其莖。帶之。香氣歷日不歇。

巴東有眞香茗。其花白色如薔薇。煎服令人不眠。令人無忘。

遂香草。其花如丹。葉細長而白。花葉俱香。扇馥數里。其子如薏。中實甘香。食之不飢渴。體如香草。

鬱金芳草。釀之以降神者。可佩。宮嬪每服之。褵衿。

寶髻溪僧舍。盛冬客至。不然薪火。爇香一炷。滿室如春。

公主下降。乘七寶步輦。四面綴香囊。貯辟邪瑞麟香。皆異域所獻。

蜜香花生天台山。一名土常山。苗葉甚甘。人用爲藥。香甜如蜜。

苾蒭。西天草。體性柔軟。引蔓傍布。馨香遠聞。佛經中所謂解脫知見香。

迷迭。西都香草。可佩服。

蕮車香。殺蠹魚及蛀蚛。生彭城。高數尺。白花。凡樹木蛀。煎此香冷淋之。

蘼蕪。一名蘄茝。留夷。杜蘅。芳芷。薜荔。

胡繩。綠荑。芎藭。芳蘺。皆楚辭所注。

葳蕤。苞荔。薜莎。青蘋。皆高原所生。

甲香。大者如甌。面前一邊直攙長數寸。圍殼岨峿。有刺。雜衆香焚則香。獨焚則臭。一名流螺。今造合香家所須用。能聚衆香。使不浮散。

# 楊娥傳

劉鈞著

楊娥者。滇之奇女子也。其祖父世爲黔國公家武藝教習。娥之兄曰楊鵝頭。藝尤精。然與娥角力輙負。娥貌美而趫捷過人。黔府護衛張小將者。美少年也。以勇力聞。鵝頭以其妹妻之。娥年十六歸張氏。隆武二年也。時黔國公沐天波奉永明王。是年安南土酋沙定洲叛。陷昆明。天波出犇楚雄。娥夫婦及鵝頭踵至。從之而西。明年流寇孫可望入滇。天波犇滇西徼外。後永明王兵敗。犇雲南。吳三桂追之。王與天波走緬甸。天波命娥夫婦衞王。時流寇四起。道塗梗塞。娥與張奮力捍禦。無能當之者。王始得達緬。吳三桂索王急。緬人執以獻。天波與從臣數百人皆死之。娥聞之曰。吳三桂何人。彼獨非大明臣子耶。後永明爲三桂所弒。張悲憤成疾卒。娥遂從兄歸昆明。賣酒平西王府西。日施脂粉。御金翠。靚粧艷服。自當壚。纖腰玉貌。見者驚爲天人。吳藩帳下紈袴子弟。聞麗人當壚。皆來肆中[illegible]飲。既醉。游談謔浪。稍稍侵娥。娥視其壯健者。提之如提孩童。置諸狗

賣沸湯澆之羣驚起來奪娥略以手揮之皆倒地負痛逸去明日聚惡少數十人噪而來娥出之街中羣聚圍娥娥聳身一躍疾於鷹隼自衆頭上飛出立於圍外衆相顧驚愕不敢動視娥則神色不變意甚暇衆遂散娥亦不復賣酒矣吳三桂聞之欲納娥娥忽中寒疾亟鷄頭往視之時已深夜入其房一燈碧色寒風颯然牀頭設永明王與其夫張之靈鷄頭呼妹不應就視之奄奄然僅存一息娥頭撫之泣娥忽躍然推兒曰汝亦健兒何作女子態耶遂啓其襟颼然出一匕首寒光射人不可逼觀娥左手把兒袖右手執匕首東向指曰吳三桂逆賊殺吾王致吾夫死絕域誓不與之共天地故覓此報仇物以待之計吾之貌與藝足以動之故忍恥自眩冀老賊聞而納我吾計成矣不幸疾死此天不欲我爲國家報仇也言已一慟而絕猶握匕首東指云

# 黔苗竹枝詞

大興舒　位立人

黔於漢屬西南夷唐宋以來曰蠻曰獠洎明始設府州縣種類日漸繁息則曰苗曰蠻曰僰曰峒曰犵狫曰狆獷曰番曰木老曰六額子曰倮玀曰犵兜其自粵遷至者又有若猺若獞若狄與狑與獽咸隸屬焉然皆得名之曰苗是眞所謂苗裔也苗既居處言語不與華同其風俗飮食衣服各詭駭不可殫論余從車騎之後輒以見聞所及雜撰爲竹枝體詩且爲之註蓋不啻郭景純作山海經圖贊吳道子畫地獄變相也設非親歷其境驟而示之以所作不幾致疑於海上之木山中之魚哉夫古者輶軒采風不遺於遠而劉夢得作竹枝詞武陵俚人歌之傳爲絕調余誠乏夢得之才又所記瑣瑣無足當於采錄而以一書生萬里從征往來柳雪橫槊而賦磨盾而書將以是爲鐃歌一曲之先聲焉

西南夷一首

嫁得盤瓠不自由。岑山孖水遠來遊。無因石室功臣表。狗尾如貂續未休。

槃瓠高辛氏之畜狗也銜犬戎吳將軍頭獻闕下帝酬其功而妻以少女槃瓠遂負女走入南山石室三年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衣服製裁皆有尾形號曰蠻夷詳見范史西南夷列傳此蓋苗子之始祖矣苗以山之高者為岑水分流曰孖高辛一作南辛

夜郎一首

流水淙淙帀夜郎。浣紗人見竹三王。年年飽喫桄榔飯。不信人間有稻粱。

初有女子浣於遯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哭聲剖竹得一男歸養之長而自立為竹郎侯以竹為姓漢武帝殺之後封其三子民為立竹王三郎神祠其地桄榔木可為麪百姓資食焉

牂柯蠻一首

且蘭江上戰船閒。南去莊豪竟未還。留得瓢笙作歌舞。一條冷水萬荒山。

莊蹻至且蘭椓船步戰牂柯椓船杙也宋時牂柯蠻入貢令作本國歌舞一

人吹瓢笙如蚊蚋聲數十輩宛轉舞以足頓地爲節名曰水曲按史漢皆作莊蹻范蔚宗作豪郭青螺考辨謂當從後漢書

東謝蠻二首

絡領金銀壓兩肩皮冠革履去朝天。分明山海圖經贊。那擬周書王會篇。

唐貞觀初東謝酋入朝冠烏熊皮若注旄以金銀絡領被毛皮韋行縢著履顏師古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來朝太史次爲王爲篇今當寫作王會圖詔可

紅絲早已繫綢繆。牛酒相邀古洞幽。底事相逢不相識。謝郎翻比謝娘羞。

東謝昏姻不避同姓以牛酒爲聘女歸夫家夫羞澀避之旬日乃出其俗男女皆椎髻縮以絳垂於後

南平獠一首

新製通裙稱體量。竹筒三寸綴明璫。夜深留客干欄宿。細說當年劍荔王。

婦人橫布二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裙美髮髻垂於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

富者飾以珠璫人皆樓居梯而上名曰干欄其酋姓朱氏唐時稱劍荔王云

狆苗一首

淺草春開跳月場。聘錢先乞紫檳榔。隔年一唉占歸妹。抱得新兒認舊郎。

狆家在五代時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其種有三曰補籠卡尤青仲散處貴陽平越都勻安順南籠各郡屬風俗相同每歲孟春會男女於平野曰跳月地曰月場各爲歌唱合意則以檳榔投贈遂爲夫婦而昏成三日婦即別求他男與合非生子不能歸也 按平越府今改爲直隸州南籠府今改爲興義府

宋家苗一首

識字畊田不記年。男昏女嫁兩茫然。似渠打鴨休相唉。勝索開門一種錢。

宋家在貴陽相傳爲春秋時宋國裔楚蠶食上國俘其民而放之南海遂流爲夷頗通漢語文字男帽女笄將嫁男家遣人往迎女家則率親黨箠楚之謂之奪親俗誠可唉然今人嫁女之家有索開門錢者竟至攘臂詬益則其異於苗子也幾希

蔡家苗一首

卿卿氈髻我氈裳。做戛匆匆興不常。幾見鴛鴦能作冢。銷魂人贈返魂香。

蔡人爲楚所俘在貴筑清平修文淸鎭諸縣暨大定之威甯平遠州男女製氈爲衣婦人以氈爲髻飾以靑布若牛角狀長簪綰之夫死將以婦殉婦所私挾衆奪之去乃免其聚會親屬椎牛跳舞名曰做戛

龍家苗二首

狗耳苕亭綰髻螺。鬼竿影裏兩婆娑。明珠薏苡偏相似。腸斷征蠻馬伏波。

龍苗種有四一曰狗耳龍家在廣順州康佐司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辮髮螺髻上指如狗耳形春時立木於野謂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配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者代以薏苡

拋卻殘春趁早秋。紙錢一陌喚牽牛。看他被髮伊川野。何不蠶娘祭馬頭。

一曰馬鐙龍家婦人作冠若馬鐙然以七月七日祭於墓又大頭龍家曾竹龍家其俗約略相似

花苗一首

牛角傳歡復幾時。聲聲銅鼓賽叢祠。無端飛出金蠶箭。擲破雞黃又鬧屍。

花苗居大定貴陽遵義各屬每會必擊銅鼓飲酒注牛角中好蓄蠱毒夜飛而飲於河有金光一線謂之金蠶每以殺人否則反噬其主故雖至戚亦必毒之以洩蠱怒也人死則集親友歌唱屍側曰鬧屍葬瘞以雞子擲地卜之不破者爲吉

黑苗三首

馬郎房底好姻緣。僂指佳期又幾年。插徧青山黃竹子。噥噥還索鬼頭錢。

都勻之八寨丹江鎭遠之淸江黎平之古州其近山者爲山苗近水者爲洞苗有土司者爲熟苗無管曰生苗又有高坡苗皆衣黑總曰黑苗結昏則鄰建空房名馬郎房未昏嫁者遇晚聚歌情稔則以牛隻行聘合巹三日女歸母家或半年始一返女父母向壻索頭錢不與或另嫁有壻女皆死猶向女之子索者則謂之鬼頭錢凡人死一月後其生前所私男女各插竹於墳前

祭焉

兩姓姻緣接舅姑。鄉風世世畫葫蘆。外甥錢少遲歸妹。從此羅敷自有夫。

清江昏嫁姑之子定爲舅媳倘舅無子必重獻於舅謂之外甥錢否則終身不得嫁或召少年往來謂之阿妹曰妹諱之也

耶頭洞崽畫鴻溝。醅菜藏來各幾秋。準待來年吃牯臟。鬼堂風雨自啾啾。

黑苗以上戶爲耶頭下戶爲洞崽雖男女多苟合然洞崽不敢通耶頭犯則死期至矣所得羔豚雞犬鴟鴉之屬死則連毛臟置之甕中層層按納俟其蛆蛆臭腐始告缸成名曰醅菜珍爲異味愈久愈貴問苗子之富則曰藏醅桶幾世矣又每十三年畜牡牛祭天地祖宗號祭曰喫牯臟每寨公建祖祠名曰鬼堂

青苗一首

不借雙雙大小同。渾難撲簌辨雌雄。低頭爭似擡頭好。布自青青笠自紅。

修文鎭甯黔西皆有青苗在平遠者或稱箐苗男女皆著草履衣亦無別惟

其首則婦人蒙靑布一幅男子戴紅藤笠非是幾不知烏之雌雄矣

紅苗一首

織就班絲不贈人。調來銅鼓賽山神。兩情脈脈渾無語。今夜空房是避寅。

紅苗惟銅仁府有之衣服悉用班絲女紅以此爲務擊銅鼓以歌舞名曰調鼓每歲五月寅日夫婦別寢不敢相語以爲犯則有虎傷

白苗一首

折得蘆笙和竹枝。深山酣唱妹相思。蠟花染袖春寒薄。坐到懷中月墮時。

白苗之習略同花苗其服先用蠟繪花於布而後染之既染去蠟則花見焉蘆笙者編蘆管爲笙有簧男女相會吹以倚歌歌曲有所謂妹相思妹同庚者率淫奔私暱之詞貴定龍里皆有衣尙白故曰白苗

西苗二首

山塍高下接靑黃。今歲豐收是滌場。便要椎牛祭白號。萬山簫鼓鬧斜陽。

西苗居平越之淸平歲十月收穫後以牡牛置平壤延善歌祝者導於前男

女童數十百輩隨之歌舞歷三晝夜乃屠牛以報豐年名曰祭白號

一曲山謠兩鬢花。月毬抛後女歸家。野田豈有宜男草。更遣妻豬定艾豭。

凡苗類有跳月之習西苗製花毬於唱歌時擲所歡以結昏亦非生子弗歸也

東苗一首

半臂青青織錦闌。淺裙百疊不知寒。一梳飛上崑崙月。便是君家黑牡丹。

東苗有族無姓雜處貴筑龍里清平衣尚淺藍色短不及膝婦人花衣無袖惟兩幅遮前覆後著細褶短裙輓髮盤頭籠以木梳故用唐人墨池雪嶺之事為詠

夭苗二首

華胄周南太覺遙。葛根難庇遠椒聊。山風夜夜吹枯骨。倒挂收香綠鳳么。

夭苗一名夭家多姬姓自以為周之後在廣平州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

豆蔻梢頭月似鈎。山花開近女郎樓。不知誰擫青蘆管。一夜春情散不收

其在夭壩者女子年近十三四即構竹樓野外處之聞歌而合此較黑苗之馬郎房更奇

克孟牯羊苗一首

山房縹緲際青天。百尺梯頭踏臂眠。纔到三更春夢覺。淚花一斗聽啼鵑。

廣順州之金筑司有苗曰克孟牯羊擇懸崖鑿竅而居不設牀第構竹梯上下高者或至百仞親死不哭笑舞浩歌亦曰鬧屍明年聞杜鵑聲則舉家號泣悲不能勝曰鳥猶歲至親不返矣

平伐苗二首

長裙雌豸短裙雄。吹入山前一陣風。我亦青袍似春草。泥他蓑影作漁翁。

平伐苗在貴定之小平伐司以地名也男女皆著裙男子裙短婦人裙長然無袴或學他苗製袴則又不裙彼袴與裙終身不相識也男子入市則衣草衣蔌蔌如漁蓑顧影自喜蓋以為盛服云

木槽埋趁一身寛論定何須更蓋棺略倣南朝通替式不知曾許再開看

平伐人死盛於木槽而瘞之有底無蓋獨木所成此與殷淑妃通替棺頗類

紫薑苗一首

洞門側側掩萊蕪三尺黃泥冷未塗從此天邊飛破鏡分明女子重前夫

紫薑苗在都勻所屬以十一月朔爲歲節閉戶把忌七日而啓犯者以爲不祥夫死妻嫁而後葬曰喪有主矣

陽洞羅漢苗二首

月場雛築避風臺衣尾匆匆隔夜裁試問裙腰腰上帶唾絨一幅爲誰開

羅漢苗在黎平府婚姻亦以跳月成女子長裙無袴加布一幅刺繡垂之於前名曰衣尾

髻上疎比項下錢生苗居後熟苗先不愁雙鬢鴉堆重又製銀環壓到肩

婦人挽髻領前插木梳於上富者以金銀作連環耳墜項下刺繡一方飾銀錢焉昏或先外家不則卜他族遠者曰生苗然仍跳月

谷藺苗一首

織錦簇簇花有痕。織布縷縷家無褌。月中織布日中市。織錦不如織布温。

其在定番州者則有谷藺苗定番多織苗錦而谷藺獨工於布其布最精密每遇場期入市人爭購之遂有谷藺布之名皆深山邃夜機杼軋軋所成顧不自衣也

九股苗一首

牛尾槍開夜有聲。傭中佼佼鐵錚錚。當。年。鑄。就。六。州。錯。丞。相。原。來。是。老。兵。

苗之剽悍莫過於九股在凱里司武鄉侯南征戮之殆盡僅存九人遂爲九股散處蔓延頭戴鐵帽後無遮肩前有護面鐵兩片即鑄於帽身披鐵鎧如半臂自腰以下用鐵鍊周圍形如環垂及於足坐則縮而立則伸下以鐵片纏其股若韈錚琮有聲健者結束尙能左牌右桿銜利刃踰嶺若飛猱兩足無冬夏皆赤生時即漆其脚底也其子母礮名牛尾槍尤極猛惡前明楊應龍之叛九股實羽佐之應龍伏誅而不敢問罪九股至　本朝雍正九年經

略張廣泗合楚粤黔三省官兵勦撫然後搜繳兵甲建城安汛焉

紅犵猪一首

三寸桐棺一粟牌。山圍皮骨水𣸣骸。溗珠若到家親殿。憑仗紅裙細細揩。

男女桶裙以紅布爲之曰紅犵猪殮以棺而不葬或置巖穴間或臨大河不施蔽蓋樹木主識其處曰家親殿歲時展埽之

花犵猪一首

羊樓高接半天霞。杉葉陰陰犵猪家。減卻腰圍餘幾許。桶裙量就一身花。

犵猪種不一所在多有男女以幅布圍腰旁無襞績謂之桶裙花布爲花犵猪屋宇去地數尺架亘木上覆杉葉如羊柵稱爲羊樓

水犵猪一首

獶家捕魚魚欲愁。占得烟波老未休。只道誅茆山上住。誰知結屋水中洲。

餘慶施秉等地有名獶家者善捕魚雖隆冬亦能入淵故曰水犵猪

翦頭犵猪一首

不作劉伶荷鍤埋。焚如眞是突如來。心長。髮短。君休。笑。留得。相。思。一。寸。灰。

然

翦頭犵猪在貴定男女蓄髮寸許死則積薪焚之性皆嗜酒入市者無不陶

打牙犵猪一首

有意齊眉結增歡。無端鑿齒做人難。靑唇吹火今宵事。口血分明尙未乾。

打牙一種多在平遠黔西其俗女子將嫁必先折其二齒否則妨夫家殆所謂鑿齒之民歟又翦前髮而留後髮則取齊眉之意

鍋圈犵猪一首

平遠州中鬼畫符。傳來面具有於菟。雖然不作招魂賦。且盡生前酒一壺。

此種惟在平遠州其俗嗜飲尙鬼有疾則延鬼師以虎頭一具用五色絨裝飾置簸箕內禱之親死側置其屍謂使其不知歸路其曰鍋圈者婦人以靑布束亂髮肖其形也

披袍犵猪一首

底事裁衣似打包。風風雨雨自披袍。卻嫌針線尋無迹。織徧山羊五色毛。

披袍亦在平遠州男女衣服長僅尺餘外披以袍方而闊洞其中從頭籠下前短後長左右無袖裙以五色羊毛織成亦無摺

木老一首

放鬼纔過七七期。更傳畫鬼祀靈旗。無端食指今朝動。問是槃瓠第幾支。

木老所在多有父母死長子閉戶居四十九日乃延巫薦祝名曰放鬼祀鬼則用五采旗其族同姓不昏異姓不共食犬

犵兜一首

櫳就風鬟墮馬妝。雙心一袜繡鴛鴦。不妨徑向君家宿。行到深山藥箭香。

犵兜亦苗也施秉黃平皆有之女子多美者短衣偏髻繡五采於胸前人調之則笑而從焉善爲藥箭埋所居之遠近觸之機發往往傷人

徉獚一首

山家風露竹牆低。麂眼玲瓏望欲迷。從此不愁牛礪角。夜深封到一丸泥。

𤜯獷即陽荒其種最繁都勻石阡施秉龍泉黃平餘慶黎平龍里皆有之荆壁不塗門戶不扃出入以泥封之餘俗與諸苗略同

八番一首

八番女兒日夜忙。畊田織布勝於郎。長腰鼓敲老虎市。今年香稻滿椎塘。

八番在定番州其俗男逸女勞男皆仰給於女刳木作臼曰椎塘臨炊始取稻把入臼舂之以寅日爲市凡燕會則擊長腰鼓爲樂

六額子一首

空山埋後纔三尺。冷水澆來又一回。不信膏肓容二豎。招魂入骨錦囊開。

六額子有黑白二種皆在大定府風俗相同人死葬亦用棺至年餘則發冢開棺取枯骨刷洗之至白爲度以布裹骨復埋一兩歲仍取刷洗如是七次乃止凡家人有疾則謂祖先之骨不潔也

猓玀四首

蜀道曾揮濟火戈。部民四十八羅羅。阿誰賜得銀鳩杖。謝表簽名曲䌷蝌。

猓玀本盧鹿而誤爲今稱漢時有濟火者從武侯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卽安氏遠祖千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等有九曰九扯最貴者曰更苴不名不拜賜鏤銀鳩杖凡有大事取決焉次則慕魁勺魁以至黑乍皆有職守亦有文字類蒙古書

錦緞招魂野色寬。精夫紅葬骨難寒。未妨月沒教星替。梅額新加耐德官。

其酋死則以錦緞裹屍焚於野子幼不能嗣則妻爲女官耐德猓玀言妻也其俗婦人用青布纏首多帶銀梅花貼額精夫見後漢書

斷頭掉尾水西城。羅鬼關山行重行。烏蠻鬼大白蠻小。鬼方黑白太分明。

猓玀有黑白二種黑者爲大姓又曰烏蠻白曰白蠻俗皆尙鬼亦稱羅鬼好畜駿馬善馳驟擊刺其兵爲諸苗冠諺曰水西羅鬼斷頭掉尾

紅泥坡下白羅羅。下姓相逢喚阿和。一帶青山橫作黛。春風吹徧采茶歌。

白爲下姓居普定者曰阿和多以販茶爲業

峒人一首

擷得茅花冷過冬。比肩人似鳥雌雄。此間定是多情地。開出相思草一叢。

峒人冬采茅花爲絮以禦寒蓋彷彿蘆花毯矣夫婦出入必偕其種在石阡朗谿司及永從諸寨斷腸草生焉

蠻人一首

記得牛場又狗場。帶刀入市笑昻藏。草衣。男子。花裙。女。花太。短時。草太。長。

在新添舟行二司居者曰蠻人以丑戌日爲市期出入必佩刀男子以草爲衣長過其足曳而走作郭索聲婦人裙皆花繡然及膝而止殊不雅觀耳

獚人一首

暮雨匆匆過綠塍。朝來入市髮鬅鬙。生。愁。女。伴。多。輕。薄。新壓。青。花。布。一。層。

獚人在定番州之羅斛永豐州之冊亨俗好野合亦以此爲榮婦人私一男則髻上蒙青花布一方布愈高而意愈得凡入市交易髻上布有積累至數十層者同伴皆嘖嘖豔指稱之按永豐州今改爲貞豐州

猺人一首

秋蛇春蚓貯青囊。可有神仙辟穀方。何事居山偏愛水。草根短短樹皮長。

猺之居處無常必擇近水者以大樹皮接續引水至家不用甕桶出汲常入山采藥沿郵寨行醫有書名榜簿其字類今所摹鐘鼎欵識者然絕無考證而彼珍爲秘藏愚者亦或謬賞之又有狹獞狑狪等種皆雜居荔波縣此悉自粵遷來者風俗盡同於猺自槍以下無識焉

僰人一首

一串牟尼極樂天。舌端青有妙華蓮。參軍詩思娵隅躍。正要方音作鄭箋。

僰人在普安州姓滷而佞佛嘗持念珠誦梵咒朗朗可聽凡諸苗言語不能相諳者類皆以僰人通傳

凡苗之性類與華殊順其性則喜拂其性則怒至於怒而無所不至矣故治苗之術則必識其性而馴擾之今從政者或未嘗識其性也又從而取求焉逮其無所不至然後聚而殲旃彼且不知致死之由又并不知求生之路冥然頑然駢傈授首是豈羈縻弗絕之始意而所謂兵者蓋不得已而用之者

也覽此可以思過半矣錢塘王朝梧

## 黑美人別傳

失名

美人姓花氏字鶯粟別號芙蓉貌光豔而黑故人以黑美人呼之先世某本印度人道咸之際海禁大開挈其妻女航海而來中國厥後椒聊蕃衍散處二十三行省各理煙花業以治生黑美人其苗裔也有某公子者烏衣風範濁世翩翩過黑市一見而悅之黑美人工應酬善伺人意見公子悅已益爲殷勤款洽握手談心遂同寢處由是茶餘酒後必一訪黑美人以爲樂風雨無間習以爲常既而公子因不可須臾離之故出重金購之歸床笫之間其樂融融如咀蔗節漸入佳境亦莫辨其爲溫柔鄉爲黑甜鄉但寢斯饋斯而已以故花譜牌局諸嗜好轉因黑美人而時一謝絕或值要事他出必挈之以偕行無何公子日就尪瘠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眠食不時親朋咸勸公子與黑美人絕公子亦頗思與之絕然雖絕而不能遽絕覺半日不晤黑美人其相思之苦有匪可以言語形容者如是者數月終無絕之之法亦姑聽之而已公子本中人產坐是日耗而家以不支雖遇奇窘而黑美人之縻費竟不能少貶公子不得已爰廣求

戒絕之術。或致書某粤賈。請示機宜。或親訪某滬醫。乞授計畫。時有某友。告以一方。公子如法試之。稍稍有效。而終强制於是。藉官府之力。往某局匿跡數日。乃竟能冷淡不思黑美人矣。黑美人亦以寵日衰。自願下堂。不數月間。公子身體健全。精神煥發。起居飲食。頓復其初。一日從友人處。復與黑美人遇。虛與委蛇。畧爲交接。舊歡新愛。藕斷絲牽。歸涉冥想。寤寐轉輾。戀戀之如故。不得已。又以重金購之歸。再接再厲。情好益堅。至是因暱之久。而病痨。諸虛百損。叢集一身。黑美人雅善療病。治氣痛河魚疾。尤能應手奏效。抑知公子病入骨髓。胃氣久虛。眞陽已痿。惡石美疢。迄無寸效。又以家境日艱。疾竟不起。公子卒後。黑美人。猶日侍奉於靈臺。如生時狀。旣葬除靈。始去。而之他。復以困公子者困他人焉。而蒙其毒而死者。至年不可以計數。邇者中國有鑒於黑美人之流毒無窮。於國計民生。大有關係。因嚴爲之禁。詔關津吏捕之。無任漏網。而黑美人神通廣大。行賄關說。匿處中華。時於秘密社會。巧使其誘引蠱惑之計。猶幸江之徐屬。浙之台屬。以及川粤等省。黑種日就澌滅云。

## 某中丞

失名

某中丞。旗人。貌都麗。衣飾亦修整。有兄爲某省將軍。某年以事召入都。枉道過中丞任所。駐節某會館。中丞素敬事兄。逐日輕輿詣行館。作深談。怡怡如焉。將軍有愛妾。年二八。輕盈俏麗。眉目似畫。中丞一見。心搖搖不能自持。妾以將軍耄且醜也。眉梢眼角。亦時時流露情意。中丞益惑之。詣行館愈勤。日或兩三至。一日又往。適將軍拜客外出。中丞大喜。奔入內室。約半小時。不意將軍遽歸。見門首有綠呢兩人輿。知中丞已至。匆匆入會客室。不見。呼之不應。而中丞聞呼聲。大驚。立逃。方及閾。遇將軍。呼止之。若不聞。徑登輿去。將軍大愕。惘惘入內闥。則愛妾已高懸樑際矣。將軍乃大怒。立命隨役傳中丞。既至。不與交一言。惟怒目視之而已。約三小時。時計針指亥刻。僕從棺殮妾已畢。將軍始厲聲呵之曰。爾猶有面目坐此耶。中丞逡巡出。自此不敢至行館者三日。將軍則又傳之至曰。爾今日不復念及阿兄耶。然阿兄不忘汝。必喚爾至一觀爾之面目如何。中丞不敢答。又日日至。將軍則又呵責之曰。爾食皇上家之祿。宜事皇上家之事。

容爾如此清閒以余處爲消閒地耶中丞至此進退不知所計乃涕泣向將軍跪請曰弟誠無狀無面目對阿兄然阿兄獨不念二十年前吾兩人同眠同食時耶言訖大哭將軍亦不覺淚墮如縻微哂扶之起坐蓋將軍家本清寒又少孤撫中丞若己子未嘗形影離焉自此遂爲兄弟如初而將軍以明日卽行

## 女盜俠傳

西陽

朱某江蘇人。以諸生捐納知縣。需次山東。奉撫軍委解餉入都。過臨清道。宿野店。中甫下車。有土妓五六輩。來獻曲。蓋北道風俗。妓寮多。逐尖站。客至。唱小曲數齣。客給以津錢數百。欲留某妓宿。則令賫被褥來。辨色而行。給津錢數吊。津錢一百者。實五枚。當南錢十枚。津錢一吊者。實五十枚。當南錢一百枚。其價廉如此。然若輩多與响馬賊連合。偵探客囊。而報告之。妓而盜者也。朱老行旅。心知之。又臨清爲响馬淵藪。益戒嚴。當時見五六輩。皆塗脂抹粉。手持胡琴。或月琴。泥身畔喁喁作絮語。內有一妓。周身黑衣。結束偪仄。年二十許。不御脂粉。不攜胡琴。雜諸妓中。喚客一聲。卽退立。門簾下。諸妓妖嬈萬態。或起或立。或進或退。輒回顧黑衣妓。黑衣妓若以目指揮之。朱固機警。知黑衣妓必諸妓之領袖。而舉止之態度。眉目之神彩。百不類妓。其爲响馬賊之倀。無疑。顧荒村野店。暮色淒其。無術以脫其危險。心房震動。如觸電氣。耳爲之顫。猛然省曰。此妓非常。人。以情哀之。或可免。乃退諸妓。而獨留黑衣妓。妓亦欣然留。朱乃喚酒與妓對

飲各詢生平妓自言家貧不能自活忍辱爲此朱具述古名妓歷史如紅拂梁紅玉事爲之勸慰且故意推波助瀾以激發其豪氣妓亦悲歌慷慨泣下數行朱自道生平遭際險阻艱難之狀歷歷如繪妓問此行何爲所帶何物朱具述梗概爲言餉銀幾萬幾千兩一無隱諱談次聞窗外颯颯聲揭紙簾睨視窓櫺外則大雪迷漫與微月光線相映一白無際顧妓僅御薄棉衣殊寒甚朱卽從篋中檢羊皮短帔爲妓披之時則殘燈將盡爐火不溫朱出燭續膏仍復對坐談心終不及亂俄聞雞唱妓循例告去脫帔置土坑上朱贈銀四兩又持帔授之曰天寒早行良苦此薄物爲卿禦寒勿介意也妓曰蒙君憐惜虛度良宵受銀已無狀敢有他朱曰所以重卿氣誼耳牀笫之私非所以褻卿也何歉爲妓乃道謝去行半里許忽回朱聞叩門聲大恐啟視之則妓也朱未及問妓遽大言曰實告君吾盜也吾父爲响馬領袖以吾爲香餌然吾守身甚嚴有起意亂吾者立刃之今猶處女也蒙君柳下坐懷之義范叔綈袍之仁特報君帳君所需吾去卽遣人來還更有一寶物君收之天初下雪泥未滑可踏雪行早離此

朱且驚日喜長跪拜謝妓不顧而去隔一小時有人來還帔並袖出一小囊曰此主人所以贈君者囑君載之以行有無量價值至楊柳青某標局有人來索君即付之千萬勿誤朱受囊出銀犒來使使者曰主人命不得受一錢遂去朱啓囊視之則三角小旗也天既大明朱促車夫行車夫以危險辭彊而後可將行朱出小旗插車篷上車夫相視愕然曰何由得此此去無憂矣既行二十里許有騎馬荷槍者二十餘人迎面來摩車而過又回馬盤繞一周諦視小旗遂巡去前行二十里又如此凡行五六日遇如此輩者數十起距楊柳青十餘里即有人來迎詢之則某標局所遣也引之至局供給豐腆夜闌主人入室詢旗所由來朱乃具述其故面歸之主人曰此貴重物非有大感情者不輕貽也今已出重圍無須此僕將持此以復命不落他人手也朱乃再三道謝而別

# 女俠翠雲孃傳

秋星

翠雲孃不知其姓氏山左產年十七八風貌殊可人雙趺纖小而騰躍上下可丈許幼業賣解隨父流轉江湖行蹤幾徧南北意氣驕甚謂所見男子無當意者自矢終身不字人曾至上海奏技其父爲人誣陷被拘入捕房女隨往有所剖白而捕房例嚴禁華人不許有所陳遂被囚不勝其苦罰鍰乃得釋女憤然曰吾國官吏往往不免寃誣人吾每謂之暴竊竊不平然尙容人辯訴也不意西人乃若此自此遂有仇外意無何義和團起女喜請於父往投之蓋卽團中所謂紅燈照者女得隸某大師兄麾下甚見信任位次頗崇錫以翠雲孃名號書之旗幟而賜之所至恒揭以行女自是妝束頓易周身綾錦衣履一碧而貌益豔麗見者輒疑洛水神姝女日見團中無紀律行事有類盜賊頗憂之然大勢所趨獨力亦莫能挽尋聯軍長驅入京師團衆逃無蹤女憤甚激勵其部下人咸願效死遂與某國兵巷戰竟日西兵死傷者頗多女部下人亦傷亡略盡乃聳身登屋遁去後團中領佐大半爲西兵嚮導或爲僕役且藉西兵之勢刦

奪妝殺無惡不爲女慨然曰吾誤與若輩共事事胡能成然此恥不可不一湔也乃約會飲於某處衆素傾慕女是日到者綦衆女遂宣言曰吾向謂若輩人也不意乃狗彘之不若今君出國亡皆若輩之罪吾謹以若輩謝天下剨然出長劍駢戮之遂去不知所終

## 記某生爲人唆訟事　失名

夫妻反目之事。誠恒有之。然未有若某事之奇異者。有之。莫某姓若某姓夫婦。因事反目。控諸縣署。經年莫決。其妻乞援於某生。某生素狡猾多智慧者也。應曰諾。越二日汝來。余將告汝以制勝之策。越日某氏往。時天氣酷熱。炎日如火。綠梧蔭中。蟬鳴不已。氏既至。叩門。門啓。一小童出。氏問曰。家主何在。小童答曰。在園中納涼。即導氏往謁。見某生方皮冠狐裘。披雪衣。納涼於竹林中。手持芭扇。仰臥一竹椅上。某氏問計將安出。某生曰。若如是。夫人之案必勝矣。氏如其術行之。果獲勝。未久夫妻和睦如初。夫乃詳究其所以獲勝之故。並問出於何人之主謀。其妻俱以實告。夫聞之。即控某生以唆訟之罪。縣令傳某生至。某生堅辭不認。訊氏。氏堅謂出於某生主謀。並備述某生在竹林中設謀定計時形狀。縣令聞之冷笑曰。汝作瘋語乎。令掌其頰。不准吁。若某生者。可謂多機變之巧者矣。夫爲人謀事。而反累及其身者。皆未得某生之術者也。

記栗主殺賊事　　潮聲

迷信者云命中犯披麻殺夫不用刀婦人命硬可怕如此有某氏婦者貌既殊麗性亦溫存惟披麻星犯命日者皆言其有七夫之相及笄後歸某甲早死復適乙三月而亡於是復改醮於丙丙死而丁而戊皆夭逝婦雖閱歷多人屢遭磨蝎然在妙齡時候情興方濃對鏡添妝自歎紅顏薄命花晨月夕求鳳恒歌知之者雖豔其貌憐其遇終以前夫爲殷鑒敢望而不敢即久之有某己者素不信術者語偵知婦意遂委禽焉新婚燕爾弋雁興歌女貌郎才適成眷屬其樂可知矣婦以爲連殺數夫已解披麻之厄從此當可白頭偕老永矢百年詎剛柔相尅再接再厲不半載而又失所天痛恨之下心如死灰因一意守貞不復求人間之樂蓋婦以日者曾言當殺七夫故不敢再上望夫臺矣然婦本多情每嫁一夫必私將前夫之栗主(即神主牌)攜之同往至是已得六具扃而納諸床下夜半忽有偷兒穴壁入摸得栗主竊意爲奇貨攝之欲行婦聞悉索聲疑爲栗主爭風而相鬪也遂望空虔祝曰各位夫子幸勿喧鬧妾之至此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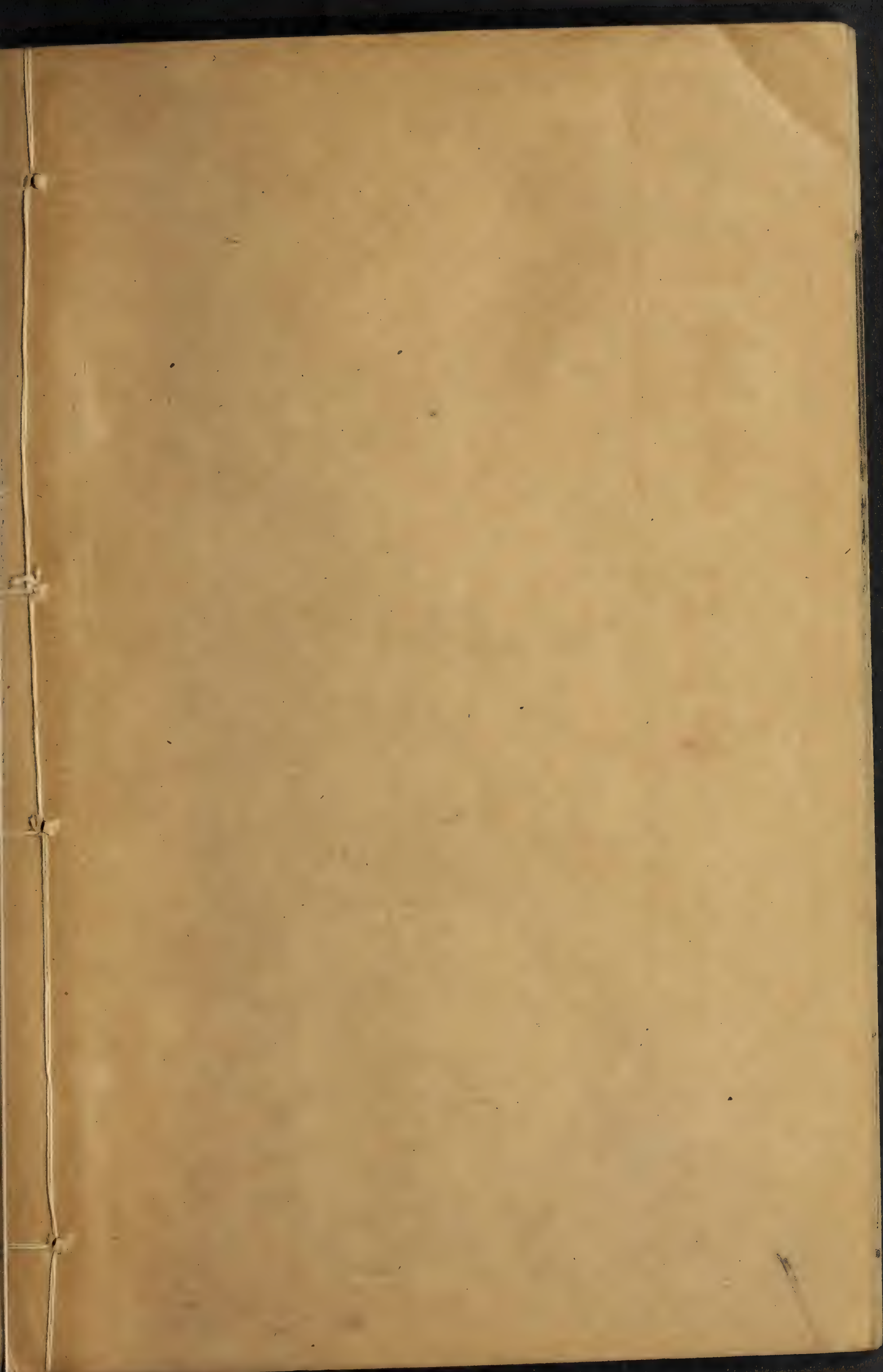
命不猶偷兒聽之適適然驚以爲彼暗伏多人戒其勿爲聲響將致余之死命故言賊命不有也婦又日自今以後當爲君等守節幸毋恐慌婦語畢聲息寂然明日起視偷兒巳嚇死於床下

女俠荊兒記　　失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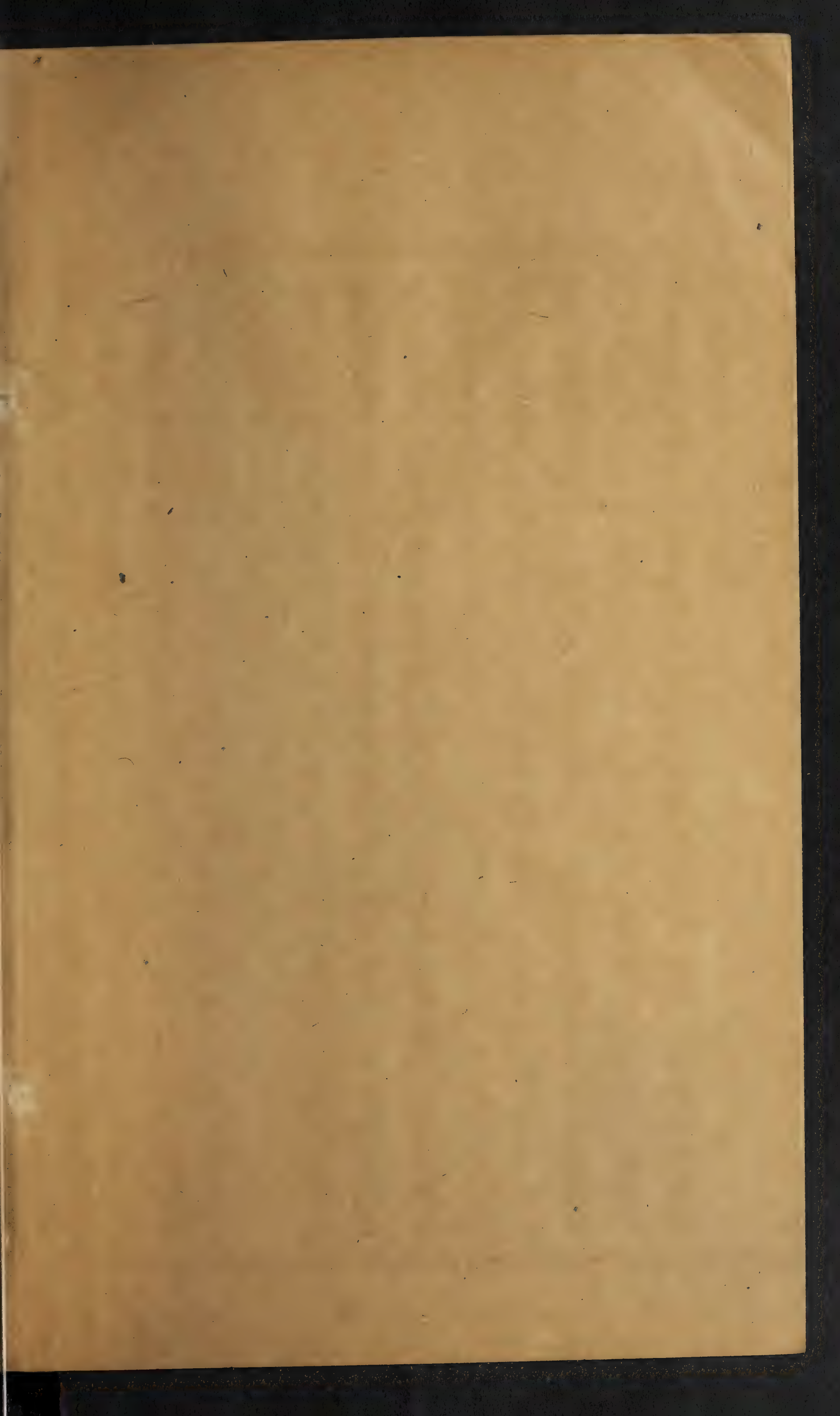
廣西百色縣有五雷嶺。峯高插雲。山巖中有石穴。一巨蛇潛其間。長十丈餘。圍大一丈。常出噬人。土人畏之。祠爲神。縣官每歲以牛羊致祭。春分前後。巫覡傳蛇神言。令鄉里獻十二三童女。置穴口供神食。不然則禍作。縣官苦之。出重金。購貧家女及有罪者女養之。届期盛設香燭彩樂。送童女置蛇神祠旁。前後已用九女矣。乾隆十八年。縣官將祠蛇。索童女苦不可得。邑民俞某者家甚貧。生七女。其季女名荊兒。年已十五歲。請於父。願應募。父母駭甚。阻其行。荊曰。蛇烏知擇人而噬。巫覡妄言爾。兒自有術斃彼。幸而成功。一方受其福。不然。僅兒一人受禍耳。且留兒徒爲父母累。不如賣兒得金以助家計。固請行。俞某固不肯。昏夜。荊兒潛逃。叩縣官庭。陳來志。請携利劍及毒藥米餅蜜麵以從。縣官壯之。留置署中。爲之儲備一切。届期將送女。巫覡多言此女不可用。縣官怒斥之。乃舁女及米餅等至洞口。夜半蛇出。頭大如甕。雙目閃爍如懸燈。聞米餅及蜜麵香先噉之。荊兒匿穴旁。以伺其變。頃刻間毒發。蛇隨地轉動。荊兒揮劍斫蛇中

其眼跳開尋丈外蛇怒一踴出穴外荆復自後斬其尾斷蛇荆乘夜奔回縣署疲極而暈灌之復蘇遂言斬蛇狀衆馳往洞口割蛇而分之乃治巫覡罪縣官奇此女納之爲子婦

晉豔叢書五集卷三終



# 香豔叢書 第五集



# 香艷叢書

五集卷四




## 餘墨偶談節錄

燕山孫　標詩樵編

### 八卦轎

粵西地瘠民貧。鄉村婦女。率多大足。肩挑負販。與男無異。柳州來賓一帶。時有舁肩輿爲生者。如坐客爲男。二女肩輿爲坎。坐客爲女。前女後男肩輿爲震也。餘倣此。

### 蘭花菇

昔六祖講經於仁化山中。附近處所。多產南華菰。粵西賀縣亦有之。俗名蘭花菇。某大令宰彼時。中丞按部過縣。詢其地有土娼否。某誤以爲土產。遽答曰有。詢何名。曰蘭花菇。中丞正色曰。曷勿逐之。某始悟。座客爲之胡盧。中丞亦笑。蓋三字實似妓之美名也。

考壻

一日於陳雨亭座中。談及伊在永明。見有姑蘇被擄才女某某。以自作月下即景二詩考壻其詩云。水清橋影一弓圓。橋下垂楊繫短船。釣罷漁翁深睡着。游魚逐水戲荷錢。又流螢錯落不成紅。花影橫街語暗蟲。獨坐似嫌宵寂寞。月明隔水一聲鐘。後聞某司馬以成句猶話寒山半夜鐘詩賺去。惜哉。

禽言古意

姑姑惡。姑姑惡。姑不惡。妾命薄。此前人禽言詩也。滿洲宜少耕進士亦有古意云。作婦難。作姑易。姑常怒。婦當泣。寄語阿姑無太癡。今日當思作婦時。二詩異曲同工。不能爲之軒輊。

秋閨怨

仲兄翰卿最喜余童時所作秋閨怨一絕。詩云。秋閨夜搗鳳仙花。要染纖纖玉筍牙。爭奈小姑無意緒。說儂私製守宮砂。謂古今來忠臣義士。嫌疑不謹。蒙此曖昧者豈少。

## 妓詩

明湖韻事載妓郭韻樓贈別詩云裊裊湖邊柳春絲不盈把殷勤折贈郎好策來時馬雖本於山谷之折柳當馬策然四語精神注一來字

## 題壁詩

曩於淸風店旅壁見某書一絕云片刻歡娛景易窮淸流竟付濁流中他時重到迷香洞應有阿嬌認乃翁語雖涉於激然非此棒喝安能喚醒沉迷耶某落魄時亦有句云昔年裘馬御肥輕曾向迷香洞裏迎不信黃金揮盡後居然嘗得閉門羹讀此則又可破涕爲笑矣

## 花憐水

花憐水粤西猺山中江名也三字頗雅古藤蘇琴舫舍人游猺日記有詩紀之

## 鶯鶯餅

山右澤郡市中有名鶯鶯餅者形似荷葉雙折微翹乾脆耐嚼傳以爲當日雙文餉張生者徒負佳名殊鮮眞味

舊凡女史題壁

彙過滹沱旅店見壁上有舊凡女史詩四絕悽惋動人後僅記其秦淮一片臙脂水都是風流醞釀來之句其他不復記憶矣辛未夏五楊劍潭刺史以四詩郵示特亟錄之詩云十九年華正好春飄零無奈落風塵夢中猶認金閨質低捲珠簾怕見人生憐薄命向誰論風月當場淚有痕笑語溫柔心宛轉屈身猶是受人恩斷梗飄蓬劇可憐畫中眉意晚春前玉堂夫壻神仙眷多少金閨美少年手把菱花漫自哀箇中淪落幾仙才秦淮一片臙脂水都是風流醞釀來

背面美人詩

彙在鳳台時袁禧庭少尉鴻慶曾誦某題背面美人一絕云不堪回首應憐汝果是何心懶對儂詞意新穎未經前人道過

玉台新詠

陳徐陵編玉台新咏已作亦列其間髫年誦讀心常疑之後閱其書知南宋時已有兩本明人重刻竄亂彌多張嗣修茅國譜本更非其舊惟南宋永嘉陳玉

父本差可依據近時馮舒所校多以爲憑然舒亦不免於臆改云云由此觀之徐陵之詩當是後人竄入不然復成何體例耶國朝紀容舒所撰玉台新詠考異十卷詳列諸本一一證其是非引據頗爲博洽讀之可以了然

古別離

余曩作古別離曲云但願舟無帆但願車無輪使我同心侶不爲遠行人後隨家君之粵山東道上見手車順風皆使布帆長江中洋船皆有火輪日可千里又戲成云但願車有帆但願舟有輪願我同心侶歸來老鄉鄰

宜少耕詩

宜少耕名綬壬戌進士有古意云夫壻去臨邛繡閣空春色妾貌不如人敢怨郎情薄得詩人忠厚之旨其贈偷兒云無他長物堪言贈若攫殘書子亦迂妙語解頤令人軒渠不已

心字香

范石湖驂鸞錄云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馨茉莉半開者著淨器薄劈沉香層

層相間。封之。日一易。不待花蔫花過香成。蔣捷詞云。銀字箏調。心字香燒。廣東新語。屈大均詩。多燒心字是心香。茉莉黃沈共作芳。香是番禺心字好。紫烟一縷結鴛鴦。即謂此也。

小孤山題壁

小孤山在大江之中。危峰峭拔。屹立中流。與彭浪磯相對。故東坡詩中有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往來詞人。題咏夥矣。而寫景者多。寄情者少。惟尙鎔一絕云。煙波萬頃盡模糊。壁立誰知有小姑。絕妙凌雲一枝筆。可憐淪落在江湖。情景兼到。當爲此題絕唱。又咸豐中洪秀全之亂。小孤山淪爲賊砦。楚南彭雪琴侍郎玉麟。統師江右。克復小姑。有詩紀事云。書生揮指戰船來。江上旌旗一色開。十萬雄師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回。亦巧合也。

閨怨詩

人之境遇不同。其愛憎亦異。石門吳菊裳閨怨云。春色一庭老。開簾對落花。生憎雙燕子。絮語傍窗紗。陳燦霖亦有閨怨云。獨臥繡窗靜。月明宿鳥啼。不嫌驚

妾夢羨汝是雙棲一怨得直一怨得婉

贈雛妓詩

直北道上題壁每有游戲詩詞作者不署姓氏曾見某題如夢令一闋贈雛妓云越女生來窈窕懷抱琵琶輕巧且莫聽琵琶先把雙鈎看飽眞好眞好儂愛通身都小又某斷句云可憐人似琵琶大也抱琵琶笑向人均一悽惻動人此生公眼前說法法也正未可以游戲目之

仲初詩

王仲初之當窗却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句本列女傳引古語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之意船中養犬多食肉句乃翻諺語寧爲貧家兒不作富家犬之意然不善取材於詩品終不無少損無怪後人嘖嘖也

雪樵詩

誰家兒哭欲腸斷阿母酣眠正未醒此鹿雪樵昨夜詩也村憨情狀讀之令人笑

楊柳枝

昔年待試都門。讀書法華禪林。有錫公綸未詳其爵字。投詩數章。其題余集者。愛忘其醜。多諛少規。故未錄。楊柳枝二首。輕輕着筆。是此體正格。詩云。秦淮雨後潤無塵。拂面和風柳色新。最是水晶簾捲處。綠陰罨映倚樓人。又東風吹綠短長條。婀娜輕盈未易描。他日灞陵橋上過。也應不似舊時腰。錄之以報賞音

調笑詩

父母爲兒女聯婚。相攸則易。覓婦則甚難也。每有趁未納采以前。强其母率女往壻家答拜者。女兒幼小。似知似不知也。戚某初議婚時。某友戲成絕句調之云。女兒嬌小貌如花。妝罷隨娘往婿家。拜罷姑嫜拜姊妹。不知誰是阿奴他。他字叶韻。頗得女郎口吻。

老舉

粵中呼妓女爲老舉。隨園以爲即舉舉師師之意。余在梧郡游永春花園。壁上見有某書集漁陽絕句一首云。南湖新漲水連天。花氣薰人又破禪。少日題詩

無恙否。此中曾泊孝廉船。詩有別趣。故錄之。以備一說。或以爲舉與妓粤音相近。老舉即老妓之訛。其說近是。

山靜主人詩

曹文正公賜第在京師南半截胡同。余於乙丑冬安硯其家。曾孫二人。年皆童稚。架上書不下萬卷。蠹飽蟫魚。一日偶檢續鴛湖棹歌一卷。中夾小箋書一詩云。弓鞋小試下珠樓。翠鎖重門一院愁。燕子似憐人寂寞。雙棲絮語話溫柔。末署山靜主人。楮葉猶新。知非舊物。詢於劉念堂世兄。始知爲孫文定公孫婦某作也。孫夫婦時占脫輻。故詩若寄意。然言爲心聲。讀其詩可知其遇矣。

癡語入詩

余戚某童時。喜讀書。而性最癡。侍官任所。時署中人均呼爲書呆子。一日早起謂某婢曰。爾昨夜夢見我否。答曰未。大斥曰。我昨夜夢中分明見爾。爾何以未見我。怒扑之。往訴於母。曰癡婢該打。我昨夜夢見他。他堅說未夢見我。豈有此理耶。人咸笑之。髫年時聽長者述說。因不去懷。余之古意詩云。少女牽郎衣欲

言低俯首。昨夜。夢歡。來歡。曾夢。儂否。即、祖、此、意。

嵌字楹帖

京師伶居妓館。筆墨多有可觀。楹帖一端。尤以嵌字工巧爲尙。前之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無論矣。後之繼者。如如意云。都道。我不。如歸。去試。問卿。於。意。云何。太平云。過。眼。烟。花。成。太。息。當。頭。風。月。費。平。章。玉琴云。花覆茅檐可人如玉。月明華屋。件客彈琴。大姑云。大抵。浮生。若夢。姑從。此處。銷魂。釆珠云。欲釆不。釆。隔。秋。水大。珠。小。珠。落。玉。盤。素卿云。樊素情鍾白太傅。長卿意注卓文君。某人代友贈穉青云。徐穉果然名下士。小青原是意中人。數聯、皆、工、整、可、玩。

斷句

千。古。美。人。全。福。少。六。朝。才。子。至。尊。多。不知誰人句也。何鐵琴司馬爲余誦之。

女兒紅

揚州土人。謂蘿蔔紅而小者。爲女兒紅。自初冬賣至晚春。其色嬌豔可愛。錢塘韓就之曰華揚州畫舫詞有句云。一種柔情人不覺。春心。濃。透。女。兒。紅。即謂此

也。

女訓

普蘭巖將軍陀保送女聯珠有句云。出嫁自應遵婦道。居家不似在官時。二句可補入女訓。爲挾貴驕夫者戒。將軍又有春草詩三十首。郭蒓香司馬和而刊之。常自佩戎馬書生小印。其風流儒雅如此。

紅花埠題壁

曩在春明。於友人處。見有謝韻芳女史絕命書一紙。詞甚委曲。不甚記憶。大致韻芳爲王公子詩婢。自受春風一度。蚌竟含珠。大婦從而媒孽之。逼歸厮養。謝致書乞歸。爲鄰兒誤落。中有三日不來以阿芙蓉從事之語。書爲宣南坊某會館人檢拾。抄貼各巷。尋其居址。都人士率能言之。嗣在山東紅花埠逆旅。見有天壤王郎題壁五絕詩。意與書詞吻合。殆即薄情之王公子。詩云。漫將容貌擬朝雲。才調原堪敵左芬。記得斷腸詞句好。陶然亭麓一孤墳。果然天壤有王郎。此語回思却亦當。我是負卿復何語。不應飛語聽妻房。華牋尺幅意千重。絮語

叨叨說惱儂卿事盡致厮養誤至今遺恨阿芙蓉傷心悔恨忽交加一誤何堪又再差死後春蠶猶有子不知今去落誰家倏然驀地浪濤生倉卒驅車出鳳城劉媼不來卿不死疑團終古不分明按詩意謝已飲藥死王郎始悟似此負心人顧安得虬髯公攫之爲下酒物哉

雙飛燕

舟楫之目雅俗不同粤西謂兩人四槳者曰蜻蜓艇言如四翼鼓動也一人兩槳者曰雙飛燕其名尤雅然未見前人入詠詩人彭星丞光輔有池南曲云朝來折楊柳折柳織筠籃採荷花荷花滿池南池南儂家住門前垂柳樹顛藉雙飛燕櫂入花深去其運用典雅如此又爲後來添一詩料

調某廣文賦小星啓

香河陳砥堂先生官天津學博時有同事某廣文履任未久輒遭奉倩之傷以衾裯獨抱思賦小星陳爲物色之事既諧而廣文教之讀書習字鍾愛逾恒陳戲爲小啓調之其詞云司鐸新膺鼓盆旋賦重謀鸞續頻倩蜂媒詎物色之幾

經竟低昂而莫就爾乃尋香妝閣空憶菱花因而問渡津門寄懷桃叶恰值綠珠有贈用聯締足之緣未免紅袖關情倍踰畫眉之寵如花美貌睠言顧之一廣文姓）咏絮才高何慚白也（姬姓）具此靈心慧質雅宜茹古含今用將帳底芙蓉移移作門中桃李鴛幃悄寂女博士進而受經馬帳深沉莽先生今將傳火案頭燈影拂花影之迷離盒底脂香蘸墨香而馥郁向枕邊而問字雞舌香含坐牀下以學書兎毫磨禿消受春風一度彌添滿座之風沾濡化雨多番強半巫峰之雨探取枕中之秘講解從頭隄防胯下之錐殷勤刺股多以爲富俾寢饋乎大家引之入深得胚胎乎諸子有時輕攏粉項面命兼及耳提有時略接櫻唇指畫自須口授有時低垂鴛頸妙議應有會心有時尖聳鳳翹弟子居然高足倘眞精之未得尙須卿自事鑽研如一間之可通問是誰爲開茅塞閒曹無事鄭康成何嫌往愬之頻清興既闌邊孝先又作欲眠之態此則可補入文章游戲

子重詩

劉子重秋曹銓福別號白雲吟客嗜金石善畫梅蘭終日組袍𣫍屣晏如也在京與余爲石交遊田盤歸以紀程詩見示中有和段甲嶺題壁一首序云壁有某女子題詩以段甲爲斷家和者甚衆有斷甲何如作斷家祇因飄泊在天涯之句因戲和云斷得儂家不斷心兩情嶺上白雲深儂家未斷腸先斷惹得相思直到今詩在有無間如庾敳意賦

新語

百花詩內欵冬一首云僧房相遇兩心淸此際無情勝有情我設一言卿試答是卿逢我我逢卿主人以逢卿者我逢我者卿答余謂此語乃慧心禪理東晉淸談

贈何蘭初名妓詩

女錄事何蘭初者京師名妓也解詩善畫字亦秀潤本姓濮以大家女諱稱今姓涇縣吳蘭石孝廉契之花晨月夕避暑消寒恒與蘭石俱性尤好靜閉門謝客時多故詩畫益進蘭石爲作遣愁詩三十韻素練莊書蘭初爲裝玻璃龕奉

之入其室。者知非俗物也。友人曾作蠅頭楷手錄其詩見示。詩云。花發長安望眼空。五年腸斷鳳城東。美人遲暮搴芳杜。遊子飄零例斷蓬。欲把秋心託明月。須將春恨語東風。玉釵消息全無準。嗚咽箜篌唱惱公。楚雲縹渺隔巫峰。路杳人間幾萬重。花底離愁三月雨。樓頭殘夢五更鐘。清歌宛轉頻憐子。舊曲依稀最懊儂。日暮西風秋瑟瑟。涉江愁殺采芙蓉。鐵板銅琶唱大江。肉乘絲竹遏吟腔最難好月常三五。未必鴛鴦定一雙。往事渾疑花對鏡。閒愁辜負酒盈缸。綠陰幽草空階滿。悶對春風獨倚窗。黃絹新裁絕妙詞。墨花和淚寫烏絲。難尋舊渡迎桃葉。獨倚東風唱柳枝。蝴蝶閒愁芳草覺。杜鵑春怨夕陽知。英雄兒女憐同病。走馬章台有所思。綠陰如水送春歸。江草江花怨夕暉。繞院寒深蝴蝶瘦。畫梁夢穩燕雛肥。蓬萊音信沉青鳥。京洛風塵感素衣。昨夜月明今夜雨。伯勞東去燕西飛。十斛珍珠聘尚虛。買鄰且喜近仙居。痴心自誓同明燭。病髮殊難戀曉梳。短筑淒涼燕市月。瑤箋鄭重漢陽書。折花親見門前劇。回憶東風識面初。夜闌涼意撼庭梧。新月溶溶沒欲無。蕪館張燈飛蝙蝠。畫檐結綱羨蜘蛛。

倩來燕剪愁難破。擁到鴛衾夢亦孤。十二闌干都倚遍。滴殘清淚到蘼蕪。小院春晴夕照低。畫簾不捲燕雙棲。林花著雨紅先褪。岸草當風綠易齊。好事多磨姑惡喚。佳期屢誤子規啼。暮春天氣東風虐。怪煞垂楊盡向西。星辰昨夜麗天街。西角東張事莫諧。捫腹早知心匪石。消愁那得酒如淮。雙鉤作畫眉相並。七巧成圖手自排。三五年來如醉夢。相逢何事得開懷。一寸相思一寸灰。玉樓春盡獨徘徊。月中舊約寒攀桂。笛裡新聲怨落梅。任我青衫添酒債。憑君紅葉作詩媒。剪刀縱道并州快。祇恐情絲剪不開。準擬桃源好問津。芒鞋重踏軟紅塵。煙雲幻境看頻誤。風雨迷樓認不眞。明月有知應墮淚。好花無恙暗傷春。多情祇有燕台柳。猶自垂青向舊人。空堂涼雨酒初醺。冰簟銀床夜漏分。飛鳥何依應似我。錦屏無主最憐君。天邊那有常圓月。嶺上從無不散雲。休道十年成薄倖。揚州夢醒杜司勳。馬纓樹下掩重門。合共西施住一村。楊柳曉風催別騎。桃花春水送吟魂。人間變態看雲影。客裏閒愁驗酒痕。臨別贈言須記憶。莫將芳草怨王孫。曉閣清尊興未闌。滿簾風絮逼人寒。梨雲淡白愁同夢。蘿月昏黃怯

倚闌。野馬縱橫催短景。流鶯婉轉惜春殘。當筵莫唱梅村曲。腸斷東風憶畫蘭。流水光陰去不還。年來事事恨緣慳。秋深病翮傷黃鵠。春鎖雕籠惜白鷴。敗葉何心辭故樹。癡雲無賴滿秋山。勞勞塵網羈朝暮。頗羨沙鷗野鶴閒。信是三生石上緣。去來今裏恨纏綿。芭蕉愁重舒還卷。老藕絲長斷復連。韋曲池台春似海。蕭齋風雨夜如年。花開花謝尋常事。籓溷沾污絕可憐。客窗孤影坐涼宵。鈴索無風自動搖。畫檻秋多紅豆冷。博山香燼綠烟銷。每從無事尋煩惱。賴有行吟慰寂寥。鎮日爲誰苦惆悵。幾分瘦減沈郎腰。石榴消息幻如泡。怕見三星掛柳梢。叫月棲烏寒繞樹。驚秋孤燕病辭巢。漸防愁思催人老。聊借詼諧解客嘲。我不卿卿誰復爾。莫將心力等閒拋。洛水神珠解漢皋。空江悵望意徒勞。蕊宮環珮風聲寂。桂府樓台月影高。莊叟寓言賦秋水。靈均幽怨託離騷。半生總被情魔誤。不信元龍意氣豪。紫陌春歸唱踏莎。落紅啼鴂奈愁何。橋邊新柳迎人慣。江上春帆送客多。對鏡有時愁獨影。通辭何處託微波。攤門無復相關意。惆悵當年子夜歌。傷心第一是無家。鍊石空勞補女媧。好借梅花成眷屬。莫隨桃

李誤芳華。鶯兒喚夢春難醒。燕子尋巢日易斜。去歲潯陽江上過。月明蘆荻泣
琵琶。頻年兵火感滄桑。潦倒詩場與酒場。太瘦餘生雙鬢槁。無多私語一燈涼。
寒林葉落驚秋早。孤枕更殘怨夜長。不解近來緣底事。朝朝吟斷九迴腸。暮城
畫角太淒清。靜掩虛堂萬感并。魂夢忽驚雙影隻。去留不信一身輕。並無歧路
堪傷別。明是年華却怨生。雨雨風風天不管。傷心太半是秋聲。玉搔頭上蟬蜻
蜓。衫影燈光蕩畫屏。珠箔今宵閒好月。銀河幾日渡雙星。鴛鴦好夢愁驚鴨。蝶
羸勞身瘁負螟。風露滿天人悄立。隔窗怨語不堪聽。寂寥心事冷如冰。祇有情
根斷未能。兒女多情原是佛。英雄末路半爲僧。中年到處多哀樂。世故從今少
愛憎。一卷楞嚴經讀罷。清齋勤禮梵王燈。紉佩湘臯待蹇修。肯拋傾國覓封侯。
鵲愁秋漢勞無補。蠶吞春絲死不休。酒入愁腸都化淚。寒催病骨易驚秋。問卿
知否蓮心苦。莫向西風怨並頭。溫柔鄉裡畫桊吟。低首妝台有鑄金。春雨白魚
書底事。秋風紅豆曲中心。鸚哥晝舞防私語。蟢子朝飛盼好音。檢點征衫驚歲
月。酒痕爭與淚痕深。舉杯邀月影成三。半是詩狂半酒憨。我是蓼心偏耐苦。君

同蔗味必回甘。因緣早信前生定。空色都從舍利參。寄語春光須護惜。楊花容易滿江南。連篇別恨賦江淹。禁得新愁逐日添。鹿夢覆蕉終屬幻。蜂房釀蜜爲誰甜。枕邊蛺蝶驚風雨。山上蘼蕪感素縑。萬種牢騷人不識。鄉愁客思一時兼。海邊精衛石頻銜。此恨綿綿口獨緘。修竹偎寒憐翠袖。飛花和淚點青衫。新詩拉雜愁千疊。舊事分明月一函。情海蒼茫風浪險。早尋崖岸好收帆。

鹹水妹

上海蛋戶之爲海娼者。人呼之爲鹹水妹。石龕詩卷中之別有因[illegible]鹹水妹。絕無滋味淡巴菰句。卽上海作也。吾恐今之見金夫不有躬而別締因緣者。尙不僅若輩已也。可歎。

半截美人

可笑畫工無見識。動人情處不曾描。某題半截美人句也。描直少含蓄。不如李某之丹青。不是無完筆。寫到纖腰已斷魂。如初寫黃庭。到恰好處。正可與前詩作一轉語。

似槎女史詩

國朝閨秀能詩者多。正始二集。所選不下數千家。後正雅集續刻又數百家。而及身親見者則甚屬寥寥。茲得芸薌閣詩草。讀其序乃知爲海觀察某女公子也。年未及笄。著作盈寸。多有可觀。余最愛其風定殘荷尚有聲七字。謂得靜中趣。

香塜詩

香塜前樹短碣。詩云飄零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夭桃又穠李。不堪重讀瘞花銘。其銘曰。浩浩愁。茫茫劫。短詞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竭。一縷烟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都人士題詠甚多。樊文卿大令詩云。長埋玉骨恨難消。惆悵城南路一條。蘆荻蕭蕭聲作雨。吳娘樓上憶殘宵。又草沒荒邱劇可傷。白楊零落不成行。年年多少游春客。偏向孤亭吊女郎。門前車馬往來稀。回首平康舊夢非。不見臨風雙蝶化。殘紅滿地落花飛。彩雲散去渺無痕。小字流傳短碣捫。我輩鍾情還自笑。擬持杯酒酹芳

魂數詩工於取神且妙在不說破

小昉寄遠曲

延小昉秀滿洲人布衣丙寅秋晤於寶竹坡太史齋中談詩移晷而別嗣竹坡以小昉詩見示余最愛其寄遠曲末句云儂心不怨儂不歸只恐日久郎心非雖因舊而益妍

臂花

宣大在北口外土人生子每針腕臂作字或花形涅以藍靛蓋恐有離異可爲誌也其意甚古

看月詞

詩人彭星丞嘗述趙昒君爲夢白先生之兄古樂府有看月極佳云郎住溪南屋妾居溪北樓隔溪同看月月在樓上頭郎見月不見妾妾見郎不見月吁嗟看月同一時妾獨見郎郎不知從今不恨郎情薄郎情自薄妾自癡不然天上無私光何爲有月專照郎盈盈一水不得語相思大抵皆如此此章新聲古意

全得張王神理無怪彭子之津津樂道贊不去口也

對鏡詞

梁詩拔有對鏡詞云所恨太分明不諱妾顏色語頗含蓄余因之有悟云中庭有華月皎皎含清輝明能燭萬物不言人是非即反用其意

唫妓詩

曹華卿秀林明湖瓶花詩社唫妓也有代某寄人二絕極佳云鈿雀銀蟬玉蕊冠妝成不出怕人看如何最是堪憐處獨立空廊小襪寒又酒闌歌散太無聊算定花時訪翠翹再說相逢說相憶自從去歲到今朝末語尤非思索可到是深於情者

課婢圖

一日在廊房頭巷見畫室懸一課婢圖筆墨不甚高超旁題一絕頗瀟灑可愛其詩云日日抄書懶出門小窗弄筆到黃昏丫頭婢子忙勻粉不管先生硯水渾按書畫皆俗工不記何人詩也

段甲嶺題壁

段甲嶺店壁有詩二律。署欵漫滅。人傳誦之。詩云。玉環誰識再來人。客裡年華夢裏身。故劍翻勞今日問。嫁衣爭似舊時新。傳將佳語皆成讖。種就浮生未了因。空谷楊花飄上下。任地落溷與沾茵。又輾轉春宵夢不成。舊時女伴總關情。眉痕曲似初三月。心事懸來第四更。空自效顰爲畫餅。憑誰洗手試調羹。癡懷莫笑東鄰婦。徹夜金錢問卜聲。

紅玉墓

紅。玉。浙人。失其姓。桂撫陳文簡公詩婢也。工詩善畫。喜棲霞山。年十七卒。葬於山麓。文簡爲建青蘿閣。種桃萬株。春游士女。到者無不以酒奠之。書傭李少谷有句云。萬樹桃花繞墓門。青蘿閣廢舊花村。賣餳天氣香成海。一片盈盈倩女魂。墓側產香茗。人呼爲紅玉茶云。

全史宮詞

全史宮詞。爲樂亭史香崖夢蘭著。共詩千餘首。上自軒轅。下至勝國。凡有繫於

宮壼者。悉採輯之。洵爲宮詞之大備。詩亦清新典雅。可步仲初花蕊後塵。此集刋於丙辰年。故偏遠處尙未周至。鄰侯架上。此種亦不可無。

## 雁門雪

淮陽賀生曉霞者。故大同令某公子也。年少美丰姿。妙詞翰。幼聘同里謝氏女。中表姻親也。中間兵燹流離。兩失音耗。賀以父虧帑無償。羈留雲中者近十稔矣。性疏脫。不視家生產。貧益甚。因依雁門山僧爲居停。一日快雪初霽。有輿從多乘至。闗秣馬絆輪。喧闐於外。賀詢之。知爲陝右李鎭軍也。俄一武士引官眷入寺禪寮茶叙。侍婢數輩。中有一喚雪鴻者。年可十五六。尤端雅娟秀。少頃奉主命詣殿然香。賀心醉之。於其足蹟過處。以葦畫地。吟哦不已。鎭軍見而異之。逼視則書斷句云。纖纖滿地弓鞋印。好似飛鴻踏雪泥。鎭軍雖武夫。雅好文字。深憐其才。立談半响。議論風生。益奇之。因呼婢出拜。舉以爲贈。曰。此十四字媒也。遂命戒後車。約赴幕府。賀遜謝不可。强之乃同行。定情夕。各叙里居家世。始悉女卽所聘謝氏子也。悲喜交集。不覺慟哭失聲。鎭軍聞之大喜。另爲諏吉合

丞。同僚各製詞爲賀。近聞賀已薦升太守矣。鎭軍老無子。賀夫婦事之甚謹。友人唐菊階。與賀姻婭也。詳其事爲譜雁門雪傳奇以張之。余嘗謂牛渚月馬當風。皆爲武夫生色。併此可爲三矣。

木蘭從征圖

徐癡青來書。箋幅甚闊。玩之爲從征圖。有詩云。十年征戍斷河流。脫甲歸來拜殿頭。笑煞人間兒女子。祇教夫壻覓封侯。不署作者姓氏。後示槐生云爲近人邵廷烈詩。

老少年詩

年華逝水悵如斯。老大焉能勝少時。縱使紅顏眞箇好。旁人也說是臙脂。此滄州劉秋舫詠老少年詩也。秋舫以選拔入都。鬱鬱久居。艱於一第。故詩若寄慨然。

可憐詞

綠兒者。梨園伶人也。色藝俱絕。華陰袁聽濤爲作可憐詞四律。人多和之。詩云。

傾城花底喚秦宮。水上鴛鴦雪上鴻。楊柳偶隨燕市綠。櫻桃不數鄭家紅。顰如越女愁俱好。曲顧周郎誤亦工。儂說可憐憐未得。如卿眞個可憐虫。又茜紗裙束沈郎腰。不是柔腸骨亦銷。弱貌漫矜張窈窕。戎粧也學霍嫖姚。歌翻楊柳聲聲慢。香印蓮花步步嬌。一曲回波人似海。靑燈紅燭可憐宵。又牙根微轉幾聲鶯。低唱無聲勝有聲。一縷情隨眉語度。四條絃和指音淸。香分金鈿增長恨。花墮珠樓認小名。吟遍洛神都不稱。只應喚作可憐生。又紫雲魂斷豔陽晨。解識司勳顧每頻。似此情深眞欲醉。縱非見慣也相親。二分春好花爭笑。百囀聲柔鳥共嚬。忙殺旗亭眉樣柳。含煙齊效可憐顰。

補錄平頭對

錢塘何必尋蘇小。寶樹居然依謝家。金谷名流饒粉黛。香山詩興到琵琶。河誰。擅若蘭詩湘蘭畫。愼毋忘香君扇文君琴。秋江月浸冰壺影。蘅院風敲玉珮聲。蓮花比君子。清風來故人。輕燕受風。衆仙同日。喜喜。歡歡。天天。地地。雲雲。雨雨。春暮朝朝眉痕淺淺春三月。仙骨珊珊第一花。花香能醉蝶。鶴夢不離雲。

冥配

山右土俗。凡男女納采後。若有夭殤。則行冥配之禮。女死歸於壻塋。男死女改字者。另尋殤女結爲婚姻。陬吉合葬。冥衣楮飾。備極經營。若婚嫁後家君宰曲沃時。曾有邑紳三姓。因爭冥配興訟者。習俗錮人。不可解也。

女貞子

詩人姚伯颺者。貴陽庠生也。咸豐中卒於滇。詩多散佚。友人邵君松笙常述其女貞子一章云。女貞子。子離離。妾夫親手折。贈妾初嫁時。妾心之死死靡他。妾夫一去不還家。女貞離離在妾手。妾夫還家妾骨朽。詩爲某節婦作也。短音促節。餘韻邈然。與王仲初望夫石一篇。可相頡頏。

芙娉女史詩

搭連店旅壁有芙娉女史題詩云。四千里路還家日。廿一年華絕命時。入戶羞稱新媳婦。懸梁誰惜女孩兒。身如秋燕都成客。死到春蠶尚有絲。來往詞人應墮淚。讀儂題壁幾行詩。嗣其兄過此。又題數語於壁云。芙娉妹子亡後。搜其遺

篋。其領聯已易爲金玦。已成千古恨。玉環重訂再生期矣。

馬嵬詩

林文忠公則徐有馬嵬十詠。余未之覩。惟費盡金錢買禍胎。嬰龍誰遣入宮來。九原聽罷漁陽鼓。可有胡兒哭母哀。一首爲人傳誦。急錄之。

徐宗海輓妓長聯

李篁仙農部壽蓉。述其友人徐宗海茂才輓蕣林妓長聯云。試問十九年磨折。郤苦誰來。如蠟自煎。如蠶自縛。沒奈何羅網橫加。曾語郎云。子固憐薄命者。何惜一援手耶。嗚呼可以悲矣。憶昔芙蓉露下。楊柳風前。舌妙吳歌。腰輕楚舞。每看酡顏之醉。頻勞玉腕之攜。天台無此游。廣寒無此遇。會眞無此緣。縱教善病工愁。拚他憔悴。尙恁地談心遙夜。數盡雞籌。況平時裊裊婷婷。齊齊楚楚。對云豈圖兩三月歡娛。便拋儂去。望魚長杳。望雁長空。料不定琵琶別抱。私爲渠計。卿豈昧夙根哉。而肯再失身也。噫嘻殆其死矣。迄今荳蔻香銷。蘼蕪路斷。門猶崔認。樓已秦封。難招紅粉之魂。枉墮靑衫之淚。女媧弗能補。精衛弗能塡。少君

弗能禱尙冀降神示夢與我周旋更大家稽首慈雲乞還鴛帖合有箇夫夫婦婦世世生生此聯膾炙人口或以爲蕭史樓作楚南某改其詞嘲某童云試問數十天磨折却苦誰來如蠟自煎如蠶自縛沒奈何學使按臨曾語人云我固非枵腹者不作第二人想也嗚呼可以雄矣憶昔至公堂上明遠樓前飯夾蒲包袋攜茶蛋每遇題牌之下常勞刻板之謄昌黎無此文義之無此字太白無此詩縱教運蹇時乖拚他滾跌猶妄想完塲酒飯得列前茅況自家點點圈圈删删改改豈圖兩三次籤翻竟拋儂去望魚常杳望肉常空料不定科房寫落爰爲官計彼自有衡文者豈將後幾排刷耶噫嘻殆其截歟迄今照壁綠慳轅門路斷羞貽婢僕賀鮮親朋愁聞更鼓之聲怕聽報鑼之響廩生勿能保禮房勿能求鎗手勿能殺或者祖功宗德尙有留貽且錄將長案姓名進觀後效合有箇袍袍帽帽頂頂靴靴此聯詼諧入妙然鄰於刻矣

至性詩

榮古香丈有病亟口號一絕云病亟呼親本至情夢魂顚倒語分明此身安得

常如病時向膝前呼幾聲此與哭一聲叫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娘不應同一至性至情所流露也

## 秋海棠詩

秋海棠爲淚所化詠是題者多拈此字陳陳相因殊令人厭銅陵章完白穗芬有詩云紅粉粧成對夕曛半偎籬落半牆根娟娟笑靨西風裡不見當年舊淚痕翻得新而不腐

## 楊烈女

貴州鎮遠縣秀冲村有女楊氏幼失怙恃依兄嫂居年甫十四適苗匪滋擾其姊嫁鄰村恐妹受汚强暴往迎之至途次遇差役數輩藉口盤結留難久之就中一年少者握其腕出言調笑女不自堪乘間墜橋下死次日長官詣驗見受握處筋骨俱靑皮肉脫如刀削適符其跡當事者異之旋拘一差囚杖之後戎馬倉皇亦寢其事謝遂生少宰目擊爲余詳言囑紀其事枕上成句云肯教白璧玷微疵粉骨齏身也不辭橋下一弓淸淨地伊誰爲建女貞祠是夜夢有女

冠一人。向余肅拜。問其名不答而去。嗚呼。女果有靈耶。當兆夢於當事。或爲建祠。顧安得有心人易橋名爲女貞以慰幽魂云。

## 女兒亭

秀水朱梧巢麟應。爲竹垞先生侄孫。著有續鴛鴦湖歌百首。拾遺補闕。可稱嗣音。其一云。斷橋曲水古桐涇。一棹猶夷破綠萍。不及皂林塘上路。抽帆直過女陽亭。按女陽亭一名女兒亭。嗣見山陰吳覺先尊尹題竹垞櫂歌一絕云。曝書亭子題詩句。不減徐熙寫畫屏。賸水殘山都入拍。如何脫却女兒亭。使正續櫂歌合刋。當無此遺議矣。

## 梧州竹枝

馬少蓮茂才。粵西人。性風雅。工詩。暇時喜作狹邪游。每遇妓女。褒之則聲價忽增。貶之則杯盤失措。大有崔涯狂士風。當作梧州竹枝數十首。極嬉笑怒罵之致。中有一首云。六寸圓膚軟似綿。拋將羅襪坐床前。高翹脚指多靈動。夾住煤頭。好吃烟。讀之不禁失笑。後聞箇中人習以爲常。非此款客不爲親眞。惡作劇

矣。

閨閣詩

女兒出嫁新婦歸甯。雖屬韵事。而絕少佳詩。惟隨園有句云。要看崔盧好奩贈。十三經壓女兒箱。又某閨媛句云。匆匆小住又歸家。行李無多一擔賒。添得描金紅盒子。半盛詩草半盛花。閱此覺羅帳香車。黯然無色矣。

馮彩珍

馮氏彩珍者。浙人。父游粵館書記。歿後貧不能歸。氏幼精女紅。善繪事。家數口。賴以存活。尤妙解音律。性躭吟咏。風流倜儻。有名士風。後所適非人。綠衣興怨。鬱鬱以終。其詩不多見。偶於吳月農處得其自傷一律云。疎雨逼窗涼秋燈夜漏長。狂歌聊當哭。多病厭熏香。短髮羞臨鏡。羞顏嬾下堂。非關郎薄倖。妾自減紅妝。末二句含蓄無盡。使人得言外意。

綠珠井

綠珠井。在粵西博白縣城外。人至其地。多留題焉。居瑞徵女史。有五律一章云。

荆棘銅駝泣。名園野鶴愁。江山餘一井。兒女亦千秋。夢已分香斷。踪猶濯錦留。芳名誰與共。盼盼有高樓。筆力挺健。自是女郎之秀。

花神記

粤西藩署園中花神記。某方伯作也。王綬庵少尉。向余言之。記云。余闢園於署之東。鑿池於亭之側。土工得骨一具以告。埋香無主。葬玉有方。命別爲掩之。不知何代。亦不知何人也。已而有登紫姑壇來致謝者。曰妾姓阮氏。字鳳凰。本女校書也。生長安中。流寓粤右。値滇藩吳三桂之變。睢陽人少。人肉無多。魏博兵危。鬼雄有幾。妾與民間寒士。王玉峰定情有約。王既血刃。妾亦投繯。時則康熙初年也。趙氏一塊肉。昔屬民家。滕王三尺墳。今託官宇。余聞而悲之。因爲傳之曰。昔小玉之於君虞。雙文之於微之。女之致情於男。古誠有之。茲殆過矣。嗚呼。太白高歌。猶憐飛燕。小青飲泣。傷感孤鸞。惟其能以情死。故能以魄生。拾碎玉於池中。築錢塘蘇小之墓。倣乞文於地下。作同州清娛之銘。凰生於順治初年。歿於康熙初年。生年十九。歿將二百秋矣。生也不辰。烟花寥落。死而不朽。殘骨

繽紛。余不敢冒掩骼之仁。亦不能不作葬花之誌。故書其事。且肖其像。使於園中爲司花使云。又詩曰。名園珍重出牆枝。小傳曾刊倚壁碑。葬玉埋香多韵事。有人親志郭公姬。亦韵事也

## 校書答客

陽少南孝廉。初游某縣幕。與女校書某識。時女方雛年。越數載。重至陽。已于思。女亦頎而長矣。一日與舊侶秦壽芝同訪之。秦訝其長曰。三年不見。何長之速也。陽戲調之曰。女兒家日近男子。故易長耳。女輾然前捋其鬚曰。虬髯公殆亦日近女兒而易老耶。三人相視而笑。語雖詼諧。實足發人深省。

## 宮詞

宮詞之體。宜美不宜刺。言之可無罪也。然專寫宮闈嬉戲。服御奢華。亦殊失言詩之旨。王仲初花蕊夫人二詩。爲此體之祖。其後作者代有其人。惟非當時臣妾。則易着筆矣。仲初百首中。余尤愛其新秋白兎大於拳。紅耳霜毛趁草眠。天子不教人射殺。玉鞭遮到馬蹄前。其聖主仁民愛物之意。隱然言表。頌中寓諷

斯爲此體當行。

六如亭詩

東坡有妾曰朝雲。姓王氏。隨侍惠州。年三十二歿。葬於惠州小西湖竹橋之西。東坡自額曰六如亭。因姬生前愛誦六如偈也。過客題詩。不下什伯。佳者絕少。惟喻少白一絕云。花田寂寞草青青。麥飯誰來吊素馨。修得儂家好夫壻。至今人拜六如亭。洵不愧名作。

不肯紅　無心綠

紹興縑帛有一等似皂而淡者。謂之不肯紅。亦退紅之類。見老學庵筆記。厲太鴻南宋紀事詩云。舞兒二八腰身小。染就春衫不肯紅。即此也。俗稱淡青色爲無心綠。以之作對。洵稱佳偶。

張秀士

鬼神之事不可遽信。其無尋常果報。見於書中者多矣。湖南某科秋試。一瀏陽士子入闈後。夜半忽於卷首大書八絕句。題畢自經死。其詩敘事甚顯。惜僅記

其七詩云。驀地姻緣已結成。嗚呼一別十三春。而今場屋重相會。郎面依稀認得眞。君携奴手入羅幃。奴道親言不可違。郎說還家遣媒妁。隨行六禮聘奴歸。誰料君心異妾心。妾心無日不思君。君歸一載方三月。遺妾何殊陌路人。樓台鼓樂鬧喧嘩。問婢誰家嫁小娃。婢道前年張秀士。而今娶得郭三家。傷心腸斷如刀割。一段閒愁睡不成。今夜月明人靜後。青綾一幅了殘生。今歲神巡赫更威。五更纔許入秋闈。來時尋遍東西廡。誓與郎君結伴歸。一片癡心死未灰。憐儂有約子無媒。滔天罪惡由君作。孽鏡台前訊一回。觀此則輕薄子可思自反矣。

詩女子墓

貴州省城東門外。棲霞山下。有詩女子墓。不詳其名。碑陰刻集唐七絕二首云。閒同姊妹到山家。雲澹風微日已斜。袖裏天香三百斛。隨風散作白蓮花。遙指紅樓是妾家。烏衣巷口夕陽斜。自恨身輕不如燕。銜取香泥葬落花。

玉如女史

布衣陳梅臣之母王玉如女史。山陰人。通經史。工詩畫。于歸後。中年從夫游慕榕城。適寇至。避地江鄉。望外不至。曾口占絕句云。瀟瀟風雨過橫塘。添得書扉一味涼。衆鳥投林棲已定。如何飛燕未歸堂。離懷愁思。情見乎詞。有詩三冊。惜兵燹之後。都爲灰燼矣。

芷香女史詩

桃花馬上劈吟箋。回首家山路幾千。消受軟紅塵十丈。易陽門外月如烟。又朔風吹到滿城雞。鈴柝聲中月向低。記得去年今夜夢。梅花香裡在遼西。此錢芷香女史題壁詩也。于易陽旅店見之。

老妓行

朱子艮太守。山陰人。名爾輔。喜吟咏。著有履冰臥雪詩三冊。曾以見示。佳句甚多。余尤愛其老妓行一篇云。春風層層吹簾幕。流鶯無情燕子惡。青樓老大感歲華。含羞無語淚珠落。憶昔少年歌舞場。裙繡芙蓉簪芍藥。旗亭擅名爭纏頭。白玉爲梁金爲屋。秋風春月絲竹聲。朝朝暮暮金尊樂。潯陽江頭度等閒。燕子

樓中守舊約。楊花零落桃花飛。萍自無根蓬自弱。舊時巧樣妝。而今名盛傳長安。舊宅琵琶譜。而今絃索家家撫。君不見舊時教坊諸姊妹。十年前已隨埶貴。字擬句摹極似長慶集中得意之作。可謂唐臨晉帖。幾於亂眞

夜來香

花中之夜來香。直北頗貴。在都時曾以當十錢百文買花數朵。及至粵西。人多取以入饌。雖煮鶴焚桐。大殺風景。然風味亦頗清美。余謂於餐菊之外。又添一故事。一日與秦壽芝諸君子。酒樓小飲。適有此品。壽芝言此三字對難其偶。余戲拈盞中春不老示之。一時同人頗以爲工。蓋因其本地風光耳。

桃花扇題辭

榮吉甫茂才題桃花扇三絕云。高嶺寒梅鎖寂寥。白門疎柳賸蕭條。行人到此休回首。一瞥繁華抵六朝。桃花零亂不成春。賴有冰紈代寫眞。血染幾枝紅灼灼。勝他楚國不言人。激成黨禍國隨淪。如此清流亦未純。看到末流能赴義。讀書人愧說書人。此老滿腔幽憤。慨乎言之。

雁字長短句

方玉坤女史順天人。聰慧工詩。長字丁筱舸部郎。丁南旋。久無耗。女士有若蘭之戚。偶賦雁字長短句見意。余於所親處讀焉。其辭曰。丁甯囑付南飛雁。到衡陽。與儂代筆。行些方便。不倩你報平安。不倩你訴飢寒。寥寥數筆。莫辭難。祗寫箇一人兩字。碧雲端。高叫客心酸。高叫客心酸。萬一阿郎出見。要齊齊整整仔細。讓他看。游戲爲之。初無深意。後聞女史錄辭寄丁。丁即日北上。此與竹影詞人同一用意

孟秋蝶

余中表兄津門孟小帆茂才。繼坤應院試。詠秋蝶。有多情何忍別黃花之句。宗師擊節賞之。人多呼爲孟秋蝶。

詩尼

蜀中袁稻坡別駕云。在上海時遇一詩尼。法名慧空。年四十許。清修梵行。恒擊小銅鉢。乞施於市。其緣簿二面。一乞檀越施鏹。一乞檀越捨詩。就中多有佳作。

題詩者尼亦和焉暫亦賣詩每首索錢百文一日雪後某閨媛喚其咏冬閨怨限八齊韻尼口號云昨夜雪初落寒梅花滿蹊甫吟二句某又指押尼字韻因續云鄰家何所喜破曉叫芻尼蓋釋家呼喜鵲爲芻尼也聞尼爲某宦家婦患難相失以此物色其家人云

### 閨房燈

張廷禧浙人詠閨房燈有十分喜事花先報一點芳心草未灰之句人嘆其工雅稱題

### 倒坐觀音

人游禪寺聞木魚鐵馬聲心跡雙清有觸斯悟故琳宮文字以能啟發人心爲至空談說偈無益也京都永定門外有倒坐觀音庵其聯云問大士緣何倒坐恨世人不肯回頭淺淺語何異當頭棒喝也

### 漢口叢談

烏程范白舫鍇著漢口叢談一書雜紀鄂江瑣事詩多有可觀內載仁和陸筱

飲飛昔館於漢上胡氏居近狹邪。嘗有漢臯夜市詩云。江頭夜市散初更。醉帽欹斜白袷輕。茉莉芝蘭香滿路。一街燈火賣花聲。夢醒猶聞隔院歌。香銷酒冷奈愁何。高歌夜半涼如水。嚦煞簷前紡綫婆。後一首與謝疊山先生蠶婦吟同一用意。

茗香女士

臨川李茗香女士。韋廬先生女曾孫。工詩善繪。長字大興邵筠生二尹。詩脫稿多不示人。余偶於其弟一鶴少尉處見之。半焚餘不全之稿。有對鏡一絕云。清曉臨粧次。相將畫黛眉。看來如欲語。笑問汝爲誰。寫得癡憨情狀。跳躍帋上。邇來詩律尤細。斷句如竹聲敲月碎。桐影礙雲流。飛蟲兼落葉。宿鳥擇高枝。諸句。均除淨脂粉氣習。洵爲女郎詩之健者。

瓶鞍

京都娶婦家新婦入門。則以五穀寶瓶授之。使其抱以出轎。又備小鞍以紅氈覆之。令新人跨過。意取步步平安之兆。蘇氏演義。謂國初婚姻。坐於馬鞍之側。

此塞外乘鞍馬之義也。酉陽雜俎。今娶婦家新人入門跨馬鞍。鄭餘慶書儀亦有跨鞍之說。是五代前已然矣。惟抱瓶則未見於他書。

綺羅脂粉

姚壽門明經。詩多酸餡氣。在山右時蔡楚香舍人編玉台新話。姚袖詩來謁。蔡閱數首。卽奬許歸之。姚殊不樂。一日語蔡友人曰。舍人選詩須潤筆金。乎某曰。不須金。但以綺羅脂粉斯可矣。逾日姚竟如其言。購四事餽之。時以爲笑柄焉。

七夕寄內詩

鎭安歸順州爲粵西極邊之境。黎崧山孝廉申產。邑中名宿也。與家君爲丙午同年。癸酉秋見先生於桂林官廨。以白雲親舍圖見示。中多名人題詠。又碧珊瑚村館詩若干册待梓。集中佳作林立。余尤愛其客中七夕一絕云。雙星今夕渡銀河。儂尙飄零可奈何。寄語閨人休乞巧。巧妻天上別離多。

明妃曲

梅梅莊先生明妃曲。有自從紙上求傾國。不媚君王媚畫師之句。慨乎其言。彼

蓋自有所以傷心之故。與無金贈延壽。妾自誤平生。同一用意。然非使人媚畫師也。

龍舟竹枝

黔西何名三振。新有龍舟竹枝詞云。一回打槳一聲歌。歌意何曾吊汨羅。似說沿隄多野草。鴛鴦眠向此中多。旖旎風情。頗爲時所傳誦。蕉花軒主亦懸以示人。

子鸞女史

浦子鸞女史。金陵人。隨其尊甫淑和大令。宦游粵西。工書善詩。大令無子。愛之如掌上珍。歷任衝要。凡一切家政。悉委之。皆井井有條。可異者。於牙籌叢脞中。仍吟咏不輟。年甫及笄。著作已盈寸矣。女史與詩史周愼之德配申夫人有金蘭契。故得其詳。其返金陵。以詩留別申某云。數載金蘭意气投。一朝各別話離愁。暮雲春樹相思際。惆悵關山獨倚樓。別緒環生月欲斜。燈前分袂淚交加。還期異日相逢處。携手同看姊妹花。情到癡時語亦癡。淚淸和墨寫新詩。歸舟時

至金陵地隴上梅花寄一枝數詩矮箋莊書筆致秀潤詩稿不多示人云此實非傑作也

結緣豆

京都浴佛日內城廟宇及滿洲宅第多煮雜色豆微滬鹽豉以巨籮列於戶外往來人撮食之名結緣豆

銀釧獄

石琴詩鈔爲宜賓李香雪映棻都轉所著都轉以名進士服官楚北當戎馬倉皇之際枕戈磨盾恒吟咏不衰集中新樂府諸篇激越蒼涼尤有裨於風化其銀釧獄一篇序爲棗陽富室吳姓女年十七歿字史氏史子長無賴爲其家所擯逐女父母憐之贈以衣裹女暗脫腕上雙銀釧納裹中其父母不知其壻更不知也以衣質典庫庫人疑之鳴於官官以爲眞盜也不致詳詰斃於杖下越日女聞之大哭投繯死事在咸豐二年今棗陽官數易而烈女旌典無聞棗人每道之有泣下者都轉哀其志爲賦銀釧獄一篇紀其實詩云郎無行妾薄命

父母誡郎郎不應妾身未嫁淚流盡堂前父母贈郎衣暗脫銀釧爲衣媵妾心苦郎心癡釧藏衣中郎不知以衣質庫庫疑之官惡盜賊不容置辭血肉狠藉千杖施不愁打折鴛鴦枝郎尸僵妾眉鎖父母慰兒兒計果我不殺伯仁伯仁死由我斷送梁間花一朵生不同衾死同穴可吁嗟乎女之生心何深牛衣風冷愁囊砧女之死氣何烈鏡台慘淡鵑啼血化石磨笄風並古箜篌徒唱奈何語地下逢郎却羞郎哭說銀釧儂誤汝當時縣官伊何人噫嘻爾亦有兒女棄陽三年天不雨。嗚呼此人此詩。雖欲勿傳。安得而不傳也。錄之以俟采風者。

### 薄荷油

古者妓女送行。含辛爲泣。事常有之。不然。終日送行。那有此副急淚也。兩粵間多以薄荷油藏帕內。搵目立致潸然。故張修齋刖駕梧州竹枝有云。一株樹下繫行舟。對燭相看雙淚流。儂把鮫綃拭郎面。要知不是薄荷油。卽此也。

### 昭君詩

昔人謂絕唱之後。不應再作。此固然矣。然各有心得。亦不必盡如是也。貴筑楊

秀峯封翁集中有詠昭君云。不把黃金買畫工。進身羞與自媒同。始知絕代佳人意。郎有千秋國士風。環珮幾曾歸夜月。琵琶惟許託賓鴻。天心特爲留青塚。春草年年似漢宮。清詞麗句。安見今人即多遜古人也。

## 癡語

明知無益。未免有情。詩人多癡。往往如是。余友宗子美筆政有怨情云。昨宵夢郎回。繫馬門前樹。也識夢非眞。聊尋繫馬處。不癡之癡。甚於癡矣。

## 陳杏姑

陳心香廣文鑑。粵西名宿也。女杏姑。性孝友。喜吟咏。廣文嘗述其斷句。有竹喧風過處。燈暗月明時。日色初沉岫。江光欲上船。沙盤孤嶼白。霞染半江紅。數聯均韶秀絕倫。無拈脂弄粉之習。廣文衰年僅一子。名魯青。郎女之兄。女史因其病亟。愍媼僕言。自縊乞代兄死。幸救甦。復閱數載。卒以父衰無嗣。憂慮而終。至今廣文言之。猶淚淫淫下也。

## 輓愛姬春燕

近某達官有愛姬春燕于立夏前一日卒自書輓聯云未免有情此日竟同春去了似曾相識何時重見燕歸來情詞兼至嵌字又不着迹人以爲工

玉環

在都門日燈夕猜隱語有一條云圓轉其形溫潤其質一人一花一物一地采贈玉連環二枚數夕未有人揭偶讀鄉嬛記蓮花一名玉環出三餘帖余次夕即以二字揭之蓋一楊妃名一睿宗琵琶名一四川地名一花別名也贈采已明言之矣一時皆未悟耳

重諸花燭

楊子樓白元爲麗生太守封翁喜吟咏曾見其自作重諸花燭詩數絕其一最趣云老女忙來掃洞房諸兒捧鏡婦催妝牙牙學語雛孫笑爭索同心栢子嘗可謂極伉儷天倫之樂矣

碧仙女史

碧仙女史蒲卜臣觀察蔭枚之姑母性聰穎自幼好讀書手不釋卷尤愛吟哦

著有鏡花樓詩稿。咸豐間兵燹頻年。詩稿亦多散失。觀察嘗誦其咏走馬燈尾句云若教滅却心頭火定息干戈見太平讀兄遺稿云强記未能抛未忍三更疏下手抄忙思歸甯一絕云使回攜到故園葩恰値閨人正憶家同是離根來此地花應憐我我憐花思意清新是純以性靈爲主。

肉名姬妾

開天遺事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風。謂之肉障。又楊國忠冬月設妓圍以取暖。號曰肉屏風。又名肉陣。醒心集杭州別駕杜勵亦有肉屏風。天寶遺事唐申王冬月苦寒。令宮女密圍而坐曰妓圍。又唐岐王每冬月。于美婢懷中暖手。謂之肉手爐。又楊國忠每食。使衆妾分執肴饌名肉台盤。耳新嚴世蕃以美女受吐。方咳嗽。美女以口受。謂之肉吐壺。又王天華媚世蕃織成地衣。令美女三十二人。紅素各半。聞擲點應移某位則趨位待。謂之肉雙陸。則愈出愈奇矣。

趙景淑女史

合肥女史趙景淑。字筠湄。少有夙慧。喜讀書。嘗集古今名媛四百餘人。各爲小傳。題曰壺史。乃著香匳雜考一卷。徵引詳博。至于韻語。特餘事耳。其論本朝詩。則取王阮亭李丹壑一派。沒時纔廿四。尚未字人。惜哉。

公子行

京洛少年。豪華相競。或樗蒲一擲。避債高台。或狎昵雛伶。廣求美宅。多營多辱。比比皆然矣。沈起鳳公子行云。入門甲第五侯如。一擲樗蒲百萬餘。門客莫教紓薛債。雷家尚有內尚書。雛伶會奏鬱輪袍。喚去尊前伴酒曹。何處通家舊遺第。將來買與鄭櫻桃。二詩切中時弊。乃有爲言之也。

麪娃娃

余在宣府時。每中元節。見土人小兒女各自外家携歸蒸食肖人形。大者一二尺不等。呼爲麪娃娃。或云取宜男兆。或云用以饗神。亦諸葛蠻頭之意。究未知人作俑。何所取意也。

嬉婦

粤西納婦每邀同輩鬧房。其間調笑。雅俗不同。友人王君某報登孝廉科。其德配爲臨川某氏女。頗嫻文字。合巹夕。陳象九秦壽芝吳月農諸人。邀余同往。各有謔詞。次及余。余戲拈瓶花一枝遞伴婆曰。新郎今歲登科。來年瓊林宴中。何可不簪花一枝耶。伴婆以花授之新娘。遂欣然爲郎揷于帽簷。同人又欲觀裙下。堅不允。正窘甚。余曰。他日翰林供奉。仿東坡歧公故事。撤金蓮炬。送歸翰苑。亦佳兆也。新郎狂喜。秉燭促移蓮步。露纖指焉。按今鬧房。卽抱朴子之所謂嬉婦也。究傷雅道。不足爲訓。

送轎

鄉俗嫁女。兄弟有送至壻家。既宴而後歸者。謂之送轎。按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父兄弟不出闕門。送女踰境。非禮也。

掃晴娘

今每苦雨。閨中兒女剪帋作婦人狀。手持竹帚。懸于簷際。以祈晴。俗云掃晴娘。王伯文有賀新郎詞詠之。按元初澤州李俊民詠掃晴娘詩云。卷袖搴裳手持

帶挂向陰堂便搖手。則此名亦不自今日始也。

詠明妃

里人張夢九少尉。官山西朔平威遠堡巡檢。鬱鬱下僚。非初志也。有出塞詠明妃詩起句云。美人之貌畫工手。祇借黃金定好醜。無金難買本來顏。琵琶終出雁門關。四語自爲寫照。其志遇亦可悲矣。

錢塘難婦

錢塘難婦朱袠氏。于已未夏過梧郡。以詩乞食。看斷句云。羞看鏡裡三分瘦。愧作人前半點癡。又千里關山三寸管。半江風雨一番愁。又已破繡鞋經雨滑。半垂羅帕障風微。余尤喜其對鏡云。舊歡如夢事如塵。飄泊天涯抱病身。誰是與儂同下淚。相憐祇有鏡中人。時年甫廿四。人極端莊。其同鄉諸人。擬爲作集腋之舉。數日後即去梧。不能詳其爲何如人也。

桃花醋

看花阻雨。最是惱人。某友扇頭有王芰舫看桃花爲陰雨所阻。調寄蝶戀花詞

一闋云天到花時難作主纔得春晴剛要春陰護商酌輕雲兼薄霧積來又怕成風雨雨雨風風愁不住流水無情斷却尋芳路自古妖嬈人易妬天公也吃桃花醋諧語令人解頤

## 女史題壁

泉郡客店有女史題壁詩三首云肩輿得得走天涯一路狂風撲面沙盼得夕陽投逆旅銀紅衫汗換輕紗晚粧試罷鏡匳昏眉畫初三月一痕行到中庭防客見斂鬟先自掩重門楊花薄命怨前生飄泊無端又化萍聽絕雞聲侵曉發高樓猶有夢甜人細味詩意似有風塵之感而含意未申尤令人耐味

## 邱女史

詠牛女嫦娥詩率言離別多衰颯之音翻案殊難制勝張幼亦大令七夕詩云修到神仙好夫壻也愁無奈別離何尋常語也其夫人邱女史和句云年年此夕會銀河相見偏愁離別多笑問人間乞甚巧團圓兒女待如何又詠嫦娥斷句云翻較女牛歡會密一年一十二團圓二意均爲他人所未道雖立意翻新

刼與無理取鬧者迥別。于此尤覘福澤焉。

美人名將

陳眉公書姚平仲小傳後云。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爲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爲白髮。虎頭健兒化作雞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醜境耳。後佟氏姬艷雪有句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語雖出於此。而簡括勝之。

奴婢

陸放翁之父少師公贈晁以道聯。有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句顧秋水詩。儉臨畫本奴藏筆。貪看斜陽婢倚樓。此奴此婢無獨有偶。洵是可兒。

挑花線

閨中小兒女以采縷迴結。雙手枝撑。一人用將食四指。變幻翻挑。奇巧百出。俗謂之挑花線。亦乞巧遺意。袁瘦芬女史有沁園春詞詠之。宋時婦女作劇有所

爲依經馬者。殆即此耶。

## 蘭閨十樂

劉小眉女史金陵人。髫年即富才情。桐絲柳絮。彈詠兼長。常集女史年相若者閨中結社。日課一詩。女史有蘭閨十樂。同人均有詩分詠之。其目云。曉鏡理粧。晴窗臨帖。晝長讀畫。晚霽澆花。巡簷覓句。隱几觀碁。月下撫琴。燈前問字。夜涼攤卷。午倦烹茶。

## 花品

桂林高秉侯秀才上聰。沈靜寡言。性耽吟咏。常擇名花爲二十四友。分品賦之。其目梅爲仙品。（見宣和畫譜）水仙爲名品。（見梁書齊武陵王傳）桃爲華品。（見宋書樂志）杏爲貴品。（見酒譜）梨爲素品。（見上官儀請致仕表）牡丹爲榮品。（見易林）虞美人爲生品。（見沈約均聖論）海棠爲佳品。（見劉克莊題跋）芍藥爲選品。（見梁書徐勉傳）常棣爲敎品。（見新序）鳳仙爲新品。（見宋書顏峻傳）夜合爲異品。（見江淹山中楚詞）茉

莉爲妙品。（見宋史文苑傳）蓮爲靜品。（見秦鎬榮藩邸觀蓮花詩）蘭爲高品。（見宋書羊元保傳）菊爲逸品。（見梁武帝本紀書）秋海棠爲情品。（見後漢書黨錮傳羣芳譜有女懷人不至淚灑階前化爲此花）桂爲靈品（見江淹菖蒲贊）棉花爲奇品。（見癸辛雜志）蘆花爲幽品。（見宋書明帝本紀）雞冠爲閒品。（見皮日休酒䤵詩）芙蓉爲尤品。（見宋尤蕃盤觀感瓊花詩）老少年爲畫品。（見唐書藝文志）山茶爲寒品。（見梁書武帝本紀）詩多佳搆錄存冶秋集中此與西溪叢話之三十客三柳軒雜識之二十客同一雅韻彼尙無詩以賦之耳。

題桃源圖

商城黃楓庭先生解組後。林下課孫。親執家務。常讀書有悟。題桃源圖示諸子云。五柳先生別有家。門前萬樹碧桃花。武陵漁父曾來往。指引旁人路便差。

碧雲鬫

都門女兒。初蓄額髮。鬅鬆下垂。不便作事。每以彩繩作結。勒于額端。名碧雲鬫

或即昔人角妓雙螺之遺製歟。

當窗織

吳少白孝廉長庚有當窗織一篇云。霜稜稜。風獵獵。寒燈焰縮紙窗裂。車聲軋軋指流血。不辭指痛摧心肝。但願織成輸縣官。織成一寸輸累匹。那得餘綿暖姑膝。

古別離

甘子飛秀才。常寄其細君繡窗偶存詩一册見示。其古別離云。不唱陽關曲。不折灞橋柳。贈君青銅鏡。此意君知否。願君得意歸來日。當年面目仍勿失。臨江送別。指江水。富貴相忘有如此。聞其伉儷琴瑟甚諧。此遠游時所贈。蓋恐其有臨邛之遇耳。用意甚篤。

祭小星

在都時有同寓某姓小婢焚帋爐中。余撥灰視之。有紙團未盡焦。展視賸斷句云。夜深姊妹陳瓜果。牛女河邊拜小星。署題夏至夜同瘦雲姊作數字。初不解

所謂藏之篋笥有年矣偶讀臙脂紀事云女星旁有小星名始影婦女夏至夜候祭之得好顏色始知前詩之寄意矣

女兒香

東莞以女兒香爲絕品蓋土人檢香皆用小女每藏佳者出易脂粉阮嘯霞秀才腰下荷囊脂粉好背人偷換女兒香卽謂此也

蘇淑文女史

蘇淑文女史有對鏡愛看背後山之句張竻亦大令時向余誦之

七夕

黎沛田以負逋羈繫其友黎蔭棠和其七夕詩有修到神仙仍負債算來有巧不爲多之句

花橋詩

桂林花橋風景極雅朱靜媛女史鎭有樹影分樵路山光壓酒旗之句所的是在實境女史爲况雨人廉訪太夫人著有澹如軒詩一卷

風雨懷人圖

許月樵司馬有風雨懷人圖詩帙。當代名流題詠殆遍。司馬尤愛蔣霞舫先生滿江紅詞一闋。時爲人書扇。其詞云。落落晨星。銷魂處難逢易別。況又是風風雨雨。凄凄切切。舊夢吹殘楊柳絮。新愁滴碎梧桐葉。這丹青滿幅畫相思。心如結。訪不到山陰雪。望不見峨眉月。坐深宵挑盡孤燈明滅。七尺軀爲若箇許。一腔血向何人熱。歎成連海上未歸來。情凄絕。

黃素素名妓

京師名妓黃素素。聰慧多才。雅愛吟詠。嘗有所歡。尤爲脫藉。及出都。久無耗。素素以瓜仁排字爲詩。黏帕寄之。其詞云。浮雲出遠岫。隨風有還期。郎心似箏柱。游戲無定時。所歡在中州得書。遂遣使迎之。余最喜誦其句。友人楊劍潭以爲此詩乃馬健三子夜歌二首之一。特附記之。

留人石

粵西橫州伶俐口在江之南岸上有石狀如女子。號留人石。粵諺曰。廣西有一

留人。石廣東有一望夫山是也廣東商賈多贅于西不返。其婦女輒以此石能留人。西望詛祝。嶺南屈大均曾代爲之詞。詛曰留人石。莫留人。風吹石。代爲壁。祝曰。留人石。既爲塵。望夫石。復爲人。

## 風流帖子

蒼梧爲兩粤通衢。三江總匯。士商闤集。佳麗雲屯。邑令簿尉。及丞參下車之始。皆出硃票嚴查。名曰十禁。俗則誤爲十錦矣。禁票之外。則有免單數十張。獲此者。乃無查點之擾。然不過百妓中僅能免一。姊妹行得此者。爲光榮焉。美其名曰風流帖子。某少尉蒞任。府幕賓某戲作乞風流帖子詩云。風月尋歡有醉鄉。又逢甘雨潤羣芳。千金擲去春無價。片羽分來喜欲狂。不信沙鷗隨水沒。可憐粉蝶爲花忙。青蚨購得還相贈。莫笑人情紙半張。一聲檀板易銷魂。贏得樽前笑語溫。珍重恍如書鐵劵。護持休羡擁銀旛。錦標得路誰先奪。紅袖多情敢憚煩。寄語東君須着意。天涯芳草戀王孫。曾聞伐桂有吳剛。未許名花暖向陽。玉管聲銷金粉地。戈船棹入水雲鄉。何堪白簡霜威振。休問紅燈酒興長。一片黑

風吹未落。橫塘驚散野鴛鴦。桃園風景尙清華。小蝶頒來競欲誇。莫遣美人思贈縞。從知仙吏喜栽花。新猷好是行春令。往事何當問水涯。我亦靑衫曾顧曲。乞將金簡付名娃。

行路難

吳祭酒行路難之第十七首。余最喜讀之。其詩云。結帶理流蘇。流蘇紛亂不能理。當時羅幃鑑明月。皎皎容華若桃李。一自君出門。深閨厭羅綺。有人附書還。君到長干里。名都鶯花多皓齒。知君眷眷嬋娟子。太行之山黃河水。君心不測竟如此。寄君翡翠之鵝釵。傅璣之墮珥。勸君歸來且歡喜。臥疾空牀爲君起。此詩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裊裊。不絕如縷。眞可泣孤舟之嫠婦矣。讀者如此。作者其何以堪。

題洛神

大令所書洛神賦。存者僅十三行。揚州女子胡蕊珊。曾自繡洛神小像于扇。併詩云。不因風[illegible][illegible]谷光。佩玉明珠事渺茫。只愛莊書王大令。至今留得十三行。

余於其中表汪菊麓行篋見之。畫之丰神。字之波磔。纖毫畢肖。可稱針神矣。

曩于山左道上。李家店旅壁。抄錄吳縣女史。許靈芬原唱。及諸和作刋于初編。余實未知其何如人。及壬申冬返桂林。周昀叔觀察。以詩函見示。述及端委。始知女史爲觀察如夫人也。其賦詩誌感云。當代風騷重品題。空山蕭艾亦無遺。難成蘇氏機中錦。敢示孫郎帳下兒。銀筆自羞同刻楮。玉台應笑困然脂。牽蘿汲甕貧居久。那有吟情似曩時。女史雅擅詩詞。兼工繪事。觀察曾以所畫墨牡丹扇見遺。云在都時丹青酬酢。悉委女史捉刀。嗣又錄其舊作如秋夜即事諸作。均情詞婉約。風調嫻雅。無愧作家。

許靈芬女史

題扇

曩在都門。曾見某校書便面書數語。頗新穎有趣。其詞曰。老僧釀酒。名伎談經。書生踐戎馬之場。將帥掌文章之府。所致雖非本色。而風雅頗耐入觀云云。

馬蘭

史孝廉某工畫蘭。偶題摹馬湘蘭筆意。誤脫湘字。人賦詩調之。有面今有客開生面。專用工夫仿馬蘭。句蓋北地馬蘭花與葉略似。土人蓄以縛物。實賤草也。

輓歌伶聯

京師歌伶名翠琴者。隸春台部。艷絕一時。倏染時疫歿。士夫惜之。嘉興陸眉生輓以聯云。生占百花先。（伶於花朝前一日生）萬卉千芳齊俛首。春歸三月暮。（伶卒於三月杪）人間天上兩銷魂。

女工雕板

廣東順德縣剞劂手民。多係十餘歲稚女。提刀佘之。初集友人寄刊。以其價廉而工速也。惟訛誤之字。殊不少耳。

宣統二年四月付印
同年五月出版




香艷叢書五集
（四冊定價大洋一元）

校刊者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印刷所　上海六馬路吉慶坊內　國光活版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外埠分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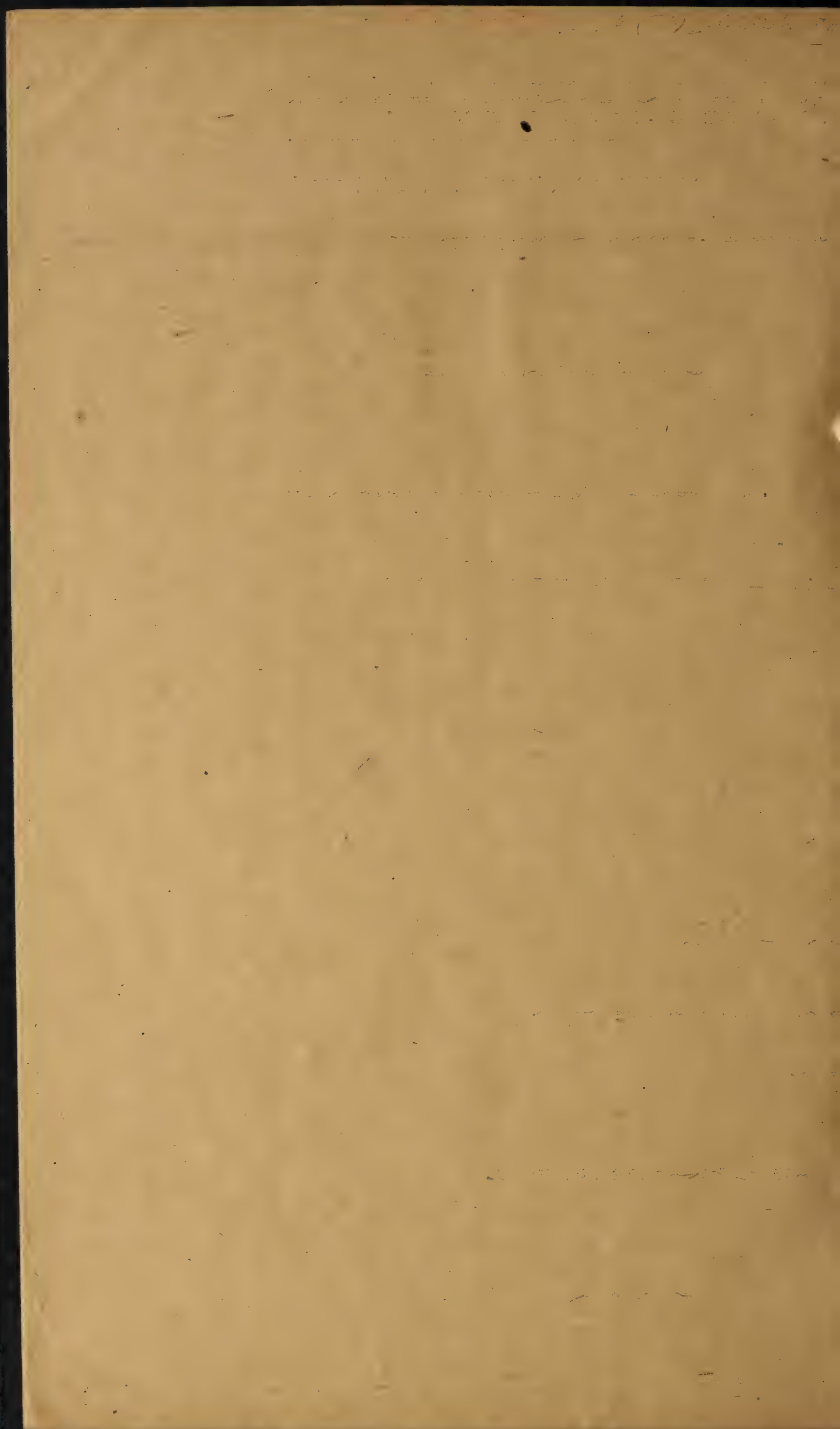
成都粹記書局
成都源記書莊
北京官書局
北京各書坊
天津官書局
天津各書坊
保定官書局
山西文元書局

廣東會文學社
漢口廣益書局
長沙鴻文書局
南京啓新書局
杭州德記書莊
蘇州振新書莊
湖北羣益書局
寧波汲綆齋

# 國學扶輪社出版廣告

| 書名 | 冊數 | 價目 |
|---|---|---|
| 國朝文匯 | 壹百冊 | 洋三十二元 |
| 翁山文外 | 五冊 | 洋五元 |
| 翁山詩外 | 十二冊 | 洋五元 |
| 王壬秋全集 | 十二冊 | 洋二元 |
| 錢牧齋文鈔 | 四冊 | 洋二元 |
| 顧仲恭文集 | 二冊 | 洋一元 |
| 龔定盦全集 | 七冊 | 洋二元 |
| 魏默深文集 | 六冊 | 洋二元 |
| 胡天游文集 | 四冊 | 洋一元五角 |
| 聊齋文集 | 二冊 | 洋六角 |
| 汪大紳羅臺山合鈔 | 四冊 | 洋一元五角 |
| 彭尺木薛家三合鈔 | 四冊 | 洋一元五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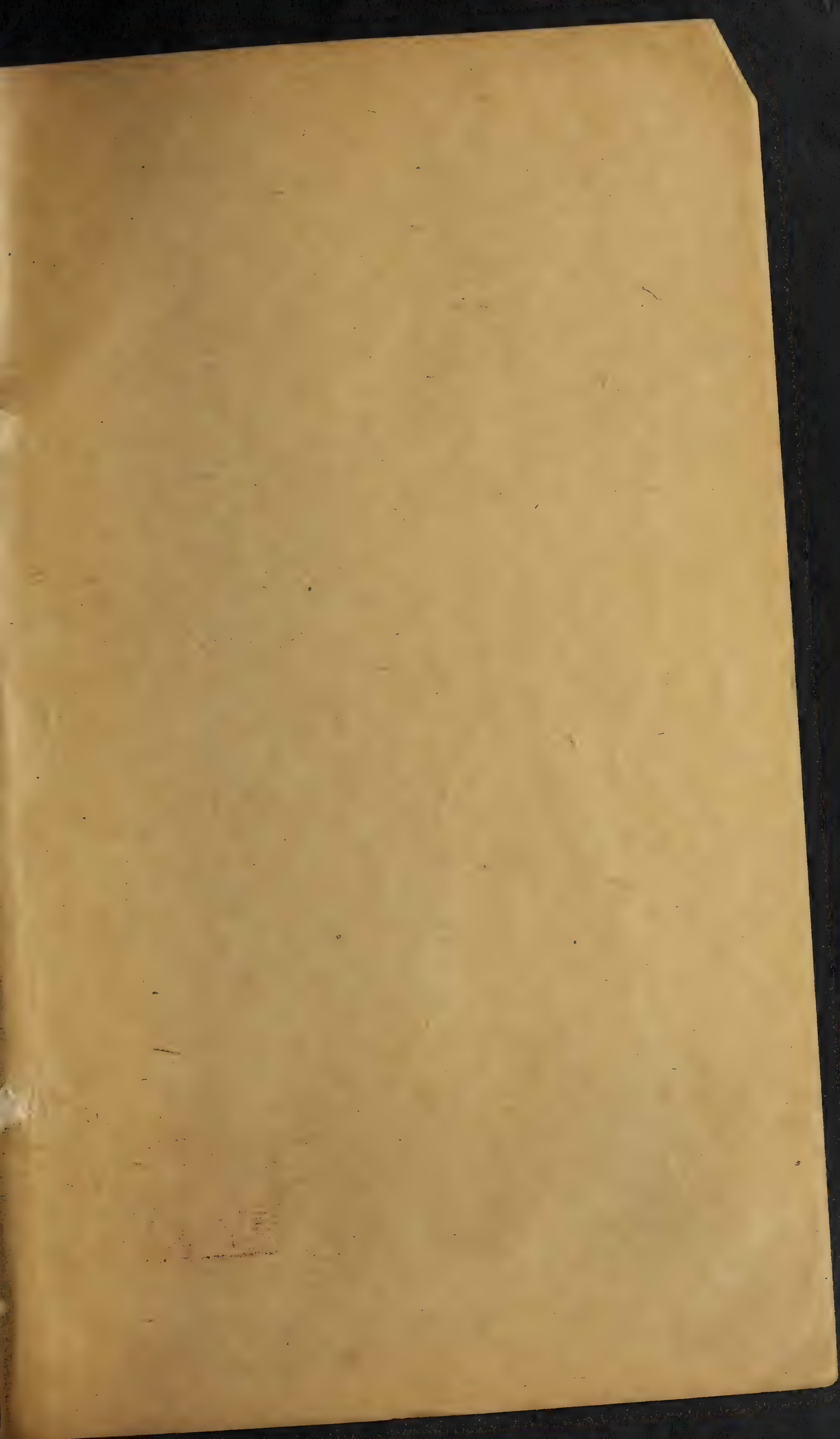
| 書名 | 冊數 | 價目 |
|---|---|---|
| 戴南山方望溪合鈔 | 八冊 | 洋二元 |
| 吳摯甫文集 | 五冊 | 洋一元 |
| 吳摯甫詩集 | 一冊 | 洋五角 |
| 全謝山文鈔 | 八冊 | 洋三元 |
| 春酒堂文集 | 二冊 | 洋八角 |
| 章太炎譚復生合鈔 | 五冊 | 洋一元五角 |
| 林琴南嚴幾道合鈔 | 四冊 | 洋一元二角 |
| 香艷叢書 | 共十集四十冊 | 洋十元 |
| 青樓小名錄 | 四冊 | 洋一元 |
| 佛爾雅 | 二冊 | 洋六角 |
| 古今說部叢書 | 十集六十冊 | 洋十六元 |



特設

廉價部

# 香豔叢書　第六集



第六集

# 香豔叢書

國學扶輪社印行



詳註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 香艷叢書六集目錄

卷四

# 香艷叢書



漢宮春色

東晉時人撰

漢孝惠張皇后外傳一　并叙跋

曩嘗讀漢書孝惠張皇后傳。疑其叙述稍略。蓋傳中所記。皆呂太后事也。既又讀五行志其記惠帝四年織室凌室之災。以爲張后失德之徵。幽廢之兆。則又病其傳會太過。若誕嫚不足信。夫宮室之災。事所恒有。而無端歸其咎於初立之張后。不已傎乎。后以童稚入宮。而又早寡。微特不與聞外事。即宮中事亦呂太后主之。大臣以呂氏之故。遷怒張后。幽置北宮。亦既枉矣。作史者。復以其見幽。而加以失德之咎。則又枉之枉焉。予用是閔然傷之。乃潛究史漢諸紀傳。博攷諸史。旁搜稗乘彙及小說諸所甄采。凡五十餘種。爲作外傳一篇。越十年。未敢出以問世。適聞永嘉之際。盜發漢陵。有獲漢高惠文景四朝禁中起居注者。流傳至於江左。亟訪得之。又得許負相女經三卷。相漢

宮后妃記二卷及關中張氏世譜合而讀之間取以附益前傳而張后絕世之容德與當日被誣幽廢之故始纖悉無隱情匪敢矜攷古之詳亦聊以抒伸枉表微之志云

漢孝惠皇后張氏名嫣字孟媖小字淑君惠帝姊魯元公主之長女也初帝爲亭長時娶呂后生一女一男男爲孝惠皇帝女即魯元公主高帝二年漢兵敗於彭城呂后爲楚所虜高帝道逢惠帝及公主載之以行馬疲虜在後帝蹶兩兒欲棄之滕公常下收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卒得脫於下邑之間遂攜入關是時惠帝方六歲公主年十二矣六月漢都櫟陽立太子令諸侯子爲宿衛公主性甚賢淑高帝鍾愛之帝曰當爲之擇一佳壻張耳之子敖方在漢宿衛年十四儀容俊雅甚都許負相之云當爲王而侯且生一德色兼絕之女敖未之信帝愛敖篤謹乃以公主字之五年夏四月敖尚公主秋七月嗣爲趙王移家之趙公主爲王后六年三月三日生一女於邯鄲有五色雲葢王宮隱隱聞空中仙樂聲敖以其生而嫵媚名之曰嫣數歲即溫默貞靜未嘗見齒足不下閣

張敖嘗語公主曰阿嫣善氣迎人舉止端重他日福未可量但恐性過慈淑將受人欺耳、九年張敖廢爲宣平侯家屬皆徙長安會高帝用婁敬策將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公主日夜對張敖流涕阿嫣亦牽公主衣而泣高帝聞而憐之呂后復力言於上乃止阿嫣當五六歲時容貌娟秀絕世每從其母出入宮中高帝常令戚夫人抱之啖以果餌謂夫人曰汝雖妍雅無雙然此女十年以後迥非汝所能及也惠帝爲太子時娶功臣女某氏爲妃妃亦常抱阿嫣以爲樂及惠帝卽位以未除三年喪不及立后而妃旋薨帝感人彘之變專自韜晦以酒色自娛後宮美人甚多又寵美僮閎孺與同臥起惠帝時、郎侍中皆傅脂粉貝帶鵔鸃冠化閎孺之習也時帝方議立后欲訪名家貴族之女容德出衆者太后常憐敖之廢欲爲重親以敖女配帝乃謂帝曰阿嫣帝室之甥王家之女天下貴種實無其匹且容德超絕古今吾選婦數年無逾此女帝曰如乖倫序何且彼年尙幼太后曰年幼不當漸長邪且甥舅不在五倫之列汝獨不聞晉文公之娶文嬴乎帝乃從命詔羣臣議納皇后禮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及宗

正爲皇帝納采。用束帛雁璧。馬四匹。並求見女傅姆八人扶女盛服南面立。年方十歲。太后恐人議其幼也。使自稱爲十二歲。其問名告廟諸禮皆然。然嫣體質。修嫮亦已儼如十二三矣。望見者皆凝睇。撟舌以爲神仙中人。還奏言宜平侯女秉姿懿粹。夙嫺禮訓。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容。宜承天祚。奉宗廟。丞相、參太尉勃、御史大夫堯、及太卜太史等。用太牢告廟。以禮卜筮。吉月日。其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典禮隆備。皆太傅叔孫通所定也。聘儀用馬十二匹。黃金二萬斤。自古所未有也。由是漢天子立后者。必稽孝惠皇帝納后故事云。后弟偃尚幼。見黃金纍纍。在堂上。奔入告曰。嫣姊皇帝買汝去矣。魯元公主叱之曰。孺子毋多言。偃乃挽姊手曰。姊何不出觀。嫣用好言遣之。遽遁入房。閉戶不出。漢沿秦制每納后妃。必遣女官知相法者審視。秋八月、詔鳴嶋侯許負至宣平侯第。許負者河內老嫗。以善相封侯者也。負引女嫣至密室。爲之沐浴。詳視。嫣之面格長而略圓。潔白無瑕。兩頰豐腴。形如滿月。蛾眉而鳳眼。龍準而蟬鬢。耳大垂肩。其白如面。厥顏廣圓而光。可鑑人。厥胸平滿。厥肩圓正。厥背微厚。厥腰纖柔。肌理。

膩潔肥瘠合度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足諸私病許負一一書之冊催嫣拜謝皇帝萬年嫣忸怩不應勸之數四始徐拜低聲稱皇帝萬年負以狀密呈太后及惠帝帝覽而大悅付宮史掌之冬十月壬寅、詔丞相參、御史大夫、堯迎皇后宣平侯第皇后禮服上紺下縹深領廣袖翠帶霞帔衣長曳地不見其足首戴龍鳳珠冠黃金步搖簪珥步搖拜辭于張氏之廟理粧之時循例當用假髻傅姆以后鬒髮如雲請于魯元公主而去之張敖抱女登車稱警蹕入未央宮前殿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禮官讀冊文畢皇后六肅三跪三拜女官引后至帝前謝恩后拜伏久無音響女官附耳教之后乃稱臣妾張嫣賀帝萬年其幽韻若微風振簫又如嬌鶯初囀帝爲動容后起退立太尉勃授璽綬中常侍太僕跪受轉授女官女官以帶皇后皇后拜伏復稱臣妾謝恩訖卽位羣臣皆就位行禮退皇后乘軟輿入中宮群臣以帝立后不娶于功臣之家而自私其外甥皆有不平之色后至中宮四壁皆塗以黃金椒芬撲鼻綴明珠以爲簾琢青玉以爲几旃檀爲牀鑲以珊瑚紅羅爲帳飾以翡翠錦衾繡枕

皆有織金龍鳳其他陳設諸寶玩五光璀璨不可名狀帝與后行合巹禮后從女官之教奉觴于帝自稱女甥阿嬌賀舅皇陛下萬年帝笑曰汝尙仍前稱耶亦以金樽酌后后赧然辭不能飲勉盡一樽及夕后端坐牀上帝秉燭諦視見后首垂雙鬟清矑神彩煥發不傅脂粉而顏色若朝霞映雪又如梨花帶雨諸體位置各極其妙后羞畏俯首兩旁口輔微暈如指痕如漣波之沄沄帝乃謂后曰吾向以汝外甥之故恒避嫌疑未嘗迫視不料汝怡人心目至於此極也當是時后年始十歲雖正位中宮而帝未嘗留宿宮中之政俾後宮美人年長者攝之後宮見后無權嘗侵侮之且私議曰張淑君雖居尊位實一童女耳且入宮後于吾輩將何畏焉后五日一朝太后奉案上食鞠躬屏氣愉然肅然帝以后東朝長樂宮每行經街衢數蹕煩民乃築複道屬之長樂宮后每將出侍女先移輦入內室后坐其中施簾幔焉乃舁以行雖宦官宮人或未能一見后面后每清晨對鏡理粧有一小鳥五彩畢具飛集簾外啼囀若云淑君幽室裏去淑君幽室裏去如是者十餘年及后徙北宮後鳥始不復至四年春三月惠

帝二十。后年十一。帝行冠禮。率皇后見於高廟。宮中孔雀及白鶴。見后過必舞。魯元公主入宮視后。后送迎如家人。禮有依依戀母之意。公主指后向惠帝曰。阿嫣頗如意否。帝曰。阿嫣不類大姊。而酷類宣平侯。使朕六宮粉黛。爲之減色。其端靜慧愿之性。則與大姊同。時后弟張偃在側。帝抱而弄之曰。此兒體格頗似其姊。若爲女子。亦一佳人也。帝每晨起。特至椒房觀后盥頮。嘗語宮人曰。皇后之色。欲與白玉盤匜爭勝矣。又曰。皇后神態儼然一宣平侯。但形模較小耳。因戲呼之曰張公子。傅姆見帝將至。必先捧金唾盂盛紫薇露進。后以漱檀口。帝常抱后置膝上。爲數皓齒。上下四十枚。又研朱以點后唇。色如丹櫻。猶覺點朱之淡也。一日帝至后宮。后方卸裳服。兩宮人爲后洗足。帝坐而觀之。笑曰。阿嫣年少。而足長幾與朕足相等矣。又謂宮人曰。皇后踁跗圓白而嬌潤。汝輩誰能及焉。五年夏六月、天時溽暑。一夕帝在宮中。不能成寐。夜分復起。帝有所最寵美人居東宮。帝思之。乃召宮婢數人。授以錦衾一。紅帕一。俾攜至東宮。幷畀以符驗曰。美人若睡。當裹以來。夜深勿有所驚也。東宮者。與后宮相近。宮婢誤

以為中宮也乃徑叩宮門傳帝命侍女啓戶數重以入宮婢戒勿聲徑趨后榻以錦衾裹之并以帕蒙后首后驚醒問故答曰帝命也遂負后疾趨后曰既奉帝召當容我稍整服飾今無狀若此豈可以見皇帝宮婢曰帝命也且已出宮矣願皇后勿聲后既無可奈何乃寂然無聲須臾至帝所帝揭帕覦之則嫣然張皇后也帝乃笑拊之曰驚汝夢否后不答若有微嗔者帝命置后御榻上宮婢既退帝呼后字曰淑君怒我乎后徐答曰妾忝備位中宮陛下既有召命當先一日傳宣豈可輕脫若此使妾為宮中妃嬪所竊笑他日何面目以母儀天下乎帝謝曰吾過也吾召汝非他聊以消暑耳時后年僅十二帝與清談及黎明侍女皆至后命取裳服修容還宮於是諸美人忌者皆言后中夜自奔帝所語浸尋達於外諸大臣怨呂太后者皆私議曰張皇后實太后外孫果非佳種且年幼卽若是他日必無端莊之德當何以承宗廟乎六年秋后年十三人道始通而惠帝後宮美人已生子四人太后性不喜妃妾承寵甚欲皇后生子遣使禱祠山川百神與醫錢數千萬俾后服藥求子每夕遣人諷帝宿中宮后以

帝多病力勸帝靜養仍異榻而寢而太后未之知也惠帝孌僮閎儒者年十五有殊色請於惠帝曰臣聞皇后容貌無雙願一望見帝許之適値中秋節皇后駕幸上苑觀秋海棠帝使閎孺服飾一如皇后先至上苑宮人見其絕麗皆大驚疑以爲眞皇后也閎孺登假山見皇后下輦步行旋登樓憑欄眺望雲髻峨峨長袖翩翩羅衫濇粧足踐遠遊之繡履履高底長約七八寸其式與帝履畧同后偕五六美人同行而年最幼亦最端麗其行步若輕雲出岫不見其裙之動也閎儒還見惠帝俯首自慚且曰陛下有中宮若此何用臣等與後宮美人爲帝曰皇后雖頎然如成人然年齒過稚性憨未知人事若五年以後汝輩當皆罷黜矣后性喜種花而有潔癖又喜讀書帝至后宮聞誦聲清婉達戶外笑謂后曰汝不聞秦始皇焚書之事乎胡爲亦效腐儒所爲后起立曰曩聞妾父張敖嘗言秦之速亡半由於此且陛下聖明天縱而猶用亡秦之律竊爲陛下惜之帝感其言乃除挾書律自是古書稍稍出矣后於宮中雜植梅蘭桂菊芍藥芙蓉之屬躬自澆灌每諸花秀發羅置左右異香滿室其寢榻及文几陳設

精絕不許侍女近之惡其不潔也宮中有沈香木溺器后每將溲溺惡其鏗然有聲墊以落花之瓣起則隨令侍女滌之七年春正月惠帝獵於上苑俾皇后及諸美人皆騎以從裝束皆如男子其袍色或絳或黃或綠后身御狐白裘服色深青裳色純黃外披紅錦大袍以紅綃抹額馳驅交錯花草生光皆翩翩如二八美公子見者不知爲后妃也而后尤驚豔獨絕旋卸裝登厠一野彘突入犯后碎其下衣后尻有微傷帝方驚惋失措后引劍刺彘殺之諸美人皆稱賀后下衣既毀裂倉猝露體不自覺帝笑而指之曰何肥白也后方驚悟羞赧無所措急呼侍女進下衣兩頰暈頳默然無言者半日夏四月皇后親蠶御禮服盛飾以出乘鸞輅駕駟馬張青羽蓋龍旗九斿太尉妻驂乘太僕妻御前長安令奉引金鉦黃鉞鹵簿鼓吹虎賁羽林騎導前皇后躬採桑於蠶宮手三盆於繭館禮畢還宮是日長安觀者如堵諸功臣家婦女皆嘖嘖嘆羨曰張敖之女乃有此福特恨未能一覩其面也初辟陽侯審食其得幸於太后惠帝聞之怒辟陽侯下之獄將殺之既而釋之太后慚怒又以皇帝無子而後宮美人多子

愈不懌乃議盡斥諸美人蓋欲令皇后得顓房寵也帝憂甚無以爲計乃哀懇於皇后俾諜寢其事后性渾厚不知妒忌又素得太后驩心爲泣言諸美人無罪妾嫣自以薄祜不能生子也太后乃止五月、太后聞後宮美人有娠復發怒將殺之后爲力請太后怒生一計使后佯爲已有身數月者將俟美人生男即名爲皇后所生立爲太子后不得已從之退語其母魯元公主曰嫣於狐媚委瑣之事素所深恥然嫣無子則太后終不樂而諸皇子亦危帝益將鬱鬱增疾矣所以靦顏爲此者上以娛太后下以保皇子中以調和兩宮而安帝躬耳太后下詔皇后孕將達月可免朝朔望帝亦累月不至后宮后深居習靜不出寢闥一步侍女有黠者竊相語曰皇后將育太子而腹不大何也六月、美人生男太后使取之裹以文褓送匿后宮而殺其母即日太后使宮娥教皇后佯稱腹痛頃之則呱呱者已在抱矣告祭宗廟立爲太子羣臣奉表稱賀越三日皇后使賜美人以藥物文綺黃金百斤或言太后已殺之矣后驚怛涕泗交頤紅袖盡濕密告惠帝曰妾所以隱忍爲此者欲救此人耳今仍見殺豈非命邪是時

惠帝後宮已有六子。其名爲后所生者。乃其最幼者也。后撫之。皆如已出。並以。時調護其母。是歲帝弟淮南王來朝。王之母。故張敖家美人也。敖獻之高帝而生王。故與張氏最親善。至是請於惠帝。願朝皇后。帝曰。汝嫂年未及笄。樸訥甚。人。猶童女也。其可以已乎。固請乃許之。王跪拜盡恭。后答拜於簾內。環珮聲璆然。起而肅曰。九叔無恙。遂端坐。無一言。亦未嘗仰視。王退而語人曰。吾嫂古今第一麗人。亦第一善人也。八月帝不豫。皇后問疾。帝忽使后登牀。捫其乳而歎曰。阿嫣今已長成。令人愛不忍舍。然汝凝脂竟體。恐後日爲我消瘦矣。有如此人。而不能一日爲夫婦之樂。亦命也夫。戊寅。帝崩於未央宮。年二十三。后年方十四。哭踊如禮。沐浴如禮。方斂。諸侯王羣臣立殿下。皇后在殿上。東向。太子西向。皆伏哭。諸妃嬪公主宗婦。皆從皇后伏哭。殿上不下百餘人。魯元公主亦與焉。羣臣遙聞之。聲音嬌細而哭盡哀。遠望之。則年最幼而色絕艷。蓋皇后也。后兩目已紅腫如桃。屏去容飾。縗麻滿身。轉益靚麗。光彩照耀殿之上下。皆使聳動。太子卽位。太后臨朝稱制。徙居未央宮正殿。后稱孝惠皇后。仍居中宮之椒

房每日一朝太后。太后欲乘此時誅功臣。后苦諫而止。其語秘。外人不知也。是時大謁者張卿用事。出入太后臥內。后每朝太后。張卿竊見后循循如處女。不問不敢對。不命之坐不敢坐。口操趙音。卿出語人以爲圖畫中所未覩也。且曰。欲識張皇后。但觀后弟張偃。蓋巳十得五六矣。后年十五。魯元公主薨。太后使后歸臨母喪。后既幼弱。縈居愁悶。悲思乃作歌辭曰。緊余童稚兮入椒房。默默待年兮遠先皇。命不辰兮先皇逝。抱完璞兮守空牀。徂良宵兮華燭。羨飛鴻兮雙翔。嗟富貴兮奚足娛。不如氓庶之糟糠。長夜漫漫兮何時旦。照弱影兮明月凉。聊支頤兮念往昔。若吾身之在旁。飄風迴而驚覺兮。意忽忽若有亡。搴羅帳兮拭泪。蹤履起兮徬徨。羣雞雜唱而報曙兮。思吾身兮裂肝腸。冀死後之同穴兮。儻覲地下之清光。於是太后命辟陽侯以右丞相監未央宮。居宮中侍太后。宮中事無鉅細。皆屬焉。辟陽侯追怨惠帝。於孝惠皇后服用起居飲食。裁抑過半。又以后少艾。欲蠱之以報惠帝。乃賂后侍女。問后燕私之事甚悉。一侍女嘗言曰。我事皇后最久。知之頗詳。皇后立不跛倚。坐無惰容。起居有常。時行止。

有常處飲食之量亦中人以上服玩之好與時俗不同咳唾在地每生芝草芳澤不御若有蘭香雖盛暑無微汗糞無微臭寐無鼾聲待吾輩整肅而和藹未嘗以疾聲相加然稍有戲言則正色呵止之性至孝聞父母有微疾每徬徨不能食自惠帝崩後未嘗飲酒食肉我所見者如是而已辟陽侯偵知后性畏暑有一室后每避暑其中屏左右獨坐辟陽侯乃曲折作複道屬之椒房之後濳營一室鑽穴隙以窺之每見后兀坐揮扇俄起而徐步有風肅然所御衫襦皆明紗之極薄者日光穿漏雪膚映現全體畢覩后肌體豐艷衣內別有黃絹障胸腹間項下懸七寶金縷鎖臂約碧玉條脫皆希世絕寶外間所未有也辟陽侯微述所見以語人既而后漸覺之嚴訊侍女盡斥諸侍女之受辟陽侯賂者乃泣訴於太后太后敕辟陽侯自新益增中宮守門宦者少帝立四年年五歲而后年僅十八少帝怪母年幼密詢左右乃自知非皇后所生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必爲吾母投仇太后聞言而幽殺之立惠帝第三子常山王宏是爲後少帝年九歲后每歲寒食必詣安陵東向舉哀柔聲悽楚飛鴈

見后光豔咸翔舞而下攫后釵釧以去如是者數次乃張青羽蓋焉是時太后稱制諸呂擅權后寂處深宮絕不與聞外事呂產呂祿以太后春秋高欲先自結於后乃與后父張敖交驩歲時必有饋獻入宮后悉卻之或勸后結納諸呂他日可繼太后臨朝后曰吾聞婦人無外交我未亡人也可與權臣往來乎先是太后以惠帝六子殤逝幾半乃取呂氏子太名爲惠帝遺腹幼子封平昌侯進封呂王大臣益不平之於是惠帝兄弟齊悼惠王已前卒趙王如意、趙王友、梁王恢、燕王建皆身死國除惟代王淮南王尚存太后嘗召張皇后謀曰我已年老而宗族尚强我死惠帝諸子必不安吾欲盡去諸王何如后力諫曰不可妾聞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昔孝惠皇帝常憂兄弟之不多無以藩衛皇室今諸死者過半矣若復自剪其枝葉恐漢之天下非復劉氏有也其後太后每有陰謀后輒沮之代王淮南王等遂獲無恙蓋張皇后保全之力爲多云後少帝四年七月、太后病篤召張皇后告之曰吾病若不起汝可臨朝稱制大將軍產、祿、皆可屬以大事祿女可配帝爲皇后汝善敎之善自珍愛勿哭泣過節勿爲他

人所圖勉之時后年二十二涕泣固辭自言才略素短不足以臨制天下且絳侯曲逆侯等皆高皇帝舊臣若畀以夾輔之權必可以安社稷呂產言於太后曰皇后太稚貌太姝性太慈臨朝實非所宜太后乃以國事屬產祿辛巳太后崩於未央宮既葬張皇后徙居長樂宮呂產怨后之不附已也乃曰張敖之女年少寡居吾當有以試之乃選美男子數人爲長樂宮宦者既而侍女密說后曰宦官某某等年少貌俊何不召之入侍且昔太后逾六十而辟陽侯等入侍者尙十數皇后年華甚富而長甘守此寂寞誰知之者后窮詰之盡識其名乃命宮正盡逐此數人而譴侍女呂產畏大臣圖已欲先作亂與其黨謀欲先入據長樂宮挾孝惠皇后以臨大臣或曰后若不從奈何產曰鸞鳳羈於樊籠慮其不仰哺於人耶乃使人說后曰皇后若與相國同心可以長保富貴不然必見廢於大臣矣后咈之盡歛兩宮管鑰申警守備令毋入相國產殿門少帝欲尊后爲皇太后又以有生母在或謂宜並尊或謂宜獨尊生母詔下羣臣議議未上而變作九月庚申大臣舉兵誅諸呂呂產知長樂宮有備走叩未央宮徘

徊不得入乃以奉孝惠皇后密詔誅羣臣爲名號召徒衆莫之應者乃走劉章逐而殺之遂矯少帝符節斬長樂衛尉呂更始以兵入宮圍守孝惠皇后辛酉誅呂祿呂須及樊伉廢后弟魯王張偃爲庶人初惠帝二年齊悼惠王欲媚太后獻城陽一郡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欲以封張敖爲魯王及后初立惠帝以問后后曰不可外間皆謂太后剏宗室以崇外戚若封妾父是斂怨而叢謗也且取兄弟之邑以封后父天下後世其謂陛下何帝悅曰汝年雖幼才識在我之上乃言於太后而止

跋曰孝惠皇后外傳凡有兩篇此其前篇也得諸傳鈔不傳作者姓氏但知爲東晉時人所撰旁搜博采爲班史翻案爲阿嫣雪寃洋洋千言洵大觀焉合後篇觀之殆爲一人手筆可並讀也

漢孝惠張皇后外傳二幷敘跋

曩嘗裒集羣書作漢孝惠張皇后外傳一篇既又讀得漢時遺書不下十餘種其所紀張后事蹟雖大指頗合亦往往互有異同究無以辨其孰爲是非

也。茲重作外傳一篇。其同者約而書之。其異者表而出之。以俟後世洽聞之士云。

孝惠皇后張氏、惠帝之女甥也。名嫣、字淑君。父宣平侯張敖。尚帝姊魯元公主。以高帝四年三月生一女。年數歲。有異人相之。曰此大貴人也。敖問其故。異人曰。昔楚漢之際。有仙女張麗英者。居豫章之南金精山下。衡山王吳芮聞其美。將聘為妃。儀從至山下。麗英忽升山頂。謂其人曰。我至此不得復下。當為我鑿磴通道。王乃發卒治道。道既通。則麗英不復見。已飛昇矣。麗英飛昇之後。上帝以漢室將有大變。特令降生人世。以扶漢室。且其塵緣未斷。使之再受磨折。刼盡則復昇仙矣。言畢。異人忽不見。敖使人至豫章訪之。果有其事。并有仙女廟云。因別字女曰麗英。女年十二。端麗窈窕。絕世無雙。惠帝即位三年。年已十九。未立皇后。太后選女於呂氏。無當意者。於是太后與帝皆屬意張氏女。乃循舊制。詔鳴雌侯許負至宣平侯弟。引女嫣於密室相之。還奏帝大悅。太后以嫣容德異於常女。特遣丞相等用太牢告廟。以禮卜筮吉月日。太常叔孫通定六禮。

遣長樂少府及宗正爲皇帝納采束帛雁璧馬十二匹。聘用黃金二萬斤。自古所未有也。冬十月壬寅詔丞相參、御史大夫堯、迎皇后於宣平侯第。后拜辭於父母及張氏之廟。稱警蹕入未央宮前殿。天子臨軒。百官陪位。女官扶皇后降輿。禮服紺上縹下。深領廣袖。鞶帶霞帔。衣長曳地。不見其足。首戴龍鳳冠。黃金步搖。簪珥。步搖冠前綴珠旒十二。北面就位。人觀者咸嘖嘖私語。驚歎不置。或曰皇后眞宣平侯之肖女矣。如此方不愧爲天下母。或曰皇后眉嫵妍秀。他日必少威權。然其額廣圓而絕豔。其準豐隆而絕美。宜其爲天下母。於是執事者數百人。環立聳視。但見皇后蛾眉鳳眼。蝤領蟬鬢。兩頤豐腴。耳白如面。其溫淑之氣。溢於言表。似長公主。而面格長圓。似宣平侯。或但遙見其肩背。即已歎爲絕代佳人。禮官讀册文畢。皇后三肅三跪三叩。稱臣妾謝恩。起立。太尉勃授璽綬。宦官跪授女官。女官跪以帶皇后。后復拜伏。低聲稱臣妾張氏謝恩。其韵若嬌鶯初囀。又如微風振簫。帝爲動容。后起立即位。羣臣皆就位行禮。訖。帝與皇后入中宮。行合巹禮。中宮皆以椒塗壁。巍煥軒敞。陳設絕麗。供以名花異卉。傳

姆導后獻爵教之稱臣妾張嫣祝皇帝萬年帝飲畢酌酒賜后傅姆捧觴使后飲之后整襟端坐以目視鼻未嘗旁睨帝注視皇后見后明眸皓齒倩輔微暈如指痕如漣波之沄沄不傅粉黛而顏色若朝霞映雪又如梨花帶雨兩頰有微斑十餘點小逾芥子其色淡黃非咫尺以內不能見也然彌覺姝豔絕倫諸體位置亦各極其妙帝出語後宮人曰皇后嫣然之質無忝嘉名然朕所重者又不在色而在德觀其靜愨之氣如渾金璞玉令人竟日對之不厭也先是太后以后年幼而帝素稱好色乃戒帝曰奇花不先時而折明珠必應候而剖皇后年齒稍稚必待長成方能生子汝知之乎帝由是多幸後宮美人每晨起至椒房觀皇后盥頮對鏡理妝帝指鏡中曰汝自視與宜平侯有毫髮異乎后不覺對影而自笑漢制皇后五日一上食帝宮留宿惟張皇后卽夕還中宮諸美人咸笑后性之愨而感其德四年春正月皇后見於高廟三月帝行冠禮帝入宮見后讀書用后言除挾書律自是古書稍稍出矣皇后五日一朝太后於長樂宮舉案上食孝敬甚備太后常稱長公主之能敎女也於是以四十縣爲皇

后湯沐邑其璽文同天子金螭虎紐特設大長秋家令等官屬掌財用則有少府掌鹵簿則有太僕皆優其秩自是終漢世爲定制云后溫默恪愼內有慧心雖以呂太后之猜忍后能將順其意旨終身無間言會中元節長公主入宮帝命皇后設宴如家人禮公主從容謂帝曰皇后少不更事性又樸訥願陛下寬假而督教之帝曰皇后年少德茂有大家風範皆大姊之教也后弟偃亦從入宮宮人戲之呼后爲舅母云五年夏四月皇后行親蠶禮乘鸞輅張靑羽蓋龍旂九旂太尉妻驂乘太僕妻御前金鉦黃鉞鹵簿鼓吹虎賁羽林騎爲前導執法御史在前皇后躬採桑於蠶宮手三盆於繭館禮畢還宮長安觀者塡駢於衢但見夾道張紅錦步障竟未望見鸞輅太尉妻與后同車但覺后芳馨滿體太僕妻掖后登輿覺后身輕可舉而並不瘠弱皆退相謂曰今日得瞻仰天人奚啻登仙且曰張皇后之美端重者遜其淑麗妍媚者讓其莊嚴明艷者無其窈窕雖古莊姜西子恐僅各有其一體耳當是時後宮有何美人最得寵於惠帝常以皇后入宮在後侵侮之每夕自至帝宮留宿使其左右拒諸美人給之

曰皇后已在內矣事浸聞於外羣臣皆竊議曰張皇后年甫十四已不自貴重而淫佚若是何以承宗廟乎冬十月、太后偵知后入道始通亟望后生子乃諷帝常宿椒房帝多內寵已生皇子五人外有嬖僮閎孺等后年尙少簡靜無慾見帝日漸多病勸帝靜養一年須宿疾良已始敢承恩幸帝愛慕后容德不得已屏絕內外寵色專宿椒房養疾后仍與帝異床而寢而太后不知也方謂皇后寵已顓房旦夕可得孕遣使禱祠山川百神與醫錢數千萬俾后服藥求子諸臣亦益訾議皇后以為擅寵或微諷張敖曰艷女必多淫后聞之曰使帝疾果愈諸臣雖斥我為淫妬我無憾矣六年三月、帝疾漸愈召諸美人有殊色者同遊上苑諸美人誇妍鬥艷服飾麗都光映花木帝遣使召皇后須臾后澹妝艷飾珊然來前行步如輕雲出岫不見其裙之動也帝目逆之曰神仙中安得有此人諸美人亦目眩神馳爽然若自失者帝軀體素秀偉后與帝並立約短二寸云其秋、后有微疾太后疑有孕召太醫診脉宦者引醫入椒房施黃絹為帷帳醫跪帷外俄聞環珮聲鏘然自內而出宦者奏曰請切脉侍女捧后手置

帷外醫見后手如柔荑美白不可名狀悟爲大貴之相診畢奏請望舌色旋聞帷內嚶然有聲若云無庸者侍女固請乃始搴帷瞥見皇后紅衫黃裙端坐於內翩若驚鴻皎如秋月脣色如朱櫻一點后閉目張口示之轉瞬則帷已下矣醫乃奏於太后言皇后氣體非不能生子但其脉尙似處女殆無孕也九月、太后聞後宮美人有娠大怒曰皇帝養病方愈此輩復蠱惑之不可宥也皇后涕泣爲之請命太后忽曰然則吾以與汝爲子汝當佯爲有娠不可違我言后欲救美人且慰太后而調和兩宮不得已從之帝亦佯若信后有娠者后初見帝疾漸瘳許帝以明年三月爲合歡之期及稱有娠遂深居習靜幷不與帝相見宮人黠者頗疑之曰皇后將生太子而腹不大何也七年六月、美人生男太后取送皇后養之布告中外立爲太子是時后年十六大臣疑后不能生子謂爲實年十四蓋誣之也太后慮太子生母尙在或不利於皇后乃潛遣人縊殺之皇后趨救則無及矣帝宿疾復發每召皇后侍湯藥秋八月戊寅、帝疾大漸皇后及諸美人環繞御榻帝使后坐榻旁熟視之曰太后愛汝俾汝稚年入宮誤

汝非淺將使汝終身爲處女矣然婦人以夫爲天汝旣爲嫠女恐將受侮於人奈何頃之帝崩年二十三后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大歛諸侯王羣臣立殿下皇后在殿上東向諸美人公主宗婦皆從皇后伏哭后豐容頎體兩目已紅腫如桃哭音嬌細而悽婉雲鬟如蓬麻衣如雪轉益艶麗殿之上下皆爲聳動感私語曰惠帝棄全盛之天下尙不足惜獨惜其棄此幼豔之中宮耳太子卽位太后臨朝稱制徙居未央宮行天子事后仍居椒房稱孝惠皇后太后欲盡誅諸功臣后諫止之呂后元年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右丞相監未央宮如郎中令居宮中侍太后辟陽侯追怨惠帝以張皇后少艾欲蠱之乃先結驩於張敖一日辟陽侯在敖第見后遣婢二人還家問之曰汝等事皇后司何事對曰司糞溺辟陽侯曰嗟乎吾每見皇后朝太后儼若天仙汝輩何修而得常見其糞溺也敖告公主入白皇后使善爲之備旣而辟陽侯賂后侍女使獻錦襪錦袴於皇后后大怒焚之立譴侍女且泣訴於太后太后乃責辟陽侯而嚴爲之防衞后始得保完節后幼有潔癖几榻無纖塵平時御左右無疾言遽色雖盛暑在內

寢必整襟端坐未嘗袒裼熱無微汗寐無鼾聲一日偶入浴室召侍女濯背侍女見后全體豐豔其肌膚如凝脂如美玉項下懸七寶金縷鎖臂約碧玉條脫皆惠帝所賜希世絕寶也后身不御薌澤而滿體芬馥如芝蘭侍女戲后背曰美哉皇后姿猶愛慕不忍釋惜乎先帝之早逝也后叱之曰毋多言少帝立四年年五歲張皇后年二十矣少帝每與后同寢見后乳猶如處女怪之問左右乃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皇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而幽殺之立惠帝第三子常山王宏是爲後少帝太后又欲除代王淮南王等后涕泣苦諫呂氏之人慍曰張皇后稚年守寡而力護諸叔不知避嫌耶然諸王竟賴以無恙后年二十四太后疾篤召張皇后欲使臨朝后固辭乃以後事屬呂產呂祿以祿女爲少帝后七月辛巳太后崩少帝聽政或言宜尊張皇后爲太后諸大臣弗聽乃遷后於長樂宮呂更始爲衛尉禁后母家毋許有人出入后塊處宮中并不知內外消息相國呂產謀入據長樂宮挾孝惠皇后以令羣臣謂人曰張皇后孱弱無能乃掌握中物耳因使人說后與相國同心后不從悉

斂兩宮諸門鑰戒毋納相國產殿門呂氏卒無內援以敗九月庚申朱虛侯旣殺呂產遂矯少帝符節馳斬長樂衞尉呂更始分兵守宮門辛酉捕斬呂祿及少帝之后誅呂須樊伉而廢后魯王偃諸大臣相與陰謀曰惠帝諸子若年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可幷誣爲呂氏子誅之所謂去草當芟其根也乃遣使迎代王後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長安卽位夏侯嬰與東牟侯興居入淸宮載少帝出就舍其夜有司分部誅滅少帝及諸王於邸諸大臣復相與聚謀所以處孝惠皇后者或議誣以淫僻殺之或議出后使大歸張氏或欲送后入織室或曰孝惠皇后煢獨可憫且惠帝聘以殊禮母儀天下未嘗失德豈臣下所宜擅廢今天子繼惠帝之統於皇后親則嫂叔義則臣子也似宜有崇奉之禮與太后皇后列爲三宮則恩義兼盡矣或曰昔孝惠皇后殺美人而奪其子殆一險悍婦人也若留孝惠皇后於漢宮是猶蓄雌虎於深山後必見噬矣或曰吾聞后有懿德殺美人者呂太后也且惠帝諸子已被誅若復置后於死地吾輩且蒙不韙之名不如奏天子使自處之東牟侯曰若奏之天子此以慚德貽君父也我

請獨受其名黎明東牟侯入長樂宮遷張皇后后臥未起宦者使宮人趣后起后盥洗既畢方欲整理衣物不許乃灑泣登車東牟侯收其印綬分宦官宮女五十人使隨侍皇后其宮中法物鹵簿及皇后祭服朝服皆令有司守之遂送后入北宮觀者夾道后乘素車有兩侍女驂乘后兩足在簾下其履式圓頭方底與帝履畧同織以翠羽飾以金葉綴以明珠履長約七八寸忽風吹簾動隱約見后半面咸駭曰天人也有此福德之相何以見廢既而曰惠帝在位七年不失爲令主今陵土未乾而諸臣欺其孤兒寡婦亦太甚矣因相與歎息泣下朝士有掛冠去者后至北宮東牟侯擇殿後幽室閉后與侍女數人於其中扃鐍深固飲食糞溺皆從一穴出入選老宮人二人監之號爲宮正乃奏言后黨於呂氏罪宜幽廢謹已便宜從事制曰可文帝元年立竇皇后推恩封薄昭爲軹侯齊王母舅駟鈞淮南王舅趙兼亦皆封侯帝心知張皇后無罪乃封后弟張偃爲南宮侯以慰后心亦慮后之自殺也后居幽室三年每佳辰令節宮正以鑰啟戶許出片時值惠帝忌日亦許后一出祭拜拜畢復入文帝三年六月

濟北王興居反敗死文帝曰興居所爲皆悖埋蠱者朕初即位興居擅幽孝惠皇后朕聞后爲人甚賢淑無微過乃命竇皇后往北宮省之竇后名猗房、惠帝時以良家女選入宮侍張皇后后待之甚厚其後出以賜代王既立爲皇后數爲帝言張皇后之賢帝惻然憐之且知后孤弱無能爲故欲出后於幽室云宮正聞竇后將至北宮謂張皇后曰汝斂衣垢面何以見皇后乃使侍女爲后沐浴理妝飾以盛服竇后至前殿坐定侍女扶后出自幽室竇后左右咸指目之曰如此美人而久閉此室可惜也竇后見后行禮畢因訴積年契闊之衷且曰妾向者辭皇后出宮皇后年僅十五今倏忽已十二年矣而皇后貌益豐顏益少善氣盎於面背想見涵養之功非妾所及也因請入觀皇后寢帳后赧然若有慚色者侍女導入幽室竇后見室中之狀大驚召宮正責之曰此事皇帝初不知皆汝輩所爲也宮正對曰此奉大臣及東牟侯之命謂已奏之天子妾等安敢違乎竇后命速揺其戶引張皇后居於正殿還奏文帝帝亦歔然曰如此朕何面目以對惠帝乃詔羣臣議崇奉孝惠皇后之禮將設北宮衛尉及太僕

少府家令等官羣侯恐后一旦得勢且修前怨交諫以爲不可帝惑於羣議乃詔有司曰孝惠皇后嘗爲天下母其起居服膳皆視后禮之半並增北宮侍女然亦寥落與家居無異有司供用不饒皇后至手刺女紅以濟用侍女見后失勢又賞賜微薄不盡聽后使令惟后初立時媵婢獨忠於后云是時惠帝後宮美人千餘皆在北宮與后比室而居頗疑后已被廢因狎侮之竊稱之曰張廢后或曰后乃惠帝之元配舉天下皆其臣子誰得廢之乃隱指之曰幽室中人或直稱爲張敖之女后聞之泣曰何爲牽及吾父名一美人與后語數視后腹后問之對曰妾愛后腰腹纖妙麗人體格不當如是耶然未知后昔年佯爲有娠時腹亦僅如是大乎后變色拂衣而起后年二十九値薄太后六十生辰諸妃公主命婦皆上壽北宮宦者及侍女欲求媚於帝紿后出房挾以登輿强扶后往朝賀傫然就諸貴人命婦之列又强挾以朝文帝帝與太后皆悚然降禮然頗心訝之以爲出自后意也后歸而慍甚鞭笞其旁侍御悄然不見齒者累月南宮侯夫人亦於朝賀時見后歸以語張偃偃曰自大姊退處北宮人皆誤

謂之廢黜而淒涼況味亦復難堪傷哉吾姊以如此仙姿淑性而棄擲埋沒於空室之中此由吾母一時之誤俾入漢宮故也既而匈奴為嫚書遺漢曰昔孝惠皇帝與單于為兄弟交誼至隆也今聞其子皆已被誅皇后張氏貞靜幽嫻溫恭淑惠而無故幽廢北室如忌此人何不送入匈奴俾獲早覩天日昔高帝嘗以魯元公主見許已而爽約今其女既配惠帝單于豈敢有所侵犯竊願奉迎供養事以母禮以答惠帝之厚誼其語皆中行說教之也說背漢降匈奴數繩張皇后之美以誘單于使為嫚書以愧漢人漢得書不答遣使諭之曰孝惠皇后為漢國母誰能廢之皇帝篤親親之恩奉之離宮禮數亞於太后單于幸勿過聽單于私問使者曰吾聞張敖之女為塞南第一麗人信乎使者紿之曰孝惠皇后非以色選祇緣帝甥得立聞其兩目蒙視面大而多黑斑惠帝惛之終身不答以至無子今復年逾三十頭童齒豁宮婢出述其狀貌殆下中之姿也單于笑曰汝毋誣汝國母文帝十二年后年三十六矣而惠帝後宮美人有逾四十者帝憫其怨曠皆令出嫁諸美人有侮后者紿之曰天子憐后以童女

寡居竇未嘗伉儷先帝聞亦將出而嫁之以和陰陽之氣后大怒曰汝等敢戲侮無禮速去無來見我既而諸美人詣竇后拜謝左右告后曰方今世態炎涼令人悒悒彼諸美人皆事惠帝惠帝既崩則皇后乃一家之主竟不一來拜辭而獨謝竇太后何也后曰若輩以我為死久矣惠帝一生仁厚而諸子無端被害諸美人復相率以去僅留我衰朽之身為守空宮旦暮入地他時逢惠帝忌日宮中誰復設祭者因泣下霑襟諸美人聞之相率詣后拜辭后仍罄所有私財各賜黃金數斤以為嫁資皆退而歎曰張皇后聖德安可及哉明年竇太后檢椒房法物服玩將祭服朝服十餘篋皆極華麗而尺寸短小如十二三歲女子之服竇后猶識之曰此皆張皇后初立時惠帝精心營製者也乃悉令送還北宮又明年匈奴大入蕭關會有蜚語謂單于欲攻長安襲取孝惠皇后者或言惠帝已絕嗣無後所娶張氏女猶在漢宮乃尤物也宜速賜之死帝曰孝惠皇后賢人也有大功於漢且彼自默處深宮不知外事何罪之有怒斥言者越二年后年四十竇后與后同歲生值二月生辰羣臣奉表稱賀四方貢獻珍奇

交錯。諸公主命婦皆詣中宮。賞賚優渥。及后三月三日生辰。北宮闃寂無人聲。惟侍女爲后稱慶而已。文帝有寵姬慎夫人。宮中推爲第一國色。夙聞孝惠皇后淑美。欲與之競。乃託上壽詣北宮。北宮侍女皆驚喜。慎夫人艷飾盛服。顧影徘徊。是時后身長漢尺七尺三寸。慎夫人長七尺一寸。望見后貌端艷靜逸。驚而卻步。行禮既畢。夫人見后柔訥可侮。起立后前。熟視后面。曰。始疑皇后爲年已長。今乃如未滿三十者。吾觀皇后丰神。殆處女也。退謂左右曰。吾始聞孝惠皇后微有雀斑。以爲瑕疵。豈知得此點綴。轉益美艷。然年已四十。而猶羞澀。持重不敢舉首視我。眞可憐也。夫人左右亦掉舌流涎。相顧曰。今日夫人如孔雀之朝鸞鳳矣。是歲后謁安陵歸。忽夢見惠帝如平生。呼后名曰。阿嫣。汝無日不念我。自汝徙北宮。我神魂依汝至此。每在空中觀汝。獨愛汝之誠壹也。汝體貌備四時之氣。春宜鼓琴。宜澆花。宜折柳。宜晨起梳妝。宜倚案讀書。宜搴簾而出。行步珊珊。夏宜圍棊。宜揮團扇。宜披葛納凉。宜竹下小立。宜憑樓眺望。宜臨荷沼。面映水中。秋宜對月。宜折桂。宜賞菊。宜以承露盤盥手。宜七夕望牽牛。宜倚

紅牕課宮人刺繡冬宜玩雪宜折梅宜圍爐宜焚香靜坐宜剪燭清談宜披狐裘御珠冠錦袍受朝賀汝之丰趣惟我領之最深我早年棄汝俾汝百端受侮乃天所以養汝之德將玉汝於成也今汝名繫仙籍吾亦待汝同行矣后以夢語左右左右問曰皇后見先帝已老乎后曰未也左右笑曰然則向者后年幼於先帝七年今先帝年幼於后十八年矣后默然不應后自二十五歲以後有幽憂之疾文帝後元年三月肝風驟發宦者奏請勑太醫診之會長公主嫖有微疾醫官奔走未及赴北宮不數日后薨年四十一侍女聞空中奏樂聲異香數日不散后既無骨肉懿親在側小歛時侍女爲后沐浴驗視后之下體皆曰可憐哉后眞處女也宮人皆愛后體之美豔不肯遽歛祼而觀之日過此不能復見矣或量后諸體之鉅細長短誌之乃至隱微之處無不歎美閱一日始得歛帝詔羣臣議喪禮不以后禮治喪去其珠襦玉匣帝與羣臣皆不成服不送葬初惠帝時營安陵皇后塋域與帝陵對峙惠帝以張皇后性愛花特命多樹花木至是不用合葬之禮廢其故塋爲墟葬后於安陵諸美人冢次故去塋二

里許。不祔廟。不起墳。漢書文帝後元年紀書曰。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不書葬。不成喪也。不書日。以不發喪。官失其日也。不曰崩而曰薨。以其退處北宮也。已廢之后。死不書於帝紀。而張皇后獨書。且仍大書曰孝惠皇后者。惠帝既崩。后無微罪。非臣子所得廢也。后廢居凡十有七年。群臣以呂太后之故。遷怒於后。且欲自文前愆。乃多造誣謗。加以失德之名。其後史官不察。復襲其說。識者病之。后薨百五十餘年。赤眉入長安。發掘漢諸陵。凡用玉匣者。尸皆不壞。面如生。賊乃汙呂后尸。后妃年少者。多被汙辱。群盜妬爭相殺。至數十百人。惟孝惠皇后以無墳故。竟免發掘。魏晉間關中民祀后爲蠶神。或祀爲花神。多立廟焉。

贊曰。后勸惠帝除挾書律。澤被千古。偉矣。其在漢室有三大功。勸太后勿誅諸功臣。與謀害代王。及歛諸門鑰。使相國產不得入殿門。呂氏就誅。此其功之最盛者也。代王既立。后乃幽廢。竟無崇奉之禮。蓋地處嫌逼。雖賢如文帝。不能無介然于懷。故待后恩禮頗儉云。夫古聖后賢妃多矣。然容與德皆極美。而幽廢者。惟漢張皇后一人。但賦性柔愿。才畧稍短耳。於戲。坤道以靜爲體。以有德而

無才爲正。此后之所以爲至德歟。

跋曰、孝惠皇后外傳。凡有兩篇。此乃其後篇也。玩其敍意。乃是一人所作。蓋當時甄采羣書。旁及稗史。不免互有異同。因而兩存其說耳。今觀此文。似較前篇更雅練。而翔實卽從千載下設身置想。殆無非確有之情事。爰並錄之。皆足以垂不朽焉。

## 漢魯元公主外傳

魯元公主者。高帝之長女也。母呂后。生一女一男。女卽公主。男爲孝惠皇帝。高帝爲亭長時。家貧。呂后攻苦食淡。公主年七歲。卽能代母操作。抱哺幼弟。呂后甚賴其力。或盛夏治田。母女皆跣足蓬首。汗流浹面。不知其悴。一日呂后與公主居田中耨。置惠帝坐田畔。有一老父過求飲。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又相公主曰。此女圓準。故多財。豐下。故多後福。廣額。故不久當大貴。豈長困於隴畝者哉。呂后頗心異之。及高帝起兵爲沛公。旋封漢王。其家屬皆居沛。漢二年四月。敗於彭城。高帝使人收家室。太公呂后已爲楚所虜。道

逢惠帝及公主載之以行馬疲追者在後帝蹶兩兒欲棄之夏侯嬰常下收載之既登車嬰以面向兩兒使各抱其頸而立乃馳卒得脫于下邑之間是時惠帝年六歲公主年十三矣公主頗知避嫌以布蒙面既而往道旁溲溺追者將至高帝怒又欲棄之嬰固請載之竟免於難六月、漢都櫟陽立惠帝爲太子令諸侯子爲宿衛幷册封公主傅姆贊禮諸妃嬪觀之曰公主德性窈窕周旋進退亦頗楚楚可觀惟素居鄉野不慣爲容飾耳既而高帝出關與楚相持諸姬皆從去呂后又在楚未歸宮中無主公主專攝宮中事端詳愼默曲有條理以時護調太子飲食寒暖皆不使失節高帝以爲賢三年正月、帝由滎陽馳入關選諸侯子尚公主召年少貌美者三十人入內廷聽選張耳之子敖年方二十一神清如冰玉狀貌雅麗儀度翩翩帝見之曰美哉古之子都徐公不能過也居期諸侯子入內殿設鵠射之帝召公主垂簾觀焉用秦制也公主羞畏不肯出高帝罵之乃出坐於簾內默然俯首未嘗仰視張敖連射皆中的其餘中者四人帝先以問公主皆不答帝指張敖曰此眞佳公子矣公主不覺舉眸一望

若微解頤者臧夫人曰公主已心許之矣帝乃以敖尙公主公主體修頎面如滿月其色微似紫棠澤以紛黛彌形端潔性溫愨有淑行漢沿秦制凡公主下降必選宮人年老者傳之謂之家令尙公主者雖欲入房侍公主家令不許不敢擅入也敖尙公主惟合卺之夕得侍寢榻既而數月不得入一夕伺家令入宮敖竊侍公主公主遂有娠明日家令知之對公主詬誶張敖公主爲之泣下其後公主受制於家令口欲言而忸怩終不敢留敖宿也明年三月三日公主生一女張敖之母朱氏趨往視之朱氏者外黃富人之女也有國色少時誤嫁庸奴不相得遂去之其父之客爲擇壻使嫁張耳生子敖年已三十有六尙如二八麗人謂公主曰余昨夢天上諸神仙送女儀仗甚盛一美人冠服莊嚴端坐輿中降於余家此女殆天上謫仙人也自往摩其頂女忽對之嫣然一笑朱氏驚呼公主視之因名之曰嫣左右皆謂女貌酷似祖母朱氏亦以其類已也愛之如掌上珍其秋九月楚歸呂后於漢公主入宮省母呂后詢知家令隔絕張敖雅憐公主因怒家令言於高帝罷去之著爲令自後公主與敖伉儷日篤

敖侍公主亦甚謹公主有微疾敖爲按摩肢體親抱公主登厠公主雖辭之而敖不倦也留侯子張不疑謂敖曰子之事妻無乃太勞敖曰天家貴女一喜一怒家之興廢繫之且公主甚賢其姿貌雖非絕麗而舉止大方氣象溫雅靚如秋雲之吐華月藹如春風之拂名花實世所罕覯也於是高帝呂侯皆寵敖甚厚立敖父張耳爲趙王時人爲之語曰不願封侯十萬戶但願身侍長公主明年七月、趙景王張耳薨敖嗣爲趙王都襄國尊母朱氏爲王太后公主爲王后高帝六年十二月、帝自邯鄲過趙趙王執子壻禮甚恭上箕踞慢罵之公主抱其女出見上撫玩良久呼爲玉女云公主尙無子乃謂敖曰妾惟有一女王當爲似續計盍置侍姬敖固辭公主飾美姬二人使侍敖寢遂連生二子曰侈曰壽八年九月、高帝患匈奴强盛劉敬說上曰陛下誠能以嫡長公主妻之彼貪漢重幣必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因使辯士諷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女詐稱公主彼亦知之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遣使徵公主於趙公主時年十九

與趙王日夜對泣遷延未行呂后亦泣曰妾惟太子與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中帝不得已先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其冬十二月趙相貫高等謀反事覺逮捕張敖至長安繫獄詔有司錄送敖家屬別遣宦者先迎公主公主顧念其女年幼又見其姑朱氏丰神美豔恐爲吏卒所侵辱欲與姑女偕行有司不許公主乃厚賞吏卒灑泣而別吏卒羈送張敖家屬每止傳舍敖母朱氏與諸姬妾及敖女嫣同處一室從吏或夢明月出於室中夜起望之其上常有雲氣爲五彩龍鳳形一卒或從室外窺之見敖母方去冠理髮豐麗端豔儼若神仙不覺心動欲乘夜犯之將入戶則見敖女寢榻前紅光滿室如是數四驚怖而止既至長安獄吏議夷張敖三族自公主而外皆當從坐公主入宮泣訴張敖無罪呂后見高帝數言張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帝怒曰使張敖踞天下豈少而女乎會貫高等力白張敖不反九年春正月赦趙王敖廢爲宣平侯是月公主適生子偃帝欲奪公主嫁匈奴呂后諫曰中國不能自强專恃薦女以爲得計恐貽笑於天下帝乃使敖尙公主如故匈奴屢寇邊索公主漢使者或紿單于曰公主

有一女甚美他日年長可代母遠行單于信之始不爲寇十一年九月、酈侯呂台娶婦魯元公主往賀宴於內室公卿列侯宴堂上酒酣樂作忽見一美公子立屏後面目秀麗舉止端嚴公卿咸視宣平侯曰此必足下令子競起視之問年幾何婢答云八歲饋以果餌不受或欲執其手驚走入內旣復詢之宣平侯曰此敖長女也以素愛之故飾以男子之服然其性純懿而畏人而於男女之辨尤嚴故亟走耳公卿皆嘖嘖歎羨頃之公主傳呼將歸第宣平侯倉猝離席而去明年四月、高帝崩公主率女嫣入哭甚哀送葬長陵五月、惠帝卽位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恐太后害之謀所以自全者乃獻城陽一郡爲長公主湯沐邑尊公主爲王太后太后大悅惠帝二年、匈奴爲嫚書遺太后太后大怒召樊噲議擊之季布諫而止乃遣宦者張澤奉書遜辭報之單于謂使者曰吾欲索長公主以踐前約使者對曰長公主早嫁張敖高帝時猶可奪之今天子乃公主之弟豈有奪已嫁之姊以予單于者哉單于曰然則公主之女可來代之使者歸報太后太后憐愛外孫女不忍遣三年春、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而聘女嫣

以配惠帝所以杜匈奴之望也公主廣市長安大梁美婢百人以媵皇后會稽仙人朱仲詣闕獻大珠徑三寸太后用爲聘禮公主復以黃金七百斤購之仲不受金復獻大珠徑四寸光明如月公主用飾皇后禮冠冬十月、惠帝立皇后張氏時公主年二十六惠帝年十九皇后年十二公主旣以后母益貴寵而彌自謙抑當世以爲賢后立四年、惠帝崩太后憐后幼弱徙居召公主入椒房與皇后同臥起后寢至夜深必起坐溺器颼颼有聲公主左右竊見后睡容初醒如春日海棠素衫素袴首不加冠而盤髻如旋螺額可鑑人端豔之色與燭光相照耀后微咳數聲公主呼后曰吾兒得無冒寒乎后旣登牀母子絮絮對語公主私問曰汝配先帝數年果獲一侍枕席乎后不答固問之后嬌音若泣者良久乃曰自我入宮彼已多病矣公主曰以汝如此身貌而終身爲處子吾每念之肝腸如割又問曰汝糞溺有芳馨何也后曰我初入宮卽飲花露想以此獲效然初不自覺也公主愛后如嬰兒調護其眠食居半年公主始歸第私謂后曰吾聞辟陽侯爲人邪僻今方以右丞相居宮中汝宜謹自守身戒侍女勿

妄出入后如其教人罕得見其面者呂后元年夏四月公主薨太后命孝惠皇后歸臨母喪成服后年十七哭盡哀居喪亦兩旬送葬還宮又六年宣平侯張敖卒賜謚曰魯元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封公主子張偃爲魯王其後太后以魯王偃年少孤弱封其兄侈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以輔魯王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偃遂廢孝惠皇后幽之北宮文帝元年乃封張偃爲南宮侯續張氏二年釋孝惠皇后出自幽宮復以后禮供養魯元公主冢在惠帝安陵東三十里亦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云

評曰魯元固千古賢公主此文用筆奇麗亦千古妙文與孝惠皇后傳雖分兩篇而事蹟自相貫穿作者姓氏不可知合而觀之其妙可見

## 蔣孝廉西征述異記

青溪居士

湖南蔣君名嘉棟字嘯霞辛酉舉人博覽書史長於歌詩性謹厚不妄言壬戌癸亥間在京師與余交甚洽嗣聞蔣君從戎甘肅洊保同知直隸州不見將十年矣同治壬申六月忽遇之揚州逆旅握手甚驩問無恙外相與沽酒對酌譚

至夜分不倦蔣君歷訴近年艱難勞苦之狀既而各述異聞蔣君曰余向讀稗史每疑所記非實事乃以今所親歷証之始知宇宙之大無所不有神鬼之說非盡荒唐也余以去年二月催餉至西安久居無事每策騎閒遊徧訪秦漢古陵但見荒煙蔓草心竊慨之作詩憑弔至數十首一夕月明如晝余酒後乘興步月獨行數里外忽有安車八乘自後而至華轂蒲輪珠簾錦幔璀璨耀目不類人世所乘者車中人捲簾玩月余驟窺之皆絕代麗人也車前各有兩侍女掛轅輿夫在地傍車疾趨頗類宦者裝束其行甚迅而絕不聞人馬聲余盡氣追奔約行十許里見一大宮殿八輿倏忽不見皆已入門矣余急隨之入經門戶數重車中人始皆降輿服飾似非近世人入一大殿共坐笑語殿上椽燭輝煌陳設絕麗亦非生平所見余欲上殿覺有人呵止殿下有一叟亦宦者裝束導余坐東廊下余叩以姓名此人自言田姓漢文帝時爲北宮宦者至武帝時以正直忤江充被讒而死上帝憐之命在此間永給使令余問此何宮殿曰未央宮也問殿上何人曰漢宮后妃問何以至今尚在曰皆爲花神凡天下名花

百餘種各有一神司之其歷代后妃以至民間淑媛或生前容德兼美菁英未散或抱沉冤以沒精靈不泯者皆爲花神前漢后妃爲神者僅九人今其八人在殿上其一爲花神之主總領天下花神俄頃卽至矣余問諸神在此何事曰今日爲品花勝會諸神各以其花獻於品花之主如受而玩賞之則此花在天下必馥郁蕃盛否則須俟五年之後重爲品題今日良會子所以得至此者蓋以子博古多情襟懷風雅故特令子一瞻斯會以示造化之機耳因歷指殿上人告予其纖腰綽約顧眄生姿手執桂花者戚夫人也其長眉豐頰修短適中手執海棠者武帝陳皇后卽長門買賦者也其體長而秀貌姸而逸手執芍藥者李夫人也其貌畧同李夫人而體更豐整手執芙蓉者邢夫人也其頭上有雙髻而儀容婀娜諸美畢具不可殫述手執牡丹者爲王昭君蓋出塞後早亡魂依中國仍返漢宮云其淡粧靚服顏若朝霞手執菊花爲班婕妤其身小面圓眉嫵間畧有愁容手執蘭花者爲哀帝傅皇后其舉止矜莊默然端坐手執梅花者爲平帝王皇后八人中以王昭君陳皇后李夫人邢夫人爲最麗戚夫

人班婕妤次之然亦並世所未見也傅后、王后則貌略勝中人而已余方凝神熱望忽空中仙樂嘹亮有仙輿冉冉而降諸后妃皆出迓輿中人降輿入殿舉步姍姍如輕雲之出岫厥服上紺下黃深領廣袖珠冠繡帶鳴珮鏘然厥體頎碩而俊俏厥面稍長而兩頤圓滿如世所謂鵝蛋臉者廣額隆準雲鬢蛾眉口如含櫻齒如編貝嫣然一笑頰輔有圓暈如指痕亦莊亦麗亦澹亦雅蓋王昭君陳皇后輩雖及其姝豔而重厚或不逮也余因問叟此何人也曰惠帝張皇后也后既入殿就正位南面坐諸后妃皆旁坐各以其花進獻后獨接蘭梅各一枝插於坐右瓶內復與諸后妃笑語久之余以目注殿上而默憶漢書孝惠張皇后傳因問叟曰張皇后並未以容德見稱漢書本傳且有貶辭何以獨爲花神之主叟曰吁子何見之拘也自古瓊姿麗質或埋沒於窮巷之中淑德佳人或幽閉深宮之內當時無所知名史册不及紀載者何可勝道其或以中人之姿而遇一勢燄烜赫者深寵而極愛之則往往倖獲美名後人不能辨也張皇后容德兼美本爲漢代后妃之冠而史家必貶抑之者以其見廢也余乃詳

問張皇后事。叟曰后乃魯元公主之長女。惠帝之甥。實以淑美得配惠帝。入宮時年僅十一二。惠帝多寵後宮美人。后幽閒貞靜。絕無妒寵爭妍之事。及惠帝崩。而后無子。呂太后立惠帝後宮之子。名為張皇后所生。是時后年尚幼。而諸呂擅權。后寂處深宮。絕不與聞外事。然心弗善諸呂所為。隔絕不與相通。及大臣誅諸呂。並除惠帝之後。迎立文帝。獨念惠帝皇后尚在。恐有後患。因相與廢張皇后。幽之北宮。復加以失德之名。誣以黨呂之惡。布告天下。此皆大臣之陰謀也。文帝從大臣之請。未為昭雪。史家不察。因而害之。其冤不白於後世者。逾二千年。然在人世被抑甚者。則天之償之也獨厚。張后廢在北宮。幽居十有七年。澄心靜攝。得悟大道。此所以為天下花神之主也。言未已。忽聞傳呼之聲。諸后嬪送張后升輿。紅雲一朵。冉冉向東而去。余問后往何處。叟曰先至洛陽。蓋歷代舊都。皆歷代后嬪之所會。今夕品花太抵周歷六七處云。頃之諸后嬪亦各登輿而去。殿內闃然。叟催余出門。月斜雞唱。余悵惘慘慄。獨行十餘里。返廬則東方已曙。明日復往求所謂宮殿者。邈不可得。披榛掃苔。讀一殘碑。乃知為

未央宮舊址余於是連夕攜僮步月躑躅荒郊冀再有所見而終無一遇今年四月道出西安余復爲停車數月嘗夜至其處仍寂寂無覩也然余每憶斯事至今猶在心目中聊一爲子述之如此青溪居士曰此事驟聽甚奇然世間異事往往無意中遇之如子所言登諸稗乘非特以廣異聞亦且有裨史學此攷古之士所樂聞也因爲敘其顚末而書之

# 黑心符

唐于義方著

一妻不能御。一家從可知。以之卿諸侯。一國從可知。以之相天子。天下從可知。蓋夫夫婦婦而天下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惟女子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論語之教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書之訓也。無由遂在中饋。易之戒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詩之勸也。威公縱文姜喪軀而幾亾魯。高祖畏呂氏。召亂而幾亾漢。文帝牽掣于獨孤。廢嫡長立。致大業之傾。高宗溺惑于武媚。故失威權。階大周之僭。萬乘尚爾。況庶人乎。又况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閔家以蘆絮示薄。許氏以鐵杵表酷。其事歷歷可見。爲夫者耽少姿。入巧言。房簀之間。夜以繼日。纏愛紐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如鉗礙口。噤不得聲。如絡冒頭。癡不得動。如杻械被身。束縛囚繫。不得自由。而至寒熱飢飽。在彼不在我。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使爲不信。惟命。使爲不義。惟命。使爲不忠。惟命。使爲不慈。惟命。使躬行夷狄犬彘

之所不爲惟命。呼令殺人。則恨頭落之遲。呼令自殺。則恐刀來之晚。極口罵辱焉。迎以笑嬉。盡力決撻焉。連稱罪過。數以犯再拜謝之。役以事徒步辦之。曰舐吾痔。諾而趨。曰嘗吾便。跪而進。上不知有親。知有吾妻而已。下不省有幼。省有吾妻而已。人方以爲古不聞。今不見。彼尚且流汗積踵。吐血逾胸。悚懼惶惶。戰栗振掉。惟恐妻語之厲而色之莊也。其效伊何。有家則妻擅其家。有國則妻據其國。有天下則妻指揮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簾。守一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奮庸熙載。則于飛對內殿。連理入都堂。粉黛判賞罰。裙襦執生殺矣。世雖晚猶有是非。俗雖澆猶分善惡。有臣如此。君必亂之。有朋如此。朋必絕之。有閭里如此。隣必去之。有民如此。官必刑之。有子如此。父母必號泣而擯之。有同氣如此。兄弟必紛紜而捨之。有父如此。有祖如此。有叔伯如此。子孫姪如此。必色變心移。東西南北而避之。婦人遂啟口爲雲霧。發喉爲雷霆。展身爲電。轉身爲風。誣春爲秋。改白爲黑。指吳作越。號女作男。無力齟齬。喜不自勝。喜在其間。愚以度日。坐以待盡。或十年。或六七年。或二三年。齒髮日衰。壽命且盡。貨均彼卷

而懷之。則聯秦合晉之事萌而請媒通聘之迹見矣。昏丈夫君已不用。友已不齒。鄉已不錄。兄弟不親。子孫不集。人非高于泰山。鬼責深于滄海。其家虛矣。老方悲其墓臭矣。死尤辱妻而繼焉。有格言也。就夫言之。乃並枕於蕘連盤野葛。就子孫言之。乃通心鑽徹骨錐。就朋友親族言之。乃一輪車。四墻屋。甚者至於殺夫首子。禍緜刀鋸。寃著市曹。祭祀絕而門庭蕪。然世人恬爲之。悟且畏者無有也。吾年六十。目見耳聞。不可算數。今訓汝等。有妻固所不免。當待之如賓客。防之如盜賊。以德易色。修己率下。妻既正。子孫敢不正乎。萬一不幸。中道鼓盆巾櫛付之侍婢。鹽米畀之諸子。日授方略。坐享晏安。又或無嗣孤單。則宜歸老弟姪。以心與之。孰敢不盡。若更重婚續娶。定見敗身殞家。至時親友不欲言。子孫不敢諫。衆已惡。已悞。難信難處。豈知吾熟諳而預言之。龜鑑在前。無復縷縷。立石中寢。永戒來裔。稍越吾言。祖先明神共賜誅殛。百世循之。眞萬金之良藥也。

顏氏家訓云。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蝱。或未能

免限以大分故稀閨闥之鬬河北鄙于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于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已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奸臣佞妾一言陷人者衆矣况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黑心符徽傷大雅要自傷弓驚餌之言留之爲顏氏下一注脚于義方萊州右長史

## 竹夫人傳

宋張　耒文潛著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于渭川。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滅于匠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宮。自衞皇后以下。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顧無以益我。思得疎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皇后等謝曰。妾得與陛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萬死。于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銛拜竹氏。職爲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綠衣黃中單。上笑曰。所謂綠衣黃裡者。初夫人家久見滅。上曰。爾滅亡之餘也。夫人謝曰。妾之滅亦大矣。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時召幸後宮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等。皆相謂曰。是所謂善良者。安能間吾寵。由是莫有妬之者。是時上方郊五時。祠太乙。以致神仙。率常齋戒自祓除而暇。每召夫人有所游幸。諸將軍幸臣等。更爲帝扶持夫人以行。帝亦不疑也。上幸汾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群臣。作秋風辭。歸未央。坐溫室。夫人自此寵少

衰。上謂夫人曰。而第歸善自安。明年夏。吾當召卿。至期。果復召夫人。夫人見上。中不能無小妬。由是罷之。復遣將作大匠別選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後宮。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紈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與若類也。然爾猶得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夫人猶自力出。赴火而死。

予　大父貞之公。嘗命題竹夫人詩云。悲秋已過又傷春。待得郎歸荷葉新。守節碎身終不改。知名一似管夫人。時予年十歲。今讀是傳。先得我心。痛大父之不及見也。掩卷嗚咽者久之。

湯媼傳

明吳　寬著

媼之先金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則錫之氏世有從革之德載周書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實生媼媼少遇燧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晝竊觀其所爲塊處室中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而已人因扣之曰媼何以壽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乎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因號曰湯媼媼爲人有器量能容物其中無鉤鉅而緘默不泄非世俗長舌婦人比性更恬淡貴富家未嘗有足跡獨喜孤寒士有召卽往藜床紙帳相與抵足寢和氣藹然可掬唐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媼至讓抑居下坐廣文揖而進媼曰足下雖冷官妾則婦人豈可與公比肩哉廣文多其讓與語至夜半頹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媼亦不怒天明更與語傾倒殆盡自是廣文非媼寢不安席嘗曰和而不流清而不激卑以自牧卽之也溫惟媼能兼之人以爲知言媼復知醫思以濟世人謂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貴

介公子犯寒疾。獨臥別室。迎致之。媼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媼行仁之秋也。何以拒爲。不得已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足厥陰。曰是非鈇可加。法宜用湯液。從其言。體溫溫自下起。若飲薑桂然。及視其劑。則其平日所飲者也。公子奇其效。欲留侍終身。諸姬患之。相與讒于公子曰。媼雖知醫。然晝伏夜見。蹤蹟叵測。其殆鬼物耶。公子尙愼之。媼聞而愠。見曰。吾生平號能容物。至是不覺使人熱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溫飽。無求于世。若輩粉白黛綠。專以色媚人。鬼物眞自謂。吾見若輩之殺公子也。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疏之。諸姬更進御。未幾疾復作。竟死。如媼言。媼同時有夫人竹氏。與媼每春秋時。輒爲人棄置。相會默然。無怨言。歎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媼自周歷漢唐至宋。已二千餘歲。人謂其猶處子也。閱人雖多。無可以當意者。聞涑水司馬公有淸德。欲依之。公得媼恨晚。家有侍妾。不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以進。卒揮去。既而公拜相。夜則思天下事。往往達旦不寢。媼進曰。公幸不棄。處我布衾之下。愧無以報德。惟公盡瘁事國。貌日加瘠。幸爲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不聞媼言。

媪言甚愛我願卒聞媪之所以處世者媪曰昔在周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惟知足知足不辱予謹受敎以至今日公悟曰媪殆謂我也卽謝事退居于洛後薨朝廷因有溫國之封媪後壽益高雖云得異術要其先世從革之德所致不可誣也

湯媪其來已久喜孤寒士而不附勢趨炎器識誠足尙矣篇中指出鬼物媚人能枯骨水孰若此媪善施湯液爲功湧泉人安可不務靜攝乎哉

# 周櫟園奇緣記

徐　忠以齋著

河南周櫟園先生亮工爲滁牧。涖任時州民共觀之。以公少年科第。貌秀雅。咸嘖嘖稱羨。官署前有銀工錢氏女者。年及笄矣。生而美麗。性聰慧柔和。素自負不肯偶俗流。一見公。心動焉。退而臥不起。母疑其疾也。問女何苦。女曰兒之苦母所不能解也。母訝之。走語父。父致詢。女不言。與之食不食。如是日餘。錢獨女無子。夫婦愛憐甚。百計誘之。言曰。女自念惟一死耳。因墮淚云。天生我貌。復少假之才。卽當生我名族中。縱不得作顯者婦。不失爲士人妻。今不幸父業賤。以類爲偶。逆計異時所適。不出一銀工而止。曰然則兒何欲。女曰兒不言亦死。言亦死。兒欲得事人如新牧周公品貌科第者。父曰痴妮子。彼赫奕若此。甯尚無婦。縱未有婦。肯婿汝家耶。曰兒豈不自揣。第得爲侍妾。死不恨。父曰小兒女全不曉功令。渠爲民父母。敢妾治下女乎。女遂不言不食如故。竟成疾。父母憂甚。延醫葛生理焉。葛爲滁國士。應酬官衙。得出入于周公所。視女無他疾。惟中懷

鬱結耳父母不能諱語之故葛素有俠腸曰小姑毋自苦吾且設策爲汝媒倘有天緣幸而成不可知宜自愛勿使憔悴女遽起叩頭謝居數日公延生入視脉生按視良久狀出神似別有所思者公曰吾食飲日稍減無恙乎生不答他視而笑公復云生終不答笑自若公怒曰汝目中無我耶胡語汝若不聞生請罪曰某見公不覺觸一事殊可笑故失對因問何事可共聞乎生故不敢言公云第言之何害曰公勿責也署之前有錢氏女者既言復止公問錢女若何曰曩者見公之玉貌且耳熟公少年科第才出羣女自負素有姿工女紅頗知書誓必人如公者始事之爲妾不辭又度勢萬不能將餓以死生哀其志悲其遇而嗤其妄也是以笑耳公曰世有女子憐才若此者乎情不可負也今與君約明晨吾當出謁客君語彼倚門俾我見果適我意我微作首肯狀以定情當曲成之不可則速已生語女女自信曰吾事必諧矣晨起畧事櫛沐裙布釵荆公于輿望之不禁首肯者三衆不覺也女郎入公歸思所以動夫人者曰世間不虞之譽有出人意外者吾與卿抵此未久外間何所聞乃有銀工女某者謂夫

人大家女賢淑世無比彼不幸爲小家子未嫺教誨若得朝夕侍夫人學閨範雖爲婢有榮焉是不亦癡乎奚所慕而若是夫人曰甯有此耶公曰我何由知醫生某笑其女爲我述之云爾也夫人召生叩其詳公已預白生生卽宛轉曲爲之詞以悅夫人夫人曰有志女子也顧其貌如何則以中材對夫人曰吾爲取之成若志公佯斥之曰君謬甚獨不畏物議玷官箴耶夫人曰吾籌之詳矣自有處卽託以治首飾呼錢入畀之百金與訂婚令徙南都無處吾境居久之公當詣省夫人出釵鉺幣帛之屬使往娶焉既成婚公入房女却曰妾願執箕帚今得侍大人何幸第未謁夫人不敢奉衾枕公愛其有禮勿强也洎歸見夫人公以前言告夫人喜是夕公入室女又推曰大人遠歸夜宿夫人所妾不敢當夕公悵然而去夫人聞益喜手秉燭送公來曰妹尊我意甚善吾已具知之今夕佳夕無負吉期此吾命也女乃從自此女奉公與夫人如婦事舅姑惟謙益自下事必諮稟而後行坐不敢共走不敢偕飲食則食夫人之餘者曰妾心敬慕夫人夫人所餘食之若更有味也夫人乃愛之甚于公公小有齟齬夫人

必慍曰。人舍父母而來事公。且其德性如此。公尙有不足耶。嫡庶相處若姊妹。歡然無間言。各生二子。後公官成。既老。夫人子歸河南。錢氏之子寄居于滁。至今子孫家焉。此滁人駱遇安舟中爲余詳言之也。

貧家小女縱有才色然以資格所限卒爲庸夫偶者何可勝數古語云紅顏薄命不誣也錢氏恃才色而妄希貴遊矢願既堅癡情終遂可謂有志者事竟成至若委曲周全溫柔和順使公與夫人絕愛憐之是其才更有足多者

# 彩雲曲並序

恩施樊增祥雲門

傅彩雲者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滬上豔名噪一時某學士銜恤歸一見悅之以重金置爲簉室待年於外祥琴始調金屋斯啓攜至都下寵以專房學士持節使英萬里鯨天鴛鴦並載至英六珈象服儼然敵體英故女主年垂八十雄長歐洲尊無與並彩出入椒庭獨與抗禮嘗偕英皇並坐照象時論榮之學士代歸從居京邸與小奴阿福姦生一女學士逐福匿彩寖與疏隔俄而文園消渴竟夭天年彩故與他僕私至是遂爲夫婦居無何私蓄略盡所歡亦殂仍返滬爲賣笑計改名曰賽金花蘇人公檄逐之轉至津門雖年逾三十而豔名不減曏昔己亥長夏與客談此事因記以詩先是學士未第時爲人司書記居煙臺與妓愛珠有嚙臂盟比再至巳魁天下遽與珠絕珠寃痛累日竟不知所終今學士已矣若敖鬼餒燕子樓空唱金縷者出節度之家過市門者指狀元之第得非霍小玉冥報李十郎乎余爲此曲亦如元相所云甚願知之者不

爲而爲之者不惑耳

姑蘇男子多美人姑蘇女子如瓊英水上桃花如性格湖中秋藕比聰明自從西子湖船住女貞盡化垂楊樹可憐宰相尙吳棉何論紅紅兼素素山塘女伴訪春申名字偷來五色雲樓上玉人吹玉管渡頭桃葉倚桃根約略鴉鬟十三四未遣金刀破瓜字歌舞常先菊部頭釵梳早入妝樓記北門學士素衣人蹔踏毬場訪玉眞直爲麗華輕故劍況兼蘇小是鄉親海棠聘後寒梅喜侍中居外明詩禮兩見瀧岡墓草青鴛鴦紱上春風起畫鷁東乘海上潮鳳皇城裏幷吹簫安排銀鹿娛遲暮打疊金貂護早朝深宮欲得皇華使才地容齋最淸異夢入天驕帳殿游閼氏含笑聽和議博望仙槎萬里通覓旌難得彩鸞同詞賦環球知繡虎釵鈿横海照驚鴻女君維亞喬松壽夫人城闕花如繡河上蛟龍盡外孫虜中鸚鵡稱天后使節西持婁奉章錦車馮嫽亦傾城冕旒七毳瞻繁露盤敦雙龍贈寶星雙成雅得君王意出入椒庭整環珮妃主靑禽時往來初三下九同游戲裝束潛將西俗嬌語言總愛吳娃媚侍食偏能饜海鮮投書亦

解繙英字鳳紙宣來鏡殿寒玻璃取影御床寬誰知坤媪山河貌祗與楊枝一例看三年海外雙飛俊還朝未幾相如病香息常教韓壽聞花枝每與秦宮並春光漏洩柳條輕郎主空嗔梁玉清祗許丈夫驅便了不教琴客別宜城從此羅帳怨離索雲藍小袖知誰託紅閨何日放金雞玉貌一春鎖銅雀雲雨巫山枉見猜楚襄無意近陽台擁衾總怨金龜壻連臂猶歌赤鳳來玉棺晝下新宮啓轉塵玉郎長已矣春風肯墜綠珠樓香徑還思苧蘿水一點奴星照玉臺樵青婉變漁童美繐帷猶掛鬱金堂飛去玳梁雙燕子那知薄命不猶人御叔子南先後死蓬巷難栽北里花明珠忍換長安米身是輕雲再出山瓊枝又落平康里綺羅叢裏脫青衣翡翠巢邊夢朱邸章臺依舊柳鬖鬖琴操禪心未許參杏子衫痕學宮樣枇杷門榜換冰銜吁嗟乎情天從古多緣業舊事煙臺那可說微時萱蒯得恩憐貴後萱芳都棄擲怨曲爭傳紫玉釵春遊未遇黃衫客君既負人人負君散灰扃戶知何益歌曲休歌金縷衣買花休買馬塍枝彩雲易散玻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詩

## 苗妓詩

吳縣貝青喬子木

前人謂夜郎之桑濮在黃絲驛以東歸化營風俗淫謬固亦不減古所云也客有嫪戀於此者暇日從而往觀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失笑遄返雜綴成詩

異樣烟花亦惹愁岑雲孖雨結綢繆宛從魘母窺淫室却在夭家問野樓錦帶纏胸交十字銀環押耳妥雙鉤鬼竿影裡呵交去贏得檳榔一笑投

苗謂山之高者曰岑水之分流者曰孖　夭苗一名夭家云出自周後故多姬姓　女子十三四構竹樓野外處之苗童聚歌其上情稔則合黑苗謂之馬郎房猺人謂之麻欄獞人謂之千欄　田山薑黔書陽載苗婦錦服短衫繫雙帶於背胸前刺繡一方飾以金錢以予所見雙帶斜作十字形交於雙乳間背綴小錦一方負物則橫貫其中以為紐　耳環大如鉤下垂至肩富者多佈以珠貝纍纍如瓔珞　春時立木於野男女旋舞以為樂獠人曰羅漢樓龍苗曰鬼竿呵交謂飲酒也狆女饗客以檳榔為上品咀之辛香滿口

蓋水浸令軟。石貢灰裹蔞葉藏之。嚙者始出贈焉。

問是槃瓠幾派分。踹堂歡舞一群群。桶裙低露雙趺雪。鬖髿鬆堆半笠雲。醋棻登杵腥欲避。刺黎釀酒啐成醺。恰逢蝎子花開日。嫭扒蘆笙宛轉聞。

槃瓠高辛氏之蓄狗也。銜犬戎吳將軍頭獻闕下。帝酬其功。妻以少女。槃瓠負女入南山。生六子六女。自相夫婦。此群苗鼻祖也。詳見范史西南夷列傳。唐宋以前曰蠻。曰獠而已。前明就三苗地設府縣衛。支派遂分。花白青黑紅。以色名。宋蔡以國名。龍仲韋謝以姓名。馬鐙狗耳鍋圈以飾名。又有佯獷木老、紫薑、郎慈、八番、九股、六額子、㸑獽、猺、狪、狑、[illegible]之屬。種類雖蕃。風俗略同。故註中雜引諸書。不盡區別之。每以令節。男子吹笙撞鼓。苗婦隨之。婆娑進退。疾徐可觀。名曰踹堂之舞。　苗女不履不襪。徒跣而行。圍峒錦于腰。重疊百褶。旁無襞積。謂之桶裙。僅及膝者。謂之短裙。苗拖至地者。謂之長裙。苗長裙苗即狆家也。　歛馬鬣雜人髮束為髻。大如斗。綴於頂前。上覆竹笠。旁以五色藥珠為飾。貧者以薏苡代之。此係盛妝。惟跳月時始用之。　凡漁獵所獲。

下至蚔蝝蠕動之屬。咸麋於一罌。俟其蝍蛆腥臭。始告釭成。名曰醅菜。珍爲異味。愈久愈貴。問至富則曰藏醅桶幾世矣。　刺梨一名送春歸。幹如蒺藜。多芒刺。葩如荼蘼。紅紫相間。鮮豔奪目。他省名野玫瑰。皆花而不實。惟黔中實如安石榴而差小。味甘微酸。釀酒極香。韵然不耐飲。雖大戶不及一升。便頭岑岑欲吐矣。飲無杯斝。或用牛角。或插竿於甕。蹲而啐之。只宜冷飲。熱則其臭刺鼻也。　黔粵山壁間。三四月多黃花。蕊吐顆絨。蒙茸如繡。許鶴沙東還記程作蝎子花。閔鶴癯粵述作屈子花。自予觀之。即藏草中之金石斛也。根如蘭。葉如柳。莖多節而叢生。　黔書謂苗俗不嫺音律。而蘆笙之制。六管比櫛如羽。獨合於古。余取視之。六管如環。並非排列。惟長管冒匏。短管置簧。稍異耳。跳月時笙梢懸一葫蘆。中貯水。吹久則簧燥。須時時以水潤之。滇樊

間謂好曰嫽。扒見楊升庵奇字韵。

跳花坡抱月塲南拉得春陽月十三解語略嫌音帶鴂勸餐還怕蠱藏蠶伴牽蘆被情何昵偷結瓜毬性亦憨作戞恐防歸路晚補籠藥箭半林嵐

孟春合男女於野以擇偶。名曰跳月。卽馬郎房麻欄杆而合成一會。此苗俗大禮也。歸化苗家。恒以敎場。爛爲月場。其南有峻嶺。名跳花坡。自正月初三至十三。皆跳月之期。兩男對跳。四五女聯臂圍之。滿場凡數百圍。男跳易乏。須互換也。笙聲沸天。兩相諧。則目成心許矣。十三日跳畢。男吹蘆笙於前。女牽帶從之。遶場三匝。相携入叢箐間。先爲野合。名曰拉陽。然必有娠而後得嫁。否則越歲復游牝於牧矣。　父曰包。母曰咪。兄曰皮。謂華人曰條官。曰朦。亦曰瞎。一爲序。二爲瘦。三爲大。四爲布。五爲目。六爲逆。七爲索。八爲遮。九爲梭。十爲完。艮挫、朝饔也。艮林再飯也。艮喬、夕餐也。鷄曰麥。鴨曰阿馬。曰虐。犬曰磨。豕曰拜。牛曰批。亦曰商訛。凡此方言與黔書說鈴諸書略同。然有音無字。但以華字譯之而已。　苗家造蠱。每於端午聚蜈蚣虺蜴於一器而咒之。積久啟視。留其一則爲蠱。取其涎矢以毒人。奇病百出。卽數年後千里外無得免者。予嘗夜宿苗寨。見空際如流星閃電。問之。則曰放蠱出飲也。長者爲蛇蠱。圓者爲蝦蟆蠱。而以金蠶爲最毒。蓄蠱之家。潔淨無點塵。投宿者恆以

此爲趨避。蓋一寨中輒有兩三家也。中其毒者。急服白蘘荷汁。猶可解。蘘荷葉如芭蕉。根如薑芽。喜陰木下生。潘岳閒居賦所謂蘘荷依陰是也。或曰。刺蝟能擒蠱。見陸雲士峒谿纖志。　苗俗無臥具。恆掘地爲爐。爇柴而擁以炙。雖隆冬亦裸體相枕也。近歲間以蘆絮爲被。若木棉則僅有矣。　跳月時。取綠巾結爲小圓毬。視歡者擲之。名曰瓜毬。亦曰繡龍。　蔡苗會親屬婦女。椎牛歌舞。名曰作戞。黑苗兼以賽神。名曰吃牯臟。紅苗則閒擊銅鼓。名曰調鼓。　諸苗恆用藥弩。夜伏叢莽間獵鳥獸。杜詩莫猺射雁鳴桑弓是也。藥必市諸狆家。狆家凡三種。一曰補龍。一曰青仲。一曰卡尤。皆五代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者也。治藥之術甚秘。必得粵西所產毒母名鶌者。合入始靈。

梅花瘴起火紅邊。繪蠟春衣結束鮮。莫謂更苴干甚事。應教耐德見猶憐。調和蒟蒻三升醬。屏絕芙蓉一枕烟。閒與歹鷄談往事。傷心姻婭侍皇儸。

黔瘴霜降而息。明春梅花開始發。予以臘月抵黔。陰霾如入雲霧中。一月無四五日晴朗。誤疑爲瘴。久乃知爲罩子。非瘴也。蓋城市皆無瘴。惟陰僻之區。

或數年一發。或數十年一發。初起叢灌間。燦爛作金光。下墜如丸。漸飄散若車輪。非虹非霞。五色滿野。陸劍南避暑漫抄所謂瘴母其氣香烈。觸之者始如病瘧。旋成黃疸。半載莫救矣。其或數十百里人民鷄犬靡有孑遺。歸化營凡轄十三支。而火紅支地氣最熱。故瘴亦最酷。近年燔山木而髡之。得少衰。時或一發。擊以火器。亦即驚散。　用蠟繪花於布而染之。既去蠟。則花紋如繡。　盧鹿苗自蜀漢濟火從武侯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世長其土。最貴者爲更苴。次則慕魁、勺魁、罵色、以至黑乍。凡九等。曰九扯。群苗有訟事涉官者。其長兼理之。　耐德正妻也。　漢武帝因唐蒙言蒟醬而用兵西南夷。梁武帝啗之而美。曰與肉何異。予以爲必異味也。抵黔後徧訪之不可得。久乃於苗寨見之。花如流藤。葉如蓽撥。子如桑椹。瀝其油醢爲醬。味亦辛香而不甚可口。楊升庵丹鉛錄所考非謬矣。或取其葉裹檳榔食之。亦可辟瘴。呼之爲蔞。即蔞蒻也。黔人呼罌粟花爲芙蓉。故鴉片一名清芙蓉。自淸鎮以西彌望皆是。華種攢瓣如芍藥。惟夷種單瓣。故結實尤大。薄暮劙其外皮。越宿槳

溢如膏。收而熬之。即鴉片。不必配以他藥也。凡妓館中。每以此煙媚客。而苗妓獨否。蓋其酋固能嚴禁也。 歹鷄。猶華言並坐也。嘉慶初。南龍妖婦王囊仙據酒洞。合七紺鬚以叛。自稱皇仙娘娘。歸化石寨苗酋班搰金。令妻么香率男婦八百人往應之。後威勒侯勒保。計擒囊仙。檻送京師。餘黨皆駢戮焉。

狐媚何堪掩袖時
凌波照影鬥芳姿
嬌臨猛已場邊路
歡鬧家親殿裏屍
抱子招延巫設祀
避寅先謝客窺籬
招搖禾落坊前過
翠帶紅巾悔亂拔

苗女亦饒姿色。惜多狐臭。不可近。暱者每掩鼻就之。余於焦溪瀰溪間。每見苗女三五成羣。櫛沐於清流急湍之上。頗怪之。後閱通志。知其性喜照水。恆顧影以取媚也。歸化在萬山中。數百里無巨溪闊澗。故遇水益低徊不忍去云。 趕場曰猛已。亦曰拜其。余自盤州抵歸化。歷龍場兎場狗場鷄場諸寨。初不解命名之義。及詢諸土人。始知逐日趕場。數百里間。按十二辰爲一周也。苗女麕集其間。固一穢墟云。 親死。刳木以斂。置諸崇崖峭壁間。不施蔽。旁立木主。識其處。名曰家親殿。初殯。集親戚男婦笑歌跳舞。是爲鬧屍。明

春聞杜鵑聲。舉家號哭。曰鳥猶歲至。親不歸矣。　女在室。烝報旁通。淫奔無忌。即跳月後。許有家矣。亦必結好數人。名曰野老。聘夫就之。强相合而已。有子始告知聘夫。延師巫結花樓。祀聖母。聖母女媧氏也。親族男婦歌飲二日。名曰作星。自是有犯。夫遂得以兵刃從事矣。　五月寅日。墐戶伏處。夫婦異寢。親族不相往來。有犯者。謂必遭虎厄。　苗俗近漸丕變。婦稚竟有以節孝稱者。道光十二年。麟方伯慶採訪五人。請於　朝。以旌之。孝子二。曰喧噶。曰賈香。節婦三。曰扁招。曰禾落。及其子婦曰噶。　六月六日為換帶之期。羣女裸浴於溪澗中。人或薄而觀之。贈以裙帶。則尤喜。嗤者或不得帶歸。而父母以為恥。野老亦以多為榮。私一男。則髻上蒙紅巾一方。斜疊若巾。愈高而愈自得。有積至數十層者。同伴咸嘖嘖稱羨云。

海雪畸人夢一場。相逢莫是韡雲娘。羞他送子煩瓜嫂。嬾去迎神祀竹王。鑿齒縱教隨犵狫。埋香忍使殉鴛鴦。要留阿妹相思曲。水曲從伊唱幾章。

明季鄺湛若號海雪畸人。為苗女執兵符者雲韡娘記室。著有赤雅一編。舒

鐵雲題赤雅詩。卽䨦雲驃雪都無價句。側用雲䨦二字。姑從之。凡無子者。親友於中秋夜飾豔婦抱瓜送於其門。稱爲瓜大嫂。此係黔俗也。苗婦亦效之。昔有女子浣于遯水。見三節大竹。剖視之。得一男。歸養之。長而雄武。衆立爲夜郎侯。漢武元鼎六年。舉國內附。後以事誅。羣苗思之不置。請爲立侯。牂柯太守吳霸以聞。乃立其三子爲侯。因相沿立竹王祠。至今羣苗。猶歲時奉祀勿衰云。　犵狫種有五。曰花。曰紅。曰剪頭。曰猪豕。曰打牙。打牙尤慓悍。而女子頗纖好。將嫁必折其二齒。否則恐妨夫家。　蔡苗死夫。必以婦殉。婦所私挾衆奪去。乃免。　苗曲有妹想思妹同庚之名。率淫奔私昵之詞。　宋時牂柯蠻入貢。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爲蚊蚋聲。數十人宛轉旋舞。以足頓地爲節。名曰水曲。見宋史。

吳下詩伯。首推貝子木。子木少負奇才。足迹半天下。窮愁寞落以終。所著半行庵稿。多憂時感世之作。沈雄堅卓。慷慨激昂。洵吳中之老名士也。稿中有苗妓詩六章。足補陸次雲峒溪纖志所未備。爰鈔存之。春草吟廬主

人跋

# 十國宮詞

長洲秦　雲膚雨

吳

巨燭毬場到曉鐘楊花飛作雪花濃君王堪笑爲蒼鶻臣下空教夢白龍平日羽衣耽自服當年玉册究誰封丹陽宮裏來衫笏腸斷攀髯痛九重

南唐

譜出提鞋樂府詞風流鍾隱此何時書藏玉軸蛾眉掌曲奏金鈴鳳管吹緇服空勤披梵筴紅羅豈惜作宮帷娥皇醉舞瑤光殿敵國量江竟不知

前蜀

兎子金牀阿父空醉妝嬪女玉顏紅每教狎客陪歡宴更選良家入後宮檀板霓裳歌未罷綵毬錦障樂無窮白衣旋見牽羊出降表詞臣草撰工

後蜀

觀燈恰值上元辰步輦香風碾畫輪梔子獻來留野老牡丹開出賞羣臣鴛衾

孰得專房寵犀帶堪悲去國陳兩袋河山能幾日紅顏愁作宋宮人

南漢

侍中冠珮拜瓊仙神語虛傳帳幄前碧水池迷蓮葉色紅雲宴醉荔支天綺羅爭門花千種土木空誇賦幾篇北去劉郎羞執梃明珠一炬散如烟

楚

風景名園盡日娛賦詩陪駕侍臣趨九龍殿起傷民力五馬歌成啓霸圖畫障偏工摩女俠金經底事誦浮屠空聞禮佛深宮裏免得他年殺運無

吳越

陌上花開滿路香宮車緩緩返紅妝弄兒漫說看銀鹿得子先聞獻玉羊塔建黃妃誇壯麗樓名靑史更荒唐當筵愁聽琵琶妓金鳳歌殘國已亡

閩

水晶宮裏喜勾留幾日西湖翠輦遊瑪瑙杯寒天子醉鴛鴦花煖美人愁大牀長枕銷魂樂豔舞嬌歌轉眼休何事寶皇無策救任他邊鎬下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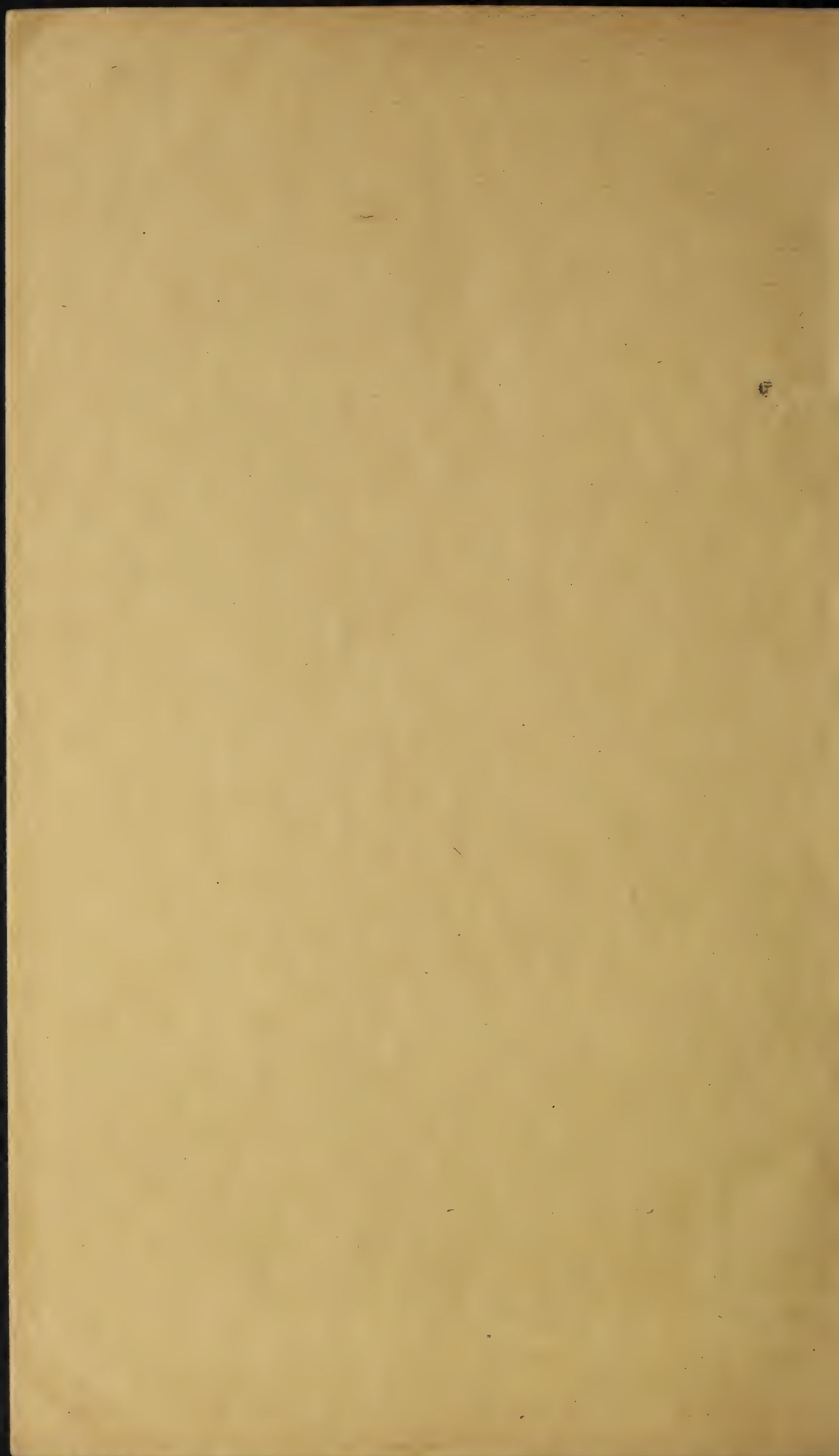
荆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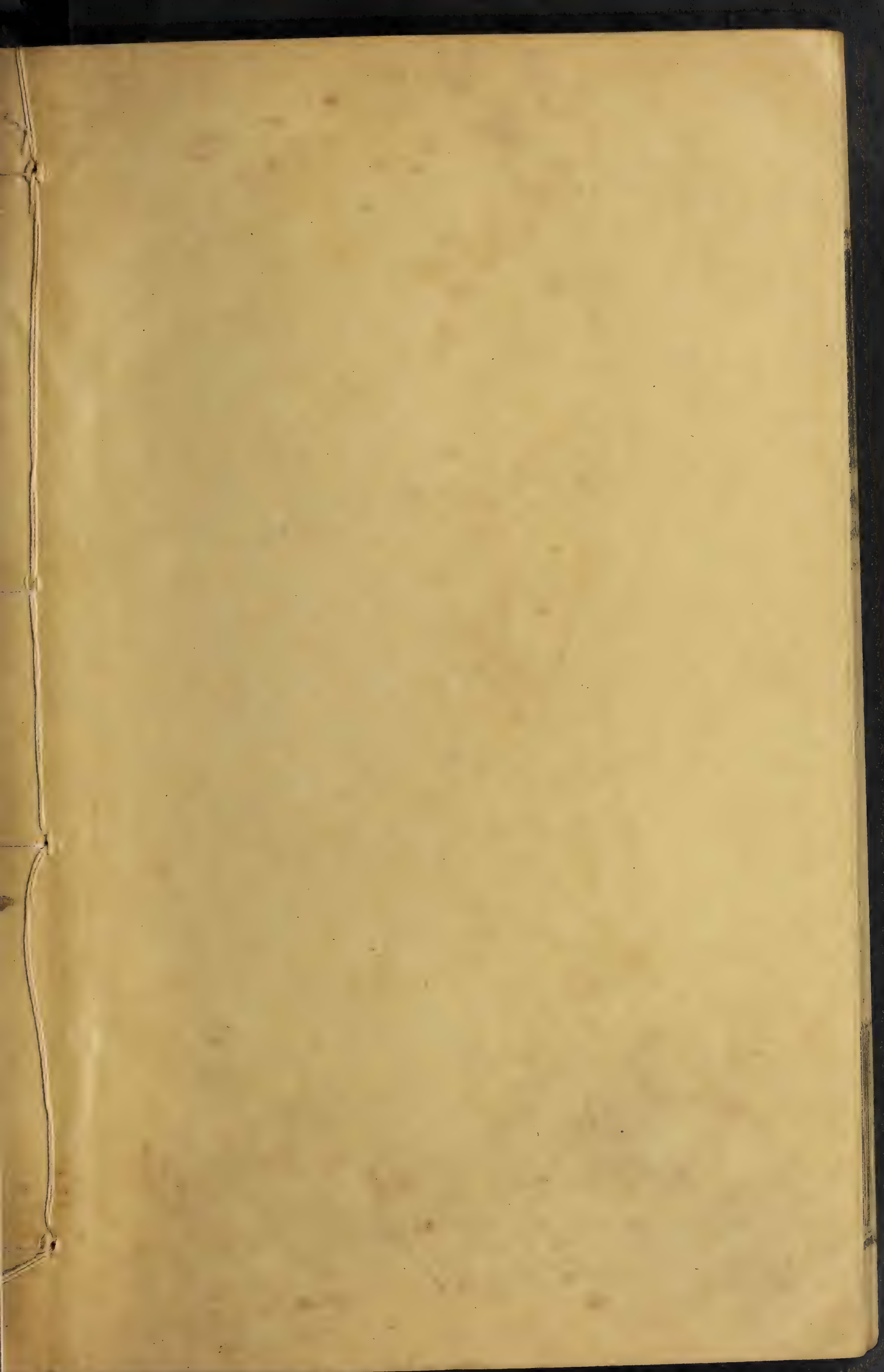
風光春鎖渚宮深繡闥朱甍照碧潯海內千金求寶馬殿前十伎奏瑤琴華筵頻會中朝使錦段難歡上國心井底香魂花欲泣宋師惆悵一朝臨

北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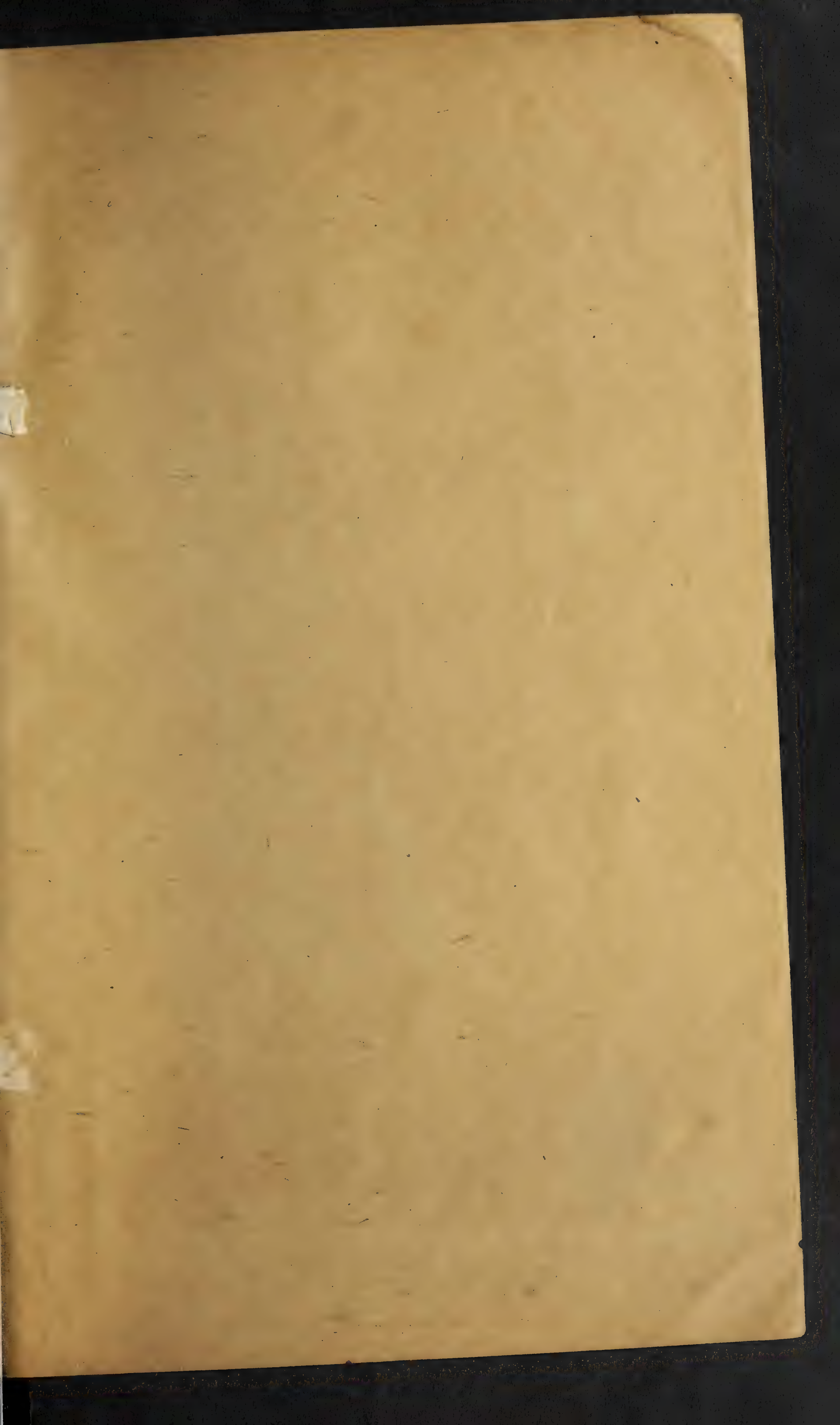
廐中三品飼黃騮爵賜將軍寵待優頒物叔皇來玉帶工書嗣主學銀鈎兵圍枉自封函告師敗還聞得疾憂當日青宮多養子劉家早已失金甌

香艷叢書六集卷一終





# 香豔叢書 第六集



# 香艷叢書

六集卷二

## 梵門綺語錄一

### 杭州慈渡庵某氏女

某氏女曾住上海新聞某里。年不及花信。風舉止閒綽。居恆不事妝飾。裝束靚雅。風流旖旎。望之如藐姑仙子。赫蹏不律。實不能髣髴其一二。第以幽閒貞靜不苟笑言。人之見之者。知爲大家閨秀也。顧其所居。不御婢媼。祇一年與相若之少年隨之。飲食必侍。出入必從。或以爲伉儷也。則尊卑之辨似嚴。或以爲僕役也。則上下之分。從略兄歟弟歟。似是而非。又在疑似間。夫惟存而不論。略而不議而已。粵人某操醫業。持籌握算。滬瀆大腹賈也。偶經其門。見而艷之。浼其房主人爲撮合山。願以重金作下聘禮。主人假索租値期。親詣女所以意風女。女似首肯。並不問其爲正室爲簉室也。但云有父母在。一稟明後。俟命卽定耳。主人以告粵人。粵人喜甚。以爲藍橋玉杵。臼裴航不能專美於前矣。然恐女



有反覆先以三千金託主人轉爲贈且云衣裳飾品姑俟他時女故作推卻意固辭而後受旋有一聾媼來謂是其親生母粵人促主人以婚事請媼固允耳不能聞告語之下無所可否但作點首狀一似無不悉遵台命者粵人又以金珠數事價值巨金介主人盛飾往請婚期焉並以五百金爲老母壽媼一一笑而納之婚有日矣今夕何夕見此粲者粵人盛備輿馬倩主人作冰上人相將至其門途中觀者咸嘖嘖稱美曰阿誰豔福何修得此孰意事出意外變起臨時百兩來迎雙門緊閉詢諸鄰右昨夜遷矣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主人第徇粵人之情並非好作證婚人財非中飽自是無庸任其咎惟是鴻飛冥冥未免咄咄稱怪在粵人則黃金虛牝實爲騙局所賣自不禁狂呼負負然以女之處心積慮設計頗工知蹤跡亦未必有效遂卽不予深究付諸無如何而已由是觀之安知聾母之非眞母母聾之非眞聾特假是以售其術耳至飲食必侍出入必從之年少究爲女之何如人則殊不可知林眉月女史浙人也與女爲同鄉爲余述女子歷史甚詳女越產也其父曾任某縣教諭女隨父

在任所闌干茴稽冷署清閒教以讀書頗覺聰慧及長解吟詠善作小詩年及笄矣感帨有彪空賦懷春之句射屏無雀尙虛中選之人縫人某者年未弱冠風流自賞翩翩少年也時以裁衣入署女嘗與之商量尺寸積久之下相識日稔兩情相洽至於苟且女乃竊其父之宦囊金挾而與之偕行初則匿居某處偵騎莫之得繼以資斧乏絕不得已作遁入空門計皈依杭城慈渡庵弓足雲鬟未經薙度蓋但借佛門以匿跡非眞與我佛有緣者六根未淨五蘊非空又與某道士結不解緣住持尼屢戒不能悛會同庵有沈小姐者某紳女也未嫁而夫死俗稱之爲望門寡守貞不字勘破紅塵繡佛長齋深耽禪悅女與之暱甚沈不知女之所爲以其性情和易兩相魚水遂以禪房密友視之初不料女之蓄意不良而心懷叵測也沈固挾有多金並在家時之金珠飾物甚夥女或約沈以寄香普陀或紿沈以建築庵舍窮思極想涎其多金不數月間沈之資財爲女騙者十八九猶不止此復欲以人之汚已者汚沈致沈忍之無可忍訴之無可訴追悔莫及羞忿自盡女由是不容於其庵爲住持尼所逐而人言藉

藉。武林無女容足地。間關來海上。思欲以賣笑為生涯。住居新聞時。專使其騙人伎倆。其受其愚而墮其術者。豈第一粵人哉。相隨之少年。即當日之縫人也。端莊其面。淫毒其心。是眞一女界醜歷史。其敢類未有至於此極者。女史知女顚末。為余言如此。余聞女史言。得盡女之梗概。余客海上久矣。猶憶昔年曾與女遇。一見即知其為風塵中人物。顧以天生麗質。未免有情。探訪之餘。頗涉遐想。幸余以寒素。故未致被其騙。不然。其不至步粵人後塵不止。厥後數年。音耗杳然。去年偶於同安茶樓見之。齒微長而風韻一如舊時。有知其近況者。謂現住小東門。與某醫士結露水緣云。

## 蘇州鳳池庵小覆

官府之斷案也。但憑諸臆見。不詳加研究。以疑獄為信讞。千古之覆盆莫雪。曾不知其凡幾。若蘇州鳳池庵小覆。眞大可憐矣。蘇州盤門內泮環巷。俗稱半爿巷。巷在府學之西。學中泮水出牆外。通城河。河環巷側。故曰泮環。曰半爿者音誤也。地境荒涼。人跡稀少。屋宇不數十椽。民居僅十數戶。巷中有如意鳳池兩

庵皆尼庵也山門並列而起門內有小戶通往來如意庵鄉尼二三輩齋魚粥鼓頗自清修青夏則灌種蔬菜秋冬則紡績棉紗操作勤勞僅堪度日鳳池有尼數人中年某尼年華半老性尚風騷先與一小販營生者通有年所矣後以庵中時有梁上君子相惠顧因約一織機者置機其中篝燈操作藉以守夜黃昏人靜時尚聞機聲軋軋與梵貝聲相互答鄰居安之以爲守望相助莫此爲善也詎織機者鰥魚寂寂不耐淸宵中年尼亦以其年稚於小販其人者不久卽成苟合得新忘舊遂與小販疎小販無如何惟偶或一往耳佛界清幽紅塵隔絕行爲秘密鄰里舉不得而知獨如意庵洽比爲鄰庵內且有通徑鳳池之一舉一動無不彰彰在其耳目中綠楊分作兩家春固非如意諸尼所敢得而知者春池水縐甚事相干一薰一蕕究難同器遂禁不與通聞問且以小戶加扃焉宣統紀元秋有一常熟客過鳳池門翩翩年少衣服麗都手指之上金戒粲然織機者見而豔之僞爲似曾相識者誘而至庵中將設計以爲敲詐地中年尼捧茶餉客故示殷勤日暮崦嵫微露留髡之意客悟其命意之所在因探

懷出銀包拈一枚以贈尼曰日云暮矣行將歸去不腆之物留作香金請俟異時再來隨喜織機者目覩其懷中金愈不禁饞涎欲滴乃示意於尼曰賺客多金何以爲謝有供佛一壺酒盍留客一嘗香積厨風味乎尼唯唯客固辭不得命欲出而門已閉不得已且入座焉客固不勝酒力者數杯之後頹然醉矣織機者遽起取厨刀以殺客尼從旁贊成之夜深無援救人應手卽斃命遂盡取客所有密啓門呼小販者小販居庵側招之立刻至告以故相與棄屍庵後窪水中而分肥焉小販歸織機者亦當夜走矣明日行人見屍喧傳道路里甲以報官官蒞場驗遍問居民不知所對顧巷中民居十數戶曁如意庵諸尼聞官至時莫不啓門出視在場聽候發落獨鳳池庵重門緊閉一似不見不聞者疑竇所在不言可喩官捕尼亟而小馥適自外歸蓋小馥先應他庵之招爲城中臨頓路一新喪家唪經往承其乏已三日不歸矣迨經畢歸來而縣差已在門首不分皂白不問情由與庵中尼共縶到案其於殺客事固茫然無所知刑具森然官勢可畏惟有嚶嚶啜泣默然不能出一言縣官將小馥與他尼分別管

押以庵中虛無人泒差爲之看守而織機者於前夜歸家後悶臥至日暮猶不知尼之悉已被逮也乘夜到庵扣門而入則啓門者赫然其爲縣差差知來人之必有關於是案也立卽押赴案下官升堂問織機者直認不自諱惟力辯其不與中年尼同謀而反扳誣小馥耳意者自與中年尼通好後愛情激發以不忍加害故而故作此狡獪也官亦以織機者與小馥年相若遂照錄其口供不待小馥置喙卽以疑獄爲信讞逐庵中尼籍沒庵產且於後庭得窖藏銀千五百圓悉充諸公而定織機者罪並加罪小馥焉究之小馥自捉將官裏去後與案中一干人分別管押禁不與他人通一語其於全案之底蘊小馥且到死不能明寃哉寃哉人有見小馥其人者謂年不過二九外體態苗條丰神韶秀留海髮黝然覆額一可人也

## 洞庭山湘公庵阿巧

蘇州吳縣治西南汪洋三萬六千頃卽太湖是中有洞庭山山水淸絕山分東西東山多尼庵湘公庵者洞庭東山尼庵之最著名也阿巧湘公庵尼也余友

張君建亞知阿巧歷史綦詳。建亞曾充某學校敎員。其同校某君洞庭東山人也。以阿巧生平述之於建亞。一日建亞爲余言曰。君知洞庭東山之尼庵乎。是處尼庵之規則。與他處絕不同。他處女尼。或爲鄉里雛鶯。因貧而賴以育養。或爲人家別鵠。因寡而藉以淸修。或爲貞潔不字之閨娃。或爲伉儷不睦之怨耦。以故不守淸規者。雖容或有。究未有公然賣笑。如洞庭東山之尼。既曰尼矣。何嘗祝髮。霧鬢雲鬟如故也。何嘗弛足。蓮鈎羅韈如故也。濃妝淡抹。各擅勝場。徵歌而侑酒也。纏頭擲到。姍姍其來。亦聽客之所爲耳。比之平康里中。殆有過而無不及也。阿巧本農家女。七歲喪母。湘公庵某尼與其母爲姊妹行。憐阿巧幼無依。挈而留養於庵中。及長有殊色。今年二十一二矣。善應酬。工度曲。風神綽約。雅韻欲流。所謂穠纖得中。而修短合度者。嘗作時世妝。髮黰黑而可鑑。雙鉤瘦削。如東筍然。菴中故多佳麗。環肥燕瘦。美不勝收。妙雲藹逸。飛揚愛寶。孤高坦率。各享盛名。然以視阿巧之風致嫣然。不覺瞠乎後矣。洞庭多富室。水陸出產尤夥。四方商賈雲集。其間顧問柳尋花不少。崔張之俠客而倡條冶葉。卻無

趙李之名姝既有我佛之藏嬌遂憑行人以訪豔况阿巧爲東山翹楚乎湘公庵自有阿巧其人生涯頗不落寞禪房曲徑修葺一新有冶遊其人者莫不以未到湘公爲憾並莫不以一見阿巧爲幸由是阿巧積資富厚釧金環翠羅綺生香大家閨秀不啻焉建亞既爲余言如此復誦其友贈阿巧一絕云爲尋春色到伊家認取仙桃爛若霞怪煞維摩太多事東風一夜亂飛花余聞其詩謂建亞曰此君詩亦平常然似覺別有命意不知命意之所在不識詩中之奥妙建亞笑曰余亦云然余友曾言昔年阿巧患天花一月而瘳面上瘢痕點點幸尚瑕不掩瑜耳詩言葢指此也然而惜矣建亞又言阿巧自得痘疾後丰姿仍不稍減有某客過其處巨賈也一見而豔之欲以巨金聘阿巧未之許客且以千金贈客固俠者而阿巧身價之高可想也此亦建亞之友所言而建亞轉述於余者

洞庭山湘公庵妙雲愛寶

妙雲蕩逸飛揚愛寶孤高坦率一以流動勝一以閒靜勝同隸洞庭東山湘公

庵。妙雲年二九愛寶齒微穉皆足爲湖山生色焉。湘公庵阿巧風神綽約雅韻欲流穠纖得中修短合度爲尼界中翹楚山中訪豔無口不碑妙雲愛寶兩人與阿巧同庵舍儘情摹訪類多效阿巧之所爲談笑妝束一舉一動閒皆阿巧所涵育薰陶而習與俱化者特兩人賦性不同不免毗陰毗陽之憾然其天眞所流露不假矯揉造作風流自賞動中天然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阿巧固集大成者全材難得妙雲愛寶各擅一長亦足多矣妙雲本毘陵小家女家有姊妹五雲爲最幼其母以提挈之難遇也於雲二三歲時寄養毘陵某庵轉輾而入湘公時年尚入九齡愛寶則爲湘公某尼私生女洞庭尼庵雖稱方便然既假我佛以爲名究之佛門淸靜蒲團禪版陳設儼然則呱呱而泣者不得不爲掩人耳目計以故愛寶甫生時卽寄乳鄰媼家免懷而歸纔四五歲禪宗家法凡皈依三寶者不以行年長幼爲次序而以入門先後爲次序畧如官場所謂資格者然愛寶實穉妙雲二歲妙雲之來湘公後愛寶者二年故妙雲照例稱愛寶爲師父也夫所謂蕩逸飛揚者眞妙雲的

碻不磨之定論妙雲性流動略不自知檢束體微胖軀幹不甚長姿容豐潤穠豔如春海棠喜作學生妝烏雲委地時易釵而爲弁善飲酒對客輒以拇戰角勝負醉則或作蹋搖孃歌或作胡騰兒舞嘗語人曰余之歌於女學生之琴歌如何余之舞於女學生之體操如何其流動蓋如此人以其豪爽也多願與之親妙雲固易與相親者菩薩低眉禪參歡喜銷魂眞箇比比而然尋常視之耳愛寶以孤高坦率故頗不善妙雲之所爲時以微詞相諷勸雲若充耳不之聞愛寶無如何聽之而已然有知愛寶隱事者謂亦與西山某氏子有嚙臂盟蹤跡甚秘密特以芳齡尙穉儼然待字閨中年已破瓜初非完璧春風荳蔻誰曰含苞櫳翠庵本非妙玉終身地靜俟其所爲可也然性閒靜鮮嗜好好清潔茶鑪經卷不染纖塵動用器具不用他人物人亦無敢用其物者褻衣被褥間日一易衣不御羅綺以布質易於洗濯故褐以淺淡洋花之布衣三日一澣三四澣輒給諸人蓋其生性使然也又喜規人過如妙雲之放浪輒諫之以直言雲雖不之聽第以情詞柔婉亦未嘗怨之也至於陌頭楊柳綰起春心未免有情

誰能遺此人之多言亦可畏其愛寶之謂乎湘公庵除阿巧外原以妙雲愛寶兩人爲特色秉性縱相異而小鸞慧業則又異曲而同工其伶俐俊俏之神情斯固尼界中所罕見者建亞張君先以其友所述阿巧告余余已爲之書其事矣妙雲愛寶之梗概亦建亞轉述於余者梵門綺語因復合而書之

## 震澤新庵連生

江震間女尼大都自幼受育於尼庵絕無自願爲尼而皈依佛法者間有四藕非有五大皆空百人之中鮮一二焉其妝束亦與蘇杭間女尼異十三四歲時名爲薙度其實不過頂心薙去一團約略不及銀錢大長髮雖經翦去然前後留海髮徧覆四圍茸茸然隨風飄動黝黑豐潤光可以鑑甚有至三十餘歲尚是烏雲滿額勤施膏沐對鏡自憐傅粉添香爭妍鬬異綺羅被體衣裙一似俗家惟襟領間則變圓爲直而緣飾之鑲嵌甚華也震澤鎮新庵連生年已及花信娟娟自好善於修飾身軀在不長不短間肌膚雪白斌媚動人其嫣然一笑時微渦淺暈姿態韶秀一尼界尤物也豐容盛鬋髮光澤如髹漆方之古玄妻

或有過無不及豔名噪遐邇羣以活觀音呼之其服御尤極講究冬裘夏葛色色生新禪榻之旁箱籠以數十計有見其冬月應里中夜懺之招者披一出鋒銀緞白狐斗篷飄飄乎如淩虛仙子焉以故冶容既不免於誨淫而慢藏尤不免於誨盜昔年梟匪橫行江浙間杭滬小輪且遭堵截新庵亦被搶刼庵故無長物惟連生衣服甚夥傾筺倒篋搜括一空連生匿鄰家僅僅得免盜黨以衣付質庫斜襟直領無不知其爲尼家物且無不知其爲連生物者而盜案亦因之而破鵝梁不稱至於不敢領贓連生自被刼後頗自勘破紅塵薄命自嗟諸般懊惱適聞蘇城某僧寺傳戒大有祝髮焚修意拚擋行李屏去鉛華與一老尼借布衲一襲方擬將八千煩惱絲連根剷盡行有日矣忽爲小病所纏遷延數日致於不果青鸞音杳裘葛三更人有自笠澤來者詢之皆以人面桃花對名花有主殆已與有情人成眷屬矣

震澤新庵五寶

五寶亦震澤新庵尼年已三十外風姿稍覺黯澹而氣韻自不可掩居恆不事

修飾。無尋常脂粉氣。顧覆額之髮。黝然。布帔青衫。裝束尤極淡雅。見人則淸談娓娓。令人爲之神移。坦直豪爽。胸中無城府。風騷由其天性。亦生而成者也。新庵女尼七八輩。故多妙年俊俏之流。盛鬋修容。都是一時之秀。然震澤一鄉鎭。無有肯鬱鬱久居者。有女懷春。感摽梅之迨吉。茵溷不可知。禪門寂寞。逃而入者。復逃而出。此往彼來。曾不知其凡幾。獨五寶自幼隸新庵。垂垂三十年。秋月春風。等閒過去。頻年梵貝。一若深與我佛有緣者。不知者幾以爲桃李其容。冰霜其性。懍乎其不可犯。雖愛慕之而無如何。殊不知五寶固別有深意在。特行爲秘密。雖同居伴侶。亦幾不能知其詳。妙常自有意中人。潘氏子。其庶幾乎。牆裏杏花。關滿園之春色。風前楊柳。漏大地之春光。消息相傳。非特屬垣之有耳。蓋有防不勝防者也。余故人子汝南生。世居震澤。家與庵爲鄰。所居第一巷。隔其讀書之樓。有百葉牕二。適與庵之後窗對。一日夜深人靜。生尚挑燈作手札。忽聞對面窗呀然作聲。傾耳聽之。則又似男女喁喁私語者。遂潛息几上燈。將窗上百葉片抽起。而竊窺之。則其同學友潘某。正與五寶並肩坐几上。壺觴

具在旋復見五寶摟潘某於懷中屢剝西瓜子以櫻脣相喂飫潘某嘻嘻頑笑若嬰兒之取媚慈母者然蓋潘某年尚少約穉五寶者十歲股掌翫之實面首充之也時値孟夏天氣漸熱迨午夜而窗猶未閉則是夜褻狎情形歷歷在生兩目中一幅秘戲圖殆實父得意之作也生擬推窗呼喚警以深宵風露男女衛生諸說預爲異日要約酒食地步繼思一池春水甚事干卿驚散鴛鴦必招尤怨且一經揭破兩人之名譽蕩然攻發陰私賢者所戒因之收拾歸寢惟有咄咄稱怪而已越日見潘某生爲之述聊齋陳雲棲事潘爲紅漲於面囁嚅不能作一語生曰余不過以君亦滎陽華胄故假留仙筆墨作談助非有他意幸勿多心彼此知交萬勿以疑誤相罪責反以他言亂之而後已次日潘某忽過生齋力邀生赴新庵且願爲先容生意此必潘某之與五寶欲兩相詰責而僞爲剖辨也承諱兩不便當境將何措辭再三婉謝固辭不敢往潘堅邀之遽拉生行情辭哀懇婉轉作乞憐狀生不得已姑偕潘去則五寶已治具待盤飧羅列推生上座酒次語生曰飲食男女大欲所存僧俗當無二致但僧家格於佛

教不能暢所欲爲耳卽如几上粗肴肉膾魚羹非盡蔬菜亦豈不在禪門禁令之內則飲食旣未能免俗而男女之道何必不然講學家輒斷斷以氣節責人抑何少見之多怪耶在開通者當不若是之固執也生唯唯不能置一詞生以五寶之言雖多含蓄不盡然明明爲潘某自承明眼人不待多言況前夜之溫犀秦鏡耶爲前日之所諷於潘某者當已爲潘某轉罄於五寶無疑五寶亦聽明人並不究生之所自知而若能知生之所自知當時五寶諄諄言之生默默聽之潘某在座則局促不自安深有難乎其爲情者酒數巡生不能久留告謝而歸他日見潘始知五寶果以爲旣已隱瞞之不終不如披露之爲愈强潘邀生實非潘願潘忸怩甚言之頗呈愧色生故開通亦並不與多言然五寶之坦直豪爽非特尼界中不可一得卽求諸尋常巾幗日以平權自由作口頭禪者當又頫首下風萬不能及余聞生言亦不禁爲之歎慕不置而潘某者無論其家法之如何乃與五寶年相懸自無得成眷屬理在五寶固守不嫁主義者聞至今年近不惑潘仍皈依女菩薩關係殊密切寶則仍在新庵爲毘邱班首云

## 震澤老太廟阿文阿禎

阿文名安文。阿禎名瑞禎。皆震澤老太廟尼也。阿文齒稍長。約在二十左右。身苗條纖腰如弱柳。阿禎則年方二八。明眸皓齒。身體稍短於阿文。然妙在不長不短。間二人皆丰容俊美。清秀無塵俗氣。一時盛名鼎鼎。咸以姊妹花稱之。阿文善烹調。尋常齋蔬咄嗟可辦。十餘桌預先訂定。尤爲精美。以豆豉麵筋幻成魚肉鷄鴨形。置諸席間。幾不可辨眞贋。嘗之味絕佳。若易素菜爲葷殺。亦無不芳馨可口。盤飧精潔。彷彿吳中船式之菜。一席僅四五金。即可飽嘗香積風味矣。老饕好事。至奉以禪門絡秀之號。文曰。既爲禪門。非是屠門。君等時來大嚼。其何說之辭。余友汝南生答之曰。卿眞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耶。然磨刀霍霍。爲諸檀越執庖丁之役。眞太苦卿也。言訖相與一笑。阿禎伶俐俊俏。頗通文理。且精會計。常住之中出入簿記。皆阿禎一手之筆。鈎稽精碻。累黍無差。先是老尼某收阿禎爲徒。以阿禎性質明敏。愛之如掌上珠。老尼小有積蓄。去年老尼病。悉以所有給阿禎。老尼死。阿禎居然有地有田有現銀。人心勢利。羣相趨奉

顧阿禎頗能以小惠籠絡人冬令租息所出往往以大半分潤同輩鄰里之窮苦者亦時時有所周卹故人稱阿禎爲慈善家云阿禎性好潔淨先本與老尼同室臥老尼沒後將舊室修葺一新淨几明牕十分幽雅經卷文牒之類摺疊齊整香爐茗具陳設位置井然秩然平日喜作小楷簪花妙格娟秀可觀阿禎既爲同輩所推重而阿文尤與之相善江震間女尼多汚點淫靡之風習爲固然惟阿文阿禎兩人差無瑕疵之可指阿文年齡長大確能自守清規阿禎知識已開獨得自完太璞汙泥中有青蓮花亦難得也

嘉興南庵淨芳

禾中唐泰階孝廉少負不羈名丰容修美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有聲庠序間旋食餼歷任學使按嘉郡試輒冠曹輩顧性挑達漫不自檢攝與里中紈袴子酒食遊戲相徵逐飲博無虛日南庵尼淨芳年二九豔名噪遐邇遊人到其庵者無論其爲訪豔而來爲禮佛而來莫不以一見淨芳顏色爲幸淨芳聲價頗自高潛心繡佛岑寂自安恆不肯輕見人一聽老嫗雛娃應酬檀越而已南庵

距城十里許乘輿而往未得盡興而返如入寶山空手還人咸引以爲憾惟孝廉至則淨芳瀹茗進香果咄嗟治具肴核紛陳一若常爲預備者故人之欲見淨芳必以孝廉作先容否則不能如願也孝廉到南庵每爲平原十日之遊老母家法嚴輒託辭於文會此間樂不思蜀向之相與飲博者因之日以疏且不復如從前之遊戲徵逐矣禪房幽邃竟藉以爲藏修地文學由是而大進時或以韻語教淨芳故淨芳善作詩皆孝廉所授也會値大比年孝廉僞以避暑讀書擬借同人先事赴省垣預爲舉業地步者請之於堂上老母許其請遂得公然下榻於南庵淨芳添香佐讀倍極殷勤女貌男才不免爲愛情所激觸閨房甚於畫眉外人那得知其隱富貴毋相忘當無待海山盟誓焉迨試期至淨芳送之行眠早起遲再三珍重試畢歸家頗以思念情人爲苦不數日又以赴省候榜辭老母其實則仍往南庵也重陽節後省中撤闈揭曉鹿鳴報捷急足到禾中孝廉固已高中經魁合家大慶喜然孝廉則未之回家中以其尙在省垣想不日必當旋里不意忽忽一月音耗杳然里巷喧傳詫爲異事老母憂疑

殊甚然亦無法尋覓偏問親朋無有知者南庵地本幽僻幾與城市相隔絕況儒佛異教又若漫不相關孝廉又以場後小病足不出南庵門者累月而心耽禪悅功名事幾已付之九霄矣時已孟冬朔風告警檢點行篋薄棉不足以禦寒乃作書致家中取衣遣香傭往僞爲自省中來者家中得書覺書中詞意恍惚深有可疑之處一經根究香傭無可隱瞞鄉愚本戇直人遂不禁和盤託出蹤跡而往乃得尋之歸孝廉始知己名之已登賢書也亟赴省料理一切幸尚不嫌太遲明春計偕北上聯捷成進士以知縣分發直隸即用衣錦歸鄉時而淨芳已呱呱在抱矣孝廉本未有子告諸高堂喜出望外且孝廉自與淨芳遇一改從前挑達之性杜門攻苦因以成名其先後影響未始不可爲淨芳德爰納淨芳作小星需次北直携之同行堂上春秋高板輿並未迎養夫人某本賢淑願在家侍奉老姑以婦職兼子職姑媳甚相得孝廉到直後十餘年間歷任煩劇牛刀小試頗著政聲宦囊雖不豐然已脫盡寒酸氣味矣年來告終養歸禾中孝廉年僅四十許子已將近舞勺淨芳則甫三十歲娟好不減疇昔見之

者猶疑其爲天仙化身。解組歸來。一家團聚。母慈子孝。妾美妻賢。修到幾生。得此清福。午橋如意曲。豈眞盡屬寓言耶。

## 嘉興南庵小芸

小芸、隸嘉興南庵。宣統紀元夏。余有事武林。道出禾中。於城南親串家見之。親串語余曰。此吾禾盛名鼎鼎之小芸師太也。工文翰。通經典。詩詞尤擅勝場。君盍坐而與之語乎。卽而視之。年約二十許。神姿淡雅。娟好異常。玉立亭亭。神仙不啻焉。小芸聆余親串語。余言若謙不自勝者。寒溫數語。已覺吐屬不凡。余問所作詩詞有存稿否。芸曰。方外之人。粗知韻語。有作。輒卽焚去。不欲以雪泥鴻爪。留痕迹於人間。供識者訕訾也。余又問曰。經典詞旨深奧。吾輩鈍根不能領略其妙。究竟唪經者能深通其理否。芸曰。禪理與儒理。相表裏。初無難解之處其顯而易明者。尤莫如多心經。語君知禪家之妙乎。六根未淨。無怪五蘊難空。欲識本來。自必先除魔障。則以心經之無眼耳鼻舌身意數語。盡之。余曰。如何是無眼法。曰、皎潔坐忘。中夜月。繁華夢醒。四時花。如何是無耳法。曰、悉憑鳥語。

喧春樹不覺泉聲答晚鐘何如是無鼻法曰鴨鼎空敎焚永晝麝煤何事煖春宵如何是無舌法曰辨論千般都是假旨甘百和總非眞如何是無身法曰痛癢不關同木石寒溫一任遇冬春如何是無意法曰澄水不波淸湛湛長空無月淨沈沈凡人不見可欲心如止水一見可欲心如沸水魔障從生浮雲忽起故一切人間之色相宜以定識定力制之則劍斫亂絲都不碍冰銷熾炭自無煙矣余聆其言謂其如生公說法當是確有所得非僅習口頭禪者比而且舌妙蓮花亦復才工柳絮問諸近世比邱中固是得未曾有向讀葉小鸞受戒及沈綺琴皈佛二記錦心繡口雲詭瀾翻爲之合十頂禮小芸現身說法香口親聞琴操參禪想見坡公當日矣語次時計已指十二句滬杭火車行且過禾惟恐趕程不及不得再有後言遂作別云

## 嘉興桂林庵月輪

翠袖多情紅顏薄命彩雲易散恨月難圓則嘉興桂林庵月輪事有可述也嘉興某紳之夫人素與桂林庵住持尼某相友善住持尼卽月輪師師以月輪幼

慧故歡愛偕至。夫人有子小名善生。愛憐少子。則又婦人之常。夫人到庵隨喜時。必與善生偕。住持尼往夫人家。亦必與月輪偕。夫人以善生寄名於尼。尼報之以月輪。因亦寄名於夫人。兩相過從。親暱之情。若戚串焉。時善生與月輪皆僅數齡耳。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郎騎竹而妾折花。見者爲之生羨也。祗以格於僧俗。又不無門第之嫌。卽使月下紅絲。亦不能有此權力。不然天生嘉耦。眞是一對玉人焉。嗣後善生在家讀書。夫人又督責嚴。不聽時常出外。月輪偶隨其師往夫人家。善生攻苦頻年。閉門誦讀。亦難得與一面。隔花人遠天涯近。付諸思慕而已。光陰荏苒。年巳皆十五六。善生丰容修美。有衛玠璧人之目。月輪則修容盛鬋。俊俏絕倫。會夫人病歿。住持尼偕月輪往弔。生見月輪風神綽約。不禁爲之神移。祗以苫凷之中。居喪守制。禮之所在。不得與之通一言。月輪歸後。亦頗思念善生不置。未幾生以七事告終。假唪經爲名。特至桂林庵。得與月輪話積愫。數年契闊。情致備極纏緜。自夫人故後。月輪於生家蹤跡日以疏。生讀書之暇。輒一訪月輪。顧生雖年少。頗能以禮自持。雖與月輪友愛深。而終

不及於亂及生服闋親友有爲生議婚者生雖有月輪在然究以門第攸關斷無娶月輪理婚姻不自由是亦無可如何事月輪亦知其故從未一吐其隱衷而情之所鍾則又無可自禁是雖有千百女媧不能補此情天缺陷也及生娶而月輪病生爲之譬喻百端慰藉萬狀月輪反以爲病不由此以之應付生有言輒亂之以他詞惟雙淚盈盈自嗟薄命而已藥石不足醫心病卒以一病不起不數月後玉碎香銷矣生以爲伯仁由我死引爲生平憾事以月輪肖像縣齋壁作記念且撰啟徵詩並乞人祗寫曇花一現意幸勿攔入褻語觀於此生可謂能知月輪也夫兩人固所謂深乎情而止乎義者然而月輪良可憐也

## 平望雨珠庵蓮因

蓮因今居平望雨珠庵年纔二九向隸禾中某庵其師本出良家精通文翰幼時深受教育中年守孀祝髮焚修蓮因自幼時其師挈而養之教以書史授以詩詞以故長於吟咏獨得乃師衣缽顧性好清潔不肯與凡人伍昔年其師圓寂以禾中尠同志因來平望平望屬震澤縣治鎮東有巨澤即所稱鶯脰湖雨

珠庵瀆湖而居推牕望之水天一色浩瀚無涯幾點風帆夕陽送影數聲漁笛新月弄秋庵中祗一老尼與一老嫗香烟寥落門設常關其於蓮因本性則適得其宜暮鼓晨鐘蒲團且坐偶拈韻語輒作小詩積日稍久裒然成帙自號蓮花頭陀有蓮花簃詩一卷余友吳次公世居鴛湖風雅士也今年與余同客吳中偶或過從嘗爲余誦蓮因所作自悼一律云畢竟桃花薄命同年年飄泊怨東風鎖來寶鏡眉彎黛拋去冰壺淚點紅玉臂餘寒雙釧卸瓊腰瘦盡半衾空佛燈未燼長明火寂寞禪關曉霧籠又望月一律云玉宇無塵夜色闌銀潢洗出水晶盤諸天色相空中現大地山河鏡裏寬今夕自然千里共此生能得幾回看琉璃世界光明藏問說何人在廣寒余聆其詩覺其詞怨而不怒極得風人之旨而細味其意則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知蓮因眞是可人但偶託於禪悅耳幾生修到不知阿誰有福可以消受曾託次公轉丐全稿一讀久之未之得後知次公屢向丐取蓮因以其饒舌故頗以豐干相恨靳而不之與余與蓮因深以未得一面爲憾而其生平梗概則亦次公爲余言也

盛澤大悲庵順寶

盛澤鎭屬吳江縣治。明高士卜孟碩居此。高士名舜年。故亦曰舜湖。舜湖者。俗稱西蕩。是湖濱大悲庵。尼庵也。屋宇不甚多。顧山門佛殿。粗具規模。曲徑通幽。禪房花木。清流繞門外。浩渺無所際。西望洞庭諸山。隱約在目。蓋據一鎭之勝概。爲光緒甲辰乙巳間。有幼尼順寶者居是庵。時順寶纔十五六齡耳。余於是二年間。適賦閒居。余家在鎭之東。炎熇天氣。家居憚暑。輒蕩一小舟。容與西蕩中。爲作招涼計。沈瓜浮李。擬厥南皮。雪藕調冰。方諸丈八。興之所至。放舟泊庵前。招順寶來舟中。招之無不至者。劇談對飲。了不欲歸。順寶飲量。雅稱大戶。一飲。累觴略無醉意。尤善以鮮花作釀。最佳者以白玫瑰珠蘭花合浸而成。醲郁作。沈碧色。芳冽不可名狀。嘗以一罇勸余飲。開樽相對。香沁心脾。不暇顧婦人醇酒之譏也。順寶盛鬋修容。清潔可愛。依依小鳥。言語頗解人頤。初不過略識之無。向余問字者數月。竟爾粗通韻語。時有某武員。汛地來盛。慕順寶名。挽余作紹介人。帶師船數艘。誇張聲勢。直至庵前。至復自恃能力。以一拳捶碎其山

門之壁順寳聞而出曼聲而言曰搥碎山門容易補損將佛法最難修某武員聞言深滋不悅擲四餅金作賠償費鼓櫂去順寳喚香傭追還之盍其狷介有如是者後某武員又盛飾至其庵以巨金示住持尼欲以順寳充下陳順寳堅不願致作罷論某武員旋以狂悖鐫其職甚至流落無所歸人服順寳之有先見焉順寳本農家女幼失怙恃大悲老尼育諸庵長而聰穎特甚好潔由其天性煙筒茗碗不令人共直一女倪迂也余年來館食吳門不至其地者數年偶問諸人不知順寳蹤跡矣落花茵溷俱不可知放櫂湖濱時當不勝人面桃花之感云

盛澤白廟喜貞

白廟在舜湖之濱疇昔故多佳麗厥後風流雲散相率而行近有喜貞者豔名噪遐邇余於去年耳其名第以作客他鄉歸里日少亦幾淡焉忘之矣今年新正月與一二朋輩携小舟於湖濱訪紅梨渡木蘭洲諸古蹟順道詣白廟叩關而入卽由應門嫗延至大殿坐住持尼出而應客年可三十許小鸞受戒風韻

猶存蓋亦似曾相識者照例作寒暄語而已惟不見喜貞其人竊恐其新年因事他出不能達我輩此來之目的其如聞所聞而來何卽而詢之則曰小病乍起不可以風禪房卽在殿西臨湖一楹貧尼殊不妨導貴客入但藥鑪茗碗與衾枕共狼藉亂頭麤服不足當靑眼一顧耳語次卽囑老嫗瀹茗甌偕果盒携西楹來余深喜住持尼之頗解事遂相將至喜貞房喜貞果依依病燕露一種可憐之態而風姿掩映斌媚天生玉蕊瓊枝未足方喻梨花一枝春帶雨信乎名花有眞色相脂濃粉膩下乘禪也吐屬之間偕臻風雅余友問其識字否曰旣會唪經禮懺自然識字知文但如白香山七月時不過略辨之無而已又問年幾何矣曰纔過二八又問來此幾何時矣曰不過一年余視其纖腰束素正欲有以相問喜貞已覺余目光之所注不待啟口卽爲余語曰上年在震澤某庵因師父圓寂庵中食指多效老僧卓錫他方特來貴地耳余嘆喜貞之善伺人意其聰明有不可及者又曰此地頗淸淨頂禮蓮花座下齋魚粥鼓亦並不思他行也余笑頷之時老嫗捧茶果來供客住持尼偕幼尼數輩來應酬正擬

一一問詢舟人以風急日暮促解維乃償茶資二餅金偕余友作歸計喜貞力疾搴帘出且殷殷訂後會焉

## 盛澤淨明庵小金

小金、梨里人父母早亡故家貧無所賴幼育里中之西庵爲尼焉梨里屬吳江縣治風俗淫靡諸尼庵多汚點會有奸拐事里紳愬諸官縣令驅捕亟小金由某紳家女傭引至盛澤鎭寄住鎭北之淨明庵淨明房舍十數椽不甚修葺巓地境僻靜門前流水一泓市聲不到庭中雜植花木四時不斷生香西偏有樓數楹小金所居頗軒敞推牕遠望翛然出塵以故小金安居之初淨明庵旣在市杪住持尼又不善供應諸檀越幾皆裹足自小金至香火之盛勝於疇昔者幾十倍蓋小金媚容修髾風趣天然言語之妙尤能得人意也鄉鎭俗例凡人家新喪必延女尼唪經禮懺且卜夜而不卜晝通宵達旦事苦而酬微住持尼以小金荏弱故且因小金而香金夥乃不使小金應經懺約小金得以優遊自在齋魚粥鼓之外時從事於針黹一寸之縑人爭購之償其值者且數金余由

太原公子先容得有數面之緣。見其舉止嫺雅。初無一點俗塵。房中陳設清潔。補壁書畫極精。小金指一聯問余曰。此聯佳否。余視之。則爲肯爲寶釵離淨土好從月鏡證叚因二語。蓋小金小字寶月也。余笑頷之曰。佳。小金兩頰微赮俯首。無語。詢之。則曰。王某謔人太甚。重違其意。特求之。棄耳。乃知即爲太原公子所題贈者。余笑曰。凡事祇要重違其意。其庶幾也。小金解余言中之意。頗露嬌嗔之色。時正暮春天氣。牕外垂柳二三。燕語鶯啼。大好風景。余偶誦王少伯閨怨一絕。尙未及陌頭楊柳句。小金遽曰。誰爲少婦。其儗不於倫否。余與太原公子皆笑不止。小金誠可人哉。後余館食吳中。與小金不見者[illegible]年。去歲聞太原公子來吳中僦屋居。偶過其齋。見小金在吳下。寓廬蓋金屋焉。

盛澤淨明庵天錦

天錦、盛澤鎭淨明庵尼也。余見時在光緒二十三四年間。天錦年已三十餘矣。顧其體態苗條。丰姿綽約。一頭留海髮。尙未度盡。其光黝黑而可鑑。略不諦審幾以爲二十以內人。性好淸潔。元裳縞衣。一塵不染。又復精通內典。大家閨閣

多有喜聽其講經者。余友隴西生。所居與淨明庵僅一水隔。生中年喪偶。抑鬱無聊。頗招提紅板。數武可通。積日既久。過從遂密。生以不得於父母。甚至不容於其家。遂以禪房爲下榻所。幾欲終老柔鄉矣。究以人之多言。彼此皆關名譽。生故設一藥肆於市上。乃借懸壺名。獨遷居肆之中。生偶攖疾。天錦必日數至。洎生病篤。肆中無傭人。天錦侍奉湯藥。衣不解帶者數閱月。生死。天錦啜泣生之側。焚衣疊錙。如家人然。生父母至義天錦之所爲。反感悔平日之不以子爲子。遂亦並不加斥。生喪舉而天錦歸。天錦病。天錦死。嗚呼、天錦殆有情人歟。余聞人言。天錦三十歲以前。頗以清修爲職分。長齋繡佛。了無塵心。眞所謂五大皆空。四蘊非有者。淨明故多俊尼。標梅迨吉。皆不免於懷春。天錦獨心非之。晨鐘暮鼓。靜掩禪關。葢已心如古井矣。顧何以一遇生而不自禁。竟大反其初衷。情網所纒。至於身殉。其貞晚節之不終哉。或亦前緣之未了也。天錦之死。距生死不十日。有人作一聯以爲輓曰。塵世茫茫。苦海慈航能渡否。板橋寂寂。春風流水究云何。用意頗覺含蓄不盡。夫朋友之墓。宿草不哭。余雖與生交最深而

生之死已十有餘年矣。獨不解天錦之一生貞白忽爲生破其戒復爲生殉厥身偶一追憶耿耿不忘質之我佛如來後果前因不知當作何說也

琴譜序

貴筑王　錦季湘著

貴筑王季湘女史錦。爲薛照南刺史德配。淹雅多才。尤精音律。性癖琴。重訂春草堂琴譜。審音定徽。多所正誤。余尤愛其自序駢體文一篇。徵引精詳。詞格華妙。其詞云。

粤自湘妃寫怨。蒼梧留帝子之音。蔡氏知音。淥水盡中郎之妙。攷新聲于北魏。艷說虞妃。紀韻事于西京。爭誇趙后。郢亭女子。誅楚國之明光。上景仙姝。倡漢宮之絕調。拍成雅操。癖有落霞。譜入樂章。歌新子夜。故紘調九弄。香閨大有傳人。亦琴鼓三終。正坐猶嚴女訓。然而文君心蕩。綺靡相沿。于嫂音微。箏琶莫辨。鳴鸞寡和。嚋環珮之迎風。舞鶴不來。空絲桐之佇月。洋洋盈耳。半屬淫哇。詡詡師心。殊乖古法。安紘操縵。堪羞艷李穠桃。累牘連篇。祗誚炎梨禍棗。求其曲操雅正。音律詳明。則春草堂原譜一書。固後學之津梁。元音之眞訣也。所惜者徽分一間。尙誤曲中。紘審五音。微差位表。吾師祝桐君先生爲當時伯牙。將取此

卷正之。乃倉皇戎馬。未操郢上之觚。況瘁征鴻。早返閨中之駕。余也撫琴動操。
指訓親承。挹雅揚風。心傳願紹。因女紅之餘暇。細校徽音。合元律之精微。詳加
刪訂。神來意會。每觸類而旁通。激濁揚淸。務纖毫之無憾。經年綺閣。旣告成功。
反命絳帷。用謀鋟板。所冀三聲類聚。與古爲徒。若云千載賞音。則吾豈敢。

代少年謝狎妓書

公安袁中道小修著

萬曆丁酉冬。公安袁小修客金陵。新安一少年。游太學。狎一妓。情好甚篤。遂傾囊娶之。其人久失怙。兄主家政甚嚴正。遺書切責之。必欲遣去。否則不復相見。且理之官。少年憂懼。不能措辭裁答。因謂小修曰。事已如此。可奈何。但我兄亦知讀書。頗愛才。若得數千言一書以感動之。吾事濟矣。才思蹇澁。求先生爲我捉刀。使此人不去。惟當效環草之報。小修爲作一書。淋漓數千言。才氣可喜。達之于兄。月餘。晤少年欣然曰。我兄有字致云。與弟別未數年。筆下便已如此。既有讀書之志。即攜新婦歸。余不以一眚蓋平生也。即束裝偕歸。因置酒爲小修壽。令姬捧觴。爲歌一曲。友人笑謂小修曰。相如作長門賦得千金。今子得聞此人歌一曲。勝相如千金多矣。明晨送之江干。揮淚而別。

其書曰。

信來。得奉嚴敎。感激慙恧。不可勝言。自先人沒後。得吾兄提携。以有今日。某雖

不才。沾雨露之潤。獲敎誨之益。亦既有年。雖有童心。粗知名敎。若夫逐野水之鴛鴦。忘沼上之鴻雁。賦花間之曲。背霜後之筠。卽死不爲也。但一時迷昧。忽忽如夢。今事定情牽。有不能頓遺者。緣斯人十七。自離陽昌酒壚。卽永居竹橋旅廨。不意入室之柳葉。遂成結子之桃花。懷孕巳經四朔。念烏衣之派。不蓄靑箱之望。尙杳兒與弱弟。皆難嗣息。設得一兒。燕嘗有託。如莫愁之產阿侯。胡婢之生遙集。亦爲幸事。且近日維揚間。有以紅粉妖姬。育靑雲上客者。兒所目擊。天下事不可知。淤泥出蓮花。糞土產芝菌。此其未能頓遺者一也。斯人雖在烟花。志堅松柏。勉離舊巢。彼阿母本重惜錢樹。恨切肌骨。大罵分袂。恩斷義絕。設令再入故棧。顏面何容。磨折何堪。恐登車之日。卽畢命之時。昔嚴武與妓俱亡。追者繼至。殺之滅迹。後祟不止。我雖不殺。由我而死。恐倩女相逐。出有芳魂。小玉不仁。能爲厲鬼。此其未能頓遺者二也。斯人自入門。改去鈿蟬。卸下墮馬。舞衣歌扇。付之塵土。縞衣綦巾。晨起操作。言不出戶。苦不惜身。宛似良人。克相婦道。且夜勤刀尺。相伴膏火。相勉吾以致紓宵。此其未能頓遺者三也。邸中所藏。雖

乏長物。尙有博山舊爐雀尾遺鼎砂象斑爛之器。牙玉輝映之章。畫則爲小李將軍。書則爲海岳外史。皆令之收藏。司其管鑰。設爲德不終。將燕鶯化爲鶻鷲。恐付之祖龍。盡成灰燼。則先代所遺。皆爲烏有。此其未能頓遣者四也。自吾兄嚴命一到。斯人卽泣曰。微豸小生。亦知護子憐兒。妾雖烟花下賤。幸已有身。設欲逐我。候分娩之日。爲君家存此一脉。然後自覓白練。永赴黃泉。弟聞之亦自傷心矣。卽欲處之。亦須少緩。今蘭玉幾何。豈稻麻也哉。而弁髦之乎。此其未能頓遣者五也。處此五不能頓遣之勢。卽弟之宜遣而不卽遣者。亦畧有可原矣。至兄責弟以罪。罪何敢辭。生平讀古人書。見夫桃根桃葉。同登子敬之舟。阿田阿錢。共列稼軒之帳。白太傅之小蠻樊素。蘇學士之朝雲榴花。集中皆不自諱。誤信古人風流。沿習未能頓除。尤而效尤。此其罪一也。歲月如流。未必吾與。開口而笑。甯有幾時。一席多姿。忘同安石之癖。千金喪盡。甯甘太白之貧。遂使班嗣之賜書僅存。陸賈之遺產漸罄。此其罪二也。古人有云。文有仗景生情。托物寄興。麗人燃燭。遠山磨墨。千古一道。弟每遇枯坐。文思不屬。微聞香澤。倚馬萬

言出鬼入神。驚天動地。兩儀發耀于行中。列星迸落于紙上。此其罪三也。江左烟月繁華。六朝金粉舊地。謝家調馬之蹊。尙餘芳草。王氏鼓檝之所。仍有文波。土風習俗。偶而相沿。此其罪四也。近日文人。槩多勝事。如某某皆少年冶游。目爲蕩子。一旦騰蛟變化。立致靑雲。豈留連烟月。卽屬塵土下士乎。弟不肖。謬有此見。此其罪五也。弟又有味死一言。世間亦惟英雄豪傑。能爲格外之事。財色小失。自當赦除。天下有事。正賴命世長才。曲謹小廉。豈能成事。當北宋與契丹爲鄰。大小七十餘戰。屢致敗北。而能大破之者。乃欲娶薛居正子婦之張齊賢也。澶淵之役。宋幾不保。而能擁駕渡河。重造社稷者。乃溺愛蒨桃之寇萊公也。宋既南轅。金兵破竹而下。而能于黃天蕩上。幾制兀朮之死命者。乃娶妓女梁氏爲妻之韓蘄王也。宋時止有此三大偉人。皆能造非常之功。而亦未必無非常之過。彼恂恂謹飭如張德遠輩。終身無聲色如王安石輩。何益于敗亡之數。弟雖不才。設國家有事。寄之一面。尙能談笑卻虜。樽組破敵。自信才略。不後古人。不能自致。其身而輕作此語以示長者。此其罪六也。抑情忍事。本非易易。古

人云不邇聲色。今不幸邇之矣。邇之而能不溺。非聖賢不能。樊通德有言。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流。流則通。而淫生焉。自古英雄。不能不牽情于帷幙。蘇武于嚙雪呑氈之時。而猶有胡姬之娶。瞿曇氏不云乎。一切有情。皆因情慾而正性命。卽參禪上士。亦虞習氣難除。尙借安般數息之禪。白骨流光之觀。然後暫能驅遣。假使兄當盛年。有多情女子。苦相流連。以死自誓。不出兄門。兄遽能以慧劍斬之乎。弟不能如柳下惠坐懷。頭陀一宿。而致墮落有情之痴。此其罪七也。有此七罪。弟何以見我兄哉。惟兄見其七罪。察其不能頓遣之情。而解三面之網。令弟得遂私願。同歸舊居。絕意鉛華。精心竹素。發二酉之藏。竟三餘之秘。見子雪之腸。反思王之胃。三年之後。不弋取大物。爲一家光寵者。願兄擯絕之。以爲蕩子之戒。皇天厚土。實聞斯語。匆匆言辭無叙。幸惟原宥。

## 小脚文

曠望生

脚以小傳。昭其美也。夫脚非盡人能小也。自有纏之講究者。其小遂盛傳於人口耳。且自窅娘作俑。而纏脚之風。遂遍於古今天下矣。然傳其風者。或未必能共得其法。而大小之見出焉。於是婦女苦矣。而取法乎下者。評騭亦從此起矣。今夫物之以小爲貴者。非婦人之脚乎哉。脚之小者。其形必尖尖而瘦焉。斯愈形嫵媚矣。脚之小者。其氣必鬱鬱而臭焉。則別饒風味矣。其爲初纏之脚歟。一缸之淚。嗟其苦三角。與拐肖其形。側目而過之可也。其爲半攔之脚歟。穿條焉而笑其軋傷木礅焉。而憐其受累。談笑而去之可也。或謂寗波之脚。不過一拳。然而裙底評量。恍若猪啼之擁腫。取其短而損其美。其亦何以饜閱者之心。或謂廣東之脚。不盈三寸。然而燈前玩視。儼同雞距之零丁。强而致。亦勉而行。其亦何足娛游人之目。故夫脚之纏者。以小爲歸。而脚之小者。以纖爲度。是蓋俗尚之所趨焉。夫唐虞之世。不聞英皇二女。裂帛而束雙趺。蠻貊之邦。不聞閨閣羣娃。製履而成一握。迄於今。中原弱質。偏欲爭奇競勝於跬步。而別妍媸之

細也裹以輕雲弓之纖也彎以新月無大家亦無小戶寖成風會雖迫以有司禁令而難裁落落寰區殆於梳頭穿耳之餘尤爲注意者爾是又人工之所致焉夫閨媛驕縱性成或以慈母愛憐反致蓮船之盈尺村女窶貧自守或以萱親懈惰遂令鴉韈之生塵及夫觀繡鬪雛姬莫不茹苦含辛爭束縛以成婉麗踵之平也分重臺之瓣趾之銳也若解結之錐短合度而纖得中穩其步趨雖例以掌上之輕盈而無愧娟娟此豸其惟鍾阜邗溝之地別有傾心者爾

冷廬雜識節錄

桐鄉陸以湉敬安著

首飾

毛詩副笄六珈傳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首飾二字始此。劉熙釋名有首飾篇。凡冠冕弁幘簪纓笄瑱之屬皆列焉。是統男婦而通名曰首飾矣。今獨以號婦人釵鉺等物。盖猶沿詩傳之說。

漢口竹枝詞

餘姚葉茂才調元。漢口竹枝詞三百首。述人情風土。俚語居多。其賦後湖詞有云。散步人來遠市闤。一回心境得寬閒。眼光直到天窮處。夕照黃陂數點山。筆意獨俊逸可喜。

勺藥椒

勺藥香草也。而贈之于相謔之日。椒芳物也。而貽之于鬷邁之時。人汨其情。物亦違其用矣。世之治也。禮敎隆而婦職修。草木皆得其所。周南所以美采。葛召

南所以次采蘩也。

湘江竹枝詞

吾邑費春帆中丞瑑由明經起家縣令。歷官至湖南巡撫。自幼即耽吟咏。在長沙節署時。築校經堂課士。嘗以湘江竹枝詞命題。自賦十二絕。纏綿悱惻之致。錄二首于此。斑竹涓涓淚尚零。望湘亭上吊湘靈。孤篷聽雨巴陵岸。一夜愁心滿洞庭。三十六灣蘆荻秋。飛花如雪撲郎舟。請看今夜灣灣月。雙宿鴛鴦已白頭。

虞鳳娘

明義烏虞鳳娘姊嫁徐明輝而卒。明輝聞鳳娘賢。懇其父欲聘爲繼室。女知泣謂父母曰。兄弟未嘗同妻。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絕口不言。自經死。余謂女之死。徒以傷親之心。史傳載之。豈但以其志之潔。爲末俗所難能而書以示風歟。

王阮亭題露筋祠詩云。翠羽明璫尙儼然。湖雲祠樹碧于煙。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論者推爲此題絕唱。按米襄陽露筋祠碑云。神姓蕭。名荷花。詩不即不離。天然入妙。故後來作者。皆莫之及。

卷面題詩

咸豐壬子浙江鄉試第二場。山陰某生闈中發狂病。曳白而出。卷面題二絕句云。記否花前月下時。倚闌偷賦定情詩。者番新試秋風冷。露濕羅鞋君未知。黃土叢深白骨眠。凄涼情事渺秋煙。何須更作登科記。修到鴛鴦便是仙。欵書山陰胡佃娘。某生旋卒于寓所。輕薄之報。可不畏歟。

顧亭林母

顧亭林先生之母。王氏。崇禎時旌表節孝。卽明史列女傳所稱王貞女也。先生有與葉訒菴書辭薦舉云。先妣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于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必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

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于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盖其辭决而其志彌可哀矣。

白衣送子觀音殿聯

天竺白衣送子觀音殿。楹聯甚多。皆庸淺不足道。惟錢塘魏春松侍御成憲所題。裁對自然。不失讀書人吐屬。句云。白衣仙人。瓶中水楊柳。朱芾男子。天上石麒麟。

朱綠筠女史

錢塘朱綠筠女史璘。聰慧能文。矢志不嫁。當代聞人。欲見一面不可得。家貧。售詩畫以自給。余嘗見其扇頭畫菊題詩云。無心開爾後。風雨已重陽。醒却繁華夢。甘爲冷淡妝。有心難向日。無骨不淩霜。底事蹁躚蝶。猶思挹晚香。是眞能孤芳自賞者。

醵錢啓

同邑沈芝岩秀才逢源。天才亮特。爲督學山陽汪文端公廷珍所賞拔。少訂姻

於張氏。家貧力學。銳志進取。誓不登科。不娶。年逾三十。猶未售。親戚勸其畢姻爲似續計。而孑然一身。家無擔石。乃爲醵錢以成婚焉。既屢不得志于有司。益縱于酒。每當夜深人靜。持杯獨酌。狂呼慟哭。輒驚其四隣。遂以是得病。卒年三十有六。無子。遺藁散佚。錄其醵錢啟云。伏以納幣無過五兩。判于周官。有財振人。八厨茂于漢紀。謝公移帳。助隱之爲周旋。僕射營婚。致子琮無暇日。蓋合獨以時者。禮也。假人以德者義也。自來逸軌。多載前聞。源束髮受經。早諳昏義。弱冠弄翰。間肆閨辭。慕鮑宣之風流。企何曾之酬酢。素門合牉。訂兩姓于朱絲。張姓連天。繫一紗於玉臂。固已姻聯白建。喜得勝流。緣合老人。即期報板矣。然以爲情縈兒女。懼累英雄。肘繫香囊。恐妨書史。求凰有曲。不驚在御之聲。特雉無媒。未設早婚之令。以故凉宵弋雁。星剩匏瓜。春社飛鴛。風虛少女。乃者仲卿龍具。京師棄其無才。昭諫白衣。雲英笑其未脫。十年不字。負此韶華。三星在天。歌殘邂逅。歷姹紫嫣紅之候。春事已闌。聞口脂面藥之頒。癡情漸悔。滿身風露。識季迪之欲婚。一闋朝飛。笑牧子爲未達。夢已徵于桑下。曲待奏夫房中。所慮縑

練繭綢難捐嘉飾方標牢燭不少門財在戴艮有布被之將亦希高隱而裴航無杵臼之聘終隔仙源庫乏男錢嬰乾女酒盖幾幾乎泥中有絮春風徒吹洞口無桃胡麻空熟矣于是草元弟子戴笠故人將使皃不單行心成一袜集千狐之腋暖到鴛幃分一葉之陰春回鸞樹烏瑠十事不令貽笑純材玉鏡一枚即可相依溫嶠是則長源迎婦供帳遍于北軍甯戚欲妻平章待乎管子阮修婚費斂自名流黃姑聘錢貰從天帝以今擬古足可軒渠故乃灑墨管城命詞側理抒予結約告爾苔岑類杲卿索花粉之需異吳市競金錢之擲行見兩行花燭悉有耀之自他一色祿紗等解衣之惠我有情誰能遣此且慰目前介特之心此事使卿有功預防他日揶揄之語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采葛詠之見讒謗交搆之際猶不忘君也讀之可以怨子衿詠之見學業廢衰之時尤亟須友也讀之可以群

梳銘

明詩綜七十一卷。項眞名下靜志居詩話云。予嘗見其爲閨人銘梳奩曰。人之有髮。旦旦思理。有身有心。奚不如是。筆法極其飛舞。繹其語。殆亦非眞狂生也。予按銘乃盧仝所作。見唐文粹。云人之有髮兮。旦旦思理。有身兮。有心兮。胡不如是。項蓋減易其字而書之耳。

### 七夕詩

餘杭陳燁卿女史爾士。錢新梧給諫之室也。習經史。工吟咏。賦七夕詩。命意最高。梧桐金井露華秋。瓜果聊因節物酬。却語中庭小兒女。人間何事可干求。

### 周孟侯先生宮詞

吾邑周孟侯先生拱辰。明季貢生。吾母之七世祖也。先世累著清德。母夫人夢硯生花。而生公。比長。聰穎絕人。又勵志于學。嘗坐小樓去梯三年。讀古今文五千篇有奇。由是才藻艷傳。名噪一時。吳興莊廷鉞將刊明史。以厚幣聘公。先一夕。公夢其父畀以一合。啟視之。則赫然一人頭也。驚而寤。適莊使至。有警于是夢。峻辭却之。及明史禍發。諸名士株連被戮者多。公獨脫然無累。識者謂世德

之報。屢不得志于有司。牢騷抑塞之氣。悉寓于文辭。著有聖雨齋集。其宮詞八十首。寄興無端。尤足令才士讀之。同聲感喟。摘錄五首。以當嘗鼎一臠。露痕高漾月痕低。六院笙歌五院迷。莫道襄王惜香夢。巫山只在畫欄西。垂楊深閉畫樓春。花送黃昏鶯送晨。三十六宮閒似水。平明催送虢夫人。金鈴猧踏落花泥。輦路苔痕旋欲迷。誰道舉頭剛見日。鳳樓疑在十洲西。碧簫吹破思依依。聽盡宮鶯半掩扉。最是無聊看不得。桃花片片背儂飛。翠鬟寶髻玉膏新。一對菱花一愴神。無恨蛾眉綠如許。不如影裡李夫人。

何間婦傳

柳子厚河間婦傳。遺詞猥褻。昔人曾譏之。然其文固有爲而作。其記游戲之所。一則曰浮圖。再則曰浮圖。可知佛盧之貽害甚烈。而婦人之喜入廟者。可以警矣。

琵琶亭

琵琶亭在九江府城外江邊。乾隆癸亥。觀察瀋陽唐公英重修。增建高樓。題額

曰江天遺韻。壁刊白傅遺像。是南薰殿本。嘉慶中歙人方體所摹。登樓四望。前臨大江。後對廬山。左則古木千重。右則人烟萬井。樓上迴廊旋繞。境極幽曠。遊人題詠甚多。觀察有句云。今古商船多少婦。更誰重此聽琵琶。殊寓感慨。

錫奴銅婢

溫足瓶名錫奴。蘇州薛一瓢雪鑄銅杖。字曰銅婢。此可以爲對。

李易安朱淑眞

德州盧雅雨鹺使見曾作金石錄序。力辨李易安再適之誣。謂德父沒時易安年四十六矣。又六年始爲是書作跋。是時年已五十有二。匪似之三少。等季隗之就木。以如是之年而猶嫁。嫁而猶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父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後悔之。又不肯飲恨自悼。輒諜諜然形諸簡牘。此常人所不肯爲。而謂易安之明達爲之乎。觀其流經喪亂。猶復愛惜一二不全卷軸。如護頭目。如見故人。其惓惓德父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負之理。此子輿氏所謂好事者爲之。或造謗如碧雲騢之類。其又可信乎。陳雲伯大令亦云。宋人小說。

往往汚衊賢者。如四朝聞見錄之于朱子。東軒筆錄之于歐陽公。比比皆是。又謂去年元夜一詞。本歐陽公作。後人誤編入斷腸集。（漁陽山人亦嘗辨之）遂疑朱淑眞爲泆女。皆不可不辨。按去年元夜詞。非朱淑眞作。信矣。李易安再適趙汝舟事。詳趙彥衛雲麓漫抄。諸家皆沿其說。盧氏獨力爲辨雪。其意良厚。特錄之以俟論世者取裁焉。

金史猥褻

昔人謂金史叙次明淨。勝于遼元。然如后妃傳後所載海陵私其從姊妹莎里古眞。餘都莎里古眞在外爲淫佚。海陵聞之大怒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如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于我者乎。又海陵嘗曰。餘都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此等猥褻語。亦皆采述。殊失體裁。

明公主郡主

明公主郡主。無再嫁者。卽此可見宮幃禮法之肅。視唐世迥殊矣。

昭君詩

詩人之思。日出不窮。卽如詠昭君者。唐宋以來。佳篇不少。近代更有翻新制勝者。略識所見于此。天低海水西流處。獨有琵琶堪解語。斷絲枯木本無情。猶勝人心千百許。胡穉威 君王重信不重色。玉貌三千替不得。穹廬若使詔留行。金屋歡娛豈終極。一傳禍水入後宮。燕燕盡啄皇孫空。自謀則過君謀忠。畫工毋乃眞國工。沈瀛 一辭宮闕出秦關。長得丹青識舊顏。爲報君王休愛惜。漢家征戍幾人還。顏光敏 漢主曾聞殺畫師。畫師何足定妍媸。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劉獻廷 遠嫁呼韓豈素期。請行似怨不逢時。出宮始覺君恩重。臨去猶爲靳畫師。趙翼 胭脂零落倍銷魂。急雪嚴霜泣暗香。敢向琵琶傳怨語。至今青塚亦君恩。那彥成 戰骨塡沙草不春。封侯命將漫紛紜。當時合把毛延壽。畫作麟台第一勳。許宗彥 無金贈延壽。妾自誤平生。沈德潛

## 子衿非淫詩

子衿非淫詩。蕭山沈補堂豫引晉書左貴嬪離思賦。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喩月。如謂果褻狎之什。豈有椒壁之寵。而寫諸彤管者乎。證據甚確。

### 房暉遠

隋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房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卽房中之樂。著于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暉遠此言根據經術。又能導君以正。深得獻替之義。五經庫之譽。良不虛也。

### 趙儀吉女史

上海趙儀吉女史。棻歸安汪參軍延澤之配也。天性高朗。有丈夫風骨。博習經史。兼工吟咏。著有濾月軒詩集。句如殘紅盡落啼鶯老。衆綠新生好雨多。五夜懷親空有夢。十年遺日只憑詩。春晚云。纔脫春衫換夾紗。東皇何事便思家。杜鵑聲裡斜陽暮。深閉幽牕避落花。俱娟妙。

### 顧橫波小像

程春廬京丞。博稚嗜古。所蓄書畫甚多。余常于其侄銀灣參軍世樾處。見顧橫波小像一幅。丰姿嫣然。呼之欲出。上幅右方欵二行云。崇禎已卯七夕後二日

寫于眉生樓。玉樵生王樸左方詩二首云。腰妬楊枝髮妬雲。斷魂鶯語夜深聞。秦樓應被東風誤。未遣羅敷嫁使君。淮南龔鼎孳題識。盡飄零苦。而今始得家。燈煤知妾喜。特著兩頭花。庚辰正月廿三日。燈下眉生顧媚書。

田田錢錢

女子雙名最多。獨辛稼軒妾田田錢錢。因其姓而名之。與其他雙名者異。

竹夫人

保抱攜持。朕不忘五夜之寵。輾轉反側。爾尙動四方之風。宋李公甫所作竹夫人封詞也。工妙鮮匹。朱瓣香同年。又仿毛穎之例。作倚玉山房夫人鮑瓓瓏傳。有云。夫人撰有抱青集。子夜歌云。感郎綢繆意。許儂情久長。郎意雖云熱。儂心祇自凉。肯以雨露濃而忘抱冰雪。郎自竭。郎歡儂自盡。儂節蘭蕙有幽香。桃李多豔姿。阿儂無他好。虛心是郎師。寓意深婉。得風人旨。

麗詞

趙淸獻公。詩有春愢惱春思。一枕杜鵑啼之句。司馬溫公。詞有相見爭如不見。

無情還似有情之句。范文正詞。有眉間心上無計正迴避之句。韓文公詞有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之句。林和靖詞。有羅帶同心結未成之句。後學每以之藉口。競作麗辭。不知惟立品如數公。乃可偶一爲之。若後生小子。沾沾焉于此求工。鮮不爲心術之累。

採芳集

平湖錢孝廉步曾。曾刻其五世祖起隆制藝一卷。名採芳集。皆摘四書中艷麗字句。游戲成文。嘻笑怒罵。無所不有。如妁一字題文云。宿瘤也。以爲仙姬。姣僮也。以爲嬌客。在媒或以衆見共聞。尚存廉恥。而妁乃備極其形容。優隷也。以爲俊秀。貧窶也。以爲豪華。在媒早以微言濫語。任意相欺。而妁乃更從而點綴。又云。本以婦人輕信之耳。妁復鼓彼如簧。遂使母氏專權。父雖欲禁之而不得。本以深閨獨處之嬌。妁竟誘諸覿面。遂使高堂未許。女先遙慕之而如迷。妁之巧者。意僅切于肥囊。妁之拙者。幻亦生于閱歷。倘以彼列諸冠蓋。即是蘇張游說之儔。妁之老者。口舌既堪惑女。妁之少者。容貌并可悅男。故以彼略試逢迎。遂

## 韻蘭序 并引

錢唐梁紹壬應來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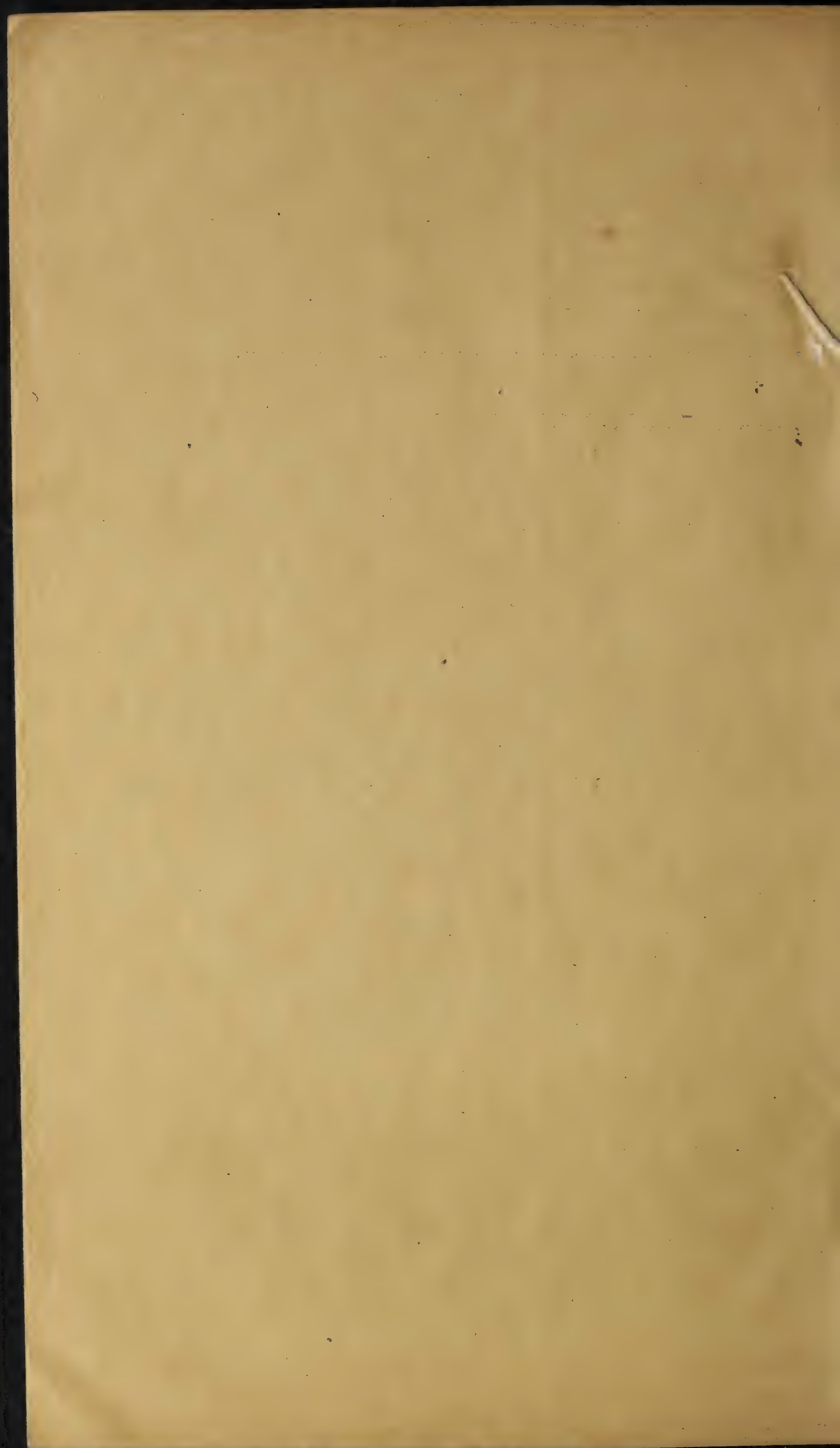
韻蘭者。京師春臺部中名旦也。色藝冠絕一時。顧性傲睨。少所青眼。孝廉某君極眷戀之。形予色授。頗見妬于同儕。而月下盟言。誓同枯菀。盖不僅被中之鄂。花底之秦焉。年十九。以瘵卒。某君哭之慟。賦惜蘭詞二十章。徵同人哀誄。而屬余爲之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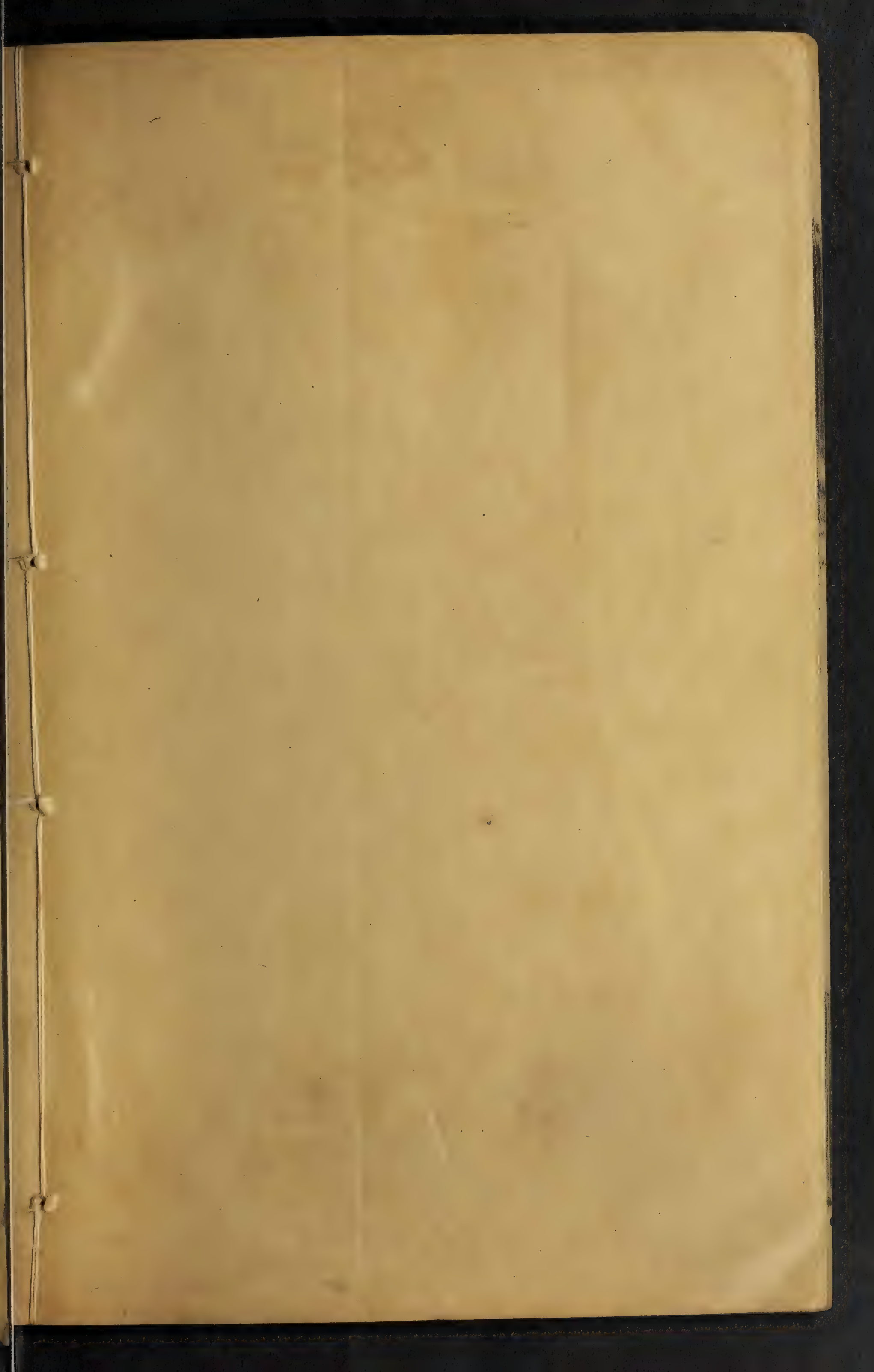
桃開千歲。人間爲短命之花。曇現刹那。天上乃長生之樹。從來朝露。本苦無多。況屬彩雲。尤其易散。然而水蓮泡幻。達觀久付虛空。泥絮沾濡。情種能無抑鬱也乎。如春臺部蘭郎者。泥巢乳燕。花苑靈貍。家住玉鈎斜。騎鶴下翩翩之影。善歌金縷曲。囀鶯聞嚦嚦之聲。芳名則雅愛蘭香。絕調已盛傳楊叛。固已蜚聲樂籍。馳譽燕台矣。爰有浙西名士。久噪雕龍。日下寓公。新來鳴鶴。偶顧綠幺之曲。頓生紅豆之思。于是衆裡目成。暗中心許。赭白馬城頭蹀躞。公子相逢。金錯刀袖底鏗鏘。美人贈我。每見潘車擲果。携手相將。保母鄂被薰香。銷魂眞箇。妒之

者以爲失身之鳳。愛之者以爲比翼之鶼。而乃長樂難期。短緣已促。杏林深處。難探及第之花。芍藥開時。原是將離之草。于是數聲杜宇。一闋陽關。方期玉玦之分。以冀金鐶之合。孰意楊花命薄。桐樹生孤。蓮菂儂心。菖蒲郎面。此也秋雨臥相如之病。彼也秋風作王粲之遊。既而長劍歸時。大刀唱後。不惜黃金似土。來作纏頭。豈知紫玉成煙。已傷委骨。用是愴懷珠璧。墮淚瓊瑰。猶思人約黃昏。去年元夜。依舊門臨碧水。今日桃花。早已平量恨海之波。待涸愛河之水矣。然而空誰非色。短豈殊修。使問天果屬有情。得知己死可不恨。向使郎果金臺終老。落拓梨園。玉籍長留。沉浮菊部。將春殘楊柳。飄零京兆之眉。秋後蓮花。憔悴昌宗之面。未必鬑鬑潘老。能消黯黯江魂。則與爲彌子瑕之色衰。毋甯作衛叔寶之看殺。而況櫻桃一曲。芳名總在人間。霓羽千秋。舊譜已歸天上。以視桃笙秋老。斷袖先凉。蕭瑟風悲。買絲誰綉者。一則名花似草。一則弱絮留萍。如彼如斯。孰得孰失。乃我友憐香情重。破壁情傷。纏綿則玉藕牽絲。惆悵而金荃賦什。顧或者謂終宵角枕。空生秋士之悲。一集香匳。終傷冬郎之德。既蜂腰之中斷。

何雀腦之思深。豈知釵挂臣冠。宋玉原非好色。酒黏郎袖。歐公亦自多情。而況書劍飄零。檀槽知遇。豈有生前倚玉。曾留春帳之情。歿後沉珠。不弔秋墳之魄者乎。由是敷陳麗藻。抒寫哀思。乞我弁言。題之卷首。化筆墨烟雲而如畫。請看北苑春山。悟迷離撲朔之非眞。試讀南華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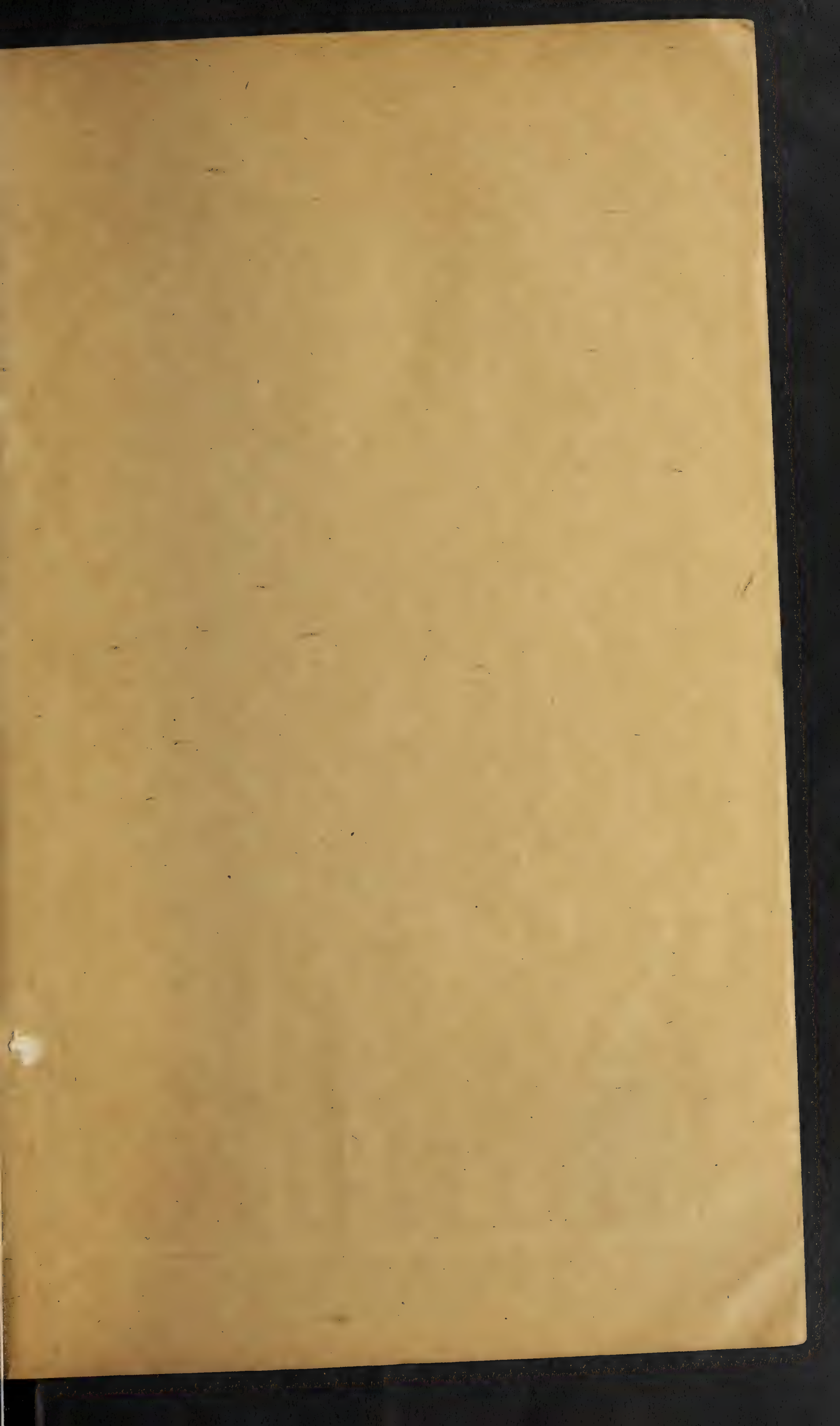
香艷叢書六集卷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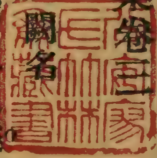
# 香豔叢書

第六集



# 香艷叢書

六集卷三



## 迷樓記

唐 闕名

煬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他日顧詔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內無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于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而問之。昇曰。臣乞先進圖本。後數日進圖。帝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于戶傍。壁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之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眞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而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

車。車之制度絕小。秪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為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滿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謂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于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為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內迷樓而御女於其中。纖毫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圖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沉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顧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合目。纔似夢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憊。何也。他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遼曠絕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庭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

當自宮以侍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日夕游宴。自非歲節大辰。何常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日晏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野叟。獨歌舞於磐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問者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龍顏鳳姿。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蕞爾微軀。難圖報効。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下。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詔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眞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亦安用也。乃復入宮。宮女

無數。不得進御者。亦極衆。後宮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强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何如。不及閒花草。翻承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顰。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艷好。誰惜是天真。王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芳自在春。粧成。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遣意。云秘洞扃仙卉。雕窗鎖玉人。毛君眞可戮。不肯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侵入骨。獨臥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方無羽翼。何計出高墻。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閱其詩。反覆傷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巳死。顏色猶美如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擇後宮女入迷樓。汝何獨故棄此人也。

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帝日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後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進大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躁。日引飲幾百杯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脈煩盛。眞元太虛。多飲即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氷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燥之一術也。自玆諸院美人各市氷爲盤以望行幸。京師氷爲之踴貴。藏氷之家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行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爲之邪。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天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豔戀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起義。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萬民膏血所爲。乃命焚之。數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驗矣。方知世代興亡。非無自也。

# 劉無雙傳

唐　薛調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之念可知也。恨不見婚宦。無雙端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扶柩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續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前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致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鬻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

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屬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遲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鏁却大門。鏁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畧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駄。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隱店安下。我以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鏁。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夏門。門亦鏁。守門者不一。持白棓。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

一時驅向北去也。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闕重經。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為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授偽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寃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

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洒掃。宿長樂驛。氈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諠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搆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郞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郞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郞君。言訖遽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似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郞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眞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眞跡。詞理哀

切。叙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閑居於村墅。仙客造訪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閒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荅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回。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古生乃無一言。又啟使者之爲何人也。生云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欷。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扣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篼子入。

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閤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生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縑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篼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為郎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三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幷屍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于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

贊曰。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若罕有斯之比。嘗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至十餘人。艱難走竄。其後歸故鄉。為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 步非烟傳

唐皇甫枚撰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任綺羅。善秦聲。好文墨。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子。曰象。纔弱冠。端秀有文。于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息焉。乃厚賂公業之閽。以情告之。閽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婉述象意。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箋。題絕句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媼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媼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身福薄。不得當耳。蓋鄙武生麤悍。非良配也。乃復酬篇。寫于金鳳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媼。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箋方翰兩情深。薄于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

見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洒幽襟。百廻消息千廻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媼不復來。象憂懣。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于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重重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媼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彩箋小簡。詩曰。無力嚴粧倚繡籠。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嬴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于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簡為回緘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覯。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輕。難于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研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悵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後期。惝怳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為見春。想封蟬錦綠蛾嚬。叩頭與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媼既得回報。徑賫詣烟。武公業時為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武入府曹。烟折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于是闔戶垂幌。為書曰。下

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于非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缸。泛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于秦臺。薦夢尙遙于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淸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閑花裏送郞歸。封訖。召門媼令達于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堂焚香。虔禱以俟。忽一日將夕。門媼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郞願見神仙否。趙驚。連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郞君之前垣也。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種。悉俟晤語。既曛黑。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而下。既下。見烟靚粧盛服。立于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携自後門入房中。背缸解衿。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于垣下。烟執象手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郞之風調。不能自持。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衷。承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托門媼贈烟詩曰。十洞三

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蕋宮仙馭來。烟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雲行。封付門媼。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千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于後庭矣。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魚鳥不知。神人相助。或景物寓目。歌詩寄情。來往更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烟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愼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如常入。身遂潛于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墻至後庭。見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憤。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流血。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至閣中。連呼之。聲言烟暴疾至殞。後數日。葬于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强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遊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

散。空拋牀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逮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愧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自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于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附錄江南詹詹外史跋語

非烟自傷非偶。踰節被殺。傳者傷之。雖然公業粗悍矣。未甚也。有杜大中者。自行伍爲相。與物無情。西人呼爲杜大虫。雖妻有過。以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絕。大中箋表皆出其手。嘗作臨江仙詞。有彩鳳隨鴉之句。一日大中見之怒曰。鴉且打鳳。拳其面。折項而斃。以一語之忤。遂至殺身。較之非烟不十倍寃乎。雖然猶有忤也。齊文宣寵幸薛嬪。忽疑其與清河王岳通。無故斬首。藏之于懷。出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于柈上。支解其屍。斷其髀爲琵琶。一座莫不喪膽。爲之寵者。不亦難乎。雖然猶有疑也。晉石崇每使美人勸飲。不能勸則殺之。丞相導量不宏。每每過醉。大將軍敦。獨不肯飲。已殺二人

矣。導勸使速盡。敦曰。彼自殺人。于我何與。王愷嘗置酒。女妓吹笛小失聲韻。便令黃門敲殺之。一座改容。爾朱文畧豪縱不遜。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畧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致請文畧。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遺之。夫小村市民求一妻。女千難萬難。幸不致無鹽嫫母。鄉黨爭慶。以爲五百年修德所致。而此數人者。視朱顏綠鬢。曾苦菅之不若。其眞無人心者哉。

# 譚節婦祠堂記

明慈溪烏斯道繼善著

譚婦死節。久未有祠。四明烏斯道蒞政永新之二年。爲洪武十年丁巳五月十有一日。乃擇泮宮興文閣西南辟大池上。建祠設主。以補缺典。蓋以婦死而聖人是依。今祠而依乎聖人。庶以妥其靈焉。婦姓趙氏。名逸。不聞古廬陵之永新人。生有淑質。嫁同里譚氏子。年廿有七。至元十三年丙子。江南內附。越一歲丁丑。宋丞相文天祥志恢復。有書約女弟之婿彭震龍起兵。以是歲七月十有九日兵內外合發。震龍亦永新人。盟同邑張履翁顏司理。先一月起。與降將江西運使鐂槃。併槃之裨將蕭明合戰。永新而丞相之兵不至。遂敗衂。北軍突入城。城中大亂。民咸負携逃遁。婦抱所乳子與舅姑倉卒走縣庠聖人殿庭。軍羣逐。至殺死人。且犯人妻女。不畏忌。軍欲犯節婦。婦罵曰。吾舅姑死于汝。吾保身以生。且不可。況辱身以覬生乎。固不屈。軍怒。因併乳子殺死殿庭中。時有屠者避殿庭楣梁上。下視婦死事爲詳。遂傳聞。至今逾百有餘歲。而婦與子之形在殿

庭土磚上。鉅細畢具。後有守土者弗信。以沙石盪磨。或煆以烈火。試之形影愈見。於乎。當宋季時。朝廷培植人物。皆以科第進。崇爵厚祿。至白首者。孰不以忠烈事講之稔。而責之深哉。及乎版圖失守。神器徙焉。而向之崇爵厚祿者。乞降走匿。不暇其肯死節者。曾幾何人哉。茲以一婦人。能慷慨死節。與同郡文文山光燄相照。垂名史册。豈不重其慕耶。且其生時。精氣素已貫諸金石。不可磨滅。況死于聖人殿庭。聖人之靈。尤表而出之者哉。若是祠而歲時祀之宜也。用祠于郡。府轉聞于上。冀褒異錫號。使風俗益以有勵焉。祠成越十日。從仕郎知吉安府永新縣事四明烏斯道撰。并書篆蓋。復弔以詩曰。

城破兵連遠近村。皇皇趨入泮宮門。且從烈士捐生義。不學降臣負主恩。氣逐彩雲隨劍化。形摹青血與磚存。我來感悼前朝事。爲立穹碑慰古魂。

## 月夜彈琴記 附譚節婦對詠三十首

四明烏斯道博洽君子也。洪武初除吉安永新知縣。到任三日。祗謁先聖。顧見殿楹礎邊。有一女形悲泣之狀。怪而問之。儒生賀仲善進曰。此宋譚節婦趙氏影也。元下江南。此地既歸附。文丞相起兵勤王。復之。未幾。鎦槃引元兵陷城。城中死者大半。譚氏一家亦倉卒避難學宮。節婦匿大成殿。亂兵追及。見其年少色美。欲犯之。婦大罵曰。吾貴宗女名家婦。豈汝犬彘耦哉。且吾舅死于汝。吾姑又死于汝。恨不磔汝肉喂烏鳶。吾有死而已。豈耦汝犬彘哉。兵怒。并其懷抱中二歲兒殺之。血沁入磚之上。自宋元至今。久已淹沒。迨烏公謁聖之夕。援琴而鼓者久之。公忽訝指下之音不律。遂鏗爾寂坐。謂宮商錯亂。必有邪祟盜聽吾琴者。語甫畢。節婦正色歛衽登堂而揖。備訴以致死顛末。公達旦。輒舉磚磨以沙石。煨以烈火。愈見明瑩。邑人義之。而未有祠之者。烏公乃歎曰。此吾爲令者之責也。乃捐俸構其堂於泮池之上。刻其影於碑石之陰。仍作文刋諸廡下。讀者爲之毛髮森竦。涕泗交頤。而節婦之名愈彰矣。公之子熙光。字緝之。尤尚風

槃。且精於琴。見節婦事。喈喈嘆慕。作貞松操寫之絲桐。一夕天空月明。夜涼人靜。獨坐軒中。拂琴拭徽調絃轉軫。忽見美姬自外入。緝之問曰。何物女子輒此來耶。姬歛袵拜曰。妾姓鍾。名碧桃。宋譚節婦侍兒也。主母貞節上帝嘉之。已位高仙。見蒞南嶽。太上以其影留下界。恐人褻慢。將命六丁取之。未免隨以風雷。驚駭先聖。莫若留在人間。永爲激勸。令本學地靈常加守護。若其親近。宜用舊人。以妾幸無罪戾。夙奉敎言。授以薄職。俾見衞焉。但視事以來。依栖無所。欲乞於主母坐側。別設一位。題曰故侍兒鍾氏之主。則身無所苦。獲燕雀之帡幪。鬼有所歸。免魚龍之混雜。如蒙矜憫。卽賜施行。緝之許焉。因問曰。節婦仙居南嶽。亦頗至祠中否。姬曰。不來也。自尊公大君子構祠之後。暫一下降。是夜萬籟無聲。月色如晝。主母臨眺舊鄉。人非物是。不勝令威華表之感。因援琴鼓悲風一曲。妾聽淒然。雙淚雨落。主母顧謂曰。汝尙淹滯鬼籙。無以相慰。可取紙筆來。妾如言以進。卽濡毫集古句七言近體詩二十首以賜。擲筆凌空以去。緝之曰。詩何在。姬曰。妾寶之若珙璧。元本不可縱觀。且仙書雲篆。公亦不能識。但可誦耳。

宜卽錄焉。詩曰。

其一

花壓闌干春晝長。溫飛卿　清歌一曲斷君腸。沈雲卿
雲飛雨散知何處。溫飛卿　天上人間兩渺茫。宋邕
已托焦桐傳密意。胡宿　不將清瑟理霓裳。宋邕
江南舊事休重省。李玉　桃葉桃根盡可傷。宋庠

其二

魂歸冥漠魄歸泉。朱褒　却恨青娥誤少年。無名氏
自是桃花貪結子。王建　只應梅蕊故依然。陳簡齋
風流愧落他人後。李太白　哀樂猶驚逝水前。許渾
何事黃昏尚凝睇。崔珏　孤燈挑盡未成眠。白樂天

其三

寒蛩唧唧樹蒼蒼。李涉　城上高樓接太荒。柳宗元

五夜漏聲催曉箭。杜甫　六街春色動秋光。張泌
滿庭詩景飄紅葉。崔陶　此地悲風愁白楊。李太白
舞袖弓鞋渾忘却。畫美人　人間惟有鼠拖腸。歐陽修

其四

雲想衣裳花想容。李太白　青春已過亂離中。劉文房
功名富貴若長在。李太白　得喪悲歡盡是空。溫飛卿
窗裏日光飛野馬。韓偓　巖前樹色隱房櫳。王維
身無彩鳳雙飛翼。李商隱　油壁香車不再逢。晏殊

其五

應笑無成返薜蘿。談用之　年年惆悵是春過。羅鄴
時攀芳樹愁花盡。溫飛卿　寒戀重衾覺夢多。溫飛卿
桂嶺瘴來雲似墨。柳宗元　蜀江風濺水如羅。溫飛卿
人生富貴須回首。薛能　世事無成奈爾何。司空圖

其六

家在寒塘獨掩扉。劉文房　高情雅淡世間稀。劉夢得
不將脂粉污顏色。杜工部　惟恨緇塵染素衣。陳簡齋
歸目併隨回鴈盡。柳宗元　離魂潛逐杜鵑飛。韋莊
東風吹淚對花落。趙嘏　惆悵朱顏不復歸。宋邕

其七

有時顛倒着衣裳。杜甫　萬轉千迴懶下牀。崔鶯鶯
髑骨已成蘭麝土。皮日休　蓬門未識綺羅香。秦幼玉
漢朝冠蓋皆陵墓。彥謙　魏國山河半夕陽。李益
滿眼波濤終古事。薛逢　離人到此倍堪傷。羅鄴

其八

一寸思想一寸灰。李商隱　且將團扇暫徘徊。王少伯
月明古寺客初到。項斯　風靜寒塘花正開。劉滄

綠水青山雖似舊。耿湋　紅顏白髮遞相催。劉滄

無情不似多情苦。晏殊　肯信愁腸日九迴。崔曾

其九

形容變盡語音存。蘇東坡　地迥難招自古魂。崔曾

閑結柳條思遠道。范頎　欲書花葉寄朝雲。李商隱

窗殘夜月人何在。胡曾　樹蘸蕪香鶴共聞。陸龜蒙

今日獨經歌舞地。趙嘏　娟娟霜月冷侵門。康伯可

其十

風火年年報劫塵。李嘉祐　每因回首卽長顰。李羣玉

明眸皓齒今何在。杜工部　異服殊音不可親。柳子厚

幾樹好花閑白晝。吳融　數株殘柳未勝春。劉禹錫

狂風落盡深紅色。杜牧之　水遠山長愁殺人。李遠

其十一

絃管遙聽一半悲。司空曙　羅衾滴盡淚胭脂。康伯可
鳥啼花落人何在。崔珏　節去蜂愁蝶未知。鄭谷
鵩上承塵纔一日。許渾　雪殘鳷鵲亦多時。杜甫
綠雲斜嚲金釵墜。晏殊　獨立蒼茫自詠詩。杜甫

其十二

烟郊四望夕陽曛。陳尙美　世路干戈惜暫分。李商隱
內屋金屏生色畫。李賀　粉霞紅綬藕絲裙。李賀
蒹葭淅瀝含秋雨。柳宗元　銅雀荒涼鎖暮雲。溫飛卿
舊業已隨征戰盡。唐晉　獨留靑塚向黃昏。杜工部

其十三

愁心一倍長離憂。李崔　到處明珠是暗投。鄭谷
雨冷香魂弔書客。李賀　夜深燈火上樊樓。劉子翬
山中老宿依然在。蘇東坡　檻外長江空自流。王勃

明月易低人易散。蘇東坡　寒鴉飛盡水悠悠。嚴　維

其十四

葉滿苔堦杵滿城。盧　弼　登高望遠自傷情。武元衡
瓊枝璧月春如昨。張仲宗　冰簟銀牀夢不成。溫飛卿
往事悠悠增浩歎。薛　能　清愁萬萬帶餘酲。蘇子由
豈知一夕秦樓客。李義山　腸斷綠荷風雨聲。吳商皓

其十五

芙蓉肌肉綠雲鬟。元　稹　泣雨傷春翠黛殘。王貞白
歌管樓臺人寂寂。王介甫　山川龍戰血漫漫。胡　曾
千年別恨調琴懶。談用之　幾許幽情欲話難。薛　逢
回首舊遊眞是夢。蘇東坡　寒潮惟帶夕陽還。皇甫茂政

其十六

一見淸明一改容。鄭　準　每驚時節恨飄蓬。來　鵠

風塵荏苒音書絕。杜甫　人物蕭條市井空。張泌
荒埭暗鷄催曉月。王介甫　野花黃蝶領春風。王仲初
玉環飛燕皆塵土。辛稼軒　只有襄王憶夢中。李義山

其十七

處處斜陽草似苔。韓偓　野塘晴暖獨徘徊。韓偓
侍臣最有相如渴。李義山　欲賦慚非宋玉才。溫飛卿
絃管變成山鳥弄。李遠　屧廊空信野花埋。皮日休
情知到處身如寄。高士談　莫遣黃金謾作堆。張祜

其十八

落落疎星滿太清。儲光羲　寒江近戶漫流聲。戎昱
長疑好事皆虛事。薛能　道是無情却有情。劉禹錫
且盡綠醽消積恨。紀唐夫　休將文字占時名。柳宗元
秋來見月多歸思。雍陶　斜倚薰籠坐到明。白樂天

其十九

繞門淸檻絶塵埃。韓偓　白石蒼蒼半綠苔。許渾
酒力漸消風力軟。蘇東坡　桃花淨盡菜花開。劉夢得
一泓海水杯中瀉。李賀　萬里銘旌死後來。張祜
世上英雄本無主。李賀　爭教紅粉不成灰。張建封妾

其二十

門前不改舊山河。趙承祐　蓮渚愁紅蕩碧波。許渾
墜葉飄花難再復。楊思中　浮雲流水竟如何。李商隱
魚龍寂寞秋江冷。杜工部　鴻雁不來風雨多。趙承祐
窮巷悄然車馬絶。杜工部　磬聲深處出煙蘿。司空圖

錄既畢。仍指各句之下。使細註作者名氏。緝之奇之。因曰節婦仙居既已聞命。其姑舅夫子。抑又何如。姬曰。天醫傳以玄洲不死之膏。賜以完形復體之藥。一門百口往梯仙國矣。曰何謂梯仙。姬曰。凡初得道者。皆送此修行。然後漸登品

位。猶登梯。然。故曰。梯仙。緝之。又曰。爾何不偕往。姬曰。緣妾前世爲女醫。誤投人藥。致損貴胎。以故再世罰爲女身。以償。坐此少緩。尙隔兩塵。緝之曰。然則汝亦良家子乎。姬曰。妾幼時。父母以貧故。鬻妾於趙氏。趙故宋宗室也。售妾以媵其女。女卽節婦。與妾年相若。蒙其憐愛。視猶骨肉。及歸譚氏。妾從行焉。時譚方門庭。鼎盛。珪組。蟬聯。褥隱。繡芙蓉。極一時之富貴。硯寒。金井水灑。萬斛之珠璣。所見所聞。罔非禮義。若長若幼。皆擅才華。主母又聰明賢懿。不出閨門。雅善歌詞。仍工筆札。每有吟詠。錄以示主。一覽之餘。輒焚其藁。蓋以非婦人事。不欲使人知也。我主君亦英邁夙成。風流倜儻。文章水湧。倒三峽之詞源。議論風生。驚四筵之雄辨。妾侍左右。飽聞訓言。雖在微賤。頗習詩禮。不幸宋籙既訖。元運方興。草昧英雄。起空憐文相之勤王。江山雲霧。昏實恨鎦槃之賣國。我主母潔身就死。而婢子忍恥偷生。顚沛流離。竄伏林莽。主恩難報。徒懷結草之心。女質易殖。竟作翳桑之鬼。物情惡衰。歟誰招碧玉之遊魂。吾道屬艱難。孰葬綠珠之弱骨。萬言莫盡。大概若斯。遂去。明日。緝之白諸父。烏公以爲詩雖奇妙而怪誕不經。

不許。越兩月。一夕緝之被酒。不能寢。起出軒前縱步。挹天香於丹桂。玩月影於素娥。已而前姬又進拜。且言曰。妾向所求。幸蒙允諾。意公。仁者見義勇爲。而側耳踰時。未聞施設。君何憚而不果乎。緝之謂曰。吾父弗汝信。奈何。可取當時無人知者一兩事語我。我白之。家君庶幾有証。或可就也。姬曰。記文丞相起兵時。永新七大姓。皆在勤王之列。而我主君與東門張御帶家爲之首。城復日。人皆相慶。獨主母有憂色。告主君曰。城雖云復。我馬必再來。城中之人。定遭毒手。我夫婦生死未可知。萬一不幸。惟死而已。誓不辱也。主君姑爲好言以解之。主母不以爲然。主君又舉司馬溫公語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主母搖首長嘆數聲。取衣裙題詩十首于其上。亦古語也。詩曰。

其一

高髻。雲鬟。宮樣粧。杜鴻漸　嫁來。長在。舅姑傍。唐音

寧知。草動。風塵起。詩統　墜素。翻紅。各自傷。宋所

其二

雙鬟慵整玉搔頭。唐　音
百感中來不自由。杜牧之
富貴榮華何處在　詩統統
夕陽西下水東流　杏壇吟

其三

夫子紅顏我少年　唐　音
嫁來不省出門前　詩統統
於今拋擲長街裏　劉禹錫
萬古知心只老天　葉紹翁

其四

殘粧滿面淚闌干　崔　珏
鬢亂釵橫特地寒　王介甫
不見玉顏空死處　白樂天
故園東望路漫漫　李　遠

其五

潮生滄海野棠春。嚴　維
劍逐驚波玉委塵。唐　音
青血化爲原上草　馬子才
人生莫作婦人身　白居易

其六

百年世事不勝悲　杜　甫
大厦原非一木支。王廷珪

慷慨西風淚橫臆　范　頎　此心惟有老天知　晏　殊

其七

血迸金鎗臥鐵衣　薛　能　江山猶是昔人非　詩統統

舊時王謝堂前燕　劉禹錫　更傍誰家門戶飛　詩統統

其八

不見人烟空見花　嚴　維　烟籠寒水月籠沙　杜牧之

人生自古誰無死　蔡　襄　莫怨東風當自嗟　歐陽修

其九

側垂高髻插金鈿　詩統統　閑過春風六六年　詩統統

今日亂離俱是夢　宋　庠　英雄無策庇嬋娟　薛　能

其十

起看天地色淒凉　王介甫　塵夢那知鶴夢長　宋　當

血汙遊魂歸不得　杜　甫　新墳空葬舊衣裳　韓　偓

主君讀之曰。若然。吾何恨也。而主母又指所抱兒曰。我則死也。如此何。主君曰。吾固知之。付之造物。因以一金錢繫之項上。弄之曰。若遇兒人。以此買命也。遂相視泣下沾襟。後遇害日。金錢不知所在。惟血漬成錢影一枚印兒傍。第觀者不諦視。故不知也。詩亦維妾記憶耳。若此二事。皆世所未知者。緝之錄以呈父。烏公尚未深信。卽命騎往文廟取水洗磚而驗焉。則見兒影之傍錢迹宛然在。衆始驚愕。公乃如言。題其主設於節婦神座側。緝之又以酒殽祭之。其夕姬來謝曰。感君設位。秉辱祭儀。無以爲報。公平生好琴。但廣陵散一曲。世久失傳。妾承教主君。尚憶之耳。願以相授。乃出其譜於袖中曰。公善自愛。妾不復來矣。倏然而去。由是緝之彈琴大進。獨步浙中。靳秘此書。弗以傳人。緝之死。譜亦竟絕焉。

# 醋說

了緣子

陰山之北。色界之西。有優曇花焉。蓋因果樹也。植以香田之泥。灌以醋海之水。後為天女散落春婆。得其味者為麗娟之肌。得其色者為絳仙之面。惟恨生雖情種。終嫌質有酸根。故古今來之紅袖黃裳。風塵中之青樓紫陌。任是交深鴛頸。不聞豆蔻相思。仍教爭妬蛾眉。每帶楊梅滋味。此吳次尾所以有潑醋之詠。管夫人所以有喫醋之稱也。於是有美而醋者。搜金釵於枕畔。輕罵梅癯碎玉釧於燈前。嬌啼梨泣。有醜而醋者。彊宋玉以登徒之好。獨霸卿呼嫌西施之先我而顰。轉防郎看。有情而亦醋者。蝶帳銷王昌之夢。仍愁別有高唐。駢車隨高適之遊。不使久居洛下。有惡而且醋者。偶向南樓低語。即折欄來打鴨之聲。倘教北里私遊。則束帛有化羊之苦。別有多端。觸慮無故生疑。一語偶輕。郎命與花同睡。兩情已固。尚嫌被鏡分妍。可知女子善懷。愈覺丈夫難做。凡此皆由陰性易伏機心。原為脂粉叢中。釵裙隊裏。生而即具。毫無足奇者也。不謂身是男兒。竟至心如婦女。豈向微生行乞。仍與其醯。因而劉婦誤交。何妨當酒。故以有

形之酸味特作爲無謂之禍端耶噫嘻傖父眞愚庸人自擾矣且夫五百寃家最難得者濃投鶼鰈萬千佛鉢最難釋者拆散鴛鴦向使待聘綠珠早歸石氏多情碧玉已屬喬郎而趙王倫故意强求武承嗣忍心篡取則當彎弓而竊德裕懷乃而俟燕公甯爲美人復讐何作懦夫蓄怨抑或錢塘蘇小雖隸平康要之虎阜眞娘終歸白下則當鏡臺納聘金屋藏嬌俾有主者芙蓉城於以求之桃葉渡此時柳氏深入侯門往日蕭郎都成陌路豈不勝於燕爭舊壘蜂奪香衙祇因爭夕之微嫌等於戴天之不共哉於斯二者無有一焉則是殊討乾氣且種仇根庸何益乎徒自苦耳嗟嗟春眼誰開休亂錯呼雲之夢白頭雖訂無非送流水之情將覩柳絮之沾泥何用葫蘆之倒醋大抵紫綃眼巨既鍾情於崔氏兒郎則必紅拂心生已割愛於楊家故主縱使危絲强續舊鏡重磨而紘有外音卽琴無眞韻憶昔于頔解意裴度推誠能以愛姬贈於良友却教刺史眞個魂消寄語司空休嫌見慣而況雙鬟度曲未偕之渙同聽少女當罏只是遠公獨醉則擲以纏頭之錦怎知爲上手之珠加以此日劉郎原是去年崔護

襟痕尙在乍記前遊衣扣畧鬆轉驚今瘦則是燕曾相識初非蟬曳殘聲何怪乎女悅男歡卿憐我愛試聽秋娘度曲惟在春風未老之年非關季子多金始棄滄海難爲之水獨是歡能買恨痴則多愁休誇面似蓮花衞叔寶終愁看殺曷若手除藤蔓王摩詰悟破情禪旣能逃蝶淚之名又不失鶯求之誼亦旣陸游豔福畫扇家家趙勝風流買絲處處愛河測透孽海應回不然者互爲爭歡各不相下必至焚琴煑鶴打草驚蛇使猴猻逐牝之徒蟋蟀爭雌之輩鎮日而口銜酸鉢畢生而胸亘橫針於汝安乎先生休矣

## 戲擬青年上政府請弛禁早婚書　失名

政府王爺大人座右敬禀者竊以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盡人皆有況我輩養精蓄銳年已成丁正宜婚姻及時得達製造國民之目的倘或遲之又久始准成婚竊恐電力既足之餘無所洩發其願遂禮教者將如桑間濮上矣其假冒維新者謬稱自由結婚矣種種怪劇固不勝言卽或人言可畏畏子不敢畏子不奔而男則目送手揮廢精神於無用之地女則春心暗動抱疾病於深閨之中甚且男與男同居斷袖餘桃以爲樂女與女相處迷離撲朔以爲歡將見情竇既開色心莫遏凡此弊端當較早婚爲甚政府此舉名爲強種實則弱種而已如謂壽元短折體魄不壯皆歸咎於早婚然則男子之貧而久鰥女子之自願不嫁者必將壽逾彭祖體堅金石矣何以若輩並不聞有特別之壽元之體魄也昔英儒哲學家斯賓塞爾有言曰男子二十女子十七八年已成丁體格一定而不變可知體格既定牀笫之事必無碍其衛生今乃限以廿四之期毋乃太不近人情乎哀哀諸公其亦幸而過此

時期耳然回思少年時其急於求匹之心想亦與我輩相等胡爲情遷境過漫不記憶竟强人以所難也至謂男女早婚有礙事業然以朝中大老任大責重自應愛惜精神乃諸公當垂暮之年猶且左擁右抱而我輩血氣方盛竟不能卜室家之好何其責人則嚴責己則恕耶嗟夫人非草木誰屬無情色慾關頭最難看破彼夫世間腐物生而天閹猶有盲不忘視跛不忘履之心況當弱冠之年正好及鋒而試而乃故爲限制不得一逞其怦怦欲動之雄心豈非一般青年之大不幸歟區區之忱尙祈原宥務求如越王當日辦法丈夫二十不娶女子十七不嫁罪其父母庶幾摽梅迨吉不怨愆期青年幸甚大局幸甚臨池濡墨無任傍徨待命之至支那一份子青年仝披露

自由女請禁婚嫁陋俗稟稿　　失名

稟爲婚嫁陋俗。大碍自由。乞切實禁革。以維女權事。竊吾鄉女子出閣。怪象固多。新婦回門。燒猪尤重。禮循來往。本好事之所爲。籍判貞淫。乃解人之强作。遠稽古籍。近攷歐風。婚禮無此明文。蠻例遂爲僅見。賤夫作俑。純是褊心。習俗移人。是眞惡劇。夫國家律例。弗設專條。閨閣英雄。不拘小德。眼孔豈宜太小。面皮尤要包羞。且蕭牆之隱患。一生衽席之危機。偏伏其或。蜚言誤聽。蠅玷妄加。既無郤扇之情。遂作回爐之貨。蛇影貽忌。幾同問道於盲。雀角啟爭。遂致當堂出醜。閨房曖昧。郎有錢難買證人。鄰里沸騰。恐無頭祗成公案。妄攬老青之號。不知厚顏。慘蒙不白之冤。可憐弱質。甚或愛憎頓易。藉勢吹求。摒擋已窮。借題搪塞。犧人私德。快己陰謀。煽平地之風波。等親家於陌路。有甚求全之毀。是眞無恥之尤。顧此泯絕良心。僅居少數。太璞既堪問世。無瑕不易。戮人。但念女權墮落。纔出生天。俗例奇嚴。宜留餘地。方今新風輸入。貿易亦講自由。好事既諧。責備豈宜太甚。雌風苟競。小節奚拘。矧婁豬爲淫婦之稱。臭猪亦賤娼之號。借爲

取締實不雅馴而其利於男子之專制侵及他人之自由尤非文明之正軌也伏乞徧諭鄉愚禁揚家醜虛文既革惡感全消從此內外平權共樂男家女室便宜行事無非王道人情切候鈞批曷勝私祝謹稟

婦女贊成禁止娶妾律之大會議　失名

修律大臣會議禁止娶妾問題。有贊成者。有反對者。而其結果。當必以娶妾爲是。禁止者爲非。惟女界開通中之個人。聞此消息。欣然贊成。特派傳單柬請一班閨秀。開大會議。研究此問題。屆時赴會者數千萬人。異常踴躍。公舉自由女爲臨時主席。先由會長宣佈開會理由。畢。主席登壇。畧謂婚姻之制。定自羲皇。不過。一夫一婦。并無妾媵名詞。厥後。唐堯以娥皇女英下嫁有鰥。遂爲二妻之祖。然當時平體相待。亦無所謂妾也。夏殷德衰。人主流於逸欲。遂以女戎賈禍。已開。御妻妃嬪之階。周代尚文。其制。益燦然大備。朝廷倡之於上。草野自行之於下。於是嫡庶分而名分嚴。歷久相沿。成爲習慣。始尚藉口於嗣續。繼惟貪戀於歡娛。左擁南威。右抱西子。在男子。樂則樂矣。其如不平等何。今國家有禁妾問題。實行與否。雖未可知。正宜乘此時機。要求政府。尊重女子之人格。上相有調燮陰陽之責任。當不敢恝然置之也。故請各姊妹到來。一爲研究等語。茲將議案錄下。

一禁妾問題。不獨於大婦有益。於侍妾亦大有益。蓋侍妾平日備受大婦之苛待。已屬屈鬱不平。一旦湯綱宏開。正如非洲之放奴。各尋生路。不必受他人氣。可否將此意宣佈。爲人妾者知悉。使有贊成而無反對。請公議。衆議應速行宣佈。

一大婦贊成禁妾。並非因吃醋問題。蓋存一點慈愛之心。尊重女子人格起見。同胞姊妹。宜認定此宗旨。庶外界不能以蜚言中傷。衆贊成。

一凡事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各姊妹贊成此舉。自當設一禁妾會。箝束丈夫。不得再行娶妾。以身作則。然後人多樂從。衆贊成。

一此舉事體重大。當聯絡女界。要求政府。以達目的。衆贊成。(電文如下)北京憲政館王大臣。修律大臣。鈞鑒。閱報知朝廷擬定禁妾律。女界會議贊頌王大臣文明。請速定切盼。自由女等電禀。各人議畢。茶會而散。

擬王之臣與其友絕交書（集經詩）

吳山秀

鳥鳴嚶嚶。猶求友聲。矧伊人兮。不求友生。維予與汝。德音莫違。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知我如此。永矢弗過。昔我往兮。八月其穫。女子善懷。泣涕如雨。童子佩觽。童子佩韘。邦人諸友。莫肯朝夕。睠睠懷顧。我是用憂。視爾友君子。我卽爾謀。摻執子之手兮。摻執子之祛兮。同我婦子。言就爾居。與子成說。實獲我心。以望楚兮。悠悠南行。適彼樂郊。築於楚室。以遨以遊。不日不月。室家之壼。君子所依。飲之食之。安且燠兮。江漢湯湯。道阻且長。言念君子。曷云能忘。北風其喈。雨雪載途。我征聿至。日月其除。婦嘆於室。憂心悼悼。閔予小子。首如飛蓬。冬日烈烈。無衣無褐。每食不飽。載飢載渴。爾不我畜。亦已太甚。室人交徧讁我。謂爾不信。豈曰無衣。狐裘蒙戎。我有旨蓄。亦以禦冬。日用飲食。無不爾或承。有踐家室。寧不我矜。人之無良。胡甯忍予。嗟我婦子。縞衣茹藘。靜言思之。其毒太苦。嗟爾朋友。不可與處。無我有尤。維予之故。始者不如今。逝將去汝。維彼忍心。胡不自替。信誓旦旦。曾莫知其玷。已焉哉。自詒伊戚。謂之何哉。自今伊

始莫往莫來

代某校書謝某狎客饋送局帳啓　失名

綺窗沈愁金閨寫恨團圓天上惆悵人間歎纏頭之不來怨客心之易舛買脂乏力供黛誰人環綺障於花叢築債臺於香國金釵耿其欲拔錢樹鬱其將枯茲者春鳥忽來飛蚨迭賜婢媼感德巾櫛銘恩異域金錢與恩膏而俱下殊方鈔幣隨咳唾以偕來須百琲之眞珠香塵待步受一規之青玉嘉惠難酬妾聞醴泉無源流膏靡既漢川有女贈珮亦仙遂使姊妹開顏鄰家歆羨起南都之頌禱勝北里之歡聲從茲瓊笈珠囊盎藏孔厚琪花瑤草枝葉皆春綃淚千行感裴公之心印瓣香一炷拜管氏之留貽妾惟有對月輸誠臨風泥首化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作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妾再拜

懺船娘張潤金疏　失名

伏以空空塵世。曇花之隱現何常。渺渺梵天。甘雨之霑濡彌廣。人多夙業。亟賴懺除。佛本慈悲。允垂解脫。洪惟大覺世尊。西方設教。東土傳經。久超最上之乘。用闡眞如之諦。花拈信手。法相莊嚴。石盡點頭。頑靈感悟。洵迷津之寶筏。亦苦海之慈航。茲者張姑潤金。生小蘇臺。沈淪花國。數芳齡而屈指。纔踰二九年華。抱愁緒以縈心。獨異三千佳麗。雖緣遲婚媾。原非南陌羅敷。詎禍起狂且。自道東鄰宋玉。何來惡謔。本失雅觀。旁人之幻說無憑。鶯簧舌鼓。當局則眞持有定。鴆毒心甘。玉容頓化。浮烟三更。夢冷珠佩。忽埋荒塚。四大皆空。嗚呼返魄無香。銀海茫無所際。招魂有賦。瑤池渺不可期。爰集緇流。宏宣法事。闡天宮之妙理。手繙貝葉之經。引地府之芳魂。頂禮蓮花之座。彌空法雨。我佛如來。永庇慈雲。伊人必喜。庶幾七心盡悟。從今覺路之宏開。二諦俱融。自此轉輪而不滯矣。謹疏。

## 冶遊自懺文

失名

金閶韻事。香國新談。孤塚荒郊。盡變繁華之地。層樓高閣。大開歌舞之場。於是有女詩賡。館娃宮築。鶯鶯燕燕。鬬時世新妝。翠翠紅紅。現諸天色相。袖薄迎風。鬢低歛霧。波興孽海。豔萃章臺。則有五陵豪客。三河少年。選色徵歌。尋花問柳。始逢場而作戲。繼久假而不歸。雀自投羅。魚來吞餌。不惜千金擲去。聊作纏頭。那知半面逢時。已經失足。鏡中索笑。幻蝶方痴。紋外知音。鬧鷗漸狎。每有雕欄倚玉。含笑相將。能無翠被薰香。銷魂眞個。芙蓉花底。臥兩兩之鴛鴦。豆蔻梢頭。巢雙雙之翡翠。春宵苦短。好夢難長。白眼頻逢。春衫易濕。或鶼鵠之饒舌。或鸚鵡之嗔人。或言比鋒尖。或面如冰冷。絕似鏡河秋早。團扇先捐。儘教寶鼎香溫。伊人不見。枉說情深如許。一旦。都拋凭憑。此地重來半文不。值移宮。換徵任彈別調。琵琶送舊迎新。又作誰家眷屬。贏得心神俱瘁。浪子名傳。可憐妻妾交摧。家人卦變。癮成鴉片。衣作鶉懸。冀北誰空。江東難返。嗚呼。往事已隨流水逝。此心惟有落花知。君不見眞孃墓側。烟鎖荒臺。蘇小坟邊。風凄古樹。一覺揚州之

夢雲散風流千年杜宇之魂香銷粉歇花眞解語難招潘岳之魂命也何如悟徹莊周之旨情禪勘破管他臨去秋波色界參空幸我已醒春夢理宜自省言盡於斯從此琴心挑處休誇同調以求皇篷脚收來好趁中流而轉舵

問蘇小小鄭孝女秋瑾松風和尚何以同葬於西泠橋試研究其命意所在

招招舟子

嗚呼綠楊春雨扁舟鳴漁父之櫂黃葉秋風滿路壓樵夫之擔弔芳魂於何處明月三更話舊夢於當年暮烟一縷馮小青本爲情死李香君尙以名傳而況檢點香車盛稱油壁纏綿畫舫別築歌塲若蘇小小者非足增色西湖揚徽北里者耶考其墓址寔在西泠橋畔石柱欲圮戶坏畧封凄凉埋玉之鄉惆悵銷金之窟荒唐杜牧已醒揚州落拓香山空談溢浦指江山而屢幻問城郭以皆非數百年來幸留斯塚孰意結閨中之伴雅願效顰聯方外之緣亦思接武附姓名於息壤留事跡於穹碑孝女鄭氏實彰彰者溯其鑠釜晨炊鳴機夜績首雖蓁而不飾手已龜而忘疲一畝相依自傲黃花之節十年不字羞題紅葉之詩女本湘人瘞此未久踵而起者厥惟秋俠秋以不羈之才罹無端之獄紅線久居於記室文姬何憚乎征塵詎知緹騎來催竟目爲鉤黨遂令爰書驟定同殉於市曹天果闃如人眞愁煞桐城吳芝瑛女士乃携其柩而卜葬焉松風雖

沒亦傑寓學以禪得解脫於刹那付身軀於泡幻萇宏血冷已登無上之天先軫元歸預卜大幽之宅厥惟和尚亦託西冷愚謂一節之長固宜取善三代而下不外好名鄭有表貞之心秋寓呼寃之隱而松風則學人提倡釋子繼承是可慕也不誠傳耶惜乎鑑湖東望已返靈輀秋社暮開僅存尺碣荒亭落寞榮陽之聲價如何隙地迷糊普陀之名譽老矣而獨此蘇小者一隄常駐百刼不磨薄關盼之樓臺笑薛濤之門巷莫說美人黃土當徧歷滄海奇觀願留老衲青山永澈悟彭殤小刼

# 冶遊賦（以傷心三字點燈籠爲韻）

陳寅生

客有居於邗上者。乏林泉以遣興。鮮巖壑之徜徉。蕭齋寂處。孤影旁皇。乃向城闉而徐步。過梵舍以翺翔。覺塵囂之蕪雜。悲古刹之荒涼。曷不邀兩三之知己。選佳麗於平康。遣興閒居。聊以爲樂。尋歡客邸。亦曰何傷。有茗可煮兮有酒能斟。釋我憂思兮盪我胸襟。儂無愁兮調素琴。我何恨兮揮黃金。人既靜兮漏復沈。月又明兮情轉深。流蘇帳疊鴛鴦衾。盤雲髻插鳳凰簪。睹茲豔質。銷盡雄心。隔一日而不見。將兩地之難堪。回思情話。欲共清談。如桃花之解語。恍諫果之回甘。開瓊筵以坐花。柔情漸密。飛羽觴而醉月。春色偏酣。顧我傳情。雁柱音挑廿四。背人寄意。蛾眉樣畫初三。爾乃意若痴。心若醉。倩蜂媒。央蝶使。看花霧之迷離。愛韶華之明媚。紫雲乍遇。發杜牧之狂歌。碧玉初逢。動蕭郎之遐思。明來暗去。途中成僕僕勞人。意蕩神馳。枕畔喚卿卿小字。歲月忙忙。流光冉冉。幾度低徊。笑語醉折花枝。此時綽約。柔情香濃。枕簟醉中神女。不嫌洛水瀾翻。夢裏襄王。豈識巫山路險。金粉南朝。佳麗地明月二分。枇杷門巷。阿儂居落花萬點。

由是子夜四時。賸有百番愁緒。丁簾一曲。何嫌十束吳綾。頻揮買笑纏頭。山盟有約。可奈銷金窩子。海誓難憑。垂柳沿隄。任行人之攀折。落花臨水。依遊客以頻仍。劇憐紅粉情懷。依稀紅袖。誤卻青雲遠路。辜負青燈。幾見繡虎才華。一時魄落。雕龍品譽。垂老途窮。博成浪子頭銜。向侯門而零涕。贏得美人心背。顧茅舍之長空。將取舍之都難。不堪回首。問歡娛之有幾。應恤吾躬。所冀鳳立丹山。漫棲枳棘。最好鴻翔天外。莫下樊籠。僕也半生落寞。自嗟浮梗之飄。十載羈棲。已得空花之悟。歎往事都成陳迹。賸有徐娘。問當年底事閒遊。誰憐崔護。桃花三月。流鶯枝上。朝啼楊柳千條。風絮天涯。春暮鏡花水月。將同面壁以參禪。流水行雲。敢向臨崖而作賦。

閨中十二曲

如夢令

閨閣女郎年幼。十五。心。頭。春。門。怕的。見。絲。鞭。躲向。窗。前。伴。綉。休。睬。休。睬。儂。要。仔。他。消。受。

長相思

蜂也歡。蝶也歡。姊。妹。撩。人。語。太。煩。多。言。怒。小。鬟。　花一團。錦一團。不。識。于。卿。甚。的。于。低。頭。故。不。看。

菩薩蠻

于歸漸近情如掬。粧匳瞥見縈心曲。先。意。代。郎。看。般。般。愜。意。難。　心酸深有爲。怨及懷中妹。添。索。嫁。衣。裳。含。羞。低。問。娘。

昭君怨

賫爲香車儂嫁。且。喜。還。羞。又。怕。鶻。突。此。時。心。不。分。明。　不識。今。宵。緣。故。畢。竟。怎。生。發。付。吃緊。在。心。窩。壻。如。何。

浣溪紗

燭影花光耀錦屏。翠幃深處可憐生。桃花着雨不勝情。　偷覷已成心可可。含羞未便囑輕輕。牙根時度一聲鶯。

巫山一段雲

寬綽因房喜。生疎爲路愁。人來瞥見一含羞。佯整玉搔頭。　有意防油枕。無聊認帳鉤。生憎婢子展衾裯。羅帕小姑偷。

減字木蘭花

曉妝特艷。夜飯台前生怕勸。伴換衣裳。偷隔羅幃飽看郎。　夜深羞睡。斜脫鳳鞋燈影背。枕上柔聲。索喚情哥未肯應。

風蝶令

囑壻防金鑰。呼鬟整玉珈。箱囊收拾上香車。歸去迎門笑語鬧窻紗。　壁上鸞新壘。燕前認舊花。晚來閒坐話郎家。羞向娘前低喚一聲他。

小闌干

傳言郎至特嬌癡忍笑把頭低聽得娘呼還理鍼綫故故出來遲　曾看旋轉整羅衣默默坐多時待得無人偷來檻外私語定歸期

虞美人

香車歸去銀燈掌繡戶經蛛網拂塵拭鏡見顏酡不禁春心先已到衾窩　薰香叫婢嗔他嬾怒語因郎軟背燈微笑轉秋波試問個人今夜欲如何

南鄉子

午夢忒嬌憨睡折雲鬟白玉簪情態近來渾不解貪酸愛煞青梅不是饞　個裏事難參玉洞桃花虛度三怪底腰把羞舊影宜男佩在深深着裏衫

尾聲

報產麟兒牕前笑語喧儂壻一聲娘至戚喜堆眉際罷洗金盆抱上床兒甜言儂寢地十六年前事

原評　妮妮兒女語令讀者醉心

香艷叢書六集卷三終



# 香豔叢書

第六集

# 香艶叢書



## 盤珠詞序

吾鄉莊盤珠夫人蓮佩其名也箸有盤珠詞一卷行世苦無刻本曾記得盛氏思補樓有排版刷印不多罕見於書肆乃蘭閨愛盤珠詞者輒借讀傳觀祕之寶笈內子傅湘蘋檢出舊時錄本付鍥願持贈海內同嗜倚聲之學者郄門病客跋於情長閣時己亥孟冬病發不眠五日矣擁衾默坐一鐙熒然

盤珠詞

莊蓮佩盤珠

南蘭陵 傅湘蘋潤南 董倩芳笑薇 校

浣溪沙 甲寅元旦

似雨如塵舊歲華晨雞聲動隔天涯又分新歲到儂家 曉枕暗占寒夜夢殘鐙猶賸去年花算增算減總由他

蘇幕遮

早抽條遲作絮不見花開只見花飛處繞砌縈簾剛欲住打個盤旋又被風吹一作扶去 野棠郵荒草渡離郤枝頭總是傷心路待趁殘春春不顧葬爾空池恨結萍無數

南柯子

豆蔻風難定梧桐雨易稠兩般滋味兩心頭因甚殘春同病到殘秋 彊把前塵憶難將去日留一尊也擬共清遊又怕酒闌時候轉添愁

玉蝴蝶 立夏

喚起眉間幽恨。一簾芳草。滿地斜陽。燕子銜泥。重到綠偏池塘。乍離魂殘花戀樹。還顧影弱絮縈窗。怪東君將春歸去。忒也怱忙。　堪傷。韶光九十。蜂黏屐影。蝶趁衣香。誰把濃煙暗雨。盡付空江。算前宵春和夢斷。到今日愁比春長。漫銷凝。一年一度。惱亂人腸。

意難忘　重遊近園

桂粟凝黃。記鐙然蘭檻。月漾銀塘。紅牙低按曲。烏舫競傳觴。吹鬢影。送衣香。風也忒怱忙。問此生開懷有幾。忍負秋光。　者番重到淒涼。似舊巢燕子。更過空梁。梅還如我瘦。草竟比人長。待去也。轉徬徨。任又費思量。只任他柴門深鎖。一片斜陽。

朝中措　天竹子

膽瓶淺水伴青松。也當一花紅。爲怕鴉銜雀啄。會教幾日紗籠。　疑珠疑豆。羣芳歇後。別有神工。多少爭時梅杏。偏他不受春風。

滿庭芳　殘雪

瓦棱全融。牆陰還賸。幾回凍住斜陽。早梅枝上猶壓。一分香。晨起圍爐小坐。聽簷溜細響晴窗。寒消到今番向盡。畢竟冷於霜。　池臺如古畫。粉痕界處脫落微茫。記小鬟驚報。庭院銀裝。多少瓊林玉樹。能幾日如此荒凉。憑欄久。回頭欲誤。殘月下空廊。

百字令　寄懷虞山大姊

重陽。近矣。聽淒淒蟲語。豆花籬落。一片殘秋煙雨底。更比去年蕭索。蘭槳牽愁。菱湖悵遠。辜負題糕約。誤傳歸信。幾番空慣簷鵲。　可記疏影簾櫳。微霜池館。玉盞曾雙酌。屈指舊遊經六載。花氣酒香如昨。料得而今。青山紅樹。倚檻嫌衫薄。懷人天暮。冷生江上樓閣。

醉花陰　清明

春好翻愁春欲去。燕子銜飛絮。何處響餳簫。楊柳門前。幾點清明雨。　紙灰飛過棠梨樹。斜日無情緒。芳草古今多。誰定明年重踏青郊路。

清平樂　暮歸

月痕纔上暝色和煙漾撲簌沙鷗驚打槳趁溜烏篷剛放 溪流曲曲斜斜轉過蓼葉蘆花一點紅鐙漸近小橋竹屋人家

一叢花 衰草

生於煙雨死於霜爾壽比花長青山絕少埋愁地待呼起酒籍琴康鴻去楚南馬嘶塞北人世忒淒涼 尋鈿拾翠幾回忙舊夢隔斜陽天涯無限愁無限賸多少冷蝶寒螢誰信後來春風吹轉別有好時光

剔銀鐙 螢火

牆角乍驚星墜剛待起又遭風挫倦憇花心涼依豆葉弄影輝輝漸大幾時添個巫山客憶滄江我 又向檐牙小坐似怕蛛絲難過隋苑流光車囊照讀計罪論功都可只應猜做含恨死美人燐火

踏莎行 春柳

曉月離亭斜陽古渡有時遮斷行人路桃花作伴過清明誰家池館藏煙雨拂岸千絲縈橋萬縷影隨流水何曾去笑他無計綰東風東風吹起漫天絮

南柯子 送呂氏姊赴山左

枕上眠離著。樽前淚不收。夕陽無奈上扁舟。料得舟行十里九回頭。　南雁書須寄。東風恨未休。落花紅影蕩簾鉤。不管簾兒底下有人愁。

青玉案 秋雨

溟濛絲雨黃昏後。道似無卻還似有。冷逼銀釭紅暈久。遙天鴻斷。空階蟲響。夜漸長時候。　香閨人醒聞檐漏。怕黃菊今年更消瘦。開也定過重九後。那堪鄰院。攪風鈴鐸。又幾聲相湊。

長相思 秋夜

一更更。一聲聲。蟋蟀催秋雨易成。殘鐙今夜青。　酒初醒。恨難平。月近中秋分外明。人間何處清。

漢宮春 春日雨後游陽氏廢園

幾日濃陰。早柳隄作絮。菜圃堆金。傳是前朝貴胄舊闢園林。池荒路古。客來過幾徧沈吟。蘼蕪雨。㩻毿細落。餳簫響斷春深。　卻憶昔年游賞。有成行翠袖滿

座朋簪儘曾宴花醉月誰料而今枯松無伴立斜陽獨自傷心好分付鄰家燕子莫還枉費追尋

一籮金　春晚

春色拋人何處去若向天涯定有人曾遇燕子如何銜得住柳條已放漫天絮幾夜愁聽簾外雨夢斷羅衾梅子青如許雲腳不開開又聚便天也恁無情緒

離亭燕　秋思

靜掩重重門戶不覺人來何處半夜凉生白紵夢裏忽收殘暑露白一蟬吟秋在碧梧高樹　曉月簾梢斜度早有暗蟲無數到此時心兒便覺先挨恁般滋味定說不悲秋也自無情無緒

清平樂　春夜聞笛

溶溶漾漾一笛清宵響鐙熱小樓人再上月在柳梢惆悵　梁間燕子驚猜也教伴我徘徊不聽怎生便睡聽時春恨偏來

醉紅妝 秋暮

不知何處響砧聲。到儂心。分外清。斷鴻叫。落一天星。雲點點。雨冥冥。 問秋。可肯再消停。放楊柳。幾枝青。卻儘西風。吹個飽。全不用半些情。

踏莎行 大兄寄示京口懷古詞

白日西馳大江東注。朝朝暮暮相逢處。其旁坐老有青山。不愁不笑看今古 渡口帆檣。波心鐘鼓。後人又逐前人去。莫將詞句擲寒濤。多情恐惹蛟龍怒。

粉蝶兒 游絲

似雨疑煙。飛來忽到簷外。漾晴空春光如海。問攔春。歸去路。柳縣可礙。替東君。劃個蝶疆蜂界。 道天潑情不該有。恁牽掛。散愁絲。乾坤偌大。比柔腸。同宛轉。一般情態。怪東風吹去。卻還仍在。

一籮金

得晴幾日天難料。月照金樽。且賞今宵好。梧葉不堪秋鬧吵。五更聲比三更少。 問舍求田人易老。若有輪迴。忙到何時了。怪殺霜鐘敲不覺。人在邯鄲道。

前調 殘菊

絕似佳人支病骨又似寒儒憔悴鶉衣結曉怕濃霜昏怕月重陽以後傷離別蘆簾紙閣塵清絕占斷秋光也算花豪傑未脫塵根終有劫爲花懊惱多時節。

蘇幕遮 落葉

露寒煙通曉日幾徧飄零漸放山窗白滿地殘秋蟲唧唧埽處和愁愁處重堆積乍蕭蕭還摵摵疑雨疑人一夜空猜測已是枝頭停不得鐘斷鴉驚恨殺西風急

採桑子 奉和外祖南莊先生草堂卽事韻

風吹輭草纖纖影綠到橋邊瞑放遙天明滅孤花弄野煙 只容琴鶴三間屋恰對青山老去方閒乘興扁舟獨往還

感恩多

獨憐人影悄羅袂生凉早竹梢新月明近黃昏 豆葉搖風蛩絮盡秋聲盡秋

聲隔個窗兒怎教人不聽

菩薩蠻 春蘭

羣芳逞媚韶光裡一花秀影偏無比草綠不逢人空山忽見君　立驚遺世獨獨抱幽香宿春淡只如秋芳心不貯愁

前調 社日

溟濛雨歇雲猶聚杏花紅過鞦韆去閒立又閒行香閨鍼線停　鬢絲釵影亂午夢風吹轉燕子到簾前綠拖桑柘煙

探芳訊 絡緯

冷消息到曉露牆根晚煙籬隙正繡衾夢斷豆花又風急殘燈窗裡明還暗月在窗前白忽驚猜巷北街西那家宵績　何日便成匹怪響引絲長緩憐絲澀靜夜寒閨幽韻雜刀尺亂愁誰漾千千縷爭把秋心織便無愁也自聽他不得

菩薩蠻 秋曉

曉寒茅屋吟蟲寂竹梢澹影秋煙白籬角上牽牛花明露未收　天涯荒草路

燕子辭巢去老父未還鄉鄉書又幾行

前調 秋曉

涼天雁響西風冷海棠脈脈憐秋影不斷藥罏聲紅欄誰更憑 慈親眼漸貼稍展眉頭結曉色尙模糊簾痕淡欲無

探芳信 重九前一日大兄赴城北買菊歸各賦小詞記事

向城北問野圃濃霜著番消息道寒花都放莫遲去尋覓攜奴荷鍤隨黃蝶踏斷殘蕪碧忽驚看一簇斜陽滿籬霜色 金盞爲君拭有疏影疏香移來書室幾日簾前經歲又相憶忽寒翠褰鐙光下一一重搜剔趁重陽細雨輕煙淡白

清平樂 水仙花

凌波顧影偶爾游塵境一笑春風心自警夢比梅花易醒 冰姿淡雅天然含情欲化湘煙未許仙山蛺蝶相尋相見相憐

探芳信 寒蟲

晚雨歇聽斷續蟲鳴聲連墮葉恰豆棚纔作牆根又相接柔腸量爾多曲有者

些愁說絮叨叨慘慘悽悽悲悲切切　長夜轉幽咽算千徧濃霜百回凉月數盡殘更捱過菊花節寒蟬賸蝶都仙去抵得昆明劫賸秋心不死哀吟欲絕

## 朝中措　端午

滿城簫鼓競豪華今歲數誰家續命鬟邊綵縷照人窗下榴花　蒲觴弔屈痴兒騃女儘也由他誰放瀟湘恨水年年流徧天涯

## 金縷曲　蜻蜓

紅藕香殘早獨飄然飛來亭館無人秋悄纖雨垂垂痴呆久尙立荒蒲池沼似也有幽懷愁抱斷岸暝煙剛做冷戀斜陽無奈停枯蓼紅影掛水心小　回思炎夏天初曉喜湖邊晴波空闊一竿嫋嫋亂織幾番閒庭院鬧雨前頭先到又各處遠縈低繞怪底著驚驚不定觸簾旌響惹堦前草疑墮葉被風埽

## 一籮金　小飲石榴花下

紅榴還比儂眉綴花會添肥儂郤添消瘦更看來朝花落否不愁底事難長久　萬事無過杯在手難定明年人與花依舊常向花前澆濁酒怕他酒醒黃昏

後。

一翦梅 向山草堂聽雨

儂欲留花不肯停。早也飄零。晚也飄零。銜泥燕子過空城。草忒青青。樹忒青青。輾轉羅衾夢未成。今夜三更。昨夜三更。殘春不耐雨聲聲。春也無情。雨也無情。

醉桃花 漁家

無拘無束野神仙。扁舟不記年。得魚不換酒家錢。今宵換醉眠。 凉雨後。晚風前。蒲帆閒未開。蓼花開。近夕陽邊。網拖紅影天。

前調 田家

村醅肯費賃春錢。農夫幾日閒。許多野雀啄空田。斜陽笠影偏。 逢父老。話豐年。桃源別有天。人家一簇。小橋邊。雞豚聚晚煙。

菩薩蠻 酒家

雪消來問旗亭價。踏青人立秋千外。珠濺臘槽香。春風引夢長。 三間茅蓋屋。

門對淸溪曲徑影半低遮繞村紅杏家

前調 山家

千盤石磴千竿竹不知中有幽人屋夜月響瑤琴空山太古心　階前松子落倚樹調雙鶴日日得淸閒何須更學仙

沁園春 元夜侍祖父母家宴

桂魄初圓綺席開時華鐙共輝正簾櫳寒悄柳條綠淺池臺雨潤草色靑回葉葉衣香珊珊佩響同上高堂捧玉巵還思想願年年今夕長是如斯　椿萱遐慶齊眉算我著萊衣最後隨聽紅牙拍徧鶯喉宛轉紫簫吹徹蝶夢驚疑錦袖圍風翠屏障曉莫放城頭畫鼓催梅花睡被歌聲喚醒伴我徘徊

長亭怨慢 送春

晚鶯喚道留春住沒個商量許多飛絮幾日輕寒淡煙遮斷隔江路對花無語怨昨夜瀟瀟雨綠草滿汀洲料此際春歸難阻　何處有錫簫宛轉過盡綠楊門戶閒行小立甚春恨上儂眉嫵儘他去於我何干便來也關誰情緒只一度

春歸空費殘紅無數

梁州令

問春來幾日與蝴蝶纔相識風風雨雨太顛狂梨花彊笑桃花泣　可憐楊柳依依色也自無人惜阿誰昨夜橫腔笛愁心散滿江南北

蘇幕遮 夏日荷亭即事

水亭開槐晝永貪看游魚又怕危欄凭響雨欲來風片緊紅藕花梢無數蜻蜓影　瓦松明階蘚潤瀉玉濺珠不許圓荷定一霎涼雲還捲盡梧葉含秋簾角斜陽冷

前調 繡毬花

綠侵簾紅糁徑穀雨梢頭花聚春心冷圓月飛來池館靜攢簇梅花欲鬬嬋娟影　雨盤旋風撲打數了周遭重數還難定懊惱殘春拋未肯蝴蝶成團香夢何曾醒

前調 紅蓼花

照清溪明野徑如此秋光只在無人境惹個蜻蜓飛不定紅颭波心閒弄西風影　鷺盟鷗牽斷荇溆轉汀迴花底藏漁艇宿雨初收江岸淨客夢驚秋爛漫斜陽冷

滿宮花　秋夕

吹井梧風漸緊落葉吟蟲相迸許多時節病懨懨那更曉來濃冷　月華明更鼓定可有玉樓人醒小窗關了又推開犬吠一簾花影

風入松　秋蝶

重尋斷夢到天涯不見昔時花殘春去後心情嬾怕經過燕壘蜂衙獨自小停瓜架依稀認得山家　滿身文彩向誰誇風露怎周遮蘼蕪十里凋殘盡只東籬瘦菊藏他一霎秋魂欲化又驚落葉寒鴉

菩薩蠻　慎皆大弟齋頭堆菊戲柬小詞

底須彊把殘秋閱看來不是陶家種籬落一枝黃茅檐幾夜香　此花天與瘦氣味宜重九霜露聚秋心幽人只獨尋

前調 舟赴青霄里

兒家生長香閨住。出門便是天涯路。何處午鷄號。炊煙碧一溪。 西風吹漸急。帆影搖空立。樓閣斷斜陽。丹楓幾夜霜。

訴衷情 枯荷

再來池畔。忽然秋已。如此斜陽。冷貼煙波。還記小荷未放。誰料酒人都去。朦箇蜻蜓。立西風。呆想。 收蘭槳。甚處吳娃越舫。折枝殘葉。幾日空凝望。湖隄上。一宵冷雨瀟瀟。不住又添清響。再也休惆悵。 （按此調非訴衷情）

金縷曲 九日

待覓。秋。蹤。跡。問疏。花。可。還。記。與。蝶兒。相。識。一例。西。風。無。今。古。吹盡。年。年。過。客。有幾個龍山暇日。休道昔人悲歎事。算人間悲歎何時畢。絲雨細。曉煙溼。 明朝亂葉階前積。被頑冬催秋早去。欲留不得。客去山靈應笑也。此輩登高癡極。著得破幾雙遊屐。酒不。斷。愁。愁。斷。酒。聽哀。鴻。叫。月。三。更。白。檐鐵驟。曉霜急。

滿庭芳 秋日寄懷凝暉大姊

鐘送窗明霜欺鐙小醒來冷壓重衾況今回數閨閣幾知音繡帳春前尙共拈
鈿葉鴉髻分簪誰曾料玉梅樹下一別到而今 天涯芳草外雲來雁去事事
關心記當年閒說門對遙岑偏我夢魂無據鄰雞唱幾度難尋知何日雙眉翠
暖綠酒與同斟

浪淘沙 送春

簾外雨初晴草色青青飛花不肯再消停幾日魂銷無數蝶無數啼鶯 扶病
送春行悄悄冥冥人生何苦忒多情不見海棠容易睡容易飄零

賀新涼 元夕

簾幕春寒峭見疏梅數枝開也試鐙風早第一回圓今夜月難得人天兩好只
可惜好光陰少畫鼓敲開銀世界儘相持不放雞催曉深院靜漏聲悄 誰將
明鏡當頭照記難眞唐歌漢舞幾番喧鬧此地卻除風雨外少也千回會到怕
桂樹婆娑漸老月是主人儂是客見嫦娥向我盈盈笑斜陽掛海山小

百字令 送大姊歸虞山

荼蘼香謝。怕春消眼底。歸期重誤。眞個今番攜素手。也算深閨長聚。柳外催歸。花邊送別。幾徧回頭覷。難留征棹。一宵空費風雨。 依舊鬬茗窗虛。敲棋院靜。賸我無情緒。便到清宵眠不得。誰與共翻新句。萬疊離心。半江秋影。忽被雲攔住。月明風細。只除魂夢來去。

虞美人 中秋夜聽雨寄冰懷大姊

角聲催夢清宵斷。翠被和愁捲。瀟瀟風雨響窗櫺。忽憶去年今夜月華明。 別來兩葉眉長縐。可也懨懨瘦。秋光彊半已難留。記取雁來時節少登樓。

多麗 春日懷七姑母

又懨懨。過了清明時節。憶西園杏花落後。昔年於此曾別。見無情繡帆掛也。到黃昏斷淚凝睫。萬種離愁。飛鴻難寄。擬攜羅袖翦鐙細說。恨當日舊栽楊柳。飛絮已如雪。長條盡。何時待得。玉腕輕折。 幾多偏柔腸宛轉。隔雲山萬千疊。步香閨一鉤羅襪。夢裏行來也生怯。刬地相逢。碧紗窗外。無端啼斷數聲鴂。乍驚起。畫簾垂地。何處更尋覓。簷鈴響。紅雨飄愁。再沒休歇。

浣溪沙 初夏

睡起。紅留枕上紋。病餘。綠減鏡中雲。畫簾。窣地又斜曛。 倦蝶。分明尋斷夢。浮萍。容易悟前因。無聊天氣奈何人。

菩薩蠻 冬夜

梅枝。正壓垂垂雪。梅梢又上娟娟月。雪月與梅花。都來作一家。 也知人世暫。有聚翻成散。月落雪消時。梅花賸幾枝。

晝錦堂 秋日病起

最是今番。慵尋繡線。筆墨那更還拈。懊惱秋來情緒。卻似春三。翠鎖眉痕愁對鏡。煖融酒力嬾添衫。閒庭院落葉響多。黃昏淡月疏簾。 更點聽漸永。鐙影動深宵。窗隙風尖。閣外哀鴻聲急。曉枕懨懨。不知消瘦今何似。恁般滋味我偏諳。流光換多少。暗蟲吟斷。淚雨廉纖。

風入松 秋柳

樓頭。望遠最神傷。昨夜又微霜。秋心搖落應難盡。賸疏疏。挂住斜陽。忽憶漫空

飛絮天涯斷夢茫茫　重來倚櫂向銀塘無復舊風光煙痕欲補如何補費寒蟬百徧思量知有而今憔悴春隄悔種千行

浪淘沙　雙峰書屋海棠盛開作小詞以誌感

夢斷小紅樓宿雨初收鬧晴蜂蝶上簾鉤一院海棠春不管儂替花愁　吟賞記前遊轉眼都休風前扶病彊擡頭知道明年人在否花替儂愁

前調　落花

斜日滿空墀妝閣開遲無聊風影弄晴絲昨日醉眠今日醒懊惱多時　蝶也似儂癡抱蒂尋思明年能否見繁枝無限闌干無限恨幾個人知

鵲橋仙　春暮

昏昏曉曉重門悄悄雨意和煙做暝小樓又到捲簾時恰燕子飛來花頂　淚珠滾滾那禁他不住況欲留春可肯些些多在柳梢頭只絮墮尋春無影

鳳凰臺上憶吹簫　夏日驟雨

岸草搖薰衢塵漾暖梅天十日長晴自楝花開後午倦難醒彊把雕闌閒凭又

宛憶去夏蟬聲轟雷驟。滿庭跳雨砌響檐鳴。 神清暑歸甚處。更幾陣橫風。衣袂涼生趁畫簾半颭。撲入蜻蜓。多少華堂綺閣。拋紈扇玉腕初停。穠雲散斜陽影底。屋角猶明。

清商怨 聖女古祠

神鴉啼散古廟靜。只晚風未定。零亂斜陽紅灰飛沒影。 秋花狠藉滿徑。蚤遠樹野煙催暝。跨鶴歸來雲深環佩冷。

菩薩蠻 七夕

片雲一霎還收雨。瓜筵銀燭秋光聚。人影玉階多。天孫肯渡河。 暗蛩驚淡月。忽憶兒時節。塵世太悤悤。雞冠花又紅。

踏莎行 青霄里舟中夜歸卽事

待放蘭橈。重過菊徑。人和。涼。月。同。扶。病。輕帆未掛恨行遲。掛時又怕西風勁。 翦燭嫌頻。推篷怯冷。荒涼野岸三更近。草梢露重寂無聲。孤。螢。照。見。秋。墳。影。

臺城路 寄外

昨宵猜著今宵雨。今宵月華翻皎。露白蟲驚。風疏雁響。是我關心偏蛩。爲誰懊惱。問消瘦緣由。便天難曉。有甚方兒。可將儂病竟醫好。　和衣連悶睡倒。正朦朧著枕。忽又驚覺。池閙殘荷。門喧敗葉。尚有秋聲多少。難禁自笑。怎剛怕秋來。便悲秋老。病裏年光。也拋人去了。

七娘子　秋夕

怕聽向晚西風緊。護銀鐙。夜久光纔定。燕怪簾虛。蟲驚砌冷。空庭露白秋無影。　近來更苦淸宵永。又添個雁兒催迸。怯凭紅欄。慵行香徑。春花不病秋花病。

天僊子　春暮送別凝暉大姊

蝶到花閒飛不去。人在花前留不住。春歸人去一時同。春也誤。人也誤。無數落花攔去路。　昨夜同聽簾外雨。梅子靑靑幾許。留人不住奈春何。行一步。離一步。怎怪鷓鴣啼得苦。

殢人嬌　寒鴉

一帶疏楊。飛起三三兩兩。正人倚小樓凝望。荒村野店。記初交霜降。風信緊。雜

葉蕭蕭響　樹黑爭呼煙靑並颺離不了愁人頭上悲笳落日爲殘秋摩蕩誰潑墨畫幅塞垣圖樣

醉花陰

小雨乍晴天氣冷漸漸淸明近斷夢去無蹤似趁游絲飛過秋千頂　年時只恁懨懨病更舊愁新恨人靜一庭閒蕩破斜陽響落風箏影

洞仙歌 寒蟬

西風近遠在柳條池館幾抹晴煙樹催暗怯寒鴉小歇又續殘聲聲已斷尚有游絲難斷　蛻前原是夢身世蒼茫驚醒空枝夕陽滿記槐陰翠葉葉底初聞歎轉眼炎涼更換似扶病騷人更哦吟怕苦調淒音聽時也暫

淸平樂 秋夕有感

暝煙欲上蟲在籬根響幾許亂鴉風底颺笛冷殘秋門巷　柳梢一箇明星欄干短倚長憑若要心兒不轉除非沒有黃昏

如夢令 初夏

簾外青梅如豆簾底燕閒人瘦纔待展雙蛾又被晚風吹皺非舊非舊不是傷春病酒

滿庭芳 題汪氏姑小照

恨殺人生髫齡易過幾年同笑同羣征帆開後閒想到黃昏多少香閨舊事空贏得歲月猶存消魂處柳棉蕩日病起見殘春　何人傳妙筆月添丰采花助精神道夢裡常逢畢竟非眞此際披圖見也憶當日未埽眉痕雲山外近來樂否無計共芳樽

卜算子 游春

曉雨弄新晴蝶夢花梢醒一路垂楊到畫橋過盡春衫影　日暮卻歸來風約虛簾定花頂泠泠月一痕還怯黃昏冷

前調 秋日

秋色著人濃門外鴉啼曉幾葉疏楊幾个蟬各爲秋煩惱　煩惱幾多時賸我長煩惱不是斜陽便是霜多少青山老

新雁過妝樓 中秋對月

不醉如何。金樽滿。擡頭且勸嫦娥。看今看古。爲問可也愁麽。我踏紅塵纔廿載。已難禁。蟋蟀聲多。況來宵。一分月缺。多半秋過。　空將流光擲卻。但有誰綠鬢。不受消磨。斷積零葉。催送急景如梭。年年願攜此月。長留照當筵金縷歌。瑤臺近。任夢魂飛度。疏星淡河。

踏莎行

雨憐鶯鬧。煙催蝶醒。逢春怎更懨懨病。縈簾弱絮已無聊。又被晚風吹不定。　瘦怯憑欄。慵嫌對鏡。夢魂也怕空廊冷。溼雲慘慘夜深深。春星逗出梨花影。

長亭怨慢 除夕

又過卻小除夕了。爆竹桃符。那家春早。細雪霏霏。黃昏未歇打窗鬧。一鐙相照。看隔歲鐙花小。翠黛未曾描。偏此夜。恩恩天曉。　誰料冷清清屋角。尚有老梅含笑。歎來夜去。甚新歲。恁般囉唣。把時序。草草開除。不愁歎。乾坤不老。但有底方兒。能閏窮冬都好。

柳梢青 清明

風聲鳥聲。者番病起。不似前春。鍼又慵拈。睡還難著。賸箇愁人。隔簾幾日濃陰。恰放出些兒嫩晴。薄命。桃花。多情。楊柳。依舊。清明。

（完）

# 鬘華室詩選序

抱朴子有言無仙骨者不能成仙惟女多仙骨嘗從洪學得度者四十九人徐芝紫爲大弟子云半溪子喟然曰豈獨長生久視迺藉仙骨哉惟詩亦然曠代逸才未有抱俗骨以名家者也鬘華室鬘仙主人入智慧海現天女身咳唾隨風都成珠玉謝家道韞應是前身班氏婕妤茲爲後勁願以虛懷雅量執贄余門刋削羣言進參上乘大千世界中此其鸞鳳乎維時余方屏丹經開蓮社說無生忍法啓不思議門女弟子十有三人咸侍函丈淸風徐來默然神契鬘仙避席請曰先生下大梵天住震旦國法輪妙轉福不唐捐顧弟子有少分相應否先生莞爾答曰汝饒仙骨不偈佛心再轉軟紅方許證道羣弟子猶豫徘徊未領師旨鬘仙悠然以思惝然而悟曰然則弟子以詩證三昧可乎先生曰可

光緒壬辰三月既望半溪子許善來序

# 鬘華室詩選

淸溪徐曼仙女士著

題蓼州漁隱圖

一曲漁家樂。西風繫釣艭。秋痕如畫好。人影映波雙。流水碧千里。蓼花紅半江。滄浪憑寄跡。塵念早全降。

別意

驪唱何堪聽。長亭客路遙。波痕春水浦。鞭影夕陽橋。黯黯人千里。依依柳萬條。雲山空極目。此際最魂消。

寒鴉

樹色千重暝。煙寒淡有痕。凍雲流。水渡衰柳。夕陽村。風冷江鄉暮。天低墨點繁。秋陰飛木葉。幾陣噪黃昏。

睡起

大地春如繡。東風怕倚樓。年華流水送。愁緒落花勾。瘦骨憐仙鶴。塵心淡海鷗。捲簾人睡起。鸚鵡喚梳頭。

舟中用步弟韵

西風動林木景色莽蒼蒼。黄葉打秋雨。白蘋開夕陽。鷗情何閑適。雁字自縱橫。萬里碧天淨。水雲無限凉。

病起用步棣韵

簾垂已無賴。況聽雨聲加。愁重損眉翠。眠多亂鬓鴉。消磨三月病。辜負一春花。漸覺情懷减。敲詩興不賒。

夏夜次逸仙如妹韵

庭靜日云暮。風蟬響乍停。林深數歸鳥。簾捲入流螢。蕉色補天綠。桐陰鋪地青。凉情好如許。清簟睡初醒。

四時閨詞

垂楊低拂竹闌斜。燕剪雙飛掠茜紗。一夜東風春似錦。隔簾紅遍碧桃花。

攜來小扇受風斜。稱體衫輕白雪紗。一笑芳塘採蓮去。教郎莫折並頭花。

彎彎眉月玉鈎斜。桂子香清透碧紗。笑向嫦娥低首拜。廣寒分我一枝花。

漫空雪影正橫斜。寒逼文窗六扇紗。獨撫清琴忘漏永。銅瓶相伴有梅花。

春日口占

一簾雨細又風斜。幾縷輕寒上晝叉。啼斷鷓鴣春似夢。小窗紅煞碧桃花。

春日偶成

鶯聲啼徹百花叢。勾起春愁小院中。病後自憐無健骨。怕他料峭剪刀風。

桃花燦錦柳垂絲。肯負春光大好時。寂靜明窗誰作伴。黃庭臨罷自敲詩。

鴨爐煙盡自添香。半捲疏簾日午長。燕子也憐春色好。爭銜花片補巢忙。

春日感作

如水春寒綉懶拈。博山親自把香添。露痕紅暈桃花醉。烟縷青牽柳葉尖。破夢鶯聲催午枕。低飛燕影掠丁簾。可憐辜負韶華好。無那愁多病又兼。

春日偶遣

春日遲遲詩懶刪。金籠鸚鵡共清閒。苔痕新長埋幽徑。柳影低搖露遠山。偶拾落花排壽字。戲吹烟篆作連環。晝堂一任簾垂地。不放雙雙燕子還。

春寒

春陰漠漠釀輕寒。芳事須遲幾日看。底事東皇不呵護。海棠無力驒雕闌。

春雨

絲絲細雨潤琴臺。壓樹雲陰鬱不開。贏得小庭生意滿。草痕分綠入簾來。

春雪

二月春陰雪尚飛。欵關頓覺故人稀。灞橋多少尋詩客。驢背衝寒歸未歸。

春愁曲

春陰漠漠春如夢。鶯語含春隔花送。夕陽庭院悄無人。東風習習簾波動。東風如剪不剪愁。杜宇聲中獨倚樓。滿堦芳草可憐碧。一樹梨花空自幽。花開花落眞容易。鏡裡容華忽憔悴。月圓花好不開尊。浮生幾度花前醉。韶光逝水感流年。往事回頭盡化烟。恨海茫茫鵲難補。玉琴撥斷鴛鴦絃。垂楊萬縷絲踠地。苦把憂思牢綰繫。斷腸心事阿誰知。冰壺空積胭脂淚。

初夏偶成

三疊清琴一卷書。落花如雨閉門居。匆匆又送春歸去。蠶豆鶯桃四月初。

## 消夏詞

榴花猶剩一分紅。斷續蟬聲綠樹中。水閣安排堪避暑。湘簾棐几竹屏風。

樹影嵐光綠門濃。柴門臨水少人踪。北窗一覺羲皇夢。夢入壺天第幾重。

九曲闌干百葉窗。延凉更捲碧紗幢。珠蘭壓架清香吐。忙煞堦前蝶一雙。

屋外山環更水圍。晚來凉翠欲侵衣。一聲漁笛烟波綠。驚起眠鷗拍拍飛。

槐陰綠滿草堂西。冰簟銀床夢欲迷。睡起不知天已暮。一聲知了夕陽低。

閒將雀腦隔花薰。清絕簾櫳月二分。仙鶴一雙猶未睡。滿階桐影綠成雲。

一庭蕉影月留痕。薜荔陰濃綠到根。料得嫦娥當此際。廣寒應亦儆重門。

十里銀塘夜放船。蘭橈劃破鏡中天。碧筒吸盡梨花釀。一醉休辭抱月眠。

風搖窗影亂花梢。一卷黃庭手自鈔。分付簷前白鸚鵡。柴門不許俗人敲。

松聲謖謖捲青濤。笑說能將熱地逃。偶有客來留小飲。一盤生菜綠葡萄。

梧桐庭院早凉賖。雨過芳塘處處蛙。收得白荷花上露。一瓶蟹眼自煎茶。

好風送到芰荷香。竹影青中一味涼。閒倚石床無個事。看他飛鳥逐雲忙。

涼露無聲濕素馨。綠天深處倣疏櫺。張琴彈出瀟湘調。贏得幽禽隔樹聽。

堆盤喜有玉壺冰。一室涼生暑不蒸。翻得時新好花樣。風前親自鏤瓜燈。

闌干徙倚夜涼侵。露滿瑤堦月滿襟。螢火幾星吹不滅。隨風點點入花陰。

雨過涼添夏亦秋。生涯都付釣詩鉤。醉眠蕉影夢俱綠。一卷離騷當枕頭。

白蓮

凌波態欲倩風扶。不染泥淤品自孤。隔着水晶簾一桁。月明清影淡疑無。

秋聲

敲窗桐葉送淸音。颯颯蕭蕭擾客心。四壁疏風數聲笛。一天涼月萬家砧。霜嚴唳雁驚羈夢。露冷啼螿伴苦吟。最是離人聽不得。滿懷愁思感難禁。

秋色

西風昨夜到山家。暮色蒼涼感物華。秋水蘆花兩岸雪。夕陽楓葉半林霞。烟凝冷翠螺鬟秀。雲蔚輕藍雁影斜。極目江村圖畫裏。勾留有客正停車。

秋柳

新霜幾夜滅青青。憔悴腰肢瘦影伶。秋雨秋風渭城路。不堪攀折短長亭。

秋宵口占

雁聲斷續奈愁何。檢點情懷付咏歌。對影自憐詩骨瘦。悲秋常覺淚痕多。半彎新月窺朱幌。一抹微雲鎖絳河。人事那堪回首憶。浮生若個醒春婆。

秋日游道場山

道場山在苕溪曲。山光俯映碧湖綠。今朝我踏白雲來。遺跡追維蘇玉局。長松夾道翠參天。山鳥一聲啼破烟。峭壁倒瀉飛瀑冷。野亭開偏芙蓉妍。眼前秋光如畫好。雁排人字南來早。撫松坐嘯山之巔。放懷天地愁全掃。夕陽明滅半塔紅。鐘聲一杵搖晴空。洞庭山遠浮天際。太湖一勺環疑弓。西望龍溪亘長帶。東望菰城如斗大。平田千頃界棋枰。舉頭圓戴天如蓋。耳邊謖謖松濤聲。到此頓覺塵心清。怪石碍步蘚斑駁。秋風捲地黃葉鳴。游歸倦倚蓬窗坐。笑看新月輕雲鎖。白蘋香裡放船回。一路青山如送我。

冬夜

梅花瘦影一枝春。雪月光中絕點塵。鸚鵡禁寒言不得。可憐渾似息夫人。

梅花

別墅孤山放鶴亭。逋仙眷屬住西泠。風催庾嶺春先到。雪滿羅浮夢未醒。三弄閒情橫玉笛。一分瘦影供銅瓶。高寒色相難摹寫。贈爾維詩祗性靈。

疏疏清影瑣窗寒。綽約丰神畫亦難。老幹冰霜經閱歷。空山風雪任闌珊。凍雲鎖處迷難認。明月光中冷耐看。相對忘言成古契。濁醪澆盡酒杯寬。

新向園林剪一枝。詩心冰骨兩相宜。竹筇徙倚人同瘦。苔徑荒寒客到遲。上界神仙姑射降。此花因果放翁知。頻頻索笑何爲者。鎮日巡簷意大痴。

對雪短歌

玉龍酣鬥紛無已。素甲翻空走千里。乾坤一片白茫茫。置身恍在琉璃裡。寒逼簾櫳風力催。窗前一樹紅梅開。花光雪色兩輝映。對此快倒流霞杯。瓊樓玉宇人間有。莫羨神仙九天九。新愁舊恨且拋開。醉看雪花大如手。

雪彌勒

搏成雪佛曉寒凝。銀界三千色相澂。萬點天花成妙諦。一輪霜月認傳燈。菩提果證清涼境。冷淡禪參最上乘。誰謂慈悲腸總熱。如來心地淨如冰。

醉後

半窗梅影月如烟。倒盡金樽夜未眠。一縷輕寒禁得住。強扶殘醉坐燈前。

感作

風雪蕭疏逼歲闌。流光付與指輕彈。煩憂瑣瑣凋雙鬢。生死茫茫付一嘆。淚灑桃花渾是血。心如梅子祗餘酸。雁聲慣作凄涼韻。不管愁人夢不安。

梅花紅破向南枝。瘦倚闌干月上時。舊跡模糊襟上淚。新愁憔悴鏡中姿。瑤琴久斷和鳴軫。玉管空題懊惱詞。回首前游渺如夢。凄涼只許一燈知。

無賴愁魔復病魔。藥爐茶鼎日消磨。萍蹤身世嗟無定。荼味光陰喚奈何。解脫自然成佛易。聰明畢竟誤人多。軟紅十丈難飛越。空對清流感逝波。

漫成

又見庭梅壓雪新。風光惱煞捲簾人。有情歲月愁中老。無主烟花夢裏春。白到鬓絲羞鏡影。紅多血淚浣衣塵。小窻悄擁寒燈坐。無那淒涼祗影親。

偶成

閒居寂寞悵離羣。花影疎簾月二分。笑拂霜鋒光比雪。愛看烟篆淡如雲。千秋長恨金釵句。一卷清心玉笈文。領取靜中眞意趣。白荷香勝麝蘭焚。

閑中自遣

境入黃粱太渺茫。秋蘋一葉證行藏。煨來爐芋烟俱淡。聽到窗蕉雨更凉。庭靜日長延鶴夢。簾疎風細透花香。閑中大有仙機在。領略壺天歲月長。

偶作

銀箭丁丁隔院聞。香消寶鴨懶重薰。二分別恨三分病。添上清愁更十分。月扶梅影上闌干。花下尋詩翠袖單。一樣痴情有仙鶴。伴人偏亦耐宵寒。

感作

桐陰如水掩重門。香篆消殘鴨尚溫。詩寫四愁學平子。琴傳一曲陋王孫。三千

因果從何證兩字淒涼易斷魂回首前塵疑是夢羅巾怕檢舊啼痕

閒作

愁病年來百事刪任他鶴睡掩柴關竹爐火活烹新茗香篆烟殘冷博山往事已隨流水去此心更比白雲閒風吹如雨桐花落添得苔堦點點斑

自感

彈指雙丸迅速更卅年如夢夢魂驚秋雲擬命三分薄止水爲心一片平莫遣愁魔情抑鬱追思往事淚縱橫可憐天定偏難挽着着輸人不必爭

惱儂曲

漠漠春寒簾不捲養花天氣風如剪小樓妝罷怯衣單柳絲搖曳鶯聲軟春山如畫對粧樓偷樣描眉空鎖愁彈指年華流水逝斷腸情緒落花鈎浮生若夢原虛幻自悔樽前惆悵慣團圞鏡影破雙鸞悽楚琴聲悲獨雁腰圍已覺瘦難支況是東風病起時紅雨一庭春寂寞淒涼試譜惱儂詞

思親

寂寞淸宵百感生。珠簾掩映月三更。欲從夢裡尋親去。無奈傷心夢不成。

乙酉冬侍　親旋里過采石磯登太白樓

吟懷豪放海天空。千古詩人總讓公。此日登樓獨憑吊。青山依舊夕陽紅。

釣魚石畔水潺潺。憶昔詩豪此泛船。浪說錦袍空捉月。酒中仙是水中仙。

懷人詩二十首

春陰如夢燕語催愁歡會難常鶯鳴興感空埽落花三逕舊雨不來白思潦草半生故人有幾凡屬苔岑之契以及萍水之交今皆黯黯分襟或已深深埋玉青琴在抱有曲誰聽紅豆相思無時或釋爰作懷人短句聊誌知已深情

朱琴香如姊

工詩畫篆楷攻經史善文字少寡課子有歐母風著有凝翠館詩詞鈔待梓

傾倒班昭續史才。十年剛夢繞蘇台。記儂學製椒花頌。曾向璇閨問字來。

姚月湘如姊

知書早寡無子

花下初逢各少年一痕塵夢已如烟離鸞君更悲無子如此遭逢絕可憐

王楚香如姊

少孀撫孤有賢行

五夜篝燈畫荻灰歐家賢母衆爭推如儂應許賡同調一樣傷心碎鏡台

管詠蓁如姊

靜淑寡言卒年三十二

聰明早悟幻中因一霎曇華小謫塵留得風流遺韻在吳興爭說管夫人

王貞卿如姊

結縭未久遽淡塵緣因愛武林山水佳勝遂結精廬長齋綉佛焉

天敎管領好湖山小結精藍屋幾間解脫我敎輸一著龕深佛火掩禪關

倪琳仙如妹

少孤貧遇人不淑藉筆耕爲活耽吟工愁著有鵑血吟草
雲林家世本清貧嫁得蕭郎等路人一卷苦吟詩太瘦杜鵑啼血不成春
蔡湨仙如妹
健談善飲知文翰卒年三十四歲
七年文字締交深記得愁澆酒勸斟今日鳴琴人已杳閨中何處覓知音
周蘅仙如妹
知書明禮早孀無子事姑至孝
不忍磨笄遽殉夫祇因堂上有慈姑萊衣能代承歡子賢孝如君畢竟無
徐碧仙如妹
重交誼有熱腸襟期曠達喜弄柔翰
徐淑清才第一流別來忽忽幾經秋天涯芳草無情碧畫出江淹一段愁
嵇逸仙如妹
明慧爽直能爲小詩予弟婦也

翰墨論交總角年。聰明應是掌書仙。綠窗譜出雙聲調。艷福閨房羨阿連。

談靜仙如妹

雅淡卓犖解詩畫音律善飲有山水癖恬恃均失守貞不字

水月襟期絕點塵。女貞傲雪不知春。翛然獨抱烟霞癖。約我西湖共結鄰。

王樹蕙如妹

賢淑明禮至性和婉愛品簫笛

生小嬌憨不解愁。今生慧福幾生修。回頭十四年前事。明月瓊簫共倚樓。

鈕華仙如妹

明達安貧賦性渾樸

敦厚溫柔本性成。能安裙布與釵荊。寒燈壓線秋風冷。辛苦年年玉剪聲。

邵湘梅如妹

敏慧善談兼工詩畫迴文織恨有蘇氏悲

莫問支機石上緣。媧皇待補有情天。春愁一掬無人買。收入蘇娘織錦篇。

趙筠秋女史
技擅三絕並工寫照未婚夫卒苦節事親
江南傳遍姓名香。三絕蘭閨盡擅場。湘管有花雖艷絕。含毫獨不畫鴛鴦。
趙芝雲女史
能詩精書畫母卒廬墓西湖誓不字人每爲男裝以自韜晦
湖濱廬墓聽松風。至孝眞能媲北宮。千古木蘭今再見。迷離誰復辨雌雄。
沈紫瑛女史
耽吟豪飲喜讀史
吳羌山下卜幽居。種得梅花半繞廬。中有風流女博士。竟能卓犖讀羣書。
曾楚香女史
耽吟詠解書畫文正公猶女也
江花艷入夢魂中。才德人爭仰女宗。不愧故侯家世好。瓣香我願拜南豐。
陸費穉香女史

嘉禾玉泉中丞女孫家叔祖姑嫜猶女也少孤寄生吾家著有佩蘭吟草

笙詩補咏淚全枯。弱質依人痛少孤。回首門庭太零落。一樓煙雨夢鴛湖。

湘卿硯香瓊卿外姑母

硯姑適錢塘許氏著有研香吟草湘姑適金華鮑氏抱秋扇悲著有辟蠹館詩草瓊姑自經殉母著有如璧軒詩草

當年曾共角詞場。今日回頭合斷腸。天上人間各離別。塵緣如此太淒凉。

別後寄懷徐碧仙如妹

豔說吾宗大有人。知君徐淑是前身。笑儂一樣耽吟咏。怎及清詞不染塵。

容易東風又一年。別情苦被柳絲牽。鵑啼花落春如夢。一段離愁絕可憐。

渺渺長波悵若何。魚書打疊寄離歌。春江一水碧如許。怪底文通別恨多。

不堪回首短長亭。何日挑燈雨共聽。身爲尋君拚化蝶。夢中山隔幾重青。

寄琴香盟姊

浙水吳山有夢通。倩他雙鯉遞詩筒。身因間絕翻多病。心到愁深轉覺空。感別怕看春草綠。思君況見蓼花紅。何時重放蘇台棹。剪燭西窗聚首同。

寄諸譜妹

拚負秋光懶倚闌。別來愁病減眠餐。菊花比骨何妨瘦。梅子爲心總是酸。放眼乾坤宜痛飲。側身天地自長嘆。酒酣忽灑千行淚。不爲知音不肯彈。

寄懷同譜

無那懷人獨倚樓。十分涼意沁簾鉤。梧桐一葉落金井。秋雨秋風愁復愁。雲山白斷憶知音。怕向風前鼓玉琴。一點秋燈蟲四壁。惱他擾碎別離心。

寄靜仙西湖

夢痕約畧憶杭州。往事如烟付水流。欲買青山未償願。雲天回首不勝愁。白鷗點點下橫塘。幾樹垂楊鎖夕陽。萬柄風荷搖不定。水天深處十分涼。

贈邵湘梅女史

風流久仰女中師。夢奪江淹筆一枝。花月有情閒作畫。茶煙無語靜敲詩。清才

拔俗如君少着意。工愁笑我痴。記得水萍初聚首。瘦梅香冷歲寒時。

邵婧之女史于歸詩以催粧

一堂紘誦聚羣仙。盡是翩翩女少年。試問個中誰領袖。邵娘風度獨清妍。
肯將新學讓檀郎。象數歐文各擅場。不作尋常兒女態。何須梅蕚助新粧。
聰明慧業證三生。藉甚才名早歲成。今日閨房添韻事。琴歌新譜合歡聲。
女兒有願去浮槎。求學情殷志足誇。三島來年春似海。雙雙攜手看櫻花。
流蘇寶帳鏤金箱。雲錦衣裳燦七襄。笑我添妝無別贈。新詞學譜賀新郎。

詩草承安定胡士蘭女史題詞步韻謝之

驀地傳來絕妙辭。盥薇百讀謝娘詩。璇閨卓犖才如此。訪遍江南竟未知。
巴詞可許共賡酬。傾倒清才第一流。多謝吟箋遙寄贈。憐儂薄命替儂愁。
風調超然迥軼羣。清名恨未早知聞。楓橋水色碧於酒。買得扁舟擬訪君。
水萍風絮聚何年。欲向三生問夙緣。字格簪花詩燦錦。料君三絕定兼全。

游龍華寺

有情芳草碧連天三月韶華分外妍指點仙源疑宛在桃花紅煞石橋邊

舟行卽景

數間矮屋一茅亭蘆荻蕭蕭草不青水接凍雲天欲墮雁行點點下寒汀

一尊濁酒倚蓬窗劃破煙波畫槳雙古樹寒鴉棲不定雪花如絮撲輕艭

武林道中口占

紅蓼青菱鏡裡天波搖橋影半弓圓忽聽欸乃漁舟出白鳥一雙飛破煙

草痕黃界路三叉臨水柴門四五家怪底風來香不斷岸邊開遍欸冬花

西湖

六橋垂柳鎖輕煙雨後新晴放畫船指點西冷蘇小墓美人香草自年年

孤山隱隱白雲遮來訪風流處士家放鶴空留亭子在詩魂千古證梅花

辛卯仲秋重游西湖

西子仍無恙依稀憶舊游水清魚逐隊天闊雁鳴秋塔影隨波活鐘聲帶月流聯吟有佳侶容與一扁舟

處士忠臣聚。林家大有人。漪園參月老。閬苑拜花神。鴻爪同留印。烏私苦憶親。丙戌曾侍先君來游忘機羨漁父。煙水靜垂綸。

雲影峯頭幻。湖光鏡面平。荷殘猶戀蝶。柳老不聞鶯。品茗泉親瀹。探幽酒共傾。歸途誰送我。明月最多情。

游慈相寺

極目長松一碧連。青山繞寺黛痕鮮。清幽不讓三天竺。名勝爭傳半月泉。半月泉如半月半月雖三五之夕池中月亦不圓有東坡題碣在雲影白迷飛瀑冷。日光紅襯野花妍。塵襟滌盡憑闌立。靜聽東風鳥語圓。

棠溪觀水嬉歸途口占

絲絲新柳不藏鴉。風送輕舟綠水涯。一幅鄉村好圖畫。菜花黃入野人家。

夕陽簫鼓畫船過。桑柘青濃影蘸波。燕子一雙掠春水。篷窗亂撲落花多。

漫成

清琴瘦鶴共盤桓。秋月春風指一彈。芳草綠雲低壓徑。落花紅雨亂敲欄。酒因

解恨傾杯易詩到無題下筆難多少青山環屋外恍疑風景畫中看

漁家

煙波深處寄生涯水國蒼茫泛釣槎四壁晚霞明蓼穗一船晴雪壓蘆花夕陽柳岸謳歌起秋雨篷窗笑語譁賣罷銀鱸歸去候滿船凉月冷魚叉

山居

萬山青裏讀書樓飛瀑當門聲瀉秋松影一庭延鶴夢花光三徑膩鶯喉蒼苔滿地凉雲鎖紅藥翻堦宿雨收飽領煙霞閒趣味翠屏掩映畫簾鈎

隱者

青捲松濤雲萬壑藥苗採罷閒調鶴月明樹底撫清琴風過刺桐花亂落

題任叔田廣文循垓采蘭圖

戀戀烏私託咏歌芳馨采擷向巖阿騷經哀怨傳蘭芷小雅悲懷廢蓼莪空谷雨風悽欲絕終天霜露感如何孝思取認餘圖畫補出笙詩淚點多

題寫南山樓圖

道場聳翠苕溪曲。鎮日相看看不足。愛山更勝蘇玉局。丹青一幅忩收束。滿帋雲煙揮斷續。圖成一笑傾醽醁。軟紅洗盡俗塵俗。山光撲入樓頭綠。

題半日醉齋主人閒居自遣圖

汶上高風譽早馳。披圖今日仰英姿。鄭虔絕技。花生筆。阮籍清狂。酒滿巵。一院桐陰。閒弄笛。半簾花影。靜敲棋。文章蓋世橫行久。不論尖團總入時。公善畫蟹

花木深深屋幾椽。閉門未許俗緣牽。結來翰墨三生契。公與外子同譜參透推敲兩字禪。世事不須求甚解。人生最好是隨緣。明年得意槐黃後。忙煞長安十里鞭。

題畫

青山無語暮雲流。瘦柳疎煙無限秋。柔櫓一聲聲欸乃。灘頭驚起睡沙鷗。

題月湖漁隱圖

萬頃琉璃波渺渺。乾坤一葉扁舟小。鱸魚風起釣絲涼。濁世浮名淡鷗鳥。

自題二十五歲小影

錦瑟年華彈指過。眉山曲曲奈愁何。怪他天上團圞月。慣照秋思入鬟多。

罡風吹墮小瑤天。回首瓊樓夢亦仙。底事橫琴偏不鼓。要從琴外悟眞筌。

題俞慶曾女史綉墨軒詩後

女史字吉初德清俞曲園太史女孫也適宗氏其姑遇之虐女史曲意承順嗣其姑爲子置妾妾有惡瘡女史親調湯藥姑猶謂其妬也日怒詈之女史不能安作書致太史尾隱一死字遂仰藥卒年僅三十有三太史爲作傳傳其詩

坐聽梅雨愁清夕。蕉窗燈影耿凉碧。一卷新詩讀百回。蘇娘字字皆瓊璧。羨君清才女謫仙。聞君四德羣推賢。紅閨賭韵花生筆。聰慧深邀大父憐。于歸夫婿亦時彥。玉堂人物世爭羨。萊舞娛親兩璧人。綠梅花下開清讌。奈何姑惡朝暮啼。鴞聲聒耳風凄凄。傷心掩泣言不得。十年血淚凝幽閨。曲意承歡輙逢怒。託之歌詠愁難訴。自從桃葉渡江來。醫藥親調反云妬。生成薄命復何爭。敢怨姑心太不明。一笑九京尋樂土。恨深自覺死生輕。隱語家書傳死字。未忍重傷重闈意。纔逾三日噩音來。一樹瓊英竟萎翠。吁嗟乎淑媛底事偏坎坷。豈眞才人

例折磨。碧海青天自千古。儂亦爲之抱恨多。

偶書石頭記後

情天同是謫仙人。兩小無猜鎮日親。記否碧紗廚裏事。戲呼卿字作顰顰。

又送春歸感歲華。阿儂生小恨無家。傷心一樣同飄泊。淒絕東風葬落花。

菊花香裡快飛觴。鬮韵分箋粉黛場。試問淸才誰冠首。當時獨讓病瀟湘。

凉月糢糊香不溫。懶調鸚鵡掩重門。窗前悔種千竿竹。贏得斑斑漬淚痕。

藥爐茶鼎篆煙浮。風雨幽窗一味秋。知否多情天亦妬。罰卿消瘦罰卿愁。

兒家因果自家知。作繭春蠶自縛絲。了盡相思還盡淚。三生誤煞是情痴。

梨花落盡不成春。夢裡重來恐未眞。漫道玉郎眞薄倖。空門遯跡爲何人。

月月小說題詞

稗官漫說總荒唐。摘異搜奇各擅場。知否歐西能進步。全憑一曲荔枝香。

文明我國尙胚胎。幸有文豪共騁才。欲藉生花三寸管。夢中驚起睡獅來。

喚醒同胞志願奢。他年或免化虫沙。狂瀾今日憑文挽。此是批茶五月花。

任烈婦詩

蔡家有女淑且賢。幼嫻詩禮四德全。於歸任氏年十五。和鳴韵叶鴛鴦絃。夫婿髫齡芹早采。雲煙揮灑才如海。得意旋分貢樹香。登堂偕舞萊衣綵。不圖天忽召修文。鏡掩孤鸞遽破分。妾心既碎妾腸斷。哀猿啼慘凝愁雲。自愁妾命薄於帋。從夫誓願同生死。觸石血濺桃花紅。飲剪舌破蓮花紫。奈均被阻苦為防。寸心至此轉徬徨。上有白髮下黃口。安排一一費思量。抱兒因向小郎託。高堂更賴歡時博。仰事俯畜既有人。問心已安死亦樂。空閨黯淡月黃昏。杜宇聲凄靜掩門。一燈燐火耿寒碧。冰綃三尺騰冰魂。停屍暑月色不變。蓋棺依舊如生面。凛然正氣炳千秋。合列吳興節烈傳。吁嗟乎士夫偷息生草間。視此烈婦應汗顏。

讀小青傳書後用琳仙如妹韵

小刼華鬘下碧城。到頭可悔誤痴情。多愁轉覺難為死。照影空憐太瘦生。倚竹有人吟月冷。落花無主逐風輕。凄凉夜雨幽窗裡。一豆燈紅獨伴卿。

折蕙摧蘭太可傷。喘絲扶起尙新妝。詩吟紈扇悲秋月。淚洒胭脂化海棠。安得鶬羹療妬婦。詎因獅吼誤痴郎。珍珠小字紅箋認。忍讀焚餘稿數章。

長夜凄淸靜掩門。眼枯拭盡淚無痕。支離病骨怯秋冷。寂寞傷心愁雨昏。空剩殘詩傳恨事。竟無慧劍斬情根。一尊酒濁澆卿墓。流水斜陽欲斷魂。

漫說情多悞此生。千秋贏得競傳名。靑天有缺嗟難補。碧海無邊恨莫平。倩影桃花魂亦瘦。芳心氷雪跡同淸。年年春雨棠梨落。悽絕孤山杜宇聲。

雪窗和步棣韵

寒窗潑墨倒金壺。摹出王維本色圖。萬樹梅花一天雪。乾坤贏得點塵無。

閉門風雪樂淸貧。一枕梨雲夢裏身。輸與當年袁處士。空山高臥伴無人。

料峭尖風透碧紗。匆匆歲暮感年華。算來畢竟天公巧。一夜能開萬樹花。

紅爐煑雪滌詩腸。金鴨消殘幾縷香。最是寒宵聽不得。雁聲斷續不成行。

蘆花用査蕣齋侍御韵

晴雪叢叢夾岸鋪。漁艭紅透一燈孤。低迷遠渚疏還密。倒映寒流有亦無。素影

欲遮煙雨艇白描寫出水雲圖花開不借東風力玉骨珊珊傲五湖
曾泊潯陽送別船琵琶彈醒野鷗眠半江月冷聞漁笛兩岸花飛逐客鞭一片
潮聲催遠浦十分秋色淡平川此中記有英雄隱古壘依稀不計年
迷離一望白紛紛色與遙天淡不分點點寒光吹作雪重重涼影釀成雲聲傳
月夜驚羈客迹隱煙波傲此君占斷秋風來水國蕭疏紅蓼共斜曛
古渡蒼涼昔景非夕陽紅上釣魚磯月明淺水羣鷗宿霜冷荒江一雁飛畫盡
寒灰書草草聽殘羌管思依依漫言難敵春棉煖曾作當年孝子衣

弔小青

冷雨幽窗腸斷時聰明悔作有情痴空將心事留圖畫付與痴郎恐未知
獅吼朝朝幾度驚女兒命薄可憐生挑燈洒盡紅冰淚忍聽中宵杜宇聲
小刼華鬘絕可憐妒花風雨奈何天情緣一笑今參破莫作他生并蒂蓮
亭亭瘦影照春波憐我憐卿喚奈何悽絕孤山舊游處埋香塚畔落花多
清才國色本難兼愁重何堪病更添一盞梨漿難續命凄風冷雨不開簾

輓瓊卿從姑

姑叔祖翁泉生公女也年十九失怙事叔祖姑陸費夫人至孝越五年叔祖姑卒遽仰藥爲家人所持不得死卒投繯以殉爲絕命詩數百言尤殷殷以附葬母傍爲屬時光緒庚子十月廿一日也年僅廿四歲事上得　旌表如例

純孝爭誇娩北宮。承歡曲意廿年中。無端一夜萱花萎。雪樣麻衣淚染紅。

絕命詞成血淚枯。寒燈冷月影糢糊。捐身一死尋常事。如此從容畢竟無。

閨閣咸欽咏絮才。料應此去返蓬萊。梅花依舊開如雪。可有芳魂月下來。

侍母重泉誓不歸。人間天上願相依。遺詩怕向寒窗讀。南望瀟湘空淚揮。

長白惠興女史以身殉學詩以悼之

茫茫大陸化虫沙。白禍侵尋未有涯。記取有人先覺任。女豪生近帝王家。

國勢存亡爭一着。最先教育重家庭。苦心興學犧生命。女界沉沉此喚醒。

金釵典盡力難支。慷慨捐軀諫以尸。賴有姚黃能繼起。姚君發起中國公學黃君發起競存公學皆以

身殉學不然。愧。煞。此。鬢。眉。

學子莘莘澤莫忘。先生此舉破天荒。千秋學界傳佳話。俎豆湖山姓氏香。

鬘華室詩選題詞

字裡行間氣似蘭愁腸宛轉觸無端錦囊佳句搜羅富白璧微瑕指摘難吐盡春蠶絲未斷吟成別鵠淚空彈一般茆屋牽蘿恨日暮天寒翠袖單

苕溪一水隔盈盈展卷疑通咳唾聲畫荻他時酬苦志頌椒早歲擅才名苦岑聚首情如昨花月聯吟夢易驚幾度焚香三復誦雪泥鴻爪感平生

琴香女史朱月蓮題

絕妙無慚是好辭修眉未畫早工詩挑燈細讀銷魂句人似梅花瘦可知

拈韻分牋互唱酬清才如水自風流可憐一管生花筆不寫關雎只寫愁

工愁善病孰如君哀艷詞華不忍聞江北江南衆閨秀新詩一卷獨超羣

柏舟早賦正華年六載匆匆悵短緣薄命紅顏原有例從來福慧不雙全

安定女史伯荃胡士蘭題

右為吾鄉徐曼仙女史所作女史學通新舊善畫工書曾任天足會學堂教員桃李盈門極一時之盛所擬紅樓夢葉戲譜已列入本編三集中茲讀其

詩纏綿往復神韻悠然雅近晚唐風格附錄莊詞後珠聯璧合旗鼓正自相當耳宣統二年四月鵯鶋子附識

香豔叢書六集卷四終

宣統二年五月付印
宣統二年六月出版

香艷叢書六集
（四册定價大洋一元）

校輯者　國學扶輪社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印刷所　國光活版部　上海六馬路吉慶坊內

總發行所　國學扶輪社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外埠分發行所

成都粹記書局
成都源記書莊
北京官書局
北京各書坊
天津官書局
天津各書坊
保定官書局
山西文元書局
蕪湖匯海書局

廣東會文學社
漢口廣益書局
長沙鴻文書局
南京啓新書局
杭州德記書莊
蘇州振新書莊
湖北羣益書局
寗波汲綆分齋
安慶神州報分報

| 書名 | 價目 |
|---|---|
| 國朝文匯 | 百册洋三十二元 |
| 翁山文外 | 五册洋五元 |
| 翁山詩外 | 十二册洋五元 |
| 王壬秋全集 | 十二册洋二元 |
| 錢牧齋文鈔 | 四册洋二元 |
| 顧仲恭文集 | 二册洋一元 |
| 諸大名家評校龔定盦全集 | 七册洋二元 |
| 魏默深文集 | 四册洋二元 |
| 胡天游文集 | 四册洋一元五角 |
| 校正再版聊齋文集 | 二册洋六角 |
| 戴南山方望溪合鈔 | 八册洋二元 |
| 春酒堂文集 | 一册洋八角 |
| 吳摯甫文集 | 五册洋一元 |

| 書名 | 價目 |
|---|---|
| 吳摯甫詩集 | 一册洋五角 |
| 全謝山文鈔 | 八册洋三元 |
| 汪大紳羅臺山合鈔 | 四册洋一元五角 |
| 彭尺木薛家三合鈔 | 四册洋一元五角 |
| 隨園文鈔 | 二册洋四角 |
| 章太炎譚復生合鈔 | 五册洋一元五角 |
| 林琴南嚴幾道合鈔 | 四册洋一元二角 |
| 香豔叢書 | 四十册洋十元 |
| 佛爾雅 | 二册洋六角 |
| 明宮史 | 二册洋一元 |
| 青樓小名錄 | 四册洋一元 |
| 古今說部叢書 | 六十册洋十六元 |

